

明　史

第七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史/章培恒、喻遂生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5-4

I.明… II.章… III.①中國-古代史-明代-紀傳體②明史-譯文 IV.K248.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27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明　史

(全十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章培恒　喻遂生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古籍印刷廠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442 字數 11,03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5-4/K・98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明史》10 册　140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4063926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𤱈"、"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黎)	禪(禪)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飈飇)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躪)	舐(舐)
豺(犲)	轂(轂)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騮騮)	搜(捜)
謅(謅)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虀)	美(媺)	踏(蹋蹋)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㯓櫜櫜)
欻(欻)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垂垂)	奸(姦)	粦(粦)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尪)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蹩(蹩)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啗)	秸(稭)	睥(睥)	隙(隙隙)
島(嶋)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璿)
鐙(鐙)	鯨(鱷)	慫(慫慫慫)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䯝)
斗(鬥)	絶(絕)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匡)	麯(麯)	彝(彜)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攬)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𤎖)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𧙍)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鼂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裹，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明史》全譯出版説明

《明史》是世人所稱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紀傳體通史，它是清朝設館編修的一部官修史書，一嚮被認爲是繼"前四史"及《晉書》、《隋書》之後又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在二十四史中，《明史》參加修纂的人最多，經歷的時間最長，又因其體例、内容較好，使這部史書享譽盛名。《明史》最後成書時，由總裁張廷玉奉表將書奏上，因此就署他的名字。

清朝入關後，即提出修《明史》。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急忙開館籌辦編修《明史》，這是效法漢族歷朝易代修史的傳統，以求達到消除民族意識，籠絡漢族知識份子，緩和民族矛盾的目的。因爲當時政局還很不穩定，各地抗清運動尚未停息，緊接着又有"三藩之亂"，清朝統治者爲了强調改朝换代後新王朝的統一局面，藉修明史籠絡明朝的一批降臣和知識份子，并宣揚理學，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另外，順治一朝，雖然文化事業還未能昌盛，但世祖崇尚文治，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對圖書的編纂和訪求。因此，清朝廷按照歷代爲前朝修史的慣例，於順治二年三月開始討論編纂《明史》。

《明史》主要以官修的《明實録》、《明會典》、邸報等爲依據，還從明史籍、明典志、明傳記、明雜史等幾類史書中提煉取材，其中有大量私人著作。此外，有關檔册以及文集、奏議、稗史、方志、傳記等，都是十分豐富的修史原始資料。

《明實録》是一部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料長編。明代每一新君即位後便命史臣纂修前朝皇帝實録，修成後謄録正副二本。正本藏入皇史宬，副本藏於内閣。《明實録》包括胡廣的《太祖實録》，附建文帝四年事跡；楊士奇的《成祖實録》；蹇義的《仁宗實録》；楊士奇的《宣宗實録》；陳文的《英宗實録》，附景宗實録；劉吉的《憲宗實録》；劉健的《孝宗實録》；費宏的《武宗實録》；徐階的《世宗實録》，附世宗之父《睿宗實録》；張居正的《穆宗實録》；温體仁的《神宗實録》；葉向高的《光宗實録》；温體仁的《熹宗實録》。再加上《莊烈帝實録》、《弘光實録》、王夫之的《永曆實録》，黄宗羲的《隆武紀年》、《永曆紀年》、《魯紀年》等三千餘卷。

《明會典》是從宋、元時期的會要延續而來的，爲明弘治年間官修，嘉靖年間續修，萬曆年間重修，共二百二十八卷。書中以六部爲綱，記述各級行政機構的執掌和事例。包括文職衙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吏部、户部、禮部、刑部、工部等，所記典章制度最爲詳細和完備，成爲一部有價值的明代官方的原始資料。

邸報是中國古代報紙。漢、唐時代地方長官在京都設邸，邸中傳抄詔令、奏章等，以報於諸藩，因此稱爲邸報，又稱邸抄。在元、明兩代成爲政府官報，由中央政府統一刊行。

明史籍主要以私人撰書爲主，如鄧元錫的《明書》，夏浚的《皇明大紀》，王世貞的《弇州

史料》，王禪的《國朝史略》，鄧球的《泳化類編》，萬斯同的《明史稿》等等。

明典志包括了明朝社會各個領域的内容，如王圻的《續文獻通考》，周子義的《國朝故實》，勞堪的《皇明憲章類編》，徐學聚的《國朝典匯》，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鄧士龍的《國朝典故》，俞汝揖的《禮儀志》，劉維謙的《大明律》，李賢的《大明一統志》，景泰年修的《寰宇通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崇禎曆書》等。曹學佺的《一統名勝志》，黄訓的《名臣經濟録》，徐一夔的《明集禮》，張朝瑞的《明貢舉考》，王在晉的《通漕類編》，楊宏的《漕運通志》，史起蟄的《兩淮鹽法志》，朱廷立的《鹽政志》，周夢的《水部備考》，沈啓的《南船紀》，陳龍正的《救荒策會》等。

《明史》的編修時間很長，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下詔令修《明史》算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全書正式告成，前後延續了九十一年。這期間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清順治二年(1645)至康熙十七年(1678)，共三十四年；第二階段，康熙十八年(1679)至六十一年(1722)，共四十四年；第三階段，雍正元年(1723)至十三年(1735)，共十三年。如果再加上乾隆即位後，下令交付武英殿刻板印刷，至乾隆四年(1739)刊印完畢進呈，可以説，《明史》從開始編書到最後與讀者見面，共用了九十五年。

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設立明史館，下詔修《明史》，命洪承疇、馮銓、范文程、李建泰、剛林、祁充格、錢謙益等人任其事。當時政局未定，江南一帶還没有一統。不僅幾個南明政權相繼建立，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所建立的大西政權也還存在。政局的不穩定，農民軍和南明的堅持抗清，再加上參加修史的多爲明遺民，無心論述史事，如洪承疇身爲降臣，修明代歷史必然多有顧忌。尤其是馮銓，在明末時厠身閹黨，參與殺害東林黨人楊漣和熊廷弼，本身的言行就已爲士大夫所不齒，因此，他任《明史》總裁後，在皇史宬看到熹宗實録中天啓四年紀事的内容，其中含有對自己不利的文字，於是乘人不備，竊走《天啓實録》的一部份，從而造成史料的殘缺。另外，又有修清世祖實録及後三藩之亂等等因素所阻礙，遂使修明史一事時常停頓，修史的條件尚不成熟，没有進行多久就停止了。到康熙四年(1665)，又曾下詔再修，不久也中輟。

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清朝平三藩勝券在握，統治日趨鞏固，於是再開史館。這次修史，清政府下了較大决心，爲進一步籠絡漢族地主和明朝遺臣，宣布恢復唐宋時期的科舉名目——博學鴻詞科，招攬名士遺民，搜羅修史人才，將被録取的彭孫遹等五十人全部録用，又派右庶子盧君琦等十六人同爲纂修。他們都以翰林的名義安排在明史館。開始，以徐元文爲監修，葉方藹、張玉書爲總裁。當時許多有名望的學者進人史館，如朱彝尊、尤侗、毛奇齡、潘耒、湯斌、施閏章、汪琬、倪燦、姜宸英、嚴繩孫、喬萊、張烈、黄虞稷等。這一次纔正式商討方法，確定體例，依類分題，分工負責，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編纂工作。康熙二十一年(1682)，開始整理草稿工作。至二十三年(1702)，曾任總裁的徐元文延攬大史學家萬斯同任删改工作。這期間對史稿的編纂出力最多的要數萬斯同，他在史館的二十年中，凡編纂的稿件都由他復審、改定，手定史稿不下五百卷，雖不任總裁，實際上却起着總裁的作用。康熙三十年，徐元文去世。三十三年，王鴻緒繼任總裁，繼續聘用萬斯同覈定列傳，萬氏任此事直至逝世。

康熙六十一年(1722)，總裁王鴻緒在萬斯同所定史稿的基礎上稍加改動後進呈，這就是世傳的《横雲山人明史稿》，也就是王鴻緒《明史稿》。因此，可以説，在第二階段，《明史》基本完成。特别要指出的是還有一些人雖然没有正式加人纂修官行列，但是在修撰《明史》過程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如著名學者黄宗羲和顧炎武都十分重視明史的修撰，他們都不

肯直接與清廷合作,不應徵聘。明史館的首任監修徐元文是顧炎武的外甥,就修史問題曾多次請教於顧炎武。黄宗羲後來命其子黄百家和學生萬斯同參加修史。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新開設史館續修《明史》。以隆科多、王頊齡爲監修官。張廷玉、徐元夢、朱軾、覺羅逢泰等爲總裁官,孫嘉淦、汪由敦、楊椿等二十五人爲纂修官。各分數卷,着手編纂整理。他們以王鴻緒《明史稿》爲據,增删修改,於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到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板刊行,由張廷玉領銜奏上,《明史》終於誕生。

明史館纂修的學者不僅長於著述,還在修史理論和編纂方法方面有不少建樹。他們在討論體例、史法等問題的過程中,表達了各自的史學思想、史學識見及史學理論。在初期,朝野學者議訂修史條例時,就有徐乾學綜合各家討論的意見確定了《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王鴻緒有《史例議》,湯斌有《明史凡例議》、《陳史法以襄大典疏》,潘耒有《修明史議》,施閏章有《修史議》,汪由敦有《史裁蠡説》,朱彝尊有《上總裁書》七通,其内容廣泛,對編纂實踐、編纂理論等各方面的問題,都有精到的論述。參加討論的人又有顧炎武、黄宗羲、全祖望等不下幾十家。

《明史》記載了明太祖洪武元年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間共計二百七十七年的歷史,其中反映了各個時期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是一部紀傳體明代通史。全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其中,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

《明史》的本紀寫的詳略得當,無繁冗之詞,也避免了求簡過當。如開國皇帝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在位三十一年,其事跡可書者甚多,因此用了三卷的篇幅紀傳。同樣,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起兵,搶得皇帝寶座的,在位長達二十二年,故而卷數同樣也長達三卷。而泰昌時期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位僅一個月即身亡,其事跡相對很少,故不單獨成卷,而是併入第二十一卷,於萬曆時期的明神宗朱翊鈞傳記之後。又《明英宗實録》中附景泰七年事,稱明代宗朱祁鈺爲郕戾王,而削其帝號。這是當時史臣曲筆,即有意掩蓋真相。在《明史》本紀中,則將英宗前後二度稱帝分作兩紀,列景帝於兩紀之間,這樣就還歷史於本來面目了。

《明史》表五篇十三卷,諸王五卷、功臣三卷、外戚一卷、宰輔二卷、七卿二卷。《七卿年表》是《明史》獨創,記歷朝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及左右都御史的任免,它反映了明太祖罷丞相制,將丞相之職分於六部,及又有都察院糾察百司,和而爲七,這是應明代中央行政機構的變化而立的,是《宰輔年表》的姊妹篇。

《明史》列傳共計二百二十卷,其類傳的名目之多,包含的人物之衆,篇幅之長,都是這部史書最突出的特點。同時,列傳的附傳很多,以此記載了諸多歷史人物的姓名。列傳共分二十類,其中后妃、諸王、公主、循吏等十七類是依舊史之例設立的,新創立的有三類:《閹黨傳》、《土司傳》、《流寇傳》,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在已有《宦官傳》的情況下,另立《閹黨傳》,主要是記載明季宦官黨羽結黨營私、禍國殃民的突出人物及事例,從中可以探察明朝政治及宦官集團的殘暴和腐敗。我國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佔有十卷篇幅的《土司傳》分别記載了湖廣、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等地區少數民族的情況,並記述了各族首領"土司"的統治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明朝民族壓迫的殘酷性,又反映了各族間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情況。因此,它既不應列入外國傳,也不能等同於一般列傳,衹能專類列出。《流寇傳》專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因爲他們領導的農民軍較之其他一些農民起義規模大得多,從而加速了明朝滅亡的步伐。把彪炳史册的明末農民起義領袖編入《流寇傳》,暴露了作者對農民起義的仇視,但同時也保存了晚明以來關於

社會矛盾的重要史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纂修《明史》的第一、二階段,清政府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就是爲了收買知識份子,緩和他們對清朝的反抗。待萬斯同在暗中主持下修成《明史》,清統治者認爲對其統治不利,於是就有了雍正年間的第三次續修,改了又改,最終成書,但是與當初的內容相差很遠。即使如此,畢竟因爲底本良好,修撰年限長,參考材料多,修撰人員中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因此它在正史中,還是能够體現出特有的史料價值。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明史》撰文中的立場、觀點是比較明確的。一般講,它同情代表中小地主利益集團;讚揚實行輕徭薄賦的清官,反對殘酷壓榨百姓的貪官;歌頌明末抗清的仁人志士,反對屈膝投降的妥協派。對於統治階級中的代表人物,一般能功過兼述,如書中贊揚爲民稱道的被殺害的于謙爲"忠心義烈,與日月争光"(《明史·于謙傳·贊》)。詳述了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鞠躬盡瘁,英勇頑强,誓死不降清的事跡。對權傾一時的張居正也作了客觀評價,肯定了他曾力行變法,試圖改革財政與吏制,整頓邊防,使明朝一度出現了"萬曆中興"的政績,贊揚他"通識事變,窮於任事"(《明史·張居正傳》),但同時又指出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最後落得剖棺籍家的結局。由此可見,《明史》在評價人物方面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實際的。

清修《明史》,首先就要求它爲清朝的政治服務,因此,凡涉及清代祖先的一些問題,衹要他們認爲有礙其政治利益的,就不惜隱没史實删除不書。關於清朝的興起及南明的事跡,也衹用寥寥數語,記述籠統而又曖昧,對於南明時期抗清斗争的具體事跡,則略而不寫。凡此種種,都是由於當時史官屈從於清朝統治者的結果。

《明史》現在通行的版本有:百衲本、中華書局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以 1916 年涵芬樓影印本照相製版縮印本、長沙岳麓書社校點本。

《明史》全譯主編:章培恒、喻遂生。譯者:韓結根、毛遠明、蘇文英、歐昌俊、孟美菊、唐建金、周勤、李明曉、王建明、黄毅、董艷艷、于正安、陳正宏、劉小文、趙立偉、鄧飛、朱邦薇、朱元寅、鄭利華、張國艷、郭鳳花、唐瑛、馬美信、鮑道蘇、乐秀拔、喻遂生、朱習文、甘露、賈燕子、李海霞、廖强、虎維鐸、唐光榮、陳曉華。

明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七十

卷三百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第十册

明史卷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六

張芹　汪應軫　蕭鳴鳳 高公韶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 (子)章志　章僑　余珊 汪珊　韋商臣　黎貫 王汝梅　彭汝實
鄭自璧　戚賢　劉繪 (子)黄裳　錢薇　洪垣 方瓘 吕懷　周思兼　顔鯨

張芹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爲南京御史。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官福州推官。正德年間，召入任南京御史。

寧夏既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廕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既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迹既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

寧夏平定後，大學士李東陽也升官，兒子也受蔭庇得官。張芹上疏反對說："東陽厚重謹慎有餘，正直不足；其儒雅很受人尊重，操行却并不出名。反賊劉瑾擾亂朝政，東陽作爲受先皇臨終囑托的大臣，既不能從一開始就遏制劉瑾，到了劉瑾惡行顯露時，又不能盡力與之抗衡。衹是圓滑順從，聽從指使。現在叛賊已平定，東陽出過什麽力？他這樣假冒功勞受賞賜，怎能使人心信服。請求皇上立即將他罷免，奪回對他所加的恩典，以警戒爲君主效力而不忠實的大臣。"疏章送出，東陽流淚哭泣不能爲自己辯解。皇上責備張芹沽名釣譽，命令他對質。張芹謝罪，被罰停俸禄三個月。

給事中竇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帝不省。

給事中竇明因事進言入獄，張芹上疏救援他。皇上曾因騎馬飛馳而受傷，編修王思懇切進諫，被判往遠邊戍守。張芹說："王思不是諫議官尚能如此，我輩怎可坐視不管！"於是上疏說："孟子說'打獵不知疲倦會導致身亡'。老聃說'馳騁打獵，使人心發狂'。心發狂志向就會荒廢，什麽事不會忘記？孟子、老聃都極力說耽於打獵没有好處衹有害處。現在皇上忽視天子的尊嚴，處危冒險，萬一遭遇不測，皇太子尚未誕

尋出爲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徽州。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爲海道時倭人争貢誤傷居民，罷歸。

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枲袍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逐。典門户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宫'。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諂諛之臣；成帝，庸暗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

教習竣，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土瘠民惰，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即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宫中，傳受蠶事。"事遂寢。

生，國家社稷怎麼辦!"皇上不理睬。

不久張芹外任徽州知府。寧王宸濠造反，諫議官因張芹家在江西，怕反賊劫持張芹的親屬，從徽州取道而出。於是改任杭州知州。不久，又回徽州任知府。嘉靖初年，提升爲浙江海道副使。歷任浙江右參政、右布政使。後因任海道副使時前來進貢的倭人互争真僞，自相殘殺殃及當地居民，張芹被罷免回鄉。

張芹奉養繼母很孝順，立身儉樸，終身僅以麻衣粗食自奉。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年時就有志向操守。正德十二年考取進士，選爲庶吉士。

正德十四年皇上下詔書宣布即將往南方巡視。應軫上疏反對説："自從皇上下詔以來，大臣和百姓徘徊不定，没有主意。臨清以南一帶，百姓相率抛棄家業不事貿易，往山谷逃竄。如果皇上不立即收回成命，恐怕發生意外。從前谷永勸阻漢成帝，説'陛下厭棄高貴的尊號，喜歡平民的卑稱。幾度離開深宫，早晚露身在外，與衆小人爲伍。使掌管宫廷門户和在宫中值宿警衛的人，手持武器却守衛空宫'。他的話對於現在倒很確當。谷永，是親狎阿諛的臣子；漢成帝，是昏庸的君主。谷永進言成帝尚能容忍他。難道以陛下的聖明，還不能接受臣下的直言進諫嗎?"疏章呈入，滯留在宫中。接着應軫又與翰林院修撰舒芬等人聯名上奏請求。都跪在宫門外，受杖責幾乎喪命。

在翰林院學習結束後，朝廷準備授官給事中。皇上有旨任他爲地方官，應軫於是外任泗州知州。泗州土地貧瘠人民懶惰，不懂耕種養蠶。應軫鼓勵百姓耕種，買來桑樹種植。又招募江南的女工，教當地人用蠶繭抽絲紡織。百姓因此豐衣足食。皇上正在南方征伐，宫中的使者沿途騷擾。應軫率領精壯民夫百餘人排列在水邊，船來了，立即將它拉出本州境外。皇上駐留南京，命令泗州進獻善於歌唱奏樂的美女數十人。應軫奏道："本州女子粗蠻，無人符合皇上的要求。臣

過去曾招募了一些善於養蠶紡織的婦女，請收入宮中，傳授養蠶紡織的技術。"此事於是作罷。

世宗踐阼，召爲户科給事中。山東礦盗起，掠東昌、兖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盗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盗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户科。張璁、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即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

世宗登基，應軫召入任户科給事中。山東的礦盗起事，劫掠東昌、兖州，流竄進入京師地區和河南境内。應軫上奏説："平定盗賊和抵禦賊寇不同。抵禦賊寇，衹要將其驅趕出境即可。如果爲了平定盗賊聽任其流出本地，這是嫁禍於鄰近的地方。凡是一方有盗賊，地方官不去撲滅，以致盗賊蔓延到其他地方，都應從重論處。"獲皇上批准。應軫在户科一年多，一共呈上三十多道疏章，都切中時弊。爲便於養親，請求改任南京官職，於是調往南京户科。張璁、桂萼在南京，正在議論追上獻皇帝尊號。一向知道應軫有名，想靠他協助自己。應軫與他們議論不合，就奏請遵循禮經，尊崇正道，以安人心。皇上不予答覆。

嘉靖三年春，出爲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嘉靖三年春季，應軫外任江西僉事。過了兩年，上疏稱病，不待覆命即回鄉，被巡按官員彈劾。皇上下令司法部門將他逮捕審問。應軫自述尊親年邁，又無兄弟，請求退休以事奉養。吏部爲他求情，於是得釋。過了一段時間，因朝臣紛紛推薦，以原官獲起用，視察江西學政。後遭逢父喪回鄉，因病去世。

蕭鳴鳳　高公韶

蕭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游。舉鄉試第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之。同官内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吴坤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即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日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奏訐公韶。中旨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間諜，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關。武宗將出塞捕虎，鳴鳳疏

蕭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少年時曾跟從王守仁游學。考取鄉試第一名。正德九年成爲進士，授官御史。副使胡世寧入獄，鳴鳳上奏援救他。同僚内江人高公韶彈劾王瓊貽誤邊防大計，説："松潘副將吴坤請求在成都增設總兵，王瓊即任命吴坤爲總兵。花當原是我國所置朵顔衛都督，日益恃險横行。由於執掌兵權的人選不當，致使醜類輕侮中原。"王瓊發怒，上奏攻擊公韶。皇上下旨責備公韶暗中勾結番邦，交結暗探，令其伏罪。鳴鳳上疏説："高公韶彈劾王瓊，所議論的是國家大事。王瓊不應當恣意辯論泄忿，以箝制諫議官的口舌。"皇上降旨指責鳴鳳包庇同黨，并降任公韶爲富民縣典史。鳴鳳又彈劾江彬倚仗皇上恩寵横行霸道，如任其滋蔓將來難以制服。士紳的輿論都支持他。鳴鳳不久視察

諫，因具陳官司掊剋，軍民疾苦狀。不報。引疾歸。

山海關。武宗準備出關打虎，鳴鳳上疏勸諫，并奏陳官府苛稅搜刮民財，軍隊和百姓備受困苦的情況。皇上不予答覆。鳴鳳於是稱病回鄉。

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爲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督廣東學政。鳴鳳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璋。璋慚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詆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

不久鳴鳳起任督視南京地區學政。當地學校的學生將他比作前任御史陳選，說：“陳御史，是泰山；蕭御史，是北斗。”嘉靖初年，升任河南副使，仍提督學政。不久因考察諫議官遭彈劾。吏部可惜他的學問操行，將他調任湖廣兵備副使。次年又改督廣東學政。鳴鳳提督三地學政，廉潔無私。但生性剛急，因憤怒鞭撻肇慶府知府鄭璋。鄭璋羞憤，上疏彈劾鳴鳳去官，輿論由此嘩然。嘉靖八年考察官吏，南北兩京諫議官紛紛上奏議論他，鳴鳳因此降級調任。不久，鳴鳳與鄭璋上奏互相攻擊。二人都被交付巡按御史逮捕治罪。鳴鳳因此不再出仕。

公韶，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勛罪。朵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鏸、中官王欣、巡撫王倬，鏸坐解職。世宗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户部右侍郎。

高公韶，正德年間任御史，曾彈劾總兵官郭勛有罪。朵顏花當入犯，公韶又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鏸、宦官王欣和巡撫王倬，陳鏸因此被撤職。世宗即位，以貶官獲起用。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官至户部右侍郎。

齊之鸞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官刑科給事中。

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鋪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息。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剿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勘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駴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

正德十一年冬季，皇上準備在京城西面開闢集市。之鸞進言說：“近來聽說將開設花酒店鋪，有人說皇上將會臨幸那裏，有人說朝廷收取集市的利息。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何至於如倡優館舍，競求微利?”後應州之戰獲勝，皇上降敕書“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剿滅賊寇有功，應特別加封爲公爵”。皇上詔命傳下，舉朝驚駭。之鸞與各給事中進言說：“古代也有親臨戰場平定禍亂的帝王。成功以後，不過南向受朝賀，刻功績於鐘鼎碑碣，傳播歌頌而已，從來没有加官進爵以爲酬勞，像今天這樣上下顛倒。不知陛下出於何意，做出這樣不吉利的舉動，以驚駭天下人的視聽，貽笑後代百世。”

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不聽。帝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逾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復杜門求决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僨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

不久，之鸞奏請召回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皇上都不聽從。皇上將要巡視邊境，又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上疏勸阻，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辭職反對此事。之鸞與同僚一起進言說："三位大臣位居輔助皇上的重任，身係國家安危，近來先後稱病。現在皇上車駕臨幸邊境已一個多月了，宗廟社稷百官人民寄居空城之中。人心疑懼，機密要務堆積，三位大臣又閉門請求離職。萬一突然有意外之事，以致失敗，三位大臣將説什麽向天下人請罪。請求陛下以國家爲重，儘快返回，與大臣共同努力治理國家。"不久御史李潤等人又上奏争辯，皇上終不理睬。

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侄皆高爵美官。而其儕復爲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等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托疾免朝，欲以爲之鸞等罪。會諸曹郎黄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鞏等下獄杖譴，之鸞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群小忌王守仁，譖毁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采納。初冒徐姓，至是始復焉。

之鸞經兩次提升任兵科左給事中。宦官馬永成死，皇上下詔授其家九十多人官。之鸞進言説："馬永成顯貴，掌權十多年，兄弟子侄都獲高爵美官。而他的同類又爲他陳請，受恩將及百人。永成有何功勞，對他如此濫施恩寵，恐怕天下人聽聞後會人心離散。"皇上將往南方出巡，之鸞與同僚和御史楊秉中等紛紛上奏章極力勸阻。奏章呈入兩天，未獲答覆。之鸞等人不知如何是好，伏在宫前聽候命令，從早晨直候至下午，皇上命宦官傳旨諭示，衆人方纔退去。次日皇上托病不上朝，想加罪於之鸞等人。適逢各部郎官黄鞏等人聯名上章極力勸阻，於是停下不出發。但黄鞏等人下獄遭杖責，之鸞之輩也不敢救援。宸濠反叛，張忠、許泰等人往南方征討，皇上命之鸞與左給事中祝續隨軍記功。尚未到達，反賊已剪滅。衆小人妒忌王守仁，百般詆毁他，之鸞竭力爲守仁辯誣。張忠、許泰廣爲追查叛黨，株連無辜，之鸞多爲之開脱。并奏請減免田租，停徵夫役，寬免債務，皇上多有采納。之鸞原本冒姓徐，到此時纔恢復原姓。

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群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相晉

世宗登基，之鸞第一個上疏説："祖宗定下的法律和制度，都被衆小人亂加更改。補救的辦法，首先在於立定爲聖明之君的大志，其次在於廣開言路。先朝首惡雖已除去，但其爪牙盤根交

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懣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仇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睹。”帝嘉納之。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

錯，攀連滋長，恐怕他們仍然結黨營私，或者藉定策迎立陛下邀賞，或者假藉迎駕的功勞，以圖恩寵。國家大事怎麽再經得起這批人敗壞。諫議官長期遭權奸壓制，想要一吐忠直不平之氣，定會説出不顧忌諱，甚至不中聽的話來，全要皇上嘉許容忍。如果稍加抑制，小人就會再次乘機與忠直之士爲敵。言路一旦阻塞，就難於重新打開，成爲新政的大累。陛下立意革去近年的亂政，全部恢復當初應有的樣子，振興國家的大業指日可見。”皇上嘉許并接受了他的意見。之鸞又彈劾許泰和兵部尚書王憲，二人最終被貶斥。

其秋大計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屢遷寧夏僉事。饑民采蓬子爲食，之鸞爲取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墻，之鸞董役。巡撫胡東皋稱其能，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爲順天府丞。未行，盜發，留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這年秋季考核京師的官吏，之鸞被譖言中傷，貶爲崇德縣丞。後屢經升遷官至寧夏僉事。飢民采集蓬蒿草子爲食，之鸞取蓬子分作兩封，一封進呈給皇上，一封送給内閣大臣。并上言説眼下有三件事令人憂慮，有四件事令人可惜，言辭極爲懇切。皇上將他的意見交與各主管部門。當時正大力修築邊墻，之鸞總管工程夫役。巡撫胡東皋稱贊他辦事能幹，舉薦他代替自己。之鸞歷官河南、山東副使。徵召爲順天府丞。尚未赴任，因當地出現盜賊，留原地鎮撫。不久提升爲河南按察使。後在任上去世。

袁宗儒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回鑾，既而復止。宗儒率同官力諫。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既又諫帝巡邊。語極危切。皆不報。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争“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萼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未幾，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官御史。十二年冬季，皇上在大同。因要在京郊祭祀天地準備回宫，後又停止不行。宗儒率領同僚極力勸阻。次年夏季，孝貞純皇后即將安葬，皇上回到京師。宗儒又引證災變，極力請求罷除皇店，遣返邊兵，後又勸阻皇上巡視邊境。言詞直切。皇上都不予答覆。提升爲大理寺丞。嘉靖三年因争議“大禮”，在朝廷上受杖責。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萼建議將宗儒改調他職，於是解除官職回鄉。不久，以巡撫鄖陽起用，又改巡撫山東。因下屬官吏賑濟饑荒無方，不能覺察，被罷免。後被推薦起用爲左副都御史。隨從皇上的車駕往承天，回京師後去世。

許相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考取

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寬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爲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

進士。世宗即位，授官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判處死罪，皇上又寬赦他們。給事中顧濟上疏反對。皇上將疏章交下主管部門討論，始終想寬赦二人的死罪。相卿上言說："天下的人都希望陛下成爲孝宗那樣的君主，怎奈陛下以正德皇帝自處。"皇上建議追加興獻帝皇帝尊號，相卿又爭辯反對。

嘉靖二年詔蔭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户，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户。賢中官厮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毋乃重内侍而輕士大夫哉!"

嘉靖二年皇上下詔以宦官張欽蔭庇任他的義子李賢爲錦衣衛世襲指揮。相卿進言說："于謙的兒子于冕衹蔭官錦衣千户，王守仁的兒子王正憲衹蔭官錦衣百户。李賢僅爲宦官厮役，所得官職反而比他們高。盡忠而有功勛的大臣的後代竟不如近侍宦官的家奴，殉國勤於職守的大臣人心怎得不散？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先後進言，陛下都拒不接受。豈不是衹重視内侍太監而看輕士大夫嗎!"

尋復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竄殛憸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而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温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决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阽危，然元氣猶壯，調劑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

接着又進言說："國家政權出於一人天下就會大治，出於二人或三人就會大亂；公卿重臣參與議政國家就會大治，奸人僭越干政就會大亂。陛下繼位初年，任用老成持重的大臣，嘉許接受忠直之言，抑制僥幸謀利之徒，逐殺奸邪之徒，可說是賢明剛正。兩年不到，就偏聽偏信身邊親近的人，施行敗政，賢明漸遭蒙蔽，剛正漸不如前，掌權不得要領，在旁邊暗中伺機竊權者得以從中操縱。如崔文以歪門邪道欺蒙皇上，輔佐大臣和諫議官雖進言勸阻而皇上不聽。羅洪載恪守職責却被逮捕入獄，朝臣呈上七十道奏疏却不予施行。近來又庇護崔文家奴而侵奪刑部的職權，違背皇上的旨意斥責林俊，恨諫議官上奏干擾。以上事都與宦官有關，反而委爲降旨好言撫慰，雖犯法而不加罪，凡有請求必予滿足。以上這些與正德時有什麽不同！林俊，是國家負有重望的大臣，他離職的决心很堅决。林俊離去後，與他相同的人也必定不再留下。陛下難道將與兩三個近侍宦官權臣共同治理國家嗎？今日的天下，與先朝不同。武宗在時，雖然形勢臨危，但元氣仍然旺盛，調整得當，可以立即振興。爲什麽呢？是因爲上承孝宗的遺澤。今日各種弊病雖略有起色，但元氣已喪，如調整不得當，將不能治愈。

隱。務使官府一體，上下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愆。詞甚切。

爲什麼呢？是因爲上承武宗的亂政。臣敬謹地希望陛下洞察致亂的根本原因，收回權柄，將崔文之流處以重法。然後勤於學習親近賢者，不聽讒言疏遠女色，徵求忠直之言，深加體恤民間疾苦。務必使宮中官署爲一體，上下一心，然後天下之治可以實現。”同僚趙漢等人也都因崔文之事進言，皇上終不聽從。不久，因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驄都因事進言而被罰奪俸禄，相卿又上疏勸阻。指出皇上驕氣懈怠，甘於重蹈過失。言詞十分懇切。

爲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善。既秉政，招之，謝弗應。

相卿任給事三年，所進之言均未蒙皇上聽取，於是稱病回鄉。嘉靖八年，有詔凡養病三年不返京師的官員，均解除官職閑住，相卿於是停職。夏言原與同僚相處很好，執政後，幾次招相卿出仕，相卿謝絶不應。

顧濟　顧章志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

顧濟，字舟卿，崑山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行人司行人，提升爲刑科給事中。

武宗自南都還，卧病豹房，惟江彬等侍。濟言：“陛下孤寄於外，兩宫隔絶，骨肉日疏。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漢高帝卧病數日，樊噲排闥，警以趙高之事。今群臣中豈無噲憂者？願陛下慎擇廷臣更番入直，起居動息咸使與聞。一切淫巧戲劇，傷生敗德之事，悉行屏絶，則保養有道，聖躬自安。”不報。再逾月而帝崩。

武宗從南京返回，在豹房病倒，衹有江彬等人侍奉。顧濟進言説：“陛下獨自寄身於外，與太后兩處隔絶，骨肉親情日見疏遠。所倚靠爲平安的，其實是什麼人？漢高祖卧病數日，樊噲便撞開宫門直入，以趙高的例子警戒他。今天群臣中難道就没有像樊噲一樣心懷憂慮的人嗎？希望陛下慎重挑選朝臣輪流入宫值班，起居行止都讓他們知道。對於一切奇巧游戲，傷生敗德之事，一概杜絶，就能保養有道，聖體安泰。”皇上不予答覆，又過了一個月皇上駕崩。

世宗即位之月，濟上疏曰：“陛下踐阼，除弊納諫，臣民踴躍，思見德化之成。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聽諫非難，樂諫爲難。今新政所釐，多不便於奸豪權倖。臣恐盤據既深，玩縱未已，非依怙宫闈，必請托左右。持法不固，則此輩將叢聚而壞之。此守法之難也。唐太宗貞觀初，每導群臣使言。及至晚年，諫者乃多忤旨。陛下首闢言路，臣工靡不因事納忠。高遠者似涉於迂闊，切直者或

世宗即位當月，顧濟上疏説：“陛下登基，去除弊病接受進諫，臣民振奮，想見到聖君以德治國的實現。但建立法度不難，難在堅持遵守法度；聽從勸阻不難，難在樂於接受勸阻。今天新政所更改的，多不利於佞幸權臣。臣下恐怕他們勢力深固，不依仗宫廷勢力，必私下囑托於皇上身邊近臣。如執法不堅定，這些人就會聚集而破壞法度。這就是堅持執法的困難。唐太宗貞觀初年，常常引導群臣讓他們暢言。到了晚年，諫官纔多有觸犯旨意。陛下衹要帶頭開闢言路，百官群臣無不因事進獻忠言。立論高遠的近似不切

過於犯顔。若怒其犯顔，其言必不入；視爲迂闊，則計必不行。此樂諫之難也。”尋復言：“内臣張雄、張鋭等，詿誤先帝，業已逮治，又獲寬假。願斷以大義，俾無所售奸。”帝頗嘉納。既又劾司禮蕭敬黨庇鋭等，而三法司會訊依違，無大臣節。不聽。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濟言不可。尋請侍養歸，越數年卒。

實情，言詞急切直率的有時過於冒犯皇上的尊嚴。如果怪罪他冒犯自己，必定聽不進他的話；認爲他好高騖遠，就必然不會施行他的建議。這是樂於接受勸諫的困難。”不久又進言説：“宦官張雄、張鋭等人，貽誤先帝，現已逮捕治罪，又獲寬恕。希願陛下以大義割斷舊恩，使此輩無從爲非作歹。”皇上很是嘉許并予接受。後又彈劾司禮太監蕭敬結黨包庇張鋭等人，而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會審遲疑不決，全無大臣氣節。皇上不聽從。皇上想追加興獻帝皇帝尊號，顧濟進言認爲不可以。不久請求侍養尊親回鄉，過了幾年後去世。

子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累官南京兵部侍郎。奏減進奉馬快船額，南都人祀之。

顧濟子顧章志，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經逐漸升遷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因上奏請求削減進奉水軍馬快船的數額，南京人祭祀紀念他。

章僑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

章僑，字處仁，蘭谿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行人司行人。

嘉靖元年擢禮科給事中。疏劾中官蕭敬、芮景賢等。又言：“三代以下正學莫如朱熹。近有聰明才智，倡異學以號召，天下好高務名者靡然宗之。取陸九淵之簡便，詆朱熹爲支離。乞行天下，痛爲禁革。”御史梁世驃亦言之。帝爲下詔申禁。

嘉靖元年提升爲禮科給事中。上疏彈劾宦官蕭敬、芮景賢等人。又進言説：“自古以來從事正統學問的人都不如朱熹。近來有聰明才智的人，提倡不同的學説以爲號召，天下好高務名的學子無不追隨他。他們用陸九淵學説的簡潔易懂，攻擊朱熹的學説支離破碎。請求詔告天下，嚴加禁止。”御史梁世驃也進言此事。皇上因此下詔嚴申禁止。

尋又請依祖宗故事，早朝班退，許百官以次啓事。經筵日講，賜清問，密勿大臣勤召對。又簡儒臣十數人，更番直便殿，以備咨訪。上納其言，而不能用。奸人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僑力言其不可。未幾，又言：“添設織造内臣，貪横殊甚。行户至廢産鬻子以償。惟急停革，與天下更始。”疏入，不省。又因條列營務，劾定國公徐光祚、陽武侯薛倫不職，倫遂解任。尋請斥張璁、霍韜等，不聽。

接着章僑又上奏請求遵循祖宗慣例，早朝隊退下後，允許百官依次奏事。逢臨幸經學講席，虚心賜問，對於機務大臣勤加召問咨詢。另挑選十幾位儒臣，輪流在游息的别殿值班，以備咨問。皇上接受了他的意見，但不能采用。奸人何淵奏請在太廟東北建立宗廟，章僑極力進言此事不可行。不久，又進言説：“增設的織造太監，極爲貪暴，織户以致破産賣兒來抵償。衹有儘快革除停止此職，更新天下。”疏章呈入，皇上不予理睬。接着又分條列舉軍務，彈劾定國公徐光祚和陽武侯薛倫失職，薛倫因此被解除職務。接着又奏請罷免張璁和霍韜等人，皇上不聽從。

孝陵司香谷大用乞還京治疾。僑

孝陵司香太監谷大用請求回京師治病。章僑

言："大用初連逆瑾，後引寧、彬，樹'八黨'之凶，釀十六年之禍，至先帝不得正其終。若不早遏絶，恐乘間伺隙，群凶競起，不至復亂天下不止。"章下所司。吴廷舉請召家居大臣議禮，僑劾其陰附邪説。孟秋時享太廟，帝遣京山侯崔元。僑言："奉命臨時，倉皇就位，誠敬何存？"帝怒，奪其俸二月。歷禮科左給事中。出知衡州府，終福建布政使。

余珊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庶吉士許成名等罷教習，留翰林者十七人。珊以爲濫，疏論之。語侵内閣，不納。乾清宫災，疏陳弊政，極指義子、西僧之謬。巡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爲所誣，械繫詔獄，謫安陸判官。移知澧州。

世宗立，擢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賊。遷四川副使，備兵威、茂。嘉靖四年二月應詔陳十漸，其略曰：

> 陛下有堯、舜、湯、武之資，而無稷、契、伊、周之佐，致時事漸不克終者有十。
>
> 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不知紀綱爲何物，幸陛下起而振之。未幾而事樂因循，政多苟簡，名實乖謬，宫府異同，紛拏泄沓。以爲在朝廷而不在朝廷，以爲在宫省而不在宫省，遂至天子以其心爲心，百官萬民亦各以其心爲心。此紀綱之頽，其漸一也。
>
> 正德間，士大夫寡廉鮮耻，趨附權門，幸陛下起而作之。乃

進言説："大用起初與叛賊劉瑾交結，後來又勾引錢寧、江彬等人，建'八黨'之凶頑，釀成正德十六年的大禍，致使先皇不得善終。如不及早阻絶，恐怕乘機候時，群凶紛起，不到再次擾亂天下不罷休。"奏章交下主管部門。吴廷舉奏請召現居家中的大臣評議大禮，章僑指責他暗中附和邪説。秋七月祭祀太廟，皇上派遣京山侯崔元前往，章僑進言説："臨時受命，倉促就位，還有什麽誠意恭敬可言！"皇上發怒，罰奪他兩個月的俸禄。章僑歷官禮科左給事中。外任衡州府知府，官至福建布政使。

余珊，字德輝，桐城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御史。翰林院庶吉士許成名等人罷除教習之職，留在翰林院有十七人。余珊認爲太多，上疏批評此事，言詞中涉及内閣，未獲采納。乾清宫失火，余珊上疏指陳朝政弊病，極力指出宫中養義子和番僧的荒謬。往長蘆巡鹽，揭發宦官不法謀利之事。遭宦官誣陷，據皇上命令戴上刑具關入監獄，貶爲安陸判官。改任澧州知州。

世宗即位，提升爲江西僉事，討平梅花峒的盗賊。升四川副使，負責威州和茂州一帶軍備。嘉靖四年二月奉詔奏陳十種潛在的弊病，其中的大意説：

> 陛下雖有古代唐堯、虞舜、商湯、周武王的品質，却没有稷、契、伊尹和周公這樣的輔臣，致使時政逐漸不能完成有十條。
>
> 正德年間，反賊劉瑾獨攬政權，假子擾亂朝政，不知道綱常法紀是什麽，幸虧陛下奮起而振興綱常法紀。但不久即遇事樂於因循舊習，朝政也多爲苟且簡便，名實不符，宫中官府没有區别，雜亂拖沓。以爲屬朝廷過問而不在朝廷，以爲屬宫中官署過問而不在宫中官署，於是以至於天子以自己的主意爲中心，百官萬民也以自己的主意爲中心。這就使綱常法紀廢弛，爲第一條。
>
> 正德年間，士紳大夫寡廉鮮耻，奔走趨附於權貴門下，幸虧陛下奮起而削除此輩。

今則前日之去者復來，來者不去。自夫浮沉一世之人擢掌銓衡，首取軟美脂韋。重富貴薄名檢者，列之有位，致諛佞成風，廉耻道薄。甚者侯伯專糾彈，罷吏議禮樂。市門復開，賈販仍舊。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

而現在先前除去的復又前來，來了就再也不去。自從在官場浮沉一生的人獲升在吏部主持銓選，首先攫取民脂民膏。重富貴薄名節的人，位列高官，以致奉承討好成風，不顧廉耻。甚至貴族侯伯專斷糾紛，罷職官吏評議禮樂。收賄之門重開，商販往來如前。這是風俗敗壞，爲第二條。

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振，是以有安化、南昌之變，賴陛下起而整肅之。乃塞上戍卒近益驕恣。曩殺許巡撫而姑息，頃遂殺張巡撫而效尤。曩縛賈參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致榆關妖賊效之而戕主事，北邊庫吏仿之而賊縣官。陛下惑鄙儒姑息之談，牽俗吏權宜之計，遂使廟堂號令出於二三戍卒之口。此國勢之衰，其漸三也。

正德年間，國家權柄下移，王氣不振，因此纔有寧夏安化王和江西寧王的叛變，全靠陛下奮起整頓藩王。但是在邊境戍守的士卒近來日益驕橫。往日士卒殺害許巡撫而加姑息，近日於是殺害張巡撫以效尤。往日士卒扣押賈參將以逞威，近日又扣押桂總兵以泄憤。以至於榆關的妖賊隨之效仿殺害主事，北部邊境的掌庫小吏效仿他們戕害縣官。陛下受腐儒姑息言論的迷惑，又被俗吏的權宜之計所牽制，於是使得朝廷的號令竟出於幾個士卒之口。這是國力衰微，爲第三條。

自逆瑾以來，以苞苴易將帥，故邊防盡壞，賴陛下起而申嚴之。然積弊已久，未能驟復。今朵顏躑躅於遼海，羌戎跳梁於西川，北狄蹂躪於沙漠。寇勢方張，而食肉之徒不能早見預料，亟求制馭之方，乃假鎮静之虚名，掩無能之實迹。甚且詐飾捷功，濫邀賞賚，虚張勞伐，峻取官階，而塞上多事日甚。此外裔之强，其漸四也。

自從反賊劉瑾掌權以後，以收受賄賂而更換將帥，所以邊防盡遭破壞，全靠陛下奮起而嚴加整飭。但積病已久，不能很快恢復。現在朵顏部進退於遼海一帶，羌兵在西川作亂，北狄蹂躪沙漠地區。賊寇氣勢正十分囂張，但食朝廷俸禄的官員不能事先預料，極力尋求控制賊寇的方法，於是假藉鎮静的虚名，掩飾無能的本質。甚至謊報戰功，濫邀賞賜，虚張聲勢，勞師討伐，急於獲取官階，但邊關日益多事。這是外族强盛，爲第四條。

自逆瑾以來，盡天下之脂膏，輸入權貴之室，是以有劉、趙、藍、鄢之亂，賴陛下起而保護之。乃近年以來，黄紙蠲放，白紙催徵；額外之斂，下及鷄豚；織造之需，自爲商賈。江、淮母子相食，兖、豫盗賊横行，川、陝、湖、貴疲於供餉。田野嗷嗷，無樂生之心。此邦本之

自從反賊劉瑾當權以來，天下所有的財富，都流入權貴之家，因此纔有劉、趙、藍、鄢四人擾亂國家，全靠陛下奮起而保護。可是最近幾年，黄紙詔書雖稱減免，白紙官文催徵賦税，額外的徵收，連鷄豚也要；官府將所徵織造的費用，占爲己有從商。江、淮一帶母子相食，兖、豫一帶盗賊横行，川、陝、湖、貴等地疲於供奉軍餉。百姓在田野中嗷嗷待哺，全没有樂於生存的

摇，其漸五也。

正德朝，衣冠蒙禍，家國幾空，幸陛下起而收録之。乃未幾而狂瞽之言，一鳴輒斥。昔猶謫遷外任，今或編配遐荒。昔猶禁錮終身，今至棰死殿陛。蓋自呂柟、鄒守益等去而殿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原、胡瓊等死而言路空。間有一二忠直士，又爲權奸排擠而違之，俾不通，致陛下耳瞶目眩，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矣。此人才之凋，其漸六也。

正德朝，奸邪迭進，忠諫不聞，幸陛下起而開通之。顧閲時未久，而此風復見。降心未懲其憤，逆耳或動諸顔。不剿説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暮投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此言路之塞，其漸七也。

正德朝，忠賢排斥，天下幾危，賴陛下起而主持之。豈期一轉瞬間，憸邪投隙而起。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政。堅白異同，模棱兩可。是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王莽匿情於下士之日，安石垢面於入相之初。雖有聖哲，誰其辨之。臣恐正不敵邪，群陰日盛。此邪正之淆，其漸八也。

正德之世，大臣日疏，小人日親，致政事乖亂，賴陛下紹統，堂廉復親。乃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

心思。這是國家根本的動摇，爲第五條。

正德一朝，官紳受禍害，國家百姓幾乎耗空，幸虧陛下奮起而收録。可是不久大臣書疏進言，一説話即遭斥責。往日對他們尚衹貶降外任，如今有時發配荒遠之地。往日尚衹處以終身禁錮，今日竟至杖殺殿下。自從呂柟、鄒守益等人離職後内閣便爲之一空，顧清、汪俊等人離職後各部寺便爲之一空，張原、胡瓊等人被處死後言路也爲之一空。間或有一二個忠直之士，又被權奸排擠而離去，使陛下信息不通，以致陛下耳鳴目眩，不知不覺如身在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這是人才的凋零，爲第六條。

正德一朝，奸邪之輩紛紛進身，聽不到忠言勸諫，幸虧陛下奮起而開通言路。但是過了没多久，而這種風氣重又出現。雖抑制而不能克服自己的憤怒，聽到不順耳的進言仍不免怒形於色。不聽取他人的話却因言挫折他人，就是衹憑臆測而擔心别人欺騙自己。臣下早上進呈一封奏章，晚上就被發配到千里之外。甚至加刑具於頸、手、足并以物蒙頭，在九泉之下哭泣。這是言路閉塞，爲第七條。

正德一朝，忠臣賢者被排斥，天下危機，全靠陛下奮起而主持朝政。不料轉瞬之間，奸邪之徒乘機而起。以典籍文飾自己的奸詐之言，假藉《周禮》而奪取漢朝政權。戰國公孫龍的“離堅白”和惠施的“合同異”之説，模棱兩可。這是因爲大奸若忠正，大詐若誠信。王莽爲下士隱匿自己的真情，王安石在拜相之初仍蓬頭垢面。雖有聖賢，誰能分辨他們。臣下恐怕正不壓邪，群奸日益勢盛。這是奸氣正氣混淆，爲第八條。

正德一世，日益疏遠大臣，日益親近小人，以致朝政敗壞，全靠陛下承繼大統，重又親近立於殿側的大臣。可是自從興起有關大禮的評議，凡有大臣偶然不合陛下心意，便加以貶斥，加以鞭笞，加以流放，必一網

己。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睽孤，而泰交之風息矣。此君臣之睽，其漸九也。

正德之世，天鳴地震，物怪人妖，曾無虛歲，賴陛下紹統，災異始除。乃頃歲以來，雨雹殺禽獸，雷風拔樹屋，婦人產子兩頭，無極晝晦如夜，四方旱潦，奏報不絶，曾何異正德之季乎。且京師陰霾之氣，上薄太陽，白晝冥冥，罕有暉采，尤爲可畏。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

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陛下聖明，何以致此，無乃輔弼召之歟。竊見今日之爲輔弼第一人者，徒以奸佞，伴食怙恩。致上激天變，下召民災，中失物望。臣逆知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而陛下乃任信之，不至於魚爛不已。願亟去其人，更求才兼文武如前大學士楊一清，老成厚重如今大學士石珤者，并置左右，庶弊政可除，天下可治。

臣又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天下所共知也。今議禮諸臣，一言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徙，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苟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當也。陛下何不起而用之，使駿奔清廟，以慰獻皇帝在天之靈哉。

疏反覆萬四千言，最爲剴切，帝付之所司。其所斥輔弼第一人，謂費宏也。

打盡纔罷休。由此小人窺測機會，投機取巧，以迎合君主的心意，攫取功名。陛下聽取進言既已先入爲主，對於順從的覺得皆合己意，對於反對的没有不發怒。由此大臣觀望，小臣畏懼，上下相違，漸生隔閡，而上下通暢融洽之風已不復存在。這是君臣相隔，爲第九條。

正德一世，天鳴地震，怪物妖人，没有一年不出現，全靠陛下承繼大統，災變纔得消除。可是近年以來，天降冰雹打殺禽畜，雷電風雨拔倒大樹房屋，有婦女生出兩頭嬰兒，無極白天黑暗如同夜晚，各地遭受旱澇之災，奏報不斷，與正德末年有何不同。同時京師有陰霾之氣，向上逼近太陽，白天昏暗，少見日光，更是可怕。這是災變之兆，爲第十條。

這十條，君主衹要有了一條，就難以保有天下。陛下聖明，怎麽會到這番地步，皆由輔佐大臣造成。臣私下觀察今日位居宰輔的人，全以奉承使奸，恃寵而不稱職。以致上激自然災變，下使百姓遭災，當中也失去人望。臣下已知道此人决非天下第一流人物，而陛下却信任他，不到像魚爛那樣由内亂而亡不罷休。希望儘快去除此人，重新尋求像前大學士楊一清那樣文武皆備，像現在的大學士石珤那樣老成持重的大臣，安置在身邊，如此朝政的弊病可以除去，國家可望大治。

臣下又聽説獻皇帝禮賢下士，待人接物容忍寬厚，爲天下人所共知。今天參與議論大禮的各位臣子，一句話不合陛下心意，就加之以忤逆之罪。貶斥發配處死遷徙，寧可讓朝廷空無人才。這怎麽是獻皇帝的原意。如果不是他的意思，雖尊他爲天子，也是不適當。陛下不如起用他們，使俊才在朝廷中大展宏圖，以告慰獻皇帝在天之靈。

余珊的奏疏反復陳述一萬四千言，極爲痛切，皇上將其交於主管部門。疏中所斥責的輔佐大臣第一人，説的是費宏。

珊律己清嚴，居官有威惠。外艱歸，士民祠之名宦。後副使胡東臯謁祠，獨顧珊嘆曰："此吾師也。"服闋，以故官莅廣東。終四川按察使。

余珊嚴於律己，爲官有威儀恩惠。因遭逢父喪回鄉，士子百姓在名宦祠中爲他祈禱。後副使胡東臯前往祠堂拜謁，獨自看着余珊的塑像嘆息説："這是我的老師啊。"服喪期滿後，余珊以原官就任廣東副使。官至四川按察使。

汪珊

先是，有御史汪珊者，於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漸。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疏。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絶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章，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厘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行核實，御馬實數不得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蔭，舊邸旗校盡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争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啓。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曰'有旨'，訑訑拒人。"帝頗納其説。未幾，出爲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在此之前，有位御史汪珊，在嘉靖元年七月疏陳十條弊端。大意説："陛下初即位時，天下歡欣盼望大治，近來漸漸不如當初了。當初陛下事事獨自裁斷，今天外戚近臣，有時暗中侵奪皇權。當初事事向大臣咨詢，今天禮貌雖然隆重，但實質日益疏遠。當初將不合常規濫設的祠堂除去，今天又漸漸議論恢復。當初放棄拒絶玩物嗜好，今天教坊各司有時進呈新歌巧伎。當初陛下每日閲覽奏章，今天有時置之不理，就命令近侍審定。當初革除冗糧冗錢，今天對於騰驤勇士不實行核查，對於御馬實際數目不加考核。當初裁革錦衣衛濫冒之職，今天大臣近侍以迎立陛下得授世代蔭庇官職，舊家軍校都補爲親軍。當初宦官犯罪，以現法律懲治，今天犯罪的宦官大多得以寬免死罪，雖滿朝反對而無結果。當初宦官有了過失就不再任用，今鎮守守備官員謀求調任，權貴親信之門重又開啓。當初陛下從諫如流，今天朝政不當之事，諫議官上奏批評，當值官者説'皇上有旨'，傲慢拒人。"皇上頗爲采納他的意見。不久，外任河南副使，歷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進士。巡撫貴州時，討都匀叛苗有功。

汪珊，字德聲，貴池人。正德六年考取進士。巡撫貴州時，在征討都匀的叛亂苗人中建功。

韋商臣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商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貶謫者無虚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見群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咈中使逮

韋商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官大理寺評事。次年冬季，商臣因"大禮"初定，朝臣無日不有人被送交法官受審貶黜，於是上疏説："臣下所任之官，以治理獄案爲職守。但是自從授官以來，私下看見群臣中因議禮觸犯陛下旨意的人，降職的有吏部侍郎何孟春一人，充軍戍守的則有學士豐熙等八人，被棍杖責打而死的有翰林編修王思等十七人，因衝撞宫中出使

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爲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爲皆所當宥。况比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之害，殆遍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復戍者之官，録死者之後，釋逮繫者之囚，正告訐者之罪，亦弭災禳患之一道也。”帝責以沽名賣直，謫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

遷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巨寇，以功受賞。伊王虐殺其妃，商臣論如律。嘗治里居給事中杜桐殺人罪。桐構之吏部尚書汪鋐。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歸。言官薛宗鎧、戚賢、戴銑輩交章救，不納。家居數十年，卒。

的宦官而遭逮捕問罪的，則有副使劉秉鑑，布政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因疏忽禮儀而被捕入獄的，有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因遭下屬誣奏下獄的在京朝官，則有少卿樂護、御史任洛等四人。這些都是極不公平的案子，上亂天象，下驚民心。臣私下認爲全都應予寬恕。加之近來水旱瘟疫，星隕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蟲等種種災害，遍布天下，有識之士無不寒心。能於現在平反冤案，恢復戍邊者的官職，録用死者的後代，釋放逮捕入獄者的監禁，嚴厲告誡誣陷他人者有罪，也是消災去禍的一種辦法。”皇上責備他沽名釣譽，將他貶爲清江縣丞，又酌情改任德安府推官。

商臣後升河南僉事。討平永寧大盜，因功受賞賜。伊王殘殺自己的妃子，商臣依法判決他。曾判退居鄉里的給事中杜桐犯有殺人罪。杜桐向吏部尚書汪鋐誣告他。商臣剛被提升爲四川參議，就以考察削職回鄉。諫議官薛宗鎧、戚賢、戴銑等人紛紛上奏章救援他，皇上不接受。家居數十年後，去世。

黎貫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刷卷福建，劾鎮守内官尚春侵官帑狀，悉追還之。

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備纂述，從之。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内臣曲説營私，希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而自挾以獻者謂之額外。罔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

黎貫，字一卿，從化人。正德十二年考取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官御史。前往福建復審案子，彈劾鎮守太監尚春侵奪公款的罪行，并盡數追回交還。

世宗入繼皇位，黎貫奏請恢復記録起居注的制度，并命令文學侍從之臣將奏章分類編排以備纂寫，皇上聽從他的建議。雖然登極詔書禁止各地進貢，但後來各鎮守太監仍像以往一樣進貢。黎貫進言説：“陛下詔書剛剛頒布，各位宦官便曲解聖旨以營私，邀恩以鞏固其受寵的地位。他們稱假藉朝廷命令徵收的貢品爲定額之貢，而稱自己進獻的貢品爲額外之貢，欺騙殘害百姓，致使朝廷的恩澤閉塞不流暢，不能彰明朝廷信譽，顯示君主的恩德。”

嘉靖二年，帝從玉田伯蔣輪請，於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説，委祀事於外戚。神不歆非類，獻帝必將

嘉靖二年，皇上聽從玉田伯蔣輪的請求，在承天爲興獻帝建立家廟，讓蔣輪的兒子蔣榮負責祭祀。黎貫上言説：“陛下聽信一個阿諛之臣的話，將祭祀之事委派外戚。神靈不喜歡不正派

吐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税，麥四百七十一萬，而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敕所司通稽祖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

的人，獻帝一定會將祭品吐出不受的。”皇上不聽從。黎貫不久又上疏説：“建國之初，夏秋二季之税，共收麥四百七十一萬石，可今天減去九萬石。收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石，而現在減去二百五十萬石。每年收入日見減少，每年的開支却日見增加。請求敕告主管部門通盤考核太祖以來賦税數額以及今日經費的數額，造册上報。既然知税收有限，費用就不能不節省。”皇上嘉許并接受他的意見。

出按江西，父喪歸。久之，起故官。會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稱先師，并損籩豆佾舞之數。編修徐階以諫謫。御製《改正祀典説》，頒示廷臣，而孚敬復爲《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已定，貫率同官合疏争之。帝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爲皇帝，孔子豈反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按治。”於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上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爲民。久之，卒於家。

黎貫外任江西巡按，因父親去世回鄉。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原官獲起用。適逢皇上聽從張孚敬的建議，去除孔子的王號，改稱先師，并減少祭祀時籩豆的數目和樂舞人數。編修徐階因勸阻遭貶職。皇上親自撰寫《改正祀典説》，頒布給朝臣看，而張孚敬又寫《祀典或問》以圖迎合皇上的心意。此事論定後，黎貫率領同僚聯合上疏争議。皇上發怒説：“黎貫等人説朕既已尊崇皇考爲皇帝，孔子難道反而不可以稱王，真是奸詐悖逆至極。將他們全部送交刑部審治。”於是都御史汪鋐進言説：“近來諫議官議事，每每倚仗勢衆而欺人説‘這是天下的公論’，豈知倡議者衹有一個人。請求皇上追究倡議的人，公開判罪。”皇上同意他的意見。不久刑部尚書許讚等人彙報黎貫的案子，應判交付贖金免去杖責復職，皇上破例下令將黎貫削職爲民。過了一段時間，黎貫在家中去世。

王汝梅

方貫等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汝梅亦率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甚盛舉也。但恐生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説，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矣。况祖宗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循而行之，亦未爲過，何必紛紛事更易乎？”帝覽奏，斥其違旨，以《祀典説》示之。

黎貫等人上疏時，禮科都給事中華陽人王汝梅也率領同僚上疏争議，并説：“陛下日理萬機之餘，留意典禮，極爲盛舉。但恐怕好事的臣子聞風紛紛而動，今日獻一建議，説某制度應革去，明日進一言，説某制度應恢復，國家從此多事。况且祖宗創建的制度，已恪守了一百六十年，即使略有不如古代之處，因循執行下去，也不爲過，何必紛紛加以更改？”皇上閲奏章後，斥責他違抗旨意，將《祀典説》給他看。

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

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司行人歷官禮科都給事中。嘉靖八年二月因災變徵求進言。汝梅進

言：“比來章奏多逢迎，請分别忠佞，毋信諛言。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請悉付之公論。人主之學，詞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宸翰，亦少褻矣。宜仿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决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絶壅蔽之害。”疏入，忤旨。及夏言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争。尋出爲浙江參政，卒官。

言説：“近來所上奏章多爲奉迎之詞，請皇上辨别忠奸，勿信阿諛之言。大臣上奏言事，近來多將奏章留在宫中，請全部交與朝廷評議。君主的學問，不以詞章爲重。今天每行一事，皇上動不動就親自寫文章，也略輕率了些。應仿效祖宗的慣例，按時臨幸平臺，召見宰輔大臣，當面討論决策，即可省去筆書之累，同時也杜絶視聽蒙蔽之害。”疏章呈入，觸犯皇上旨意。及至夏言奏請分别祭祀天地，汝梅又與同僚一起竭力反對。不久外任浙江參政，在官任上去世。

彭汝實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嘉靖三年疏言：“九江盗起，殺傷官軍。操江伍文定不即議剿，應城伯孫鉞擁兵不出，俱宜切責。”帝并從之。吕柟、鄒守益下獄，汝實抗章救。又因災異上言：“邇者黄風黑霧，春旱冬雷，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加以群小盛長，盗賊公行，萬民失業。木異草妖，時時見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人物變於中，而修省之詔無過具文。廷陛之間，忠邪未辨，以逢迎爲合禮，以守正爲沽直。長鯨巨鰤决網自如，腴田甲第横賜無已。陛下春秋已逾志學，而經筵進講略無問難，黄閣票擬依常批答。棄燕閒於女寵，委腹心於貂璫。二廖諸張尚然緩死，李隆、蘇晋竟得無他。如此而望天意回，人心感，不可得矣。”

彭汝實，字子充，嘉定州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官南京吏科給事中。嘉靖三年上疏説：“九江盗賊起事，殺傷官軍。提督操江伍文定不立即商議剿滅，應城伯孫鉞按兵不動，都應嚴加譴責。”皇上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吕柟、鄒守益入獄，汝實上奏救援他們。後又因災變上言説：“近來出現黄風黑霧，春季乾旱冬季打雷，大地震動泉水枯竭，塵土飛揚。加上衆小人人多勢衆，盗賊公然横行，千萬百姓破産。木怪草妖，時聞上報。上有天變，下有地變，當中又有人物之變，而修身反省的詔書不過是一紙空文。朝廷當中，忠奸不分，以逢迎爲符合禮儀，以恪守正義爲沽名。權貴寵臣如巨鯨大鰤衝破魚網自由自在，肥田大宅賞賜不斷。陛下年齡已過了十五立志問學之年，可於儒臣殿前進講經學時極少提問討論，對於内閣首輔擬寫在票簽上的重要意見却依常規批答。將空閑休息的時間浪費在寵愛的婦女身上，而將太監視爲親信。二廖諸張之類尚得緩其死刑，李隆、蘇晋竟然無事。如此做法而希望上天回心轉意，人心感動，是辦不到的。”

大學士費宏以子坐事被論不出，禮部侍郎温仁和以慶王台浤事聽勘。汝實言宜聽二臣避位，以明進退之義。因薦石珤、羅欽順、顧清、蔣冕可代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許誥可代仁和。章下所司。

大學士費宏因兒子犯事被批評不出仕，禮部侍郎温仁和因慶王朱台浤事聽候審查。汝實上言説應讓二位大臣離任，以彰明官員進退的意義。并由此推薦石珤、羅欽順、顧清和蔣冕可以代替費宏，李廷相、崔銑、湛若水、何瑭和許誥可以代替温仁和。奏章交下主管部門。

奸人王邦奇之訐楊廷和、彭澤也，汝實言：“邦奇先後兩疏，始爲

對於奸人王邦奇攻擊楊廷和與彭澤之事，彭汝實上言説：“邦奇先後上的兩道疏章，以驚恐

惶駭之語，終雜鄙褻之辭。中所引事，多顛倒淆惑，至謂費宏、石珤夜入楊一清門。今不聞召問一清，一清又久不爲白，何也？陛下即位之初，廷和裁省冗員數萬，坐此叢怒罷去。今其長子業以狂愚發遣，亦可已矣。而群小蓄忿，蔓連不已，并其次子及婿又復下獄。夫誣告之律，視其所誣輕重反坐，此國法也。願追究主使之人，與告人同罪，毋令苟免，貽譏外蕃。”不聽。

之語開始，以粗鄙猥褻之詞結尾。疏中所引證之事，大多顛倒混淆不清，以至於説費宏與石珤深夜到楊一清家去。現在既未聽説召一清查問，一清又久久不爲之辯白，是爲什麽呢？陛下當初即位時，楊廷和裁減政府數萬冗員，因激怒這些人而罷官離任。現在他的長子已因狂妄發配，此事也應結束了。但是衆小人所積怨忿，滋蔓不已，他的次子和女婿又被一同投入監獄。誣告之法規定，視誣告者所誣之罪輕重將其罪加在誣告人身上，這是國法。希望追究主使的人，與上告者一同治罪，不能讓他們僥幸免罪，讓外國蕃邦譏笑。”皇上不聽從。

汝實數言時政缺失，又嘗力争“大禮”，爲璁、萼等所惡。以親老再疏請改近地教職，而舉貢士高任説、王表自代。章下，吏部承璁、萼指，言：“汝實倡言鼓衆，撓亂大禮，且與御史方鳳、程啓充朋黨通賄。自知考察不容，乃欲辭尊居卑，不當聽其倖免。”遂奪職閒住。與啓充及徐文華、安磐皆同里，時稱“嘉定四諫”。

汝實多次評論時政闕失，又因曾經争議“大禮”，遭張璁、桂萼等人憎惡。後因父母年邁一再上疏請求改任靠近家鄉地方的教職，并推舉貢士高任説與王表代替自己。疏章下發，吏部秉承張璁、桂萼指示，上言説：“彭汝實建言惑衆，阻撓破壞大禮，并與御史方鳳、程啓充等人結黨互賄。自知通不過考察，於是辭去高官而就卑職。不應任他僥幸免於追究。”於是汝實被奪去官職閑居。因與程啓充及徐文華、安磐均爲同鄉，當時人稱“嘉定四諫”。

鄭自璧

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隸籍京師。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工科給事中。

鄭自璧，字采東，祥符人，籍貫附屬京師。正德十二年考取進士。改庶吉士，任工科給事中。

世宗踐阼，中外競言時政。自璧請采有關化理者，類輯成書，以備觀覽，從之。初，正德中，奄人多奪民業爲莊田，至是因民訴，遣使往勘。自璧復備言其弊，帝命勘者嚴治，民患稍除。嘉靖二年，后父陳萬言辭黄華坊賜第，請西安門外新宅，詔予之。自璧以所請宅已鬻之民，不當奪，與安磐力争，不聽。明年争“大禮”受杖。

世宗登基，朝廷内外競相奏陳時政。自璧奏請采取有關教化治理的奏章，分類編纂成書，以備皇上閲覽，皇上聽從他的意見。當初，在正德年間，太監多有侵奪民田爲自己的莊田，到這時因爲百姓投訴，朝廷派遣使者前往審核。自璧又奏陳此事的害處，皇上命令審核的官員嚴加治理，百姓所受禍患略得解除。嘉靖二年，皇后的父親陳萬言推辭皇上賜予他在黄華坊的宅第，請求賜予位於西安門外的新宅，有詔同意賜予。自璧認爲陳萬言所求的新宅已賣給百姓，不應當奪還，與安磐極力反對，皇上不聽從。次年因争議反對“大禮”受杖責。

三遷至兵科都給事中。中官李能

鄭自璧經三次提升官至兵科都給事中。宦官

以修墩堡爲詞，請定山海關税額。中官張忠、尚書金獻民等論甘肅功，蔭子錦衣，其下參隨皆進秩。鎮守江西中官黎鑑，參隨逾常額。中官武忠從子英冒功，擢副千户。錦衣官裁革者多夤緣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已汰諸匠近五百人。孝陵凈軍于喜擅赴京奏辨。安邊伯許泰戍死，其子請襲祖職。中官扶安、黄英先後死，官其親屬。自璧皆抗疏争，帝多不聽。嘗偕同官劾郭勛奸貪。及李福達事起，復劾勛交結妖人。帝以勛故，降旨責自璧。六年三月，宣府失事。復劾總兵傅鐸，并及鎮守中官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罪。鐸逮問，陳褫冠帶，而玳、金責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請起王瓊於邊。自璧率同官與御史譚纘等言瓊罪宜追治，萼引奸邪，請并論，不納。

李能以修築墩堡爲托辭，奏請確定山海關所徵税額。宦官張忠及尚書金獻民等人論定在甘肅的戰功，其子因獲蔭庇任職於錦衣衛，屬下參與隨從者都得進升官階。鎮守江西太監黎鑑，隨從超過常數。太監武忠的侄子武英假冒軍功，提升爲副千户。錦衣衛裁減的官員多鑽營復職，而司禮監奏收原已不用的各類工匠將近五百人。孝陵閹人軍隊的于喜擅自到京師上奏辯事。安邊伯許泰死於戍所，他的兒子奏請承襲祖父軍職。宦官扶安、黄英先後死去，任其親屬爲官。自璧爲此都上疏反對，皇上多不聽從。曾與同僚彈劾郭勛奸佞貪婪。到李福達案發時，又彈劾郭勛交結妖人。皇上因爲郭勛的緣故，降旨責備自璧。六年三月，宣府戰事失利，自璧又彈劾總兵傅鐸，以及鎮守太監王玳、巡撫周金、副將時陳等有罪。傅鐸逮捕問罪，時陳剥奪冠帶官服，而王玳、周金責令立功贖罪。禮部侍郎桂萼奏請起用王瓊任職邊境。自璧率領同官與御史譚纘等進言王瓊有罪應追論，桂萼引用奸邪之人，請皇上一并治罪，皇上不接受。

自璧最敢言，所言皆權倖，直聲震朝野。側目者共爲蜚語，聞於上。吏部以資推太僕少卿，不用。至是科道共劾，中旨降二級，調外任，遂謫江陰縣丞。命下，大臣幸其去，無救者。後廷臣屢論薦，竟不召。

自璧極爲敢言，所指斥的都是權貴佞幸，正直的名聲震動朝野。忌恨他的人共造謡言，并報告皇上。吏部以資歷推任他爲太僕少卿，未獲用。因此各科給事中及御史一同彈劾他，皇上傳旨降二級官階，調外任，於是貶任江陰縣丞。命令下達後，大臣都慶幸他離去，無人救援他。後雖有朝臣屢次推薦他，終未獲召用。

戚賢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歸安知縣。縣有蕭總管廟，報賽無虚日。會久旱，賢禱不驗，沉木偶於河。居數日，舟過其地，木偶躍入舟，舟中人皆驚。賢徐笑曰："是特未焚耳。"趣焚之。潛令健隸入岸傍社，誡之曰："水中人出，械以來。"已，果獲數人。蓋奸民募善泅者爲之也。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官歸安知縣。縣裏有蕭總管廟，無日不祭祀。適逢天氣長期乾旱，戚賢祈禱未有應驗，於是將木偶沉入河中。過了幾日，有船經過該地，木偶跳入船中，船中的人都很吃驚。戚賢温和地笑道："這是因爲没有將它燒掉。"馬上派人將其燒毁。暗中命令健壯的衙役上岸躲在廟的附近，對他們説："等水裏的人一出來，就將他帶上鐐銬帶來。"不久，果然捕獲幾個人。都是奸民招募的善於泅水的人做出來的。

知府萬雲鵬操下急，賢數忤之。

知府萬雲鵬對下屬急躁嚴厲，戚賢好幾次都

當上計，有毁雲鵬者，將被黜。賢走吏部白其枉，雲鵬竟得免。而尚書桂萼獨心異賢，喪去，起知唐縣。召爲吏科給事中。

觸犯了他。年終派屬吏往京師報告府治情况上計簿時，有人詆毁雲鵬，雲鵬即將被貶黜。戚賢往吏部爲雲鵬訴冤，雲鵬竟得幸免，衹有尚書桂萼心裹認爲戚賢與衆不同。戚賢因服喪離任，後起用爲唐縣知縣。召入任吏科給事中。

十四年春，當大計外吏。大計罷者，例永不用，而是時言事諸臣忤柄臣意，率假計典錮之。賢乃先事言所黜有未當者，宜聽言官論救。帝稱善，從其請。會參議王存、韋商臣言事忤要人，前給事中葉洪劾汪鋐被謫，果在黜中。賢方勘事陜西，給事中薛宗鎧因據賢疏伸救。吏部持不可，帝遂命已之。及賢還朝，以鋐恣横，實張孚敬庇之，乃條其罪狀曰："輔臣孚敬布腹心以操吏部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之口。即如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申雪，正防大臣行私也。今言官爲洪等辯救，孚敬乃曲庇冢臣，巧言阻遏。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輔臣負伯鯀方命之罪。放流之典具在，惟陛下以威斷之。"帝内嘉賢言，而重違孚敬、鋐意，洪等竟不復。

嘉靖十四年春季，適逢考核外任官吏。因考核而罷免的官吏，按規定永不叙用，而當時因事進言的各臣觸犯了權臣的意志，全被藉考核之機加以禁錮。戚賢於是先進言説遭貶黜的官員有處理不當的，應讓諫議官上疏救援。皇上稱贊這樣做很好，聽從了他的請求。恰巧參議王存和韋商臣因上言論事觸犯了朝中要人，前給事中葉洪彈劾汪鋐被貶職，果然均遭罷黜。戚賢此時正在陜西審事，給事中薛宗鎧便根據戚賢疏意上言救援。吏部堅持不同意，皇上於是下命將其罷免。戚賢回到朝廷後，認爲汪鋐恣意横行，其實是因張孚敬包庇他，因此奏陳孚敬種種罪狀説："宰輔張孚敬安插心腹以把持吏部大權，以利害相脅以箝制諫議官的口舌。即以考察一事爲例，陛下曲爲聽從臣下的意見，允許諫議官申冤，正是爲了防止大臣行私。現在諫議官爲葉洪上言辯白救援，孚敬却曲意庇護吏部尚書，巧語阻礙。陛下有古代堯、舜識人之英明，宰輔犯伯鯀抗命之罪。流放的法律完備，全憑陛下聖威裁斷。"皇上内心嘉許戚賢的意見，但難違孚敬和汪鋐的意志，葉洪等人終未得復官。

再以喪去。補刑科都給事中。夏言柄國，會當選庶吉士，不能無所徇。賢疏陳請屬之弊，帝納其言。久之，劾郭勛呑噬遍天下。太廟災，復劾勛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吕枏、魏校、程啓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言滋不悦，激帝怒，謫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

戚賢再次因服喪離職，後補任刑科都給事中。夏言執掌國家大權，適逢選拔翰林院庶吉士，未能做到不徇私情。戚賢奏陳請托的害處，皇上接受了他的意見。過了一段時間，又彈劾郭勛貪污侵呑遍行天下。太廟失火，戚賢又彈劾郭勛以及尚書張瓚、樊繼祖等人，并推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鏜、吕枏、魏校、程啓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和王臣等可重用。夏言心生不悦，有意激皇上發怒，將戚賢貶任山東布政司都事。各被推薦的人也都罰奪俸禄。

賢尋以父老自免。歸十餘年，卒。賢少聞王守仁説，心契之。及官

戚賢不久因父親年老自請免職。回家鄉十多年後，去世。戚賢年少時聽聞王守仁的學説，心

於浙，遂執弟子禮。

向往之。後到浙江任職，於是對守仁行學生之禮。

劉繪　劉黄裳

劉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祖進，太僕少卿。繪長身修髯，磊落負奇氣。好擊劍，力挽六石弓。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改户科給事中。

二十年詔兩京言官會薦邊才。給事中邢如默等薦毛伯温、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洙與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諭指如默排群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咈公議，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出如默於外。言適罷政，鑾置不問。

明年，寇大入山西。繪上疏曰："俺答方强，必爲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并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頃之，劾山西巡撫劉臬結納夏言，且請罷吏部尚書許瓚、宣府巡撫楚書。臬、書由是去職。

繪兩劾言，言憾之，出爲重慶知府。土官争地相仇，檄諭之，即定。上官交薦，而言再入政府，屬言者論罷之。家居二十年，卒。

劉繪，字子素，又字少質，光州人。祖父劉進，曾任太僕寺少卿。劉繪身材高大鬚髯修長，瀟灑雄奇。喜歡擊劍，力挽六石之弓。考取鄉試第一名，又考取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官行人司行人，改户科給事中。

二十年皇上下詔令南北兩京諫官會同推薦治邊人才。給事中邢如默等推薦毛伯温、劉天和等二十人，而原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王洙也在其中。劉繪上言説："段汝礪是大學士翟鑾的姻親，翟瓚和王洙則是夏言示意邢如默不顧輿論而推薦的。宰相以手中權勢壓制諫議官，諫議官畏懼權勢而不顧公論，上下一氣，實非國家的福氣。請罷免翟鑾和夏言，治邢如默的罪，以警戒徇私情扶植黨羽的人。"皇上認爲他説得有理，將如默調出京師外任。夏言正好免去輔政之權，翟鑾擱置不予過問。

次年，賊寇大舉侵入山西。劉繪上疏説："俺答部正當强盛，定會成爲國家心腹之患。討論此事的人認爲我軍應防守不應出戰，因此守邊將領多圖保全自己，或殺對方零散騎兵首級以報功。總督巡撫各臣也在險要之地陳兵馬守衛，表面上説堅壁清野，實際上是躲避鋒芒；表面上説守衛險要，實際上祇是自衛。請皇上獨賦翟鵬以重任，讓他隨機行事。迅速調遣宣府、大同和山西的兵馬，合爲十七八萬人。從三路并進，祇進不退，賊寇雖多，平定指日可待。"皇上很贊許他的建議。皇上下令給予翟鵬隨機處事的權力，對都指揮以下有殺戮之權。但翟鵬終不能出關。不久，劉繪又彈劾山西巡撫劉臬結交夏言，并請罷免吏部尚書許瓚和宣府巡撫楚書。劉臬和楚書因此免官。

劉繪兩次彈劾夏言，夏言怨恨他，將他調出外任重慶知府。當地土司因爲争奪土地相互仇殺，劉繪傳檄諭之以理，立即平定此事。上級官員紛紛推薦他，可夏言已再次入閣主事，依附夏言的人上奏批評并罷免了他。劉繪在家鄉居住了

二十年後，去世。

子黃裳，兵部員外郎。倭陷朝鮮，命贊畫侍郎宋應昌軍務。渡鴨緑江，抵平壤，大敗賊兵。賊遁，黃裳追逐，又連破之。録功，進郎中。

其子黃裳，曾任兵部員外郎。倭寇攻陷朝鮮，朝廷命黃裳協助兵部侍郎宋應昌籌劃軍務。他們率軍渡過鴨緑江，抵達平壤，大敗賊兵。倭賊逃遁，黃裳追擊，又連連擊破倭賊。朝廷爲他記功，并晋升他爲郎中。

錢薇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受業湛若水。官行人，泊然自守。與同年生蔣信輩朝夕問學。擢禮科給事中。請令將帥家丁得自耕塞下田，毋徵其賦，總督大臣假便宜，專制閫外。格不行。又疏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温仁和、外戚蔣輪。

錢薇，字懋垣，海鹽人。嘉靖十一年考取進士。錢薇曾師從湛若水學習。任行人司行人，淡泊守志。與同年進士蔣信等人早晚研討學問。錢薇不久升任禮科給事中。奏請皇上下令允許將帥的家丁可以耕種邊塞下的田地，不徵收田賦，賦予總督大臣靈活處事的權力，在外統兵。經討論未獲實行。錢薇又彈劾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工部尚書温仁和及外戚蔣輪。

進右給事中。郭勛請復鎮守内官，擅易置宿衛將校。薇憤，疏其不法七事。帝眷勛，然素知其横，兩不問。已，因星變，極言主德之失，帝深銜之未發。疏諫南巡，坐奪俸。内閣夏言輩所選宮僚，多以徇私劾罷。薇偕同官吕應祥、任萬里乞如會推故事，集内閣九卿公舉。帝特命并斥爲民。累薦，皆報寢。

不久晋升右給事中。郭勛奏請恢復鎮守太監，并擅自更换在宫中值宿警衛的將校。錢薇激憤，上疏指控郭勛七件違法之事。皇上眷愛郭勛，但一向知道他專横，所以兩邊都不予過問。不久，因星象有變，錢薇極力指論人主失德，皇上很恨他但未發作。錢薇又上疏勸阻皇上往南方巡視，被處罰奪俸禄。内閣大臣夏言之流所選拔的太子官屬，多因徇私情被彈劾罷免。錢薇與同僚吕應祥、任萬里等人奏請按會同推舉慣例，召集内閣九卿公議推舉。皇上破例下令將錢薇等一并貶斥爲民。雖多次有人推薦錢薇，都未獲准。

集鄉里晚進與講學，足迹不及公府。倭患起，請於巡撫王忬，集兵爲備。鄉人德之。卒年五十三。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錢薇在家鄉召集年輕人講論學問，足迹不到官府豪門。後因倭寇作亂，錢薇向巡撫王忬請戰，召兵自衛防守。鄉里的人們稱頌他的恩德。錢薇去世時年齡爲五十三歲。隆慶初年追贈太常少卿。

洪垣 方瓘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水講學京師，垣受業其門。授永康知縣，徵授御史。

洪垣，字峻之，婺源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禮部侍郎湛若水在京師講學，洪垣拜他爲師學習。授官永康知縣，徵入任御史。

十八年，世宗南巡，册立皇太子，命閣臣夏言、顧鼎臣選宮僚。垣再疏言温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

十八年，世宗往南方巡視，册立皇太子，命令内閣大臣夏言和顧鼎臣選拔太子官屬。洪垣兩次上疏説温仁和、張衍慶、薛僑、胡守中、屠應

中、屠應埈、華察、胡經、史際、白悦、皇甫涍等皆庸流，不可使輔導青宫。帝亦已從他諫官言，廢黜者數人。未幾，劾“文選郎中黄禎先賄選郎楊育秀，得爲考功。及居文選，貪婪欺罔。知州王顯祖等考察調簡，而補大州。知縣何瑚年過六十，而選御史。皆非制。今當大計京官，乃以猥瑣之曹世盛爲考功郎，誤國甚”。帝下其章都察院，令會吏科參核。乃下禎詔獄，及育秀、顯祖等，咸斥爲民。因詰責吏部尚書許讚、都御史王廷相，而令十三道御史公舉隱年冒進若瑚者。御史王之臣等坐調者四人，世盛亦改他部。垣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得罪者至二十餘人。

埈、華察、胡經、史際、白悦、皇甫涍等都是平庸之輩，不能讓他們輔導太子。皇上也已聽從其他諫議官的意見，罷免貶黜了數人。不久，洪垣又指控“文選郎中黄禎先是賄賂選郎楊育秀，得任考功郎中。到文選司任職後，貪婪欺蒙。知州王顯祖等因考察調任待選，却得往大州任職。知縣何瑚年齡已超過六十歲，却被選爲御史。這些都不合制度。現在正當考核京師官員，却任人品猥瑣的曹世盛爲考功郎中，極爲耽誤國家”。皇上將他的奏章轉下都察院，命令會同吏科一同復查。於是將黄禎關入監獄，楊育秀和王顯祖等人，都貶斥爲民。并且質問譴責吏部尚書許讚和都御史王廷相，并命令十三道御史舉發像何瑚那樣隱瞞年齡冒進的人。御史王之臣等因獲罪而被調任的共有四人，曹世盛也改往其他部門任職。洪垣上一疏，而御史、曹郎以下獲罪者達二十多人。

出按廣東。以安南款附，增俸一級。未竣，出爲温州知府。歲饑，有閉糴者，饑民殺之，垣坐落職歸。復與同里方瓘往從若水，若水爲建二妙樓居之。家食四十餘年，年九十。

後出任巡按廣東。因安南誠意歸附，增加俸禄一級。任期未滿，外任温州知府。這年饑荒，有商人不出售穀子，飢民便殺了他，洪垣因此削職回鄉。又與同鄉方瓘前往師從湛若水學習。若水爲他們建造二妙樓供他們居住。洪垣家居四十多年，享年九十歲。

瓘絶意仕進。嘗自廣東還，同行友瘴死。舟中例不載尸，瓘秘不以告，與同寢累日，至韶州始發之。

方瓘不願爲官。曾從廣東回來，有同行的朋友中了瘴氣死去。船中照例不能運載尸體，方瓘秘不告人，與尸體同卧多日，到韶州纔將此事公開。

吕懷

垣同年吕懷，廣信永豐人，亦若水高弟子。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改春坊左司直郎，歷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每言王氏之良知與湛氏體認天理同旨，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説》以明之。終南京太僕少卿。

與洪垣同年的進士吕懷，廣信永豐人，也是湛若水的高足。由翰林院庶吉士授官兵科給事中，改任春坊左司直郎，歷官右中允，主管南京翰林院事。常説王守仁的良知説與湛若水的體認天理説要旨相同，其中的要點在於氣質變化。撰寫《心統圖説》闡明其中道理。官至南京太僕少卿。

周思兼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有文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籃輿中，携飯一

周思兼，字叔夜，華亭人。少年時即以文章聞名。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平度知州。親自往郊外野地視察，坐在竹轎中，帶一鉢盂飯，命鄉

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監司杖奴斃，奄迫王奏聞，巡撫彭黯令思兼讞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閱獄詞曰："此决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王故，末減。"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悉振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闕下以請，乃復留一年。

民依次抬着行走。因此得以盡知民間疾苦，并全加以免除。王府中的宦官縱使莊奴搶奪百姓產業，按察使將其奴杖責而死，宦官逼迫王奏報皇上，巡撫彭黯命思兼議罪。王設酒席請他想有所囑托，到酒席結束也不敢說。思兼查閱案卷後說："此案判决杖責不合法。奴罪應予杖責，因爲是王府的人，杖加一等。宦官誣告，其罪應發配戍邊，因王的緣故，從輕判處。"按察使竟得以恢復原官階。鄰境飢民搶奪糧食，有關部門追究嚴急，即將造成動亂，上級官員傳令思兼處理此事。思兼命製作幾千塊小木牌在四郊散放，令飢民持牌接受安撫，全部以錢糧賑濟，此事於是得以平定。入京覲見皇上，被推舉治行第一，應提升。平度州有人赴京到宮門前力請挽留，於是又留任一年。

擢工部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民遮道泣送。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競走謁。見非是，各嘆息去。河將决，思兼募民築堤，身立赤日中。堤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免於災。進郎中，出爲湖廣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殺人掠貲財，監司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狀，縛其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捫其臂曰："吾爲將軍百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之高墻，還田宅子女於民。遭内艱去官，不復出。居久之，起廣西提學副使，未聞命而卒。

思兼提升爲工部員外郎，督管臨清磚廠，當地士紳百姓沿路哭泣相送。有同年進士相貌與思兼相像，朝廷派他治理平度，百姓争相前往拜見，一見不是，各自嘆息而去。河水即將决堤，思兼招募民工修築堤壩，親自站立在驕陽當中。堤壩修成三日後秋汛大漲，百姓幸免於災。思兼晋升爲郎中，外任湖廣僉事。岷王府宗室中有五人封爵全爲將軍，殺人搶掠財物，按察司官員避而不入武岡縣二十年。思兼查得此輩惡行，逮捕他們的黨羽，全部關進監獄。五人身藏利刃闖入，思兼與他們行禮，并撫摸他們的臂膀説："我爲將軍身家百口打算，將軍却要爲這些人去死嗎?"五人都沮喪退下。於是列舉他們的罪狀奏報皇上，將他們全都關在高墻之内，將田地房產奴僕都還給百姓。因遭逢母喪離任，不再出仕。家居很長時間，起用爲廣西提學副使，尚未接受任命便去世了。

顏鯨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視倉場。奸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没入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四十一年，畿輔、山東西、河南北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官行人司行人。提升爲御史，出京巡視倉場。奸人馬漢倚仗定國公的勢力，向漕卒放高利貸，如不按時償還，就收他們的糧食，因此被怨家控訴。馬漢拿着定國公的書信來，顏鯨立即將他處死。四十一年，京師地區、山東、山西、黄

大稔。鯨請州縣贓罰銀毋輸京師，盡易粟備振，且發内府新錢爲糴本。帝悉報可。已，上漕政便宜六事。

河南北大豐收。顔鯨奏請不將州縣没收的贜銀罰款輸送京師，全都買穀物以備賑濟，并發放内府的新錢作爲買穀的本錢。皇上全都批准。不久，奏陳有關漕運應辦六事。

明年出按河南。伊王典楧怙惡，久結掖廷中官、嚴嵩父子，内外應援，所請奏立下，爪牙率礦盗。鯨欲除之，與參政耿隨卿計，持王承奉王鑑罪，鑑日告王所謀。時嵩已敗，鯨乃奏記徐階，説諸大璫絶其援，又盡捕王偵事飛騎。托言防寇，檄知府兵分屯要害地。乃會巡撫胡堯臣劾典楧抗旨、矯敕、僭擬、淫虐十大罪。王護衛及諸亡命幾萬人，不敢發。帝震怒，廢王爲庶人，錮之高墻，没其貲，削世封。兩河人鼓舞相慶。景王之國，越界奪民産爲莊田，鯨執治其爪牙。魏國公侵民産，假欽賜名樹碑爲界。鯨仆其碑，戍其人。錦衣帥受諸俠少金，署名校尉籍中，爲民害。列侯使王府，道路驛騷。王府内官進奉，駕龍舟，所過恣横。鯨請校尉缺從兵部補，册封改文臣，王府進奉遣屬吏。詔册親王及妃遣列侯，餘皆如鯨議。

次年出京巡按河南。伊王朱典楧怙惡不悛，長期勾結後宫中的宦官和嚴嵩父子，裏外響應，有所請奏立得批下，手下爪牙均爲礦上的盗賊。顔鯨想除去他們，與參政耿隨卿籌劃，抓住王府承奉王鑑的罪行，王鑑日日告發是伊王所謀劃。這時嚴嵩已倒臺，顔鯨於是上陳徐階，説服各大太監以斷絶伊王的援助，又盡行逮捕伊王的偵探馬快。并托辭防禦賊寇，傳令知府在各要害地區屯兵把守。於是會同巡撫胡堯臣彈劾典楧違抗聖旨、假冒敕書、僞擬上意、荒淫暴虐等十大罪狀。王府護衛及各亡命之徒有幾萬人，不敢行動。皇上極爲憤怒，廢黜伊王爲庶人，禁錮在高墻之内，没收他的財産，削去世襲封號。兩河地區的人民爲此歡欣鼓舞互相慶賀。景王前往所封之地，越境搶奪民間産業爲王府莊田，顔鯨將其爪牙逮捕治罪。魏國公侵奪百姓産業，假稱是皇上親賜立碑爲田界。顔鯨推倒界碑，判立碑者戍邊。錦衣衛統帥受各任俠少年的賄金，將其編入校尉的名册之中，危害百姓。各王侯使者前往王府，沿途驛站多騷擾。王府中的宦官外出收税，乘龍舟，沿途横行。顔鯨奏請錦衣衛缺額從兵部補充，册封改派文臣前往，王府進奉應派遣王府屬官。皇上下詔册封親王及王妃派遣各王侯，其餘都照顔鯨所建議的辦。

改督畿輔學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逃役，都督朱希孝以勾軍劾之，下部議。鯨劾希孝亂法，言："世儒等按籍召行户，非勾禁軍。此乃禁軍子弟家人倚城社，冒禁衛名，致吏不敢問。富人得抗詔，而貧者爲溝中瘠。世儒無罪，罪在錦衣。"帝怒，責鯨詆誣勛臣，貶安仁典史。

顔鯨改往督察京師地區學政。大興知縣高世儒奉詔核查逃亡役夫，都督朱希孝以徵兵之事彈劾世儒，奏章轉下部裏評議。顔鯨彈劾希孝擾亂法律，説："世儒等人按名册臨時抽調雇用差役，并非擅自徵調禁軍之事。這都是因禁軍子弟家人倚仗權勢，假冒禁衛軍之名，致使官吏不敢過問。富人得以違抗詔命，而窮人衹好抛尸溝中。世儒没有罪，罪在錦衣衛。"皇上發怒，責備顔鯨詆毁功臣，貶他爲安仁縣典史。

隆慶元年歷湖廣提學副使。以試恩貢生失張居正指，降山東參議。改

隆慶元年擔任湖廣提學副使。因在考試恩貢生時未承張居正的旨意，降任山東參議。改任行

行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薦鯨異才，不報。

鯨按河南時，黜新鄭知縣，其人高拱所庇也。在湖廣，王篆欲祀其父鄉賢，執不許。至是，拱掌吏部，篆爲考功，遂以不謹落鯨職。萬曆中，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交章薦之，報寢。御史顧雲程言："陛下大起遺佚，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夫相與冢宰賢，則黜幽爲公典，否則驅除異己而已。近又登用被察吴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何也?"給事中姜應麟、李弘道亦言之，僅以湖廣副使致仕。中外論薦十餘疏，不果用。

贊曰：傳稱"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然志節之士，惓惓忠愛，何忍以不信自外其君哉。張芹等懷抱悃忱，激昂論事。其言雖不盡用，要與緘默者異矣。

太僕少卿。都御史海瑞以特殊人才推薦他，未獲答覆。

顔鯨巡按河南時，貶黜新鄭知縣，此人受高拱庇護。在湖廣時，王篆想以鄉賢祭祀自己的父親，顔鯨堅持不允許。到了此時，高拱執掌吏部，王篆任考功郎中，於是以處事不慎革去顔鯨的官職。萬曆年間，給事中鄒元標、御史饒位紛紛上奏章推薦顔鯨，未獲應允。御史顧雲程進言説："陛下大力起用隱逸受遣之才，衹有顔鯨和管志道以考察之名受阻。如宰輔和吏部尚書賢明，貶黜禁錮就應根據公法，否則不過是驅除異己。最近又録用因考察落職的吴中行、艾穆、魏時亮及趙世卿等人，爲什麽單衹嫌惡顔鯨和管志道呢?"給事中姜應麟和李弘道也爲此進言，顔鯨後僅以湖廣副使退休。朝廷内外上十多道疏章推薦顔鯨，顔鯨終未獲起用。

贊曰：經傳稱述"如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就進諫，那他必以爲是在毁謗他"。但有志高節的人士，拳拳忠誠愛心，怎麽忍心因皇上不信任自己就對君主生外心。張芹等人心懷赤誠，慨然指論朝廷政事。他們的意見雖未盡獲采用，但本質與沉默不語的人完全不同。

明史卷二百九

列傳第九十七

楊最 顧存仁 高金 王納言 馮恩 (子)行可 時可 宋邦輔
薛宗鎧 曾翀 楊爵 浦鋐 周天佐 周怡 劉魁 沈束 沈鍊
楊繼盛 何光裕 龔愷 楊允繩 馬從謙 孫允中 狄斯彬

楊最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督逋山西，憫其民貧，不俟奏報輒返。尚書李鐩劾之，有詔復往。最乃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陳歲災民困狀，請緩其徵，從之。

歷郎中，治水淮、揚。值世宗即位，上言："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下。運舟行湖中三十餘里。而東北堤岸不逾三尺，雨霪風厲，輒衝决，阻壞運舟，鹽城、興化、通、泰良田悉遭其害。宜如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專敕大臣加修内河，培舊堤爲外障，可百年無患，是爲上策。其次於緣河樹杙數重，稍障風波，而增舊堤，毋使庳薄，亦足支數年。若但窒隙補闕，苟冀無事，一遇霪潦，蕩爲巨浸，是爲無策。"部議用其中策焉。

出爲寧波知府。請罷浙東貢幣，詔悉以銀充，民以爲便。累遷貴州按察使，入爲太僕卿。

世宗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皆以直諫得罪。會方士段朝用者，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官工部主事。督察山西拖欠的賦稅，憐憫那裏的人民貧困，不等奏報就返回了。尚書李鐩彈劾他，朝廷下詔命令他再去。楊最就與巡按御史牛天麟極力陳說年景災荒人民貧困的情況，請求緩收賦稅，皇帝聽從了。

曾任郎中，治理淮、揚水患。正值世宗即位，上書説："寶應氾光湖西南高，東北低。運輸貨物的船隻在湖中行走三十餘里。而東北堤岸不超過三尺，一旦狂風霪雨，就會冲決堤岸，阻擋破壞運輸船隻，鹽城、興化、通州、泰州的良田都遭受水害。應該如同往年白圭修築高郵康濟湖那樣，專門敕令大臣加修内河，培修舊堤作爲外面的屏障，百年可無禍患，這是上策。其次沿河打數重木樁，稍稍阻擋風波，而且增修舊堤，不要使它低矮單薄，也足够支撑數年。如果衹是堵縫補缺，苟且希望無事，一旦遇上久雨成澇，滌蕩成大澤，這是無策。"部裏討論采用他的中策。

楊最出京任寧波知府。他請求罷除浙東上貢繒帛，皇帝下詔全用銀子充當，人民以爲很便利。積功升遷至貴州按察使，入京爲太僕卿。

世宗愛好神仙方術。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都因爲直言上諫獲罪。恰逢方士段朝用，拿着所煉製的一百多個白銀器具通過郭勛上呈皇

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悦。朝用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黄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悦，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栖澡煉者所爲，豈有高居黄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詔獄，重杖之，杖未畢而死。

帝，説用來盛食物，供設齋壇祈禱神佛時使用，就可以成神仙。皇帝立刻召見與他談話，十分高興。段朝用説，皇帝深居内宫不與外人接觸，黄金就可煉成，不死藥可得到。皇帝更加高興，訓諭朝廷大臣命令太子監國，“朕稍稍休息一二年後，再如當初親臨政事。”全朝驚愕不敢進言。楊最直言上疏勸諫説：“陛下年富力强，却下此聖諭，不過是得到一個方士，想服丹藥成仙罷了。神仙是居住山裏修煉的人所做，哪有高居皇宫、穿衮衣、吃美食的皇帝，却能白日成仙升天的呢。臣雖然極其愚昧，也不敢遵奉詔令。”皇帝大怒，立即將他關進欽犯監獄，重重杖打他，未打完他就死了。

最既死，監國議亦罷。明年，勛以罪瘐死。朝用詐僞覺，亦伏誅。隆慶元年，贈最右副都御史，謚忠節。

楊最死後，監國的議論也停止了。第二年，郭勛因罪病死獄中。段朝用的奸詐虚僞被發覺，也伏罪被殺。隆慶元年，追贈楊最爲右副都御史，謚號忠節。

顧存仁

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爲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疏陳五事。首言宜廣曠蕩恩，赦楊慎、馬録、馮恩、吕經等。末云：“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帝方崇道家言。凝秀，道士也。帝以爲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指凝秀爲釋氏，廷杖之六十，編氓口外。往來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召爲南京通政參議。歷太僕卿。未幾，致仕。存仁困厄久，方見用，遽勇退，世尤高之。萬曆初，卒。

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官餘姚知縣，徵召爲禮科給事中。十七年冬，上疏陳説五件事。首先説應該皇恩浩蕩，赦免楊慎、馬録、馮恩、吕經等人。最後説：“敗壞風俗，妨礙農業，莫過於佛教。葉凝秀是什麽人，而敢乞求超度？”皇帝正崇尚道家學説。葉凝秀，是道士。皇帝以爲諷刺自己，而且厭惡他想釋放楊慎等人，於是責怪顧存仁妄自指葉凝秀爲佛教徒，在朝廷杖打六十，編爲普通百姓户籍，流放長城以北。往來塞上，近三十年。穆宗即位，召爲南京通政參議。曾任太僕卿。不久，退休。顧存仁困苦危難很久，纔被任用，又立即急流勇退，世人尤其推重他。萬曆初年，去世。

高金

高金，石州人。爲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臨御之初，盡斥法王、國師、佛子，近又黜姚廣孝配享。臣每嘆大聖人作爲，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節者，誤蒙殊恩，爲聖德累。夫元節，一道流耳。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復賜

高金，石州人，任兵科給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説：“陛下即位之初，一律排斥法王、國師、菩薩，近來又停止姚廣孝配享。臣常常嘆息這是大聖人作爲，千古以來没人比得上。却有真人邵元節，錯誤地蒙受特别的皇恩，成爲皇帝聖德的拖累。邵元節，一個道士罷了。有功勞，用金帛優待就足够了，却給以厚禄，又賜給他的師傅李

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不可配享於太廟，則二人益不可拜寵於聖朝。望削元節真人號，并奪得晟恩恤，庶異端闢，正道昌。”帝方欲受長生術，大怒，立下詔獄拷掠。終以其言直，釋之。尋偕御史唐愈賢稽核御用監財物，劾奉御李興等侵蝕狀，置諸獄。後累官蘇州兵備副使。

得晟追贈祭祀。姚廣孝不可以在太廟配享，那麽這二人更不可以在聖明的朝廷受寵。希望削去邵元節真人的封號，并奪去李得晟的撫恤，希望這樣能異端屏除，正道昌盛。”皇帝正想接受長生術，大怒，立刻關入欽犯監獄拷打。最終因他的言語正直，釋放了他。不久同御史唐愈賢稽查核實御用監的財物，彈劾奉御李興等人侵吞貪污的事實，把他們投進獄中。後來積功升官至蘇州兵備副使。

王納言

王納言，信陽人，爲户科給事中。請斥太常卿陳道瀛等，坐下詔獄，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累官陜西僉事。

王納言，信陽人，任户科給事中。請求貶斥太常卿陳道瀛等人，因罪關入欽犯監獄，貶爲湖廣布政司照磨。積功升官至陜西僉事。

馮恩　馮行可　馮時可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吴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雨，室盡濕，恩讀書床上自若。登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爲弟子。

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刑部獄具，不復牒報。恩請尚書仍報御史。諸曹郎譁，謂御史屬吏我。恩曰：“非敢然也。欲知事本末，得相檢核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立置之辟。大計朝覲吏，南臺例先糾。都御史汪鋐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許論列。恩與給事中林士元等疏争之，得如故。

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蠶北郊，詔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爲邪徒。恩上言：“人臣進言甚難，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奸佞欲信其説者陰詆之耳。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有異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幼年成孤兒，家境貧苦，母親吴氏親自督促教誨。等他長大，知道努力學習。除夕夜無米且下雨，室内全濕了，馮恩在床上泰然自若地讀書。考中嘉靖五年進士，授官行人。出京慰勞兩廣總督王守仁，於是帶上財物拜師成爲他的弟子。

提升爲南京御史。按照舊例，御史有案審訊，不定案而把官司移交刑部，刑部定犯人罪，不再行文通報。馮恩請尚書仍舊報送御史。各曹官嘩然，稱御史以我爲屬吏。馮恩説：“不敢這樣。要明白事情本末，需要互相檢查核實。”尚書無法責難。過後，巡視上江。指揮張紳殺人，立刻處以死刑。考核朝覲官吏，按例南臺先糾舉。都御史汪鋐專權，讓他們到北臺去，事情完後纔許討論人選。馮恩與給事中林士元等上疏争議，得以仍按舊例。

皇帝采用閣臣的議論分建南北郊，并且想讓皇后蠶祀北郊，下詔朝廷衆臣各陳己見，可是詔書中屢斥持異議的人爲奸邪之徒。馮恩上書説：“人臣進言很難，明明是詔令直諫，却被詆毁爲奸邪之徒，依從什麽呢？這不是陛下的意思，必定是左右小人想宣揚他們的意見而暗自詆毁。當今士風日下，都以緘默不言爲老成，以正直敢言爲偏激，忠誠正直太難了。如果預先恐怕有異

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爲好事希寵者所誤。”恩草疏時，自意得重譴。乃疏奏，帝不之罪，恩於是益感奮。

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以天道遠，人道邇，乃備指大臣邪正，謂：

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解棼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棱。户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乏剸斷，不經之費必無。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昧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吏部尚書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諒不足。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静有操守。右侍郎黄宗時雖擅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股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郎林廷棉才器可取，通達不執。

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之奸，謂：

孚敬剛惡凶險，媢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夫外飾謹厚，内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

議，而詆毁爲奸邪，則必會雷同附和，而後方可行。況且天地合祀已一百多年，怎能輕易改變？《禮》‘男不議論内事，女不議論外事。’皇后深居内宫，豈適宜遠出郊野。希望迅速停止二議，不要被好事邀寵的人所誤。”馮恩寫疏時，自認爲要深受譴責。等到上疏後，皇帝不怪罪，馮恩於是更感動奮發。

十一年冬，彗星出現，皇帝下詔求直言。馮恩以天道遠、人道近，一一指出大臣正直奸邪，説：

大學士李時小心謙讓，解决糾紛撥正動亂不是他的特長。翟鑾依附權勢保持俸禄，做事模棱兩可。户部尚書許讚謹慎厚道和藹平易近人，雖少專斷，却無不必要的浪費。禮部尚書夏言，學問積累深厚，才華横溢，控制利用他，或許可做匡救時弊的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情達理有所作爲。刑部尚書王時中做事昏亂，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潔耿介自律，行動謹慎有度。吏部尚書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正直寬諒不足。右侍郎許誥講説議論敏捷，學術却迂腐邪僻。禮部左侍郎湛若水聚集學徒講學，平時行爲不得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聰慧通達，不局限於某一方面，才學足任重職。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静有節操。右侍郎黄宗時雖然擅長文學，但要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光明正大，處事精當詳細，可托爲心腹大臣。右侍郎朱廷聲篤厚誠實不浮躁，謙虚講信用。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學亦有作爲。右侍郎林廷棉才學器度都可取，通情達理不固執。

而極力彈劾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汪鋐三人奸詐，説：

張孚敬剛强惡毒凶險，嫉妒無常。近來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經痛切地説了，不再贅述。方獻夫外表裝作謹慎忠厚，實際上内心奸詐。以前在吏部，偏私鄉人，報恩復仇，

仇，靡所不至。昨歲僞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倨傲偃蹇，入山讀書，直俟傳旨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遣兼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大壞國事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務私乃至此極。且都察院爲綱紀之首。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效其鍥薄以希稱職，爲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

無所不至。去年裝病辭職，陛下派使者徵召他，禮待之意懇切之至。他却倨傲自高，入山讀書，直等到傳旨另有任用，纔高興地就職。以吏部尚書而另有任用，不是入閣又是什麽呢？這是方獻夫病好的原因。今又派他兼管吏部，必將呼朋引類，作威作福，不大大地毁壞國事不會罷休。至於汪鋐，如同鬼蜮，不可比作人。他仇恨的人都是忠良，他的圖謀衹想報復。今日奏報降某官，明日奏報調某官，不是他憎恨的人就是宰相憎恨的人。臣没想到陛下將他看作心腹，而汪鋐行爲奸詐貪圖私利達到極點。而且都察院作爲維護國家法律的首要部門，陛下不早更换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奉命出外，效其刻薄來希求稱職，那就害了天下人民，又怎麽説得完呢？所以臣認爲張孚敬是國家根本的掃帚星；汪鋐是君王心腹的掃帚星；方獻夫，是門庭的掃帚星。三個掃帚星不除，百官不會和睦，民政不會公平，雖想消除災禍，也不可能做到。

帝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究主使名。恩日受搒掠，瀕死者數，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并逮邦輔下獄，奪職。

皇帝得到上疏後大怒，將他逮入錦衣獄，追究指使者的名字。馮恩每日受拷打，數次瀕臨死亡，但言詞不變。衹是説御史宋邦輔曾經過南京，談到朝政和諸大臣的得失。於是又逮捕了宋邦輔入獄，并削奪了官職。

明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毁譽相半，非專頌大臣，宜減戍。"帝愈怒，曰："恩非專指孚敬三臣也，徒以大禮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鬻獄耶？"遂褫時中職，奪侍郎聞淵俸，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極邊雜職，而恩竟論死。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取言者。時鋐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爲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

第二年春天，將馮恩移交刑部監獄。皇帝想按照上言大臣德政的條律，致馮恩於死地。尚書王時中等説："馮恩上疏毁譽各半，并非專門稱頌大臣，應減罪爲戍役。"皇帝更加憤怒，説："馮恩不是專指張孚敬三大臣，衹是因大禮的緣故，仇視君主目無皇上，死有餘辜。王時中想欺騙朝廷出賣案情嗎？"於是削去王時中官職，奪去侍郎聞淵俸禄，貶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到極邊遠之地任雜職，而竟將馮恩判處死刑。馮恩長子馮行可年方十三歲，直接到宫闕呼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到大臣經過，就攀住車輿呼號乞求，但最終也無人敢言。此時汪鋐已升任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任都御史。認爲對馮恩的判罪不

之，不聽。

比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爲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無忌憚也。吾死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饋遺，何也？"恩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恩聲亦愈厲。都御史王廷相、尚書夏言引大體爲緩解。鋐稍止，然猶署情真。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

又明年，行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行可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氏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通政使陳經爲入奏。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聶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法不相麗，宜用奏事不實律，輸贖還職，帝不許。乃言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鋐亦

恰當，上疏請求寬恕，可皇上不聽。

等到朝廷審訊時，汪鋐任主筆，面朝東坐，馮恩獨自向宮闕跪着。汪鋐命令士兵拉着他向西跪，馮恩站起來不下跪。士卒呵斥他，馮恩怒聲呵叱士卒，士卒都嚇退了。汪鋐說："你屢次上疏想殺我，我今天先殺了你。"馮恩叱罵到："聖明天子在上，你作爲大臣，却想以個人恩怨殺言官嗎？況且這是何地，而對着百官說這些，爲何毫無忌憚。我死了做厲鬼也要擊殺你。"汪鋐發怒道："你以廉潔正直自負，却在獄中多受人饋贈，爲什麽呢？"馮恩說："患難相恤，是古代的義理。怎像你接受金錢、賣官鬻爵呢？"於是一一數說汪鋐所做的事，駡汪鋐不停。汪鋐更生氣了，推開桌子站起來想毆打他。馮恩的聲音也更嚴厲。都御史王廷相、尚書夏言說要以國家大體爲重來緩解汪鋐的怒氣。汪鋐稍稍止怒，但仍簽署了罪行屬實。馮恩出長安門，觀看的人圍成人墻。大家都嘆息道："這個御史，不但口如鋼鐵，他的膝、膽、骨都是鐵做的。"因此稱他爲"四鐵御史"。馮恩的母親吳氏擊打登聞鼓訴訟冤情。但朝廷不明察。

又過了一年，馮行可上書請求代父去死，朝廷不允許。冬天，事情更加緊迫了，馮行可於是刺破手臂血書上疏，自縛到闕下，說："臣父幼年失去父親，祖母吳氏守節教導，終於成才，得以任官御史。全家享受俸禄，希望報國却無門，私自憂慮過度，失去計策，陷入死罪。祖母吳氏年已八十多歲，憂傷過度，僅有氣息尚存。如果臣父今日死去，祖母吳氏也必將今天死。臣父死，臣祖母死，剩下臣孤苦伶仃，必定不能獨自苟且生存。希望陛下可憐，處死臣而赦免臣父，苟且延長母子二人生命。陛下殺臣，不會傷臣心。臣被殺，不傷陛下法律。臣惟有伸長脖頸來等待白刃。"通政使陳經替他上奏。皇帝看後很是悲憫，命法律部門再議論。尚書聶賢與都御史王廷相說，以前所引用的法律，情與法都不相符，應按奏事不實的法律，讓他花錢贖罪復職，皇帝不同意。於是說馮恩情重法輕，請求讓他到邊疆戍守，皇上批准。於是貶到雷州戍守。而汪

後兩月罷矣。

越六年，遇赦還。家居，專爲德於鄉。穆宗即位，録先朝直言。恩年已七十餘，即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爲孝子。恩年八十一，卒。

行可既脱父於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不第。謁選，得光禄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

鋐也在兩月後罷官。

過了六年，遇到赦免歸家。居住家中，專門在鄉里做好事。穆宗即位，録用先朝直言。馮恩已七十多歲，在家拜授爲大理寺丞，退休。又聽從主管部門的上言，表彰馮行可爲孝子。馮恩年八十一歲，去世。

馮行可既已使父親免於死罪，過了幾年鄉試考中。很長時間没考中進士。赴吏部應選，授光禄署正。遷任應天府通判，有很好的政績。弟馮時可，隆慶五年中進士。積功升任按察使。以文才出名。

宋邦輔

宋邦輔，字子相，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樵牧。歲時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其門者，屏輿從而後入焉。

宋邦輔，字子相，東流人。被罷官回家，親自耕地侍養親人，妻子操持家務，兒子砍柴放牧。每年一定時節與農民聚集飲酒，醉後便作歌唱和，風操高尚震動遠近。士大夫造訪他，都屏退車與從人然後進入他的家門。

薛宗鎧

薛宗鎧，字子修，行人司正侃從子也。嘉靖二年，與從父僑同成進士。授貴溪知縣，補將樂，調建陽。求朱子後，復之，以主祀事。歲饑振倉粟，先發後聞。給由赴京，留拜禮科給事中，以逋賦還任。至則民爭輸，課更最，仍詔入垣。再遷户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汪鋐以私憾斥王臣等，宗鎧白其枉。語具《戚賢傳》。其後，鋐愈驕。會御史曾翀、戴銑劾南京尚書劉龍、聶賢等九人。鋐覆疏，具留之。帝召大學士李時言，鋐有私，留三人而斥其六。宗鎧與同官孫應奎復言，鋐肆奸植黨，擅主威福，巧庇龍等，上格明詔，下負公論，且縱二子爲奸利。鋐疏辨乞休，帝不許。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逵等更相繼劾鋐。鋐又抗辨，且極詆宗鎧等挾私。翀復言："鋐一經論劾，輒肆中傷，諍臣杜口已三年。蔽塞言路，罪莫大，乞立正厥辟。"帝果罷鋐官，

薛宗鎧，字子修，是行人司正薛侃的侄兒。嘉靖二年，與叔父薛僑同中進士。官授貴溪知縣。補授將樂，調任建陽。求得朱熹後人，除去賦税，讓他主持祭祀事。遇到饑荒便開倉發粟賑災，先開倉發放再上報。赴京陳述政績，留下授官禮科給事中，因拖欠賦税返任原職。到了那裏人民争着交納賦税，考核政績爲優秀，仍詔入朝爲官。再次升遷爲户科左給事中。吏部尚書汪鋐因爲私怨排斥王臣等人，薛宗鎧辯白其冤枉。言語均見《戚賢傳》。這以後，汪鋐更加驕横。恰逢御史曾翀、戴銑彈劾南京尚書劉龍、聶賢等九人。汪鋐審察奏疏，全都留下來。皇帝召大學士李時説，汪鋐有私心，留用三人而貶斥其他六人。薛宗鎧與同僚孫應奎又説，汪鋐大肆行奸計培植同黨，專擅作威作福，奸巧包庇劉龍等人，上抗明詔，下負公論，且縱容二子作奸利的事情。汪鋐上疏分辯并乞求退休，皇帝不許可。而給事御史翁溥、曹逵等人更相彈劾汪鋐。汪鋐又上疏抗辯，并且極力詆毁薛宗鎧等人挾私報復。曾翀又説："汪鋐一經彈劾，就大肆中傷，忠諍臣子已閉口三年。蔽塞言路，罪責没有比這更大

而責宗鎧言不早。又惡翀"諍臣杜口"語，執下鎮撫司鞫訊。詞連應奎、逵及御史方一桂，皆杖闕下。斥宗鎧、翀、一桂爲民，鐫應奎、溥、逵等級，調外。宗鎧、翀死杖下。時十四年九月朔也。隆慶初，復宗鎧官，贈太常少卿。

的，請求立即治他的罪。"皇帝果然罷免汪鋐的官職，而責怪薛宗鎧不早說。又厭惡曾翀"諍臣杜口"的話，逮入鎮撫司審問。獄詞連及孫應奎、曹逵以及御史方一桂，都罰在闕下杖打。貶斥薛宗鎧、曾翀、方一桂爲民，降孫應奎、翁溥、曹逵等的官階，調往外地任用。薛宗鎧、曾翀死於杖下。當時是十四年九月初一。隆慶初年，恢復薛宗鎧官職，追贈太常少卿。

曾翀

曾翀，字習之，霍丘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御史。廷杖垂斃，曰："臣言已行，臣死何憾。"神色無變。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曾翀，字習之，霍丘人。以進士身份拜授爲南京刑部主事，改任御史。被杖責瀕臨死亡，說："臣的話已經實行了，死又何憾?"神色不變。隆慶初年，追贈爲太常少卿。

楊爵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輒挾册以誦。兄爲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并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冤。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奮於學，立意爲奇節。從同郡韓邦奇游，遂以學行名。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二十歲纔讀書。家境貧寒，燒柴代燭。耕種田隴上，就帶上書來誦讀。兄長作小吏，觸犯知縣被關進監獄。楊爵投文書訴冤，也被關進獄中。恰逢代職者到了，楊爵上書訴訟冤情。代職者稱贊他是奇士，立即釋放了他，資助學習用的燈油費。他更加勤奮學習，立志有奇異氣節。跟從同郡韓邦奇游學，於是以才學成名。

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筍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

嘉靖八年考中進士，授官行人。皇帝正崇尚修飾禮樂儀制，楊爵出使王府回朝，上書說："臣奉命出使湖廣，目睹到人民多有飢色，持筐操刀，割取道路上死人的尸體而食。即使周公撰述，全部恢復於今天，怎能補益老弱飢寒的衆人呢?"疏奏呈入，皇上同意。很久，提拔爲御史，以母親年老乞求歸家侍養。母親死，建廬守墓，冬天長出竹笋。他推車施肥，妻子到地頭送飯，看見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御史。服喪期滿，起用任原職。

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修雷壇，屢興工作。方士陶仲文加宫保，而太僕卿楊最諫死，翊國公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書極諫曰：

皇帝常年不上朝。年歲頻頻發生旱災，早晚建齋醮，修雷壇，屢次興工修建。方士陶仲文加封宫保，而太僕卿楊最因勸諫獲罪而死，翊國公郭勛正蒙受寵幸專權。二十年元旦，天下小雪。大學士夏言、尚書嚴嵩等人都作頌稱賀。楊爵撫胸嘆息，半夜不能入眠。過了一個多月，楊爵上書極力勸說道：

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群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

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内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

現在天下大勢，如同人已極度衰弱病重，心腹百骨，没有不受病害的。即使想拯救他，也無處下手。而且現在奔走争奪名利已成習俗，賄賂公然進行，遭遇災禍變亂而不擔憂，不是吉祥預兆却稱賀，諂諛奉承，成爲欺騙，士風人心，頹廢到了極點。直言大臣、國家輔臣日益遠離，而心情快樂任意所爲的事没有敢夾雜在中間，這是天下的大憂患。去年從夏天入秋天，天總是晴朗不下雨。京郊方圓千里，已無秋收的莊稼。隨後一冬無雪，元旦下小雪立即停止。人民失去希望，擔憂旱情的心遠近都相同。這正是撤除音樂減少飯食，擔憂畏懼不安寧之時，而輔臣夏言等人却正以此作爲吉兆而稱頌。欺天欺人，不是太過分了嗎？翊國公郭勛，朝廷内外都知道他是大奸臣，陛下却寵幸他，使得積惡深重險惡肆行。許多狡詐之人鑽營，衆多善良的人退避。如此任用奸人，足以失人心而導致危險禍亂，此爲第一。

臣巡視南城，一個月之間連凍帶餓死了八十人。五城共計，不知有多少。誰不是陛下的民衆，想延長瞬間生命也不能。而興修土木工程的事，十年不停止。工部屬官增加到數十人，又派遣官員到遠方修雷壇。因爲一個方士的緣故，搜刮人民財産血汗而不知體恤，這難道不可以停止嗎？况且現在北方敵寇跋扈，國内盜賊悄然發生，加上連年災荒，朝廷上下都空虚了，難道還可以勞民傷財、結怨天下嗎？這種興修工程不停止，足以失去人心而導致危險變亂，此爲第二。

陛下即位初期，勵精圖治奮發有爲，曾經頒布《敬一箴》告示天下。然而數年以來，上朝十分稀少，御前講席也荒廢了。大小衆臣，上朝參拜和辭謝，未能一睹龍顔。臣民上書論列告請，未能聆聽天子言語。恐怕人心日益懈怠苟且，朝廷内外日益涣散，這不是遠古君臣都一致同意或者反對、合力圖治國家的氣象。像這樣朝講不親自參加，

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

足以失去人心而導致危險變亂，此爲第三。

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

邪道迷惑衆人，聖明君主必將誅殺。現在異端言論、服裝列於朝廷，金紫赤紱賞賜施及方外邪道。輔佐君王的保傅官職坐着能談論大道理，現在把此職賜予奸邪之徒。官職流品的雜亂無以復加。陛下果真能够與公卿賢士每天議論治理國家之道，那麽就會心正身修，天地鬼神没有不保祐的，怎麽能用這種怪誕邪惡的妖術，置於皇宫，使皇上聖體勞累呢？臣聽説上面所愛好的，下面必會超過。近來妖人賊盜頻繁出現，誅殺不盡。風聲傳到的地方，人們議論紛紛。留給四方人笑柄，受百世的譏刺，并非是不值得計較的小事。這樣信用左道方術，足以失去人心而導致危險變亂，此爲其四。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虚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顔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

陛下登基之初，延請訪求忠心計謀，虚懷若谷地接納諫言。一時間群臣言語過於激切，多有獲罪的人。自那以後，臣下被天威所震懾，心懷危險擔心禍害，再也不曾聽説有觸犯龍顔直言上諫來啓發聖心、輔佐君主的事了。往年，太僕卿楊最出真言却身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人都因言論被貶斥罷免。國家體統治國大道被損害很多。臣并非憐惜楊最等人。古今有國家的，没有不以任用諫言者而興盛，拒絶諫言者就滅亡的。忠心臣子閉口不言，那麽讒毁阿諛便交相進呈，國家安危喜樂憂慮不能够聽到。這樣阻止言路，足以失去人心而導致危險變亂，此爲第五條。

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

希望陛下思念祖宗創業的艱難，思考今日守住帝業的不易，閲覽臣所奏報，恩賜施行，祖宗社稷就十分幸運了。

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黄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御史鄞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

在此之前，七年三月，靈寶縣黄河水清，皇帝派人祭祀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人屢次上疏請求祝賀，御史鄞人周相上疏反對説：“黄河不清，不足以虧損陛下恩德。現在好諂諛喜多事的大臣誇大粉飾，此種壞風氣一開，獻媚的人將接踵而至。希望停止祭祀和稱賀，詔令天

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帝大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謫韶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

及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疏詆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蘇。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棰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

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逾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逾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至，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絶，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

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禄卿，任一子。萬曆中，賜謚忠介。

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

下臣民不要奏報吉祥兆頭，水旱蝗災則按時上報。"皇帝大怒，將周相關進欽犯監獄杖責，又於朝廷上杖責，貶爲韶州經歷。而各種慶典也停止不舉行。

皇帝到了中年，更加厭惡上言的人，中外相互告誡不敢觸犯皇帝的忌諱。楊爵上疏詆毁吉祥的徵兆，且言詞過於急切率直。皇帝大怒，立刻將他關進欽犯牢獄拷打，血肉遍地，用五木刑具關起來，昏死一夜纔復蘇。有關部門請求送交法律部門擬定罪名，皇帝不同意，命令嚴加禁錮。獄卒認爲皇帝意圖難以猜測，趕走楊爵家人，不讓吃飯飲水。楊爵瀕臨死亡多次，處之泰然。不久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因爲救楊爵，先後被拷打死在獄中，自此無人再敢營救。

過了幾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又過了一年，給事中周怡，都因上書言事同被逮捕，過了五年不釋放。到二十四年八月，扶乩時有神降臨。皇帝被仙語感動，立刻放三人出獄。不到一個月，尚書熊浹上書説扶乩大仙的虚妄。皇帝發怒地説："我本就知道釋放楊爵，各種虚妄言論歸咎過錯的人就紛紛來了。"又命令東廠追捕楊爵。楊爵抵達家中纔十日，校尉到了。與校尉共同吃完麥飯，立即上路。校尉説："何不處理家事。"楊爵站在屏風前呼喊妻子説："朝廷逮捕我，我去了。"竟然離去不回頭，左右觀看的人都掉下了淚。等三人到後，又一同關進鎮撫獄，禁錮更嚴，飲食屢次斷絶，恰有天幸得以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玄殿發生火災，皇帝在露臺祈禱。火光中仿佛有人呼喊他們三人是忠臣，於是傳下詔書急忙釋放。

呆在家中兩年，一日早晨起床，大鳥在房舍聚集。楊爵説："伯起的祥兆到了。"三日後果然去世。隆慶初年，官復原職，追贈爲光禄卿，任命一子爲官。萬曆年間，賜予謚號爲忠介。

楊爵最初入獄時，皇帝命令東廠觀察楊爵言語行動，五日奏報一次。校尉周宣稍有袒護，受到責備。他再次被關押，治廠事太監徐府奏報。皇帝認爲這是密諭不宜宣揚，結果徐府又獲重罪。先後被關了七年，整天與周怡、劉魁切磋議

其困。所著《周易辨説》、《中庸解》，則獄中作也。

論，忘了自己困陷獄中。所著有《周易辨説》、《中庸解》，都是獄中所作。

浦鋐

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靖初，召爲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已斥復用，鋐疏力争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奸貪，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三月。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給事中饒秀考察黜，訐鋐與同官張禄、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胤緒，談省署得失，鋐等坐罷。

家居七年，廷臣交薦。起故官，出按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而楊爵以直諫繫詔獄，鋐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望弘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趣緹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鋐赴徵，業已病。既至，下詔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鋐息已絶，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恤典視爵等。

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十二年中進士。官授洪洞知縣，有特殊政績。嘉靖初年，召爲御史。刑部尚書林俊離開京城，中官秦文已經貶斥又被起用，浦鋐上疏極力争辯。而且談到武定侯郭勛奸詐貪財，應該罷免他的兵權。觸犯聖意，被奪去俸禄三個月。以侍養母親歸家。母喪服除，起用掌管河南道事務。給事中饒秀考察黜免官員，攻擊浦鋐與同僚張禄、段汝礪，給事中李鳳來，考功郎余胤緒，談論省署得失，浦鋐等人坐罪被罷官。

居住家裏七年，朝廷大臣紛紛推薦他。起用任原職，外出巡按陝西，接連上了四十餘道奏疏。總督楊守禮請求破格提拔他，未得回覆。楊爵因直言上諫而被關入欽犯牢獄，浦鋐急忙上疏相救説："臣認爲天下治亂，在於上言道路的暢通與堵塞。上言路通，那麽忠心進諫而教化治理成。言路堵塞，那麽奸佞阿諛肆行而治國大道毁。御史楊爵因上言論事而入獄，囚禁很久，懲創必然很深。臣巡視他所屬的富平縣，都説楊爵真誠爲鄉人信服，孝敬友愛爲鄉人楷模，有古代賢士風範。而且楊爵本來因彈劾郭勛而獲罪，現在郭勛奸相大露，陛下已將他法辦，那麽楊爵以前所説的并非是悖謬狂妄之言。望陛下寬宏大量，垂日月光照，恩賜釋放了他，使他身列朝廷，楊爵必定能竭盡忠心彌補過失，不辜負所學。"奏疏呈入，皇帝大怒，催派錦衣衛校尉逮捕浦鋐。秦地人民不論遠近都奔來相送，停在車下的常有上萬人，都哭號道："希望還我使君。"浦鋐趕赴徵逮時，早已病了。到了又關入欽犯牢獄，備受拷打。除夕日又杖打上百，用鐵柙禁錮。楊爵哭着迎接他，浦鋐氣息已絶，慢慢睁眼説："這是我的職責，你不要這樣。"關了七天就去世了。穆宗繼位，賜予與楊爵同樣的恤典。

周天佐

周天佐，字子弼，晋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屢分司倉

周天佐，字子弼，晋江人。嘉靖十四年考中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多次分管倉場，以清高的

場，以清操聞。

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悦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

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絶其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尸出獄，曒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而已。大興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即位，贈光禄少卿。天啓初，謚忠愍。

周怡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爲諸生時，嘗曰："鼎鑊不避，溝壑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僞也。"從學於王畿、鄒守益。登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疏劾尚書李如圭、張瓚、劉天和。天和致仕去，如圭還籍待勘，瓚留如故。頃之，劾湖廣巡撫陸杰、工部尚書甘爲霖、采木尚書樊繼祖。立朝僅一歲，所摧擊，率當事有勢力大臣。在廷多側目，怡益奮不顧。

節操聞名。

二十年夏四月，九廟有災，詔令百官談論時政得失。周天佐上疏説："陛下因爲宗廟發生災變，痛心地自我反省，容許諸臣直言闕失，這是轉災爲祥的機會。現在朝政不乏缺陷，可未能聽到全部忠言，大約是以言示人，不如以政示人。求直言的詔令，是以言示人而已。御史楊爵獄案没有解除，這是没有以政示人。國家設置言官，以進言爲職責。楊爵關進獄中數月，聖上怒氣更大了。一則説小人，二則説罪人。以直言上諫的人爲小人，那麽作緘默逢迎的君子不難了。以耿直效忠的人爲罪人，又誰不能作順從逢迎的功臣呢？君主的一喜一怒，上帝都觀看着。陛下對楊爵發怒的緣由，果真合於天心嗎？楊爵身非木石，性命難測，萬一死得過早，使忠心諍臣飲恨，正直之士寒心，損傷聖上恩德不小。希望表彰楊爵的忠心，來感化天下。"皇帝看了奏章，大怒。命令杖打六十，關進欽犯牢獄。

周天佐體質素來纖弱，承受不住痛苦。獄吏斷絶他的飲食，不到三天就死了，年僅三十一歲。等到他的尸體出獄，暴曬日下，忽然雷聲滾滾，人們大驚失色。周天佐與楊爵平生無交往，入獄時，楊爵衹是隔門問訊而已。大興有在靈柩前祭祀慟哭的人，有人問，他説："我感傷他忠心耿耿，死得却很悲慘。"穆宗即位，追贈爲光禄少卿。天啓初年，謚號忠愍。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他作生員時，曾經説："鼎鑊之刑不避，溝壑之死不忘，可以稱爲士了。不這樣，都是假的。"跟從王畿、鄒守益學習。考中嘉靖十七年進士，任順德推官。行爲卓越優異，提拔爲吏科給事中。上疏彈劾尚書李如圭、張瓚、劉天和。劉天和退休離去，李如圭回鄉等待勘察，張瓚仍如以前留任。不久，彈劾湖廣巡撫陸杰、工部尚書甘爲霖、采木尚書樊繼祖。身列朝廷僅一年，所抨擊的都是有權勢的當政大臣。朝廷多有敵視目光，可周怡奮不顧身。

二十二年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周鈇訐大學士翟鑾、嚴嵩私屬事。帝方嚮嵩，反責讚，逐與齡等。怡上疏曰：

人臣以盡心報國家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内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

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祲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内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横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弄播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洪忍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

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之。

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

隆慶元年，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語多刺中貴。時近習方導上宴游，由是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岑用賓爲怡

二十二年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率領下屬王與齡、周鈇攻擊大學士翟鑾、嚴嵩袒護下屬事，皇帝正向着嚴嵩，反而責備許讚，驅逐王與齡等人。周怡上疏說：

人臣以盡心報效國家爲忠心，協力做事爲和睦。没有公卿大臣在朝廷爭執、文武大臣在邊塞爭鬥，而能治好國内、抵抗侵略的。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尚書許讚互相攻擊，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關係惡化，這是最不吉祥的事，没有比這更誤國的。

現在陛下整天從事祈禱，而四方災害不曾平息，每年開輸送銀兩的條令，可國庫不充足，屢次頒布免除租税的命令，而百姓未曾復蘇。現在頒布選將練兵的命令而邊境未曾安寧。國内財産貨物匱乏而各種勞役興起，外有敵寇横行而九邊耗損。可是翟鑾、嚴嵩憑藉皇帝恩寵，背公營私，作威作福，施恩報仇。如果輔政大臣真的知道人的好壞，應明白地告訴吏部提拔或貶謫，不該依仗勢力徇私情，安排人的升降。嚴嵩威風氣焰，踐踏各部門。凡有上奏，都奔走嚴嵩門下，先得到他的意旨然後纔敢上奏陛下。朝廷内外不怕陛下，衹畏懼嚴嵩已很久了。翟鑾膽小委靡不振，許讚雖然小心謹慎畏懼，却不能以正直氣色消滅權貴的非分之心，太軟弱了。

而且直言敢諫之臣，對權臣不利，對朝廷却大爲有利。御史謝瑜、童漢臣因彈劾嚴嵩的緣故，嚴嵩都以其他事情加罪於他們。諫諍的大臣從此閉口，雖有檮杌、驩兜這樣的惡人，誰還敢再説呢。

皇帝看了奏疏大怒，降詔責怪周怡誹謗，令他對質。在朝廷上杖打，多次被禁錮於牢獄中。

隆慶元年，起用任原職。没有上任，提拔爲太常少卿。他陳説新政五件事，言語多諷刺權貴。當時皇帝身邊的小臣正引導皇上宴飲游樂，於是觸犯聖旨，出京任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

訟，不納。改南京國子監司業。復召爲太常少卿，未任卒。天啓初，追謚恭節。

岑用賓替周怡争辯，不被采納。改任南京國子監司業。又召任太常少卿，未上任便去世了。天啓初年，追贈謚號爲恭節。

劉魁

劉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受業王守仁之門。嘉靖初，謁選，得寶慶府通判。歷鈞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至潔己愛人，扶植風教。入爲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

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泰享殿、大高玄殿諸工尚未告竣。内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綉，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宫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既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魁未抵家，緹騎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爵、怡同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三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恤如制。

劉魁，字焕吾，泰和人。正德年間鄉試中舉。受學於王守仁門下。嘉靖初年，赴吏部應選，任寶慶府通判。歷任鈞州知州，潮州府同知。所到之處廉潔自守愛護别人，扶植風俗教化。入朝任工部員外郎，上疏陳説安内攘外十件事，皇帝嘉獎采納了他的建議。

二十一年秋，皇帝聽從方士陶仲文的話，於太液池西建祐國康民雷殿。主管官吏投合皇帝意圖，務求宏大奢侈，工程緊急。劉魁想勸諫，猜測必招致大禍，先命家人買了棺材等待。於是上奏章説："前不久泰享殿、大高玄殿各工程尚未竣工。國庫積存了多少錢財呢？一年收入多少呢？一項工程耗費動輒億萬。土木工役穿紋綉之衣，匠作之吏與大臣同列，道士居所豪華如皇宫。國家財物已消耗，人民力量已竭盡，而又做這種荒誕不經無益的事情，是不可以示範天下後世的。"皇帝大怒，杖打於宫廷，禁錮於欽犯牢獄。這時御史楊爵先已被逮捕，不久給事中周怡也被逮捕，三人多次瀕臨死亡，而講論誦讀不停。關押四年得到釋放，不久又被追捕。劉魁還没到家，錦衣衛校尉就已先到達，逮捕了他弟弟上路。劉魁在路上聽説了，立刻趕到獄中，又與楊爵、周怡同時被關押。這時皇帝發怒無常，獄吏害怕獲罪，逼迫更加嚴厲，以至於不許家人送水送飯。而三人仍如以前相處，無一點怨恨。又過了三年，與楊爵、周怡同時釋放，不久去世。隆慶初年，按制度追贈撫恤。

沈束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僖，邠州知州。束登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徽州推官，擢禮科給事中。

時大學士嚴嵩擅政。大同總兵官周尚文卒，請恤典，嚴嵩格不予。束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晋秩，未酬勛，宜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父沈僖，任邠州知州。沈束考中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任徽州推官，提拔爲禮科給事中。

當時大學士嚴嵩專權。大同總兵官周尚文死後，請求喪葬善後儀式，嚴嵩反對而不給予。沈束説："周尚文爲將，以忠義自許。曹家莊一戰，立有奇功。雖然增加了俸禄，却没賞賜勛位，應

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强敵，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腸，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詔獄。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詔獄。時束入諫垣未半歲也。逾年，俺答薄都城。司業趙貞吉以請寬束得罪，自是無敢言者。

追贈官爵延及子孫。其他如董暘、江瀚，極力抵抗强敵，隨後死於國事。雖然已經立廟祭祀，應賜予祭祀，來表彰他們以死效忠。現在掌權的大臣，任意封官奪職，不合格的有的蒙受恩寵，忠貞勤勞的反被拋棄，怎能鼓舞士氣，激勵軍心？”奏疏呈入，嚴嵩很憤恨，激起皇帝發怒，下交吏部都察院判刑。聞淵、屠僑等人説沈束没其他心腸，衹是豪放不受約束應當治罪。皇帝更加生氣了，奪去聞淵、屠僑的俸禄，將沈束關進欽犯監獄。後來，刑部以沈束奏事不實治罪，用錢贖罪復職。特别命令於朝廷上杖打，仍舊關入欽犯監獄。當時沈束進入諫官官署不到半年。過了一年，俺答逼近都城。司業趙貞吉因爲請求寬恕沈束獲罪，從此以後再也没有敢上言求情的人。

束繫久，衣食屢絶，惟日讀《周易》爲疏解。後同邑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爲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迨嵩去位，束在獄十六年矣，妻張氏上書言：“臣夫家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衰病侵尋，朝不計夕。往臣因束無子，爲置妾潘氏。比至京師，束已繫獄，潘矢志不他適。乃相與寄居旅舍，紡織以供夫衣食。歲月積深，凄楚萬狀。欲歸奉舅，則夫之饘粥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暮待盡。輾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陛下莫大之德也。”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

沈束被關了很久，衣服食物屢次斷絶，衹是每天讀《周易》并爲此疏解。後來同鄉沈鍊彈劾嚴嵩，嚴嵩懷疑他與沈束是同族而替沈束報復，就命令獄吏銬起他的手脚。徐階勸説嚴嵩，纔得以免除重刑。到嚴嵩離位，沈束已關進獄中十六年了，妻子張氏上書説：“臣夫家有老親，年已八十九歲，衰老病弱，逐漸發展，生命朝不保夕。以前臣因沈束無子，爲他置妾潘氏。等到了京城，沈束已被關進監獄，潘氏發誓不外嫁他人。於是共同寄居旅舍，以紡織供應丈夫衣服食物。日積月累，十分凄慘。想歸家侍奉公婆，丈夫的飯食又無人提供。要是留下來侍養丈夫，可公公又要死了。思索再三，進退無良策。臣願代替丈夫坐牢，讓丈夫可以給父親送終，然後再返回坐牢，這實在是皇上的最大恩德。”法律部門也爲他求情，可皇帝始終不准許。

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奏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詼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束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户部司務何以尚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束還其家。

皇帝十分痛恨言官，因廷杖、流放都不能遏制其上言，就以長期關押來困窘。而每天讓獄吏奏報其言語、飲食、休息情況，稱爲監帖。如果什麽也得不到，即使説的笑話也要上報。一天，喜鵲在沈束前呱噪，沈束駡道：“哪有喜事到罪人身上的？”獄吏奏報後，皇帝心動。恰逢户部司務何以尚上疏救主事海瑞，皇帝大怒，杖打他，禁錮入欽犯牢獄，而釋放沈束回家。

束還，父已前卒。束枕塊飲水，

沈束回家後，父親先已去世。沈束枕土塊飲

佯狂自廢。甫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喪除，召爲都給事中。旋擢南京右通政。復辭疾。布衣蔬食，終老於家。束繫獄十八年。比出，潘氏猶處子也，然束竟無子。

水，佯裝瘋狂自我頹廢。纔兩個月，世宗死，穆宗繼位。復任原職，不赴任。父喪期滿，召任都給事中。不久提拔爲南京右通政。又以病辭官。穿布衣吃粗食，最終在家去世。沈束關進獄中十八年。等他出獄，潘氏仍是處女，可是沈束最終無子。

沈鍊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用伉倨，忤御史，調茌平。父憂去，補清豐，入爲錦衣衛經歷。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中進士。任溧陽知縣。因行爲豪放不羈，觸犯御史，調任茌平。父親死，服喪離職。補授清豐知縣，入京任錦衣衛經歷。

鍊爲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每飲酒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與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從世蕃飲。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爲反之，世蕃憚不敢較。

沈鍊爲人剛强正直，疾惡如仇，可是很狂傲。每次飲酒就箕踞狂笑傲視，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待他。陸炳與嚴嵩父子交情很深，所以沈鍊也數次與嚴世蕃飲酒。嚴世蕃用酒來虐待客人，沈鍊心懷不平，就反對他，嚴世蕃害怕不敢計較。

會俺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語。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官?"鍊曰："錦衣衛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罷議。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

恰逢俺答進犯京城，投信要求貢物，多有失禮言語。讓朝廷大臣廣泛議論，司業趙貞吉請求不要允許。朝廷大臣無人敢贊同趙貞吉，祇有沈鍊獨自贊同。吏部尚書夏邦謨說："你是什麼官?"沈鍊答道："錦衣衛經歷沈鍊。大臣不說，所以小吏發言。"於是停止議論。沈鍊憤恨國家無人，致使敵寇猖狂，上疏請求用一萬騎兵保護陵寢，一萬騎兵保護通州軍備儲蓄，而集合拯救國難的軍隊十餘萬人，在敵人怠惰返回時發起攻擊，可獲大勝。皇帝不察。

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鍊時時扼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群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

嚴嵩顯貴受寵幸執掌大權，邊防大臣爭着賄賂。而做錯事擔心獲罪的人，更是用車子裝載金子賄賂嚴嵩，賄賂一天比一天重。沈鍊時時嘆息。一日與尚寶丞張遜業飲酒，飲到一半時提及嚴嵩，就慷慨激昂地痛駡嚴嵩，淚流滿面。於是上疏說："去年俺答叛亂，陛下奮發圖强，發揚神武，想乘機北伐，這是文武群臣願意盡力的。可是要取勝必先進行謀劃，要謀劃必先替天下除去奸邪，然後外寇纔可以平定。現在大學士嚴嵩，貪婪的本性已如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卑鄙的內心頑如鐵石。當君主憂慮、大臣受辱的時候，聽不到他延請拜訪賢士豪傑，咨詢方法策略，却

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啓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虚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

祇是與兒子嚴世蕃盤算自己的利益。忠直大臣忠心謀略，他便多方阻止，奸佞小人諂諛奉承他便曲意引拔。收取賄賂賣官鬻爵，出賣恩惠結交朋黨。朝廷賞賜一人，就説‘是我賞賜的’；責罰一人，就説‘是我責罰的’。人們都關注嚴氏的愛好與厭惡，却不知道朝廷的恩德權威，這還能忍住不説嗎？姑且舉出他的大罪言之。收納將帥的賄賂，引起邊境禍亂，這是其一。接受諸王饋贈，常藉事暗地裏給予封地，這是其二。總攬吏部大權，即使是州縣小吏也都用財貨購買，致使授官之政大壞，這是其三。索要撫按的歲例錢，致使有關部門競相奉承，而平民百姓的財産日益削减，這是其四。暗自壓制諫官，使不敢直言，這是其五。嫉妒賢能，一旦觸犯他的意願，必定致之死地，這是其六。縱容兒子接受財物，構怨於天下，這是其七。運輸財物還家，一天也不間斷，致使沿途驛傳騷亂，這是其八。久居政府，專擅寵幸危害國家政事，這是其九。不能協力謀劃上天的懲治，解除不了君主的憂患，這是其十。”趁機一并彈劾夏邦謨諂諛黷貨的情形。請求將他們都罷除貶斥，來告謝天下。皇帝大怒，重打沈鍊數十下，貶到保安墾田。

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争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相與詈嵩父子爲常。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

到了保安，没有地方居住。某商人詢問得知他獲罪的緣故，就搬家讓他居住。里中長老也每天送柴送米，派子弟跟從他學習。沈鍊告訴他們忠義大節，都很歡喜。塞外人素來戇直，又熟知嚴嵩的罪惡，争着駡嚴嵩來使沈鍊快樂，沈鍊也大喜，每天互相駡嚴嵩父子爲習慣。而且綁草人象徵李林甫、秦檜以及嚴嵩，醉了便聚集子弟用箭射他們。或者獨自騎馬到居庸關口，叉手朝南駡嚴嵩，又大哭返回。言語逐漸傳到京城。嚴嵩大爲憤恨，思考着報復沈鍊。

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爲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論。鍊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

這之前，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充功勞，沈鍊送書信責問。後來嚴嵩同黨楊順爲總督。恰逢俺答侵犯，攻破應州四十餘堡壘，楊順怕獲罪，想上報斬敵之功自求解脱，就縱容部下攔截殺害躲避兵禍的人，比許論更殘酷。沈鍊送書信嚴加責備。又作文章祭祀死難者，言詞多諷刺楊順。楊順大怒，派親信告訴嚴世蕃，説沈鍊

劍習射，意叵測。世蕃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謝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世蕃屬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邊情爲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獄上。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予順一子錦衣千户，楷待銓五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慊乎？"取鍊子衮、褒，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會順、楷以他事逮，乃免。

結交敢死之士擊劍練箭，意圖不可測。嚴世蕃囑托巡按御史李鳳毛。李鳳毛假意推辭說："有這回事，已經暗自解散他的同黨。"不久，取代李鳳毛任職的路楷，也是嚴嵩同黨。嚴世蕃吩咐他與楊順合計對付沈鍊，許以厚報。兩人日夜合計怎樣中傷沈鍊。恰逢蔚州妖人閻浩等人素來以白蓮教迷惑衆人，出入漠北，泄露邊防情報成爲禍患。官兵捕獲了他們，言詞連及了很多人。楊順大喜，對路楷說："這次足以報答嚴公子了。"將沈鍊名字竄寫在裏面，誣告閻浩等人以沈鍊爲師，聽從他的指揮，備文定案上呈。嚴嵩父子大喜。前總督許論正掌管兵部，竟然核覆按所奏治罪。於宣府刑場斬殺沈鍊，流放兒子沈襄到極其邊遠的地方。賜予楊順一子爲錦衣千户，路楷等待銓選五品卿寺。當時是三十六年九月。楊順說："嚴公賞賜給我的很少，難道還不滿意嗎？"於是拘捕沈鍊的兒子沈衮、沈褒，杖殺了他們，又發檄文逮捕沈襄。沈襄被捕到後，正急着拷打審訊，恰逢楊順、路楷因別的事被逮捕，纔免受重罪。

後嵩敗，世蕃坐誅。臨刑時，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

後來嚴嵩失敗，嚴世蕃坐罪被誅殺。臨行刑時，沈鍊所教的保安子弟在太學的，用一張帛寫上沈鍊的姓名官爵，持入刑場。看到嚴世蕃的頭斷後，大呼道："沈公可以瞑目了。"於是大哭而去。

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禄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啓初，謚忠愍。

隆慶初年，下詔褒揚言事者。追贈沈鍊爲光禄少卿，任命一子爲官。沈襄於是上書，訴説楊順、路楷殺人親媚奸惡的狀況。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也相繼彈劾。於是把楊順、路楷關進監獄，處以死刑。天啓初年，沈鍊謚號忠愍。

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牛。繼盛經里塾，睹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歲，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喪母，庶母嫉妒，讓他放牛。楊繼盛經過村裏的書塾，看到同村的小兒都在讀書，心中很喜好。就告訴兄長，請求能跟從書塾老師學習。兄長説："你還年幼，學習什麼？"楊繼盛説："幼者能放牛，難道不能學習嗎？"兄長告訴了父親，讓他學習，然而放牛也不停止。十三歲，纔得以跟從老師學習。家境貧寒，自己更加刻苦發憤。考中鄉試，

監，徐階亟賞之。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游，覃思律吕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

畢業於國子監，徐階極賞識他。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拜授爲南京吏部主事。跟從尚書韓邦奇游學，深入鑽研樂器的學問，親手製作十二律，吹出的聲音全合乎音律。韓邦奇大喜，將所學的全部傳授給他，楊繼盛的名氣更加顯著。徵召改任兵部員外郎。

俺答躪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命鸞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鬥，固恩寵。繼盛以爲仇耻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略謂：

俺答蹂躪京城，咸寧侯仇鸞因爲盡力於王事的緣故而受寵。皇帝命令仇鸞爲大將軍，倚靠他來對付敵寇。仇鸞心中膽怯，非常畏懼敵寇。於是請求開互市買賣馬匹，希望與俺答媾和，僥幸無戰鬥，以固恩寵。楊繼盛以爲耻辱未雪，就急於議和示弱，太辱没國家，於是上奏説了十不可，五謬。大略説：

> 互市者，和親别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仇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内豪傑争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偷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盗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

> 互市，是和親的别名。俺答蹂躪我陵墓，殘害我百姓。是天下大仇，却先要講和。這是不可之一。以前下詔北伐，天下都明知聖上的意思，日夜徵收賦税修繕武備資助士兵食物。忽然更改説要議和，失信於天下。這是不可之二。憑堂堂中國，却和敵寇互市，是非顛倒。這是不可之三。海内豪傑争着磨刀礪劍準備上戰場一試身手，一旦放棄不用，以後再想號召大家，誰人還起來響應。這是不可之四。使邊塞重鎮將帥因爲議和的緣故，苟且享樂，兵事鬆弛。這是不可之五。以前邊防士兵與境外私通，官吏都去制止，現今却引導與他們勾通。這是不可之六。盜賊隱伏在草莽中，衹是懾於國威不敢放肆，現在知道朝廷畏懼怯懦，輕視之心必然逐漸開始，這是不可之七。俺答往年深入我國，是乘我國没有防備的緣故。準備一年，却以開互市而結束，他們會認爲我國還有人嗎？這是不可之八。假如俺答違約不來，或者來了陰謀派伏兵突然襲擊，或今日開互市明日又侵略，或者以下等馬索要上等馬之價。這是不可之九。年年用數十萬帛换數萬匹馬，十年以後，帛將不能繼續供應。這是不可之十。

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而内修我甲兵”。此一謬也。

議和的人説“我對外開互市來籠絡懷柔他，而國内修治武備”。這是一謬。敵寇貪

夫寇欲無厭，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陰市，以益我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

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

得無厭，以禍亂告終十分明顯。假如國内修治武備，又何必籠絡懷柔敵寇？說什麽"我暗地裏用互市來增加馬匹"。這是二謬。如果講和而不戰，馬又有何用？況且對方難道願意給我良馬嗎？說什麽"互市不停止，他們將進貢"。這是三謬。他們進貢的不值錢，是名美而實際上是大損失。說什麽"互市有利於俺答，他必然不會失信"。這是四謬。我們開互市能供給他們所有的人嗎？能相信没有得到供給的人不會入侵搶奪嗎？說"佳兵不祥"。這是五謬。敵人侵略到頭上纔應擊，怎麽是佳呢？人身四肢都有癰疽，其毒天天侵入内心，還顧忌用藥石嗎？

這十種不可、五謬，顯而易見。大約有人爲陛下主辦此事，所以公卿大夫知道却不進一言。陛下應該奮發獨自裁斷，全部查辦聲言互市的人，下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求替陛下用竹竿將俺答的頭挂在屬國使節館舍所在地，以垂示天下萬代。

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吕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曰："竪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

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尸。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户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

奏疏呈入，皇帝很是心動，下詔讓仇鸞以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吕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論。仇鸞揮臂駡道："小子没有親眼目睹敵寇，難怪他輕視敵人。"衆大臣就說，派遣出使的官員已經上路，形勢難以中止。皇帝還是猶豫，仇鸞又進呈密疏。於是將楊繼盛關進欽犯監獄，貶爲狄道典史。狄道雜居番人，習俗很少懂得詩書。楊繼盛挑選子弟中出衆的一百餘人，聘請三位經師教授。賣掉所乘的馬匹，拿出婦人的服裝，賣掉田地資助生員。縣裏有煤山，被番人占據，百姓到二百里外砍柴。楊繼盛召集番人教諭他們，都服從說："楊公即使需要我們的營帳也給，何况煤山呢？"番民深信愛戴他，呼做"楊父"。

不久俺答數次違約入犯，仇鸞的奸情大露，背上疽發而死，陳尸示衆。皇帝纔想起楊繼盛的言論，稍稍升遷爲諸城知縣。一個多月後調任南京户部主事，三日後遷任刑部員外郎。在這時，嚴嵩最受寵專權，忌恨仇鸞凌駕自己，心裏高興

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

楊繼盛首先攻擊仇鸞，想馬上使他顯貴，復改任兵部武選司。然而楊繼盛厭惡嚴嵩更甚於仇鸞。而且想到貶謫後起用，一年内四次遷任官職，想報答國恩。到任纔一個月，就起草彈劾嚴嵩的奏狀，齋戒三天纔上奏説：

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内賊惟嚴嵩，未有内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

臣是孤直罪臣，蒙受天地恩寵，多次越級提拔。日夜恐懼不安，希望報答，没有急於請求誅殺奸賊臣子。現在外賊衹是俺答，内賊衹是嚴嵩，没有内賊不去却可以除去外賊的。去年長久不聞春雷，占卜説：“大臣專政。”冬天太陽下有紅色，占卜説“下有叛臣”。又加上四方地震，日食、月食交替出現。臣以爲災難都是嚴嵩導致的，請允許臣向陛下陳説嚴嵩的十大罪狀。

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

高皇帝廢除丞相，設立殿閣大臣，供顧問草擬詔令而已，嚴嵩却儼然以丞相自居。凡是府部向皇上進呈的文書，先面告嚴嵩然後纔草擬奏章。百官請命，如同趕集一樣奔走當值辦事之處。嚴嵩無丞相名義，却有丞相的權力。天下知道有嚴嵩，不知有陛下。這是毁壞祖宗成法。大罪之一。

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

陛下任用一人，嚴嵩説“是我推薦的”；貶斥一人，嚴嵩説“這不是我所親信的，所以罷免了”。陛下寬恕一人，嚴嵩説“是我救的”；懲罰一人，嚴嵩説“這人得罪了我，所以報復”。觀察陛下喜怒哀樂來作威作福。群臣感激嚴嵩甚於陛下。畏懼嚴嵩甚於陛下，這是盗竊君上大權。大罪之二。

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

陛下有好的政績，嚴嵩必然命令嚴世蕃告訴他人説“主上没有想到，是我提議促成的。”又把他進呈的公文刊刻傳世，名叫《嘉靖疏議》，是想讓天下把陛下的善德全部歸到嚴嵩一人身上。這是掩蓋君上的治理功績。大罪之三。

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群聚而

陛下命令嚴嵩主管票擬，這是他的職責。嚴嵩爲何接職後讓兒子嚴世蕃代他擬寫，又爲何聚集諸位義子趙文華等人代他擬

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吕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是縱奸子之僭竊。大罪四也。

寫。奏章剛上呈，天子的話就傳開了。例如沈鍊彈劾嚴嵩的奏疏，陛下命令吕本擬寫，吕本立即秘密送到嚴世蕃的住所，讓他擬寫上呈。這是嚴嵩作爲臣子却竊行君權，嚴世蕃又以兒子身份竊行父權，所以京城有“大丞相、小丞相”的謡諺。這是縱容奸惡的兒子僭越竊權。大罪之四。

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户。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黄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

嚴效忠、嚴鵠，是乳臭未乾的小子，不曾當過一天兵。嚴嵩先是命令嚴效忠冒充兩廣功勞，拜授錦衣所鎮撫。嚴效忠因病辭職，嚴鵠襲任兄長職務。又冒充瓊州功勞，提拔爲千户。以原總督歐陽必進越級提升掌管工部，總兵陳圭薦舉提升統領後府，巡按黄如桂也突然升任太僕之副。既依靠私人黨羽封官子孫，又通過子孫來提拔私人黨羽。這是冒充朝廷軍功。大罪之五。

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擒哈舟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

逆賊仇鸞已先下獄問罪，賄賂嚴世蕃三千兩金子而被舉薦爲大將。仇鸞冒充擒拿哈舟兒的功勞，嚴世蕃也得以增加官俸。嚴嵩父子自誇能舉薦仇鸞，等到知道陛下有懷疑仇鸞的心思，便互相排擠詆毁，來消除以前所做的事。仇鸞勾結賊寇，嚴嵩、嚴世蕃又勾結仇鸞。這是引薦背叛的奸臣。大罪之六。

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

以前俺答深入腹地，待其怠惰返回時發起攻擊，這是一大機會。兵部尚書丁汝夔向嚴嵩問計，嚴嵩告誡他不要出戰。等丁汝夔被逮捕治罪，嚴嵩又用想辦法來救他的謊言欺騙他。丁汝夔臨死時大呼道：“嚴嵩誤我。”這是貽誤國家的軍機。大罪之七。

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内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郎中徐學詩彈劾嚴嵩被革除職務，又想貶斥他的兄長中書舍人徐應豐。給事厲汝進彈劾嚴嵩被貶爲典史，又以考察官吏的機會命令吏部削奪了他的官籍。朝廷内外大臣，被中傷的又怎麽計算得清呢？這是專掌官吏升降大權。大罪之八。

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

凡文武大臣的升遷，不論才能可否，衹是衡量金子多少而給官職。將官要賄賂嚴

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遍海内。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

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

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閲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饍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置門下。

嵩，不得不剥削士卒；主管官吏要賄賂嚴嵩，不得不剥削百姓。士卒百姓流離失所，禍亂遍及海内。臣恐怕今日禍患不在境外而在國内。這是失天下人心。大罪之九。

自從嚴嵩掌權，風俗大變。賂賄的人即使是盜跖也被舉薦，粗疏笨拙不知賄賂的人即使是伯夷、叔齊也要被降職逮捕。守法度者被認爲迂遠疏闊，巧鑽營者被認爲有才能。砥礪氣節廉潔的人被認爲奇異偏激，善於奔走的人被認爲熟諳世事。自古風俗敗壞，没有超過今天的。嚴嵩貪財，天下都崇尚貪污。嚴嵩好奉承，天下都崇尚奉承。源頭不清潔，流水怎能澄清呢？這是敗壞天下風俗。大罪之十。

嚴嵩有這十種罪行，又加上五種奸詐。知道左右侍從能洞察聖上意旨，便用重禮結交。凡是陛下言行舉止，無不報告給嚴嵩。這是陛下左右侍從都成了賊人嚴嵩的間諜。以通政司管理出納，便任用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有疏到，先送嚴嵩看完，然後纔送給皇上。王宗茂彈劾嚴嵩的奏章停了五天纔上奏，所以嚴嵩能够多方遮掩，這是陛下的喉舌成了嚴嵩的鷹犬。嚴嵩畏懼廠衛的緝訪，命令兒子嚴世蕃與他們結成婚姻親戚，陛下試問嚴嵩的各孫媳婦，都是誰家女兒？這是陛下的爪牙都與賊人嚴嵩有瓜葛關係。畏懼科道多言論，進士不是他的私人屬下，便不得參預中書、行人的選舉。推官、知縣不賄賂他，不得參預給事、御史的選拔。被選拔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贈送財物。他的所有愛憎，都交給他們去論列譏刺。任官五六年，毫無建樹，就提拔爲京卿。諸臣忍心辜負國家，也不敢觸犯權臣。這是陛下的耳目都成了奸賊嚴嵩的奴隸。科道雖已籠絡，而部裏官署間或有如同徐學詩之輩也是可怕的。他便命令兒子嚴世蕃選擇有才能聲望的人，收羅置於門下。凡是有事要進行的，先命報告嚴嵩，預先布置，關係盤根錯節，根

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

深蒂固，各部堂司大半是他的黨羽。這是陛下的群臣百官都成了賊人嚴嵩的心腹。陛下爲何愛惜一個賊子，却忍心百萬蒼生陷於水火中呢？

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内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

至如大學士徐階蒙受陛下特別提拔，却也百依百順，不敢主持正義，不可不説是有負國家。願陛下聽臣言語，考察嚴嵩的奸惡。或者召問裕、景二王，或問諸位閣臣。重則依法處理，輕則勒令退休。内賊除去之後，外賊也自會除去。即使俺答也必定畏懼陛下聖明决斷，不戰而喪膽了。

疏入，帝已怒。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益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獄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然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於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睹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并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决。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疆埸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

疏奏入，皇帝已生氣。嚴嵩看到召問二王的言語，高興地説可以指此爲罪行，羅織罪名密奏皇帝。皇帝更加大怒，將楊繼盛關入欽犯牢獄，詰問爲何引二王。楊繼盛説："除了二王誰不怕嚴嵩？"供詞呈上，杖打上百，命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是嚴嵩的同黨。受嚴嵩的囑托，想坐以詐傳親王的旨令罪處以絞刑，郎中史朝賓堅持實情。嚴嵩發怒，將他貶到外地。於是尚書何鰲不敢違抗，竟然如嚴嵩的旨意結束官司，可是皇帝仍然不想殺他。關了三年，有人替他向嚴嵩求救。嚴嵩同黨胡植、鄢懋卿害怕地説："公没有看到過養虎的人嗎？將自留禍患。"嚴嵩點頭同意。恰逢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罪判死刑。嚴嵩揣度皇帝意圖必然要殺二人，等到秋審，就附上楊繼盛的名字一并上奏，得到回報。楊繼盛的妻子張氏伏在皇宫前上書，説："臣夫楊繼盛誤聞市井言語，又習慣於書生之見，於是發狂論。皇上聖明不立即加以殺戮，而讓司法官吏審判。兩次經過奏報審判定罪，全都蒙受皇上寬宏的恩德。現在忽然隨意加入張經的疏尾，奉旨處决。臣仰思聖上恩德，昆蟲草木都想得到所在，豈吝惜回轉一下皇上的顧念，垂憐臣下的沉冤。如果因爲罪重，不可赦免，願立即斬殺臣妾，以代夫死。丈夫即使在遠方抵禦賊寇，必能在疆埸效死，來報答君父。"嚴嵩藏起來不上奏，於是在

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

三十四年十月初一處斬於西市，當時年僅四十歲。楊繼盛臨行刑時賦詩：“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人都流淚傳頌。

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别號也。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瓷碗，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嘆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恤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當初，楊繼盛將受杖打時，有人送他蚺蛇膽。他辭謝說：“椒山自有膽，要蚺蛇膽何用！”椒山是楊繼盛的别號。等他入獄，創傷很重。半夜蘇醒，打碎瓷碗，用手割爛肉。爛肉割盡，筋上挂着一層膜，又用手截去。獄吏拿着燈顫抖着要掉在地上，楊繼盛却神氣自若。朝廷審訊時，觀看的人堵塞街頭，都嘆息，有的還掉了淚。七年後，嚴嵩失敗。穆宗即位，撫恤直言衆臣，以楊繼盛爲首。追贈爲太常少卿，謚號忠愍，給予祭葬，任命一子爲官。過後，又聽從御史郝杰所説，於保定建祠廟，名爲旌忠。

何光裕　龔愷

後繼盛論馬市得罪者，何光裕、龔愷。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除刑科給事中。偕同官楊上林、齊譽請召遺佚。帝可之，已而報罷。巡視京營，劾罷尚書路迎。與給事中謝登之、御史曾佩建議節財，冗費大省。邊事迫，命清理諸陵守衛軍，條上祛弊七事，多報可。

繼楊繼盛之後議論馬市而獲罪的人，有何光裕、龔愷。何光裕，字思問，梓潼人。嘉靖二十年中進士。改爲庶吉士，任刑科給事中。偕同同僚楊上林、齊譽請求召回先朝的大臣。皇帝許可，不久回報罷除。巡視京營，彈劾罷免尚書路迎。與給事中謝登之、御史曾佩建議節用財物，不必要的浪費大大節省。邊防事務緊迫，命令整頓諸陵的守衛軍隊，陳述除去弊端的七件事，多回報許可。

屢遷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吕元夤緣得錦衣，總旗王松冒功襲千户，光裕皆舉奏之。兵部尚書趙錦疏辯，帝斥元，下松都察院獄，而奪錦等俸。

多次升遷任兵科都給事中。都指揮吕元攀附權貴得錦衣之職，總旗王松冒充功勞襲任千户，何光裕都舉報上奏。兵部尚書趙錦上疏分辯，皇帝貶斥吕元，將王松關入都察院審訊，而奪去趙錦等人的俸禄。

仇鸞之開馬市也，命尚書史道主之。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光裕與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既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况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時帝方嚮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

仇鸞開馬市，命令尚書史道主辦。依從俺答的請求，拿粟豆換取牛羊。何光裕與御史龔愷等人彈劾史道：“委靡不振，遷就敵人。馬市已經開了，又請求封號。現在他的意圖在於索要，而史道却以爲是謝恩，况且上表的文字并非出自賊手。史道不離職，則賊會貪得無厭地要求，我無必戰的志向，耽誤國事不小。”這時皇帝正向着仇鸞，責備何光裕等人藉史道彈劾仇鸞，來試探朝廷。杖打何光裕、龔愷八十下，其餘人奪去俸

杖，卒。隆慶初，贈太常少卿。

愷既杖，官如故。尋列靖江王驕恣狀，疏止大征粵寇。終湖廣副使。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楊允繩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久之，擢兵科給事中。

嚴嵩獨相，有詔廷推閣員。允繩偕同官王德、沈束陳慎簡輔臣、收録遺佚二事。未幾，奉命會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褫璽職，奪溶、岳營務，罰傳等俸，由是知名。又劾罷兵部尚書趙廷瑞。

居諫垣未幾，疏屢上。言提學憲臣宜簡行誼，府州縣職宜量地煩簡爲三等，皆報可。俺答入犯，朝議急兵事。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已，又陳禦邊四事，報可。再遷户科左給事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

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言倭患，因推弊原，謂："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莅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芘覆，輸賄載道，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赧顔以接下。上下相蒙，風俗莫振。不肖吏又乾没其間，

禄。何光裕受不了杖打，去世。隆慶初年，追贈爲太常少卿。

龔愷被杖打後，官任原職。不久列陳靖江王驕横恣意的情狀，上疏阻止大征粵地敵寇。官終於湖廣副使。龔愷，字次元，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

楊允繩，字翼少，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三年中進士。官授行人。很久，提拔爲兵科給事中。

嚴嵩獨任宰相，有詔讓朝廷推舉閣員。楊允繩偕同同僚王德、沈束陳述應謹慎挑選輔政大臣、收録遺賢二件事。不久，奉命會同英國公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人挑選應當襲任的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忽然傳報敵寇到了，張溶等人都嚇跑了，衹有楊允繩不動，於是奏報了這種情況。削奪了鄭璽的職務，奪去了張溶、朱岳的軍務，扣罰蔣傳等人俸禄，由此出名。又彈劾罷免兵部尚書趙廷瑞。

入諫官官署不久，屢次上疏。議論提學憲臣應當簡選品行道義，府州縣職務應當根據地方煩簡分爲三等，都被許可了。俺答入犯，朝廷議論急務軍事。楊允繩請求命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及錦衣衛堂上官，每當遇上考試選拔軍政的年歲，各自備文分條自我陳述，聽科道官補正闕失；騰驤四衛及錦衣衛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下詔都依從了他，寫成法令。過後，又陳説防禦邊防四件事，回報許可。又升爲户科左給事中。因病辭職歸家。很久，起用任原職。

三十四年九月上疏議論倭寇禍患，并推論弊端原由，説："近來督撫的命令在有關部門行不通，并非官位不尊、權力不重。督撫上任，照例賄賂權貴，名爲'謝禮'。有所奏報請示，輔以贈禮，名爲'候禮'。到任滿之後營求升遷，躲避危難請求離開，犯了罪想彌補過失，失事希望庇護，運送賄賂一路都是，爲數難以計算。督撫向主管官吏索取錢財，主管官吏向百姓索取。主管官吏以恩德神色侍奉上司，督撫紅着臉接待下級。上下互相蒙騙，風俗不能振興。惡劣官吏又

指一科十。孑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盗，隱憂不止海島間也。”

其冬巡視光禄。光禄丞胡膏僞增物直，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劾之。下法司按驗。膏窘，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别太精，斥言醮齋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修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詔獄。刑部尚書何鰲當允繩儀仗内訴事不實律絞，帝命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居五年，允繩竟死西市。先是，有馬從謙者，以謗醮齋杖死。穆宗即位，贈允繩光禄少卿，予一子官。天啓初，謚忠恪。膏尋以貪墨被劾，誅。

馬從謙 孫允中 狄斯彬

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舉順天鄉試第一。越三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績。改官主客，擢尚寶丞，掌内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帝行三年喪，不報。稍進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没歲巨萬，爲從謙奏發，泰因誣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醮齋，而從謙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証，帝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久之，光禄寺災，帝曰：“此馬從謙餘孽所致耳。”隆慶初，恤先朝建言杖死諸臣。中官追恨從謙，沮之。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力爭。帝以從謙所犯，比子罵父，終不

在中間盤剥鑽營，指一斂十。孤單窮困的百姓必將鋌而走險做盗賊，隱藏的憂患不止在海島中間。”

這年冬天巡視光禄寺。光禄丞胡膏虚增物品價值，楊允繩與同事御史張巽言彈劾他。交法律部門查驗。胡膏窘困，説：“玄典隆重，所用物品，不敢衹是拿來充數。楊允繩憎恨臣太精於選擇，斥責説醮齋所用，大體上過得去就行，何必太精於選擇呢？他竟然如此誹謗修道。”皇帝於是大怒，將楊允繩及胡膏關入欽犯監獄。刑部尚書何鰲以楊允繩犯儀仗内訴説事情不實的法律，判處絞殺，皇帝命令仍與張巽言在朝廷上杖打。張巽言奪去三級官職，胡膏調外地任官。過了五年，楊允繩竟在西市被殺。在此之前，有個叫馬從謙的人，因爲公開指責醮齋被杖打而死。穆宗即位，追贈楊允繩光禄少卿，任一子爲官。天啓初年，謚號忠恪。不久胡膏因爲貪污遭彈劾，被誅殺。

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年考取順天鄉試第一。過了三年中進士，授官工部主事。出京治理二洪，有政績。改任主客，提拔爲尚寶丞，掌管内閣制誥。章聖太后崩，勸説皇帝行三年喪，皇上不答覆。逐漸升任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侵吞財物每年巨萬，被馬從謙上奏告發，杜泰就誣告馬從謙誹謗。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彈劾杜泰，如同馬從謙所言。皇帝正厭惡人議論醮齋，而馬從謙上奏涉及很多，皇帝大怒，將馬從謙及杜泰關入欽犯監獄。有關部門認爲誹謗無證據，皇帝更加發怒。將馬從謙交法律部門處置，以孫允中、狄斯彬庇護罪，貶到邊遠地方任雜職。法律部門擬定馬從謙貶戍邊遠地區。皇帝命令廷杖八十，戍役於烟瘴地區，竟死於杖下。而杜泰因爲能揭發誹謗大臣之罪，寬恕了他。當時是三十一年十二月。很久以後，光禄寺發生火災，皇帝説：“這是馬從謙餘孽所導致的。”隆慶初年，撫恤先朝因直言上奏而被杖打死去的衆臣。中官追恨馬從謙，阻止撫恤。給事中王治、御史龐尚鵬據理力争。皇帝以爲馬從謙

許。

允中，太原人。後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同邑人。

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歟！重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所犯，好比子罵父，最終也不同意。

孫允中，太原人。後來屢次升遷任應天府丞。狄斯彬是馬從謙同縣人。

贊曰：古語說，"君主仁明則大臣正直"。當世宗時代，正直大臣何其多！嚴重的殺頭，稍次的長期關押，最幸運的也被貶斥，没有苟且保全的。可是主上威嚴越震，而士氣不衰，觸犯皇帝而被殺的人接連而至而不可遏制。再看他們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以使貪婪懦弱的人振奮而起，這是百餘年培養起來的功效。

明史卷二百十

列傳第九十八

桑喬 胡汝霖 謝瑜 王曄 伊敏生 童漢臣(等) 何維柏
徐學詩 葉經 陳紹 厲汝進 查秉彝(等) 王宗茂
周冕 趙錦 吴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張檟 林潤

桑喬

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所部頻寇躪，喬奏請盡蠲徭賦，厚恤死者家。參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荆家莊，陷賊伏中，大潰，賊遂深入。天城、陽和兩月間五遭寇。巡撫樊繼祖、總兵官魯綱以下，皆爲喬劾，副將李懋及宗等六人并逮治。

十六年夏，雷震謹身殿，下詔求言。喬偕同官陳三事，略言營造兩宫山陵，多侵冒；吉囊恣横，邊備積弛。而末言："陛下遇災而懼，下詔修省。修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擇官。尚書嚴嵩及林庭㭿、張瓚、張雲皆上負國恩，下乖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疏奏，四人皆乞罷。詔庭㭿、雲致仕，留嵩、瓚如故。嵩再疏辨，且詆言者。給事中胡汝霖言："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嵩負穢行，召物議，逞辭奏辨，陰擠言官，無大臣體。"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時嵩拜尚書甫半歲，方養交游，揚聲譽，爲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喬

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中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任御史，出外巡按山西。他所管轄的地方屢遭敵寇蹂躪，桑喬奏請免除全部賦税徭役，厚厚地撫恤死者家人。參將葉宗等人率領上萬人至荆家莊，陷入賊寇埋伏，大敗，賊寇於是深入。天城、陽和兩個月間遭受敵寇五次侵犯。巡撫樊繼祖、總兵官魯綱以下衆官都被桑喬彈劾，副將李懋及葉宗等六人都被逮捕治罪。

十六年夏天，雷擊謹身殿，皇帝下詔徵求進言。桑喬與同僚陳説了三件事，略述營造兩宫山陵，多有侵害；吉囊放縱驕横，邊防軍備長期鬆懈。最後説："陛下遇到災禍而驚懼，下詔修身反省。修身反省不外乎人事，人事没有什麽能超過選擇官員。尚書嚴嵩及林庭㭿、張瓚、張雲都上負國家恩遇，下違衆人期望，災變到來，就是由他們引起的。"上疏奏入，四人都請求辭職。皇帝下詔讓林庭㭿、張雲退休，仍留嚴嵩、張瓚任原職。嚴嵩兩次上疏辯白，且譴責上言的人。給事中胡汝霖説："大臣被彈劾，請罪告求辭官罷了。嚴嵩身負惡行，招來人們議論，却上奏逞辭辯白，暗中排擠諫官，没有大臣的體統。"皇帝按胡汝霖的意思下詔告誡整飭。當時嚴嵩剛任尚書半年，正廣交朋友，宣揚聲譽，作進取的基

獨首發之。

礎，朝廷上下不知道他的奸詐，獨桑喬首先揭發。

喬尋巡按畿輔，引疾。都御史王廷相以規避劾之，嵩因構其罪。逮下詔獄，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年而卒。隆慶初，贈恤如制。

桑喬不久巡按畿輔，稱病請辭。都御史王廷相彈劾他設法躲避，嚴嵩乘機羅織他的罪名。桑喬被逮捕入獄，當廷杖打，謫戍九江。居住謫戍地二十六年而死。隆慶初年，按制度追贈撫恤。

胡汝霖

胡汝霖，綿州人。由庶吉士除户科給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廟災。偕同官聶静、御史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人，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詔獄訊治，俱鐫級調外。汝霖得太平府經歷。既謫官，則請解於嵩，反附以進。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及嵩敗，以嵩黨奪官。

胡汝霖，綿州人。由庶吉士任户科給事中。二十年四月，九廟發生火災。他偕同僚聶静、御史李乘雲彈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的二十六人，嚴嵩也在其中。皇帝生氣所彈劾的人不全，上疏者被關進欽犯監獄審訊治罪，全部降級調外地。胡汝霖任太平府經歷。既貶官，又請求與嚴嵩和解，反過來依附嚴嵩以升官。連續升遷任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等到嚴嵩倒臺，因看作嚴嵩同黨被奪去官職。

謝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由南京御史改北。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争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竟用嵩爲相。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中進士，由南京御史改任北京御史。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嚴嵩屢次被彈劾，請求辭職，皇帝安慰挽留。謝瑜説："嚴嵩用虚假的言詞掩飾罪過，欺騙君上，箝制進言官員。而且援引明堂的大禮、皇帝到南方巡視的美事來解脱，而稱衆臣中没有替陛下辦事的，想以此激起聖上發怒。奸詐的情形十分明顯。"皇帝留下奏疏不發。嚴嵩上奏辯白，且説："謝瑜攻擊臣不停止，想和朝廷争勝負。"皇帝於是嚴厲責備謝瑜，而極力安慰告諭嚴嵩。過了兩年，竟然任用嚴嵩爲相。

甫逾月，瑜疏言："武廟盤游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説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蔭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

剛過了一個月，謝瑜上疏説："武宗沉湎游玩佚樂，邊防應壞而没有大的損害。現在皇上聖明，邊防應該很牢固反而大受損害，是大臣爲國家計謀不忠心，陛下任用失當。自張瓚任中樞，掌管兵權而天下無兵，選擇將而天下無將。論説的人稱張瓚形貌魁梧，足以稱福將。如果真的邊境無事，天下平安，稱爲福將是可以的。現在張瓚無功却屢次受到恩賜封蔭，有罪却不奪去他的官爵，這種福是一人的福，并非國家福。昔時舜誅殺四凶，萬世稱爲聖人。現在張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是聖世的四凶。陛下幾十天内誅責了

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靡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

其中兩個，天下都高興地衆口一詞稱聖明，何不連同這兩凶一起流放，使皇帝像舜帝那樣的功德更臻完備。大學士翟鑾被廢棄後又重新起用，授以巡守邊防的重任，却天天悠閑自得度日，沒有止息，大肆揮霍浪費。以多加賄賂的人爲有才，以獻淫樂的人爲恭敬，致使邊軍更加窘困，邊防軍備更加鬆弛。鎮守邊防如此，怎能任用！所以不清理政事根本，天下必然不能治好。不改換兵部尚書，武功必不强盛。”

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辯，帝更慰諭，瑜復被譙讓。然是時帝雖嚮嵩，猶未深罪言者，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未幾，假他事貶其官。又三載，大計，嵩密諷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貪酷例除名，瑜遂廢棄，終於家。

疏奏入，留住不下發。嚴嵩又上疏辯白，皇帝下諭更加安慰，謝瑜又被責備。可這時皇帝雖然向着嚴嵩，還没有深加怪罪上言的人。嚴嵩也以初掌政權，不敢明顯排擠陷害，所以謝瑜得以像原來一樣任職。不久，嚴嵩假藉别的事貶謫他的官職。又過了三年，考核官員，嚴嵩暗示主持考核的官員罷謝瑜官職。等到奏疏上呈，命令按貪婪嚴酷官員的規定除名，謝瑜於是被廢棄，死於家中。

始瑜之爲御史也，武定侯郭勛陳時政，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請復遣内侍出鎮守。詔從之。瑜抗章奏曰：“勛所論諸事，影嚮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所注也。勛交通内侍，代之營求，利他日重賄。其言‘官吏貪濁，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内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言，則内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爲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内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詆以偏私。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會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爲言，勛奏始寢。瑜，隆慶初復官，贈太僕少卿。

謝瑜最初爲御史時，武定侯郭勛陳説時政，極力譴責大小諸臣不勝其任，請求重派内侍出任鎮守。下詔聽從他的建議。謝瑜直接上奏章反對説：“郭勛所説各事，虚浮無事實，而重設鎮守，是他的本意所在。郭勛結交内侍，代他們謀求職位，以圖今後得到重重的賄賂。他説‘官吏貪污，是由於陛下在四方無心腹親信’。又説‘文武官員心懷奸詐躲避事情，允許内臣彈劾奏報，那麽奸佞貪污自會消失’。如果真如郭勛所説，那麽内臣掌權没有比正德時更嚴重，那時真爲極其太平時期嗎？陛下革除鎮守内臣，確實是聖明善政，而郭勛却譴責這樣做是偏私。在朝百官，誰不是天子耳目，而郭勛以不勝其任來譴責。這是想讓陛下疑心天下士大夫而獨自依靠宦官爲親信，臣不知郭勛視陛下爲何等君主？”恰逢給事中朱隆禧也上奏同樣觀點，郭勛奏章纔擱下來未予施行。謝瑜於隆慶初年復官，追贈爲太僕少卿。

王曄

王曄，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推官，召拜南京吏

王曄，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中進士，授任吉安推官，徵召拜授南京吏科給事中。

科給事中。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外寇陸梁，本兵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寀不堪重寄。"帝下其章於所司。居兩月，復劾瓚，因及禮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嵩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逾月，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亦云嵩居宅乃勛私人孫澐所居，澐籍没，嵩第應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曄疏獲罪。明年秋，嵩入內閣。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逾月，山西巡按童漢臣章上。又逾月，曄與同官陳塏、御史陳紹等章亦上。大指皆論嵩奸貪，而曄疏并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嵩憾甚，未有以中也。久之，爲山東僉事，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嵩遂奪其官。曄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比歸，環堵蕭然，數年卒。

二十年九月偕同僚上言："外寇橫行侵掠，兵部尚書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新升任的侍郎費寀不堪重任。"皇帝將奏章交有關部門討論。過了兩個月，又彈劾張瓚，於是連及禮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大奸臣郭勛相勾結。嚴嵩所居房宅，是郭勛的依附者代替營造的。過了一個月，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也説嚴嵩的住宅是郭勛的依附者孫澐居住的，孫澐被没收財産後，嚴嵩住宅應在没收中。皇帝發怒，奪去伊敏生等人俸禄一級。嚴嵩不追究，而胡守中竟因爲王曄上疏獲罪。第二年秋，嚴嵩進入內閣。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時等紛紛上奏章彈劾嚴嵩。過了一個月，山西巡按童漢臣上奏章。又過了一個月，王曄與同僚陳塏、御史陳紹等也上奏章。大體意思都彈劾説嚴嵩奸佞貪婪，而王曄的奏疏還涉及嚴嵩的兒子嚴世蕃，語氣很中肯，切中要害，可皇帝不省察。嚴嵩很恨他，可没抓住把柄來攻擊。很久，王曄任山東僉事，上京都述職，路上病倒，超過限期，嚴嵩於是奪了他的官職。王曄在御史臺任職時，曾經彈劾罷免了三十九名有關官員，正直名聲遠揚。等他歸家，家裏貧窮蕭條，數年後去世。

伊敏生　沈良才　喻時

伊敏生，上元人。鄭芸、陳策，俱莆田人。敏生官至山東參政。策，台州知府。芸，終御史。

伊敏生，上元人。鄭芸、陳策，都是莆田人。伊敏生官至山東參政。陳策，台州知府。鄭芸，以御史終官。

沈良才，泰州人。起家庶吉士，歷官至兵部侍郎。三十六年，大計自陳，已調南京矣，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遺疏中，落其職。

沈良才，泰州人。由庶吉士開始任官，歷任至兵部侍郎。嘉靖三十六年，朝廷考核官吏自我述職，他已經調到南京了，嚴嵩附批語於南京科道拾遺奏疏中，削除了他的官職。

喻時，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

喻時，光山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

童漢臣

童漢臣，錢塘人。由魏縣知縣入爲御史。寇大入宣府、大同，總督樊繼祖等掩敗，三以捷聞。漢臣等劾之，得罪。其按山西，督諸將擊却俺答之薄太原者，會方劾嵩觸其怒。明年，漢臣與巡撫李珏核上繼祖等失事

童漢臣，錢塘人。由魏縣知縣入京爲御史。敵寇大舉進攻宣府、大同，總督樊繼祖等人大敗，却三次以捷報上奏。童漢臣等人彈劾他們，使之獲罪。童漢臣巡按山西，督率諸將擊退俺答對太原的侵犯，恰逢彈劾嚴嵩觸怒了他。第二年，童漢臣與巡撫李珏核實奏報樊繼祖等人失事

狀。章下吏部。漢臣前劾嵩并劾吏部尚書許讚，讚亦憾漢臣。因言漢臣劾遲延，宜并論。嵩遂擬旨鐫珏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久之，爲泉州知府。倭賊薄城，有保障功。終江西副使。

陳塏，餘姚人。後爲嵩斥罷。

何維柏

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雷震謹身殿，維柏言四海困竭，所在流移，而所司議加賦，民不爲盜不止。因請罷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工作，及安南問罪之師。帝頗嘉納。尋引疾歸。久之，起巡按福建。

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方藥，邪媚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下詔獄，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

隆慶改元，召復官，擢大理少卿。遷左僉都御史。疏請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謀政事，并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宮中燕居，慎選謹厚内侍調護聖躬，俾游處有常，幸御有節。非隆冬盛寒，毋輟朝講。報聞。進左副都御史。母憂歸。

萬曆初，還朝。歷吏部左、右侍郎，極論鬻官之害。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乞罷，維柏倡九卿留之。及居正遭父喪，詔吏部諭留。尚書張瀚叩維柏，維柏曰："天經地義，何可廢也?"瀚從之而止。居正怒，取旨罷瀚，停維柏俸三月。旋出爲南京禮部尚書。考察自陳，居正從中罷之。卒謚端恪。

情况，奏章下到吏部。童漢臣以前彈劾嚴嵩時一并彈劾過吏部尚書許讚，許讚也恨童漢臣。就説童漢臣彈劾遲延了，也應一起論處。嚴嵩於是擬定聖旨降李珏官一級留任，貶童漢臣爲湖廣布政司都事。滿朝都知道是被嚴嵩所打擊，可没人能救。很久之後，任泉州知府。倭寇攻城，有保護城池的功勞。最後任江西副使。

陳塏，餘姚人。後來被嚴嵩排斥罷官。

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十四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御史。雷擊謹身殿，何維柏説四海貧困，百姓流離失所，而有關部門議論增加賦税，百姓不做强盗就没有出路。於是請求停止沙河行宮、金山功德寺的工程及停止用兵征伐安南。皇帝很贊許采納。不久稱病辭官。很久之後，起用爲福建巡按。

嘉靖二十四年五月，何維柏上疏彈劾大學士嚴嵩奸佞貪污罪，比擬爲李林甫、盧杞，且説嚴嵩推舉顧可學、盛端明修煉配製藥方，奸邪諂媚邀寵。皇帝大怒，派官員逮捕治罪。士人百姓攔道痛哭，何維柏神氣不變。下欽犯牢獄，當廷杖責，除去官籍。居住家裏二十餘年。

隆慶元年，召回復任原職，提拔爲大理少卿。升遷爲左僉都御史。上疏請求皇上天天駕臨便殿，召執政大臣謀劃國家政事，并選擇有才德的大臣與講讀儒臣輪番入宮值班。宮中日常起居，謹慎選擇小心厚道的内侍調理護侍聖上身體，使游玩居處有規律，御幸有節制。如果不是隆冬嚴寒，不要停止朝講。回覆知道了。升任左副都御史，母喪歸家。

萬曆初年，回朝任官。歷任吏部左、右侍郎，極力論説賣官的害處。御史劉臺彈劾大學士張居正，張居正請求辭職，何維柏倡導九卿挽留張居正。等張居正爲父親服喪，皇上下詔吏部挽留。尚書張瀚問何維柏，何維柏説："天經地義，怎能廢除呢?"張瀚聽從了他的話而没挽留。張居正生氣，憑藉聖旨罷免張瀚，停何維柏俸禄三個月。隨即調外任南京禮部尚書。到考察官員述職，張居正從朝廷發出命令罷免何維柏官職。死

後謚號端恪。

徐學詩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

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群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説，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嘆憤，而無有一人敢抵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亦安得而盡悉之乎?

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托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 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歷任郎中。二十九年，俺答侵犯京城。敵退後，詔令廷臣陳説制敵策略。諸臣多揀小事應答。徐學詩氣憤地説："大奸掌握國家權柄，是亂的本源。亂的本源不除，怎能攘除外患?"立即上疏説：

大學士嚴嵩執政十年，奸佞貪污太厲害了。朝內結交權貴，朝外朋比小人。文武升任，全都要挾重重賄賂，致使文武官員剥削軍民，釀成盜寇禍患。國家形勢到了這種地步，還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説來蒙蔽皇上的聽聞。近來因爲京都有緊急情况，便秘密運送財物到南方。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并行，駭人耳目。又收納罷了官職的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李鳳鳴鎮守薊州；接受早已年老廢棄的總兵官郭琮三千金，讓他督察漕運。諸如此類，難以數説。全朝没有不嘆息憤恨，而無一人敢觸犯，確實是因爲嚴嵩內外勾結，上下結黨營私，長期積成勢力。而其子嚴世蕃又狡猾成性，擅自執掌父權。凡是各部門奏請，必先告訴嚴氏父子，然後纔敢報奏陛下。陛下怎能完全熟悉內情呢?

嚴嵩的權力足以假藉别人攻擊他人，機心足以先發制人，勢力財富足以廣交朋黨，自我穩固，文詞巧妙足以掩飾罪惡過錯。而精悍機敏，善揣摩皇上心思，足以趨利避害；做事圓滑不漏把柄，私交施惠，甜言蜜語，笑顏示人，又足以交結人歡心，箝住人口舌。所以前後彈劾嚴嵩的人，嚴嵩雖然不能在正直陳説時明顯給予災禍，却没有一個不被暗地裏乘考察官員的時候挑起事端暗中報復。例如前給事中王曄、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人在當時也蒙寬恕，可現在都在哪兒呢? 陛下確實應該罷免嚴嵩父子，另外挑選忠良大臣取代他，外患自然没有不安

寧矣。

帝覽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帝於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優詔慰諭。嵩疏謝，佯爲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詩竟削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

寧的。

皇帝看完奏章，很感動。方士陶仲文密奏説嚴嵩無所依傍，特别忠心，徐學詩祇是想爲他的私黨報仇罷了。皇帝於是發怒，將徐學詩關進欽犯牢獄。嚴嵩自己不安寧，乞求離職，皇帝以優詔安慰。嚴嵩上疏謝恩，假裝替嚴世蕃乞求回鄉，皇帝也不准許。徐學詩最終被削去官籍。以前彈劾嚴嵩的葉經、謝瑜、陳紹與徐學詩都是同鄉，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年，起用徐學詩任南京通政參議。没有上任，便去世。追贈爲大理少卿。

初，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悉嵩所爲。嵩疑學詩疏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迎和門辭，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譖於帝，竟杖殺之。

當初，徐學詩族兄徐應豐以善於書法，提拔爲中書舍人，供事於無逸殿，熟悉嚴嵩的所作所爲。嚴嵩懷疑徐學詩上疏是徐應豐指使的，恰逢考核官員，就指使吏部貶斥他。徐應豐到迎和門辭行，皇帝特别下旨留用，嚴嵩更加憎恨。過了幾年以誤寫科書罪向皇帝詆毁徐應豐，竟用杖打死了他。

葉經　陳紹

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常州推官，擢御史。嵩爲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柙謀襲郡王爵，秦府永壽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墡爭襲，皆重賄嵩，嵩許之。二十年八月，經指其事劾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辯。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置嵩不問。嵩由是憾經。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試。試録上，嵩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斥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由嵩報復也。穆宗即位，贈經光禄少卿，任一子官。

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中進士。授官常州推官，提拔爲御史。嚴嵩任禮部尚書，交城王府輔國將軍朱表柙謀劃襲封郡王爵位，秦府永壽王庶子朱惟燱與嫡孫朱懷墡争奪襲爵，都重重賄賂嚴嵩，嚴嵩都答應了。二十年八月，葉經指出此事來彈劾嚴嵩。嚴嵩非常恐懼，極力掩飾，且上疏分辯。皇帝將襲爵事交付朝廷議論，却放置嚴嵩所作所爲不追究。嚴嵩因此事恨葉經。又過了二年，葉經巡按山東監考鄉試。鄉試録取名單上報後，嚴嵩指責發策語爲誹謗，激起皇帝怒火。當廷杖打葉經八十下，貶爲民。創傷很重而死。提調布政使陳儒以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都貶爲邊遠地方的典史，是由於嚴嵩報復而致。穆宗即位，追贈葉經爲光禄少卿，任用一子爲官。

陳紹終韶州知府。

陳紹最後任韶州知府。

厲汝進　查秉彝　徐養正　劉起宗　劉禄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以顯陵工成，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十一年中進士。授爲池州推官，召入朝任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以完成顯陵工程，召任工部侍郎。厲汝

召爲工部侍郎。汝進言杰素犯清議，不宜佐司空，并劾尚書甘爲霖、樊繼祖不職。不納。

三遷至户科都給事中。户部尚書王杲下獄，汝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巴縣劉起宗、章丘劉棣合疏言："兩淮副使張棣遣使入都，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囑有證。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詞連倉場尚書王暐。嵩上疏自理，且求援於中官以激帝怒。帝責其代杲解釋，命廷杖汝進八十，餘六十，并謫雲南、廣西典史。明年，嵩復假考察，奪汝進職。隆慶初，起故官。未至京，卒。

秉彝由黄州推官歷户科左給事中。數建白時事。終順天府尹。

養正以庶吉士歷户科右給事中。隆慶中，官至南京工部尚書。

起宗初除衢州推官，召爲户科給事中。延綏洊饑，請帑金振救。終遼東苑馬寺卿。

棣以行人司擢户科給事。謫後，自免歸。

王宗茂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布政使。從父格，太僕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沈鍊至謫佃保安。中外懾其威，益箝口。宗茂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

> 嵩本邪諂之徒，寡廉鮮耻。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一也。

進説陸杰常觸犯社會輿論，不適合任司空之佐，并彈劾尚書甘爲霖、樊繼祖不稱職，不被采納。

三次遷任到户科都給事中。户部尚書王杲下獄，厲汝進與同僚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巴縣劉起宗、章丘劉棣一同上疏説："兩淮副使張棣派人入京都，廣泛結交。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人，都接受賄賂受托辦事并有證據。嚴世蕃竊掌父親權柄，喜受賄，氣焰囂張。"言詞連及倉場尚書王暐。嚴嵩上疏自我檢查，且向宦官求救以激起皇帝怒火。皇帝責備厲汝進代王杲解釋，命令當廷杖責厲汝進八十下，其餘的杖責六十下，一并貶到雲南、廣西任典史。第二年，嚴嵩又假藉考察名義，奪去萬汝進官職。隆慶初年，官復原職。未到京城便死去。

查秉彝由黄州推官歷任户科左給事中。數次評議國家時事，最後任順天府尹。

徐養正以庶吉士任户科右給事中。隆慶年間，官至南京工部尚書。

劉起宗初任衢州推官，召任户科給事中。延綏連續發生饑荒，請求下放國庫錢幣賑災。最終任遼東苑馬寺卿。

劉棣以行人司提拔爲户科給事。被貶官後，自己辭官歸家。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王橋，任廣東布政使。叔父王格，任太僕卿。王宗茂考中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官行人。三十一年，提拔爲南京御史。當時先後彈劾嚴嵩的人都招致禍害，沈鍊貶謫到保安治田。朝廷内外都畏懼嚴嵩權威，更緘口不語。王宗茂深爲不平，任官纔三個月，就上疏説：

> 嚴嵩本是奸邪諂媚之徒，寡廉鮮耻。長久把持國家權柄，作威作福。海内海外，舉國上下，無人不怨恨他。例如吏、兵兩部每次選任人，他預先囑托二十人，每人索取賄賂數百兩黄金，任他們自己選擇好地方。致使文武百官盡出於他的門下。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一條。

任私人萬寀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爲國家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

任命親信萬寀爲考功郎。凡是外地官員提拔，不考察他的品行能力，不計較他的資歷，惟看賄賂多少。致使正直人才不能被國家任用。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二條。

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爲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

往年遭人彈劾，秘密向南運輸家產，車子所裝珍寶，不計其數。金銀鑄造的人與物品，多達二三尺高。下到溺器，也用金銀所製。不知陛下宮中也有這種器物嗎？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三條。

廣布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

廣購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在府第後積石塊成大坎，裏面藏着金銀珍玩，爲子孫後代長久打算。而國家大計，民生疾苦，全不放在心上。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四條。

畜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

養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城府邸。所到之處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都敢怒不敢言。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五條。

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

陛下招待大官食用的美味不過纔有幾樣，而嚴嵩却極盡珍奇美味。各地奇異物產，沒有一樣不全部呈獻給他。這是九州萬國對待嚴嵩超過了陛下。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六條。

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於京師，達於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恬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

往年敵寇逼近京城，正是上下擔憂恐懼的時候，而嚴嵩更加大肆貪污。致使民俗歌謠傳遍京城，傳到沙漠。天下的百姓無不祈求上天盼望嚴嵩早死，嚴嵩還不知停止。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的第七條。

募朝士爲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

招募朝中士人爲乾兒義子多達三十餘人。像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等人實爲衣冠强盜，而都成爲嚴嵩的爪牙，助其爲虐，致使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這是嚴嵩負國罪行第八條。

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剥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不

天下所依靠以爲安全的是財富，是軍隊。無才的文官，靠賄賂而上任，必定剝削百姓財物，花了上百便掠奪上千，花了上千便掠奪上萬，百姓如何不貧困？無才能的武

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逾期而不發，兵奈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於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役於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攖權相之鋒哉？誠念世受國恩，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

將依靠賄賂任官，必定侵吞軍餉，有的少了士兵不增補，有的逾期不發兵餉，兵士如何不疲困？近來四處地震，占卜的結果是臣子專權。試問今日專權者，還有誰在嚴嵩之上呢？陛下國庫所藏不足支付邊防一年費用，而嚴嵩所積蓄的錢可足够數年的用度。與其實行賣官鬻爵的命令來資助邊防，何不去此害國害民的奸賊，抄没其家産來解除患難呢？臣看到數年以來，凡是彈劾嚴嵩的人不死於廷杖，便服役邊塞。臣也有身家，難道不惜家而敢觸犯天子怒，抗權相鋒刃嗎？確實想到世代受國家恩惠，不忍見祖宗天下崩潰在嚴嵩賊子的手中。

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

奏疏到達，通政司趙文華秘密地拿給嚴嵩看，留了數天纔上呈，於是嚴嵩有了回旋餘地。於是以誣陷大臣罪，貶王宗茂爲平陽縣丞。

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貶，恬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奪其父樀官。樀竟憤悒卒。嵩罷相之日，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當王宗茂上疏時，自認爲必然會死。等被貶後，安然離開京城。任官半年，以母喪歸家。嚴嵩没處發泄怨恨，便奪去其父王樀官職。王樀最終憤恨悒鬱而死。嚴嵩被罷相的那天，王宗茂也去世了。隆慶初年，追贈爲光禄少卿。

周冕

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貴州道試御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史鄒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論廷臣，且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冕獨抗章爭之。帝震怒，立下冕詔獄搒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是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冕極言教諭不可緩，請早降綸言，慎選侍從。帝又大怒，謫雲南通海縣典史。冕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

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中進士。授官太常博士，提拔爲貴州道試御史。重建太廟完成後，奉安神主，皇帝將派遣官員代爲祭祀。御史鄒懋卿説這樣做不行。皇帝發怒，降手詔數百言諭令朝廷衆臣，且説還有脅迫君主來博取名譽的人，必定加罪不寬恕。全朝驚懼屏息，不敢再説，惟獨周冕直言上疏争執。皇帝大怒，立即將周冕關進欽犯牢獄拷打。終因其言論正直，釋放任原職。此時太子出生已經十一年了，還未出閣由官吏傳授學習經史。周冕極力説教導傳授太子不可遲緩，請求早降旨慎選侍從。皇帝又大怒，貶周冕任雲南通海縣典史。周冕雖然被遠遠貶官，意氣慷慨不屈服。

數遷至武選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語侵歐陽必進。必

數次遷任至武選郎中。楊繼盛彈劾嚴嵩以及嚴效忠假冒功勞一事，言語冒犯歐陽必進。歐陽

進奏辯，章下兵部。冕上言：

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逾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户。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核實以聞。嵩子世蕃乃自創一稿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稿，率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折之。

如效忠曾中武舉，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

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效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迹也。必進既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

必進上奏辯白，奏章下到兵部。周冕上言説：

臣奉詔檢查得到二十七年通政司的情况，嚴效忠十六歲，因爲武會試落第，發文通知兩廣軍門聽候使用。不久歐陽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報黎賊平定，派嚴效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過一個月，嚴鵠説兄長嚴效忠曾經斬殺敵首七顆，合并功勞增加賞賜，應授任署副千户。現在嚴效忠身患重病，嚴鵠請求代替他的職務。臣疑心有虚假，將檢查核實後上報。嚴嵩兒子嚴世蕃自已草寫了一份稿子交付臣，分付臣依命題覆。臣觀看他的草稿，大都荒誕虚假差錯乖張，請容我一一批駁。

假如嚴效忠曾中武舉，爲什麽當初没有本籍送交文書，現在又稱爲百姓，而不説是武舉？假如嚴效忠果真是嚴鵠的兄長，嚴世蕃的兒子，可是嚴世蕃幾個兒子都很年幼，没有名叫效忠的。假如嚴效忠果真斬殺敵首七顆，可當時奏報稱年僅十六，怎能赴戰場戰鬥呢？爲什麽軍門諸將都没有聽説過有斬殺敵首功勞，爲什麽獨自宰相的一個孫子驍勇異常勝過三軍？假如説嚴效忠與敵相搏，小腿、臂肩受到創傷，算來他上戰場及受派遣，相隔不足一月，爲什麽萬里軍情立即能快速報告？假如説嚴效忠因爲創傷嚴重病死，爲什麽嚴鵠代職的那天，衹是説不能受職？假如説嚴效忠的鎮撫應當代替，那麽奏報捷聞的功勞衹能給予他本身，按例無沿襲的。假如説嚴效忠的功勞應當并論，按例先要奏報請求，爲什麽衹是用通狀，而且逼令有關官員奉命行事？

臣精心訪問，本來就没有名叫嚴效忠的人到軍隊聽候使用，嚴鵠也不是嚴效忠的親弟弟。他的姓名也是僞造的，首級也是購買的，而没有絲毫真實功績。歐陽必進既是嚴嵩的鄉親，陳圭又與嚴世蕃結爲姻親，曲從附順，相互勾結，共同欺騙君主。臣如果不説，陛下又怎麽知道他們的奸情。且數朝以來，未曾聽説過有宰相的子孫送至軍門報效

今嵩不唯咨送軍門，而且詭托名姓，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

疏奏，直聲震朝廷。嵩父子大懼，力事彌縫。帝責冕報復，下詔獄拷訊，斥爲民。冕既得罪，而尚書覆奏如世蕃指矣。隆慶初，録先朝直臣，起冕太僕少卿。遭母憂，未任，卒。

趙錦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江陰知縣，徵授南京御史。江洋有警，議設總兵官於鎮江。錦言："小寇剽掠，不足煩重兵。"帝乃罷之。已，疏言："淮兗數百里，民多流傭，乞寬租徭，簡廷臣督有司拊循。"報可。軍興，民輸粟馬，得官錦衣，錦極陳不可。尋清軍雲南。

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錦以爲權奸亂政之應，馳疏劾嚴嵩罪。其略曰：

> 臣伏見日食元旦，變異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矣。今之内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巨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

國家的。現在嚴嵩不僅把子孫送到軍門，而且僞托姓名，破壞祖宗制度，就不能奇怪蔣應奎、唐國相等人的效法了。臣的職責很重要，按道義不敢隱瞞，乞求特賜查究更正，使天下都明白朝廷有不可僥幸取得的功勞和不可觸犯的法律。臣即使獲罪，死而無恨。

疏奏入，周冕正直名聲震動朝廷。嚴嵩父子十分懼怕，極力掩飾。皇帝責備周冕報復，被關進欽犯監獄拷打審訊，貶斥爲民。周冕既然獲罪，而尚書復奏又如嚴世蕃的旨意了。隆慶初年，按功任用先朝正直大臣，起用周冕爲太僕少卿。爲母親服喪，没有赴任而去世。

趙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中進士。授官江陰知縣，徵召授南京御史。江洋出現緊急情況，討論於鎮江設置總兵官。趙錦説："小股賊寇搶殺掠奪，不用麻煩重兵。"皇帝於是停止設置總兵官的打算。不久，上疏説："淮、兗數百里，百姓多流亡在外作傭工，乞求少抽租税徭役，挑選朝廷大臣監督有關部門安撫人民。"回覆同意。軍隊興起，人民送糧與馬，得任錦衣衛官。趙錦極力陳説這樣不可以。不久到雲南清理軍隊。

三十二年元旦，發生日食。趙錦以爲這是權臣擾亂朝政的反應，立即上疏彈劾嚴嵩罪行。大略説：

> 臣看見元旦有日食，這是異常變故。山東、徐、淮仍然年年發大水，到處頻繁地震，災害不會無故發生。昔日太祖高皇帝廢除丞相職位，分散權利於各部門，是替後世作深遠打算。現在的内閣，無宰相之名，却有其實權，并非高皇帝本意。前不久夏言拿貪污暴虐來的錢，恣意横行。現在大學士嚴嵩又以奸佞繼夏言之後恃寵作威作福，竊奪權力放縱自己，事無大小，都自我專斷。有人觸犯他的意願，必定以罪禍打擊，百官聞風喪膽不敢言語。天下事不報告朝廷，而先報告給政府。奏事官員，在嚴嵩家門按班等

白事之官，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指。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賕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逭誅。至宗藩勛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謚，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耻掃地，有臣所不忍言者。

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旨取裁而已。諸司奏稿，并承命於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誅，而嵩得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静，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静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愆。陛下豈誠以嵩爲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群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

頃自庚戌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内外矣。而封疆之

候，請求辦事所送的賄賂，集中到他的家中。吏部升降官員，兵部用人或捨棄不用，無不順從他的意思。邊防大臣失敗，都搜刮剋扣軍用物資以賄賂嚴嵩，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逃脱責罰。至於宗藩大臣功勛國戚的繼承封號，文武大臣的贈謚，這些事辦理的遲早，以及給予或是削奪，都要視賄賂多少而定。以至於希望受寵謀求升官之徒，胡亂貶低自己。他們的稱號不合正理，廉耻掃地，是臣所不忍心説的。

陛下是天降聖主，應獨自執掌朝綱。自己决斷生殺予奪，諸部門呈交公務文書，閣臣衹是擬旨拿來裁定而已。可現在諸部門奏稿，都聽命於嚴嵩，陛下怎能知曉。現在夏言已被誅殺，而嚴嵩可以行惡，是由於夏言粗暴且疏淺，罪惡易於顯露，嚴嵩奸佞而城府很深，罪惡難以知曉。嚴嵩察顔觀色阿諛逢迎十分巧妙，看似忠誠勤勞，諂言親媚的態度，似乎恭順。引薦培植依附自己的人，安排在重要位置，觀察諸臣的動静，先發制人，故很少敗露。重重賄賂陛下左右親信，凡是陛下的動静意向，無不先得知，所以往往適合旨意。或者觀察聖上意圖所在，因而行事成全個人所願；或者乘着機會，從而鼓動聖上，以便大肆施行其毒計。假使陛下思索，則其根本發於朝廷；假使天下指責，則其事不發於政府。如果聖上幸而洞察事理，則各部門將代嚴嵩受罰；如果不幸流傳後世，則陛下將代嚴嵩挨駡。陛下難道真的以爲嚴嵩是賢臣嗎？自從嚴嵩輔理朝政以來，衹報恩怨，衹收斂賄賂。群臣害怕暗中遭禍，忠言不敢直接陳述；各處盛行貪污風氣，而平民生活日益貧困愁苦。

自庚戌後不久，外寇横行搶掠。陛下曾經招募天下勇敢能武的人來充足軍隊，竭盡天下財富來供給軍餉，搜集天下逸士任爲將領，施行不按官秩的獎賞，賜予極大權威，以感化昭示朝廷内外。可封疆大臣終究没有

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掊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群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秉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兹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

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横，臣知其不足平矣。

當是時，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周冕争冒功事亦下獄，而錦疏適至。帝震怒，手批其上，謂錦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於是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矣。既至，下詔獄拷訊，搒四十，斥爲民。父塤，時爲廣西參議，亦投劾罷。

錦家居十五年，穆宗即位，起故官。擢太常少卿，未上，進光禄卿。江陰歲進子鱭萬斤，奏減其半。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破擒叛苗龍得鮓等。宣慰安氏素桀驁，畏錦，爲效命。入爲大理卿，歷工部左、右侍郎。嘗署部事，有所争執。

萬曆二年遷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尚書。張居正遭喪，南京大臣議疏留。錦及工部尚書費三暘不可而止。

替陛下消除憂患。因爲權臣謀取私利，將官仿效，以剥削爲本務，以鑽營競進爲才能。致使朝廷之上，用的人不賢，賢人不任用；獎賞與功勞不合，責罰與罪過不相當。陛下想要達到太平，可群臣不足以在左右蒙受德澤；想遏制敵寇，可將士不足以在邊疆抵禦侵犯。財産物資已竭盡而外患不見安寧，人民已極其困苦，而内亂又意外發生。陛下親自秉持最高的聖明，憂愁勤勞，日理萬機，已經三十二年了，而天下形勢却如此危急，不是嚴嵩的奸詐邪惡，又怎麽會導致到這種地步。

臣願陛下觀上天垂示的徵象，察祖宗立法的精微，想到權柄的不可外移，思考綱紀的不可淆亂，立即罷免嚴嵩，以應天變，那麽朝廷清明，法紀整頓。敵寇雖然横行，臣知道他們極易平定。

當時，楊繼盛因爲彈劾嚴嵩受到重責，皇帝正積怒氣以待上言的人。周冕因諫諍冒功一事下獄，而趙錦奏疏恰好送到。皇帝大怒，親手批在疏上，説趙錦欺辱上天誹謗君主，派人逮捕治罪，又下諭十分周到地安慰嚴嵩。於是趙錦遠隔萬里到京受審，屢次陷入檻車，多次瀕臨死亡。到京之後，關進欽犯監獄受拷打審訊，重打四十，貶斥爲民。父親趙塤，當時爲廣西參議，也被彈劾罷官。

趙錦在家居住十五年，穆宗即位，復任原職。提拔爲太常少卿，没有上任，進升光禄卿。江陰每年進獻子鱭一萬斤，上奏減半。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撫貴州，擊破擒獲叛苗龍得鮓等人。宣慰安氏素來桀驁不馴，但畏懼趙錦，爲他效命。入京任大理卿，歷任工部左、右侍郎。曾經代理工部尚書事務，遇不合理之事即行争執。

萬曆二年，升任南京右都御史，改任刑部尚書。張居正遭遇喪事，南京大臣商議一同上疏挽留。因趙錦及工部尚書費三暘不同意而停止。轉

移禮部，又移吏部，俱在南京。錦以居正操切，頗訾議之。語聞，居正令給事中費尚伊劾錦講學談禪，妄議朝政，錦遂乞休去。居正死，給事、御史交薦，起故官。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是時，方籍居正貲産。錦言："世宗籍嚴嵩家，禍延江西諸府。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若加搜索，恐貽害三楚，十倍江西民。且居正誠擅權，非有異志。其翊戴冲聖，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亦有不容泯者。今其官蔭贈謚及諸子官職并從褫革，已足示懲，乞特哀矜，稍寬其罰。"不納。

任禮部，又改任吏部，都在南京。趙錦以爲張居正辦事急躁，多有批評議論。張居正聽了他的言語，就命令給事中費尚伊彈劾趙錦講學談禪，妄自議論朝政，趙錦於是乞求退休。張居正死後，給事、御史都交相推薦趙錦，官復原職。十一年，召拜爲左都御史。這時正没收張居正的財産，趙錦説："世宗没收嚴嵩家産，禍及江西諸府。張居正私人所藏未必趕上嚴氏，若加以搜索，恐怕危害三楚，害處十倍於江西人民。而且張居正雖然專權，却没有貳心。他擁戴聖上，日夜操勞，中外安寧，功勞不容泯滅。現在將他的官職贈謚以及諸子官職一并革除，已經足以顯示懲罰，請求特此哀憐，稍稍放寬懲罰。"不被皇上采納。

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少保，尋加兵部尚書，掌院事如故。錦摘陳御史封事可采者數條，請旨行之。四川巡按雒遵憾錦，假條奏指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交章論列，遂調遵外任。帝幸山陵，再奉敕居守。其冬，以繼母喪歸。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年七十六矣，再辭，不許。次蘇州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二品官六年任滿，加太子少保，不久加任兵部尚書，像以前一樣掌管院事。趙錦摘出御史上書中可采用的建議數條，請求皇上下旨施行。四川巡按雒遵怨恨趙錦，藉條奏指責趙錦爲奸臣。御史周希旦、給事中陳與郊認爲雒遵不正直，紛紛上奏章檢舉彈劾，於是調雒遵到外地任官。皇帝駕臨皇家陵園，趙錦又奉旨留京守護。這年冬天，因繼母喪歸家。十九年召拜爲刑部尚書。年已七十六歲，兩次辭職，不允許。住在蘇州去世。追贈爲太子太保，謚號端肅。

錦始終厲清操，篤信王守仁學，而教人則以躬行爲本。守仁從祀孔廟，錦有力焉。始忤嚴嵩，得重禍。及之官貴州，道嵩里，見嵩葬路旁，惻然憫之，屬有司護視。後忤居正罷官，居正被籍，復爲營救。人以是稱錦長者。

趙錦始終保持清高節操，篤信王守仁學説，教人以親自施行爲本。王守仁陪祭於孔廟，趙錦起了作用。最初觸犯嚴嵩，招致重禍。等到去貴州任官，經過嚴嵩故里，看見嚴嵩埋葬路旁，惻然憐憫，囑托有關部門看護。後來觸犯張居正罷官，張居正被没收家産，他又營救。人們以此稱趙錦爲忠厚長者。

吴時來

吴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松江推官，攝府事。倭犯境，鄉民携妻子趨城，時來悉納之。客兵獷悍好剽掠。時來以恩結其長，犯即行法，無嘩者。賊攻城，驟雨，城壞數丈。時來以勁騎扼其衝，急興版築，三日城復完，賊乃

吴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中進士。拜授爲松江推官，代理府事。倭寇侵犯府境，鄉民携帶妻子兒女逃到城裏來，吴時來全都收納了。外地調來的軍隊剽悍好掠奪。吴時來以恩惠結交他們的長官，違犯法紀立即執法處理，没有喧嘩抗命的。賊寇攻城，天突降大雨，城崩塌了數丈。吴時來用精良騎兵扼守要處，急忙築

棄去。

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皆嚴嵩私人，嵩疾之甚。會將遣使琉球，遂以命時來。三十七年三月，時來抗章劾嵩曰："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潜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吴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剥民膏以營私利，虚官帑以實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愈、張瑠，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爲也。"

時張翀、董傳策與時來同日劾嵩。而翀及時來皆徐階門生，傳策則階邑子，時來先又官松江，於是嵩疑階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構陷，必有人主之，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借端自脱。帝入其言，遂下三人詔獄，嚴鞫主謀者。三人瀕死不承，第言"此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爲主使讞上。詔皆戍烟瘴，時來得横州。

土修城，三天城又修好，賊寇於是放棄離去。

提拔爲刑科給事中。彈劾罷免兵部尚書許論、宣大總督楊順以及巡按御史路楷。他們都是嚴嵩私黨，嚴嵩十分痛恨他。恰逢將派人到琉球，於是命吴時來前去。三十七年三月，吴時來直言上奏章彈劾嚴嵩説："不久前陛下勃然大怒，逮捕治理戰敗的邊防大臣，人心大快。邊防大臣剋扣軍用物資贈送執政，是犯罪。執政大臣接受饋贈，狼狽爲奸，欺騙君主，難道無罪嗎？嚴嵩輔理朝政二十年，文武百官任免，都出於他的手。秘密命令兒子嚴世蕃出入宫禁，批答奏章。嚴世蕃因此憑藉權力顯示威風，任意指使公卿像對待奴隸一樣使唤將帥，收受賄賂財物，堆積如山，仍然不滿足。任用親信萬寀爲文選郎，方祥爲職方郎，每做一事，推薦一官，必須先稟報嚴世蕃然後纔奏請皇上。陛下衹知建議出自各部大臣，怎知這都是嚴嵩父子個人意思呢？其他不再一一論述。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吴嘉會等人，有的祈求免除死罪，有的祈求升官，都剥削民財營求私利，國庫錢幣空虚而權臣之門財物充盈，陛下已洞察到其中一二。諫官如給事中袁洪愈、張瑠，御史萬民英也曾經數次提及此事。衹是多從側面婉言諷諫，没有直接攻擊嚴嵩父子。臣私下認爲除去邪惡務求根本。現在邊防戰事不振作是由於軍隊疲困，軍隊疲困是由於官員邪惡，官員邪惡是由於執政者喜好財貨。如果不除掉嚴嵩父子，陛下即使日夜憂愁操勞，邊防大事也終於没有作爲。"

當時張翀、董傳策與吴時來同一天彈劾嚴嵩，而張翀與吴時來都是徐階的門生，董傳策則是徐階同鄉的兒子，吴時來先又在松江任官，於是嚴嵩疑心是徐階指使的，秘密上奏三人同日誣陷他，必然有人主使，而且吴時來畏懼出行琉球，藉事擺脱。皇帝聽從嚴嵩的話，於是將三人關進欽犯監獄，嚴厲審問主謀的人。三人瀕臨死亡也不承認，衹是説"此是高廟神靈教臣説這番話的"。主審人於是以三個人互爲主使人判决上呈。下詔命令都流放到西南烟瘴之地，吴時來貶到横州。

隆慶初，召復故官。進工科給事中。條上治河事宜，又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宜用之薊鎮，專練邊兵，省諸鎮徵調。帝皆從之。撫治鄖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且調用，時來言秉仁薦太監李芳，無大臣節，秉仁遂坐罷。帝免喪既久，臨朝未嘗發言，時來上保泰九札，報聞。尋擢順天府丞。

隆慶初年，召回恢復原職，升爲工科給事中。上奏陳説治理河道的事情，又推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任用到薊鎮，專門訓練邊防士兵，省去諸鎮調用。皇帝都聽從了他的提議。巡撫治理鄖陽。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彈劾將調用，吴時來説劉秉仁推薦太監李芳，没有大臣節操，於是劉秉仁坐罪罷官。皇帝服喪期滿了很久，上朝不曾發言，吴時來上了九道保持安定興盛的札子，回報已知。不久提拔爲順天府丞。

隆慶二年，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移巡撫廣東。將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會高拱掌吏部，雅不喜時來，貶雲南副使。復爲拱門生給事中韓楫所劾，落職閑住。

隆慶二年，拜授爲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轉任廣東巡撫。將要出發，推薦所屬主管官吏達五十九人。給事中光懋等人彈劾他濫行推舉。恰逢高拱執掌吏部，很不喜歡吴時來，於是將他貶爲雲南副使。又被高拱門生給事中韓楫彈劾，罷官閑住。

萬曆十二年，始起湖廣副使。俄擢左通政，歷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左都御史。誠意伯劉世延怙惡，數抗朝令，時來劾之，下所司訊治。時來初以直竄，聲振朝端。再遭折挫，沈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堅，委蛇執政間。連爲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光所劾，時來亦連乞休歸。未出都，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恪。尋爲禮部郎中于孔兼所論，奪謚。

萬曆十二年，纔起用爲湖廣副使。不久提拔爲左通政，歷任吏部左侍郎。十五年拜授爲左都御史。誠意伯劉世延作惡不改，數次違抗朝廷命令。吴時來彈劾他，下交有關部門審訊治罪。吴時來最初以正直被貶，聲震朝廷。兩次遭受挫折，沉淪十餘年。晚節不能自保，在執政時委曲求全。連接被饒伸、薛敷教、王麟趾、史孟麟、趙南星、王繼光彈劾，吴時來也連續請求退休歸家。還没有出京城便去世，追贈爲太子太保，謚號忠恪。不久被禮部郎中于孔兼論罪，奪去謚號。

張翀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疾嚴嵩父子亂政，抗章劾之。其略曰：

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富則甲天下。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滿朝班，親姻盡朱紫。犬馬尚知報主，乃嵩則不然。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言之。

國家所恃爲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嘉靖三十二年中進士。任刑部主事。痛恨嚴嵩父子擾亂政事，直言上奏章彈劾他們。大略是：

臣私下看到大學士嚴嵩貴則達到人臣的頂點，富則天下第一，兒子爲侍郎，孫爲錦衣、中書，賓客門生滿朝都是，親戚都是高官。犬馬還知道報效主人，而嚴嵩却不這樣。臣試以邊防、財賦、人才三大政事來討論。

國家所依靠作爲屏障輔翼的是邊鎮。自從嚴嵩輔理政事以來，文武將官大都是憑賄賂升任的。開始不核實官員名義與實際能力

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勤問遺，即被超遷。托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蔭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	的情況，衹要打通關節，立即任命官職。其後不問功勞官階，衹要經常饋贈，立即被破格提拔。假托名義修邊防建城堡，使軍隊覆没的人封蔭兒子，濫殺的人得到升官。公然肆行詆毁欺騙，互相販賣官職。而祖宗二百年來的邊防大計完全廢棄毁壞了。
户部歲發邊餉，本以贍軍。自嵩輔政，朝出度支之門，暮入奸臣之府。輸邊者四，饋嵩者六。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逾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保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	户部每年發放邊防軍餉，本是用來贍養軍隊的。自從嚴嵩輔理朝政以來，早上從度支處出門，晚上便到了奸臣的府第。送到邊防的有十分之四，贈送嚴嵩的有十分之六。臣每次經過長安街，見到嚴嵩門口全是邊防各鎮派來的人。没有見到他，先送他的兒子。没有見到他的兒子，先送他的家人。家人嚴年財富已超過數十萬，嚴嵩家的財富可想而知。私人財富充盈，一半是軍需物資。邊防士卒受凍挨餓，性命朝不保夕，而祖宗二百年來培養的軍隊完全損害削弱了。
邊防既隳，邊儲既虚，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狙獪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烏鈔。無耻之徒，絡繹奔走，靡然成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	邊防已經隳壞，儲備已經空虚，假使人才還够供陛下使用則還不足以擔憂。自從嚴嵩輔理朝政以來，蔑視賢才，謀取私利。嚴世蕃以其天性狡詐，倚仗父親的虎狼權勢，賣弄權威獲取私利，野蠻攫取錢鈔。無耻之徒，一個接一個上下奔競求官，盛行成風，有如瘋狂而失常。而祖宗二百年來培養的人才完全敗壞了。
夫嵩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辨足以亂政，才足以濟奸。附己者加諸膝，異己者墜之淵。箝天下口使不敢言，而其惡日以恣。此忠義之士，所以搤腕憤激，懷深長之憂者也。陛下誠賜斥譴，以快衆憤，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	嚴嵩的陰險足以傾軋正直之人，狡詐足以迷惑世人，詭辯足以亂政，才能足以行奸。依附自己的多加保護，反對自己的推至深淵。箝制天下人的口使其不能言語，而其凶惡日益恣行。這是忠義人士扼腕嘆息憤慨、懷有深遠憂慮的原因。陛下應賜旨貶斥，以消除衆人憤怒，那麽邊關將士不戰而士氣倍增，百官衆府不用下令政事就會面貌一新。
書奏，逮下詔獄拷訊，謫戍都匀。	書奏上，被逮捕下欽犯監獄拷打審訊，謫戍都匀。
穆宗嗣位，召爲吏部主事，再遷大理少卿。隆慶二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所部萬羊山跨湖廣、	穆宗繼位，召回授官吏部主事，再升爲大理少卿。隆慶二年春天，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南、贛。他所管轄的萬羊山横跨湖廣、福建、廣

福建、廣東境，故盜藪，四方商民種藍其間。至是，盜出劫，翀遣守備董龍剿之。龍聲言搜山，諸藍户大恐。盜因煽之，嘯聚千餘人。兵部令二鎮撫臣協議撫剿之宜，久乃定。南雄劇盜黄朝祖流劫諸縣，轉掠湖廣，勢甚熾。翀討擒之。移撫湖廣。召拜大理卿，進兵部右侍郎。以侍養歸。

萬曆初，起故官，督漕運。召爲刑部右侍郎，不拜，連章乞休。卒於家。天啓初，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董傳策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除刑部主事。

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略言：

嵩稔惡誤國，陛下豈不洞燭其奸。特以輔政故，尚爲優容，令自省改。而嵩怙不知戒，負恩愈深。居位一日，天下受一日之害。臣竊痛之。

夫邊疆督撫將帥欲得士卒死力，必資財用。今諸邊軍餉歲費百萬，强半賂嵩。遂令軍士饑疲，寇賊深入。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

吏、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注。文選郎萬寀、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不異卒隸。都門諺語至以"文武管家"目之。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

侍郎劉伯躍以采木行部，擅斂民財及郡縣贓罪，輦輸嵩家，前後不絶。其他有司破冒攘敚，入獻於嵩者更不可數計。嵩家私藏，富於公帑。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

趙文華以罪放逐，嵩没其囊橐巨萬，而令人護送南還。恐喝

東境，原來就是盜賊的聚集地，四方商人在那兒種植蓼藍。到這時强盜出來打劫，張翀派守備董龍剿殺。董龍揚言搜山，各種藍人家大爲驚恐。盜賊乘機煽動，聚衆千餘人。兵部命令兩鎮巡撫大臣協商鬮剿，很久纔平定下來。南雄大盜黄朝祖流動搶劫各縣，轉而攻掠湖廣，勢力很强盛。張翀討伐擒獲了他。改爲巡撫湖廣。召回授官大理卿，升兵部右侍郎。因侍養父母歸家。

萬曆初年，復任原職，監督漕運。召爲刑部右侍郎，不上任，連接上奏請求退休。死於家中。天啓初年，追贈爲兵部尚書，謚號忠簡。

董傳策，字原漢，松江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中進士，任刑部主事。

三十七年上書彈劾大學士嚴嵩，大致説：

嚴嵩罪惡深重貽誤國家大事，陛下怎麽不會洞察他的奸惡。衹是因爲他輔理朝政的緣故，纔寬容他，命令他自我反省改過。而嚴嵩怙然不知警戒，更加辜負皇恩。嚴嵩在位一天，天下受害一天。臣暗自痛恨。

邊防督撫將帥要得到士兵拼死效力，必須給予他們錢財用品。現在各邊防軍的兵餉每年花費上百萬，多半用來賄賂嚴嵩。於是使士兵飢寒疲困，寇賊深入内地。這是他破壞邊防罪，是第一條罪行。

吏、兵二部拿着選人簿册請嚴嵩填寫。文選郎萬寀、職方郎方祥甘心聽從指使，不異於是他的奴僕。以至於京城諺語以"文武管家"看待他們。這是他賣官鬻爵罪，是第二條罪行。

侍郎劉伯躍以采木名義巡行所屬各部，擅自收斂人民財物及接受各郡縣賄賂，用車子運到嚴嵩家，前後不斷。其他有關部門虚報冒領掠奪財物，進獻給嚴嵩家的不可計數。嚴嵩私人財富比國庫所藏還富有。這是他侵害國家財富罪，是第三條罪行。

趙文華因罪被放逐，嚴嵩没收了他的錢財無數，命人護送回南方。一路恐嚇州縣，

州縣，私役民夫，致道路驛騷，公私煩費。此其黨罪人之罪四也。

私自役使民夫，致使道路驛傳受到騷擾，公私耗費。這是他偏袒罪人罪，是第四條罪行。

天下藩臬諸司，歲時問遺，動以千計，勢不得不掊克小民。民財日殫，嵩貲日積。於是水陸舟車載還其鄉，月無虛日。所至要索供億，勢如虎狼。此其騷驛傳之罪五也。

天下藩臬臺各部門，每年一定時節贈送嚴嵩，動輒上千計，情勢不得不剥削百姓。百姓財産日益減少，嚴嵩財産日益積多。於是水陸車船運載歸還家鄉，每月没有間斷過一天。所到之處索取供應，勢如虎狼。這是他騷擾驛傳罪，是第五條罪行。

嵩久握重權，炙手而熱。干進無耻之徒，附膻逐穢，麇集其門。致士風日偷，官箴日喪。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

嚴嵩久掌重權，權力炙手可熱。一心升官的無耻之徒，依附惡勢力，聚集在嚴嵩家門。致使士人風氣一天天澆薄，官員戒規一天天喪失。這是他破壞人才罪，是第六條罪行。

嵩以蔽欺行其專權，生死予奪惟意所爲。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竊威助惡。父子肆凶，中外飲憤。有臣如此，非國法可容。臣待罪刑曹，宜詰奸慝。陛下誠不惜嚴氏以謝天下，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

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

嚴嵩依靠欺騙手段專權，任意決定他人生殺予奪。而嚴世蕃作爲無賴之子，竊取權威助紂爲虐。父子大肆行凶，朝廷内外人士含憤。有如此大臣，不是國法所能容忍的。臣任職於刑曹，應該詰問奸臣邪惡。陛下如果不憐惜嚴氏父子以謝天下，臣又怎會憐惜死亡以謝權臣奸賊！

疏奏入，董傳策被關進欽犯監獄，謫戍南寧。

穆宗立，召復故官。歷郎中。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進工部右侍郎。萬曆元年，就改禮部。言官劾傳策受人賄，免歸。繩下過急，竟爲家奴所害。

穆宗繼位，召回恢復原職。歷任郎中。隆慶五年，積功升遷任南京大理卿，進升工部右侍郎。萬曆元年，就地改任禮部。諫官彈劾董傳策受人賄賂，免職歸家。管束手下人過於急切，最終被家奴所害。

鄒應龍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嚴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使選法敗壞，市道公行。群小競趨，要價轉巨。刑部主事項

鄒應龍，字雲卿，長安人。嘉靖三十五年中進士。授官爲行人，提拔爲御史。嚴嵩專權很久，朝廷大臣攻擊他便招致禍患，都相互告誡不敢發言議論。而鄒應龍知道皇帝寵愛已悄悄轉移，嚴嵩兒子嚴世蕃更加貪婪放縱，可以攻擊而使他離職，於是上疏説：

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親權威，没有滿足地謀取私利。私自賞賜爵位，廣泛地收納賄賂。使得選任賢才的法紀敗壞，買官逐利之道公然風行，群小人争着趨利，要價轉而

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則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紀極？

平時交通贓賄，爲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而其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爲甚。年尤桀黠，士大夫無耻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無慮數十所，以豪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鄉里又何如？

尤可異者，世蕃喪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養，令鵠扶櫬南還。世蕃乃聚狎客，擁艷姬，恒舞酣歌，人紀滅絶。至鵠之無知，則以祖母喪爲奇貨。所至驛騷，要索百故。諸司承奉，郡邑爲空。

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彼谿壑。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病，天人災變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以爲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實，甘伏顯戮。嵩溺愛惡子，召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用清政本。

帝頗知世蕃居喪淫縱，心惡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帝密問輔臣賢否。道行詐爲乩語，具言嵩父子弄權狀，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階。及應龍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然帝雖罷嵩，念其贊修玄功，意忽忽不樂，手

變多。刑部主事項治元用一萬三千金轉任吏部，舉人潘鴻業用二千二百金得到知州。司屬郡吏賄賂千萬，那麽大而可得公卿和地方大員，又怎知有法紀呢？

平時互相勾結貪圖賄賂，爲他從中奔走的不下一百餘人，而他的兒子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人嚴年、幕客中書羅龍文最厲害。嚴年尤其凶悍狡詐，無耻的士大夫以至於呼爲鶴山先生。遇到嚴嵩生日，嚴年就獻上萬金祝壽。奴僕如此富裕奢侈，主人又將會怎麽樣呢？

嚴嵩父子原籍是袁州，於是廣購良田美宅於南京、揚州，不下數十所，以强悍的奴僕嚴冬主管。勒索侵占搶奪，百姓恨之入骨。在外地謀取私利如此，在鄉里又怎麽樣呢？

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嚴世蕃喪母，陛下因爲嚴嵩年事已高，特別留下嚴世蕃侍養，令嚴鵠扶送靈柩返還南方。嚴世蕃却聚集狎客，擁抱美姬，整天跳舞酣歌，人倫綱紀滅絶。至於嚴鵠更無知，將祖母喪居爲奇貨。所到驛傳騷動不安，千方百計索取錢財。各部門承奉，郡縣財産爲此而空。

現在天下常發生水災旱災，南北多警報。而嚴世蕃父子却每天從事盤剥，内外各部門個個都竭盡百姓脂膏，填塞其貪欲。人民怎麽不貧窮，國家怎麽不困窘，天災人禍怎麽不頻繁到來。臣請求斬下嚴世蕃頭顱挂在刑場，作爲凶狠蠻横不忠大臣的警戒。假如臣有一句不實，甘願伏法受誅。嚴嵩溺愛惡劣的兒子，受賄賣官，也應立即放回家，以此清理政治根本。

皇帝很明白嚴世蕃在服喪期間淫樂放縱的事，心裏很厭惡他。恰逢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到寵幸，皇帝秘密詢問輔政大臣賢明與否。藍道行假裝扶乩語，全説了嚴嵩父子玩弄權術的狀况，皇帝於是疏遠嚴嵩而重用徐階。等到鄒應龍奏疏呈入，於是勒令嚴嵩退休，將嚴世蕃關進欽犯監獄，提拔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皇帝雖然罷免了

札諭階："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當并應龍斬之。"應龍深自危，不敢履任，賴階調護始視事。御史張檟巡鹽河東，不知帝指，上疏言："陛下已顯擢應龍，而王宗茂、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是曲突者不賞也。"帝大怒，立逮至，杖六十，斥爲民。久之，世蕃誅，應龍乃自安。

嚴嵩，可是顧念他幫助修煉玄功，心意恍惚不樂，用手札告諭徐階："嚴嵩已退休，兒子也已伏罪，敢再上言者，當與鄒應龍一并斬殺。"鄒應龍深知危險，不敢上任，依賴徐階保護纔辦理事務。御史張檟巡視河東鹽政，不知皇上旨意，上疏説："陛下已格外提拔鄒應龍，而王宗茂、趙錦等人首先揭發大奸臣却未被召用，這是立首功者不受賞。"皇帝大怒，立刻逮捕，杖打六十，貶爲民。很久之後，嚴世蕃被誅殺，鄒應龍纔自感安心。

隆慶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屯。遷工部右侍郎。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恣，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乃改應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發朝弼罪，朝弼竟被逮。萬曆改元，鐵索箐賊作亂，討平之。已，番人栂㒓反，合土漢兵進討，斬獲各千餘人。

隆慶初年，以副都御史身份總管江西、江南鹽屯。升任工部右侍郎。鎮守雲南的黔國公沐朝弼驕横恣行，朝廷議論派有聲望的大臣前往鎮撫，於是改任鄒應龍爲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到了就揭發沐朝弼的罪行，沐朝弼最終被逮捕。萬曆元年，鐵索箐賊作亂，討伐平定。過後，番人栂㒓造反，他集合當地兵和漢兵進軍討伐，斬殺俘獲各千餘人。

應龍有才氣，初以劾嚴嵩得名，驟致通顯。及爲太常，省牲北郊，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導者引入，正面爇香，儼若天子。應龍大駭，劾保僭肆，保深銜之。至是，京察自陳，保修却，令致仕。臨安土官普崇明、崇新兄弟構爭。崇明引廣南儂兵爲助，崇新則召交兵。已，交兵退，儂兵尚留，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剿。守廉掠村聚，殺人。儂賊乘之，再敗官軍，人以咎應龍。應龍聞罷官，不俟代徑歸。代者王凝欲自以爲功，力排應龍。給事中裴應章遂劾應龍僨事。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應龍，勘如凝言。應龍遂削籍，卒於家。

鄒應龍有才氣，最初因彈劾嚴嵩出名，驟然得到顯貴。到他做太常，去北郊省察祭祀用的牲口，東廠太監馮保傳呼他到來，被領路人引入，正面燒香，儼然如同天子。鄒應龍大驚，彈劾馮保僭越妄爲，馮保深深地恨他。到這時，朝廷監察官員自我述職，馮保報復，命令他退休。臨安土官普崇明、普崇新兄弟争執權力。普崇明搬廣南儂兵相助，普崇新則徵召交兵。隨後，交兵撤退，儂兵仍然停留，鄒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前往剿殺。楊守廉掠奪村民財産，殺人。儂賊乘機再次打敗官兵，有人以此歸罪鄒應龍。鄒應龍聽到被罷免的消息，不等待代位者到達就徑自歸家。代位者王凝想自己立功，極力排擠鄒應龍。給事中裴應章於是彈劾鄒應龍敗事。巡按御史郭廷梧很不喜歡鄒應龍，復查與王凝所説相同。於是鄒應龍被削去官籍，死於家中。

十六年，陝西巡撫王璇言應龍殁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恤典未被，朝野所恨。帝命復應龍官，予祭葬。

十六年，陝西巡撫王璇説鄒應龍死後，遺留的田産不過數畝，遺留住房不過數間，撫恤的典制没有領受，朝野遺憾。皇帝命令恢復鄒應龍的官職，准予祭葬。

張檟

張檟，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居臺中，敢言。穆宗初，復官。屢疏抗中官，嘗劾大學士高拱。拱復入閣掌吏部，檟已遷太僕少卿，坐不謹罷歸。萬曆中，累官工部右侍郎。

張檟，江西新城人。嘉靖三十八年中進士。任職御史臺，敢於直言。穆宗初年，官復原職。屢次上疏直言攻擊宦官，曾經彈劾大學士高拱。高拱又入内閣執掌吏部，張檟已升爲太僕少卿，坐以不謹罪罷官歸家。萬曆年間，連續升遷爲工部右侍郎。

林潤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臨川知縣。以事之南豐，寇猝至，爲畫計却之。徵授南京御史。嚴世蕃置酒召潤，潤談辨風生，世蕃心憚之。既罷，屬客謂之曰："嚴侍郎謝君，無刺當世事。"潤到官，首論祭酒沈坤擅殺人，置之理。已，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嚴嵩庇之，不問。伊王典楧不道，數遭論列不悛，潤復糾之。典楧累奏辨，詆潤挾私。部科交章論王抗朝命，脅言官。世蕃納其賄，下詔責讓而已。潤因言宗室繁衍，歲禄不繼，請亟議變通。帝爲下所司集議。

會帝用鄒應龍言，戍世蕃雷州，其黨羅龍文潯州。世蕃留家不赴。龍文一詣戍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四十三年冬，潤按視江防，廉得其狀，馳疏言："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群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摇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恟懼，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絶禍本。"帝大怒，即詔潤逮捕送京師。世蕃子紹庭官錦衣，聞命亟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遂盡按二人諸不法事，二人竟伏誅。

林潤，字若雨，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中進士。授官臨川知縣。因事到南豐，寇賊突然到來，他用計退敵。徵召授官南京御史。嚴世蕃設置酒席召林潤，林潤談笑風生，嚴世蕃心裏畏懼。酒宴結束，屬下對他説："嚴侍郎告訴君，不要諷刺當世的事。"林潤上任，首先彈劾祭酒沈坤擅自殺人，交大理寺審訊。隨後，彈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種罪，嚴嵩庇護鄢懋卿，不追究。伊王朱典楧無道，數次遭彈劾而不改悔，林潤又糾彈他。朱典楧連續上奏分辯，譴責林潤挾私報復。部科紛紛彈劾王違抗朝命，威脅言官。嚴世蕃接受朱典楧賄賂，下詔責備而已。林潤於是上言宗室繁盛衆多，每年俸禄跟不上，請求立即議論變通。皇帝爲此下交有關部門集體商議。

恰逢皇帝聽從鄒應龍的話，嚴世蕃謫戍雷州，其同黨羅龍文謫戍潯州。嚴世蕃留在家中不赴流放地。羅龍文一到戍守地，立即逃回徽州，數次往來江西，與嚴世蕃策劃事情。四十三年冬，林潤巡視江防，察得此種情況，飛馳上疏説："臣巡視上江，詳細訪察江洋大盗，他們全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中。羅龍文築室深山，乘軒車穿蟒衣，有憑藉險要大逆不道的圖謀，而嚴世蕃又日夜與羅龍文誹謗時政，蠱惑人心。近日假藉治府第，招集勇士達四千餘人。道路紛擾驚懼，都説要有不測的變故。請求早正刑法，以斷絶災禍的根本。"皇帝大怒，立即詔令林潤逮捕他們送至京城。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任錦衣，聽説後立即報告嚴世蕃，讓他趕快到戍所。纔兩天，林潤已飛速趕到。嚴世蕃還來不及赴戍所，就被械繫啓程，羅龍文也從梧州被逮捕送到。於是審察二人諸多不法的事，兩人最終伏

罪被殺。

潤尋擢南京通政司參議，歷太常寺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屬吏憚其威名，咸震栗。潤至，則持寬平，多惠政，吏民皆悦服。居三年，卒官。年甫四十。

林潤不久提拔爲南京通政司參議，歷任太常寺少卿。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應天各府。屬官害怕他的威名，都驚恐不已。林潤到任，則寬緩公平辦事，多仁惠政績，官民都心悦誠服。任官三年，去世，年僅四十歲。

潤鄉郡興化陷倭，特疏請蠲復三年，發帑金振恤。鄉人德之。喪歸，遮道四十里，爲位祭哭凡三日。

林潤鄉郡興化陷於倭寇，特上疏請求免税三年，發放錢財賑災。鄉人十分感激他。靈柩歸鄉，夾道四十里，設靈位祭祀痛哭了三天。

贊曰：世宗非庸懦主也。嵩相二十餘年，貪嗇盈貫。言者踵至，斥逐罪死，甘之若飴，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唐德宗言："人謂盧杞奸邪，朕殊不覺。"各賢其臣，若蹈一轍，可勝嘆哉。世蕃之誅，發於鄒應龍，成於林潤。二人之忠，非過於楊繼盛，其言之切直，非過於沈鍊、徐學詩等，而大憝由之授首。蓋惡積滅身，而鄒、林之彈擊適會其時歟。

贊曰：世宗不是個平庸懦弱的君王。嚴嵩任相二十餘年，貪婪擾亂惡貫滿盈。上言的人接踵而至，都被貶官流放甚至處死，甘心情願，却不能使君主醒悟。唐德宗説過："人稱盧杞奸佞邪惡，朕一點也没察覺。"各自以寵臣爲賢良，如蹈一轍，值得深深嘆息。嚴世蕃受誅殺，發端於鄒應龍，成功於林潤。二人的忠心，并不超過楊繼盛，言語急切正直，并不超過沈鍊、徐學詩等人，可大奸賊因他們而伏罪。大概是罪惡深重招致身滅，而鄒應龍、林潤的彈劾恰逢時機了吧。

明史卷二百十一

列傳第九十九

馬永　梁震 祝雄　王效 劉文　周尚文 趙國忠
馬芳 (子)林 (孫)炯 爌 颺　何卿　沈希儀　石邦憲

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生而魁岸，驍果有謀。習兵法，好《左氏春秋》。嗣世職爲金吾左衛指揮使。正德時，從陸完擊賊有功，進都指揮同知。江彬練兵西內，永當隸彬，稱疾避之。守備遵化，寇入馬蘭峪，參將陳乾被劾，擢永代。戰柏崖、白羊峪，皆有功。

十三年，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薊州。盡汰諸營老弱，聽其農賈，取傭直給健卒，由是永所將獨雄於諸鎮。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中路擦崖當敵衝，無城堡，耕牧者輒被掠。永令人持一月糧，營崖表，版築其內。城廨如期立，乃還軍守之。録功，進署都督同知。

嘉靖元年，金山礦盜作亂。遣指揮康雄討平之，塞其礦。朵顏把兒孫結諸部邀賞不得，盜邊。永迎擊洪山口，而伏兵斷其後，斬獲過當，進右都督。已，復馘其驍將，把兒孫不敢復擾邊。大同兵變，殺巡撫張文錦，命桂勇爲總兵官往鎮，而議將撫之。永言："逆賊干紀，朝廷赦其脅從，恩至渥也，顧猶抗命。今不剿，春和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生來魁梧偉岸，驍勇有智謀。學兵法，愛《左氏春秋》。繼承世襲職位任金吾左衛指揮使。正德時，跟從陸完攻擊賊寇有功勞，升任都指揮同知。江彬在皇宮裏西面練兵，馬永應隸屬江彬，他稱病躲避。在遵化守衛，敵寇侵入馬蘭峪，參將陳乾被彈劾，提拔馬永代職。在柏崖、白羊峪戰鬥，都立了功。

十三年，升都督僉事，充當總兵官，鎮守薊州。完全淘汰諸營中老弱士卒，任其從事農商，收取工錢供給健壯士卒，所以馬永率領的軍隊獨自稱雄於諸鎮。武宗到喜峰口，想出塞，馬永勒住馬勸諫。皇帝注視他很久，笑着停止了出塞。中路擦崖首當敵衝，没有城堡，耕種放牧的人常被掠奪。馬永命人帶着一個月的糧食，在山外扎營，在崖上建築城墻。城墻官署按期建成，於是還軍守衛。記功，升任署都督同知。

嘉靖元年，金山礦盜作亂。派遣指揮康雄討伐平定，堵塞礦井。朵顏把兒孫糾合諸部索取賞賜却没有得到，就掠奪邊關。馬永在洪山口迎擊敵人，而設伏兵截斷其後路，斬獲超過自己的傷亡，進升右都督。後來，又殺其驍將，把兒孫再也不敢擾亂邊境。大同兵變亂，殺巡撫張文錦，命桂勇爲總兵官前往鎮壓，而朝議要安撫他們。馬永説："逆賊違犯法紀，朝廷赦免脅從犯，恩德已最厚了，可仍然抗命。現在不剿滅，春天和

北寇南牧，叛卒勾連，禍滋大。宜亟調鄰鎮兵，剋期攻城，曉譬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自相斬爲功，元凶不難殄也。”乃命永督諸軍與侍郎胡瓚往。會亂平，乃還鎮。

暖時北寇南侵，如叛兵勾結他們，禍害就大了。應立即調集鄰鎮兵，限期攻城，曉以利害關係，破格懸賞有功之人，令賊寇自相斬殺以爲功勞，元凶不難消滅。”於是命馬永監督各軍與侍郎胡瓚一同前往。恰逢叛亂平定，便回鎮。

永上書爲陸完請恤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怒，奪永官，寄禄南京後府。巡按御史丘養浩言：“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己，固邊防，却强敵，軍民安堵，資彼長城。聞永去，遮道乞留，且携子女欲遂逃移。夫陸完久死炎瘴，非有權勢可托。永徒感國士知，欲效區區之報。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曲賜優容，俾還鎮。”順天巡撫劉澤及給事、御史交章救之，俱被譴。永竟廢不用。永杜門讀書，清約如寒士。久之，用薦僉書南京前府。大同軍再亂，廷臣交薦。召至，已就撫，復還南京。

馬永上書替陸完請求朝廷按對已故官吏的典制加以贈封，而且請求寬恕因議大禮獲罪的衆臣。皇帝大怒，奪去馬永官職，貶爲南京後府有名無職權的寄禄官。巡按御史丘養浩説：“馬永以仁德體恤軍隊，以廉潔約束自己，堅守邊防，擊退强敵，軍民安居，憑藉他作長城。聽説馬永離去，攔路挽留，并且携帶子女想逃往别處。陸完死於炎熱烟瘴之地很久了，没有權勢可作依托。馬永衹是憐惜國家人才，想效區區之報。不辜負知己，難道會辜負國家嗎？祈求寬容他，使他回鎮任職。”順天巡撫劉澤以及給事、御史都紛紛上奏章營救，全受責備。馬永竟被廢棄不用。馬永閉門讀書，清静簡約如寒士。很久，被推薦任僉書南京前府。大同軍再次叛亂，朝廷大臣都紛紛推薦馬永。馬永被召回，平定了叛軍，又回到南京。

十四年，遼東兵變。罷總兵官劉淮，以永代之。大清堡守將徐顒誘殺泰寧衛九人。部長把當孩怒，寇邊，永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朵顔兵報仇，復爲永所却。已，復入犯。中官王永戰敗，永坐戴罪。

十四年，遼東兵變。罷免總兵官劉淮，讓馬永代職。大清堡守將徐顒誘殺泰寧衛九人。部長把當孩大怒，侵犯邊疆，馬永攻擊斬殺了他。他的族屬把孫藉朵顔兵報仇，又被馬永擊退。不久，又入犯。宦官王永戰敗，馬永坐罪，戴罪立功。

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懷不逞。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乘旱饑，倡衆爲亂，諸營軍憚永無應者。伏等登譙樓，鳴鼓大噪，永率家衆仰攻。千户張斌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事聞，進左都督。

遼東自兵變後，元凶雖被誅殺，漏網的人還多。强悍士兵無所顧忌，糾集同黨大呼小叫，動不動就心懷叛亂。廣寧卒佟伏、張鑑等人乘天旱發生饑荒，鼓動衆人作亂，諸營軍隊顧忌馬永而没有人響應。佟伏等人登上城的望樓，擂鼓大喊，馬永率領家人向上進攻。千户張斌被殺，馬永更加死戰，全殲叛軍。事情上報，升他任左都督。

永畜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遼東變初定，帝問將於李時。時薦永，且曰：“其家衆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寧專恃勇

馬永養了武士百餘人，都是西北健兒，驍勇善戰。遼東變亂初定，皇帝向李時詢問將領。李時推薦馬永，而且説：“他的家裏人就够用了。”皇帝説：“將領須文武兼備，豈有單純靠勇猛

乎?”時曰:“遼土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善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爲罷市。喪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鎮并立祠。

的?”李時説:“遼東初定，須有威力的人鎮撫。”到這時，最終是憑藉他的力量纔任此職。都御史王廷相説:“馬永善於用兵，而且廉潔，應仍用他鎮撫薊鎮，作爲京城的屏障。”還没有來得及調用，馬永去世。遼人爲此停止交易。靈柩經過薊州，薊州人也流淚。兩鎮都爲馬永立了祠堂。

永爲將，厚撫間諜，得敵人情僞，故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尚書鄭曉稱永與梁震有古良將風。

馬永任將，厚待間諜，知曉敵人虚實，所以每戰必勝。很會用人，所提拔士卒校官，後來大多官至大帥。尚書鄭曉稱馬永和梁震有古代良將風範。

梁震　祝雄

梁震，新野人。襲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尋充延綏游擊將軍。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强命中，數先登。擢延綏副總兵，與總兵官王效却敵鎮遠關，進都督僉事。

梁震，新野人。襲任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七年，升任都指揮僉事，協助守衛寧夏興武營。不久充當延綏游擊將軍。廉潔勇猛，喜好讀兵書，善於訓練士兵，力大能挽强弓射中目標，作戰時數次先登。提升任延綏副總兵，與總兵官王效在鎮遠關擊退敵人，升任都督僉事。

吉囊、俺答犯延綏，震敗之黄甫川。尋犯響水、波羅，參將任傑大敗之。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震大破之乾溝，獲首功百餘。先後被獎賚。已，增俸一等。乾溝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浚使深廣，築土墻其上，寇不復輕犯。

吉囊、俺答侵犯延綏，梁震在黄甫川擊敗敵人。不久又侵犯響水、波羅，參將任傑大勝敵寇。吉囊又以十萬鐵騎侵犯，梁震在乾溝大破敵軍，斬獲敵首級一百多顆。先後受獎賞。過後，加俸禄一等。乾溝一共三十里，首當敵人要衝。梁震疏通其溝使之深而寬，在上面築土墻，敵寇不再輕易進犯。

十四年，進都督同知，充陝西總兵官。尋論黄甫川功，進右都督。明年，移鎮大同。大同亂兵連殺巡撫張文錦、總兵官李瑾。繼瑾者魯綱，威不振，兵益驕，文武大吏不敢要束。廷議以爲憂，移震往。震素畜健兒五百人，至則下令軍中，申約束。鎮兵素憚震，由是帖服。寇入犯，震破之牛心山，斬級百餘。寇憤，駐近邊伺隙。時車駕祀山陵，震伏將士於諸路。寇果入，大破之宣寧灣，又破之紅崖兒，斬獲甚衆。進左都督，廕一子百户。震父棟，前陣亡。震辭廕子，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毛伯温督師，與震修鎮邊諸堡，不數月工

十四年，升任都督同知，充任陝西總兵官。不久評論黄甫川功勞，升任右都督。第二年，改鎮大同。大同亂兵接連殺死巡撫張文錦、總兵官李瑾。繼李瑾任總兵官的魯綱，威風不振，士兵更驕横，文武大官不敢約束。朝廷視爲憂患，調派梁震前往。梁震平常養了五百健兒，到任後便下令軍中，申明約束條令。鎮兵一向就害怕梁震，於是服從。敵寇入犯，梁震在牛心山大敗敵軍，斬殺百餘人。敵寇憤怒，駐扎靠近邊境之處待機入犯。當時皇帝祭祀皇家陵園，梁震埋伏衆將士於各條路上。敵寇果然進犯，在宣寧灣大敗敵軍，又在紅崖兒大破敵軍，斬殺俘獲很多。升任左都督，封廕一子爲百户。梁震的父親梁棟，在以前陣亡。梁震辭謝封廕兒子，乞求祭葬父親，皇帝贊賞并答應了他。毛伯温督師，與梁震

成。卒，贈太子太保，賜其家銀幣，加贈太保，謚武壯。

修治鎮守邊防諸堡，不過幾月便完工。去世後，贈太子太保，賜其家裏人銀兩錦帛，加贈太保，謚號武壯。

震有機略，號令明審。前後百十戰，未嘗少挫。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或議其啓釁。震曰："凡啓釁者，謂寇不擾邊，我橫挑邀功也。今數深入，乃不思一挫之耶？"震歿，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編之伍，邊將猶頗得其力。

梁震有謀略，號令嚴明清楚。前後百十戰，不曾有一點挫折。當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有人告他挑起爭端。梁震說："凡挑起爭端的人，是寇不擾亂邊境而橫挑敵人來取功。現在敵人數次深入，難道不想挫敗敵人一次嗎？"他去世後，健兒無歸處。守防大臣上報，編入隊伍，邊防將領還常常得到健兒很大的幫助。

代震者遼東祝雄，起家世蔭。歷都督僉事。自山西副總兵遷鎮大同。被劾解職，起鎮薊州。善撫士，治軍肅。寇入塞，率子弟爲士卒先。子少卻，行法不貸。世宗書其名御屏。爲將三十年，布袍氈笠，不異卒伍。既歿，遺貲僅供殮具。薊人祠祀之。

代替梁震職務的是遼東祝雄，起於世襲蔭封，歷任都督僉事。自山西副總兵升遷鎮守大同。被彈劾解職，後來起用鎮守薊州。善於安撫士兵，治理軍隊整肅。敵寇入塞，率領子弟身先士卒。兒子稍微退卻，執法嚴懲不貸。世宗書寫他的名字於御屏。任將三十年，穿布衣戴氈笠，與士兵没有差異。去世後，遺産僅够埋葬費用。薊人建造祠堂祭祀他。

王效

王效，延綏人。讀書能文辭，嫻韜略。騎射絶人，中武會試。嘉靖中，累官都指揮僉事，充延綏右參將。出神木塞，擣寇雙乃山，斬獲多。尋擢延綏副總兵。

王效，延綏人。讀書能作文，嫻熟韜略。騎射無雙，考中武會試。嘉靖年間，多次升官至都指揮僉事，充任延綏右參將。出神木邊塞，在雙乃山攻打敵寇，斬殺俘獲很多。不久提升爲延綏副總兵。

十一年冬，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周尚文鎮寧夏。吉囊犯鎮遠關，效與梁震敗之柳門。追北蜂窩山，蹙溺之河，斬首百四十有奇。璽書獎賚。

十一年冬，升任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代周尚文鎮撫寧夏。吉囊侵犯鎮遠關，王效與梁震在柳門打敗敵人。追擊敗軍到了蜂窩山，逼迫敵軍墜入河中，斬殺了一百四十多人。皇帝下詔書獎賞。

吉囊十萬騎復窺花馬池，效、震拒之不得入，轉犯乾溝。震分兵擊，遂趨固原。總兵官劉文力戰，寇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效方敗別部於鼠湖，追至沙湖，疾移師往援，破之安定，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總制三邊尚書唐龍以大捷聞，而巡按御史奏諸將失事罪。給事中戚賢往勘，奏："安、會二縣多殺掠，文當罪。然麾下卒僅八千，倍道

吉囊十萬騎兵又窺視花馬池，王效、梁震抵禦敵人，使之不能進入，敵人轉而侵犯乾溝。梁震分兵攻擊，於是趨往固原。總兵官劉文奮力作戰，敵寇又到青山峴，大肆掠奪安定、會寧。王效正在鼠湖擊敗其他敵寇，追到沙湖，快速移師援救，在安定破敵，又在靈州破敵，先後斬殺敵人一百五十多。總制三邊尚書唐龍上報大捷，而巡按御史奏報衆將失事之罪。給事中戚賢前往勘察，回奏："安定，會寧兩縣多遭殺戮劫掠，劉文應當有罪。可是手下士卒僅八千，兼程趕路冒

蒙險，攖八九萬方張之寇，殊死戰，宜以功贖。震乾溝，效鼠湖、沙湖、安定、靈州之戰，以孤軍八百，當寇萬餘，功俱足録。龍亦善調度。”詔文奪職，震、效賚銀幣，龍一子入監。是役也功多，執政尼之，故賞薄。御史周鈇以爲言，龍、效、震各加一級，效進都督同知。尋以清水營功，進右都督。寇以輕騎犯寧夏，效伏兵打鎧口，俟其半入横擊，敗之，而防河卒復以戰艘邀斬其奔渡者。捷聞，進左都督。寇憤，設伏誘敗之，貶右都督。十六年移鎮宣府。逾年卒，謚武襄。

着重重險阻，抵抗八九萬强大敵寇，拼死力戰，應以功贖罪。梁震戰乾溝，王效戰鼠湖、沙湖、安定、靈州，以孤軍八百，抵擋敵寇萬餘人，功勞都足以記録。唐龍也善於調度。”朝廷下詔奪去劉文官職，梁震、王效各自賞賜銀兩錦帛，唐龍有一子入國子監。此役功勞多，由於執政阻攔，所以賞賜少。御史周鈇又以此上言，唐龍、王效、梁震各加官一級，王效升都督同知。不久以清水營立功，升任右都督。敵寇輕騎侵犯寧夏，王效伏兵打鎧口，等敵兵進入過半後攔腰横擊，打敗敵寇，而且防禦黄河的士卒再以戰船横擊截殺渡河逃命的敵人。捷報傳入朝廷，升王效任左都督。敵寇憤怒，設埋伏誘敗王效軍隊，王效被貶爲右都督。十六年改鎮宣府。過了一年去世，謚號武襄。

效言行謹飭，用兵兼謀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尚文并爲名將。

王效言行謹慎，用兵有勇有謀，威名著稱西方邊陲。與馬永、梁震、周尚文并稱名將。

劉文

劉文者，陽和衛人。襲指揮同知。屢遷署都督僉事，凉州右副總兵。嘉靖八年以總兵官鎮陝西。大破洮、岷叛番若籠、板爾諸族，斬首三百六十有奇。十一年，寇西掠還，將犯寧夏河東，文擊破之。積前功，進都督同知。後落職，起鎮延綏，改甘肅。卒，亦謚武襄。

劉文，陽和衛人。襲任指揮同知。多次遷任至署都督僉事，凉州右副總兵。嘉靖八年以總兵官身份鎮守陝西。大破洮、岷叛亂番人若籠、板爾諸族，斬殺三百六十多人。十一年，敵寇向西掠奪而還，將侵犯寧夏黄河東面，劉文打敗他們。積累以前功勞，升都督同知。後來落職，又起用鎮守延綏，改鎮甘肅。去世後，也贈謚號爲武襄。

周尚文

周尚文，字彦章，西安後衛人。幼讀書，粗曉大義。多謀略，精騎射。年十六，襲指揮同知。屢出塞有功，進指揮使。

寘鐇反，遏黄河渡口，獲叛賊丁廣等，推掌衛事。關内回賊四起，倚南山，尚文次第平之。御史劉天和劾中貴廖堂繫詔獄，事連尚文。拷掠令引天和，終不承，久之始釋。已，守備階州。計擒叛番，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甘肅游擊將軍。

周尚文，字彦章，西安後衛人。幼年讀書，粗略明白大義。多謀略，精於騎射。十六歲時，襲任指揮同知。屢次出邊塞作戰有功，升任指揮使。

寘鐇反叛，周尚文堵住黄河渡口，俘獲叛賊丁廣等人，被推舉掌管防衛事務。關内回賊四起，盤據南山。周尚文依次平定叛亂。御史劉天和彈劾中貴廖堂，被關入欽犯牢獄，事情連累周尚文。拷打周尚文令他招供牽引劉天和，他始終不承認，很久以後纔被釋放。過後，守衛階州。設計擒拿反叛番賊，升任署都指揮僉事，充任甘

嘉靖元年，改寧夏參將。尋進都指揮同知，爲涼州副總兵。御史按部莊浪，猝遇寇。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而自引麾下射之，寇乃遁。嘗追寇出塞，寇來益衆。尚文軍半至，麾下皆恐。乃從容下馬，解鞍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寇始退。尚文被創甚，乃告歸。尋起故官。吉囊數踏冰入。尚文築墻百二十里，澆以水，冰滑不可上。冰泮則令力士持長竿鐵鉤，鉤殺渡者。

九年，擢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王瓊築邊墻，尚文督其役。且浚渠開屯，軍民利之。寇掠西海，過寧夏，巡撫楊志學議發兵邀。尚文不從，劾解職。

久之，起山西副總兵。寇由偏頭關趨岢嵐，尚文轉戰三百里，破之，與子君佐俱傷，賚銀幣。尋以總兵官鎮延綏。寇犯紅山墩，力戰敗之，被賚。吉囊復大掠清平堡，坐奪俸。

尚文優將才，負氣桀傲，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不相得。巡撫賈啓劾尚文老悖，兵部請調之甘肅。帝不從，各奪其俸。巡按張光祖言兩人必不可共處，乃革尚文任，亦貶啓秩。吉囊大入，抵固原。天和時已爲總督，激尚文立功。奮擊之黑水苑，殺其子號小十王者，獲首功百三十餘。乃以爲都督同知。

二十一年，用薦爲東官廳聽征總兵官兼僉後府事。嚴嵩爲禮部尚書，子世蕃官後府都事，驕蹇。尚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調世蕃治中，以避尚文，銜次骨。其秋以總兵

肅游擊將軍。

嘉靖元年，改任寧夏參將。不久升任都指揮同知，任涼州副總兵。御史巡視轄地到了莊浪，突遇敵寇。周尚文立即分兵保護御史，而自己帶領部下射擊敵人，敵寇纔逃走。曾經追趕敵寇出邊塞，敵寇來犯的越來越多。周尚文的軍隊衹來了一半，部下都恐慌。周尚文却從容下馬，解下馬鞍背對山崖力戰敵寇，雙方死傷相當。部將丁杲來援救，敵寇纔退走。周尚文受傷很嚴重，於是辭職回家。不久官復原職。吉囊數次踏冰入犯。周尚文築墻一百二十里，澆上水，冰滑不可上。冰融化了就命有力氣的士兵手持長竿鐵鉤，鉤殺渡水的敵人。

九年，升任署都督僉事，充任寧夏總兵官。王瓊築邊防墻，周尚文監督工程。而且挖渠開屯，軍民獲利。敵寇掠奪西海，經過寧夏，巡撫楊志學提議發兵攻擊。周尚文沒有聽從，被彈劾解職。

很久之後，起用爲山西副總兵。敵寇由偏頭關趕往岢嵐，周尚文轉戰三百里，破敵，與兒子周君佐都受了傷，賞賜銀兩錦帛。不久以總兵官身份鎮守延綏。敵寇進犯紅山墩，死戰擊敗敵人，受獎賞。吉囊又大肆掠奪清平堡，坐罪被奪去俸禄。

周尚文是優秀的將才，但意氣用事桀傲不馴，所到之處與文官相爭。文官往往又使他受挫折，所以更不相容。巡撫賈啓彈劾周尚文老糊塗，年老昏亂，不通事理，兵部請求調往甘肅。皇帝没聽從，各自奪去俸禄。巡按張光祖說兩人必不可共同相處，於是革除周尚文的官職，也貶賈啓的官階。吉囊大肆入犯，到達固原。劉天和當時已是總督，激勵周尚文立功。周尚文在黑水苑奮力擊敵，殺死其號稱小十王的兒子，獲首功一百三十多。於是授任都督同知。

二十一年，因人推薦任東官廳聽征總兵官兼僉後府事。嚴嵩任禮部尚書，兒子嚴世蕃官任後府都事，非常傲慢。周尚文當面叱責，將上奏彈劾他，嚴嵩道歉纔免於彈劾。調任嚴世蕃任治中，以避開周尚文，對周尚文恨之入骨。當年秋

官鎮大同，請增餉及馬。兵部言尚文陳請過當，方被詔切責，而尚文與巡撫趙錦不協，乞休，弗允，日相構。御史王三聘乞移之他鎮。廷議：大同敵衝，尚文假此避，不宜墮其奸謀。乃以錦爲甘肅巡撫。吉囊數萬騎犯前衛。尚文與戰黑山，殺其子滿罕歹，追至涼城。斬獲多，進右都督。已，寇由宣府逼畿甸，出大同塞而北。尚文邀之，稍有俘獲。後寇復大舉，犯鵓鴿谷，將南下。尚文備陽和，遣騎四出邀寇。寇遁，賜敕獎勞之。

天周尚文以總兵官的身份鎮守大同，請求增加軍餉以及馬匹。兵部説周尚文的請求超過標準，正受詔遭嚴厲譴責，而周尚文又與巡撫趙錦不合，請求退休，皇帝不允許。兩人每天相構陷。御史王三聘請求讓周尚文改鎮其他地方，朝廷議論道：大同首當敵衝，周尚文藉此躲避，不應落入他的奸計。於是任趙錦爲甘肅巡撫。吉囊數萬騎兵進犯前衛。周尚文與敵人在黑山戰鬥，殺死其子滿罕歹，追到涼城。斬殺俘獲敵人很多，升任右都督。不久，敵寇由宣府逼近京郊地區，出大同邊塞向北。周尚文攔截攻擊，俘獲一些敵人。後來敵寇又大舉進兵，侵犯鵓鴿谷，將南下。周尚文守衛陽和，派騎兵四處攻擊敵寇。敵寇逃遁，皇帝下敕命獎賞慰勞。

總督翁萬達議築邊墻，自宣府西陽和至大同開山口，延袤二百餘里，以屬尚文。乃益築陽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凡四百餘里，敵臺千餘。斥屯田四萬餘頃，益軍萬三千有奇。帝嘉其功，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永除屯税。叛人充灼召小王子寇邊，尚文偵得其使者，加太保，蔭子錦衣世千户。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

初，俺答及吉囊諸子盛強，諸邊歲受其患，大同尤甚。自尚文莅鎮，與總督萬達、巡撫詹榮規畫戰守備邊，民息肩者數年。尚文益招叛人，孤敵勢，歸者相屬。二十七年八月，俺答伏兵五堡旁，誘指揮顧相等出，圍之彌陀山。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吕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户吕愷、郝經等已陣歿。尚文轉戰，次野口，伏突起。殊死戰，斬其長一人。相持月餘乃引去。尚文設伏，殺其殿卒而還。尚文三子俱罪戍，至是以父功得釋。俺答數萬騎犯宣府，萬達檄尚文大破之曹家莊。録

總督翁萬達提議修築邊防城墻，自宣府西的陽和到大同開山口，延袤二百餘里，以此任交給周尚文。於是增築陽和以西到山西丫角山，共四百餘里，建敵臺千餘座。開拓屯田四萬餘頃，增加軍隊一萬三千多人。皇帝贊賞他的功勞，升任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永遠免除屯田税。叛人充灼召小王子侵犯邊境，周尚文偵察俘獲敵人使者，加太保，封蔭子錦衣世襲千户。整個明代，總兵官加官三公的，衹有周尚文一個人而已。

當初，俺答以及吉囊諸子强盛，各邊防每年都受禍患，大同最厲害。自從周尚文來鎮守，與總督萬達、巡撫詹榮規劃戰守防邊，人民休養生息數年。周尚文更招納叛人，孤立敵人勢力，歸附者連續不斷。二十七年八月，俺答在五堡旁設伏兵，誘使指揮顧相等人出兵，在彌陀山包圍他們。周尚文急忙督率副總兵林椿、參將吕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周君佐、周君仁出邊塞救援，纔解圍。顧相及指揮周奉，千户吕愷、郝經等人已陣亡。周尚文轉戰，駐扎野口，伏兵突起。殊死力戰，斬殺敵人頭領一人。相持一個多月，敵人纔退走。周尚文設埋伏，殺了敵人殿後的士卒而回。周尚文三個兒子都獲罪流放，這時因父親戰功而獲釋。俺答數萬騎兵侵犯宣府，萬達傳檄文與周尚文在曹家莊大破敵軍。記功，兼太子太

功，兼太子太傅，賜賚有加。其年卒，年七十五。

傅，賜予獎賞很多。當年去世，年齡七十五歲。

尚文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自二十年後，俺答頻擾邊。宿將王效、馬永、梁震皆前死，惟尚文存，威名最盛。嚴嵩父子謀傾陷。功高，帝方籍以抗强敵，讒不得入。暨卒，格恤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爲言。嵩激帝怒，錮束詔獄。穆宗立，始贈太傅，謚武襄。

周尚文清廉簡約愛護士兵，深得士卒之心，士卒甘願效死力。善用間諜，知曉敵人虛實，所以戰則立功。自二十年後，俺答頻頻侵擾邊境。老將王效、馬永、梁震都已去世，惟有周尚文還在人世，威名最大。嚴嵩父子設計陷害。功高，皇帝正藉以抵抗强敵，讒言纔聽不進。去世後，嚴嵩阻止按典例給予撫恤贈謚，給事中沈束因此上言。嚴嵩激起皇帝發怒，禁錮沈束於欽犯監獄。穆宗繼位，纔追贈爲太傅，謚號武襄。

趙國忠

趙國忠，字伯進，錦州衛人，嗣指揮職。嘉靖八年，舉武會試，進都指揮僉事，守備璦陽。擢錦義右參將。連破敵，增秩，賜金幣，進署都督僉事，爲遼東總兵官。禦敵有功，斬級百七十有奇。進都督同知，賜賚逾等。敵以八百騎從鴉鶻關入。都指揮康雲戰歿，裨將三人亦死，詔國忠戴罪立功。已，坐事被劾，命白衣視事。守備張文瀚禦敵死，國忠坐解任。

趙國忠，字伯進，錦州衛人，襲任指揮之職。嘉靖八年考中武會試，升任都指揮僉事，守衛璦陽。提拔爲錦義右參將。連續破敵，增加俸禄，賞賜黄金幣帛，升任署都督僉事，任遼東總兵官。抗禦敵人有戰功，斬殺敵人首級一百七十多。升任都督同知，得到超等的賞賜。敵人以八百騎兵從鴉鶻關進犯。都指揮康雲戰死，副將三人也陣亡，下詔趙國忠戴罪立功。不久，因事被彈劾，命他穿平民服裝處理政務。守備張文瀚抵禦敵人而死，趙國忠坐罪被解職。

尋起西官廳右參將，授都督僉事，提督東官廳。俺答大舉犯宣府，總兵官趙卿不任戰，命國忠代之。至岔道，寇已爲周尚文所敗，東走。國忠命參將孫勇率精卒逆擊於大滹沱，敗之。與尚文分道擊，寇盡走，以功受賚。復坐寇入，降俸二等。俺答薄京師，國忠趨入衛，壁沙河北。已，移護諸陵。寇騎至天壽山，見國忠陣紅門前，不敢入。

不久起用爲西官廳右參將，拜授爲都督僉事，提督東官廳。俺答大舉進犯宣府，總兵官趙卿不勝任作戰之事，命趙國忠代職。到岔道，敵寇已被周尚文擊敗，向東逃去。趙國忠命令參將孫勇率精兵於大滹沱迎頭擊殺，戰勝敵兵。與周尚文分路攻擊，敵寇全部逃跑，因功受賞。又因敵寇侵入坐罪，降低俸禄兩等。俺答迫近京城，趙國忠趕往守衛，築壁壘守禦於沙河北面。不久移軍保護諸陵。敵寇騎兵到天壽山，見趙國忠在紅門前列陣，不敢侵入。

三十一年，再鎮遼東。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國忠禦却之。明年入獅子口，督參將李廣等逐出塞，斬擒五十人。寇屢入榆林堡、高臺、蛤利河。先後掩擊，獲首功百五十有奇，進秩一等。尋被論罷。

三十一年，再次鎮守遼東。小王子打來孫率數萬騎兵侵犯錦州，趙國忠擊退了他。第二年敵入犯獅子口，趙國忠督參將李廣等人把敵寇驅逐出塞，斬殺擒獲五十人。敵寇屢次入犯榆林堡、高臺、蛤利河。先後襲擊敵人，獲首功一百五十多，提升俸禄一等。不久被彈劾罷官。

國忠善戰，射穿札，爲將有威嚴。歷兩鎮，繕亭障，練士馬，邊防賴之。

趙國忠善戰，能射穿鎧甲，爲將有威嚴。歷任兩鎮，修繕堡壘，練兵馴馬，邊防依賴他。

馬芳　馬林

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歲爲北寇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爲弓，剡矢射。俺答獵，虎虓其前，芳一發斃之。乃授以良弓矢、善馬，侍左右。芳陽爲之用，而潛自間道亡歸。周尚文鎮大同，奇之，署爲隊長。數禦寇有功，當得官，以父貧，悉受賞以養。

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歲時被北寇掠走，讓他放牧。馬芳私下以彎木做弓箭，磨箭射擊。俺答打獵，老虎在俺答前面咆哮，馬芳祇一箭便擊斃了老虎。於是被授予精良弓箭以及好馬，侍從俺答左右。馬芳假裝爲他效力，却偷偷地從小路逃回。周尚文鎮守大同，對他的才能很驚異，任爲隊長。數次抵禦敵寇有功，應授官職，而他因爲父親貧困，接受全部賞賜來侍養父親。

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懷柔、順義。芳馳斬其將，授陽和衛總旗。寇嘗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鋭，以次擊之。奮勇跳蕩，敵騎辟易十里，斬首凡九十級。已，復禦之新平。寇營野馬川，剋日戰。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斬級益多。衆方賀，芳遽策馬曰："賊至矣。"趣守險，而身斷後。頃之，寇果麇至。芳戰益力，寇乃去。亡何，戰泥河，復大破之。累遷指揮僉事。以功，進都指揮僉事，充宣府游擊將軍。復以功，超遷都督僉事，隸總督爲參將。戰鎮山墩不利，奪俸。已，襲寇有功，進二秩，爲右都督。尋以功進左，賜蟒袍。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也。

嘉靖二十九年秋，敵寇侵犯懷柔、順義。馬芳飛馳斬殺敵將，授爲陽和衛總旗。敵寇曾入犯威遠，埋伏驍勇騎兵於鹽場，而用二十騎來挑戰。馬芳知曉敵寇的詭計，用一百騎靠近敵人埋伏的地方，將精兵分爲三部，依次攻擊。軍隊奮勇跳動，衝鋒陷陣，打亂敵方陣脚，敵人騎兵退避十里，共斬敵九十人。不久，又在新平抵禦敵人。敵人扎營野馬川，約定日期作戰。馬芳揣度敵人想逃走，急忙乘機攻打，斬殺很多敵人。衆人正要祝賀，馬芳却立即鞭打馬匹，説："賊來了。"催促扼守險要地勢，而自己斷後。不久，敵人果然群集而來。馬芳更加奮力作戰，敵寇纔離去。不久，戰於泥河，又大破敵軍。積功升任至指揮僉事。因功進升都指揮僉事，充任宣府游擊將軍。又因立功，破格提升爲都督僉事，隸屬總督任參將。在鎮山墩作戰失利，被奪去俸禄。不久，襲擊敵寇有功，提俸禄兩級，任右都督。不久因功升左都督，賜予蟒袍。偏將加封左都督，自馬芳開始。

三十六年，遷薊鎮副總兵，分守建昌。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芳與總兵官歐陽安斬首數十，獲驍騎猛克兔等六人。寇不知芳在，芳免冑示之，驚曰："馬太師也！"遂却。捷聞，蔭世總旗。未幾，辛愛、把都兒大入，躪遵化、玉田。芳追戰金山寺有功，

三十六年，馬芳升薊鎮副總兵，分守建昌。土蠻十萬騎兵迫近界嶺口，馬芳與總兵官歐陽安斬敵寇數十人，俘獲驍勇騎兵猛克兔等六人。敵寇不知馬芳在，馬芳脱下鎧甲給他們看，都驚恐地説："這是馬太師！"於是退却。捷報傳入，朝廷封蔭馬芳世襲總旗。不久。辛愛、把都兒大舉進犯，蹂躪遵化、玉田。馬芳追敵戰於金山寺有

而州縣破殘多，總督王忬以下俱獲罪，芳亦貶都督僉事。

尋移守宣府。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七戰皆捷。已，復爲左都督，就擢總兵官，以功進二秩。寇薄通州，芳入衛，令專護京師。寇退，再進一秩。尋與故總兵劉漢出北沙灘，搗寇巢。已，坐寇入，令戴罪。

四十五年七月，辛愛以十萬騎入西路，芳迎之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卧，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之。隆慶初，或爲辛愛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城，可得志。芳豫伐木環城，寇至不可上，遂解去。頃之，率參將劉潭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其帳於長水海。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迎戰，又大敗之。蔭子千户。

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蓄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震。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舊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

時大同被寇，視宣府尤甚。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總兵官趙岢扼紫荆關。寇乃縱掠懷仁、山陰間，岢坐貶三秩，遂調芳與易鎮。俺答轉犯威遠幾破，會其學率胡鎮等救，而芳軍亦至，相拒十餘日，乃走。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我間一墻耳。寇不時至，非大創之不可。"乃將兵出右衛，戰威寧海子，破之。其年，

功，而州縣殘破很多，總督王忬以下都獲罪，馬芳也被貶爲都督僉事。

不久改守宣府。敵寇大舉進入山西，馬芳一天一夜奔馳五百里追趕上敵兵，七戰都獲勝。隨後，復任左都督，就地提拔爲總兵官，因功提俸禄兩等。敵寇迫近通州，馬芳進兵守衛，命令專門守護京城。敵寇退却，又提升俸禄一級。不久與前總兵劉漢出北沙灘，搗毁敵巢。不久，又因敵寇侵入而坐罪，命令他戴罪立功。

四十五年七月，辛愛以十萬騎兵從西路進兵，馬芳在馬蓮堡迎擊。堡將崩塌，衆人請求堵上它，不允許。請求登上臺，也不許可。打開城堡四面大門，偃旗息鼓，静若無人。等到黑天，火光衝天，通宵呼叫。馬芳卧於床上，到中午也不起來，敵人騎兵窺視的人不斷，弄不清他的戰術。第二天，馬芳突然起來，登上城頭，指給衆人看說："敵軍多回頭看，將要逃走。"命士兵追擊，大破敵軍。隆慶初年，有人爲辛愛出謀，用五萬騎兵侵犯蔚州，誘馬芳出兵，而以五萬騎兵襲擊宣府城，可如願。馬芳預先伐樹木環繞城堡，敵寇來了上不去，於是離去。不久，率參將劉潭等人出獨石塞外二百里，於長水海襲擊敵人帳幕。返回邊塞，追兵追到鞍子山。迎敵，又大敗敵軍。封蔭其子爲千户。

馬芳有膽有智，熟諳敵情，所到之處身先士卒。一年内有數次出兵搗敵巢，或親自督戰，或派遣副將。家裏養着健兒，願效死力。曾經命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斬殺俘獲敵人很多，敵寇大驚。馬芳於是率兵到大松林，在舊興和衛駐扎，登高四望，炫耀兵力而歸來。

當時大同被侵犯，而宣府最厲害。總督陳其學恐怕擾亂京郊地區，就命令總兵官趙岢扼守紫荆關。敵寇於是大肆掠奪懷仁、山陰之間，趙岢坐罪被降低俸禄三級，於是調馬芳和他换地鎮守。俺答轉而進犯威遠，幾乎攻破，恰逢陳其學率胡鎮等人援救，而馬芳軍隊也趕到，相持十餘天纔離去。馬芳對衆將說："大同非宣府可比，與我僅隔一墻。寇時常來，非重創敵軍不可。"於是率領軍隊出右衛，在威寧海子交戰，大破敵

俺答就撫，塞上遂無事。

萬曆元年，閲視侍郎吴百朋發芳行賄事，勒閒住。已，起僉書前軍都督府。順義王要賞，聲言渝盟，復用芳鎮宣府。七年，以疾乞歸。又二年卒。

芳起行伍，十餘年爲大帥。戰膳房堡、朔州、登鷹巢、鴿子堂、龍門、萬全右衛、東嶺、孤山、土木、乾莊、岔道、張家堡、得勝堡、大沙灘，大小百十接，身被數十創，以少擊衆，未嘗不大捷。擒部長數十人，斬馘無算，威名震邊陲，爲一時將帥冠。石州城陷，副將田世威、參將劉寶論死，芳乞寢己蔭子，贖二將罪，爲御史所劾，敕戒諭。後世威復爲將，遇芳薄，芳不與校，識者多之。

二子，棟、林。棟官至都督，無所見。林，由父蔭累官大同參將。萬曆二十年，順義王撦力克縶獻史、車二部長，林以制敵功，進副總兵。二十七年，擢署都督僉事，爲遼東總兵官。林雅好文學，能詩，工書，交游多名士，時譽籍甚，自許亦甚高。嘗陳邊務十策，語多觸文吏，寢不行。稅使高淮横恣，林力與抗。淮劾奏之，坐奪職。給事中侯先春論救，改林戍烟瘴，先春亦左遷二官。久之，遇赦免。

遼左用兵，詔林以故官從征。楊鎬之四路出師也，令林將一軍由開原出三岔口，而以游擊竇永澄監北關軍并進。林軍至尚間崖結營浚壕，嚴斥堠自衛。及聞杜松軍敗，方移營，而大清兵已逼。乃還兵，别立營，浚壕三周，列火器壕外，更布騎兵於火器外，他士卒皆下馬，結方陣壕内。又一軍西營飛芬山。杜松軍既覆，大清兵乘鋭薄林軍。見林壕内軍已與壕外

軍。當年，俺答接受招撫，塞上於是平安無事。

萬曆元年，閲視侍郎吴百朋揭發馬芳行賄事，勒令他閑住。不久，起用任僉書前軍都督府。順義王要求賞賜，揚言要背叛盟約，朝廷復用馬芳鎮守宣府。七年，因病辭職。又過了兩年去世。

馬芳起家於普通士兵，十餘年後爲大帥。歷經膳房堡、朔州、登鷹巢、鴿子堂、龍門、萬全右衛、東嶺、孤山、土木、乾莊、岔道、張家堡、得勝堡、大沙灘戰役，大小百十戰，身受傷數十處，以少擊多，不曾不大勝。擒獲敵部長數十人，斬殺敵人無數，名聲威震邊陲，爲一時將帥之首。石州城陷，副將田世威、參將劉寶被判處死刑，馬芳乞求停止封蔭兒子，贖二將罪，被御史彈劾，敕命戒飭訓諭。後來田世威又爲將，對馬芳很淡薄，馬芳不與他計較，知曉此事的人都贊揚他。

兩個兒子，馬棟、馬林。馬棟官至都督，没有什麽突出表現。馬林，由於父親封蔭積功升至大同參將。萬曆二十年，順義王撦力克捕獲并獻上史、車二部長，馬林因制服敵寇功勞，升副總兵。二十七年，升任署都督僉事，爲遼東總兵官。馬林很愛好文學，能寫詩，工於書法，交游多爲名士，當時人對他稱譽很多，自我評價也很高。曾經陳説邊防事務十策，言語多有觸犯文官，没有被采納。稅使高淮横行無忌，馬林極力與他對抗。高淮上奏彈劾，坐罪被奪去職位。給事中侯先春論辯相救，改馬林戍役於烟瘴之地，侯先春也降了二級官職。後來，遇大赦免罪。

遼左用兵，下詔讓馬林以原職出征。楊鎬四路出兵，命馬林率一路軍隊從開原出三岔口，而以游擊竇永澄監督北關軍隊一并進軍。馬林軍到尚間崖扎營挖濠溝，嚴密派偵察兵偵察敵情以自衛。等到聽説杜松軍隊失敗，纔移營，而大清兵已經逼近。於是回兵，另安營，挖了三圈壕溝，將火器陳列在壕溝外，於火器外再布置騎兵，其他士兵都下馬，在壕溝内列方陣。又率一支軍隊向西扎營於飛芬山。杜松軍既已覆没，大清兵乘士氣旺盛而逼近馬林軍隊。看見馬林壕内軍隊已

合而陳，縱精騎直前衝之。林軍不能支，遂大敗。副將麻巖戰死，林僅以數騎免。死者彌山谷，血流尚間崖下，水爲之赤。大清遂移兵擊飛芬山。僉事潘宗顏等一軍亦覆。北關兵聞之，遂不敢進。林既喪師，謫充爲事官，俾守開原。時蒙古宰賽、煖兔許助林兵，林與結約，恃此不設備。其年六月，大清兵忽臨城。林列衆城外，分少兵登陴。大清兵設楯梯進攻，而別以精騎擊破林軍之營東門外者。軍士爭門入，遂乘勢奪門，攻城兵亦逾城入。林城外軍望見盡奔。大清兵據城邀擊，壕不得渡，悉殲之。林及副將于化龍、參將高貞、游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皆死焉。尋贈都督同知，進世蔭二秩。林雖更歷邊鎮，然未經强敵，無大將才。當事以虛名用之，故敗。

與壕外合而列陣，便派精鋭騎兵向前直衝。馬林軍隊支撑不住，於是大敗。副將麻巖戰死，馬林僅有數騎免於死難。死者堆滿山谷，血流尚間崖下，水都紅了。大清於是移兵攻擊飛芬山。僉事潘宗顏等一路軍也覆没。北關兵聽説了，於是不敢前進。馬林喪失軍隊後，貶爲任事官，使他守衛開原。當時蒙古宰賽、煖兔許諾幫助馬林軍，馬林與他們締結約定，靠此不設防。當年六月，大清兵忽臨城下。馬林列兵城外，派少數士兵登上城墻。大清兵架攻城長梯進攻，而另以精鋭騎兵擊破馬林駐扎東門外的軍隊。士兵争着入門，大清兵乘勢奪取城門，攻城士兵也越墻而入。馬林城外軍望見後全逃跑了。大清兵占據城進攻，戰壕不能度過而被大清兵全殲滅。馬林及副將于化龍、參將高貞、游擊于守志、守備何懋官等人都死於此。後來追贈爲都督同知，提升世蔭兩等。馬林雖然數任邊鎮，可是未經强敵，無大將才能。當事者因他的虛名而任用他，所以失敗了。

馬炯 馬爌 馬飇

林五子，燃、熠、炯、爌，飇。燃、熠，戰死尚間崖。炯，天啓中湖廣總兵官。協討貴州叛賊，從王三善至大方，數戰皆捷。已，大敗，三善自殺，炯潰歸。得疾而卒。

爌幼習兵略，天啓中爲遼東游擊。督師閣部孫承宗以其父死王事，獎用之，命代王楹守中右所。及巡撫袁崇煥更營制，以故官掌前鋒左營。數有功，屢遷至副總兵，守徐州。崇禎八年正月，賊陷鳳陽，大掠而去。爌及守備駱舉率兵入，以恢復告，遂留戍其地。八月，賊擾河南。總督朱大典命移駐潁、亳。事定，還徐州。十年，賊犯桐城，爌赴救，破之羅唱河。尋以護陵功，增秩一級。歸德、徐州間有地曰朱家廠，土寇據之，時出掠。爌剿滅之。賊犯固始，大典檄爌及游擊張士儀等分戍霍丘西南，扼

馬林有五個兒子，馬燃、馬熠、馬炯、馬爌、馬飇。馬燃、馬熠戰死在尚間崖。馬炯，天啓年間任湖廣總兵官。協助討伐貴州叛賊，跟從王三善到大方，數次戰鬥都取得勝利。後來，大敗，王三善自殺，馬炯潰敗而歸。得病而死。

馬爌幼年學習兵略，天啓年間爲遼東游擊。督師閣部孫承宗因其父死於國事，獎勵任用，命令代替王楹守中右所。等巡撫袁崇煥更换營制，以原職掌管前鋒左營。數次立功，多次升遷至副總兵，守衛徐州。崇禎八年正月，賊寇攻陷鳳陽，大肆掠奪而去。馬爌及守備駱舉率兵進入鳳陽，以恢復城池上報，於是留守鳳陽。八月，賊兵侵擾河南。總督朱大典命令移軍駐扎潁、亳。平定叛亂，回徐州。十年，賊兵侵犯桐城，馬爌趕往救援，於羅唱河破敵。不久因護陵有功，增加一級俸禄。歸德、徐州間有個地方叫朱家廠，被土匪占據，時而出來掠奪，馬爌剿滅了他們。賊寇侵犯固始，朱大典傳檄文命令馬爌及游擊將軍張士儀等人分兵戍守霍丘西南，扼制賊寇東

賊東下，賊遂走六安。大典又移爌等駐壽州東，兼護二陵。當是時，長、淮南北，專以陵寢爲重。爌馳驅數年，幸無失事。

十二年六月，擢總兵官，鎮守天津。久之，移鎮甘肅。十五年，督三協副將王世寵、王加春、魯胤昌等討破叛番，斬首七百餘級，撫安三十八族而還。其冬，督師孫傳庭檄召不至，疏劾之。帝令察爌堪辦賊，許戴罪圖功，否即以賜劍從事。及爌至軍，傳庭貸其罪。已，復以逗遛淫掠被劾，帝仍令戴罪自效。明年秋，傳庭將出關。有傳賊自内鄉窺商、雒者，檄爌移商州扼其北犯。已而傳庭師覆，爌遂還鎮。未幾，賊陷延綏、寧夏，遂陷蘭州，渡河抵甘州環攻之。爌與巡撫林日瑞竭力固守。賊乘雪夜坎而登。士卒寒甚，不能戰，城遂陷。爌、日瑞及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皆死焉。弟飈爲沔陽州同知，城陷，亦死之。爌父子兄弟并死國難。

何卿

何卿，成都衛人。有志操，習武事。正德中，嗣世職爲指揮僉事。以能，擢筠連守備。從巡撫盛應期擊斬叛賊謝文禮、文義。世宗立，論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充左參將，協守松潘。

嘉靖初，芒部土舍隴政、土婦支禄等叛。卿討之，斬首二百餘級，降其衆數百人。政奔烏撒，卿檄土官安寧擒以獻。寧佯諾，而匿政不出。巡撫湯沐言狀，帝奪卿冠帶。川、貴兵合討，賊始滅，還冠帶如初。五年春，擢卿副總兵，仍鎮松潘。隴氏已絶，改芒部爲鎮雄府，設流官。未幾，政遺黨沙保復叛。卿偕參將魏武、參議姚汝皋等并進，斬保等賊首

下，賊寇於是到六安。朱大典又讓馬爌等人轉移駐扎壽州東，兼保護二陵。在這時，長江、淮河南北，專以陵墓爲重地。馬爌驅馳數年，所幸没有失事。

十二年六月，升任總兵官，鎮守天津。後來，改鎮甘肅。十五年，督率三協副將王世寵、王加春、魯胤昌等人討伐攻破叛亂番人，斬殺敵首七百餘級，安撫三十八族而還。當年冬天，督師孫傳庭用檄文召他，他却不到，孫傳庭上疏彈劾他。皇帝命令觀察馬爌能够辦治賊寇，就允許戴罪立功，否則立即賜劍命令自殺。等馬爌到了軍中，孫傳庭寬恕了他的罪。不久又因逗遛奸淫搶掠被彈劾，皇帝仍命他戴罪立功。第二年秋天，孫傳庭將要出關。有人傳説賊兵自内鄉窺視商、雒，傳檄文令馬爌轉移到商州扼制賊寇向北進犯。不久孫傳庭軍隊覆没，馬爌於是回鎮。不久，賊兵攻陷延綏、寧夏，又攻陷蘭州，渡河到達甘州包圍攻打。馬爌與巡撫林日瑞竭力固守。賊兵乘雪夜晚挖洞登城。士兵非常寒冷，不能作戰，城於是陷落。馬爌、林日瑞及中軍哈維新、姚世儒都戰死於此。弟馬飈任沔陽州同知，城堡陷落，也死難。馬爌父子兄弟都死於國難。

何卿，成都衛人。有志氣節操，學習戰争之事。正德年間，襲世職爲指揮僉事。因有才能，提拔爲筠連守備。跟從巡撫盛應期擊殺叛賊謝文禮、謝文義。世宗繼位，論功勞，升任署都指揮僉事，充任左參將，協助守衛松潘。

嘉靖初年，芒部土司屬官隴政、土官妻支禄等人叛亂。何卿討伐他們，斬首二百餘級，招降其衆數百人。隴政奔往烏撒，何卿傳檄文告訴土官安寧擒拿獻上。安寧假裝同意，却隱藏隴政不交出。巡撫湯沐上言情狀，皇帝奪去何卿官職。川、貴兵合力討伐，纔滅賊，又歸還了何卿原先的官職。五年春，提升何卿任副總兵，仍鎮守松潘。隴氏已滅絶，改芒部爲鎮雄府，設立流動性的非世襲的流官。不久，隴政遺黨沙保又叛亂。何卿偕同參將魏武、參議姚汝皋等一并進攻，斬

七人，餘盡殄。録功，武最，卿次之，賜賚有差。黑虎五寨番反，圍長安諸堡，烏都、鵓鴿諸番亦繼叛。卿皆破平之，就進都督僉事。威茂番十餘寨連兵劫軍餉，且攻茂州及長寧諸堡，要撫賞。卿與副使朱紈築茂州外城以困之。旋以計殘其衆，戰屢捷，遂攻深溝，焚其碉寨。諸番窘，請贖罪。卿責獻首惡，番不應。復分剿淺溝、渾水二寨殲之。諸番乃爭獻首惡，插血斷指耳，誓不復叛。卿乃與刻木爲約，分處其曹，畫疆守，松潘路復通。巡撫潘鑑等上二人功，詔賚銀幣，進署都督同知，鎮守如故。久之，以疾致仕。

二十三年，塞上多警。召卿，以疾辭。帝怒，奪其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未幾，寇逼畿輔，命營盧溝橋。松潘副總兵李爵爲巡撫丘養浩劾罷，詔以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劾爵，自爲地。帝怒，褫卿及養浩官，令巡按冉崇禮核實。時兵事棘，翁萬達復薦卿，還其都督僉事，督東官廳軍馬。已而崇禮具言爵貪污，"卿鎮松潘十七年，爲蜀保障，軍民頌德，且貧，安所得賄"。帝意乃解。四川白草番爲亂，副總兵高岡鳳被劾。兵部尚書路迎奏卿代之。卿再莅松潘，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討擒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進署都督同知。卿素有威望，爲番人所憚。自威茂迄松潘、龍安夾道築墻數百里，行旅往來，無剽奪患。先後莅鎮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再以疾歸。

三十三年，倭寇海上。詔卿與沈希儀各率家衆赴蘇、松軍門。明年充

殺沙保等賊寇頭目七人，其餘也都消滅。記功，魏武功最大，何卿次之，賞賜有差等。黑虎五寨番人反叛，包圍長安諸堡，烏都、鵓鴿諸番也相繼反叛。何卿全都攻破平定，就地升任都督僉事。威茂番十餘村寨合兵劫軍餉，并且攻打茂州及長寧諸堡，索取安撫賜賞。何卿與副使朱紈築茂州外城來圍困叛賊。不久用計消滅殘餘賊寇，屢戰屢勝，於是攻打深溝，焚燒碉堡。諸番困窘，請求贖罪。何卿責令獻上首惡，番人不答應。又分兵圍剿淺溝、渾水二寨，全殲叛賊。諸番於是争獻首惡，歃血斷指耳，發誓不再叛亂。何卿與之刻木締約，分别安置他的屬官，劃定疆界守衛，松潘路又疏通了。巡撫潘鑑等上奏二人功勞，下詔賞賜銀兩錦帛，升任署都督同知，鎮守之職如故。後來因病退休。

二十三年，邊塞多警報。朝廷召何卿，他以病推辭。皇帝發怒，奪了他的都督職務，命令以都指揮使身份到部裏聽候調用。不久，敵寇逼近京郊地區，命令扎營盧溝橋。松潘副總兵李爵被巡撫丘養浩彈劾罷免，下詔讓何卿代任。給事中許天倫説何卿賄賂丘養浩彈劾李爵，爲自己留下提升之地。皇帝發怒，奪去何卿及丘養浩的官職，命令巡按冉崇禮核實。當時戰事緊張，翁萬達又推薦何卿，仍還任都督僉事，督東官廳軍馬。不久冉崇禮詳細報告李爵貪污，"何卿鎮守松潘十七年，作爲蜀的保障，軍民歌功頌德，他很窮，哪有錢行賄?"皇帝纔解去怒氣。四川白草番人作亂，副總兵高岡鳳被彈劾。兵部尚書路迎上奏讓何卿代替。何卿再到松潘，將士都很高興。於是會同巡撫張時徹討伐擒拿大惡賊數人，俘獲斬殺九百七十多人，攻克營寨四十七座，毁壞四千八百個碉堡，繳獲數以萬計的馬牛器械儲積。升任署都督同知。何卿素來有威望，番人害怕他。從威茂到松潘、龍安夾道築造數百里城墻，官員出行往來其地，没有被搶奪的禍患。先後在鎮二十四年，軍民擁戴他如慈母。再次因病歸家。

三十三年，倭寇自海上侵犯。下詔何卿與沈希儀各率家中兵衆奔赴蘇、松軍門。第二年充任

副總兵，總理浙江及蘇、松海防。卿，蜀中名將，不諳海道，年已老，兵與將不習，竟不能有所爲。爲巡按御史周如斗劾罷，卒。

沈希儀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嗣世職爲奉議衛指揮使。機警有膽勇，智計過絶於人。

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以數百人搗陳村寨，馬陷淖中，騰而上，連馘三酋，破其餘衆。進署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其一，使熟瑶紿官兵入。希儀策其詐，急從别隘直抵賊巢。賊倉卒還救，遂大破之。荔浦賊八千渡江東掠，希儀率五百人駐白面寨，待其歸。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希儀以滑石灘狹，雖衆可薄；蛟龍灘廣，濟則難圖，欲誘致之滑石。乃樹旗百蛟龍灘，守以羸卒，然柴以疑之。賊果趨滑石。希儀預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中。賊渡且半，乘瀧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賊衆多墜水死，收所掠而還。從副總兵張祐連破臨桂、灌陽、古田賊。進署都指揮同知，掌都司事。

嘉靖五年，總督姚鏌將討田州岑猛。用希儀計，間猛婦翁歸順土酋岑璋，使圖猛，而分兵五哨進。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賊要地，聚衆守之。希儀夜遣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其背。比明合戰，則所遣軍已立幟山巔，賊大潰敗。猛走歸順，爲璋所執，田州平。希儀功最，鏌抑之，止受賚。鏌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以流官故，亂至今未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鏌不從。以希儀爲右參將，分守思、田。希儀請

副總兵，總管浙江及蘇、松海防。何卿，蜀中名將，可是不熟悉海上軍務，年紀也老了，兵與將不熟悉，最終無所作爲。被巡按御史周如斗彈劾罷免官職，去世。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承襲世職爲奉議衛指揮使。機警有膽量勇力，計謀過人。

正德十二年，調任征伐永安。率領數百人攻打陳村寨，馬陷泥中，飛身而上，連殺三個敵酋，攻破其餘衆人。升任署都指揮僉事。義寧賊侵犯臨桂，又回賊巢，沈希儀追擊。敵巢有兩個隘口，賊寇在其中一個埋伏軍隊，派馴服的瑶人欺騙官兵進入。沈希儀看破其詐，急從其他隘口直抵賊窩。賊寇倉惶回兵援救，於是大破賊兵。荔浦賊寇八千渡江向東掠奪，沈希儀率五百人駐扎白面寨，等待賊寇歸來。寨離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路。沈希儀認爲滑石灘狹窄，即使賊寇多也可逼攻；蛟龍灘廣闊，如敵人渡河則難打敗，想引誘賊寇到滑石。於是在蛟龍灘樹了上百面旗，用老弱士兵守衛，燃燒木柴來迷惑賊寇。賊寇果然到滑石。沈希儀預先以小艦船載精兵埋伏在葭葦中。賊兵渡過將近一半時，乘着河水湍急而衝殺，兩岸軍隊呼喊着前進，賊兵多落入水中而死，收繳賊寇掠奪物品而回。跟從副總兵張祐連續攻破臨桂、灌陽、古田的賊兵。升任署都指揮同知，掌管都司事務。

嘉靖五年，總督姚鏌將要討伐田州岑猛。使用沈希儀計策，離間岑猛的岳父歸順土酋長岑璋，使他謀取岑猛，而分五哨兵進軍。沈希儀率領中哨，攻打工堯。工堯，是賊寇要地，集中了很多守衛。沈希儀夜裏派遣軍隊三百人，攀緣山坡而上，繞到背後。等第二天交戰，所派的軍隊已經在山巔樹立旗幟，賊兵大潰敗。岑猛逃往歸順，被岑璋逮捕，田州平定。沈希儀功勞最大，姚鏌却壓抑他的功勞，僅受賞賜。姚鏌提議設置流動性的非世襲的流官，沈希儀説："思恩因爲流官的緣故，至今叛亂没有平定。田州再這樣，兩賊將合并作亂。"姚鏌不聽從。以沈希儀爲右

還鄉治裝，以參將張經代守。甫一月，田州復叛，鏌罷歸。王守仁代，多用希儀計，思、田復定。

參將，分守思恩、田州。沈希儀請求歸家整理行裝，以參將張經代守。纔過一個月，田州又叛亂，姚鏌被罷職歸家。王守仁代職，多采用沈希儀的計策，思恩、田州又被平定。

改右江柳慶參將，駐柳州。象州、武宣、融縣瑤反，討破之。謝病歸，頃之還故任。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官軍素罷不任戰。又賊耳目遍官府，闔闠動靜無不知。希儀謂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請於制府。調那地狼兵二千來，戍兵稍振。乃求得與瑤通販易者數十人，持其罪而厚撫之，使詗賊。賊動靜，希儀亦無不知。希儀每出兵，雖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咸集。令一人挾旗引諸軍行，不測所往。及駐軍設伏，賊必至，遇伏輒奔。官軍擊之，無不如志。已，賊寇他所，官軍又先至。遠村僻聚，賊度官軍所不逮者，往寇之，官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希儀得賊巢婦女畜産，果鄰巢者悉還之，惟取陰助賊者。諸瑤盡讋伏，無敢嚮賊。

改任右江柳慶參將，駐守柳州。象州、武宣、融縣瑤民造反，沈希儀討伐攻破叛瑤。以病辭職歸家，不久又任原職。柳州在萬山中間，城外五里即是賊巢，軍民以至於無地可種，而官兵一向疲弱不能作戰。加上賊寇耳目遍布官府，官府内庭動静無不知曉。沈希儀認爲要想大破賊兵，非狼兵不可，向制府請求。於是調那地狼兵兩千人前來，戍守的士兵纔稍有振作。於是抓獲與瑤互相販賣交易的數十人，指出其罪而厚厚安撫，使他們偵察賊寇。賊寇的動静，沈希儀也無所不知。沈希儀每次出兵，即使是貼身親信也不知道。到時鳴號，則諸軍都會合在一起。命令一人持旗領着諸軍前行，諸軍都不知要去的地方。等軍隊駐扎設置埋伏，賊寇必定會來，遇到伏兵就逃奔。官軍追擊，没有不如願的。不久，賊寇侵犯其他地方，官軍又先到了。遠方偏僻村落，賊寇估計官兵不能到達，前往侵犯，官兵又未嘗不在，賊人驚訝以爲有神仙。沈希儀獲取賊巢婦女牲畜，果真是鄰巢的便全部還給他們，衹奪取暗自幫助賊寇的。諸瑤都恐懼，不敢動彈，没有人敢傾向賊寇。

希儀初至，令熟瑤得出入城中，無所禁。因厚賞其黠者，使爲諜。後漸令瑤婦入見其夫，賚以酒食繒帛。其夫常以賊情告者，則陰厚之。諸瑤婦利賞，爭勸其夫輸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賊益無所匿形。希儀每於風雨晦冥夜，偵賊所止宿，分遣人齎銃潛伏舍旁。中夜銃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咸挈妻子匍匐上山。兒啼女號，或寒凍觸厓石死，爭怨悔作賊非計。至曉下山，則寂無人聲。他巢亦然，衆愈益驚。潛遣人入城偵之，則希儀故居城中不出也。賊膽落，多易面爲熟瑤。

沈希儀初到，命令馴服的瑤人得以出入城中，無所禁忌。於是厚賞狡黠者，使他當間諜。以後逐漸地命令瑤婦入見自己的丈夫，賞賜酒食繒帛。瑤婦的丈夫曾經以賊情相告者，就暗地給予厚待。諸瑤婦貪圖獎賞，争着勸説她的丈夫送賊寇情報，或自己進府報告。因此，賊寇更無隱秘可言。沈希儀每於風雨陰晦的黑夜，偵察到賊寇住宿的地方，便分别派人帶着火銃潛伏到賊寇居住房舍旁。半夜舉發火銃，賊寇十分害怕説："老沈來了！"都挈帶妻子兒女匍匐上山。兒啼女號，有人受寒挨凍觸山崖而死，争着抱怨後悔當初做賊不是良策。天明下山，却静無人聲。其他巢也這樣，賊寇更驚慌。秘密派人進城偵察，則沈希儀原來就呆在城中不曾出去。賊寇喪膽，多

韋扶諫者，馬平瑶魁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逃鄰賊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兵剿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妻子歸。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使熟瑶往語其夫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瑶聞，悉來謁希儀。令入室視之，妻子固無恙。乃共誘扶諫出巢，縛以獻，易妻子還。希儀剜扶諫目，支解之，懸諸城門。諸瑶服希儀威信，益不敢爲盜。自是，柳城四旁數百里，無敢攘奪者。

改變成爲馴服瑶人。

韋扶諫是馬平瑶的首領，數次捕不到。有人報告韋扶諫逃到鄰賊三層巢，沈希儀暗中率兵圍剿，可韋扶諫又與三層賊搶劫其他地方。沈希儀全部俘獲了三層巢的妻子而歸。以前沈希儀俘獲了賊寇妻子都賞給狼兵，可此時却單獨關進空房子裏，給水和食物。使歸順的瑶人前往告訴他們的丈夫說："得到韋扶諫，就歸還妻子。"諸瑶聽說了，全來謁見沈希儀。讓他們進入房子看，妻子果然安然無恙。於是共同誘使韋扶諫出巢，捆綁起來進獻，換回妻子。沈希儀剜去韋扶諫的眼睛，支解後懸挂在城門上。諸瑶信服沈希儀的威猛誠信，更不敢做賊。從此，柳州四旁數百里，没人敢搶奪。

希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瑶、僮耳。瑶、僮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非，非狼兵順，而瑶、僮逆也。狼兵隸土官，瑶、僮隸流官。土官令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瑶、僮。若割瑶、僮分隸之旁近土官，土官世世富貴，不敢有他望。以國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瑶、僮，皆爲狼兵，兩廣世世無患矣。時不能用。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

沈希儀曾上奏朝廷，說狼兵也是瑶、僮。瑶、僮所在地方有做賊的，而狼兵也不敢爲非作歹，不是狼兵順從，而是瑶、僮都反叛。狼兵隸屬土官，瑶、僮隸屬流動性非世襲的流官。土官的威嚴法令足以制伏狼兵，流官勢力輕微不能管制瑶、僮。如果分割瑶、僮隸屬近旁土官，土官世世富貴，不敢有他圖。以國家的力量控制土官，以土官的力量控制瑶、僮，都是狼兵，兩廣便世世無禍患了。可當時没有采用，到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的變亂。

初，思恩土官岑濬既誅，改設流官，以其酋二人韋貴、徐五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男子名金，自言濬子。鎮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主也。"諸酋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故地，遠近洶洶。濬誅時，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希儀在賓，留入言，欲往見小主人。希儀故患金，及聞留言，益大駭。因好謂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向征田州固聞之。"因自語"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留果喜。已，召留密室，言："予我重賂，

當初，思恩土官岑濬既已被誅殺，改設流官，以其首領二人韋貴、徐五任土巡檢，分别掌管其兵各一萬餘人。夷民不喜歡漢族法令，共數次叛亂。鎮安有男子名岑金，自稱是岑濬的兒子。鎮安土官便秘密召集舊部酋長，請出岑金而和他結盟說："這是你們的小主人。"衆酋長羅列而拜，擁戴岑金而歸，聚集五千兵，將要攻城，收復故地，遠近騷亂不寧。岑濬被殺時，首領楊留没地可去，率領同黨千餘人到賓州，應募爲打手。沈希儀在賓州，楊留進見說，想往見小主人。沈希儀以岑金爲禍患，等聽了楊留的話，更是大驚。就好好地對楊留說："他是岑濬的第九個兒子吧？我以前征討田州時早聽說了。"并自言自語："岑氏能復興嗎？"想用此深深打動楊留，楊留果然喜悦。隨後召楊留到密室說："給

即爲金復官。”且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兵，必仇金，善防之。”留益大信。金遂從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奔告，請無納。希儀罵曰：“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厚結之，又引以謁兵備副使，隨以計漸散其五千人。卒縛金，留亦自恨死，思恩復寧。已，從總督張經大破斷藤峽、弩灘賊，受賚歸。

希儀鎮柳、慶久，渠魁宿猾捕誅殆盡。先後搗巢，斬馘積五千餘級，未嘗悉奏功，故多不敘。十九年，復謝病，柳人祀之山雲祠。旋起四川左參將，分守敘、瀘及貴州迤西諸處。其冬，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貴州。復謝病歸。塞上多警，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召中。希儀鎮柳、慶，每戰必先登，身數被創，陰雨輒痛劇，故數謝病。至京，亦以病辭。帝疑其規避，褫都督官，令赴部候用。翁萬達薦其才。會江、淮多盜，議設督捕總兵官，乃復希儀署都督僉事以往。

二十六年，以爲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自川、廣、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邊，著爲令。從總督張岳大破賀縣賊倪仲亮等，予實授，仍賚銀幣。瓊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結崖州、感恩、昌化諸黎爲亂。總督歐陽必進議并萬州、陵水黎討之，分兵五道。希儀適病，最後至，謂必進曰：“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奈何并誅，益樹敵。莫若止三道。”必進從之。希儀乃偕參將武鸞、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其

我重重的禮物，就爲岑金復官。”將要出去時，又把他叫進去說：“韋貴、徐五現在分别率領思恩兵，必然仇視岑金，要好好防備他們。”楊留更相信了。岑金於是率五千人通過楊留來見沈希儀。門口守望的人奔來報告，請不要接納。沈希儀罵道：“岑金，是土官的兒子，不是賊，爲何不接納?”領入，厚厚地與他結交，又領着拜訪兵備副使，隨後用計逐漸分散他的五千人。最終捆綁岑金，楊留也自恨而死，思恩又獲得安寧。不久，跟從總督張經大破斷藤峽、弩灘賊寇，受賞而歸。

沈希儀鎮守柳、慶很久，大盜巨奸幾乎捕殺乾净。先後搗毁敵巢，斬殺共五千餘人，没有全部上奏請功，所以多没有受到獎勵。十九年，又稱病辭職，柳州人在山雲祠祭祀他。很快又起用任四川左參將，分守敘、瀘及貴州以西廣大地方。當年冬天，提升爲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貴州。又以疾病爲由辭職歸家。塞上多警報，徵召天下名將到京城，沈希儀在徵召之列。沈希儀鎮守柳州、慶州，每次作戰必先登，身受數處傷，陰雨天就痛得厲害，故多次因病辭職。到了京城，又因病辭職。皇帝疑心他有意躲避，奪了他的都督官，命令赴兵部聽候調用。翁萬達推薦他的才能。恰逢江、淮多强盜，討論設置督捕總兵官，就復任沈希儀爲署都督僉事前往上任。

二十六年，任廣東副總兵。命令自現在起凡是從川、廣、雲、貴來的將領，不要推舉到京營及西北邊陲，寫成法令。沈希儀跟從總督張岳大破賀縣賊倪仲亮等人，給予正式職務，仍舊賞賜銀兩錦帛。瓊州五指山馴服黎人素來畏懼法令，供應賦税徭役，知州邵濬虐待榨取人民。其首領那燕就聯合崖州、感恩、昌化諸黎作亂。總督歐陽必進提議連同萬州、陵水黎一并討伐，分兵五路。沈希儀正有病，最後到，對歐陽必進説：“萬州、陵水黎没有偏向賊寇的事實，爲何一并誅殺，那樣會樹敵更多。不如衹分兵三路。”歐陽必進聽從了他的主張。沈希儀偕同參將武鸞、俞大猷等人直攻五指山下，斬殺那燕及其同黨五

黨五千四百有奇，俘獲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捷聞，進都督同知，改貴州總兵官。復從岳平銅仁叛苗龍許保、吴黑苗。又以病歸。倭寇海上，命督川、廣兵赴剿。無功，爲周如斗劾罷。

希儀爲人坦率，居恒謔笑，洞見肺腑。及臨敵，應變出奇，人莫測。尤善撫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禱於神。最後一人，至以箭穿其喉。其得士心如此。

千四百多，俘獲了五分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大捷傳入朝廷，升都督同知，改任貴州總兵官。又跟從張岳平定銅仁叛苗龍許保、吴黑苗。又因病歸家。倭寇在海上搶掠，命令督川、廣兵前往圍剿。無功，被周如斗彈劾罷免。

沈希儀爲人坦率，平常愛開玩笑，能明見其内心。等到面臨敵人，出奇計應變自如，令人難測。尤其善於安撫士兵。沈希儀曾經染上重病，士兵多以自殺來祈求神仙。最後一人，竟至於以箭穿透自己的喉嚨。他深得士心竟到了如此地步。

石邦憲

石邦憲，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七年嗣世職爲指揮使。累功，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銅仁參將。苗龍許保、吴黑苗叛，總督張岳議征之，而賊陷印江、石阡，邦憲坐逮問。岳以銅仁賊巢穴，而邦憲有謀勇，乃奏留之。邦憲遂與川、湖兵進貴州，破苗寨十有五。竄山箐者，搜戮殆盡。上功，邦憲第一。未及叙，而許保等突入思州，執知府李允簡以去。邦憲急邀，奪之歸。坐是停俸戴罪。賊既破思州，復糾餘黨，與湖廣蜡爾山苗合，欲攻石阡。不克，還過省溪。千户安大朝等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輜重，賊不能軍。邦憲乃使使購老佫、老侼等執許保送軍門，而黑苗竄如故。復以計購烏朗土官田興邦等斬黑苗，賊盡平。遂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沈希儀鎮貴州。

臺黎寨苗閼保倡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然，撫剿莫能定。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傳檄十八寨，許執首惡贖罪。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

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王黼，黼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總督馮岳與

石邦憲，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七年襲任世職爲指揮使。多次立功，升任署都指揮僉事，充任銅仁參將。苗龍許堡、吴黑苗叛亂，總督張岳商議征討，而賊寇攻陷印江、石阡，石邦憲坐罪被逮捕審問。張岳以爲銅仁是賊寇巢穴，而石邦憲有勇有謀，上奏留任他。石邦憲於是與川、湖兵進入貴州，攻破苗寨十五座。逃竄山中竹林的，也幾乎被搜捕殺净。上報功勞，石邦憲第一。没有來得及授官，而龍許保等人突然攻入思州，擒獲知府李允簡離去。石邦憲急忙攔擊，奪回知府。因此獲罪，被停止俸禄戴罪立功。賊寇攻破了思州，又糾集餘黨，與湖廣蜡爾山苗會合，想攻打石阡。没有攻克，返回渡過省溪。千户安大朝等人攔擊，斬殺俘獲大半，全部奪取其輜重，賊寇潰不成軍。石邦憲就派人買通老佫、老侼等逮捕龍許保送到軍門，而黑苗又像從前一樣逃竄了。又用計買通烏朗土官田興邦等人斬殺黑苗，賊寇全被平定。於是升任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代沈希儀鎮守貴州。

臺黎寨苗閼保發動叛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響應。遠近騷動，安撫剿殺都不能平定。石邦憲與湖廣兵分路討伐攻破，傳送檄文十八寨，允許逮捕首惡來贖罪。諸苗服從安撫，簽定盟約而返回。

播州宣慰楊烈殺死長官王黼，王黼同黨李保等人出兵相互攻打近十年，總督馮岳與石邦憲討

邦憲討平之。真州苗盧阿項爲亂，邦憲以兵七千編筏渡江，直抵磨子崖。策賊必夜襲，先設備。賊至，擊敗之。賊求援於播州吴鯤。諸將懼，邦憲曰："水西宣慰安萬銓，播州所畏也。吾調水西兵攻烏江，聲楊烈縱鯤助逆罪，烈奚暇救人乎？"已，水西兵至。邦憲進逼其巢，乘風縱火，斬關而登，賊大奔潰，擒賊首父子，斬獲四百七十餘人。進署都督同知。

伐平定。真州苗盧阿項作亂，石邦憲用兵七千編竹筏渡江，直抵磨子崖。猜測賊寇必會乘夜襲擊，於是預作防備。賊寇到時果然來到，石邦憲發起攻擊打敗了他們。賊寇向播州吴鯤求援。諸將驚懼，石邦憲説："水西宣慰安萬銓，播州人畏懼他。我調水西兵攻打烏江，聲討楊烈縱容吴鯤幫助叛逆的罪行，楊烈哪有空救人呢？"不久，水西兵到。石邦憲進逼敵巢，乘風縱火，攻破關口而登城，賊寇大崩潰，擒獲賊寇頭目父子，斬殺俘獲四百七十餘人。升任署都督同知。

破地隆阡叛苗四寨，又破答千諸寨，擒其渠魁。地隆阡遺賊龍老三、龍得奎結龍停苗老夭、扳凳苗石章保等縱兵掠，執石耶洞土官妻冉氏以歸，攻梅平寨。官軍要擒老三。得奎走免，復與老夭等攻破平南營囤。邦憲偵冉氏在老夭所，陽議贖，而潛擊殺老夭。官軍遂入龍停寨，并執扳凳寨苗龍老丙，令執獻章保。於是諸苗悉降。白洗、養鵝諸苗叛，討擒其魁，降百餘寨。

攻破地隆阡叛苗四寨，又攻破答千諸寨，擒獲其大頭領。地隆阡遺賊龍老三、龍得奎糾結龍停苗老夭、扳凳苗石章保等人縱兵搶掠，拘執石耶洞土官妻冉氏而歸，攻打梅平寨。官軍攔截擒拿龍老三。龍得奎逃脱，又與龍老夭等人攻破平南營囤。石邦憲偵察到冉氏在老夭處，假裝商談贖人，而秘密攻擊殺死老夭。官軍於是進入龍停寨，并逮捕扳凳寨苗龍老丙，命令他逮捕獻上石章保。於是諸苗全都投降。白洗、養鵝諸苗反叛，討伐擒拿其首領，降服百餘寨。

湖廣溆浦瑶沈亞當等爲亂，總督石勇檄邦憲討之，生擒亞當，斬獲二百有奇。溆浦甫平，銅仁、都匀苗相煽叛。邦憲亟馳還，率守備安大朝進剿。先破彪山寨賊，乘勝略定諸寨。獲賊首龍老羅、王三等，餘黨盡平。又與總督黄光昇，修湖北墩臺、烽堠百十所，招降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寨。

湖廣溆浦瑶沈亞當等人叛亂，總督石勇傳檄文命石邦憲討伐，生擒沈亞當，斬殺俘獲二百多。溆浦纔平定，銅仁、都匀苗相互煽動叛亂。石邦憲飛馳返回，率守備安大朝進兵剿殺。先攻破彪山寨賊，乘勝平定諸寨。俘獲賊頭領龍老羅、王三等人，剩餘同黨也全被平定。又與總督黄光昇，修建湖北墩臺、烽火臺百十處，招降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寨。

播州容山副長官土舍韓甸與正長官土舍張問相攻，甸屢勝，遂糾生苗剽湖、貴境，垂二十年。問亦糾黨自助。邦憲討之，斬百餘人。問潛出，被獲。官軍乘勝入甸巢。會暮，大雨，迷失道。守備葉勛、百户魏國相等陷伏中，死焉。邦憲奪圍出，還軍鎮遠。再征之，賊沿江守。邦憲佯與争，而别自上流三十里編竹以渡。

播州容山副長官土舍韓甸與正長官土舍張問互相攻打，韓甸屢次取勝，於是糾結没有馴服的苗人掠奪湖、貴境内，近二十年。張問也糾集同黨自助。石邦憲討伐他們，斬殺百餘人。張問秘密出逃，被擒獲。官軍乘勝攻入韓甸巢穴。正好是晚上，天下大雨，迷失道路。守備葉勛、百户魏國相等人陷入埋伏，死在那兒。石邦憲殺出重圍，回兵鎮遠。再次征討，賊寇沿江守衛。石邦憲裝作與他争奪，却另從江的上流三十里編竹

水陸并進，大破之。斬甸，容山平。進右都督。

尋與巡撫吴維嶽招降平州叛酋楊珂，剿平龍里衛賊阿利等。當是時，水西宣慰安國亨恃衆跋扈，謁上官，辭色不善，輒鼓衆讙噪而出。邦憲召責之曰："爾欲反耶？吾視爾釜中魚爾。爾兵孰與雲、貴、川、湖多？爾四十八酋長，吾鑄四十八印畀之。朝下令，夕滅爾矣。"國亨叩頭謝，爲斂戢。隆慶元年剿平鎮遠苗。已，又破誅白泥土官楊贇及苗酋龍力水等。部内帖然。

邦憲生長黔土，熟苗情。善用兵，大小數十百戰，無不摧破。前後進秩者四，賚銀幣十有三。所得俸賜，悉以饗士，家無赢資。爲總兵官十七年，威鎮蠻中。與四川何卿、廣西沈希儀并稱一時名將。明年卒官。贈左都督。

贊曰：嗚呼，明至中葉，曷嘗無邊材哉！如馬永、梁震、周尚文、沈希儀之徒，出奇制勝，得士卒死力，雖古名將何以加焉。然功高賞薄，起蹶靡常。此無異故，其抗懷奮激，無以結歡在朝柄政重人，宜其齟齬不相入也。馬芳三代爲將，父子兄弟先後殉國，偉矣哉！

筏渡江。水陸并進，大破賊兵。斬殺韓甸，容山平定。升任右都督。

不久與巡撫吴維嶽招降平州反叛首領楊珂，剿平龍里衛賊阿利等人。在這時，水西宣慰安國亨依仗人多專横跋扈，拜見上司，上司言辭神色不友善，他就鼓動衆人喧嘩而出。石邦憲召見并責備他説："你想反了？我視你如鍋中魚而已。你的部隊與雲、貴、川、湖比較，誰多？你有四十八酋長，我鑄造四十八顆印章給他們。早上下令，晚上就會消滅你。"安國亨叩頭謝罪，收斂了跋扈行爲。隆慶元年剿殺平定鎮遠苗。隨後，又攻破殺死白泥土官楊贇及苗人頭領龍力水等人。部内安定。

石邦憲生長黔地，熟悉苗情。善於用兵，大小數十百戰，無不摧破敵人。前後四次進升官階，賞賜銀兩錦帛十三次。所得賞賜，全部用來宴饗士兵，家無餘錢。任總兵官十七年，威鎮蠻中。與四川何卿、廣西沈希儀并稱一時名將。第二年在任上去世，追贈爲左都督。

贊曰：唉，明朝到了中葉，何嘗没有邊防將才呢！如馬永、梁震、周尚文、沈希儀等人，出奇制勝，士卒願拼死效力，即使古代名將又怎麽能超過呢。可是功勞高賞賜少，升降無常。這并非其他原因，他們性格抗直，爲人奮激，没法結交好朝中執政重臣，難怪他們仕途不順暢。馬芳三代爲將，父子兄弟先後殉國，真偉大啊！



明史卷二百十二

列傳第一百

俞大猷 盧鏜 湯克寬　戚繼光（弟）繼美 朱先
劉顯 郭成　李錫 黄應甲 尹鳳　張元勳

俞大猷

俞大猷，字志輔，晋江人。少好讀書。受《易》於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實之權，復從受其業。嘗謂兵法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已，又從李良欽學劍。家貧屢空，意嘗豁如。父歿，棄諸生，嗣世職百户。

舉嘉靖十四年武會試。除千户，守禦金門。軍民嚚訟難治，大猷導以禮讓，訟爲衰止。海寇頻發，上書監司論其事。監司怒曰："小校安得上書?"杖之，奪其職。尚書毛伯温征安南，復上書陳方略，請從軍。伯温奇之。會兵罷，不果用。

二十一年，俺答大入山西，詔天下舉武勇士。大猷詣巡按御史自薦，御史上其名兵部。會伯温爲尚書，送之宣大總督翟鵬所。召見論兵事，大猷屢折鵬。鵬謝曰："吾不當以武人待子。"下堂禮之，驚一軍，然亦不能用。大猷辭歸，伯温用爲汀漳守備。莅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劍。連破海賊康老，俘斬三百餘人。擢署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興恩平峒賊

俞大猷，字志輔，晋江人。少年時喜好讀書。向王宣、林福學習《易》，得到蔡清的傳授。又聽説趙本學用《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實的計謀，又跟從他學習。曾經説兵法的規律産生於五，好比一個人身體有五部分，即使率百萬軍隊，可以合爲一人。過後，又跟從李良欽學劍。家貧如洗，可他意氣自如。父親去世，放棄生員資格，襲世職任百户。

嘉靖十四年考中武會試。授官千户，守衛金門。軍民争鬥聚訟難以治理，俞大猷以禮義謙讓加以引導，争鬥漸漸停止。海寇頻頻侵擾，上書監司議論此事。監司發怒説："小校怎能上書?"杖打他，并奪去了他的職位。尚書毛伯温征伐安南，又上書陳説策略，請求從軍。毛伯温十分驚奇。恰逢軍隊停止征討，没有任用他。

二十一年，俺答大舉進犯山西，下詔天下推舉武勇之士。俞大猷到巡按御史那兒自薦，御史將他的名字上報兵部。恰逢毛伯温爲兵部尚書，將他送到宣大總督翟鵬處。翟鵬召見他談論兵事，俞大猷屢次折服翟鵬。翟鵬致歉説："我不應當以武人身份對待你。"下堂禮待他，全軍驚訝，可還是没有任用。俞大猷辭謝歸去，毛伯温任用爲汀漳守備。到武平，建讀易軒，與諸生開文會，而每天教武士擊劍。接連攻破海賊康老，俘獲斬殺三百餘人。提升任代理都指揮僉事，僉書廣東都司。新興恩平峒賊譚元清等人

譚元清等屢叛，總督歐陽必進以屬大猷。乃令良民自爲守，而親率數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有蘇青蛇者，力格猛虎，大猷紿斬之，賊益驚。乃詣何老猫峒，令歸民侵田，而招降渠魁數輩。二邑以寧。

二十八年，朱紈巡視福建，薦爲備倭都指揮。會安南入寇，必進奏留之。先是，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瀷幼。其大臣阮敬謀立其婿莫敬典，范子儀謀立其黨莫正中，互仇殺。正中敗，挈百餘人來歸。子儀收殘卒遁海東。至是妄言宏瀷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必進檄大猷討之。馳至廉州，賊攻城方急。大猷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數日，生擒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殺子儀函首來獻。事平，嚴嵩抑其功不敘，但賚銀五十兩而已。

是年，瓊州五指山黎那燕構感恩、昌化諸黎共反，必進復檄大猷討。而朝議設參將於崖州，即以大猷任之。乃會廣西副將沈希儀諸軍，擒斬賊五千三百有奇，招降者三千七百。大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必進納其言。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

三十一年，倭賊大擾浙東。詔移大猷寧、台諸郡參將。會賊破寧波昌國衛，大猷擊却之。復攻陷紹興臨山衛，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竟坐

屢次反叛，總督歐陽必進將此事囑托給俞大猷。俞大猷命令良民自己作好守衛準備，而自己親自率領數人遍訪賊峒，曉以禍福，而且教他們擊劍，賊寇驚駭順服。有叫蘇青蛇的，曾力鬥猛虎，俞大猷欺騙斬殺了他，賊寇更是驚慌。於是親訪何老猫峒，命令把侵占的土地歸還人民，而且招降敵寇首領數人。兩邑由此得到安寧。

二十八年，朱紈巡視福建，推薦他任備倭都指揮。恰逢安南有寇侵入，歐陽必進上奏挽留。在此之前，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死，兒子莫宏瀷年幼。大臣阮敬想立他的女婿莫敬典，范子儀想立同黨莫正中，互相仇殺。莫正中失敗，携帶百餘人來歸順。范子儀收集殘餘士兵逃遁到海東。在這時虛妄揚言莫宏瀷已死，迎立莫正中。掠奪欽、廉等州，嶺海各地騷動不安。歐陽必進傳檄命俞大猷討伐。飛馳到廉州，賊寇攻城正急。俞大猷因水軍未曾會集，派遣數騎諭告賊寇投降，而且揚言大兵到來。賊寇不知，果然散去。不久，水軍到，在冠頭嶺設下埋伏。賊寇侵犯欽州，俞大猷攔奪敵船。追擊戰鬥數天，生擒范子儀弟范子流，斬首一千二百人。窮追敵人到海東雲屯，傳檄讓莫宏瀷斬殺范子儀并用匣子裝着范子儀的頭來獻。事件平定，嚴嵩壓制他的功勞不提升，衹是賞了五十兩銀子。

這一年，瓊州五指山黎人那燕勾結感恩、昌化等黎人共同反叛，歐陽必進又傳檄命俞大猷討伐。而朝廷議論在崖州設參將，便讓俞大猷擔任。於是俞大猷會同廣西副將沈希儀等軍隊，擒獲斬首賊寇五千三百多人，招降三千七百人。俞大猷對歐陽必進説："黎人也是人，大概數年一反叛一征討，哪裏是上天生人的本意呢？應建城設市，用漢代的辦法綜合治理。"歐陽必進采納了他的意見。俞大猷於是單騎入峒，與黎人簽定盟約，海南於是得以安定。

三十一年，倭賊大肆擾亂浙東。朝廷下詔讓俞大猷改任寧、台諸郡參將。恰逢賊兵攻破寧波昌國衛，俞大猷擊退敵人。賊人又攻陷紹興臨山衛，轉而到松陽搶掠。知縣羅拱辰極力抵禦賊寇，而俞大猷截擊於海，斬殺俘獲很多，可是竟

失事停俸。未幾，逐賊海中，焚其船五十餘，予俸如故。越二年，賊據寧波普陀。大猷率將士攻之，半登，賊突出，殺武舉火斌等三百人，坐戴罪辦賊。俄敗賊吴淞所，詔除前罪，仍賚銀幣。賊自健跳所入掠，大猷連戰破之。旋代湯克寬爲蘇松副總兵。所將卒不三百人，徵諸道兵未集，賊犯金山，大猷戰失利。時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萬，總督張經趣之戰，大猷固不可。及永順、保靖兵稍至，乃從經大破賊於王江涇，功爲趙文華、胡宗憲所攘，不叙。坐金山失律，謫充爲事官。

然以失事罪被停止俸禄。不久，驅逐賊寇於海中，焚燒賊船五十餘艘，又如以前給予俸禄。過了兩年，賊寇占據寧波普陀。俞大猷率領將士攻打，登上一半時，賊寇突然殺出，殺死武舉火斌等三百人，俞大猷獲罪，戴罪辦理討賊事。不久在吴淞所擊敗敵人，下詔免除以前的罪過，仍賞賜銀幣。賊寇從健跳所侵入掠奪，俞大猷接連幾戰打敗賊寇。不久代替湯克寬任蘇松副總兵。所率士兵不到三百人，徵用各道軍隊但没有集合起來，賊寇侵犯金山，俞大猷出戰失利。當時倭寇屯集在松江柘林的有兩萬多人，總督張經催促他出戰，俞大猷堅持不同意。等永順、保靖兵逐漸到來，纔跟從張經在王江涇大破賊寇，可功勞却被趙文華、胡宗憲奪去，没有按功行賞。因金山失利獲罪，貶謫充任事官。

柘林倭雖敗，而新倭三十餘艘突青村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賊復分爲二，北掠滸墅，南掠横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猷偕副使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沉七艘，賊乃退泊三板沙。頃之，他倭犯吴江。大猷及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三板沙賊掠民舟將遁，大猷追擊於馬蹟山，擒其魁。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海，大猷追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其三舟。江陰蔡港倭亦去，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寶山。值颶風作，賊舟多覆。柘林倭亦爲官兵所擊沉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已，復泛舟出海。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分擊，獲九舟。而賊又遭風壞三舟，餘三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屢敗趙文華等大軍。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而柘林失風賊九舟巢於川沙窪，糾合至四十餘

柘林倭寇雖然失敗，而新倭寇派三十餘艘船突然進犯青村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港等賊會合，侵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打敗南京都督周于德的軍隊。賊兵又分爲兩部，一部向北掠奪滸墅，一部向南掠奪横塘，漫延到常熟、江陰、無錫境内，出入太湖。俞大猷偕同副使任環於陸涇壩大敗賊寇，焚燒小船三十餘艘。又攻擊從三丈浦出海的賊寇，擊沉七艘船，賊寇退到三板沙停泊。不久，其他倭寇侵犯吴江。俞大猷及任環又在鶯脰湖截擊打敗賊寇，賊寇逃到嘉興。三板沙賊寇掠奪了民船想逃遁，俞大猷在馬蹟山追擊賊寇，擒獲敵人頭目。金涇、許浦、白茅港賊寇都出海，俞大猷在茶山追擊，焚燒敵人五艘船。賊寇逃走保守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又追趕上，打壞了他們的三艘船。江陰蔡港倭寇也離去，官兵分别在馬蹟、馬圖、寶山攻擊賊寇。正趕上颶颶風，賊船多沉覆。柘林倭寇也被官兵擊沉二十餘艘船，餘下的賊寇退却登陸。不久，又駕船出海。俞大猷及僉事董邦政分别攻擊，奪得九艘船。而賊寇又遭遇大風毁壞三艘船，剩下三百人上岸，奔往并占據華亭陶宅鎮，多次擊敗趙文華等大軍。夜裏屯兵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面包圍進攻，而柘林行船遇上惡風失事的賊寇九艘船在川沙窪築巢穴，糾集船四十餘艘，勢力

艘，勢猶未已。巡撫曹邦輔劾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蔭，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時周浦賊圍急，乘夜東北奔，爲游擊曹克新所邀，斬首百三十，遂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夜擊，賊焚巢出海。大猷偕副使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鸛嘴，焚巨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

初，以倭患急，特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郡，數月無所爲。廷臣爭言大猷才。三十五年三月遂罷遠，以大猷代。賊犯西庵、沈莊及清水窪。大猷偕邦政擊敗之，賊走陶山，詔還世蔭。賊自黄浦遁出海，大猷追敗之。其年冬，以與平徐海功，加都督僉事。海既平，浙西倭悉靖。獨寧波舟山倭負險，官兵環守不能克。是時土兵狼兵悉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剌、鎮溪、桑植兵六千始至。大猷乘大雪，四面攻之。賊死戰，殺土官一人。諸軍益競，進焚其柵，賊多死，其逸出者復殪，賊盡平。加大猷署都督同知。

明年，胡宗憲方圖汪直，用盧鏜言將與通市，大猷力争不可。及直誘入下吏，其黨毛海峰等遂據舟山，阻岑港自守。大猷環攻之，時小勝。然苦仰攻，將士先登多死，新倭又大至。朝廷趣宗憲甚急，宗憲謾爲大言以對。廷臣競詆宗憲，并劾大猷。乃奪大猷及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内平賊。大猷等懼，攻益力，賊益死守。三十七年七月，乃自岑港移柯梅，造舟成，泛海去。大猷等横擊之，沈其一舟，餘賊遂揚帆而南，流劫閩、廣。大猷先後殺倭四五千，賊幾平。而官軍圍賊已一年，宗憲亦利其去，陰縱之，不督諸將邀擊。比爲御史李

還在發展壯大。巡撫曹邦輔彈劾俞大猷放縱賊寇，皇帝發怒，奪去他的世代封蔭，責令以死罪論處，立功自贖罪過。當時周浦賊寇被圍攻得很緊急，乘夜向東北逃奔，被游擊曹克新攔擊，斬首一百三十人，於是與川沙窪賊軍會合。衆軍日夜攻擊，賊人燒毁巢穴出海。俞大猷偕同副使王崇古入洋追擊，追到老鸛嘴，焚毁八艘巨艦，斬殺俘獲無數。剩餘賊寇逃到上海浦東。

當初，因倭寇禍患緊急，特此任命都督劉遠爲浙江總兵官，兼管蘇、松諸郡，數月無所作爲。朝廷大臣争着説俞大猷有才能。三十五年三月便罷免劉遠，以俞大猷代替。賊寇侵犯西庵、沈莊以及清水窪。俞大猷偕同董邦政擊敗賊寇，賊寇出逃到陶山，下詔歸還世代封蔭。賊寇自黄浦逃遁出海，俞大猷追上擊敗賊寇。這年冬天，以參與平定徐海的功勞，加封都督僉事。徐海平定後，浙西倭寇也都平息。衹有寧波舟山倭寇憑藉險要地勢，官兵包圍却不能攻克。此時土兵和粤西狼人組成的軍隊全都遣送回去了，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剌、鎮溪、桑植的軍隊六千剛到。俞大猷乘着大雪天，四面攻擊。賊寇死戰，殺死土官一人。衆軍更振奮，進攻焚燒其營寨，賊寇大多被殺死，逃出的又被殺，賊寇全被平定。朝廷加封俞大猷爲代理都督同知。

第二年，胡宗憲正設法對付汪直，聽從盧鏜的話將與倭通市，俞大猷力争不可以。等汪直被誘騙入獄審訊，其同黨毛海峰等人便占據舟山，阻斷岑港自守。俞大猷包圍攻打，當時取得小勝利。然而苦於向上攻打，將士先登港的多戰死，新倭又大規模到來。朝廷催胡宗憲很急，胡宗憲隨便無根據地以大話應對。朝廷衆臣競相詆毁胡宗憲，并彈劾俞大猷。於是奪了俞大猷以及參將戚繼光的職務，限其一月内平定賊寇。俞大猷等人恐懼，更加用力攻打，賊寇也更加死守。三十七年七月，纔從岑港轉移到柯梅，造船完成，渡海而去。俞大猷等攔截攻擊，擊沉賊船一艘，剩下的賊寇便揚帆向南而去，流竄搶劫閩、廣。俞大猷先後殺倭寇四五千人，賊寇差不多被平定。而官軍圍攻賊寇已經一年，胡宗憲認爲賊寇離去

瑚所劾，則委罪大猷縱賊以自解。帝怒，逮繫詔獄，再奪世蔭。

陸炳與大猷善，密以己資投嚴世蕃解其獄，令立功塞上。大同巡撫李文進習其才，與籌軍事。乃造獨輪車拒敵馬。嘗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敵安銀堡。文進上其制於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也。文進將襲板升，謀之大猷，果大獲，詔還世蔭。寇掠廣武，大猷拒却之。先論平汪直功，許除罪録用。及是，鎮筸有警。川湖總督黄光昇薦大猷，即用爲鎮筸參將。

廣東饒平賊張璉數攻陷城邑，積年不能平。四十年七月，詔移大猷南贛，合閩、廣兵討之。時宗憲兼制江西，知璉遠出，檄大猷急擊。大猷謂"宜以潛師搗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數萬衆從一夫浪走哉?"乃疾引萬五千人登柏嵩嶺，俯瞰賊巢。璉果還救，大猷連破之，斬首千二百餘級。賊懼，不出。用間誘璉出戰，從陣後執之，并執賊魁蕭雪峰。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散餘黨二萬，不戮一人。擢副總兵，協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遂乘勝征程鄉盗，走梁寧，擒徐東洲。林朝曦者，獨約黄積山大舉。官軍攻斬積山，朝曦遁，後亦爲徐甫宰所滅。大猷尋擢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復興化城，共破海倭。詳《繼光傳》。繼光先登，受上賞，大猷但賚銀幣。

四十二年十月，徙鎮南贛。明年改廣東。潮州倭二萬與大盗吴平相犄角，而諸峒藍松三、伍端、温七、葉丹樓輩日掠惠、潮間。閩則程

有利，暗中放縱，不督率衆將攔截攻擊。等到被御史李瑚彈劾，就歸罪於俞大猷縱容賊寇來自我解脱。皇帝發怒，逮捕俞大猷關入欽犯監獄，又一次奪去他的世蔭。

陸炳與俞大猷交好，秘密地用自己的錢賄賂嚴世蕃，將俞大猷從獄中解救出來，命令到塞上立功。大同巡撫李文進瞭解他的才能，與他一起籌劃軍事。於是造獨輪車抗拒敵馬。曾以一百輛車，步騎兵三千，在安銀堡大敗敵人。李文進把他所製造的車上呈朝廷，於是設兵車營。京營有兵車，從這時開始。李文進將要襲擊板升，與俞大猷商議計謀，果然大獲全勝，朝廷下詔歸還世蔭。敵寇掠奪廣武，俞大猷拒守并擊退敵寇。先論平定汪直的功勞，允許除去罪名録用。到這時，鎮筸有緊急情况。川湖總督黄光昇推薦俞大猷，就任用爲鎮筸參將。

廣東饒平賊寇張璉數次攻陷城邑，長年不能平定。四十年七月，下詔調俞大猷改任南贛，會合閩、廣兵討伐。當時胡宗憲兼管江西，知道張璉遠出，傳檄令俞大猷趕快攻擊。俞大猷認爲"應秘密派兵搗毁敵巢，攻打敵寇張璉必須援救之處，怎麽能率領數萬人跟着一人四處奔走呢?"於是急率一萬五千人登上柏嵩嶺，俯瞰敵巢。張璉果然回來救援，俞大猷接連擊破賊寇，斬首一千二百餘人。賊寇恐懼，不出來。使用間諜引誘張璉出戰，從陣後逮捕他，并逮捕賊頭領蕭雪峰。廣人奪取他的功勞，俞大猷不和他計較。分散餘黨兩萬人，不殺戮一人。提拔爲副總兵，協助防守南、贛、汀、漳、惠、潮諸郡。於是乘勝征討程鄉的盜賊，奔往梁寧，擒獲徐東洲。林朝曦，是獨自邀約黄積山大興兵的人。官軍攻擊斬殺黄積山，林朝曦逃遁，後來也被徐甫宰消滅。不久俞大猷提升任福建總兵官，與戚繼光收復興化城，共同擊破海倭。詳見《繼光傳》。戚繼光先登上城墻，受上賞，而俞大猷衹是賞賜銀幣。

四十二年十月，改鎮南贛。第二年改鎮廣東。潮州倭寇二萬人與大盜吴平成犄角之勢，而諸峒藍松三、伍端、温七、葉丹樓等人每天在惠、潮之間掠奪。閩則有程紹禄擾亂延平，梁道

紹祿亂延平，梁道輝擾汀州。大猷以威名懾群盜，單騎入紹祿營，督使歸峒，因令驅道輝歸，兩人卒爲他將所滅。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温七戰，失利。以“俞家軍”至，恐之，端乃驅諸酋以歸。無何，大猷果至，七被擒。端自縛，乞殺倭自效。大猷使先驅，官軍繼之，圍倭鄒塘，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有奇，又大破之海豐。倭悉奔崎沙、甲子諸澳，奪漁舟入海。舟多没於風，脱者二千餘人，還保海豐金錫都。大猷圍之兩月，賊食盡，欲走。副將湯克寬設伏邀之，手斬其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繼至，賊遂大潰。乃移師潮州，以次降藍松三、葉丹樓。遂使招降吴平，居之梅嶺。平未幾復叛，造戰艦數百，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行劫濱海諸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襲平，平遁保南澳。四十四年秋，入犯福建，把總朱璣等戰没於海中。大猷將水兵，繼光將陸兵，夾擊平南澳，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據饒平鳳凰山。繼光留南澳。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躡賊後，連戰不利，平遂掠民舟出海。閩廣巡按御史交章論之，大猷坐奪職。平卒爲克寬所追擊，遠遁以免，不敢入犯矣。

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猖獗。總督吴桂芳留大猷討之，徵兵十萬，分五哨進。大猷使間携賊黨而親搗其巢，生擒亞元，俘斬一萬四百，奪還男婦八萬餘人。乃還大猷職，以爲廣西總兵官。故事，以勛臣總兩廣兵，與總督同鎮梧州。帝用給事中歐陽一敬議，兩廣各置大帥，罷勛臣。乃召恭順侯吴繼爵還京，以大猷代，予平蠻將軍印。而以劉顯鎮廣東。兩廣并置帥，自大猷及顯始也。伍端死，

輝擾亂汀州。俞大猷以威名震懾群盜，單騎入程紹祿的營房，督促迫使他歸峒，於是令人驅逐梁道輝也歸峒，兩賊終被其他將領消滅。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温七交戰，失利。用“俞家軍”到了來恐嚇伍端等人，伍端就驅逐衆酋長返歸。不久，俞大猷果然到達，温七被擒獲。伍端捆綁自己，請求殺倭寇立功贖罪。俞大猷讓他作先鋒，官軍繼後，將倭寇圍在鄒塘，一天一夜攻克了三處倭巢，焚燒斬殺了四百多倭寇，又在海豐大破倭寇。倭寇全部奔往崎沙、甲子諸港灣，搶奪漁船入海。船多被風浪打沉，逃脱的有二千餘人，返回保守海豐金錫都。俞大猷包圍了倭寇兩個月，賊寇吃盡食物，想逃。副將湯克寬設埋伏攔擊，親手斬殺梟將三人。參將王詔等人陸續趕到，賊寇於是大敗。便移兵潮州，依次招降藍松三、葉丹樓。又派人招降吴平，讓他居住梅嶺。吴平不久又反叛，製造戰艦數百艘，聚集一萬多人，築了三座城來防守，搶劫沿海各郡縣。福建總兵官戚繼光襲擊吴平，吴平逃遁保守南澳。四十四年秋，進犯福建，把總朱璣等人戰死海中。俞大猷率領水軍，戚繼光率領陸軍，在南澳夾擊吴平，大敗吴平軍。吴平僅僅保存性命，逃奔據守饒平鳳凰山。戚繼光留守南澳。俞大猷部將湯克寬、李超等人跟在賊寇的後頭，數次戰鬥都失利，吴平於是搶掠民船出海。閩廣巡按御史紛紛上奏章彈劾，俞大猷坐罪被奪去職位。吴平最終被湯克寬所追擊，遠遠逃遁免禍，不敢再入犯了。

河源、翁源賊李亞元等人猖獗。總督吴桂芳留用俞大猷討伐李亞元，徵兵十萬，分五路進攻。俞大猷派間諜離間賊寇同黨而親自搗毁賊巢，生擒李亞元，俘獲斬殺一萬零四百人，奪回男人婦女共八萬餘人。於是朝廷恢復俞大猷的官職，任廣西總兵官。按照舊例，以勛臣身份總領兩廣兵，與總督共同鎮守梧州。皇帝采用給事中歐陽一敬的建議，兩廣各自設大帥，罷除功勛之臣。於是召恭順侯吴繼爵回京，讓俞大猷代任，給予平蠻將軍大印。而任用劉顯鎮守廣東。兩廣都設帥，從俞大猷和劉顯開始。伍端死後，同黨

其黨王世橋復叛，劫執同知郭文通。大猷連敗之，其部下執以獻。進署都督同知。

海賊曾一本者，吳平黨也。既降復叛，執澄海知縣，敗官軍，守備李茂才中炮死。詔大猷暫督廣東兵協討。隆慶二年，一本犯廣州，尋犯福建。大猷合郭成、李錫軍擒滅之。録功，進右都督。

廣西古田僮黄朝猛、韋銀豹等，嘉靖末嘗再劫會城庫，殺參政黎民表。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屬大猷討之。分七道進，連破數十巢。賊保潮水，巢極巔，攻十餘日未下。大猷佯分兵擊馬浪賊，而密令參將王世科乘雨夜登山設伏。黎明炮發，賊大驚。諸軍攀援上，賊盡死。馬浪諸巢相繼下。斬獲八千四百有奇，擒朝猛、銀豹，百年積寇盡除。進世蔭爲指揮僉事。

大猷爲將廉，馭下有恩。數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而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貪，兵部力持之，詔還籍候調。起南京右府僉書。未任，以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秋，海寇突閭峽澳，坐失利奪職。復以署都督僉事起後府僉書，領車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謚武襄。

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勛。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祠祀。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

子咨臯，福建總兵官。

盧鏜

盧鏜，汝寧衛人。嘉靖時由世蔭

王世橋又叛亂，劫持同知郭文通。俞大猷接連擊敗王世橋，其部下逮捕了王世橋進獻。俞大猷升任代理都督同知。

海賊曾一本，是吳平的同黨。投降後又反叛，拘執澄海知縣，打敗官兵，守備李茂才中炮而死。下詔俞大猷暫時督率廣東兵協助討伐。隆慶二年，曾一本侵犯廣州，不久又進犯福建。俞大猷會合郭成、李錫的軍隊擒獲消滅曾一本。記功，升任右都督。

廣西古田僮人黄朝猛、韋銀豹等，於嘉靖末年曾兩次搶劫會城的倉庫，殺害參政黎民表。巡撫殷正茂徵兵十四萬，交托俞大猷討伐。分七路進攻，連續攻破數十個賊巢。賊寇保守潮水，賊巢極高，攻了十多天也没有攻克。俞大猷假裝分兵攻擊馬浪賊，而秘密命令參將王世科乘着雨夜登上山設埋伏。黎明時發射炮，賊寇大驚。衆軍攀援而上，賊寇全部被殺死。馬浪等巢穴也相繼攻克。斬獲八千四百多人，擒拿黄朝猛、韋銀豹，百年以來的賊寇全部除掉。進升世蔭爲指揮僉事。

俞大猷爲將廉潔，統率部下有恩。數次立大功，威名震懾南方。而巡按李良臣彈劾他奸詐貪污，兵部極力反對，下詔回原籍聽候調用。起用爲南京右府僉書。没有赴任，以都督僉事任福建總兵官。萬曆元年秋天，海寇突襲閭峽澳，因失利坐罪奪職。又以代理都督僉事起用爲後府僉書，率領車營訓練。三次上疏請求歸家。去世後，追贈爲左都督，謚號武襄。

俞大猷身負奇特的節操，以古代賢豪爲榜樣。他用兵，先計劃再作戰，不貪圖眼前功勞。忠誠報國，老了更加忠心耿耿，所到之處有大功勞。武平、崖州、饒平都爲他建祠廟祭祀。譚綸曾寫信給他説："節制精明，您不如我。賞罰分明，您不如戚。精悍奔馳，您不如劉。然而這些都是小智，而您則能承擔大事。"戚指戚繼光，劉指劉顯。

兒子俞咨臯，任福建總兵官。

盧鏜，汝寧衛人。嘉靖時因世蔭歷任福建都

歷福建都指揮僉事，爲都御史朱紈所任。紈自殺，鏜亦論死。尋赦免，以故官備倭福建。遷都指揮。擊賊嘉興，敗，責戴罪。尋擢參將，分守浙東濱海諸郡，與副將大猷大破賊王江涇。旋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賊出没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軍焚其舟。鏜會剿，擒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別賊掠諸縣，指揮閔溶等敗死，鏜奪職戴罪。

旋以薦擢協守江浙副總兵。賊陷仙居，趨台州，鏜破之彭溪，乃與胡宗憲共謀滅徐海。宗憲招汪直，鏜亦説日本使善妙令擒直。直與日本貳，卒伏誅。倭犯江北，鏜馳援破之，又敗北洋倭二十餘艘。賊斂舟三沙，復流劫江北。巡撫李遂劾鏜縱賊，鏜已擢都督僉事，爲江南、浙江總兵官，奪職視事。以通政唐順之薦，復職如初。尋以誅汪直功，進都督同知。倭復犯浙東。水陸十餘戰，斬首千四百有奇。總督宗憲以蕩平聞，鏜復增俸賚金。鏜擢用由宗憲，宗憲敗，給事中丘橓劾鏜八罪。逮治，免歸。

鏜有將略。倭難初興，諸將悉望風潰敗，獨鏜與湯克寬敢戰，名亞俞、戚云。

湯克寬

克寬，邳州衛人。父慶，嘉靖中江防總兵官。克寬承世蔭，歷官都指揮僉事，充浙江參將。倭犯温州，克寬擊敗之。別賊寇嘉興屬邑，克寬至海鹽被圍。偕參政潘恩等拒守，賊不能克，乃焚掠而去。無何，陷乍浦城，轉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獨

指揮僉事，爲都御史朱紈所任用。朱紈自殺，盧鏜也被判處死罪。不久遇赦免死，官復原職在福建防禦倭寇。升任都指揮。在嘉興攻擊賊寇，失敗，責令戴罪立功。不久提拔爲參將，分守浙東沿海各郡，與副將俞大猷大破賊於王江涇。不久督率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攻擊賊寇於張莊，焚燒賊寇營壘。追擊賊寇到後港，被賊擊敗。賊出没於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在大陳山擊敗賊。賊登山，官軍焚燒了賊船。盧鏜會合王沛圍剿，擒拿賊頭領林碧川等人，其餘倭寇也全被消滅。別的賊掠奪各縣，指揮閔溶等人戰敗而死，盧鏜被奪去職位戴罪立功。

不久被推薦提拔爲協守江浙副總兵。賊寇攻陷仙居，又往台州，盧鏜在彭溪破賊，便與胡宗憲共同商議消滅徐海。胡宗憲招降汪直，盧鏜也説服日本使善妙讓他擒拿汪直。汪直與日本不一心，終究被殺。倭寇侵犯江北，盧鏜飛馳援救攻破倭寇，又打敗北洋倭二十餘艘船。賊在三沙收集戰船，又流竄搶劫江北。巡撫李遂彈劾盧鏜放縱賊寇，盧鏜已提升都督僉事，任江南、浙江總兵官，被奪去官職，照樣辦事。因爲通政唐順之的推薦，官復原職。不久因誅殺汪直的功勞，進升都督同知。倭寇再次侵犯浙東。水陸十餘次戰鬥，斬首一千四百多人。總督胡宗憲將蕩平倭寇的消息上報，盧鏜又增加俸禄，獎賞金幣。盧鏜是胡宗憲提拔的，胡宗憲失敗，給事中丘橓彈劾盧鏜八條罪行。盧鏜被逮捕審訊，免職歸家。

盧鏜有將才。倭寇初期興難，諸將都望風潰敗，獨有盧鏜與湯克寬敢於作戰，名聲僅次於俞大猷、戚繼光。

湯克寬，邳州衛人。父親湯慶，嘉靖年間任江防總兵官。湯克寬繼承世蔭，歷任都指揮僉事，充任浙江參將。倭寇侵犯温州，湯克寬擊敗倭寇。其他賊寇侵犯嘉興所屬縣邑，湯克寬到海鹽被圍困。偕同參政潘恩等人拒守，賊不能攻克，於是焚燒搶掠而去。不久，倭寇攻陷乍浦城，轉而掠奪奉化、寧海。湯克寬追擊圍攻賊寇

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奪圍遁。

時濱海多被倭患，而將士無紀律，賊至輒奔，議設大將統制江、淮。乃命克寬爲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倭三百人泊崇明南沙。克寬偕僉事任環攻之，敗績。賊移舟寶山，克寬追敗之南家嶎。賊乃轉寇嘉定、上海間，被劾奪官從軍。倭二千餘分掠蘇、松。克寬逆戰採淘港，斬首八百餘級。都御史王忬薦爲浙西參將。遇賊嘉、湖，復失利，詔以白衣辦賊。總督張經議搗賊柘林，令克寬將廣西土兵屯乍浦，與副將大猷等相犄角。大戰王江涇，斬級二千。會趙文華劾經惑克寬言縱倭飽颺，遂并逮問，論死。久之，赦免。

廣東用兵，命赴軍前自效。從大猷大破倭海豐，還世廕。俄以爲惠、潮參將，復從大猷破吳平。平未幾復振，克寬已擢狼山副總兵，命留討賊。俄敗之陽江烏猪洋。平窘，奔安南。都御史吳桂芳檄安南協討，遣克寬以舟師會，夾擊平萬橋山下。焚其舟，擒斬四百人，平遠竄。乃進克寬署都督僉事，爲廣東總兵官。曾一本突海豐、惠來間，克寬倡議撫之，令居潮陽下澮地。未幾，激民變，一本亦反，詔逮克寬訊治。尋赦免，赴蘇鎮立功。萬曆四年，炒蠻入掠古北口。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

戚繼光　戚繼美

戚繼光，字元敬，世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爲神機坐營，有操行。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中嗣職，用薦擢署都指

於獨山民家，用火焚燒。賊寇死去一半，剩餘的突圍而逃。

當時沿海多遭倭患，將士無紀律，賊到了就逃跑，朝廷議論設置大將統一控制江、淮。於是命湯克寬爲副總兵，駐守金山衛，提調監督海防各軍。倭寇三百人停泊在崇明南沙。湯克寬偕同僉事任環攻打倭寇，失敗。賊寇轉移戰船到寶山，湯克寬追擊打敗倭寇於南家嶎。賊寇於是轉而侵犯嘉定、上海之間，湯克寬被彈劾奪官從軍。倭寇二千餘人分別掠奪蘇、松。湯克寬於採淘港迎戰，斬首八百餘級。都御史王忬推薦他任浙西參將。遭遇賊寇於嘉、湖，又失利，下詔以平民身份辦理討賊之事。總督張經提議於柘林搗賊，命湯克寬率廣西土兵屯集乍浦，與副將俞大猷等成犄角之勢。大戰王江涇，斬殺敵人二千。恰逢趙文華彈劾張經受湯克寬言論迷惑而縱容倭寇滿足欲望揚長而去，於是一并逮捕審問，判處死罪。很久後，遇赦免死。

廣東用兵，命令湯克寬到戰場立功贖罪。跟從俞大猷大破海豐倭寇，朝廷復還世廕。不久任命爲惠、潮參將，又跟從俞大猷攻破吳平。吳平不久又興起，湯克寬已提升任狼山副總兵，命令留下來討伐賊寇。不久在陽江烏猪洋擊敗賊寇。吳平困窘，逃往安南。都御史吳桂芳傳檄命令安南協助討伐，派湯克寬以水軍會合，於萬橋山下夾擊吳平。焚燒其船，擒獲斬殺四百人，吳平遠遠地逃竄了。於是升湯克寬任代理都督僉事，任廣東總兵官。曾一本突襲海豐、惠來之間，湯克寬倡導安撫，命令他居住潮陽下澮地方。不久，激起民變，曾一本也反叛，朝廷下詔逮捕湯克寬審訊治罪。不久遇赦免罪，赴蘇鎮立功。萬曆四年，炒蠻入犯掠奪古北口。湯克寬偕同參將苑宗儒追出邊塞，遇到埋伏，戰死。

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父親戚景通，曾任官都指揮，代理大寧都司，入宮爲神機坐營，有節操德行。戚繼光年幼時豪放有不平凡的志氣。家庭貧困，喜好讀書，通曉經史大義。嘉靖年間承襲官職，因人推薦提拔爲代理

揮僉事，備倭山東。改僉浙江都司，充參將，分部寧、紹、台三郡。

三十六年，倭犯樂清、瑞安、臨海，繼光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俞大猷兵，圍汪直餘黨於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劾繼光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繼光至浙時，見衛所軍不習戰，而金華、義烏俗稱慓悍，請召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由是繼光一軍特精。又以南方多藪澤，不利馳逐，乃因地形制陣法，審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軍"名聞天下。

四十年，倭大掠桃渚、圻頭。繼光急趨寧海，扼桃渚，敗之龍山，追至雁門嶺。賊遁去，乘虛襲台州。繼光手殲其魁，蹙餘賊瓜陵江盡死。而圻頭倭復趨台州，繼光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先後九戰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破賊寧波、温州。浙東平，繼光進秩三等。閩、廣賊流入江西。總督胡宗憲檄繼光援。擊破之上坊巢，賊奔建寧。繼光還浙江。

明年，倭大舉犯福建。自温州來者，合福寧、連江諸倭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自廣東南澳來者，合福清、長樂諸倭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是時寧德已屢陷。距城十里有横嶼，四面皆水路險隘，賊結大營其中。官軍不敢擊，相守逾年。其新至者營牛田，而酋長營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連告急，宗憲復檄繼光剿之。先擊横

都指揮僉事，防備倭寇入犯山東。改任浙江都司僉事，充任參將，分管寧、紹、台三郡。

三十六年，倭進犯樂清、瑞安、臨海，戚繼光來不及救援，因道路阻隔不加罪。不久會合俞大猷兵，圍攻汪直餘黨於岑港。很久攻不下，坐罪免官，戴罪辦理討賊之事。不久倭寇逃遁，其他倭寇又焚燒掠奪台州。給事中羅嘉賓等人彈劾戚繼光無功，而且勾通番人。正要查究審問，隨即因爲平定汪直的功勞復官，改守台、金、嚴三郡。

戚繼光到浙江時，看到衛所軍隊不練習作戰，而金華、義烏人俗稱慓悍，請求招募三千人，教給打擊刺殺的方法，長短兵器都迭相使用，所以戚繼光的軍隊特别精良。又因南方多水草茂密的沼澤湖泊，不利於奔馳驅逐，就根據地形編製陣法，審察步伐便利，一切戰艦、火器、兵械精心要求而重新設置。"戚家軍"名揚天下。

四十年，倭寇大肆掠奪桃渚、圻頭。戚繼光急忙趕往寧海，扼守桃渚，在龍山擊敗倭寇，追到雁門嶺。賊寇逃走，乘空虚襲擊台州。戚繼光親手殲滅賊寇頭領，逼迫剩餘賊寇在瓜陵江全部殺死。而圻頭倭寇又趕往台州，戚繼光在仙居攔擊倭寇，一路没有逃脱的。先後九次作戰都獲勝利，俘獲斬殺一千多人，燒死溺死的人難以計算。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攻破賊寇於寧波、温州。浙東平定，戚繼光提俸三級。閩、廣賊流竄到江西。總督胡宗憲傳檄戚繼光救援。擊破賊寇的上坊巢穴，賊寇奔往建寧。戚繼光回到浙江。

第二年，倭寇大舉進犯福建。從温州來的倭寇，會合福寧、連江各倭寇攻陷壽寧、政和、寧德。從廣東南澳來的倭寇，會合福清、長樂各倭寇攻陷玄鍾所，延及龍巖、松溪、大田、古田、莆田。這時寧德已經屢次失陷。距離城十里遠有横嶼，四面都是水路險隘，賊寇在中間結大營。官軍不敢攻擊，相持了一年多。其新來的扎營於牛田，而酋長扎營於興化，東南互爲聲援。閩中接連告急求援，宗憲又傳檄文命戚繼光剿滅他們。首先攻擊横嶼賊寇。每人持一束草，填壕

嶼賊。人持草一束，填壕進。大破其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至福清，搗敗牛田賊，覆其巢，餘賊走興化。急追之，夜四鼓抵賊柵。連克六十營，斬首千數百級。平明入城，興化人始知，牛酒勞不絶。繼光乃旋師。抵福清，遇倭自東營澳登陸，擊斬二百人。而劉顯亦屢破賊。閩宿寇幾盡。於是繼光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

溝進攻。大破賊巢，斬首二千六百。乘勝攻到福清，擊敗牛田賊，滅掉賊巢，剩下的賊寇逃往興化。急追賊寇，四更天抵達賊營。接連攻克六十個賊營，斬首一千數百人。天明入城，興化人纔知道，宰牛送酒慰勞連接不斷。戚繼光於是凱旋回師。抵達福清，正遇倭寇從東營澳登陸，斬殺二百人。而劉顯也屢次攻破賊寇。閩中長期存在的賊寇幾乎全部消滅。於是戚繼光到福州宴飲慶賀，在平遠臺勒石記功。

及繼光還浙後，新倭至者日益衆，圍興化城匝月。會顯遣卒八人齎書城中，衣刺“天兵”二字。賊殺而衣其衣，紿守將得入，夜斬關延賊。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走免，通判奚世亮攝府事，遇害，焚掠一空。留兩月，破平海衛，據之。初，興化告急，時帝已命俞大猷爲福建總兵官，繼光副之。及城陷，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擊。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以困之。四十二年四月，繼光將浙兵至。於是巡撫譚綸令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於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二百，還被掠者三千人。綸上功，繼光首，顯、大猷次之。帝爲告謝郊廟，大行敘賚。繼光先以横嶼功，進署都督僉事，及是進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代大猷爲總兵官。

等到戚繼光回浙後，新到來的倭寇一天比一天多，圍攻興化城滿一個月。恰逢劉顯派八個士兵到城中送信，衣上刺綉有“天兵”二字。賊殺了士兵而穿上他們的衣服，騙過守城將領得以入城，夜裏打開城門引入賊寇。副使翁時器、參將畢高逃跑而免禍，通判奚世亮代管府事，遇害，城被焚燒搶掠一空。停留兩個月，攻破平海衛，并占據其地。當初，興化求救，當時皇帝已經命令俞大猷任福建總兵官，戚繼光作副總兵。等到城池陷落，劉顯兵少，扎營於城下不敢攻擊。俞大猷也不想攻，等待大軍合兵圍困。四十二年四月，戚繼光率浙兵趕到。於是巡撫譚綸命令戚繼光率領中軍，劉顯率左軍，俞大猷率右軍，於平海會合攻擊賊寇。戚繼光先率兵登城，左右軍繼後，斬殺賊寇二千二百人，救還被掠走的三千人。譚綸上奏功勞，戚繼光立首功，劉顯、俞大猷次之。皇帝爲此祭郊廟告謝，大行賞賜。戚繼光先以横嶼功勞，升任代理都督僉事，到這時升都督同知，世代封廕千户，於是代替俞大猷任總兵官。

明年二月，倭餘黨復糾新倭萬餘，圍仙遊三日。繼光擊敗之城下，又追敗之王倉坪，斬首數百級，餘多墜崖谷死，存者數千奔據漳浦蔡丕嶺。繼光分五哨，身持短兵緣崖上，俘斬數百人，餘賊遂掠漁舟出海去。久之，倭自浙犯福寧，繼光督參將李超等擊敗之。乘勝追永寧賊，斬馘三百有奇。尋與大猷擊走吴平於南澳，遂擊平餘孽之未下者。

第二年二月，倭寇餘黨又糾集新倭寇一萬餘人，圍攻仙遊三天。戚繼光在城下擊敗倭寇，又追擊打敗倭寇於王倉坪，斬首幾百人，剩餘的多墜入崖谷而死，數千存活着的倭寇奔逃占據漳浦蔡丕嶺。戚繼光兵分五路，身帶短小武器攀緣懸崖而上，俘獲斬殺數百人，剩餘賊寇就掠奪漁船出海逃去。很久以後，倭寇從浙進犯福寧，戚繼光督率參將李超等人擊敗倭寇。乘勝追擊永寧賊，斬殺三百多人。不久與俞大猷於南澳擊跑吴平，又攻擊没有攻下的吴平餘孽。

繼光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繼光則飆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

隆慶初，給事中吴時來以薊門多警，請召大猷、繼光專訓邊卒。部議獨用繼光，乃召爲神機營副將。會譚綸督師遼、薊，乃集步兵三萬，征浙兵三千，請專屬繼光訓練。帝可之。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至鎮，上疏言：

> 薊門之兵，雖多亦少。其原有七。營軍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將門，老弱僅充伍，一也。邊塞逶迤，絶鮮郵置，使客絡繹，日事將迎，參游爲驛使，營壘皆傳舍，二也。寇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三也。守塞之卒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七害不除，邊備曷修？
>
> 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何謂不練？夫邊所藉惟兵，兵所藉惟將；今恩威號令不足服其心，分數形名不足齊其力，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諸鎮入衛之兵，嫌非統屬，漫無紀律，四也。班軍民兵數盈四萬，人各一心，五也。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但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今一營之卒，爲炮手者常十

戚繼光擔任將領號令嚴明，賞罰必行，士兵没有敢不聽命的。他與俞大猷都是名將。操行不如俞大猷，可果敢剛毅超過了他。俞大猷是老將，行動要持重，戚繼光則行如風馳電掣，屢次摧毁大倭寇，名聲更在俞大猷之上。

隆慶初年，給事中吴時來因爲薊門多險情，請求召還俞大猷、戚繼光專門訓練邊塞士兵。部裏議論單獨任用戚繼光，於是召爲神機營副將。恰逢譚綸督師遼、薊，於是聚集步兵三萬，徵調浙兵三千，請專歸戚繼光訓練。皇帝同意了。二年五月，任命爲都督同知總管薊州、昌平、保定三鎮訓練兵事，總兵官以下全部受他管轄。到了鎮所，戚繼光上疏説：

> 薊門士兵，雖多可還是少，原因有七條。各營軍不熟悉戰事，而喜好雕蟲小技，壯漢在將領家受役使，老弱的人衹是充當行伍，這是其一。邊塞綿長，驛站很少，使者絡繹不絶，每天從事迎候，參游成了驛使，營壘成了傳舍，這是其二。敵寇來了，却調遣軍隊無法度，遠道行軍限期趕路，士兵倒斃戰馬僵死，這是其三。守衛邊塞的士兵法紀不嚴明，隊伍不整肅，這是其四。臨陣馬軍不用馬，反而是步戰，這是其五。家丁多而軍心背離，這是其六。乘障礙的士兵不擇敵寇何處强弱，防備多而力量分散，這是其七。七害不除，邊防軍備如何修治？
>
> 而且又有不練士兵的六條失誤，雖然練習也無益的四種弊端。什麽叫做不練？邊塞所依靠的衹有士兵，士兵所依靠的衹有將；現在恩遇威嚴號令不能折服人心，法度刑律不足以同心協力，而事情緊急難以使用士兵，此其一。有火器不能使用，此其二。放棄土著兵不練，此其三。諸鎮入衛士兵，彼此埋怨没有統屬，漫無紀律，此其四。輪换軍隊和民兵數量超過四萬，各懷心思，此其五。練兵的關鍵在於先練將。現在注意武科，多方保舉勇武的人近似於練將，但此是選將法，不是練將的方法，此其六。爲什麽説雖然練兵也無益處呢？現在一營士兵，任

也。不知兵法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

炮手的常有十人。不懂兵法中所説五種兵器交迭使用時，應當用長的武器保護短武器，短武器救長武器，這是其一。三軍將士各自專門學一種技藝，金鼓旗幟，何處不存，現在都棄置不用，這是其二。弓矢的力量不比敵寇強，却想憑藉他們來取勝，這是其三。教導訓練的方法，自有正確門路。美觀却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可現在全無實用，這是其四。

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在近邊，利馬戰。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手、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取給，臣不勝至願。

臣又聽説兵形象水，水因地理而控制流向，兵因地理而決定勝負。薊的地形有三種。平原大路，是内地百里以南的地形。半險要半平展，是靠近邊疆的地形。山谷狹窄，樹木繁茂，是邊塞外的地形。敵寇進入平原，利於車戰。在臨近邊塞的地方，利於馬戰。在邊塞外，利於步兵作戰。三種兵迭相使用，纔可以制勝。現在邊塞士兵衹練習馬戰，不熟練山戰、林戰、谷戰的方法，衹有浙兵能够用。希望再給臣浙東殺手、炮手各三千人，再招募西北壯士，充足五枝馬軍、十枝步軍，專門聽從臣的訓練，軍隊所需求的，按需要發給，臣將十分滿足。

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臣安從展布?"

又説："臣的官職屬於創設，衆將都視爲没用處，臣又怎麽能够施展呢?"

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而浙兵止弗調。録破吴平功，進右都督。寇入青山口，拒却之。

奏章下到兵部，議論薊鎮既已有總兵，又設置總理，處事與權利分開，衆將大多觀望，應該召還總兵郭琥，而專門任用戚繼光。於是命戚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各處，而浙兵停止調用。記破吴平功勞，升任右都督。敵寇侵入青山口，拒守擊退了他。

自嘉靖以來，邊墻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薊鎮邊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皆瑕。比來歲修歲圮，徒費無益。請跨墻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虚中爲三層，臺宿百人，鎧仗糗糧具備。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

從嘉靖以來，邊防城墻雖然修築，可是没有建立墩臺。戚繼光巡行塞上，提議建敵臺。大略説："薊鎮邊墻，綿延長達二千里，一處壞那麽所有堅固地方也會壞。近年以來，每年修又每年毁壞，白白浪費財力而無益。請跨墻建臺，放眼四方。臺高五丈，裏面空着分三層，每臺住一百人，鎧甲武器乾糧具備。命令戍守士兵畫地施工，先建一千二百座敵臺。可是邊防士兵麻木強

堪，請募浙人爲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接。詔予世蔭，賚銀幣。

硬，以軍法管理會不堪忍受，請求招募浙人爲一軍，以提倡勇敢。”督撫上奏他的建議，皇帝贊許。浙兵三千人到，陳兵郊外。天下大雨，從早上到太陽西斜，站立在那兒一動不動。邊防軍大爲驚駭，自此纔知道軍令威嚴。五年秋，臺建成。堅固雄壯，相連二千里，聲勢浩大。下詔賜予世蔭，賞賜銀幣。

繼光乃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遏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槍、筤筅。寇奔，則騎軍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選鋒，入衛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爲諸邊冠。

戚繼光便提議設立車營。一輛車用四個人推拉，作戰時就結成方陣，而馬軍、步軍處於中間。又製拒馬器，輕巧便利，遏制敵寇騎兵衝突。敵寇到了，先發射火器，稍近了便步軍持拒馬器排列向前衝，并間用長槍、自創製的狼牙筅。敵寇奔逃，則騎軍追逐敗逃的敵寇。又設輜重營緊隨其後，而用南兵作突擊隊，入衛兵主管策應，本鎮兵專管戍守。制度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於是爲各邊塞之首。

當是時，俺答已通貢，宣、大以西，烽火寂然。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而朵顏董狐狸及其兄子長昂交通土蠻，時叛時服。萬曆元年春，二寇謀入犯。馳喜峰口，索賞不得，則肆殺掠，獵傍塞，以誘官軍。繼光掩擊，幾獲狐狸。其夏，復犯桃林，不得志去。長昂亦犯界嶺。官軍斬獲多，邊吏諷之降，狐狸乃款關請貢。廷議給以歲賞。明年春，長昂復窺諸口不得入，則與狐狸共逼長秃令入寇。繼光逐得之以歸。長秃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也。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狐狸服素衣叩頭乞赦長秃。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議，遣副將史宸、羅端詣喜峰口受其降。皆羅拜，獻還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秃，許通貢如故。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

在這時，俺答已經通貢，宣、大以西，戰火熄滅。衹有小王子後代土蠻遷徙居住插漢地方，士兵十餘萬，常常成爲薊門憂患。而朵顏董狐狸以及他的兄長的兒子長昂勾結土蠻，時反叛時順服。萬曆元年春天，兩寇謀劃入犯。快速趕到喜峰口，索求賞物没得到，就大肆燒殺搶掠，在靠近邊塞的地方打獵，以此引誘官軍。戚繼光追擊，幾乎抓獲董狐狸。這年夏天。又入犯桃林，没有如願而離去。董長昂也侵犯界嶺。官兵斬殺俘獲很多人，邊吏感召他投降，董狐狸於是叩關請求進貢。朝廷議論給以每年賞賜。第二年春天，董長昂又窺視各關口不能進入，就與董狐狸共同逼迫長秃命令他入侵。戚繼光追逐捕獲長秃而歸。董長秃，是董狐狸的弟弟，董長昂的叔父。於是二寇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罪，董狐狸穿素衣叩頭乞求赦免董長秃。戚繼光及總督劉應節等人議論，派副將史宸、羅端到喜峰口接受投降。他們都環繞下拜，獻上歸還所掠奪的邊塞人民，緊握刀發誓。於是釋放了董長秃，允許像以前一樣通貢。戚繼光在鎮守衛期間，兩寇不敢進犯薊門。

尋以守邊勞，進左都督。已，增建敵臺，分所部十二區爲三協，協置

不久因守邊功勞，進升左都督。隨後，增建敵臺，將所管轄的十二區分爲三協，每協設副將

副將一人，分練士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繼光被劾，不罪。久之，炒蠻偕妻大嬖只襲掠邊卒，官軍追破之。土蠻犯遼東，繼光急赴，偕遼東軍拒退之。繼光已加太子太保，録功加少保。

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閲視，而殿最之。繼光用是頻廕賚。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成梁擅戰功。

自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師，邊防獨重薊。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復置昌平鎮，設大將，與薊相唇齒。猶時躪內地，總督王忬、楊選并坐失律誅。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爲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强一赴，逾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繼光更歷南北，并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所著《紀效新書》、《練兵紀實》，談兵者遵用焉。

弟繼美，亦爲貴州總兵官。

朱先

有朱先者，嘉興人。當繼光時，

一人，分管訓練士兵戰馬。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戚繼光被彈劾，没有降罪。很久之後，炒蠻偕同妻子大嬖只襲擊掠奪邊塞士兵，官軍追擊打敗敵人。土蠻入犯遼東，戚繼光急忙趕往，偕同遼東軍隊擊退敵寇。戚繼光已加封太子太保，記功加封少保。

自從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件事考核邊防大臣：即蓄積錢財穀物、修治險道、訓練兵馬、整理器械、開墾屯田、治理鹽法、收集邊塞馬匹、分散叛黨。三年便派大臣巡視，考核評比優劣。戚繼光因此頻頻受封蔭獎賞。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已經在前去世，衹有戚繼光與遼東李成梁還在。然而薊門防守很穩固，敵人無處可進入，全都轉而去遼地，所以李成梁獨占戰功。

自從嘉靖庚戌俺答進犯京城，邊防特别重視薊。增加兵力、軍餉，天下騷動。又設置昌平鎮，設立大將，與薊唇齒相依。可俺答還是時常蹂躪內地，總督王忬、楊選都坐罪違犯法律被殺。十七年間，换了大將十人，大都因罪而離去。戚繼光鎮守十六年，邊防守備整飭，薊門平安無事。繼任者，沿用他的制度，數十年得以平安。也依靠當政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重信任。張居正尤其是每件事都與他商議，誰爲難戚繼光，就調走誰。衆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等人都與他親善，他的行動不受人牽制，所以戚繼光更加發奮立功揚名。

張居正死了半年，給事中張鼎思説戚繼光不適合在北方鎮守，當政者立即將他改爲鎮守廣東。戚繼光鬱鬱不得志，勉强赴任，剛過一年就稱病辭職。給事中張希皋等人又彈劾他，竟然罷官歸家。過了三年，御史傅光宅上疏推薦，反被奪去俸禄。戚繼光也死去。

戚繼光經歷了南北鎮守，各處都名聲顯著。在南方戰功特大，在北方專門主掌防守。他的著作《紀效新書》、《練兵紀實》，談論兵法的人都遵守運用。

弟弟戚繼美，也任貴州總兵官。

有個叫朱先的，是嘉興人。在戚繼光時，任

爲薊鎮南兵營參將，遷副總兵。後數爲廣東、福建總兵官。

初起家武舉，募海濱鹽徒爲一軍。自胡宗憲爲御史至總督，皆倚任。先大小數十戰，皆先登，殺倭甚衆。以功授都司。

宗憲被逮，先解官護行。宗憲釋還，先乃歸。御史按福建，巡撫王詢侵軍費，檄先證之。先曰："先，王公部將也，不敢誣府主。"御史怒，坐先萬金，論死繫獄，閱八年始白。萬曆初，用薦起圜山把總。歷登閫帥，以年老謝事歸。復起，辭不赴。

先爲將有胆智，砥節首公。其處宗憲、詢二事，時論以爲有國士風。

劉顯

劉顯，南昌人。生而膂力絶倫，稍通文義。家貧落魄，之叢祠欲自經，神護之不死。間行入蜀，爲童子師。已，冒籍爲武生。

嘉靖三十四年，宜賓苗亂，巡撫張臬討之。顯從軍陷陣，手格殺五十餘人，擒首惡三人。諸軍繼進，賊盡平。顯由是知名。官副千户，輸貲爲指揮僉事。

南京振武營初設，用兵部尚書張鏊薦，召令訓練。擢署都指揮僉事，僉書浙江都司。遷參將，分守蘇、松。倭犯江北，逼泗州，鏊檄顯防浦口。顯測賊將遁，追擊至安東。方暑，披單衣，率四騎誘賊，伏精甲岡下。賊出，斬一人。所乘馬中矢，下拔其鏃，射殺追者。誘至岡下，大敗之去。賊出所俘女子蠱將士，顯悉送有司。明日伺賊出，潛毀其舟。賊敗走舟，舟已焚，死者無算。顯進秩三等。尋遷副總兵，協守江、浙。

薊鎮南兵營參將，升任副總兵。後來數次任廣東、福建總兵官。

當初以武舉人開始做官，招募海邊鹽徒爲一軍。自從胡宗憲從御史升任爲總督，都倚重信任朱先。朱先經歷大小數十戰，都衝鋒在前，殺死很多倭寇。因功授爲都司。

胡宗憲被逮捕後，朱先解除官職護衛隨行。胡宗憲被釋放還家，朱先纔返回。御史巡視福建，巡撫王詢侵占軍費，檄告朱先作證。朱先説："我是王公的部將，不敢誣告府主。"御史發怒，誣告朱先侵占萬金，論處死罪關進監獄，經過了八年纔平冤。萬曆初年，因人推薦起用爲圜山把總。曾提拔爲一個地方的軍事統帥，因年老辭官歸家。又被起用，辭謝不赴任。

朱先爲將有膽有智，砥礪氣節大公無私。他介入胡宗憲、王詢的事情，當時議論他有國士風度。

劉顯，南昌人。生來膂力過人，稍微通曉文義。家裏貧困，窮愁潦倒，到叢林的神廟中想自殺，神靈保祐他不死。從小路到蜀，爲童子的老師。不久，冒充名籍爲武生。

嘉靖三十四年，宜賓苗人叛亂，巡撫張臬討伐。劉顯從軍衝鋒陷陣，親手格殺了五十多人，擒獲首惡三人。各軍都陸續進軍，賊兵全被平定。劉顯由此出名。任官副千户，出錢任指揮僉事。

南京振武營剛設置，由於兵部尚書張鏊推薦，召他訓練士兵。提拔爲代理都指揮僉事。僉書浙江都司。升任參將，分守蘇、松。倭寇侵犯江北，進逼泗州，張鏊檄告劉顯防守浦口。劉顯估計賊兵將要逃遁，追擊到安東。正當熱天，身披單衣，率領四騎引誘賊兵，在山岡下埋伏精良士兵。賊出，斬殺一人。他乘的馬中了箭，拔下箭頭射殺追擊的人。誘賊到岡下，大敗賊寇，迫使他們離去。賊寇帶出俘獲的女子蠱惑將士，劉顯全送到有關部門。第二天等賊出巢，秘密燒毀賊船。賊寇戰敗逃往泊船處，船已焚毀，被殺死無數。劉顯進級三等。不久升任副總兵，協助防

守江、浙。

三沙倭復劫江北，被圍於劉家莊。顯以鋭卒數千至，巡撫李遂令盡護江北軍。顯率所部直入，諸營繼之，自辰迄酉。賊巢破，逐北至白駒場、茅花墩，斬首六百有奇，賊盡殄。而遂謂賊由三沙來，實盧鏜及顯罪。顯坐停俸。已，應天巡撫翁大立薦顯驍勇，請久任，帝可之。振武營兵變後，諸將務姑息，兵益驕。給事中魏元吉薦顯署都督僉事，節制其軍。顯挈蜀卒五百人往，一軍帖然。閩賊流入江西，大掠石城、臨川、東鄉、金谿，殺吏民萬計。詔顯赴剿，擊敗之陽湖，賊乃遁。

三沙倭又搶劫江北，被圍於劉家莊。劉顯率領數千精兵趕到，巡撫李遂命令全部保護長江以北的軍隊。劉顯率領所屬部隊直接殺入，各營繼後，從辰時到酉時。賊巢被攻破，追逐敗軍到白駒場、茅花墩，斬殺六百多人，賊寇全被消滅。而李遂說賊寇自三沙來，實際上是盧鏜和劉顯的罪過。劉顯被坐罪停俸。不久，應天巡撫翁大立推薦劉顯驍勇，請求長期留任，皇帝同意。振武營兵變後，衆將衹是姑息，士兵更加驕橫。給事中魏元吉推薦劉顯任代理都督僉事，管束其軍隊。劉顯帶蜀兵五百人前往，一軍士兵服從。閩賊流竄到江西，大肆掠奪石城、臨川、東鄉、金谿，殺死官吏人民數以萬計。下詔劉顯前往圍剿，在陽湖擊敗賊寇，賊寇於是逃遁。

四十一年五月，廣東賊大起。詔顯充總兵官鎮守。會福建倭患棘，顯赴援。與參將戚繼光連破賊，賊略盡。而新倭大至，攻陷興化城。顯以兵少，逼城未敢戰，被劾，戴罪。賊以間攻據平海衛。他倭劫福清，謀與平海倭合。顯及俞大猷合於遮浪，盡殲之。平海倭欲遁，爲把總許朝光所邀敗。乃盡焚其舟，退還舊屯。戚繼光亦至，顯與大猷共助擊之，遂復興化。録功，進先所蔭世職二秩。江北倭未平，廷議設總兵官於狼山，統制大江南北，改顯任之。顯行部通州，以敕書許節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爲禮，劾奏，鐫其秩。已，移鎮浙江。

四十一年五月，廣東賊大興。下詔劉顯任總兵官鎮守廣東。恰逢福建倭寇禍亂危急，劉顯前往救援。他和參將戚繼光接連破賊，賊寇大致除盡。可新的倭寇又大規模來犯，攻陷興化城。劉顯因兵少，逼近城却不敢作戰，被彈劾，戴罪立功。賊寇乘間進攻占據平海衛。其他倭寇搶劫福清，想與平海倭寇會合。劉顯及俞大猷合兵於遮浪，全殲倭寇。平海倭寇想逃跑，被把總許朝光截擊打敗。於是全部焚燒了倭船，退回以前的屯扎地。戚繼光也到，劉顯與俞大猷共同幫助擊敗倭寇，於是又收復興化。記功，升先前所封蔭的世職二等。長江北的倭寇尚未平定，朝廷議論設總兵官於狼山，統管大江南北，改讓劉顯擔任。劉顯巡行所管轄的通州，以敕書准許節制知府以下，而同知王汝言不遵禮制，彈劾奏報，降了王汝言的俸禄。不久調任鎮守浙江。

顯有將略，居官不守法度。巡按御史劾之，革任候勘。用巡撫劉畿薦，命充爲事官，鎮守如故。隆慶改元，以軍政拾遺被劾，貶秩視事。用巡撫谷中虛薦，還故官，移鎮貴州。廣西儂賊者念父子僭稱王，攻剽安順。巡撫阮文中檄顯剿，俘斬五百餘人。四川巡撫曾省吾議征都掌蠻，令

劉顯有將才，任官不守法紀制度。巡按御史彈劾他，革職聽候勘察。由於巡撫劉畿的推薦，任命充任事官，照常鎮守以前地方。隆慶元年，以軍政拾遺被彈劾，降低俸禄辦事。朝廷采用巡撫谷中虛的推薦，復任原職，調鎮貴州。廣西儂賊者念父子僭越稱王，攻打剽掠安順。巡撫阮文中傳檄命劉顯圍剿，俘獲斬殺五百餘人。四川巡撫曾省吾議論征伐都掌蠻，命令劉顯調鎮此

顯移鎮其地。復被劾罷，省吾奏留之。

都掌蠻者，居敘州戎縣，介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間，古瀘戎也。成化初爲亂，程信討平之。正德中，普法惡復爲亂，馬昊討平之。至是，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峰三岡，峻壁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峰，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省吾議討之，屬顯軍事。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爲佐，調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萬曆改元三月，畢集敘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三酋遣其黨阿墨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擊斬阿墨，拔其寨。阿大自守雞冠。顯令人誘以官，而分五哨盡壁九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遲明，諸將畢至。阿二、方三走保牡猪寨。郭成破雞冠，獲阿大。諸軍攻牡猪，擒方三。阿二走，追獲於貴州大盤山。克寨六十餘，獲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銅鐵鍋各一。阿大泣曰："鼓聲宏者爲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號稱王。鼓山顛，群蠻畢集，今已矣。"鍋狀如鼎，大可函牛，刻畫有文彩。相傳諸葛亮以鼓鎮蠻。鼓失，則蠻運終矣。録功，進顯都督同知。已而剿餘孽，復俘斬千一百有奇。

都掌蠻既滅，顯引疾求去，而以有司阻撓爲言。詔聽顯節制，顯益行其志。擊西川番没舌、丢骨、人荒諸寨，斬其首惡，撫餘衆而還。建昌傀廈、洗馬諸番，咸獻首惡。西陲以寧。九年冬卒官。子綎，自有傳。

地。又被彈劾罷官，曾省吾上奏留任了他。

都掌蠻人，居住敘州戎縣，介於高、珙、筠連、長寧、江安、納溪六縣之間，屬於古代的瀘戎。成化初年作亂，程信討伐平定叛亂。正德年間，普法惡又作亂，馬昊討伐平定叛亂。在這時，首領阿大、阿二、方三等占據九絲山，掠奪遠近地方。此山範圍修長廣遠，四角陡峭曲折。東北有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峰三岡，險峻山壁高數千仞。有個叫阿苟的人，住在凌霄峰，是賊寇的耳目，出入儀仗威風如同王一樣。曾省吾提議討伐，把軍事囑托給劉顯。起用舊將郭成、安大朝爲佐助，調集各地土兵，聯合官軍共有十四萬人。萬曆元年三月，全都聚集到敘州，引誘逮捕阿苟，攻取凌霄，進逼都都寨。三個首領派遣同黨阿墨死守。官軍停留了整整一月，鑿河灘來通漕運，斬殺阿墨，奪取營寨。阿大自守雞冠。劉顯命令人以官爵誘引，而分五路全部駐扎九絲城下。乘賊軍不防備，半夜腰上拴繩子登寨，斬開關門進入。黎明，衆將都到了。阿二、方三逃走保守牡猪寨。郭成攻破雞冠，俘獲阿大。衆軍圍攻牡猪，擒獲方三。阿二逃走，追趕捕獲於貴州大盤山。攻克六十餘座營寨，擒獲賊頭領三十六人，俘獲斬殺四千六百人，開拓土地四百餘里，得到諸葛銅鼓九十三面，銅鐵鍋各一個。阿大哭泣道："鼓聲洪亮的爲上等，可换千頭牛，次一點的可换七八百頭牛。得到兩三面鼓，就可以僭越名號稱王。在山巔打鼓，衆蠻就全集合，現在完了。"鍋的形狀像鼎，大可以裝下牛，上面刻畫着彩紋。相傳諸葛亮用鼓鎮蠻。鼓丢了，蠻的命運也完了。記功，劉顯升都督同知。不久圍剿餘孽，又俘獲斬敵一千一百多人。

都掌蠻既已消滅，劉顯因病請求辭職，而且以有關部門阻撓爲理由。下詔聽從劉顯管理，劉顯更施行自己的志向。攻擊西川番没舌、丢骨、人荒各寨，斬殺首惡，安撫其餘衆人而歸。建昌傀廈、洗馬各番，都獻上首惡。西部邊陲安寧。九年冬在官任上去世。兒子劉綎，自有專傳。

郭成

郭成，四川叙南衛人。由世職歷官蘇松參將，進副總兵。倭犯通州，爲守將李錫所敗，轉掠崇明三沙。成擊沈其舟，斬首百三十餘級。隆慶元年冬，擢署都督僉事，爲廣東總兵官。渡海追曾一本大獲，進署都督同知。叛將周雲翔等殺參將耿宗元，亡入賊中。屯平山大安峒，將寇海豐。成偕南贛軍夾擊之，斬首千三百餘級，獲被掠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生縶雲翔。潮州諸屬邑，賊巢以百數。郭明據林樟，胡一化據北山洋，陳一義據馬湖，剽劫二十載。成督諸軍擊殺明等，俘斬千三百有奇。四川都掌蠻爲亂，詔成移鎮。尋被劾，罷歸。

郭成，四川叙南衛人。由世襲職位任官蘇松參將，進升副總兵。倭寇侵犯通州，被守將李錫擊敗，又轉而掠奪崇明三沙。郭成擊沉倭寇船隻，斬首一百三十餘人。隆慶元年冬天，提升任代理都督僉事，任廣東總兵官。渡海追擊曾一本，大獲全勝，升任代理都督同知，叛將周雲翔等人殺害參將耿宗元，逃入賊寇中。又屯兵平山大安峒，將要侵犯海豐。郭成偕同南贛軍隊夾擊，斬首一千三百餘人，獲得被搶掠的通判潘槐以下六百多人，生擒周雲翔。潮州所屬各縣，賊巢數以百計。郭明占據林樟，胡一化占據北山洋，陳一義占據馬湖，搶劫掠奪二十年。郭成率衆軍擊殺郭明等人，俘獲斬殺一千三百多人。四川都掌蠻作亂，下詔郭成轉鎮其地。不久被彈劾，罷職歸家。

萬曆改元，命劉顯大征，詔成充爲事官，爲之副。先登九絲山，生縶阿大。初，成父爲蠻殺，乃以所斬首級及生擒諸蠻置父墓前，剖心致祭，鄉人壯之。尋僉書南京後府，出爲貴州總兵官，鎮守銅仁。成有膽智。每苗出掠，潛遣壯士入其寨，斬馘而出。嘗挺身入林箐察賊。苗一日數驚，曰："郭將軍至矣。"相戒莫敢犯。復被劾，罷歸。

萬曆元年，命令劉顯大軍出征，下詔郭成充任事官，爲劉顯副將。先登九絲山，生擒阿大。當初，郭成的父親被蠻人殺害，就把所斬蠻人的頭以及生擒各蠻放置在父親墓前，剖心祭祀，鄉人壯其行。不久任南京後府僉書，出京任貴州總兵官，鎮守銅仁。郭成有膽有智。每逢苗人出去搶掠，就秘密派遣壯士進入其寨，斬殺而出。曾挺身進入山間竹林觀察賊人。苗人一天内數次大驚，説："郭將軍來了。"相互告誡不敢侵犯。郭成又被彈劾，罷官回家。

起四川總兵官。永寧宣撫奢效忠卒，其妻奢世統無子，妾奢世續子崇周幼。前總兵劉顯因命世續署宣撫印。世統怒，攻奪其落紅寨。世續奔永寧。成遣義兒郭天心偕指揮禹嘉績按問。天心遂據世續永寧私第，罄取其資，而成亦入落紅，盡掠奢氏九世之積。效忠弟沙卜遂拒殺裨將三人，執天心等。撫、按交章劾成，下吏，遣戍雲南。會有松茂之役，薦從軍。成乃將七千人，直抵黄沙。屢破賊，與總兵官李應祥盡平河東西諸

起任四川總兵官。永寧宣撫奢效忠死後，他的妻子奢世統没有兒子，他的妾奢世續的兒子奢崇周年幼。前總兵劉顯就命奢世續代理執掌宣撫大印。奢世統發怒，攻取落紅寨。世續奔往永寧。郭成派遣義子郭天心偕同指揮禹嘉績按察審問。郭天心就占據奢世續的永寧私宅，全部奪取其財産，而郭成也進入落紅，掠奪奢氏九代積攢的全部財物。奢效忠的弟弟奢沙卜於是抗拒殺害副將三人，逮捕郭天心等人。巡撫、巡按紛紛上奏章彈劾郭成，下交司法官，流放戍守雲南。恰逢松茂戰役，推薦他從軍。郭成於是率七千人，直抵黄沙。屢次破賊，與總兵官李應祥全部平定

巢，以功授參將。復偕應祥大破膩乃諸賊，增世職二級。膩乃黨楊九乍復出爲亂，成討平之。火落赤擾西寧，四川巡撫李尚思以地近松潘，檄成軍松林，游擊萬鏊軍漳臘。寇不敢逼，西陲獲安。楊應龍叛，成進討，無功，戴罪辦理。尋卒於官。

了河東西各個敵巢，因功拜授爲參將。又偕同李應祥大破膩乃衆賊，增加世襲官階兩級。膩乃同黨楊九乍又出來作亂，郭成討伐平定叛亂。火落赤擾亂西寧，四川巡撫李尚思以地方接近松潘，傳檄命令郭成駐軍松林，游擊萬鏊駐軍漳臘。敵寇不敢進逼，西方邊境獲得安寧。楊應龍反叛，郭成進兵討伐，無功，戴罪辦理軍事。不久在任上去世。

李錫

李錫，歙人。世新安衛千户。倭警，數有功，爲通州守備。屢擢揚州參將，江北副總兵。隆慶元年冬，以署都督僉事爲福建總兵官。

海寇曾一本橫行閩、廣間，俞大猷將赴廣西，總督劉燾令會閩師夾擊。一本至閩，錫出海禦之，與大猷遇賊柘林澳，三戰皆捷。賊遁馬耳澳復戰。會廣東總兵官郭成率參將王詔等以師會，次菜蕪澳，分三哨進。一本駕大舟力戰，諸將連破之，毁其舟。詔生擒一本及其妻，斬首七百餘，死水火者萬計。時廣寇惟一本最强，錫、大猷、成共平之，而錫功最巨。其後一本餘黨梁本豪復亂，爲黄應甲所擒，然視錫時力較易。錫論功，加署都督同知。倭入寇，擊却之。

六年春，以征蠻將軍代大猷鎮廣西平樂。府江者，桂林抵梧州驛道也。南北亘五百里，兩岸崇山深箐，賊巢盤互。自嘉靖間張岳破平後，至是復猖獗。嘗執知州邀重賄。道路梗塞，城門晝閉。大猷議討之，會罷官去。巡撫郭應聘與錫計，徵兵六萬，令參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王承恩、董龍各將一軍，以副使鄭茂、金柱，僉事夏道南監之，錫居中節制。破賊巢數十，斬馘五千有奇，僮酋楊錢甫等悉授首。録功，進世職二等。

李錫，歙人。世襲新安衛千户。倭寇作亂，他數次立功，任通州守備。多次提拔任揚州參將，江北副總兵。隆慶元年冬天，以代理都督僉事任福建總兵官。

海寇曾一本橫行閩、廣之間，俞大猷將前往廣西，總督劉燾命令會合閩軍夾擊。曾一本到閩，李錫出海抵禦，與俞大猷在柘林澳遭遇賊寇，三次交戰都取勝。賊寇逃到馬耳澳再戰。恰逢廣東總兵官郭成率領參將王詔等人會師，駐扎菜蕪澳，分三路進兵。曾一本駕駛大船死戰，衆將接連攻破賊寇，燒毁賊船。王詔生擒曾一本及他的妻子，斬殺七百多人，死於水火的人數以萬計。當時廣寇衹有曾一本最强大，李錫、俞大猷、郭成共同平定叛亂，而李錫的功勞最大。以後曾一本餘黨梁本豪又作亂，被黄應甲擒獲，可是比李錫時較容易。李錫論功勞升任代理都督同知。倭寇入犯，被擊退。

六年春天，以征蠻將軍身份代替俞大猷鎮守廣西平樂。府江，是桂林抵達梧州的驛道。南北綿延五百里，兩岸高山密林，賊巢盤據。自從嘉靖年間張岳攻破平定後，到這時又猖獗。曾逮捕知州索取重金。道路堵塞，城門白天關閉。俞大猷提議討伐，恰逢罷官離去。巡撫郭應聘與李錫商議，徵兵六萬，命令參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王承恩、董龍各率一路軍，以副使鄭茂、金柱，僉事夏道南監督，李錫在中間指揮。攻破數十處賊巢，斬殺五千多人，僮人首領楊錢甫等人全都投降。記功，進升世襲職位兩等。

柳州懷遠，瑶、僮、伶、侗環居之，瑶尤獷悍。侵據縣治久，吏民率寓郡城。隆慶時大征古田，諸瑶懼而聽命。知縣馬希武之官，繕城塹，程役過嚴，諸瑶殺希武及經歷等五人，復反。巡撫應聘與總督殷正茂議征之。萬曆元年正月，錫進次長安鎮。會連雨雪，乃退師。益徵浙東鳥銃手、湖廣永順鈎刀手及狼兵十萬人，令參將鳳翔、世科，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并進，監以副使沈子木。錫自統水師，次羅江，獨當其衝。時賊屯板江大洲，累石樹柵，潛以舟來襲。錫伏舟敗之，水陸并進。會鳳翔等亦至，賊悉舟西遁。追擊，連破數巢。賊據楓木大山，前阻堤澗，鼓噪出。諸軍奮擊，而别以奇兵繞其後。賊大奔，保天鵝嶺。錫以水軍截潯江，督諸將攻斬渠魁二人。乘勝復破數巢，直抵清州界。賊奔大巢，亘數里，崖壁峭絶，爲重柵拒官軍，鏢弩矢石雨下。婦人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爲厭勝。諸軍大呼直上，四面舉火，賊盡殲。先後破巢一百四十，獻馘三千五百有奇，俘獲撫降者無算。

柳州懷遠，瑶、僮、伶、侗環繞居住，瑶人尤其獷放强悍。侵略占據縣治所很久，官民大都住在郡城。隆慶時大征古田，諸瑶恐懼而聽從命令。知縣馬希武任官時，修繕城池塹溝，工程勞役過於嚴格，諸瑶殺了馬希武以及經歷等五人，又反叛。巡撫郭應聘與總督殷正茂提議征討。萬曆元年正月，李錫進軍駐扎長安鎮。恰逢連下大雪，於是退兵。又徵浙東鳥銃手、湖廣永順鈎刀手及粤西狼人組成的軍隊十萬人，命令參將錢鳳翔、王世科，都指揮楊照、戚繼美，舊參將亦孔昭、魯國賢，分六路并進，以副使沈子木監督。李錫自己統率水軍，駐扎羅江，獨自抵擋叛軍要衝。當時賊屯集在板江大洲，壘石頭立栅欄，秘密派船來襲擊。李錫埋伏船打敗賊寇，水陸并進。恰逢錢鳳翔等人也到，賊寇全部乘船向西逃遁。乘勝追擊，接連攻破數巢。賊寇占據楓木大山，前面阻隔着堤壩和水溝，擊鼓大喊而出。衆軍奮力攻擊，而且又出奇兵繞到敵人後面。賊寇慌忙逃竄，保守天鵝嶺。李錫用水軍堵截潯江，督率衆將進攻斬殺賊頭領二人。乘勝又攻破數個敵巢，直達清州地界。賊寇逃奔到大巢，綿延數里，懸崖峭壁，修建重重栅欄抵抗官軍，飛鏢弓箭石頭像雨一樣落下。婦人裸體揚簸箕，投擲牛羊狗的頭作爲厭勝，想以詛咒巫術制勝官軍。衆軍大聲呼喊着直攻敵巢，四面放火，賊寇被全部殲滅。先後攻破敵巢一百四十座，進獻首級三千五百多，俘獲招降的人無數。

永福、永寧、柳城并以賊告，洛容僮又殺典史。錫令王瑞討永寧，楊照討柳城，參將門崇文討永福，亦孔昭討洛容，己帥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軍。甫二旬，四道并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浪金等俱伏誅。錫以功進秩二等。巡按御史唐鍊言錫一年内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級，宜久其任。帝可之。尋從凌雲翼大破羅旁賊，授世蔭百户。六年，卒官。

永福、永寧、柳城都報告有賊寇，洛容僮人又殺典史。李錫命令王瑞討伐永寧，楊照討伐柳城，參將門崇文討伐永福，亦孔昭討伐洛容，自己率領水軍屯兵理定江，指揮衆軍。纔過了兩旬，四路都大勝。斬首四千五百多人，洛容賊頭領陶浪金等人都伏罪被殺。李錫因功進官階二等。巡按御史唐鍊上奏説李錫一年内攻破賊寇二百一十四座巢穴，斬獲敵人首級一萬二千多，應該讓他長期任職。皇帝同意了。不久跟從凌雲翼大破羅旁賊寇，授世蔭百户。六年後，在任上去世。

黄應甲

黄應甲者，不知何許人。隆慶中，以潯梧左參將從俞大猷討平韋銀豹，進秩二等。萬曆五年屢遷浙江總兵官。改鎮廣東。龍川鮑時秀者，妻杜氏，有妖術。乃據義都緤嶺，立二十四方大總，自號無敵峒王，既降復反。應甲討平之。蜑户蘇觀陞、周才雄招亡命數千人，縱掠雷、廉間，殺斷州千户田治。應甲率五軍并進，生擒觀陞、才雄，斬首四百餘級，其黨縛酋長陳泉以降。

黄應甲，不知何地人。隆慶年間，以潯梧左參將跟從俞大猷討伐平定韋銀豹，進升官階二等。萬曆五年多次升遷浙江總兵官。改鎮守廣東。龍川鮑時秀，妻子杜氏，有妖術。於是占據義都緤嶺，設立二十四方大總，自號無敵峒王，本已投降又反叛。黄應甲討伐平定了他。蜑户蘇觀陞、周才雄招納亡命之徒數千人，大肆搶掠於雷、廉之間，殺害斷州千户田治。黄應甲率領五路軍一并進兵，生擒蘇觀陞、周才雄，斬首四百餘人，賊黨捆縛酋長陳泉歸降。

未幾，梁本豪亂。本豪，故曾一本黨，亦蜑户也。一本誅，竄海中，習水戰，遠通西洋。且結倭兵爲助，殺千户，掠通判以去。十年六月，總督陳瑞與應甲謀，分水軍二，南駐老萬山備倭，東駐虎門備蜑，别以兩軍備外海，兩軍扼要害。水軍沈蜑舟二十，生禽本豪。諸軍競進，大破之石茅洲。賊復奔潭洲沙灣，聚舟二百，及倭舟十，相犄角。諸將合追，先後俘斬千六百有奇，沈其舟二百餘，撫降者二千五百。帝爲告郊廟，大行叙賚，應甲等進秩有差。他倭寇瓊崖，應甲斬首二百餘，奪其舟。再賜金。旋入僉左軍府。罷歸，卒。

不久，梁本豪叛亂。梁本豪是以前曾一本的同黨，也是蜑户。曾一本被殺後，逃竄海中，熟悉水戰，向遠方勾通西洋。而且勾結倭兵相助，殺死千户，劫掠通判而去。十年六月，總督陳瑞與黄應甲商議，分成兩路水軍，一路在南駐老萬山防備倭寇，一路在東駐扎虎門防備蜑户，另以兩路軍隊防備海外，兩路軍扼守要害。水軍擊沉蜑户船二十艘，生擒梁本豪。衆軍競相進攻，於石茅洲大破賊寇。賊寇又奔往潭洲沙灣，聚集兩百艘船，與倭寇的十艘船，成犄角之勢。衆將合力追擊，先後俘獲斬殺一千六百多人，擊沉賊船二百餘艘，安撫招降二千五百人。皇帝爲此到郊廟祭祀，大行論功奬賞，黄應甲等人提俸有差等。其他倭寇侵犯瓊崖，黄應甲斬殺倭寇二百餘人，奪取敵船。又賜賞金銀。不久入京僉左軍府。罷官歸家後去世。

尹鳳

尹鳳，字德輝，南京人。錫總兵福建時部將也，世府軍後衛指揮同知。鳳早孤。讀書，嫻騎射。嘉靖中舉武科，鄉、會試皆第一。擢署都指揮僉事，備倭福建。徙僉浙江都司，進福建參將。倭陷福清、南安，連艅出海。鳳邀擊，沈其七舟。追至外洋，連戰滸嶼、東洛、七礁，擒斬二百人。擊倭梅花洋走之，追至横山，擒斬二百六十。大小凡十數戰，内地

尹鳳，字德輝，南京人。李錫任福建總兵時的部將，任世府軍後衛指揮同知。尹鳳早年成了孤兒。讀書，嫻熟於騎射。嘉靖時期考中武科，鄉試、會試都是第一名。提升任代理都指揮僉事，防備倭寇入犯福建。遷任僉浙江都司，升任福建參將。倭寇攻陷福清、南安，連結戰艦出海。尹鳳截擊，擊沉倭賊七艘船。追到外洋，接連戰鬥於滸嶼、東洛、七礁，擒獲斬殺二百人。將倭寇趕出梅花洋，追到横山，擒獲斬殺二百六十人。大小共十數次戰鬥，内地纔賴以稍稍安

賴以稍寧。改掌浙江都司，謝病歸。隆慶初，以故官莅福建，從錫平曾一本。萬曆初，累官署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巡捕。未幾，謝事歸。

寧。改爲掌管浙江都司，稱病辭職歸家。隆慶初年，任原職到福建，跟從李錫平定曾一本。萬曆初年，多次升官任代理都督僉事，提督京城巡捕。不久，因事辭官歸家。

張元勳

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職爲海門衛新河所百户。沈毅有謀。值倭警，隸戚繼光麾下。有功，進千户。從破横嶼諸賊，屢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福建游擊將軍。隆慶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參將。從李錫破曾一本，進副總兵。

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襲世職爲海門衛新河所百户。深沉堅毅有計謀。正值有倭寇警報，隸屬戚繼光的部下。有功勞，升千户。跟從攻破横嶼衆賊，多次升官任代理都指揮僉事，充任福建游擊將軍。隆慶初年，攻破福安倭寇，改任南路參將。跟從李錫攻破曾一本，升副總兵。

五年春，擢署都督僉事，代郭成爲總兵官，鎮守廣東。惠州河源賊唐亞六、廣州從化賊萬尚欽、韶州英德賊張廷光劫掠郡縣，莫能制。明年，元勳進剿。斬馘六百有奇，亞六等授首，餘黨悉平。肇慶恩平十三村賊陳金鶯等，與鄰邑苔村三巢賊羅紹清、林翠蘭、譚權伯，藤峒、九逕十寨賊黄飛鶯、丘勝富、黄高暉、諸可行、黄朝富等，相煽爲亂。故事，兩粤惟大征得叙功，雕剿不叙，故諸將不樂雕剿。總督殷正茂與元勳計，令雕剿得論功，諸軍争奮。正茂又密遣副將梁守愚、游擊王瑞等屯恩平，若常戍者，掩不備，斬翠蘭等，生擒紹清、權伯以獻。其諸路雕剿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還被掠子女千三百餘人，生得金鶯，惟高暉等亡去。元勳逐北至藤峒，又生獲勝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部將鄧子龍等亦獲高暉、飛鶯。三巢、十寨、十三村諸賊盡平，餘悉就撫。

五年春，升任代理都督僉事，代替郭成任總兵官，鎮守廣東。惠州河源賊唐亞六、廣州從化賊萬尚欽、韶州英德賊張廷光劫掠郡縣，没人能制服。第二年，張元勳進兵圍剿。斬首六百多，唐亞六等人投降，其餘同黨也全被平定。肇慶恩平十三村賊陳金鶯等人，與鄰邑苔村三巢賊羅紹清、林翠蘭、譚權伯，藤峒、九逕十寨賊黄飛鶯、丘勝富、黄高暉、諸可行、黄朝富等人，相互煽動叛亂。按照舊例，兩粤衹有大征伐纔能評功勞，剿除不記功，所以衆將不喜歡剿除。總督殷正茂與張元勳謀議，使剿除也論功勞，衆軍奮力争剿賊寇。殷正茂又秘密派遣副將梁守愚、游擊王瑞等人屯兵恩平，像平常戍守之人，乘賊不備殺過去，斬殺林翠蘭等人，生擒羅紹清、譚權伯獻上。各路剿除的人，斬殺賊寇首級二千四百多，歸還被掠奪子女一千三百餘人，生擒陳金鶯，衹有高暉等人逃走。張元勳追趕敗軍到藤峒，又生擒丘勝富、諸可行、黄朝富等八十人。部將鄧子龍等人也擒獲黄高暉、黄飛鶯。三巢、十寨、十三村衆賊全部平定，其餘的也全部招撫了。

惠、潮地相接，山險木深。賊首藍一清、賴元爵與其黨馬祖昌、黄民太、曾廷鳳、黄鳴時、曾萬璋、李仲山、卓子望、葉景清、曾仕龍等各據險結寨，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

惠、潮二地相接，高山險峻樹木茂密。賊首藍一清、賴元爵與其同黨馬祖昌、黄民太、曾廷鳳、黄鳴時、曾萬璋、李仲山、卓子望、葉景清、曾仕龍等人各自憑藉險要地勢結寨，連接八百餘里，同黨數萬人。殷正茂提議大征賊寇。恰

正茂議大征。會金鶯等已滅，諸賊頗懼。廷鳳、萬璋并遣子入學，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李誠立、沈思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奎、唐九德、顧養謙、吴一介監其軍，數道并進。賊敗，乃憑險自守。官軍遍搜深箐邃谷間。而元勳偕九德，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養謙所，擊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破烏禽嶂。仕龍阻高山，元勳佯飲酒高會，忽進兵擊擒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擒斬一萬二千有奇。帝爲宣捷，告郊廟，進元勳署都督同知，世蔭百户。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撫定降者。巨寇皆靖。

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既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首千一百餘級。時萬曆二年三月也。捷聞，進世蔭一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降。尋與胡宗仁共平良寶黨林鳳。惠、潮遂無賊。其冬，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元勳大破之儒峒，俘斬八百餘級。進秩爲真。五年，從總督凌雲翼大征羅旁賊，斬首萬六千餘級。進都督，改蔭錦衣。尋以疾致仕，卒於家。

元勳起小校。大小百十戰，威名震嶺南。與廣西李錫并稱良將。

贊曰：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大猷爲稱首，而數奇屢躓。以内外諸臣攘敚，而掩遏其功者衆也。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

逢陳金鶯等人已經滅亡，諸賊很懼怕。曾廷鳳、曾萬璋都派兒子入學，馬祖昌、葉景清也假裝乞求投降。殷正茂知道他們的奸詐，徵兵四萬，命令參將李誠立、沈思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别率軍，張元勳居中指揮，監司陳奎、唐九德、顧養謙、吴一介監督軍隊，數路軍一并進發。賊寇失敗，於是憑藉險要地勢固守。官軍遍搜深谷密林之間。而張元勳偕同九德，追擊敗軍到南嶺。一日一夜飛馳到顧養謙住所，擊破李坑，生擒卓子望等人。第二年攻破烏禽嶂。曾仕龍據守險要高山，張元勳假裝舉行盛大飲酒宴會，忽然進兵攻擊擒拿。先後俘獲大賊頭目六十一人，次要賊頭目六百餘人，攻破七百餘所大小賊巢，擒獲斬殺一萬二千多人。皇帝爲此宣告大捷，祭祀郊廟，進升張元勳任代理都督同知，世蔭百户。張元勳又討伐斬殺剩餘賊寇一千三百多，安撫投降的人。巨大的賊寇全都平定了。

潮州賊林道乾的同黨諸良寶已安撫了又反叛，襲擊殺害官軍，搶掠六百人入海。再次侵犯陽江，失敗逃走。於是占據潮州老巢，居住高山頂上，不出來作戰。官軍駐營在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挑戰，墜於馬下傷了脚，死了二百人。賊寇出去掠奪失敗，逃回巢穴固守。張元勳堆積草土與賊壘齊平，用火攻擊，斬首一千一百餘人。當時是萬曆二年三月。大捷上報，進升世蔭一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個賊巢穴也投降了。不久與胡宗仁共同平定良寶同黨林鳳。惠州、潮州便無賊寇。這年冬天，倭寇攻陷銅鼓石、雙魚城。張元勳於儒峒大敗倭寇，俘獲斬殺八百餘人。進級爲正式官。五年，他跟從總督凌雲翼大軍征伐羅旁賊人，斬首一萬六千餘人。進升都督，改蔭襲爲錦衣。不久因病退休，在家去世。

張元勳出身於小校。大小百十戰，威名震嶺南。他與廣西李錫并稱良將。

贊曰：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大猷爲最受稱贊，可是命運不好，多次受挫折。因爲内外諸將掠奪，遮掩遏止他的很多功勞。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天下。可是當張居正、譚綸主持國政時就成

任國事則成，厥後張鼎思、張希皋等居言路則廢。任將之道，亦可知矣。劉顯平蠻引疾，而以有司阻撓爲辭，有以夫。李錫、張元勳首功甚盛，而不蒙殊賞，武功所由不競也。

功，而兩人之後張鼎思、張希皋等人居於言路則被黜免。任將之道，也就可以知道了。劉顯平定蠻寇稱病，而以有關部門阻撓作爲托辭，也有這樣的事情。李錫、張元勳斬殺敵人功勞很大，却没有得到優厚獎賞，這就是武功不振的原因。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傳第一百一

徐階 (弟)陟 (子)璠(等) 高拱 郭朴 張居正 (曾孫)同敞

徐階

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生甫周歲，墮眢井，出三日而蘇。五歲從父道括蒼，墮高嶺，衣挂於樹不死。人咸異之。嘉靖二年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丁父憂，服除，補故官。階爲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穎敏，有權略，而陰重不泄。讀書爲古文辭，從王守仁門人游，有聲士大夫間。

徐階，字子升，松江華亭人。出生剛滿周歲，掉進枯井裏，救出三日纔蘇醒。五歲跟隨父親路過括蒼，從高山嶺上掉下來，衣服挂在樹上没有摔死。人們都認爲他很奇異。嘉靖二年考取進士第三名。授給翰林院編修官，准他回家娶妻。爲父服喪，服喪期滿，補任原來的官職。徐階身材矮小皮膚白净，很注意儀表行爲。生性聰穎靈敏，有謀略，而深藏不外露。讀書作古文辭，跟隨王守仁的學生游學，有聲名在士大夫中間傳播。

帝用張孚敬議欲去孔子王號，易像爲木主，籩豆禮樂皆有所損抑。下儒臣議，階獨持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抗辯不屈。孚敬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斥爲延平府推官。連攝郡事。出繫囚三百，毀淫祠，創鄉社學，捕劇盜百二十人。遷黄州府同知，擢浙江按察僉事，進江西按察副使，俱視學政。

皇帝用張孚敬的建議想去掉孔子王的封號，改供像爲神主牌，祭祀擺設的器皿和演奏規格都有所降低。奏議下發儒臣討論，徐階獨自一人堅持不同意。張孚敬召見徐階并滿臉怒氣地追問他，徐階據理駁斥不退讓。張孚敬憤怒地説："你背叛我。"徐階嚴肅地説："背叛生於攀附。我徐階不曾攀附您，從何談得上背叛？"恭敬地作了揖出去了。被排斥到延平府任推官。連帶辦理郡中事務。釋放被拘禁的囚犯三百人，毁壞不合禮的祠廟，創辦鄉社學，捕捉大盗一百二十人。調任黄州府同知，提升爲浙江按察僉事，進升爲江西按察副使，都督察學校教育工作。

皇太子出閤，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丁母憂歸。服除，擢國子祭酒，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故事，吏部率鐍門，所接見庶官不數語。階折節下之。見必深坐，咨邊腹

皇太子出宫廷到封地，任命他爲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爲母服喪回家。服喪期滿，提拔爲國子祭酒，升禮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按舊規定，吏部一概關門，所接見的一般官員没有幾句話。徐階尊重比自己官位低的官員。每次接

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願爲用。尚書熊浹、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所引用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鏓皆長者。用卒，聞淵代，自處前輩，取立斷。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命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掌院事，進禮部尚書。

見座談的時間都很長，問訊邊防腹地等重要事情，官吏的表現和老百姓的疾苦。吏員都自己高興認爲得到徐階的重視，願意爲他效力。尚書熊浹、唐龍、周用都重用徐階。徐階多次處理吏部事務，他所引用的宋景、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鏓等人都是輩分高品德好的人。周用去世後，聞淵替代，自居於前輩的位置，獨斷專行。徐階心裏不快樂，要求調出吏部避開他。任命他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不久主管翰林院事，進升禮部尚書。

帝察階勤，又所撰青詞獨稱旨，召直無逸殿。與大學士張治、李本俱賜飛魚服及上方珍饌、上尊無虛日。廷推吏部尚書，不聽，不欲階去左右也。階遂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之，皆不報。後當冠婚，復請先裕王，後景王，帝不懌。尋以推恩加太子太保。

皇帝觀察徐階勤於職守，還有他撰寫的“青詞體”奏書惟獨達到皇帝的意圖，召他到無逸殿爲皇上值班。與大學士張治、李本都賜給飛魚服以及宮廷內的珍貴食物、美酒没有一天是空着的。朝廷推選他爲吏部尚書，皇帝不同意，不想讓徐階離開他身邊。徐階便請求立皇太子，不答覆。又接連奏請，都不答覆。後來應當加冠娶妻，又奏請先裕王，後景王，皇帝不高興。不久對他表示恩典加封太子太保。

俺答犯京，階請釋周尚文及戴綸、歐陽安等自效，報可。已，請帝還大內，召群臣計兵事，從之。中官陷寇歸，以俺答求貢書進。帝以示嚴嵩及階，召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傅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要我。請遣譯者紿緩之，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嵩、階因請帝出視朝。寇尋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

俺答侵犯北京，徐階奏請釋放周尚文以及戴綸、歐陽安等人讓他們立功贖罪，批准同意。後來，請皇帝回宮内，召見群臣商議軍事，聽從他的。宦官被敵人俘虜後放回來，把俺答要求貢物的信上交皇帝。皇帝把信給嚴嵩以及徐階看，在便殿召見他們并令其就此事發表意見。嚴嵩説：“鬧饑荒的盜賊罷了，不值得憂慮。”徐階説：“逼近京城安營扎寨，殺人像割草，怎麽説是鬧饑荒的盜賊呢？”皇帝同意他的意見，問求貢信在哪裏。嚴嵩從袖中拿出來説：“是禮部處理的事啊。”皇帝又問徐階。徐階説：“敵人深入到北京城外了，不答應他們的要求怕激起他們的憤怒，答應那麽他們索要我們的財物太多。請派人送信去哄騙他們以便拖延時間，我們有機會準備。等援兵聚集起來後，敵寇就會退却的。”皇帝稱贊説很好很好。嚴嵩、徐階因而請皇帝出宫到朝廷聽奏報。敵寇不久大肆擄掠而去，於是下發徐階的奏疏，不許給俺答進貢。

嵩怙寵弄權，猜害同列。既仇夏言置之死，而言嘗薦階，嵩以是忌

嚴嵩依仗恩寵濫用權力，猜忌陷害同僚。既然仇恨夏言置他於死地，而且夏言曾經推薦徐

之。初，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廟，念壓於先孝潔皇后，又睿宗入廟非公議，恐後世議祧，遂欲當己世預祧仁宗，以孝烈先祔廟，自爲一世，下禮部議。階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奉先殿。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亦以爲然。疏上，帝大怒。階皇恐謝罪，不能守前議。帝又使階往邯鄲落成呂仙祠。階不欲行，乃以議祔廟解，得緩期。至寇逼城，帝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內銜階。摘思忠元旦賀表誤，廷杖之百，斥爲民，以怵階。嵩因謂階可間也，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與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帝怒漸解。未幾，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密疏發咸寧侯仇鸞罪狀。嵩以階與鸞嘗同直，欲因鸞以傾階。及聞鸞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

階，嚴嵩因此猜忌他。當初，孝烈皇后逝世，皇帝想附在祖廟祭祀，考慮到放在孝潔皇后後面，還有睿宗遷入祖廟不是共同討論的，恐怕後代討論祖廟祭祀，便想在自己這一朝預先讓仁宗入祖廟，把孝烈皇后入祖廟陪祭，自爲一代，下到禮部討論。徐階上奏說皇后没有先入祖廟祭祀的，請放在奉先殿祭祀。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也認爲是這樣。奏疏呈送皇帝，皇帝大怒。徐階恐慌認罪，不能堅持前面的主張。皇帝又讓徐階到邯鄲舉行呂仙祠竣工典禮。徐階不想前往，就用討論附祖廟祭祀問題解釋，同意延緩時間。到了敵寇逼近城下，皇帝越來越淡忘，纔讓尚書顧可學前去，而内心恨徐階。責備楊思忠元旦賀表有錯誤，在朝廷上杖責他一百，貶爲百姓，用來警告徐階。嚴嵩因此認爲徐階可以離間了，爲了中傷徐階用盡各種辦法。有一天皇帝單獨召見嚴嵩讓他回答問題，談到徐階。嚴嵩從容不迫地説："徐階缺少的不是才能，衹是多有異心罷了。"就用他曾經請求立太子爲例。徐階很危險，自己思量不能與他對抗，便小心謹慎地對付嚴嵩，而且更加精心地撰寫齋詞迎合皇帝心意，皇帝身邊的人也多爲他説好話。皇帝的怒氣逐漸消除了。没有多久，加封少保，不久晋升兼文淵閣大學士，參加機要事務。密奏告發咸寧侯仇鸞罪狀。嚴嵩認爲徐階跟仇鸞曾經一起值班，想用仇鸞的問題來排斥徐階。等聽説仇鸞的罪狀是由徐階告發的，便大吃一驚地停止對徐階的攻擊，不過猜忌徐階更厲害了。

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衛卒，階言："不可減。又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襘。帝始格於嵩，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勛，爲柱國，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録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改兼吏部尚書。賜宴禮部，璽書褒諭有加。帝雖重階，稍示形迹。嘗以五色芝授

皇帝處死仇鸞之後，更加重用徐階，多次參加策劃邊疆之事。當時議論削減仇鸞所增加的衛兵，徐階説："不能削減。另外京都兵力長期衰弱的緣故，兵不在少而在於無用的多，應該精簡淘汰這些人，拿他們的俸禄供給用來補充獎賞費。"另外請求罷免提督侍郎孫襘。皇帝開始由於嚴嵩從中限制，時間長了就都任用他們。一品滿三年，晋升特殊功績，任柱國，另外晋升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年，兼食大學士俸禄，另外録用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年，改兼吏部尚書。賜宴在禮部，皇帝詔書表彰超出

嵩，使煉藥，謂階政本所關，不以相及。階皇恐請，乃得之。帝亦漸委任階，亞於嵩。

以往大臣們。皇帝雖然重用徐階，稍微表示嫌疑。曾把五色芝草授給嚴嵩，讓他煉藥，認爲徐階同國家大政方針關係重大，不讓他參預。徐階驚惶恐懼地請罪，纔得五色芝草。皇帝也漸漸地委任徐階，次於嚴嵩。

楊繼盛論嵩罪，以二王爲徵，下錦衣獄。嵩屬陸炳究主使者。階戒炳曰："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宫邸怨也。"嵩懼懼，乃寢。倭躪東南，帝數以問階，階力主發兵。階又念邊卒苦饑，請收畿内麥數十萬石，自居庸輸宣府，紫荆輸大同。帝悦，密傳諭行之。楊繼盛之劾嵩也，嵩固疑階。趙錦、王宗茂劾嵩，階又議薄其罰。及是給事中吴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皆下獄。傳策，階里人；時來、翀，階門生也。嵩遂疏辨，顯謂階主使，帝不聽。有所密詢，皆舍嵩而之階。尋加太子太師。

楊繼盛議論嚴嵩的罪，用二王爲證，被打入錦衣衛的監獄。嚴嵩委托陸炳負責追查主謀。徐階告誡陸炳説："如果不謹慎，一牽涉到皇子，國家怎麽辦!"另外直言對嚴嵩説："皇上衹有二子，一定不忍用來向您認錯，所懲處的是身邊的人罷了。您怎麽能公開同宫廷結怨啊。"嚴嵩害怕，纔罷休。倭寇踐踏東南地方，皇帝多次詢問徐階的意見，徐階竭力主張出兵。徐階又考慮到守邊疆的士兵艱苦飢餓，請求收京都轄區内的麥子數十萬石，從居庸關運送到宣府，紫荆關運送到大同。皇帝高興了，密傳詔令執行運輸計劃。楊繼盛彈劾嚴嵩時，嚴嵩本來就懷疑徐階。趙錦、王宗茂彈劾嚴嵩，徐階又主張從輕處罰。等到此時給事中吴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彈劾嚴嵩没有成功，都被關入牢中。董傳策是徐階的同鄉；吴時來、張翀是徐階的門生。嚴嵩便上疏辯白，公開説是徐階指使的，皇帝不聽信。有什麽秘密的問題徵求意見，都避開嚴嵩而找徐階。不久加封太子太師。

帝所居永壽宫災，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營建，以問嵩。嵩請還大内，帝不懌。問階，階請以三殿所餘材，責尚書雷禮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悦，如階議。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董其役，十旬而功成。帝即日徙居之，命曰萬壽宫。以階忠，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擢太常少卿。嵩乃日屈。嵩子世蕃貪横淫縱狀亦漸聞，階乃令御史鄒應龍劾之。帝勒嵩致仕，擢應龍通政司參議。階遂代嵩爲首輔。已而帝念嵩供奉勞，憐之。又以嵩去，忽忽不樂，乃降諭欲退而修真且傳嗣，復責階等奈何以官與邪物，

皇帝居住的永壽宫遭火燒，遷居玉熙殿，狹隘得很，想有所建造，以此問嚴嵩。嚴嵩請皇帝回宫，皇帝不高興。問徐階，徐階請求用三殿餘下的材料，責令尚書雷禮建造，可按月計劃完工。皇帝高興，同意徐階的意見。命徐階子尚寶丞徐璠兼工部主事主持這項工程，一百天就竣工。皇帝在建完的當天搬去居住，命名萬壽宫。認爲徐階忠心，晋爲少師，兼支付尚書俸禄，授給一子爲中書舍人。子徐璠也越級提拔爲太常少卿。嚴嵩的地位便一天比一天下降。嚴嵩子嚴世蕃貪污横暴而無所顧忌的名聲逐漸傳開，徐階便讓御史鄒應龍彈劾他。皇帝勒令嚴嵩辭官，提拔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徐階便代替嚴嵩爲首席大學士。後來皇帝考慮嚴嵩侍奉勞苦，憐憫他。又因爲嚴嵩離開後，悵悵不樂，便下令想退位從而

謂應龍也。階言："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命。應龍之轉，乃二部奉旨行之。"帝乃已。

修道養性并且傳位，又譴責徐階等人爲什麽用官位授給邪惡人物，説的是鄒應龍。徐階説："退位和傳位，臣等不敢聽命。鄒應龍的遷調，是二部按照皇帝命令執行的。"皇帝纔不追究了。

帝以嵩在直久，而世蕃顧爲奸於外，因命階無久直。階窺帝意，言苟爲奸，在外猶在内，固請入直。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袁煒數出直，階請召與共擬旨。因言"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帝頷之。階以張孚敬及嵩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帝惡給事御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則窮凶極惡，人爲我擿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實，小者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帝稱善。言路益發舒。

皇帝認爲嚴嵩在宫内任職時間太長，是嚴世蕃所以做壞事於外地的原因，因此命令徐階不要在宫内任職時間太長。徐階猜測皇帝的想法，説如果幹壞事，在外地如同在宫内一樣，堅持請求到宫内值班。皇帝把嚴嵩值班住的屋子賜給徐階。徐階在屋内張貼的三條標語説："把威福還給皇上，把政治事務還給各有關官員，把任用捨棄刑罰獎賞還給大家論定。"於是在朝人士暢所欲言，得以表達自己的主張。袁煒多次離開宫廷，徐階請求召他回宫廷共同擬定詔令。因此説："有事同大家商量就是公，公是百種美事的基礎；獨斷專行就是私，私就是百種弊端産生的原因。"皇帝點頭。徐階認爲張孚敬以及嚴嵩引導皇帝猜忌刻薄，竭力反對這種做法，致力用寬厚大度開導皇帝的思想。皇帝厭惡給事御史批評失當，想有所處罰。徐階從中婉轉地進行調合，纔從輕發落。正好問徐階瞭解人這樣難的問題。徐階回答説："大奸大惡之人好像忠臣的樣子，大肆欺詐之人好像誠實的樣子。衹有廣泛地聽取意見，那麽極端凶惡的人，人們爲我抓住他；深藏不可告人的罪惡，人們爲我揭發他。所以聖帝明王，有議論必須明辨，即使不真實，小的擱置不管它，大的就從輕處罰而寬容它，用它鼓勵後來進言的人。"皇帝稱贊説得好。進言的途徑越來越暢通了。

寇由牆子嶺入，直趨通州。帝方祠釐，兵部尚書楊博不敢奏，謀之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宣大總督江東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亟賞之，又請重東權，俾統諸道兵。寇從通掠香河，階請亟備順義，而以奇兵邀之古北口。寇趨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掠人畜輜重。始帝怒博不早聞與總督楊選之任寇入也，欲罪之未發。

賊寇由牆子嶺侵入，徑直奔向通州。皇帝正在祭神求福，兵部尚書楊博不敢上奏，同徐階商量，用檄文徵召宣府總兵官馬芳、宣大總督江東進兵援助。馬芳的兵先到，徐階請求趕快獎賞他們，又請求加大江東的權力，讓他統率各道兵。賊寇從通州劫掠香河，徐階請求迅速防備順義，而用出人意料的軍隊截擊賊寇於古北口。賊寇直奔順義進不去，便退往古北口。他們的後續部隊遭遇參將郭琥埋伏失敗，獲得賊寇掠奪的人畜軍事物資很多。開始皇帝恨楊博不早報告總督

階言："博雖以祠釐禁不敢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檄。若選則非尾寇，乃送之出境耳。"帝竟誅選，不罪博。進階建極殿大學士。

楊選而任憑賊寇入侵，想處罰他們没有施行。徐階説："楊博雖然因爲皇帝祭神求福禁宫不敢奏報，然而二鎮兵都是他發檄文先徵召。像楊選就不是尾追賊寇，那是送賊寇出境罷了。"皇帝終於殺楊選，不處罰楊博。追升徐階建極殿大學士。

袁煒以疾歸，道卒，階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乃命嚴訥、李春芳入閣，而待階益隆。以一品十五載考，恩禮特厚，復賜玉帶、綉蟒、珍藥。帝手書問階疾，諄懇如家人，階益恭謹。帝或有所委，通夕不假寐，應制之文未嘗逾頃刻期。帝日益愛階。階采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嘉靖中葉，南北用兵。邊鎮大臣小不當帝指，輒逮下獄誅竄，閣臣復竊顔色爲威福。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虚，任事者亦得以功名終。於是論者翕然推階爲名相。

袁煒因病回鄉，途中死去，徐階獨掌國政。多次請求增内閣大臣，并且乞求辭官回家養老。纔命令嚴訥、李春芳入閣，而且對待徐階更加優厚。以一品十五年的考績，皇帝對他的恩惠特别優厚，又賜玉帶、綉蟒、珍藥。皇帝親筆寫信詢問徐階的病情，誠懇如同家裏人，徐階更加恭敬。皇帝或有什麽托付，徐階通宵都不打瞌睡，奉皇帝命令寫的文告没有超過很短的期限。皇帝一天比一天喜愛徐階。徐階采納輿論中好的主張，奏報後施行。嘉靖中期，南北用兵。邊疆鎮守大臣稍有不當受皇帝指責，就逮捕下獄處死，内廷大臣又觀察皇帝的臉色作威作福。徐階當政後，裁減錦衣衛校尉，關押欽犯的監獄逐漸空虚，辦理事務的人也能獲得功名告終。於是評論者一致推崇徐階爲名相。

嚴訥請告歸，命郭朴、高拱入閣，與春芳同輔政，事仍决於階。階數請立太子，不報。已而景王之藩，病薨。階奏奪景府所占陂田數萬頃還之民，楚人大悦。帝欲建雩壇及興都宫殿，階力止之。鄢懋卿驟增鹽課四十萬金，階風御史請復故額。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階力陳其矯誣狀，大順等尋伏法。帝服餌病躁。户部主事海瑞極陳帝失，帝恚甚，欲即殺之，階力救得繫。帝病甚，忽欲幸興都，階力争乃止。未幾，帝崩。階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爲世宗始終盛事云。

嚴訥請求告老還鄉，命令郭朴、高拱入閣，跟李春芳共同輔助國政，政事仍然取决於徐階。徐階多次請求立太子，不答覆。後來景王去封地，病死了。徐階奏請削奪景府所占的山地數萬頃還給老百姓，楚人很高興。皇帝想建祈雨高臺及興都宫殿，徐階竭力阻止他。鄢懋卿突然增加鹽税四十萬兩白銀，徐階規勸御史請求恢復舊的定額。方士胡大順等人勸皇帝吃金丹，徐階竭力陳述他們虚妄荒誕的情况，胡大順等人不久被處死。皇帝服湯藥出現情緒暴躁。户部主事海瑞竭力指論皇帝的失誤，皇帝非常憤恨，想立刻殺他，徐階竭力救助纔關進獄中。皇帝病得很厲害，突然想到興都，徐階竭力争辯纔阻止住。没多久，皇帝逝世。徐階草擬遺詔，凡設壇祈福、土木興建、珠寶供奉、紡織物品全都廢除，"大禮"大冤獄、進言獲罪衆臣全恢復他們的官職。詔令下達，朝内朝外放聲痛哭地感激，比美楊廷和所擬的登極詔書，爲世宗從登極到駕崩的盛事

吧。

同列高拱、郭朴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階引之輔政，然階獨柄國，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時，給事中胡應嘉嘗劾拱，拱疑階嗾之。隆慶元年，應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謂拱修舊郤脅階斥應嘉。階復請薄應嘉罰，言者又劾拱。拱欲階擬杖，階從容譬解，拱益不悅。令御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横里中狀。階疏辯，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譽階，拱遂引疾歸。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

同僚高拱、郭朴因爲徐階不跟他們共同商量，不樂意。郭朴說："徐公公開指責先帝，應當殺啊。"高拱當初侍奉穆宗於裕邸，徐階引薦他輔助國政，但是徐階獨掌國政，高拱心裏不平衡。世宗患病時，給事中胡應嘉曾經彈劾高拱，高拱懷疑是徐階唆使他。隆慶元年，胡應嘉因救濟考察被罷官削去官籍離開，提意見的人認爲高拱爲報復舊日的怨恨威脅徐階排斥胡應嘉。徐階又奏請對胡應嘉從輕處罰，提意見的人又彈劾高拱。高拱想讓徐階考慮杖責，徐階緩和地打比方進行解釋，高拱更不高興。讓御史齊康彈劾徐階，説他的兩個兒子請托以及家人横行鄉里的情况。徐階上奏疏争辯，乞求辭官。九卿以下官員交替上奏章彈劾高拱贊譽徐階，高拱便稱病回鄉。齊康最後被罷免，郭朴也因爲提意見的人攻擊他，請求辭去官職。

給事、御史多起廢籍，恃階而强，言多過激。帝不能堪，諭階等處之。同列欲擬譴，階曰："上欲譴，我曹當力争，乃可導之譴乎。"請傳諭令省改。帝亦勿之罪。是年詔翰林撰中秋宴致語，階言："先帝未撤几筵，不可宴樂。"帝爲罷宴。帝命中官分督團營，階力陳不可而止。南京振武營兵屢嘩，階欲汰之。慮其據孝陵不可攻也，先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禄督江防兵駐陵傍，而徐下兵部分散之。事遂定。群小璫毆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廷將糾之。階曰："不得主名，劾何益？且慮彼先誣我。"乃使人以好語誘大璫，先録其主名。廷疏上，乃分别逮治有差。階之持正應變，多此類也。

給事、御史多數是從廢員中起來做官，依仗徐階而力量增强，説話多數過於激烈。皇帝不能忍受，通知徐階等人處置他們。同僚想進行譴責，徐階説："皇上想譴責，我們應當竭力争辯，怎麽能引導他譴責呢。"請求傳達皇帝命令反省改過。皇帝也不處罰他。這一年皇帝詔令翰林撰寫中秋宴的致辭，徐階説："先皇帝的靈座未撤，不可設宴奏樂。"皇帝就停止設宴慶賀。皇帝命令宦官分别去監督團營，徐階竭力陳述不可行的道理而停止。南京振武營兵屢次嘩變，徐階想取消他們。考慮到他們據守孝陵不能攻打，先命令操江都御史唐繼禄督促江防兵駐守孝陵旁，而下令兵部逐漸地分散他們。事情便平定了。一群小宦官毆打御史於午門，都御史王廷就要懲治他們。徐階説："不知道主使人的姓名，彈劾有什麽好處呢？而且要考慮到他們會先誣陷我們。"便讓人用好話勸導大宦官，先記録他們主使人姓名。王廷奏疏呈上，便分别情况逮捕懲辦或輕或重。徐階堅持公正應付事變，多屬這類問題。

階所持諍，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側目。會帝幸南海子，階諫，不從。方乞休，而給事中張齊以

徐階堅持直言勸諫，多是皇宫内的事，施行的占十之八九，宦官多數不敢正眼看他。正好皇帝要到南海子，徐階勸諫，不聽從。正乞求辭

私怨劾階，階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賜馳驛。以春芳請，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陛辭，賜白金、寶鈔、彩幣、襲衣。舉朝皆疏留，報聞而已。王廷後刺得張齊納賄事，劾戍之邊。階既行，春芳爲首輔，未幾亦歸。拱再出，扼階不遺餘力。郡邑有司希拱指，爭齮齕階，盡奪其田，戍其二子。會拱復爲居正所傾而罷，事乃解。萬曆十年，階年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貞。

官，而給事中張齊因個人的仇恨彈劾徐階，徐階就請求辭官回鄉。皇帝的想法也漸漸轉變，允許他。賜給他乘傳驛快馬。因爲李春芳奏請，給他官糧，皇帝寫信贊美，行人前面開路，同舊的規定一樣。向皇帝辭行，賜給白銀、寶鈔、彩幣、襲衣。全朝都上疏挽留，皇帝批覆知道就罷了。王廷後來調查到張齊受賄事件，彈劾發配去守邊疆。徐階已經走了，李春芳爲首席大學士，沒有多久也回鄉了。高拱再次出任輔相，爲壓制徐階不遺餘力。郡邑官吏希望得到高拱的指引，爭相陷害徐階，全部削奪他家田地，發配二子到邊疆服役。正遇上高拱又被張居正排擠而罷官，事情纔解除。萬曆十年，徐階八十歲，皇帝下令派行人去慰問，賜給皇帝書信、金幣。第二年逝世。贈爲太師，謚號文貞。

階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

徐階在朝廷有宰相風度，他保全好的人或事。對嘉靖、隆慶的政事多有所糾正補救。間或有順從，也沒有放棄大的節操。

徐陟 徐璠

階弟陟，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累官南京刑部侍郎。子璠，以蔭官太常卿；琨、瑛，尚寶卿。孫元春，進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孫本高，官錦衣千户。天啓中拒魏忠賢建祠奪職。崇禎改元以薦起，累官左都督。諸生念祖，國變城破，與妻張，二妾陸、李，皆自縊。

徐階弟徐陟，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多次升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子徐璠，承蔭授官太常卿；徐琨、徐瑛，封官尚寶卿。孫徐元春，中進士，也任官太常卿。徐元春孫徐本高，任官錦衣衛千户。天啓年間拒絶魏忠賢建祠被剥奪官職。崇禎改年號因有人推薦出來做官，多次升官至左都督。諸生念祖，因國難城破，與妻張氏，二妾陸氏、李氏，都上吊自殺。

高拱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逾年授編修。穆宗居裕邸，出閣講讀，拱與檢討陳以勤并爲侍講。世宗諱言立太子，而景王未之國，中外危疑。拱侍裕邸九年，啓王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累遷侍講學士。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二十年中進士。被選爲庶吉士。過了一年授任編修。穆宗居住裕邸，出閣講讀經書時，高拱和檢討陳以勤同時擔任侍講。世宗迴避説起確立太子的事，而景王又未到封國去，宫廷内外因而存在不安和疑惑。高拱在裕邸侍講九年，啓示王更加勉力孝順謹慎，講解切中事理。王很推重他，親自寫了“懷賢忠貞”幾個字賜給他。積功升遷爲侍講學士。

嚴嵩、徐階遞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

嚴嵩、徐階依次主持國家大政，認爲高拱將來必定得到重用，就將他推薦給世宗。封爲太常

監祭酒事。四十一年擢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兼學士，掌詹事府事。進禮部尚書，召入直廬。撰齋詞，賜飛魚服。四十五年拜文淵閣大學士，與郭朴同入閣。拱與朴皆階所薦也。

卿，負責國子監祭酒的工作。四十一年升爲禮部左侍郎。不久調吏部兼學士，主管詹事府的事。升任禮部尚書，召入值班房。撰寫齋詞，皇帝賞賜他飛魚服。四十五年封爲文淵閣大學士，和郭朴同時進入内閣。高拱和郭朴都是徐階所薦引的。

世宗居西苑，閣臣直廬在苑中。拱未有子，移家近直廬，時竊出。一日帝不豫，誤傳非常，拱遽移具出。始階甚親拱，引入直。拱驟貴，負氣頗忤階。給事中胡應嘉，階鄉人也，以劾拱姻親自危，且瞯階方與拱郤，遂劾拱不守直廬，移器用於外。世宗病亟，勿省也。拱疑應嘉受階指，大憾之。

世宗居住西苑，内閣大臣的值班房就在宫苑中。高拱尚未有兒子，就將家遷移到靠近值班房，時常私自出來。有一天皇帝病了，誤傳病危，高拱急急地將用具搬出來。開始時徐階很親近高拱，薦引他進宫值班。高拱一下子成了權貴，負氣很抵忤徐階。給事中胡應嘉，是徐階的同鄉，因爲曾經彈劾高拱的親戚而感到自身處境危險，又看到徐階正跟高拱有怨恨，就彈劾高拱没有堅守在值班房，已經將用具搬到外面去了。世宗病得危急，也不明白這些事。高拱懷疑應嘉受徐階指使，非常恨他。

穆宗即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階雖爲首輔，而拱自以帝舊臣，數與之抗，朴復助之。階漸不能堪。而是時以勤與張居正皆入閣，居正亦侍裕邸講。階草遺詔獨與居正計，拱心彌不平。會議登極賞軍及請上裁去留大臣事，階悉不從拱議，嫌益深。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事將竣，忽有所論救。帝責其抵牾，下閣臣議罰。朴奮然曰："應嘉無人臣禮，當編氓。"階旁睨拱，見拱方怒，勉從之。言路謂拱以私怨逐應嘉，交章劾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劾拱尤力。階於拱辯疏，擬旨慰留，而不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爲拱劾階，康坐黜。於是言路論拱者無虚日，南京科道至拾遺及之。拱不自安，乞歸，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養病去。隆慶元年五月也。拱以舊學蒙眷注，性强直自遂，頗快恩怨，卒不安其位去。既而階亦乞歸。

穆宗即位，升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徐階雖然是首輔，然而高拱却自以爲是皇帝的舊臣，多次跟他相抵觸，郭朴又幫着他。徐階漸漸地感到不能忍受。而這時候以勤和張居正都進入内閣，居正也曾經在裕邸任過侍講。徐階起草遺詔衹同張居正商議，高拱心裏更加不平。恰當此時商議皇帝登基獎賞官兵以及請皇上裁決大臣去留的事，徐階全部不同意高拱的主張，二人間的怨恨就更加深了。應嘉主管吏科，協助部院考察。事情將要完成，忽然諫諍有些過錯應該制止。皇帝指責他自相矛盾，交到閣臣商議怎樣罰罪。郭朴憤激地説："應嘉没有人臣應有的禮貌，應當削職爲民。"徐階在旁瞄了一眼高拱，見高拱發怒，就勉强依從了這個意見。諫官們認爲這是高拱因私怨斥逐應嘉，就紛紛地上奏章彈劾他。給事中歐陽一敬彈劾高拱尤其用力。徐階對於高拱辯解的奏疏，所草擬的旨意中表示慰問和挽留，却不是很指責彈劾的人。高拱更加發怒，在内閣中就相互仇恨辱駡起來。御史齊康替高拱彈劾徐階，齊康因此被罷黜。於是向朝廷進言論列高拱的没有一天停止過，南京的科道以至拾遺都涉及這件事。高拱自己心裏也無法安寧，請求辭官回鄉，

於是就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的身份回家養病。時在隆慶元年五月。高拱由於舊學而得到皇上的垂愛關注，他的性格倔强直爽而任意行事，很喜歡計較恩怨，結果不能在原來的位置上繼續下去。而不久徐階也請求辭官回鄉。

三年冬，帝召拱以大學士兼掌吏部事。拱乃盡反階所爲，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録用贈恤者，一切報罷。且上疏極論之曰："《明倫大典》頒示已久。今議事之臣假托詔旨，凡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而陛下歲時入廟，亦何以對越二聖？臣以爲未可。"帝深然之。法司坐方士王金等子弑父律。拱復上疏曰："人君隕於非命，不得正終，其名至不美。先帝臨御四十五載，得歲六十有餘。末年抱病，經歲上賓，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先帝爲王金所害，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議。"帝復然拱言，命減戍。

三年冬天，皇帝召回高拱授以大學士兼管吏部的職務。高拱就完全推翻徐階所做的，凡是先朝得罪的官員由於遺詔而起用和得到周濟的，一切作罷。而且上疏極力闡述説："《明倫大典》頒布已經長久了。現在議事的臣子却假托詔旨，凡是因議論禮制而獲罪的都給以表彰，將使獻皇在廟堂裏的神靈怎麽樣來享受祭祀？先帝在上天的魂靈怎麽樣得以安心？而陛下逢年逢節入廟祭祀又怎麽樣答謝頌揚二聖？臣認爲不可以這樣。"皇帝很同意他的看法。司法部門根據法律治了方士王金等人兒子弑父的罪。高拱又上疏説："人君死於非命，不能够壽終正寢，這種説法非常不好聽。先帝臨朝統治國家四十五年，活了六十多歲。晚年患病，經過一年去世，長壽而善終，并不是突遇凶險猝然而死。現在説先帝被王金所害，胡説是不得善終，天下後世將會把先帝看成什麽樣的君主。請將這事下交司法官員討論更改。"皇帝又同意高拱的話，命令减罪爲充軍。

拱之再出，專與階修郤，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賴帝仁柔，弗之竟也。階子弟頗横鄉里。拱以前知府蔡國熙爲監司，簿録其諸子，皆編戍。所以扼階者，無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

高拱再出來任職，專門同徐階結怨，他所發表的意見都是想中傷徐階來加重他的罪責。幸而皇帝仁愛温和，没有完全追究。徐階的兒子輩在鄉里很横行。高拱就派前任知府蔡國熙爲監司，記録下他各個兒子的罪惡，然後都被遣去充軍。用來壓抑徐階的辦法，無所不至。等到高拱去職了，徐階纔得以解脱。

拱練習政體，負經濟才，所建白皆可行。其在吏部，欲遍識人才，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里姓氏，月要而歲會之。倉卒舉用，皆得其人。又以時方憂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郎，以儲總督之選。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本兵，中外更番，邊材自裕。又以兵者專門之學，非素習不可應卒。儲養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

高拱諳熟政體，懷有經世濟民的才幹，所建議和陳述的都批准實行。他在吏部，心想全面地瞭解各類人才，就將簿册交給各官吏，讓他們寫上賢良或不賢良，注明爵位鄉里和姓氏，逢月逢年邀請會見。這樣即使倉促間選用某一個人，也都選用得當。又當時正擔心着邊境安全的事，就請求增設兵部侍郎，來作爲總督人選的儲備力量。由侍郎而總督，由總督而兵部尚書，内外輪流調换，邊境的人才自然寬餘。又認爲用兵是一

宜慎選司屬，多得智謀才力曉暢軍旅者，久而任之，勿遷他曹。他日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更各取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則題覆情形可無扞格，并重其賞罰以鼓勵之。凡邊地有司，其責頗重，不宜付雜流及遷謫者。皆報可，著爲令。拱又奏請科貢與進士并用，勿循資格。其在部考察，多所參伍，不盡憑文書爲黜陟，亦不拘人數多寡，黜者必告以故，使衆咸服。古田瑶賊亂，用殷正茂總督兩廣。曰："是雖貪，可以集事。"貴州撫臣奏土司安國亨將叛，命阮文中代爲巡撫。臨行語之曰："國亨必不叛，若往，無激變也。"即而如其言。以廣東有司多貪黷，特請旌廉能知府侯必登，以厲其餘。又言馬政、鹽政之官，名爲卿、爲使，而實以閒局視之。失人廢事，漸不可訓。惟教官驛遞諸司，職卑録薄，遠道爲難。宜銓注近地，以恤其私。詔皆從之。拱所經畫，皆此類也。

種專門的學問，非平日熟悉就無法應付突發事件。儲備和培養兵部尚書一類人才，應當從兵部所屬的官員開始。因此應該謹慎地選擇所屬的官員，多選有智謀有才力通曉軍旅之事的，長久地任用他們，不讓調到别的部門去。將來邊境地區兵備和督撫的人選，都從這些人中調用。再調用各邊境地區的人才來充實機關，正如吏部和各省已實行的舊例那樣，那麽陳述和答覆的情形就能不會互相抵觸，并且加重賞罰來鼓勵他們。凡邊境地區的機關，責任很重大，不宜交給雜職的官和降謫的官去充任。以上這些意見都批覆可行，寫成命令。高拱又奏請科舉的貢士和進士并用，不要拘泥於資格。那些在部裏考察的，大多錯綜復雜，不完全憑書面材料來决定升降，也不拘人數的多少，被罷黜的一定告訴他緣故，使大家都能心服。古田瑶賊作亂，任用殷正茂總督兩廣。説："這個人雖然貪，却能够完成事情。"貴州撫臣上奏土司安國亨將要叛亂，就命令阮文中去代爲巡撫。臨行時高拱對他説："國亨必定不會叛亂，你去，不要刺激他引起事變。"後來事情真的如他所説。由於廣東的官吏多貪污黷職，特地請求表彰廉潔能幹的知府侯必登，用來勉勵其他的人。又説管理馬、鹽方面事務的官吏，名義上是卿、是使，而實際上將他們看成閑散的編制。這樣就損失人才而敗壞事情，漸漸不足爲訓。學校教育和驛站傳遞的各個官吏，職務低而俸禄薄，離家路遠成爲困難，應在當地選拔録用，以照顧他們個人的事情。皇帝下詔都同意這些意見。高拱所經營謀劃的，都是這一類的事。

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總督王崇古受之，請於朝，乞授以官。朝議多以爲不可，拱與居正力主之。遂排衆議請於上，而封貢以成。事具《崇古傳》。進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改建極殿。拱以邊境稍寧，恐將士惰玩，復請敕邊臣及時閒暇，嚴爲整頓，仍時遣大臣閲視。帝皆從之。遼東奏捷，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

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來投降，總督王崇古接受了他，向朝廷請示，請求封他官職。朝廷中商議時多數人認爲不可以，高拱和張居正竭力主張可以這樣。於是排除了多數人的意見去向皇帝請示，封把漢那吉官職和接受他進貢的事得以成功。這事已全寫在《崇古傳》中。提升高拱爲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大學士，調建極殿。高拱由於邊境漸漸安定，恐怕將士怠惰不認真，又請求皇帝命令邊防地區的臣子趁着閑暇，嚴加整頓，并時常派遣大臣去檢閲視察。皇帝都依從了

這些意見。遼東捷報傳來了，高拱升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

尋考察科道，拱請與都察院同事。時大學士趙貞吉掌都察院，持議稍異同。給事中韓楫劾貞吉有所私庇。貞吉疑拱嗾之，遂抗章劾拱，拱亦疏辨。帝不直貞吉，令致仕去。

不久考察六科和都察院各道，高拱奏請同都察院一起來做這件事。當時大學士趙貞吉負責都察院，主張稍有不同。給事中韓楫彈劾貞吉有庇私的事情。貞吉懷疑是高拱唆使他這樣做，就上書辯白而同時彈劾高拱，高拱也上疏辯駁。皇帝并不看重貞吉，就讓他退休回去。

拱既逐貞吉，專横益著。尚寶卿劉奮庸上疏陰斥之，給事中曹大埜疏劾其不忠十事，皆謫外任。拱初持清操，後其門生、親串頗以賄聞，致物議。帝終眷拱不衰也。

高拱驅逐了貞吉以後，專横得更加顯著。尚寶卿劉奮庸上疏背地裏指責他，給事中曹大埜彈劾他有十件不忠的事，都被貶職外放爲地方官。高拱起初持有清白的操行，後來他的門生、親戚很有由於受賄而聞名的，以致引起許多人的譏議。皇帝對高拱的眷顧却始終没有衰减。

始拱爲祭酒，居正爲司業，相友善，拱亟稱居正才。及是李春芳、陳以勤皆去，拱爲首輔，居正肩隨之。拱性直而傲，同官殷士儋輩不能堪，居正獨退然下之，拱不之察也。馮保者，中人，性黠，次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及孟冲，帝從之。保以是怨拱，而居正與保深相結。六年春，帝得疾，大漸，召拱與居正、高儀受顧命而崩。初，帝意專屬閣臣，而中官矯遺詔命與馮保共事。

開始時高拱任祭酒，張居正任司業，相互友好，高拱很稱贊張居正的才幹。等到李春芳、陳以勤都離去，高拱擔任首輔，張居正并肩追隨着他。高拱個性直率而傲慢，同僚殷士儋等人不能承受，惟獨張居正能和藹而没有架子地對待這些人，高拱却没有察覺到。馮保，是一個宦官，性格狡黠，按次序應當升任司禮監。高拱却推薦了陳洪和孟冲，皇帝同意了。馮保因此就怨恨高拱，而後居正和馮保却相互結了深交。六年的春天，皇帝得了病，很重，召集高拱和張居正、高儀接受遺詔後就去世了。起初，皇帝的意思是專門托付給内閣大臣，而宦官却假造了遺詔命令跟馮保共同處理事情。

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條奏請詘司禮權，還之内閣。又命給事中雒遵、程文合疏攻保，而己從中擬旨逐之。拱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而私以語保。保訴於太后，謂拱擅權不可容，太后頷之。明日召群臣入，宣兩宫及帝詔。拱意必逐保也，急趨入。比宣詔，則數拱罪而逐之。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僦騾車出宣武門。居正乃與儀請留拱，弗許。請得乘傳，許之。

神宗即位，高拱由於皇帝年紀幼小，想戒止宦官專政，就上條陳奏請廢去司禮監的權力，將這些權力交還給内閣。又命給事中雒遵、程文聯合上疏抨擊馮保，而自己從中草擬旨意將他放逐出去。高拱派人通報給張居正，張居正表面上答應同意這樣做，而私下却將這事告訴給馮保。馮保向太后申訴，説高拱擅權容不得他，太后點頭依許他的申訴。第二天召集群臣進去，宣讀太后和皇帝的詔命。高拱以爲必定是要放逐馮保，急忙快步進去。等到宣讀詔命，却是責備他高拱的罪行而且要將他放逐。高拱伏在地上起不了身，張居正扶着他出去，租了一駕騾車送他出了宣武

門。張居正於是同高儀請求留住高拱，未獲批准。請求讓高拱乘驛站的車馬回鄉，得到了同意。

拱既去，保憾未釋。復構王大臣獄，欲連及拱，已而得寢。居家數年，卒。居正請復其官與祭葬如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詞云。久之，廷議論拱功。贈太師，謚文襄，蔭嗣子務觀爲尚寶丞。

高拱被斥逐去以後，馮保的心頭恨没有平息。又製造了王大臣案件，想連累到高拱，不過接着就停止了。高拱在家閑居幾年，死去。張居正請求恢復他的官爵和按照例規來祭葬。自禁中發出的諭旨准予按半禮去葬，祭文中仍要包含着貶詞。過了很久以後，朝廷上議論起高拱的功績。贈銜太師，謚號文襄，蔭給他的長子務觀爲尚寶丞。

郭朴

郭朴，字質夫，安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累官禮部右侍郎，入直西苑。歷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南京禮部缺尚書，帝憐朴久次，特加太子少保擢任之。朴辭曰：“幸與撰述，不欲遠離闕下。”帝大喜，命即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詹事府侍直如故。頃之，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罷，即以朴代之。越二年，以父喪去。及嚴訥由吏部入閣，帝謀代者。時董份以工部尚書行吏部左侍郎事，方受帝眷，而爲人貪狡無行。徐階慮其代訥，急言於帝，起朴故官。朴固請終制，不許。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

郭朴，字質夫，安陽人。嘉靖十四年中進士。入選爲庶吉士。積功升官爲禮部右侍郎，進入西苑值班。歷任吏部左、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南京禮部缺乏尚書人選，皇帝憐惜郭朴長久擔任副職，特地給他加銜太子少保以升任這個職務。郭朴推辭説：“我已榮幸地參與撰寫的事，不想遠離闕下。”皇帝非常高興，命令就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的官爵照舊在詹事府侍候值班。不久，吏部尚書歐陽必進罷職，就由郭朴替代。過了二年，由於父喪離去。到了嚴訥由吏部進入内閣，皇帝謀求接替的人選。當時董份以工部尚書代理吏部左侍郎的職務，正受着皇帝的寵信，而他這個人却貪婪狡詐没有操行。徐階擔心他來替代嚴訥，急忙向皇帝進言，起用郭朴擔任原來的官職。郭朴堅持請求讓他守孝滿期，皇帝不答應。不久由於考績的結果，加銜太子太保。

四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預機務，與高拱并命。階早貴，權重，春芳、訥事之謹，至不敢講鈞禮。而朴與拱鄉里相得，事階稍倨，拱尤負才自恣。及世宗崩，階草遺詔，盡反時政之不便者。拱與朴不得與聞，大恚，兩人遂與階有隙。言路劾拱者多及朴。拱謝病歸，朴不自安，亦求去。帝固留之。時朴已加至少傅、太子太傅矣。御史龐尚鵬、凌儒等攻不止，遂三疏乞歸。家居二十餘年卒。

四十五年他兼任武英殿大學士，進入内閣參與機要事務，同高拱相等。徐階早年就地位尊貴，權力大，春芳、嚴訥對他很恭敬，甚至不敢和他講究相等的禮數。而郭朴跟高拱是同鄉而且談得來，他對待徐階稍微傲慢，高拱自認爲有才能而尤其放肆。到了世宗崩，徐階草擬遺詔，全部推翻當時政務中不便於實行的。高拱和郭朴没能參與商議，非常憤恨，兩人就跟徐階有了嫌隙。諫官彈劾高拱時多牽連到郭朴。高拱托病回鄉，郭朴自己感到難以安心，也請求離去。皇帝堅持留住他。當時郭朴已加銜到少傅、太子太傅

贈太傅，謚文簡。

朴爲人長者。兩典銓衡，以廉著。輔政二年無過。特以拱故，不容於朝，時頗有惜之者。

張居正　張同敞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絶倫，十五爲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於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

居正爲人，頎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嚴嵩爲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遷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與祭酒高拱善，相期以相業。尋還理坊事，遷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邸中中官亦無不善居正者。而李芳數從問書義，頗及天下事。尋遷右諭德兼侍讀，進侍講學士，領院事。

階代嵩首輔，傾心委居正。世宗崩，階草遺詔，引與共謀。尋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月餘，與裕邸故講官陳以勤俱入閣，而居正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充《世宗實録》總裁，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去學士五品僅歲餘。時徐階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禮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間出一

了。御史龐尚鵬、淩儒等不斷地抨擊他，他就多次上疏乞求准予回鄉。在家閑居二十多年後死去。贈銜太傅，謚號文簡。

郭朴爲人寬厚。兩次負責銓選，以清廉聞名。他協助治理國家大政二年而没有過失。祇是由於高拱的緣故，不能爲朝廷所寬容，當時很有人爲他惋惜。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年時就聰明機靈超過了同輩人。十五歲成爲秀才。巡撫顧璘驚奇他的文才，説："是主持國家大政的人才呀。"不久，居正經過鄉試中了舉人，顧璘解下以犀牛角爲裝飾的腰帶贈他，而且説："您將來必定腰裹束玉帶，這犀帶還不配玷污您。"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中了進士，改爲庶吉士。他每天探討研究國家的典章故實。徐階這些人都器重他。他被授任爲編修，請假回家，没有多久就返回任職。

居正這個人，長臉孔而眉清目秀，鬍鬚長到腹部。有魄力承擔任務，以豪傑之士自負。然而思想深沉而胸有算計，没有人能探測到他。嚴嵩任首輔，忌恨徐階，和徐階相好的人都躲避開去。居正不在乎，而嚴嵩也器重他。升任右中允，負責國子監司業的職務。跟祭酒高拱相友好，相互期望做宰相來幹一番事業。不久回到右春坊任職，升任裕邸的講讀。王很賞識他，府中的宦官也没有不和居正相友好的。李芳曾多次向他請教經書的含義，有很多涉及天下的大事。不久升任右諭德兼侍讀，升任侍講學士，負責掌管翰林院。

徐階替代嚴嵩當了首輔，滿心信托居正。世宗崩，徐階起草遺詔，就拉他共同商量。不久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一個多月後，和裕邸原來的講官陳以勤一起進入内閣，而居正是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不久充任《世宗實録》總裁，升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銜少保兼太子太保，這離他任學士五品官纔一年多時間。當時徐階以老一輩的身份居位首輔，和李春芳都能放下架子有禮貌地對待士大夫。居正最後進入内閣，獨獨擺出宰相的體統，傲慢地會見九

語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重於他相。

卿，對九卿的意見不加接受和采納。偶爾他發表一句話總能抓住關鍵，人們因此很畏懼他，同時看重他也超過了其他閣相。

高拱以很躁被論去，徐階亦去，春芳爲首輔。亡何趙貞吉入，易視居正。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拱，俾領吏部，以扼貞吉，而奪春芳政。拱至，益與居正善。春芳尋引去，以勤亦自引，而貞吉、殷士儋皆爲所構罷，獨居正與拱在，兩人益相密。拱主封俺答，居正亦贊之，授王崇古等以方略。加柱國、太子太傅。六年滿，加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以遼東戰功，加太子太師。和市成，加少師，餘如故。

高拱由於好惹是非受到指責而離去，徐階也離去，春芳擔任了首輔。没有多久趙貞吉入閣，輕視居正。居正就和原來相要好的掌握司禮監的李芳商量，召用高拱，讓他負責吏部，去抑制貞吉，從而奪取春芳的權力。高拱來了，更加和居正相友好。春芳不久引退離去，以勤也自己引退，而貞吉、殷士儋都因被誣陷而罷職，衹有居正和高拱留任，兩人的關係就更加密切。高拱主張封官給俺答，居正也贊同這個意見，於是就傳授王崇古等計謀策略。加銜柱國、太子太傅。滿了六年，加銜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由於遼東戰功，再加銜太子太師。和俺答貿易交涉成功，加銜少師，其餘像原來那樣。

初，徐階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謹。而拱銜階甚，嗾言路追論不已，階諸子多坐罪。居正從容爲拱言，拱稍心動。而拱客構居正納階子三萬金，拱以誚居正。居正色變，指天誓，辭甚苦。拱謝不審，兩人交遂離。拱又與居正所善中人馮保郤。穆宗不豫，居正與保密處分後事，引保爲内助，而拱欲去保。神宗即位，保以兩宫詔旨逐拱，事具《拱傳》，居正遂代拱爲首輔。帝御平臺，召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綉蟒斗牛服。自是賜賚無虚日。

當初，徐階離去以後，曾教三個兒子恭敬地替居正做事。但是高拱心中十分恨着徐階，就唆使言官不停地追究他的過失，弄得徐階的幾個兒子多被治了罪。居正從容地向高拱進言，高拱心裏稍有觸動。然而高拱的門客却捏造居正接受了徐階的兒子三萬兩銀子，高拱也拿這來譏誚居正。居正臉色都變了，指天發誓，言辭甚是難受。高拱道歉自己的不審慎，兩人的關係從此就疏遠了。高拱又和居正所要好的宦官馮保發生矛盾。穆宗患病，居正跟馮保秘密商量處理後事，拉馮保做内助，而高拱却想將馮保去掉。神宗即位，馮保就以太后和皇帝的詔旨驅逐了高拱，這事在《高拱傳》裏已有記述。居正就代替高拱當了首輔。皇帝駕臨平臺，召見居正好言鼓勵他，賞賜金幣和綉蟒斗牛服。從此以後没有哪一天不給賞賜的。

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群臣廷飭之，百僚皆惕息。帝當尊崇兩宫。故事，皇后與天子生母

皇帝虚心地委托居正，居正也慷慨地將治理好國家作爲自身的責任，因而天下人都想見到他的風采。居正勸告皇帝遵守祖宗遺下的舊制度，不要亂加更改，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却是緊急的事情。皇帝認爲很對。於是考核朝廷中的臣子，斥逐那些不稱職的和依附高拱的。又發詔書召集群臣在朝廷裏戒勉他們，因而百官都畏

并稱皇太后，而徽號有别。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風居正以并尊。居正不敢違，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兩宫遂無别。慈聖徙乾清宫，撫視帝，内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懼了。又勸告皇帝應當尊崇兩宫。原先，皇后和皇帝的親生母親并稱爲皇太后，而徽號有所不同。馮保想討好皇帝的親生母親李貴妃，就示意居正應該并尊。居正不敢違反，就建議尊皇后爲仁聖皇太后，皇貴妃爲慈聖皇太后，兩宫於是没有區别。慈聖遷徙到乾清宫，撫養照顧皇帝，在宫内重任馮保，而國家大政完全委托給居正。

居正爲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爲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居正治理政務，以尊崇帝權、考核官吏是否稱職、賞罰必信、統一號令這些爲主。即使萬里以外，早上頒下命令晚上就必須遵照實行。

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當逮，朝議難之。居正擢用其子，馳使縛之，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錮之南京。

黔國公沐朝弼屢次違犯法令，應當逮捕，朝廷裏討論起這件事感到難辦。居正提拔了他的兒子，帶着命令快馬去綁捉，也不敢發動變亂。綁捉來以後，請求寬恕死罪，就將他禁押在南京。

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横溢，非决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兑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運河通了以後，居正由於每年徵收賦糧逾期到春天，北運時遇上洪水泛濫，不是有些地方决口就是有些地方乾涸，於是就采納運糧官員的建議，督促船上兵卒在十月間就將糧食裝運，等到年初就已全部出發，减少遭受洪水災害。這辦法實行得久，國家倉庫裏儲糧豐盈，可以供應十年。

互市饒馬，乃减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爲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爲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爲肅。

通過互市貿易得到許多馬匹，於是就减去太僕寺因種馬所要徵收的馬駒，讓老百姓折價交納銀兩，太僕寺也因此積累了四百多萬兩銀子。又制訂了考成法來檢查官吏的辦事效率。起初，六部和都察院批閱公文以及外出處理地方上的事務，曾經發生過長久擱置着不報告的情形。居正指令根據事情的大小緩急訂立期限，耽誤期限的治罪。從此以後，一切事情不敢遮掩過失，治政的體式爲之整肅。

南京小奄醉辱給事中，言者請究治。居正謫其尤激者趙參魯於外以悦保，而徐説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其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詗之。其黨以是怨居正，而心不附保。

南京有個小宦官酒醉後侮辱給事中，言官報請加以追究和治罪。居正將其中主張最激烈的趙參魯降職外放來取悦馮保，然後慢慢地勸説馮保要管束好自己的人，不要跟六部鬧糾紛。對於奉旨外出的宦官，時常讓緹騎暗中偵察他們。因此他的同黨怨恨居正，而内心也不願依附馮保。

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撫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詬責隨下，

居正由於御史奉旨到各地方，往往盛氣對待巡撫總督等地方官，就想狠狠地整治他們這種氣

又敕其長加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己，削其職。御史傅應禎繼言之，尤切。下詔獄，杖戍。給事中徐貞明等群擁入獄，視具橐饘，亦逮謫外。御史劉臺按遼東，誤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抗章論居正專恣不法，居正怒甚。帝爲下臺詔獄，命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之，僅奪其職。已，卒戍臺。由是，諸給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

焰。凡遇什麼事稍有不符合意圖，立即下令斥責，又以皇帝的命令讓他們長時期考察。給事中余懋學請求施行寬大的政策，居正以爲他在含蓄地指責自己，就把他削職了。御史傅應禎接着請求這件事，尤其説得激切。被打入詔獄，杖責後充軍。給事中徐貞明等許多人擁入牢獄，察看用器和衣食，也遭逮捕後貶出京城。御史劉臺任遼東巡按時，誤奏捷報。正當居正援引舊例糾正和斥責他時，他却上疏彈劾居正專權不守法制，居正憤怒得很。皇帝爲此就把劉臺下入詔獄，命令杖責一百，充軍邊遠地方。居正表面上上疏援救他，請求衹將他削職爲民。不久，事情的結局還是將劉臺充軍。由此以後，給事御史們愈加畏懼居正，然而内心不服。

當是時，太后以帝冲年，尊禮居正甚至，同列吕調陽莫敢異同。及吏部左侍郎張四維入，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

在這時候，太后因皇帝年紀幼小，對居正的尊崇敬重達到了極點，同爲大學士的吕調陽不敢表示不同的意見。後來吏部左侍郎張四維進入内閣，謙恭謹慎得就像是下屬官吏，竟不敢以同僚來看待自己。

居正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人多樂爲之盡。俺答款塞，久不爲害。獨小王子部衆十餘萬，東北直遼左，以不獲通互市，數入寇。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却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兩廣督撫殷正茂、淩雲翼等亦數破賊有功。浙江兵民再作亂，用張佳胤往撫即定，故世稱居正知人。然持法嚴。核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群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别。郎署以缺少，需次者輒不得補。大邑士子額隘，艱於進取。亦多怨之者。

居正喜歡建立功績，能够用智謀權術駕馭下屬，人們大多高興爲他盡力。俺答在邊塞和平相處，久不爲害。衹有小王子部十多萬人，在東北直逼遼左，認爲没有獲得互通貿易，多次入侵。居正用李成梁鎮守遼，戚繼光鎮守薊門。成梁努力作戰打退敵人，由於功多被封爲伯；而繼光的防禦設施也很嚴整。居正對他們二人都推崇信任，因而邊境十分安定。兩廣督撫殷正茂、淩雲翼等也多次打敗賊人有功。浙江的兵民再次作亂，派張佳胤前去安撫就立即平息了。所以世人稱贊居正有識别人的眼力。然而他執法很嚴。審查驛遞狀况，裁減多餘官吏，清理整頓學校，有許多改革淘汰。公卿官吏不得乘坐驛站的車馬，和一般商人往來没有區别。郎官職位由於數額缺少，需要挨次遞補的不能得到遞補。大城市裏士子的名額也少，難以上進被録取。因此也有很多人怨恨他。

時承平久，群盜猬起，至入城市劫府庫，有司恒諱之，居正嚴其禁。匿弗舉者，雖循吏必黜。得盜即斬

當時太平得久了，許多盜賊紛紛起來，甚至進入城市搶劫官府庫房。有關的官吏常常隱瞞着這種事，居正嚴厲禁止這種狀况。凡是隱匿不舉

决，有司莫敢飾情。盗邊海錢米盈數，例皆斬，然往往長繫或瘐死。居正獨亟斬之，而追捕其家屬。盗賊爲衰止。而奉行不便者，相率爲怨言，居正不恤也。

慈聖太后將還慈寧宫，諭居正謂：“我不能視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先帝付托。先生有師保之責，與諸臣異。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因賜坐蟒、白金、綵幣。

未幾，丁父憂。帝遣司禮中官慰問，視粥藥，止哭，絡繹道路，三宫賻贈甚厚。

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媚居正，倡奪情議，居正惑之。馮保亦固留居正。諸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吴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輩皆以爲不可，弗聽。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去。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遂交章請留。中行、用賢及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争之。皆坐廷杖，謫斥有差。時彗星從東南方起，長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懸謗書通衢。帝詔諭群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於是使居正子編修嗣修與司禮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禮部主事曹誥治祭，工部主事徐應聘治喪。居正請無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閣治政，侍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帝許之。及帝舉大婚禮，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淶言其非禮，居正怒，出爲僉事。

報的，即使有治績的官吏也必定要罷黜。捕獲的盗賊立即斬决，官吏不敢掩飾真情。偷盗邊防海防的糧餉到了一定數額的，按例都要斬决，然而往往長期囚禁有的直至死在獄中。居正一人主張迅速地處决掉他們，而且追捕他們的家屬。因而盗賊活動逐漸停止了。而有些執行起來不相宜的人，都對他有怨言，居正不考慮。

慈聖太后將返居慈寧宫，命令居正道：“我不能再早晚照顧皇帝了，擔心皇帝不能像前些時那樣好學和勤於政務，辜負了先帝的托付。先生有太師太保的職責，和一般臣子不同。希望代我早晚提些意見，幫助施行德政，不辜負先帝信賴之恩。”隨着賞賜坐蟒袍、銀兩、彩色絲綢等禮品。

没有多久，居正遇上父喪。皇帝派遣司禮監的宦官去慰問，察看飲食和服藥的情形，勸他節哀，來來往往不絶於途。三宫賜贈的賻儀很是優厚。

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討好居正，首先提出喪期未滿就出任官職的建議，居正被迷惑了。馮保也堅持留住居正。而各位翰林王錫爵、張位、趙志皋、吴中行、趙用賢、習孔教、沈懋學等人却都認爲不可，没有聽從。吏部尚書張瀚由於扣押皇帝安慰留任張居正的詔書，被放逐出去。御史曾士楚、給事中陳三謨等就一起上疏請求留住張居正。中行、用賢和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相繼諫諍這件事，都因此受到廷杖責罰，分别被降職放逐。當時有彗星從東南方升起，長到横貫整個天空。人們議論紛紛，都手指目視以爲這和居正相關，甚至在交通要道貼出抨擊的揭帖。皇帝下詔書命令群臣，再有議論這件事的斬殺不赦，抨擊纔停止。於是派遣居正的兒子編修嗣修和司禮太監魏朝騎驛站的快馬趕去代替主持喪禮，禮部主事曹誥負責安排祭奠禮儀，工部主事徐應聘負責操辦喪事。居正請求不參加朝會，穿黑色或白色的衣服、繫黑色的犀角帶到内閣處理政務，給皇帝講解經書；又請求不領全年的俸禄。皇帝依許了他。到了皇帝舉行結婚大禮時，居正穿着吉服參加了。給事中李淶説他違

反了禮制，居正發怒，就將他外放出去任僉事。

時帝顧居正益重，常賜居正札，稱“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

當時皇帝愈加尊崇居正，常常賜給居正手札，稱他爲“元輔張少師先生”，用師禮來款待他。

居正乞歸葬父，帝使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護歸，期三月，葬畢即上道。仍命撫按諸臣先期馳賜璽書敦諭。範“帝賚忠良”銀印以賜之，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戒次輔吕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决，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居正請廣内閣員，詔即令居正推。居正因推禮部尚書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入閣。自强素迕居正，不自意得之，頗德居正，而時行與四維皆自昵於居正，居正乃安意去。帝及兩宫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張餞郊外，百僚班送。所過地，有司飭厨傳，治道路。遼東奏大捷，帝復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居正爲條列以聞。調陽益内慚，堅卧，累疏乞休不出。

居正乞求回家埋葬父親，皇帝派遣尚寶少卿鄭欽、錦衣指揮史繼書衛護他回去，假期三個月，葬禮完畢就啓程回京。而且多次命令撫按各臣預先帶着詔書快馬前去告曉。還鑄了“帝賚忠良”的銀印賞賜給他，如楊士奇、張孚敬的例子，准許他密封直接上疏奏事。告誡次輔吕調陽等“遇有重大事情不要個人决定，要快馬傳送到江陵，聽候張先生處理”。居正請求增加内閣人員，下詔由居正推薦。居正就推薦禮部尚書馬自强、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加入内閣。自强向來抵觸居正，自己没料到得了個入閣的機會，很感激居正；而時行和四維都是自己很想親近居正的，居正這纔放心地回去了。皇帝和兩宫賞賜的表示慰問的禮儀更加隆盛，派遣司禮太監張宏在郊外搭帳幕設宴送行，百官排班相送。所經過的地方，官府準備了飲食修整了道路。遼東奏報大捷，皇帝又歸功於居正。派人快馬報告給他知道，以便讓他訂出獎賞的等級。居正就草擬了獎賞的條例上奏皇帝。這樣調陽内心更加羞愧，執意裝病，多次上疏乞求退休而不肯出來。

居正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凉上道。於是内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帝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宫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帝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

居正説母親年老不能冒着炎暑出門，請求等候到清凉時節再啓程。於是内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都上奏章，請求皇帝催促居正迅速還朝。皇帝派遣錦衣指揮翟汝敬乘驛站快馬前去迎接，計算着日子等候他還朝；而命令宦官照料着太夫人等候到秋季由水路起程。居正經過的地方，地方上的官吏大都直身跪着迎送，撫按這些大官越過自己的轄區去迎送，親自爲他開道。途中經過襄陽，襄王出來迎候，邀請居正赴宴。按舊例，即使公侯謁見王爺也該行臣禮，居正却行賓主禮就出來。經過南陽，唐王也照這樣款待。到達郊外，皇帝下詔派遣司禮太監何進設宴慰勞，兩宫也各派遣大宦官李琦、李用宣讀上諭，賞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美酒，百官又排班迎接。入朝，皇帝深切地慰勞他，給他

酒，因引見兩宮。及秋，魏朝奉居正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比至，帝與兩宮復賜賚加等，慰諭居正母子，幾用家人禮。

十天假期而後入閣處理政務；又賞賜銀兩、彩幣、寶鈔、美酒；接着還引見兩宮。到了秋天，魏朝護送居正的母親啓程，隨從的儀仗很有聲勢，觀看的人好像要將道路都堵塞了。等到到了京城，皇帝和兩宮又加等賞賜禮品，下諭慰問居正母子，幾乎用了皇帝家族間纔用的禮儀。

時帝漸備六宮，太倉銀錢多所宣進。居正乃因户部進御覽數目陳之，謂每歲入額不敵所出，請帝置坐隅時省覽，量入爲出，罷節浮費。疏上，留中。

當時皇帝的六宮嬪妃逐漸增多，國庫裏的銀錢多被調進去使用。居正就乘户部向皇帝呈遞財政賬目的機會陳述意見，説每年收入的數額不敷支出，請皇帝將户部的賬册放在座旁經常看看以提醒自己，要量入爲出，節省開支以免除浪費。奏疏上去了，被皇帝留下來作參考。

帝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爲面請，得損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外戚遷官恩數，帝多曲從之。

皇帝又命令工部鑄錢給内庫使用，居正認爲這事收益抵不上耗費就阻止了。言官請求皇帝停止徵收蘇、松織造的綢緞，皇帝不聽。居正爲這事親自向皇帝請求，得到准許減去大半。又請求停止修建武英殿的工程，以及削減外戚升官的等級，皇帝雖然大多不情願却也不得不依許了。

帝御文華殿，居正侍講讀畢，以給事中所上灾傷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賚、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貸。

皇帝駕到文華殿，居正侍講經書完畢以後，將給事中所上關於災害情形的奏疏給皇帝知道，乘此請求救濟。又説："皇上愛民如子，在外的官吏如營私而背棄公益，盤剥百姓而欺騙皇上，就應依法嚴加制裁。皇上注重節約，對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賞賜、布施，有的要減省而有的要禁止。"皇帝點頭同意，有一些也就蠲除寬免了。

居正以江南貴豪怙勢及諸奸猾吏民善逋賦，選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時輸，國藏日益充，而豪猾率怨居正。

居正由於江南的權貴豪族依仗勢力以及各種奸詐狡猾的官吏和百姓善於逃漏賦税，就挑選大官員中精悍的去嚴加督責。賦糧因而能按時運送，國庫儲藏一天比一天充實，而權豪奸猾之輩却大多因此怨恨居正了。

居正服將除，帝召吏部問期日，敕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御平臺召對，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慈慶、慈寧兩宫，皆有恩賚，而慈聖皇太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侍宴。

居正守孝將要滿期，皇帝召吏部問清了日期，下詔賞賜白玉帶、大紅坐蟒袍、盤蟒袍。皇帝駕臨平臺親自召見，慰問談話了很長時間。又派宦官張宏前引去見慈慶、慈寧兩皇太后，兩宫都有恩賜，而慈聖皇太后還加賜御膳九樣，派張宏陪着宴飲。

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扞格，即以聞慈聖。慈聖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

皇帝剛登基時，馮保早晚照料生活，跟隨看顧很着力，稍有抵觸，立刻去報告給慈聖。慈聖嚴格教訓皇帝，常常急切地責備他，而且説：

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璫孫海、客用等導上游戲，皆愛幸。慈聖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内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嗛保、居正矣。

“如果讓張先生知道了，怎麽辦！”因此皇帝很畏懼居正。等到皇帝逐漸長大了，心裏就不滿意他。乾清宫的小太監孫海、客用等誘導皇帝游戲，都受到寵愛喜歡。慈聖派馮保逮捕了孫海、客用，杖罰以後放逐了他們。居正又列舉他們同夥的罪惡，建議斥逐，而且讓司禮監和各宫内的太監自己陳述過失，再由皇上來決定去留。乘此機會還勸告皇帝節制游玩宴飲而注重生活規律，保養精神以求多生皇子，不濫行賞賜以減少浪費，拒絶珍奇玩物以端正風尚，親理萬機以求政治清明，勤聽講學以有助於治理天下。皇帝受太后的逼迫，無可奈何，都答覆説可以，而心裏却很恨馮保、張居正。

帝初政，居正嘗纂古治亂事百餘條，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録》分類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宫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戎狄。其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帝言動與朝内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員入直，應制詩文及備顧問。帝皆優詔報許。

皇帝剛執掌政權時，張居正曾經編纂歷史上治亂事件百多件，繪了圖畫，以通俗的語言解釋，讓皇帝容易理解。到了這時候，又吩咐學官將記録太祖以來各帝的《寶訓》、《實録》分類編成書，總共四十題，名稱是：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奮學習、崇敬上天、效法先祖、保護百姓、謹祭祀、崇孝敬、端好尚、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闈、教儲貳、睦宗藩、親賢臣、去奸邪、納諫、理財、守法、儆戒、務實、正紀綱、審官、久任、重守令、馭近習、待外戚、重農桑、興教化、明賞罰、信詔令、謹名分、裁貢獻、慎賞賚、敦節儉、慎刑獄、褒功德、屏異端、飭武備、御戎狄。言辭大都警策切要，建議在講讀經書之餘進行講解。又建議訂立生活記録制度，記録皇帝的言行和朝内外的大事，每天由翰林院官員四人入内值班，受命撰寫詩文和備做顧問。皇帝都發下褒獎的詔書表示依許。

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客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居正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之臣多與往還，通姻好。七具衣冠報謁，列

張居正自從受到喪期未滿就出任官職的待遇以後，愈加偏執恣肆。他所能黜和提升的人，大多出於個人的好惡。他左右辦事的人大多收受賄賂。馮保的門客徐爵提拔到擔任錦衣衛指揮同知，代理南鎮撫司。居正的三個兒子都中了進士。僕人游七捐錢買了官職，功勛外戚文武官員

於士大夫。世以此益惡之。

多和他來往，結爲親家或交爲朋友。游七穿戴着官服和大臣們交際，列位於士大夫，世人因此更加憎惡他。

亡何，居正病。帝頻頒敕諭問疾，大出金帛爲醫藥資。四閱月不愈，百官并齋醮爲祈禱。南都、秦、晋、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遍閲，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稱“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薦前禮部尚書潘晟及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顔，侍郎王篆等可大用。帝爲黏御屏。晟，馮保所受書者也，强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主矣。及卒，帝爲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居正先以六載滿，加特進中極殿大學士；以九載滿，加賜坐蟒衣，進左柱國，蔭一子尚寶丞；以大婚，加歲禄百石，録子錦衣千户爲指揮僉事；以十二載滿，加太傅；以遼東大捷，進太師，益歲禄二百石，子由指揮僉事進同知。至是，贈上柱國，謚文忠，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於是四維始爲政，而與居正所薦引王篆、曾省吾等交惡。

没有多久，居正患病。皇帝屢次頒下諭旨詢問病情，撥出大量財物作爲醫藥費。經過四個月没有痊愈，百官一齊齋戒設道場爲他祈禱。南都、秦、晋、楚、豫的許多大官，没有不設道場的。皇帝命令四維等處理内閣中的具體事務，大政方針到居正家裏去由他裁決。開始，居正竭盡自己的精力，後來很疲累而無力全部審閲，然而仍舊不讓四維等參與。等到病勢沉重，就乞求放歸。皇帝又下褒奬的詔書慰留他，稱他爲“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自料病不會好，就推薦前禮部尚書潘晟和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過後，又推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顔，侍郎王篆等可以大用。皇帝就將這些人的名字貼在御用屏風上。潘晟，是馮保跟從他讀過書的，因而强要居正推薦他。當時居正神智已經很不清楚，心不能自主了。到了死去，皇帝爲他停止上朝，下詔賜祭九壇，按照國公兼師傅的規格治理喪事。居正起先由於任職滿六年，加銜特進中極殿大學士；由於滿九年，加賜坐蟒袍，進銜左柱國，恩澤及於一個兒子任尚寶丞；由於慶賀皇帝的婚禮，增加每年俸禄一百石，録取兒子爲錦衣千户任指揮僉事；由於滿十二年，加銜太傅；由於遼東大捷，進銜太師，增加每年俸禄二百石，兒子由指揮僉事升任同知。到這時候，贈封上柱國，謚號文忠，命令四品京官、錦衣衛高級官員、司禮監太監護送靈柩回鄉安葬。由此四維開始執政，然而跟居正推薦的王篆、曾省吾等人的關係很壞。

初，帝所幸中官張誠見惡馮保斥於外，帝使密詗保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人交結恣横狀聞，且謂其寶藏逾天府。帝心動。左右亦浸言保過惡，而四維門人御史李植極論徐爵與保挾詐通奸諸罪。帝執保禁中，逮爵詔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盡籍其家金銀珠寶巨萬計。帝疑居正多蓄，

當初，皇帝所寵幸的宦官張誠由於得罪馮保而被斥逐在外，皇帝就命他暗中刺探馮保和居正的情况。到了這時候，張誠再進入宫中，詳細地將兩人相互交結肆意專横的情形彙報給皇帝，而且説他們所儲藏的珍寶超過了皇宫。皇帝心動了。左右的人也漸漸進説馮保的過失和罪惡，而四維的門生御史李植極力揭發徐爵和馮保欺騙皇帝狼狽爲奸的各種罪行。皇帝在宫中將馮保拘捕

益心艷之。

起來，將徐爵囚入詔獄。後來將馮保貶到南京充任奉御，抄没他家中一切金銀珠寶以萬萬計。皇帝懷疑居正有很多積蓄，心裏更加羨慕。

言官劾篆、省吾并劾居正，篆、省吾俱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中行、用賢等，遷官有差。劉臺贈官，還其產。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罪，指居正構遼庶人憲㸅獄。庶人妃因上疏辯冤，且曰："庶人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帝命司禮張誠及侍郎丘橓偕錦衣指揮、給事中籍居正家。

諫官彈劾王篆、省吾而同時彈劾居正，王篆、省吾都得了罪。新提升的官吏更致力於攻擊居正。皇帝下詔書削去他的上柱國、太師的爵位，又削去他的謚號。居正所薦用的人，差不多都被斥放或削職。召回中行、用賢等人，分別給升了官。贈給劉臺官職，退還他的家產。御史羊可立又追究居正的罪，指責居正製造了遼平民朱憲㸅的冤獄。他的妻子因此上疏辯白冤案，而且說："我家金銀財寶上萬計，全部進入了居正家。"皇帝就命司禮監的張誠以及侍郎丘橓帶着錦衣指揮、給事中去抄居正的家。

誠等將至，荆州守令先期録人口，錮其門，子女多遁避空室中。比門啓，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黄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疏尤激楚。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御史丁此吕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以舜、禹命題，爲居正策禪受。尚書楊巍等與相駁。此吕出外，啓愚削籍。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詔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尸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

張誠等將要到達，荆州的地方官教事先登録人口，封閉他家的門，他的子女多躲進空房間中。等到門被啓封，餓死的已有十多人了。張誠等全部查抄了他兒子兄弟儲藏的財物，得到黄金萬兩，銀子十多萬兩。他的長子禮部主事敬修受不了刑罰，自己屈招承認寄存三十萬兩白銀在省吾、王篆以及傅作舟等人那裏，没多久就自己上吊死了。這些事情傳開去，時行等人和六卿大臣聯合上疏，請求稍微寬容他們；刑部尚書潘季馴的奏疏尤其說得激切沉痛。詔命留空住宅一所、田十頃，用來贍養他的母親。而御史丁此吕又追究科場的事，說高啓愚用舜、禹命題，是爲居正策劃取代帝位。尚書楊巍等和他辯駁。此吕被外放，啓愚被革職。後來諫官又不停地攻擊居正。皇帝下詔全部削去居正的官爵品級，收回過去所賜的璽書和四代的封號，將罪狀揭示天下，說應當剖棺戮尸而姑且赦免了他。他的弟弟都指揮居易，兒子編修嗣修，都被發配充軍到烟瘴地區。

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熹宗時，廷臣稍稍追述之。而鄒元標爲都御史，亦稱居正。詔復故官，予葬祭。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訟居正冤。帝令部議，復二蔭及誥命。十三年，敬修孫同敞請復武蔭，并復敬修官。帝授同敞中書舍人，而下部

一直到萬曆年代結束，没有人再敢說起張居正。熹宗時，朝廷中的臣子稍稍追述起他。鄒元標任都御史，也稱贊起居正。於是皇帝下詔恢復他原來的官爵，給予安葬祭奠。崇禎三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爲居正申辯冤情。皇帝命令交部裏討論，恢復他蔭及二代的待遇以及所授的封號。十三年，敬修的孫子同敞請求恢復武職方面的蔭

議敬修事。尚書李日宣等言："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帝可其奏，復敬修官。

恩，同時恢復敬修的官爵。皇帝任命同敞爲中書舍人，而將敬修的事交到部裏討論。尚書李日宣等説："前首輔居正，接受遺詔輔助治政，爲皇祖工作了十年。任勞任怨，振興衰敗，整肅綱紀，協助建成萬曆初年的安定局面。那時内外太平，國内富庶，綱紀法制的實行没有不清明的。他有功於國家，時間長久而有定論了，人們愈加思念着他。"皇帝同意了他們所奏的，就恢復了敬修的官爵。

同敞負志節，感帝恩，益自奮。十五年奉敕慰問湖廣諸王，因令調兵雲南。未復命，兩京相繼失，走詣福建。唐王亦念居正功，復其錦衣世廕，授同敞指揮僉事。尋奉使湖南，聞汀州破，依何騰蛟於武岡。永明王用廷臣薦，改授同敞侍讀學士。爲總兵官劉承胤所惡，言翰林、吏部、督學必用甲科，乃改同敞尚寶卿。以大學士瞿式耜薦，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諸路軍務。

同敞自仗志氣和節操，感激皇帝所給的恩遇，自己愈加奮發用力。十五年奉皇帝詔命去慰問湖廣各王，乘機命令調兵到雲南。尚没有來得及回報，兩京相繼失守，於是趕快到了福建。唐王也顧念居正的功勞，恢復他世襲的錦衣千户的蔭恩，任同敞爲指揮僉事。不久奉命到湖南，得知汀州被攻破，就到武岡依附何騰蛟。永明王由於朝廷臣子的推薦，調任同敞爲侍讀學士。却被總兵官劉承胤所不滿，進言翰林、吏部、督學必定要用進士出身的，於是改任同敞爲尚寶卿。由於大學士瞿式耜的推薦，升任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總督各路軍務。

同敞有文武材，意氣慷慨。每出師，輒躍馬爲諸將先。或敗奔，同敞危坐不去。諸將復還戰，或取勝。軍中以是服同敞。

同敞有文武才能，意氣激昂。每次出兵，往往躍馬向前成爲衆將的先鋒。有時失敗奔退，同敞却端坐不離去。衆將就再返回作戰，有時也因而取得勝利。軍隊中以此佩服同敞。

大將王永祚等久圍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衆迎敵，戰敗。同敞馳至全州，檄楊國棟兵策應，乃解去。

大將王永祚等長期被圍困在永州，朝廷的軍隊趕去救援，胡一青率領部下抵敵，戰事失敗。同敞快馬趕到全州，發檄文徵調楊國棟的隊伍來策應，纔得解救。

順治七年，大兵破嚴關，諸將盡棄桂林走。城中虚無人，獨式耜端坐府中。適同敞自靈川至，見式耜。式耜曰："我爲留守，當死此。子無城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爲君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飲，明燭達旦。侵晨被執。諭之降，不從。令爲僧，亦不從。乃幽之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倡和。閲四十餘日，

順治七年，朝廷的軍隊攻破嚴關，衆將領全都丢棄桂林敗退而去。城中空虚没有人，祇有式耜端坐官府中。正當這時同敞從靈川來，去見式耜。式耜説："我是留守，應當死在這裏。你没有守城的責任，何不離開這裏。"同敞嚴正地説："古人認爲祇讓自己成爲君子是可耻的，您却不允許我同敞跟您一起爲這城而死嗎?"式耜高興。拿出酒來和他一起飲，在明亮燭光中一直飲到早晨。天色漸明時被捉住。命令他們投降，不依從。命令他們去做和尚，也不依從。於是就將他

整衣冠就刃，顔色不變。既死，同敞尸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

們幽禁在老百姓房子裏。雖然是不同的房間，但是聲音呼吸還是能相互聽得見，兩人就每天寫詩唱和。經過四十多天，穿戴整齊衣帽後去受刑，臉色一點也不改變。被殺死後，同敞的尸體直立着，他的頭顱掉下來向前滾了好多滾，人們都連忙避開。

而居正第五子允修，字建初，蔭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掠荆州，允修題詩於壁，不食而死。

居正的第五個兒子允修，字建初，由於蔭恩被任爲尚寶丞。崇禎十七年正月，張獻忠奪取荆州，允修題詩墻壁上，絶食而死。

贊曰：徐階以恭勤結主知，器量深沉。雖任智數，要爲不失其正。高拱才略自許，負氣凌人。及爲馮保所逐，柴車即路。傾軋相尋，有自來已。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贊曰：徐階由於恭順勤勞得到了皇帝的賞識，他有度量而表現深沉。雖然用了些智術權謀，總起來看還是没有離開正道。高拱自負有才能謀略，仗勢凌人。等到被馮保所驅逐，租了一輛破舊的車子上路。不斷地相互傾軋，有它的來由的。張居正通曉時勢的變化，勇敢地負起責任治理國事。神宗初年的政治，將衰頽毁壞的振興起來，不能説他不是一位辦事能力很强的濟世之才。然而掌握的威勢和權柄，幾乎震動了皇帝，最後弄到人死了以後還發生禍殃。《書》中説“臣子不要將恩寵和利禄看作成功”，可以不作爲訓誡嗎？



明史卷二百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

楊博 (子)俊民　馬森　劉體乾　王廷 毛愷
葛守禮　靳學顏 (弟)學曾

楊博　楊俊民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御史，終四川僉事。博登嘉靖八年進士，除盩厔知縣，調長安。徵爲兵部武庫主事，歷職方郎中。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親楊瞻，御史，最後的官職是四川僉事。楊博在嘉靖八年考中進士，任盩厔知縣，調職長安。召爲兵部武庫主事，曾任職方郎中。

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强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還，薦博可屬大事。吉囊、俺答歲盜邊，尚書張瓚一切倚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毛伯温代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已，遷山東提學副使，轉督糧參政。

大學士翟鑾巡視邊境九處重鎮，讓楊博跟隨自己。所經過地方的山川形勢，風土習俗好壞，士卒多少强弱，都逐條記下來。到了肅州，屬下的外番幾百人攔住道路請求賞賜。翟鑾擔心請求賞賜的人愈來愈多，不能供給他們。楊博建議翟鑾隆重地排好儀仗和衛士，將這些番人集中在轅門外，指責他們天子宰相到，不帶領所有的人來遠迎，要把他們綁縛起來送交屬下的官吏去處置。這些番人環繞着下拜請罪，於是稍微賞賜那些先到的，其餘的就都害怕而不敢再來。翟鑾回京，就推薦楊博可以托付辦理大事。吉囊、俺答每年侵犯邊境，尚書張瓚將這一切事都依靠楊博去辦。皇帝有時半夜裏降下手諭，楊博就着這些事一條一條地回答，都能適合皇帝的心意。毛伯温替代了張瓚的官職，楊博應當升遷，却特地上奏留住了他。隨後，楊博遷任山東提學副使，轉調爲督糧參政。

二十五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

嘉靖二十五年越級升任右僉都御史，任甘肅巡撫。他大興屯墾的利益，建議招募百姓開墾田地，永遠不徵收地租。又利用閑暇修築了肅州榆樹泉以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等處的墩臺，還開鑿了龍首等水渠。

初，罕東屬番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爲言，事下守臣。博爲築金塲、白城七堡，召其長，令率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爲之肅清。總兵官王繼祖却寇永昌，鎮羌參將蔡勳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以母憂歸。

當初，罕東屬下的番人躲避土魯番的動亂，遷移到肅州境上，時常和居民發生戕殺事件。監生李時暘將這些事上書進言，事情下交到守邊的臣子。楊博爲此修築了金塲、白城七座小城，召集番人的首領，命令他們率領部屬遷移到這些小城裏去居住。番人遷徙走了七百多個帳篷，州境内因此平靜了。總兵官王繼祖在永昌打退了寇患，鎮羌參將蔡勳等在鎮番、山丹作戰，三次告捷，斬得首級一百四十多。升楊博爲右副都御史。由於母喪回家。

仇鸞鎮甘肅，總督曾銑劾之，詔逮治。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鸞拜大將軍，數毀之，帝不聽。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經略薊州、保定。

仇鸞鎮守甘肅，總督曾銑彈劾他。皇帝下詔逮捕起來治罪。楊博也揭發他貪婪欺罔的事三十件。仇鸞被封爲大將軍，多次説他的壞話，皇帝不聽。守孝結束，仇鸞已經誅殺，就召拜楊博爲兵部右侍郎。轉爲左侍郎，經略薊州、保定。

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争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静，奈何先事自擾。"罷其令。尋還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博以薊逼京師，護畿甸陵寢爲大，分布諸將，畫地爲防。

當初，俺答逼近都城，由潮河川侵入，謀議的人争着請求多作防備。而水流湍急洶猛，無法築城。楊博順着水勢修建石墩，安排軍士守衛，然後回去督率京城九門的軍務。這時候因有敵寇侵犯的消息，這年七月就分兵把守城墻。楊博説："敵寇來，必須鎮静，爲什麽事先自己就騷擾起來。"就撤了那知縣的官職。不久升任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楊博因爲薊地靠近京城，護衛京都城郊和帝王陵墓是最重要的事，所以就部署各將，劃分地區來防禦。

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墻。帝憂甚，數遣騎偵博。博擐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墻。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户。明年，打來孫復入益昌，擊却之。遂擢博兵部尚書，録防秋功，加太子少保。

嘉靖三十三年秋天，把都兒和打來孫十多萬人馬侵犯薊鎮，攻打城墻。皇帝很是憂愁，多次派人去打聽楊博的情形。楊博穿甲住宿在古北口城上，督率總兵官周益昌等拼力防禦。皇帝得知後十分高興。快馬送去賞賜的緋豸衣，犒賞軍隊一萬金。敵寇攻打四晝夜而攻打不進，就同時攻打孤山口，登上城墻。官軍砍斷了一個人的手腕，敵寇於是退去駐扎在虎頭山。楊博招募了敢死隊，夜裏用火燒來驚擾他們的營盤。敵寇擾亂了，到了天亮全部退去。升任右都御史，兒子承蔭恩任錦衣千户。第二年，打來孫又入侵益昌，被打退了。於是提拔楊博爲兵部尚書，又根據秋季防禦的功績，加銜太子少保。

嚴嵩父子招權利，諸司爲所撓，

嚴嵩父子招攬權利，各部門被他們所擾亂，

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會丁父憂去。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未終喪，疏辭。而帝以大同右衛圍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博墨縗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衛圍六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二心。博厚撫恤，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將。博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墻圮，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絶窺紫荆路；備居庸南山，以絶窺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墻塹，以絶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以達鎮城。浚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敕獎賚。

楊博一切抵制着不執行。嚴嵩恨楊博，適逢這時楊博爲父守喪離去了。兵部尚書許論罷職，皇帝想在守喪期間起用楊博代替許論。而楊博守孝期未滿，上疏推辭。皇帝由於大同右衛被圍危急，就改派楊博總督宣、大、山西的軍務。楊博穿着黑色的喪服馳馬出關。尚未到達，侍郎江東等率領衆多軍隊前進，敵寇已經退去了。當時右衛被圍六個月，守將王德戰死，城中柴米將盡，然而軍士堅守着毫不動摇。楊博優厚地撫恤他們，上奏朝廷實行善後十件事。根據給事中張學顏上奏的意見，皇帝就留楊博鎮撫這些地方。他上奏免除遭受敵寇禍亂後的田租，趁此聚集他們中的壯男爲義勇軍，分屬於各將。楊博由於邊境的人不熟悉車戰，敵寇入侵就不能支持，因此建議製造偏箱車一百輛；有警報時右衛的車在東邊，左衛的車在西邊，使能够相互聲援。又由於大同的城墻傾塌了，修築是緊急的事；其次是堵塞銀釵、驛馬各嶺，斷絶敵寇窺伺紫荆這一路；在居庸南山作防備，斷絶窺伺皇帝陵墓和京師城郊這一路；修繕陽神地區各城墻和壕溝，斷絶侵入山西這一路。於是在大同牛心山這些地方修築碉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連接左衛高山站，以達到鎮城。疏通大護城河二條，各長十八里，小護城河六十四條。五十天完工，皇帝賜令獎賞。

帝數欲召博還，又虞邊，以問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

皇帝多次想召楊博回來，又擔心邊境安全，向嚴嵩咨詢。嚴嵩很不喜歡楊博，建議讓江東代理部裏的工作，等到秋季布防的事完畢以後慢慢商量，就不召他回來。秋季布防的事結束了，加銜太子太保，仍像原來那樣留在那兒鎮守。

哱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擒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墻，招還内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薊遼總督。

哱素把伶和反叛者了都記等多次以輕捷的騎兵侵犯邊境，楊博先後用計將他們擒捉了。又多次出奇兵襲擊外寇，外寇漸漸地將帳篷遷徙走了。於是建議修築先前總督翁萬達所創建的邊境城墻，招回被敵寇掠奪去的内地老百姓一千六百多人。又建議疏通宣、大的荒田水利，減低租賦。批覆可以這樣做。調他爲薊遼總督。

秋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

秋季布防的事完成，朝廷商議想召楊博回來，吏部尚書吳鵬不同意。鄭曉代理兵部，跟他爭論道：“楊博在薊、遼就薊、遼安定，在兵部

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

就邊境九處重鎮都會安定。”於是將他召回，加銜少保。

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爲防，帝眷倚若左右手。嘗語閣臣：“自博入，朕每憂邊，其語博預爲謀。”博上言：“今九邊，薊鎮爲重。請敕邊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黄花、古北諸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即首功也。”帝是之。

皇帝很擔憂邊境問題，楊博往往事先作了預防，因此皇帝親近和依靠他就像自己的左右手一樣。皇帝曾經對内閣臣子説：“自從召入楊博，我每次擔憂邊境的事，將要説的楊博都已預先采取了措施。”楊博上奏説：“現在邊境九處重鎮，薊鎮最爲重要。請命令邊疆臣子驅逐大同的敵寇，使他們不得靠近薊，宣、大各將從獨石偵察情形，在黄花、古北這些要害地方作了預備，不讓一個敵人入關，這就是第一功。”皇帝認爲這意見正確。

四十二年十月，寇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遼陽。總督楊選帥師東，博檄止之。又手書三往，卒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急徵兵入援，寇已潰牆子嶺，犯通州。帝嘆曰：“庚戌事又見矣。”諸路兵先後至。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臣城内外。寇解而東，躪順義、三河，飽掠去。援兵不發一矢，取道斃及零騎傷殘者報首功。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博懼及，徐階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書。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敵寇聚集部衆窺伺薊州，聲言要侵犯遼陽。總督楊選率領軍隊向東，楊博發檄文制止他。又親筆寫了三封信去，結果還是没有照着做。楊博拍着桌子説：“敗了。”趕緊徵集軍隊去救援，敵寇已經擊潰牆子嶺，進犯通州了。皇帝嘆惜道：“庚戌事件又出現了。”各路軍隊先後趕到。於是命令宣、大總督江東統率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鎮遠侯顧寰將京城的軍隊分布城内外。敵寇解圍向東，蹂躪順義、三河，心滿意足地掠奪一番而去。去救援的兵没有發一支箭，拿死在路上的和傷殘掉隊者的首級去報功。皇帝心緒煩悶，對楊博説：“賊又飽掠後遠走高飛，拿什麽來使以後有所警戒？”就將楊選殺了。楊博害怕受牽連，徐階盡力保護支持他。皇帝想到楊博過去的功績，不治他的罪。很久以後，調他任吏部尚書。

隆慶改元，請遵遺詔，録建言諸臣，死者皆贈恤。時方計群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劾博庇其鄉人，博連疏乞休。并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隆慶改换年號，遵照遺詔，録用了諫諍的臣子，已死的都給以撫恤。當時正在考核官吏，山西没有一個人被罷黜。給事中胡應嘉彈劾楊博包庇同鄉人，楊博接連上疏請求退休。皇帝都慰留他，而且斥責了進言的人。楊博任一品官滿三年考績後，進銜少傅兼太子太傅。

帝將游南海子，博率同列諫。御史詹仰庇以直言罷，博争之。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論，博議留。忤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

皇帝將游南海子，楊博帶領同僚進諫。御史詹仰庇由於直言被罷職，楊博爲他諫諍。屯鹽都御史龐尚鵬被判罪，楊博建議留住。他觸犯了皇帝，於是就藉口患病請求回去。尚書劉體乾等交相上疏請求挽留，皇帝不聽。

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薊、昌戰守方略，謂："議者以守墻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墻外邀擊，害七利三；墻内格鬥，利一害九。夫因墻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衆，以爲當守墻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内治諸事，帝悉從之。

大學士高拱主持吏部，推薦楊博可以任兵部。皇帝下詔以吏部尚書去管理兵部的工作。他陳述薊、昌戰守的方針策略，説："發表議論的人認爲守城是膽怯，這話中聽，實際上没有一點效果。城外攔擊敵人，害七分利三分；城内和敵人毆鬥，利一分害九分。憑藉城墻堅守，就是所説的先讓自己處於有利的作戰地位來對付敵人。名義上是守，實際上是戰。臣任總督，曾經抵抗打來孫十萬人，認爲應當守城而不容疑問。"於是陳述明白接應救援、説明駐扎防守、處理京城部隊、諭知所屬外夷、治理好國内政治等各種事，皇帝全部依從了他。

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

楊博魁梧肥大，遇事從容而有見識膽量。他當地方官或京官四十多年，始終在軍事方面出名。六年，高拱罷職，於是調楊博到吏部，進銜少師兼太子太師。第二年秋天，疾病發作，多次上疏乞求退休回去。過一年後死去。贈銜太傅，謚號襄毅。

拱柄國時欲中徐階危禍，博造拱力爲解。拱亦心動，事獲已。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内其罪，博毅然争之。及興王大臣獄，博與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改供；又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别，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是稱博長者。

高拱掌握國家大權時想讓徐階遭受危險災禍，楊博到高拱處盡力勸解。高拱也心中有所觸動，事情得到平息。後來張居正驅逐高拱，準備羅織他的罪狀，楊博堅决地替他申辯。到了王大臣的案件舉發了，楊博和都御史葛守禮到張居正處盡力勸解。張居正生氣地説："二位認爲我要把高公置之死地而快意嗎？"楊博説："不敢這樣，然而除了您無法挽回局勢。"恰巧皇帝命令葛守禮偕同都督朱希孝會審這案件，楊博暗中爲他們想了個計策，派校尉恐嚇王大臣改變口供；又教高拱的僕人混雜在許多人中，讓王大臣識别，他茫然不能辨認，於是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人們因此稱贊楊博是長者。

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歷太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起故官，累遷兵部左侍郎署部事。

兒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拜官户部主事，歷任禮部郎中。隆慶初年，升爲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年，曾任太僕少卿。父親楊博辭官退休，侍奉着回去。後來起用爲原來的官，積功升遷爲兵部左侍郎署理部裏的事務。

時議撦力克嗣封。俊民言："款未可遽罷。惟内修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巢，申定市額，使無濫索

當時商議撦力克承襲受封問題。楊俊民進言："議和不可以驟然停止。祇是國内要整修防備措施，對外要逼迫西邊部落，使他們都返回老

而已。”議遂定。進户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河南大饑，人相食，請發銀米各數十萬。或議其稽緩，因自劾求罷。疏六上，不允。小人競請開礦，俊民争不得，税使乃四出。天下騷然，時以咎俊民。在事歷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贈少保。後叙東征轉餉功，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巢，規定貿易數額，不讓他們過量地索取罷了。”意見就這樣定下來。楊俊民升任户部尚書，總督倉場。萬曆十九年返回主持部裏的工作。河南大饑荒，人吃人，請求發給銀和米各數十萬。有人批評這事稽留緩慢，楊俊民因而自我彈劾請求罷職。奏疏六次上去，不允許。老百姓争着請求開礦，楊俊民諫諍而得不到依許，徵收税款的官員就派到了四方。國内亂紛紛的，當時人們將這歸罪楊俊民。他擔任工作經歷了三次考核，積功加銜太子太保。他死在任所，贈銜少保。後來獎勵東征時轉運糧餉的功績，贈銜少傅兼太子太傅。

馬森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焉。俊紿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逾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歷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按察使。有進士嬖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卒抵之法。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親馬俊，晚年得子，家人抱着跌落，死了。馬俊騙他的妻子説“是我的失誤呀”，不怪罪家人。過一年而生了馬森。嘉靖十四年成爲進士，任命爲户部主事，曾任太平知府。老百姓中有兄弟打官司的，給他們鏡子讓照着説：“你二人老啦，還忍心損傷兄弟天性嗎?”二人都感動得落淚道謝而去。再升爲江西按察使。有一個進士寵愛另外結識的女人而殺掉妻子，巡撫巡按想放寬這個案件，馬森最後還是按照法令處置。

歷左布政使，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入爲刑部右侍郎，改户部。初，森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淳後撫南、贛，以贓敗，森坐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稱爲“三平”。病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户部，督倉場，尋轉左。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遷南京户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

曾任左布政使，接着升爲巡撫右副都御史。召入朝廷任刑部右侍郎，調任户部。當初，馬森在江西推薦了布政使宋淳。宋淳後來巡察南、贛，由於貪贜的事敗露，馬森因此被調爲大理卿。他屢次駁回證據不充足的案件，和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合稱爲“三平”。後來因病回鄉，起用爲南京工部右侍郎。調到户部，督倉場，不久轉任左侍郎。他以右都御史的官職總督漕運，兼任鳳陽巡撫，升爲南京户部尚書。隆慶初年，調任北京户部。

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森鈎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

這時候，皇帝登基下詔書免去天下田租的一半。國庫每年收入減少，不能滿足經費的開支，而京、通二倉積貯的又没有多少。馬森查核搜求，舉述了十多件事。又列上銀錢米穀出入的數額，勸皇帝節儉。皇帝親自下詔責令采取措施，馬森上奏：“祖宗舊有的制度，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應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應邊疆。

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户部銀六萬市黄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内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亦力争，不聽。三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後屢薦不起。

一年的收入，足供一年的費用。後來邊境多事，支出的費用逐漸增多，一變而有每年從外地調來軍隊的常例，再變而有每年在當地籌集兵力的常例。起初祇三五十萬罷了，後來逐漸增加到二百三十多萬。屯田十虧七八，管理食鹽十折四五，民間運輸逃漏的十有二三，全部每年按例補給。在邊境而兵馬不比過去多，在國庫而輸入不比從前增加，然而費用却增了幾倍。加上詔書免除田租一半，所以今天匱乏，比往年嚴重。臣以前籌劃事情，計算到很輕微的財物，不過想解決目前緊急的問題，而對於國家的根本，百姓的元氣，没有來得及去深入考慮。希望能廣泛地收集大家所想到的，所以還是讓朝廷衆臣陳述自己的意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州徵收鹽税的事。皇帝下詔都同意他所建議的。皇帝曾經命令宦官崔敏拿出户部的銀子六萬兩去買黄金。馬森認爲不可以，而且説，按照舊例皇帝手札都由内閣發下，没有從司禮太監直接傳遞的，於是事情被阻止住了。過後皇帝又命購買珠寶，馬森也盡力諫諍，皇帝不聽。三年，藉口母親年老乞求回去奉養終老。賞賜他用驛站的車馬回去，後來有人屢次推薦却没有再被起用。

森爲考官時，夏言婿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聞而悦之，森亦不附。爲徐階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贊巡撫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鄉人爲立報功祠。萬曆八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敏。

馬森任考官時，夏言的女婿出在他的門下，想介紹他去謁見夏言，他推辭不去。嚴嵩聽説後對他有好感，馬森也不想去依傍。他被徐階所看重，就引用了。他回家後，稱贊巡撫龐尚鵬實行一條鞭法，鄉里的人爲他建立了報功祠。萬曆八年去世。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恭敏。

劉體乾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爲其侄鮑恩等八人乞遷。帝已許之，以體乾言止録三人。轉左給事中。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任命爲行人，調任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死去，他的同黨李慶替他的侄子鮑恩等八人請求升遷。皇帝已經允許了，由於劉體乾的進言而祇録用了三人。升任左給事中。

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

皇帝因財政費用不足，下詔讓朝廷中的臣子聚集起來商議。多數人建議追索舊時的拖欠，增加田賦的數額。劉體乾獨上奏説：“蘇軾有句話‘豐裕財政的辦法，祇在去掉那些有害於財政的東西’。現今爲害最大的有二：閑散的官吏、過

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升授、勛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蔭，加以廠衛、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視内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没狼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既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各監局人匠。從之。

多的費用便是。歷代官吏的編制，漢朝七千五百人，唐朝一萬八千人，宋朝閑散官員最多達到三萬四千人。本朝從成化五年開始，武職已超過八萬。包括文職的，大約十萬多了。現今因邊功升官的，功勛貴族派人請求的，各機構增設的，大臣恩蔭子孫的，加上廠衛、監局、勇士、匠人這一類，每年每月增加，不能全部列舉了。多一官，就多一官的費用。請嚴格地命令各機構，清除閑散濫用的人員，減省下來的俸祿將很多。又聽説光祿庫裏的金銀，自從嘉靖更改年號到十五年，積累到八十萬。自從二十一年以後，供應支出每天增加，所餘下來的積蓄立刻用盡。上進給皇宫的水果蔬菜，起初没有定額，衹看内監的一張紙，就照數供應。隨隨便便地吞没，就轉賣給市場上的人。其他各機構，侵占盜賣的尤其多。應當寫成命令法規，年終由各科道的臣子考核統計，以便清除過多的費用。閑散的官吏和過多的費用革除以後，國家的經濟自然富裕。捨棄這些，而去催督拖欠、增加賦税，這是揚湯止沸呀。"於是各部建議淘汰掉各監局的人員和工匠。皇帝依從了。

累官通政使，遷刑部左侍郎。改户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户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銀布絹米積逋二百六十餘萬，鳳陽園陵九衛官軍四萬，而倉粟無一月儲。體乾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

積功升任通政使，遷爲刑部左侍郎。調任户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年，升任南京的户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銀布絹米積累下來拖欠二百六十多萬，鳳陽園陵九衛官兵有四萬，然而倉庫裏的糧食却没有一個月的儲備。劉體乾再次上疏建議責成有關部門解决，又上疏分條陳述了六件事，皇帝都批覆可行。

馬森去，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已、楊一魁、龍光，御史

馬森去職後，召調他任北京的户部。皇帝下詔取用國庫銀三十萬兩。劉體乾進言："國庫所存銀子不過三百七十萬兩罷了，而邊疆九處重鎮每年按例需要二百七十六萬多兩，京都軍糧按商價需要一百多萬兩，薊州、大同各鎮另外上奏乞求的還不包括在内。如果又提取去供奉上面，經費怎麽辦？"皇帝不聽。劉體乾又奏道："現今國家經濟匱乏不足，大小群臣百官都知道。即便現在庫存的數額，也是新近派遣御史去搜集來的，明年就没辦法了。現在全部拿來供給無益的消費，萬一倉猝間發生變亂，國家將怎麽辦！"於

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乾言，閣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

是給事中李已、楊一魁、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紛紛上奏章乞求同意劉體乾的意見，閣臣李春芳等都上疏請求，於是命令衹進用十萬兩。

又奏太和山香税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内臣。忤旨，奪俸半年。

劉體乾又上奏太和山香税應當和泰山一様，由相關機構主持這件事，不要交給内臣。他觸犯了皇上的旨意，被削奪半年俸禄。

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體乾奏："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愈衆。各鎮芻餉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横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内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

皇帝曾經詢問邊疆九處重鎮的軍餉、國庫每年發款以及各地繳納的數額。劉體乾上奏："祖宗朝代衹有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加上寧夏、甘肅、薊州，又加上固原、山西，現在密雲、昌平、永平、易州都列爲軍隊戍守的地方了。各鎮防守有當地籌建的兵力。後來增加了招募來的兵力，增加了由外地調來的兵力，坐着白吃的人愈來愈多。各鎮糧草有屯田。後來加了老百姓送的糧，加了鹽税，加了京都運輸，不必要的費用就增多了。"因而列上隆慶以來每年發款的數額。又奏道："國家每年的收入不足供應支出，而額外陳述乞求的却許多。請將内外一切經費應當保留的和應當革除的，刊刻成書册。"批覆同意。

詔市綿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給事中李已言："三月非用綿時，不宜重擾商户。"體乾亦復争，乃命止進萬斤。

詔命購買絲綿二萬五千斤，劉體乾建議等候湖州貢獻。皇帝不依從，催促得很急。給事中李已進言："三月間并非需用絲綿的時候，不應當嚴重擾亂做生意的人家。"劉體乾也再次諫諍，於是命令衹進上一萬斤。

逾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猫睛、祖母緑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已言，不納。

過了一年下詔催促進上金花銀，而且購買猫睛、祖母緑各種珍異寶貝。李已上書盡力諫諍，劉體乾建議依從李已的意見，不被采納。

内承運庫以白札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札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税額二十萬，爲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

宫内承運庫用没有印章的書信索取部裏公款十萬。劉體乾將這事上奏，給事中劉繼文也説用没有印章的書信不合體統。皇帝批覆説已有聖旨，竟索取了。劉體乾又乞求承運庫減少税額二十萬，被宦官崔敏所阻礙，請求未能批准。

是時内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黄緑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争，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中光懋、御史淩琯等交章請留，不聽。

這時候供應内廷的已經許多，多次下部索取國庫銀子，又催促購買珍珠黄緑玉各種物品。劉體乾清廉耿介有操守，常常上疏諫諍，多次觸犯了皇帝的心意，最後被削除了官職。給事中光懋、御史淩琯等一起上奏章請求挽留，皇帝不

聽。

神宗即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衛餘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并從之。萬曆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神宗即位，起用爲南京兵部尚書，上奏説："留都是根本的重要之地，原來的軍士數額九萬，馬五千多匹。現在軍士衹有二萬二千，馬匹衹達到一半，薄弱得實在令人憂慮。應當挑選各衛所多餘的兵丁，隨着隊伍操練，撥發貯在庫裏的草場銀去買馬。"又向上條陳了防守的四件事。都依從了他。萬曆二年退休，死去。贈衛太子少保。

王廷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鋐，謫亳州判官。歷蘇州知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户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户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軍亂，言者請復舊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户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任命爲户部主事，調任御史。上疏彈劾吏部尚書汪鋐，貶謫爲亳州判官。曾任蘇州知府，施政有好名聲。積功升任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方面的事務。嘉靖三十九年轉任南京户部右侍郎，總督糧食儲備。南京總督糧食儲備，從成化以後都由都御史主持這件事，到嘉靖二十六年纔命令户部侍郎兼管。到了振武營軍士發生騷亂，言官建議恢復舊有制度，就由副都御史章煥專門負責，而將王廷調到南京刑部。没有上任，又改任户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糧食運輸，巡撫鳳陽各府。

時倭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守總兵官，專駐吴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爲定制。淮安大饑，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税餉軍，被詔切讓。給事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吏部尚書嚴訥爲廷辨，始解。轉左侍郎，還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級。遷南京禮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奏行慎選授、重分巡、謹刑獄、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

當時倭寇禍亂尚未平定。王廷建議將江南屬鎮守總兵官，專駐吴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於是就成了固定的制度。淮安大饑荒，他和巡按御史朱綱上奏留下商税作爲軍餉，被皇帝下詔嚴辭指責。給事中李邦義乘此彈劾他拘泥而不知變通，吏部尚書嚴訥替王廷辯白，纔得免除處罰。轉爲左侍郎，返回去掌管部裏的事務。因通州抵禦倭寇的功勞，加俸二級。升遷爲南京禮部尚書，召任左都御史。他上奏了施行慎重選用人才、重視分地巡察、謹慎判決案件、端正表率作用、嚴肅管理約束、公開檢舉彈劾六方面的事。

隆慶元年六月，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會朝覲天下官，廷請嚴禁饋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帝謁諸陵，詔廷同英國公張溶居守。中官許義挾刃脅

隆慶元年六月，京城大雨毁壞房屋，命令王廷督率御史分路賑恤。正當此時皇帝會見天下官員，王廷建議嚴禁饋贈，斟酌給以旅費，以儆戒官員中的不正現象，讓民力得到復蘇。皇帝謁見各陵墓，命令王廷跟英國公張溶在京城留守。

人財，爲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群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掖門外。廷上其狀，論戍有差。

宦官許義持刀脅取別人的財物，被巡城御史李學道所鞭笞。一群太監偵察到李學道去上早朝，就在左掖門外攔住毆打他。王廷上奏了這種狀況，將這些太監分別判罪流放。

御史齊康爲高拱劾徐階。廷言："康懷奸黨邪，不重懲無以定國是。"帝爲謫康，諭留階。拱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摭康疏語復論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爲言恤邊商、革餘鹽數事，爲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迹頗露。齊懼得罪，乃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釋爲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愷亦階所引，遂先後乞休以避之。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阿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

御史齊康替高拱彈劾徐階。王廷進言："齊康心懷奸詐而且勾結行爲不端的人，不重重地處罰他就没法定下國家大事。"皇帝爲此貶謫了齊康，下諭挽留徐階。於是高拱藉口患病辭職而去。給事中張齊，曾經巡行邊境，接受了商人的金錢。事情漸漸泄露，私下請求徐階的兒子徐璠從中調停，徐璠拒絶跟他相見。張齊懷恨，就拾取齊康奏疏中的一些話又要定徐階的罪，徐階也藉口生病辭職而去。王廷因而舉發張齊受賄的事，説："張齊以前奉命去犒賞宣、大軍隊，收納了鹽商楊四和幾千兩銀子，爲他上言憐恤邊境商人、革除多餘鹽政幾件事，被大學士徐階所阻止。楊四和到張齊處取回賄賂，行迹很顯露。張齊害怕獲罪，於是藉着攻擊徐階希望能够掩護自己。"於是就把張齊下入了詔獄。刑部尚書毛愷判定張齊充軍，詔命釋放他爲老百姓。高拱被起用再次爲相，王廷害怕他報復，而毛愷也是徐階所薦引的，於是就先後乞求退休來迴避他。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訴訟張齊這件事，認爲王廷、毛愷迎合了徐階的意思，陷害了無罪的人。刑部尚書劉自强再奏："張齊所判的罪没有事實依據，王廷、毛愷是枉法徇私。"下詔削去毛愷的官職，王廷被革職爲老百姓，寬恕了張齊，補他爲通州判官。

萬曆初，齊以不謹罷，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訟愷狷潔有古人風，坐按張齊奪官，今齊已黜，足知愷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蘇州時，人比之趙清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毛愷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特賜存問。明年卒。謚恭節。

萬曆初年，張齊由於失職被罷官，而毛愷已在這以前死去。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申訴毛愷清介廉潔有古人的作風，由於審查張齊案件而被削職，現在張齊已經罷黜，足以知道毛愷操守端正。詔命恢復毛愷的官銜。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進言："王廷任蘇州知府時，人們將他比做趙清獻。耿直堅强，始終没有改變，應該援引毛愷的例子恢復官職。"詔命按原任的官銜退休。十六年按制度供應他役夫廩食，仍舊因高齡而特賜派人去問候。第二年死去。謚號恭節。

毛愷

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當投散地，爲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諫忤穆宗，命刑部置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任行人，升任御史。因議論洗馬鄒守益不應當投放在閑散的職位，被當權的人所憎恨，貶謫爲寧國推官。曾任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頻繁地諫諍觸犯了穆宗，命令刑部處以死刑。毛愷上奏："李芳的罪狀尚未清楚，這樣做并不是向天下人顯示出公正。"李芳於是得以免死。毛愷被贈銜太子少保，謚號端簡。

葛守禮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主獄者譖之御史。會藩府獄久不决，屬守禮，一訊即得，乃大驚服。冬至，趙王戒百官朝服賀，守禮獨不可。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中了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爲進士，授任彰德推官。大盜誣陷有錢人家，株連到上百人。葛守禮盡數釋放了他們，主持這案件的官員在御史前説了他的壞話。正逢布政使衙門對案件長久不能判决，劃歸葛守禮，一次審問就有結果，於是大爲驚服。冬至那天，趙王告誡百官穿朝服去祝賀，葛守禮一人認爲不可這樣。

遷兵部主事。父喪服闋，補禮部。寧府宗人悉錮高墻，後稍得脱，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未上，而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適遷儀制郎中，駁不行。故事，郡王絶，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絶，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詗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

升爲兵部主事。守父孝期滿，補官禮部。寧府同族的人都被禁錮在高墻内，後來漸漸地得到解脱，趁此請求封給官爵。禮部尚書夏言建議根據情况恢復幾個中尉之職。尚未奏上去，而夏言進入内閣，嚴嵩替代了他。葛守禮正巧升任儀制郎中，否定了這意見使不得實行。舊例，郡王後嗣斷絶，宗族中較親近的人可以按本人的官爵處理王府裏的事，但不能繼承封王。交城、懷仁、襄垣没有較親近的族人，就請求繼續封王，葛守禮堅持原來的規定。正逢他由於患病告假，三個王府的人就乘空施行賄賂，於是得到封爵。旗校偵察到這件事去報告。所登記的賄賂饋贈有十多萬，惟獨没有葛守禮的名字，皇帝由此知道葛守禮廉潔。

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陝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爲户部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嘆惜

升爲河南提學副使，再升爲山西按察使，進而任陝西布政使，擢升爲右副都御史，任河南巡撫。召入爲户部侍郎，總督宣、大的糧餉。調任吏部。由左侍郎升遷爲南京禮部尚書。李本代理吏部的事務，迎合嚴嵩的意思考察朝廷中的臣子，簽注葛守禮考核爲下等，强令他退休。後來皇帝問起葛守禮在哪裏，左右的人謊稱他年老多

久之。

隆慶元年起户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户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分數明而後稽核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也。願敕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民不能輸納，備録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户部稽考，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户部專理財賦，必周知天下倉庫盈虚，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文册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行天下董其事，并承敕以行。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虚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乃止。

病。皇帝爲此嘆惜了很久。

隆慶元年起用爲户部尚書。上奏説:“京城附近地區、山東流民移民逐日增多，是由於有關的官吏變更了法制攪亂了正常秩序，開始徵收的賦税太重，徵派得不均等。況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堅硬瘠薄，正常供應尚且不能自給，又加重了差役。做工的匠人以及富商做大生意的，都因没有田地而免去差役，惟獨農夫受到困苦，這就是所謂錯誤。請糾正田賦的規定，罷去徵財物和派差役的法令。又建國初期徵收糧食，户部規定倉庫名目以及石數價值，通令所屬機構執行，分派到老百姓，隨倉向上繳納，已交付的和拖欠的數目很清楚地可以查考。近來却定爲一條鞭法，計算田畝來徵收銀兩。不論倉數，不問石數，掌管案牘的小官吏拉關係而幹壞事，或增或減任意攤派，作弊的事情紛紛出現。至於徵收和押送，竟又變爲一串鈴法，叫做合夥徵收分開押送。徵收的不押送，押送的不徵收；徵收的得到積餘的錢財，押送的負擔賠補的麻煩。錢財米穀一定要數目分明而後查核起來周密，現在混而爲一，是替挪用移借的人着想了。希望命令有關的部門，考慮恢復舊有的規定。”詔命全部實行。於是上奏確定國家經濟的簿式，頒布全國實行。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已繳納的和拖欠的、已押解啓程的、尚待追徵的數額以及貧苦老百姓不能輸納的，全部登録在簿中。從府州縣送到布政使，再送到户部查核，以清除隱瞞偷漏挪用移借侵占欺騙的弊病。又因户部專門管理財政賦税，一定要全面知道天下倉庫盈虚的情形，然後可以節省和相互調劑。祖宗時曾經命令全國每年將文册報到部裏，於是建議派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路巡行全國主持這件事，并且承受皇帝命令去執行。皇帝深恩按例犒賞邊防軍士，有人説士卒中有虚冒的，應當乘給賞的機會將他們除去。葛守禮進言:“這是朝廷長久未舉行的大典禮，却拿這去招致怨恨嗎?”這主張就停止了。

大學士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攻拱。侍郎徐養正、劉自强，拱所厚，亦詣守禮言。守禮不可，養正等

大學士高拱同徐階不相和睦，舉朝官員攻擊高拱。侍郎徐養正、劉自强，是高拱所深交的，也到葛守禮處游説。葛守禮不同意，徐養正等人

遂論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相，深德守禮，起爲刑部尚書。

就論列高拱。葛守禮不久就乞求侍養母親而回去了。到了高拱再次任宰相，深深感激葛守禮，就起用他爲刑部尚書。

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死。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

當初，徐階審定方士王金等人的案子，是由於他們妄進藥物，比擬子殺父的律例而判決死罪。詔命下到司法部門會審。葛守禮等認爲王金妄進藥物没有事實依據，衹是傳習過去陶仲文的術法，用不正當的道門迷惑民衆，應該依據附和罪的律例判他去充軍。給事中趙奮説："司法部門爲天下人求公平。從前都主張歸入重罪，而不替先帝留餘地；現在都主張治輕罪，而不擔憂後代人議論。犯罪有首犯而後有從犯，王金等是從犯，那麽誰是首犯？打算以陶仲文爲首犯，而陶仲文死了已很久。這樣用法，陛下有什麽依靠呢。"奏疏上去，批覆已經知道。

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内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仿古井田之制，浚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撫事宜，條列官箴、士節六事。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構殺拱，守禮力爲解，乃免。階、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爲難。

不久調葛守禮任左都御史。他上奏説："京畿地區地勢低下，河道堵塞，碰上水潦就千里成了溝池。請仿效古代井田制度，疏通水溝河道，使乾旱水潦都有所防備。"奏章下到有關部門。他又申明巡撫應做的事情，條列了做官的規誡、讀書人的節操六件事。葛守禮評論王金案件，看法和高拱相合，然而他不是附和高拱。後來張居正打算拿王大臣的事來誣陷殺害高拱，葛守禮盡力替他緩解，纔得避免。徐階、高拱、張居正相繼當權，相互傾軋。葛守禮應酬在其間，保持着嚴正的態度而不依附於誰，人們認爲是很不容易的。

萬曆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萬曆三年因年老而請求退休。詔命加銜太子少保，用驛站的車馬送他回去。六年去世。贈銜太子太保，謚號端肅。

靳學顏 靳學曾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治行高，累遷左布政使。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考中鄉試第一名。第二年成爲進士，授任南陽推官，以清廉平正聞名。曾任吉安知府，治績好，積功升任左布政使。

隆慶初，入爲太僕卿，改光禄。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穀最切。其略曰：

隆慶初年，召入爲太僕卿，調爲光禄卿。接着拜爲右副都御史，任山西巡撫。應詔命陳述治理財政的意見，總計一萬多字。認爲選兵、鑄錢、積穀最是急切。大致説：

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曆、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絀。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即以絀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衛，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强，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填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

宋朝初年禁軍十萬人，總計國内各路軍士也不過十萬人，這以後慶曆、治平年間增加到一百多萬人。然而那時候財政不短缺。我朝邊防兵士四十萬人。後來雖然增加兵士擴充守軍，然而當地籌建的兵力大多缺少，不像宋朝人那樣是當初的十倍。可是從嘉靖中期就報告説財政短缺困乏，是什麽原因？宋朝雖然增加了兵士，然而國家没有養兵費用的負擔。我朝由平民百姓來養兵，而新增加的軍隊又一切依仗國庫。舊的糧餉没減少，新的糧餉却逐日增加，這是費用負擔的第一種。周朝的豐鎬、漢朝的西都，大都有其名而没有其實。我朝設立留都，建有官制設有衛所，白白花掉公家的錢財，這是費用負擔的第二種。唐朝、宋朝的皇族皇親有的列名官吏簿册，有的散居民間。我朝却分封各種官爵，不種田也不做官，衹是吸食老百姓脂油骨髓，這是費用負擔的第三種。有了這三種費用負擔，所儲蓄的哪得不匱乏。而這中間尤其耗費天下錢財的，是軍隊了。衝鋒陷陣摧毁堅固，兩陣相對，是軍隊的實際效用。現今邊防軍士有作戰的時候，如内地的軍士却終生没面對過敵人一次。每當盜賊案件發生，不是算命、醫藥、雜職當將領，就是官吏的副手或判官書記當將領；不是鄉間老百姓和里保當軍士，就是志願人員和馬快壯丁當軍士。在北方就借用鹽丁礦工，在南方就借用蠻兵土人。這都是内地的軍隊不足爲用的證明。應當規定按期限輪番守戍的辦法。有的因路遠不可能徵調，有的因衰弱不可能使用，就聽任他們去從事耕種或做生意，而將他們的糧食挪移過來作爲邊防軍士的糧餉。如果要免除輪流戍守就要徵收價款，要免除守邊就要交納贖金，也是變通的一種辦法。想使京師兵力强盛，也應當責令他們輪番戍守。京師離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師兵營共九萬兵卒，每年將一萬兵卒去戍守二鎮，九年輪一遍，不能算苦，而怯弱的兵就會同邊防的兵一樣地强勁起來。又

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

將京師附近的兵卒來填補京師調去戍守的兵卒的缺額，他們的編制、號令、每月口糧、犒賞也和京師兵卒相同，京師附近的兵卒也都成了隨身的衛隊了。京師的兵卒去戍守薊鎮，延、固的費用可以減省。戍守宣府，宣府、大同的聲勢自然張大。敵寇畏懼宣、大的力量牽制其後，京師兵卒的力量抵擋其前，强行攻擊深入侵占的事就少了。

臣又睹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逾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讎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廷以山海之産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遍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税、賜賚、宗禄、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

臣又看到天下老百姓惶惶然以窮乏爲憂慮的，不是布帛五穀不足，而是銀子不足。銀子，寒冷時不能穿，饑餓時不能吃，不過貿易來往可以作爲交换衣食之用，怎麽惟獨用銀兩而廢棄銅錢？銅錢一天天廢棄，銀子一天天單獨通行。單獨通行就愈加被儲藏得深奥，銀子就愈加昂貴，貨物就愈加低賤，辦理漕糧折銀就愈加困難。有權勢的人家乘低賤時收進，等到昂貴時賣出。銀子儲積在有權勢人家的愈多，流通於天下的就愈少，再經過幾十年，臣不知是什麽樣的境况了。錢，就是泉，不可一日没有。謀議的人認爲實行銅錢的辦法有兩個困難：利息不抵本錢，老百姓不願實行。這都是不正確的。朝廷用山海的産物作材料，用百姓的能力作工匠，用有才德的士大夫作差役，費什麽本錢？如果讓老百姓用銅和炭贖罪，而工匠和差役從兵營的軍士中調用，一指揮間，銅錢就遍天下了。至於不願通行銅錢的，衹有奸詐的有權勢的人罷了。請從今凡按例付給的工錢，罰款贖罪、徵税、賞賜、皇族的俸禄、官俸、軍餉這一類，都兼用銀子和銅錢。在上的用這來徵收，在下的用這來輸納，怕什麽不能通行呢。

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衛，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

臣又聽得中原，是邊遠地區的根本。百姓，是中原的根本。老百姓有一生没有銀子的，然而不能整年没有衣服，整天没有食物。現今官吏早晚没有空暇，是在爲着銀子而不是爲着五穀，臣私下爲這種現象憂慮。國家建都幽燕，北面没有郡縣藩國衛護，所依仗爲腹心股肱的，是河南、山東、江北以

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核官廪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司計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

及京師附近八府的人心罷了。這些地區的百姓大多凶猛强悍而輕視性命，容易采取行動而難以禁止，没有固定職業因而很少有積蓄的。一不如意，就輕易地離開家鄉；往往一個人發難，上千人響應。過去的事實已多次可以證明了。平息他們的計策，不過是體恤農民維係住他們的家，讓有足够吃的維係住他們的人，使他們骨肉團聚維係住他們的心。現在試核實官倉裏所儲藏的，每府如有幾十萬，掌管經濟的就可以安睡了。如有三萬，尚够滿足遷徙的人的欲望，如果不到一萬，難道能不寒心？臣私下以爲不到一萬的是多數。

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税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爲社。誠仿而推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圣明垂意。

臣最近上疏請求積儲糧食，已經承蒙允許實行。但是恐怕官吏執行時不努力，無法對聖明的詔命交差。冒昧地就臣所講的申說一下。其一是官倉，拿出官府的銀子去糴穀。另一是社倉，收納老百姓的稻穀來充實。官倉不是年成很好不能實行，社倉即使是中等年成都可實行。唐朝開設義倉，每年從王公以下都有納入。宋朝以民間正税的數額爲基準，收取二十分之一交給社倉。如果仿效推廣這些做法，貼近風土習俗，結合人情，預測季節氣候來加以變通，計算每年官倉、社倉的收入以驗證它的功效，寫成法令，而每年加以修改，當豐收或歉收時進行繳納或發散。收入官倉的，老百姓有大饑荒時用來賑濟。收入民倉的，即使官府有大事要辦也不聽任借貸。藉此藏富於民，也就是藏富於國。現今談財政經濟的，不擔憂五穀不足。而擔憂銀子不足。實際上銀子産生禍亂，五穀却的確能平息禍亂。銀子不足，貨幣可以代替它。五穀不足，什麽東西可以代替呢？所以説聖明的君主不拿金玉當寶貝，而將五穀看成寶貝，私下認爲聖明的皇上將會留意到這些。

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

奏疏呈入，下交有關官吏討論，結果不能全部實行。

尋召爲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

不久召回任工部右侍郎，調任吏部，升爲左

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卒。弟學曾，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侍郎。靳學顏操行高潔，見到高拱因擔任首輔掌管官吏選用，很是專橫恣肆，就托病回去，去世。弟靳學曾，任山西副使，施政也有成績，有名聲。

贊曰：明之中葉，邊防墮，經費乏。當時任事之臣，能留意於此者鮮矣。若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屬，庶幾負經濟之略者。就其設施與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補苴一時而已，况言之不盡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時厥後，張居正始一整飭。居正歿，一切以空言從事，以迄於亡。蓋其壞非朝夕之積矣。

贊曰：明朝中葉，邊防毀壞，經費缺乏。當時任職的臣子，能注意到這些的很少。像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這些人，差不多是負責經濟方面的決策者。就他們的設施和所提的建議，最終能得實行，也不過補漏一時罷了，何况所建議的不能完全實行，所實行的也不能長久。從這時以後，張居正纔統一整頓。張居正死後，一切都拿空話來辦事，一直到滅亡。明朝的腐朽原來并不是一朝一夕積累起來的啊。

明史卷二百十五

列傳第一百三

王治　歐陽一敬 胡應嘉　周弘祖 岑用賓 鄧洪震
詹仰庇　駱問禮 楊松 張應治　鄭履淳
陳吾德 李已 胡涍　汪文輝　劉奮庸 曹大埜

王治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録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官行人，升爲吏科給事中。敵寇屢次偷犯邊境，邊境的臣子大多隱瞞着不上奏；取得小勝利，文臣就冒領軍功。王治建議臨陣有斬殺捕獲，衹登録將士的軍功；文臣和鎮帥不親身參加戰鬥的停止給以賞賜。皇帝依從這個意見。再升爲禮科左給事中。

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核内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核。不載者，已之。"治等力争，不許。事竣，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没罪，詔下司禮監按問。

隆慶元年和御史王好問共同查核内府各監局每年的費用。宦官崔敏請求停止，被給事中張憲臣所彈劾。得到聖旨："詔書上所寫的，從嘉靖四十一年開始，聽任王治等詳細查核。没有寫的，停止。"王治等盡力諫諍，不得依許。事情完畢，彈劾宦官趙廷玉、馬尹吞没財物罪，詔命下到司禮監審問。

尋上疏陳四事。"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諸帝并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

不久上疏陳述四件事。"一、規定宗廟的禮儀使聖朝孝制隆盛。獻皇雖然具有天子父親的尊貴，但是未曾面南而坐統治過國家；雖然親密到是武宗的叔父，但是曾經面北替武宗幹事。現在竟和祖宗各帝并列，在武宗右邊設立牌位，根據古代典章來衡量，終究是不和洽。臣以爲獻皇入祀太廟，不免要順次遷入。如果專誠入祀世廟，就萬萬世不更改。乞求命令朝廷中的臣子廣泛地討論，一定要探求出最恰當的措施。一、謹慎對待燕居的禮制以澄清教化源泉。皇帝深居宮中，左右花言巧語善於奉承的人千方百計地窺伺着，

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

有的通過宴飲聲樂，有的通過游戲騎射。近些說損傷精神，疾病由此産生；長久了就妨礙政事，危亂由此興起。近來人言紛紜，説陛下閑居時的舉動，有不是天子居喪時所適宜的。臣私下爲陛下憂慮。”另外兩件，建議勤於早上講讀，親近左右大臣。奏疏上去，批覆已經知道。

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職，于拱遂罷。

升任吏科都給事中。彈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稱職，曾于拱於是罷職。

山西及薊鎮并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

山西和薊鎮同時落入敵寇之手，王治以此責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和同任給事中的歐陽一敬等一起彈劾他們。詔命罷去郭乾，貶降遲鳳翔三級去處理政事。

部議恤光禄少卿馬從謙。帝不許，治疏争。帝謂從謙所犯，比子駡父律，終不允。

部裏討論撫恤光禄少卿馬從謙。皇帝不依許，王治上疏諫諍。皇帝認爲馬從謙所犯的罪，可以比照兒子駡父親的律令，因而始終不允許。

治又請追謚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鍛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可。

王治又建議追贈何瑭謚號，昭雪夏言罪名，而且説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瀚共同有意製造成夏言、曾銑案件，應當追削他們的官爵。都批覆可以。

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大學士徐階、尚書楊博、御史郝杰等并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濕，帝甚悔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

第二年，左右的人有説起南海子的名勝的，皇帝將去游覽。王治率領同僚諫諍。大學士徐階、尚書楊博、御史郝杰等同時阻止。都不聽。到了那裏却是個長滿荒草而且十分低濕的地方，皇帝很是懊悔。王治不久升爲太僕少卿，調到大理寺，升任太僕卿。因守孝回家，去世。

歐陽一敬　胡應嘉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山知縣。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晋應槐爲文選郎時劣狀，而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孫弘軾由應槐進，俱當罷。吏部爲應槐等辨，獨罷頤官。未幾，劾罷禮部尚書董份。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任蕭山知縣。調任刑科給事中。彈劾太常少卿晋應槐擔任文選郎時的惡劣表現，而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孫弘軾是由晋應槐薦引的，因此都應當罷職。吏部替晋應槐等辯護，衹罷了傅頤的官。没多久，彈劾而罷免了禮部尚書董份。

三遷兵科給事中。言廣西總兵當用都督，不當用勛臣。因劾恭順侯吴繼爵罷之，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俱奪官。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山西、

三次升遷任兵科給事中。上奏説廣西總兵應當用都督，而不應當用功臣。因而彈劾恭順侯吴繼爵而罷免他，由俞大猷去替代。敵寇大舉入侵陝西，彈劾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都削了官職。又從軍政方面彈劾英國公張溶，山西、浙

浙江總兵官董一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黜。

江總兵官董一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稱職。張溶留任，其餘的都被貶黜。

自嚴嵩敗，言官争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郤，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斥爲民。言路大嘩。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横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争，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逾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群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階，互指爲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

自從嚴嵩失敗，言官争相發憤論列朝事，歐陽一敬尤其敢於進言。隆慶元年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管考核京官，貶黜了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却没有考核爲劣等的。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彈劾楊博懷着私憤，包庇同鄉。胡應嘉先前曾經彈劾高拱，高拱記恨他，想重重地治他的罪。徐階等難以違反高拱的意思，而且認爲胡應嘉實際上是協助考核，當初未曾説，現今夥同同僚亂奏，就草擬了聖旨削職爲民。言官們大爲喧鬧起來。歐陽一敬替胡應嘉辯白，指責楊博及高拱。詆毁高拱奸險專横凶惡，跟蔡京没有什麽不同，而且進言："胡應嘉先前的奏疏臣也曾參與，罷黜胡應嘉不如罷黜臣。"會同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上疏諫諍，徐階於是調胡應嘉爲建寧推官。歐陽一敬不久彈劾高拱用威勢控制朝臣和士紳，專權而至總攬國政，應當儘快罷黜。皇帝不聽。過一個月，御史齊康彈劾徐階。各給事御史認爲齊康是受高拱的指使，許多人聚集在宫闕下，對他辱駡和吐口水。歐陽一敬首先彈劾齊康，齊康也彈劾歐陽一敬。當時齊康以高拱爲主兒，歐陽一敬以徐階爲主兒，相互指責結成黨羽。言官大多論列齊康，齊康最後因此被貶謫。

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吕祥，詔徵祥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敬言："進故名俊，守顯陵無狀。肅皇帝下之獄，充孝陵衛净軍，今不宜用。"從之。中官吕用等典京營，一敬力諫，事寢。黔國公沐朝弼殘恣，屢抗詔旨。一敬請治其罪，報可。俄擢太常少卿。

隨後，陳述軍政八件事，部裏商議都可實行。南京振武營的兵由此撤銷。胡廣巡按陳省彈劾太和山守備宦官吕祥，詔命調回吕祥，罷去守備官職。没有多久，又派遣監丞劉進去替代。歐陽一敬進言："劉進原名劉俊，守顯陵没有好表現。肅皇帝將他下獄，充當孝陵衛的清潔軍士，現今不宜用他。"依從了他的意見。宦官吕用等掌管京營，歐陽一敬竭力諫諍，事情中止了。黔國公沐朝弼殘忍而恣肆，屢次違抗皇帝詔命。歐陽一敬建議辦他的罪，批覆同意。不久升爲太常少卿。

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即日告歸，半道以憂死。時應嘉已屢遷參議，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

高拱再起執掌朝政，歐陽一敬害怕，當日告老還鄉，半路上因憂慮而死去。這時胡應嘉已積功升爲參議，守孝回去，聽到高拱再次爲相，也

驚慌恐怖而死。

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論侍郎黄養蒙、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己，遂并劾拱，言："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爲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潜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即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懼，亟奏辯。會帝崩，得不竟。拱以此銜應嘉。穆宗嗣位，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駁議。帝納焉。應嘉居諫職，號敢言。然悻悻好搏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胡應嘉，沐陽人。由宜春知縣升爲吏科給事中。多次升遷任都給事中。論列侍郎黄養蒙、李登雲以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稱職，都被罷黜。李登雲，是大學士高拱的姻親。胡應嘉料想高拱必定會迫害自己，於是就一起彈劾高拱，奏言："高拱在輔政初年，就認爲值班的房子狹小，將家搬到西安門外，深夜偷偷地回去。陛下近來身體稍微失去調和，高拱就私下將在值班房子裏的器具物品搬到外面去，臣不知高拱是什麽居心。"奏疏上去了，高拱很是恐懼，急切地上奏辯白。正巧皇帝駕崩，得以不追究。高拱因此銜恨胡應嘉。穆宗繼位，胡應嘉建議皇帝駕臨文華殿和輔臣當面商議國家大事，召各卿顧問侍從來問詢，命令各科臣子隨便地評論各事的是非得失。皇帝采納了這些意見。胡應嘉擔任諫官職務，號稱敢於直言。然而忿恨不平愛好攻擊，評論的人大都將他看成陰險奸詐。

周弘祖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馬政。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任吉安推官。調任御史，派去監察屯田、養馬的事。

隆慶改元，司禮中貴及藩邸近侍蔭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嚬笑，則彼無亂政之階，而聖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蔭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已，請汰内府監局、錦衣衛、光禄寺、文思院冗員，復嘉靖初年之舊，又請仿行古社倉制。詔皆從之。

隆慶改年號，司禮監宦官及藩王府邸近侍蔭任錦衣指揮以下的達二十多人。周弘祖快馬上疏建議停止賞賜金幣，有的停止世襲，而且説："高皇帝定下制度，宦官和近侍衹給差遣掃除，不許關心政事。孝宗召大臣咨詢，宦官近侍必須退去百多步，非但不讓他們參預，而且不讓他們聽到。希望陛下不要和他們籌謀商議，讓他們瞭解憂愁喜樂，那麽他們就没有擾亂政事的階梯，皇上的德政就可和太祖、孝宗媲美了。臣又聽説先帝初年，打算蔭太監張欽義子爲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堅持多次上奏。現今趙炳然處在彭澤的職位，不能仿效彭澤的忠心，罪責是無法逃脱的。"批覆已經知道。隨後，建議消減宫内監局、錦衣衛、光禄寺、文思院閑散的人員，恢復嘉靖初年的舊例，又建議仿行古時候的社倉制。詔書都依從了。

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

第二年春天，上奏説："近來四方地震，土

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内庭，輒見撓沮，如閲馬、核庫，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榷取香錢，織造之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内臣爵賞謝辭，温旨遠出六卿上，尤祖宗朝所絶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魏時亮等争，不聽。弘祖復切諫。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惡弘祖及岑用賓等，謫弘祖安順判官，用賓宜川縣丞。

地斷裂成了渠道，旗竿多次着火，雷聲一再轟鳴，隕星而又旋風，天上還落下黑豆，這都是陰氣盛的徵候。陛下繼位二年，未曾接見大臣，咨詢探問治國之道。邊境的禍患很緊急，防備抵禦不得法。事情牽涉到宫内，就被阻撓，如檢閲馬匹、查核内庫，詔書發出而又停止了。皇莊要自己收取種子，太和要徵收布施銀錢，催辦織造的官員多次派出，彈劾的奏疏却被留在宫中。宦官推辭爵位的賞賜，聖旨殷勤慰問却遠遠超出六卿之上，這尤其是祖宗朝代所絶對没有的。”奏疏進去，不給批覆。這年冬天詔命購買珍寶，魏時亮等諫諍，不接受。周弘祖又急切地諫諍。不久被調任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高拱掌管吏部，考核諫諍的官員，憎惡周弘祖和岑用賓等人，就貶謫周弘祖爲安順判官，岑用賓爲宜川縣丞。

岑用賓

用賓，廣東順德人。官南京給事中，多所論劾。又嘗論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爲紹興知府。既中以察典，遂卒於貶所。而弘祖謫未幾，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屢遷南京光禄卿。坐朱衣謁陵免。

岑用賓，廣東順德人。官任南京給事中。多次進行論列彈劾。曾經論列高拱很意氣用事，由此高拱怨恨他，調他出京任紹興知府。不久用考核規則陷害他，就死在貶謫的地方了。而周弘祖貶謫不久，高拱罷職，依據情況被調爲廣平推官。萬曆年間，積功升遷爲南京光禄卿。後來由於穿着紅色衣服去拜謁陵墓而被免職。

鄧洪震

當隆慶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鄧洪震，宣化人。時爲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叠見。傳聞後宫游幸無時，嬪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以待之。”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洪震尋以疾歸。萬曆改元，督撫交章論薦，竟不起。

當隆慶初年，因地震的事而奏言的，又有鄧洪震，宣化人。當時任兵部郎中，上疏説：“入夏以來，接連下雨滿一個月。京城去年冬天地震，今年春天風大天色陰沉，白天裏太陽都没有亮光。近來大同又報告下冰雹損害了作物，地震有響聲。陛下即位纔半年，不正常的禍害屢次出現。傳説後宫游玩没有時限，嬪妃相隨，充滿跟隨的車子。左右親近的人，濫給賞賜。政策命令多次變更，前後背道而馳，奸邪和公正混淆，采用和捨棄猶豫不决。萬一犯法作亂的人暗中産生，敵寇用兵而罪犯逃逸，那將用什麽來對待。”皇帝采納他的話，下到禮部官員商議修身反省。鄧洪震不久因病歸去。萬曆改年號，督撫一起上奏章推薦，最終没有起用。

詹仰庇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授御史。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縣徵調授官御史。

隆慶初，穆宗詔户部購寶珠，尚書馬森執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争，皆不聽。仰庇疏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二臣之戒，絶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諫惡聞，群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况寶石珠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倒置乎。"不報。三年正月，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廬舍，仰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

隆慶初年，穆宗下詔命令户部購買寶珠，尚書馬森持章表上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接着諫諍，都不聽從。詹仰庇上疏説："近來言官諫諍購買寶珠，反而受到指責。從前仲虺勸誡湯不要接近音樂女色，不要增殖財貨；召公勸誡武王以人爲玩物就會喪失德性，以器爲玩物就會喪失志向；湯、武能接受二位臣子的勸誡，斷絶這些玩耍愛好，所以神聖的品德光芒照耀千年。如果奢侈的心思一旦産生，不可能再阻止，任情縱欲，就會財物耗費人民窮困。陛下愛好玩耍已逐漸開了頭，糾正錯誤的諫諍不喜歡聽，許多小人乘着空子，千方百計進行誘惑，害處有不勝説的。何况寶石珠玉，多藏在高官近臣家中，求購得愈急，需要的價值愈多，爲什麽將有用的錢財，耗費在没用的東西上。現在兩廣需要軍餉，再三上疏請求，還是吝惜不肯給，爲什麽這樣輕重倒置呢。"没有批覆。隆慶三年正月，宦官製造烟火，火勢蔓延燃燒了宫中房子，詹仰庇建議按法治罪。皇帝左右親近的人大多切齒痛恨他。

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諫，帝怒，出之别宫。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即上疏言："先帝慎擇賢淑，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内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宫闈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别宫，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宫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宫，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别宫，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

皇帝沉溺於音樂女色，陳皇后找機會委婉進諫，皇帝發怒，就將她斥逐到别宫。外面朝廷裏都擔憂這件事，却没有人敢進言。詹仰庇入朝，遇到醫生從宫中出來。問他，得知皇后卧病很危重了，就上疏説："先帝慎重地選擇善良而深明大義的女子，作爲陛下的匹配，成爲宗廟社稷的内主人。陛下應當遵循先帝的命令，加深對皇后的喜愛。近來聽説皇后移居到别的宫中，已經將近一年了，抑鬱成病，陛下没有稍去探望過。萬一不幸，對於皇上的德性將會怎樣。臣子没有不憂心惶惶的，衹是因爲這事涉及到宫内，不敢公然地進言。臣認爲人臣的正理，知道而不説，應當死罪；説了而觸犯忌諱，也應當死罪。臣今日本來就不惜一死。希望陛下能采納和聽取臣所説的，立即恢復皇后中宫的地位，時常加以慰問，

内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

臣雖死了也勝過活着。”皇帝親手批答説：“皇后没有兒子而多病，移居到别的宫，聊以使自己舒適些，希望能因此除去疾病。你哪裏知道内庭的事，却衹是胡説。”詹仰庇自料會受到嚴重的責罰，同僚也爲他感到危險。等到聖旨下來，朝廷内外驚喜超出所料，詹仰庇更受感動而精神振奮。

亡何，巡視十庫，疏言：“内官監歲入租税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内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内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填私家，過歸朝宁。乞備核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户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宫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群小因乾没，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屏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教，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爲御史僅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

没有多久，巡視國家的十個倉庫，上疏説：“内官監每年收入的租税極多，而每年的支出不設置簿册。按京城内外居住處所園圃場地，隸屬本監的計算起來有幾十個，每年徵收的都是官錢，而宦官假藉供奉的名義，任意侵吞。好處填塞了私家，過錯却歸給朝廷。建議周密地核定哪些應留哪些應革，以及支出收入的多少數額，以杜絶奸詐欺騙。再對照君上的奢侈節儉，這是關係到四方安危的事。陛下先前提取户部銀兩，用來準備急需。現今如本監所説，却都用在創設鰲山、修築宫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整理金櫃玉盆。許多小人乘機吞没，連累皇上德性，虧損國家經濟。希望陛下深刻反省，有拿玩耍愛好來逢迎的，全部屏斥出去并且給以罪罰。”宦官更加怨恨。舊例，各個衙門公文往來，以及管理百姓的官吏發出告示，用“照”字，言官上書却没有這種體式。宦官因此指責“再照人主”這句話，是很大的不尊敬。皇帝發怒，下詔説：“詹仰庇小小的臣子，膽敢照到天子，而且狂妄放肆屢次不悔改。”就當廷杖責一百，除名，并且罷掉科道中巡視國庫儲藏的官吏。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上疏營救，而且説巡視的官吏不應當罷掉。不被采納。詹仰庇任御史衹有八個月，多次上奏正直的言論，結果却因此得罪。

神宗嗣位，録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時嘗爲商人居間，不得内召，除廣東參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入爲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爲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吴時來，仰庇即劾伸。

神宗繼位，録用先朝正直的臣子。由於詹仰庇在京城時曾經替商人調停，不得内調，就派任廣東參議。不久乞求回去。家居十多年，重新起用到江西做官。再升任南京太僕少卿。召入爲左僉都御史，升任左副都御史。詹仰庇起初因有耿直的節操而享有盛名。到這時爲了保住地位的考慮，很不免依附於人。饒伸因科場的事彈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吴時來，詹仰庇就彈劾饒

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閱疏，即論敷教排陷大臣，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焕、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庇謀代之，踪迹頗著。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衆議籍籍不止。稍遷刑部右侍郎。移疾歸，久之卒。

伸。進士薛敷教彈劾吴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詹仰庇未等到看過奏疏，就論列薛敷教排斥陷害大臣，薛敷教因此被廢去官職。到了吏部侍郎趙焕、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離去，詹仰庇就謀劃代替他們，行動很顯露。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一起上書論列是非。詹仰庇自己心裏不安，多次請求離去。皇帝雖然安慰挽留，然而大家議論紛紛不能停止。纔升爲刑部右侍郎。上書稱病辭職回去，很久以後死去。

駱問禮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別宫，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即有疾，豈宜移宫。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爲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贓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大閲，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并留之。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年進士。曾任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居到别宫，駱問禮和同任給事中的張應治等一起上疏説："皇后居宫中的正位，即使有病，怎麽適宜移居到别宫。望急切返居坤寧宫，不要讓後世認爲變更禮制從陛下開始。"没有批覆。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被朝廷中的臣子所排斥，下獄後削去官職。祇有駱問禮説張齊受賄的事可疑，不應當因彈劾大臣來證實他的罪。張居正建議檢閲兵馬，駱問禮認爲不是重要的事情，而建議皇帝每天親自治理政務，仔細地閲覽奏章。没有多久，彈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稱職，皇帝都留住他們。

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問禮遂條上面奏事宜。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群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宫闈，則涵養熏陶，自多裨益"。三言"内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采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

皇帝起初采納言官的建議，打算讓各項政務都在便殿面奏，駱問禮就一條條地上奏關於面奏的事情。一講"陛下親自掌攬政務，應當考慮采用大家的奏言，不要固執自己的意見，讓可否予奪，都符合上天的意旨，那麽就會有獨自下決斷的好名聲，而没有單靠自己處理事務所發生的失誤"。二講"陛下應當每天居於便殿，命令侍從官員常在身旁，非到太陽落下不進入宫中，那麽所受的影響和熏陶，自然會有許多補益"。三講"内閣，是處理政務的根本，應當參用各機構，不要拘泥於翰林，那麽講明義理，順利地實施政事，就都會得到適當的人選"。四講"詔書必定出自六科，各官纔得奉行，或許有未妥當的，容許封還上奏。如果六科不封還駁正，各官失於檢察的，容許御史彈劾"。五講"近來兩次頒下詔

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效”。六言“陛下臨朝决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頽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略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

書，都容許各人正直地進言。然而所采納的，除了言官和一二位大臣以外，都交給了主管官吏罷了。應當更加廣開言路，凡臣子和百姓所上的奏章，不祇看是什麽人而祇聽講的是什麽意見，使得一般人都能自動效力”。六講“陛下臨朝决定政事，凡交給左右辦的，如傳旨、接奏章之類，應當用文武官吏侍從，不要讓宦官參與，那麽窺伺機會營私的事就無從逐漸産生”。七講“士大夫習慣陰險奸詐，稍微有些不同，就加以排斥陷害。從現在起，凡議論國事，祇講是非，不徇情好惡，許多人説的未必得當，一個人説的未必錯誤，那麽公正的言論一天天顯著，士人風氣就會振作”。八講“政令發出，應當必定實行。現今主管官吏所寫批覆，已經批示可行的却未見整治舉辦，安於舊狀而馬馬虎虎地對待職務，成爲一貫而來的習慣了。陛下在上面應當聖明有爲，命令各臣子在下面奮發努力，以此來挽救頽廢怠惰的風氣”。九講“面奏的禮儀，應當省略繁多的虚飾而一定講求實用，讓各臣入宫陳述奏章，退下去辦理事情，不要兩方面各有妨礙，這樣上下溝通就可以持久”。十講“修撰、編檢各臣，應當命令他們輪流入宫值班，接近天子，一切言論行動，拿着簿子在旁邊記下來。有些不是親耳親眼所能及到的，就由各官有的按月上報，有的按季上報，命令他們要隨着事情加以編纂，以便留着起勸誡作用”。

疏奏，帝不悦。宦侍復從中構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曆初，屢遷湖廣副使，卒。

條陳奏上去後，皇帝不高興。侍奉的宦官又在中間設計陷害他，就被貶謫爲楚雄知事。第二年，吏部舉薦雜職官應當升遷的，駱問禮和御史楊松都在薦舉的名單中。皇帝説：“這兩人怎麽可以很快升遷，等候三年以後再討論。”萬曆初年，積功升任湖廣副使，去世。

楊松

楊松，河南衛人。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黄雄徵子錢與民哄，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决，而内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令黜兵馬司官，而鐫松三秩，謫山西布政

楊松，河南衛人。曾任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黄雄徵收利息和老百姓吵鬧，兵馬司逮捕了送到楊松處。事情尚未裁决，内監就派校尉催促黄雄入宫值差，假稱有皇帝的帖子。楊松查問却没有，就彈劾黄雄假傳詔命。皇帝却命令罷黜兵馬司的官，降了楊松三級，貶謫爲山西布政司

司照磨。神宗立，擢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

照磨。神宗即位，擢升爲廬州推官，最後任山西副使。

張應治

張應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稱。爲高拱所惡，出爲九江知府。終山東副使。

張應治，秀水人。在京城中直言上疏，大多值得稱贊。被高拱所憎惡，外放爲九江知府。最後任山東副使。

鄭履淳

鄭履淳，字叔初，刑部尚書曉子也。舉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

鄭履淳，字叔初，是刑部尚書鄭曉的兒子。嘉靖四十年中了進士，任刑部主事，升爲尚寶丞。隆慶三年冬天上疏説：

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内者，適足以資他人矣。

近年以來，萬民失業，四境發生許多變故，天鳴地震，災害屢次到來，這正是陛下早晚憂慮辛勤於政務的時候。飢寒迫身，容易供給他們衣食；嗷嗷待哺的嬰兒，正是聖明君主幫助他們的時候。不乘現在像周朝那樣勤於經營，防患未然，像虞廷那樣深深地懷着對困窮的憂懼，那麼上天用來警告震動國内的，正足够來資助他人了。

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祀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虚納牖之功，宫闈違脱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内批徑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宫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群小侮常，明良疏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

現今最急的事没有什麽比得上任用賢才。陛下登基三年了，曾經召入一位大臣咨詢，當面和一位講官對答，獎賞采納一位諫諍之士，來共同謀劃預防禍患的計策嗎？高亢孤立，天地隔絶，有人進諫忠言，却比折檻的朱雲受罰更重，儒臣想要導君進入善道，却往往是没有功效。内宫違背了脱珥相勸的規範，朝廷拂逆了同舟相濟的道義。封回上奏受到譴責，到哪兒去找趙普那樣綴補被摔壞的破牘堅持上奏的忠臣？宫内批示直接發出，緘封之後從什麽途徑退回？大臣懈怠鬆散，馬虎苟且，小吏荒廢時日，虚度時光。功罪無法查核，文書案牘白白繁多。太監暗中成了禍端，好人們逐漸因此氣短。言語涉及宫中，多方面任意阻撓。權門作梗，堅持不破。人心惶惶，都説小人們輕慢了正常規則，明君良臣因此疏遠隔閡，自從開國以來，未有像這樣子而得到永久安定的。

伏願奮英斷以决大計，勿决小故之所淆；弘浚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

希望振奮英明果斷的精神來决定大計，不要被小事所混淆；弘揚深刻的聰明智慧來選任君子，不要被親近的小人所迷惑。轉移

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逾於此。

對美色奇珍的玩賞，保養人民疾苦；分出花費在昭陽宫裏細瑣事務上的勤勞，使國家的一切政務都能和諧。將南蠻族類作爲邊界上的强敵，把錢財和五穀看成是百姓的脂膏。選拔任用陸樹聲、石星這一類人，嘉獎和采納殷士儋、翁大立等人的奏章。經史講讀，每天親臨而不疲倦。臣子上了奏疏，和主管官吏當面商量可否實行。國家政務的裁决和處理逐漸熟練，人才的奸詐和正派自然會明白。觀察和謹慎地對待細微的變化，挽回形勢而順利地向前發展，計策没有超過這一些的了。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民。神宗立，起光禄少卿，卒。

奏疏呈上去，皇帝十分憤怒，將他杖責一百，囚禁刑部牢獄裏幾個月。刑科舒化等人替他講情，纔釋放他爲老百姓。神宗即位，起用爲光禄少卿，去世。

陳吾德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任行人。隆慶三年升爲工科給事中。

兩廣多盗，將吏率虚文罔上。吾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并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切玩好，應天以實。"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偕同官嚴用和切諫，報聞。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户部尚書劉體乾、户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曰："伏睹登極詔書，罷采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即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内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虚，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

兩廣多盗匪，軍官多半用假報告欺騙上面。陳吾德列舉了臣下可以斟酌情况，自行决斷處理的八件事，都被允許實施。第二年正月初一，日食，不久月又食。陳吾德進言："一年之初就日月并食，是上天的大災禍，陛下應當屏棄一切玩賞愛好，用誠心來感應上天。"皇帝下詔派遣宦官去督促織造，陳吾德和同任給事中的嚴用和一起直言諫諍，批覆説已經知道。皇帝依從宦官崔敏的話，命令購買奇珍異寶，户部尚書劉體乾、户科都給事中李已上奏，不同意。陳吾德又和李已上疏説："看見登基的詔書上説，停止采辦，免除加派，而且説'各監局用缺乏作名義，發出文書苛刻地索取，以及官吏趨承比附跟着去做的，言官立即論劾上奏，用重刑來懲治他們'，全國得知後，歡喜得好像獲得新生。近來左右親近的人，紛紛請求，購買珍玉珠寶，文書多次下來。人心惶恐驚駭，都認爲詔書不可靠，無所適從。近時國庫很久就空虚了，人民生活窮困勞苦，主管財政收支的人日夜擔憂不安穩。陛下爲

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

什麽因玩賞愛好的緣故，花費幾十萬錢財呢！崔敏等人巴結討好謀求私利，罪不可恕。乞求趕快罰罪斥逐，以保全詔書的弘大信用。”皇帝非常憤怒，將李已杖責一百，關入刑部牢獄，將陳吾德斥革爲民。

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既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亦謫之外。居正以吾德不白己，嗛之。未幾，争成國公朱希忠贈定襄王爵，益忤居正。及慈寧宫後室災，吾德力争，出爲饒州知府。有盜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見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謫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莅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爲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

神宗繼位，起用陳吾德到兵科任職。萬曆元年升爲右給事中。張居正掌握國家大權，諫官議論事情必定先去晋見，衹有陳吾德不去。禮部主事宋儒跟兵部主事熊敦朴不和睦，誣陷熊敦朴想彈劾張居正，囑咐尚書譚綸彈劾罷掉他的官職。接着誣陷的真相逐漸清楚了，陳吾德就彈劾宋儒，也將他貶謫外放。張居正因陳吾德不向自己陳述，暗恨他。不久，諫諍成國公朱希忠封贈定襄王爵位的事，更加觸犯了張居正。等到慈寧宫後面房子火災，陳吾德竭力諫諍，被外放爲饒州知府。有偷盜建昌王印章的，逃到南京被捕獲。張居正的門客操江都御史王篆連坐了陳吾德部下失盜的罪，貶謫他爲馬邑典史。御史又彈劾他到饒時違反制度講學，用庫裏的錢購買學田，就被除名爲老百姓。張居正死，被推薦起用爲思州推官，調爲寶慶同知，都用父母親年老作理由不赴任。後來死在湖廣僉事任上。

李已

李已，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

李已，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官太常博士，升任禮科給事中。

隆慶中，頻詔户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争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減。已及内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瘐死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内援，欲借以脱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

隆慶年間，頻繁地下詔給户部徵索財物。尚書劉體乾常常上奏，李已每每協助他，因此長久以來不中皇帝的心意。到了諫諍購買珍寶的事，就得了禍。不久，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求釋放李已，刑部尚書葛守禮等乘此進言：“朝廷審判時，重罪犯人的案情值得憐憫可疑的，都得到從輕發落。李已和宫内犯人張恩等十人，還没有審判定罪，不列入朝廷審判的案子。如果死在監牢中，將會牽累到深厚的仁德。”皇帝於是釋放了李已，張恩等仍舊關禁着。司法機構以爲張恩等宫内有後援，打算藉用他們來開脱李已。到了李已單獨被釋放，大家一致地稱頌皇帝仁愛聖明。

神宗立，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

神宗即位，推薦起用爲兵科都給事中。上奏

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事，豈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胡涍建言得罪，已首論救。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罪廢，復夤緣出鎮湖廣，已力爭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日已暮，逼禁門守者投入。帝怒，謫常州同知。

說："陛下剛開始登基，作弊事件都除去，憑進獻珍寶多少來任官這件事，豈可仍舊按照原來樣子。宦官即使有勤勞的表現，應當用財物優待他們，有關爵位和車馬禮儀，不容許過多地設立。"皇帝稱贊和采納了這些意見。御史胡涍上奏建議得罪，李已首先發表意見救援。不久彈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妥當。平江伯陳王謨因罪被削職，又通過關係出去鎮守湖廣，李已竭力諫諍纔停止。他被升爲順天府丞，再升爲大理右少卿。上疏請求變更父母受封的誥命，當時天色已晚，逼迫宮裏守門的投進去。皇帝發怒，貶謫爲常州同知。

初，已與吾德并敢言，已尤以直著。兩遭摧抑，頗事營進。後爲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正指，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擢南京尚寶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逾年，罷歸，卒。

當初，李已和陳吾德都敢於直言，李已更是以耿直出名。兩次受到挫折後，就幹了些鑽營求進的事。後來任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都考核，迎合張居正的意思，同尚書何寬安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主持考核，於是就得到擢升爲南京尚寶卿。積功升遷爲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過了一年，罷職回去，死。

胡涍

胡涍，字原荆，無錫人。嘉靖末舉進士。歷知永豐、安福二縣，擢御史。

胡涍，字原荆，無錫人。嘉靖末年考中進士。歷任永豐、安福二縣知縣，擢升爲御史。

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涍請嚴馭近習，毋惑諂諛，虧損聖德。保大怒，思傾之。其冬，妖星見，慈寧宮後延燒連房。涍乞遍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恤優遇，其餘無論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爲虐"語。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對曰："涍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意未釋，嚴旨譙讓。涍惶恐請罪，斥爲民。逾年，巡按御史李學詩薦涍。詔自後有薦者，并逮治涍。久之，卒。

神宗即位的第六天，命令馮保代替孟冲掌管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胡涍建議嚴格地駕馭左右親近的人，不要被他們的巴結討好所迷惑，虧損了聖明的德性。馮保十分氣憤，考慮搞垮他。這年冬天，彗星出現，慈寧宮後面的房子被火蔓延燒掉。胡涍請求全面考察宮中曾受先朝皇帝寵幸的人，設身處地給以同情和優厚的待遇，其餘的不論老少一概外放遣散。奏疏中有"唐高宗不像個皇帝，武則天幹起了凶暴的事"這些話。皇帝發怒，問輔臣，這兩句話所指的是誰。張居正回答說："胡涍的話雖然狂妄不合情理，然而內心没有其他意思。"皇帝的怒意尚未平息，嚴厲地下旨譴責。胡涍惶恐地自請有罪，就被革職爲民。過了一年，巡按御史李學詩薦舉胡涍。詔命此後有推薦的，連胡涍一起逮捕起來治罪。很久以後，死去。

汪文輝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官工部主事。隆慶四年調任御史。

高拱以内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并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略曰：

高拱憑内閣大臣的身份掌管吏部，權勢很顯赫。他的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同時擔任言官，日夜奔走在他的門下，專門從事攻擊。汪文輝也是高拱的門生，衹有他心裏認爲這樣做不對。第二年二月上疏陳述四件事，專門指責言官。大致説：

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并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

先帝末年所任用的大臣，原本相互協調恭敬地完成任務，没有稍微意見不合和情感上的裂痕。自從一二位言官見到朝廷上的議論稍有差異開始，就暗中觀察高低，窺測意向而攻擊所嫉妒的。致使顛倒是非，迷惑聖上的聽聞，傷害了國家的大體。如果跟着繼承以前的弊病，交相煽動和陷害，使正派的人不安其位，恐怕宋朝元祐的災禍，又要出現在今天了，這叫做傾陷。

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鋭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

祖宗立法很精密了，而結果有不實行的，不是法破舊了，而是得不到合適的人才罷了。現今言官一一上奏的，大都堅決主張更改。各部的臣子難以違反言官，輕易地變更祖宗制度，遷就一時，隨便地答覆依許。等到新法立而弊病起，又商量恢復舊的。政制不是變通得恰當，老百姓没有統一的制度可以遵守，這叫做紛更。

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耻，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争相詬病，若市井喧哄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録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

古代大臣因事被斥退的，必定委婉地諷諭過失；用來培養廉耻之心，保存國家體統。現今有的撿些已經過去的，揣測那些尚未形成的，追着影子沿着聲音，争着互相辱駡，好像市場上吵鬧混亂的樣子。至於掌握一個方面的大臣，如果不是十分奸惡陰險，也應當去短用長，從愛惜人才着想。現在有的挑出小毛病，就指責爲大壞蛋，用盡言語來辱駡，使決心退職而去。這樣來要求人才，國家從哪裏得到全才來使用，這叫做苛刻。

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

言官能勸誡諫正君主，糾察彈劾大臣。

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

至於言官的短處，誰來替他指出？現在議論事情評論人員有不妥當的，部臣不替轉奏批覆，就生氣不平；同僚雖然明知道他不對，却也不和他爭辯，以爲體統禮貌就應當是這樣。臣子尚且不肯接受一句批評的話，憑什麼責難君主皇上呢。這叫做求勝。

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己專斷，即有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這四種弊病，今天應當嚴格戒除。然而關鍵在於大臣從以前的過失中取得借鑒，不要任用逢迎心意以惹是生非的人。逢迎心意以惹是生非的人被選用，忠心耿直正派而執着的人就會疏遠，而歌頌成功、稱譽盛德的人就會每天來到跟前。大臣憑自己的意思專横獨斷，假使有缺點過失，又從哪兒聽到？宰相的職務，不應當以挽救時局來自我滿足，而應當以端正心中是非做爲根本。希望陛下嚴明地命令宫廷内外，消除結黨拉派的私心，恢復淳厚的風氣，天下人都將感到十分幸運。

疏奏，下所司。拱恶其刺己，甫三日，出爲寧夏僉事。修屯政，蠲浮糧，建水閘，流亡漸歸。御史富平孫丕揚忤拱，爲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齮齕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未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

條陳上奏了，下到主管機構。高拱恨他諷刺自己，纔過了三天，就將他外放爲寧夏僉事。他在那裏整頓屯田事務，免去附加租糧，建設水閘，流亡的人漸漸回來。御史富平孫丕揚觸犯了高拱，被逢迎的人彈劾。正要進行審問，汪文輝提出不同意見説："舉出如毛一樣的小事，排斥正派的人，讓當權的人私下感到高興，我堅决不肯做，各位也不可以呀。"於是延緩了這件事。不久，彈劾的人先得罪被去職，孫丕揚最後得以免罪。

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爲尚寶卿。尋告歸。久之，有詔召用。未赴卒。

神宗繼位，高拱罷職，汪文輝被召回任尚寶卿。不久請假回去。很久以後，有詔命召調任用。没有赴職就死去。

劉奮庸　曹大埜

劉奮庸，洛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裕邸。進員外郎。穆宗即位，以舊恩，擢尚寶卿。已，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

劉奮庸，洛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官兵部主事。不久調禮部兼翰林待詔，在裕邸侍奉穆宗。升任員外郎。穆宗即位，由於舊有的恩情，擢升他爲尚寶卿。不久，藩王府邸的舊臣相繼受重用，衹有劉奮庸長久没有升調。

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隆慶六年三

大學士高拱也是原來的講官，重新出來擔任職務，很專斷任性，劉奮庸憎恨他。隆慶六年三

月上疏曰：

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睹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

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欲，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

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

三、慎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

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

月上疏說：

陛下繼位六年，朝廷綱紀好像整頓了，然而大權被逐漸轉移；仕進的道路好像肅清了，然而長期形成的習慣依然如舊。正當百官渴望看到奮發精神治理好國家，陛下的精神意氣却漸漸地不及當初了。臣想念到過去府邸的舊有恩情，道義上不容沉默。謹條陳五件事，等待着英明的決斷。

一、保養聖上身體。皇帝一人，是天地人神的主宰，必定心志氣度清明，精神飽滿堅實，然後可以治理各種國家大事。希望凝聚精神堅定意志，忍耐心性抑制情欲，不要放縱早晚的歡樂，不要曲從没有止境的嗜欲，那麼就可以長久保住無限量的幸福。

二、總攬大權。現今朝廷所計劃謀議的，百官所接受執行的，并非不奉詔命聖旨，然而其中事理的取捨，陛下曾經獨自決斷嗎？國家大事的更改，人才的取捨，未必都出自忠心的謀劃，服從公正的意見。臣希望陛下親攬大權，凡各機關的建議，閣臣所草擬的旨意，特別要留下過目，時常作出獨立的决斷，使臣下不能窺測出機密，這樣權柄就不致旁落了。

三、謹慎地培養節儉的品德。陛下繼位以來，傳旨取用銀子不下數十萬，搜求奇珍異寶，造起鰲山燈火，衣服車馬器具，全部鏤金雕玉。生産財物十分困難，衰敗起來却是没有數的。希望體察内庫錢財的空虛，想到小百姓的艱苦，不作無益的浪費，不看重奇異的物品，那麼國家財政充實盈餘，老百姓就喜愛他們的生活了。

四、閱覽章奏。臣子所提的意見，哪裏能够都妥當。陛下一切擱置着不閱看，不祇虛待了忠良臣子貢獻意見的誠意，而且恐怕掌權的奸臣遮蔽堵塞，局勢由此形成。希望陛下留意章奏，委曲地加以容納。説到君主的品德，就反省自己去修養；説到國家施政，就加以改革使治理得好。聽

而進言者益樂於效忠矣。

取意見的已經在行事上表現出來，貢獻意見的就更加高興地效忠了。

五、用忠直。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鮮。

五、任用忠直的人。近年進諫的，有的諫勤於政務，有的諫節省費用，有的諫選用賢良斥退不肖，這些都是無利可得而去做的，并非像奉承旨意，觀望風向，肆意攻擊以發泄對他人的怨恨，迎合權要，相互推薦擢用以樹立邪惡朋黨的人可以相比的。希望寬恕狂妄愚笨之罪，贊賞敢於冒死獨犯的誠意，提到一定位置，振奮士人風氣，那麽直言諫正一天天傳開，補益非淺。

疏入，帝但報聞，不怒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構奸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并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爲二臣祈寬。帝不許，竟謫大埜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則盛稱頌拱，又盡舉大埜奏中語代拱剖析，士論非之。

奏疏呈進去，皇帝衹批覆知道了，没有發怒。然而依附高拱的人却認爲劉奮庸長久没有升官，心裏不高興而進行諷刺，一起辱駡詆毁他。給事中涂夢桂就彈劾劉奮庸動摇國家大政。恰在這時給事中曹大埜也彈劾高拱十條罪，皇帝斥責他。給事中程文乘機上奏高拱竭忠報國，是萬世所依賴的，劉奮庸和曹大埜漸漸勾結起來製造奸謀，陷害宰相，其罪殺不勝殺。奏章同時下到吏部。高拱正好掌管吏部的事，表面上替這兩個臣子請求寬恕。皇帝不依許，竟貶謫曹大埜爲乾州判官，劉奮庸爲興國知州。涂夢桂、程文都是高拱的門生。涂夢桂盡力譴責劉奮庸，程文大力稱頌高拱，又儘量拿曹大埜奏章中的話代高拱剖白，士大夫談論間都指責他們。

奮庸謫官兩月，會神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病乞歸，卒。

劉奮庸謫官兩個月，正巧神宗即位，就升爲山西提學僉事。再升任陝西提學副使。因病乞求回家，去世。

大埜，巴縣人。其劾拱，張居正實使之。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貪劾免。

曹大埜，巴縣人。他彈劾高拱，實際上是張居正指使的。萬曆中期，積功升爲右副都御史，任江西巡撫。由於貪污被彈劾而免職。

贊曰：世宗之季，門户漸開。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益淆亂也。汪文輝所陳四弊，有旨哉！論明季言路諸臣，而考其得失，當於是觀之。

贊曰：世宗末年，宗派門户之争逐漸開始。身居諫議官職的，各有依靠的宗主。所以那時不擔憂他們不進言，而擔憂他們進言冗雜没有用，以及他們心裏不能無私；他們進言愈多，而國家大事就愈加混亂了。汪文輝所陳述的四種弊病，説得真有意思！評論明代言路各位臣子，考核他們的得失，應當從這些方面來觀察他們。

明史卷二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

吴山　陸樹聲（子）彦章　瞿景淳（子）汝稷 汝説
田一儁 沈懋學（懋學從孫）壽民　黄鳳翔 韓世能　余繼登
馮琦（從祖）惟訥（從父）子咸　王圖 劉曰寧　翁正春
劉應秋（子）同升　唐文獻 楊道賓 陶望齡　李騰芳　蔡毅中
公鼐　羅喻義　姚希孟　許士柔　顧錫疇

吴山

吴山，字曰静，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尋代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

吴山，字曰静，高安人。嘉靖十四年考上進士，授任編修。積功升任禮部左侍郎。三十五年調吏部。不久代替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次年加銜太子太保。

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介大學士李本飲山，欲與爲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悦而罷。帝欲用山内閣，嵩密阻之。府丞朱隆禧者，考察罷官，獻方術，得加禮部侍郎。及卒請恤，山執不與。裕、景二邸并建，國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知帝激於郭希顔疏，欲覘人心，諷山留王。山曰，“中外望此久矣”，立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司禮監黄錦嘗竊語山曰：“公他日得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

吴山和嚴嵩同鄉。嚴嵩的兒子嚴世蕃介紹大學士李本請吴山飲酒，想和他結成兒女親家。吴山不同意，嚴世蕃不高興而這事也就罷了。皇帝想用吴山擔任内閣大臣，嚴嵩暗中阻撓。府丞朱隆禧，由於考察罷了官職，獻上方技，得以升爲禮部侍郎。到了死後請求撫恤，吴山堅持不給他。當時裕王、景王同時册封，太子没有確定。嘉靖三十九年冬天，皇帝忽然下命令給禮部，準備景王到封地去的儀仗。嚴嵩知道這是皇帝被郭希顔奏疏所刺激，想觀察人心，就暗示吴山留住景王。吴山説，“朝廷内外希望這樣很久了”，立即準備了儀仗上奏，景王終於到了封地。司禮監黄錦曾經私下對吴山説：“您將來能够成全爲老百姓就值得慶幸啦；王到封地去，并不是皇帝的真實意思呀。”

明年二月朔，日當食，微陰。曆官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嵩以爲天眷，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爲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

第二年二月初一，將要出現日食，天微陰。掌握曆算的官員説：“日食没有顯現，就跟不食相同。”嚴嵩認爲這是上天的眷愛，催促部裏趕快上表向皇帝祝賀，侍郎袁煒也爲此上言。吴山

耶?"仍救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乃責山賣直沽名，停東華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又惡專劾山，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

仰着頭說："太陽剛開始缺，打算欺騙誰呢?"仍舊按原來那種儀式安排救護。皇帝很生氣，吳山請罪。皇帝認爲吳山遵守禮制没有罪，而責令禮科當面報告情况。給事中李東華等震驚害怕，就彈劾吳山，建議和他同受罪責。皇帝於是指責吳山炫耀正直來騙取名譽，停止了李東華的官俸。嚴嵩進言説罪在部裏的臣子。皇帝就寬恕了李東華等，命令暫且記下吳山的罪。吏科梁夢龍等人見到皇帝很是生吳山的氣，又憎恨單獨彈劾吳山，就連着吏部尚書吳鵬一起彈劾。皇帝命令吳鵬退休，吳山免去官職，在家閑住。當時人們都爲吳山惋惜而爲吳鵬的離去深感高興。

穆宗即位，召爲南京禮部尚書，堅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

穆宗即位，召他任南京禮部尚書，他堅决推辭不去赴任。去世，贈銜少保，謚號文端。

陸樹聲　陸彦章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家世業農。樹聲少力田，暇即讀書。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一年請急歸。遭父喪，久之起南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還春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敕學規，著條教十二以勵諸生。召爲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起初冒充林姓，等到得了官職時纔恢復原來的姓。家庭歷代以農爲業。陸樹聲少年時努力種田，有空時就讀書。嘉靖二十年會試中了第一名。選爲庶吉士，授任編修。三十一年請假回家。逢上父親喪事，很久以後被起用爲南京司業。没有多久，又請求休假回去。起用爲左諭德，掌管南京翰林院。不久召回春坊，不去赴任。很久以後，起用爲太常卿，主管南京祭酒事。他嚴格整頓學規，寫了教育條文十二條來勉勵學生。被召爲吏部右侍郎，却托病求退不去上任。隆慶年間，再被起用爲原來的官，仍舊不去就職。神宗繼位，就在家裏被封爲禮部尚書。

初，樹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首舉樹聲，唯恐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爲重，用後進禮先謁之。樹聲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爲正席。其介介如此。北部要增歲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别忠邪。詔皆嘉納。

當初，陸樹聲多次推辭掉朝廷的任命，朝廷内外都推崇他的風格節操。逢到重要的職務，必定首先推舉他，祇恐怕他不到職。張居正掌握國家大權，重視得到陸樹聲，用晚輩的禮節先去拜見他。陸樹聲以温和而恭敬的態度相對待，意思好像不很願靠近，張居正感到失望而去。有一天因公事到政府。看到座位稍微偏了，仔細看看而不坐上去，張居正趕快將座位擺端正。他就是如此介直。北部要求朝廷增加每年輸納的財物，兵部將要允許，陸樹聲盡力諫諍。年終，他陳述四方災異，建議皇帝遵循舊有章程，省察奏疏文

牘，慎重賞賜財物，防止壅塞遮蔽，聽取正直言論，崇尚節儉品德，總攬國家大權，辨别忠良奸邪。皇帝下詔都嘉許采納。

萬曆改元，中官不樂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别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正就邸舍與别，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燫。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

萬曆更改年號，宦官不喜歡陸樹聲，多次傳出命令要他到會極門去接受聖旨，而且接連地催促。等到趕去，却是曹司裏的平常事罷了。陸樹聲知道其中的用意，就接連上疏請求退休。張居正告訴他的弟弟陸樹德說："朝廷將要給平泉任宰相啦。"平泉，是陸樹聲的别號。陸樹聲聽到了說："一個史官，離開國都二十年，難道還希望做宰相嗎？而且被虛假情誼所籠絡有什麼好處。"這年冬天請求得更加堅決，於是下命令讓他乘驛站的車馬回去。他到朝廷上告辭時，陳述了時事政治方面十件事。說的話大多切中要害，皇帝却衹是批答已經知道了。張居正到他府邸和他作别，問誰可以替代他。他推舉了萬士和、林燫。等到出了京都城門，全城士大夫追上來相送，他都謝絶相見。

樹聲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爲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問。弟樹德，自有傳。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誡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樹聲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彥章有節概，官至南京刑部侍郎。

陸樹聲端方耿介而又恬淡雅致，閑遠地置身物外，讓他擔任官職難而讓他退下來容易。入仕六十多年，實際擔任官職不到十二年。跟徐階同鄉，跟高拱同一年考上進士。這兩人相繼掌握國家大權，他都以病推辭而不出來任職。他由張居正所推舉，最後仍舊不去依附。不久，按制度供給公家倉米和僕役，加銜太子少保，再派人去問候。弟陸樹德，自己有傳。兒子陸彥章，萬曆十七年考上進士。陸樹聲告誡他不要接受翰林院選拔，他隨着就從行人的官任上歸養父母。詔命給以月俸，是一種不同於尋常的優厚待遇。陸樹聲九十七歲死去。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文定。陸彥章有氣節，官至南京刑部侍郎。

瞿景淳　瞿汝稷　瞿汝説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够作文。長久地過着秀才的窮困日子，靠着在鄉里中教書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考上會試第一名，殿試第二名，授任編修。

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徙鳳陽。景淳奉敕封其子載堉爲世子，攝國事。世子内懼，贐重幣，景淳却之。

鄭王朱厚烷由於上疏議論國事而被廢黜，遷徙到鳳陽。瞿景淳奉皇帝命令封他的兒子朱載堉爲世子，代理國事。世子心内害怕，贈送了厚

時恭順侯吴繼爵爲正使。已受幣，慚景淳，亦謝不納。既而語景淳曰："上遣使密詗狀，微公，吾幾中法。"滿九載，遷侍讀，請急歸。

禮，瞿景淳退還了。當時恭順侯吴繼爵是正使。他已經接受了禮物，對瞿景淳而感到慚愧，也推辭了不接納。過後跟瞿景淳説："皇上派人秘密地偵察情况，没有您，我幾乎犯了禁令。"做官滿九年，升爲侍讀，請假回去。

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師未捷。景淳還京，謁大學士嚴嵩。嵩語之曰："倭旦夕且平。胡總督才足辦，南中人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遥度之耳。景淳自南來，目睹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南中人不得一安枕卧。相公不欲聞，誰爲言者?"嵩愕然謝之。

江南長時期地被倭寇所困苦，總督胡宗憲出兵未能勝利。瞿景淳返回京城，拜見大學士嚴嵩。嚴嵩對他説："倭早晚將被平定。胡總督的才能足够處理這件事，南方的人指責他不足，爲什麽?"瞿景淳端正臉色説："相公遥遠地估計罷了。景淳從南邊來，親眼看到倭的禍患。胡君親自聚集着十萬軍隊，南方的人却不能安穩地倚着枕頭躺一會兒。相公不想聽到，誰來向您説?"嚴嵩驚愕地向他道謝。

歷侍讀學士，掌院事。改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就遷吏部右侍郎。隆慶元年召爲禮部左侍郎。用總校《永樂大典》勞，兼翰林院學士，支二品俸，侍經筵，修《嘉靖實録》。疾作，累疏乞骸骨歸。逾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曾任侍讀學士，掌管翰林院事。調任太常卿，兼理南京祭酒事，赴任升吏部右侍郎。隆慶元年召爲禮部左侍郎。由於總校《永樂大典》的勞績，兼任翰林院學士，支取二品俸禄，在經筵侍奉，編纂《嘉靖實録》。疾病發作，多次上疏請求退休回去。過了一年死去。贈爲禮部尚書，謚號文懿。

爲編修時，典制誥。錦衣陸炳先後四妻，欲封最後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嚴嵩爲請，亦不應。橐金以投，卒笑謝之。

任編修時，主持制定皇帝的詔命。錦衣陸炳先後有四個妻子，想封最後一個。囑托瞿景淳撰寫文書，不同意。由嚴嵩作中介來請求，也不答應。用袋子裝着金錢送上來，最後還是笑笑退回去。

子汝稷、汝説。汝稷，字元立。好學，工屬文，以蔭補官。三遷刑部主事。扶溝知縣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抶扶溝民耳。"讞上，竟得釋。歷黄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與酉陽冉躍龍相仇殺。汝稷馳檄元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尋遷長蘆鹽運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

兒子瞿汝稷、瞿汝説。瞿汝稷，字元立。好學，擅長撰寫文章，由於父蔭補官。積功升任刑部主事。扶溝知縣鞭打皇族的人，神宗命令給以重的責罰。瞿汝稷説："這個人穿着便服到縣衙門堂階前，官府自己鞭打扶溝老百姓罷了。"判决文書呈上去，最終得到了釋放。曾任黄州知府，調邵武，再任辰州。永順土司彭元錦幫助他的弟弟保靖土司彭象坤，跟酉陽冉躍龍互相仇殺。瞿汝稷快馬發檄文令彭元錦解散軍隊離去，三土司都相安。不久升爲長蘆鹽運使，在太僕少卿的官職上退休。不久去世。

汝説字星卿。五歲而孤。構文成，輒跪薦父木主前。萬曆中舉進

瞿汝説字星卿。五歲時父死。作文完成，就跪獻到父親的木主前。萬曆年間考上進士，官做

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耜，别有傳。

田一儁

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萬曆五年，吴中行攻張居正奪情，趙用賢等繼之，居正怒不測。一儁偕侍講趙志皋、修撰沈懋學等疏救，格不入。乃會王錫爵等詣居正，陳大義。一儁詞尤峻，居正心嗛之。未幾，志皋等皆逐，一儁先請告歸，獲免。

居正歿，起故官。屢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辭疾歸，未行卒。一儁禔身嚴苦，家無贏貲。贈禮部尚書。

沈懋學　沈壽民

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父寵，字畏思。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縣。以民不諳織紝，置機杼教之。調獲鹿，徵授御史，官至廣西參議。師貢安國、歐陽德，又從王畿、錢德洪游。知府羅汝芳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

懋學少有才名。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貽書勸嗣修諫，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李幼滋與居正善，復貽書爲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并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講學，盗虚名，至是縉紳不與焉。懋學遂引疾歸。居數年，卒。福王時，追謚文節。

從孫壽民，字眉生，爲諸生有聲。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疏劾兵部尚書

到湖廣提學僉事。也以剛正出名。兒子瞿式耜，另外有傳。

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名。選爲庶吉士，授任編修，升任侍講。萬曆五年，吴中行攻擊張居正喪期未滿而赴任官職，趙用賢等跟着攻擊，張居正怒氣難以意料。田一儁和侍講趙志皋、修撰沈懋學等人上疏救援，受阻礙而不能送入。於是會同王錫爵等人到張居正處，陳述大義。田一儁講的話尤其峻切，張居正心裏恨他。没有多久，趙志皋等人都被斥逐，田一儁由於先請求告老回去，得以避免。

張居正死，田一儁起用爲原來的官。積功升任禮部左侍郎，掌管翰林院。因病辭官回去，没有動身就死去。田一儁修身嚴格刻苦，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贈銜禮部尚書。

沈懋學，字君典，宣城人。父親沈寵，字畏思。嘉靖年間考上鄉試，授任行唐知縣。因老百姓不熟悉織布縫衣，就購置織機教他們。調獲鹿，被徵調任御史，官做到廣西參議。他師從貢安國、歐陽德，又跟王畿、錢德洪結交往來。知府羅汝芳創辦講經會，御史耿定向聘請沈寵和梅守德共同主持講席。

沈懋學少年時有才名。考中萬曆五年進士第一名，授任修撰。張居正的兒子張嗣修，是他同一年的進士。他上疏既被阻礙而不得送入，就多次寫信勸告張嗣修諍諫，張嗣修不能采納。因工部尚書李幼滋跟張居正友好，又寫信向他説。李幼滋回信道："你所説的，像是宋人迂腐的話，趙家天下不能强盛的原因就在這裏。張公不奔喪，跟作揖相讓和征討誅伐，都符合聖賢道義，小小書呆子哪裏能懂得這一些。"李幼滋當初講學，騙取虚名，到這時縉紳們不和他親近了。沈懋學就藉口患病而回去。家居幾年，去世。福王時，追贈謚號文節。

侄孫沈壽民，字眉生，當秀才時就有名聲。崇禎九年實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就保舉沈壽民接受詔命。纔入京都，上疏彈劾兵部尚書楊嗣昌

楊嗣昌奪情。復攻總督熊文燦，言："嗣昌挈軍旅權，付文燦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餘萬。使賊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講盟結約，若與國然。天下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通政張紹先寢不上。壽民以書責，紹先乃請上裁，嗣昌皇恐待罪。帝以疏違式，命勿進。壽民遂隱括兩疏上之，留中。少詹事黄道周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後道周及何楷等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壽民名動天下。未幾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福王時，阮大鋮用事。銜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鋮妄陳條畫，鼓煽豐芑"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國變乃歸，不復出。

喪期未滿就上任的奪情之事。又攻擊總督熊文燦，進言："楊嗣昌掌握帶領軍隊的權力，他交給熊文燦十二萬兵，二百八十多萬餉銀。應該使得賊人自己捆綁起來扛着棺材來投降，還應該向他們宣布皇上的聲威，然後讓他們不死；可是現在却和他們講盟結約，好像相互友好的國家一樣。世上哪有將權柄交給賊人，而能制服賊人的?"通政張紹先將奏章擱下來不遞上去。沈壽民寫信去責問，張紹先於是請皇上裁定，楊嗣昌惶恐地等待罪責。皇帝認爲奏疏不符合格式，命令不要進呈。沈壽民就歸納兩次奏疏的内容呈上去，被留在宫中。少詹事黄道周嘆道："這是什麽樣的事，在朝廷中的人不説而在民間的人倒説了，我們這些人慚愧死了。"後來黄道周以及何楷等人接連上疏直言，主要是從沈壽民開始的。沈壽民的名氣震動天下。没有多久托病離去，在姑山講學，跟他往來的有幾百人。福王時，阮大鋮當權。他恨沈壽民彈劾楊嗣昌的奏疏中有"阮大鋮胡亂陳述條劃，鼓吹煽動遷都而藉説豐水之旁有芑草"這些話，一定要殺死他。沈壽民於是變更姓名躲避到金華山。國家大變後纔回去，不再出來做官。

黄鳳翔

黄鳳翔，字鳴周，晋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教習内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爲鑒戒者，令誦習之。《世宗實録》成，進修撰。

萬曆五年，張居正奪情，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於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及居正二子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往。屢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起補北監。

時方較刻《十三經註疏》，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

黄鳳翔，字鳴周，晋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任編修。在内書堂教習，編輯以前歷史上宦官行爲可以作爲鑒戒的，讓他們誦讀學習。《世宗實録》完成，升任修撰。

萬曆五年，張居正喪期未滿而奪情任官，杖罰了諍諫的官員們。黄鳳翔心裏不平，在朝廷上和人一起進言，編纂章奏，將所有諫諍的奏疏都收録進去。當張居正的兩個兒子參加會試，向他示意，黄鳳翔嚴峻地拒絶了。他該當主持南畿的考試，由於王篆想私托照顧其子，他就又推辭了不去。積功升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由於探望母親而回去，起用補任北方的國子監。

當時正在校訂刻印《十三經註疏》，黄鳳翔進言："方纔陛下除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很好。陛下讀曾子論孝説到要敬愛父母所給的身體，就應當想到珍惜愛護聖上自己的身

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疏入，報聞。

體。念《學記》裏講到學習了然後知道不足，就應當想到明白和推廣聖上學習的内容。考察《月令》篇以四時變化來敷陳政治、效法天道的正常運轉達到自强不息，就可瞭解聖上治理國家應當勤勞而奮發有爲。研究《世子》篇陳述太保太傅的教導和入學依年齡大小爲序的禮儀，就可知道太子應當早日確立和預先教授。”奏疏呈進去，批覆已經知道了。

尋擢禮部右侍郎。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爲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中寢。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孰肯捐軀爲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首；太宗移内藏上供物，爲用兵養士之資。今户部歲進二十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内帑。與其要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於孑遺之赤子。”帝不能用。

不久擢升爲禮部右侍郎。洮、河報告危急，他上疏直言：“多事的年代，陛下應當屏除游樂宴飲，親自治理政事，實在地想辦法安定天下排除禍患。如今大的計劃，祇在選用人才、治理財政兩件事。宋時的臣子有這樣的話，‘平日没有言無不盡敢於諫諍的臣子，那麽面臨危難時就没有和皇上同仇敵愾捨命禦敵的士人’。鄒元標具有正直的名聲和堅勁的節操，銓選部門特别準備召用。其他因進言而被降職的，如潘士藻、孫如法也準備改到近地安置，而奏章却都被中途擱置了。士人正氣一天天受挫折，進言的渠道一天天被堵塞，平日祇留戀爵禄和豢養私交，碰到危難時誰肯捨命爲國家盡力呢。從前宋藝祖想積蓄細密的絹二百萬匹，交换遼人的首級；太宗動用宫内所藏的供奉財物，作爲用兵養士的經費。現在户部每年進獻二十萬，全不是原有的定額，長時期下來竟成爲經常的供奉。陛下富有整個天下，爲什麽自己要營謀私蓄。我見到都城裏的佛寺道觀，丹碧輝煌，寺院供奉的祭品，齋醮祈禱的儀式，没有一樣不是花費宫内的錢款。與其向陰暗中的鬼神祈求福氣，不如向遺留的老百姓廣泛地布施。”皇帝不采用他的意見。

廷臣争建儲，久未得命，帝諭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鳳翔與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册立儀上。帝怒，俱奪俸，意復變。鳳翔又疏争，不報，遂請告去。

朝廷裏的臣子諫諍確立太子，很久未得到命令，皇帝下命令給内閣臣子在明年春天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來告訴禮部，黄鳳翔和尚書于慎行、左侍郎李長春就將册立的禮儀送上去。皇帝發怒，都剥奪了官俸，想法又改變了。黄鳳翔又上奏疏諫諍，不答覆，就請假而去。

二十年，禮部左侍郎韓世能去，張一桂未任而卒，復起鳳翔代之。尋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以養親

萬曆二十年，禮部左侍郎韓世能離去，張一桂未到任而死去，於是又起用黄鳳翔代替他們。不久調吏部，任命爲南京禮部尚書。他藉口侍養

歸。再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久之母卒，遂不出，卒於家。天啓初，謚文簡。

母親而歸去。再起用爲原來的官職，又竭力用母親年老來推辭。很久以後母親去世，就不再出來做官，死在家中。天啓初年，謚號文簡。

韓世能

世能，字存良，長洲人。鳳翔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世宗》、《穆宗實録》，充經筵日講官。歷侍讀、祭酒、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館閣文字，是科爲最盛。世能嘗使朝鮮，贈遺一無所受。

韓世能，字存良，長洲人。和黄鳳翔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任編修。參與整理《世宗實録》、《穆宗實録》，充任經筵日講官。歷任侍讀、祭酒、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館閣文字，這科進士最是興盛。韓世能曾經出使朝鮮，贈送的東西一概没有接受。

余繼登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馮琦共進《通鑑》講義，傅以時政缺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宫災，偕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檢討。參與整理《會典》完成，升爲修撰，在經筵值班講讀。不久升任右中允，充當日講官。當時經筵講讀久已停止，侍讀的臣子没有機會獻納忠言。余繼登跟同僚馮琦一起呈上《通鑑》講義，附着説明對時事政治闕失的看法。歷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任正史副總裁。後來，擢升爲詹事掌管翰林院。兩宫發生火災，跟各講官一起引《洪範·五行傳》直言諫諍。没有答覆。升任禮部右侍郎。

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陜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涌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采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册立元子，停礦税，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

萬曆二十六年，以左侍郎代理部裏的工作。陜西、山西地震，南方都城發生雷火，西寧的鐘自己鳴響，紹興的地裏涌出血來。余繼登在年終分類上奏，乘勢建議罷掉一切求索開采礦産而有害老百姓的措施。當時不能采用。後來雷電擊倒太廟裏的樹，再次請求皇帝親自祭天地、祭祖宗，册立太子，停收礦税，撤回宫廷裏派出的使者。皇帝嘉獎性地下詔書答覆表示已經知道了。

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税，以佐兵食。復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虚，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

接着擢升爲本部尚書。當時將討伐播州楊應龍。余繼登建議罷除四川礦税，以輔助軍隊的糧食。又上奏説："近來星斗運行改變了正常軌道，水旱都成了災害，太白星白天也出現，這是上天不和諧。鑿山開礦，掘地求砂，使得狄道發生山崩地震，這是大地不和諧。民間已經窮困，却更加向他們索要；國庫已經空虚，却再强求珍珠異寶；奸民像螞蟻樣聚集，宫廷派出的人凶暴得像鴟鳥張翼，朝廷内外堵塞隔閡，上下不能够相通，這是人事方面不和諧。乖戾之氣凝聚而不

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帝不省。

散，怨恨之毒結合而成形，丘陵山谷變遷，高低更换位置，這是陰氣憑凌陽氣、奸邪干犯了方正、下面反叛了上面的象徵。臣子不能够感動君父，説得愈多愈感到厭煩，所以上天用不平常的變化，使陛下警覺醒悟，還可以恬然安處而不加留意麽?”皇帝不理會。

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册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余繼登自從主持禮部裏事務，建議給皇帝的嫡長子舉辦冠婚禮。奏章多次呈上去，由於得不到同意，鬱鬱不樂而生了病。每次提起，就流涕淚説：“大禮不舉辦，我這禮官的死了也不閉目。”病滿三個月，接連上奏章乞求退休，不依許。請求停發官俸，也不依許。最後死在任上。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文恪。

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爲一言，終不可。

余繼登樸實正直而謹慎細密，少言笑。遇到大事，就從容不迫地發表議論。在家裏品行方正而且生活儉約。學士曾朝節曾經經過他的家，見到滿路長着蓬蒿。到了病危重，去看他，衹見蓋的是粗布被子，一張羊皮遮掩着脚。小兒子去考秀才，夫人請求他去説句話，最終還是不同意。

馮琦　馮惟訥　馮子咸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絶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并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争之。進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莅政勤敏，力抑營競，尚書李戴倚重之。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年時聰穎機敏没有人可和他相比。十九歲，考上萬曆五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編修。參與整理《會典》成功，升任侍講，充當日講官，歷任庶子。三王同時分封的議論起來時，曾寫信給王錫爵盡力諫諍。升任少詹事，掌翰林院事。升任禮部右侍郎，調吏部。他處理政事勤奮敏捷，竭力阻止營私争逐，尚書李戴倚重他。

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涌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書戴上言：

二十七年九月，太白星、太陰星同時在中午出現；又狄道山崩，平地上冒出大小五座山。馮琦起草奏章，跟尚書李戴一起向上進言：

> 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涌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户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

> 近來見到太陰星經過天空，太白星白天出現，已是非常奇異。至於山塌陷成低谷，地面冒起成了山丘，自從開天闢地以來衹在唐朝垂拱年間有過，然而如今却第二次出現了。私下認爲上天是没有私心的，衹是聽從老百姓的心願。如想承受天意，應當順從民心。近來天下賦税的數額，跟二十年以前相比，增加了十分之四。而老

西討，蕭然苦兵。

百姓家中富足的，却減少了十分之五。東征西討，百姓騷動不安，苦於戰爭。

自礦税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剥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絶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税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群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脱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内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

自從派出礦税的使者，民間的困苦更是嚴重。加上水旱蝗災，窮困流亡的人充滿路上，京城附近地帶，盜賊公然横行，這并非瑣細的事故呀。宫廷裏的使者奉命外出，所跟隨的奸惡之徒，動不動就有千百人。陛下想通商，而他們却專心困商。陛下想愛民，而他們却專心害民。近來巧於弄奸作惡的有二種：其一精通於窺測皇上的心意，備有現成的奏章，藉武官呈送上來；另一種是專力盤剥小民，已設下了謀劃，藉宦官來實行。他們運用機謀好像惡鬼毒蟲，榨取錢財極盡錙銖微利。遠近的人同聲嗟嘆，貧富之家一齊困苦。貧窮的家裏没有儲蓄，衹有依靠勞力謀生，索取了他們幾個錢的利益，就斷絶了他們一天的生計。至於富有的百姓，更是蒙受毒害。有的被陷害爲漏税偷礦，有的被誣告爲販鹽盜木。這些人所布成的詭計，聲勢盛大。等到取得了錢財，又安静得好像没有事。小百姓叠着兩脚屏住呼吸，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利益歸於奸惡之徒，怨恨却集中到朝廷之上。以刺骨的窮困，抱着傷心的痛苦，一有呼號就容易衝動，一有衝動就難以安定。今日尚算太平，老百姓已經吵吵鬧鬧，萬一有兵亂的危急消息，天下誰可擔保是忠信的。哱拜被誅日本，關白平秀吉死，這都是靠招募老百姓中的壯丁以爲兵，動用老百姓的財物以爲餉。如果一個地方的窮苦百姓發起作亂，四面響應他們，到哪裏徵兵，到哪裏取用糧餉呢！陛下試派遣忠實親信的人，到都城内外去采訪，凡有民間歌謠，讓他們一一聽取了來上奏，那麽民間的怨苦，清清楚楚地可以看見。上天心腸仁愛，明白地顯示出責備的徵候，的確希望陛下翻然悔悟而改正，及時地制止禍亂。

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

然而禮部修身反省的奏章尚未得到批

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遍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黄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核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没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没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内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

答，奸惡之徒進行搜刮的奏疏却已被允許實行，如采納何其賢的胡説，命令將普天下的無妨礙的官銀解來。按四方的錢和穀，都有定額，所謂“無妨礙”，意思大概指經費的盈餘。近來徵調頻繁，正額尚且欠着，從哪裏得到盈餘。這命令一下，督促嚴而急，必定會分掉公家的錢財來充當貢獻。經費没有安排，還向民間攤派，這事必定不可這樣做。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這件事，以理而論，哪有一座墳墓裏藏着黄金萬萬兩的。即使有這樣的事，也應當下命令給巡撫巡按去考察查核。先要辦他盜墓的罪，然後没收墓中所藏的財物。没有罪狀尚未弄清楚，而先没收錢財的。一張紙條早上呈入，嚴厲的命令晚上傳達出來，即使懷有深冤，還有誰敢辨清事理。不衹破毁了此人的各房族，而且還要將禍事牽連到許多人。衹要受到株連，立即敗壞滅亡。事情發生在京師裏尚須三次審核，發生在萬里外却衹依據單方面的話。這就使狡猾的那夥人，操縱着生殺的大權。這種風氣一提倡，誰不跟着效仿。已經有相同於漢武帝下的告緡的命令了，又開了告密的頭。臣等剛想陳訴，而奸惡之徒的奏本却又已得到聖旨的同意了。五天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有二百萬。奸惡之内産生奸惡，事例之外創設事例。臣等以前還希望這種現象一天天减少，現在變爲擔心它一天天增多，不到民窮財盡，激發起大的變亂不會停止。俯伏着希望陛下静思遠看，儘快和朝廷裏的臣子共同想辦法整頓制止，不要使四海内的老百姓跟當今盛世結怨，讓千秋歷史給聖上的德性留下譏誚。

不報。

没有批覆。

尋轉左侍郎，拜禮部尚書。帝將册立東宫，詔下期迫，中官掌司設監者以供費不給爲詞。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争。”其弟户部主事瑗適輦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

不久調爲左侍郎，拜官禮部尚書。皇帝要確立太子，詔書下來時期限緊迫，宦官掌管司設監的就以提供的經費不够作爲藉口。馮琦説：“今天以禮爲重，不可和他們争論。”他的弟弟户部主事馮瑗正巧運四萬兩餉銀出京都，馮琦立即追

費，事乃克濟。

回，給司設監作爲經費，事情纔得以辦成。

三十年，帝有疾，諭停礦税，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疏爭，且請躬郊廟祭享，御殿受朝，不納。湖廣税監陳奉以虐民撤還，會陝西黄河竭，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并乞徵還，皆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别給關防徵税，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

三十年，皇帝有病，下詔書停止礦税，過後又懊悔了。馮琦和同僚聯合上疏諍諫，而且建議皇帝親自祭祀天地和祖宗，上殿接受朝見，不被采納。湖廣税監陳奉因暴虐地對待百姓而被撤還，正逢陝西黄河乾涸，馮琦進言遼東的高淮、山東的陳增、廣東的李鳳、陝西的梁永、雲南的楊榮，任意殘害百姓的罪惡不低於陳奉，乞求一起徵調回來，都没有批覆。南京守備宦官邢隆請求另外給他關防去徵税，馮琦不同意，皇帝就將御座前的象牙關防賜給他。

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注。前尚書余繼登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弊，帝爲下詔戒厲。

當時士大夫大多尊崇佛教，讀書人寫文章常常竊取它的緒餘之論，而對傳注學問加以鄙棄。前尚書余繼登奏請限制和禁止，然而習慣風尚仍是原來的樣子。馮琦於是又極力陳述它的弊病，皇帝爲此下詔命告誡勸勉。

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内閣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而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盍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琦素善病，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六。遺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謚文敏。

馮琦明細地研究典章故實，學問有根基。多次陳述正直的言論，朝廷内外都仰慕他的風度，皇帝也很寵信他。内閣缺人，皇帝已選用朱國祚和馮琦。而沈一貫秘密地上奏，説這兩人年紀不够大，何不稍遲一下，先用老成的。於是更改任命沈鯉、朱賡。馮琦平日常生病，到這時候就病重了。他十六次上疏請求退休，得不到允許。死在官任上，年齡衹有四十六歲。遺下奏疏建議勸勉賢明的作爲，批覆臣子的奏章，增補所缺的官員，真心接待臣民，注意收拾人心。話語很是懇切真摯。皇帝悼念他。贈銜太子少保。天啓初年，謚號文敏。

自琦曾祖裕以下，累世皆進士。裕，字伯順，以戍籍生於遼東。師事賀欽，有學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參政。從祖惟健，舉人；惟訥，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禄卿致仕。惟重、惟健、惟訥皆有文名，惟訥最著。

從馮琦曾祖父馮裕以下，歷代都是進士。馮裕，字伯順，依據駐守邊境的籍貫出生在遼東。奉賀欽爲老師，有學問和品行。最後任官雲南副使。祖父馮惟重，任行人。父親馮子履，任河南參政。堂祖父馮惟健，是舉人；馮惟訥，字汝言，任江西左布政使，加銜光禄卿而退休。馮惟重、馮惟健、馮惟訥都有擅長文詞的聲譽，馮惟訥最著名。

惟健子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逾年。母歿，哀毁骨立。萬曆元年舉於鄉。再會試

馮惟健的兒子馮子咸，字受甫。少年時死去父親，孝順地侍奉母親。母親病了，不解衣睡覺超過了一年。母親死了，哀痛得瘦損了身體衹剩

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洛之學，嘗曰："爲學須剛與恒。不剛則隳，不恒則退。"治家宗《顔氏家訓》。鍾羽正稱"子咸信道忘仕則漆雕子，循經蹈古則高子羔"云。

下骨架子支撑着。萬曆元年考中了鄉試。再去會試没有考上，就不再去考了。他講求濂、洛的學説，曾經説："做學問必須剛强和有恒心。不剛强就會毁壞，没有恒心就會倒退。"治理家庭信仰《顔氏家訓》。鍾羽正稱贊"馮子咸信仰道理而忘掉做官以漆雕子爲模範，遵循經典而實行古風以高子羔作榜樣"。

王圖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召充東宫講官。"妖書"事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盡言規之。

累遷詹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兄國，方巡撫保定。廷臣附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轂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瑋以尚書督倉場，皆陝西人。諸不悦圖者，目爲秦黨。而是時郭正域、劉曰寧及圖并有相望。正域逐去，曰寧卒，時論益歸圖。葉向高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者益衆。適將京察，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群小大恨。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檢討，以右中允的官銜主持南京翰林院的工作。召去充任東宫講官。"妖書"的事情發生，沈一貫心想陷害没有罪的人，王圖，是他教習的門生，竭盡言語規勸他。

積功升任詹事，充任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升任吏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兄王國，正在保定任巡撫。朝廷中的臣子依附東林以及李三才的，往往推舉王圖兄弟。適逢孫丕揚起用主持吏部，孫瑋以尚書的官銜去總督倉場，都是陝西人。那些不高興王圖的，稱他們爲秦幫。而這時候郭正域、劉曰寧以及王圖都有成爲宰相的希望。郭正域被斥逐而去，劉曰寧死亡，當時輿論更加歸向王圖。葉向高一個人做宰相已很久，王圖早晚間就將進入内閣，因此妒忌的人更加多。正逢將要考核京官，憎恨東林以及李三才、王元翰的人，假托言詞迷惑孫丕揚，讓發票詢問是非，打算背地製造組織私黨的奸計。王圖急忙告訴了孫丕揚，阻止了他。小人們非常忿恨。

初，圖典庚戌會試。分校官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吴道南盛氣相詬誶。比出闈，道南欲劾賓尹，以圖沮而止。王紹徽者，圖同郡人，賓尹門生也，極譽賓尹於圖，而言道南黨欲傾賓尹并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却之，紹徽怫然去。時賓尹已爲祭酒，其先歷翰林京察，當圖注考，思先發傾之。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贓私巨萬。且謂國素疾李三才，圖爲求解，國怒詈之，圖遂欲以拾遺去國。國兄弟抗章

起初，王圖主持庚戌年會試。分校官湯賓尹打算對韓敬講私情，跟知貢舉吴道南懷怒相互責駡。等到會試結束，吴道南打算彈劾湯賓尹，由於王圖阻止而停止。王紹徽，是跟王圖同一個郡裏的人，是湯賓尹的門生，向王圖極力稱譽湯賓尹，而説吴道南一夥打算搞垮湯賓尹并且連帶到王圖，應當很好地想個辦法。王圖嚴肅地回絕了他，王紹徽忿怒地離去。當時湯賓尹已任祭酒，在這之前經歷過翰林院官員的考核，當王圖考核時，想先發制人搞垮他。於是和王紹徽設計，教御史金明時彈劾王圖的兒子寶坻知縣王淑抃私受贓物千千萬。而且説王國一向恨李三才，王圖爲

力辯，忌者復僞爲淑抃劾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爲下詔購捕，乃已。及考察，卒注賓尹不謹，褫其官，明時亦被黜。由是其黨大噪。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易輩，連章力攻圖。圖亦連章求去，出郊待命。温詔屢慰留，堅卧不起，九閱月始予告歸。國亦乞休去，未幾卒。四十五年京察，當事者多賓尹、紹徽黨，以拾遺落圖職。

他們求得和解，王國發怒地責駡他，王圖就想藉拾遺的名義去掉王國。王國兄弟針對性地上疏竭力辯駁，忌恨的人又假造王淑抃彈劾王國的奏疏，在邸抄上傳播。王圖上疏説明情況，皇帝爲此下詔書懸賞格捕人，纔停止。到了考察時，最後記録湯賓尹不謹慎，革掉他的官職，金明時也被罷黜。由此他們的同夥大肆吵鬧。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易這些人，接連地上疏竭力攻擊王圖。王圖也接連地上疏請求離去，還出到城郊等待命令。皇帝多次下温詔慰留，他却堅持卧床不起來，經過九個月纔給予同意退休回去。王國也乞求退休回去，没有多久就死去。四十五年考核京官，掌管這件事的大多是湯賓尹、王紹徽的黨羽，藉拾遺的名義削去王圖的官銜。

天啓三年召起故官。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魏忠賢黨劉弘先劾圖，遂削籍。尋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文肅。淑抃終户部郎中。

天啓三年召調王圖起用爲原來的官。升任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第二年，魏忠賢的黨羽劉弘先彈劾王圖，就被削去官職。不久死去。崇禎初年，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文肅。王淑抃最後任户部郎中。

劉曰寧

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右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册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旁慰曲喻，依於仁孝，光宗心識之。礦使四出，曰寧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患，極言税監李道、王朝諸不法狀。疏入，留中。以母病歸。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奉母歸，吏進羸金數千，曰"例也"，曰寧峻却之。尋起少詹事，母喪不赴。服闋，召爲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文簡。

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編修。升任右中允，在皇帝長子講書房裏值班。當時册立太子的事還没有舉辦，外面議論紛紛。劉曰寧側面安慰和婉轉説明，依從於仁孝，光宗心裏暗記這事。監督礦税的官員派往四方，劉曰寧激憤地上疏，陳述六點疑問四種害處，盡力説明税監李道、王朝各種不法行爲的狀況。奏章呈進去，被留在宮中。因母親生病回去。重新起用爲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接着升爲國子祭酒。侍候母親回去，官吏送上羸餘的錢幾千兩，説是"慣例"，劉曰寧嚴肅地拒絶了。不久起用爲少詹事，因母親死去不赴任。喪期滿，召調爲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在路上死去。贈銜禮部尚書。天啓初年，追謚文簡。

翁正春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曆中，爲龍溪教諭。二十年擢進士第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曆年間，任龍溪教諭。二十年選拔爲進士第一名，授任修撰，

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

積功升任少詹事。

三十八年九月拜禮部左侍郎，代吴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極言闕失，不報。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不省。吉王翊鑾請封支子常源爲郡王。正春言翊鑾之封在《宗藩條例》已定之後，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鎮國將軍。王貴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爲言。命偕中官往擇地，得吉。中官難以煩費，正春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報可。代王欲廢長子鼎渭，立次子鼎莎，朝議持二十餘年。正春集衆議上疏，鼎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倭，今使臣多倭人，貢物多倭器，絶之便；否亦宜詔福建撫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

萬曆三十八年九月拜官禮部左侍郎，代吴道南主持部務。十一月，日食，翁正春盡力進言闕失，没有批覆。第二年秋天，皇帝生日，翁正春獻上八句箴言：澄凈君主的心靈，遵循祖宗的制度，振興國家的法紀，信任臣子，珍惜賢才，謹慎地處理財政開支，憐憫老百姓的生命，重視邊防。皇帝不反省。吉王朱翊鑾請求封庶出的兒子朱常源爲郡王。翁正春進言説朱翊鑾的封王是在《宗藩條例》已定之後，他庶出的兒子應該停止封給本爵。於是授任鎮國將軍。王貴妃去世，長久不擇地埋葬，翁正春爲這事進言。皇帝命令和宦官一起去擇地，得到了吉地。宦官却以費用大而感到爲難，翁正春變了臉色説："貴妃生育了太子，是將來的國母，怎麽拿天下大事講節儉?"奏疏呈上去，批覆同意。代王打算廢掉長子朱鼎渭，册立次子朱鼎莎，朝廷議論持續了二十多年。翁正春集中大家的意見呈上奏章，朱鼎渭最後得到確立。琉球中山王派遣使臣入貢，翁正春進言："中山已經歸入倭，現今使臣大多是倭人，進貢的物品大多是倭的東西，拒絶他很方便；否則也應當下命令給福建的撫臣酌量留下土産物品，不要讓他們入朝。"皇帝認爲説得對。

四十年，進士鄒之麟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議黜學賢，謫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亓詩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敬黨大恨。詩教復劾正春，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尋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

萬曆四十年，進士鄒之麟任鄉試的分校，偏私應試的士子童學賢，被御史馬孟禎等所揭發。翁正春建議罷黜童學賢，貶謫鄒之麟，而不牽涉到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亓詩教因此彈劾翁正春講私情。翁正春請求離去，不允許。没有多久，言官舉發湯賓尹、韓敬科場裏的事。翁正春責罰韓敬不謹慎，韓敬的黨羽非常惱恨。亓詩教再次彈劾翁正春，翁正春上疏申辯，更加要求離去。皇帝雖然慰留，然而他從此不安心職位。不久調到吏部，掌管詹事府，却藉口侍養母親回家去。

天啓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抗論忤魏忠賢，被旨譙責。明年，御史趙胤昌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正春嘗爲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敕馳傳，異數也。時正

天啓元年起用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的事務。因直言不阿而冒犯了魏忠賢，被下旨譴責。第二年，御史趙胤昌迎合上面的意思彈劾他，翁正春再次上疏乞求回家。皇帝因翁正春曾經任皇祖父的講官，特别加銜太子少保，賜下命令讓用

春年逾七十，母百歲，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艷之。未幾，卒。崇禎初，謚文簡。

驛站的車馬送回，這是例外的事。當時翁正春年紀已過了七十，母親一百歲，他率領子孫獻酒祝壽，鄉鄰們都羨慕他。不多久，去世。崇禎初年，謚號文簡。

正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視。見者肅然。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正春以教諭云。

翁正春容貌態度嚴肅齊整，整天没有説笑的話。疲倦了不斜倚着身子，大熱天不裸露出身體，眼睛不轉動着看人。見到他的人都會肅然起敬。明朝一個朝代裏，科舉考試由任職官吏取得殿試第一名的有二人：曹鼐由典史考取，翁正春由教諭考取。

劉應秋　劉同升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司業。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考中進士，授爲編修，升任南京司業。

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入犯，既掠洮、岷，直迫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者，天子所與托腹心者也。輔臣先蒙蔽，何責庶僚。故近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内外相蒙，恬不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説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爲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爵。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章守誠亦疏論時行。并留中。應秋尋召爲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

萬曆十八年的冬天，上疏議論首輔申時行説："陛下召見輔臣，詢問邊防的事，申時行不能拿出誠心來爲國家謀劃，專門從事蒙蔽。賊寇大規模入侵，已經侵掠洮、岷，直接逼迫臨、鞏，軍隊覆没而將吏被殺，接連喪師敗退，申時行却還説'奪取番地'，説'聲言入侵'，難道洮、河以南，都是番人的土地嗎？輔臣，是天子給以托付腹心的。輔臣先進行蒙蔽，怎麽去責成一般官吏？所以近來敵情有巡按呈上奏疏而總督巡撫不給報告的，有總督巡撫報告而中樞大臣不給上奏的。他們常常見到掌權的大臣喜歡聽捷報而厭惡説敗陣，所以内外相互蒙騙，恬然不以爲可怪。欺騙蒙蔽的開端，是由輔臣開始的。讀書人風氣的好壞，關係到國家的氣數，進説的人認爲從嘉靖到現在，讀書人風氣有過三次變化。第一次變化在於嚴嵩的黷職受賄，讀書人變化爲貪心。第二次變化在於張居正的專權，讀書人變化爲陰險。到了現在，外表上逃脱貪污黷職的名聲，然而貪婪之徒和藉助重賄取得將帥高位的人却大多出在他的門下；公開場合避免出現專權的痕迹，然而尖刀和斧頭却倒拿在手中。刑賞的權力，暗中轉移了方位；愛憎的目標，明白地顯示出趨向。想使國家不衰，不可能呀。"話語連帶地觸犯次輔王錫爵。當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章守誠也上疏論列申時行。奏章都被留在宮中。

二十六年有撰《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張位，并及應秋。所司言應秋非位黨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初，御史黄卷索珠商徐性善賕，不盡應，上章籍没之。應秋詈卷啓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訐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應秋言一妄人上書，何必置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應秋獨好譏評時事，以此取忌，竟被黜。歸數年，卒。崇禎時，贈禮部侍郎，謚文節。

子同升，字晋卿。師同里鄒元標。崇禎十年，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楊嗣昌奪情入閣，何楷、林蘭友、黄道周言之俱獲罪，同升抗疏言："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中外交訌，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縗絰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爲，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爲國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潜輩扶同罔功，掩敗爲勝。歲糜金繒，養患邊圉。立心如此，獨不畏堯、舜在上乎？曩自陛下

劉應秋不久被召爲中允，充任日講官。曾任右庶子、祭酒。

二十六年有人撰寫《憂危竑議》，御史趙之翰以此指責大學士張位，同時牽涉到劉應秋。主管這事的説劉應秋并不是張位的同夥而應當保留職位。皇帝命令調往外地，劉應秋就以生病爲理由辭官回家。當初，御史黄卷向珠寶商人徐性善索取贓物，没有完全供應，就上奏章没收他的財産充公。劉應秋責駡黄卷開了皇帝喜愛錢財的頭。有個男子諸龍光上奏攻擊李如松，這人竟然大熱天被戴上枷鎖。劉應秋説一個荒謬的人上書，何必一定要置他於死地。當時的文學侍從之臣大多閑暇自得注意培養聲望，劉應秋却惟獨愛好譏評時事，因此受到忌恨，最後被罷黜。回家數年，死去。崇禎時，贈爲禮部侍郎，謚號文節。

兒子劉同升，字晋卿。拜同里的鄒元標爲師。崇禎十年，殿試得第一名。莊烈帝問他年齡多少，回答説："五十一。"皇帝説："你仍舊像少年，努力吧。"授他爲翰林修撰。楊嗣昌服孝期間奪情留任進入内閣，何楷、林蘭友、黄道周爲這件事進言都得了罪，劉同升上疏直言："從前主持策試的臣子，選用了楊嗣昌，的確是由於内外接連争執，希望取得一些效果，拯救我們的百姓，皇上用心，也是很辛苦了。京城裏人們紛紛説楊嗣昌披麻戴孝在身，况且入閣又不能跟率兵作戰相比。臣以爲楊嗣昌必將哀痛悲傷，上書禀告君主，辭免内閣官職；他却依照舊例再次上疏，急速入閣辦事。一個人有不能忍受的，而後能達到忍受；有些事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根據楊嗣昌所忍受的，探看他的所爲，知道楊嗣昌心術不正而智力短缺，必定不能爲國家建立功業。爲什麼？能成就天下事業的在於志，擔當得起天下責任的在於氣；志敗氣餒，而能擔負起天下事業，必定没有這個道理。伎倆已經窮盡，得過且過眼前富貴。兼着兵部來加重内閣的權力，藉助内閣來開脱兵部的欺詐。和議自作主張，皇上批覆奏章的草稿由自己代擬。跟方一藻、高起潜這些人夥同一起騙取功績，掩蓋失敗作爲勝

切責議和，而嗣昌不可以爲臣。今一旦忽易墨縗，而嗣昌不可以爲子。若附和黨比，緘口全軀，嗣昌得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疏入，帝大怒，謫福建按察司知事。移疾歸。廷臣屢薦，將召用，而京師陷。

利。每年糜費金銀和繒帛，在邊境縱養禍患。存心這樣，難道不畏懼堯、舜在上天嗎？從前由陛下嚴詞督責議和，楊嗣昌不可以作爲廷臣。現在一旦忽然改换了喪服，楊嗣昌不可以成爲人子。如果附和着結成同黨，閉着嘴巴保全身軀，楊嗣昌得罪了名教，那臣也得罪名教了。”奏章呈進去，皇帝大怒，貶謫他爲福建按察司知事。他上書藉口生病回家。朝廷裏的臣子多次推薦，將要召用，京城却失陷了。

福王立，召起故官，不赴。明年五月，南都不守，江西郡縣多失。同升携家將入福建，止雩都，與楊廷麟謀興復。唐王加同升祭酒。同升乃入贛州，偕廷麟籌兵食。取吉安、臨江，加詹事兼兵部左侍郎。同升已羸疾，日與士大夫講忠孝大節，聞者咸奮。以廷麟請，撫南、贛，十二月卒於贛州。

福王即位，下詔起用原來的官員，他不赴任。第二年五月，南方京城失守，江西許多郡縣失陷。劉同升携帶着家眷打算進入福建，在雩都停下來，跟楊廷麟籌劃復興國家。唐王加官劉同升爲祭酒。劉同升於是進入贛州，跟楊廷麟一起籌劃武器糧食。收取吉安、臨江，加官詹事兼兵部左侍郎。這時候劉同升已經瘦弱患病，每天跟士大夫講忠孝大節，聽的人都感到振奮。由於楊廷麟的建議，任南、贛巡撫，十二月死於贛州。

唐文獻

唐文獻，字元徵，華亭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詹事。

唐文獻，字元徵，華亭人。萬曆十四年考上進士第一名。授任修撰，歷任詹事。

沈一貫以“妖書”事傾尚書郭正域，持之急。文獻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局蹐，酹地若爲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爲救，亦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獄得稍解。然文獻等以是失政府意。久之，拜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

沈一貫用“妖書”的事情傾陷尚書郭正域，追查得很急。唐文獻和他的同事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一起去見沈一貫説：“郭公將逃避不了，人們認爲您實在有意要殺害他。”沈一貫顯得很不安的樣子，將酒灑在地上好像要發誓。唐文獻説：“也知道您没有意思要殺害他，但是臺省逢迎上面意思，落井下石，您不早些了結這件案子，用什麽話來告訴天下人呢？”沈一貫鄭重地向他道謝。陶望齡看到朱賡不參與救助，也嚴肅地用大義來要求他，表示願意棄官和郭正域一起死。案情稍微得到寬鬆。但是唐文獻等人因此失去朝廷的信任。很久，拜官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

初，文獻出趙用賢門，以名節相矜許。同年生給事中李沂劾張鯨被廷杖，文獻掖之出，資給其湯藥。荆州推官華鈺忤税監逮下詔獄，文獻力周旋，得無死。掌翰林日，當考察。執

當初，唐文獻出在趙用賢門下，以名節自誇。同年考中進士的給事中李沂因彈劾張鯨被當廷杖責，唐文獻扶持着出來，供給他湯藥。荆州推官華鈺冒犯了税監被逮捕下了詔獄，唐文獻盡力周旋，得以不死。掌管翰林院時期，碰上考

政欲庇一人，執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核。執政想庇護一個人，他堅持不同意。他死在官所。贈銜禮部尚書，謚號文恪。

楊道賓

楊道賓，字惟彥，晋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國子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轉左，改掌部事。嘗因星變請釋逮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略言："宫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决大政。章疏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内降。"帝優旨報聞。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訴，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帝不聽。逾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楊道賓，字惟彥，晋江人。萬曆十四年考上進士第二名，授任編修。積功升爲國子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轉爲左侍郎，調爲掌管禮部事務。曾經因星辰的變化請求釋放逮捕而囚禁着的知縣滿朝薦等，又建議急切舉行朝講大典禮，都没有批覆。南京發生大水，上疏陳述時政。大略説："宫中半夜纔睡覺，白天過了中午還未起來，使得國家大事懈怠荒廢。請早起晚睡，以謀取治理天下的功業。時常駕臨便殿，同大臣當面决定大政方針。奏章拜疏及時地批答，不要動不動就留置宫中以及從宫内降下詔命。"皇帝優旨批覆已經知道了。皇太子停止講讀經書已經四年，楊道賓盡力諍諫，引述唐朝宦官仇士良的話作爲警戒。這年冬天，雷鳴，楊道賓説："上天的看和聽都依據老百姓。現今老百姓生活困苦，没有地方去申訴，上天好像代他們表達。應當趕快罷掉礦使，更改有缺點的政令，跟民心相和諧。"皇帝不聽。過一年死在官任上。贈銜禮部尚書，謚號文恪。

陶望齡

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父承學，南京禮部尚書。望齡少有文名。舉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三，授編修，歷官國子祭酒。篤嗜王守仁説，所宗者周汝登。與弟奭齡皆以講學名。卒謚文簡。

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父親陶承學，任南京禮部尚書。陶望齡少年時就有擅長寫作的名氣。萬曆十七年會試考上第一名，殿試考上一甲第三名，授任編修，歷任國子祭酒。深深愛好王守仁的學説，所信仰的是周汝登。他和弟弟陶奭齡都以講學出名。死後謚號文簡。

李騰芳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并封旨下，騰芳爲書詣朝房投大學士王錫爵。略言："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册立。然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牽衣命坐，曰："諸人詈我，我何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調爲庶吉士。好學，享有才華出衆的名聲。三王同時分封的旨意下達，李騰芳寫了信到朝房送給大學士王錫爵。大略説："您想暫時奉承皇上的意思，巧妙地藉口封王，轉而變作册立太子。然而恐怕王的封爵已經定了，大典禮却愈加遲了。將來您離去而事情辦壞了，責罪您是最初謀劃的，您用什麽話來解釋？這不祇是國家的憂患，也是您子孫的災禍呀。"王錫爵尚未看完，

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疏必親書，謂子孫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公乃欲藉以自解。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示天下乎？”錫爵憮然淚下，明日遂反并封之詔。

惶急地拉住他的衣服讓坐，說：“許多人駡我，我自己怎麽能解釋明白？像您所説的，我受到了教益。但是我的奏疏必定是親自寫的，爲什麽説是我子孫的災禍？”李騰芳說：“外面朝廷裏的人正因爲是您親手寫的秘密報告，没有門路知道全部情况，而您却想用這個來爲自己開脱。將來能讓天子拿出您親自寫的報告公布於天下嗎？”王錫爵驚愕地掉下了眼淚，第二天就退回同時封王的詔書。

屢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埈善。天埈險詖無行，爲世所指名，被劾去，騰芳亦投劾歸。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詔論朝士擅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太常少卿，掌司業事。

積功升任左諭德。李騰芳和崑山顧天埈相友好。顧天埈心地不正没有好品行，爲世人指名道姓地議論，被彈劾後去職，李騰芳也自行彈劾棄官回家。當時於是有顧黨、李黨的名目。詔命論定朝廷中的官員擅自離去的有罪，貶謫李騰芳爲太常博士。萬曆三十九年考察京官，又定爲浮躁而謫降爲江西都司理問。逐漸升爲行人司正，曾任太常少卿，掌司業事。

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芳驟遷。騰芳辭位，熹宗不許，竟以省母歸。天啓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丁内艱，加禮部尚書以歸。魏忠賢惡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逵因論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

光宗即位，擢升爲少詹事，代理南京翰林院。接着封爲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彈劾李騰芳升遷得很快。李騰芳辭職，熹宗不依許，最後却以探望母親而回家。天啓初年，以原來的官職協理詹事府，不久調任吏部左侍郎。遭受母喪，加銜禮部尚書回去。魏忠賢憎惡李騰芳和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逵因此論列李騰芳考核被貶謫後而很快重新起用，遭母喪而升了官，都不符合制度。於是就被削除官職。

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畫守禦，多稱旨，代何如寵掌部事。卒官。贈太子太保。

崇禎初年，再次以尚書的官銜去協理詹事府。京城裏戒嚴，他條陳籌劃防禦，大多適合皇帝的意思，代替何如寵掌管部裏的事務。死在官任上。贈銜太子太保。

蔡毅中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翹，平陽同知。父光，臨洮同知。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爲？”對曰：“欲爲聖賢耳。”萬曆二十九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毅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稅者，集爲二卷，注釋以上。大學士沈鯉於毅中爲鄉先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父蔡鳳翹，任平陽同知。父親蔡光，任臨洮同知。蔡毅中五歲通曉《孝經》。父親問：“讀書爲了什麽？”回答説：“想當聖賢罷了。”萬曆二十九年考上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檢討。當時礦税虐害老百姓，蔡毅中選取《祖訓》、《會典》各書中禁戒礦税的言論，編集成二卷，加了注釋呈上。大學士沈鯉對蔡毅中來説是同鄉前輩，跟首輔沈一貫不和

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能。而溫純參政河南，器毅中於諸生。至是爲都御史，疏侵一貫。一貫疑出毅中手，爲鯉地，銜之。遂用計典，鐫秩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寶丞。移疾歸。四十五年，以浮躁鐫秩。

天啓初，大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屢遷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漣劾魏忠賢得嚴旨，毅中率其屬抗疏言：

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嘆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録。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擒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於南京。

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群臣欲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宫，不禮群臣。今又欲於視學之日，群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

好。而溫純任河南參政時，在生員中却器重蔡毅中。到這時候他任都御史，上疏攻擊沈一貫。沈一貫懷疑這奏疏是蔡毅中寫的，是爲沈鯉保留地位，恨他。於是利用考核制度，削掉他的俸禄讓回去。起用爲麻城丞。不久以行人司副調升爲尚寶丞。藉口生病回家。萬曆四十五年，因浮躁而被削去俸禄。

天啓初年，大量地起用被削職的官員，他被補爲長蘆鹽運判官。積功升任國子祭酒，擢升爲禮部右侍郎，仍舊兼管祭酒的工作。楊漣彈劾魏忠賢而受到聖旨嚴厲斥責，蔡毅中帶領他的僚屬直言上疏説：

學校，是天下公正言論産生的場所。臣正和各門生講"爲君難"這一課書，忽然接到楊漣彈劾魏忠賢的奏疏，全監師生一千多人没有不鼓掌表示慶賀的。皇上却不將他的奏疏下到九卿，而説一切朝政都是親自裁定，將奸惡的太監當作忠良，代他受過，全監師生個個撫摸自己心口而憂愁嘆惜不止。臣思想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許多君主，他們遭受當權太監的禍害和處理當權太監的辦法，記載在《通鑑》中。我朝歷代皇帝遭受當權太監的禍害和處理太監的辦法，記載在實録。臣都不必多説。祇取最近最親如武宗處理劉瑾，神宗處理馮保二件事，願皇上按此來做。劉瑾在武宗身邊，言聽計從。武宗一旦知道臣子彈劾的奏疏，就半夜親自起來，將他捉住殺掉。神宗即位時纔十歲，馮保在旁邊扶持，盡心竭力。不久稍微作威作福，臺省上奏彈劾，未聽説全朝官員共同上疏，神宗就不動聲色地將馮保流放到南京。

現在魏忠賢没有馮保的功勞，却完全有劉瑾的惡行。二十四樁罪，没有一樁不應當仔細追究的。全朝廷許多臣子打算上朝結束後，跪着等候聖旨，魏忠賢却請皇上入宫，不以禮對待群臣。現在又打算在皇上親往國學舉行典禮那天，群臣和太學

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即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并著，與神祖媲美矣。

裏學生當面拜見陳述建議，然而皇上却隨隨便便地絲毫不放在心上。幾天來，祇要有涉及魏忠賢的奏疏，就留在宮中不下發，這樣爲他遮護，那其中的禍害怎麼能清楚呢。乞求將楊漣的奏疏發給九卿科道憑公來追究審問，即使不加以劉瑾一樣的誅殺罪，而用處理馮保的辦法來懲罰他，那麼恩威同時使用，就和神宗媲美了。

疏入，忠賢戟手大詬。毅中乃再疏乞歸，不許。已，嗾其黨劾罷之。

奏疏呈進去，魏忠賢指着人大罵。蔡毅中於是再次上奏章乞求回去，不允許。接着，魏忠賢唆使他的黨羽彈劾而罷免了他。

毅中有至性。四歲父病，籲天請代。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內寢。方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凍。廬居，有紫芝、白烏、千鴉集墓之異。卒，贈禮部尚書。

蔡毅中有孝悌的天性。四歲時父親生病，他呼籲上天請求代替。入京應試時，聽到母親死亡，一悲傷就嘔血數升，整個守孝期間斷絶酒肉，不和妻子同寢。當母親剛生病時，盛夏想得到冰，盂裏的水忽然凍住了。守孝居墓旁房屋，有紫芝、白鳥、上千隻烏鴉集中到墓上的奇異事。他去世後，贈銜禮部尚書。

公鼐

公鼐，字孝與，蒙陰人。曾祖奎躋，湖廣副使。父家臣，翰林編修。鼐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左諭德，爲東宮講官。進左庶子，引疾歸。

公鼐，字孝與，蒙陰人。曾祖父公奎躋，任湖廣副使。父親公家臣，任翰林院編修。公鼐考中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編修。積功升任左諭德，擔任東宮講官。升任左庶子，藉口生病回家。

光宗立，召拜祭酒。熹宗進鼐詹事，乃上疏曰："近聞南北臣僚，論先帝升遐一事，迹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説，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典遲回，於是繳還册立之後，有三王并封之事，《憂危竑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梃擊，而逆亂極矣。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想，猶爲寒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真不存其僞。今實録纂修在即，請將光宗事

光宗即位，召任祭酒。熹宗升公鼐爲詹事，於是上疏説："近來聽説南北的臣子，議論起先帝駕崩這件事，迹象涉及怪異，言語似乎隱藏着什麼。恐怕因爲小巷裏的錯誤流傳，就流傳成湘山樣的小説，臣私下感到痛心。皇祖在從前，本來没有確立寵愛的心意。祇是由於大典禮猶豫不定，於是繳還册立的命令以後，就有三王同時分封的事，《憂危竑議》案件以後，就有和國本密切相關的事。到了龐、劉設立奸計，張差進行梃擊，叛亂就達頂點了。臣曾經充任宮中的官員，親眼看到謬誤的謀劃很興盛，將歸向東宮的看作小人，不歸向東宮的看作君子。全部除掉朝廷官員中的名士，暗中剪滅皇帝左右的忠心大臣。排斥異己而相互勾結，侵犯綱紀而擾亂倫常。現今追想起來，還是感到寒心。臣子愛戴君主，保留

迹，别爲一録。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宫闈委曲之妙用，亦皆直筆指陳，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

那些真誠的而不保留那些虚僞的。現在實録就要纂修，建議將光宗的事迹，另外編成一本實録。凡是一個月内皇帝的詔令和實施的政事，固然大書特書；如果有聽到看到不平常的話和宫中婉轉曲折有奇妙作用的事，也都直筆記述下來，刻成記事翔實的史籍。臣雖然不賢良，私下認爲敢承擔這項任務。”奏疏呈進去，不允許。

天啓元年，鼐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規諷輔臣。忤旨，譙責。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充實録副總裁。鼐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見魏忠賢亂政，引疾歸。

天啓元年，公鼐因用新年號纔到半年，諫官受到譴責的已達十多人，就上疏直言諫諍，同時托詞規勸宰相。冒犯了皇帝的旨意，受到譴責。不久調任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充任實録副總裁。公鼐好學而見聞廣博，心地光明而有才能器量和見識。看到魏忠賢擾亂朝政，就藉口生病回家。

初，廷議李三才起用不决，鼐颺言曰：“今封疆倚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猷略素優，家近輦轂，可朝發夕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盡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後御史葉有聲追論鼐與三才爲姻，徇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幾卒。崇禎初，復官賜恤，謚文介。

當初，朝廷商議起用李三才而作不出決定，公鼐揚言道：“現今督撫被倚重的，大多路途遠而未到來。李三才謀略一向很好，家庭又靠近京都，早上出發傍晚就可以來到。”侍郎鄒元標促使他將話都説出來，由於諫官們相互争持而被阻止。後來御史葉有聲追究説公鼐和李三才是姻親，爲了私情而胡亂推薦，就被削職閑住。不久死去。崇禎初年，恢復官職給以撫恤，謚號文介。

羅喻義

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請假歸。

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檢討。請假回家。

天啓初還朝，歷官諭德，直經筵。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爲魏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者，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爲首。

天啓初年返還朝廷，曾任諭德官職，在皇帝聽講書史的地方值班。六年擢升爲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打算替魏忠賢建立生祠，羅喻義懲罰了帶頭的人，事情纔停止。魏忠賢同夥編輯東林黨人的籍貫，湖廣地區二十人，以羅喻義爲首。

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

莊烈帝繼位，召他爲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不久充任日講官，教習庶吉士。

喻義性嚴冷，閉户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鋭意講武事，推演陣圖獻之。帝爲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

羅喻義個性孤介不隨流俗，閉門讀書，不輕易接待一位來客。後來見到内外多變故，而軍官却不學習兵法，就專心講求軍事，推演作戰陣圖獻上。皇帝表揚并采納了。由於當時正在用兵，

府，財用無所資，因言："武有七德，豐財居其一。正餉之外，宜別立軍府，朝廷勿預知。饗士、賞功、購敵，皆取給於是。"又極陳車戰之利。帝下軍府議於所司，令喻義自製戰車。喻義復上言按畝加派之害，而以戰車營造職在有司，不肯奉詔。帝不悦，疏遂不行。

而督撫這些大官員却不設立軍事府庫，財政費用没有地方供給，因而進言："用兵有七種德性，使錢財富足是其中的一種。正餉以外，應當另外設立軍事府庫，朝廷不加干預。酒食款待將士、獎賞有功勞的人、收買敵人，都由這裏取用供應。"又極力陳述車戰的好處。皇帝將設立軍事府庫的意見下到有關部門去討論，命令羅喻義自己去製造戰車。羅喻義又上奏按畝加派的害處，而認爲製造戰車的職責在有關部門，不肯接受詔命。皇帝不高興，奏疏裏所講的就得不到施行。

明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末陳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温體仁不懌。使正字官語喻義，令改。喻義造閣中，隔扉誚體仁。體仁怒，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刪改，反遭其侮，惟聖明裁察。"遂下吏部議。喻義奏辨曰："講官於正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敷陳，冀少有裨益。體仁刪去，臣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今稿草具在，望聖明省覽。"吏部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可之。喻義雅負時望，爲體仁所傾，士論交惜。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

崇禎四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寫了《布昭聖武講義》。其中説到時事，有"左右是些不稱職的人"這句話，很是得罪了當權者；末後陳述祖宗大檢閱的規定，京城軍營的制度，希望有所振興和改革。奏稿呈到政府，温體仁不高興。派正字官告訴羅喻義，教他修改。羅喻義到了内閣，隔着門譏諷温體仁。温體仁發怒，向皇帝進言："舊例，衹有經筵向皇帝勸告，比正講多，日講却是正講多而勸告少。現在羅喻義以日講的身份而采用經筵的制度，等到叫他修改，反而受到侮辱，希望聖明的皇上考察裁定。"於是就將這事下到吏部討論。羅喻義上奏辯白道："講官在正文以外就近涉及時事，也是舊有的制度。臣反覆陳述，希望稍有益處。温體仁刪去，臣十分害怕自己的愚忠得不到上達，以致冒犯了宰相。現今奏書的草本完備地在這裏，希望聖明的皇上檢查閲覽。"吏部迎合温體仁的意思，議定將羅喻義革職閑住，皇帝同意了。羅喻義很享有一時的聲望，被温體仁所傾覆，士大夫談論起來紛紛表示惋惜。臨行時乞求開恩，請求准予用驛站的車馬，皇帝也批覆同意。他在家閑居十年，死去。

姚希孟

姚希孟，字孟長，吴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稍長，與舅文震孟同學，并負時名。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器之。兩人并執政，遇大事多所咨决。天啓初，震孟亦取上

姚希孟，字孟長，吴縣人。生下十個月而死去父親，母親文氏磨礪志氣撫養他。稍長大，和舅父文震孟同學，都享有一時的名氣。萬曆四十七年考中進士，調爲庶吉士。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器重他。這兩人同時掌握朝政，遇到大的事情大多向他咨詢而决定。天啓初年，文震孟也考

第，入翰林，甥舅并持清議，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趙南星、高攀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鬱鬱不得志。其明年以母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爲繆昌期死黨，遂削籍。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焕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執而鳴之官。

取了上等，進入翰林院，外甥和舅父都堅持公正的言論，因此聲望更加高。不久請假回去。天啓四年冬季返回朝廷，趙南星、高攀龍等全都離開職位，黨派株連的禍害極度泛濫，姚希孟由於志願得不到實現很是愁悶。第二年因母喪回家。剛剛出了京城，給事中楊所修彈劾他是繆昌期的死黨，就被削去官職。魏忠賢失敗，他的同黨倪文焕害怕被殺，差人拿了豐厚的財物請求解救，姚希孟將他拘捕到官府裏揭露出來。

崇禎元年起左贊善。歷右庶子，爲日講官。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獲譴。希孟雅爲東林所推，韓爌等定逆案，參其議。群小惡希孟，謀先之。及華允誠劾温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體仁遂借冒籍事修隙，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孟時已遷詹事，乃貶二秩爲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

崇禎元年起用爲左贊善。歷任右庶子，成爲日講官。三年秋天，和諭德姚明恭主持順天鄉試。有兩個武生假冒籍貫考試及格，給事中王猷論到這件事，於是受到了譴責。姚希孟很被東林黨人所推重，韓爌等論定叛逆案子，參加商議。許多小人恨姚希孟，謀劃先下手。等到華允誠彈劾温體仁、閔洪學，這兩人懷疑奏章出於姚希孟手筆，温體仁就藉冒充籍貫的事報復舊恨，草擬旨意再加考試，罷黜兩個武生并且下交到有關部門，論定考官有罪，打算停止官俸半年。温體仁心裏還不滿意，命令重新草擬。這時姚希孟已調任詹事，於是就貶低二級任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不久藉口生病回家，閑居二年，死去。

許士柔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時，歷遷左庶子，掌左春坊事。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啓二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檢討。崇禎時，歷任左庶子，掌管左春坊的工作。

先是，魏忠賢既輯《三朝要典》，以《光宗實録》所載與《要典》左，乃言葉向高等所修非實，宜重修，遂恣意改削抵牾《要典》者。崇禎改元，毁《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録》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皇考實録爲魏黨曲筆，當改正從原録。"時温體仁當國，與王應熊等陰沮之，事遂寢。士柔憤然曰："若是，則《要典》猶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實録總記，於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聖母出何氏

在這以前，魏忠賢編輯了《三朝要典》之後，認爲《光宗實録》所記載的和《要典》不一致，就説葉向高等編纂的并非事實，應當重新編纂，於是就任意删改跟《要典》相抵觸的地方。崇禎即位，焚毁《要典》而被改的《光宗實録》却仍是原樣。六年，少詹事文震孟進言："皇考實録被魏黨有意歪曲事實而删改，應當按照原來的實録改正。"當時温體仁掌握朝政，和王應熊等暗地裏阻撓，事情就被中止。許士柔氣憤地説："像這樣，《要典》就像没有被焚毁了。"於是上奏疏説："皇考實録的總記，對於世系特別簡略。皇上的孕育年份，誕生日期，没有記載。命名的典禮，登基前府第的名號，没有記載。聖

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録備載，而改録故削之者也。原録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慎如彼。新録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暗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信史謂何。”疏上，不省。

體仁令中書官檢穆宗總記示士柔，士柔具揭争之曰：“皇考實録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僅一月，三后誕育聖躬皆在未登極以前，不書之總記，將於何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至於册立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廟之册立當書，皇上之册封獨不當書乎?”體仁怒，將劾之，爲同列沮止。士柔復上疏曰：“累朝實録，無不書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擿改録，正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録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録削之，何也? 當日國本幾危，坤寧調護，真孝慈之極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難以寸管抹摋之，此尤不可解也。”疏上，報聞。

體仁滋不悦。會體仁嗾劉孔昭劾祭酒倪元璐，因言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柔。士柔亟以《注略》進，乃得解。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

體仁去，張至發當國，益謀逐士柔。先是，高攀龍贈官，士柔草詔詞送内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掌。崇禎初，褒恤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爲之，而中書

母出身什麽氏族，受有什麽封號，没有記載。這些都在原來的實録裏完備地記載着，而修改後的實録裏却故意削去了。原來的實録完成，是在皇上尚未登基的時候，尚且那樣地詳細慎密。新的實録呈入，是在皇上已登基的初年，爲什麽却這樣草率簡略，使得聖朝父子、母后、兄弟的重大倫常關係，都模糊而不清楚，殘缺而無從查考。這對於信實的史籍該怎麽説呢。”奏疏呈上去，没有省察。

温體仁派中書官檢出穆宗的總記給許士柔看，許士柔寫了揭帖争論説：“皇考實録和祖宗條例不一樣。祖宗在位長久，登基以後的事，按年份排列編輯，那麽總記裏可以不寫。皇考在位祇有一個月，三位太后生産撫育皇上都在没有登基以前，不寫在總記裏，打算寫在什麽地方。穆廟大婚的典禮，皇子的誕生，在嘉靖期間，所以總記裏没有記載，至於册立的大典禮，編年不是没有完備地記載着。皇考一個月故世，熹廟的册立應當寫下，祇有皇上的册封不應當寫下嗎?”温體仁發怒，將要彈劾他，被同僚阻止住。許士柔又上疏説：“歷朝實録，没有不記載世系的例子。臣所以抉擿揭發删改後的實録，正是認爲它和歷朝老規矩不符合。孝端皇后，是皇考的嫡親母親，原來的實録裏完備地寫着保護的功勞，然而修改後的實録裏却删去了，是什麽原因? 當日東宫太子很危險，皇后加以調養保護，真是孝慈的最高法度，父母撫育子女的深厚恩德，史官輕易地用筆塗去，這更是不可理解。”奏章呈上去，批覆已經知道了。

温體仁更加不高興。正逢上他嗾使劉孔昭彈劾祭酒倪元璐，就説許士柔同族兄弟的兒子許重熙私自編撰《五朝注略》，打算用這事來牽連許士柔。許士柔趕緊將《注略》呈進去，纔得解脱。不久出京城任南京國子祭酒。

温體仁去位，張至發掌握大權，更加陰謀排斥許士柔。在這以前，贈給高攀龍官爵，許士柔擬了詔命的稿子送到内閣，尚没有發到高攀龍家。舊時例子，賜贈官爵，草擬這類命令該由中書掌管。崇禎初年，表揚撫恤忠臣，翰林中擅長

以爲侵官。崇禎三年禁誥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去士柔草制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黄應恩告至發誥語違禁，至發喜，劾士柔，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抗疏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竄改，未有徑自糾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書，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詆爲越俎者也。"不報。士柔尋補尚寶司丞，遷少卿，卒。子琪詣闕辨誣，乃復原官。贈詹事兼侍讀學士。

文辭的有人撰寫過，而中書認爲這是侵犯職權。崇禎三年禁止文書用駢體文。到這時高攀龍家裏的人請求發給賜贈官爵的文書，離許士柔草擬時已經好幾年了，主持的人却仍舊將許士柔以前撰寫的文字呈進去。中書黄應恩控告張至發的文書用語違背禁令，張至發高興了，就彈劾許士柔，將他降二級調職使用。司業周鳳翔上疏直言分辯道："文苑舊例，内閣臣子分配屬員撰寫文書，有的親手加以審定，有的交付修改，没有直接親自彈劾的。詔書命令用璽，每年有一定的時期，没有十年後用璽呈入，對承擔撰寫的人加以吹毛求疵的。贈賜官爵的文書專門屬於中書的職責，崇禎三年所告誡，没有追究罪責到元年的史官，譴責他幹了超越職務範圍的事的道理。"没有批覆。許士柔不久補爲尚寶司丞，升爲少卿，死去。兒子許琪到朝廷裏辯白冤枉，纔恢復原官，贈銜詹事兼侍讀學士。

顧錫疇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年十三，以諸生試南京，魏國公以女女之。第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十三歲，以秀才資格到南京去應試，魏國公將女兒嫁給他。萬曆四十七年考上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檢討。

天啓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建，程策大有譏刺。忠賢黨遂指爲東林，兩人并降調。已，更削籍。

天啓四年，魏忠賢的勢力很盛，顧錫疇和給事中董承業一起主持福建考試，作爲法式的對策文章中很有譏刺的意思。魏忠賢的同黨就指他們是東林黨人，兩人都貶降調職。不久，改爲削去官位。

崇禎初，召復故官。歷遷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法，禮官格不行。錫疇復申言之，且請擇監生爲州縣長。已，請正從祀位次，進士爲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帝并允行。省親歸，乞在籍終養。母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禮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嘗召對，問理財用人。錫疇退，列陳用人五失，曰銓叙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拘，鼓舞未至。請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别，隨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

崇禎初年，召回恢復原來的官職。歷任國子祭酒。上疏建議恢復積分法，由於禮部官員阻礙而不得實行。顧錫疇又進一步説明，而且建議選擇監生去做州縣的長官。過後，建議端正陪祭的位次，進士成爲國子博士的可以參與考選。皇帝都允許實行。他省視父母親回去，就乞求在原籍侍養。到母親的喪期滿後，起用爲少詹事，進爲詹事，任禮部左侍郎，代理主持部裏的事務。皇帝曾經召他咨詢，問他理財用人的問題。顧錫疇退下去，逐項陳述用人的五點失誤：依據事實進行獎勵不得其法，法禁太嚴厲，議論太多，太受資格束縛，鼓勵措施没有落實。建議先讓用人的

棄，二善也。省議論而專責成，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獎勵而寬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於用人。帝善其奏。

地方清理一下根源。"精心地審察辨别，依據才能而加以器重使用，是第一點好處。寬恕小的過失而不是終生廢棄，是第二點好處。減省議論而專門要求做出成績，是第三點好處。選拔特出的人才而不受平常標準的束縛，是第四點好處。迅速獎勵而放寬督察責備，是第五點好處。"末了極力陳述耗費錢財的弊病，仍舊歸結到根本在於用人。皇帝贊許他所奏的。

楊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上刑"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與嗣昌大忤。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嗣昌頗疑錫疇。會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構之，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召還。御史曹溶、給事中黄雲師復言其不當用。帝不聽，起爲南京禮部左侍郎。

楊嗣昌上疏建議安撫流寇，有"樂天的人保有天下"以及"愛好作戰的人判重刑"這些話。顧錫疇針鋒相對地説這是諸侯和鄰國交往的事，稱引得不倫不類，跟楊嗣昌大相抵觸。楊嗣昌掌權，許多文臣都攻擊他，楊嗣昌很懷疑顧錫疇。正逢上駙馬都尉王昺有罪，顧錫疇草擬了從寬發落的意見，楊嗣昌陷害他，於是被削去了官職。十五年，朝廷裏的臣子紛紛推薦，召回來。御史曹溶、給事中黄雲師又説他不應當被使用。皇帝不聽，起用爲南京禮部左侍郎。

福王立，進本部尚書。時尊福恭王爲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請别立專廟。俄請補建文帝廟謚、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謚，并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爲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爲弘光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廟號爲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證甚核，錫疇亦以爲然，疏請改定。大學士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之，遂寢。温體仁之卒也，特謚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吕維祺皆不獲謚。錫疇言："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將文忠之謚，或削或改，而補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勸懲。"報可。遂謚諸人，削體仁謚。

福王即位，升任禮部尚書。當時尊福恭王爲恭皇帝，打算商議在廟裏祭祀，顧錫疇建議另外建立單獨的廟。不多久建議補建文帝廟謚、景皇帝廟號以及建文年代忠臣的贈謚，都依從了。東平伯劉澤清進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就以靖康二年五月作爲建炎元年，是爲了順從人民的願望。請以今年五月作爲弘光元年。"顧錫疇説公開的詔命已經頒布，不可能追回來更改，於是停止。當時確定死去不久的皇帝的廟號爲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説"思"不是美好的稱呼，引用的證據很實在，顧錫疇也認爲這樣，就上疏建議重新確定。大學士高弘圖因以前的意見是自己提出的，竭力堅持，就擱下來。温體仁死後，特别謚號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吕維祺都得不到謚號。顧錫疇進言："温體仁得到皇帝信任執行政事最專斷而且時間最長久，他對不起先帝的罪責大而且深，乞求將文忠的謚號，或者削去或者改掉，而補贈文震孟這些臣子，希望對天下人有所勸勉和懲戒。"批覆同意。於是就賜贈這些人謚號，削去温體仁的謚號。

吏部尚書張慎言去位，代者徐石

吏部尚書張慎言離位，接替的人徐石麟没有

麒未至，命錫疇攝之。時馬士英當國，錫疇雅不與合。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劾之，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頌體仁功，請復故謚。遂勒錫疇致仕。

南都失守，錫疇鄉邑亦破。時方遭父喪，間關赴閩。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尸於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殮。

贊曰：吴山等雍容館閣，揚歷臺省，固所謂詞苑之鴻儒，廟堂之巋望也。要其守正自立，不激不爭，淳靜敦雅，承平士大夫之風流，概可想見矣。

到，命令顧錫疇代理。當時馬士英掌權，顧錫疇很跟他合不來。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彈劾他，於是就乞求祭祀南海去。第二年春天，御史張孫振極力頌揚溫體仁的功績，請求恢復原來的謚號。於是勒令顧錫疇退休。

南方的都城失守，顧錫疇所居的縣也被攻破。當時正逢他父親死去，一路艱難跋涉奔赴福建。唐王任命他做原來的官，他竭力推辭不接受，寄居在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鞭打侮辱秀才，顧錫疇準備論列彈劾。賀君堯派人在夜裏殺害了他，將尸體投入江中。溫州人尋找了三天，纔找到用棺材收殮了。

贊曰：吴山等人從容不迫地在翰林院供職，仕途經歷過尚書，固然是所謂文苑中的博學之士，朝廷上的出衆人才。總括他們操守端正自己着力建樹，不衝動不競爭，純樸文靜忠厚高雅，太平年代士大夫的品格，大概由此可以想見了。

明史卷二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

王家屏　陳于陛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吴道南

王家屏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録》。高拱兄捷前爲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

萬曆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敷奏剴摯，帝嘗斂容受，稱爲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逾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即輔政，前此未有也。

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請因聖節御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册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强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屏，奬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爲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編修，參與編撰《世宗實録》。高拱兄高捷以前任操江都御史，將公家錢財贈送給趙文華，王家屏直筆記上了這件事。當時高拱正掌握國家大權，囑咐稍微隱諱一下，王家屏堅持不可以。

萬曆初年，升任修撰，充任日講官。陳述意見切合事理而且態度懇切，皇帝曾經鄭重地接受，并且稱贊他爲正直之士。張居正卧病，文臣大多趕緊奔走祈禱，衹有王家屏不去。再升爲侍講學士。十二年擢升爲禮部右侍郎，調吏部，纔過一個月，命令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參與機務。離開當史官二年就做上宰相，在這以前未曾有過。

申時行主持國事，許國、王錫爵次於他，王家屏居末位。每次商議事情，王家屏主持正道堅持法制，不高傲也不隨風倒。過了二年，遭遇繼母故世。下詔書賜銀兩禮品，用驛站的交通工具，由行人護送回去。服喪期纔滿，詔命升任禮部尚書，派遣行人召他回來。到了京城，三個月未得召見。王家屏因此進言，建議乘着皇帝的生日臨殿接受祝賀，全部送出留在宫中的奏章，舉行册立皇太子的典禮。没有批覆。又和同僚一起上疏請求。皇帝於是在生日勉强地臨殿一次。不久派遣宦官告訴王家屏，由於忠愛而給以奬勵。王家屏上疏謝恩，又建議皇帝勤臨朝。過了幾天，皇帝爲此在御門接見他，從此以後便更加深

居不出了。

評事雒于仁進四箴，帝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娱，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能防欲於微渺。今于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蒙不測之威，臣罪大矣，尚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留中，而于仁得善去。

評事雒于仁呈進四篇箴，皇帝打算判他重罪。王家屏進言："人主日常生活的節拍，耳目和心情的歡樂，一般官員不得知道、不敢諫諍的，輔弼大臣得以先知道而預先諫諍，所以能够對很微小的欲念也加以防備。現在雒于仁以一般官員進言，而臣在樞要位置上任職，反而沉默而隨便地承受，對上有虧皇帝的聲譽，對下讓一般僚屬蒙受不可測料的威嚴，臣的罪責大了，還能一天立身在這聖明的世上麽。"皇帝不高興，將奏章留在宫中，而雒于仁得以没遭受責罰而離去。

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螟，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今日。況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虚内事外，内已竭而外患未休；剥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書凌雜，祇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静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間，僅兩覲天顔而已。間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并寢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九閽。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

萬曆十八年因長久乾旱而乞求罷職，上疏説："近年以來，天響地震，星落塵飛，江河乾涸，加上天旱水潦蝗蟲螟蟲的災害，以及多種瘟疫的流行，調理的困難没有超過今天的了。况且套賊在陝右叛亂，土蠻在遼西横行，貢市屬國又像鴟鵂猛虎一樣地窺伺着宣、大。空虚國内去接待外國，國内已經窮竭而外敵禍患却没有休止；剥奪百姓去供養軍隊，百姓已經窮盡而軍隊的糧食却未曾充裕。而且議論紛紜，很少堅持大體；文書雜亂，祇粉飾着靡麗的詞句。綱紀鬆弛，懶散而荒廢職務的習慣已經形成；名實混淆，碰機會撞運氣的作風已經開端。陛下又深居静養，早晨講讀很少駕臨。統計臣一年之間，祇兩次得到朝見皇上。其間一次曾經呈上没有見識的話，却和各部門的奏章一樣都被擱起來不推行。現今猛烈的太陽將石塊都熔化了，小百姓愁苦的聲音充盈天空震動大地，却祇是未能到達天帝居所。這就是臣子所以半夜還是心神不安，飲食全都廢棄，不能自我制止的原因呀。乞求賜臣罷職回家，以避免堵塞任用賢才的道路。"没有批覆。

時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册立。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争。帝不悦，傳諭數百言，切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再争，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閣，復請速决大計。帝乃遣内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即於冬

當時太子没有確定，朝廷裏的臣子一齊上奏請求册立太子。這年十月，内閣臣子聯合上疏用自己的進退去諫諍。皇帝不高興，傳下命令幾百字，嚴厲地責備朝廷臣子沽名而引起紛擾，指責他們是犯上作亂。申時行等相互看看都感到突然而驚愕，各人準備了奏章再諫諍，閉門不出乞求離去。祇有王家屏在内閣，又請求迅速决定大政

間議行，否則待逾十五歲。家屏以口敕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即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

方針。皇帝於是派遣太監傳話，約期在明年春夏，如果朝廷中的臣子不再上奏干擾，就在冬天商議實行，否則要等待到過了十五歲。王家屏認爲口頭命令難以作爲依據，希望皇帝特別頒布詔書諭旨，就立即準備了草稿呈進去。皇帝没有采用，又告訴說在二十年春天舉行。王家屏大爲高興，就在朝廷上宣布了，朝廷上臣子歡騰起來。然而皇帝的心意其實還在猶豫，聽說王家屏已經宣布了，不喜歡，傳出命令譴責。申時行等聯合上書謝罪，纔罷了。

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册立儀注請。帝復以爲激擾，命止其事。國執争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爲首輔。以國諫疏己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讜，好直諫。册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信，以塞口語，消宫闈釁。不報。

第二年的秋天，工部主事張有德將册立的禮單呈請批示。皇帝又認爲引起騷擾，命令停止這件事。許國堅持諫諍而離去，申時行被人進了讒言，不得已也離去，王錫爵在這之前因探望母親已回去，這樣王家屏就成爲首輔。而認爲許國諫諍的奏疏上自己列了名，不應當一個人留下，就再上疏乞求罷職。皇帝不允許，於是纔又開始處理公務。王家屏道德行爲端正嚴肅，待人真誠處事公正，各機構的事務一點也没有受阻撓。個性忠而直，喜歡直言諫諍。册立的日期多次變更，内外議論紛紛。王家屏深感到憂慮，竭力請求實現皇帝的約言，以堵塞流傳的話語，消除宫廷内的裂縫。却不給批覆。

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

萬曆二十年的春季，給事中李獻可等建議預先教導皇太子，皇帝罷黜了他們。王家屏封還皇帝的批示極力諫諍。皇帝更加發怒，連續有人受譴責和被貶謫。王家屏就藉口生病請求罷職，呈上奏章說：

> 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内愧。頃年以來，九閽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聽；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乃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

> 漢朝汲黯說過："天子設置公卿輔佐之臣，難道讓說好聽話迎合心意而陷君主於不義之地麽。"常常爲這些話所感動，心裏恐懼而慚愧。近年以來，天子所居的宫門嚴密地關閉着，耽於安樂而包藏着殺身之害，天地和祖宗不祭祀，人君和臣子不接觸。天災和怪異事物，不能直達天子耳中；國家大政和民生疾苦，没有被皇帝所思慮到。臣充任輔佐人員，曠廢職務而有損官位，早就應當退避了。如今幾個月内，建議早上講讀經史典籍，建議祭祀宗廟，建議元旦接受朝賀，

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概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熙朝有横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禄，澳涊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

建議國家大事臨朝處理，都被中止而得不到批覆。臣像犬馬一樣的一點忠誠，不能感動天意回轉過來，已可見到了。至於預先教導皇太子，自然應當早些作打算，怎麽厭煩聽到正直的言論，一概加以貶謫。臣的確不忍心讓英明的君主蒙受違背諫諍的惡名，太平盛世有横蠻實施的罪罰，所以冒着死罪屢次陳述。如果猶豫不定希圖保住俸禄，骯髒地苟且容忍，汲黯所講的"陷君主於不義之地"，臣死也不敢這樣，希望賜我這副骸骨還歸家鄉。

帝得奏不下。次輔趙志皋亦爲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托疾。

皇帝收到奏章而不批下。次輔趙志皋也替王家屏準備奏章。皇帝就譴責王家屏沽名而假托有病。

家屏復奏，言：

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没有餘榮。若徒犯顔觸忌，抗争僨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禄，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悦，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

王家屏又上奏，説：

名譽，不是臣所敢於捨棄的，但臣所希望的是陛下做堯、舜那樣的君主，臣做堯、舜的臣子，那麽名聲流傳千年，此外就没有别的榮譽了。如果衹是冒犯龍顔觸犯忌諱，直言諫諍而敗壞事情，遭受譴責而被罷職回去，還有什麽名譽！一定不沽名，將使臣立身高官位置，家庭享受優厚俸禄，君主的過失没有糾正，政治紊亂没有匡正，這可説是不沽名的臣子，可是國家依靠什麽呢。又如果臣捨棄名譽不顧，將奉承迎合作爲高興的事，靠説恭維的話取得容納，像許敬宗、李林甫那樣奸詐而慣於花言巧語，什麽事都幹得出來，九廟的神靈必定暗中雷劈臣，豈衹得罪了李獻可等臣而已。

疏入，帝益不悦。遣内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托疾要君。家屏言："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輕群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禄，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

奏疏呈進去，皇帝更加不高興。派遣内侍到官邸，譴責他直接駁回皇帝批示，故意刺激皇帝發怒，而且托言生病來要挾皇帝。王家屏進言："話語牽涉最親近的親戚，不應當發怒。事情關係莊嚴的儀式，不應當發怒。臣和其他各位臣子衹知爲了國家的大政，説盡意見來效忠罷了；哪裏想到會引起皇上發怒呢？"於是更加堅持請求離去。有人勸他稍微需要俯就以成大事。王家屏説："君主爲所欲爲，是由於大臣要保住俸禄，小臣害怕得罪，皇上就有輕視臣子的意思。我認

請。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强半杜門，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閱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賚金幣羊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熹宗立，再贈太保，任一子尚寶丞。

爲如果大臣不喜愛官爵俸禄，小臣不害怕刑罰誅戮，事情纔有救助。”於是又兩次上疏懇切地請求。皇帝就下詔書讓乘坐驛站車馬回去。王家屏掌握國家大政衹有半年，又大半閉門不出，由於戇直而離開朝廷，朝廷和民間都爲他惋惜。過了八年太子纔確定。派遣官員帶上皇帝的詔命去慰問，賞賜金銀禮品和美酒。又過二年死去，年齡六十八歲。贈銜少保，謚號文端。熹宗即位，再贈銜太保，任命他的一個兒子爲尚寶丞。

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略顧養謙曰：“昔衛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耻，激厲朝鮮，以城楚丘之功，奬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此類也。

王家屏在家閑居時，朝鮮發生戰爭。他寫信給經略顧養謙説：“從前衛國被狄國滅亡，齊桓公率領諸侯在楚丘築起城來，《春秋》推崇他的道義；没有聽説他就此跟狄結了仇，聯絡諸侯的軍隊去討伐。現在衹要强調保住國家，不遭受越國那樣的亡國之耻，用此來激勵朝鮮，用築城楚丘那樣的行動，鼓勵將士，不要代替朝鮮人作戰而要朝鮮人自己作戰就好。”顧養謙不采用這些意見，在朝鮮的軍隊幾年都没有功績。他見識深而有謀略，都像這類情形。

陳于陛

陳于陛，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録，充日講官。累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宫。十九年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册立豫教，又請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

陳于陛，字元忠，是大學士陳以勤的兒子。隆慶二年考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編修。萬曆初年，參與編撰世宗、穆宗兩朝實録，充任日講官。積功升遷爲侍講學士，擢拔爲詹事，掌翰林院。上疏建議早日確立東宫。十九年封爲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第二年調吏部，升任左侍郎，教習庶吉士。上奏章進言嫡長子不應當封王，建議及時地册立和預先教導皇太子，又請求早上臨朝勤於政事，都不批覆。又過一年升任禮部尚書，仍舊領詹事府事。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真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吕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録，

陳于陛少年時跟從父親陳以勤學習國家的史實。擔任史官以後，更加研究治理世事的學問。由於前代都編撰國史，上疏進言：“臣考察史家的法則，紀、表、志、傳稱做正史。宋朝離我朝近，制度尤其可以查考。真宗祥符年間，王旦等人編撰呈進太祖、太宗兩朝的正史。仁宗天聖年間，吕夷簡等人增入了真宗朝的正史，稱爲《三朝國史》。這是本朝君臣自己編撰本朝正史的顯明證據。我朝歷史書籍，衹有各代皇帝的實

正史闕焉未講。伏睹朝野所撰次，可備采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散脱，耆舊漸凋，事迹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犁然可考，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

録，正史却缺着而没有重視。臣俯伏着看到朝廷和民間所選擇編次的，可以準備着采用的大約有幾百種。如果不及時儘量搜羅，時間逐漸久遠，書卷函套散失脱落，老人舊人漸漸謝世，事迹很少有憑證了。如果想成爲紀事翔實的史書，就將不可能了。希望陛下立即下達公開的詔書，設立機構進行編輯，使得一代的道義法統制度文物，確實可以考察，讓偉大的計謀和業績，光輝照耀天地，這難道不是萬代不朽的美事麽。”皇帝下詔同意他。於是二十二年三月就命令文臣分部門按類編纂，以陳于陛和尚書沈一貫、少詹事馮琦任副總裁，而由内閣大臣任總裁。

其年夏，首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陛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疏陳親大臣、録遺賢、奬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三十餘人。于陛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太保。

這一年夏天，首輔王錫爵退休，於是命令陳于陛兼任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密事務。他上疏陳述親近大臣、録用遺漏的人才、奬勵地方上的官吏、審核邊境軍士的糧餉、儲備可以擔任武將的人才、選擇邊境的官吏六件事。最後説：“憑肅皇帝的精明，而末年貪污瀆職成風，邊界很不安定，就是由於厭倦政事煩勞的緣故。現今天子閑適無爲治理天下，各種職責不整治，不急切地想辦法更新，以後將要朝什麽地方演變?”皇帝下嘉奬詔書答覆，但是没有采用他的意見。皇帝由於軍政方面疏於檢查監督，斥逐兩個京都裏的言官三十多人。陳于陛和同僚一再地申述冤抑而設法救援，又單獨上疏請求給以寬赦，都不被采納。後來因甘肅打敗賊人有功，加銜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火災，請求面見，得不到批覆。乞求罷職，也不依許。這年秋天，任二品官已滿三年，改任文淵閣大學士，進銜太子太保。

時内閣四人。趙志皋、張位、沈一貫皆于陛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謚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當時内閣一共四人。趙志皋、張位、沈一貫都是陳于陛的同一届進士，遇到事情没有什麽意見不合的。然而皇帝拒絶諫諍却愈來愈嚴重，上下閉塞阻隔。陳于陛憂愁表現在臉上，由於不能補救，在值班的房子裏頻頻嘆息着呆看日光影子。二十四年的冬天病死於職位上，撰史的事也就最終作罷。贈銜少保，謚號文憲。整個明朝，父子成爲宰相的，衹有南充陳氏。當時人們將他們比做漢朝的韋氏、平氏。

沈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師尚詔作亂，陷歸德，已而西去。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逼，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四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父沈瀚，任建寧知府。沈鯉，嘉靖時期考中鄉試。師尚詔發動叛亂，占領了歸德，不久向西而去。沈鯉料想賊人必定會再來，急忙告訴防守的官員，逮捕和殺掉城裏跟賊人相勾結的，嚴密地安排了防守設備。賊人回來逼近，看到有了防備就離去了。奸惡的人揚言要屠城，打算驅逐和掠奪居民，沈鯉建議下命令禁止，民衆纔安定下來。四十四年他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檢討。大學士高拱，是他的主試官和同鄉人，沈鯉除了跟別人一起去進見外，未曾因個人的事去拜謁。

神宗在東宮，鯉爲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頌》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亟稱之。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

神宗在東宮，沈鯉是講官，曾要各講官書寫扇面。沈鯉書寫了魏卞蘭的《太子頌》送進去，因而令他詳盡地陳述大意。神宗贊美，於是就受到了特別眷顧。等到神宗即位，由於在東宮任過講官這種關係，升任編修。不久升任左贊善。每次輪到講讀，舉止端莊高雅，所陳說的特別符合皇帝心意。皇帝屢次稱贊他。他接連逢上父母親死去，皇帝多次問沈講官在哪裏，又問守孝期什麽時候滿，命令先將他補爲講官來等待着。萬曆九年他回到朝廷。正逢上應當停止講讀，皇帝特別命令延長一天，表示優厚的不平常的待遇。

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屏絶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論不以爲驟。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黄錦緣同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内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未嘗與交。及官愈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徇也。

第二年秋天，擢升爲侍講學士，再升爲禮部右侍郎。不久調吏部，升任左侍郎。他斷絶私下交接，愛好推舉賢良之士而不讓本人知道。十二年冬天，拜官禮部尚書。離擔任六品官纔二年就升到正卿官位。由於一向享有衆望，所以當時輿論不認爲突然。經過很長時間，《會典》完成，加銜太子少保。沈鯉起初在翰林院任官時，宦官黄錦拉同鄉關係送禮品來結交，他拒絶而不接受。在内書堂教書，在經筵侍講，都屢次和大宦官接觸，并没有和他們結交。到了官位愈高，更没有需要借用的，即使皇帝下命令和朝廷表示出意向，他也不講什麽私情。

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請册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爲言，且請宥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譙讓。

十四年春天，貴妃鄭氏生了兒子，進封爲皇貴妃。沈鯉率領同僚和屬下建議册建皇長子，進封他的母親，不依許。不久，又爲這事進言，而且請求寬恕爲了建立太子的事而被貶謫的官員姜

帝既却群臣請，因詔諭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屆，鯉執前旨固請，帝復不從。

應麟等。觸犯了皇帝而被譴責。皇帝既不接受群臣的建議，就下詔書告訴説稍等二三年。到了十六年，時期已到，沈鯉拿着以前的詔書堅持請求，皇帝又不同意了。

鯉素鯁亮。其在部持典禮，多所建白。念時俗侈靡，稽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宫室、器服率定爲中制，頒天下。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又請復建文年號，重定《景帝實録》，勿稱郕戾王。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祝版稱謂未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成憲爲父請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詔畀葬資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真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玄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導諛，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誼漶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貴爲請，申時行助之，鯉不可。唐府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并以特旨許之。京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崇儉戒奢爲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畿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敕廷臣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納。

沈鯉素性耿直誠信。他在部裏掌管禮儀，有很多建議。想到當時風俗奢侈靡費，查考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從喪祭、冠婚、宫室、用具一概定爲中等標準，頒布天下。又由於士大夫風氣不正，上奏實行學校管理方面八件事。又建議恢復建文的年號，重新審定《景帝實録》，不要稱爲郕戾王。大同巡撫胡來貢建議遷移到渾源去祭祀北岳，沈鯉極力反駁這没有根據。太廟裏陪祀的，建議將親王和各位功臣移到兩側厢房，不要跟皇帝皇后雜在一起祭祀。葬在金山而進入世廟的各位妃子，就在永陵合祭。各帝陵墓祭祀，建議各派官員而不要兼代。各王跟妃子的墳墓和祝版上的稱呼不相合的，一概請求裁定。皇帝憂慮乾旱，步行到祭天地的地方去祈禱，商議分派大臣到國内名山大川去祈禱。沈鯉進言使臣往來騷擾驛站，恐怕會加重老百姓的困苦，建議齋戒三天將祭文交給太常寺卿囑咐他們送達，停止寺觀不要祈禱。皇帝大多同意了他所奏的。鄭貴妃的父親鄭成憲替他父親請求撫恤，援引皇后的父親永年伯作例子，沈鯉極力反對這樣做。皇帝下詔給以喪葬費五千金，沈鯉又進言太多了。順義王的妻子三娘子請求封號，沈鯉不給妃的稱號，祇稱夫人。真人張國祥進言世宗肅皇帝在位很久長，是由於虔誠地信奉道教的修養所達到，勸皇帝跟着學，沈鯉彈劾張國祥毁謗和誘導幹不實在的事，建議治罪殺掉他，事情也就中止了。秦王朱誼漶原是由中尉得以繼承爵位的，而乞求封他弟弟爲郡王，宦官替他請求，申時行幫助他，沈鯉不同意。唐府違反制度請求封妾生的兒子，沈鯉堅持不依從，皇帝却一起用特旨依許了。京城裏長時間乾旱，沈鯉詳盡地陳述撫恤百姓的實在施政措施以崇尚儉樸戒止奢侈作爲根本，同時建議減少特徵的織品。不久，京城裏地震，又建議恭敬地對待上天的告誡，賑濟老百姓生活的困苦。京城近郊大饑荒，建議朝廷和百姓共同來治

理，言詞很懇切。皇帝因四方的災難，命令朝廷裏的臣子修身反省，沈鯉因而建議大量削減供給自身安享的建造，賑濟百姓。皇帝都加贊許而采納了。

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己，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有老宫人從子爲内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亦屬鯉鄉人内豎廖某密告之。鯉并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恚而去。鯉卒屢疏引疾歸。累推内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

當初，王府有什麼上奏請求，賄賂宦官作介紹，禮部的臣子不敢違反，常常達到心願。到了沈鯉，全都阻住了。宦官都非常怨恨，屢次藉事在皇帝面前挑撥。皇帝慢慢地不能没有懷疑了，就多次地加以詰問和指責，而且削去了他的俸禄。沈鯉從此有了離去的想法。而申時行恨沈鯉不依附自己，也嫉妒他。一天，沈鯉請假，立刻草擬了皇帝命令讓放歸。皇帝説："沈尚書是好官，爲什麼讓他離去?"傳下命令挽留。申時行更加嫉妒。他的親信給事中陳與郊替别人求考官而得不到，怨恨沈鯉，就囑咐他的同僚陳尚象彈劾沈鯉。陳與郊又説些令人吃驚的話來動摇沈鯉，沈鯉就更加堅決要求離去。皇帝有意重用沈鯉，委婉地説："沈尚書不理解别人的意思。"有個老宫人的侄子是太監，趕來告訴沈鯉；司禮張誠也囑咐沈鯉的同鄉人太監廖某秘密地告訴沈鯉。沈鯉都拒絶了，説："宫内的話，不是我所敢聽到的。"他們都忿恨不平地走了。沈鯉最後多次上疏藉口生病而回去。曾多次被推薦爲内閣及吏部尚書，都不任用。二十二年起用爲南京禮部尚書，他推辭了不去赴任。

二十九年，趙志皋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并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既至，即具陳道中所見礦税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楚假王被訐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撰《續憂危竑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錢

二十九年，趙志皋死去，沈一貫一個人掌握國家大政。朝廷推舉内閣臣子，詔命讓沈鯉以原來的官位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參與機密政務，和朱賡一起任命。他多次推辭而不得允許。第二年七月纔入朝，這時他年已七十一歲了。沈一貫認爲士大夫心裏早就歸附沈鯉，很妒忌他，就寫信給李三才説："歸德公來必定奪去我的位置，將用什麼來防備他?"歸德，是沈鯉的縣邑名稱，他想暗示沈鯉推辭掉召調的命令。李三才回信，説沈鯉忠誠篤實而没有别的心腸，勸告沈一貫同心。沈一貫因此也恨李三才。沈鯉到職以後，就詳盡地陳述了旅途中所看見的礦税的害處。過些日子又和朱賡上疏提出意見。都不被采納。楚假冒王的名號被攻訐的事件發生，禮部侍郎郭正域

夢皋誣奏正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贓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譖鯉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冤獄、撤税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閣，輒焚香拜祝之，讒者遂指爲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耶?"讒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宣諸口。"賴帝知鯉深，不之信。

建議進行審問，沈鯉贊同他。等到壞人撰寫《續憂危竑議》被舉發，沈一貫這些人擴大這件事，叫他的同夥錢夢皋誣奏郭正域是沈鯉的門生，協同製造妖言，并且無辜陷害沈鯉有不正當的貪贓的幾件事。皇帝覺察到他被誣陷，不追問。而沈一貫這些人派巡邏士卒日夜拿着兵器圍守着他的官邸。不久這事解決了，又捏造事實背後説沈鯉在咒駡。沈鯉曾經在閣中安置了一個小屏風，一行行寫着恭敬地對待上天的告誡、同情百姓的窮困、廣開言路，批覆奏章、任用大員、選拔百官、重新起用被廢棄的官員、推薦經過考選的賢才、釋放冤枉的案犯、撤去徵税的專使十件事，而上面寫着"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個字。每次進入閣中，就焚香下拜祈禱，説他壞話的人就指這是咒駡。皇帝拿進去看了，説："這難道是咒駡嗎?"説壞話的人説："他咒駡的話，本來就不從口裏公開説出來。"幸虧皇帝很瞭解沈鯉，不相信他們。

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捍格，奏揭繁，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獎諭有加，卒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叙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尋以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

在這以前，閣臣的奏章不輕易送進去，送進去的没有不答覆的。這時候内外抵觸，奏章很多，大多擱置着而不下達。沈鯉認爲失職，多次藉口生病請求退休。皇帝獎諭的命令却一而再地下達，結果不能實行他所請求的。三十二年獎勵皮林的功績，加銜太子太保。不久因爲任官已滿期，加銜少保，調爲文淵閣大學士。

鯉初相，即請除礦税。居位數年，數以爲言。會長陵明樓災，鯉語一貫、賡各爲奏，俟時上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税事，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閲，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果心動，然不爲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賡謁賀仁德門。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俟。鯉因極陳礦税害民狀，矩亦戚然。鯉復進曰："礦使出，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

沈鯉剛任宰相，就請求撤除礦税。在位幾年，多次爲這事進言。正巧碰上長陵明樓火災，沈鯉告訴沈一貫、朱賡各寫奏章，等待時機呈上去。一天大雨，沈鯉説："可以了。"兩人問什麽緣故，沈鯉説："皇帝厭惡講起礦税的事，奏疏呈進去大多不看，現在我們冒雨穿着日常便服到文華殿上奏，皇上驚訝而拿去看，也是一個機會。"兩人依從他的話。皇帝得到奏疏，説："必定有緊急的事。"打開一看果然心動，然而并不因此而停徵礦税。第二年冬至，沈一貫在休假，沈鯉、朱賡到仁德門去拜見和祝賀。皇帝賞賜酒食，司禮太監陳矩招待，小太監多次往來偷聽，而且拿着筆等待着。沈鯉乘此詳盡地陳述了礦税害民的狀况，陳矩也心裏難過。沈鯉又進一步

利。”矩嘆息還，具爲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一貫慮鯉獨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鯉力也。

説：“礦使出去，天下名山大川的靈氣被破壞光了，恐怕對皇帝的身體不利。”陳矩嘆息着回去，都向皇帝説了。皇帝驚恐地派陳矩詢問用來補救的辦法。沈鯉説：“這没有别的，趕緊停止開鑿，靈氣就自然恢復。”皇帝聽了點頭同意。沈一貫擔心沈鯉一個人得到這功績，趕忙起草了奏疏呈上去。皇帝不高興，又停止了。然而過了一個月果然下了停止開礦的命令，是沈鯉出的力呀。

鯉遇事秉正不撓。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皇孫生，詔赦天下。中官請徵茶蠟夙逋，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真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己有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賚以金幣。帝惑中貴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鯉撰敕。鯉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况此牧地，豈真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深信。”遂止。雲南武弁殺税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爲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陝西税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税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

沈鯉遇到事情主持正道而不退縮。由於受到沈一貫的壓制，心願不能完全實行。而這時候沈一貫多次被論列，藉口生病閉門不出來，沈鯉纔得以處置内閣事務。皇孫誕生，詔命寬赦天下。宦官請求徵收過去逃漏的茶和蠟的税，沈鯉認爲違背詔書的意思而再上奏，最後批覆停止。皇帝的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她的丈夫任都督同知，死去，請求以侄子來繼任。沈鯉説都督并不是世襲的官，於是就停止。真人張國祥認爲皇孫誕生，自己有祝福的功，乞求三代得到封官文書而且世襲詹事主簿。沈鯉極力駁斥他的荒謬，祇賞給他銀兩禮品。皇帝被宦官的話所迷惑，打算審核京城近郊放牧的土地，告訴沈鯉撰寫命令。沈鯉進言：“近年以來，許多利益的源頭，全都歸由朝廷，常常擔憂形勢到了極點就會發生變亂。况且這放牧土地，難道真的有豪强暗中占取新近開墾而尚未科税的？壞人所傳播的，不足以十分相信。”就中止了。雲南的武官殺死税使楊榮。皇帝非常忿怒，將要派遣官員去逮捕來治罪。沈鯉詳細地陳述楊榮的罪狀，請求處罰爲首殺楊榮的，而寬恕其他的人，於是就不逮捕。陝西税使梁永請求兼代鎮守的官職，也由於沈鯉進言而作罷。遼東税使高淮假藉進貢的名義，率領所統屬的幹練武裝士兵到城門。沈鯉半夜裏秘密上奏這不可以，皇帝下詔譴責高淮而停止。當時沈一貫雖然托言生病閉門不出，然而奏章多拿到家裏去草擬旨意，沈鯉堅持説這不符合舊例。

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己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因鯉乞休，遽命與一貫同致仕。賡疏乞留鯉，不報。既抵

沈鯉長時間觸犯了沈一貫以後，沈一貫將要離去，就顧慮沈鯉在位，會給自己以後留下憂患，心想讓他和自己一道離去，就秘密地傾陷他。皇帝也嫌沈鯉正直，乘着沈鯉乞求退休，急

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

忙讓他和沈一貫一道退休。朱賡上疏乞求挽留沈鯉，没有批覆。沈鯉到家以後，上疏謝恩，還是詳盡地陳述了不認真處理政事的弊病，以英明有所作爲進行規勸。到了八十歲，皇帝派遣官員去慰問，賞賜他銀兩禮品。沈鯉上奏章謝恩，又陳述了時事政治中的重要問題。又過了五年死去，年紀八十五歲。贈銜太師，謚號文端。

于慎行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即鹿鳴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録》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慎行與張位及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陛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慎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悦，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爲盛事。

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紀十七，考中了鄉試。御史想在鹿鳴宴上將他排在第一位，他認爲未得到父親的同意而推辭了。隆慶二年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編修。萬曆初年，《穆宗實録》完成，升任修撰，充任日講官。舊例，大多由翰林大官員輪值日講官，没有輪到史官的。于慎行和張位以及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陛都由史官而得到這機會，很不尋常。曾經講讀完畢，皇帝拿出宫内的圖畫，讓講官分别題字。于慎行字寫得不漂亮，詩寫成了，囑托别人寫上去，完全按實説了。皇帝高興，曾經寫了"責難陳善"四個大字賞賜他，文人間當做美事來傳播。

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慎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吕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謂慎行曰："子吾所厚，亦爲此耶?"慎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慎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丘橓往籍其家。慎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韙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

御史劉臺由於彈劾張居正而被逮捕，同僚朋友都躲避隱匿，衹有于慎行去探望他。到了張居正守孝期間仍舊奪情留任，就和同僚一起寫了奏章諫諍。吕調陽阻礙他們，不能呈上去。張居正聽到了發怒，有一天對于慎行説："您是我所深交的，也幹起這事來?"于慎行從容地回答説："正是由於承您深交的緣故。"張居正很不高興。于慎行不久因生病而回去。張居正死，他被起用爲原來的官。升任左諭德，輪值日講官像原來那樣。這時張居正已經失勢，侍郎丘橓去抄他的家。于慎行寫給他信，説張居正母親年老，幾個兒子像覆巢之下，經受挫折而令人難過，應當推廣英明君主對待功臣的恩德，保全大臣擔任過官職的情誼。言詞很是懇切真摯，當時的輿論認爲説得對。他由侍講學士升爲禮部右侍郎。轉爲左侍郎，調到吏部，掌詹事府。不久升任禮部尚書。

慎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

于慎行明白熟悉典章制度，各種大的禮儀大

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慎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并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既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晋、唐、宋故事爲據，其言辨而核。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

多由他審查决定。在這以前，嘉靖期間的孝烈后升祔，遷仁宗到祧廟。萬曆改年號，穆宗升祔，又遷宣宗到祧廟。于慎行認爲不符合禮制，寫了《太廟祧遷考》，説："古代七廟的制度，三昭三穆，跟太祖的廟一起就成爲七個。劉歆、王肅都認爲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廟以及五世、六世就是三昭三穆。如果兄弟相傳，就同堂不同室，不可成爲一世。本朝，成祖既然成爲宗廟，和太祖都是百世不變遷的，那麽仁宗以下，必定確實經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纔完備。孝宗和睿宗是兄弟，武宗和世宗是兄弟，算昭算穆是相同的，不應當各成爲一世。世宗升祔，距離仁宗衹有六世，不應當遷仁宗到祧廟。穆宗升祔，應當遷仁宗到祧廟，不應當遷宣宗到祧廟。"援引了晋朝、唐朝、宋朝舊例做依據，他的話清楚而實在。事情雖然未能實行，有見識的人佩服他懂得禮制。他又進言："南昌、壽春等十六個王，世代的次序已經遠了，就應該另外在陵園裏祭祀，不應該在太廟裏祭享。"也擱置不能實行。

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宫，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慎行不爲懾，明日復言："册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决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悦，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慎行引罪乞休。章累上，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

十八年正月上疏建議早日確立太子，出閣講讀經史。到了冬天，又提出請求。皇帝發怒，兩次嚴厲地下旨譴責。于慎行没有被懾服，第二天又進言："册立，是臣部職分上所掌管，臣等不説，罪責就歸屬臣等。希望迅速地决定大事，而放我回歸家鄉。"皇帝更加不高興，譴責他要挾國君懷疑皇上，混淆而擾亂了國家的根本，和同僚屬官一起都削去官俸。山東舉行鄉試，預先傳出考試主持人的名字，後來果然是這人。諫官就彈劾禮部官員，都停發了官俸。于慎行認罪乞求退休。奏章多次呈上去，纔依許。他在家閑居十多年，朝廷内外屢次推薦，都被擱置。

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卧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録遺逸、補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謚

三十三年纔重新起用掌詹事府。上疏辭去，又被留住不批下。過了二年，朝廷推舉内閣大臣七人，第一名是于慎行。詔命加銜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密政務。兩次推辭得不到依許，於是就上路。當時于慎行已經得了病。到朝廷去謝恩，拜起不能按照禮儀的要求，上疏認罪。回去卧病家中，於是起草了遺疏，建議皇帝親近大臣、録用遺漏的人才、補充諫諍的官員。

文定。

幾天後死去，年齡六十三歲。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文定。

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爲一時冠。

于慎行的學問有根基，貫穿百家。神宗時候，文苑中認爲于慎行和臨朐馮琦的詞章是當時的第一流。

李廷機

李廷機，字爾張，晋江人。貢入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曆十一年，會試復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爲主。

李廷機，字爾張，晋江人。選入太學，順天鄉試得了第一。萬曆十一年，會試又得了第一，以進士第二名授任編修。積功升爲祭酒。舊例，祭酒每次就職，由二個學生一起拿着一個牌子來到前面，上面大字寫着“整齊嚴肅”四個字。這是高皇帝製作的，用來警戒學習儒教的人。李廷機見了也就警覺小心，所以他立下教規，一向以嚴爲主。

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户、工二部事，綜理精密。奏行軫恤行户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召爲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饋遺書，誣訐正域不法數事。廷機意右楚王，而微爲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皦生光獄，株連遂絶。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税，宜罷撤。不報。其冬，類上四方災異。秦王誼漶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應授本爵，賫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間，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内請封，亦持不可。

過了很久，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代理部裏的事務。二十七年主持京官考核，没有偏私。曾經兼代户、工二部的事務，綜合治理得十分精細。上奏實行體恤商販的四件事，商人的困窘大爲緩解。外城和陵墓的圍墻，多處得到修理，費用都從國庫盈餘裏提取，不因此增加百姓負擔。召他爲禮部右侍郎，四次推辭都没有允許，過了二年纔到任。這時已升爲左侍郎，就代替郭正域治理部裏的事。楚王朱華奎由於郭正域舉發他贈送禮物的書信，因而誣陷攻擊郭正域違法的幾件事。李廷機心裏幫助楚王，然而微妙地替郭正域開脱。大學士沈一貫想藉妖書的事搞垮郭正域，李廷機和御史沈裕、同僚涂宗濬一起署名上奏催促判定皦生光案件，想用株連的做法就被斷絶了。三十三年夏天，雷電震毁郊祭的祭壇。他率領同僚一一上奏修理和反省的事後，又進言今天的過失，没有像礦税了，應當罷除。没有批覆。這年冬天，歸類上奏各地災害異常的事。秦王朱誼漶由中尉進封，他的庶出長子應該授任本來的官爵，却拉關係想封爲郡王，李廷機三次上疏極力反對。王派人從中調停，李廷機堅决拒絶，皇帝發出特旨却依許了。益府在守孝期内請求進封，他也主張不可以。

廷機遇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愎，不諳大

李廷機遇事有主張，尤其廉潔，皇帝瞭解他。然而他個性苛刻而深沉，又很有成見而不肯

體。楚宗人華越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既擬奪爵，錮高墻，廷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置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求退，不允。

聽從勸告，不識大體。楚王的族人華越上奏攻訐楚王，巡撫巡按這些官已經擬定削去他的官爵，關閉高墻内，李廷機援引《祖訓》中謀害親王的例子，建議處他死罪。諫諍官員聲勢正大，政府内閣大臣及選官部門害怕這件事，不敢公布到外面去，每年的慣例就廢止了。禮部主事聶雲翰論列這件事，李廷機迎合諫官的意見，藉考核大典中傷聶雲翰。給事中袁懋謙彈劾李廷機。李廷機請求辭職，不允許。

時内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與焉。給事中曹于忭、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攻之不已，帝爲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機被黜，群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章力攻。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卧不起。待命逾年，乃屏居荒廟，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

當時内閣祇有朱賡一個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擔憂李廷機將會進入内閣，多次暗中詆毁他。三十五年夏天，朝廷推舉内閣大臣，李廷機果然在其中。給事中曹于忭、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同意。相持很久，最後列名上奏。皇帝很看重李廷機，命令他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的官位入閣參與機密事務。李廷機三次辭謝後纔到職。王元翰和給事中胡忻攻擊他不停，皇帝爲此削去他們的官俸，來安慰李廷機。不久姜士昌、宋燾又因論列李廷機而被罷黜，衆人的情緒更加憤慨。李廷機盡力辯白并且請求去職，又上疏陳述十點應當去職的理由，皇帝却一再地傳下安慰的諭旨。第二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列朱賡十二條罪，并且涉及李廷機。李廷機多次上疏乞求退休，關着門幾個月不出來。諫官懷疑他裝假，幾十個人共同上奏章極力攻擊。李廷機請求去職不止，皇帝多次下詔命挽留，而且派遣鴻臚寺官員去催促他出來，他却堅持躺着不起床。等候命令一年多，就隱居到荒廟，而朝廷裏的臣子仍舊有許多議論。到了四十年九月，奏章已呈上了一百二十多次，於是告别天子出了京城去等候命令。同任大學士的葉向高進言李廷機已走了，不能再挽留了，於是加銜太子太保，賞賜路程費，乘驛站的車馬，讓行人護送回去。在家居住四年死去。贈銜少保，謚號文節。

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壁星鋭

李廷機名義上在内閣六年，實際掌權祇有九個月，没有大的過失。諫官認爲他跟申時行、沈一貫這些人密切來往，因此就一起上奏章驅逐他。宰相由於傾軋受辱，被排斥多年而後離去，在這以前未曾有過。李廷機做宰相時，四川巡撫

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决。廷機力主撤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并命。後周如磐、張瑞圖、林釬、蔣德璟、黄景昉復相繼云。

喬璧星執意要求討伐鎮雄安堯臣，和貴州地方官員意見相持而不能决定。李廷機堅持主張撤兵，這以後終究没發生事故，説起這件事的人都稱贊他。閩人進入内閣的，自從楊榮、陳山以後，由於語言難懂，將有二百年而没有人，李廷機開始跟葉向高一起任命。後來周如磐、張瑞圖、林釬、蔣德璟、黄景昉又相繼進入内閣。

吴道南

吴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宫，太子偶旁矚，道南即輟講拱俟，太子爲改容。

吴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考上進士。授任編修，升爲左中允。在東宫輪值講讀，太子偶爾看往别處，吴道南就停住不講拱手等待，太子爲此而嚴肅認真起來。

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城、高苑牛産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税，召還内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己，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追謚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宫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置深闈，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内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累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涣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

曾任左諭德少詹事。升任禮部右侍郎，代理部裏的事務。歷城、高苑牛生産的小犢，都是兩個頭兩個鼻，吴道南建議全部免除山東的各種税，召回宦官；又乘着災禍和怪異事物出現而説宦官招惹怨恨，乞求皇帝降下罪己詔，和天下人一起除舊布新。都没有批覆。不久建議追謚建文朝代的忠臣。京城裏久旱，上疏説："國内人們的情緒鬱積而不散，以致形成旱災。例如太子是國家的根本，不讓講明經學，熟練政務，長久地安置在深宫裏，聰明被阻隔閉塞，是鬱積的第一種。執法官員空缺已有半年，案件審問没有人，監牢裏充滿了囚犯，衹有進去而没有出來，憂愁憤慨之氣，上升直逼太陽和星座，是鬱積的第二種。内庫的儲藏像山一樣堆着，而民間連半是糧食半是野菜都吃不飽，却不拿出公家財物去賑救，坐看他們死去或流浪，是鬱積的第三種。被囚禁着的臣子滿朝薦、卞孔時，當時稱贊爲善良守法的官，由於掌權的宦官製造罪名陷害，一拘囚就是幾年，是鬱積的第四種。被廢棄的各臣，實際上可以爲國家所用，一旦斥逐就不再用，在鄉間終此一生，是鬱積的第五種。陛下如果頒發仁德的教令，消除了這幾種鬱積，不需要一個上午就雨露遍布天下了。"皇帝不領悟。

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勿納。遼東議開科試士，以岩疆當重武，格不行。

吴道南遇事有操守和主張，對政治體制有明確而透徹的認識。朝鮮入貢的使臣回去，請求購買火藥，就堅持不賣給他們。土魯番進貢寶玉，就建議不要收納。遼東討論開始科舉考試讀書

人，他認爲險要邊疆應當注重武備，就阻止了不實行。

父喪歸。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與方從哲并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莅任。帝不視朝久，皆先莅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同官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就列經旬，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宫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佚、撤税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梃擊"之變，召見群臣慈寧宫。道南始得面謝，自是不獲再見。

父親死亡他回去守喪。守孝期滿，就在家裏拜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密事務，和方從哲同時任命。他多次辭謝都不允許，過了很久纔入朝。舊例，朝廷臣子接受官職，先面謝皇帝然後到任。當時皇帝長久没有上朝，就都先到任。吴道南到了，見不到皇帝，不敢入閣值班。同僚方從哲跟他説，皇帝命先就職，吴道南上疏謝恩。過了幾天，進言："臣到職已經十天，衹下來瑞王婚禮的一個奏疏。其他如太子出宫講讀、各王事先教導、選任大官員、舉薦遺漏了的人才、撤除税使、補充諫官這些事，朝廷上的臣子來請求的口舌都説得疲勞了，却全部杳然没有結果，這難道是陛下選用臣等的意思。"皇帝下嘉獎詔書答覆他，結果不實行。等到皇帝因"梃擊"的變故，在慈寧宫召見群臣，吴道南纔得到機會面謝，從此就没有機會第二次見到。

織造中官劉成死，遣其黨吕貴往護，貴嗾奸民留己督造。中旨許之，命草敕。道南偕從哲争，且詢疏所從進，請永杜内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税，中官爲税使，置關湖口征課。道南極言傍湖舟無所泊，多覆没，請罷關勿征，亦不納。

織造宦官劉成死去，派遣他的同夥吕貴前往護送靈柩，吕貴指使壞人留住自己任督造。宫中下旨同意了，命令起草敕命。吴道南跟方從哲一道諫諍，而且詢問奏疏從什麽地方呈進，建議永遠杜絶從宫内降下詔命，不聽。鄱陽本來没有商業税，宦官當了税使，就在湖口設置關卡徵收。吴道南盡力説明沿湖船舶没有地方停泊，大多翻沉了，建議撤除關卡不要徵税，也不采納。

道南輔大政不爲詭隨，頗有時望。歲丙辰偕禮部尚書劉楚先典會試。吴江舉人沈同和者，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嘩。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構一文。下吏，戍烟瘴，鳴陽亦除名。

吴道南輔佐大政不盲從，在當時很有聲望。丙辰年和禮部尚書劉楚先一起主持會試。吴江舉人沈同和，是副都御史沈季文的兒子，目不知書，賄賂禮部的官吏，跟同鄉趙鳴陽的號舍相連。他首場七篇文章，除抄自書坊刻印的以外，都出自趙鳴陽的手筆。發榜了，沈同和第一，趙鳴陽也考上，京城裏大鬧起來。吴道南等多次檢舉，皇帝下命令覆試。沈同和一整天纔寫一個字。交到司法部門治罪，流放到極邊遠有瘴氣的西南地區，趙鳴陽也被除名。

先是，湯賓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

在這之前，湯賓尹科場案件，實際上是吴道南揭發的，因此他們一夥嫉視吴道南。御史李嵩、周師旦就聯合上奏章論列他，而給事中劉文

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謫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逾年，疏二十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天啓初，以覃恩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炳攻擊得尤其出力。吳道南上疏辯白乞求退休，很冒犯了劉文炳。劉文炳就極力詆毁，御史張至發幫助他。吳道南不能忍受，進言：“臺諫彈劾内閣臣子，是職責，但没有肆口辱駡的。臣使國家遭受侮辱極是嚴重，請立即罷黜。”皇帝很器重吳道南，將劉文炳貶放到地方上任職，削奪了李嵩等人的官俸。御史韓浚、朱堦救援劉文炳，又詆毁吳道南。吳道南更加要求離去。閉門不出一年多，上疏二十七次，皇帝仍舊鼓勵和挽留他。正逢上他的繼母訃告到來，於是賞賜路程費，派遣行人護送回去。天啓初年，由於廣施恩惠而讓他在家裏進銜太子太保。閑居二年後死去。贈銜少保，謚號文恪。

贊曰：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乎。廷機雖頗叢物議，然清節不污。若于陛之世德，慎行之博聞，亦足稱羽儀廊廟之選矣。

贊曰：經傳上説“道相合就服從，不相合就離去”，大概是講像王家屏、沈鯉這樣的人吧。李廷機雖然十分集中地受到人們譏議，然而他清白的節操并没有污點。像陳于陛的繼承祖宗舊德，于慎行的廣博知識，也足以稱得上是朝廷中堪爲楷模的傑出人才了。

明史卷二百十八

列傳第一百六

申時行（子）用懋 用嘉（孫）紹芳 王錫爵（弟）鼎爵（子）衡
沈一貫 方從哲 沈㴶（弟）演

申時行 申用懋 申用嘉 申紹芳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左庶子，掌翰林院事。

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名。授任修撰。曾任左庶子，掌翰林院事。

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時行以文字受知張居正，蘊藉不立崖異，居正安之。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請廣閣臣，遂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張居正攬權久，操群下如束濕，異己者率逐去之。及居正卒，張四維、時行相繼柄政，務爲寬大。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諸大臣由四維、時行起，樂其寬，多與相厚善。

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調吏部。申時行由於文筆好而受到張居正賞識，由於含蓄而不標新立異，張居正很放心他。六年三月，張居正將回去葬父，請求增加內閣大臣，他就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的身份進入內閣參與機密事務。不久，升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積功升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把持大權久了，對待下屬很峻急，跟自己意見不同的大都被驅逐離開。到了張居正死去，張四維、申時行接着掌權，着意於寬大。挨次召回有經驗之人，分任各種職位，朝廷輿論多稱贊他們。然而這時候內閣掌握大權已形成習慣，六卿大都順着內閣大臣的意向行事。各大臣由張四維、申時行提拔而任用，喜歡他們的寬容政策，多和他們有很深的交情。

四維憂歸，時行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居政府，無嫌猜。而言路爲居正所遏，至是方發舒。以居正素暱時行，不能無諷刺。時行外示博大能容人，心故弗善也。帝雖樂言者訐居正短，而頗惡人論時事，言事者間謫官。衆以此望時行，口語相詆諆。諸大臣又皆右

張四維守喪回家，申時行成爲首輔。余有丁、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先後同時在內閣，沒有隔閡。諫官被張居正所遏制，到這時纔解除約束。由於張居正過去一向親近申時行，諫官們對這不能沒有諷刺。申時行表面上顯示出博大能容忍人，內心却不高興。皇帝雖然喜歡諫官攻擊張居正的短處，但是很討厭人們議論時事，議論時事的人間或有被謫降官職的。大家都因此責怪申

時行拄言者口，言者益憤，時行以此損物望。

時行，談話間譴責詆毀他。而各内閣大臣又都庇護申時行而擋住諫官的口，諫官更加憤慨，申時行因此而損害了聲望。

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嘗言前閣臣專恣者四事，請帝永禁革之。時行疏争曰："文熙謂部院百執事不當置考成簿，送閣察考；吏、兵二部除授，不當一一取裁；督撫巡按行事，不當密揭請教；閣中票擬，當使同官知。夫閣臣不職當罷黜，若并其執掌盡削之，是因噎廢食也。至票擬，無不與同官議者。"帝深以爲然，絀文熙議不用。御史丁此吕言侍郎高啓愚以試題勸進居正，帝手疏示時行。時行曰："此吕以曖昧陷人大辟，恐讒言接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吕於外，帝從巍言。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交章劾巍阿時行意，蔽塞言路。帝尋亦悔之，命罷啓愚，留此吕。時行、巍求去。有丁、國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群言留此吕，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詆諸言路。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亦以爲言。帝乃聽巍，出此吕於外，慰留時行、國，而言路群起攻國。時行請量罰言者，言者益心憾。既而李植、江東之以大峪山壽宫事撼時行不勝，貶去，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

十二年三月，御史張文熙曾經進言以前内閣大臣恣意專斷的四件事，請皇帝永遠將它們革除。申時行上疏申辯説："張文熙認爲部院各官員不應當設置考成簿，送内閣審核；吏、兵二部授任官員，不應當一一送交内閣裁定；督撫巡按辦事，不應當用秘密奏疏請示；内閣中對奏章所擬的批答，應當讓同僚知道。按内閣臣子不稱職的應當罷黜，如果連内閣的職權都跟着削奪，這是因噎廢食。至於對奏章所擬的批答，没有不和同僚商議的。"皇帝認爲很對，擯棄張文熙的意見不采用。御史丁此吕進言侍郎高啓愚用試題向張居正勸進，皇帝親筆批示把奏疏給申時行看。申時行説："丁此吕以曖昧的事陷人於死罪，恐怕讒言會接連而來，這不是清明的朝代所應該有的事。"尚書楊巍因而建議將丁此吕外放到地方上去，皇帝依從了楊巍的話。而給事御史王士性、李植等接連上疏彈劾楊巍阿附申時行的心意，堵塞了進言的通道。皇帝不久也懊悔這件事，命令罷去高啓愚，留住丁此吕。申時行、楊巍請求離去。余有丁、許國進言："大臣關係到國體，現在因衆人上言而留住丁此吕，恐怕没有什麽可以安定申時行、楊巍的心了。"許國尤其憤慨，專門寫了奏章要求離去，譴責諫諍官員。副都御史石星、侍郎陸光祖也爲這事進言。皇帝於是聽從楊巍，將丁此吕外放，慰留申時行、許國，而諫官們却群起攻擊許國。申時行請求根據不同情況處罰諫官，諫官們更加懷恨。不久李植、江東之藉大峪山壽宫的事來摇撼申時行没有成功，被貶謫而去，閣臣和諫官關係一天天更爲緊張，像水火一樣不相容了。

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事論及時行子用懋，貶官。給事中鄒元標劾罷時行姻徐學謨，時行假他疏逐之去。已而占物情，稍稍擢三人官，三人得毋廢。世以此稱時行長者。時行欲收人心，罷居正時所行考

當初，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以科場的事論列到申時行的兒子申用懋，被貶了官。給事中鄒元標彈劾罷去申時行的姻親徐學謨，申時行假藉其他的奏章斥逐了他。不久知道了人們的情緒，漸漸提升三人的官職，三人得以没有被廢棄。世人因此稱贊申時行是寬厚的人。申時行想

成法；一切爲簡易，亦數有獻納。嘗因災異，力言催科急迫，徵派加增，刑獄繁多，用度侈靡之害。又嘗請止撫按官助工贓罰銀，請減織造數，趣發諸司章奏。緣尚寶卿徐貞明議，請開畿内水田。用鄧子龍、劉綎平隴川，薦鄭洛爲經略，趣順義王東歸，寢葉夢熊奏以弭楊應龍之變。然是時天下承平，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時行務承帝指，不能大有建立。帝每遇講期多傳免。時行請雖免講仍進講章。自後爲故事，講筵遂永罷。評事雒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帝大怒，召時行等條分析之，將重譴。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籠絡人心，就罷除張居正時所實行的考成法；一切變爲簡易，也多次有忠言進獻供采納。曾經藉災害異常的事，盡力進言催收賦税急迫，徵派增加，刑罰訟案繁多，用度奢侈靡費的害處。又曾經建議停止撫按官助的工贓罰銀，建議減少皇宫要求織造的各種絲織品數額，催促批覆官員們的奏章。順着尚寶卿徐貞明的意見，建議開墾京城近郊的水田。選用鄧子龍、劉綎平定隴川，推薦鄭洛爲經略，促使順義王東歸，擱置葉夢熊的奏章以止息楊應龍的變亂。然而這時候天下太平，上下安定和樂，法紀逐漸鬆弛。申時行祇是奉承皇帝的意思，不能够有大的建樹。皇帝每逢講讀的日期大多傳話免去。申時行建議即使免去講讀但仍舊呈進講章。從此以後就成爲成例，講筵就永遠罷免了。評事雒于仁呈進《酒色財氣四箴》。皇帝大怒，召申時行等逐條加以分析，將要給以很重的責罰。申時行建議不要將他的奏章發下去，而暗示雒于仁自己請求引退，雒于仁依賴他而免受責罰。然而奏章留在宫中不批覆也就從此開始。

十四年正月，光宗年五歲，而鄭貴妃有寵，生皇三子常洵，頗萌奪嫡意。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廷臣以貴妃故，多指斥宫闈，觸帝怒，被嚴譴。帝嘗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悦，衆多咎時行者。

十四年正月，光宗年齡五歲，而鄭貴妃受到寵愛，生了皇帝的第三子朱常洵，很有萌發奪取嫡子位置的意思。申時行率領同僚兩次建議確立太子，皇帝不聽。朝廷中臣子由於貴妃的緣故，有很多指斥内宫的，觸犯皇帝發怒，被嚴厲地責罰。皇帝曾經發詔書求率直進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明顯地冒犯了貴妃。申時行請皇帝下詔書，命令各部門進言的限制在所負責的職務範圍内，聽任部門長官選擇後獻上來，不可以擅自送上來。皇帝很高興，然而大家多責備申時行。

時行連請建儲。十八年，帝召皇長子、皇三子，令時行入見毓德宫。時行拜賀，請亟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下詔曰："朕不喜激聒。近諸臣章奏概留中，惡其離間朕父子。若明歲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後年册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激擾。

申時行連續請求册立太子。十八年，皇帝召集皇長子、皇三子，命令申時行到毓德宫朝見。申時行拜賀，建議急速確定大計。皇帝猶豫了很久，下詔書説："朕不喜歡絮絮叨叨。近來各臣奏章一概留在宫中，是由於厭惡他們離間朕父子。如果明年朝廷中的臣子不再冒瀆干擾，當在後年册立，否則等到皇長子十五歲時舉行。"申時行因此勸告朝廷中的臣子不要煩擾皇上。

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請具

第二年八月，工部主事張有德建議準備册立

冊立儀注。帝怒，命展期一年。而內閣中亦有疏入。時行方在告，次輔國首列時行名。時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預知。冊立之事，聖意已定。有德不諳大計，惟宸斷親裁，勿因小臣妨大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謂陽附群臣之議以請立，而陰緩其事以內交。中書黃正賓復論時行排陷同官，巧避首事之罪。二人皆被黜責。御史鄒德泳疏復上，時行力求罷。詔馳驛歸。歸三年，光宗始出閣講學，十年始立爲皇太子。

的禮單。皇帝發怒，命令延期一年。而內閣中也有奏疏呈進去。當時申時行正在假期，次輔許國將申時行的名字排在第一。申時行暗中呈上加封的奏章，進言："臣正在假期，起初事前并不知道。冊立這件事，聖上的意思已經確定。張有德不懂大事，希望皇上親自裁决，不要因爲小臣而妨礙了大的慶典。"於是給事中羅大紘彈劾申時行，認爲他表面上附和群臣的建議請求冊立，而暗地裏延緩這件事而和宮內相交結。中書黃正賓又論列申時行排斥陷害同僚，巧妙地逃避首先發起這事的罪責。這二人都被罷黜。御史鄒德泳奏疏又呈上去，申時行堅持請求罷職。詔書讓乘驛馬回去。回去後三年，光宗纔出閣講讀書史，十年纔冊立爲皇太子。

四十二年，時行年八十，帝遣行人存問。詔書到門而卒。先以雲南岳鳳平，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贈太師，謚文定。

四十二年，申時行年齡八十歲，皇帝派遣行人慰問。詔書到達家門而死去。先因雲南岳鳳平定，加銜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詔命贈銜太師，謚號文定。

子用懋、用嘉。用懋，字敬中，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擢太僕少卿，仍視職方事。再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崇禎初，歷兵部左、右侍郎，拜尚書，致仕歸。卒，贈太子太保。用嘉，舉人。歷官廣西參政。孫紹芳，進士，户部左侍郎。

兒子申用懋、申用嘉。申用懋，字敬中，考中進士。積功升官爲兵部職方郎中。神宗時擢升爲太僕少卿，仍舊管理職方之事。再升爲右僉都御史，任順天巡撫。崇禎初年，歷任兵部左、右侍郎，拜官尚書，退休回家。死去，贈銜太子太保。申用嘉，舉人。曾任官廣西參政。孫子申紹芳，進士，任户部左侍郎。

王錫爵 王衡 王鼎爵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二，授編修。累遷至祭酒。

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嘉靖四十一年考上會試第一名，廷試第二名，授任編修。積功升遷爲祭酒。

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翰林院。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吴中行、趙用賢等。錫爵要同館十餘人詣居正求解，居正不納。錫爵獨造喪次切言之，居正徑入不顧。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進禮部右侍郎。居正甫歸治喪，九卿急請召還，錫爵獨不署名。旋乞省親去。居正以錫爵形己短，益銜之，錫爵遂不出。

萬曆五年以詹事掌管翰林院。張居正守孝期間照常做官，將要當廷杖責吴中行、趙用賢等。王錫爵約了翰林院裏十多人到張居正處請求寬免，張居正不接受。王錫爵一個人到張居正守孝的地方懇切地向他進説，張居正徑直進去而不理睬。吴中行等人受了杖責以後，王錫爵攙扶着他們非常哀傷。第二年升任禮部右侍郎。張居正纔回去治理喪事，九卿急忙地請求皇帝將他召回來，王錫爵惟獨不簽名。接着乞求探親而回家了。張居正由於王錫爵故意顯現自己的短處，更

加恨他，王錫爵於是就不出來做官。

十二年冬，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機務。還朝，請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闢横議、簡工作。帝咸褒納。

十二年冬天，就在家裏拜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密事務。回到朝廷，建議禁止逢迎拍馬、遏止爲謀取官位而奔走鑽營、革除不切實際的措施、節省奢侈靡費的支出、排斥越軌的議論、簡化工作。皇帝都加以稱贊和接受。

初，李植、江東之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相構，以錫爵負時望，且與居正貳，力推之。比錫爵至，與時行合，反出疏力排植等，植等遂悉去。時時行爲首輔，許國次之，三人皆南畿人，而錫爵與時行同舉會試，且同郡，政府相得甚。然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舉順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論之。錫爵連章辨訐，語過忿，伸坐下詔獄除名，桂謫邊方。御史喬璧星請帝戒諭錫爵，務擴其量，爲休休有容之臣，錫爵疏辨。以是積與廷論忤。

當初，李植、江東之跟大臣申時行、楊巍等結怨，由於王錫爵在當時享有聲望，而且跟張居正不一致，就竭力推舉他。等到王錫爵進入内閣，和申時行相投合，反而上奏章盡力排斥李植等，李植等就全部離去。當時申時行是首輔，許國其次，三人都是南畿人，而王錫爵跟申時行同時考中會試，而且同一個郡，在内閣裏相處得很好。申時行柔和，王錫爵却性格剛强好賭氣。十六年，他的兒子王衡在順天考試得了第一名，郎官高桂、饒伸論列這件事。王錫爵連續上奏章申辯所受的攻擊，言語非常忿恨，饒伸因此被關入詔獄削去官職，高桂被貶謫到邊遠地方。御史喬璧星請求皇帝告誡王錫爵，一定要擴大器量，做樂善有容量的臣子，王錫爵上疏申辯。因此長久下來就和朝廷裏輿論相抵觸起來了。

時群臣請建儲者衆，帝皆不聽。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録用言官姜應麟等，且求宥故巡撫李材，不報。嘗因旱災，自陳乞罷。帝優詔留之。火落赤、真相犯西陲，議者争請用兵，錫爵主款，與時行合。未幾，偕同列争册立不得，杜門乞歸。尋以母老，連乞歸省。乃賜道里費，遣官護行。歸二年，時行、國及王家屏相繼去位，有詔趣召錫爵。二十一年正月還朝，遂爲首輔。

當時百官請求册立太子的很多，皇帝都不聽。十八年，王錫爵上疏建議先教導長子，録用言官姜應麟等，而且請求寬恕原來的巡撫李材，没有批覆。曾經由於旱災，自己陳奏乞求罷職。皇帝贊許地下詔挽留他。火落赤、真相侵犯西部邊境，發表意見的人争着建議用兵，王錫爵主張講和，跟申時行的意見一致。不久，和同僚一起諫諍册立不成，閉門不出乞求回去。接着以母親年老，接連乞求回去省視。於是賞賜他路費，派遣官員護送他回去。回去二年，申時行、許國以及王家屏接連離位，皇帝有命令急召王錫爵。於是二十一年正月他回到朝廷，就成爲首輔。

先是有旨，是年春舉册立大典，戒廷臣毋瀆陳。廷臣鑒張有德事，咸默默。及是，錫爵密請帝决大計。帝遣内侍以手詔示錫爵，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并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諭旨。而又外慮公論，

在這之前皇帝有過命令，這年春天舉行册立大典，警告朝廷中的臣子不要冒犯陳奏。朝廷中的臣子吸取了張有德事件的教訓，都閉口不作聲。到了這時候，王錫爵秘密建議皇帝决定大計。皇帝派遣内侍將親筆寫的詔書給王錫爵看，想等待嫡子出生，讓皇長子和兩弟暫且同時封爲

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則元子即嫡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諭以進。同列趙志皋、張位咸不預聞。帝竟以前諭下禮官，令即具儀。於是擧朝大嘩。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群詣錫爵第力争。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志皋、位力請追還前詔，帝不從。已而諫者益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陳泰來、于孔兼、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遮錫爵於朝房，面争之。李騰芳亦上書錫爵。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不報。乃自劾三誤，乞罷斥。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議行。錫爵旋請速决，且曰："曩元子初生，業爲頒詔肆赦，詔書稱'祗承宗社'，明以皇太子待之矣。今復何疑而弗决哉?"不報。

王。王錫爵懼怕違背了皇上的心意，立即接受詔命擬了諭旨。然而又憂慮朝廷上的公論，於是進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都養育妃子的兒子爲兒子，請讓皇后撫育皇長子，那麼皇長子就是嫡子，而生母不必推崇位號來上壓皇貴妃"，也擬了諭旨呈進去。同僚趙志皋、張位事前都不知道。皇帝最後却將前面的諭旨下到禮官，命令立即準備禮儀。於是整個朝廷喧鬧起來。給事中史孟麟、禮部尚書羅萬化等，許多人到王錫爵家竭力規勸。朝廷中臣子諫諍的，奏章每天有好多封呈上去。王錫爵和趙志皋、張位一起竭力請求追回前面的詔書，皇帝不依從。接着諫諍的更加增多，而岳元聲、顧允成、張納陛、陳泰來、于孔兼、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等人在朝房裏攔住王錫爵，當面向他規勸。李騰芳也上書王錫爵。王錫爵請求將這事下到朝廷商議，不允許。請求當面對答，没有批覆。於是自己彈劾三點錯誤，乞求罷職斥逐。皇帝也迫於公衆議論，收回前面的命令，讓稍等二三年商議實行。王錫爵接着請求迅速决定，而且説："從前皇長子剛生下，已經爲他頒布詔書實行大赦，詔書上説'恭敬地承受宗廟與社稷"，明確地以皇太子對待他了。現在還有什麼疑問而不能决定呢?"不給批覆。

七月，彗星見，有詔修省。錫爵因請延見大臣。又言："彗漸近紫微，宜慎起居之節，寬左右之刑，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恩。"逾月，復言："彗已入紫微，非區區用人行政所能消弭，惟建儲一事可以禳之。蓋天王之象曰帝星，太子之象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災。誠速行册立，天變自弭。"帝皆報聞，仍持首春待期之説。錫爵答奏復力言之，又連章懇請。

七月，彗星出現，有詔書命令修身反省。王錫爵乘此建議接見大臣。又進言："彗星逐漸靠近紫微星，應當謹慎處理生活的節奏，寬大對待左右人的刑罰，減少嗜好欲念以防止疾病，散發積聚的財物以推廣恩澤。"過了一個月，又進言："彗星已進入紫微星區域，不是小小的用人和施行政策所能消滅停止的，祗有册立太子這一件事可以禳去災禍。因爲天王的象徵叫做帝星，太子的象徵叫做前星。現在前星已經光耀却不早日明確地位，所以就引起這樣的災禍。如果迅速舉行册立，天上不正常的變化自然會停止。"皇帝都回覆説知道了，却仍舊堅持要到農曆正月約定日期的主張。王錫爵在答謝的奏章裏又盡力説了，又接連地上奏章懇切地請求。

十一月，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

十一月，皇太后生日，皇帝臨朝接受祝賀完

賀畢，獨召錫爵暖閣，勞之曰："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謝，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宫有出，奈何?"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動。錫爵因請頻召對，保聖躬。退復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得疏，心益動，手詔諭錫爵："卿每奏必及皇貴妃，何也?彼數勸朕，朕以祖訓后妃不得與外事，安敢輒從。"錫爵上言："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下不疑皇貴妃而誰疑?皇貴妃不引爲己責而誰責?祖訓不與外事者，不與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陛下家事，而皇三子又皇貴妃親子，陛下得不與皇貴妃謀乎?且皇貴妃久侍聖躬，至親且賢，外廷紛紛，莫不歸怨，臣所不忍聞。臣六十老人，力捍天下之口，歸功皇貴妃，陛下尚以爲疑。然則必如群少年盛氣以攻皇貴妃，而陛下反快於心乎?"疏入，帝頷之。志皋、位亦力請。居數日，遂有出閣之命。而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計直三十餘萬。户部尚書楊俊民等以故事爭，給事中王德完等又力諫。帝遂手詔諭錫爵，欲易期。錫爵婉請，乃不果易。明年二月，出閣禮成，俱如東宫儀，中外爲慰。

畢，在暖閣單獨召見王錫爵，慰問他說："你扶持母親來到京城，的確是忠孝兩全。"王錫爵叩頭謝恩，乘這機會竭力請求早日確立皇太子。皇帝說："皇后生了兒子，怎麼辦?"回答道："這種說法在十年以前還可以，現在皇長子已經十三歲，還等待什麼?況且從古到今，哪裏有子弟十三歲了還不讀書的。"皇帝很感動。王錫爵趁勢建議多召臣子咨詢，保重皇上身體。回去後又上疏堅持請求，而且說："朝廷上把鞏固受寵地位的陰謀，歸到皇貴妃，恐怕鄭氏全族不能安心。希望陛下深刻省悟。"皇帝得了奏疏，心裏更加感動，親自寫了詔書給王錫爵："你每次上奏必定涉及皇貴妃，爲什麼?她多次勸我，我認爲祖上遺訓后妃不得參與朝廷裏的事，哪敢就依從。"王錫爵上言："現今和皇長子相較量的，衹有皇貴妃的兒子，天下人不懷疑皇貴妃還懷疑誰?皇貴妃不拿來責備自己還想去責備誰?祖宗遺訓說不參與外事，是指不參與朝廷用人行政這些事。像册立，是陛下家裏的事，而皇三子又是皇貴妃的親生兒子，陛下難道能不和皇貴妃商量嗎?而且皇貴妃長久地服侍皇上身體，最親而又賢慧，朝廷上議論紛紛，没有人不歸怨，臣不忍心聽到這些。臣是六十歲的老人，竭力抵住天下人的口，將功勞歸給皇貴妃，陛下尚且以爲可疑。那麼一定像許多年輕人用傲慢的氣勢來攻擊皇貴妃，陛下却在心裏反而高興嗎?"奏疏呈進去，皇帝點頭表示同意。趙志皋、張位也竭力請求。過了幾天，就有了讓皇長子出閣讀書的命令。而皇帝命令多買珠玉珍寶，作爲出閣的禮物，總計價值三十多萬。户部尚書楊俊民等用舊例來勸阻，給事中王德完等又盡力諫諍。皇帝於是親手寫了詔書給王錫爵，想要改期。王錫爵婉轉地請求，最後纔没有更改。第二年二月，出閣的典禮完成，一切都按太子的儀式，宫廷内外爲此感到欣慰。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出内帑振河南饑。帝皆無忤，眷禮逾前後諸輔臣。其救李沂，力爭不宜用廷杖，尤

王錫爵在内閣時，曾經建議罷除江南織造，停止江西陶器的貢納，減少雲南貢金，撥出内庫錢財賑濟河南饑荒。皇帝都没有反對，眷愛他的禮遇超過了以前和以後的各位輔臣。他解救李

爲世所稱。特以阿并封指，被物議。既而郎中趙南星斥，侍郎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遭譴謫，衆指錫爵爲之。雖連章自明且申救，人卒莫能諒也。錫爵遂屢疏引疾乞休。帝不欲其去，爲出内帑錢建醮祈愈。錫爵力辭，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書，進建極殿，賜道里費，乘傳，行人護歸。歸七年，東宮建，遣官賜敕存問，賚銀幣羊酒。

沂，盡力勸阻不應當用廷杖，尤其被世人所稱贊。但是由於阿附皇上而同意三王并封的旨意，受到人們的譏議。不久郎中趙南星被斥逐，侍郎趙用賢被放歸，進言救援的都遭到譴責貶謫，大家認定是王錫爵幹的。他雖然接連上奏章自己表白并且解救，但是人們最終不能諒解。王錫爵於是就屢次上疏藉口生病乞求退休。皇帝不想他離去，爲他撥出内庫錢財設立神壇祈禱痊愈。王錫爵竭力辭謝，奏疏上了八道纔得到允許。起先接連加官爲太子太保，到這時候命令改任吏部尚書，升爲建極殿大學士，賞賜路費，乘用驛站車馬，由行人護送回去。回去七年，太子册立，派遣官員賜給詔書表示慰問，賞賜銀兩幣帛牲品美酒。

三十五年，廷推閣臣。帝既用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還念錫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之。三辭，不允。時言官方厲鋒氣，錫爵進密揭力詆，中有“上於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鳥之音”等語。言官聞之大憤。給事中段然首劾之，其同官胡嘉棟等論不已。錫爵亦自闔門養重，竟辭不赴。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文肅。

三十五年，朝廷上推薦内閣大臣。皇帝已經任用了于慎行、葉向高、李廷機，還想起用王錫爵，特加銜少保，派遣官員召用他。他多次推辭，不允許。當時諫官正鼓起勇往直前的氣勢，王錫爵呈進秘密報告竭力譴責諫官，其中有“皇上把奏章一概留在宫中，衹是輕視它們如同鳥類的聲音”這些話。諫官知道了非常憤恨。給事中段然首先彈劾他，同任給事中的胡嘉棟等不斷地論列。王錫爵也自己閉門不出表示身份，始終推辭不去到任。又過了三年，在家裏死去，年齡七十七歲。贈銜太保，謚號文肅。

子衡，字辰玉，少有文名。爲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至二十九年，錫爵罷相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父卒。

兒子王衡，字辰玉，少年時就有文名。因爲考上第一，自稱由於被論列，就不再去會試。到了二十九年，王錫爵罷去宰相已很久，纔考中會試第二名，廷試也是第二名。授任編修。先他父親而死去。

錫爵弟鼎爵，進士。累官河南提學副使。

王錫爵的弟弟王鼎爵，進士。積功升官任河南提學副使。

沈一貫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充日講官。進講高宗諒陰，拱手曰：“托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爲孝也。”張居正以爲刺己，頗

沈一貫，字肩吾，鄞人。隆慶二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檢討，充當日講官。進講到高宗居喪，拱手説：“托以遺孤委以重任，必定要忠貞不二的臣子，纔可使百官掌管好自己的事情來聽命。如果不是這樣的人，不如親自處理這些事來表示孝。”張居正以爲譏刺自己，很恨沈一貫。

憾一貫。居正卒，始遷左中允。歷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太子賓客。假歸。

張居正死後，纔升爲左中允。歷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加銜太子賓客。請假回去。

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復召爲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王錫爵、趙志皋、張位同居内閣，復有旨推舉閣臣。吏部舉舊輔王家屏及一貫等七人名以上。而帝方怒家屏，譙責尚書陳有年。有年引疾去。一貫家居久，故有清望，閣臣又力薦之。乃詔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陳于陛同入閣預機務，命行人即家起焉。會朝議許日本封貢。一貫慮貢道出寧波爲鄉郡患，極陳其害，貢議乃止。未幾，錫爵去，于陛位第三，每獨行己意。一貫柔而深中，事志皋等惟謹。其後于陛卒官，志皋病痹久在告，位以薦楊鎬及《憂危竑議》事得罪去，一貫與位嘗私致鎬書，爲贊畫主事丁應泰所劾。位疏辨激上怒罷。一貫惟引咎，帝乃慰留之。

二十二年起用爲南京禮部尚書，又召爲正史副總裁，協理詹事府，未上任。王錫爵、趙志皋、張位同時在内閣，又有皇帝命令推舉内閣臣子。吏部推舉了舊時輔臣王家屏以及沈一貫等七人的名字呈上去。而當時皇帝正生王家屏的氣，譴責尚書陳有年。陳有年藉生病離去。沈一貫在家閑居很久，所以因清白而受人尊重，内閣臣子又盡力推薦他。於是皇帝命令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和陳于陛同時進入内閣參與機密事務，命令行人到他家裏護送起程。當時正逢朝廷裏商議允許日本封號和進貢。沈一貫擔心進貢的道路通過寧波會成爲家鄉地區的禍患，盡力陳述這事的害處，進貢的主張就停止了。不久，王錫爵離去，陳于陛排位第三，常常衹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事。沈一貫軟弱而内心自有主張，對待趙志皋等很謹慎。後來陳于陛在任所死去，趙志皋得了麻痹病長時間請假，張位由於推薦楊鎬以及《憂危竑議》案得罪離去，沈一貫和張位曾經私下寫信給楊鎬，被贊畫主事丁應泰彈劾。張位上疏申辯引起皇帝發怒而被罷職。沈一貫衹得承認錯誤，皇帝於是慰留他。

時國本未定，廷臣争十餘年不决。皇長子年十八，諸請册立冠婚者益迫。帝責户部進銀二千四百萬，爲册立、分封諸典禮費以困之。一貫再疏争，不聽。二十八年命營慈慶宫居皇長子。工竣，諭一貫草敕傳示禮官，上册立、冠婚及諸王分封儀。敕既上，帝復留不下。一貫疏趣，則言："朕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故中輟。俟皇長子移居後行之。"既而不舉行。明年，貴妃弟鄭國泰迫群議，請册立、冠婚并行。一貫因再草敕請下禮官具儀，不報。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册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爲諸王也。"

當時東宫太子没有確定，朝廷衆臣諫諍了十多年而不能决斷。皇長子十八歲，許多請求舉行册立、冠婚禮的臣子更加急迫。皇帝責令户部送入銀子二千四百萬兩，作爲册立、分封各種典禮的費用來難住他們。沈一貫兩次上疏諫諍，不聽。二十八年命令營建慈慶宫讓皇長子居住。工程完成，命令沈一貫草擬敕命傳告禮官，呈上册立、冠婚以及各王分封的禮儀。敕命稿送上去，皇帝又留着不下發。沈一貫上疏催促，就説："我因小臣謝廷讚乘機邀功，所以中止。等到皇長子遷入居住後舉行。"過後却不舉行。第二年，貴妃弟鄭國泰迫於大家議論，建議册立、冠婚禮同時舉行。沈一貫於是再起草敕命請求下到禮官準備禮儀，不批覆。朝廷商議時有想先舉行冠婚禮而後册立的，沈一貫不同意，説："不正名而

會帝意亦頗悟，命即日舉行。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詔下。既而帝復悔，令改期。一貫封還詔書，言“萬死不敢奉詔”，帝乃止。十月望，册立禮成，時論頗稱之。會志皋於九月卒，一貫遂當國。初，志皋病久，一貫屢請增閣臣。及是乃簡用沈鯉、朱賡，而事皆取决於一貫。尋進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馬虎地完成事情，這是將太子下降到諸王的位置。”正巧皇帝心中也略微醒悟，命令當日舉行。九月十八日漏壺下到二更鼓響時候，詔命下來。過後皇帝又反悔，命令改期。沈一貫封還詔書，說“萬死不敢接奉這項詔命”，皇帝纔停止。十月十五，册立的典禮完成，當時輿論很稱贊他。正值趙志皋在九月死去，沈一貫就當權了。起初，趙志皋病了很久，沈一貫多次建議增加内閣臣子。到這時候就選用了沈鯉、朱賡，而事情都取决於沈一貫。不久升爲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自一貫入内閣，朝政已大非。數年之間，礦税使四出爲民害。其所誣劾逮繫者，悉滯獄中。吏部疏請起用建言廢黜諸臣，并考選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閣臣。一貫等數諫，不省。而帝久不視朝，閣臣屢請，皆不報。一貫初輔政面恩，一見帝而已。東征及楊應龍平，帝再御午門樓受俘。一貫請陪侍，賜面對，皆不許。上下否隔甚，一貫雖小有救正，大率依違其間，物望漸減。

自從沈一貫進入内閣，朝廷政治已經很糟糕。幾年之間，礦税使到處派出成了老百姓的禍害。被他們誣告而逮捕拘禁起來的，全都長期囚在監獄中。吏部上疏建議起用因進言而被廢黜的許多臣子，并且考選科道的官員，長久地被壓住而不下來，朝廷内外大多將這些事寄希望於内閣大臣。沈一貫等人多次諫諍，不省悟。而皇帝長久不臨朝，内閣臣子多次請求，都不答覆。沈一貫起初入閣當面謝恩，見到一次皇帝罷了。東征以及楊應龍平定，皇帝兩次臨午門樓舉行受俘禮。沈一貫請求陪侍，賞賜當面咨詢，都不依許。上下阻塞隔閡很嚴重，沈一貫雖然稍有糾正，但是大多在中間猶豫不定，因此在人們中的聲望逐漸減低。

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禮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諸大臣至仁德門，俄獨命一貫入啓祥宫後殿西暖閣。皇后、貴妃以疾不侍側，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東，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諸王跪於前。一貫叩頭起居訖，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篤矣，享國已久，何憾。佳兒佳婦付與先生，惟輔之爲賢君。礦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權宜采取，今可與江南織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監皆令還京。法司釋久繫罪囚，建言得罪諸臣咸復其官，給事中、御史即如所請補用。朕見先生止此矣。”言已

到了三十年二月，皇太子的婚禮纔完，皇帝忽然有病。急忙召集各大臣到仁德門，一會兒獨命沈一貫進入啓祥宫後殿西邊暖閣。皇后、皇妃因爲生病没有在旁邊侍候，皇太后面朝南站在稍北地方，皇帝稍東，穿着禮服席地而坐，也面朝南，太子、各王跪在前面。沈一貫叩頭問候了飲食起居等完畢，皇帝説：“先生上前。我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了，在位已經長久，還有什麽遺憾。好兒好女托付給先生，希望輔佐他成爲賢君。礦税的事，我因建殿的工程没有完成，暫時采取，現在可以和江南織造、江西陶器都停止不實行，所派遣的内宫太監都命令他們回京。司法機構釋放久關着的罪犯，進言得罪的各臣都恢復他們官職，給事中、御史立即如所建議的補用。我見到

就卧。一貫哭，太后、太子、諸王皆哭。一貫復奏：“今尚書求去者三，請定去留。”帝留户部陳蕖、兵部田樂，而以祖陵衝决，削工部楊一魁籍。一貫復叩首，出擬旨以進。是夕，閣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諭至，具如帝語一貫者。諸大臣咸喜。

先生衹有這次了。”説罷就卧倒。沈一貫哭，太后、太子、各王都哭。沈一貫又奏道：“現在尚書請求離去的三人，請决定誰去誰留。”皇帝留住户部陳蕖、兵部田樂，而由於祖陵被水冲了，削去工部楊一魁的官職。沈一貫又叩頭，出來草擬了聖旨呈進去。這夜，内閣臣子和九卿都在朝房裹值夜。漏壺下到三鼓，宦官捧了皇帝命令到，都如皇帝講給沈一貫的。各大臣都很高興。

翼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閣中取前諭，言礦税不可罷，釋囚、録直臣惟卿所裁。一貫欲不予，中使輒搏顙幾流血，一貫惶遽繳入。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温純期即日奉行，頒示天下，刑部尚書蕭大亨則謂弛獄須再請。無何，事變。太僕卿南企仲劾戴、大亨不即奉帝諭，起廢釋囚。帝怒，并二事寢不行。當帝欲追還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力争。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貫所繳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請者日相繼，皆不復聽。礦税之害，遂終神宗世。

第二天，皇帝病好了，懊悔了。宦官二十人相繼到内閣來取前面的命令，説礦税不可罷除，釋放囚犯、録用正直臣子請您裁定。沈一貫心想不給，宦官就叩頭幾乎流出血來，沈一貫驚慌間急忙繳進去了。當時吏部尚書李戴、左都御史温純期待當天就實行，向全國公布，刑部尚書蕭大亨却認爲開釋監獄必須再行請示。没有多久，事情變化。太僕卿南企仲彈劾李戴、蕭大亨不立即奉行皇帝命令，起用廢置官員和釋放囚犯。皇帝發怒，連這兩件事也中止而不實行。當皇帝打算追回原來的命令，司禮太監田義竭力諫諍。皇帝發怒，心想親手殺掉他。正當田義進言更加盡力，而這時候宦官已拿了沈一貫繳進的前發的命令到達。後來田義見到沈一貫就唾駡他説：“相公稍堅持一下，礦税就撤除了，爲什麽這樣膽怯！”從這以後大臣和諫官上疏請求的每天相連接，都不再聽從。礦税的禍害，就一直延續到神宗末年。

帝自疾瘳以後，政益廢弛。税監王朝、梁永、高淮等所至横暴，奸人乘機虐民者愈衆。一貫與鯉、賡共著論以風，又嘗因事屢争，且揭陳用人行政諸事。帝不省。顧遇一貫厚，嘗特賜敕奬之。一貫素忌鯉，鯉亦自以講筵受主眷，非由一貫進，不爲下，二人漸不相能。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著，鯉甚重之。都御史温純、吏部侍郎楊時喬皆以清嚴自持相標置，一貫不善也。會正域議奪吕本謚，一貫、賡與本同鄉，寢其議。由是益惡正域并惡鯉及純、時喬等，而

皇帝自從病愈以後，政事更加荒廢鬆懈。税監王朝、梁永、高淮等在所到之地暴虐横行，使壞人乘機爲害老百姓的愈加多。沈一貫和沈鯉、朱賡一起寫奏疏加以諷諫，又曾經藉事多次諫諍，而且揭露和陳述了用人行政各方面的問題。皇帝不省悟。對待沈一貫很厚愛，曾經特别賜下敕命獎勵他。沈一貫一向妒忌沈鯉，沈鯉也自認爲在講筵受到皇帝眷顧，并非由於沈一貫而提升，不願成爲下手，二人逐漸不能合作。禮部侍郎郭正域以文章氣節聞名，沈鯉很器重他。都御史温純、吏部侍郎楊時喬都以清高嚴肅的操守相標榜，沈一貫跟他們不相好。正值郭正域建議削去吕本的謚號，沈一貫、朱賡跟吕本同鄉，就擱

黨論漸興。浙人與公論忤，由一貫始。

置了這個建議。由此更加憎恨郭正域而連帶憎恨沈鯉以及温純、楊時喬等，黨派意氣之争逐漸興起。浙人和公論相抵觸，從沈一貫開始。

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華趆訐楚王華奎爲假王。一貫納王重賄，令通政司格其疏月餘，先上華奎劾華趆欺罔四罪疏。正域，楚人，頗聞假王事有狀，請行勘虛實以定罪案。一貫持之。正域以楚王饋遺書上，帝不省。及撫按臣會勘并廷臣集議疏入，一貫力右王，嗾給事中錢夢臯、楊應文劾正域，勒歸聽勘，華趆等皆得罪。正域甫登舟，未行，而“妖書”事起。一貫方銜正域與鯉，其黨康丕揚、錢夢臯等遂捕僧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窮治之。一貫從中主其事，令錦衣帥王之禎與丕揚大索鯉私第三日，發卒圍正域舟，執掠其婢僕乳媼，皆無所得。乃以皦生光具獄。二事錯見正域及楚王傳中。

三十一年，楚府鎮國將軍朱華趆攻擊楚王朱華奎是假王。沈一貫接受了王的大量賄賂，讓通政司將奏疏擱置了一個多月，先呈上朱華奎彈劾朱華趆欺君罔上四條罪的奏疏。郭正域是楚地人，略微聽到假王事有憑據，就建議進行查核真假以確定罪案。沈一貫操持這件事。郭正域將楚王贈送禮物的書信呈上，皇帝不省察。等到撫按臣子一起查核以及朝廷臣子集體商議的奏疏呈入，沈一貫竭力庇護楚王，唆使給事中錢夢臯、楊應文彈劾郭正域，勒令他回去聽候審查，朱華趆等人都得了罪。郭正域纔登上船，尚未開動，“妖書”的事情發生。沈一貫正恨郭正域和沈鯉，他的黨羽康丕揚、錢夢臯等就逮捕和尚達觀、醫生沈令譽等下獄，用盡辦法整治他們。沈一貫從中主持這件事，命令錦衣帥王之禎和康丕揚將沈鯉家裏徹底搜索了三天，派遣士卒包圍住郭正域的船隻，拘捕拷打他的婢僕乳母，都没有什麼可得。於是拿皦生光來充抵結案。這兩件事交叉互見於郭正域和楚王的傳中。

始，都御史純劾御史于永清及給事中姚文蔚，語稍涉一貫。給事中鍾兆斗爲一貫論純，御史湯兆京復劾兆斗而直純。純十七疏求去，一貫佯揭留純。至歲乙巳，大察京朝官。純與時喬主其事，夢臯、兆斗皆在黜中。一貫怒，言於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盡留給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許純致仕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争之，謂二百餘年計典無特留者。時南察疏亦留中，後迫衆議始下。一貫自是積不爲公論所與，彈劾日衆，因謝病不出。

起初，都御史温純彈劾御史于永清和給事中姚文蔚，言語稍涉及沈一貫。給事中鍾兆斗替沈一貫論列温純，御史湯兆京又彈劾鍾兆斗而認爲温純正直。温純上了十七封奏疏請求離去，沈一貫假裝表示挽留温純。到了乙巳這一年，廣泛地考核京城朝廷裏的官員。温純和楊時喬主持這件事，錢夢臯、鍾兆斗都在被罷黜的名單中。沈一貫發怒，向皇帝進言，將考核京官的奏疏擱置在宫中。很久以後，就將被審查的給事、御史全部留下來，却同意温純退休回去。於是主事劉元珍、龐時雍，南京御史朱吾弼竭力諫諍，説二百多年考核官員没有特別留下來的。當時南邊考核的奏疏也擱置宫中，後來受到許多人議論的逼迫纔下來。沈一貫從此長久不被公衆輿論所支持，彈劾他的一天天多起來，他就藉口生病不出來處理政事。

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

三十四年七月，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

御史孫居相復連章劾其奸貪。一貫憤，益求去。帝爲黜嘉訓，奪居相俸，允一貫歸，鯉亦同時罷。而一貫獨得温旨，雖賡右之，論者益訾其有内援焉。

又接連上奏章彈劾他奸詐貪婪。沈一貫憤怒，更加要求離去。皇帝爲此罷黜了陳嘉訓，削奪了孫居相的官俸，允許沈一貫回去，沈鯉也同時罷去。而衹有沈一貫一人得到皇帝的温旨，即使朱賡庇護他，論列的人却愈加指責他在宫内有支持的人。

一貫之入閣也，爲錫爵、志皋所薦。輔政十有三年，當國者四年。枝拄清議，好同惡異，與前後諸臣同。至楚宗、妖書、京察三事，獨犯不韙，論者醜之，雖其黨不能解免也。一貫歸，言者追劾之不已，其鄉人亦多受世詆諆云。一貫在位，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家居十年卒。贈太傅，謚文恭。

沈一貫進入内閣，是王錫爵、趙志皋所薦舉的。他輔政十三年，掌大權有四年。支持名士所發的議論，喜愛跟自己意見相同的而厭惡跟自己意見不一致的，跟前後的許多大臣一個樣。至於楚的宗族、妖書、京官考核三件事，惟獨他犯了過失，議論者認爲他可耻，即使他的同黨也不能替他解脱。沈一貫回去，進言的追着不停地彈劾他，他的同鄉人也多受到世人詆毁。沈一貫在位，多次加封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在家閑居十年後死去。贈銜太傅，謚號文恭。

方從哲

方從哲，字中涵，其先德清人。隸籍錦衣衛，家京師。從哲登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屢遷國子祭酒。請告家居，久不出，時頗稱其恬雅。大學士葉向高請用爲禮部右侍郎，不報。中旨起吏部左侍郎。爲給事中李成名所劾，求罷，不允。

四十一年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吴道南并命。時道南在籍，向高爲首輔，政事多决於向高。向高去國，從哲遂獨相。請召還舊輔沈鯉，不允。御史錢春劾其容悦，從哲乞罷。帝優旨慰留。未幾，道南至。會張差梃擊事起，刑部以瘋癲蔽獄。王之寀鈎得其情，龐保、劉成等迹始露。從哲偕道南斥之寀言謬妄，帝納之。道南爲言路所詆，求去者經歲，以母憂歸。從哲復獨相，即疏請推補閣臣。自後每月必請。帝以一人足辦，迄不增置。

方從哲，字中涵，他祖上是德清人。户籍隸屬於錦衣衛，家住京師。方從哲考上萬曆十一年進士，授爲庶吉士，積功升任國子祭酒。請假在家閑居，很久不出來任職，當時很稱贊他恬淡高雅。大學士葉向高建議起用他爲禮部右侍郎，不批覆。由宫中發出諭旨起用爲吏部左侍郎。被給事中李成名所彈劾，請求罷去，不允許。

四十一年封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和吴道南同時任命。當時吴道南在原籍，葉向高是首輔，政令上的事大多由葉向高决定。葉向高離開朝廷，方從哲就單獨爲相。他請求召回原來的輔臣沈鯉，皇帝不允許。御史錢春彈劾他阿諛逢迎，方從哲乞求罷職。皇帝下優旨慰留。没有多久，吴道南到任。正值張差梃擊案件發生，刑部用瘋癲來掩蓋案件。王之寀探取到了内情，龐保、劉成等人的痕迹纔敗露。方從哲跟吴道南一起斥責王之寀的話謬誤虚妄，皇帝采納他們的看法。吴道南被言官們所辱駡，請求離去達一年，由於母喪就回去了。方從哲又是一個人爲相，就上疏建議推薦補充内閣大臣。從這以後每月必定請求一次。皇帝認爲一個人足够辦事，一直没有

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時東宮久輟講，瑞王婚禮逾期，惠王、桂王未擇配，福府莊田遣中使督賦，又議令鬻鹽，中旨命呂貴督織造，駙馬王昺以救劉光復褫冠帶，山東盜起，災異數見，言官翟鳳翀、郭尚賓以直言貶，帝遣中使令工部侍郎林如楚繕修咸安宮，宣府缺餉數月，從哲皆上疏力言，帝多不聽。而從哲有內援，以名爭而已，實將順帝意，無所匡正。

向高秉政時，黨論鼎沸。言路交通銓部，指清流爲東林，逐之殆盡。及從哲秉政，言路已無正人，黨論漸息。丁巳京察，盡斥東林，且及林居者。齊、楚、浙三黨鼎立，務搏擊清流。齊人亓詩教，從哲門生，勢尤張。

從哲昵群小，而帝怠荒亦益甚。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繼告災，疏皆不發。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囚，以理刑無人不决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克撫順，朝野震驚。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從哲子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劾之。從哲乞罷，不允。長星見東南，長二丈，廣尺餘，十有九

增設。

方從哲性格溫柔懦弱，不能承擔大事。當時東宮長久中止講讀，瑞王婚禮過了日期，惠王、桂王尚未選擇配偶，福府莊田派遣宦官催督田賦，又商議讓賣鹽，宮中傳出諭旨命令呂貴督辦織造，駙馬王昺由於救援劉光復被革除官職，山東盜賊發生，災害異常情況多次出現，言官翟鳳翀、郭尚賓由於直言而被貶，皇帝派遣宦官命令工部侍郎林如楚修理咸安宮，宣府缺餉幾個月，方從哲都上疏盡力進言，皇帝大多不聽從。方從哲宮內有人援助，衹是名義上諫諍而已，實際上打算順從皇帝的意思，没有什麽糾正。

葉向高執政時，朋黨爭論沸騰。諫官與銓選部門相互勾結，指名士爲東林黨人，幾乎全部斥逐了。到了方從哲執政，諫官中已没有正派人物，黨派爭論逐漸平息。丁巳年考核京官，東林黨人全部被排斥，甚至涉及閑居在家裏的。齊、楚、浙三派鼎立，專心致力於打擊名士。齊人亓詩教，是方從哲的門生，氣勢格外囂張。

方從哲親近一群小人，而皇帝懶散不問政事也更加嚴重。京城附近、山東、山西、河南、江西以及大江南北接連報告災害，奏疏都不發送。原來的編制，給事中五十多人，御史一百多人。到這時候六科衹有四人，而五科的印信没有人可以托付；十三道衹有五人，一人兼代幾個職務。在地方上，巡按大都得不到接替的。六部堂上官員衹有四五人，都御史幾年來空着衙門，督撫和監司也多次缺員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以及各地教職，累積起來幾千人，由於吏、兵二科缺少掌印的不簽發憑證，長久地滯留在京都裏，時常攀住主管官員的轎子哀訴。吏部監獄裏的囚犯，由於没有人審理不判决就放逐到邊遠地方，家屬聚集在長安門號哭。應做的事完全廢弛，上下的機構全都陷於癱瘓。

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攻克撫順，朝廷和民間都震驚。皇帝起初很憂愁害怕，奏章按時發下，不到幾個月仍舊萎靡不振像老樣子。方從哲的兒子方世鴻殺人，巡城御史彈劾他。方從哲乞求罷職，不允許。彗星出現在東南方，長二丈，

日而滅。是日京師地震。從哲言：“妖象怪徵，層見叠出，除臣奉職無狀痛自修省外，望陛下大奮乾綱，與天下更始。”朝士雜然笑之。帝亦不省。御史熊化以時事多艱、佐理無效劾從哲，乞用災異策免。從哲懇求罷，堅卧四十餘日，閣中虚無人。帝慰留再三，乃起視事。

明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師，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師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謂遼事之壞，由興邦及從哲庇李維翰所致，兩疏劾之。從哲求罷，不敢入閣，視事於朝房。帝優旨懇留，乃復故，而反擢興邦爲太常少卿。未幾，大清兵連克開原、鐵嶺。廷臣於文華門拜疏，立請批發，又候旨思善門，皆不報。從哲乃叩首仁德門跪俟俞旨，帝終不報。俄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群臣，面商戰守方略，亦不報。請補閣臣疏十上，情極哀，始命廷推。及推上，又不用。從哲復連請，乃簡用史繼偕、沈潅，疏仍留中，終帝世寢不下。御史張新詔劾從哲諸所疏揭，委罪君父，誑言欺人，祖宗二百年金甌壞從哲手。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亦交章擊之。從哲連疏自明，且乞罷。帝皆不問。自劉光復繫獄，從哲論救數十疏。帝特釋爲民，而用人行政諸章奏終不發。帝有疾數月。會皇后崩，從哲哭臨畢，請至榻前起居。召見弘德殿，跪語良久，因請補閣臣、用大僚、下臺諫命。帝許之，乃叩頭出。帝素惡言官。前此考選除授者，率候命二三年，及是候八年。從哲請至數十疏，竟不下。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

寬一尺多，十九天纔消失。這一天京城地震。方從哲進言：“鬼怪稀奇的徵象，層層叠叠地出現，除了臣供職没有好表現盡力自己修身反省外，希望陛下大力振奮君權，將國家革新。”朝廷人士都譏笑他。皇帝也不省悟。御史熊化以當時形勢存在許多困難、輔佐治理没有成效彈劾方從哲，乞求用災異爲由免掉他。方從哲懇求罷職，堅持卧床四十多天，内閣空着没有人。皇帝再三慰留，纔起來治理事情。

第二年二月，楊鎬四路出兵，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軍隊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認爲遼地用兵的失敗，是由趙興邦和方從哲包庇李維翰所造成，兩次上疏彈劾他。方從哲請求罷職，不敢進入内閣，衹在朝房裏處理事情。皇帝下優旨懇留，纔恢復原來狀態，而反擢升趙興邦爲太常少卿。没有多久，大清兵連續攻克開原、鐵嶺。朝廷臣子在文華門呈進奏章，請求立即批示，又在思善門等候降旨，都没有批覆。方從哲於是在仁德門磕頭跪着等待答覆的詔命，皇帝終究不批覆。不久請求皇帝駕臨文華殿，召見群臣，當面商議戰守的方略，也不批示。請求增補内閣臣子的奏章呈上十次，情緒很是悲傷，纔命令朝廷推薦。等到推薦上去，又不用。方從哲又接連請求，於是選用史繼偕、沈潅，奏疏仍舊留在宫中，終皇帝這一世都擱置着不批下。御史張新詔彈劾方從哲各次所上奏陳述的，將罪責推給皇帝，用假話騙人，祖宗二百年鞏固完整的江山敗壞在方從哲手裏。御史蕭毅中、劉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參政徐如翰也接連上奏章攻擊他。方從哲接連上疏爲自己辯白，而且乞求罷職。皇帝都不過問。自從劉光復關入監獄，方從哲進言救援上疏幾十次。皇帝特准釋放削職爲老百姓，而用人行政的各種奏章最後還是不批覆。皇帝生病幾個月。逢上皇后崩，方從哲和大家哭罷，就到床榻前問候飲食睡眠狀況。皇帝在弘德殿召見他，他跪着説了很久，乘機請求增補内閣臣子、選用大官員，下命令給臺諫。皇帝允許了他，纔磕頭出來。皇帝向來厭惡諫官。在這以前考選任命的，大都要等候命令二

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從哲獨秉國成，卒無所匡救。又用姚宗文閲遼東，齮經略熊廷弼去，遼陽遂失。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三年，到這時候要等候八年。方從哲上疏請求到幾十次，最終不下來。皇帝自認爲國内太平，官員不需要滿額，有意減少。等到遼左戰事發生，又不想矯正以前的過失，仍像原來那樣行事。方從哲單獨執掌國家政務的權柄，結果没有任何補救。又用姚宗文考察遼東，傾軋經略熊廷弼離去，遼陽於是失守。評論者認爲明朝的滅亡，神宗實際上已打下根基，而方從哲却是它的罪魁了。

四十八年七月丙子朔，帝不豫，十有七日大漸。外廷憂危，從哲偕九卿臺諫詣思善門問安。越二日，召從哲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黄嘉善、黄克纘等受顧命。又二日，乃崩。

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鄭貴妃以前福王故，懼帝銜之，進珠玉及侍姬八人啖帝。選侍李氏最得帝寵，貴妃因請立選侍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太后。帝已於乙卯得疾，丁巳力疾御門，命從哲封貴妃爲皇太后，從哲遽以命禮部。侍郎孫如游力争，事乃止。辛酉，帝不視朝，從哲偕廷臣詣宫門問安。時都下紛言中官崔文昇進泄藥，帝由此委頓，而帝傳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語，群情益疑駭。給事中楊漣劾文昇并及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并上書從哲，請保護聖體，速建儲貳。從哲候安，因言進藥宜慎。帝褒答之。戊辰，新閣臣劉一燝、韓爌入直，帝疾已殆。辛未召從哲、一燝、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户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署部事孫如游，刑部尚書黄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至乾清宫。帝御東暖閣憑几，皇長子、皇五子等皆侍。帝命諸臣前，從哲等因請慎醫藥。帝曰：“十餘日不進矣。”遂諭册

四十八年七月丙子初一，皇帝生病，十七日病重。朝廷大臣憂愁而不安穩，方從哲和九卿臺諫一起到思善門問安。過了兩天，召方從哲以及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黄嘉善、黄克纘等接受遺詔。又過二天，纔崩。

八月丙午初一，光宗繼位。鄭貴妃因過去福王的緣故，害怕皇帝恨她，進獻珍珠寶玉以及侍女八人討好皇帝。選侍李氏最得到皇帝寵愛，貴妃就請求立選侍爲皇后，選侍也爲貴妃請求封爲太后。皇帝已在乙卯生了病，丁巳那天勉强支持着病體駕臨宫門，命令方從哲封貴妃爲皇太后，方從哲立刻將這道命令下達給禮部。侍郎孫如游盡力諫諍，事情纔中止了。辛酉，皇帝不上朝，方從哲和朝廷臣子一起到宫門問安。當時京城裏紛紛傳説宦官崔文昇進獻了瀉藥，皇帝因此病困，而皇帝傳出的命令裏有“頭暈眼花，身體軟弱，不能行走”的話，大家的情緒更加疑惑而驚駭。給事中楊漣彈劾崔文昇并且涉及方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一起寫信給方從哲，建議保護皇帝身體，迅速建立太子。方從哲去請安，於是進言吃藥應當謹慎。皇帝以表揚的口氣答應了他。戊辰，新增補的内閣大臣劉一燝、韓爌進去值班，皇帝的病已經危險。辛未召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户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代理部務的孫如游，刑部尚書黄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到乾清宫。皇帝到東暖閣靠着茶几，皇長子、皇五子等都侍立在旁。皇帝命令各臣上前，方從哲等趁此請謹慎地對待醫藥。皇帝説：“十多天不服了。”

封選侍爲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諭册封事。從哲等請速建儲貳。帝顧皇長子曰："卿等其輔爲堯、舜。"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帝自指曰："朕壽宮也。"諸臣皆泣。帝復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出俟宮門外。頃之，中使傳上體平善。日晡，可灼出，言復進一丸。從哲等問狀，曰："平善如前。"明日九月乙亥朔卯刻，帝崩。中外皆恨可灼甚，而從哲擬遺旨賚可灼銀幣。時李選侍居乾清宮，群臣入臨，諸閹閉宮門不許入。劉一燝、楊漣力拄之，得哭臨如禮，擁皇長子出居慈慶宮。從哲委蛇而已。

於是就命令册封選侍爲皇貴妃。甲戌又召見各臣，告以册封的事。方從哲等請求迅速建立太子。皇帝回顧皇長子說："願卿等輔佐他成爲堯、舜。"又說到壽宮，方從哲等拿已故皇帝的陵墓來回答。皇帝指着自己說："朕的壽宮呀。"各臣子都哭泣。皇帝又問："有個鴻臚官獻藥的在哪裏?"方從哲說："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仙方，臣等不敢相信。"皇帝命令傳李可灼來，催促他和好藥獻上，這就是所謂紅丸。皇帝服藥完了，兩次稱他是"忠臣"。各臣出來等候在宮門外。過一會兒，宦官傳話聖上身體安好。到了午後申時，李可灼出來，說又服了一丸。方從哲等詢問狀況，說："安好像先前一樣。"第二天九月乙亥初一卯刻，皇帝崩。朝廷内外都恨極了李可灼，而方從哲所擬的遺旨却賞賜李可灼銀兩禮品。當時李選侍居住在乾清宮，群臣進去哭喪，許多太監却關閉宮門不許進去。劉一燝、楊漣用力支撑開，纔按禮制大家哀哭，擁着皇長子出來住到慈慶宮。方從哲却衹是敷衍應酬罷了。

初，鄭貴妃居乾清宮侍神宗疾，光宗即位猶未遷。尚書嘉謨責貴妃從子養性，乃遷慈寧宮。及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漣及御史左光斗念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令居乾清，以冲主付托也。於是議移宮，争數日不决。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燝、爌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噦鸞宮。明日庚辰，熹宗即位。

當初，鄭貴妃居乾清宮服侍神宗疾病，光宗即位尚未遷移。尚書周嘉謨責令貴妃侄子鄭養性，於是纔遷移到慈寧宮。到了光宗崩，而李選侍居乾清宮。給事中楊漣以及御史左光斗考慮選侍曾經企求封爲皇后，不可讓她居乾清宮，把年幼的皇帝托付給她。於是商議移宮，争論了幾天尚不能解决。方從哲心想慢慢解决。到了皇帝登基的前一天，劉一燝、韓爌邀了方從哲立在宮門外請求移宮，選侍於是纔移到噦鸞宮。第二天庚辰，熹宗登位。

先是，御史王安舜劾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從哲擬太子令旨，罰可灼俸一年。御史鄭宗周劾文昇罪，請下法司，從哲擬令旨司禮察處。及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龍，主事吕維祺，先後上疏言："可灼罪不容誅，從哲庇之，國法安在!"而給事中惠世揚直糾從哲十罪、三可殺。言："從哲獨相七

在這以前，御史王安舜彈劾方從哲輕率地推薦了狂醫，爲了掩蓋自己而又賞賜了他。方從哲擬了太子的命令文書，處罰李可灼俸禄一年。御史鄭宗周彈劾崔文昇的罪，建議將他下到司法機關，方從哲擬定命令文書交給司禮監察核情節加以處罰。到了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龍，主事吕維祺，先後上疏進言："李可灼罪不容誅，方從哲庇護他，國法何在!"而給事中惠世揚徑直彈劾方從哲有十條罪、三種理由可殺。進言：

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梃擊青宫，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没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榷税，蠹國殃民，罪十。貴妃求封后，舉朝力争，從哲依違兩可，當誅者一。李選侍乃鄭氏私人，抗凌聖母，飲恨而没。從哲受劉遜、李進忠所盗美珠，欲封選侍爲貴妃，又聽其久據乾清，當誅者二。崔文昇用泄藥傷損先帝，諸臣論之，從哲擬脱罪，李可灼進劫藥，從哲擬賞賚，當誅者三。”疏入，責世揚輕詆。從哲累求去，皆慰留。已而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連劾之，皆不聽。其冬，給事中程註復劾之，從哲力求去，疏六上。命進中極殿大學士，賚銀幣、蟒衣，遣行人護歸。

“方從哲一個人爲相七年，妨礙賢才害了國家，是第一條罪。驕傲無禮，延誤了對皇帝的悼念，是第二條罪。在太子宫裏發生梃擊事件，却庇護奸黨，是第三條罪。根據自己心裏想的恣意妄行，破壞了皇帝的命令，是第四條罪。放縱兒子殺人，蔑視國家法令制度，是第五條罪。阻礙和壓制諫官，遮蔽和堵塞了皇帝的耳目，是第六條罪。城池淪陷軍事失利，却寬大地處罰巡撫這些臣子，是第七條罪。倉促地催戰，以致全軍覆没，是第八條罪。曲從私情而欺騙皇上，給做宰相的留下羞辱，是第九條罪。代爲經營專利税收，禍國殃民，是第十條罪。貴妃要求封爲皇后，整個朝廷盡力諫諍，方從哲却模棱兩可，是應當殺的第一條理由。李選侍是鄭氏的心腹，對抗和凌辱皇帝母親，致使懷恨而死。方從哲接受劉遜、李進忠偷盗的美玉珠寶，想封選侍爲貴妃，又任她長久地占住乾清宫，是應當殺的第二條理由。崔文昇用瀉藥傷損了先帝的身體，許多臣子論列他，方從哲擬定的命令却開脱他的罪責，李可灼送上致命的藥，方從哲擬定的文書却給以賞賜，是應當殺的第三條理由。”奏疏呈進去，皇帝譴責惠世揚隨隨便便攻擊人。方從哲多次請求離去，都勸慰挽留。不久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接連彈劾他，都不聽。這年冬天，給事中程註又彈劾他，方從哲堅持要求離去，奏疏六次呈上去。皇帝命令升爲中極殿大學士，賞賜銀兩禮品、蟒衣，派遣行人護送他回去。

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可灼進紅丸，斥從哲爲弑逆。詔廷臣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以九卿議久稽，趣之上。廷臣多主慎行罪從哲，惟刑部尚書黄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右從哲，而詹事公鼐持兩端。時大學士爌述進藥始末，爲從哲解。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户部尚書汪應蛟合奏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

天啓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究李可灼進紅丸的罪，指斥方從哲是弑君的逆賊。皇帝命令朝廷大臣發表意見。都御史鄒元標贊同孫慎行的奏疏。方從哲上疏辯白，自己請求削去官階，放逐到邊遠地方。皇帝安慰他。給事中魏大中因九卿的意見長久地稽留着，催促他呈上。朝廷上臣子大多傾向孫慎行而責罪方從哲，衹有刑部尚書黄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幫助方從哲，而詹事公鼐動摇不定。當時大學士韓爌叙述了進藥全部經過，替方從哲解釋。於是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户部尚書汪應蛟聯合上奏説：“進藥的全部經過，臣等一起聽到看到。輔

皇，弑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非醫官，且非知脉知醫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升。從哲與臣等九卿未能止，均有罪，乃反賚可灼。及御史安舜有言，止令養病去，罰太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削其官階，爲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可勝誅，而文昇當皇考哀感傷寒時，進大黄凉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宜顯僇，以泄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無何，慎行引疾去。五年，魏忠賢輯“梃擊”、“紅丸”、“移宫”三事爲《三朝要典》以傾正人，遂免可灼戍，命文昇督漕運。其黨徐大化請起從哲，從哲不出。然一時請誅從哲者貶殺略盡矣。

臣探視皇考的疾病，急迫慌張，‘弑逆’二字怎麽忍心説。但是李可灼不是醫官，并且不是懂得脉理懂得醫術的人。用藥來嘗試，先帝龍馭就上升而去。方從哲和臣等九卿没有能阻止，都有罪，却反而賞賜李可灼。等到御史王安舜上奏疏，却祇讓養病而去，罰得太輕，用什麽來安慰皇考，使朝廷内外的人心服。應當順從方從哲的請求，削去他的官階，根據法令對過失負責。至於李可灼則罪不勝殺，而崔文昇當皇考不幸感受傷寒時，送上大黄凉藥，罪責又在李可灼之上。按照法令都應當明正典刑，以平公憤。”意見呈上，李可灼斥逐去戍守，崔文昇外放到南京，而方從哲不處罪。没有多久，孫慎行藉口生病離去。五年，魏忠賢編輯“梃擊”、“紅丸”、“移宫”三件事爲《三朝要典》來傾軋正派的人，就免去李可灼戍守的罪罰，命令崔文昇去監督漕運。他的同黨徐大化建議起用方從哲，方從哲不出來。然而當時建議誅殺方從哲的人大致被貶被殺光了。

崇禎元年二月，從哲卒。贈太傅，謚文端。三月下文昇獄，戍南京。

崇禎元年二月，方從哲死去。贈銜太傅，謚號文端。三月，將崔文昇打入監獄，遣戍南京。

沈潅　沈節甫　沈演

沈潅，字銘縝，烏程人。

沈潅，字銘縝，烏程人。

父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禮部儀制主事，歷祠祭郎中。詔建祠禁内，令黄冠祝釐，節甫持不可。尚書高拱恚甚，遂移疾歸。起光禄丞。會拱掌吏部，復移疾避之。萬曆初，屢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爲工部左侍郎，攝部事。御史高舉言節甫素負難進之節，不宜一歲三遷。吏部以節甫有物望，絀其議。節甫連上疏請省浮費，核虚冒，止興作，减江、浙織造，停江西瓷器，帝爲稍減織造數。中官傳奉，節甫持不可，且上疏言之。又嘗獻治河之策，語鑿鑿可用。父憂歸，卒。贈右副都御史。天啓初，潅方柄用，得賜謚端

父沈節甫，字以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任禮部儀制主事，曾任祠祭郎中。皇帝命令在宫内建立宗祠，讓道士來祝福，沈節甫認爲不能這樣。尚書高拱很生氣，就藉口生病回家。起用爲光禄丞。遇上高拱掌管吏部，又藉口生病躲避他。萬曆初年，積功升遷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召爲工部左侍郎，代理部務。御史高舉進言沈節甫素來懷着拒絶進用的節操，不應當一年内三次升遷。吏部認爲沈節甫有聲望，擯棄了這個意見。沈節甫接連上疏建議減省浪費，查核虚冒，中止建築，削減江、浙織造，停止江西瓷器的貢納，皇帝爲此稍微減少了織造的數額。宦官直接從宫内任命官員，沈節甫認爲不可以這樣，而且上疏進言。又曾經獻出治河的計策，講的話確實可用。父親死他回去，死去。贈銜右副都御史。

清。

天啓初年，沈㴶正受信任而掌權，得到賞賜謚號端清。

㴶與弟演同登萬曆二十年進士。㴶改庶吉士，授檢討。累官南京禮部侍郎，掌部事。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居南京，與其徒王豐肅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㴶奏："陪京都會，不宜令異教處此。"識者韙其言。然㴶素乏時譽。與大學士從哲同里閈，相善也。神宗末從哲獨當國，請補閣臣，詔會推。亓詩教等緣從哲意擯何宗彥、劉一燝輩，獨以㴶及史繼偕名上。帝遂用之。或曰由從哲薦也。疏未發，明年，神宗崩，光宗立，乃召㴶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至，光宗復崩。天啓元年六月，㴶始至。

沈㴶和弟弟沈演同時考中萬曆二十年進士。沈㴶選爲庶吉士，授任檢討。積功升任南京禮部侍郎，掌管部裏的工作。西洋人利瑪竇入貢，因而居住在南京，和他的信徒王豐肅等提倡天主教，士大夫大多信仰它。沈㴶上奏："陪京是大城市，不應當讓異教居住在這地方。"有見識的人認爲他的話正確。然而沈㴶平時缺乏聲譽。跟大學士方從哲同鄉，互相要好。神宗末年方從哲一個人掌握大政，建議增補内閣臣子，皇帝命令聚合起來推薦。亓詩教等順着方從哲的意思排斥何宗彥、劉一燝這些人，衹將沈㴶以及史繼偕的名字報上去。皇帝就用了他們。有人說這是由於方從哲的推薦。疏尚未發出，第二年，神宗死，光宗即位，於是召沈㴶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到任，光宗又死。天啓元年六月，沈㴶纔到任。

故事，詞臣教習内書堂，所教内豎執弟子禮。李進忠、劉朝皆㴶弟子。李進忠者，魏忠賢始名也。㴶既至，密結二人，乃奏言："遼左用兵亟，臣謹於東陽、義烏諸邑及揚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以勇士隸錦衣衛，而量授材官職。"進忠、朝方舉内操，得㴶奏大喜。詔錦衣官訓練募士，授材官王應斗等游擊以下官有差。㴶又奏募兵後至者復二百餘人，請發遼東、四川軍前。詔從之。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再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舊例，文臣在内書堂教習的，所教的宦官都要行門生禮。李進忠、劉朝都是沈㴶的門生。李進忠，是魏忠賢起初的名字。沈㴶到任以後，暗中交結這二人，於是上奏說："遼東用兵急切，臣謹在東陽、義烏各縣以及揚州、淮安招募能幹的官吏和勇敢的士卒二百多人，建議將勇敢的士卒歸屬錦衣衛，能幹的官吏量才授給職務。"李進忠、劉朝正在舉行宫内操練，得知沈㴶的奏疏十分高興。皇帝命令錦衣官訓練招募來的士卒，授給能幹的官吏王應斗等游擊以下不同的官職。沈㴶又上奏招募的兵後來到的又有二百多人，建議分發到遼東、四川軍隊中去，皇帝下詔同意了。不久加銜太子太保，升爲文淵閣大學士，再升爲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禁中内操日盛，駙馬都尉王昺亦奉詔募兵，願得帷幄重臣主其事。廷臣皆言㴶與朝陰相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劾㴶陽托募兵，陰藉通内。劉朝内操，㴶使門客誘之。王昺疏，疑出㴶教。閹人、戚畹、奸輔

宫中内部操練一天天興盛，駙馬都尉王昺也奉詔命招募士兵，希望軍中掌大權的臣子來主持這件事。朝廷臣子都說沈㴶跟劉朝暗中相勾結，於是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彈劾沈㴶表面上托詞招募士兵，暗地裏藉此串通宫内。劉朝在宫内操練，沈㴶派手下人去引誘他。王昺的奏疏，懷

内外弄兵，長安片土，成戰場矣。淮疏辨，因請疾求罷。帝慰留之。世揚等遂盡發淮通内狀，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保護熊廷弼、佟卜年、劉一爀等。詔兩解之。未幾，紀以卜年獄削籍，議者益側目淮。大學士葉向高言："紀、淮交攻，均失大臣體。今以讞獄斥紀，如公論何?"朱國祚至以去就爭，帝皆弗聽。淮不自安，乃力求去。命乘傳歸。逾年卒。贈太保，謚文定。

疑出於沈淮的教唆。太監、外戚、奸相内外玩弄操練士兵，長安一片土地，成了戰場了。沈淮上疏申辯，順便藉口生病請求罷職。皇帝慰留他。惠世揚等就全部揭發沈淮串通宫内的情形，刑部尚書王紀再上疏彈劾沈淮，將他比做蔡京。沈淮也彈劾王紀保護熊廷弼、佟卜年、劉一爀等。皇帝命令兩方面和解。不久，王紀因佟卜年案被削職，評論是非的人更加側目而視沈淮了。大學士葉向高進言："王紀、沈淮互相攻擊，都失掉大臣的體統。現今拿定罪案件來斥逐王紀，怎樣對待公論呢?"朱國祚甚至用自己的去就來諫諍，皇帝都不聽。沈淮自己也感到不安，就堅持要求離去。皇帝命令乘驛站車馬回去。過一年死去。贈銜太保，謚號文定。

淮弟演，由工部主事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沈淮弟弟沈演，由工部主事升官到南京刑部尚書。

贊曰：神宗之朝，於時爲豫，於象爲蠱。時行諸人有鳴豫之凶，而無幹蠱之略。外畏清議，内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書》曰"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孔子所爲致嘆於"焉用彼相"也。

贊曰：神宗這個朝代，就當時來説是安樂的，就徵候看却是害人的。申時行這些人有報告安樂的壞處，而没有主持朝廷大政的謀略。在外畏懼名士的言論，在内鞏固皇帝的恩寵，憑依附阿諛來保護自己，用掩蓋粉飾來取得名聲，輔弼君王没有成績，跟隨着一般人而用沉默來迴避麻煩。《尚書》説"大臣懶散，萬事敗壞"，這就是孔子之所以嘆惜"爲什麽要用那助手"的緣故啊。

明史卷二百十九

列傳第一百七

張四維（子）泰徵 甲徵　馬自强（子）怡 慥　許國
趙志皋　張位　朱賡（子）敬循

張四維　張泰徵　張甲徵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隆慶初，進右中允，直經筵，尋遷左諭德。四維倜儻有才智，明習時事。楊博、王崇古久歷邊陲，善談兵。四維，博同里而崇古姊子也，以故亦習知邊務。高拱深器之。

張四維，字子維，蒲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任庶吉士，授任編修。隆慶初年，升任右中允，輪值經筵，不久升爲左諭德。張四維超逸不拘而有才智，聰明而熟知時事。楊博、王崇古長期在邊境任職，擅長談論軍事。張四維，是楊博的同鄉，又是王崇古姐姐的兒子，因此也很懂得邊境事務。高拱很器重他。

拱掌吏部，超擢翰林學士。甫兩月，拜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貢議起，朝右持不决。四維爲交關於拱，款事遂成。拱益才四維，四維亦干進不已，朝士頗有疾之者。御史郜永春視鹽河東，言鹽法之壞由勢要橫行，大商專利，指四維、崇古爲勢要，四維父、崇古弟爲大商。四維奏辨，因乞去。拱力護之，温詔慰留焉。

高拱掌管吏部，越級提升他爲翰林學士。纔兩個月，拜爲吏部右侍郎。俺答封號和進貢的議論發生，朝廷上拿不定主意。張四維代爲向高拱陳說，議和的事就成功了。高拱更加認爲張四維有才能，張四維也不住地營謀升官，朝廷上的人很有憎恨他的。御史郜永春到河東視察鹽政，進言鹽政法規的敗壞是由於有權勢的大官横行，大商人專利，指張四維、王崇古是有權勢的大官，張四維的父親、王崇古的弟弟是大商人。張四維上奏章辯白，因此乞求離去。高拱竭力庇護他，皇帝下温詔慰留他。

初，趙貞吉去位，拱欲援四維入閣，而殷士儋夤緣得之，諸人遂相構。及御史趙應龍劾士儋，士儋未去，言路復有劾四維者。四維已進左侍郎，不得已引去，無何士儋亦去。東宫出閣，召四維充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言四維賄拱得召，四維馳疏辨，求罷。帝不許，趣入朝。未至而

當初，趙貞吉離位，高拱打算援引張四維進入内閣，而殷士儋通過關係得到了這個位置，各人間就相互結怨。到了御史趙應龍彈劾殷士儋，殷士儋未離去，諫官中又有彈劾張四維的。張四維已升爲左侍郎，不得已而退去，没有多久殷士儋也離去。太子出閣，召張四維充任侍班官。給事中曹大埜進言張四維賄賂高拱得到召用，張四維趕忙上疏辯白，乞求罷職。皇帝不依許，催促

穆宗崩，拱罷政，張居正當國，復移疾歸。

四維家素封，歲時饋問居正不絶。武清伯李偉，慈聖太后父也，故籍山西，四維結爲援。萬曆二年，復召掌詹事府。明年三月，居正請增置閣臣，引薦四維，馮保亦與善，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當是時，政事一決居正。居正無所推讓，視同列蔑如也。四維由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累加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爲促急煩碎，致徵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俾四海烝黎，咸戴帝德，此固人心培國脉之要術也。"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

於是居正黨大懼。王篆、曾省吾輩，厚結申時行以爲助。而馮保欲因兩宫徽號封己爲伯，恶四維持之。篆、省吾知之，厚賄保，數短四維；而使所善御史曹一夔劾吏部尚書王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主事。時行遂擬旨罷國光，并謫謙。四維以帝慰留，復起視事。命甫下，御史張問達復劾四維。四維窘，求保心腹徐爵、張大受賄保，保意稍解。時

他入朝。尚未到職而穆宗死去，高拱罷官，張居正掌握國家大權，於是就又藉口有病回去。

張四維家中雖無封邑却很富有，逢年過節不斷地贈送禮物問候張居正。武清伯李偉，是慈聖太后的父親，原籍山西，張四維交結他作爲後援。萬曆二年又召用掌詹事府。第二年三月，張居正請求增設内閣大臣，引薦張四維，馮保也跟他相好，於是就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參贊機密事務。這時候，政事一切由張居正裁决。張居正没有什麼推讓，很輕視同僚。張四維由於張居正而進入内閣，謹慎地侍奉他，不敢向他表示可否，衹是跟隨他後面，感謝賜贈升官罷了。張居正死，張四維纔掌握大政。多次加官到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起初，張四維曲意奉事張居正，時間久長了不能忍受，草擬的旨意不完全中張居正的心意，張居正也漸漸地厭惡他。他掌握國家大政以後，知道内外長時期被張居正所苦，就想多方面籠絡人心。逢上皇子誕生，向天下頒布詔命，就上疏進言："現今法紀清明，天下安寧平静，足够稱得上國家太平。然而文武各臣，不理解朝廷振奮精神的本意，專門幹些急迫煩瑣的事，弄得徵收賦税没有能力，政策法令錯誤反常，全國騷動，使人們喪失了喜愛生活的心意。確實應當乘此大慶，清除煩擾苛細，廣布恩澤，使天下的百姓，都能尊奉皇帝的德行，這是鞏固人心培養國脉的重要手段呀。"皇帝贊許而采納了這些意見。從這以後，國家政治稍微改變，進言的渠道也開放通暢，批評起張居正掌權時候的事。

於是張居正的黨羽很恐懼。王篆、曾省吾這些人，用厚禮結交申時行作爲援助。而馮保心想藉兩宫的徽號封自己爲伯，恨張四維阻止他。王篆、曾省吾知道了，豐厚地賄賂馮保，多次説張四維的短處；而指使相好的御史曹一夔彈劾吏部尚書王國光以討好張四維，提拔他的中表弟王謙做吏部主事。申時行就擬了旨意罷掉王國光，同時貶謫了王謙。張四維由於皇帝慰留，又出來管事。命令剛下來，御史張問達又彈劾張四維。張四維困窘了，求馮保的心腹徐爵、張大受賄賂馮

行乃謫問達於外，以安四維。四維以時行與謀也，卒銜之。已而中官張誠譖保，保眷大衰，四維乃授意門生李植輩發保奸狀。保及篆、省吾皆逐，朝事一大變。

保，馮保心裏稍微解恨。申時行於是貶謫張問達到地方上，讓張四維安心。張四維由於申時行參與設謀，最終恨他。不久宦官張誠背後説馮保壞話，馮保受寵愛的程度大大衰減，張四維於是授意門生李植這些人揭發馮保幹壞事的狀況。馮保以及王篆、曾省吾都被斥逐，朝廷的事發生了一次大變化。

於是四維稍汲引海内正人爲居正所沉抑者。雖未即盡登用，然力反前事，時望頗屬焉。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謚文毅。

於是張四維漸漸薦引國内被張居正嚴重壓抑的正派人物。雖然没有全部録用，但是盡力平反過去的事，很獲得了聲望。雲南進貢金銀過了期限，皇帝想治當地負責官員的罪，又下命令提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兩，都因張四維進言而中止。不久張四維由於父親喪事而回去。守孝將結束，死去。贈銜太師，謚號文毅。

子泰徵、甲徵皆四維柄政時舉進士。泰徵累官湖廣參政，甲徵工部郎中。

兒子張泰徵、張甲徵都是張四維掌大權時考中進士。張泰徵積功升官湖廣參政，張甲徵升官工部郎中。

馬自强　馬怡　馬慥

馬自强，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隆慶中，歷洗馬，直經筵。遷國子祭酒，振飭學政，請寄不行。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

馬自强，字體乾，同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任庶吉士，授任檢討。隆慶時，曾任洗馬，在經筵輪值。升任國子監祭酒，整頓學校行政，不許請托説情。升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翰林院。

神宗爲皇太子出閣，充講官。敷陳明切，遂受眷。及即位，自强已遷詹事，教習庶吉士，乃擢禮部右侍郎，爲日講官。尋以左侍郎掌詹事府，直講如故。丁繼母憂歸。服闋，詔以故官協理詹事府。至則遷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甫兩月，廷推禮部尚書。帝遣使詢居正尚書得兼講官否，居正言，事繁不得兼。乃用爲尚書，罷日講，充經筵講官。

神宗做皇太子出閣讀書，他充任講官。陳述得明白切實，於是受到眷顧。到了神宗即位，馬自强已經升任詹事，教習庶吉士，於是升爲禮部右侍郎，任日講官。不久以左侍郎掌管詹事府，仍像原來那樣輪值講讀。逢上繼母喪事回去。守孝期滿，詔命以原來的官職協理詹事府。到了朝廷却升爲吏部左侍郎，仍在經筵輪值。剛兩個月，朝廷推薦爲禮部尚書。皇帝派人詢問張居正尚書可否兼任講官，張居正進言，事情多不可以兼。於是就用他爲尚書，罷去日講官，充任經筵講官。

禮官所掌，宗藩事最多，先後條例自相抵牾，黠吏得恣爲奸利。自强擇其當者俾僚吏遵守，諸不可用者悉屏之。每藩府疏至，應時裁决，榜之部門，明示行止，吏無所牟利。龍虎

禮官所掌管的，宗室藩屬的事情最多，先後的條例互相抵觸，狡黠的官吏藉此肆意幹壞事圖利益。馬自强選擇那些恰當的讓同僚屬吏遵守，許多不適宜采用的全部摒棄。每逢藩府奏疏送來，立即裁决，在部門張貼，公開告示處理辦

山正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奪印敕。至是，張國祥求復故號，自强寢其奏。國祥乃重賄馮保固求復，自强力持不可，卒以中旨許之。初，俺答通貢市，賞有定額，後邊臣徇其求，額漸溢。自强請申故約，濫乞者勿與，歲省費不貲。《世宗實録》成，加太子少保。

法，使官吏没有什麽利益可圖。龍虎山正一真人，隆慶時已降爲提點，削除了印敕。到這時候，張國祥請求恢復原來的封號，馬自强擱置下他的奏疏。張國祥就厚禮賄賂馮保堅持要求恢復，馬自强竭力主張不可以，結果却由宫内傳出皇帝命令允許了。當初，俺答通貢市，賞賜有一定數額，後來邊防的臣子爲了私情答應了俺答的要求，數額漸漸地超過了。馬自强建議重申原來的約定，過多要求的不給他們，這樣每年節省費用許多。《世宗實録》完成，他加銜太子少保。

六年三月，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拱與己有深隙，殷士儋多奥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既念階前輩，己還，當位其下，乃請增置閣臣。帝即令居正推擇，遂以人望薦自强及所厚申時行。詔加自强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時行并參機務。自强初以救吴中行、趙用賢忤居正，自分不敢望，及制下，人更以是多居正。時吕調陽、張四維先在閣。調陽衰，數寢疾不出，小事四維代擬旨，大事則馳報居正於江陵，聽其裁决。自强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守位而已。

六年三月，張居正將回去埋葬父親。想到内閣臣子在鄉間的，高拱跟自己有深怨仇，殷士儋有很多内援，也許乘機會出山，衹有徐階年老容易對付，就打算推薦徐階來代替自己。已經派人告訴徐階，事後想到徐階是前輩，自己回來，位置必定在他之下，於是就建議增設内閣大臣。皇帝立即命令張居正推選，於是就因在人們中的聲望而推薦馬自强以及跟自己很要好的申時行。詔命加封馬自强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與申時行一起參與機密事務。馬自强當初因救援吴中行、趙用賢而得罪了張居正，自己預料不敢有什麽希望，等到皇帝命令下來，人們更因此而稱贊張居正了。當時吕調陽、張四維先在内閣。吕調陽身體衰弱，多次生病不出來，小事由張四維代爲草擬旨意，大事就快馬趕到江陵報告張居正，聽他裁决。馬自强雖然保持公正，但是也不能有什麽作爲，衹是守着位置罷了。

已，居正還朝，調陽謝政，自强亦得疾卒。詔贈少保，謚文莊，遣行人護喪還。

不久，張居正還朝，吕調陽退休，馬自强也得病死去。詔命贈銜少保，謚號文莊，派遣行人護送靈柩回去。

子怡，舉人，終參議；慥，進士，尚寶卿。

兒子馬怡，舉人，最終的官是參議；馬慥，進士，任尚寶卿。

關中人入閣者，自自强始。其後薛國觀繼之。終明世，惟二人。

關中人進入内閣的，從馬自强開始。以後有薛國觀。整個明朝，衹有這兩個人。

許國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舉鄉試第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神宗爲太子出閣，兼校書。及即位，進右贊善，充日講官。

許國，字維楨，歙縣人。鄉試考上第一，嘉靖四十四年考中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檢討。神宗尚是太子出閣時，他兼任校書。到了即位時，他升任右贊善，充當日講官。曾任禮部左、

歷禮部左、右侍郎，改吏部，掌詹事府。

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國與首輔申時行善。以丁此吕事與言者相攻，語侵吴中行、趙用賢，由是物議沸然。已而御史陳性學復摭前事劾國，時行右國，請薄罰性學。國再疏求去，力攻言者。帝命鴻臚宣諭，始起視事。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復劾國，帝爲謫可受官。國復三疏乞休，語憤激，帝不允。性學旋出爲廣東僉事。先是，帝考卜壽宫，加國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以雲南功進太子太傅。國以父母未葬，乞歸襄事。帝不允，命其子代。御史馬象乾以劾中官張鯨獲罪，國懇救。帝爲霽威受之。

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劾吴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榮疏論臺規，辭皆侵國。國憤，連疏力詆，并及主事饒伸。伸方攻大學士王錫爵，公議益不直國。國性木强，遇事輒發。數與言者爲難，無大臣度，以故士論不附。

明年秋，火落赤犯臨洮、鞏昌，西陲震動，帝召對輔臣暖閣。時行言款貢足恃，國謂渝盟犯順，桀驁已極，宜一大創之，不可復羈縻。帝心然國言，而時行爲政不能奪。無何，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國疏辨，帝奪讓俸。國、時行初無嫌。而時行適爲國門生萬國欽所論，讓則時行門生也，故爲其師報復云。福建守臣報日本結琉球入寇，國因言："今四裔交犯，而中外小臣争務攻擊，致大臣紛紛求去，誰復爲國家任事者？請申諭諸臣，各修職業，毋恣胸臆。"帝遂

右侍郎，調吏部，掌詹事府。

十一年四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身份進入内閣參與機密事務。許國跟首輔申時行相好。由於丁此吕的事跟諫官們相互攻擊，話語侵犯到吴中行、趙用賢，因而人們議論沸騰。不久御史陳性學又收集過去的事彈劾許國，申時行庇護許國，建議略微處罰陳性學。許國兩次上疏請求離去，竭力攻擊諫官。皇帝命令鴻臚宣讀詔諭，纔出來治理事情。南京給事中伍可受又彈劾許國，皇帝因而貶謫了伍可受的官。許國又三次上疏乞求退休，言語憤激，皇帝不允許。陳性學接着外放爲廣東僉事。在這以前，皇帝審核選擇墓宫，加給許國太子太保，調爲文淵閣大學士，由於雲南的功績進銜太子太傅。許國因父母尚未下葬，乞求回去完成這件事。皇帝不允許，命令他的兒子代爲辦理。御史馬象乾由於彈劾宦官張鯨得罪，許國懇切地救援。皇帝爲他停息怒氣而接受了。

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彈劾吴時來，南京御史王麟趾、黄仁榮上疏論列臺閣的規則，言辭都觸犯許國。許國憤慨，接連上疏盡力譴責他們，并且涉及主事饒伸。饒伸正在攻擊大學士王錫爵，公衆意見更加看不起許國。許國個性剛直不撓，碰到事情就發作。多次跟諫官爲難，没有大臣氣度，因此士大夫言論不附從他。

第二年秋天，火落赤侵犯臨洮、鞏昌，西部邊境震動，皇帝在暖閣召集輔臣詢問。申時行説火落赤歸附進貢，局面足可穩定；許國認爲背叛盟約進行叛亂，凶狠已達極點，應當狠狠地給他一次打擊，不可再用籠絡的辦法。皇帝心裏同意許國的話，然而申時行掌握大政又不可改變他的主張。不久，給事中任讓論列許國平庸鄙陋。許國上疏辯白，皇帝削去任讓的官俸。許國、申時行起初没有隔閡。申時行恰恰被許國的門生萬國欽所論列，任讓却是申時行的門生，因此被認爲替他的老師報復。福建駐守的臣子報告日本勾結琉球入侵，許國乘此進言："現今四境接連被侵犯，而内外小臣却争着攻擊别人，以致大臣紛紛

下詔嚴禁。國始終忿疾言者如此。

地要求離去，還有誰替國家承擔事情的？建議告諭各臣，各自做好本職事務，不要憑着心中意氣隨意攻擊。”於是皇帝就下命令嚴厲禁止。許國始終是這樣忿恨諫官。

廷臣争請册立，得旨二十年春舉行。十九年秋，工部郎張有德以儀注請，帝怒奪俸。時行適在告，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帝果不悦，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國不自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馳傳歸。逾一日，時行亦罷，而册立竟停。人謂時行以論劾去，國以争執去，爲二相優劣焉。

朝廷中的臣子争着請求册立太子，得到皇帝命令大典將在二十年的春季舉行。十九年秋天，工部郎張有德請示禮節，皇帝發怒削去他的官俸。申時行正巧在假，許國和王家屏擔心事情中途發生變化，想乘這機會來完成它，就援引以前的旨意盡力請求。皇帝果然不高興了，譴責大臣不應當比附小臣。許國自己心裏不安，就要求離去。奏章呈上五次，於是賜下命令利用驛站車馬回去。過一天，申時行也罷職，册立的事最後就停止了。人們認爲申時行是由於彈劾離去，許國是由於争執離去，這是二位宰相的優劣之處。

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污名。卒，贈太保，謚文穆。

許國在内閣九年，自己操守廉潔謹慎，所以屢次遭受攻擊，但不能加給他壞名聲。死，贈銜太保，謚號文穆。

趙志皋

趙志皋，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萬曆初，進侍讀。張居正奪情，將廷杖吴中行、趙用賢。志皋偕張位、習孔教等疏救，格不上，則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居正恚。會星變考察京朝官，遂出志皋爲廣東副使。居三年，再以京察謫其官。居正歿，言者交薦，起解州同知。旋改南京太僕丞，歷國子監司業、祭酒，再遷吏部右侍郎，并在南京。尋召爲吏部左侍郎。

趙志皋，字汝邁，蘭谿人。隆慶二年考中進士，授任編修。萬曆初年，進爲侍讀。張居正守孝期未滿就奪情治理政事，將要當廷杖罰吴中行、趙用賢。趙志皋和張位、習孔教等一起上疏救援，被阻格不得上，就請求將吴中行等的奏疏用皇帝的命令交付史館，張居正忿恨。正逢上星辰變化考察京都朝官，就外放趙志皋爲廣東副使。過了三年，又利用京察的機會貶謫了他的官職。張居正死，諫官交相推薦趙志皋，起用爲解州同知。接着調任南京太僕丞，歷任國子監司業、祭酒，再升任吏部右侍郎，同時在南京任職。不久召調爲吏部左侍郎。

十九年秋，申時行謝政，薦志皋及張位自代。遂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春，王家屏罷，王錫爵召未至，志皋暫居首輔。會寧夏變起，兵事多所咨决。主事岳元聲疏論錫爵，中言當事者變亂傾危，爲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駁。志皋再辨，帝皆不問。

十九年秋天，申時行辭官退休，推薦趙志皋和張位代替自己。於是趙志皋升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密事務。第二年春天，王家屏罷職，召調王錫爵而尚未到任，趙志皋暫時居於首輔地位。逢上寧夏發生變亂，軍事上許多問題向他咨詢而决定。主事岳元聲上疏論列王錫爵，其中説到當事的人變亂險詐，被主事諸壽賢、給事中許弘綱所辯駁。趙志皋兩次申辯，皇

帝都不查問。

二十一年，錫爵還朝，明年五月遂歸，志皋始當國。遼東失事，詔褫巡撫韓取善職，逮副使馮時泰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止下御史問。給事中吴文梓等論其失平，志皋亦言："封疆被寇，武臣罪也。今寬紹勳而深罪文吏，武臣益恣，文吏益喪氣。"帝不從，時泰竟謫戍。皇太后誕辰，帝受賀畢，召見輔臣暖閣，志皋論宥御史彭應參。言官乞減織造，志皋等因合詞請。尋極論章奏留中之弊，請盡付諸曹議行。帝惡中官張誠黨霍文炳，以言官不舉發，貶黜者三十餘人。志皋等連疏諫，皆不納。累進少傅，加太子太傅，改建極殿。

二十一年，王錫爵回到朝廷，第二年五月就辭去官職，趙志皋纔掌握國家大權。遼東戰事失敗，皇帝命令革除巡撫韓取善的官職，逮捕副使馮時泰囚入詔獄，而總兵官楊紹勳衹下到御史臺去審訊。給事中吴文梓等論列這件事不公平，趙志皋也進言："邊疆受到侵犯，是武臣的罪。現在寬待楊紹勳而重罰文官，武臣更加放肆，文官更加喪氣了。"皇帝不依從，馮時泰竟被流放。皇太后誕辰，皇帝接受賀禮完畢，在暖閣召見輔臣，趙志皋論説寬恕御史彭應參。諫官乞求減少織造，趙志皋等就一起上疏請求。不久極力論列章奏留在宫中的弊病，建議全部交給各部曹討論實行。皇帝恨宦官張誠勾結霍文炳，認爲諫官不揭發，就貶黜了三十多人。趙志皋等連續上疏諫諍，都不采納。趙志皋積功升爲少傅，加銜太子太傅，改任建極殿大學士。

時兩宫災，彗星見，日食九分有奇，三殿又災，連歲間變異迭出。志皋請下罪己詔，因累疏陳時政缺失。而其大者定國本、罷礦税諸事，凡十一條。優詔報聞而已。皇長子年十六時，志皋嘗請舉冠婚禮。帝命禮官具儀。及儀上，不果行。二十六年三月，志皋等復以爲言，終不允。

當時兩宫火災，彗星出現，日食有九成多，三殿又發生火災，連年間不正常現象接連出現。趙志皋建議皇帝下罪己詔，於是多次上疏陳述時政的欠缺。而其中大的方面如確定東宫太子、罷除礦税這些事，總計十一條。皇帝却衹是贊許地下詔書表示已經知道了。皇長子十六歲時，趙志皋曾經建議舉行冠婚禮。皇帝命令禮官準備禮單。等到禮單呈上去，結果却不舉行。二十六年三月，趙志皋等又爲這事進言，最終不允許。

張居正柄國，權震主。申時行繼之，勢猶盛。王錫爵性剛負氣，人亦畏之。志皋爲首輔，年七十餘，耄矣，柔而懦，爲朝士所輕，詬誶四起。其始爲首輔也，值西華門災，御史趙文炳論之。無何，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言，吏部郎顧憲成等空司而逐志皋，實激帝怒。已而給事中張濤、楊洵，御史冀體、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披詆。而巡按御史吴崇禮劾其子兩淮運副鳳威，鳳威坐停俸。未幾，工部郎中岳元聲極言志皋宜放，給事中劉道亨詆尤

張居正掌管國家大事，權力使皇帝震驚。申時行接替他，權勢還是很盛。王錫爵性格剛强喜歡賭氣，人們也畏懼他。趙志皋任首輔時，年紀七十多，老了，柔和懦弱，被朝廷上的人士所輕視，辱駡到處發生。他開始任首輔，正遇上西華門發生火災，御史趙文炳論列這件事。没有多久，南京御史柳佐、給事中章守誠進言，吏部郎顧憲成等全司人員驅逐趙志皋，實在引起皇帝發怒。不久給事中張濤、楊洵，御史冀體、況上進，南京評事龍起雷相繼分頭上文譴責。而巡按御史吴崇禮彈劾他的兒子兩淮運副趙鳳威，趙鳳威因此停止官俸。不久，工部郎中岳元聲極力進言趙志皋應當放逐，給事中劉道亨辱駡得尤其用

力。志皋憤，言："同一閣臣也，往日勢重而權有所歸，則相率附之以媒進。今日勢輕而權有所分，則相率擊之以博名。"因求退益切。帝慰諭之。

勁。趙志皋氣憤，就進言："同樣是一個內閣大臣，從前勢力大而權力歸屬他，就一個接一個依附他而謀求升官，現在勢輕而權力分散，就接連攻擊以獲取名聲。"因而要求退休更加迫切。皇帝下諭安慰他。

初，日本封貢議起，石星力主之。志皋亦冀無事，相與應和。及封事敗，議者蜂起，凡劾星者必及志皋。志皋每被言，輒疏辨求退，帝悉勉留。先嘗譴言者以謝之，後言者益衆，則多寢不下，而留志皋益堅。迨封事大壞，星坐欺罔下獄論死，位亦以楊鎬故褫官，而志皋終不問。然志皋已病不能視事，乞休疏累上，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復疏論之。志皋身在床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争，帝歲時恩賜亦如故。

當初，日本封號和進貢的意見起來，石星竭力贊同這種主張。趙志皋也希望不發生什麼事，跟他一起相呼應。等到邊疆事情失敗，議論的人蜂起，凡是彈劾石星的一定涉及趙志皋。趙志皋每逢被説到，就上疏申辯和要求退休，皇帝都挽留他。起先曾經譴責進言者來安慰他，後來進言的愈加多了，就大多擱置着不發下奏疏，而留住趙志皋的意思愈加堅決。到了邊疆的事情大失敗，石星因欺君罔上下到牢獄判處死罪，張位也因楊鎬的緣故被革除官職，趙志皋却始終没有被追究。然而趙志皋已經病得不能管事了，乞求退休的奏疏多次呈上去，御史于永清、給事中桂有根又上疏論列他。趙志皋身在病床，對於罷去礦税、册立皇太子這些大政，却多次盡力草擬奏章諫諍，皇帝一年四季對他的恩賜也仍是原來樣子。

志皋疾轉篤。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二十九年秋卒於邸舍。贈太傅，謚文懿。

趙志皋的疾病轉重了。他在假四年，奏章呈上八十多次。二十九年秋天死在官舍裏。贈銜太傅，謚號文懿。

張位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録》。

張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二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編修，參與編撰《世宗實録》。

萬曆元年，位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疏言："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於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没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用僞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宜日分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待内閣裁定，爲他年實録之助。"張居正善其議，奏行焉。

萬曆元年，張位由於以前朝代都有起居注，祇有本朝没有，上疏説："臣擔任纂修，私下見到前朝的政事，如果不是出現在詔令上，表現在奏章上，就全都湮没而無從查考。宏偉的謀劃和盛大的功績，興盛却未能彰明，白白地讓野史流傳，用假的混淆了真的。現在空占着史官之位，没有可以自己效力的地方。應當每天分幾個人入内值班，凡皇帝的命令以及日常生活，朝廷方面的各項政務，都依據所見所聞寫下來，等待内閣裁定，爲將來編撰實録的輔助。"張居正贊同他的意見，就上奏實行。

後以救吴中行、趙用賢忤居正意。時已遷侍講，抑授南京司業。未行，復以京察，謫徐州同知。居正卒之明年，用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維城薦，擢南京尚寶丞。俄召爲左中允，管司業事，進祭酒。疏陳六事，多議行。以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引疾歸。詔起故官，協理詹事府，辭不赴。久之，以申時行薦，拜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趙志皋并命。

王錫爵還朝，帝適降諭三王并封，以待嫡爲辭。而志皋、位遽請帝篤修交泰，早兆高禖，議者竊哂之。趙南星以考察事褫官，朝士詆錫爵者多及位。錫爵去，志皋爲首輔。位與志皋相厚善。志皋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决。時黜陟權盡還吏部，政府不得侵撓。位深憾之，事多掣其肘。以故孫鑨、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皆不安其位而去。

二十四年，兩宫災，礦税議起，位等不能沮。及奸人請税煤炭，開臨清皇店，位與沈一貫乃執奏不可，不報。明年春，偕一貫陳經理朝鮮事宜。請於開城、平壤建置重鎮，練兵屯田，通商惠工，省中國輸輓。且擇人爲長帥，分署朝鮮八道，爲持久計。事下朝鮮議。其國君臣慮中國遂并其土，疏陳非便，乃寢。頃之，日本封事壞，位力薦參政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且薦邢玠爲總督。帝皆從之。位已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以甘肅破賊叙功，加太子太保，復以延鎮功，進少保、吏部尚書，改武英殿。

後來由於救援吴中行、趙用賢違反了張居正的心意。當時已經升爲侍講，被下壓授任南京司業。還没有動身，又藉考核京官，將他貶謫爲徐州同知。張居正死去的第二年，由於給事中馮景隆、御史孫維城的推薦，升爲南京尚寶丞。隨着被召爲左中允，管司業事，升任祭酒。上疏陳述六件事，大多商議後實行。任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托病辭職。皇帝命令起用爲原來的官職，協理詹事府，他推辭不赴任。過了很久，由於申時行推薦，拜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和趙志皋同時任命。

王錫爵回到朝廷，皇帝正降下諭旨同時分封三王，用等待嫡子作爲托辭。而趙志皋、張位立即建議皇帝專心研習天地相交而得安泰，早日有嫡嗣的預兆，議論的人私下都嘲笑他們。趙南星因考察而被革去官職，朝廷裏人士責駡王錫爵時大多涉及張位。王錫爵離去，趙志皋成爲首輔。張位跟趙志皋相互很要好。趙志皋衰老，張位精悍而敢於負責任，政事大多由他裁决。當時官吏升降權都交還給吏部，内閣不得侵犯干擾。張位很恨這種處置，許多事都加牽掣。因這個緣故孫鑨、陳有年、孫丕揚、蔡國珍都不安心在吏部官位而離去了。

二十四年，兩宫發生火災，收取礦税的議論起來，張位等不能阻止。到了壞人建議徵收煤炭税，在臨清開設皇家商店，張位和沈一貫於是上奏不可以這樣，皇帝不給批覆。第二年春天，張位和沈一貫一起陳述經理朝鮮的事情。建議在開城、平壤設置掌握兵權的衙門，練兵屯田，貿易往來和獎勵工商，以减省中國的運輸。而且選擇人才充任官長，分駐朝鮮八個道，作爲長久的計策。這事下放到朝鮮去商議。朝鮮君臣憂慮中國乘此吞并他們的領土，上疏陳述不方便，於是就中止了。不久，日本受封事未辦成，張位竭力推薦參政楊鎬的才能，建議交付他去掌管朝鮮軍務。楊鎬遭逢父親喪事，張位又建議讓在守孝期間奪情上任處理政事，同時推薦邢玠做總督。皇帝都依從他。張位已經升爲禮部尚書，調任文淵閣大學士，因甘肅破賊獎勵有功，加銜太子太

保，又因延鎮的功績，升爲少保、吏部尚書，調任武英殿大學士。

三殿災，志皋適在告，位偕同列請面慰，不許。乃請帝引咎頒赦，勤朝講，發章奏，躬郊廟，建皇儲，録廢棄，容狂直，宥細過，補缺官，減織造，停礦使，徹税監，釋繫囚。帝優詔報之，不能盡行。位又言："臣等請停礦税，非遽停之也，蓋欲責成撫按，使上不虧國，下不累民耳。"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劾位逢迎遷就，宜斥。帝亦不省。

三殿發生火災，趙志皋正在假期中，張位和同僚一起請求面見皇帝表示慰問，不准許。於是請求皇帝引咎而頒布赦免令，每天早晨勤奮地講讀經籍，審閲和批示奏章，親自祭祀天地宗廟，册立太子，録用被廢棄的人才，容忍傲慢而正直的人，寬恕小的過失，增補空缺的官員，減少織造，停止派出礦使，撤除税監，釋放關着的囚犯。皇帝以贊許的口氣下詔書答覆他，但不能完全實行。張位又進言："臣等請求停派礦使，不是立刻就停止，而是要求巡撫巡按負責辦理，使上面不讓國家虧損，下面不牽累百姓罷了。"於是給事中張正學彈劾張位逢迎遷就，應當斥逐。皇帝也不審察。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冀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給事中劉道亨劾位奸貪數十事。位憤，力辨，遂落道亨三官。吕坤、張養蒙與孫丕揚交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則與位善，各有所左右。丕揚嘗劾位，指道亨爲其黨。道亨耻之，劾位以自解。已而贊畫主事丁應泰劾楊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罔，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辨，帝猶慰留。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復交章論。位窘，亟奏："群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卿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

張位起初在翰林院任官，聲望很高，朝廷裏的人士希望他能發揮大的作用。到了進入内閣，招攬權力而又顯示威風，一向的聲望逐漸衰落。給事中劉道亨彈劾張位邪惡貪污的幾十件事。張位憤恨，竭力申辯，就將劉道亨降了三級官。吕坤、張養蒙和孫丕揚結交相好，而沈思孝、徐作、劉應秋、劉楚先、戴士衡、楊廷蘭却和張位友好，各有所偏袒。孫丕揚曾經彈劾張位，指劉道亨是他的黨羽。劉道亨感到羞耻，就彈劾張位來爲自己剖白。不久贊畫主事丁應泰彈劾楊鎬兵敗，説張位跟楊鎬書信秘密往來，結成朋黨欺君罔上，楊鎬得到提拔升遷是由於賄賂了張位。皇帝發怒就將這事交到朝廷議處。張位惶恐地上奏章申辯，皇帝還是慰留他。給事中趙完璧、徐觀瀾又一起上奏章論列。張位窘迫，趕忙上奏："許多人進言一起攻擊，孤單的忠心值得憐憫。臣的心裏感到没有絲毫可以慚愧，希望皇上能够同情而加以辨别。"皇帝發怒説："楊鎬由你密封奏章多次推薦，因此守孝期未滿就奪情授任他。現在却結成朋黨進行欺騙而隱瞞，使國家受到侮辱聲威受到損失，還説心中無愧。"就削去他的官職讓他閑住。

無何，有獲妖書名《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言位實主謀。帝亦疑

没有多久，得到一本妖書名爲《憂危竑議》的，御史趙之翰進言張位實際上是主謀。皇帝也

位怨望有他志，詔除名爲民，遇赦不宥。其親故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皆貶黜有差。

疑心張位怨恨而有反叛的想法，就下詔書削職爲民，遇到大赦也不寬宥。他的親朋故舊右都御史徐作、侍郎劉楚先、祭酒劉應秋、給事中楊廷蘭、主事萬建崑都不同地受到貶黜。

位有才，果於自用，任氣好矜。其敗也，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天啓中，復官，贈太保，謚文莊。

張位有才能，憑自己的能力果斷地處理事情，任意氣而好驕傲。他的失敗，朝廷臣子中沒有人去救援他。死了以後，也沒有人替他洗雪。天啓年間，恢復官銜，贈封太保，謚號文莊。

朱賡　朱敬循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公節，泰州知州。兄應，刑部主事。賡登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爲日講官。宮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爲悚然。歷禮部左、右侍郎。帝營壽宫於大峪山，命賡往視。中官示帝意欲仿永陵制，賡言："昭陵在望，制過之，非所安。"疏入，久不下。已，竟如其言。累官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

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父親朱公節，任泰州知州。兄朱應，任刑部主事。朱賡考中隆慶二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編修。萬曆六年以侍讀的官職擔任日講官。宮中正在大興土木，建築花園和畜養禽獸的地方。朱賡因而講論宋朝歷史，竭力説明"花石綱"的害處，皇帝被説得惶恐不安。他歷任禮部左、右侍郎。皇帝在大峪山營建死後的宮殿，命令朱賡去參觀。宦官告知皇帝的意思是想摹仿永陵的規模，朱賡進言："昭陵就在眼前，規模超過了昭陵，不是可以心安的。"奏疏呈入，長久没有批下。後來，竟同意了他的進言。積功升官禮部尚書，遭遇繼母亡故而離去。

二十九年秋，趙志皋卒，沈一貫獨當國，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詔賡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召之。再辭，不允。明年四月詣闕，即捐一歲俸助殿工。其秋極陳礦税之害，帝不能用。既而與一貫及沈鯉共獻守成、遣使、權宜三論，大指爲礦税發，賡手筆也。賡於己邸門獲妖書，而書辭誣賡動搖國本，大懼。立以疏聞，乞避位。帝慰諭有加。一貫倡群小窮治不已。賡在告，再貽書一貫，請速具獄無株連，事乃得解。

二十九年秋天，趙志皋死去，沈一貫單獨掌管大政，建議增設内閣臣子。皇帝向來憂慮大臣樹立黨派，打算擢用退隱的和長久以前被罷棄的。就命令朱賡以原來的官職兼任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密事務，派遣行人去召他來。他一再推辭，皇帝不允許。第二年四月到了朝廷，就捐獻一年的官俸幫助修殿工程。這年秋天極力陳述礦税的害處，皇帝不能采用。接着和沈一貫及沈鯉共同進獻保護已成事業、派遣使臣、權變措施三方面的意見，而主要意思是爲礦税而發，由朱賡所寫。朱賡在自己官舍門口得到妖書，而書裏的言辭却誣陷朱賡動摇了國家的根本，他很恐懼。立即用奏章彙報，乞求離開官位迴避。皇帝下詔格外地安慰他。沈一貫發動許多小人不停地追究根源加以處治。朱賡在假期中，兩次寫信給沈一貫，請他迅速辦好全案而不要株連，事情纔得到解决。

三十三年大計京官。帝留被察者錢夢皋輩，及南京察疏上，亦欲有所留。賡力陳不可，曰："北察之留，旨從中出，人猶咎臣等。今若出自票擬，則二百餘年大典，自臣壞之，死不敢奉詔。"言官劾溫純及鯉，中使傳帝意欲去純。賡言大臣去國必采公論，豈可於劾疏報允。帝下南察疏，而純竟去。其冬，工部請營三殿。時方浚河、繕城，賡力請俟之異日。帝皆納之，不果行。

三十三年考核京官。皇帝留住被察核的錢夢皋這些人，到了南京考核的奏疏上來，也想留住一些。朱賡極力陳述不可以這樣，說："北邊察核被留住，聖旨從宮中發出，人們尚且怪罪臣等。現今如果由我們先擬寫草稿然後發出聖旨，那麽二百多年的重大制度，由臣破壞，死也不敢接受詔命。"諫官彈劾溫純和沈鯉，宮廷派出的使臣傳達皇帝的意思想罷去溫純。朱賡進言大臣離去朝廷必定要采納公衆的意見，不可對彈劾的奏疏批示允許。皇帝批下南方考核的奏疏，而溫純最終被罷去。這年冬天，工部請求營建三殿。當時正在疏通河道、修築城墻，朱賡盡力請求等到將來。皇帝都采納了，最後没有實行。

三十四年，一貫、鯉去位，賡獨當國，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體。賡疏揭月數上，十不能一下。御史宋燾首諷切賡，給事中汪若霖繼之。賡緣二人言，力請帝更新庶政，於增閣臣、補大僚、充言路三事語尤切。帝優詔答之而不行。賡乃素服詣文華門懇請，終不得命。賡以老，屢引疾，閣中空無人。帝諭簡閣臣，而廷臣慮帝出中旨如往年趙志皋、張位故事。賡力疾請付廷推，乃用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召王錫爵於家，以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以廷機之用，賡實主之，疏詆廷機并侵賡。賡疏辭，帝爲切責言者。既而姜士昌及燾被謫，言路謂出賡意，益不平。禮部主事鄭振先遂劾賡十二大罪，且言賡與一貫、錫爵爲過去、見在、未來三身。帝怒，貶振先三秩。俄以言官論救，再貶二秩。

三十四年，沈一貫、沈鯉離位，朱賡單獨掌管大政，這時已七十二歲了。朝廷上的政事一天天鬆弛，内外涣散。朱賡奏疏報告每月多次呈上去，十次不能批下一次。御史宋燾首先婉言勸告朱賡，給事中汪若霖接着勸告。朱賡根據二人的話，竭力請求皇帝更新國家的許多政務，對於增設内閣大臣、補充大官員、擴充進言的渠道三件事説得格外懇切。皇帝用嘉獎的詔書答覆他而不實行。朱賡於是穿着白布衣服到文華門懇切請求，最後還是得不到指示。朱賡由於年老，屢次托病引退，内閣中空着没有人。皇帝命令選拔内閣大臣，而朝廷上的臣子擔心皇帝像往年趙志皋、張位舊事那樣從宫中發出聖旨。朱賡勉强支撑病體建議交付朝廷上推薦，於是用了于慎行、李廷機、葉向高，而從家裏召調了王錫爵，作爲首輔。給事中王元翰、胡忻認爲李廷機被擢用，實際上由朱賡主使，就上疏譴責李廷機而同時涉及朱賡。朱賡上疏辭職，皇帝爲此嚴詞斥責進言的。接着姜士昌和宋燾被貶謫，諫官們認爲出於朱賡的意思，更加憤慨。禮部主事鄭振先就彈劾朱賡十二條大罪，而且説朱賡和沈一貫、王錫爵是過去、現在、未來三身的體現。皇帝發怒，貶了鄭振先三級。不久因諫官進言救援，再貶二級。

先，考選科道，吏部擬上七十八人。候命逾年，不下，賡連疏趣之。

起先，考選科道，吏部準備了七十八人的名單呈上去。等候命令超過了一年，不下來，朱賡

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諸人列言路，方欲見風采，而給事中若霖先嘗忤賡，及是見黜，適當賡病起入直時。衆謂賡修郤，攻訐四起，先後疏論至五十餘人。給事中喻安性者，賡里人，爲賡上疏言："今日政權不由内閣，盡移於司禮。"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復侵賡。是時賡已寢疾，乞休疏二十餘上。言者慮其復起，攻不已，而賡以十一月卒於官。遺疏陳時政，語極悲切。賡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及卒，贈太保，謚文懿。御史彭端吾復疏詆賡，給事中胡忻請停其贈謚，帝不聽。

接連上疏催促。三十六年秋天，命令纔下來。各人排列在諫官前，正要看看他們的儀容風度，而給事中汪若霖先前曾經冒犯過朱賡，到這時被罷黜了，正巧在朱賡病愈進入内閣值班的時候。於是大家就認爲朱賡報復舊恨，攻擊從四面八方起來，先後上疏論列是非的達到五十多人。給事中喻安性，是朱賡的同鄉，替朱賡上疏進言："現今大政的權力不由内閣掌握，全部移到司禮監了。"諫官就交互上奏章彈劾喻安性，又涉及朱賡。這時候朱賡已經卧病，乞求退休的奏疏上了二十多次。諫官擔心他再被起用，攻擊不停，而朱賡已在十一月裏在官舍死去了。他遺下奏疏陳述時事政治，言語很是悲切。朱賡以前曾加銜少保兼太子太保，晋升爲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到了死時，贈銜太保，謚號文懿。御史彭端吾又上疏詆毁朱賡，給事中胡忻建議停止贈給他謚號，皇帝不聽。

賡醇謹無大過，與沈一貫同鄉相比，暱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以故蒙詬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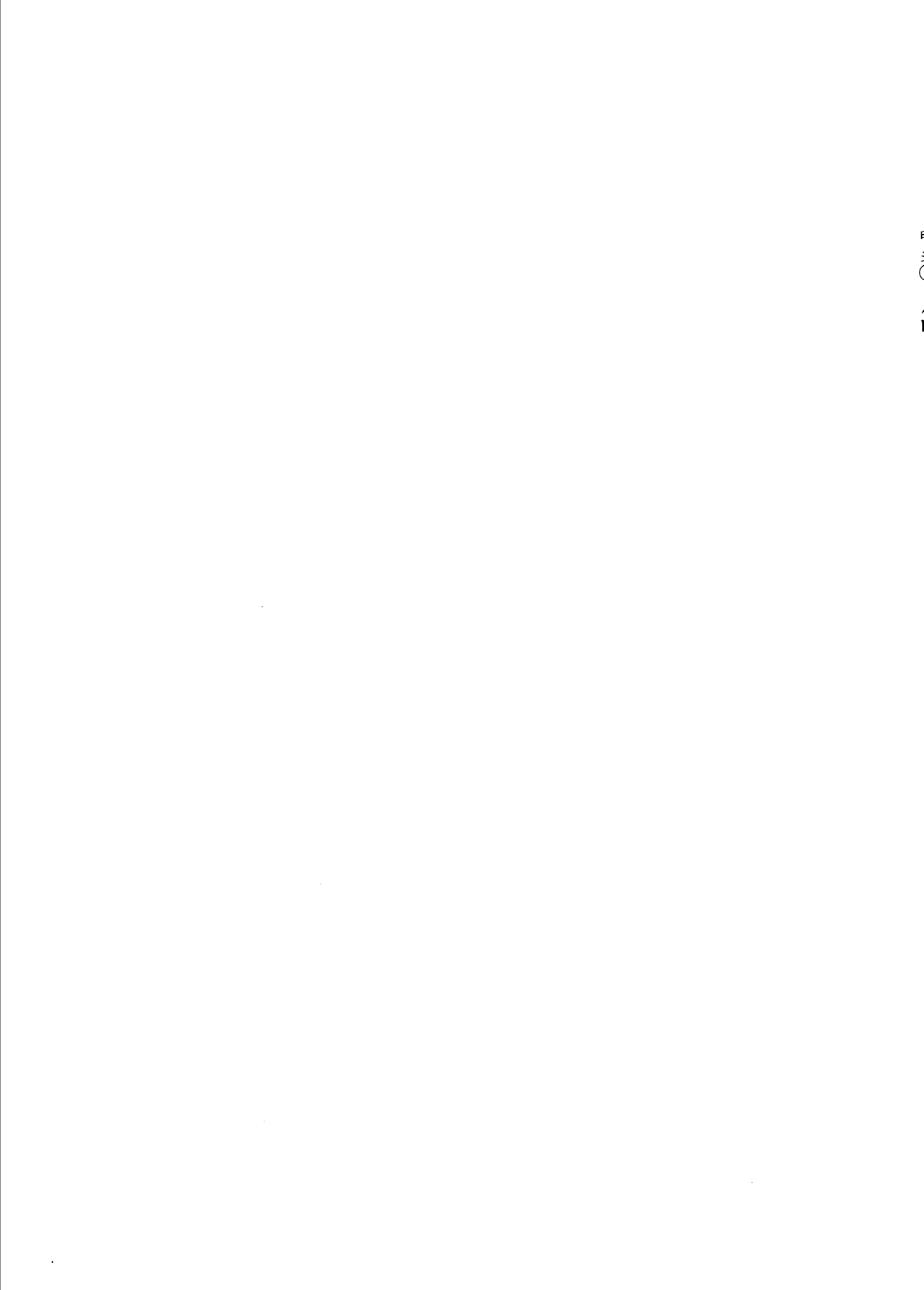
朱賡忠厚謹慎而没有大的過失，跟沈一貫同鄉而相接近，親近給事中陳治則、姚文蔚等人，因此之故而蒙受耻辱。

子敬循，官禮部郎中，改稽勛。前此無正郎改吏部者，自敬循始。終右通政。

兒子朱敬循，官任禮部郎中，調爲稽勛。在這以前没有正郎調任吏部的，這事從朱敬循開始。他最後任右通政。

贊曰：四維等當軸處中，頗滋物議。其時言路勢張，恣爲抨擊。是非瞀亂，賢否混淆，群相敵仇，罔顧國是。詬誶日積，又烏足爲定論乎。然謂光明磊落有大臣之節，則斯人亦不能無愧辭焉。

贊曰：張四維等人位居朝廷掌握大權，很引起人們的議論。那時候諫官們氣勢伸張，任意抨擊。是非紊亂不清，賢與不賢混淆一起，成群結夥相互看成仇敵，絲毫不顧國家大局。辱駡斥責一天天積累起來，哪裏可以作爲定論呢。然而説起光明磊落有大臣的節操，那麽這些人也不能没有慚愧之辭。



明史卷二百二十

列傳第一百八

萬士和　王之誥 劉一儒　吴百朋　劉應節 徐栻
王遴　畢鏘　舒化　李世達　曾同亨 (弟)乾亨
辛自修　温純　趙世卿　李汝華

萬士和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吉，桐廬訓導，有學術。士和成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禮部主事。父喪除，乞便養母，改南京兵部。累遷江西僉事，歲裁上供瓷器千計。遷貴州提學副使，進湖廣參政。撫納叛苗二十八寨，以功賚銀幣。三殿工興，采木使者旁午。士和經畫備至，民賴以安。遷江西按察使，之官逾期，劾免。

起山東按察使，再遷廣東左布政使。政事故專决於左，士和曰："朝廷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輕。"乃約右使分日治事。召拜應天府尹，道遷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奏請便民六事。隆慶初，進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禮部，進左。引疾歸。

神宗立，起南京禮部侍郎，署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去位。張居正用樹聲言，召士和代之。條上崇儉數事。又以災祲屢見，奏乞杜倖門、容戇直、汰冗員、抑干請，多犯時忌。俺答及所部貢馬，邊臣請加官賞。士和言賞賚有成額，毋

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父親萬吉，任桐廬訓導，有學問。萬士和考中嘉靖二十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任禮部主事。爲父親守喪期滿，乞求近便奉養母親，調南京兵部。積功升任江西僉事，一年裁減上供的瓷器大約一千件。升爲貴州提學副使，進任湖廣參政。安撫招納反叛的苗民二十八寨，因功而得到賞賜銀兩禮物。三殿工程開始，采木的使者來來往往。萬士和籌劃得很周到，老百姓依賴他得以安居。升任江西按察使，由於超過期限到任，受到彈劾而被免職。

起用爲山東按察使，再升爲廣東左布政使。按過去的做法政事由左布政使單獨决定，萬士和説："朝廷設置二使，像左右手一樣，并没有高低輕重之分。"於是跟右布政使約定分日期治理政事。召調拜官應天府尹，途中被升爲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上奏建議方便老百姓的六件事。隆慶初年，升任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不久調禮部，升爲左侍郎。托病求退回去。

神宗即位，起用爲南京禮部侍郎，署理國子監事。萬曆元年，禮部尚書陸樹聲離位。張居正采用了陸樹聲的話，召萬士和代替陸樹聲。萬士和分條上奏崇尚節儉的幾件事。又因災禍多次出現，上奏請求堵塞希圖僥幸升官的門路，寬容剛直的人，淘汰多餘的官吏，制止憑關係進行請托，大多觸犯了當時的忌諱。俺答和他的部屬進

徇邊臣額外請，從之。方士倚馮保求官，士和持不可。成國公朱希忠歿，居正許贈王，士和力爭。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於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雍承風劾之，遂謝病去。居正歿，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引年不赴。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貢馬匹，邊防臣子建議加給他們官爵表示獎賞。萬士和進言賞賜原有限額，不要曲意順從邊防臣子額外的請求，皇帝依從了他的意見。方士依賴馮保的關係請求封官，萬士和主張不可以。成國公朱希忠死，張居正允許贈給王號，萬士和竭力諫諍。給事中余懋學上奏事情得罪，萬士和進言正直的臣子不應當斥逐。於是多次違逆了張居正。給事中朱南雍逢迎張居正而彈劾他，他就托病去職。張居正死，起用爲南京禮部尚書，二次上疏自稱年老不去赴任。死，年齡七十一歲。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文恭。

王之誥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吉水知縣。遷户部主事，改兵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僉事。討師尚詔有功，轉參議。調大同兵備副使。以搗板升功，增俸一級，進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大興屯田，每營墾田百五十頃，役軍四百人。列上便宜八事，行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尋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隆慶元年就進右都御史。俺答犯石州，之誥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尾之南下，而檄大同總兵官孫吴、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天門關，遏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岳不敢前，石州遂陷。殺人數萬，所過無孑遺，大掠十有四日而去。事聞，維岳、世威、寶論死，繼洛戍邊，吴落職。之誥以還守南山，止貶二秩。

明年詔之誥以左侍郎巡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巡陝西、延綏、寧夏、甘肅。之誥以疾辭，代以冀練。已，復因給事中張鹵言，皆罷不遣。三年起督京營。進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以延寧將士搗巢功，予一子官，遷南京兵

王之誥，字告若，石首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任吉水知縣。升爲户部主事，調任兵部員外郎，外放爲河南僉事。討伐師尚詔有功，轉任參議。調爲大同兵備副使。因搗板升功，增加官俸一級，進任山西右參政。擢升爲右僉都御史，任遼東巡撫。大力發展屯田，每營墾田一百五十頃，使用軍卒四百人。分條上奏應該辦理的八件事，實行了。召爲兵部右侍郎。不久以左侍郎的官職總督宣、大、山西的軍事。

隆慶元年就地升遷右都御史。俺答侵犯石州，王之誥命令山西總兵官申維岳，參將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兵追着他南下，而發檄文徵調大同總兵官孫吴、山西副總兵田世威等出兵天門關，阻住他東歸。巡撫王繼洛駐在代州不肯出兵，申維岳不敢前去，石州就失陷了。殺人好幾萬，經過的地方没有留存一個人，大肆掠奪十四日而去。事情上報朝廷，申維岳、田世威、劉寶判死罪，王繼洛流放邊遠地區，孫吴削職。王之誥由於返回守住南山，衹降二級。

第二年皇帝命令王之誥以左侍郎的身份巡視薊、遼、保定、宣、大、山西，侍郎劉燾巡視陝西、延綏、寧夏、甘肅。王之誥托病推辭，由冀練替代。後來，又因給事中張鹵進言，都中止而不派遣了。三年起用督京營。升任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由於延寧將士直搗敵巢的功績，給一個兒子官職，升南京兵部尚書。

部尚書。

神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政，之誥與有連，每規切之。萬曆三年乞假送母歸，逾時不至，被劾。會之誥亦奏請終養，遂報許。後居正喪父奪情，杖言者闕下。歸葬還闕，之誥以召還直臣，收人心爲勸。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襄。

神宗繼位，召拜爲刑部尚書。張居正專權，王之誥跟他有姻親關係，常常規勸他。萬曆三年王之誥請假護送母親回去，過了期限没有到職，被彈劾。正巧王之誥也奏請去官奉養母親，就批覆同意。後來張居正父死守孝期未滿就奪情任職，在朝廷裏杖責進言的官員。回去葬了父親回到朝廷，王之誥就拿召還正直的臣子，收拾人心規勸他。死，贈銜太子太保，謚號端襄。

劉一儒

時有夷陵劉一儒者，字孟真，亦居正姻也。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屢官刑部侍郎。居正當國，嘗貽書規之。居正歿，親黨皆坐斥，一儒獨以高潔名。尋拜南京工部尚書。甫半歲，移疾歸。初，居正女歸一儒子，珠琲紈綺盈箱篋，一儒悉扃之别室。居正死，貲産盡入官，一儒乃發向所緘物還之。南京御史李一陽請還一儒於朝，以厲恬讓。帝可其奏。一儒竟不赴召，卒於家。天啓中，追謚莊介。

當時夷陵有個劉一儒，字孟真，也是張居正的姻親。嘉靖三十八年進士。積功升任刑部侍郎。張居正當權，他曾寫信規勸。張居正死，親朋黨羽都因而被斥逐，衹有劉一儒以高尚純潔出名。不久被拜爲南京工部尚書。纔半年，托病回去。當初，張居正的女兒嫁給劉一儒的兒子，珠寶絲綢裝滿箱子，劉一儒將這些全部鎖在另一房間裏。張居正死，財産全部充公，劉一儒於是拿出過去鎖着的東西還給他們。南京御史李一陽建議召回劉一儒到朝廷來，以鼓勵恬淡謙讓。皇帝同意他的上奏。劉一儒却不應召，死在家裏。天啓年間，追謚莊介。

吴百朋

吴百朋，字維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永豐知縣。徵拜御史，歷按淮、揚、湖廣。擢大理寺丞，進右少卿。

吴百朋，字維錫，義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任永豐知縣。召拜爲御史，曾經按察淮、揚、湖廣。擢升爲大理寺丞，進任右少卿。

四十二年夏，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改提督軍務，巡撫南、贛、汀、漳。與兩廣提督吴桂芳討平河源賊李亞元、程鄉賊葉丹樓，又會師破倭海豐。

四十二年夏季，升任右僉都御史，在鄖陽任巡撫。調爲提督軍務，任南、贛、汀、漳巡撫。和兩廣提督吴桂芳討伐平定河源賊李亞元、程鄉賊葉丹樓，又會師在海豐打敗倭。

初，廣東大埔民藍松山、余大眷倡亂，流劫漳、延、興、泉間。官軍擊敗之，奔永春。與香寮盗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化，爲都指揮耿宗元所敗，僞請撫。百朋亦陽罷兵，而誘賊黨爲内應，先後悉擒之，惟三巢未下。三巢者，和平李文彪據岑岡，龍

起初，廣東大埔百姓藍松山、余大眷發起叛亂，流竄漳、延、興、泉等地。官兵打敗他們，逃奔永春。跟香寮强盗蘇阿普、范繼祖合兵侵犯德化，被都指揮耿宗元所打敗，假裝請求安撫。吴百朋也表面上裝做罷兵，而買通他們的同黨作爲内應，先後全部將他們擒拿了，衹有三巢没有攻破。三巢，是指和平李文彪占據的岑岡，龍南

南謝允樟據高沙，賴清規據下歷。朝廷以倭患棘，不討且十年。文彪死，子珍及江月照繼之，益猖獗。四十四年秋，百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上疏曰："三巢僭號稱王，旋撫旋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蠶食過半。不亟討，禍不可言。三巢中惟清規跨江、廣六縣，最逆命，用兵必自下歷始。"帝采部議，從之。百朋乃命守備蔡汝蘭討擒清規於苦竹嶂，群賊震懾。

謝允樟占據的高沙，賴清規占據的下歷。朝廷由於倭的禍害棘手，不去討伐將有十年了。李文彪死，兒子李珍和江月照繼承他，愈加猖獗。四十四年秋天，吴百朋升任右副都御史，仍像原來那樣任巡撫。上疏説："三巢僭號稱王，一會兒請求安撫，一會兒進行反叛。廣東和平、龍川、興寧，江西龍南、信豐、安遠，大半被蠶食了。不急速去討伐，禍害不可説了。三巢中衹有賴清規跨占江、廣六縣，最爲違反命令，用兵一定要從下歷開始。"皇帝采納部裏的意思，依從他。吴百朋於是命令守備蔡汝蘭去討伐并在苦竹嶂擒拿了賴清規，盜賊們大爲恐懼。

隆慶初，吏部以百朋積苦兵間，稍遷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請留百朋剿賊，詔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如故。百朋奏，春夏用兵妨耕作，宜且聽撫，帝從之。尋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乞終養，不許。改刑部右侍郎。父喪歸，起改兵部。

隆慶初年，吏部因吴百朋在打仗方面所積的勞苦，稍升他爲大理卿。給事中歐陽一敬等建議留吴百朋去剿盜賊，皇帝命令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像原來那樣任巡撫。吴百朋上奏，春夏季節用兵妨礙耕作，應當姑且聽任安撫，皇帝依從他。不久升爲南京兵部右侍郎。乞求退休，不准許。調任刑部右侍郎。父死回去，起用時調任兵部。

萬曆初，奉命閲視宣、大、山西三鎮。百朋以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事核邊臣，督撫王崇古、吴兑，總兵郭琥以下，升賞黜革有差。又進邊圖，凡關塞險隘，番族部落，士馬强弱，亭障遠近，歷歷如指掌。以省母歸。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刑部尚書。逾年卒。

萬曆初年，奉命視察宣、大、山西三鎮。吴百朋從糧餉、山川形勢、兵馬、器械、屯田、鹽法、輪班馬匹、叛逆集團八個方面考核邊防臣子，督撫王崇古、吴兑，總兵郭琥以下，根據不同情況有的升賞有的黜革。又進獻邊防圖，凡關塞險隘處所，番族部落，兵馬强弱，亭障設置的遠近，歷歷像指掌一樣清楚。因探望母親回去。起用爲南京右都御史，召拜爲刑部尚書。過一年死去。

劉應節　徐栻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井陘兵備副使，兼轄三關。三關屬井陘道自此始。四十三年以山西右參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母喪歸。

劉應節，字子和，濰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任户部主事。曾任井陘兵備副使，兼管三關。三關歸屬井陘道從這時開始。四十三年從山西右參政擢升爲右僉都御史，任遼東巡撫。因母喪回去。

隆慶元年起撫河南。俺答寇石州，山西騷動，詔應節赴援。已，寇退。會順天巡撫耿隨卿坐殺平民充首功逮治，改應節代之。建議永平西門

隆慶元年起用爲河南巡撫。俺答侵犯石州，山西騷亂不安，皇帝命令劉應節趕去救援。不久，敵寇退去。逢上順天巡撫耿隨卿因殺平民冒充斬獲敵首計功被逮捕治罪，調劉應節去代替

抵海口距天津止五百里，可通漕，請募民習海道者赴天津領運，同運官出海達永平。部議以漕卒冒險不便，發山東、河南粟十萬石儲天津，令永平官民自運焉。

四年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因御史傅孟春言，議諸鎮積貯，當計歲豐歉。常時以折色便軍，可以積粟；凶歲以本色濟荒，可以積銀。又明年建議通漕密雲，上疏曰："密雲環控潮、白二水，天設之以便漕者也。向二水分流，至牛欄山始合。通州運艘至牛欄山，以上陸運至龍慶倉，輸挽甚苦。今白水徙流城西，去潮水不二百武，近且疏渠植壩，合爲一流，水深漕便。舊昌平運額共十八萬石有奇，今止十四萬，密雲僅得十萬，惟賴召商一法，而地瘠民貧，勢難長恃。聞通倉粟多紅朽。若漕五萬石於密雲，而以本鎮折色三萬五千兩留給京軍，則通倉無腐粟，京軍沾實惠，密雲免僉商，一舉而三善備矣。"報可。

給事中陳渠以薊鎮多虛伍，請核兵省餉。應節上疏曰："國初設立大寧，薊門猶稱内地。既大寧内徙，三衛反覆，一切防禦之計，與宣、大相埒，而額兵不滿三萬。倉卒召外兵，疲於奔命，又半孱弱。於是議減客兵，募土著，而游食之徒，饑聚飽颺。請清勾逃軍，而所勾皆老稚，又未必安於其伍。本鎮西起鎮邊，東抵山海，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今主、客兵不過十三萬而已。且宣府地方六百里，額兵十五萬；大同地方千餘里，額兵十三萬五千；今薊、昌地

他。劉應節建議永平西門到海口距離天津衹有五百里，可以運輸糧食，請招募熟悉海路的平民到天津領航，跟運糧官一起出海到永平。部裏意見以爲讓運糧士卒冒險不妥當，撥山東、河南穀物十萬石儲藏在天津，讓永平的官民自己去運輸。

四年秋天，升爲右副都御史，仍舊像原來那樣任巡撫。接着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替譚綸總督薊、遼、保定軍事，上奏罷去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依照御史傅孟春進言，建議各鎮積貯糧食，應當根據每年的豐歉狀況。平常年份折換銀兩方便軍隊，可以積貯糧食；災荒年份用穀物救濟災荒，可以積蓄銀兩。又第二年建議通運糧船到密雲，上疏説："密雲環繞着潮、白兩條河，上天安排着用來方便運糧的。過去這兩條河分流，到牛欄山纔匯合。通州運糧船到牛欄山，上岸陸運到龍慶倉，轉運糧食很艱苦。現今白水遷流到城西，離潮水不過二百步，最近又疏通了水渠築了壩，接合爲一條河，水深運糧方便。過去昌平運糧數額共有十八萬石多，現在衹有十四萬，密雲衹有十萬，衹有依賴招商這一種辦法，可是土地瘠薄百姓貧困，勢難長期維持。聽説通倉糧食大多發紅霉變了。如果航運五萬石到密雲，而拿本鎮折換銀兩三萬五千留給京城裏的軍隊，那麽通倉没有腐爛的糧食，而京城裏的軍隊沾得了實惠，密雲也可免去衆多商人，辦一件事而具備了三種好處。"批覆同意。

給事中陳渠因薊鎮軍隊中多空額，建議核實兵員減省糧餉。劉應節上疏説："建國初年設立大寧，蘇門還可以稱爲内地。大寧内遷以後，三衛不可依靠，一切防禦的計策，和宣、大相等，而定額的兵員不滿三萬。倉猝召調外地的兵，疲於奔命，又半是衰弱的。於是商議減少外地兵，招募本地的，然而流蕩没有正業的人，飢餓了聚集過來而飽食後却又遠走高飛。建議清理拘留着的逃亡軍士，而所拘留的都是老人小孩，又未必安心在軍隊裏。本鎮西起鎮邊，東到山海，按地勢布置部隊，非有三十萬兵不可。現在本地兵外地兵不過十三萬罷了。而且宣府地域方圓六百里，定額兵員十五萬；大同地域方圓一千多里，

兼二鎮，而兵力獨不足。援彼例此，何以能守？以今上計，發精兵二十餘萬，恢復大寧，控制外邊，俾畿輔肩背益厚，宣、遼聲援相通，國有重關，庭無近寇，此萬年之利也。如其不然，集兵三十萬，分屯列戍，使首尾相應，此百年之利也。又不然，則選主、客兵十七萬，訓練有成，不必仰藉鄰鎮，亦目前苟安之計。今皆不然，徵兵如弈棋，請餉如乞糴，操練如摶沙，教戰如談虎。邊長兵寡，掣襟肘見。今爲不得已之計，姑勾新軍補主兵舊額十一萬，與入衛客兵分番休息，庶軍不告勞，稍定邊計。”部議行所司清軍，而補兵之説卒不行。

定額兵員十三萬五千；現在薊、昌兼有二鎮的地域，而兵力却不足。援引前者做例子拿後者加以相比，怎麽能够防守？現今作爲上計，調撥精兵二十多萬，恢復大寧，控制遠處邊境，使京城地區肩背更加厚實，宣、遼互相聲援，國家有重兵駐守要地，内庭裏就不會有逼近的盜賊，這是萬年有利的計劃。如果不能這樣，調集兵士三十萬，分隊屯戍，使他們能够首尾相應，這是百年有利的計劃。又不能這樣，那麽挑選本地、外地兵十七萬，訓練得有成效，不必依賴鄰近各鎮，也是目前苟安的計策。現今却都不是這樣，調兵好像下棋，請求糧餉好像乞求糴糧，操練好像玩弄沙土，教他們作戰好像跟他們談起老虎。邊防綫長而兵士很少，捉襟見肘。現在采取不得已的辦法，姑且取新軍補充本地兵舊額十一萬，和進入衛所的外地兵輪番休息，使軍隊不致勞乏，是漸漸安靖邊境的辦法。”兵部議定對所轄的軍隊進行整頓，而補兵的意見最後却没有實行。

萬曆元年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進南京工部尚書，召爲戎政尚書，改刑部。錦衣馮邦寧者，太監保從子，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悦。會雲南參政羅汝芳奉表至京，應節出郭與談禪，給事中周良寅疏論之，遂偕汝芳劾罷。卒，贈太子少保。

萬曆元年升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像原來那樣總督軍事。升爲南京工部尚書，召爲兵部尚書，調刑部。錦衣馮邦寧，是太監馮保的侄子，路上相遇而不退避，劉應節斥責他下來，馮保不高興。遇上雲南參政羅汝芳獻奏章到京城，劉應節出城跟他談禪，給事中周良寅上疏論列他們，於是就和羅汝芳一起被彈劾罷職。死，贈銜太子少保。

初，王宗沐建議海運，應節與工部侍郎徐栻請開膠萊河，張居正力主之。用栻兼僉都御史以往，議鑿山引泉，計費百萬。議者爭駁之。召栻還，罷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書。

起初，王宗沐建議海運，劉應節和工部侍郎徐栻建議開鑿膠萊河，張居正竭力支持。任命徐栻兼僉都御史前去，商議鑿山引水，總計需費百萬。參與議論的人爭相反駁。於是召調徐栻回來，停止這項工程。徐栻，常熟人，積功升任南京工部尚書。

王遴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紹興推官。入爲兵部主事，歷員外郎。峭直矜節概，不妄交。同官楊繼盛劾嚴嵩及其孫效忠冒功事，下部覆。世蕃自爲稿，以屬武選郎中周冕。冕發之，反得罪。尚書

王遴，字繼津，霸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紹興推官。調入京城爲兵部主事，曾任員外郎。性格嚴直重視氣節，不亂交朋友。同僚楊繼盛彈劾嚴嵩和他的孫子嚴效忠冒功的事，下到部裏查核。嚴世蕃自己擬了稿，拿來囑托武選郎中周冕。周冕舉發了這件事，反而得罪。尚書聶

聶豹懼，趣所司以世蕃稿上。遴直前争，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繼盛論死，遴爲資粥饘，且以女字其子應箕。嵩父子大恚，摭他事下之詔獄。事白復官。及繼盛死，收葬之。遷山東僉事，再遷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爲巡撫所忌，劾去。官民相率訟冤，詔許起用。

豹害怕了，催促有關部門拿嚴世蕃擬的稿子呈上去。王遴直接上前跟他相争，聶豹發怒，竟按照嚴世蕃所説的去回覆。楊繼盛被判死刑，王遴爲他供應食物，而且將女兒許配給他的兒子楊應箕。嚴嵩父子很生氣，就拾取一些其他的事將他下到詔獄。事情查清了恢復原來官職。到楊繼盛死後，王遴爲他收尸埋葬。升任山東僉事，再升爲岢嵐兵備副使。有威名，被巡撫所妒忌，受到彈劾而罷職。官民接連地争辯這事冤枉，皇帝命令允許重新任用。

四十五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寇大入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殁。總督陳其學、陝西巡撫戴才坐免，遴貶俸一秩。隆慶改元，寇六入塞，皆失利去。而御史温如玉論遴不已，解官候勘。後御史楊鈐勘上其功，遂以故官巡撫宣府。總兵官馬芳驍勇，寇不敢深入。遴乃大興屯田，邊儲賴之。秩滿，進右副都御史。尋召拜兵部右侍郎。省親歸，起協理戎政。

四十五年升爲右僉都御史，任延綏巡撫。敵寇大規模入侵定邊、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死。總督陳其學、陝西巡撫戴才因此免職，王遴被降俸一級。隆慶元年，敵寇六次入侵邊塞，都失敗而去。而御史温如玉不斷地論列王遴，就被解除官職聽候審問。後來御史楊鈐核查并上報了他的功績，就以原來的官銜任宣府巡撫。總兵官馬芳勇敢，敵寇不敢深入。王遴於是大興屯田，邊防糧食儲備就靠這些。任職期限滿了，升任右副都御史。不久召封兵部右侍郎。省親回去，起用後協助掌管軍事。

神宗立，張居正秉政。遴其同年生，然雅不相能。會議閲邊，遴請行。命往陝西四鎮。峻絶饋遺。事竣，遽移疾歸。居正殁，始起南京工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守備中官丘得用濫役營軍，遴奏禁之，因奏行計安留都十二事。召拜户部尚書。先奉詔蠲除及織造議留共銀百七十六萬餘兩，命於太倉庫補進，遴言："陛下歷十餘年之儲積僅三百餘萬，今因一載蠲除，即收補於庫。計十餘年之積，不足償二年取補之資。矧金花額進歲當百萬，自六年以後增進二十萬，今合六年計之，不啻百萬矣。庫積非源泉，歲進不已，後將何繼?"因言京、通二倉糧積八百萬石，足供九年之需，請量改折百五十萬石，三年而止。詔許一年。

神宗即位，張居正執掌大權。王遴和他是同届進士，然而很不相合。逢上商討巡閲邊防，王遴請求去。就命令他去陝西四鎮。他嚴肅地拒絶贈送禮物。事情完成了，就立即托病回家。張居正死，纔起用爲南京工部尚書。不久調兵部，參與謀劃機密事務。守備中官丘得用濫派駐守軍士的差役，王遴上奏而禁止了，乘此上奏實行安定舊都的十二個辦法。召拜爲户部尚書。原先奉詔書免除以及織造議留的銀子共一百七十六萬多兩，命令由國庫補進，王遴進言："陛下經過十多年的儲積衹有三百多萬兩，現在因一年的免除，就向國庫收補。計算十多年的儲積，不够抵償二年取補所需要的。何况金花每年收入額當有一百萬，從六年以後增加收入二十萬，現在合六年計算，就不止百萬了。國庫的儲積并非水的源頭，每年不停地進獻，以後拿什麽來接繼?"於是進言京、通二倉糧食儲積八百萬石，足够供應九年的需要，建議根據情况折换一百五十萬石，

三年而停止。詔書許可一年。

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京東水田，遴力贊之，議遂决。故事，户部銀專供軍國，不給他用。帝大婚，暫取濟邊銀九萬兩爲織造費，至是復欲行之，遴執争。未幾詔取金四千兩爲慈寧宫用，遴又力持。皆不納。已，陳理財七事，請崇節儉、重農務、督逋負、懲貪墨、廣儲蓄、飭貢市。帝報曰："事關朕躬者已知之，餘飭所司議行。"時釋教大盛，遴請汰其壯者歸農，聚衆修齋者坐左道罪。禮部尚書沈鯉請如遴言。詔已許，后妃宦官多言不便，事中止。

當時尚寶丞徐貞明、御史徐待開拓京都東邊水田，王遴竭力贊同，意見於是決定。舊例，户部銀兩專供軍事和國家大事的需要，不供給其他用途。皇帝結婚，暫時取用救濟邊務的銀子九萬兩作爲織造費，到這時候又想這樣做，王遴堅持諫諍。不久詔命提取銀錢四千兩作爲慈寧宫費用，王遴又竭力堅持認爲不可。都没有被采納。過後，他陳述治理財政七方面的事，建議崇尚節儉、重視農事、督責逃税欠税、懲治貪污受賄、推廣儲蓄、整頓外邦進貢和貿易的事。皇帝批覆説："事情關係到朕自身的已經知道啦，其餘的命令有關部門商議後實行。"當時佛教很興盛，王遴建議將强壯的和尚清理回去務農，聚集許多人作法事的判以左道罪。禮部尚書沈鯉請求同意王遴的意見。詔命已經依許，后妃宦官大多進言不適宜，事情就中止了。

改兵部尚書。遼東總兵官李成梁賂遺遍輦轂，不敢至遴門。遴在户部頻執争，已爲中官所嫉。會帝閲壽宫，中官持御批索馬。遴以爲題本當鈐印，司禮傳奉由科發部，無徑下部者，援故事執奏。帝不悦。大學士申時行嘗以管事指揮羅秀屬遴補錦衣僉書，遴格不許。時行乃調旨責遴擅留御批，失敬上體。御史因交章劾遴，遴乞休去，張佳胤代之。給事中張養蒙言："羅秀本太監滕祥奴，賄入禁衛。往歲營僉書，尚書遴持正，爲所中傷去。未幾秀即躐用，物議沸騰。"於是黜秀，佳胤亦罷。

調任兵部尚書。遼東總兵官李成梁賄賂送禮遍及整個京城，但是不敢送到王遴的門上。王遴在户部屢次堅持諫諍，已經被宦官所嫉恨。逢上皇帝要觀閲壽宫，宦官拿了皇帝批示去要求馬匹。王遴認爲索要器物的題本應當由主管部門蓋印，司禮監傳達命令由科發到部，没有直接由宫内下到部的，援引舊例上奏。皇帝不高興。大學士申時行曾經將管事指揮羅秀囑托王遴補爲錦衣僉書，王遴阻止着不同意。申時行於是矯發皇帝旨令指責王遴擅自留住御批，對皇帝有失尊敬。御史因此一起上奏章彈劾王遴，王遴乞求退休回去，張佳胤代替了他。給事中張養蒙進言："羅秀本是太監滕祥的奴僕，由賄賂而進入禁衛。往年鑽營僉書，尚書王遴堅持正道，被他中傷而離去。没有多久羅秀就越級任用，人們議論沸騰。"於是貶黜羅秀，張佳胤也被罷職。

遴雖退，聲望愈重，以年高存問者再三。三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天啓中，追謚恭肅。

王遴雖然退休了，聲望却愈加高了，由於年齡大而受到皇帝多次派人前往問候。三十六年去世。贈銜太子太保。天啓年間，追謚恭肅。

畢鏘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曾任郎中，升爲浙江提學副

擢浙江提學副使，遷廣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再遷湖廣左布政使。召爲太僕卿，未至，改應天尹。海瑞撫江南，移檄京府，等於屬吏，鏻却不受。瑞察鏻政，更與善。進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理糧儲。

萬曆二年入爲刑部右侍郎。改户部，總督倉場。擢南京户部尚書，謝病去。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吏部，徵爲户部尚書。帝以風霾諭所司陳時政，鏻以九事上。中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人，内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濫。州縣丈田滋弊，雲南鼓鑄不酬工直，官已裁而復置，田欲墾而再停。請酌土俗人情，毋率意更改。至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燈費巨萬，尤不經。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他所奏，并多切要。近倖從中撓之，不盡行。鏻乃引年乞罷。予馳驛歸。

鏻遇事守正，有物望。年及八十，賜存問，加太子少保。後凡存問者再。其孫汝楩奉表入謝，詔以爲太學生。年九十三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舒化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衡州推官。改補鳳陽，擢户科給事中。

隆慶初，三遷刑科給事中。帝任宦官，旨多從中下。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敕行，則喜怒未必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虚設。"詔是其言。冬至郊天，聞帝咳聲，推論陰陽姤復之漸，請法天養微陽，詞

使，遷廣西右參政，進任按察使，再升爲湖廣左布政使。召爲太僕卿，未到任，調爲應天尹。海瑞巡撫江南，發檄文到京都，把畢鏻等同於屬下的官吏，畢鏻拒絶而不接受。海瑞瞭解了畢鏻的政績，轉而和他相好。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監督辦理糧食儲備。

萬曆二年召入爲刑部右侍郎。調户部，總督倉場。擢升爲南京户部尚書，托病回去。起用爲南京工部尚書，隨着調到吏部，徵召爲户部尚書。皇帝因大風天色陰暗而命令有關部門陳述時政，畢鏻將九方面的事上奏。其中説："錦衣旗校達到一萬七千四百多人，宫内各監局的工匠僕役的人數也與此相當。這種最是多餘白吃飯的，應當摒棄假冒浮濫。州縣丈量田地産生弊病，雲南冶鑄錢幣不給工錢，官員已經裁撤的而又設置，田地想要開墾而再次停頓。請考慮各地風俗人情，不要任意更改。至於袍服錦綺織品，每年都有積餘，何必又多又急地去織造。天燈費用萬萬，尤其不合典制。没有限制的供給不可不裁減，不是正常的技巧不可不改革。"他所上奏的，大多切中要害。皇帝左右的寵信之人却從中阻撓，不能够都實行。畢鏻於是托詞年老乞求退休。准予用驛站的車馬回去。

畢鏻遇上事情堅持正道，有聲望。年齡到了八十，賞賜派人慰問，加銜太子少保。後來總共派人去慰問兩次。他的孫子畢汝楩恭敬地帶上奏章到京城去謝恩，皇帝下詔讓他做太學生。畢鏻九十三歲死去。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恭介。

舒化，字汝德，臨川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任衡州推官。調任鳳陽推官，擢升爲户科給事中。

隆慶初年，積功升任刑科給事中。皇帝信任宦官，命令多從宫内下達。舒化進言："法是天下的公理，大小罪犯應當全部交給司法機關。不得當，臣等就論列彈劾。如果竟由皇帝下命令施行，那麽根據喜怒來處理就未必妥當，而司法機關和臣等都是虚設了。"詔書贊同他的意見。冬至祭天地，聽到皇帝咳嗽聲，推論陰陽逐漸往復

甚切直。有詔言災眚洊至，由部院政事不修，令廠衛密察。化偕同列言："廠衛徼巡輦下，惟詰奸宄、禁盜賊耳。駕馭百官，乃天子權，而糾察非法，則責在臺諫，豈廠衛所得干。今命之刺訪，將必開羅織之門，逞機阱之術，禍貽善類，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爲治。且廠衛非能自廉察，必屬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屬耶?"御史劉思賢等亦極陳其害。帝并不從。已而事竟寢。校尉負尸出北安門，兵馬指揮孫承芳見之，疑有奸，繫獄鞫訊，詞連内官李陽春。陽春懼，訴於帝。言尉所負非死者，出外乃死，承芳妄生事，刑校尉。帝信之，杖承芳六十，斥爲民。化請以陽春所奏下法司勘問，不納。

遇合，請求依據自然法則培養陽氣，言詞很是懇切率直。皇帝有詔書説災害和過失多次發生，是由於各部院的政治措施不整治，命令東廠、西廠和錦衣衛嚴密地偵察。舒化跟同僚一起進言："廠衛在京城巡察，衹是查問壞人、禁止盜賊罷了。指使百官，是天子的權力，而糾察非法，責任却在於臺諫，豈可讓廠衛來干預。現在命令他們偵訪，必定會打開陷害無罪之人的大門，任意玩弄機詐坑害人的手段，禍患留給好人，使得人人脚不敢前而氣不敢透，如何能治理得好。而且廠衛并非能够自己去偵察，必定交給番校。陛下不信任大臣，反而信任他們這些人?"御史劉思賢等也極力陳述這樣做的害處。皇帝都不依從。過後事情却也中止了。校尉背着死尸從北安門出來，兵馬指揮孫承芳看到了，猜測有奸僞，就將他拘禁在牢獄中審問，供詞牽連到内官李陽春。李陽春害怕了，向皇帝申訴。他説校尉所背的并不是死人，背到外面纔死了，孫承芳胡鬧挑起事端，用刑懲罰了校尉。皇帝相信他，杖責孫承芳六十下，斥逐爲平民。舒化建議將李陽春所奏的下交到司法部門查核，皇帝不采納。

四年熱審，請釋累臣鄭履淳、李芳，及朝審，又請釋李已，皆得宥。時高拱當國，路楷、楊順以構殺沈鍊論死。拱欲爲楷地，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意，即欲勿罪，宜何辭?"忤拱，出爲陝西參政。再疏致仕歸。

四年暑天熱審期間，建議釋放被拘囚的臣子鄭履淳、李芳，到了朝審時，又建議釋放李已，都得到寬赦。當時高拱掌握大權，路楷、楊順因陷害殺死沈鍊而判死罪。高拱想替路楷留餘地，就説楊順是主犯，楊順死罪，路楷可以不治罪。舒化拿監獄裏的案卷給高拱看，説："監獄裏本來没有沈鍊的名字。有這個人的名字，是從路楷口中開始的。路楷確實是主犯。"高拱又提議寬恕方士王金等人的罪，舒化説："這是遺詔上的意思，如果想不加他罪，又應當用什麽言辭?"觸犯了高拱，被外放爲陝西參政。他兩次上奏章請求退休回去。

萬曆初，累擢太僕少卿。復以疾歸。由南京大理卿召拜刑部左侍郎。雲南緬賊平，帝御午門樓受俘。化讀奏詞，音吐洪亮，進止有儀，帝目屬之。會刑部缺尚書，手詔用化。化言："陛下仁心出天性。知府錢若賡、

萬曆初年，積功升官爲太僕少卿。又因病回家。由南京大理卿召拜爲刑部左侍郎。雲南緬賊平定，皇帝到午門樓舉行受俘典禮。舒化朗讀奏詞，聲音洪亮，舉止有風度，皇帝眼睛注視他。正巧刑部缺少尚書，就親手寫了詔命擢用舒化。舒化進言："陛下仁愛的心地出自天性。知

知州方復乾以殘酷死戍。請飭大小臣僚各遵律例毋淫刑。《大明律》一書，高皇帝揭之兩廡，手加更定。今未經詳斷者或命從重擬議，已經定議者又詔加等處斬，是謂律不足用也。去冬雨雪不時，災異頻見，咎當在此。"帝優詔答之。會續修《會典》，因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與刑名相關者三百八十二條，奏之。詔頒示中外。

府錢若賡、知州方復乾由於殘酷的刑罰死在流放的地方。建議命令大小衆臣各自遵照律例不要濫施刑罰。《大明律》一書，高皇帝公布在兩廊，親自加以改定。現在没有經過審問裁决的，有的命令從重擬定，已經决議的又詔命加等處斬，這是認爲律例不值得應用了。去年冬天下雨下雪不依季節，災禍不正常的事多次出現，罪過當在這裏。"皇帝贊許地下詔書答覆。逢上繼續編撰《會典》，於是編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事例跟法律相關的三百八十二條，上奏皇帝。詔書命令公布到朝廷内外。

十四年應詔陳言。請信詔令，清獄訟，速訊讞，嚴檢驗，禁冤濫，而以格天安民歸本聖心。帝嘉納焉。帝慮群下欺罔，間有訐發，輒遣官逮捕，牽引證佐，文案累積。化言："主術貴執要，不當侵有司；徒使人歸過於上，而下反得緣以飾非。"潞王府小校以事爲兵馬司吏目所笞，帝怒，逮吏目下詔獄，掠死，又罪其捕卒七人。化争之。詔罪爲首一人，餘并獲宥。

十四年應詔命陳述意見。建議信守皇帝命令，清理監獄案件，迅速審問定罪，嚴格檢查驗證，禁止冤枉濫刑，而以感通上天安定百姓歸本於皇帝的心性。皇帝贊許地采納了這些意見。皇帝懷疑下面的人欺騙誣罔，間或有人攻擊舉發，就派官吏去逮捕，連及證據，文件案卷堆積。舒化進言："皇帝的治理方法重要的在於掌握關鍵，不應當干預有關的辦事部門；干預辦事部門衹會使人將過失歸到上面，而下面反可以藉以掩飾錯誤。"潞王府小校因事被兵馬司的吏目所鞭打，皇帝發怒，逮捕吏目下到詔獄，拷打而死，又責罪捕卒七人。舒化諫諍這件事。皇帝命令責罪爲首的一個人，其餘的都得到寬赦。

明年，京察拾遺，南京科道論及化。遂三疏乞歸，帝不許。會當慮囚，復起視事。中貴傳帝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争不可。詔卒從其議。尋稱病篤，乃聽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僖。

第二年，考核京官欠缺，南京科道論列到舒化。於是就多次上疏乞求退休回家，皇帝不准許。正逢應當甄别審察囚犯，又起來管事。宦官傳達皇帝的意思寬赦死罪犯三十多人，舒化諫諍不可以。詔書最後同意了他的意見。不久托詞病重，於是聽任他回家。死，贈銜太子少保，謚號莊僖。

李世達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改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中，與陸光祖并爲尚書所倚。隆慶初，丁曾祖憂。起右通政，歷南京太僕卿。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任户部主事。調吏部，歷任考功、文選郎中，和陸光祖都被尚書所倚重。隆慶初年，辭官爲曾祖父守制。起用爲右通政，曾任南京太僕卿。

萬曆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

萬曆二年由右僉都御史任山東巡撫。不久升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的事。尚未上任，調爲

上，改撫浙江。旋移疾歸，起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黄河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城；寶應氾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俱報可。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召改户部，復改吏部，進左侍郎。擢南京吏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

俄召爲刑部尚書。中官張德毆人死，世達請置於理，刑科唐堯欽亦言之，德遂屬吏。大興知縣王階坐撻樂舞生下吏，帝密遣兩校尉偵之，讞日爲巡風主事孫承榮所拒。校尉還奏，帝怒詰世達。世達言偵伺非大體。承榮竟奪俸。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言官交劾，帝曲貸之。世達執奏，帝乃屏鯨於外。駙馬都尉侯拱宸僕斃平民抵法，世達請并坐拱宸。乃革其任，命國學肄禮。罪人焦文粲法不當死，帝怒入之。會朝審，命户部尚書宋纁主筆。世達言於纁，薄文粲罪。忤旨，詰問，復據法以對。帝卒不從。時帝燕居多暴怒，近侍屢以非罪死，世達因災異上書以諷。浙江饑，或請令罪人出粟除罪。世達言："法不可廢，寧赦毋贖。赦則恩出於上，法猶存。贖則力出於下，人滋玩。"識者韙之。

浙江巡撫。接着上書稱病回家，起用爲督漕運兼鳳陽巡撫。黄河向南邊遷移，淮安報告危急，李世達建議修築石堤捍衛城市；寶應氾光湖風浪險惡，每年都有因急流而溺水的，建議開鑿支流以減弱水勢。都批覆同意。升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召調到户部，又調任吏部，升爲左侍郎。擢升爲南京吏部尚書，隨着改調兵部，參贊機密事務。

不久召爲刑部尚書。宦官張德毆人致死，李世達建議交給刑獄官去治罪，刑科唐堯欽也進言這件事，於是張德就被交給官吏去審理。大興知縣王階由於鞭打樂舞生被下到官吏處刑審，皇帝暗地派遣兩個校尉去偵察，審判那天被巡風主事孫承榮所拒絶。校尉回去報告，皇帝發怒地責問李世達。李世達説暗中偵伺有失大體。孫承榮最後被削奪俸禄。東廠太監張鯨有罪，諫官接連彈劾，皇帝曲法寬免了他。李世達堅持上奏，皇帝於是將張鯨摒棄到外地。駙馬都尉侯拱宸的僕人打死平民犯法，李世達建議同時治侯拱宸的罪。於是革去他的職務，命令進入國子監學習禮儀。犯人焦文粲按照法律不應當處死，皇帝發怒而將他納入死刑之列。適逢朝審，命令户部尚書宋纁主持判案。李世達向宋纁説明，減輕焦文粲的罪。違逆了皇帝的命令，被責問，又根據法律來對答。皇帝最後還是不依從。當時皇帝閑居時常常突然發怒，左右侍奉的人多次由於并非應得之罪而被處死了，李世達於是就藉災害異常的情形上書諷諫。浙江災荒，有人建議讓犯人獻出糧食來減除罪行。李世達進言："法制不可廢除，寧可赦罪而不可贖罪。赦罪是出於上面的恩賜，法紀仍舊存在。贖罪是出於下面的力量，人們更加輕視法令。"有見識的人贊同他的看法。

改左都御史。兵馬指揮何价虐死三人，御史劉思瑜庇之。世達劾奏，帝鐫思瑜秩。復劾罷御史韓介等數人。帝深惡言官，下詔申飭，責以挾私報復。世達言："效忠持正者，語雖過激，心實無他。即或心未可知，而言不可廢，并宜容納。惟緘默依阿，然後加黜罰。則讜言日進，邪説

調任左都御史。兵馬指揮何价虐待死三個人，御史劉思瑜包庇他。李世達上奏彈劾，皇帝降了劉思瑜的官級。又彈劾罷黜御史韓介等幾個人。皇帝很恨諫官，下命令斥責他們懷着私仇進行報復。李世達進言："竭盡忠心主持正道的，言語雖然過激，心裏實在没有别的打算。即使有的心裏什麽樣未能知道，然而意見不可廢棄，應當同時容納。衹有閉口不作聲附和着不表態的，

漸消。”報聞。

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孫鑨同主京察，斥政府私人殆盡。考功郎中趙南星被劾貶官，世達力争之，反除南星等名，遂求去，不許。其秋，吏部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世達白其無罪。郎中楊應宿、鄭材疏詆世達，遂連章乞休去。歸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肅。

然後要加以處罰。那麽正直的意見會每天奉呈，不正當的説法會逐漸消除。”批覆已經知道了。

二十一年和吏部尚書孫鑨一起主持考核京官，將内閣私人安插的幾乎全部革除掉。考功郎中趙南星被彈劾而貶官，李世達盡力爲他申辯，趙南星等人反而被除名，於是請求離去，皇帝不依許。這年秋天，吏部侍郎趙用賢由於斷絶婚姻的事被攻擊，李世達陳述他没有罪。郎中楊應宿、鄭材上疏譴責李世達，於是就接連上奏章請求退休而去。回家七年後死去。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敏肅。

曾同亨　曾乾亨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存仁，雲南布政使。同亨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禮部，遷吏部文選主事。故事，丞簿以下官，聽胥吏銓注，同亨悉躬親之。與陸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爲文選郎中，薦用遺佚幾盡。進太常少卿，請急去。

萬曆初，起大理少卿。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御史劉臺得罪張居正。同亨，臺姊夫也，給事中陳三謨欲并逐之，奏同亨羸不任職。詔調南京，遂移疾歸。九年，京察拾遺，給事中秦燿、御史錢岱等復希居正指，列同亨名。勒休致。

居正卒，起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遷工部右侍郎。督治壽宫，節浮費三十餘萬。由左侍郎進尚書。軍器自外輸，率不中程，奏請半收其直，又請減織造之半。皆報可。汝安王妃乞橋税，同亨拒之。帝竟如妃請。内府工匠，隆慶初數至萬五千八百人，尋汰二千五百人，而中官濫增不已。同亨疏請清厘。已得旨，中官復奏寢之。給事中楊其休疏争，弗納。同亨弟乾亨請裁冗員以裕經費，

曾同亨，字于野，吉水人。父親曾存仁，任雲南布政使。曾同亨考中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任刑部主事。調禮部，升任吏部文選主事。舊例，丞簿以下的官員，聽任掌管案牘的小官吏銓選登記，曾同亨都親自動手做這些事。他跟陸光祖、李世達齊名。隆慶初年，任文選郎中，隱士遺才幾乎全部受到薦用。升任太常少卿，請假離職而去。

萬曆初年，起用爲大理少卿。歷任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任貴州巡撫。御史劉臺得罪了張居正。曾同亨，是劉臺的姐夫，給事中陳三謨想一起斥逐他，就上奏曾同亨衰弱不能任職。皇帝命令調往南京，於是就托病回家。九年，考核京官糾彈過失，給事中秦燿、御史錢岱等人又迎合張居正的心意，將曾同亨列上名單。於是被强令退休。

張居正死，起用爲南京太常卿。召爲大理卿，升任工部右侍郎。監督建築皇帝陵墓，節省不必要的開支三十多萬。由左侍郎升爲尚書。兵器從外輸入，大都不符合規格，上奏建議收取它的一半價錢；又建議織造減少一半。都批覆同意。汝安王妃乞求橋税，曾同亨拒絶了。皇帝却同意了妃子的請求。宫内的工匠，隆慶初年數額達到一萬五千八百人，不久裁去二千五百人，而宦官不斷地濫增。曾同亨上疏建議清理。已經得到皇帝同意，宦官又上奏而中止了。給事中楊其休上疏諫諍，不被采納。曾同亨的弟弟曾乾亨建

京衛諸武臣謂減己月俸也，大嘩，伺同亨出朝圍而噪之。同亨再乞休，不得請。九門工成，加太子少保。力乞去，詔乘傳歸。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拜。久之，再起故官，累辭乃就職。稅使所在虐民，同亨極諫。

議裁減冗員使經費充足，衛戍京都的武官認爲要削減自己的月俸，大鬧起來，偵察曾同亨上朝出來圍住他大喊大叫。曾同亨再次乞求退休，得不到批准。九門的工程完成，加銜太子少保。堅持乞求去職，皇帝命令乘驛站交通工具回去。起用爲南京吏部尚書，推辭不接受。很久以後，再起用爲原來的官職，多次推辭後纔去就職。稅使到處爲害百姓，曾同亨盡力諫諍。

三十三年大計京官，與考功郎徐必達持正不撓。是年，北察失執政意，中旨留給事中錢夢皋等；南察及同亨自陳疏，亦久不下。同亨適給由入都，遂引疾。詔加太子太保致仕。

三十三年考核京官，他和考功郎徐必達主持正道而不屈服。這一年，北都考核不如掌權者的意，宮中發出皇帝命令留下給事中錢夢皋等；南都考核以及曾同亨自己陳述的奏章，也長久不批下來。曾同亨正巧把升職官員履歷送入京都，就托病辭去官職。皇帝命令加銜太子太保退休。

同亨初入吏部，嚴嵩其鄉人，尚書吴鵬則父同年也，同亨無私謁。嘗止宿署舍，彌月不歸。雅與羅汝芳、耿定向善。尚書楊博痛詆僞儒，同亨曰："此中多暗修，非可概斥。即使陽假名義，視呈身進取、恬不知耻者，孰愈哉?"卒年七十有五。贈少保，謚恭端。

曾同亨開始進入吏部時，嚴嵩是他同鄉人，尚書吴鵬是他父親的同年，曾同亨没有私下去進謁過。曾經住宿官衙宿舍，整個月不回家。他跟羅汝芳、耿定向很要好。尚書楊博痛駡僞裝的儒者，曾同亨説："這當中有很多暗自修行砥礪的，不可一概斥責。即使表面上假藉名義，比較自薦求官、恬不知耻的，誰更加嚴重呢?"死時七十五歲。贈銜少保，謚號恭端。

弟乾亨，字于健。從羅洪先學。登萬曆五年進士，除合肥知縣，調休寧。擢御史。給事中馮景劾李成梁被謫，乾亨以尚書張學顏右成梁也，并劾之。帝怒，黜爲海州判官。稍遷大名推官，歷光禄少卿。

弟曾乾亨，字于健。跟隨羅洪先學習。考中萬曆五年進士，任合肥知縣，調休寧。升任御史。給事中馮景彈劾李成梁被貶謫，曾乾亨由於尚書張學顏庇護李成梁，就一起彈劾。皇帝發怒，貶黜爲海州判官。漸升爲大名推官，歷任光禄少卿。

十八年冬，敕兼監察御史，閱視大同邊務。劾罷總兵官以下十餘人。大同土兵歲餉萬二千石，兵自徵之，民不勝擾。乾亨議留兵二百，餘盡汰之。屢奏邊備事宜，輒中機要。諸武弁之詬同亨也，大學士王家屏遣諭之曰："天下有叛軍，寧有叛臣？若曹於禁地辱大臣，罪且死。"諸人乃散去。尚書石星言貴臣被辱，大傷國體，給事中鍾羽正亦言之。不報。家屏密揭力争，乃奪掌後府定國公徐文

十八年冬天，皇帝命令兼任監察御史，視察大同邊防。彈劾罷去總兵官以下十多個人。大同士兵每年糧餉一萬二千石，由士兵自己徵收，老百姓忍受不了他們的干擾。曾乾亨建議留下士兵二百，其餘的全部淘汰。多次上奏邊境防備的事，常常説中要害。武官們辱駡曾同亨，大學士王家屏派人告訴他們説："天下有叛亂的軍人，哪裏有叛亂的臣子？你們這批人在宫禁之地辱駡大臣，將要處死罪。"這些人纔散去。尚書石星進言貴臣被辱駡，很損害國家體統，給事中鍾羽正也進言這件事。皇帝不批示。王家屏用密揭盡

璧禄半歲，而治首事者以法。

力諫諍，纔削減掌後府定國公徐文璧半年的俸禄，按法治理爲首鬧事者的罪。

乾亨尋進大理丞，遷少卿。考功郎趙南星以考察事被斥，乾亨論救，侵執政，復移書辨之。廷推巡撫者三，俱不用。遂引疾歸，未幾卒。乾亨言行不苟，與其兄并以名德稱。

曾乾亨不久升爲大理丞，升任少卿。考功郎趙南星因考察的事被撤職，曾乾亨上書解救，觸犯掌權者，又上書申辯。朝廷裏多次推舉他爲巡撫，都没有被任用。於是就托病辭職回家，不久死去。曾乾亨言行不馬虎，和他的兄長都以名望道德受到人們的稱贊。

辛自修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海寧知縣。

辛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任海寧知縣。

擢吏科給事中。奏言："吏部銓注，遴才要矣，量地尤急。邇京府屬吏以大計去者十之五，豈畿輦下獨多不肖哉？地艱而事猥也。請量地劇易以除官，量事繁簡以注考。"吏部善其言，請令撫按舉劾如自修議。巡視京營，劾典營務鎮遠侯顧寰、協理僉都御史李燧，請戒寰罷燧。從之。歷遷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不法，自修極論其奸。詔革任禁錮。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言事斥，自修疏救。未幾，論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以可成由黄冠，文英由工匠，可學、隆禧俱以方藥進也。擢太僕少卿，引疾歸。

升任吏科給事中。上奏説："吏部選録官員，遴選人才很重要，衡量任職地區尤爲急迫。近來京都機關所屬官吏因考核而去職的有十分之五，難道京都一帶獨多不稱職的官吏嗎？是由於地區困難而事情瑣碎呀。建議根據地區的困難容易來任官，衡量事情的繁雜簡單來考核。"吏部贊許他的意見，建議命令巡撫巡按像辛自修所説的舉薦和彈劾。他巡視京都兵營，彈劾典營務鎮遠侯顧寰、協理僉都御史李燧，建議警告顧寰罷除李燧。依從了他。歷升禮科都給事中。誠意伯劉世延違反法律，辛自修徹底揭露他的惡行。皇帝命令革去官職關入牢獄。隆慶元年，給事中胡應嘉提建議被斥責，辛自修上疏營救。不久，論列削除贈賜給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的謚號；因爲徐可成由道士，郭文英由工匠，顧可學、朱隆禧都是由進方藥而得到謚號的。他升任太僕少卿，托病辭職回家。

萬曆六年起應天府丞，再遷光禄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奏減均徭里甲銀六萬兩，增築雄、任丘二縣堤，以禦滹沱水患。每歲防秋，巡撫移駐易州，徵所部供費，防秋已罷，徵如故，自修奏已之。入歷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者，巡視下江，用饋遺爲名，盡括所部贖鍰，自修劾奏之。帝方欲懲貪吏，乃命逮治汝梁，而召自修爲左都御史。

萬曆六年起用爲應天府丞，再升爲光禄卿。由右僉都御史任保定六府巡撫。上奏減去均徭和里甲的銀六萬兩，增固建築雄、任丘二縣堤防，以防禦滹沱河的水災。每年防禦秋汛，巡撫駐地移到易州，徵收所屬機關供給費用，防禦秋汛已經結束，却仍像原來那樣徵收，辛自修上奏停止了它。調入朝廷歷任大理卿，兵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御史沈汝梁，巡視下江，藉用饋贈做名義，全部搜刮了所屬機關的罰款，辛自修上奏彈劾他。皇帝正想懲治貪官污吏，就命令逮捕沈汝梁治罪，而召辛自修任左都御史。

十五年大計京官，政府欲庇私人，去異己。吏部尚書楊巍承意指惟謹，自修患之，先期上奏，請勿以愛憎爲喜怒，排抑孤立之人。帝善其言，而政府不悦。有貪競者十餘輩，皆政府所厚，自修欲去之。給事中陳與郊自度不免，遂言憲臣將以一眚棄人，一舉空國。於是自修所欲斥者悉獲免。已而御史張鳴岡等拾遺，首工部尚書何起鳴。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厚，而雅不善自修，遂訐自修挾仇主使。與郊及給事中吴之佳助之。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不平，劾起鳴飾非詭辨。帝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得疏益不悦，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今起鳴去，爾等舉堪此任者。"維崧等具疏引罪，無他舉。帝怒，悉出之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争，語侵嬖倖。帝下之詔獄，酷刑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自修不自安，亟引疾歸。

十五年考核京官，内閣想包庇私人，除去異己。吏部尚書楊巍衹是恭敬地奉承意旨，辛自修擔心這事，預先上奏，建議不要以個人愛憎作爲喜怒依據，去排斥壓抑孤立的人。皇帝贊許他的意見，而内閣不高興了。有貪財争利的十多個人，都是内閣所看重的，辛自修想去掉他們。給事中陳與郊自料不能避免，就上奏説執法官打算因一點小毛病而捨棄人，一旦行動起來就使整個國家都空虚了。於是辛自修打算斥除的人都得到了幸免。不久御史張鳴岡等繼續糾劾官員欠缺，爲首的是工部尚書何起鳴。何起鳴過去因監督工程而和宦官張誠要好，而跟辛自修很不友善，於是就攻訐辛自修報私怨主謀這些事。陳與郊和給事中吴之佳推助着。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左之宜抱不平，彈劾何起鳴掩飾過失進行詭辯。皇帝先聽了張誠的話，很是疑心辛自修。得到了奏疏就更加不高興，説："朝廷每次任用一個人，諫官就紛紛排斥攻擊。現在何起鳴去了，你等舉薦可以擔任這個職務的人來。"高維崧等人上奏章認罪，没有舉薦其他的人。皇帝發怒，全部將他們外放。給事中張養蒙進行救援，也被削去俸禄。刑部主事王德新又上疏諫諍，言語觸犯皇帝寵愛的人。皇帝就將他關入詔獄，酷刑追究主使的人。他没有承認什麽，就將他削職。辛自修自己感到不安全，急迫地托病辭官回家。

自修之進也，非執政意，故不爲所容。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復以工部尚書召。未上，卒。贈太子太保，謚肅敏。

辛自修升官，不是掌權者的意思，所以不被他們所容受。很久以後，起用爲南京刑部尚書。又召他爲工部尚書。未上任，死去。贈銜太子太保，謚號肅敏。

德新，安福人，後起官至光禄丞。

王德新，安福人，後來起用爲官，官做到光禄丞。

温純

温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徵爲户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既禫除，猶不與大臣接。純請遵祖制延訪群工，親决章奏，報聞。

温純，字景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壽光知縣召任户科給事中。隆慶三年，穆宗守孝已過了二十七個月，仍舊不和大臣接觸。温純建議遵照祖宗遺留下來的制度延訪百官，親自斷决章奏，批覆已經知道了。

屢遷兵科都給事中。倭陷廣東廣海衛，大殺掠而去。總兵劉燾以戰却

積功升任兵科都給事中。倭攻陷廣東廣海衛，大規模屠殺掠奪而去。總兵劉燾用擊退上

聞，純劾熹欺罔。時方召熹督京營，遂置不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詔許其子襲爵。純言事未竟，不當遽襲。中官陳洪請封其父母，純執不可。言官李已、石星獲譴，疏救之。初，趙貞吉更營制，三營各統一大將。以恭順侯吳繼爵典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典神樞、神機。繼爵耻與同列，固辭。帝爲罷二人，盡易以勛臣。純請廣求將才，毋拘世爵，不納。已，復命文臣三人分督之，時號“六提督”。純以政令多門，極陳不便，遂復舊制。俺答請貢市，高拱定議許之。純以爲弛邊備，非中國利。出爲湖廣參政，引疾歸。

報，温純彈劾劉熹欺君罔上。當時正召調劉熹督察京城軍隊，於是就擱置起來不追問。黔國公沐朝弼有罪，皇帝命令允許他的兒子繼承爵位。温純進言事情尚未了結，不應當倉促承繼爵位。宦官陳洪請求封他的父母，温純堅持不同意。言官李已、石星受到譴責，温純上疏解救他們。當初，趙貞吉更改兵營制度，三營各由一大將統率。由恭順侯吳繼爵主管五軍，而都督袁正、焦澤主管神樞、神機二營。吳繼爵認爲跟他們并列可耻，堅決推辭。皇帝因此罷去二人，全部改由有功勛的臣子擔任。温純建議廣泛地徵求將才，不要拘泥於世襲的爵位，不被采納。不久，皇帝又命令文臣三人分别督率，當時號稱“六提督”。温純認爲這使政令出於多門，竭力陳説不適宜，於是恢復了舊的制度。俺答請求設立貢市，高拱裁定意見依許了。温純認爲這使邊防鬆弛，不是對中原有利。他被外放爲湖廣參政，就托病回家。

萬曆初，用薦起河南參議。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入爲户部左侍郎，進右副都御史，督倉場。母憂去。起南京吏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父老，乞養歸。終喪，召爲左都御史。

萬曆初年，由於舉薦起用爲河南參議。十二年，由大理卿調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任浙江巡撫。召入爲户部左侍郎，升爲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母死去職。起用爲南京吏部尚書。召封爲工部尚書。父親年老，乞求回去奉養。直到父死守喪期滿，召調爲左都御史。

礦税使四出，有司逮繫纍纍，純極論其害，請盡釋之，不報。已，諸閹益横，所至剽奪，污人婦女。四方無賴奸人蜂起言利：有請開雲南塞外寶井者；或又言海外吕宋國有機易山，素産金銀，歲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或言淮、揚饒鹽利，用其策，歲可得銀五十萬。帝并欣然納之，遠近駭震。純言：“緬人方伺隙，寶井一開，兵端必起。余元俊一鹽犯，數千贓不能輸，而欲得五十萬金，將安取之？機易山在海外，必無遍地金銀，任人往取；不過假借詔旨，闌出禁物與番人市易，利歸群小，害貽國家。乞盡捕諸奸人，付臣等行法，而亟撤

礦税使派往各地，官吏逮捕了許多人，温純極力論列這事的害處，建議全部釋放，不批覆。後來，宦官們更加强横，所到之處就劫奪，奸污婦女。各地品行不良的壞人紛紛起來進言謀利之法：有建議開鑿雲南塞外寶井的；有的又進言海外吕宋國有座機易山，一向出産金銀，每年可得金十萬銀三十萬；有的進言淮、揚的鹽可得許多利益，用他們的計策，每年可得銀五十萬。皇帝都高興地采納了，遠近的人都驚駭而震動。温純進言：“緬國的人正在窺伺機會，寶井一開鑿，戰事必定發生。余元俊是一個鹽犯，幾千贓款拿不出，而想得五十萬銀，從什麽地方去取？機易山在海外，必定没有遍地金銀，聽任别人去取；不過是假藉皇帝命令，胡亂拿出禁止的物品跟番人經商貿易，好處歸這些小人，害處却給了國

稅監之害民者。”亦不報。

當是時，中外爭請罷礦稅，帝悉置不省。純等憂懼不知所出，乃倡諸大臣伏闕泣請。帝震怒，問誰倡者，對曰：“都御史臣純。”帝爲霽威，遣人慰諭曰：“疏且下。”乃退。已而卒不行。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并以礦稅激民變，純又抗言：“稅使竊弄陛下威福以十計，參隨憑藉稅使聲勢以百計，地方奸民竄身爲參隨爪牙以萬計。宇内生靈困於水旱，困於采辦、營運、轉輸，既嚣然喪其樂生之心，安能復勝此千萬虎狼耶！願即日罷礦稅，逮鳳等置於理。”亦不報。

先是，御史顧龍楨巡按廣東，與布政使王泮語不合，起毆之，泮即棄官去。純劾罷龍楨。御史于永清按陝西貪，懼純舉奏，倡同列救龍楨，顯與純異，以脅制純，又與都給事中姚文蔚比而傾純。純不勝憤，上疏盡發永清交構狀，并及文蔚，語頗侵首輔沈一貫。一貫等疏辨。帝爲下永清、文蔚二疏，而純劾疏留不下。純益憤，三疏論之，因力丐罷，乃謫永清。純遂與一貫忤。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皆一貫私人，先後劾純。御史湯兆京不平，疏斥其妄。純求去，章二十上，杜門者九閱月。帝雅重純，諭留之。純不得已，强起視事。及妖書事起，力爲沈鯉、郭正域辨誣。楚宗人戕殺撫臣，純復言無反狀。一貫怨益深。

三十二年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一貫所欲庇者兆斗

家。乞求全部逮捕這些壞人，交給臣等依法處置，而儘快撤銷危害百姓的稅監。”也不批覆。

當這個時候，朝廷内外爭着請求罷除礦稅，皇帝全部擱置着不省察。温純等擔憂害怕不知怎樣纔好，就爲首提出各大臣跪伏宫闕前涕泣請求。皇帝大怒，追究是誰發起的，回答説：“都御史臣温純。”皇帝爲他改顔息怒，派人安慰説：“奏疏將批示下來。”於是回去。事情過後結果不實行。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都因礦稅激發民變，温純又直言：“稅使私下玩弄陛下刑賞權力的以十人計算，跟隨着憑靠稅使聲勢的以百人計算，地方上壞人竄身做跟隨者爪牙的以萬人計算。天下百姓被水旱災所窮困，被采辦、營運、轉輸所窮困，已經發愁到喪失生活下去的願望，哪能又忍受得了這千萬隻虎狼呢！希望即日罷除礦稅，逮捕李鳳等按法處置。”也不批覆。

在這以前，御史顧龍楨任廣東巡按，跟布政使王泮言語不合，起身毆打他，王泮就棄官而去。温純彈劾罷去顧龍楨。御史于永清任陝西按察使時貪污，畏懼温純檢舉上奏，就發起同僚解救顧龍楨，顯得跟温純不一致，以此來脅制温純；又跟都給事中姚文蔚勾結來傾軋温純。温純非常憤慨，上疏徹底揭發了于永清相互勾結的狀况，并且涉及姚文蔚，言語稍微侵犯到首輔沈一貫。沈一貫等上疏辯白。皇帝爲此批下于永清、姚文蔚二人奏疏，而温純彈劾的奏疏留住不批下。温純更加憤慨，三次上疏論列，同時堅持乞求罷免，於是貶謫了于永清。温純就跟沈一貫相忤逆了。給事中陳治則、鍾兆斗都是沈一貫的親戚故舊，先後彈劾温純。御史湯兆京抱不平，上疏斥責他們荒誕而無事實。温純請求去職，奏章上了二十次，不出門上班已經九個月。皇帝很器重温純，下命令挽留他。温純不得已，勉强上班處理事務。到了妖書的事發生，盡力替沈鯉、郭正域申辯冤枉。楚的族人殺害巡撫大臣，温純又上言没有反叛的情狀。沈一貫怨恨他就更加深了。

三十二年考核京都朝官。温純和吏部侍郎楊時喬主持這件事，沈一貫想庇護的鍾兆斗以及錢

及錢夢皋等皆在謫中。疏入，久之忽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而察疏仍不下。純求去益力。夢皋、兆斗既得留，則連章訐純楚事。言純曲庇叛人，且誣以納賄。廷臣大駭，争劾夢皋等。夢皋等亦再疏劾純求勝。俱留中。已，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極論二人陰有所恃，朋比作奸，當亟斥之，而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竟批夢皋等前疏，予純致仕，夢皋、兆斗亦罷歸。

夢皋等都列入貶謫名單中。奏章呈進去，很久以後忽然降下皇帝命令嚴詞督責，全部留住被察核的科道官員，而察核的奏章却仍舊不批下來。温純更加堅持要求離去。錢夢皋、鍾兆斗已經得以留住，就接連上疏攻擊温純處理楚的事件。説温純袒護了反叛的人，而且誣賴他受了賄賂。朝廷臣子十分驚駭，争着彈劾錢夢皋等人。錢夢皋等人也再次上疏彈劾温純求取勝利。這些奏章都被留在宫中。後來，南京給事中陳嘉訓等徹底論列這兩人背後有所仗恃，朋比爲奸，應當儘快地斥逐他們，而聽任温純辭官回家，以保全大臣的體統。皇帝却批下錢夢皋等人過去的奏章，讓温純退休，而錢夢皋、鍾兆斗也罷職回去。

純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當。肅百僚，振風紀，時稱名臣。卒，贈少保。天啓初，追謚恭毅。

温純清白奉公。五次主持南北考察，整頓清理全都得當。端正百官，振興風紀，當時稱爲名臣。死，贈銜少保。天啓初年，追贈謚號恭毅。

趙世卿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

張居正當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譴言事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摭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集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所以内自顧恤，寧自同於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於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尚書

趙世卿，字象賢，歷城人。隆慶五年進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

張居正掌權，施政崇尚嚴峻。州縣學官録取士子不得超過十五人；布政按察二司以下的官員，即使公事也不許騎驛站的馬匹；大辟之刑，每年有一定數額；徵收賦税以九成爲標準，有關官員達不到這標準要處罰；又屢次嚴厲地譴責提意見的官員。趙世卿上奏匡正時弊五要點。建議擴大録取士子的名額，放寬利用驛站交通工具的禁限，減少死刑，緩和催徵賦税，而末尾盡力申論言路應當開放，説："近來諫諍官員養成卑諂柔滑的習慣，用奉承迎合來取得寵信。事情關係到軍國重大問題，就捲起舌頭不作聲。衹是拾取一些無關緊要的事，姑且來應付言官應盡的職責。挨了幾年，居然高高地坐上了次於卿相的顯貴官位，在讀書人中誇耀了。然而這些人難道都是没有志向没有節操，忍心對不起陛下的麽，也有因接受懲誡而不敢再開口的。如往年傅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都由於提建議而被遠遠流放，到現在還和戍守邊境的兵卒在一起。這就是中等才能的士大夫，之所以内心自我顧念愛惜，

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怨。"遂出爲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歸。

寧可將自己等同於寒蟬的緣故。應當特别發出恩德的命令，釋放這些人回來，使得天下明白地知道聖朝天子没有厭惡直言的意思，那麼士大夫就都仰慕正道而拿出誠意，向陛下效忠了。"張居正想重重地治他的罪。吏部尚書王國光説："治他罪正好成就他的名聲，請讓我爲您承擔怨恨。"就將他外放爲楚府右長史。第二年考核京官，又以不謹治他的罪，削掉官職讓他回去。

居正死，起户部郎中，出爲陝西副使。累遷户部右侍郎，督理倉場。世卿饒心計。凡所條奏，酌劑贏縮，軍國賴焉。户部尚書陳蕖有疾，侍郎張養蒙避不署事，帝怒，并罷之，而進世卿爲尚書。

張居正死，起用爲户部郎中，出京任陝西副使。積功升任户部右侍郎，督理倉場。趙世卿富有心計。凡條陳上奏，考慮調節增減，軍國都依賴他得利。户部尚書陳蕖有病，侍郎張養蒙躲開不處理事務，皇帝發怒，同時罷了兩人的官，而提升趙世卿爲尚書。

時礦税使四出爲害，江西税監潘相至擅捕繫宗室。曩時關税所入歲四十餘萬，自爲税使所奪，商賈不行，數年間減三之一，四方雜課亦如之。歲入益寡，國用不支，邊儲告匱，而内供日繁。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宫帑日充羨。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罷續增數，不許。乞發内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世卿又請正潘相罪，且偕九卿數陳其害，皆不納。世卿復言脂膏已竭，閭井蕭然，喪亂可虞，揭竿非遠，不及今罷之，恐後將無及。帝亦不省。

當時礦税使到處爲害，江西税監潘相甚至擅自綁捉了皇族中的人。過去關税收入每年四十多萬，自從被税使所奪取，做生意的不發達，幾年間減少了三分之一，各地各種雜税也像這個樣子。每年收入更加少了，國家經費不够支出，邊防儲備缺乏，而宫内的供應却逐日繁多。每年增加金花銀二十萬，宫内金銀一天天有多餘。趙世卿建議恢復金花銀一百萬的原來數額，中止繼續增加的數目，不依許。乞求撥出内庫銀一百萬以及太僕寺馬價五十萬以接濟邊防儲備，又違反了皇帝的意思而受到嚴厲斥責。趙世卿又建議治潘相的罪，而且和九卿一道多次陳述他的爲害，都不被采納。趙世卿又進言百姓的血汗已經光了，村鎮已經衰敗，死喪禍亂值得憂慮，揭竿造反時期不會遥遠，現今不趕快罷除，恐怕以後將會來不及了。皇帝也不省悟。

三十二年，蘇、松税監劉成以水災請暫停米税。帝以歲額六萬，米税居半，不當盡停，令以四萬爲額。世卿上言："鄉者既免米税，旋復再征，已失大信於天下。今成欲免税額之半，而陛下不盡從，豈惻隱一念，貂璫尚存，而陛下反漠然不動心乎?"不報。

三十二年，蘇、松税監劉成由於水災請求暫時停止米税。皇帝以爲每年税額六萬，米税占一半，不應當全部停掉，命令以四萬作爲定額。趙世卿上言："從前已經免除米税，接着又再徵收，已經在天下失去大信用了。現在劉成想免掉税額的一半，而陛下却不全部依從，難道惻隱這一點心念，宦官尚且存有，而陛下反而冷漠不動心麽?"不批覆。

其夏，雷火毁祖陵明樓，妖蟲蝕

這一年夏天，雷火燒毁了祖陵陵墓正前的明

樹，又大雨壞神道橋梁。帝下詔咨實政。世卿上疏曰：

今日實政，孰有切於罷礦稅者。古明主不貴異物，今也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節儉之謂何？是爲君德計，不可不罷者一。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必將誨盜。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是爲宗社計，不可不罷者二。古者國家無事則預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安有鑿四海之山，榷三家之市，操弓挾矢，戕及良民，毀室逾垣，禍延鶏犬，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爲國體計，不可不罷者三。貂璫漁獵，翼虎咆烋。毀掘冢墓則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飲恨。人與爲怨，讙嘷屢聞，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爲民困計，不可不罷者四。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官，今盡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絀，稽關稅而關稅虧，搜庫藏而庫藏絶，課鹽策而鹽策薄，徵贖鍰而贖鍰消。外府一空，司農若埽。是爲國課計，不可不罷者五。天子之令，信如四時。三載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今年復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戲言，王命委草莽。是爲詔令計，不可不罷者六。

陛下試思服食宫室，以至營造征討，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

樓，怪蟲侵蝕了樹木，又大雨損壞了神道的橋梁。皇帝下命令咨詢切實的政令。趙世卿上奏章説：

今日最切實的政令，哪有比罷除礦稅更迫切的。古代英明的君主不看重奇異的物品，如今却積聚不正當收入的財物，同時也積聚起老百姓的怨恨，將節儉看成什麽樣？這是爲了君主德性打算，不可不罷除的第一個理由。過分地奪取會引起怨恨，馬虎地收藏必將誘導人偷竊。鹿臺、鉅橋，足以引來倒戈的禍害。這是爲了國家打算，不可不罷除的第二個理由。古代國家没有事故時就預先謀劃，防患未然，有事故時就商議城池險固的計策。哪裏有開鑿四海的山脉，控制三項專賣，拿弓帶箭，傷害到良民，燒屋跳墻，災禍牽連到鶏狗，禍害經歷了十多年而不停止。這是爲國家的體統打算，不可不罷除的第三個理由。宦官從中得到好處，如虎添翼，更加囂張。毀壞和挖掘墳墓使枯骨遭受災殃，奸淫和虐待子女使善良人家心懷怨恨而無處申訴。人人相互結怨，争吵聲屢屢不絶，這些情形不停止，以後將會達到什麽樣的極點。這是爲老百姓的困苦打算，不可不罷除的第四點理由。國家財賦不貯在民間就貯在官府，如今全部搜刮入壞人的家裏。督催逃漏租税而逃漏租税不足，稽查關税而關税虧空，搜求庫藏而庫藏窮乏，按食鹽户口簿册抽税而食鹽户口簿册加薄，徵收贖罪的錢而贖罪的錢被消耗掉了。外府完全空虚，司農倉中好像被掃除過一樣。這是爲了國家税收打算，不可不罷除的第五個理由。天子的命令，誠信得好似四季的運轉。三年前曾説“朕心仁愛，礦税自有停止的時候”，如今一年又一年，更等待到哪一天。天子有開玩笑的話，王命就會被丢棄到亂草堆中去。這是爲了皇帝命令打算，不可不罷除的第六個理由。

陛下試想一想衣服飲食宫室，以至經營建築出征討伐，皇上哪一件事不從老百姓中

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無負於國，乃民方歡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難，而陛下不少恤其難。返之於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生殺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今天譴頻仍，雷火妖蟲，淫雨疊至，變不虛生，其應非遠。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罷礦稅，無煩再計而决者。

索取，老百姓哪一種東西不供應皇上。可嘆這些忠心的百姓，没有對不起國家的地方，老百姓正歡呼着供應皇帝所需要的，而陛下却不稍稍滿足他們的欲望。老百姓正奔走着爲皇帝效力，而陛下却不稍稍慰問他們的勞苦。老百姓正艱辛地爲皇帝赴難，而陛下却不稍稍同情他們的困難。心裏反思這些事，必定有自己感到不安的了。陛下不要以爲愚昧無知的百姓可以由我駕馭，由我掌握生殺，而不足以放在心上。老百姓的心就是上天的心，如今上天譴責接連降臨，雷火、怪蟲、久雨接連而來，變化不會憑空發生，它的應驗不會遠的。所以現在想回轉天意在於體恤民心，想體恤民心在於罷除礦稅，不需麻煩再商量纔下决策。

帝優答之而不行。

皇帝贊許地答覆却不實行。

至三十四年三月始詔罷礦使，稅亦稍减。然遼東、雲南、四川稅使自若，吏民尤苦之。雲南遂變作，楊榮被戕。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减租發振，國用益不支。逾月復奏請捐内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

到三十四年三月纔下詔書罷除礦使，稅額也稍微减少。然而遼東、雲南、四川的礦稅使仍是原樣，官吏和百姓尤其被他們所苦。雲南於是發生變故，楊榮被殺。而西北水災旱災時常告急，趙世卿多次建議减租和開倉救濟，國家費用更加不能支持。過一個月又上奏請求捐出内庫銀子一百萬接濟軍隊費用，不依從。趙世卿就接連上奏章請求離去，上奏章到十五次，最後還是不許可。

先是，福王將婚，進部帑二十七萬，帝猶以爲少，數遣中使趣之。中使出誶語，且劾世卿抗命。世卿以爲辱國，疏聞於朝，帝置不問。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引故事力争，詔减三之一。世卿復言："陛下大婚止七萬，長公主下嫁止十二萬，乞陛下再裁損，一仿長公主例。"帝不得已從之。福王新出府第，設崇文稅店，争民利，世卿亦諫阻。

在這之前，福王將要結婚，收進部裏銀兩二十七萬，皇帝還認爲少，多次派遣宦官催促他們。宦官口出責駡的話，而且彈劾趙世卿違抗命令。趙世卿認爲這是使國家受辱，上奏章給朝廷知道，而皇帝却擱置着不查問。到三十六年，七公主出嫁，宣布皇帝命令索取達數十萬。趙世卿援引舊例盡力諫諍，皇帝命令减去三分之一。趙世卿又進言："陛下結婚衹七萬，長公主出嫁衹十二萬，乞求陛下再裁减，一切仿照長公主的例子。"皇帝不得已而依從了。福王剛離開府第，在崇文門外設立稅店，跟老百姓争利，趙世卿也諫諍阻止。

世卿素勵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兼署，推舉

趙世卿一向以清白的節操要求自己，做官能盡到職守。皇帝很器重他。吏部缺少尚書，曾經

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僞，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晋、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十月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家居七年卒，贈太子少保。

命令他兼代，他推舉官員没有私心。衹有楚的族人和王相互攻擊，趙世卿竭力説王不是假的，跟沈一貫的意見一致。李廷機輔政，趙世卿盡力推重他。朝廷中臣子就懷疑趙世卿結成黨派。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晋、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彈劾他，趙世卿就不上班乞求去職。奏章又上去十多次，不批覆。三十八年秋天，趙世卿就呈上奏疏住到城外等候命令。第二年十月乘着簡陋的車子直接離去了，朝廷中的臣子將這事報告上去，皇帝也不怪罪。在家閑居七年死去，贈銜太子少保。

李汝華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兖州推官。徵授工科給事中，嘗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邊務，洛方經略西事，主和戎。汝華疏洛畏敵貽患，且劾諸將吏侵軍資，復請盡墾甘肅閒田。還朝，歷吏科都給事中，多所糾擿。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任兖州推官。調任工科給事中，曾經彈劾兵部尚書鄭洛不稱職。到了出京檢閲甘肅的邊防事務，鄭洛正在經略西部事情，主張軍事上媾和。李汝華上奏疏説鄭洛畏懼敵人留下禍患，而且彈劾一些將吏侵吞了軍用物資，又建議盡數開墾甘肅空閑着的田地。回到朝廷，歷任吏科都給事中，舉發了許多事。

尋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税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税輸内府。汝華以税本餉軍，力争止之。既而詔四方税務盡領於有司，以其半輸税監，進内府，半輸户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己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

不久升爲太常少卿，提拔爲右僉都御史任南、贛巡撫。税使到各地，主張搜刮關卡渡口各種税送入内庫。李汝華認爲税本來是作爲軍餉的，竭力諫諍而阻止了。後來皇帝命令各地税務全部由官員統領，將一半送税監，進入内庫，一半送户部。衹有江西潘相命令官員全部由自己送。李汝華盡力論列潘相違反皇帝命令的罪，皇帝却同意潘相的主張，而且將它推行到各地。

汝華在贛十四年，威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召拜户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争，僅减四之一。及王既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内使閻時詣汝州，杖二人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畿輔、山東大饑，因汝華言出倉米平糶，且發銀以振。汝華復奏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蠲歲

李汝華在江西十四年，威望和恩德都很顯著，升任兵部右侍郎，召拜爲户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離位，就掌管部裏的工作。福王莊田要四萬頃，皇帝命令屢次催促，不能達到定額。李汝華多次和朝廷臣子一起諫諍，衹减去四分之一。等到王到了封地以後，皇帝命令允許自己派使督催租賦，所到之處不斷受到騷擾。内使閻時到汝州，杖責二人致死。李汝華建議遵守祖傳制度將這些事歸屬有關官員，全部撤回派出去的人，不采納。京城近郊、山東大饑荒，由於李汝華進言而撥出倉米平糶，而且拿出銀兩救濟。李汝華又

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半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上，不報。已，進尚書。

上奏實行救荒幾項事，兩地依靠了這些而得以度過饑荒。在這之前，山東饑荒，免去一年稅七十萬，這年又全部免去一百七十多萬。李汝華由於邊餉供應不上，建議各地稅款尚未送入內庫的，暫時留下一半補充不足，輔臣也協助着進言。奏疏三次上去，不批覆。不久，升任尚書。

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兼攝吏部事。畿輔、陝西大饑，汝華請振，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厘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厘，爲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爲歲額。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爲一切苟且之計，苛斂百姓。而樞臣徵兵，乃遠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

四十六年，鄭繼之去職，兼代吏部的工作。京城近郊、陝西大饑荒，李汝華請求救濟，都不批覆。遼東戰事發生，突然增加餉銀三百萬。李汝華多次請求拿出內庫銀兩不成功，就借支南京部裏的銀兩，搜求各地庫藏的積餘，徵收歷來的拖欠，裁減後勤人員，開拓收銀先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求增加兵員增收賦稅，李汝華建議：全國的田賦，除貴州以外，每畝增收銀三厘五毫，得到餉銀二百萬。第二年又主張增加兵員增收賦稅如上次一樣。又次年的四月，兵部因招兵買馬，工部因製造器械，再次主張增收賦稅。於是每畝增收二厘，得銀一百二十萬。先後三次增收田賦，總計五百二十萬多，就成爲每年的定額。當這時候，內庫裏的銀錢像山一樣堆積着，朝廷上的臣子請求撥出一些却照例不答應。管財政的臣子無可奈何，就用一切苟且的辦法，苛刻地向老百姓搜刮。而掌權大臣徵兵，却遠達南方邊遠地區，致使奢崇明、安邦彥接連反叛，連年用兵。又分出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增收的田賦給作餉銀，遼東軍餉仍舊不充足，而全國已經不能支持了。

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黨阿。官户部久，於國計贏縮，邊儲虛實，與鹽漕屯牧諸大政，皆殫心裁劑。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賦之議不能力持，馴致萬方虛耗，內外交訌。天啓元年得疾乞休，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謚恭敏。從子夢辰，自有傳。

李汝華老練而勤奮，在朝廷裏没有私黨。在户部任官時間很久，對於國家財政的盈虧，邊防儲備的虛實，以及鹽漕屯牧各方面的大政方針，都盡心作出決定。年成不好，常常主張寬緩憐憫，惟獨增加田賦的意見不能盡力堅持，漸漸使各方白白地耗費，內外交相攻擊。天啓元年生病乞求休職，加銜太子太保退休。死，謚號恭敏。侄子李夢辰，另外有傳。

贊曰：古稱文昌政本，七卿之任，蓋其重矣。萬士和諸人奉職勤慮，異夫依阿保位之流；劉應節、王

贊曰：古代認爲尚書省是施政的根本，七卿的責任，是很重的了。萬士和這些人任職勤懇，跟那些拍馬逢迎保住官職的人不同；劉應節、王

遴、舒化、李世達尤其卓然者哉。李汝華司邦計，值兵興餉絀，請帑不應，乃不能以去就争，而權宜取濟，遂與裒刻聚斂者同譏。時事至此，其可嘆也夫！

遴、舒化、李世達尤其特出。李汝華主管國家財政，正值戰事發生軍餉不足，請求拿出内庫銀子而没有得到依許，却不能以自己的去就去力争，而權宜地采取濟急的辦法，就和以苛稅斂取老百姓錢財的官員同樣受到譏諷。局勢到了這種地步，真是可嘆呀！

明史卷二百二十一

列傳第一百九

袁洪愈 (子)一鶚 譚希思 王廷瞻 郭應聘 吴文華
耿定向 (弟)定理 定力 王樵 (子)肯堂 魏時亮 陳瓚
郝杰 胡克儉 趙参魯 張孟男 衛承芳 李禎 丁賓

袁洪愈 袁一鶚 譚希思

袁洪愈，字抑之，吴縣人。舉嘉靖二十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禮科給事中。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鏜、守禮，下璧詔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大學士嚴嵩私人也。已，陳邊務數事，詔俱從之。嵩屬吏部尚書吴鵬，出爲福建僉事。歷河南參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所在以清節著。嵩敗，召爲南京太僕少卿，就遷太常。隆慶五年以疾歸。

袁洪愈，字抑之，吴縣人。嘉靖二十五年考中鄉試第一名。次年成爲進士，授任中書舍人。升爲禮科給事中。彈劾檢討梁紹儒逢迎依附權貴，文選郎中白璧弄權賣官，尚書萬鏜、侍郎葛守禮不檢束下屬。皇帝命令嚴厲地批評萬鏜、葛守禮，將白璧下到詔獄，斥逐梁紹儒到外地。梁紹儒，是大學士嚴嵩的心腹。不久，上奏邊務幾件事，皇帝命令都依從了他。嚴嵩囑咐吏部尚書吴鵬，將袁洪愈外放爲福建僉事。他歷任河南参議、山東提學副使、湖廣參政，在任上都以清白的節操聞名。嚴嵩失敗，他被召爲南京太僕少卿，隨後調爲太常少卿。隆慶五年因病辭官。

萬曆中，起故官。遷南京工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掌南院事，就改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疏論中官、外戚，且請循舊制，内閣設絲綸簿，宫門置鐵牌。詔下南京都察院勘訊，將坐以誣罔。洪愈已改官，代者未至，乃具言希思所陳，載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録》二書。帝以所據非頒行制書，謫希思雜職。洪愈尋上疏請禁干謁，又極諫屯田廢壞之害，乞令商人中鹽，免内地飛輓。皆議行。

萬曆年間，起用爲原來的官。升爲南京工部右侍郎，進任右都御史，掌管南院的事務，就在南京調任禮部尚書。南京御史譚希思上疏論列宦官、外戚，并且建議遵循過去的制度，内閣設置皇帝命令簿，宫門設置鐵牌。皇帝命令把譚希思下到南京都察院審訊，將判他欺君罔上的罪。當時袁洪愈已調官，接替的人尚未到任，於是就進言譚希思所陳述的，記載在王可大《國憲家猷》、薛應旂《憲章録》二書上。皇帝認爲所根據的并不是頒布通行的制書，就貶謫譚希思任雜職。袁洪愈不久上疏建議禁止請托説情，又竭力諫諍屯田荒廢敗壞的害處，請求讓商人運輸糧食到邊

地，避免内地急速趕運。都議定實行。

萬曆十五年就改吏部。其冬引年乞休。帝重其清德，加太子少保致仕。洪愈通籍四十餘年，所居不增一椽，出入徒步。卒，年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金葬之。贈太子太保，謚安節。

萬曆十五年調任吏部。這年冬天托詞年老請求退休。皇帝看重他純潔的德行，加銜太子少保讓他退休。袁洪愈做官四十多年，所居住的没有增加一間房子，出入都是徒步。死，年齡七十四。巡撫周孔教捐了錢埋葬他。贈銜太子太保，謚號安節。

子一鶚，以蔭，官治中。饘粥不繼以死。

兒子袁一鶚，由於父親恩蔭，任官治中。連粥都吃不上而死去。

希思，茶陵人。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譚希思，茶陵人。歷任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

王廷瞻

王廷瞻，字稚表，黄岡人。父濟，參政。廷瞻舉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淮安推官。入爲御史，督畿輔屯政。穆宗在裕邸，欲易莊田，廷瞻不可。隆慶元年，所部久雨。請自三宫以下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宫者，悉蠲其租。詔減十之五。已，言勛戚莊田太濫，請於初給時裁量田數，限其世次，爵絶歸官。制可。高拱再輔政，廷瞻常論拱，遂引疾歸。

王廷瞻，字稚表，黄岡人。父親王濟，任參政。王廷瞻考中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任淮安推官。調入京城任御史，督察京城近郊屯田的事務。穆宗在裕邸的時候，想更换莊田，王廷瞻不同意。隆慶元年，所轄地區久雨。建議從三宫以下以及裕府莊田改入乾清宫的，全部免除租賦。皇帝命令減去十分之五。不久，進言功臣外戚的莊田太濫，建議在開始封給時裁減田地數量，限定承傳世次，到了爵位停止就將田地歸還於官。皇帝詔命同意。高拱第二次輔政，王廷瞻由於曾經論列高拱，於是就托病辭去官職。

神宗立，起故官。歷太僕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番屢犯松潘。廷瞻令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剿之，殲其魁，群蠻納款。風村、白草諸番，久居二十八寨，率男婦八千餘人來降。復命總兵顯討建昌、傀厦、洗馬、姑宰、鐵口諸叛番，皆獻首惡出降。增俸一級，進右副都御史，撫南、贛。

神宗即位，起用爲原來的官。曾任太僕寺卿。萬曆五年以右僉都御史任四川巡撫。番人多次侵犯松潘。王廷瞻派副使楊一桂、總兵官劉顯討伐他們，殺了他們的首領，這些蠻人纔降服。風村、白草這些番人，長期居住二十八寨，率領男女八千多人來投降。又命令總兵劉顯討伐建昌、傀厦、洗馬、姑宰、鐵口等反叛的番人，都獻出爲首作惡的出來投降。他增俸一級，升爲右副都御史，任南、贛巡撫。

入爲南京大理卿。歷兩京户部左、右侍郎，以右都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氾光湖堤蓄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泄，决爲八淺，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没。淮流復奔入，勢益汹涌。前巡撫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

調入任南京大理卿。歷任兩京户部左、右侍郎，由右都御史出京監督漕運兼鳳陽各府巡撫。寶應氾光湖堤壩蓄水濟助運輸，堤是平江伯陳瑄修築的。下流没有地方泄水，堤防潰壞成爲八條淺流，匯成巨大的深潭，各鹽場都被淹没了。淮水又奔騰流入，水勢更加汹涌。前任巡撫李世達等主張開鑿人工河流避免險情，王廷瞻承擔了

之。鑿渠千七百七十六丈，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詔旨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户部尚書，巡撫如故。

尋改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乞歸。久之卒。贈太子少保。兄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郎中，出爲南寧知府。遷威茂兵備副使，轉廣東參政。從提督吴桂芳平李亞元，別擊賊首張韶南、黄仕良等。遷廣西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獲七千有奇。已，從巡撫殷正茂平古田，再進秩。

正茂遷總督，遂擢應聘右副都御史代之。府江瑶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亘三百餘里。諸瑶夾江居，怙險剽劫。成化、正德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之，至是攻圍荔浦、永安，劫知州楊惟執、指揮胡翰。事聞，大學士張居正奏假便宜，寓書應聘曰："炎荒瘴癘區，役數萬衆，不宜淹留，速破其巢，則餘賊破膽。"應聘集土、漢兵六萬，令總兵官李錫進討。未行，而懷遠瑶亦殺知縣馬希武反。應聘與正茂議先征府江，三閲月悉定，乃檄錫討懷遠。天大雨雪，無功而還。

懷遠，古牂牁，地界湖、貴靖、黎諸州，環郭皆瑶，編氓處其外。嘉靖中征之不克，知縣寄居府城，遥示羈縻而已。古田既復，瑶懾兵威願服屬，希武始入其地。議築城，董作過峻，瑶遂亂，希武見殺。及是，師出無功，應聘益調諸路兵，鎮撫白杲、

這件事。開鑿水渠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建造石閘三個，減水閘二個，石堤三千零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去公家銀二十多萬，八個月完工。皇帝命令表揚，賜這條河名爲弘濟。升王廷瞻爲户部尚書，仍像原來那樣任巡撫。

不久調爲南京刑部尚書。未上任，乞求辭官。很久後死去。贈銜太子少保。兄王廷陳，見《文苑傳》。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中進士。授任户部主事。曾任郎中，出京任南寧知府。升爲威茂兵備副使，調任廣東參政。隨從提督吴桂芳平定李亞元，另外率軍攻殺賊首張韶南、黄仕良等。升任廣西按察使，歷任左、右布政使。隆慶四年大破古田賊，斬首和俘獲七千多。不久，隨從巡撫殷正茂平定古田，再次升了級。

殷正茂升任總督，就擢升郭應聘爲右副都御史代替自己。府江瑶民造反。府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長三百多里。瑶民們夾江居住，依仗險要進行劫掠。成化、正德年間，都御史韓雍、陳金討平他們，到這時候攻圍荔浦、永安，威逼知州楊惟執、指揮胡翰。事情報告朝廷，大學士張居正上奏，給他斟酌事宜，可以專斷處理的權利，寄信給郭應聘説："南方荒遠瘴癘地區，役使着幾萬人衆，不適宜長時間逗留，迅速攻破他們的巢穴，其餘的盗賊就會害怕。"郭應聘聚集了本地土兵、漢族兵卒六萬，命令總兵官李錫前去討伐。尚未動身，而懷遠瑶民也殺了知縣馬希武造反。郭應聘跟殷正茂商量，先征伐府江，經過三個月完全平定，於是發文書命李錫討伐懷遠。天下大雨大雪，没有功績而回來。

懷遠，就是古時候的牂牁，這地方跟湖、貴的靖、黎各州接界，環繞着城郭的都是瑶民，編列户籍爲民的居住在他們的外面。嘉靖年間征伐他們没有成功，知縣寄居在府城裏，遠遠地表示控制着罷了。古田克復以後，瑶民被兵威所鎮懾願意來降服，馬希武纔開始進入那地方。主張建築城墻，督促建造過於嚴峻，瑶民就叛亂，馬希

黄土、大梅、青淇侗、僮，以孤賊勢，而錫與諸將連破賊，斬其魁，懷遠乃下。事皆具《錫傳》。初議行師，錫以陽朔金寶嶺賊近，欲先滅之。應聘曰："君第往，吾自有處。"錫行數日，應聘與按察使吴一介出不意襲殺其魁。比懷遠克復，陽朔亦定，乃分遣諸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洛容、上油、邊山。五叛瑶悉平。神宗大悦，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武被殺。到這時候，出兵没有功績，郭應聘增加調集各路兵卒，鎮撫白杲、黄土、大梅、青淇侗、僮，使賊勢孤立，而李錫和衆將領接連打敗賊人，殺了他們的首領，懷遠於是攻下了。這些事都記載在《李錫傳》。起初商議出兵，李錫認爲陽朔金寶嶺的賊近，心想先消滅他們。郭應聘説："你衹管去，我另外有處置。"李錫去了幾天，郭應聘和按察使吴一介出其不意地襲擊而殺了賊人的首領。等到懷遠被攻克收復，陽朔也平定，於是就分派衆將門崇文、楊照、亦孔昭等討伐洛容、上油、邊山。五地叛亂的瑶民全部平定了。神宗很高興，就升郭應聘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仍像原來那樣任巡撫。

萬曆二年召爲户部右侍郎，尋以憂歸。八年起改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時十寨初下，應聘與總督劉堯誨奏設三鎮隸賓州，以土巡檢守之，而統於思恩參將，十寨遂安。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前總督多受將吏金，應聘悉謝絶。逾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以吴文華代。頃之，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久之，引疾歸。

萬曆二年召調爲户部右侍郎，不久因守孝回家。八年起用調任兵部，兼右僉都御史，仍舊任廣西巡撫。當時十寨剛剛攻下，郭應聘和總督劉堯誨上奏設置三鎮隸屬於賓州，由土官巡檢防守，而統屬於思恩的參將，十寨就安定了。升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以前總督大多收受將吏的金銀，郭應聘全部謝絶了。過了一年，召調執掌南京都察院，原職由吴文華接替。不久，就任兵部尚書，參贊機要事務。很久以後，因病辭官回家。

應聘在廣西，奏復陳獻章、王守仁祠。劉臺謫戍潯州，爲僦居供廪餼，歿復賻斂歸其喪，像祀之。官南京，與海瑞敦儉素，士大夫不敢侈汰。歸七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靖。

郭應聘在廣西，上奏恢復陳獻章、王守仁的祠廟。劉臺貶謫流放潯州，他替劉臺租了住處而且提供糧食，劉臺死後他又拿出財物幫助殯殮和運柩回去，并且畫了像祭祀他。他在南京任官，和海瑞崇尚節儉樸素，士大夫不敢奢侈浪費。辭官回家七個月而死去。贈銜太子少保，謚號襄靖。

吴文華

吴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世澤，府江兵備副使，有威名。文華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四川右參政，與平土官鳳繼祖。四遷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南鄉、陸平、周塘、板寨瑶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偕總督淩雲翼征河池、咘咳、北

吴文華，字子彬，連江人。父吴世澤，任府江兵備副使，有威望。吴文華考中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曾任四川右參政，參與平定土官鳳繼祖叛亂。四次升遷調任河南左布政使。萬曆三年由右副都御史任廣西巡撫。率兵平定南鄉、陸平、周塘、板寨瑶民以及昭平黎福莊父子。和總督淩雲翼一起征伐河池、咘咳、北三的瑶民。這三地的瑶民并未起來叛亂，淩雲

三瑶。三瑶未爲逆，雲翼喜事，殺戮甚慘，得蔭襲，文華亦受賞。遷户部右侍郎，請終養歸。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撫廣西。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進右都御史。會巡撫吴善、總兵呼良朋討平嚴秀珠。岑崗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購擒月照，平珍。尋入爲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虚位三年以待。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少保，謚襄惠。

翼貪求功利，屠殺十分慘烈，得到蔭襲的官職，吴文華也受到了賞賜。升任户部右侍郎，請求奉養父母而辭官回去。起用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舊任廣西巡撫。升爲總督兩廣軍務，任廣東巡撫。進升任右都御史。正逢巡撫吴善、總兵呼良朋討伐平定嚴秀珠。岑崗賊人李珍、江月照抗拒命令已久，吴文華懸賞捕獲了江月照，平定了李珍。不久調入朝廷爲南京工部尚書，接着調任兵部。托辭患病而離去。仍舊起用爲南京工部，竭力推辭，空着位置等待了他三年。死，年齡七十八。贈銜太子少保，謚號襄惠。

耿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行人，擢御史。

耿定向，字在倫，黄安人。嘉靖三十五年中進士。拜官行人，升任御史。

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吴鵬附之。定向疏鵬六罪，因言鵬婿學士董份總裁會試，私鵬子紹，宜并斥。嵩爲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去任，行笥一肩，有以石經饋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京學政。

嚴嵩父子操縱朝廷大權，吏部尚書吴鵬依附他們。耿定向上疏揭發吴鵬六條罪，乘此進言吴鵬女婿學士董份主管會試時，偏私吴鵬的兒子吴紹，應當一起斥逐。嚴嵩設法庇護，事情竟擱下了。出京任甘肅按察使，揭發彈劾不講私情。離任，一擔行李，有人贈送他石經，他留在邊界上而離去。還京，負責督察南京學政。

隆慶初，擢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嗛之。及拱掌吏部，以考察謫定向横州判官。拱罷，量移衡州推官。

隆慶初年，擢升爲大理右寺丞。高拱執掌大權，耿定向曾經譏諷他心地狹淺没有大臣的風度，高拱恨他。等到高拱掌管吏部，就藉考核將耿定向貶謫爲横州判官。高拱罷職，量情調近地任衡州推官。

萬曆中，累官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爲御史周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詆之翰。給事中李以謙言定向擠言官，定向求去，帝不問。歷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劾應天巡撫周繼，疏發逾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力争，自劾求罷，且詆藩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皆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今宜召用，而量罰藩臣。藩臣坐停俸二月。於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

萬曆年間，積功升任右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陸光祖被御史周之翰所彈劾，陸光祖已經留下，耿定向又贊揚陸光祖賢德，譴責周之翰。給事中李以謙奏言耿定向排擠諫官，耿定向請求離去，皇帝不加查問。歷任刑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御史王藩臣彈劾應天巡撫周繼，奏疏發出已過一個月而不將這事告訴耿定向。耿定向發怒，堅持舊例而竭力諫諍，自我彈劾而請求罷職，并且譴責王藩臣論列彈劾不得當。趁此進言原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都賢能，被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彈劾而罷官，現在應當召用，而應根據情况處罰王藩臣。王藩臣因此被罰停俸二個月。於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

史黄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豫聞，一則夤緣倖免，一則搰摭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藩臣始。"語并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吴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方惡言者，勒敷教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户部尚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教、南京御史黄仁榮以及王麟趾接連上奏章彈劾耿定向。王麟趾奏言："南御史臺離京城路遠，奏疏事先外傳出去，人們得到機會想辦法。如御史孫鳴治論列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列主事劉以煥，都因奏章内容被人事前知道，一則拉關係以求僥幸免罪，一則收集材料論列的人反被誣陷。所以近來投遞名帖有拖遲到滿一個月的，事理就應當這樣，而并非從王藩臣開始。"話語同時涉及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吴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正恨諫官們，就勒令薛敷教回原籍反省過錯，王麟趾、黄仁榮也停止俸禄。當時已任命耿定向爲户部尚書督倉場，耿定向因而竭力推辭請求退職。奏章多次呈上去，纔准許。死，年齡七十三。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恭簡。

定向初立朝有時望。後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輔，皆能無齟齬。至居正奪情，寓書友人譽爲伊尹而貶言者，時議訾之。其學本王守仁。嘗招晋江李贄于黄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從贄游。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勝也。

耿定向起初任職朝廷時有聲望。後來經歷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四位輔臣，都能不發生矛盾。到張居正守孝期間奪情任職，他寄信給友人稱贊張居正爲伊尹而貶低諫官，當時輿論譴責他。他的學問來源於王守仁。曾經招晋江李贄到黄安，後來漸漸地厭惡他，而李贄也多次説耿定向的短處。士大夫愛好談禪的往往跟李贄交游。李贄小有才氣，機智善辯，耿定向不能超過他。

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居黄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北游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

李贄任姚安知府，一天自己削去頭髮，穿着官服坐在廳堂上辦事，上官勒令他解職。他居住黄安，每天招引讀書人來聽他講學，其中雜有婦女。他獨崇仰釋氏，而輕慢孔、孟。後來北游通州，被給事中張問達所彈劾，被逮捕後，死在監獄中。

耿定理　耿定力

定向弟定理、定力。定理終諸生。與定向俱講學，專主禪機。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萬曆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礦使之患。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耿定力。耿定理終生是個秀才。跟耿定向一起講學，專門主講禪機。耿定力，隆慶年間考中進士，任工部主事。萬曆時期，積功升任右僉都御史，督操江，上疏陳述派遣礦使的害處。又升爲南京兵部右侍郎。死，贈銜尚書。

王樵　王肯堂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臯，兵部主事。諫武宗南巡，被杖。終山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父王臯，任兵部主事。諫阻武宗南巡，受到杖罰。最後任山東副

東副使。樵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移疾歸。

使。王樵考中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任行人。曾任刑部員外郎。著有《讀律私箋》，十分精細。胡宗憲用計招降了汪直，打算寬赦汪直以表示信用。王樵進言這反叛的人跟其他投降的不同，於是汪直就被殺了。升爲山東僉事，因病辭官回去。

萬曆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留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己，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于唐介是也。今居正留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居正大恚，出爲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

萬曆初年，張居正掌握大權，十分賞識王樵，起用爲浙江僉事，擢升爲尚寶卿。劉臺彈劾張居正，張居正乞求辭官回去。許多官員上奏疏挽留他，王樵一人却請求保全諫官而讓大臣安心，大致說："自古以來英明君主想開通言路，進言不妥的，尚且寬容他們；大臣想推廣聖上的恩德，別人攻擊自己，仍舊推薦提拔他們。如宋朝文彥博對唐介就是這樣的。現在張居正留任而劉臺得罪，恐怕不是宋仁宗對待唐介的意思吧。"張居正很是忿恨，就將他外放爲南京鴻臚卿。不久因星象出現異常變化，自己陳奏彈劾自己，罷了官。

家居十餘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革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劾其衰老，帝令致仕。

在家閑居十多年，起用爲南京太僕少卿，這時年齡已經七十多了。這年當中又升任大理卿，不久拜官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伯劉世延主使殺人，王樵判定劉世延應該革職。不久就升任爲右都御史。給事中盧大中彈劾他已經衰老，皇帝讓他退休。

樵恬澹誠愨，温然長者。邃經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

王樵恬淡誠實，是一位和藹的長者。深通經學，《易》、《書》、《春秋》，都有編輯著述。死，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恭簡。

子肯堂，字宇泰。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兒子王肯堂，字宇泰。萬曆十七年考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授任檢討。

倭寇朝鮮，疏陳十議，願假御史銜練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歸。京察，降調。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楊時喬薦補南京行人司副。終福建參政。

倭侵犯朝鮮，他上疏陳述十項意見，希望用御史官銜到海上去練兵。奏疏被留在宮中，於是就托病辭官回家。考核京官，他被降職調任。在家閑居很久，吏部侍郎楊時喬推薦他，補官爲南京行人司副。最後官任福建參政。

肯堂好讀書，尤精於醫。所著《證治準繩》該博精粹，世競傳之。

王肯堂愛好讀書，尤其精通醫學。所著《證治準繩》詳備廣博而精良純粹，人們爭着傳閱。

魏時亮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兵科

魏時亮，字工甫，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中進士。授任中書舍人，擢升爲兵科給事中。隆慶

給事中。隆慶元年正月七日，有詔免朝，越三日復傳免。時亮以新政不宜遽怠，上疏切諫。尋以左給事中，副檢討許國使朝鮮。故事，王北面聽詔，使者西面。時亮争之，乃南面宣詔。還，進户科給事中，因列上遼東事宜。已，請慎起居，罷游宴，日御便殿省章奏，召大臣裁决。報聞。興都莊地八千三百頃，中官奪民田，復增八百頃，立三十六莊。帝從撫按奏，屬有司徵租，還兼并者於民。中官張堯爲請，又許之。時亮極諫，不納。

元年正月七日，皇帝有命令免於上朝，過了三日，又傳出命令免朝。魏時亮認爲剛剛掌政不應當立刻倦怠，就上疏直言諫諍。不久以左給事中的身份，任檢討許國的副手出使朝鮮。舊例，王面向北聽讀詔書，使臣面向西。魏時亮提出不同意見，於是就面向南宣讀詔書。回來，升爲户科給事中，因而一條條上奏遼東方面的事情。不久，建議皇帝謹慎對待日常起居，停止游玩宴飲，每天到便殿瞭解章奏情形，召集大臣審核决定。皇帝批覆已經知道了。興都田莊土地八千三百頃，宦官占奪民田，又增加了八百頃，建立了三十六個田莊。皇帝依從巡撫巡按的奏疏，囑咐有關官署徵收地租，將兼并得來的交還給老百姓。宦官張堯爲這件事請求，皇帝又准許了。魏時亮竭力諫諍，不被采納。

帝臨朝，拱默未嘗發一言。及石州陷，有請帝詰問大臣者。越二日，講罷，帝果問石州破狀。中官王本輒從旁詬諸臣欺蔽。帝愠，目懾之，本猶剌剌語。帝不悦而罷。時亮劾本無人臣禮，大不敬，且數其不法數事。疏雖不行，士論壯之。十月初，詔停日講。時亮率同列言天未沍寒，不宜遽輟。俄請以薛瑄、陳獻章、王守仁從祀文廟，章下所司。又言方春東作，宜敕有司釋輕繫，停訟獄，詔可。

皇帝上朝，拱手沉默而未曾講一句話。等到石州陷落，有建議皇帝詰問大臣的。過了兩天，講讀完了，皇帝果然詢問石州被攻破的情形。宦官王本就在旁邊辱駡衆臣子欺騙蒙蔽。皇帝心裏生氣，眼睛逼視着他，他還是講個不停。直到皇帝面色不高興了纔停止。魏時亮彈劾王本没有人臣該有的禮貌，很不尊敬，同時還列舉了他幾件不法的事。奏疏的内容雖然没有實行，讀書人談論起來都把這看成是壯舉。十月初，皇帝命令停止每天講讀。魏時亮率領同僚進言天氣尚未寒凍，不應當立刻中止。接着建議讓薛瑄、陳獻章、王守仁附入文廟祭祀，奏章下到了主管部門。又進言正當春天耕作的時候，應當命令有關的官署釋放輕罪囚犯，停止訴訟刑獄，皇帝命令同意。

明年六月言："今天下大患三：藩禄不給也，邊餉不支也，公私交困也。宗藩有一時之計，有百世之計。亟立宗學，教之禮讓，禄萬石者歲捐五之一，二千石者十之一，千石者二十之一，以贍貧宗，立爲定制。此一時計也。各宗聚居一城，貧日益甚，宜令就近散處，給閒田使耕以代禄；奸生之孽，重行黜削。此百世計也。

第二年六月進言："現今天下最大的憂慮有三種：藩王俸禄不足用，邊防糧餉不能支持，朝廷和個人都陷入困境。宗室藩王有臨時的計策，也有長遠的計策。趕緊設立宗室的學校，教他們禮儀謙讓，俸禄一萬石的每年捐出五分之一，二千石的捐出十分之一，一千石的捐出二十分之一，用來贍養貧困的宗室，規定爲不可改變的制度。這是臨時的計策。各宗族集中居住在一座城裏，貧困一天比一天嚴重，應當命令他們就近分

邊餉莫要於屯鹽，近遴大臣龐尚鵬、鄒應龍、淩儒經理，事權雖重，顧往河東者兼理四川，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往江南者兼理浙、湖、雲、貴，重内地而輕塞下，非初旨也。且一人領數道，曠遠難周。請在内地者專責巡撫，令尚鵬等三人分任塞下屯事，久任責成，有功待以不次，則利興而邊儲自裕。今天下府庫殫虛，百姓困瘁，而建議者欲罄天下庫藏輸内府，以濟旦夕之用，脱州郡有變，何以待之？夫守令以養民爲職，要在勸農桑、清徭賦、重鄉約、嚴保甲，而簿書獄訟，催科巧拙不與焉。”疏上，多議行。

散居住，給閑田讓他們耕種以代替俸禄；有壞的苗頭發生，重新進行罷黜削奪。這是長遠的計策。邊防糧餉没有比屯田和鹽政更重要的了，近來遴選大臣龐尚鵬、鄒應龍、淩儒去經理這些事，職權雖然重，但是派往河東的兼管四川，派往江北的兼管山東、河南，派往江南的兼管浙、湖、雲、貴，重視内地而輕視邊塞，這不是最初的宗旨。况且一個人治理幾個道，空闊廣遠而難以周到。建議在内地的專門由巡撫負責，讓龐尚鵬等三人分任邊塞屯田和鹽政的事，長時期任職而要求他們做出成績，有功給以越級提拔，這樣就利益興隆而邊防儲備自然充裕。現在國家府庫全都空虛，老百姓窮困勞苦，而提建議的人却想盡國家庫藏都運送入内府，以補助朝夕的費用，如果州郡發生事變，憑什麼來對付？太守縣令將養育百姓作爲職責，重要的在於鼓勵務農植桑，清理差役租賦，强調鄉村守約，嚴密保甲制度，而簿册文書刑獄訴訟，以及催租定罪辦法的巧妙或笨拙都不在其内。”奏章呈上去，大多商議實行。

其冬復疏言：“天下可憂在民窮，能爲民紓憂者，知府而已。宜慎重其選，治行卓越，即擢京卿若巡撫，則人自激勸。督學者，天下名教所繫，當擇學行兼懋者，毋限以時。教行望峻，則召爲祭酒或入翰林，以示風勵。”下部議，卒不行。

這年冬天又上疏進言：“國家擔憂的是百姓窮困，能够替百姓解除憂慮的是知府。應當慎重地遴選政績卓越的，就擢升爲朝廷裏的官或巡撫，這樣每個人就會自己激勵奮勉。督學，關係到天下的名教，應當選擇學問品行都好的人，不要限定時間。教育有成績而且聲望很高的，就召調爲祭酒或者進入翰林院，以表示鼓勵。”奏章交到部裏商議，結果没有實行。

三年擢太僕少卿。初，徐階、高拱相構，時亮與朝臣攻去拱。已而拱復入，考察言官，排異己者；時亮及陳瓚、張櫄已擢京卿，皆被斥。時亮坐不謹，落職。

三年升爲太僕少卿。當初，徐階、高拱結怨，魏時亮和朝中大臣攻擊高拱而使他去職。後來高拱又入朝做官，考察諫官，排除異己；魏時亮以及陳瓚、張櫄已經升爲京官都被斥逐。魏時亮被定罪爲不謹慎，罷了官職。

萬曆十二年用丘橓、余懋學等薦，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右副都御史，攝京營戎政，陳安攘要務十四事。尋請以水利、義倉、生養、賦役、清獄、弭盗、善俗七條課守令，歲終報部院及科，計吏時以修廢定殿

萬曆十二年由於丘橓、余懋學等推薦，起用爲南京大理丞。積功升任右副都御史，代管京營的軍事，陳述安内攘外重要事情十四件。不久建議將水利、義倉、男女生育、租賦差役、清理刑獄、弭止盗賊、搞好風俗七條考核知府縣令，年終報告部院以及科，審核官吏時用來改善確定政

最。又請皇長子出閣講學。歷刑部左、右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逾年卒官。

時亮初好交游，負意氣。嘗劾罷左都御史張永明，爲時論所非。時亮亦悔之。中遭挫抑，潛心性理之學。天啓中，謚莊靖。

績優劣。又建議皇長子出閣聽講經史。歷任刑部左、右侍郎，拜官南京刑部尚書。過一年死在任上。

魏時亮起初愛好交游，注重意氣。曾經彈劾罷去左都御史張永明，被當時輿論所指責。魏時亮也懊悔這件事。中間遭受挫折，專心研究性理方面的學問。天啓年間，賜給謚號莊靖。

陳瓚

陳瓚，字廷祼，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江西永豐知縣。治最，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嚴嵩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遷左給事中。劾文選郎南軒，請録建言廢斥者。帝震怒，杖六十除名。隆慶元年起官吏科，請恤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而誅奸黨之殺沈鍊者。帝可之，楊順、路楷皆逮治。其冬擢太常少卿。高拱惡瓚爲徐階所引，瓚已移疾歸，竟坐浮躁謫洛川丞，不赴。萬曆中，累官刑部左侍郎。初，瓚爲拱所惡被斥，及張居正柄政亦惡之，不召。居正死，始以薦起會稽縣丞。其後官侍郎。稽勛郎顧憲成疏論時弊謫官，瓚責大學士王錫爵曰："憲成疏最公，何以得譴？"錫爵曰："彼執書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輩苦心。"瓚曰："恐書生之言當信，道旁之口當察，憲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錫爵默然。瓚前後忤執政如此。卒官，贈右都御史，謚莊靖。櫝見《鄒應龍傳》。

陳瓚，字廷祼，常熟人。嘉靖三十五年中進士。授任江西永豐知縣。政績一等，升爲刑科給事中。彈劾罷去嚴嵩同黨祭酒王才、諭德唐汝楫。升任左給事中。彈劾文選郎南軒，建議録用提建議而被廢斥的官員。皇帝大怒，杖責六十下削除官籍。隆慶元年起用在吏科做官，建議撫恤楊最、楊爵、羅洪先、楊繼盛，殺掉奸黨中殺害沈鍊的。皇帝同意他，楊順、路楷都被逮捕治罪。這年冬天升爲太常少卿。高拱恨陳瓚由徐階所舉薦，陳瓚已經托病回去，却被認爲浮躁而被降職爲洛川丞，他不去赴任。萬曆年間，積功升官刑部左侍郎。起初，陳瓚被高拱所恨而被斥逐，到了張居正掌握大權也恨他，不召用。張居正死，纔由於推薦被起用爲會稽縣丞。此後官做到侍郎。稽勛郎顧憲成上疏論列當時的弊病被降官，陳瓚責問大學士王錫爵説："顧憲成奏疏最公正，爲什麼要受譴責？"王錫爵説："他拿着書生的話，曲從道路流言，哪裏瞭解我們這輩人的苦心。"陳瓚説："恐怕書生的話應當信任，流言應當細察，顧憲成的苦心也不可不瞭解。"王錫爵不説話。陳瓚先後像這樣地觸犯了執掌大權的人。他死在官位上。贈銜右都御史，謚號莊靖。張櫝見《鄒應龍傳》。

郝杰

郝杰，字彦輔，蔚州人。父銘，御史。杰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隆慶元年巡撫畿輔。冬，寇大入永平，疏請蠲被掠地徭賦，且言："比年罰行於文臣而弛於武弁，及於主帥而略於偏裨，請飭法以振國威。"俱報可。已，劾薊督劉

郝杰，字彦輔，蔚州人。父親郝銘，任御史。郝杰考中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官行人，升任御史。隆慶元年任都城近地的巡撫。冬天，寇賊大規模侵入永平，上疏建議蠲免被侵掠地區的差役租賦，而且進言："近年來處罰在文臣間實行而對於武官却十分鬆弛，法紀也衹涉及到了主帥而對於將佐却略過去了，建議嚴肅法紀以振作

燾、巡撫耿隨卿觀望，寇退則斷死者報首功，又奪遼東將士棒椎厓戰績，并論副使沈應乾，游擊李信、周冕罪。帝爲黜應乾，下信、冕獄，敕燾、隨卿還籍聽勘。詔遣中官李祐督蘇、杭織造，工部執奏，不從。杰言："登極詔書罷織造甫一年，敕使復遣，非畫一之政。且内臣專恣，有司剥下奉之，損聖德非小。"帝終不聽。駕幸南海子，命京營諸軍盡從。徐階、楊博等諫，不聽，杰復争之，卒不從。刑部侍郎洪朝選以拾遺罷，上疏自辨，杰等劾其違制，遂削職。以嘗論高拱非宰輔器，爲所嫉。及拱再召，杰遂請急去。拱罷，起故官。旋以私議張居正逐拱非是，出爲陝西副使。再遷山東左布政使。被劾，降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

國威。"都批覆同意。接着，彈劾薊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臨陣觀望，等到寇賊退去斬下死者的頭顱來報殺敵斬首之功，又搶奪了遼東將士棒椎厓作戰的功勞，并且論列副使沈應乾，游擊李信、周冕的罪。皇帝因而罷黜了沈應乾，將李信、周冕下到監獄，命令劉燾、耿隨卿回原籍聽候審問。皇帝命令宦官李祐監督蘇、杭織造，工部上奏，不依從。郝杰進言："登基時的詔書寫着停止織造纔一年，又命令派遣使者，不是統一的政策。而且宦官專權肆意，官署欺壓百姓來奉承他們，損害聖上恩德不是小事。"皇帝始終不聽。御駕要到南海子，命令京營的各軍都隨從着去。徐階、楊博等諫諍，不接受，郝杰又諫諍，最後還是不接受。刑部侍郎洪朝選由於京官考核之後又受到糾彈而罷職，上疏替自己辯解，郝杰等彈劾他違反制度，於是就被削去官職。由於曾經論列高拱没有宰輔的氣度，被高拱嫉恨。到了高拱再被召用，郝杰就急忙請假離去。高拱罷官，他被起用爲原來的官。接着由於私下議論張居正驅逐高拱不對，外放爲陝西副使。再調爲山東左布政使。被彈劾，降爲遼東苑馬寺卿兼海道兵備，加山東按察使。

十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以督諸將擊敵，録一子官。時李成梁爲總兵官，威望甚著，然上功不無抵欺。寇入塞，或斂兵避，既退，始尾襲老弱，或乘虚搗零部，誘殺附塞者充首功，習以爲常。督撫諸臣庇之，杰獨不與比。十九年春，成梁用參將郭夢徵策，使副將李寧襲板升於鎮夷堡，獲老弱二百八十餘級。師旋，爲别部所遮，寧先走，將士數千人失亡大半，成梁飾功邀叙。杰具奏草，直言其故，要總督蹇達共奏。達匿其草，自爲奏論功。巡按御史胡克儉馳疏劾寧；詞連成梁，亦詆杰。兵部置寧罪不議。克儉大憤，盡發成梁、達隱蔽狀。先是，十八年冬，海州被掠十三日，副將孫守廉不戰，成

十七年擢升爲右僉都御史，任遼東巡撫。由於監督諸將擊敵有功，録用一個兒子爲官。當時李成梁任總兵官，威望十分顯著，然而上報功勞時不是没有冒充欺騙的。敵寇入侵關塞，有時收兵退避，等敵人退避以後，纔隨着敵人後邊襲擊老弱的人，有時乘着空虚攻擊零星部隊，誘殺依附關塞的人來假充斬首之功，已經養成習慣看成很平常的事了。督撫這些臣子包庇他，衹有郝杰不和他相勾結。十九年春天，李成梁用參將郭夢徵的計策，派副將李寧在鎮夷堡襲擊板升，得到老弱二百八十多人的首級。軍隊回來，被别的部隊攔擊，李寧搶先逃走了，將士幾千人損失死亡了大半，李成梁粉飾戰功要求獎勵。郝杰準備了奏章的草稿，直率地説出了底細，約總督蹇達一起上奏。蹇達藏匿了他的草稿，自己上奏疏論功獎賞。巡按御史胡克儉迅速呈送奏章彈劾李寧，言詞涉及李成梁，也譴責郝杰。兵部擱置李寧的

梁亦弗救。克儉既劾守廉，申時行、許國庇之，止令聽勘。克儉乃言："臣初劾守廉，時行以書沮臣；及劾寧，又與國諭臣寬其罪。徇私背公，將壞邊事。"并歷詆一鶚、達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奸欺罔，達置杰會稿功罪疏不奏，遂追數成梁前數年冒功狀。帝謂成梁前功皆由巡按勘報，克儉懸度妄議。卒置成梁等不問，而心以杰爲不欺。

罪行不加議處。胡克儉很憤慨，全部揭發了李成梁、蹇達隱蔽着的罪狀。在這之前，十八年的冬天，海州被掠奪十三天，副將孫守廉不出戰，李成梁也不去救援。胡克儉彈劾孫守廉，申時行、許國庇護他，衹讓他聽候審查。胡克儉於是進言："臣當初彈劾孫守廉，申時行寫信阻止臣；到了彈劾李寧，又和許國告訴臣寬恕他的罪。講私情而背公理，將會敗壞邊防大事。"并且一一譴責一鶚、蹇達以及兵科給事中張應登朋比爲奸欺君罔上，蹇達擱置郝杰起草的論列功罪的奏疏不上奏，於是追究李成梁前幾年冒功的狀况。皇帝認爲李成梁以前的功績都是由巡按審核後呈報的，胡克儉憑空猜測亂加議論。最後就放着李成梁等不追究，而心裏認爲郝杰没有欺騙。

旋就進右副都御史。日本陷朝鮮，達遣裨將祖承訓以三千人往，皆没。事聞，杰亦被劾，帝特免之。朝鮮王避難將入遼，杰請擇境外善地處之，且周給其從官、衛士，報可。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召理戎政，進右都御史。日本封貢議起，杰曰："平秀吉罪不勝誅，顧加以爵命，荒外聞之，謂中朝無人。"議不合，徙南京户部尚書。移疾歸。起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參贊機務。卒官。贈太子少保。

接着升爲右副都御史。日本攻陷朝鮮，蹇達派遣裨將祖承訓帶領三千人去，全被消滅了。事情傳開，郝杰也被彈劾，皇帝特别赦免他。朝鮮王避難將進入遼地，郝杰建議選擇邊境外妥善地方安置他，而且周到地提供他的隨從官、衛士的生活所需，批覆同意。不久升任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的軍務。召調爲治理軍事，升爲右都御史。日本封爵納貢的議論出現，郝杰説："平秀吉的罪行殺不勝殺，如果加給他爵號，荒僻地方的人知道了，以爲中國没有人。"意見不相合，調爲南京户部尚書。托辭生病回家。起用爲南京工部尚書。就任調到兵部，參贊機要事務。死在官任上。贈銜太子少保。

胡克儉

胡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巡按山東。遼東其所轄也，奏禁買功、竊級諸弊。既劾成梁，爲要人所忌。會克儉劾左都御史李世達曲庇罪囚，至詆爲賊，執政遂言克儉妄排執法大臣，不可居言路，謫蘄水丞。上官以事遣歸，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光禄少卿。天啓中，歷刑部右侍郎。五年冬，逆黨李恒茂論其衰朽，落職歸。崇禎初，復官。卒，贈尚書。克

胡克儉，字共之，光山人。萬曆十四年中進士。由庶吉士調爲御史，任山東巡按。遼東是他所管轄的，就上奏禁止捐錢求功名、竊取官級這些弊病。彈劾李成梁以後，被掌大權的人所忌恨。逢上胡克儉彈劾左都御史李世達袒護罪犯，甚至詆駡他爲賊，執政就進言胡克儉胡亂排斥執法大臣，不可擔任言官，貶謫爲蘄水丞。頂頭長官藉事差遣他回鄉，在家中居住了三十年。光宗即位，起用爲光禄少卿。天啓年間，曾任刑部右侍郎。五年冬天，逆黨李恒茂論列他已經衰朽，削職回去。崇禎初年，恢復官職。死，贈銜尚

儉本姓扶，冒胡姓，久之始復故。

書。胡克儉本來姓扶，冒充姓胡，很久以後纔恢復原姓。

趙參魯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户科給事中。

趙參魯，字宗傳，鄞人。隆慶五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調任户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慈聖太后立廟涿州，祀碧霞元君。部科臣執奏，不從。參魯斥其不經，且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浚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振貧民，植福當更大。"亦不聽。南京中官張進醉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交章論，未報，參魯復上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黨，不并治信無以厭人心。"時信方結馮保，朝議遂奪岳等俸，謫參魯高安典史。遷饒州推官，擢福建提學僉事，請急歸。遭喪，服除，仍督學福建。歷南京太常卿。

萬曆二年，慈聖太后在涿州立廟，奉祀碧霞元君。部科臣子上奏，不依從。趙參魯指斥這件事荒唐，而且進言："南北遭到搶掠，老百姓受到禍害，派勞役開浚河道，弄到賣妻賣兒。陛下拿出國庫銀修橋建廟，已經有五萬多了。如果移過來賑濟貧民，所培育的後福必定更大。"也不聽從。南京宦官張進酒醉後侮辱給事中王頤，給事中鄭岳、楊節一起上奏章論列，未得到批覆，趙參魯又上疏進言："張進是守備宦官申信的同黨，不一起處治申信無法滿足人們的心願。"當時申信正勾結馮保，朝廷上商議時就削奪了鄭岳等人的俸禄，貶謫趙參魯爲高安典史。調爲饒州推官，升爲福建提學僉事，請假回去。遭到喪事，守孝期滿，仍舊在福建監督學政。歷任南京太常卿。

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奸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旋改吏部。日本封貢議起，參魯持不可。總督顧養謙不懌，争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説；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成。

十七年由右副都御史任福建巡撫。申明嚴厲禁止出海的命令，殺通倭的奸商。升任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調兵部，接着調吏部。日本封爵納貢的議論提起，趙參魯堅持不同意。總督顧養謙不高興，在朝廷上争論，而且進言趙參魯熟悉倭的情况，適宜於擔任。奏章下到朝廷臣子，參魯又堅持以前的説法；因而著《東封三議》，辨别利害十分透徹。這以後封爵的事最終没有實行。

拜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妄指星象，欲起兵勤王，被劾下吏，參魯當以死。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以侵牟爲侍郎周思敬所劾，擬戍。學仕移罪家僮，法司予輕比。御史朱吾弼復劾之，并及參魯；言學仕乃大學士志皋族父，故參魯庇之。參魯乞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言參魯履行素高，不當聽其去，詔留之。累加太子太保。致仕，卒，謚端簡。

拜官南京刑部尚書。誠意伯劉世延狂妄地依仗星象，心想起兵勤王，被彈劾交到法庭審問，趙參魯判他死罪。南京工部主事趙學仕因掠奪老百姓被侍郎周思敬所彈劾，擬議流放。趙學仕將罪行轉移給家僮，司法官署給予輕判。御史朱吾弼又彈劾他，同時涉及趙參魯；説趙學仕是大學士趙志皋的族父，所以趙參魯包庇他。趙參魯乞求退休。吏部尚書孫丕揚等進言趙參魯德行一向很好，不應當聽任他離去，皇帝命令留住他。積功加銜太子太保。退休，死，謚號端簡。

張孟男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廣平推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累進尚寶丞。高拱以内閣兼吏部，其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私語。拱憾之，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邸爲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擢孟男太僕少卿。孟男復不附，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四十四年中進士。授爲廣平推官。漸漸升任漢中同知。入京爲順天治中，積功升任尚寶丞。高拱由内閣兼任吏部，他的妻子是張孟男的姑媽，張孟男除了談公事外没在私下跟高拱談過私話。高拱恨他，四年不升他的官。到了高拱被放逐，親戚朋友都退縮躲避，衹有張孟男留在高拱的府邸替他整理行裝送他到郊外。張居正掌權，升張孟男爲太僕少卿。張孟男也不依附，失去張居正的喜歡，不讓升官。很久以後，張居正失敗，纔積功升任南京工部右侍郎。不久召入朝廷，以本來的官職掌管通政司的工作。

萬曆十七年，帝不視朝者八月，孟男疏諫，且言："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蔡人訟故令曹世卿枉，章并留中，其人繫兵馬司，橐饘不繼，莫必其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間一御門。其冬改户部，進左侍郎。尋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户部。時留都儲峙耗竭，孟男受事，粟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南京御史陳所聞劾孟男貪鄙，吏部尚書孫鑨言孟男忠誠謹恪，臺臣所論，事由郎官，帝乃留之。孟男求去，不允。再疏請，乃聽歸。久之，召拜故官。

萬曆十七年，皇帝不上朝八個月，張孟南上疏諫諍，而且進言："嶺南人訴訟原都御史李材有功勞，蔡人訴訟原縣令曹世卿的冤屈，奏章都被留在宫中，他們却被關在兵馬司，衣食都供應不上，没有人敢肯定他們能活下來，虧損了聖上的恩德。"皇帝動心了，於是間或在宫門聽政。這年冬天調到户部，升爲左侍郎。不久拜官南京工部尚書，隨後調户部。當時留都儲積的糧食已經耗盡，張孟男接事，糧食衹够支持兩年，不到兩年就有七年的儲蓄。水衡修理倉庫，拿出盈餘公款二千兩支助。有人認爲爲什麽去耕耘别人的田地。張孟男説："公家的事，竟劃界限嗎？"南京御史陳所聞彈劾張孟男貪心鄙陋，吏部尚書孫鑨進言張孟男忠誠謹敬，臺臣所論列的，事情出於郎官，皇帝於是就留住了奏疏。張孟男請求去職，不允許。再次上疏請求，纔聽任離職回鄉。很久以後，召調拜爲原來的官。

三十年春，有詔罷礦税。已，弗果行。孟男率同列諫，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税患日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征天下租税，皆鬻男市女、朘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摇國，有臣如此，安所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

三十年的春天，詔命罷去礦税。不久，没有最終實行。張孟男率領同僚諫諍，没有批覆。加銜太子少保。五次上奏章乞求辭職回鄉，不准許。當時礦税的禍害一天天嚴重，張孟男起草留下奏章幾千字，徹底陳述害處，上言："臣充數擔任地官，所徵收的國家内的租税，都是賣兒賣女、刮骨割肉剩餘下來的。臣拿催收租税作爲職守，臣盡了職守，而老百姓受害了。聚積財物而害了百姓，虐待百姓而騷擾了國家，像這樣的臣

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

子，憑什麽用他。臣悲呼不止，替陛下作杞人那樣的憂慮罷了。”囑咐他的兒子呈上去，第二天就死了。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他清廉忠誠，贈銜太子太保。

衛承芳

衛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不當先。”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禄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嚴絶饋遺，屬吏争自飭。入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就拜户部尚書。福王乞蘆洲，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内官徵課。承芳抗疏争，卒不從。萬曆間，南京户部尚書有清名者，前有張孟男，後則稱承芳。尋就改吏部。卒官。贈太子太保，謚清敏。

衛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中進士。萬曆期間，積功升任温州知府。他清廉有政績而且愛撫百姓。升任浙江副使，托病辭職回去。經推薦起用爲山東參政，曾任南京鴻臚卿。吏部推薦太常少卿朱敬循爲右通政，以衛承芳作他的副手。朱敬循，是大學士朱賡的兒子。朱賡進言：“衛承芳是臣同年進士，品行恬淡，當代很少能比得上，臣的兒子不應當在前面。”皇帝同意他的意見。不久升任南京光禄卿，擢用爲右副都御史任江西巡撫。嚴肅地拒絶贈送禮品，部屬争相自我訓誡。調入朝廷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隨着拜爲户部尚書。福王乞求得到蘆洲，從江都到太平南北一千多里，自己派遣内官去徵收賦税。衛承芳上疏直言諫諍，最後没依許。萬曆年間，南京户部尚書有清廉名聲的，前面有張孟男，後來就數衛承芳了。不久調任吏部。死在官職上。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清敏。

李禎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高平知縣，徵授御史。

萬曆初，傅應禎以直言下詔獄，禎與同官喬巖、給事中徐貞明擁入護視之，坐謫長蘆鹽運司知事。遷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遷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極言貢市非策，因歷詆邊吏四失。帝以納款二十年，不當咎始事，遂寢其議。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言：“知縣梁道凝循吏，反注下考，宜懲挾私者以勵其餘。薦舉屬吏不應專及高秩，下僚如趙蛟、楊果者，亦當顯旌之。”蛟、果，萬曆初以吏員超擢者也。詔皆報可。召爲左僉都御史，再遷户部右侍郎。趙用賢以絶婚事被訐，户部郎中鄭材復

李禎，字維卿，安化人。隆慶五年中進士。任高平知縣，召調爲御史。

萬曆初年，傅應禎由於直言而被下到詔獄，李禎和同任御史的喬巖、給事中徐貞明一起進去看護他，因此被貶謫爲長蘆鹽運司知事。升爲歸德推官、禮部主事，三次升遷後爲順天府丞。十八年，洮、河有警報，他竭力進言貢市不是好計策，就一一指斥邊防官吏四項過失。皇帝認爲接受媾和已二十年，不應當再追究當初的事，就擱置了他的意見。他以右僉都御史任湖廣巡撫，進言：“知縣梁道凝是有良好政績的官吏，考核時反而被載入下等，應當懲辦懷着私恨的人以勉勵其他的人。薦舉下屬官吏不應當衹薦舉職務高的，下級僚屬像趙蛟、楊果這樣的人，也應當表彰他們。”趙蛟、楊果，是萬曆初年從吏員中越級提拔起來的。詔書都批覆同意。召爲左僉都御

詆之。禎駁材疏，語侵其父洛。材憤，疏詆禎，禎遂乞休，不允。御史宋興祖請改材他部避禎，全大臣體，乃出材南京。禎尋調兵部，進左侍郎。

史，再升爲户部右侍郎。趙用賢因斷絶婚姻的事被攻擊，户部郎中鄭材又辱駡他。李禎駁斥鄭材的奏疏，話語侵犯到他的父親鄭洛。鄭材憤恨，上疏責駡李禎，李禎就乞求退休，不允許。御史宋興祖建議調鄭材到其他部以避開李禎，保全大臣的體統，於是就將鄭材外放到南京。李禎不久調到兵部，升爲左侍郎。

二十四年，日本封貢事僨，首輔趙志皋、尚書石星俱被劾。廷臣議戰守，章悉下兵部。禎等言："今所議惟戰守封三事。封則李宗城雖徵，楊方亨尚在。若遽議罷，無論中國數百人淪於異域，而我兵食未集，勢難遠征。宜令方亨静俟關白來迎則封，不迎則止。我以戰守爲實務，而相機應之。且朝鮮素守禮，王師所屯，宜嚴禁擾掠。"得旨如議。而疏内言志皋、星當去。詔詰禎，止令議戰守事，何擅及大臣去留，姑勿問。志皋自是不悦禎。明年，星得罪，命禎攝部事。禎以平壤、王京、釜山皆朝鮮要地，請修建大城，興屯開鎮，且列上戰守十五策，俱允行。後又數上方略。

二十四年，日本封爵納貢的事没有辦成，首輔趙志皋、尚書石星都被彈劾。朝廷大臣討論戰守，奏章都下到兵部。李禎等進言："現今所商議的衹有戰、守、封三件事。封則李宗城雖然被召調，但是楊方亨尚在。如果忽然主張罷除，不要説中國幾百人淪陷在外國，我們士兵糧食尚未聚集，形勢不允許遠征。應當命令楊方亨静候關白來迎接使臣就封，不來迎就停止。我們將戰守做爲實在的事，看時機來對付。而且朝鮮一向遵守禮制，王師屯駐的地方，應當嚴禁騷擾搶占。"得到皇帝同意的命令。奏疏内進言趙志皋、石星應當去職。詔書責問李禎，衹命令討論戰守的事，爲什麽擅自涉及大臣的去留問題，姑且不追究。趙志皋從此不高興李禎。第二年，石星得罪，命令李禎代理主持部務。李禎認爲平壤、王京、釜山都是朝鮮的要地，建議修建大城，修築軍營，建立軍鎮，同時一一上奏戰守的十五條計策，都被准許實行。後來又多次上奏方針謀略。

四川被寇。禎言："川、陜接界，而松潘向無寇患者，以諸番爲屏蔽也。自俺答西牧，隴右騷然。其後隴右備嚴，寇不得逞，而禍乃移之川矣。今諸番强半折入於西部。臣閲地圖，從北界迤西間道達蜀地，多不隔三舍。幸層岩叠嶂，屹然天險，如鎮虜堡爲漳臘門户，虹橋關爲松城咽喉。關堡之外，或嶺或崖，皆可據守。守阿玉嶺，則不能越啞際而窺堡。守黄勝場，則不敢逾塞墩而寇關。他如横山、寡石崖尤爲要害，皆當亟議防禦，令撫鎮臣計畫以聞。"報可。

四川被侵犯。李禎進言："川、陜接界，而松潘向來没有敵寇爲患，是由於拿這些番邦作爲屏障。自從俺答向西放牧，隴右就紛亂了。後來隴右防備得嚴了，敵寇不得逞凶，禍害就轉移到四川了。現今這些番人大半轉入西部。臣看地圖，從北面邊界沿西小道到達四川地區，大多不到三舍距離。幸虧層岩叠嶂，聳立着天險，像鎮虜堡成爲漳臘的門户，虹橋關成爲松城的咽喉。關堡以外，或是峻嶺或是高崖，都可據守。守住阿玉嶺，就不能越過嘴巴邊而窺伺城堡。守住黄勝場，就不敢跳過要塞的土墩去入侵關隘。其他像横山、寡石崖尤其是要害之地，都應當急切地商議防禦措施，命令巡撫藩鎮各臣子訂好計劃報上來。"批覆同意。

禎質直方剛，署事規畫頗當。有欲即用爲尚書者，志皋以故憾，陰沮之。而張位、沈一貫雅與經略邢玠、經理楊鎬通，亦不便禎所爲；言禎非將材，惟蕭大亨堪任。帝不聽。其後玠、鎬益無功，志皋等又請罷禎，御史況上進劾禎庸鄙。帝皆不聽。甘肅缺巡撫，禎以劉敏寬名上。給事楊應文言敏寬方坐事勘，不當推舉。帝以詰禎，禎言："前奉詔敏寬須巡撫缺用，臣故舉之。"帝怒禎不引罪，調之南京。後考察，南京言官拾遺及禎，遂命致仕。

李禎樸實耿直方正剛毅，部署事情規劃得十分得當。有人打算立即擢用他爲尚書，趙志皋因以前的不滿，暗中阻止。張位、沈一貫和經略邢玠、經理楊鎬很要好，也不認爲李禎的作爲便利；進言李禎不是將材，衹有蕭大亨可以勝任。皇帝不采納。這以後邢玠、楊鎬愈加没有功績，趙志皋等又建議罷去李禎，御史況上進彈劾李禎平庸鄙陋。皇帝都不依從。甘肅缺乏巡撫，李禎把劉敏寬的名字報上去。給事楊應文進言劉敏寬正因事受審查，不應當推舉。皇帝將這詰問李禎，李禎說："以前奉詔劉敏寬等待巡撫缺時擢用，所以臣推舉他。"皇帝生氣李禎不認罪，就調他到南京。後來考核官員，南京的諫諍官員在考察之後糾彈官員過失時牽涉李禎，就命令他退休。

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逾年復引疾，不俟報徑歸，帝怒。大學士葉向高言："禎實病，不可深責。十餘年來，大臣乞休得請者，百無一二。李廷機、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百餘上。今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疏不下，相率求去。若復踵禎轍，實傷國體。諸臣求去，約有數端。疾病當去，被言當去，不得其職當去。宜曲體其情，可留留之，不可留則聽之。"帝竟奪禎職閒住。未幾卒。

很久以後，起用爲南京刑部尚書。過了一年又托病求退，不等批覆就離職回去，皇帝發怒。大學士葉向高進言："李禎確實生病，不可重責。十多年來，大臣乞求退休得到批准的，百人中没有一二人。李廷機、趙世卿都羈留了幾年，奏疏上了一百多次。現在尚書孫丕揚、李化龍又因考察軍政的奏疏没有批下去，相繼請求離去。如果又照着走李禎的路，實在有傷國家體統。這些大臣請求離去，概括起來有幾種情况。疾病的應當離去，被彈劾的應當離去，任職不相稱的應當離去。應當細緻地體察情形，可以留的留住他們，不能留的就聽任他們。"皇帝最後却削奪了李禎的官職讓他閑住。没多久死去。

丁賓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誣劉臺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去官。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中進士。授任句容知縣。調入朝廷爲御史。大學士張居正，是丁賓的座師，誣陷劉臺受贓，囑咐丁賓到遼東去巡察。丁賓竭力推辭，違反了張居正的心意而丢了官。

萬曆十九年用薦起故官，復以憂去。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多懈，賓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增守兵戍要害，部内晏然。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留

萬曆十九年因推薦而被起用爲原來的官，又由於守孝而離去。起用爲南京大理丞。積功升任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江防大都鬆懈，丁賓率領將校乘一小船往來巡視，增加守兵駐扎要害地方，軍隊内很安定。南衛世襲官職的大多赴京

滯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鑛欲窮治之，詔下法司訊鞫。賓兼攝刑部大理事，力平反，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年乞罷，光宗立始予致仕。

城請求襲官，留滯着而得不到官，丁賓建議就南京審查看襲職。妖民劉天緒邪道的事被發覺，兵部尚書孫鑛打算追究根源嚴加處理，皇帝命令下到司法部門審問。丁賓兼代刑部大理的職務，盡力平反，七人判處死罪，其餘的都得到釋放。召調拜官工部左侍郎，不久升任南京工部尚書。從上元到丹陽的道路，全部換成石塊，來往的旅客稱贊這件事。多次托辭年老乞求罷官，光宗即位纔讓他退休。

賓官南都三十年，每遇旱潦，輒請振貸，時出家財佐之。初以御史家居。及丁憂歸，連三年大饑，咸捐資以振。至天啓五年，復捐粟三千石振貧民，以資三千金代下户之不能輸賦者。撫按録上其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太保，旌其門。以年高，三被存問。崇禎六年卒，年九十一。謚清惠。

丁賓在南京做官三十年，每當遇上旱潦，就建議救濟和借貸，時常拿出家中的財物做補充。起初以御史的身份在家閑居。到了因喪事回來，接連三年大饑荒，都捐錢救濟。到了天啓五年，又捐糧食三千石救濟貧民，用錢財三千兩替貧苦人家不能交納租税的代交了。巡撫巡按記録他先後做的事上報，當時他已加銜太子少保，皇帝命令進銜太子太保，在他的門上挂匾額表彰。由於他年齡大，多次派人去慰問。崇禎六年死去，年齡九十一。謚號清惠。

贊曰：南京卿長，體貌尊而官守無責，故爲養望之地，資地深而譽聞重者處焉。或强直無所附麗，不爲執政所喜，則以此遠之。袁洪愈諸人類以清强居優閒之地，不竟其用，亦以自全。干時冒進之徒，可以風矣。

贊曰：南京的宰相，禮貌上受尊崇而所管的事却没有要求，所以是培養名望的地方，地位名望高而知名度大的人安置在那裏。有的耿直而没有什麽依附的，不被當權的人所喜歡，就用這種安置疏遠他們。袁洪愈這些人大多由於清廉正直居在閑暇的位置上，到底没有發揮作用，却也由於這種安置而保全了自己。迎合時勢求取功名的人，可以由此受到啓示了吧。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十

譚綸 徐甫宰 王化 李佑 王崇古 (子)謙 (孫)之楨 之采 李棠
方逢時 吴兑 (孫)孟明 (孟明子)邦輔 鄭洛 張學顔
張佳胤 殷正茂 李遷 凌雲翼

譚綸

譚綸，字子理，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南京禮部主事。歷職方郎中，遷台州知府。

綸沉毅知兵。時東南倭患已四年，朝議練鄉兵禦賊。參將戚繼光請期三年而後用之。綸亦練千人。立束伍法，自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即成精鋭。倭犯柵浦，綸自將擊之，三戰三捷。倭復由松門、澶湖掠旁六縣，進圍台州，不克而去。轉寇仙居、臨海，綸擒斬殆盡。進海道副使，益募浙東良家子教之，而繼光練兵已及期，綸因收之以爲用，客兵罷不復調。倭自象山突台州，綸連破之馬崗、何家礦，又與繼光共破之葛埠、南灣。加右參政，會憂去。

以尚書楊博薦，起復，將浙兵，討饒平賊林朝曦。朝曦者，大盜張璉餘黨也。璉既滅，朝曦據巢不下，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而遣主簿梁維棟入賊中，諭散其黨。朝曦窮，棄巢走，綸及廣東兵追擒之。尋改官福建，乞終制去。繼光數破賊，

譚綸，字子理，宜黄人。嘉靖二十二年考中進士。授任南京禮部主事。歷任職方郎中，調任台州知府。

譚綸沉着剛毅而懂得用兵。當時東南地區倭寇的禍患已有四年，朝廷商議訓練鄉兵來防禦賊寇。參將戚繼光建議以三年爲期限然後使用他們。譚綸也訓練了一千人。規定部隊的法規，從裨將以下一級級控制着。職分既然清楚，行動也就齊了，不久就成爲精鋭的部隊。倭寇侵犯柵浦，譚綸親自率軍迎擊他們，三戰三捷。倭寇又從松門、澶湖掠奪近旁六縣，進而圍攻台州，没有取勝就離去了。轉而侵犯仙居、臨海，譚綸幾乎全將他們或俘或殺。升任海道副使，更多招募浙東良家子弟教練他們，而戚繼光訓練兵卒已經到了期限，譚綸就收編他們來使用，停止調遣外地兵。倭寇從象山突襲台州，譚綸接連在馬崗、何家礦攻破他們，又和戚繼光一起在葛埠、南灣打敗他們。晋升爲右參政，遇上喪事離職而去。

由於尚書楊博推薦，在服喪期間起用，又率領浙江的部隊，討伐饒平賊林朝曦。林朝曦，是大盜張璉的餘黨。張璉被消滅以後，林朝曦占據老巢没有被攻下，又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陣以待，而派遣主簿梁維棟進入賊寇中，勸散他的黨羽。林朝曦没有辦法，丢掉老巢逃走，譚綸和廣東兵追上捉住了他。不久調任福建，乞求回家

浙東略定。倭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泉，千里盡賊窟，繼光漸擊定之。師甫旋，其衆復犯邵武，陷興化。

四十二年春再起綸。道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倭屯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搏戰中伏死，倭遂據平海衛，陷政和、壽寧，各扼海道爲歸計。綸環柵斷路，賊不得去，移營渚林。繼光至，綸自將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將左、右軍。令繼光以中軍薄賊壘，左右軍繼之，大破賊，復一府二縣。詔加右副都御史。綸以延、建、汀、邵間殘破甚，請緩征蠲賦。又考舊制，建水寨五，扼海口，薦繼光爲總兵官以鎮守之。倭復圍仙遊，綸、繼光大破賊城下。已而繼光破賊王倉坪、蔡丕嶺，餘賊走，廣東境内悉定。綸上疏請復行服，世宗許之。

四十四年冬，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而大足民作亂，陷七城。詔改綸四川，至已破滅。雲南叛酋鳳繼祖遁入會理，綸會師討平之。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西。招降岑崗賊江月照等。

綸練兵事，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淹歲。迨南寇略平，而邊患方未已。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請召綸、繼光練兵。詔徵綸還部，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綸上疏曰：

> 薊、昌卒不滿十萬，而老弱居半，分屬諸將，散二千里間。敵聚攻，我分守，衆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請練兵。然四難不

守喪而離去。戚繼光多次打敗賊寇，浙東大致平定。倭寇轉入福建。從福寧到漳、泉，千里地方都是賊窟，戚繼光漸漸地討平他們。部隊剛剛凱旋，他們的部衆又侵邵武，攻陷興化。

四十二年春天第二次在服喪期間起用譚綸。上任途中被升爲右僉都御史，任福建巡撫。倭寇屯居崎頭城，都指揮歐陽深戰鬥時中埋伏而死，倭寇就占據平海衛，攻陷政和、壽寧，各自控制海路作爲回去的計謀。譚綸圍起栅欄斷了他們的歸路，賊不能逃走，就將營地移到渚林。戚繼光到了，譚綸自己率領中軍，總兵官劉顯、俞大猷率領左、右軍。命令戚繼光帶領中軍逼近賊人營壘，左右軍隨後跟上，大敗賊人，收復一府二縣。皇帝下命令加官右副都御史。譚綸因延、建、汀、邵地區十分殘破，建議寬免賦稅。又考察以前的建制，建立水寨五處，扼守海口，推薦戚繼光爲總兵官鎮守這些地方。倭寇又圍住仙遊，譚綸、戚繼光在城下大敗賊人。不久戚繼光在王倉坪、蔡丕嶺打敗賊人，其餘的賊人逃走，廣東境内完全平定。譚綸上疏請求再去守孝，世宗准許了他。

四十四年的冬天，起用爲原來的官，任陝西巡撫。尚未上任而大足的百姓作亂，攻陷了七座城。皇帝命令譚綸調任四川，到達時叛亂百姓已經破滅。雲南叛亂頭子鳳繼祖逃入會理，譚綸集合軍隊討平了他。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廣西巡撫。招降了岑崗的賊人江月照等。

譚綸精熟軍事，朝廷依靠他來對付賊人，逢有警報就調他去，在任没有滿一年的。到了南方寇賊大致平定，而邊境的災患却没有停止。隆慶元年，給事中吳時來建議召調譚綸、戚繼光操練軍隊。詔書徵調譚綸回到部裏，升爲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的軍務。譚綸上疏說：

> 薊、昌兵卒不到十萬，而老弱占半數，分屬各將領，散駐在二千里地區。敵人聚集起來進攻，我們分散開來防守，衆寡强弱不相等，所以進言的急切建議練兵。然而四種

去，兵終不可練。

夫敵之長技在騎，非召募三萬人勤習車戰不足以制敵。計三萬人月餉，歲五十四萬，此一難也。燕、趙之士銳氣盡於防邊，非募吴、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議者以爲不可。信任之不專，此二難也。軍事尚嚴，而燕、趙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震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今忠智之士掣肘廢功，更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敵，戰而勝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終身創，而忌嫉易生；欲再舉，禍已先至。此四難也。

以今之計，請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及督撫標兵三萬，分爲三營，令總兵參游分將之，而授繼光以總理練兵之職。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近邊。至則遏之邊外，入則決死邊内。二者不效，臣無所逃罪。又練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請速調浙兵三千，以濟緩急。三年後，邊軍既練遣還。

詔悉如所請，仍令綸、繼光議分立三營事宜。綸因言："薊鎮練兵逾十年，然竟不效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宜責臣綸、繼光，令得專斷，勿使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兵事起，邊臣牽制議論，不能有爲，故綸疏言之。而巡撫劉應節果異議，巡按御史劉翾、巡關御史孫代又劾綸自專。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

困難不去掉，兵終究不可能操練。

敵人擅長的是用騎兵作戰，不招募三萬人勤奮地學會車戰不能够制服敵人。合計三萬人的月餉，每年五十四萬，這是一種困難。燕、趙士卒的銳氣在防禦邊境中完全喪失，不招募吴、越熟悉作戰的兵卒一萬二千人混雜一起教他們，事情必定辦不成。臣和戚繼光召他們可以立即來到，發表議論的人却認爲不可以。任用不得專一，這是第二種困難。軍事崇尚嚴格，而燕、趙士卒一向驕傲，驟然見到軍法必定很震驚。而且距離京城近，流言容易産生，白讓忠誠而又有才智的人受到牽制而損害了功業，并且釀成了其他的禍患，這是第三種困難。我們的兵士向來没有抵擋過敵人，作戰而勝過敵人，他們不心服。能够第二次打敗敵人，纔能造成致命創傷，然而妒嫉容易産生；想第二次進攻，災禍却已先來了。這是第四種困難。

以今天的情況來考慮，建議調薊鎮、真定、大名、井陘以及督撫標下兵卒三萬人，分爲三營，派總兵參游分別率領他們，而授任戚繼光以總理練兵的官職。春秋兩季防守，三營兵各自移近邊境。敵人來就在邊境外阻止他們，侵入了就在邊境内決一死戰。如果兩者都没有效果，臣的罪責無可逃避。又練兵不是很快就可達到目標，現今秋天臨近，要加强防務，建議迅速調集浙兵三千，以對付緊急情況。三年以後，邊軍操練完成後就調遣回去。

詔書全部同意所建議的，仍舊讓譚綸、戚繼光商議分立三營的事。譚綸乘此進言："薊鎮練兵超過十年，然而却没有效果，是由於任用不專一，行動没落實。現在應當責成臣譚綸、戚繼光，使我們能够自行决斷，不要讓巡按、巡關御史參與其間。"自從戰事發生，邊臣牽制評議，將領不能有所作爲，所以譚綸上疏説了這些。然而巡撫劉應節果然提出不同意見，巡按御史劉翾、巡關御史孫代又彈劾譚綸一人專斷。穆宗采用了張居正的意見，將軍中事務全部委任譚綸，

而告知劉應節等不要阻撓。

綸相度邊隘衝緩，道里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路置一小將，總立三營：東駐建昌備燕河以東，中駐三屯備馬蘭、松、太，西駐石匣備曹牆、古石。諸將以時訓練，互爲掎角，節制詳明。是歲秋，薊、昌無警。異時調陝西、河間、正定兵防秋，至是悉罷。綸初至按行塞上，謂將佐曰："秣馬厲兵，角勝負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坐制侵軼者，宜於北。"遂與繼光圖上方略，築敵臺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綸召入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會臺工成，益募浙兵九千餘守之。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以功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協理如故。其冬，予告歸。

譚綸考察研究邊境關口地形的衝要和平緩，道路的遠近，分薊鎮爲十二路，每路設置一位小將，總共建立三營：東邊的駐建昌防備燕河以東，中間的駐三屯防備馬蘭、松、太，西邊的駐石匣防備曹牆、古石。各將領按時訓練，互爲掎角，管轄責任非常清楚。這年秋天，薊、昌没有警報。過去調陝西、河間、正定兵在秋天加强邊境防務，到這時候全部停止。譚綸剛到巡察塞上，對將佐説："秣馬厲兵，在短時間決出勝負的，適宜在南部邊境作戰；堅壁清野，以逸待勞制服侵入者，適宜在北部邊境作戰。"於是就和戚繼光把自己作戰方略繪成圖呈奏，從居庸開始到山海，建築防備敵人的樓臺三千座，控守着要害。譚綸被召入朝廷任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到了築臺工程完成，增加招募浙兵九千多去駐守。邊境防備大加整頓，敵人不敢入侵。因功升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仍像原來那樣協理戎政。這年冬天，准予告假回去。

神宗即位，起兵部尚書。萬曆初，加太子少保。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五年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神宗即位，起用爲兵部尚書。萬曆初年，加銜太子少保。給事中雒遵彈劾譚綸不稱職。譚綸三次上疏乞求罷職，皇帝下嘉奬詔書挽留他。五年後死在官任上。贈銜太子太保，謚號襄敏。

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積首功二萬一千五百。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脱。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戚"。

譚綸始終從事軍事將近三十年，累積斬首功二萬一千五百。曾經因爲戰鬥激烈了，刀鋒上的血浸漬了手腕，多次冲洗纔洗清血迹。和戚繼光共事齊名，稱爲"譚、戚"。

徐甫宰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嘉靖中舉順天鄉試，除武平知縣。武平當閩、粵交，多盗，甫宰築城立堡者三。上官以程鄉盗藪，調之往。既平朝曦，超擢潮州兵備僉事，添注剿寇，任一子千户。已而程鄉賊温鑑、梁輝等合上杭賊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遮擊之檀嶺，賊敗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戰皆捷。賊由間道歸程鄉，甫宰討擒之，餘黨悉平。賚銀幣。已，補潮州分巡僉事兼理兵備事。東莞水兵

徐甫宰，字允平，浙江山陰人。嘉靖期間考中順天鄉試，授任武平知縣。武平正處在閩、粵的交界，多盗賊，徐甫宰建築城墻設立碉堡許多處。上級官員因爲程鄉是盗賊的巢穴，便調他前去。他平定林朝曦以後，越級升任潮州兵備僉事，補職剿匪，任一個兒子爲千户。不久程鄉寇賊温鑑、梁輝等聯合上杭寇賊窺伺江西。平遠知縣王化在檀嶺攔擊他們，賊寇失敗逃奔瑞金，副使李佑三次作戰都取得勝利。賊寇由小路返回程鄉，徐甫宰討伐而擒住他們，其餘同黨全部平定。賞賜銀兩幣帛。不久，補爲潮州分巡僉事兼

徐永太等亂，停俸討賊。甫宰已疾亟，乞歸。未幾卒。

理兵備事。東莞水兵徐永太等作亂，罰停俸祿命去討賊。徐甫宰已病得厲害，乞求辭職回家。没有多久就死去。

王化

王化，字汝贊，廣西馬平人。父尚學，職方郎中。化登鄉薦。嘉靖四十年新置平遠縣，授化知縣。以擊賊檀嶺，有知兵名。田坑賊梁國相既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分寇江西、福建。化寄妻子會昌，而身率鄉兵往擊。賊連敗，乃縱反間會昌，言化已歿，化妻許氏慟哭自刎。化怒，追賊益急，獲國相於石子嶺。遷潮州府同知，仍署縣事。許被旌，官爲立祠。化舉卓異，超擢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吴百朋以貪黷劾之，削籍。巡按御史趙淳薦其知兵，乃命以僉事飭惠、潮兵備。久之，考察罷。

王化，字汝贊，廣西馬平人。父親王尚學，任職方郎中。王化考中鄉試。嘉靖四十年新設置了平遠縣，任王化爲知縣。由於在檀嶺擊敗寇賊，有通曉軍事的名氣。田坑賊寇梁國相投降以後又叛變，約了三圖賊寇葛鼎榮等分頭侵犯江西、福建。王化將妻子兒女寄居在會昌，而自己率領鄉兵前往攻擊。賊寇接連失敗，就在會昌行反間計，説王化已經死了，王化的妻子許氏痛哭自刎。王化發怒，追賊更加緊，在石子嶺捉住了梁國相。升任潮州府同知，仍舊署理縣裏的事。許氏受到旌表，官府替她建立了祠堂。王化被推舉爲卓異，越級升任廣東副使。南贛巡撫吴百朋拿貪污瀆職彈劾他，被削了官籍。巡按御史趙淳推薦他通曉軍事，於是命令他以僉事的身份去整頓惠、潮的防務。很久以後，在考核中被罷職。

李佑

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歷官江西副使，邀賊瑞金有功。尋敗廣東賊吴志高、江西下歷賊賴清規等，皆賚銀幣。進江西右參政。偕總兵官俞大猷，大破劇賊李亞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廣東。屢敗海寇林道乾、山寇張韶南等。隆慶中，被劾罷歸。

李佑，字吉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曾任江西副使，在瑞金攔擊賊寇有功。不久打敗廣東賊寇吴志高、江西下歷賊寇賴清規等，都受到銀兩錦帛的賞賜。升任江西右參政。和總兵官俞大猷一起，大破劇盜李亞元。升爲僉都御史，升任廣東巡撫。屢次打敗海盜林道乾、山寇張韶南等。隆慶期間，受到彈劾而罷官回鄉。

王崇古　王謙　王之楨　王之采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由郎中歷知安慶、汝寧二府。遷常鎮兵備副使，擊倭夏港，追殲之靖江。從巡撫曹邦輔戰滸墅。已，偕俞大猷追倭出海。累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考中進士。授任刑部主事。由郎中歷任安慶、汝寧二府知府。升爲常鎮兵備副使，在夏港攻擊倭寇，在靖江追上并將他們殲滅。隨從巡撫曹邦輔在滸墅作戰。不久，和俞大猷一起追倭寇出海。積功升爲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四十三年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崇古喜譚兵，具知諸邊厄塞，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

四十三年調爲右僉都御史，任寧夏巡撫。王崇古愛好談論軍事，完全瞭解邊境各險要關塞，親自參加部隊作戰，修治進攻和防禦設施，收納

巢。寇屢殘他鎮，寧夏獨完。隆慶初，加右副都御史。

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别部賓兔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略，總兵官郭江、黄演等皆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岢、雷龍等。數有功。着力兔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長城關與戰，大敗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獲首功甚多。

自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駐牧地也。又東薊、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蠻居之，皆强盛。俺答又納叛人趙全等，據古豐州地，招亡命數萬，屋居佃作，號曰板升。全等尊俺答爲帝，爲治城郭宫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又日夜教俺答爲兵。東入薊、昌，西掠忻、代，游騎薄平陽、靈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擾邊者三十年，邊臣坐失事得罪者甚衆，患視陝西四鎮尤劇。朝廷募獲全者官都指揮使，賞千金，卒不能得。邊將士率賄寇求和，或反爲用；諸陷寇自拔歸者，輒殺之以冒功賞；敵情不可得，而軍中動静敵輒知。四年正月詔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崇古禁邊卒闌出，而縱其素通寇者深入爲間。又檄勞番、漢陷寇軍民，率衆降及自拔者，悉存撫之。

投降歸附的寇盜，多次出兵直搗賊寇老巢。賊寇屢次破壞其他一些鎮，衹有寧夏却完好。隆慶初年，加官爲右副都御史。

吉囊的兒子吉能占據河套成爲西部邊境各部族的首領，另外部族賓兔駐扎大小松山放牧，向南騷擾河、湟番族，周圍四鎮都遭侵犯。總督陳其學没有威望和謀略，總兵官郭江、黄演等都戰敗而死，陝西巡撫戴才也因此免職。這年冬天，提升王崇古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王崇古上奏頒給四鎮旗牌，給予斟酌情况專斷處理，先斬後奏的權利，巡撫等臣子可以用軍法督戰，又根據地圖，分别交給大將趙岢、雷龍等有隨機專斷處理之權。多次有功。着力兔游牧河東，雷龍暗地從興武出兵襲擊而攻破他的營寨，殺的和俘獲的很多，升王崇古爲右都御史。吉能侵犯邊境，被防秋的兵所遏制，將營寨遷移到白城子。雷龍等從花馬池、長城關出兵跟他作戰，大敗他們。王崇古在陝七年，先後斬獲很多。

從河套以東宣府、大同邊界外，是吉囊的弟弟俺答、昆都力駐扎放牧的地方。又東邊薊、昌以北，吉囊、俺答家主土蠻居住着，都强盛。俺答又收納了叛徒趙全等，占據古豐州地，招收亡命之徒幾萬人，建築房屋居住而且從事耕作，稱作板升。趙全等尊奉俺答爲皇帝，替他築起城墻宫殿；自己也築起宅第，規制像王一樣，在大門上題着開化府。又日夜教俺答治理軍事。東邊侵入薊、昌，西邊掠奪忻、代，游擊的騎兵逼近平陽、靈石，直到潞安以北。從嘉靖辛丑年開始，騷擾邊境三十年，邊防臣子因失事而獲罪的很多，禍患比陝西四鎮更爲嚴重。朝廷招募能捉住趙全的任官都指揮使，賞賜千金，最後還是没能捉住。邊境將士大多賄賂敵寇求得和平，有的反被敵寇所用；有陷於敵寇而自己脱身回來的，就被殺掉用來冒功請賞；敵寇的情况不能瞭解，而自己軍中的動静敵人却都知道。四年正月詔命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王崇古禁止邊防兵卒隨便出境，而放那些向來通敵寇的深入進去作間諜。又發布文書慰勞番、漢陷在敵寇中的軍

歸者接踵。西番、瓦剌、黄毛諸種一歲中降者逾二千人。

其冬，把漢那吉來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育於俺答妻一克哈屯。長娶大成比妓不相得。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號三娘子，即俺答外孫女也。俺答見其美，奪之。把漢恚，又聞崇古方納降，是年十月率妻子十餘人來歸。巡撫方逢時以告。崇古念因此制俺答，則趙全等可除也，留之大同，慰藉甚至。偕逢時疏聞於朝曰："俺答横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悦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爲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有其衆。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仇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揚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爲無策。"

民，率領多人來投降以及自個脱身的，全都慰問和照料他們。回來的接連不斷。西番、瓦剌、黄毛各族人一年中來投降的超過二千人。

這年冬天，把漢那吉來投降。把漢那吉，是俺答第三個兒子鐵背台吉的兒子。幼年失去父親，由俺答的妻子一克哈屯養育。長大娶了大成比妓而不和諧。把漢自己聘了我兒都司的女兒，號爲三娘子，也就是俺答的外孫女。俺答看她漂亮，就奪取了她。把漢憤恨，又聽説王崇古正在招納投降的，就在這年十月率領妻兒十多人來投降。巡撫方逢時將這事報告了。王崇古想到可以利用這事牽制俺答，趙全等就可消滅，於是留他們在大同，竭力給以安撫。同時和方逢時一起上疏報告朝廷説："俺答在邊境外横行了將近五十年，聲威控制着各部族，侵犯騷擾邊境。現在神靈厭惡他的暴行悖德，使他骨肉離叛，千里來投降，應當給他住宅房舍，封他官職，豐厚地給他米糧和日常用品，使他心裏高興，同時嚴格禁止出入，以防備他有奸詐。如果俺答到邊境索取，就乘此答應和他交换，而責令他縛送板升那些叛徒來，同時交還被擄掠去的人口，然後以禮遣送把漢那吉回歸，這是上策。如果俺答就此凶蠻地用兵，不能用道理來開導，就明白地表示要誅殺把漢，以攪亂他的心志。他希望把漢活着回去，必定懼怕我們制他於死命。心志被攪亂而氣勢又受阻撓，就不敢大肆逞凶，這樣以後我們就慢慢地實行計謀，這是中策。如果他捨棄把漢而不提出要求，那麽我們應當豐厚地提供給養，用恩惠和信用來拉攏把漢。他的部下人員繼續來投降的，安置他們在邊塞附近，就讓把漢統領，大致像漢朝在烏桓設置屬國的規制。將來俺答死了，兒子辛愛必定擁有他的部衆。因此封把漢一個名號，讓他收集剩餘的人員，自己成爲一個部族。辛愛必定忿恨而争鬥。他們兩個部族相争持，雙方有利，雙方就都會存留，如果互相仇殺，就按兵聲稱援助。他們没有空暇侵犯，我們就得到休息，這又是一種計策。如果依照舊例安置把漢在海濱，使得俺答每天朝南望着，不斷地侵犯騷擾；又如將把漢分配給各將領，讓他們隨部隊立

功，他們向來驕貴不受驅使，如果使用得不順他們的心，必定會滋長怨恨和企望，立刻産生遠飛的心思，最後留下被反咬的禍患，這都不成爲計策。”

奏至，朝議紛然。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皆言敵情叵測。夢熊至引宋受郭藥師、張瑴事爲喻。兵部尚書郭乾不能决，大學士高拱、張居正力主崇古議。詔授把漢指揮使，賜緋衣一襲，而黜夢熊於外，以息異議。

奏疏到了，朝廷上議論紛紛。御史饒仁侃、武尚賢、葉夢熊都説敵情難以預料。葉夢熊甚至援引宋朝接受郭藥師、張瑴的事作比喻。兵部尚書郭乾不能裁决，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竭力主張王崇古的意見。下詔授任把漢爲指揮使，賞賜緋衣一件，而貶黜葉夢熊到外地，以平息不同的意見。

俺答方掠西番，聞變急歸，調辛愛兵分道入犯，索把漢甚急。辛愛佯發兵，陰擇便利，以故俺答不得志。一克哈屯思其孫，朝夕哭，俺答患之。巡撫逢時遣百户鮑崇德入其誉，俺答盛氣待之曰：“自吾用兵，而鎮將多死。”崇德曰：“鎮將孰與而孫？今朝廷待而孫甚厚，稱兵是速其死也。”俺答疑把漢已死，及聞言，心動，使使詗之。崇古令把漢緋袍金帶見使者，俺答喜過望，崇德因説之曰：“趙全等旦至，把漢夕返。”俺答大喜，屏人語曰：“我不爲亂，亂由全等。今吾孫降漢，是天遣之合也。天子幸封我爲王，永長北方，諸部孰敢爲患。即不幸死，我孫當襲封，彼受朝廷厚恩，豈敢負耶？”遂遣使與崇德俱來，又爲辛愛求官，并請互市。崇古以聞，帝悉報可。俺答遂縛全等十餘人以獻，崇古亦遣使送把漢歸。帝以叛人既得，祭告郊廟，磔全等於市。加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如故。

俺答正攻取西番，聽到事變趕忙回來，調派辛愛的兵分路入侵，索取把漢十分急迫。辛愛假裝發兵，暗中却循己意辦事，因此之故俺答不能如願。一克哈屯想念孫子，日夜哭泣，俺答擔憂她。巡撫方逢時派遣百户鮑崇德進入俺答的營地，俺答傲慢地接待他説：“自從我用兵，邊鎮的將領大多死掉。”鮑崇德説：“邊鎮將領和你的孫子哪個更重要？現今朝廷對待你的孫子十分優厚，宣戰是加速他的死亡。”俺答懷疑把漢已經死去，聽到這話，心裏動了，派使者刺探。王崇古讓把漢穿着緋袍金帶接見使者，俺答心喜過望，鮑崇德乘勢勸説他道：“趙全等早上送去，把漢晚上就能回來。”俺答很高興，屏退左右的人説：“我不作亂，亂由於趙全等。現在我的孫子投降漢，是上天派遣他促成合作。希望天子封我爲王，永遠爲北方首領，各部族誰敢成爲禍患。即使不幸我死去，我的孫子當然將承襲封號，他受朝廷的厚恩，哪裏敢負心呢？”於是派遣使者跟鮑崇德一起來，又替辛愛請求封官，并且請求互市通商。王崇古將這事報告，皇帝全都批示同意。俺答就綁縛了趙全等十多人來獻上，王崇古也派遣使者送把漢回去。皇帝因反叛分子已經得到，就祭了天地和宗廟，將趙全等人在街市上用車裂處死。升王崇古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仍像原來那樣總督軍務。

把漢既歸，俺答與其妻撫之泣。遣使報謝，誓不犯大同。崇古令要土蠻、昆都力、吉能等皆入貢，俺答報

把漢回去以後，俺答和妻子一邊撫摸他一邊哭。派遣使者答謝，發誓不侵犯大同。王崇古讓他邀土蠻、昆都力、吉能等都入貢，俺答回信願

如約，惟土蠻不至。崇古念土蠻勢孤，薊、昌可無患，命將士勿燒荒搗巢，議通貢市，休息邊民。朝議復嘩。尚書郭乾謂馬市先帝明禁，不宜許。給事中章端甫請敕崇古無邀近功，忽遠慮。

崇古上疏曰："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强，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未禁北敵之納款。今敵求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規，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莫收遏劉功者，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俺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磚聚灰塞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甚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决。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把漢之故，不擾宣、大，而土蠻三衛歲窺薊、遼，吉能、賓兔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絀，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也先以剋減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因條封貢八事以上。

意這樣做，衹有土蠻没有來。王崇古想到土蠻勢力已孤單，薊、昌就能够没有禍患，就命令將士不要燒荒搗巢，商議通貢市，讓邊民得以休息。朝廷上各種議論又鬧騰起來。尚書郭乾認爲先帝明令禁止馬市，不應當准許。給事中章端甫建議敕令王崇古不要求取近功，忽略遠慮。

王崇古上疏説："先帝誅殺仇鸞以後，規定再進言開市的斬首，邊防臣子哪裏敢故意違反禁令，自己陷入死罪。但是敵人勢力既不同過去那樣强盛，我們的兵卒也不是過去那樣怯弱，不應當援引以前的事來作爲例子。先帝禁止開馬市，并没有禁止北方敵人來誠心降服。現在敵人請求貢市，不過像遼東、開原、廣寧的規矩，商人拿有换無，互相交易，并非請求又開馬市。俺答父子兄弟横行了四五十年，震驚了皇上的威嚴，給京都地區帶來禍害，没有收到阻止外敵的功績，是由於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得邊防臣子不知該怎麽樣處置纔好。去年秋天，俺答向東進軍，京城裏戒嚴，甚至有人主張運來磚塊收集泥灰堵塞城門守城的計策。現今他來投誠求貢，又一定提出久遠的要求，想保證百年没有事故，否則就辦爲首主張這事的人的罪。豈衹是臣等不能預測，將來即使俺答也恐怕衹能保證他自己，而不能保證在身死後控制各部屬。拒絶敵人很容易，拿着先帝禁止互市的旨意，一句話就可决定。但敵人得不到請求以後，懷着憤心而去，即使由於把漢的緣故，不擾騷宣、大，而土蠻三衛每年窺伺薊、遼，吉能、賓兔侵擾西面邊境，警報没有停息的時候，財力用盡而無從開支，即使是智者也没法妥善處理以後的事了。從前也先因剋減馬價而發兵，忠順王因爲是元的後裔而封哈密，小王子從大同二年三次入貢，這些都是前代封貢的舊事。按照時勢來估量，已經應當准許，從過去的法則事例來考察，也不是今天纔創始。堂堂天朝，容許荒僻地方的番王來朝貢，表明了皇上謀略的遠大，將這顯示給東西方各部族，傳播到天下萬代，大臣們爲什麽要懷疑害怕而不肯做呢?"於是就封貢的事上奏了八條意見。

詔下廷議。定國公徐文璧、侍

皇帝命令交到朝廷討論。定國公徐文璧、

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以爲可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以爲不可許。尚書朱衡等五人言封貢便、互市不便，獨僉都御史李棠極言當許狀。郭乾悉上衆議。會帝御經筵，閣臣面請外示羈縻，内修守備。乃詔封俺答順義王，名所居城曰歸化；昆都力、辛愛等皆授官；封把漢昭勇將軍，指揮使如故。俺答率諸部受詔甚恭，使使貢馬，執趙全餘黨以獻。帝嘉其誠，賜金幣。又雜采崇古及廷臣議，賜王印，給食用，加撫賞，惟貢使不聽入京。

侍郎張四維以下二十二人認爲可以依許，英國公張溶、尚書張守直以下十七人認爲不可以依許。尚書朱衡等五人進言封貢適宜，互市不適宜，祇有僉都御史李棠極力進言應當依許的理由。郭乾全部呈上大家的意見。正逢上皇帝到經筵，閣臣當面建議對外表示籠絡，内部加强防備。於是發詔書封俺答爲順義王，命令他所居的城叫歸化；昆都力、辛愛等都授給官職；封把漢爲昭勇將軍，仍像原來那樣任指揮使。俺答率領各部十分恭敬地接受詔命，派遣使者進貢馬匹，捉住趙全的餘黨來獻上。皇帝贊賞他的誠意，賞賜銀兩錦帛。又兼着采納了王崇古以及廷臣的意見，賜給王印，供給食用，加以安撫獎賞，祇是進貢的使者不讓進入京城。

河套吉能亦如約請命。以事在陝西，下總督王之誥議。之誥欲令吉能一二年不犯，方許封貢。崇古復上疏曰："俺答、吉能親爲叔侄，首尾相應。今收其叔而縱其侄，錮其首而舒其臂，俺答必呼吉能之衆就市河東宣、大；商販不能給，而吉能糾俺答擾陝西，四鎮之憂方大矣。"帝然其言，亦授吉能都督同知。崇古乃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輻輳塞下，因收其税以充犒賞。其大小部長則官給金繒，歲市馬各有數。崇古仍歲詣弘賜堡宣諭威德。諸部羅拜，無敢嘩者。自是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里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詔進太子太保。

河套的吉能也依照約定來請求受封納貢。由於事情在陝西，就下到總督王之誥商議。王之誥想使吉能一二年内不侵犯，纔允許封貢。王崇古又上疏説："俺答、吉能親爲叔侄，首尾相應。現今收納了他的叔父而放掉了他的侄子，禁錮了他的頭部而伸展他的手臂，俺答必定呼唤吉能的人到河東宣、大去買賣；商販不能供給，而吉能連結俺答騷擾陝西，四鎮的憂患纔大哩。"皇帝同意他的話，也授給吉能都督同知。王崇古於是廣泛地招集商販，聽任他們做生意。布匹絲綢、豆子米糧、皮革遠從江、淮、湖廣密集在邊塞附近，乘勢收他們税款來補足犒賞。那大小部族的首領就由官府給他們銀兩和絲織品，每年買賣馬匹各有定額。王崇古仍舊每年到弘賜堡宣諭皇帝的威德。各部族環繞着下拜，没有人敢高聲説話。從此邊境得以平息安定。東起延、永，西到嘉峪七鎮，數千里地區的軍民安居樂業，用不着兵器和甲胄，每年節省費用十分之七。皇帝下詔書升爲太子太保。

萬曆初，召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劾崇古行賄營遷，詔責鉉妄言。已，加少保，遷刑部尚書，改兵部。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俺答

萬曆初年，召調王崇古管理戎政。給事中劉鉉彈劾王崇古行賄謀取升遷，皇帝下詔責備劉鉉亂説。不久，加銜少保，升爲刑部尚書，調兵部。當初，俺答各部曾經越過甘肅侵掠西番。降服以後，他的侄孫切盡台吉連年侵番，不能成功，求俺答西向援助他。王崇古常寫信阻止他，

亦報書謝。是年，俺答請與三鎮通事約誓，欲而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泄其謀於番族以示恩。"於是鉉及同官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交章論崇古弛防徇敵。崇古疏辯乞休。帝優詔報之，令勿以人言介意。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再劾之，崇古力請致仕，帝乃允歸。

俺答也回信感謝。這一年，俺答請求和三鎮通事協約發誓，想向西方迎佛。王崇古上言說："西去不是俺答的心意，而且以迎佛爲名義不可以阻止，應當命令邊鎮嚴密地守備，而暗中將他的謀劃透露給番族以表示恩德。"於是劉鉉和同僚彭應時、南京御史陳堂接連上奏章論列王崇古鬆弛防備照顧敵人。王崇古上疏辯白并乞求退休。皇帝下詔書勉勵他，叫他不要將别人的話放在心上。給事中尹瑾、御史高維崧又彈劾他，王崇古堅持請求退休，皇帝於是纔允許他退休回家。

俺答既死，辛愛、撦力克相繼襲封。十五年詔以崇古竭忠首事，三封告成，蔭一子世錦衣千户，有司以禮存問。又二年卒。贈太保，謚襄毅。

俺答死了以後，辛愛、撦力克相繼承襲了封號。萬曆十五年，下詔書認爲王崇古竭盡忠心首先發起封貢之事，三封完成，蔭封一個兒子爲世襲錦衣千户，有關官員依禮去慰問。又過了兩年死去。贈銜太保，謚號襄毅。

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撼帝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順義歸款二十年，崇古乃歿。總督梅友松撫馭失宜，西邊始擾，而禍已紓於嘉靖時，宣、大則歸款迄明季不變。

王崇古一生歷任七鎮，功勛聞名於邊境。封貢剛開始時，朝廷上議論紛紛，有人危言聳聽，企圖動摇皇帝。閣臣極力支持他，纔得成功。順義降服二十年，王崇古纔死。總督梅友松安撫駕馭得不妥當，西面邊境纔受騷擾，而禍患已從嘉靖時期開始，宣、大歸服後一直到明末没有變化。

子謙，萬曆五年進士。官工部主事，榷稅杭州。羅木營兵變，脅執巡撫吴善言。謙馳諭之乃解。終太僕少卿。孫之楨，以蔭累官太子太保、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凡十有七年；之采，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

兒子王謙，萬曆五年考中進士。任工部主事，在杭州徵稅。羅木營兵變，脅迫和捉住巡撫吴善言。王謙趕去説服他們纔解决。最後任太僕少卿。孫王之楨，由於蔭恩入仕，積功升爲太子太保、左都督，掌管錦衣衛的事共十七年；王之采，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任兵部右侍郎，陝西三邊總督。

李棠

李棠，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僉事諸察討平韶州山賊。終南京吏部右侍郎。仕宦三十年，以介潔稱。天啓初，追謚恭懿。

李棠，長沙人。由吏部郎中積功升遷爲右副都御史，任南、贛巡撫。督率僉事諸察討平了韶州的山賊。最後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做官三十年，以正直廉潔聞名。天啓初年，追贈謚號恭懿。

方逢時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宜興知縣，再徙寧津、曲周。擢户部主事，歷工部郎

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任宜興知縣，兩次調官到寧津、曲周。升爲户部主事，歷任工部郎中，調爲寧國知府。廣

中，還寧國知府。廣東、江西盜起，詔於興寧、程鄉、安遠、武平間築伸威鎮，擢逢時廣東兵備副使，與參將俞大猷鎮之。已而程鄉賊平，移巡惠州。

隆慶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遠堡，別部千餘騎攻靖鹵，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逢時告總督王崇古曰："機不可失也。"遣中軍康綸率騎五百往受之。與崇古定計，挾把漢以索叛人趙全等。遣百户鮑崇德出雲石堡語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還把漢則速納款，若以兵來，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營，説以執趙全易把漢。俺答心動，遣火力赤致書逢時。而全方從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愛將二萬騎入弘賜堡，兄子永邵卜趨威遠堡，自率衆犯平虜城。逢時曰："此必趙全謀也。"全嘗投書逢時，言悔禍思漢，欲復歸中國。逢時以示俺答，俺答大驚，有執全意。及戰，又不利，乃引退。辛愛猶未知，奄至大同。逢時使人持把漢箭示之曰："吾已與而父約，以報汝。"辛愛執箭泣曰："此吾弟鐵背台吉故物也，我來求把漢，把漢既授官，又有成約，當更計之。"乃遣部下啞都善入見。逢時曉以大義，犒而遣之。辛愛喜，因使求幣，逢時笑曰："台吉，豪傑也，若納款，方重加爵賞，何愛此區區，損盛名。"辛愛大慚，復遣啞都善來謝曰："邊人不知書，蒙太師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將田世威所，世威亦讓之曰："爾來求和，兵何爲者？"使者還報俺答，召辛愛還。辛愛東行，宣府總兵官趙岢遏之，復由大同北去。於是巡

東、江西盜賊起來，皇帝命令在興寧、程鄉、安遠、武平之間建築伸威鎮，擢升方逢時爲廣東兵備副使，和參將俞大猷鎮守在那裏。不久程鄉盜賊平定了，調爲惠州巡撫。

隆慶初年，調宣府口北道，加右參政。接着升爲右僉都御史，任遼東巡撫。四年正月調大同。俺答侵犯威遠堡，另一部分一千多騎兵進攻靖鹵，伏兵打退了他們。這年冬天，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來投降，方逢時告訴總督王崇古説："機會不可失去。"派遣中軍康綸率領五百騎兵前往接受他們。和王崇古定下計策，挾持把漢索取叛徒趙全等人。派遣百户鮑崇德從雲石堡出境對俺答部下五奴柱説："想要回把漢就趕快降服，如果發兵來，這是促使他死。"五奴柱告訴俺答，邀鮑崇德入營地，鮑崇德勸説俺答捉住趙全去交换把漢。俺答心動了，派遣火力赤送信給方逢時。而趙全正慫恿着發兵攻打，俺答又被他迷惑了，命令他的兒子辛愛帶着二萬騎兵進入弘賜堡，兄長的兒子永邵卜直趨威遠堡，自己率領部衆侵犯平虜城。方逢時説："這必定是趙全的計謀。"趙全曾經送信給方逢時，説後悔造成禍害而十分思念漢，想再歸服中國。方逢時將這信給俺答看，俺答大驚，有捉住趙全的意思。到了作戰，又不利，於是就帶兵退回去。辛愛尚不知道，忽然到了大同。方逢時派人拿把漢的箭對他説："我已經跟你父親約定，將這告訴你。"辛愛拿着箭哭泣説："這是我弟弟鐵背台吉的舊物，我來求取把漢，把漢既然封了官，又有已訂立的契約，我們的計劃應當重新考慮。"於是派遣部下啞都善入見。方逢時教育他要知道大義，犒賞他而讓他回去。辛愛高興，因而派使者請求給以禮物，方逢時笑着説："台吉，是一位豪傑，如果降服，纔重重地給以封爵和獎賞，爲什麽喜好這小小東西，損害了大名聲。"辛愛很慚愧，又派啞都善來認錯説："邊遠的人不懂得知識，承蒙太師教誨，很幸運。"俺答的使者到舊將田世威的處所，田世威也責備他説："你來求和，率兵來幹什麽的？"使者回去報告俺答，俺答就召

按御史姚繼可劾逢時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大學士高拱曰："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但當觀後效，不宜先事輒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約，夜召全等計事，即帳中縛之送大同。逢時受之，崇古亦送把漢歸。逢時以功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甫拜命，以憂歸。後崇古入理京營，神宗問誰可代者，大學士張居正以逢時對。

辛愛回去。辛愛向東去，宣府總兵官趙岢阻止他，他又從大同向北去。於是巡按御史姚繼可彈劾方逢時擅自跟敵寇使者通關係，屏退旁人私下談話，誘導他向東行進，嫁禍給相鄰的邊鎮。大學士高拱說："撫臣臨機設下計策，怎麼可以泄露呢。衹應當觀察以後的效果，不應當事先就變換。"皇帝同意他的見解。俺答於是派遣使者訂立協約，夜裏召集趙全等商議事情，就在營帳中綁縛住他們送到大同。方逢時接受了趙全等人，王崇古也送把漢回去。方逢時因功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剛接受了命令，就因守孝而回去。後來王崇古入朝管理京營，神宗問什麼人可以代替王崇古，大學士張居正就拿方逢時來回答。

萬曆初，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決大計，而貢市之議崇古獨成之。逢時復代崇古，乃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安。

萬曆初年，在守喪期間就被起用爲原來的官職，總督宣、大、山西的軍務。開始時方逢時跟王崇古共同決定大計，而貢市的謀劃由王崇古一人完成。方逢時又代替了王崇古，就申明協約的誠信。兩人始終同心協力，邊境於是安定。

逢時分巡口北，時親行塞外，自龍門盤道墩以東至靖湖堡山梁一百餘里，形勢聯絡，嘆曰："此山天險。若修鑿，北可達獨石，南可援南山，誠陵京一藩籬也。"及赴陽和，道居庸，出關見邊務修舉，欲并遂前計。上疏曰："獨石在宣府北，三面鄰敵，勢極孤懸。懷、永與陵寢止限一山，所係尤重。其地本相屬，而經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聲援不便。若設盤道之險，舍迂就徑，自龍門黑峪以達寧遠，經行三十里，南山、獨石皆可朝發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漸資屯牧，於戰守皆利。"遂與巡撫吴兑經營修築，設兵戍守。累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如故，加太子少保。

方逢時巡視口北，時常親自走到塞外，從龍門盤道墩以東到靖湖堡山梁一百多里，山勢相連，感嘆說："這山是天險。如果整治開鑿，北面可以達到獨石，南面可以接上南山，的確是陵園和京師的藩籬。"等到往陽和，路過居庸，出關看到邊務整頓振興，就想到一并完成過去的計謀。上疏說："獨石在宣府的北邊，三面和敵國連界，形勢很是孤立高懸。懷、永跟陵園衹有一山阻隔，關係尤其重要。那地方本來是相連接的，然而通過的道路還在塞外，因此互相聲援不方便。如果開闢盤山道路，捨迂曲而走直道，從龍門黑峪到達寧遠，南北路程三十里，南山、獨石都可早上出發晚上到達，不衹開拓了百里地，也可逐漸提供屯墾放牧，對於戰和守都有好處。"於是和巡撫吴兑經營修築，派兵駐扎防守。積功升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像原來那樣任總督，加銜太子少保。

五年召理戎政。時議者争言貢市利害。逢時臨赴闕上疏曰：

五年召入掌理戎政。當時言官争着論説貢市的利和害。方逢時臨赴朝廷時上疏說：

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

陛下特恩在我守喪期間起用我代替王崇

任，賴陛下神武，八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罰治，即俯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費耗，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睹也。

古的職務，依靠陛下的神武，八年以來，邊境百姓人口日漸增多，守備日漸鞏固，田野日漸開闢，商賈日漸通行，邊民纔知道生活的樂趣。北方部落真誠報效進貢，没有人敢違反盟約，逢年過節有所請求，根據情況隨時給與，得到一點糖果點心，就跪拜歡笑。有掠奪人來要求賞賜，如打喇明安兔那樣的，告訴俺答懲罰整治，就俯首聽從命令。而不同意見者有的説"敵人使者充斥，形成禍害"，有的説"一天比一天增加費用虧損，而他們的欲望始終不能滿足"，有的説"跟敵寇越來越親近，隱伏的憂患不可預測"。説這些話的人心是忠的，事情的關鍵或許没有看到。

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即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户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丘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吝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

使者進入，多的八九人，少的二三人，早上來晚上去；負責看守貢品的使者，賞賜到手就回去，哪裏會有充斥的情形。錢財貨物的耗損，有的是經商本錢，有的是安撫獎賞，計三鎮每年費用二十七萬，比較過去户部客餉七十多萬，太僕馬價十多萬，纔十分之二三罷了。而民間耕種所得的收入，做生意的利益還不在内呢。所節省的很多，哪裏會有虧損。至於所擔憂的事是有的，然而并非隱伏着。當庚午年以前，三軍暴露尸骨，百姓流離失所，城郭變成丘墟，馬料和糧食耗費光了，邊臣腦袋保不住，皇上忙得宵衣旰食。七八年以來，幸而没有這等事了。如果臣等處置不得當，吝惜小的費用而虧損了大的信用，假使對方一旦任意進行侵掠，那麼從前的憂患立刻可以見到，哪裏有隱伏着的呢？

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既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搆，假托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絶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

所不能預知的，是俺答老了，如果真的要擔心幾年以後，這人死了之後，各部没有人統率，其中奸猾的互相爭奪，假托别的藉口，於是進行侵擾。而這是時勢變化使其如此，是不能預料的。讓我們來處理，也衹有停止進貢斷絶貿易，緊閉關口固守城壘來對待。接着禁止邊將不要輕舉妄動，使得理虧常在他們那邊，而理直常在我們這邊。隨機

顧後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守是哉！

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賂遺耻也。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無征戰矣。臣幸藉威靈，制伏强梗，得免斧鉞之誅。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閫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計，輒有數陳，國是摇惑。内則邊臣畏縮，外則部落携貳，事機乖迕，後悔無及。臣雖得去，而犬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謹列上五事。

至京，復奏上款貢圖。

尋代崇古爲尚書，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兩廣功，進少保。累疏致仕歸，御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皆協機宜。其功名與崇古相亞，稱"方、王"云。

處理，衹看後人的方略是什麽樣了。邊疆的事，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固定的計謀，衹要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泥於貢市就錯誤而戰守就正確這樣的見解呢！

臣又聽説，抵禦敵兵没有上策；征戰是禍害，和親是受辱，送財禮是羞耻。現在説進貢，不是和親了；説貿易，不是送禮了。既進貢又貿易，那麽就没有征戰了。臣有幸依靠威靈，制伏了强梗之徒，得免被斧鉞誅殺。現在接受命令還朝，不再參與境外的事，深恐議事的認爲貢市不是計策，隨意陳奏，國家大事受到動摇引起混亂。國内邊臣畏縮，境外部落異心，處事和時機兩相違背，後悔就來不及。臣雖然得以離開，然而像犬馬一樣效力的心願實在不會有一天忘懷的，謹條陳上面五件事。

到了京城，又奏上媾和進貢的圖册。

不久代替王崇古爲尚書，署吏部事，加銜太子太保。因平定兩廣的功勞，升爲少保。多次上疏要求退休回去，皇帝寫了"盡忠"兩字賜給他。二十四年死去。

方逢時有才略而且明達老練。處置邊疆的事，都能協調機宜。他的功勞名聲和王崇古不相上下，人們稱他們爲"方、王"。

吴兑　吴孟明　吴邦輔

吴兑，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遷湖廣參議。調河南，遷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兑舉鄉試出高拱門。拱之初罷相也，兑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兼吏部，遂超擢之。釋褐十三年得節鉞，前此未有也。

時俺答初封貢，而昆都力、辛愛陰持兩端，助其主土蠻爲患。兑有智計，操縱馴伏之。嘗偵俺答離營獵，從五騎直趨其營。守者愕，控弦。從騎呵之曰："太師來犒軍耳。"皆拜跪迎導，且獻酪。兑遍閲廬帳，抵暮

吴兑，字君澤，紹興山陰人。嘉靖三十八年考中進士。授任兵部主事。隆慶三年由郎中升爲湖廣參議。調河南，升任薊州兵備副使。五年秋天，擢升爲右僉都御史，任宣府巡撫。吴兑考中鄉試，出在高拱的門下。高拱初次罷去相職，惟獨吴兑送到潞河。到了高拱二次被起用兼職吏部，就越級提拔他。作官纔十三年就得到符節和斧鉞擔當封疆大吏，在這以前未曾有過。

當時俺答剛接受封貢，而昆都力、辛愛暗中保持游移不定的態度，幫助他的主子土蠻爲害。吴兑有計謀，操縱他們而使他們馴服。他曾經偵察俺答離開營地出去打獵，就帶着五騎隨從直奔他的營地。守門的驚愕，拉開弓弦。隨從的騎兵呵責他們道："太師來犒賞軍隊了。"駐守的都拜

還。市者或潛盗所鬻馬，兑使人棓擊之，曰："後復盗，即閉關停市。"諸部追所奪馬，并執其人以謝。

跪迎接和引導，而且獻上奶酪。吴兑周遍地觀察了廬帳，直到太陽落山纔回來。做生意的有人暗中偷盗所賣的馬匹，吴兑派人用棍棒擊打他們，説："以後再偷盗，就封閉關卡停止做生意。"各部落追回所搶奪去的馬匹，并且捉住那些人來謝罪。

辛愛復擾邊，俺答曰："宣、大，我市場也。"戒勿動。然辛愛猶桀驁，俺答常以己馬代入貢。既得賞賜，抵地不肯受，又遣兵掠車夷。車夷者，不知其所出，自嘉靖中徙至，與史夷雜居，皆宣鎮保塞屬也。辛愛掠之，以其長革固去，其二比妓來駐龍門教場。兑以史、車唇齒，車被掠，史益孤，奏築堡居之。使使詰責辛愛，令還革固而勒其比妓遠邊。辛愛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歲盗葛峪堡器甲、牛羊。兑皆付三娘子罰治。三娘子有盛寵於俺答，辛愛嫉妒，數詛詈之。三娘子入貢，宿兑軍中，訴其事。兑贈以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三娘子以此爲兑盡力。辛愛、撦力克相繼襲王，皆妻三娘子，三娘子主貢市者三世。昆都力嘗求封王，會病死。其子青把都擁兵至塞，多所要挾。兑諭以禍福，而耀武震之。青把都懼，貢如初。其女東桂嫁朵顔都督長昂，嘗隨父入貢，訴其貧。兑諭其昆弟，每一馬分一繒畀之。後東桂報土蠻别騎掠三岔河東，兑得爲備，有功。

辛愛又侵擾邊境，俺答説："宣、大，是我們的市場。"勸戒他們不要盲動。然而辛愛還是凶暴，俺答常常用自己的馬匹代替入貢。得到了賞賜，辛愛擲在地上不肯接受，又派兵侵掠車夷。車夷，不知源出什麽地方，從嘉靖年間遷徙來，和史夷雜居，都是宣鎮衛護邊境的部屬。辛愛侵掠他們，將他們的首領革固擄去，派兩個比妓來駐在龍門教場。吴兑認爲史夷、車夷是唇齒關係，車夷被侵掠，史夷更加孤立，上奏建築寨堡讓他們居住。派使者責問辛愛，命令歸還革固而强令他們的比妓遠離邊境。辛愛引誘比妓五蘭且沁、威兀慎，每年偷盗葛峪堡的器械盔甲、牛羊。吴兑都交給三娘子處罰治理。三娘子很得到俺答的寵信，辛愛妒忌，多次咒罵她。三娘子入貢，住宿吴兑的軍營中，告訴了這些事。吴兑贈給她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朵雲裙，三娘子因此替吴兑盡力。辛愛、撦力克相繼承襲王位，都以三娘子爲妻，三娘子主持貢市三代。昆都力曾經請求封王，恰逢病死。他的兒子青把都聚集兵卒到邊塞，提出許多要求要挾。吴兑用利害關係勸説，同時顯示武力震懾他。青把都懼怕，仍像當初一樣進貢。他的女兒東桂嫁給朵顔都督長昂，曾經跟隨父親入貢，申訴她的貧困。吴兑勸説她的兄弟，每一匹馬分一匹繒給她。後來東桂報告土蠻另外一支騎兵侵掠三岔河東邊，吴兑得以做好防備，有功。

萬曆二年春，推款貢功，加兑右副都御史。貢市畢，加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五年夏，代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俺答西掠瓦剌，聲言迎佛，寄帑於兑，留旗箭爲信。尚書王崇古奏上方略，使兑諭俺答繞賀蘭山後行，勿道甘肅；又陰泄其謀

萬曆二年的春天，論列議和封貢的功勞，升吴兑爲右副都御史。貢市完成，升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五年夏天，代替方逢時總督宣、大、山西的軍務。俺答向西侵掠瓦剌，揚言迎佛，把錢財寄放在吴兑那兒，留下旗箭作爲憑證。尚書王崇古向朝廷上奏方略，讓吴兑勸告俺答繞賀蘭山後面通過，不要取道甘肅；又暗中將

於瓦剌。俺答兵遂挫，留青海未歸。而青把都復附土蠻，其部下時入寇。大學士張居正令兑趣俺答東還約束之，青把都亦罰治其下，款貢乃益堅。

七年秋，以左侍郎召還部，尋加右都御史，仍佐部事。

九年夏，復以本官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巡撫順天。泰寧速把亥與青把都交通，陰入市宣府，而歲犯遼東以要款。朝廷拒不許，兑修義州城備之。明年春，速把亥來寇，總兵官李成梁擊斬之。其弟炒花、侄老撒卜兒悉遁去。詔進兑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尋進太子少保，召拜兵部尚書。御史魏允貞劾兑歷附高拱、張居正，且饋馮保金千兩，封識具存。給事王繼光亦言兑受將吏饋遺，御史林休徵助之攻。帝乃允兑去，後數年卒。

孫孟明，襲錦衣千户，佐許顯純理北司刑。天啓初，讞中書汪文言，頗爲之左右。顯純怒，誣孟明藏匿亡命。下本司拷訊，削籍歸。崇禎初，起故官，累遷都督同知，掌衛事。孟明居官貪，以附東林頗得時譽。

子邦輔襲職，亦理北司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同日繫詔獄，帝欲置之死，邦輔故緩其獄。帝怒稍解，令嚴訊主使者。邦輔乃略訊即具獄上，詔予杖百，二人由是獲免。

鄭洛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除登州推官，徵授御史。劾罷嚴嵩黨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出爲四川參議，遷山西參政。佐

俺答的圖謀透露給瓦剌。於是俺答的兵就受到挫折，留在青海未回去。而青把都又依附土蠻，他的部下時常入侵。大學士張居正叫吴兑促使俺答東歸約束他們，青把都也處罰整頓他的部下，於是議和封貢的局面更加穩定。

七年的秋天，吴兑以左侍郎召回到部裏，不久升爲右都御史，仍舊協理部裏的工作。

九年的夏天，又以原有官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順天巡撫。泰寧速把亥和青把都聯絡，暗中進入宣府貿易，每年進犯遼東要挾議和。朝廷拒絶而不依許，吴兑修建義州城以防備他們。第二年春天，速把亥來侵犯，總兵官李成梁迎擊并斬了他。他的弟弟炒花、侄老撒卜兒全都逃去。下詔書升吴兑爲兵部尚書仍兼右都御史。不久進銜太子少保，召拜爲兵部尚書。御史魏允貞彈劾吴兑歷次依附高拱、張居正，而且送禮給馮保銀子千兩，封條標記都還保存着。給事中王繼光也進言吴兑收受將吏的贈送，御史林休徵幫助着攻擊。皇帝於是允許吴兑去職，過了幾年死去。

吴兑之孫吴孟明，承襲錦衣千户，協助許顯純管理北司刑罰。天啓初年，審判中書汪文言案件，很是迴護汪文言。許顯純發怒，誣陷吴孟明藏匿亡命之徒。下到刑部拷審，削掉官職回去。崇禎初年，起用爲原來的官，積功升任都督同知，掌衛事。吴孟明做官時貪財，由於依附東林在當時很有聲譽。

吴孟明的兒子吴邦輔承襲官職，也掌管北司刑罰。崇禎末年，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因進言的事同一天被關進詔獄，皇帝打算定他們死罪，吴邦輔故意拖延他們的案件。皇帝怒氣稍微緩解，命令嚴厲審問主使的人。吴邦輔於是大略審問就結案呈上去，皇帝下詔給以杖打一百下，二人因此得以免死。

鄭洛，字禹秀，安肅人。嘉靖三十五年考中進士。任登州推官，召調授任御史。彈劾罷去嚴嵩黨羽鄢懋卿、萬寀、萬虞龍。出京任四川參議，升爲山西參政。協助總督王崇古歸服俺答有

總督王崇古款俺答有功。

萬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移大同，加右副都御史，入爲兵部右侍郎。

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昆都力子滿五大令銀定入犯，洛奏停貢市，遣使責俺答罰贖駝馬牛羊，乃復許款。三娘子佐俺答主貢市，諸部皆受其約束。及辛愛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辛愛自追之，貢市久不至。洛計三娘子別屬，則辛愛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辛愛更名乞慶哈，貢市惟謹。洛以功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十四年，乞慶哈死，子撦力克當襲。三娘子以年長，自練兵萬人，築城別居。洛恐貢市無主，復諭撦力克曰："夫人三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也。"撦力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以明年嗣封，并奏封三娘子忠順夫人。洛乃上疏請定市馬數，宣府不得逾三萬，大同萬四千，山西六千，而申飭將吏嚴備，以防盜竊，且無輕遏其部落馳獵者。帝嘉納之。御史許守恩劾洛。乞歸，不允。自太子少保累加至太子太保，召爲戎政尚書。

十八年，洮河用兵，詔兼右都御史，經略陝西、延、寧、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松套賓兔等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邵卜別部把爾户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

功。

萬曆二年由浙江左布政使調爲右僉都御史，任山西巡撫。調大同，升爲右副都御史，入京爲兵部右侍郎。

七年以左侍郎總督宣、大、山西的軍務。昆都力的兒子滿五大指使銀定入侵，鄭洛上奏停止貢市，派使者責成俺答罰駝馬牛羊來贖罪，纔再准許歸服。三娘子協助俺答主持貢市，各部屬都受她的約束。到了辛愛承襲封職，年老而且有病，想以三娘子爲妻。三娘子不依從，率領部下向西出走，辛愛親自追她，貢市長久不來進行。鄭洛考慮三娘子如果歸屬别人，那麽辛愛即使封王也没有好處，於是派人告訴她說："夫人能嫁給王，不會得不到恩愛寵信，否則衹是邊塞上一個普通婦人罷了。"三娘子聽從了命令。辛愛更改名字爲乞慶哈，貢市恭敬地進行。鄭洛由於功績而升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十四年，乞慶哈死去，兒子撦力克將要承襲。三娘子因爲自己年紀大，自己訓練兵士一萬人，建築城堡另外居住。鄭洛恐怕貢市没有人主持，又勸告撦力克說："夫人三代歸順，你如果能和她匹配，就承襲王，不這樣封號就歸屬别人了。"撦力克全部逐去妻妾，又以三娘子爲妻。於是就在第二年繼承封號，并且上奏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鄭洛上疏建議確定買賣馬匹數額，宣府不許超過三萬，大同一萬四千，山西六千，而命令將吏嚴密防備，以防被盜竊，而且不要隨便地阻止他們部落騎馬打獵。皇帝贊賞地采納了建議。御史許守恩彈劾鄭洛。鄭洛乞求辭職回去，不允許。從太子少保積功升到太子太保，召爲戎政尚書。

十八年，洮河發生戰事，皇帝命令鄭洛兼右都御史，經營謀劃陝西、延、寧、甘肅以及宣、大、山西的邊務。松套賓兔等屢次越過甘肅侵擾河、湟各族。到俺答迎佛，又在青海建寺，上奏賜給仰華的名字，留永邵卜的部屬把爾户和丙兔、火落赤防守着，都在海上放牧。其他部落往來，大都取道甘肅，甘肅鎮守的臣子由於和好而不禁止。丙兔死，他的兒子真相進兵占據莽剌

子真相進據莽剌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并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撦力克，撦力克遺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内顧憂也。"撦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户部卒闌入西寧。副總兵李奎方醉，單騎馳之。卒持鞚自白，爲奎所斫，遂大譟，射奎死。火落赤、真相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游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撦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真相益挾爲重，關中大震，惟把爾户不助逆。

川，火落赤占據捏工川，進一步并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也派人約撦力克，撦力克寫信給鄭洛，用到仰華去爲名。鄭洛讓他們從塞外經過，又告訴忠順夫人説："他們中安撫受賞的不能多，而且王家在東邊，恐怕有内顧之憂。"撦力克於是就動身。尚未到達，把爾户的部卒突然擅入西寧。副總兵李奎剛醉了，一個人騎馬趕去。士卒拉住馬籠頭自己稟告，被李奎所砍，於是許多人大鬧起來，將李奎射死。火落赤、真相進兵圍住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戰敗而死。侵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戰敗，游擊李芳等都死了。正當這時候，撦力克已經到了仰華，火落赤、真相愈加挾持他以自重，關中大爲震動，衹有把爾户不幫助叛逆。

事聞，詔洛經略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撦力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洛以洮河之禍，由縱敵入青海，乃馳至甘肅，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卜失兔至水泉，欲趨青海。總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卜失兔僅以身免。莊秃賴後至，聞之亦退去。

事情奏報朝廷，皇帝命令鄭洛經略七鎮，由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輔佐謀劃，而停止了撦力克的貢市。不久罷掉總督梅友松，命令鄭洛兼管他的工作。鄭洛認爲洮河的禍患，由於放縱敵人侵入青海，纔被很快進入甘肅，就命令説："北部從青海回歸巢穴的，聽任他們借路；由巢穴進入青海的，就部署軍隊抵禦他們。"没有多久，卜失兔到水泉，想趕到青海。總兵官張臣跟他們相持一個多月，鄭洛設下埋伏襲擊他們，卜失兔衹有自己免去一死，獨身逃脱。莊秃賴後來到達，聽到這消息也就退去。

明年，洛與雲龍入西寧，控扼青海。撦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還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落赤、真相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莽剌南山。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撦力克北歸，别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塗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諸番八萬餘人，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是時，撦力克觀望不即歸，

第二年，鄭洛和梁雲龍進入西寧，扼制青海。撦力克聽到了，向西遷移二百里，交還洮河擄掠去的人口，和忠順夫人認罪請求歸服。火落赤、真相也夜裏離去，兩川的餘黨留在莽剌南山。鄭洛擔心各部落集結起來，先派使者催促撦力克回歸北邊去，另外派遣梁雲龍、萬世德收服番族來削弱他們的勢力，備辦了呈文上奏給皇帝知道。説："自從順義向南放牧，借路收服番族，男女牛羊都占有了，生死衹得受他們控制。洮河戰役，這些人就成爲嚮導，外邦的形勢不分清楚，那麽心腹之患就不會停止。我奮力用恩德招撫番人，使其歸服。招回番邦各族八萬多人，都是由於陛下的威德所招致。"而且陳述了收服番

洛與相羈縻，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剌餘寇。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請决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爲選鋒，詆洛爲秦檜、賈似道。會撦力克北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華，置戍西寧、歸德而還。

尚書石星以宣、大事急，請速召洛究款戰之計。洛既至，與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曰："撦力克諉罪火落赤、真相，桀驁之狀已斂。且其部落數千里，部長十餘輩。在巢保疆者，宣鎮則青把都兄弟未嘗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之在新平，馴服猶故。在西行牧者，不他失未嘗窺莽、捏，而大成比妓則又歸巢獨先。今以一人之罪，概絶諸部，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臣未見其可。今史二外叛，屢犯邊疆，若令順義王縛獻以著信，然後酌議市賞，在我固未爲失策也。"議遂定。尋加少保，仍召理戎政。順義王果縛史二來獻，復款如故。

初，閲邊給事中張棟言，洮河之衄，殞將喪師，洛爲其所輕，故東西移帳自便。太僕寺丞徐琰復詆洛，乞處分以除誤國之罪。棟再疏劾洛欺罔，給事中章尚學亦請令洛回宣、大。至是撦力克歸，棟又言："火、真亂首，順義亂階，洛宜除凶雪耻，乃虚詞誘敵，而重利媚之。今火、真依海爲窟，出没如故，洛輒侈然叙文武勞。乞敕所司，毋徇洛請。"洛乃謝病歸。尚書星言洛無重利啖敵事，且有威望，不宜久棄。逾三年，官軍與番人夾擊把爾户於西寧大破之。星

族有六點好處。這時候，撦力克觀望着不立即回歸，鄭洛牽制着他，先派遣總兵官尤繼先趕走莽剌殘餘的賊寇。督撫魏學曾、葉夢熊等請求决戰，葉夢熊又快馬送信到京城，鄭洛上疏主張不能這樣。葉夢熊就調苗兵三千人作爲精鋭前鋒，譴責鄭洛是秦檜、賈似道。正巧撦力克回到北邊來請罪，乞求恢復貢市，鄭洛於是進兵青海，趕跑火落赤、真相，燒了仰華，設置了西寧、歸德的守戍而回軍。

尚書石星因宣、大形勢緊急，請求迅速召回鄭洛研究和戰的計策。鄭洛到了以後，和總督蕭大亨，巡撫王世揚、邢玠等上疏説："撦力克推罪給火落赤、真相，凶暴不馴的行爲已經收斂。況且他的部落有幾千里，部落首領有十多位。在老巢保護疆土的，宣鎮有青把都兄弟未曾向東窺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在新平，仍像原來那樣馴服。在西部進行放牧的，不他失未曾窺伺莽、捏，而大成比妓又是惟獨先回老巢的。現在因一個人的罪責，一概斷絶各部落的交往，失掉以前的恩德，開啓未來的嫌隙，臣没看出這是可行的。現今史二疏遠而背叛，屢次侵犯邊疆，如果讓順義王綁縛獻來以表明誠信，然後考慮貢市給以奬賞，對我們本來就不是失策。"意見就確定下來。不久加銜少保，仍舊召調管理戎政。而順義王果然綁縛史二來獻納，於是恢復像原來那樣歸服的誠心。

起初，閲邊給事中張棟進言，洮河失敗，損折將領損失軍隊，鄭洛被人看輕，所以東西遷移帳幕全由自己决定。太僕寺丞徐琰又譴責鄭洛，請求給以處分以除去誤國的罪責。張棟第二次上疏彈劾鄭洛欺騙蒙蔽，給事中章尚學也建議讓鄭洛回宣、大去。到這時候撦力克歸服，張棟又進言："火落赤、真相是叛亂的頭子，順義是叛亂的根子，鄭洛應當消滅凶暴洗刷耻辱，却假説引誘敵人，而用豐厚的利益巴結他們。現今火落赤、真相依靠海作爲窟穴，仍像原來那樣出没，鄭洛却表述自己安撫籠絡、征戰威服文武兩方面的功勞。乞求命令有關部門，不要順從鄭洛的請求。"鄭洛於是托病回家。尚書石星進言鄭

復奏洛收番之功，再詔起用。當時以洛有物議，卒不推也。卒，贈太保，謚襄敏。

洛没有用豐厚利益討好敵人的事，而且他有威望，不應當長久地廢棄不用。過了三年，官軍和番族的人在西寧夾攻把爾户而把他打得大敗。石星又上奏鄭洛收服番族的功勞，再次下詔書起用他。當時因鄭洛受許多人譏議，結果没有被選用。死去，贈銜太保，謚號襄敏。

張學顔

張學顔，字子愚，肥鄉人。生九月失母，事繼母以孝聞。親喪廬墓，有白雀來巢。登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縣入爲工科給事中。遷山西參議，以總督江東劾去官。事白，遷永平兵備副使，再調薊州。

張學顔，字子愚，肥鄉人。生下來九個月就失去母親，侍奉繼母以孝順出名。雙親喪葬的廬墓，有白雀來築巢。考中嘉靖三十二年進士，由曲沃知縣調入爲工科給事中。調任山西參議，因總督江東被彈劾而丢掉了官。事情搞清楚了，調爲永平兵備副使，再調到薊州。

俺答封順義王，察罕土門汗語其下曰："俺答，奴也，而封王，吾顧弗如。"挾三衛窺遼欲以求王。而海、建諸部日强，皆建國稱汗。大將王治道、郎得功戰死，遼人大恐。隆慶五年二月，遼撫李秋免，大學士高拱欲用學顔，或疑之。拱曰："張生卓犖倜儻，人未之識也，置諸盤錯，利器當見。"侍郎魏學曾後至，拱迎問曰："遼撫誰可者？"學曾思良久，曰："張學顔可。"拱喜曰："得之矣。"遂以其名上，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俺答封爲順義王，察罕土門汗對他下屬説："俺答是奴僕，而封了王，我却不如。"就想用挾制三衛窺伺遼來求得封王。而海、建各部落一天天强盛，都建立國家稱起汗來。大將王治道、郎得功作戰死去，遼地百姓十分恐慌。隆慶五年二月，遼地巡撫李秋免職，大學士高拱想任用張學顔，有人懷疑他的能力。高拱説："張生超群大度，人們尚未瞭解他，安置他到復雜環境，鋒鋭的刀刃自然顯露出來。"侍郎魏學曾稍後來到朝堂，高拱迎着問道："遼地巡撫誰可擔任？"魏學曾考慮很久，説："張學顔可以。"高拱高興地説："相契合了。"就將張學顔的名字呈上去，升爲右僉都御史，任遼東巡撫。

遼鎮邊長二千餘里，城寨一百二十所，三面鄰敵。官軍七萬二千，月給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馬則冬春給料，月折銀一錢八分，即歲稔不足支數日。自嘉靖戊午大饑，士馬逃故者三之二。前撫王之誥、魏學曾相繼綏輯，未復全盛之半。繼以荒旱，餓莩枕籍。學顔首請振恤，實軍伍，招流移，治甲仗，市戰馬，信賞罰。黜懦將數人，創平陽堡以通兩河，移游擊於正安堡以衛鎮城，戰守具悉就經畫。大將李成梁敢力戰深入，而學顔則以收保爲完策，敵至無所亡失，敵

遼鎮邊界長二千多里，城寨有一百二十所，三面跟敵人爲鄰。官兵有七萬二千人，每月供給米一石，折合銀子二錢五分，馬匹冬天春天供給草料，每月折合銀子一錢八分，即便是年成好也不够維持幾天。自從嘉靖戊午年大饑荒，兵卒馬匹逃走死亡的有三分之二。以前的巡撫王之誥、魏學曾接連安撫，没能恢復全盛時期的一半。接着由於荒旱，餓尸縱横相枕藉。張學顔首先請求賑濟撫恤，充實軍隊，招回流亡遷移的百姓，整修盔甲兵器，購買戰馬，嚴明賞罰。罷去幾名懦弱的將官，創設平陽堡使兩河溝通，把游擊巡邏之軍遷移到正安堡以保衛鎮城，戰守器械全部加以經營謀劃。大將李成梁敢於盡力深入作戰，而

退備如初，公私力完，漸復其舊。十一月與成梁破土蠻卓山，進右副都御史。明年春，土蠻謀入寇，聞有備而止。

張學顏却將安撫保衛作爲完善的策略，敵人來没有什麽損失，敵人退去仍像原來那樣防備，公私力量得到保全，逐漸恢復到它原來狀況。十一月和李成梁在卓山打敗土蠻，升爲右副都御史。第二年春天，土蠻謀劃入侵，聽到有防備就停止了。

奸民闌出海上，踞三十六島。閲視侍郎汪道昆議緝捕，學顏謂緝捕非便。命李成梁按兵海上，示將加誅，别遣使招諭，許免差役。未半載，招還四千四百餘口，積患以消。秋，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入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詰責之。杲益憾，約諸部爲寇，副總兵趙完責汝翼啓釁。學顏奏曰："汝翼却杲饋遺，懲其違抗，實伸國威，苟緣此罷斥，是進退邊將皆敵主之矣。臣謂宜諭王杲送還俘掠，否則調兵剿殺，毋事姑息以蓄禍。"趙完懼，饋金貂，學顏發之。詔逮完，而宣諭王杲如學顏策。諸部聞大兵且出，悉竄匿山谷。杲懼，十二月約海西王台送俘獲就款，學顏因而撫之。

奸民闖到海上，盤踞三十六個島嶼。閲視侍郎汪道昆建議追捕，張學顏認爲緝捕不適宜。命令李成梁駐兵海上，表示將要加以討伐，另外派人向他們招撫，允許免去差役。不到半年，招還了四千四百多人，多年來的禍患消除。秋天，建州都督王杲因向投降的人索取財物而未得到，就入兵擄掠撫順，守將賈汝翼責問他。王杲更加恨了，約了各部落進行侵略，副總兵趙完責備賈汝翼挑起事端。張學顏上奏説："賈汝翼拒絶王杲贈送禮品，懲罰他違抗命令，實在是伸張了國威，如果由於這些而被罷斥，這是升降邊將都由敵人主持了。臣認爲應當命令王杲送還俘虜掠奪去的人和物，否則調兵剿滅他，不要姑息而積下禍患。"趙完畏懼，贈送金貂，張學顏舉發了這件事。皇帝命令逮捕趙完，而發布命令給王杲要依照張學顏的計策。各部落聽説官兵將要出動，都逃竄藏匿山谷中。王杲畏懼，十二月約了海西王台送還俘獲接受媾和，張學顏因此而安撫他們。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遼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靉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佃，以時絀不果。萬曆初，李成梁議移孤山堡於張其哈佃，移險山五堡於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皆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王杲復犯邊，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曰："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王兀堂諸部，聽於所在貿易。卒築寬佃，斥地二百餘里。於是撫順以北，

遼陽鎮東面二百多里原來有個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設了險山五個堡，然而和遼鎮互相聲援還接應不上。都御史王之誥上奏設置險山參將，管轄六堡十二城，分守在靉陽。又因那地方不能種植，想遷移到寬佃，由於時勢衰敗而没有實現。萬曆初年，李成梁建議遷移孤山堡到張其哈佃，遷移險山五堡到寬佃、長佃、雙墩、長領散等。都占有肥沃土地，扼守着要害。而邊境的人因差役遠而勞苦，發出怨言。工程纔發起，王杲又侵犯邊境，殺了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急忙建議停止這事，張學顏不同意，説："這樣就表示懦弱。"當日巡視邊塞，安撫平定王兀堂各部，聽任在所在地方貿易。結果建築了寬佃，開拓土地二百多里。於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都遵守

清河以南，皆遵約束。明年冬，發兵誅王杲，大破之，追奔至紅力寨。張居正第學顔功在總督楊兆上，加兵部侍郎。

五年夏，土蠻大集諸部犯錦州，要求封王。學顔奏曰："敵方憑陵，而與之通，是畏之也。制和者在彼，其和必不可久。且無功與有功同封，犯順與效順同賞，既取輕諸部，亦見笑俺答。臣等謹以正言却之。"會大雨，敵亦引退。其冬，召爲戎政侍郎，加右都御史。未受代，而土蠻約泰寧速把亥分犯遼、瀋、開原。明年正月破敵劈山，殺其長阿丑台等五人，學顔遂還部。逾年，拜户部尚書。

時張居正當國，以學顔精心計，深倚任之。學顔撰會計録以勾稽出納。又奏列清丈條例，厘兩京、山東、陝西勳戚莊田，清溢額、脱漏、詭借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餘萬頃。民困賠累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虚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學顔有力焉。然是時宫闈用度汰侈，多所徵索。學顔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减雲南黄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争。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遂爲定額。人亦以是少之。

十一年四月改兵部尚書，時方興内操，選内竪二千人雜厮養訓練，發太僕寺馬三千給之。學顔執不與馬，又請停内操，皆不聽。其年秋，車駕自山陵還，學顔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肅。惟内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涼水河，喧争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顔。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

約束。第二年冬天，發兵討伐王杲，大敗他們，追逐到紅力寨。張居正排列張學顔的功勞在總督楊兆之上，加兵部侍郎。

五年夏天，土蠻大規模聚集各部侵犯錦州，要求封給王號。張學顔上奏説："敵人仗勢侵犯，而和他來往，這是畏懼他。和平控制在他手裏，這和平必定不能長久。而且没有功的和有功的一樣受封，叛亂的和歸順的一樣受賞，既被各部落看輕，也被俺答取笑。臣等鄭重地用嚴肅的話拒絶他。"正逢上大雨，敵人也引兵退去。這年冬天，召調爲戎政侍郎，升爲右都御史。尚未離開舊任，而土蠻約了泰寧速把亥分頭侵犯遼、瀋、開原。第二年正月在劈山打敗敵人，殺了他們的首領阿丑台等五人，張學顔於是回到部裏。過了一年，任命爲户部尚書。

當時張居正掌握大政，認爲張學顔精於心計，十分倚重他。張學顔撰寫了會計録用來核算出納。又上奏一條條清丈條例，整理兩京、山東、陝西功臣戚族的莊田，清理超額、脱漏、假藉各種弊病。又貫徹到全國，得到官民屯牧的湖陂八十多萬頃。百姓窮困虧累的，用湖陂賦税來抵償。自從正德、嘉靖耗費虧空以後，到萬曆十年間，被認爲最富庶，張學顔是出過力的。然而這時候内宫裏費用過分奢侈，索取過多。張學顔逢這事就諫阻，得到停發國庫銀十萬兩，減去雲南黄金課税一千兩，其餘的多不能堅持進行諫諍。而金花銀每年增加二十萬兩，就成爲固定數額。人們也因此不滿意他。

十一年四月調任兵部尚書，當時正興辦内廷操練，挑選内宫太監二千人夾雜僕役一起訓練，撥出太僕寺的馬三千匹給他們。張學顔堅持不給馬匹，又請求停止内廷操練，都不接受。那年秋天，皇帝從陵園回來，張學顔上疏説："皇上恭敬地供奉聖母，親自前去，拜祭陵園，考察選定墓地，六軍將士十多萬，隊伍整齊嚴肅。祇有内廷操練的隨駕軍士，行動隨便。前進到涼水河，喧嘩吵鬧而没有紀律，奔跑争執，上面驚動了天子。現在車馬已經回來了，尚没有解散。恭敬地

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即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且遠。今皇城內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朋謀倡亂，嘩於內則外臣不敢入，嘩於夜則外兵不及知，嘩於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攖。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宦豎皆切齒，爲蜚語中傷。神宗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顔得免，然亦不能用也。

考滿，加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平，進太子太保。時張居正既歿，朝論大異。初，御史劉臺以劾居正得罪，學顔復論其贓私。御史馮景隆論李成梁飾功，學顔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坐貶斥。學顔故爲居正所厚，與李成梁共事久，物論皆以學顔黨於居正、成梁。御史孫繼先、曾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顔。學顔疏辯求去，又請留道瞻，不聽。明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學顔交通太監張鯨，神宗皆黜之於外。學顔八疏乞休，許致仕去。二十六年卒於家。贈少保。

張佳胤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知滑縣。劇盗高章者，詐爲緹騎，直入官署，劫佳胤索帑金。佳胤色不變，僞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召入立擒賊，由此知名。擢户部主事，改職方，遷禮部郎中。以風霾考察，謫陳州同知。歷遷按察

查考了舊的制度，京營裏的軍士跟隨皇帝去祭天地，纔從內庫裏給以甲胄，事情完了就交還。宮中衹有長年隨從內侍准許帶弓箭。又有紀律：不是值宿宮禁的軍士，拿了短刀進入宮殿門的，絞死；進入皇城大門的，流放到邊境衛所。祖宗防微止亂的用意十分深遠。現今皇城內披甲乘馬拿着鋒利刀刃的，科道不能巡視糾察，臣部不能檢查審閱。又招集奴僕差役，出入內廷花園，萬一忽然間起了壞念頭，結黨陰謀作亂，在內廷鬧事外臣不敢進入，在夜間鬧事外面的兵卒來不及知道，在都城裏鬧事白天就説是天子的親兵，驅趕他們不肯散去，拘捕他們没有人敢去觸犯。正德年間，西城練兵的事，很值得借鑒。"奏章呈上去，太監都咬牙切齒，製造流言蜚語中傷他。神宗覺察而知道了，責難主使的人。張學顔得到免罪，然而意見也不能采用。

任官期限滿了，加銜太子少保。雲南岳鳳、罕虔平定了，升爲太子太保。當時張居正已經死了，朝廷輿論大大不同。當初，御史劉臺由於彈劾張居正得罪，張學顔又論列他受賄營私。御史馮景隆論列李成梁粉飾功績，張學顔多次説李成梁十次大捷并非虚妄，馮景隆因此被貶逐。張學顔原來被張居正所重用，跟李成梁共事很長久，朝中輿論都認爲張學顔跟張居正、李成梁結成同黨。御史孫繼先、曾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一起上奏章論列張學顔。張學顔上疏申辯并請求離去，又建議留下黃道瞻，不接受。第二年，順天府通判周弘禴又論列張學顔跟太監張鯨相來往，神宗都將他們貶黜到外地。張學顔八次上疏乞求退休，允許他退休而去。二十六年在家裏死去。贈銜少保。

張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二十九年考中進士。任滑縣知縣。大盜高章，假裝是逮捕犯人的緹騎，直入官府衙門，劫持張佳胤索取府庫銀兩。張佳胤臉色不變，假裝寫票據貸取銀兩，全都寫了掌管巡禁盜賊的鄉官的名字，召入他們立即捕獲了盜賊，因此有名氣。升爲户部主事，調任職方，升爲禮部郎中。由於出現風霾，天昏

使。

地暗，因而對官吏實行考察，張佳胤被謫降爲陳州同知。調爲按察使。

隆慶五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安慶兵變，坐勘獄辭不合，調南京鴻臚卿，就遷光禄。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道聞喪歸。

隆慶五年冬天，升爲右僉都御史，任應天十府巡撫。安慶兵變，由於審問案件的文書不符合，調任南京鴻臚卿，隨着調任光禄卿。升爲右副都御史，任保定巡撫，途中得知家中喪事而回家。

萬曆七年起故官，巡撫陝西。未上，改宣府。時青把都已服，其弟滿五大猶桀驁，所部八賴掠塞外史、車二部，總兵官麻錦擒之。佳胤命錦縛八賴將斬，而身馳赦之，八賴叩頭誓不敢犯邊。後與總督鄭洛計服滿五大。入爲兵部右侍郎。

萬曆七年起用爲原來的官，任陝西巡撫。尚未上任，調到宣府。當時青把都已經降服，他的弟弟滿五大仍舊凶横，部屬八賴掠奪境外史夷、車夷二部落，總兵官麻錦擒獲了他。張佳胤命令麻錦捆了八賴要去斬首，而自己快馬趕去赦免了他，八賴磕頭發誓不敢再侵犯邊境。後來和總督鄭洛設計降服了滿五大。調入朝廷任兵部右侍郎。

十年春，浙江巡撫吴善言奉詔减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譟，縛毆善言。張居正以佳胤才，令兼右僉都御史代善言。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胤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巨室，火光燭天。佳胤召游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一。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尋以左侍郎還部，録功，加右都御史。

十年春天，浙江巡撫吴善言奉皇帝命令减低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結成一夥大肆鬧事，捆打吴善言。張居正因張佳胤的才能，就讓他兼任右僉都御史代替吴善言。纔進入省境，杭地老百姓因實行保甲的緣故，也發生騷亂。張佳胤問報告的人説："亂兵和亂民聯合起來了嗎?"説："還没有。"張佳胤高興地説："快速趕去，還能分散他們爲兩部分。"到了以後，老百姓間搶劫的事更加嚴重。張佳胤帶着幾個兵卒假裝詢問老百姓感到困苦的政令，下命令除去這些政令。許多人愈加囂張，夜裏搶掠有錢人家，火光照亮天空。張佳胤呼唤游擊徐景星告訴二營兵，命令他們平定騷亂的百姓以贖自己的罪。捕捉了一百五十人，殺了他們的三分之一。於是假裝召用馬文英、劉廷用，給他們官職。而暗中吩咐徐景星捉了七個人，連同馬文英、劉廷用一起殺了。兩方面的騷亂全都平定了。皇帝下嘉奬的詔書褒揚他。不久以左侍郎的官銜回到兵部，記載功績，加右都御史。

未幾，拜戎政尚書，尋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以李成梁擊斬逞加努功，加太子少保。成梁破土蠻瀋陽，復進太子太保。召還理部事。叙勞，予一品誥。御史許

没有多久，拜官戎政尚書，不久兼任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的軍務。由於李成梁出擊斬殺逞加努的功勞，加銜太子少保。李成梁在瀋陽打敗土蠻，又升爲太子太保。召回主持兵部的工作。奬勵功勞，發給任命爲一品官的文書。

守恩劾佳胤嘗獲本兵，御史徐元復劾之，遂三疏謝病歸。越二年卒。贈少保。天啓初，謚襄憲。

殷正茂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由行人選兵科給事中。劾罷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歷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遷江西按察使。

隆慶初，古田僮韋銀豹、黃朝猛反。銀豹父朝威自弘治中敗官兵於三厄，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中嘗陷洛容。嘉靖時，銀豹及朝猛劫殺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遣典史廖元招降之。遷元主簿以守，而銀豹數反覆。隆慶三年冬，廷議大征。擢正茂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正茂與提督李遷調土、漢兵十四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先奪牛河、三厄險，諸軍連克東山鳳凰寨，蹙之潮水。廖元誘僮人斬朝猛，銀豹窮，令其黨陰斬貌類己者以獻。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改古田爲永寧州，設副使參將鎮守。未幾，僉事金柱捕得銀豹，正茂因自劾。詔磔銀豹京師，置正茂不問。

尋代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是時，群盜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處處屯結。廣中日告警，倭又數爲害。正茂議守巡官畫地分守，而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絕倭嚮導。乃令總兵官張元勳、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倭千餘，以次盡平諸盜。廣西巡撫郭應聘亦奏平懷遠、洛容瑤，語詳元勳及李錫傳。正茂以功累加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復陷銅鼓、雙魚，元勳大破之儒峒；犯電白，正

御史許守恩彈劾張佳胤袒護本地士兵，御史徐元又彈劾他，於是他就三次上疏托病辭官回去。過了二年死去。贈銜少保。天啓初年，謚爲襄憲。

殷正茂，字養實，歙人。嘉靖二十六年考中進士。由行人選拔爲兵科給事中。彈劾罷去南京刑部侍郎沈應龍。歷任廣西、雲南、湖廣兵備副使，升任江西按察使。

隆慶初年，古田僮人韋銀豹、黃朝猛反叛。韋銀豹的父親韋朝威在弘治年間在三厄打敗官兵，殺了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年間曾經攻陷洛容。嘉靖時期，韋銀豹和黃朝猛劫持殺害了參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吳桂芳派遣典史廖元招降他們。升廖元爲主簿防守他們，韋銀豹却多次反覆。隆慶三年冬天，朝廷商議派大軍征討。擢升殷正茂爲右僉都御史任廣西巡撫。殷正茂和提督李遷調本地兵、漢兵十四萬，命令總兵俞大猷率領他們。先奪取了牛河、三厄險要地方，各軍連續攻下東山鳳凰寨，把他們逼迫到潮水。廖元引誘僮人斬殺了黃朝猛，韋銀豹困窘，讓他的黨羽暗中斬殺形貌像他的獻上去。捷報傳到上面，殷正茂升爲兵部右侍郎，仍像原來那樣任巡撫。改古田爲永寧州，設置副使參將鎮守着。没有多久，僉事金柱捕捉住韋銀豹，殷正茂因此彈劾了自己。皇帝下命令在京城裏車裂處死韋銀豹，對殷正茂不加追究。

不久代替李遷提督兩廣軍務。當時，衆盜賊惠州藍一清、賴元爵，潮州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李茂，到處聚集。廣地區天天報告危急，倭寇又多次爲害。殷正茂商議守巡官劃地分兵把守，而遷徙沿海謫戍的老百姓到雲南、川、湖，斷絕倭寇的嚮導。於是命令總兵官張元勳、參政江一麟等先後殺掉倭寇一千多，然後依次全部平定各幫盜賊。廣西巡撫郭應聘也上奏平定懷遠、洛容瑤，在張元勳和李錫的傳裏有詳細的記載。殷正茂由於功績多次升官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倭寇又攻陷銅鼓、雙魚，張元勳在儒峒大敗他們；侵犯電白，殷正茂襲擊殺死了

茂剿殺千餘人。嶺表略定。

一千多人。嶺外全都平定。

萬曆三年召爲南京户部尚書，以凌雲翼代。明年改北部。疏請節用，又諫止采買珠寶。而張居正以正茂所饋鵝罽轉奉慈寧太后爲坐褥。李幼孜與争寵，嗾言官詹沂等劾之。遂屢引疾。六年致仕歸。久之，起南京刑部尚書。居正卒之明年，御史張應詔言，正茂以金盤二，植珊瑚其中，高三尺許，賂居正，復取金珠、翡翠、象牙饋馮保及居正家人游七。正茂疏辨，請告，許之。二十年卒。

萬曆三年召爲南京户部尚書，由凌雲翼代替殷正茂兩廣提督之職。第二年調任北京。上疏建議節省費用，又諫諍停止采買珠寶。而張居正用殷正茂所贈送的鵝毛氈轉獻給慈寧太后作坐褥。李幼孜和他争寵，就嗾使諫官詹沂等彈劾他。於是就多次托病。六年退休回家。很久以後，起用爲南京刑部尚書。張居正死後第二年，御史張應詔進言，殷正茂用金盤二個，在其中植上珊瑚，高三尺左右，賄賂張居正，又拿金珠、翡翠、象牙贈送馮保以及張居正的家人游七。殷正茂上疏辯解，請求退休，准許了他。二十年死去。

正茂在廣時，任法嚴，道將以下奉行惟謹。然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初征古田，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没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拱爲善用人。

殷正茂在廣地時，執法嚴，分守道、分巡道將領以下官員奉行命令十分謹慎。然而他生性貪財，每年收受下屬官吏的金銀以萬計算。開始討伐古田時，大學士高拱説："我花費一百萬金銀給殷正茂，即使被吞没了一半，然而事情却可以立即辦成。"當時人們認爲高拱善於用人。

李遷

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進士。隆慶四年官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總督兩廣。給事中光懋言兩廣向設提督，事權畫一，今兩巡撫相牽掣，不便。乃改遷提督兼巡撫廣東，而特命正茂爲廣西巡撫。後遂爲定制。以平銀豹功加右都御史。尋討惠、潮山寇，俘斬千二百餘級。召爲刑部尚書。引疾歸，卒。謚恭介。遷出入中外三十年，不妄取一錢，年近七十，母終，廬墓。

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二十年考中進士。隆慶四年任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任兩廣總督。給事中光懋進言，兩廣一向設置提督，事權統一，現今兩位巡撫互相牽掣，不方便。於是改任李遷爲提督兼廣東巡撫，而特命殷正茂爲廣西巡撫。後來就作爲規定下來的制度。因平定韋銀豹的功績而升爲右都御史。不久討伐惠、潮山裏的盜賊，俘虜斬殺一千二百多首級。召爲刑部尚書。托病辭職回家，死去。謚號恭介。李遷在中央和地方上做官三十年，不亂拿一個錢。年近七十歲，母親去世，他結廬守墓。

凌雲翼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

凌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授任南京工部主事。隆慶期間，積功升官右僉都御史，任鄖陽巡撫。上疏論述衛所士兵消耗的弊病，共計六件事，大多商議後實行。

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萬曆元年升爲右副都御史，任江西巡撫。多次積功升任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

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略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爲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淛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吕宋番兵討平之。

軍務，代替殷正茂。當時盜賊大致已經除盡，祇有林鳳逃走。林鳳起初屯聚在錢澳請求招撫，殷正茂不允許，於是從彭湖逃奔到東番魍港，被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打敗。這年冬天，侵犯柘林、靖海、碣石，隨後，又侵犯福建。胡守仁追擊到淡水洋，擊沉他的船二十條。賊作戰失利，又進入潮州。參政金淛發告示招降他的同黨馬志善、李成等，林鳳連夜逃走。第二年秋天，把總王望高用吕宋外邦兵討伐而平定他。

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瑶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處鄰境瑶、僮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乃改瀧水縣爲羅定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息。六年夏，與巡撫吴文華討平河池、咘咳、北三諸瑶，又捕斬廣東大廟諸山賊。嶺表悉定。

不久進兵征伐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江下江範圍、東西兩座山之間，連綿七百里。成化期間，韓雍治理西山十分安定，祇有東山瑶阻隔在深山裏搶劫，官府每年發兵去戍守。殷正茂正建議發大部隊去討伐，碰上升調走了。凌雲翼就大規模調集兵卒，讓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率領他們。經過四個月，攻克巢穴五百六十個，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多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這些地方接境的瑶、僮都害怕了。盜賊首領潘積善請求招撫，凌雲翼上奏設置官衙戍守着。按功績，升爲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賞賜給飛魚服。於是改瀧水縣爲羅定州，設置監司、參將。多年來的禍患立即平息了。六年夏天，和巡撫吴文華平定河池、咘咳、北三各瑶，又捕斬了廣東大廟各山裏盜賊。嶺外全都安定了。

召爲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河臣潘季馴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爲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後卒。

召調爲南京工部尚書，隨即調兵部，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任淮、揚巡撫。河臣潘季馴召調朝廷，就兼任河道總督。加銜太子少保。召入爲戎政尚書，因病辭職回去。在家閑居時任性妄爲，給事、御史接連上疏彈劾他。皇帝下命令削去官職，後來死去。

雲翼有幹濟才。羅旁之役，繼正茂成功。然喜事好殺戮，爲當時所譏。

凌雲翼有幹練的辦事才能。羅旁那次戰役，繼續殷正茂而成功。然而他喜歡惹事愛好殺戮，被當時人們所譏諷。

贊曰：譚綸、王崇古諸人，受任岩疆，練達兵備，可與余子俊、秦紘先後比迹。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

贊曰：譚綸、王崇古這些人，接受任務到險要邊疆，對於兵備方面有經驗，事迹可以和余子俊、秦紘先後相并比。考察那個時期，原來是張

究心於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於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居正掌握國家大政，用心到軍事謀劃和邊疆事務。文書奏疏來往回覆，清楚地看到機要所在，委以任務要求完成，讓他們能够有所施展，所以各自儘量發揮出才能，事情纔得以成功。觀察到這一些，張居正的功績就不可以泯滅了。

明史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第一百十一

盛應期　朱衡 翁大立 潘志伊　潘季馴　萬恭
吴桂芳 傅希摯　王宗沐 (子)士崧 士琦 士昌 (從子)士性
劉東星 胡瓚　徐貞明 伍袁萃

盛應期

盛應期，字思徵，吴江人。弘治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轄濟寧諸閘。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内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逮應期及主事范璋下詔獄。璋管衛河，亦忤中貴者也。獄具，謫雲南驛丞。稍遷禄豐知縣。

正德初，歷雲南僉事。武定知府鳳應死，其妻攝府事，子朝鳴爲寇。應期單車入其境，母子惶怖，歸所侵。策鳳氏終亂，奏降其秩，設官制之。寢不行，後卒叛。與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鎮守太監梁裕。裕劾三人，俱逮下詔獄，璞竟拷死。會乾清宫災，應期得復職。四遷至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討平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會泉江僰蠻普法惡作亂，富順奸民謝文禮、文義附之。法惡死，指揮何卿等先後討誅文禮、文義。應期賚銀幣，以憂歸。

嘉靖二年起故官，巡撫江西。宸濠亂後，瘡痍未復，奏免雜調緡錢數

盛應期，字思徵，吴江人。弘治六年考中進士。授任都水主事，出京管轄濟寧各閘。太監李廣家裏的人販賣私鹽到濟寧，畏懼盛應期，將鹽投入水中離去。逢上南京進貢内官誣陷盛應期阻止進獻新船，李廣從中製造罪名逮捕盛應期和主事范璋下了詔獄。范璋管理衛河，也是觸犯了宦官。案件結束，被貶謫爲雲南驛丞。不久升爲禄豐知縣。

正德初年，歷任雲南僉事。武定知府鳳應死去，他的妻子代管知府的事，兒子鳳朝鳴成爲盜寇。盛應期單身坐車進入他們境内，母子恐慌害怕，歸還所侵奪的物品。盛應期料想鳳氏最後還是會叛亂，上奏貶降他們的官級，設置官員控制他們。奏疏被擱置没有施行，後來最終還是叛亂了。盛應期和御史張璞、副使晁必登抑制鎮守太監梁裕。梁裕彈劾他們三人，都被逮捕下到詔獄，張璞竟被拷打而死。正遇上乾清宫火災，盛應期得以復職。四次升調到陝西右布政使。擢升爲右副都御史任四川巡撫。討平了天全六番招討使高文林。遇上泉江僰蠻普法惡作亂，富順的奸民謝文禮、謝文義附從他。普法惡死去，指揮何卿等先後討伐誅殺謝文禮、謝文義。盛應期賞賜他銀兩錦帛，因守孝而回去。

嘉靖二年起用爲原官，任江西巡撫。朱宸濠叛亂以後，瘡痍尚未復原，上奏免去雜調緡錢幾

十萬，請留轉輸南京米四十七萬、銀二十萬，以食饑民。又令諸府積穀備荒至百餘萬。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將行，籍上積穀數。帝以陳洪謨代，而獎賚應期。後洪謨積益多，亦被賚。

應期至廣，偕撫寧侯朱麒督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復賚銀幣。朝議大征岑猛。應期條上方略七事，言廣兵疲弱不可用，麒等恚。會御史許中劾應期暴虐，麒等因相與爲流言。御史鄭洛書復劾應期賄結權貴。應期已遷工部侍郎，引疾歸。

六年，黃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淤數十里，糧艘爲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事江良材請於昭陽湖東別開漕渠，爲經久計。議未定，以御史吳仲言召拯還，即家拜應期右都御史以往。應期乃議於昭陽湖東，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浚百四十餘里，較疏舊河力省而利永；夫六萬五千，銀二十萬兩，剋期六月。工未成，會旱災修省，言者多謂開河非計，帝遽令罷役。應期請展一月竟其功，不聽。初，應期請令郎中柯維熊分浚支河，維熊力贊新河之議，至是亦言不便。應期上章自理。帝怒，詔與維熊俱奪職。世寧言："新河之議倡自臣。應期剋期六月，今四月，功已八九。緣程工促急，怨讟煩興。維熊反覆變詐，傾大臣，誤國事。自古國家僨大事，必責首議，臣請與同罷。"帝不許。後更赦，復官致仕，卒。應期罷後三十年，朱衡循新河遺迹成之，運道蒙利焉。

十萬，建議留下轉輸到南京去的米四十七萬、銀子二十萬，讓飢民食用。又讓各府積穀備荒達到一百多萬。不久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的軍務。將要起程，上呈登記了積穀數額的簿册。皇帝讓陳洪謨接替，而獎賞了盛應期。後來陳洪謨積貯得更多，也被賞賜。

盛應期到了廣，和撫寧侯朱麒一起督促參將李璋等，討平思恩土目劉召，又受到財物禮品獎賞。朝廷商議大部隊征討岑猛。盛應期分條呈上方略七項，說廣地的兵疲弱不能用，朱麒等怨恨。正遇上御史許中彈劾盛應期暴虐，朱麒等乘此一起製造流言。御史鄭洛書又彈劾盛應期用賄賂勾結權貴。盛應期已調爲工部侍郎，就托病辭職回家。

六年，黃河裏的水溢入漕渠，沛北廟道口被泥沙堵塞了幾十里，運糧的船隻受到阻礙，侍郎章拯不能治理。尚書胡世寧、詹事霍韜、僉事江良材建議在昭陽湖東面另外開鑿漕渠，作爲長遠的計策。意見尚未定下來，因御史吳仲進言而召回章拯，就在家裏拜盛應期爲右都御史前往任職。盛應期於是建議在昭陽湖東面，北進江家口，南出留城口，開鑿疏浚河道一百四十多里，比較疏浚舊河省力而利益久遠；民夫六萬五千，銀子二十萬兩，限期六個月。工程未完成，遇上旱災修身反省，諫官大都認爲開鑿河道不是好辦法，皇帝急忙下命令停止這件事。盛應期請求放寬一個月完成這項工程，不允許。起初，盛應期建議讓郎中柯維熊分任疏浚支河，柯維熊極力贊同開鑿新河的意見，到這時候也説不妥當。盛應期呈上奏章請求讓自己來處理。皇帝發怒，下詔書將他和柯維熊都削去職務。胡世寧進言："開鑿新河的意見由臣首次提出。盛應期限期六個月，現在已經四個月，工程已經完成八九。由於工程期限急促，怨聲載道。柯維熊反覆變卦，傾軋大臣，耽誤國家大事。自古以來國家敗壞了大事，必定責罰首次提出意見的，臣請求和盛應期一起削去官職。"皇帝不依許。後來改爲赦免，恢復原來的官職退休，死去。盛應期罷官後三十年，朱衡沿着新河的遺迹完成了這項工程，運輸

航道蒙受好處了。

朱衡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知尤溪、婺源，有治聲。遷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累官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奏言："比遼左告饑，暫弛登、萊商禁，轉粟濟之。猾商遂竊載他貨，往來販易，并開青州以西路。海島亡命，陰相構結，禁之便。"從之。召爲工部右侍郎。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十一年考中進士。歷任尤溪、婺源知縣，有善於理政的名聲。升爲刑部主事，曾任郎中。出京任福建提學副使，積功升爲山東布政使。三十九年升爲右副都御史任該地巡撫。上奏說："近來遼左發生饑荒，暫時放寬登、萊商業上的禁限，轉運糧食救助他們。狡猾的商人就偷着運載其他貨物，往來販賣做生意，并且開放了青州以西的路。海島上的亡命之徒，暗中相互勾結，禁止登、萊商道是有利的。"依從了他的意見。召任工部右侍郎。

四十四年進南京刑部尚書。其秋，河決沛縣飛雲橋，東注昭陽湖，運道淤塞百餘里。改衡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衡馳至決口，舊渠已成陸。而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新河，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南至留城，故址尚在。其地高，河決至昭陽湖止，不能復東，可以通運，乃定議開新河，築堤呂孟湖以防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浚舊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薛沙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罷曹濮副使柴淶，重繩吏卒不用命者，浮議遂起。明年，給事中鄭欽劾衡虐民倖功，詔遣給事中何起鳴往勘，工垂竣矣。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河長一百九十四里。漕艘由境山入，通行至南陽。未幾，季馴以憂去，詔衡兼理其事。

四十四年升爲南京刑部尚書。這年秋天，黄河在沛縣飛雲橋決口，東流灌入昭陽湖，運輸航道淤塞了一百多里。調朱衡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内河漕運。朱衡趕到決口，舊的河渠已經變成陸地。而原來都御史盛應期所開鑿的新河，從南陽以南東到夏村，又東南到留城，舊址尚存在。這處地勢高，河水冲決到昭陽湖停住了，不能再向東，可以用作水路運輸，於是確定意見開鑿新河，在呂孟湖建築堤壩以防止潰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認爲疏浚舊的渠道便利，意見跟朱衡不一致。朱衡更加堅持自己的主張，引導鮎魚、薛沙各條水流入新渠，建築馬家橋堤壩阻止飛雲橋的決口，親自督促工程。彈劾罷去曹濮副使柴淶，從重制裁官吏士卒中不服從命令的，没有根據的議論於是就起來了。第二年，給事中鄭欽彈劾朱衡虐待百姓非分地得到功名，皇帝命令派遣給事中何起鳴前往查看，工程將要完工了。到了秋天，黄河又在馬家橋決口，議論者紛紛認爲不可能成功。何起鳴起初主張朱衡的意見，也改變了説法，和給事中王元春、御史黄襄一起上奏章建議罷去朱衡。正巧新河已經完成，纔停止。新河長一百九十四里。運糧的船從境山進入，暢通地行駛到南陽。不久，潘季馴因守喪而去，皇帝命令朱衡兼管他的工作。

隆慶元年加太子少保。山水驟溢，決新河，壞漕艘數百。給事中吴時來言："新河受東、兖以南費、嶧、

隆慶元年加銜太子少保。山水突然溢出，冲決新河，毁壞了運糧船幾百艘。給事中吴時來進言："新河承受東、兖以南費、嶧、鄒、滕的水

鄒、滕之水。以一堤捍群流，豈能不潰。宜分之以殺其勢。”衡乃開支河四，泄其水入赤山湖。明年秋，召還部。又明年，衡上疏曰：“先臣宋禮浚治舊渠，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與徐州境山巔相準，北高南下，懸流三十丈。故魯橋閘以南稍啓立涸，舟行半月始達。東、兖之民增閘挑淺，苦力役者百六十年。屬者改鑿新渠，遠避黄流，舍卑就高，地形平衍，諸閘不煩起閉，舟行日可百餘里，夫役漫無事事。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請裁革，宜可聽。”於是汰閘官五，夫役六千餘，以其傚直爲修渠費。

量。用一條堤壩來抵禦許多河流，哪能不潰决。應當分開它們來减弱水勢。”朱衡於是開鑿四條支河，將水排泄入赤山湖。第二年秋天，他被召回部裏。又過一年，朱衡上疏説：“已故世的臣子宋禮疏浚舊的渠道，測量水平，計算出來濟寧平地和徐州境山的山頂相等，北面高而南面低，水流落差三十丈。所以魯橋閘以南稍稍打開立即乾枯，船行半個月纔能到達。東、兖的老百姓增設閘門挑挖淺灘，辛苦勞役了一百六十年。近來改爲開鑿新渠，遠遠地避開黄濁河流，捨棄低處而靠近高處，地形平廣，各閘門不須多開關，船行每天大約一百多里，民夫大多没有事情可做。最近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上奏建議裁革，應當同意。”於是淘汰掉閘官五人，民夫六千多人，將他們的薪俸工錢作爲修渠的費用。

四年秋，河决睢寧，起季馴總理。明年冬，閲視河道給事中雒遵劾罷季馴，言廷臣可使，無出衡右者。六年正月詔兼左副都御史，經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以山陵工請召衡，會邳州工亦竣，衡遂還朝。

四年秋天，河水冲决睢寧，起用潘季馴去總理。第二年冬天，視察河道的給事中雒遵彈劾罷去潘季馴，説朝廷臣子中可以派出的，没有超出朱衡之上的。六年正月詔書命令朱衡兼任左副都御史，經營治理河道。穆宗崩，大學士高拱因陵墓工程建議召調朱衡，正好邳州的工程也已完成，於是朱衡就回到朝廷。

衡先後在部，禁止工作，裁抑浮費，所節省甚衆。穆宗時，内府監局加徵工料，濫用不訾，衡隨時執奏。未幾，詔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趣辦袍緞千八百餘匹，衡因言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再疏請，從之。帝切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餘萬匹，衡議停新造，但責歲額，得减新造三之二。命造鰲山燈，計費三萬餘兩，又命建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衡皆奏止之。及神宗即位，首命停織造，而内臣不即奉詔，且請增織染所顔料。衡奏争，皆得請。皇太后傳諭發帑金修涿州碧霞元君廟。衡復争，報聞。

朱衡先後在工部，禁止興建工程，裁减浪費，所節省下來的十分多。穆宗時候，内宫監局加徵工料，濫用到無量可比，朱衡隨時將情况上奏。没有多久，皇帝命令南京織造太監李佑趕辦袍緞一千八百多匹，朱衡藉助諫官孫枝、姚繼可、嚴用和、駱問禮先後諫諍，兩次上疏請求，准許了他。皇帝嚴厲督責太監崔敏，傳令南京加造緞十多萬匹，朱衡建議停止新造，祇徵每年的定額，得以减去新造的三分之二。皇帝命令製造鰲山燈，計費用三萬多兩，又命令在長信門建築光泰殿、瑞祥閣，都因朱衡上奏而停止了。到了神宗即位，首先命令停止織造，而内臣不立即接受詔書，而且請求增加織染顔料。朱衡上奏諫諍，都得到同意。皇太后傳出命令拿出國庫錢去修造涿州碧霞元君廟。朱衡又諫諍，批覆知道了。

衡性强直，遇事不撓，不爲張居

朱衡性格剛强耿直，遇事不曲從，不被張居

正所喜。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劾衡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馳驛歸。其年夏，大雨壞昭陵祾恩殿，追論督工罪，奪宫保。卒年七十三。子維京，自有傳。

正所喜歡。萬曆二年，給事中林景暘彈劾朱衡剛愎。朱衡兩次上疏乞求退休。詔命加衡太子太保，利用驛站的車馬回去。這年夏天，大雨毁壞昭陵祾恩殿，追究監督工程的罪責，削去宫保的官銜。死時年七十三歲。兒子朱維京，另外有傳。

翁大立　潘志伊

翁大立，餘姚人。嘉靖十七年進士。累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州諸府。蘇州以倭警募壯士，後兵罷無所歸，群聚剽奪。大立得其主名，捕甚急。惡少懼，夜劫縣衛獄，縱囚自隨，攻都御史行署，大立率妻子遁。知府王道行督兵力拒之，乃斬葑門，奔入太湖爲盗。命大立戴罪捕賊，尋被劾罷。久之，起故官，巡撫山東。遭喪不赴。

翁大立，餘姚人。嘉靖十七年考中進士。積功升官山東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都御史任應天、蘇州各府的巡撫。蘇州因倭寇侵犯而招募壯士，後來戰事結束而没有地方歸宿，許多人聚集起來搶奪。翁大立得知他們首領的名字，追捕得很急。品行不良的少年們害怕，乘夜劫了縣衛的牢獄，放出囚犯隨着自己，攻打都御史的衙門，翁大立帶着妻子和子女逃走了。知府王道行督促士兵盡力抵抗，於是就攻打葑門，逃奔入太湖成爲盗賊。命令翁大立戴罪捕捉盗賊，不久被彈劾罷職。很久以後，起用爲原來的官，任山東巡撫。遇上喪事没有去赴任。

隆慶二年命督河道。朱衡既開新河，漕渠便利。大立因頌新河之利有五，而請浚回回墓以達鴻溝，引昭陽之水沿鴻溝出留城，以溉湖下腴田千頃。未幾，又請鑿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入漕河。帝皆從之。

隆慶二年命令他去督促治理河道。朱衡開鑿新河以後，運糧航道得到便利。翁大立因而頌揚新河的利益有五方面，而建議疏浚回回墓以達到鴻溝，引導昭陽的水沿着鴻溝出留城，以灌溉湖下千頃肥田。没有多久，又建議開鑿邵家嶺，讓水由地浜溝出境山，流入運糧河。皇帝都依從了他。

三年七月，河大决沛縣，漕艘阻不進。帝從大立請，大行振貸。大立又請漕艘後至者貯粟徐州倉，平價出糶。詔許以三萬石賚民。大立以下民昏墊、閭閻愁困狀，帝莫能周知，乃繪圖十二以獻。且言："時事可憂，更不止此。東南財賦區，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京儲可慮一也。邊關千里，悉遭洪水，墩堡傾頽，何恃以守，可慮二也。畿輔、山東、河南，霪雨既久，城郭不完，寇盗無備，可慮三也。江海間颶風鼓浪，舟艦戰卒，悉入波流，海防可慮四也。淮、

三年七月，黄河在沛縣嚴重潰决，運糧船隻受阻不能前進。皇帝聽從翁大立的請求，大量進行救濟。翁大立又建議運糧船後到的將穀子貯藏在徐州倉内，平價出賣。詔書允許將三萬石賞賜給老百姓。翁大立認爲老百姓困於水災、村裏窮愁困苦的狀况，皇帝没有能够都知道，於是繪了圖畫十二幅獻上去。而且進言："時事可以擔憂的，更不祇這一些。東南是財政賦税區域，然而江海泛濫，粒米無收，京都儲存是需要憂慮的第一點。邊境千里，全都遭遇洪水，墩堡傾塌了，依靠什麽防守，這是需要憂慮的第二點。京都附近、山東、河南，長時期霪雨，内外城墻不完整，對於盗賊没有防備，這是需要憂慮的第三

浙鹽場鹹泥盡没，竈户流移，商賈不至，國課可慮五也。望陛下以五患十二圖付公卿博議，速求拯濟之策。”帝留圖備覽，下其奏於所司。

當是時，黄河既决，淮水復漲。自清河縣至通濟閘抵淮安城西淤三十餘里，决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往往崩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多溺死。大立奔走經營，至四年六月，鴻溝、境山諸工，及淮流疏浚，次第告成。帝喜，錫賚有差。時大立已升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爲左。會代者陳大賓未至，而山東沙、薛、汶、泗諸水驟漲，决仲家淺諸處，黄河又暴至，茶城復淤。已而淮自泰山廟至七里溝亦淤十餘里。其明年遂爲給事中宋良佐劾罷。

萬曆二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就改吏部。明年入爲刑部右侍郎，再遷南京兵部尚書。六年致仕歸。

先是，隆慶末，有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外戚慶雲侯裔也。家貧無妻，獨與婢荷花兒居。盜入其室，殺世臣去。把總張國維入捕盜，惟荷花兒及僕王奎在，遂謂二人奸弑其主。獄成，刑部郎中潘志伊疑之，久不决。及大立以侍郎署部事，憤荷花兒弑主，趣志伊速决。志伊終疑之，乃委郎中王三錫、徐一忠同讞。竟無所平反，置極刑。逾數年，獲真盜。都人競稱荷花兒冤，流聞禁中。帝大怒，欲重譴大立等。會給事中周良寅、蕭彦復劾之，乃追奪大立職，調一忠、三錫於外。志伊時已知九江府，亦謫知陳州。

點。江海裏颶風掀起浪濤，船艦上的戰士，全都捲入波濤，海防需要憂慮是第四點。淮、浙鹽場的鹹泥全都被冲没了，竈户不能够安居，做生意的不來，國家税收是需要憂慮的第五點。希望陛下將五點憂慮和十二幅圖交給公卿廣泛地商議，迅速地探求解救的計策。”皇帝留下圖畫觀覽，而將他的奏章交給有關部門。

當這個時候，黄河潰决以後，淮水又上漲。從清河縣到通濟閘達淮安城西面淤塞了三十多里，冲决了方、信二堤壩而流入海洋，平地上水深一丈多，寶應湖的堤壩處處崩潰毁壞。山東沂、莒、郯城水漫出來，從沂河、直河流出邳州，許多老百姓被溺死了。翁大立忙碌着設法治理，到四年六月，鴻溝、境山各項工程，以及淮水疏浚，先後完成。皇帝高興，分别給以獎賞。當時翁大立已經升爲工部右侍郎，接着調到兵部成爲左侍郎。遇上替代的人陳大賓尚没有來，而山東沙、薛、汶、泗幾條河水突然上漲，潰决了仲家淺這些地方，黄河水又忽然來到，茶城又淤塞了。不久淮水從泰山廟到七里溝也淤塞了十多里。第二年就被給事中宋良佐彈劾而罷官。

萬曆二年起用爲南京刑部右侍郎，接着調到吏部。第二年調入北京爲刑部右侍郎，再升爲南京兵部尚書。六年退休回家。

在這以前，隆慶末年，有個錦衣指揮周世臣，是外戚慶雲侯的後代。家庭貧困没有妻子，衹和婢女荷花兒居住。盜賊進入他家，殺了周世臣而去。把總張國維進入捕捉盜賊，衹有荷花兒和僕人王奎在，就認爲二人通奸而殺害了主人。案件審定，刑部郎中潘志伊懷疑這件事，長時間不裁决。等到翁大立以侍郎代管部裏的工作，憤恨荷花兒殺掉主人，就催促潘志伊迅速裁决。潘志伊始終懷疑這件事，於是委任郎中王三錫、徐一忠一起審問這案件。結果却没有平反，處置死刑。過了幾年，捕捉到真正的盜賊。京都裏的人們争着説荷花兒冤枉，流傳到内宫裏都知道了。皇帝大怒，打算嚴厲譴責翁大立等。正遇上給事中周良寅、蕭彦又彈劾他，於是就追削了翁大立的官職，將徐一忠、王三錫調到外地。潘志伊這

時已任九江府知府，也被貶謫爲陳州知府。

志伊，吴江人。進士，終廣西右參政。歷官有聲。

潘志伊，吴江人。進士，最後任廣西右參政。做官有聲譽。

潘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撫廣東。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大便。臨代去，疏請飭後至者守其法，帝從之。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尋以憂去。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考中進士。授任九江推官。擢升爲御史，任廣東巡撫。實行均平里甲法，廣人很得到便利。到了離任由别人替代，上疏請求命令繼任者遵守他的辦法，皇帝同意了他的請求。升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升爲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和朱衡一起開鑿新河，升爲右副都御史。不久因守孝而離去。

隆慶四年，河决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河道，塞决口。明年，工竣，坐驅運船入新溜漂没多，爲勘河給事中雒遵劾罷。

隆慶四年，河冲决邳州、睢寧。起用爲原來的官，第二次治理河道，堵塞决口。第二年，工程完成，因驅使運糧船隻進入新的水急處而沉没了許多，被勘河給事中雒遵彈劾而罷去官職。

萬曆四年夏，再起官，巡撫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是時，河决崔鎮，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壞，淮、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大學士張居正深以爲憂。河漕尚書吴桂芳議復老黄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决口，束水歸漕，兩人議不合。會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馴以故道久湮，雖浚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議築崔鎮以塞决口，築遥堤以防潰决。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則海口自浚。即桂芳所開草灣亦可不復修治。"遂條上六事，詔如議。

萬曆四年夏天，第二次起用爲官，任江西巡撫。第二年冬天，召調爲刑部右侍郎。這時候，河在崔鎮潰决，黄濁的水向北流，清河口淤泥積澱，整條淮水向南遷移，高堰湖堤大都潰壞，淮、揚、高郵、寶應地區都成爲巨大的水澤。大學士張居正爲這事深感憂慮。河漕尚書吴桂芳建議恢復老黄河的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打算堵塞决口，約束流水歸入漕河，兩人意見不一致。正碰上吴桂芳死了，六年夏天，命令潘季馴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接替他。潘季馴認爲故道長久淤塞，即使疏浚恢復，它的深廣必定不能像現今的河，建議在崔鎮築堤來堵塞决口，距河岸較遠，修築遥堤來預防潰决。又説："淮水清河水濁，淮水弱河水强，河水一斗，沙子居有六成，夏秋季節就居有八成，不是十分湍急，必定至於停滯。應當依靠淮水的清來洗刷河水的濁，建築高堰約束淮水進入清口，以對抗河水的强水勢，讓二水并流，那麽海口自然疏浚。即使吴桂芳所開的草灣也可不再修理整治。"於是就條陳上奏六項事，詔書同意他的意見。

明年冬，兩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季馴初至河上，歷虞城、夏邑、

第二年冬天，兩條河的工程完成。又過一年的春天，加銜太子太保，升爲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潘季馴剛到黄河一帶，經歷虞城、夏邑、

商丘，相度地勢。舊黄河上流，自新集經趙家圈、蕭縣，出徐州小浮橋，極深廣。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淺，遷徙不常，曹、單、豐、沛常苦昏墊。上疏請復故河。給事中王道成以方築崔鎮高堰，役難并舉。河南撫按亦陳三難，乃止。遷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

季馴之再起也，以張居正援。居正歿，家屬盡幽繫，子敬修自縊死。季馴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釋。"又以治居正獄太急，宣言居正家屬斃獄者已數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訐。季馴力右時行、巍，痛詆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馴黨庇居正，落職爲民。

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謚廕。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户齒，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馴罪輕責重。詔俱奪其俸。其後論薦者不已。

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復薦，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吴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明年，黄水暴漲，衝入夏鎮，壞田廬，居民多溺死。季馴復築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季馴凡四奉治河命，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險易。增築設防，置官建閘，下及木石樁埽，綜理纖悉，積

商丘，察看地勢。舊黄河上流，從新集經過趙家圈、蕭縣，由徐州小浮橋流出，十分深廣。自從嘉靖期間向北遷移，河身已經淺了，遷移又没規律，曹、單、豐、沛常常受到水災的困苦。上疏建議恢復原來的河道。給事中王道成認爲正在建築崔鎮高堰，工事難以同時進行。河南的巡撫巡按也陳述了三點困難，於是停止。升爲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正月召調到刑部。

潘季馴第二次起用，是由於張居正的援助。張居正死，家屬都被拘禁，兒子張敬修上吊死亡。潘季馴進言："張居正的母親年過八十，早晚間不一定能活下來，乞求降下特殊恩德寬赦釋放。"又認爲治理張居正案件太急了，揚言張居正家屬死在監獄裏的已有幾十個人。在這以前，御史李植、江東之這些人和大臣申時行、楊巍互相攻擊。潘季馴竭力庇護申時行、楊巍，盡力毁罵進言的，進言的一齊發怒。李植就彈劾潘季馴因意氣相同而包庇張居正，被削職爲民。

十三年，御史李棟上疏争辯是非道："隆慶期間，河在崔鎮潰决成了運糧水道的阻礙。幾年以來，老百姓住處安置了，河水平静地流淌，人們都説：'這是潘尚書的功勞呀。'從前先臣宋禮治理會通河，到現今依賴着它的作用，陛下允許督臣萬恭的請求，賜給他謚號恩廕。如今潘季馴的功績不在宋禮之下，却在活着的日子裏，讓他和普通老百姓相等，豈不毁壞了各臣承擔工作的心意，喪失了朝廷報酬功臣的原則。"御史董子行也進言潘季馴罪輕罰重。皇帝命令都削去他們的俸禄。這以後論列推薦的人没有停止。

十六年，給事中梅國樓又推薦，於是起用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從吴桂芳以後，河道運糧都總括管理，到這時候又設立了專門的官員。第二年，黄水突然猛漲，冲入夏鎮，毁壞了田地房屋，居民多被淹死。潘季馴又建築堤壩堵塞它。十九年冬天，加銜太子太保，任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潘季馴共四次接受治河的命令，前後二十七年，熟悉地形的險峻平易。增添建築堤壩預防措施，設置官吏和建築水閘，小到木料石塊打樁以

勞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患及祖陵。議者或欲開傅寧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橋入高、寶諸湖，或欲開壽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張福堤以泄淮口。季馴謂祖陵王氣不宜輕泄，而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謂周家橋在祖陵後百里，可疏浚，議不合。都給事中楊其休請允季馴去。歸三年卒，年七十五。

及護堤補隙材料，綜合管理得很仔細，積勞成病。三次上疏乞求退休，没有允許。二十年，泗州發大水，城中水深三尺，危害到祖陵。提建議的人有的打算開放傅寧湖到六合流入江，有的打算疏浚周家橋流入高、寶各湖，有的打算開鑿壽州瓦埠河來分淮水上流，有的打算解除張福堤將水排泄入淮口。潘季馴認爲祖陵王氣不應當隨便地泄露，而巡撫周寀、陳于陛，巡按高舉認爲周家橋在祖陵後面一百里，可以疏浚，意見不一致。都給事中楊其休建議准許潘季馴去職。他回去三年死去，年齡七十五。

萬恭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文選主事，歷考功郎中。壽王喪過南京，中貴欲令朝王妃，恭厲聲曰："禮不朝后，況妃乎！"遂止。就遷光禄少卿，入改大理。

四十二年，寇逼通州，帝方急兵事。以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勝任，調之南京，欲代以鄭曉、楊順、葛縉，手詔問徐階。階以曉文士，順、縉匪人，請命吏部推擇。帝乃諭尚書嚴訥越格求之，遂以湖廣參政李燧代時，而命恭代汝楠。恭列上選兵、議將、練兵車、火器諸事，皆報可。明年，燧罷，衆將推恭，恭引疾。及用趙炳然，恭起視事。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劾恭奸欺。恭奏辯，部議調恭。詔勿問。恭不自安，力請劇邊自效。乃命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甫至，寇犯龍鬚墩，恭伏兵擊却之。未幾，寇五萬騎至朔州川，恭與戰老高墓。列車爲陣，發火器，寇少却。忽風起，火反焚車，寇復大至。諸將殊死戰，寇乃去。事聞，賚銀幣。巡撫故無旗牌，恭請得之。濱河州縣患套寇東掠，歲鑿冰以防，恭爲築墻四十里。教人以耕及用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三年考中進士。授任南京文選主事，曾任考功郎中。壽王靈柩經過南京，宦官想要萬恭朝見王妃，萬恭用嚴肅的口氣説："按禮節不朝見皇后，何況是王妃！"事情就此作罷。接着升爲光禄少卿，入朝後調爲大理寺卿。

四十二年，寇賊逼近通州，皇帝正爲戰事着急。因兵部右侍郎蔡汝楠、協理戎政侍郎喻時不能勝任，調他們到南京，想用鄭曉、楊順、葛縉代替他們，親自寫了詔書詢問徐階。徐階認爲鄭曉是個文人，楊順、葛縉是品行不端正的人，建議命令吏部推薦擇定。皇帝就命令尚書嚴訥破格擇求，於是就用湖廣參政李燧代替喻時，而命令萬恭代替蔡汝楠。萬恭逐條上奏選兵、議將、訓練兵車、火器這些事，都批覆同意。第二年，李燧罷職，各將推舉萬恭，萬恭托病。等到用了趙炳然，萬恭開始去就職。於是給事中胡應嘉彈劾萬恭奸刁欺君。萬恭上疏申辯，部裏建議調動萬恭。詔書命令不要追究。萬恭自己心裏不安，堅持請求到艱苦邊疆效力。於是命令兼僉都御史，任山西巡撫。剛到那裏，盜賊侵犯龍鬚墩，萬恭埋伏軍隊打退了他們。没有多久，盜賊五萬騎兵到朔州川，萬恭在老高墓和他們作戰。排列戰車爲陣，發射火器，敵人稍稍退却。忽然颳起風來，火反過來焚燒戰車，盜賊又大量前來。各將士拼死作戰，盜賊纔退去。這事皇帝知道了，賞賜銀兩錦帛。巡撫本來没有可以斟酌情況、自行

水車法，民大利之。浹歲，以内艱歸。

專斷行令的旗牌，萬恭請求而得到了。沿河的州縣擔憂河套的盗賊向東掠奪，每年鑿開冰來防備，萬恭替他們築起墻四十里。教人們耕種和用水車的方法，老百姓很得到好處。滿一年，由於母喪而離職回去服喪。

隆慶初，給事中岑用賓等拾遺及恭。吏部尚書楊博議，仍用之邊方。暨服闋，恭遂不出。六年春，給事中劉伯燮薦恭異才。會河决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尚書朱衡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北自磨臍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寶諸河，夏秋泛濫，歲議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以時泄蓄，專令浚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

隆慶初年，給事中岑用賓等在官吏考察之後又行糾彈，提到萬恭之名。吏部尚書楊博建議，仍舊任用他到邊疆。守孝期滿，萬恭就不出來任職。六年春天，給事中劉伯燮推薦萬恭有特出才能。正遇上河水在邳州潰决，運糧水道大受阻礙，已經派遣尚書朱衡去經營謀劃，又命令萬恭以原來的官銜去總理河道。萬恭和朱衡修築長堤，北面從磨臍溝到邳州直河，南面從離林到宿遷小河口，各長三百七十里。費去國庫銀三萬，六十天而完成。高、寶各條河，夏天秋天泛濫，每年主張增築堤壩，然而水却更加高漲。萬恭沿堤建築了平水閘二十多個，根據季節排泄或蓄積，衹讓浚湖，不再增堤，各河就没有水患。

恭强毅敏達，一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二十年卒。孫燝自有傳。

萬恭强毅敏捷通達，當時稱爲才臣。治水三年，諫官彈劾他不稱職，最後罷官回去。在家閑居將近二十年而死去。他的孫子萬燝另外有傳。

吴桂芳

吴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凌母，手刃之。桂芳爲著論擬赦。尚書聞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子厚《復讎議》也。"鑑遂得宥。

吴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任刑部主事。有個叫崔鑑的，十三歲，忿恨父親的小老婆凌辱母親，親自殺了她。吴桂芳爲他寫論文考慮寬赦他。尚書聞淵説："這是董仲舒《春秋》中的斷案，柳子厚的《復讎議》呀。"於是崔鑑就得到了宥免。

及淵入吏部，欲任以言職。會聞繼母病，遽請歸，留之不可。起補禮部，歷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遷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城，自桂芳始。歷浙江左布政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父喪歸。起故官，撫治鄖陽。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任。兩廣總督張臬以非軍旅才被劾罷，部議罷總督，改桂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到了聞淵主持吏部，打算任命吴桂芳爲諫官。逢上他聽説繼母病了，立即請假回去，留他不住。起用補爲禮部的官，曾調任揚州知府。抵禦倭寇有功，升俸一級。又建議增築外城。揚有二重城，是從吴桂芳開始。歷任浙江左布政使，升爲右僉都御史，任福建巡撫。守父喪回去。起用爲原來的官，任巡撫駐在鄖陽。不久升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没有上任。兩廣總督張臬由於不是軍事方面的人才而被彈劾罷官，部裏議定撤銷總督，調吴桂芳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任巡撫。

兩廣群盗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歲爲患，潮州舊倭屯據鄒塘。桂芳先討倭。以降賊伍端爲前驅，官軍繼進，一日夜克三巢，焚斬四百餘人。帝深嘉之，令與南贛提督吴百朋乘勝滅賊。而新倭寇福建者爲戚繼光所敗，流入境。桂芳、百朋會調土、漢兵，乘其初至急擊之。倭懼，悉奔甲子崎沙，奪漁舟入海。暴風起，皆覆溺死。脱者還海豐，副總兵湯克寬擒斬殆盡。因建議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又進討亞元、丹樓，平之。

兩廣衆盗賊河源李亞元、程鄉葉丹樓連年成爲禍害，潮州原來的倭寇屯據在鄒塘。吴桂芳先討伐倭。用投降的賊人伍端作爲前鋒，官兵隨着前進，一天一夜攻克了三個巢穴，焚燒斬殺了四百多人。皇帝很誇獎他，命令他和南贛提督吴百朋乘勝消滅賊人。而新侵犯福建的倭寇被戚繼光打敗，流竄入境。吴桂芳、吴百朋調集了本地兵、漢兵，乘他們剛到急速攻擊他們。倭畏懼，全部奔逃到甲子崎沙，搶奪漁船進入海中。暴風起來，全都翻船淹死。有逃脱的返回海豐，副總兵湯克寬擒捉住差不多斬殺光了。於是建議海道副使管轄東莞以西到瓊州，統率外國人做生意的船隻，再設置海防僉事，巡視東莞以東到惠潮，專門防禦倭寇。又進兵討伐李亞元、葉丹樓，平定了他們。

降賊王西橋、吴平已撫復叛。西橋掠東莞，敗都指揮劉世恩兵，執肇慶同知郭文通以求撫。桂芳擒斬之，進討平。平初據南澳，爲戚繼光、俞大猷所敗，奔饒平鳳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陽江奔安南。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剿，遣克寬以舟師會之，夾擊平萬橋山下。乘風縱火，平軍死無算，擒斬三百九十餘人。參將傅應嘉言平已擒，後復云溺死。福建巡撫汪道昆奏聞，桂芳不肯，曰："風火交熾時，何以知其必死也。"平黨林道乾復窺南澳，時議設參將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險而腴。元時曾設兵戍守，戍兵即據以叛，此禦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從之。召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北部。隆慶初，轉左，以疾乞歸。言官數論薦。

投降的賊人王西橋、吴平已接受安撫却又叛變了。王西橋攻掠東莞，打敗都指揮劉世恩的兵，抓了肇慶的同知郭文通來要求招撫。吴桂芳擒住斬殺了他，進而討伐吴平。吴平起初占據南澳，被戚繼光、俞大猷打敗，奔逃到饒平鳳凰山，掠奪民船出海，由陽江奔逃安南。吴桂芳發檄文給安南萬寧宣撫司進兵討伐，派遣湯克寬率領水兵和他相會，在萬橋山下夾擊吴平。乘風放火，吴平的兵死了不計其數，捉住斬殺了三百九十多人。參將傅應嘉説吴平已經捉住，後來又説淹死。福建巡撫汪道昆這樣上疏報告，吴桂芳不同意，説："風火猛烈的時候，憑什麽知道他必定死了。"吴平的同黨林道乾又窺伺南澳，當時人們建議設置參將戍守。吴桂芳進言："澳中地勢險而肥沃。元朝時曾經設兵戍守，戍守的兵就占據了反叛，這是防禦盗賊却産生了盗賊，不如戍守柘林有利。"依從了他。召調爲南京兵部右侍郎，不久改爲北京兵部右侍郎。隆慶初年，轉爲左侍郎，因病乞求辭職回去。諫官多次論列推薦。

萬曆三年冬，即家起故官，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明年春，桂芳以淮、揚洪潦奔流，惟雲梯關一徑入海，致海涌横沙，河流泛溢，而興、

萬曆三年冬天，就在家裏起用爲原來的官，總督漕運兼鳳陽巡撫。第二年春天，吴桂芳因淮、揚洪水奔流，衹有雲梯關一條通道入海，以致海水涌上横陳的泥沙，河流泛濫，而興、鹽、

鹽、高、寶諸州縣所在受災，請益開草灣及老黄河故道以廣入海之路，修築高郵東西二堤以蓄湖水。皆下所司議行。未幾，草灣河工告成。是年秋，河决曹縣、徐州、桃源，給事中劉鉉疏議漕河，語侵桂芳。桂芳疏辯曰："草灣之開，以高、寶水患衝嚙，疏以拯之，非能使上游亦不復漲也。今山陽以南諸州縣，水落布種，斗米四分，則臣斯舉亦既得策矣。若徐、邳以上，非臣所屬，臣何與焉。"因請罷。御史邵陛言："諸臣以河漲歸咎草灣，阻任事氣，乞策勵桂芳，益底厥績，而詰責河臣傅希摯曠職。"從之。

高、寶各州縣到處受災，就建議增開草灣以及老黄河舊道以拓廣入海的路，修建高郵東西兩條堤來積蓄湖水。都下交到有關部門商量實行。没有多久，草灣開河工程完成。這年秋天，河水在曹縣、徐州、桃源潰决，給事中劉鉉上疏議論漕河，話裏涉及吳桂芳。吳桂芳上疏辯白道："開浚草灣，是由於高、寶水災侵蝕堤岸，疏浚來救援它，不能够使上游不再漲水。現今山陽以南各州縣，水落後播種，一斗米四分，那麽臣這次舉動已經成功了。至於徐、邳以上，不是臣所管轄，跟臣有什麽相干呢。"乘機請求罷職。御史邵陛進言："各臣將河漲水的責任歸給草灣，壓抑了擔任工作的勇氣，請求鼓勵吳桂芳，進一步實現他的功績，而追究河臣傅希摯失職。"同意了他的意見。

其明年，希摯議塞崔鎮决口，束水歸漕，而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黄河入海之道。廷議以二人意見不合，改希摯撫陝西，以李世達代。未幾，又改世達他任，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詔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居職如故。未逾月，卒。尋以高郵湖堤成，贈太子少保。

第二年，傅希摯建議堵塞崔鎮的决口，約束水流歸入漕河，而吳桂芳想冲刷成河以成爲老黄河流入大海的河道。朝廷上議論因兩個人意見不相合，就調傅希摯任陝西巡撫，用李世達接替。没有多久，又調李世達任其他職務，命令吳桂芳兼管河漕。六年正月下詔書升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而仍舊駐在原來的任職處。没有超過一個月，死去。不久因高郵湖的堤壩完成，贈銜太子少保。

傅希摯

傅希摯，衡水人。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隆慶末，户部以餉乏議裁山東、河南民兵，希摯爭之而止。改總理河道。以茶城淤塞，開梁山以下寧洋山，出右洪口。萬曆五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已遷户部右侍郎，坐隴右礦賊未靖，論罷。起總督漕運，歷南京户、兵二部尚書。召理戎政，以老被劾。加太子少保致仕。

傅希摯，衡水人。積功升官右僉都御史，任山東巡撫。隆慶末年，户部由於糧餉缺乏建議裁減山東、河南的民兵，傅希摯諫諍而停止。調去總理河道。因茶城淤塞，開浚梁山以下的寧洋山，從右洪口流出。萬曆五年升爲右副都御史，任陝西巡撫。接着調爲户部右侍郎，因隴右礦賊没能平定，被論列罷職。起用總督漕運，歷任南京户、兵二部尚書。召調掌理戎政，因年老而被彈劾。加銜太子少保退休。

王宗沐　王士崧　王士琦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官李攀龍、王世貞輩，以詩文相友善。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考中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和同僚李攀龍、王世貞這些人，因寫詩作文而相友好。王宗沐更是熟悉

宗沐尤習吏治。歷江西提學副使。修白鹿洞書院，引諸生講習其中。

三遷山西右布政使。所部歲祲，宗沐因入覲上疏曰："山西列郡俱荒，太原尤甚。三年於兹，百餘里不聞鷄聲。父子夫婦互易一飽，命曰'人市'。宗禄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夫山西，京師右掖。自故關出真定，自忻、代出紫荆，皆不過三日。宣、大之糧雖派各郡，而運本色者皆在太原。饑民一聚，蹂踐劫奪，歲供宣、大兩鎮六十七萬餉，誰爲之辦。此可深念者一也。四方奏水旱者以十分上，部議常裁而爲三，所免不過存留者而已。今山西所謂存留者，二鎮三關之輸也。存留乃反急於起運，是山西終不蒙分毫之寬。此可深念者二也。開疆萬山之中，岩阻巉絶，太原民不得至澤、潞，安望就食他所。獨真定米稍可通。然背負車運，率二斗而致一斗，甫至壽陽，則價已三倍矣。是可深念者三也。饑民相聚爲盗，招之不可，勢必撲殺。小則支庫金，大則請内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盗之人，孰若發帑使不爲盗。此可深念者四也。近丘富往來誘惑，邊民妄傳募人耕田不取租税。愚民何知，急不暇擇，長邊八百餘里，誰要之者。彼誘而衆，我逃而虚。此可深念者五也。"因請緩征逋賦，留河東新增鹽課以給宗禄。尋改廣西左布政使，再補山東。

官吏治政的事。曾任江西提學副使。修建白鹿洞書院，帶領生員在那裏講習。

積功升任山西右布政使。所管轄地區年成歉收，王宗沐因而入見皇帝上疏説："山西各州郡都鬧災荒，太原格外嚴重。到如今已有三年，百多里内聽不到鷄聲。父子夫妻互相换賣纔得一飽，稱作'人市'。宗族俸禄八十五萬，連年缺乏支付，飢餓得病而死的將近二百人。山西是京城的肘腋。從故關到真定外，從忻、代到紫荆外，都不超過三天。宣、大的糧食雖然派到各州郡，但是運去的實物都在太原。災民聚集起來，糟蹋搶奪，每年供應宣、大兩鎮的糧餉六十七萬，誰替他們辦理。這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第一點。各地將水旱災情形上奏十分，部裏商議時常裁减爲三分，所免除的不過存留的罷了。現今山西所謂存留的，是二鎮三關輸納的糧食。存留却反比起運急切，這樣山西始終没有受到分毫的寬免。這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第二點。在萬重山中開拓疆土，巉岩阻隔，太原老百姓不能到澤、潞，哪裏有希望到别處去謀生。衹有真定的米稍可流通。然而用肩膀挑車子運，大多二斗衹能到一斗，纔到壽陽，價錢就已經是原來的三倍了。這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第三點。飢餓的百姓聚集起來爲盗，招撫他們不可能，勢必撲殺他們。小處説要支出庫銀，大處説要請國家動用國庫。與其撥出國庫獎賞殺盗的人，不如撥出國庫使人們不做强盗。這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第四點。近來丘富往來誘惑，邊境百姓亂傳招募人耕田不收租税。愚昧的百姓懂得什麽，着急起來也没有空去選擇，長長的邊境八百多里，有誰要他們。對方引誘而人丁多起來，我方逃走而空虚了。這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第五點。"於是請求緩徵逃漏的賦税，留下河東新增加的鹽税作爲供給宗族俸禄。不久調爲廣西左布政使，再補任山東。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宗沐以其功難成，不足濟運，遺書中朝止之。拜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請亟優恤。又以河决無常，運道終梗，

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建議開挖膠萊河。王宗沐認爲此工程難以成功，不能對運輸有幫助，就寫信給朝廷制止了。他被拜官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鳳陽巡撫，極力陳述運糧軍士的苦楚，請求急切給以優待和撫恤。又由於河潰决

欲復海運，上疏曰："自會通河開浚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官山東，嘗條斯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毅然試之，底績無壅，而慮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元人海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於此者。"因條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運米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五月抵天津。叙功，與夢龍俱進秩，賜金幣。而南京給事中張焕言："比聞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令人糴補。夫米可補，人命可補乎？宗沐掩飾視聽，非大臣誼。"宗沐疏辨求勘。詔行前議，習海道以備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作，覆七舟。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顔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

没有定規，運糧水道終究會阻梗，打算恢復海運，上疏説："自從會通河開浚以來，海運不講求已經長久了。臣最近在山東做官，曾經條陳這項建議。巡撫都御史梁夢龍果斷地進行試驗，取得成功而没有堵塞，憂慮的是怕經受風浪波濤之苦。東南海洋是世上各條河流聚集的地方，渺渺茫茫没有山，要躲避没有地方，近南面水暖，是蛟龍藏身的處所。元朝人海運之所以多次受驚，是由於他們從太倉、嘉定開始向北。如果從淮安向東，經過登、萊而停泊天津，這一帶稱作北海，其中有許多島嶼，可以避風。這裏地勢高而多石塊，蛟龍有經過却没有窟穴。登州之所以有海市，是由於石氣和水氣相搏擊，映石而產生；石氣能達到水面，是由於石離水近的緣故。北海水淺，這是它顯明的徵驗。可以補充運河不足的地方，計策没有比這更有利的了。"於是逐條上奏了有利的七項意見。第二年三月就運米十二萬石從淮入海，五月到了天津。評功，和梁夢龍都升了級，賞賜了財物錦帛。而南京給事中張焕進言："最近聽説八條船漂没了，損失米三千二百石。王宗沐預計有這種事，暗中派人糴米補進去。米可以補，人命可以補嗎？王宗沐掩飾人們的耳目，不是大臣所應有的舉動。"王宗沐上奏辯白請求查核。皇帝命令照前面意見實行，熟悉海道以防備意外發生。不久，海上運米到即墨，颶風大起，沉没了七條船。都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顔以及山東巡撫傅希摯都上奏説没有利，於是就停止了。時在萬曆元年。

宗沐以徐、邳俗獷悍，多奸猾，濱海鹽徒出没，六安、霍山礦賊竊發，奏設守將。又召豪俠巨室三百餘人充義勇，責令捕盗，後多以功給冠帶。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尋進刑部左侍郎，奉敕閲視宣、大、山西諸鎮邊務。母喪歸。九年，以京察拾遺罷，不叙。居家十餘年卒。贈刑部尚書。天啓初，追謚襄裕。

王宗沐因徐、邳風俗獷悍，多奸猾的人，靠海有鹽販時隱時現，六安、霍山礦上盗賊暗中生事，就上奏設置守將。又召集豪俠大族三百多人充當義勇，責令他們捕捉盗賊，後來大多有功而獎給他們官職。升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召調工部。不久升爲刑部左侍郎，奉皇帝命令巡閲宣、大、山西各鎮的邊務。因母喪回去。九年，因京官考核後言官彈劾他的不法言行而罷職，不給叙功。在家閑居十多年死去。贈銜刑部尚書。天啓初年，追贈謚號襄裕。

子士崧、士琦、士昌，從子士

兒子王士崧、王士琦、王士昌，侄子王士

性，皆進士。士崧官刑部主事。士琦歷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承總督邢玠檄至松坎撫定之。遂進兵備副使，治其地。尋以山東參政監軍朝鮮有功，超擢河南右布政使。坐應龍復叛，降湖廣右參政。歷山東右布政使，佐余宗濬封順義王，進秩賜金。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被劾擬調。未幾卒。

性，都是進士。王士崧官做到刑部主事。王士琦歷任重慶知府。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反叛，他接受總督邢玠的檄文到松坎安撫平定他們。於是升爲兵備副使，治理那地方。不久因山東參政監軍朝鮮而有功績，越級升爲河南右布政使。而因楊應龍又反叛受牽累，降爲湖廣右參政。曾任山東右布政使，輔佐余宗濬封順義王，升級賞賜銀兩。升爲右副都御史任大同巡撫，被彈劾，準備調動。不久就死了。

王士昌

士昌由龍谿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寇犯固原、甘肅，方議諸將罪，而延綏兩以捷聞。兵部請告廟宣捷，士昌奏止之。改禮科。礦税興，疏言："近日御題黄纛，遍布關津；聖旨朱牌，委褻蔀屋。遂使三家之村，鷄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且税以店名，無異北齊之市肆；官從内遣，何啻西苑之斜封。"不報。二十九年，帝將册立東宫，而故緩其期。士昌偕同官楊天民極諫，謫貴州鎮遠典史。屢遷大理右丞署事，與張問達共定張差獄。旋進右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歸卒。

王士昌由龍谿知縣升爲兵科給事中。敵寇侵犯固原、甘肅，正當討論各將的罪責，而延綏兩次傳來捷報。兵部建議祭告宗廟宣布捷報，王士昌上奏制止了。調禮科。礦税興辦起來，他上疏説："近日御筆題字的黄旗，遍布關卡渡口；聖旨的紅色牌子，被隨便丢棄在窮困人家的陰暗屋子裏。於是使得衹有三家那樣的小村莊，鷄狗全部光了；原本繁華的城市，絲綢糧食全都空了。而且税用店作名稱，和北齊的市集没有不同；官從内宫派遣，不衹像西苑擅自封授的斜封官。"没有批覆。二十九年，皇帝將要册立東宫，却故意延緩日期。王士昌和同僚楊天民一起盡力諫諍，被貶謫爲貴州鎮遠典史。多次升遷至大理右丞署事，和張問達共同審定張差案件。接着升爲右少卿，擢用爲右僉都御史，任福建巡撫。回家後死去。

王士性

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縣徵授禮科給事中。首陳天下大計，言朝廷要務二，曰親章奏，節財用；官司要務三，曰有司文網，督學科條，王官考核；兵戎要務四，曰中州武備，晋地要害，北寇機宜，遼左戰功。疏凡數千言，深切時弊，多議行。詔製鰲山燈。未幾，慈寧宫火，士性請停前詔，帝納之。楊巍議黜丁此吕，士性劾巍阿輔臣申時行，時行納巍邪媚，皆失大臣誼。寢不行。時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

王士性，字恒叔，由確山知縣徵調授官禮科給事中。他首先陳述天下大計，説朝廷重要的事有二，就是親閲奏章，節省財政費用；職官重要的事有三，就是機關的禁律，督學的科條，官員的考核；軍事上重要的事有四，就是中州武備，晋地要害，對付北面敵寇的謀略，遼左的戰功。奏章總計幾千字，十分切中當時的弊病，多數都商議後實行。皇帝命令製作鰲山燈。没有多久，慈寧宫失火，王士性請求停止前面的命令，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楊巍建議罷黜丁此吕，王士性彈劾楊巍巴結輔臣申時行，申時行接受楊巍的討好舉止，都失去了大臣應有的品格。奏疏被擱置

宜專取容身緘默、緩急不足恃者。請召還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鄒元標、黄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忤旨，不報。遷吏科給事中，出爲四川參議，歷太僕少卿。河南缺巡撫，廷推首王國，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辭，言資望不及國。帝疑其矯，且謂國實使之，遂出國於外，調士性南京。久之，就遷鴻臚卿，卒。

没有施行。申時行，是王士性考科舉時的主考官，即稱座主。很久以後，上疏説：“朝廷用人，不應當專門選取求得安身而不開口、危急時不足依靠的人。建議召還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鄒元標、黄道瞻、蔡時鼎、聞道立、顧憲成、孫如法、姜應麟、馬應圖、王德新、盧洪春、彭遵古、諸壽賢、顧允成等。”因違反了旨意，没有批覆。調爲吏科給事中，外放爲四川參議，歷任太僕少卿。河南缺乏巡撫，朝廷推舉首先是王國，王士性是其次。皇帝却用了王士性。王士性上疏推辭，説資望比不上王國。皇帝懷疑他假托，而且認爲實際上是王國指使他，於是就將王國外放，將王士性調往南京。很久以後，就地升爲鴻臚卿，死去。

劉東星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攝吏部，以非時考察，謫蒲城縣丞。徙盧氏知縣，累遷湖廣左布政使。

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静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請漕米十萬石平糶，民乃濟。召爲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瀕行而父卒。

二十六年，河决單之黄堌，運道堙阻，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初，尚書潘季馴議開黄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巨未果。東星即其地開浚。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浚漕渠自徐、邳至宿。計五閲月工竣，費僅十萬。詔嘉其績，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開泇河。泇界滕、嶧間，南通淮、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隆慶二年考中進士。調爲庶吉士，授官兵科給事中。大學士高拱兼管吏部，因不定時的考察，被貶謫爲蒲城縣丞。調爲盧氏知縣，積功升任湖廣左布政使。

萬曆二十年升爲右僉都御史，任保定巡撫。當時朝鮮將倭寇爲患的事報告。國家軍隊調集，都會聚在天津，而天津、静海、滄州、河間都遭受到災害。劉東星建議將漕米十萬石平價出售，老百姓於是得到了救濟。召調他爲左副都御史。升爲吏部右侍郎，因父親年老請求侍養而辭職回去，將要動身而父親死去。

二十六年，黄河在單縣的黄堌决口，運糧水道淤塞斷絶了。劉東星被起用爲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當初，尚書潘季馴建議開浚黄河上游，沿着商、虞下來，經過丁家道口由徐州小浮橋流出，也就是元賈魯所開浚的舊道，朝廷却因費用大而没有實行。劉東星就在這地方開浚。起自曲里鋪到三仙臺，抵達小浮橋。又開浚從徐、邳到宿的漕渠。總計五個月而工程完成，費用祇十萬。詔書贊賞他的成績，升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第二年邵伯、界首二湖開通渠道。又一年奉命開浚泇河。泇接界滕、嶧之間，南面通淮河、

海，引漕甚便。前總督翁大立首議開浚，後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復言之。朝廷數遣官行視，迄無成畫。河臣舒應龍嘗鑿韓莊，工亦中輟。東星力任其役。初議費百二十萬，及工起費止七萬，而渠已成十之三。會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後李化龍循其遺迹，與李三才共成之，漕永便焉。

大海，開掘漕河很方便。先前總督翁大立首先建議開浚，後來尚書朱衡、都御史傅希摯又進言這件事。朝廷多次派遣官員進行視察，最終没有訂出計劃。河臣舒應龍曾經開鑿韓莊，工程也中途停止了。劉東星堅持負起這項工程的責任。起初商議需費一百二十萬，等到開工用費衹七萬，而渠道已完成了十分之三。遇上生病，請求離去。皇帝多次下詔書安慰挽留。死在官任上。後來李化龍沿着他的遺迹，和李三才一起完成了，漕運就永遠便利了。

東星性儉約。歷官三十年，敝衣蔬食如一日。天啓初，謚莊靖。

劉東星生性儉樸節約。做官三十年，布衣粗食如一日。天啓初年，謚號莊靖。

胡瓚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分司南旺司兼督泉閘，駐濟寧。泗水所注，瓚修金口壩遏之。造舟汶上，爲橋於寧陽，民不病涉。河决黄堌，瓚憂之。會劉東星來總河漕，瓚與往復論難。謂黄堌不杜，勢且易黄而漕；漕南北七百里，以涓涓之泉，安能運萬千有奇之艘，使及期飛渡。贊東星浚賈魯河故道，益治汶、泗間泉數百。尋源竟委，著《泉河史》上之。瓚治泉，一夫浚一泉，各有分地，省其勤惰而賞罰之。冬則養其餘力，不征於官。以疏浚運道有功，增秩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橋。三年橋成，省費七萬有奇。累官江西左參政。予告歸，久之卒。

胡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二十三年考中進士。授任都水主事。分管南旺司兼督泉閘，駐在濟寧。泗水灌注，胡瓚修建了金口壩攔阻。在汶上造船，在寧陽築橋，老百姓不愁渡河。河水在黄堌决口，胡瓚擔憂這件事。逢上劉東星來總理河漕，胡瓚和他反復研究。認爲黄堌不堵住，黄河勢將漕河；漕河南北七百里，這細小的泉水，哪裏能運行萬千多的船隻，使能按期很快地駛過。贊同劉東星開浚賈魯河舊河道，進一步治理汶、泗間的河流幾百處。探尋源頭追究末梢，著了《泉河史》呈上去。胡瓚治理泉水，一人開浚一處泉水，各有劃定地區，觀察他們勤懶情形而賞罰他們。冬天有餘力就讓他們在家休養，不徵派官差。由於疏浚運糧水道有功，升級一等。二十七年督修琉璃河橋。三年橋完成，節省費用七萬多。積功升任江西左參政。准予告假回鄉，很久以後死去。

徐貞明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曆三年徵爲工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累遷尚寶司丞。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親徐九思，見《循吏傳》。徐貞明考中隆慶五年進士。任浙江山陰縣知縣，辦事敏捷而心懷仁愛。萬曆三年徵調爲工科給事中。遇上御史傅應禎得罪，徐貞明進入牢獄調護，因而被貶爲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積功升任尚寶司丞。

初，貞明爲給事中，上水利、軍班二議，謂：

起初，徐貞明任給事中，上奏水利、軍班二項意見，説：

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税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泄於猫兒一灣，欲其不泛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浚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

至於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於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仿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

神聖的京城雄壯地占有着上游，士兵的糧食應當從京城近郊取用，現今却都依靠東南地區供給。難道西北古代稱爲富强的地區，却不足充實糧倉來訓練士卒嗎。支付賦税的地方，搜刮民脂民膏，而運軍糧船隻的差役費用，常常是幾石纔得到一石，東南地區的力量耗盡了。又河流多變遷，運糧航道多阻塞，私下認爲值得深憂。聽説陝西、河南舊的渠道廢棄了的堤壩，到處都有；山東的各處泉水，引導過來大都可以成爲水田；而京城附近各郡，有的是支河經過，有的是山澗自然流出，都足够提供灌溉。北方的人不熟悉水利，却因水害而感到痛苦，不懂得水害没有除去，正是由於水利没有興辦。原來水聚積起來就會爲害，分散開去就會有利。現今順天、真定、河間各郡，桑麻種植地區，一半是低濕地帶，由上流十五條河的水排泄到惟一的猫兒灣，想讓它不泛濫淤塞，形勢是不可能的。現今如果在上流疏浚水渠水溝，引水來灌溉田地，以减弱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宣泄縱横交錯的水流，那最低下的湖泊，留着蓄水，稍高的，都像南方人那樣建築圩子來控制，那麽水利興辦起來，水害也除掉了。

至於永平、灤州到滄州、慶雲，地上都是蘆葦，土質却很肥沃。元朝虞集想在京城東面靠海地帶建築堤岸抵禦水害以成爲稻田。如果仿效虞集的意見，招引南方的人來，讓他們耕種，北起遼海，南邊靠近青齊，都是良田。應當特意簡任執法官，給他處理事情的權力，不要被不實的議論所阻梗，給以所需要的時間，不求取近期的功效。又安撫窮困的百姓而供給牛種，又信任富有人家而寬緩他們的賦税，又選擇强健的士卒分别建立屯營，又招引南方的人來而允許他們報入户口。等到有了成績，然後推廣到河南、山東、陝西。使東南地區轉運糧食可以减少，西北地區儲蓄經常充足，國家的經濟就永遠不會不足了。

其議軍班則言：

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今數千里勾軍，離其骨肉。而軍壯出於户丁，幫解出於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冒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於軍政也。宜仿匠班例，軍户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

他建議軍伍的意見說：

東南百姓一向柔弱，不能勝任遠戍。如今幾千里外徵兵，離散他們的骨肉。而兵卒從每户人丁中派出，佐助的役差從里甲中產生，每個兵卒不低於一百金。兵卒不是本地人，心裏不願永久安頓在那裏，就賄賂衛所的官吏請求回去。衛所的官吏得到他們賄賂的好處，而且還可以冒領餉銀，於是就放了他們。這是使東南地區的老百姓困苦，而實際上對於軍事政治没有什麽補益。應該仿效工匠服役的例子，軍户應當出人當兵卒的，每年徵收他們的錢，而招募本地人來補足比較有利。

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

這些事都下交有關部門。兵部尚書譚綸進言徵兵的制度不可以廢除。工部尚書郭朝賓認爲水田勞苦了百姓，建議等到將來再説。事情就被中止了。

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略曰：

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栖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蘇，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横流，而民居多没。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

到了徐貞明被貶謫，到潞河，最終認爲以前的意見可以實行，於是寫了《潞水客談》來説完他的意見。大略説：

西北地區乾旱就赤地千里，雨水大就洪流萬頃，衹有晴雨順時，纔年成好而没有饑荒，這能經常依恃嗎？衹有水利興辦了而後乾旱、水潦纔有所防備，第一點有利。中等人家安排生活必定有常年豐收的田地，在國家全盛時期却衹等待東南地區的供養，難道是好計策嗎？水利興辦了就使存積田畝中的餘糧都成爲倉庫裏的儲積，第二點有利。東南地區轉道運輸的費用耗資幾倍。如果西北地區有一石收入，東南地區就可減省幾石的輸出，長久了免租的詔命能够發下去，東南地區的民力也許可以稍微恢復過來，第三點有利。西北地區没有溝渠，所以河水横流，老百姓住處多被淹没。修復水田就可分流河中水，減弱水害，第四點有利。西北地區土地平曠，敵寇人馬可以長驅直入。如果都修築了溝渠，那麽田野都像金城湯池一樣，第五點有利。游民輕易地離開鄉土，容易作亂。水利興辦了就使種田的依着土地和鄉

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天下浮户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蘇班戍之勞，停攝勾之苦，利十一。宗禄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禄之田，使自食其土，爲長子孫計，則宗禄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仿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仿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

里，游民有所歸宿，第六點有利。招募南方的人來耕種西北的田地，人口均匀而田地也均匀，第七點有利。東南多遺漏服役的百姓，西北百姓却遭受沉重徭役的痛苦，由於南方賦税繁重而勞役減輕，北方賦税減省而徭役加重。如果田地開墾百姓聚集，那麽賦税增加了就可讓北方徭役減輕，第八點有利。沿着邊境的各鎮有了積貯，就不煩輾轉運輸，第九點有利。國家内流動人口依着有錢人家作爲佃客的没有什麽限制，招募他們作農民和選擇他們當兵卒，屯政没有興辦不起來的，第十點有利。邊塞上的士卒，本地人少。屯政興辦了兵卒自然就會够了，可以減省遠地招募的費用，解除輪班戍守的辛勞，停止捕捉擒拿的痛苦，第十一點有利。宗族俸禄浩大而繁多，勢難繼續下去。如今中尉以下給他們田地作爲規定的俸禄，如果讓他們靠自己的土地過活，爲子孫長進考慮，宗族俸禄就可減少，第十二點有利。修復了水利，就仿效古代井田制，可以限制老百姓私有田地。從前養民的政策逐漸可以舉行，第十三點有利。老百姓和土地平均了，可以仿效古代比閭族黨的制度，教化逐漸興盛起來，風俗自然美好，第十四點有利。

譚綸見而美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國彦、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説可行，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賜之敕，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

譚綸看到而贊美它説："我在塞上經歷長久，知道它必定能够實行。"不久順天巡撫張國彦、副使顧養謙在薊州、永平、豐潤、玉田推行，都有效果。到這時候徐貞明回到朝廷，御史蘇瓚、徐待竭力進言他的意見可以實行，給事中王敬民又特别上疏論列推薦，皇帝於是升徐貞明爲少卿，賜給他命令，讓他去會見巡撫、巡按各臣查看商議。

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議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爲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

當時胡瓚正奉命巡察關卡，又貢獻意見説："治水和墾田相互補濟，没有過水利不興治而田地得到開墾的。京城近郊爲害的河流没有像盧溝、滹沱兩條河了。盧溝發源於桑乾，滹沱發源於泰戲，源遠流長。又匯合深、易、濡、泡、沙、滋各條河，分散流入各淀，而泉渠溪港全都注入裏面。因此高橋、白洋各淀，大的大到周圍

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膏腴變爲潟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水之策有三：浚河以决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并下貞明。

一二百里，小的也有四五十里。每當夏秋雨水過多，肥上良田變成鹽鹹地，豆麥變成蘆葦，很是可惜。現在治水的計策有三個：開浚河道來冲决水流的壅塞，疏通渠道來减弱淀裏的水勢，撤除遍設的堤防來平均百姓的利益罷了。”皇帝一起下交給徐貞明辦理。

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户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采貞明疏，議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教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即爲世業，子弟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仿古孝弟力田科，量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旱潦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

徐貞明於是親自巡視京東州縣，察看平原低地，估計土地上適宜種植之物，仔細觀看水泉的分合，一條條列舉應辦的事情呈奏上去。户部尚書畢鏘等竭力支持，因而就采納了徐貞明的奏疏，商議成爲六件事：建議郡縣的官吏用開墾田地的勤惰作爲考核的等級，聽任徐貞明舉薦和彈劾；土地適宜種植稻子的以逐漸鼓勵作爲表率，適宜黍子適宜穀子的像原來那樣，不立刻要求成效；招募南方人，供給衣食農具，讓他們以一教十；能開墾土地一百畝以上的，就作爲祖上相傳的家業，子弟得到住地的户籍，可以入學，那些成效特出而明顯的，仿效古代孝悌力田科，根據情形授給鄉遂都鄙長的職務；没有能力墾荒的，借貸他們穀子，秋天收成了還給官府，乾旱水潦就免除；郡縣裏老百姓中的壯丁，勞役衹限三個月，派他們疏浚河流芟除雜草，開墾土地就招募專門人工。皇帝全都依從他。這年九月就命令徐貞明兼理監察御史和墾田使，官吏阻撓的就辦罪。

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浚。而奄人、勛戚之占閒田爲業者，恐水田興而己失其利也，争言不便，爲蜚語聞於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政，力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水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滹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已，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故官。尋乞假歸。十八

徐貞明先到達永平，招募南方人首先幹起來。到了第二年二月，已開墾到三萬九千多畝。又遍歷各河，弄清始末，準備大規模疏浚。然而太監、功臣和外戚中以占有閑田爲生的，害怕水田興起而自己失利，争着進言不便利，散播流言蜚語給皇帝聽。皇帝疑惑了。三月，閣臣申時行等因風霾而陳述時政，竭力進言它的好處。皇帝心裏始終想不開。御史王之棟，京城近郊人，就進言水田一定不能實行，而且陳述開浚滹沱不利之處十二點。皇帝於是召見申時行等，命令停止工程。申時行等建議中止開河，專門從事墾田。不久，工部討論王之棟的奏章，也同意閣臣的意見。皇帝最後停止這件事，而想追究提建議的人的罪責，由於閣臣進言而中止了。徐貞明於是回

年卒。

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爲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吴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

任原來的官。不久請求准假回家。十八年死去。

徐貞明見識敏鋭而才能幹練，慷慨地有爲世謀事的志願。京東水田實在是對百代有利，事情剛剛興辦就被没有根據的議論所阻撓，論事者説起來十分惋惜。起初討論時，吴人伍袁萃對徐貞明説："可以讓老百姓去做，不可以讓他們懂得。您所講的，是不是太詳盡了呀?"徐貞明問他原故。伍袁萃説："北方人畏懼東南漕糧儲積派到西北去，不滿的話必定興起了。"徐貞明沉默了。不久王之棟就像伍袁萃所説的上奏彈劾。

伍袁萃

袁萃，字聖起，吴縣人。舉萬曆五年會試。又三年釋褐，授貴溪知縣。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署職方事。李成梁子如楨求爲錦衣大帥，袁萃力争，寢之。出爲浙江提學僉事。巡撫牒數十人寄學，立却還之。歷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轄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請告歸。所撰《林居漫録》、《彈園雜志》多貶斥當世公卿大夫，而於李三才、于玉立尤甚云。

伍袁萃，字聖起，吴縣人。考中萬曆五年會試。又過了三年開始作官，授任貴溪知縣。提拔爲兵部主事，升任員外郎，代理職方的工作。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楨要求當錦衣大帥，伍袁萃竭力諫諍，中止了。外放爲浙江提學僉事。巡撫來公文要求將幾十個童生給以秀才待遇，立即拒絶退回給他。歷任廣東海北道副使。宦官李敬管轄珠池，他的隨從任意殺人，伍袁萃按法捕捉了論罪。請求准假回家。他所撰的《林居漫録》、《彈園雜志》多貶斥當世的公卿大夫，而對於李三才、于玉立格外嚴厲。

贊曰：事功之難立也，始則群疑朋興，繼而忌口交鑠，此勞臣任事者所爲腐心也。盛應期諸人治漕營田，所規畫爲軍國久遠大計，其奏效或在數十年後。而當其時浮議滋起，或以輟役，或以罷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故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信夫。

贊曰：事業難建立，開始時許多疑問紛紛起來，接着妒忌的話不斷地來耗損，這是勞苦的臣子擔任工作所苦心焦慮的。盛應期這些人治理漕運經營田墾，所規劃的是軍國久遠的大計，所收到的成效也許在幾十年以後。然而當時没有根據的議論發生，有的因此中止了工程，有的因此罷去了官職，很久以後纔受到了利益，於是想起了他們的功勞。所以説"可以一起高興地享受成果，難以一起思慮事情怎樣開始"，的確是這樣呀。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一百十二

嚴清　宋纁　陸光祖　孫鑨(子)如法
陳有年　孫丕揚　蔡國珍　楊時喬

嚴清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除富順知縣。公廉恤民，治聲大起。憂歸，補邯鄲。入爲工部主事，歷郎中。董作京師外城，修九陵，吏無所侵牟，工成加俸。連丁内外艱。服除，補兵部，擢保定知府。故事，歲籍民充京師庫役，清罷之。振荒弭盜，人以比前守吴嶽。歷遷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并以清望，薦章十餘上。

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任富順知縣。他廉潔而體恤百姓，治理的名聲大起。因守喪而回去，補爲邯鄲知縣。調入朝廷爲工部主事，曾任郎中。主持興建京都外城，修築九陵，官吏没有侵吞謀利的，工程完成後增加俸禄。接連遇上父母喪。守孝期滿，補到兵部，升爲保定知府。舊例，每年登記平民充當京城修築倉庫的勞役，嚴清停止了它。救濟災荒平定盜賊，人們將他比作以前的太守吴嶽。曾升任易州副使，陝西參政，四川按察使、右布政使。同時因有美好的名聲而受人敬重，薦舉的奏章十多次呈上去。

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上，改四川。清久官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郡縣卒歲團操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爲定額。痛絶强宗悍吏，毁者亦衆。陝西賊流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即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臣蜀人，深知清約己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臣

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任貴州巡撫。没有上任，調往四川。嚴清長期在四川做官，同僚下屬敬畏他的聲威名望，一個個在名節舉止上相互砥礪，少有貪污腐敗的。郡縣役卒每年在成都聚集操練，嚴清撤銷了這一規定。番人入貢，裁定爲規定數額。徹底杜絶强横幫派和凶悍官吏，因而説他壞話的人也很多。陝西的盜賊流竄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彈劾嚴清放縱盜賊。大學士趙貞吉進言："盜賊從鄖、陝起來，給四川邊境帶來禍害，如果有罪要治，應當治罪守土的臣子，不應當單單責罰巡撫。臣是蜀人，很瞭解嚴清對自己約束而對别人愛護，簡省冗務而聽任埋怨。如今蜀地荒年百姓流離，正將嚴清像父母那樣來依靠，爲什麽丢開他。掌管職事的臣子想對國家有

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調。清遂不出。

作爲對小百姓有利益，必定會得罪豪門權貴。評議的人不加細察，動不動就苛刻地用法令條文來要求他。不久前海瑞已經離去了，如果嚴清又罷職，這是掌管事務的臣子都不免受到彈劾攻擊，衹有保全身體保住地位是最好的計策了。”奏章呈上去，不准許，命令解除官職聽候調遣。嚴清於是就不出來做官。

萬曆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兩京大理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既卒，籍馮保家，得廷臣饋遺籍，獨無清名，神宗深重焉。會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絶。甫半歲，得疾歸。帝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故事，特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萬曆二年起用爲山西巡撫。没有赴任，改任貴州巡撫。歷任兩京大理卿，積功升遷爲刑部尚書。張居正當權，尚書不依附他的衹有嚴清。張居正死了以後，抄了馮保的家，得到朝廷臣子贈送禮品的登記簿册，衹没有嚴清的名字，神宗十分器重他。正巧吏部尚書梁夢龍罷職，就用嚴清接替。他每天研究往日的事實，辨别官吏的才能資質，從丞佐以下都親自簽署，没有一個人僥幸獲取官位的。朝廷内外學習他的廉潔節儉，書信幾乎斷絶。纔半年，得病回去。皇帝多次詢問閣臣：“嚴尚書病痊愈没有?”萬曆十五年，兵部空缺尚書。引用楊博舊例，特别下詔書起用嚴清補缺。派遣使者催促動身，而嚴清的病益加嚴重，不能赴任。又過三年死去。贈太子太保，謚號恭肅。

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嚴清剛封尚書，不能置備正規顔色的服飾，束着素色的犀帶上朝。有人嘲笑他説：“您剛做官時，七品玳瑁帶還在嗎?”嚴清笑笑罷了。

宋纁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永平推官。擢御史，出視西關，按應天諸府。隆慶改元，再按山西。俺答陷石州，將士捕七十七人，當斬。纁訊得其誣，釋者殆半。静樂民李良雨化爲女，纁言此陽衰陰盛之象，宜進君子退小人，以挽氣運。帝嘉納之。擢順天府丞，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核缺伍，汰冗兵，罷諸道援兵防禦，省餉無算。

宋纁，字伯敬，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任永平推官。擢升爲御史，出京視察西部關卡，任應天各府的按察使。隆慶元年，再任山西按察使。俺答攻陷石州，將士捕捉了七十七人，判罪斬首。宋纁審問後知道他們冤枉，釋放了差不多有一半。静樂的平民李良雨變化爲女人，宋纁進言這是陽衰陰盛的象徵，應當進用君子而斥退小人，以挽回氣運。皇帝贊許地采納了他的意見。擢升爲順天府丞，不久以右僉都御史任保定各府的巡撫。審核部隊中的缺員，淘汰了多餘的兵丁，撤除了各道援兵防禦等名目，節省的糧餉不計其數。

萬曆初，與張居正不合，引疾

萬曆初年，跟張居正有矛盾，托病回家。張

歸。居正卒，廷臣交薦，以故官撫保定。獲鹿諸縣饑，先振後以聞。帝以近畿宜俟命，令災重及地遠者便宜振貸，餘俱奏聞。尋遷南京户部右侍郎。召還部，進左，改督倉場。請減額解贖銀，民壯弓兵諸役已裁者，勿徵民間工食。

居正死了，朝廷中的臣子接連推薦，就以原來的官銜任保定巡撫。獲鹿各縣發生饑荒，先救濟而後將這事上報。皇帝認爲靠近京城地區應當等待命令，讓災重以及地遠的可以自行決斷處理賑濟和寬免，其餘的都應上奏知道。不久調任南京户部右侍郎。召回部裏，升爲左侍郎，調任督倉場。請求減少解贖銀兩的數額，州縣衛兵捕快各種差役已經裁減的，不要向老百姓徵收工錢。

十四年遷户部尚書。民壯工食已減半，復有請盡蠲者，纁因并曆日諸費奏裁之。有司徵賦懼缺額，鞭撻取盈，纁請有司考成，視災傷爲上下。山西連歲荒，賴社倉獲濟，纁請推行天下，以紙贖爲糴本，不足則勸富人，或令民輸粟給冠帶。又言："邊儲大計，最重屯田、鹽策。近諸邊年例銀增至三百六十一萬，視弘治初八倍，宜修屯政，商人墾荒中鹽。"帝皆稱善。聖節常賚，詔取部帑銀二十萬兩，纁執奏，不從。潞王將之國，復取銀三十萬兩市珠寶，纁亦力争，乃減三之一。故事，金花銀歲進百萬兩，帝即位之六年，增二十萬，遂以爲常。纁三請停加額，終不許。

萬曆十四年升爲户部尚書。服役壯丁的工錢已減去一半，又有請求全部蠲免的，宋纁於是連同曆日各種費用上奏裁減掉。官吏徵收賦税害怕缺額，用嚴酷手段謀取多餘，宋纁建議官員考核成績，比照災傷情形分爲上下等。山西連年災荒，依靠社倉得到救濟，宋纁建議在全國推廣，用贖罪的錢作爲糴糧的本金，不够就勸説富足人家拿出錢，或讓老百姓交納米穀换取官職。又進言："邊境儲藏的大計，最看重的是屯田、鹽策。近來各邊境行省年例銀增到三百六十一萬兩，比照弘治初年已達八倍，應當整頓屯田制度，讓商人墾荒輸糧而給鹽報賞。"皇帝都認爲好。皇帝生日賞賜，命令取用國庫銀二十萬兩，宋纁持章表上奏君主勸阻此事，皇帝不聽從。潞王將到封國去，又取用銀三十萬兩買珠寶，宋纁也極力諫諍，於是減去三分之一。舊例，金花銀每年進貢百萬兩，皇帝即位的第六年，增加了二十萬兩，於是成爲常例。宋纁多次請求停止增加的數額，始終不准許。

纁爲户部五年，值四方多災。爲酌盈虛，籌緩急，奏報無需時，上下賴之。而都御史吴時來以吏部尚書楊巍年老求去，忌纁名出己上，兩疏劾，纁因杜門乞休，帝不許。及巍去，卒以纁代之。巍在部，不能止吏奸，且遇事輒請命政府。纁絶請寄，獎廉抑貪，罪黠吏百餘人，於執政一無所關白。會文選員外郎缺官，纁擬起鄒元標。奏不下，再疏趣之。大學士申時行遂擬旨切責，斥元標南京。頃之，以序班盛名昭注官有誤，時行

宋纁當户部尚書五年，遇上各地多災荒。爲了考慮多餘和不足，籌謀解决急迫的問題，上奏報告不限於時間，上上下下都依賴他。而都御史吴時來因吏部尚書楊巍年老請求去職，妒忌宋纁的名聲超出自己之上，兩次上疏彈劾宋纁，宋纁於是杜門不出，乞求退休，皇帝不依許。到了楊巍離職，最終用宋纁代替楊巍。楊巍在吏部，不能禁止官吏爲奸，而且遇到事情就請示執政。宋纁斷絶請托，獎勵廉潔而抑制貪污，處罰了奸黠官吏一百多人，没有一件事向執政禀報。正巧碰上文選員外郎缺官，宋纁打算起用鄒元標。奏疏不批下來，兩次上疏催促這件事。大學士申時行

劾奏之。序班劉文潤遷詹事府録事，時行又劾文潤由輸粟進，不當任清秩。時殿閣中書無不以貲進者，時行獨爭一録事。纁知其意，五疏乞休。福建僉事李琯言："時行庇巡撫秦燿，而纁議罷之。仇主事高桂，而纁議用之。以故假小事齮齕，使不得安其位。"帝不納琯言，亦不允纁請。無何，纁卒官。詔贈太子太保，謚莊敬。

就草擬了聖旨嚴肅地指責，斥放鄒元標到南京。不久，因序班官盛名昭登記官職有錯誤，申時行上奏彈劾他。序班劉文潤調任詹事府録事，申時行又彈劾劉文潤由捐納糧食升官，不應當擔任清貴的官職。當時殿閣中書没有不由錢財升官的，申時行惟獨爲一名録事争論。宋纁懂得他的用意，五次上疏乞求退休。福建僉事李琯進言："申時行包庇巡撫秦燿，而宋纁建議罷掉他。申時行敵視主事高桂，而宋纁建議起用他。因此之故藉用小事相傾軋，讓宋纁不能安定地處在位置上。"皇帝没有采納李琯的意見，也不允許宋纁的請求。没有多久，宋纁死在官任上。皇帝命令贈銜太子太保，謚號莊敬。

纁凝重有識，議事不苟。石星代爲户部，嘗語纁曰："某郡有奇羨，可濟國需。"纁曰："朝廷錢穀，寧蓄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主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星憮然。有郎言漕糧宜改折。纁曰："太倉之儲，寧紅腐不可匱絀，一旦不繼，何所措手?"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輒曰"此沽名耳"，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愀然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概置勿問，則如痿痹不可療矣。"後果如其言。

宋纁端莊嚴肅而有識見，議論事情不苟且。石星代理户部尚書，曾經跟宋纁説："某郡有贏餘，可以補充國庫的需要。"宋纁説："朝廷錢穀，寧可長久儲蓄着不用，不要讓搜括得没有遺留。主上知道物力有贏餘，奢侈之心就産生了。"石星表現出驚愕的樣子。有一名郎官進言漕糧應當改成折换銀錢。宋纁説："太倉中儲存的糧食，寧可紅腐而不可匱乏，一旦接續不上，從什麽地方措置?"朝廷内外陳述上奏，皇帝多不省悟，有的直言指斥，就説"這是沽名釣譽罷了"，不辦罪。于慎行稱贊皇帝寬大，宋纁嚴肅地説："言官極力評論事情的得失，要讓皇帝動心；即使處罪了言官，皇上心中尚有所儆悟。一概擱置起來不詢問，就如同肢體痿縮麻木而不可治療了。"後來果然像他所説的那樣。

陸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淞，父杲，皆進士。淞，光禄卿。杲，刑部主事。光祖年十七，與父同舉於鄉。尋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檄畿輔民築塞垣，光祖言不便。錦怒，劾之。光祖言於巡撫，請輸雇值，民乃安。郡王奪民産，光祖裁以法。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祖父陸淞，父親陸杲，都是進士。陸淞任光禄卿。陸杲任刑部主事。陸光祖十七歲，和父親同時考中鄉試。不久考中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濬縣知縣。兵部尚書趙錦發文書要京城郊區的百姓去築要塞城墻，陸光祖進言這種做法不便利。趙錦發怒，彈劾他。陸光祖向巡撫進言，建議捐納雇工的工錢，老百姓於是安定下來。郡王剥奪老百姓的産業，陸光祖根據法令加以裁決。

遷南京禮部主事，請急歸。補祠

升爲南京禮部主事，請求休假回去。補爲祠

祭主事，歷儀制郎中。嚴訥爲尚書，雅重光祖，議無不行。及訥改吏部，調光祖驗封郎中，改考功。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挂物議，力雪之。既而改文選，益務汲引人才，登進耆碩幾盡。又破格擢廉能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或由鄉舉貢士，或起自書吏。由是下僚競勸，訥亦推心任之，故光祖得行其志。左侍郎朱衡銜光祖，有後言，御史孫丕揚遂以專擅劾光祖。時已遷太常少卿，坐落職閒住。

祭主事，歷任儀制郎中。嚴訥任尚書，很器重陸光祖，提出的建議没有不實行的。到了嚴訥調任吏部尚書，就調陸光祖爲驗封郎中，改任考功郎中。王崇古、張瀚、方逢時、王一鶚因爲受到許多人的議論而被挂置，陸光祖盡力爲他們解釋清楚。接着調任文選郎中，更加從事援引人才，升用了幾乎所有年高而有德望的人。又破格提拔廉潔而有能力的官吏王化、江東、邵元善、張澤、李珙、郭文通、蔡琮、陳永、謝侃。有的是由鄉試舉出的貢士，有的是由書吏中選拔上來。由此下面的僚屬競相勉勵，嚴訥也真心信任他，所以陸光祖能够按自己的見解行事。左侍郎朱衡忌恨陸光祖，在背後説陸光祖的壞話，御史孫丕揚就用專權自作主張來彈劾陸光祖。當時已調任太常少卿，因此而被削職閑住。

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謀傾徐階。階賓客皆避匿，光祖獨爲排解。及拱罷，楊博代爲吏部，義之，特起南京太僕少卿。未上，擢本寺卿。又就進大理卿。半道丁父艱。萬曆五年起故官。張居正以奪情杖言者，光祖遺書規之。及王用汲劾居正，居正將中以危禍，光祖時入爲大理卿，力解得免。居正與光祖同年相善，欲援爲助，光祖無詭隨。及遷工部右侍郎，以議漕糧改折忤居正，御史張一鯤論之，光祖遽引歸。

大學士高拱掌管吏部，謀劃傾軋徐階。徐階的賓客都躲避隱匿，衹有陸光祖替他調解。到高拱罷職，楊博接替掌管吏部，贊許他講求正義，特别起用他爲南京太僕少卿。未曾上任，就被擢升爲太僕卿。又隨即升爲大理卿。半路上遇父喪。萬曆五年起用爲原來的官。張居正因奪情杖罰進言的人，陸光祖寫信規勸他。等到王用汲彈劾張居正，張居正將要用大罪加害他，陸光祖當時入朝任大理卿，竭力調解纔得以免禍。張居正和陸光祖是同年進士而相要好，想拉他作爲助手，陸光祖没有盲目地追隨。到了調任工部右侍郎，因建議漕糧改成折算銀錢收繳而觸犯了張居正，御史張一鯤彈劾他，陸光祖立刻辭官回家。

十一年冬，薦起南京兵部右侍郎。甫旬日，召爲吏部。悉引居正所擯老成人，布九列。李植、江東之力求居正罪，光祖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與言路左。植輩以丁此呂故攻尚書楊巍，光祖右巍詆言者。言者遂群攻光祖，乃由左侍郎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劾光祖附宗人炳得清華，帝不問。御史楊有仁遂劾光祖受賕請屬，巍力保持之，事得寢，光祖竟引疾去。

萬曆十一年冬天，因推薦起用爲南京兵部右侍郎。纔十天召任吏部。就全部舉薦張居正所擯棄的有閲歷而練達的人，安排在九卿的位置上。李植、江東之極力要求追究張居正的罪，陸光祖進言張居正輔翼的功績不可泯滅，和言官的意見不一致。李植這些人因丁此呂的緣故攻擊尚書楊巍，陸光祖庇護楊巍而譴責進言的人。進言的人於是就群起攻擊陸光祖，於是由左侍郎出任南京工部尚書。御史周之翰彈劾陸光祖依附同族人陸炳而得到清貴的職務，皇帝不加追究。御史楊有仁於是彈劾陸光祖接受賄賂受人囑托，楊巍盡力

保護他，事情得到停息，陸光祖最後托病而去。

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率同官劾東廠太監張鯨，且乞宥李沂。已，言國本未定，由鯨構謀，請除之以安宗社。及帝召還鯨，復率同官極諫。入爲刑部尚書。帝嘗書其名御屏。吏部尚書宋纁卒，遂用光祖代，而以趙錦代光祖。御史王之棟言二人不當用。帝怒，貶之棟雜職。時部權爲内閣所奪，纁力矯之，遂遭挫，光祖不爲懾。嘗以事與大學士申時行迕。時行不悦，光祖卒無所徇。時行謝政，特旨用趙志皋、張位，時行所密薦也。光祖言，輔臣當廷推，不當内降。帝命不爲後例。

萬曆十五年起用爲南京刑部尚書，隨着調吏部。率領同僚彈劾東廠太監張鯨，并且乞求寬宥李沂。不久，進言國本没有定下來，是由於張鯨製造陰謀，建議除掉他以使國家安定。到了皇帝召回張鯨，又帶領同僚極力諫諍。調入京城爲刑部尚書。皇帝曾經將他的名字寫在御用屏風上。吏部尚書宋纁去世，就用陸光祖接替，而由趙錦代替陸光祖。御史王之棟進言二人都不應當任用。皇帝發怒，貶謫王之棟擔任雜職。當時各部的權力被内閣所奪取，宋纁竭力矯正這種現象，却遭受挫折，陸光祖没有被懾服。曾經因事和大學士申時行相抵觸。申時行不高興，而陸光祖始終没有徇私。申時行退休，皇帝特旨任用趙志皋、張位，他們是申時行秘密推薦的。陸光祖奏言，輔臣應當由朝廷推舉，不應當由宫内降旨。皇帝命令不作後例。

二十年大計外吏，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皆先爲外吏，有物議，悉論黜之。又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時論翕然稱焉。頃之，以推用饒伸、萬國欽忤旨，文選郎王教以下盡逐。光祖謂事由己，引罪乞休，爲郎官祈宥，不許。及會推閣臣，廷臣循故事，首光祖名。詔報曰："卿前請廷推，推固宜首卿。"光祖知不能容，日懷去志。無何，以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老成魁艾，特推薦之，給事中喬胤遂劾光祖及文選郎鄒觀光。光祖遂力求去，許馳驛。在籍五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萬曆二十年考核地方官，給事中李春開、王遵訓、何偉、丁應泰，御史劉汝康都先是地方官，人們有譏議，全都彈劾而能黜他們。又推舉許孚遠、顧憲成等二十二人，當時輿論一致稱贊這一舉動。不久，因推用饒伸、萬國欽觸犯了聖旨，文選郎王教以下全部被斥逐。陸光祖認爲事情由自己而起，就引罪乞求退休，替郎官祈求寬宥，不許可。到了遇着推舉閣臣，廷臣沿用舊例，首先提名陸光祖。詔書批覆説："你以前請求朝廷上推舉，推舉原來應該首先是你。"陸光祖知道不能被容受，就天天懷着離去的心意。没有多久，因王時槐、蔡悉、王樵、沈節甫年高望重，特别推薦，給事中喬胤於是彈劾陸光祖和文選郎鄒觀光。陸光祖就堅持請求離去，皇帝准許他乘驛站車馬回鄉。在家鄉五年死去。贈銜太子太保，謚號莊簡。

光祖清强有識，練達朝章。每議大政，一言輒定。初官禮部，將擢尚寶少卿，力讓時槐。丕揚劾罷光祖，後再居吏部，推轂之甚力。趙用賢、沈思孝以論此吕事與光祖左，後亦數推挽之。御史蔡時鼎、陳登雲嘗劾光

陸光祖清廉强幹而有識見，對朝廷的典章很熟悉通達。每次商議大事，一句話就决定了。起初在禮部做官時，將要擢升尚寶少卿，竭力讓給王時槐。孫丕揚彈劾罷去陸光祖，後來孫丕揚兩次在吏部任職，陸光祖推薦支持他很用力。趙用賢、沈思孝因彈劾丁此吕的事和陸光祖有分歧，

祖，光祖引登雲爲知己。時鼎視鹺兩淮，以建言罷，商人訐於南刑部，光祖時爲尚書，雪其誣，罪妄訴者。人服其量。

陸光祖後來也多次薦舉他們。御史蔡時鼎、陳登雲曾經彈劾陸光祖，陸光祖將陳登雲看作知己。蔡時鼎視察兩淮鹽務，因提建議而被罷職，商人在南方刑部攻擊他，當時陸光祖是尚書，因他被誣而爲之昭雪，辦了誣告者的罪。人們佩服他的度量。

孫鑨　孫如法

孫鑨，字文中。父陞，字志高，都御史燧季子也。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嚴嵩枋國，陞其門生也，獨無所附麗。會南京禮部尚書缺，衆不欲行，陞獨請往。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嘗念父死宸濠之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居官不言人過，時稱篤行君子。四子，鑨、鋌、錝、鑛。鋌，南京禮部右侍郎。錝，太僕卿。鑛自有傳。

孫鑨，字文中。父親孫陞，字志高，是都御史孫燧的最小的兒子。嘉靖十四年考中進士。授任編修，積功升官禮部侍郎。嚴嵩當國，孫陞是他的門生，惟獨没有去依附。正巧南京禮部缺尚書，大家不想去，衹有孫陞願意去。死，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文恪。孫陞時常想到父親死在寧王朱宸濠的災難中，因而終身不寫寧字，也不替人作壽文。在官位上不説人家的過錯，當時被稱爲行爲忠厚的君子。四個兒子，孫鑨、孫鋌、孫錝、孫鑛。孫鋌，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錝，任太僕卿。孫鑛，另外有傳。

鑨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武庫主事。歷武選郎中，尚書楊博深器之。世宗齋居二十年，諫者輒獲罪。鑨請朝群臣，且力詆近倖方士，引趙高、林靈素爲喻。中貴匿不以聞，鑨遂引疾歸。

孫鑨考中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任武庫主事。曾任武選郎中，尚書楊博很器重他。世宗過着齋戒生活二十年，諫諍的就得罪。孫鑨請皇帝上朝接見群臣，并且極力譴責親近皇帝受寵愛的方士，援引趙高、林靈素作比喻。有權勢的宦官隱瞞着不讓皇帝知道，於是孫鑨就托病回家。

隆慶元年起南京文選郎中。萬曆初，累遷光禄卿。引疾歸。里居十年，坐卧一小樓，賓客罕見其面。起故官，進大理卿。都御史吴時來議律例，多紕盭，鑨力争之。帝悉從駁議。歷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命甫下，會陸光祖去。廷推代者再，乃召爲吏部尚書。

隆慶元年起用爲南京文選郎中。萬曆初年，積功升任光禄卿。托病回家。在鄉里閑居十年，生活在一小樓中，賓客很少見到他的面。起用爲原來的官，升爲大理卿。都御史吴時來議論律例，多有失誤和矛盾，孫鑨盡力辯駁。皇帝全都依從了辯駁的意見。歷任南京吏部尚書，不久調兵部，參預謀劃機要事情。命令纔下來，正巧陸光祖去職。朝廷多次推舉他作爲接替的人，於是召調他爲吏部尚書。

吏部自宋纁及光祖爲政，權始歸部。至鑨，守益堅。故事，冢宰與閣臣遇不避道，後率引避。光祖争之，乃復故。然陰戒騶人異道行，至鑨益徑直。張位等不能平，因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

吏部自從宋纁和陸光祖掌政，權力纔回歸到部。到了孫鑨，掌管得更加牢靠。舊例，宰相和閣臣在道路上相遇不迴避，後來大多退避。陸光祖諫諍這件事，纔恢復原來那樣。然而私下告誡騎馬的侍從由别的道路走，到了孫鑨更加直趨不避。張位等不能平服，於是想奪去他的權力。建

聽上裁，用杜專擅。鑨言："廷推，大臣得共衡可否，此'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類奏啓倖途，非制。"給事中史孟麟亦言之。詔卒如位議。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

議大官員空缺，由九卿各推舉一人，分類啓奏的辦法聽任皇帝決定，以此來杜絶個人專權。孫鑨進言："朝廷推舉，大臣可以共同衡量是否妥當，這是'在朝廷上封人爵位，和大家一起商討'的意思，用類奏的辦法開了貪求獲取官位的途徑，不符合制度。"給事中史孟麟也進言這件事。而詔命最後准許了張位的意見。從此吏部的權力又逐漸地分散給九卿了。

二十一年大計京朝官，力杜請謁。文選員外郎吕胤昌，鑨甥也，首斥之。考功郎中趙南星亦自斥其姻。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黜殆盡，大學士趙志臯弟預焉。由是執政皆不悦。王錫爵方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在黜中，亦不能無憾。會言官以拾遺論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黄。鑨議謫黄，留淳熙、于廷。詔黄方贊畫軍務，亦留之。給事中劉道隆遂言淳熙、于廷不當議留，乃下嚴旨責部臣專權結黨。鑨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于廷力任西事，尚書石星極言其才。今寧夏方平，臣不敢以功爲罪。且既名議覆，不嫌異同。若知其無罪，以諫官一言而去之，自欺欺君，臣誼不忍爲也。"帝以鑨不引罪，奪其俸，貶南星三官，淳熙等俱勒罷。

萬曆二十一年考核京都朝廷官員，盡力杜絶請托。文選員外郎吕胤昌，是孫鑨的外甥，首先被斥逐。考功郎中趙南星也斥逐了自己的姻親。一時間公衆輿論所不支持的差不多被貶黜光了，大學士趙志臯的弟弟也在被斥逐之列。因此執政者都不高興。王錫爵剛任首輔回到朝廷，想庇護一些人。等到他到達而察疏已經奏上去了，想庇護的人在貶黜名單中，因此也不能没有怨恨。正巧言官因拾遺彈劾稽勳員外郎虞淳熙、職方郎中楊于廷、主事袁黄。孫鑨主張貶謫袁黄，留任虞淳熙、楊于廷。詔書認爲袁黄正在贊劃軍務，也留任他。給事中劉道隆就進言虞淳熙、楊于廷不應當留任，於是發下詔書，嚴厲指責部臣專權結黨。孫鑨進言："虞淳熙，是臣的同鄉人，安於貧困而愛好學習。楊于廷盡力負責西邊的事務，尚書石星極力稱贊他的才幹。如今寧夏剛剛平定，臣不敢將功勞當做罪責。況且既然稱爲仔細審察討論，就不疑忌異同。如果知道他没有罪，因諫官的一句話而去掉他，自欺欺君，臣主張正道而不忍這樣做。"皇帝認爲孫鑨不認罪，就削奪他的俸禄，貶謫趙南星三級官階，虞淳熙等都被勒令罷職。

鑨遂乞休，且白南星無罪。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己同掌察，而南星獨被譴，亦爲南星、淳熙等訟。帝皆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助教薛敷教交章訟南星冤，而泰來詞尤切。其略曰：

孫鑨於是乞求退休，而且辯白趙南星没有罪。左都御史李世達因自己與趙南星一起掌管考核，而趙南星一個人被貶，也替趙南星、虞淳熙等申辯是非。皇帝都不聽。於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賈巖，助教薛敷教一起上奏章申訴趙南星冤情，而陳泰來的言詞尤其貼切。大略説：

臣嘗四更京察。其在丁丑，

臣曾經四次經歷京察。其中丁丑年那

張居正以奪情故，用御史朱璉謀，借星變計吏，箝制衆口。署部事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依違其間。如蔡文範、習孔教輩并挂察籍，不爲衆所服。辛巳，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謹，考功郎中孫惟清與吏科秦燿謀盡錮建言諸臣吴中行等。今輔臣趙志皋、張位，撫臣趙世卿亦挂名南北京察，公論冤之。丁亥，御史王國力折給事中楊廷相、同官馬允登之邪議。而尚書楊巍素性模棱，考功郎徐一櫝立調停之畫。涇、渭失辯，亦爲時議所譏。獨今春之役，旁咨博采，核實稱情，邪諂盡屏，貪墨必汰；乃至鑨割渭陽之情，南星忍秦、晋之好，公正無逾此者。元輔錫爵兼程赴召，人或疑其欲干計典。今其親故皆不能庇，欲甘心南星久矣。故道隆章上，而專權結黨之旨旋下。

次，張居正因奪情的緣故，用御史朱璉的計謀，藉星象的異常來考察官吏，用强力來限制大家的言論。代理部務的方逢時、考功郎中劉世亨却模棱兩可。像蔡文範、習孔教這些人都挂名考察不合格的簿册上，不被大家所服。辛巳年那次，張居正已經倚勢弄權，王國光唯唯諾諾小心謹慎，考功郎中孫惟清和吏科秦燿計謀全部禁錮進言各臣吴中行等。現今輔臣趙志皋、張位，撫臣趙世卿也在南北京察挂名不合格，公衆輿論認爲冤枉。丁亥年那次，御史王國盡力挫敗給事中楊廷相、與自己同官御史的馬允登的荒謬有害的意見。而尚書楊巍素性優柔寡斷，考功郎徐一櫝立下調停的謀劃。涇、渭失去辨别，也爲當時輿論所譏刺。惟獨今年春天這一次，廣泛地咨詢和采納意見，核對事實符合情况，不正派的討好的話完全摒棄，貪污枉法的必定清洗；甚至孫鑨割捨甥舅的情誼，趙南星忍痛損傷姻親的友好感情，公正没有超過這樣的。首輔王錫爵兼程趕來應召，人們有的懷疑他想干預考核大事。如今他的親朋故舊都不能庇護，想懲治趙南星使自己快意，存心已久了。所以劉道隆的奏章呈上去，指責專權結黨的聖旨立刻就下來了。

夫以吏部議留一二庶僚爲結黨，則兩都大僚被拾遺者二十有二人，而閣臣議留者六，詹事劉虞夔以錫爵門生而留，獨可謂之非黨耶？且部權歸閣，自高拱兼攝以來，已非一日。尚書自張瀚、嚴清而外，選郎自孫鑛、陳有年而外，莫不奔走承命。其流及於楊巍，至劉希孟、謝廷寀而掃地盡矣。尚書宋纁稍欲振之，卒爲故輔申時行齮齕以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矢志澄清，輔臣王家屏虚懷以聽，銓叙漸清。乃時行身雖還

認爲吏部主張留任一二位官吏是結黨，那麽兩都大官員被指出缺點過失的二十二人，而閣臣主張留任的有六位，詹事劉虞夔由於是王錫爵的門生而被留任，惟獨可以認爲不是結黨麽？况且各部的權力歸於内閣，自從高拱兼管吏部以來，已不是一天了。尚書從張瀚、嚴清以外，選郎從孫鑛、陳有年以外，没有不奔走奉命的。那影響達到楊巍，而到了劉希孟、謝廷寀就威望完全丢光了。尚書宋纁想逐漸振作，最後被前首輔申時行所傾軋而死去。尚書陸光祖、文選郎王教、考功郎鄒觀光誓志肅清這種混亂現象，輔臣王家屏虚心聽取意見，評議官員級别的事逐漸清明。然而申時行身雖回到鄉里，機

里，機伏垣墻，授意内璫張誠、田義及言路私人，教、觀光遂不久斥逐。今祖其故智，借拾遺以激聖怒，是内璫與閣臣表裏，箝勒部臣，而陛下未之察也。

謀却隱伏在京城裏，授意宦官張誠、田義以及言官中的心腹，於是王教、鄒觀光不久就被斥逐。如今繼承他原來那套智術，藉用拾遺來激起聖上發怒，這是宦官和閣臣内外配合，箝制部臣，而陛下没有覺察呀。

疏入，帝怒，謫孔兼、泰來等。世達又抗疏論救，帝怒，盡斥南星、淳熙、于廷黄爲民。

奏疏呈進去，皇帝發怒，貶謫于孔兼、陳泰來等。李世達又直言上疏論列挽救，皇帝發怒，把趙南星、虞淳熙、于廷黄全都革職爲民。

鑨乃上疏言："吏部雖以用人爲職，然進退去留，必待上旨。是權固有在，非臣部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司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如避專權結黨之嫌，畏縮選懦，使銓職之輕自臣始，臣之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説終不明於當時，後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固請賜骸骨，仍不允。鑨遂杜門稱疾。疏累上，帝猶温旨慰留，賜羊豕、酒醬、米物，且敕侍郎蔡國珍暫署選事，以需鑨起。鑨堅卧三月，疏至十上，乃許乘傳歸。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

孫鑨於是上疏進言："吏部雖然以用人作爲職責，然而進退去留，必定等待聖上旨意。這權固然在，但不是臣部可以專擅的。現在認爲留任二位官吏是專權，那麽没有不專權的了。認爲留任兩個部屬是結黨，那麽没有不結黨的了。如果迴避專權結黨的嫌疑，畏縮柔弱，使得銓敘官員的職責從臣開始被看輕，那是臣的大罪了。臣任職没有效果，祇是潔身而去，讓專權結黨的説法最終仍不被當時人明白，後來的人而且將臣作爲警戒，又是一大罪了。"堅持請求辭職回家，仍舊不允許。孫鑨於是就托病不出門。奏章多次上去，皇帝仍舊下旨温言安慰挽留，賜給猪羊、酒醬、米物，而且命令侍郎蔡國珍暫時代理選官的事務，等待孫鑨重新任職。孫鑨堅持不出門三個月，上奏章達到十次，於是允許利用官家交通工具回去。家居三年去世。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清簡。

鑨嘗曰："大臣不合，惟當引去。否則有職業在，謹自守足矣。"其志節如此。

孫鑨曾經説："大臣不合，應當退去。否則有職業在，自己謹慎地守成就足够了。"他的志向操守就是這樣的。

子如法，官刑部主事。以諫阻鄭貴妃進封，貶潮陽典史。久之，移疾歸。廷臣累薦，悉報寢。卒，贈光禄少卿。

其子孫如法，任刑部主事。由於諫諍阻止鄭貴妃進封，被貶爲潮陽典史。很久以後，托病辭職回去。朝廷中的臣子多次推薦，全都扣住不批。死，贈銜光禄少卿。

陳有年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中官御史。哭争"大禮"，有大僚欲去，克宅扼其項曰："奈何先去爲人望?"其人愧而止。俄繫獄廷杖。獲釋。先後按貴州、河南，多所彈劾。吏部尚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親陳克宅，字即卿，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年間任御史。哭着諫諍"大禮"，有大官員想離去，陳克宅扼住他的頸項説："先離去怎樣做大家仰望的人?"那人慚愧而停下來。不久被關入牢獄受到廷杖。得到釋放。先後視察貴州、河南，多次彈劾官員。吏部

書廖紀姻爲所劾罷，恶之，出爲松潘副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匀苗王阿向作亂，據凱口囤。克宅與總兵官楊仁攻斬阿向。論功，進秩。旋移撫蘇、松。既行，而阿向黨復叛，坐罷官候勘。巡撫汪珊討平賊，推功克宅。克宅已卒，乃賜恤典。

尚書廖紀的姻親被他彈劾而罷職，恨他，將他外放爲松潘副使。積功升遷爲右副都御史，任貴州巡撫。都匀苗王阿向作亂，占據凱口囤。陳克宅和總兵官楊仁攻斬了阿向。論功，升了官秩。接着調任蘇、松巡撫。已經啓程，而阿向的同黨又反叛，因而被罷官聽候審問。巡撫汪珊討平了賊人，稱揚陳克宅的功績。陳克宅已經死去，於是按過去對去世官員加恩的規制給予賞賜。

有年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歷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錦衣都督希孝賄中官馮保援張懋例乞贈王，大學士張居正主之。有年持不可，草奏言："令典：功臣殁，公贈王，侯贈公，子孫襲者，生死止本爵。懋贈王，廷議不可，即希忠父輔亦言之。後竟贈，非制。且希忠無勋伐，豈當濫寵。"左侍郎劉光濟署部事，受指居正爲删易其稿。有年力争，竟以原奏上。居正不懌，有年即日謝病去。

陳有年考中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任刑部主事。調吏部，曾任驗封郎中。萬曆元年，成國公朱希忠死，他的弟弟錦衣都督朱希孝賄賂宦官馮保援引張懋的先例乞求贈給王號，大學士張居正主張同意。陳有年主張不可以，擬了奏章進言："法令：功臣死去，公爵贈給王號，侯爵贈給公號，子孫承襲的，生死以本爵爲止。張懋贈王號，朝廷討論時認爲不可以，即便是朱希忠的父親朱輔也這樣説。而後來竟贈給了，不符合制度。况且朱希忠没有功績，怎麽可以濫施恩寵。"左侍郎劉光濟代理部事，接受張居正的指使删改他的奏稿。陳有年盡力争辯，最後拿原來的奏稿呈上去。張居正不高興，陳有年當天就托病離去。

十二年起稽勳郎中，歷考功、文選，謝絶請寄。除目下，中外皆服。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尚方所需陶器，多奇巧難成，後有詔許量減，既而如故。有年引詔旨請，不從。内閣申時行等固争，乃免十之三。南畿、浙江大祲，詔禁鄰境閉糴，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衆。而江西亦歲儉，群乞有年禁遏。有年疏陳濟急六事，中請稍弛前禁，令江西民得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劾有年違詔。帝怒，奪職歸。薦起督操江，累遷吏部右侍郎。改兵部，又改吏部。尚書孫鑨、左侍郎羅萬化皆鄉里，有年力引避，朝議不許。

萬曆十二年起用爲稽勳郎中，歷任考功郎中、文選郎中，謝絶請托。授官的詔書下來，朝廷内外的人都信服。升爲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任江西巡撫。尚方所需要的陶器，多是奇巧難以製成，後來有詔書允許數量减少，不久恢復原狀。陳有年援引詔書去請求，不依從。内閣申時行等還是諫諍，纔免掉十分之三。南畿、浙江遇上大災荒，皇帝命令禁止相鄰地區封閉糧食買賣，商船都聚集在江西，徽人格外多。而江西也年成不好，許多人乞求陳有年遏制外地人在江西買糧。陳有年上疏陳述濟急六件事，其中請求稍稍放寬以前的禁令，讓江西的老百姓得以自救。南京御史方萬山彈劾陳有年違背皇帝命令。皇帝發怒，削奪了他的官職讓他回去。經過推薦起用爲督操江，積功升任吏部右侍郎。調兵部，又調吏部。尚書孫鑨、左侍郎羅萬化都是同鄉人，陳有年盡力迴避，朝中評議并不贊許他這種做法。

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二十一年與吏部尚書温純共典京察，所黜咸當。未幾遂代純位。其秋，鑨謝事，召拜吏部尚書。止宿公署中，見賓則於待漏所。引用僚屬，極一時選。

明年，王錫爵將謝政，廷推閣臣，詔無拘資品。有年適在告，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往咨之，列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書孫鑨、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蓋鑨、丕揚非翰林爲不拘資，琦四品爲不拘品也。家屏以争國本去位，帝意雅不欲用。又推及吏部尚書、左都御史非故事，嚴旨責讓。謂：“不拘資品乃昔年陸光祖自爲内閣地。今推鑨、丕揚，顯屬徇私。前吏部嘗兩推閣臣，可具録姓名以上。”於是備列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世達故左都御史也，帝復不悦。謂：“詔旨不許推都御史，何復及世達。家屏舊輔臣，不當擅議起用。”乃命于陛、一貫入閣，而謫憲成及員外郎黄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黄中色爲雜職。錫爵首疏救，有年及參魯等疏繼之，帝并不納。趙志皋、張位亦佯爲言。而二人者故不由廷推，因謂：“輔臣當出特簡，廷推由陸光祖交通言路爲之，不可爲法。”帝喜。隆旨再譙責，遂免縉等貶謫，但停俸一年。給事中盧明諏疏救憲成。帝怒，貶明諏秩，斥憲成爲民。

有年抗疏言：“閣臣廷推，其來舊矣。曩楊巍秉銓，臣署文選，廷推閣臣六人，今元輔錫爵即是年所推

不久由左侍郎升爲南京右都御史。萬曆二十一年和南京吏部尚書温純共同主持京官考核，所貶黜的都得當。没多久就替代温純的位置。那年秋天，孫鑨辭職，召拜爲吏部尚書。住宿在公署裏，會見賓客就在待漏所。引用的同僚和屬吏都是當時最突出的人才。

第二年，王錫爵將要退休，朝廷推薦閣臣，皇帝命令不要拘束於資格品級。陳有年正巧在休假，侍郎趙參魯、盛訥，文選郎顧憲成前往問他，列了前大學士王家屏、前禮部尚書沈鯉、前吏部尚書孫鑨、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吏部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的名字呈上去。孫鑨、孫丕揚不是翰林算作不拘資格，馮琦是四品官算是不拘品級。王家屏因諫諍立太子的事而去職，皇帝意思很不想用。又推及到吏部尚書、左都御史等作人選，不是原來的典制，就嚴厲地下旨指責。説：“不拘束於資格品級是從前陸光祖自己想當内閣。如今推舉孫鑨、孫丕揚，顯然屬於照顧私情。以前吏部曾經兩次推舉閣臣，可以抄録姓名呈上來。”於是都列了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等。而李世達是原來的左都御史，皇帝又不高興。説：“詔旨不許推舉都御史，爲什麽又推舉李世達。王家屏是原來的輔臣，不應當擅自建議起用。”於是命令陳于陛、沈一貫入閣，而貶謫顧憲成以及員外郎黄縉、王同休，主事章嘉禎、黄中色爲雜職。王錫爵首先上疏營救，陳有年和趙參魯等接着上奏章，皇帝都不采納。趙志皋、張位也假裝進言。然而他二人從前不是由朝廷推舉，因而説：“輔臣應當由特别任命産生，朝廷推舉是由陸光祖勾結聯絡言官説出來的，不可取法。”皇帝高興。降下命令再次責問，於是免去黄縉等受貶謫的責罰，但是停止俸禄一年。給事中盧明諏上疏營救顧憲成。皇帝發怒，降了盧明諏的官級，將顧憲成斥革爲民。

陳有年耿直地上疏進言：“閣臣由朝廷推舉，它的由來長久了。從前楊巍掌管選官任職，臣主持文選，朝廷大臣推舉閣臣六人，現今首輔王錫

也。臣邑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吕本，并由廷推，官止四品，而耿裕、聞淵則以吏部尚書居首。是廷推與推及吏部，皆非自今創也。至不拘資品，自出聖諭，臣敢不仰承。”因固乞骸骨。帝得疏，以其詞直，温旨慰答。有年自是累疏稱疾乞罷。帝猶慰留，賚食物、羊酒。有年請益力。最後，以身雖退，遺賢不可不録，力請帝起廢。帝報聞。有年遂杜門不出。數月中，疏十四上。乃予告，乘傳歸。歸裝，書一篋，衣一笥而已。二十六年正月卒，年六十有八。四月詔起南京右都御史，而有年已前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

爵就是這年所推舉的。臣同邑裏從前有兩位閣臣，弘治時的謝遷，嘉靖時的吕本，都由朝廷大臣推舉，官職祇是四品，而耿裕、聞淵却是以吏部尚書居於首輔之位。這表明朝廷大臣推舉和推舉到吏部尚書，都不是從現今開始的。至於不拘束於資格和品級，出自聖諭，臣豈敢不遵從照辦。”於是堅决乞求准予辭職。皇帝得到奏章，因他言詞正直，就下温和懇切的詔諭給以安慰。陳有年從此多次上疏托病乞求辭職。皇帝還是慰留，賞賜食物、羊酒。陳有年請求更加堅决。最後，認爲自己雖然已經退下來，遺賢却不可不録用，竭力請求皇帝起用廢置的人。皇帝批覆知道了。陳有年就呆在家裏不出門。幾個月内，上了十四道奏疏。於是准予告假，乘驛車回去。回去的行裝，書籍一箱，衣服一箱而已。萬曆二十六年正月死去，年紀六十八歲。四月詔命起用爲南京右都御史，而陳有年在這之前已經去世。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恭介。

故事，吏部尚書未有以他官起者。屠滽掌都察院，楊博、嚴清掌兵部，皆用原銜領之。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掌南院，亦領以故銜。有年以右都御史起，蓋帝欲用之，而政府陰抑之也。

舊例，吏部尚書没有以其他官職起用的。屠滽掌管都察院，楊博、嚴清掌管兵部，都是用原來的官銜兼任的。南京兵部尚書楊成起用掌管南院，也是用原來的官銜兼任。陳有年以右都御史起用，原來是皇帝想用他，而執政者暗中壓抑他。

有年風節高天下。兩世膴仕，無宅居其妻孥，至以油幕障漏。其歸自江西，故廬火，乃僦一樓居妻孥，而身栖僧舍。其刻苦如此。

陳有年風格節操高於世上一般人。兩代都任俸禄豐厚的官，却没有住宅供妻子兒女居住，甚至用油帳篷來遮擋雨漏。他自江西回來，原來的住房被火燒了，就租了一樓讓妻子兒女住，自己住在寺裏。他生活艱苦到這個樣子。

孫丕揚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歷按畿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候勘。拱罷，事白，起故官。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官行人。升任御史。曾經巡按京都郊區、淮、揚，有堅勁的剛正不阿的品格。隆慶年間，升爲大理丞。由於曾經彈劾高拱，高拱的門生給事中程文捏造事實彈劾孫丕揚，被撤職等待審問。高拱罷職，事情清楚了，起用爲原來的官。

萬曆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以嚴爲治，屬吏皆惴惴。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所，築邊墻

萬曆元年升爲右僉都御史，任保定各府的巡撫。從嚴治理，下屬官吏都害怕。巡察關隘，增設敵樓三百多所，建築邊墻一萬多丈。根據登録

萬餘丈。録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畿内，張居正屬爲建坊，丕揚拒不應。知二人必怒，五年春引疾歸。

其冬大計京官，言路希居正指劾之。詔起官時，調南京用。御史按陝西者，知保等憾不已，密諷西安知府羅織其贓。知府遣吏報御史，吏爲虎噬。及再報，則居正已死，事乃解。起應天府尹。召拜大理卿，進户部右侍郎。

十五年，河北大饑。丕揚鄉邑及鄰縣蒲城、同官至采石爲食。丕揚傷之，進石數升於帝，因言："今海内困加派，其窮非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尋由左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以病歸。召拜刑部尚書。丕揚以獄多滯囚，由公移牽制。議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獄上刑部，次日即詳讞大理，大理審允，次日即還刑部，自是囚無淹繫。尋奏："五歲方恤刑，恐冤獄無所訴。請敕天下撫按，方春時和，令監司按行州縣，大録繫囚，按察使則録會城囚。死罪矜疑及流徒以下可原者，撫按以達於朝，期毋過夏月。輕者立遣，重者仍聽部裁，歲以爲常。"帝報從之。已，條上省刑省罰各三十二事。帝稱善，優詔褒納。自是刑獄大減。有内豎殺人，逃匿禁中。丕揚奏捕，卒論戍。改左都御史。陳臺規三事，請專掌印、重巡方、久巡城，著爲令。已，又言："閭閻民瘼非郡邑莫濟，郡邑吏治非撫按監司莫清。撫按監司風化，非部院莫飭。請立約束頒天下，獎廉抑

的功勞，升爲右副都御史。宦官馮保家在京城近郊，張居正囑咐替他建築牌坊，孫丕揚拒絶不答應。他知道這二人必定發怒，萬曆五年的春天就托病回家。

這年冬天考核京官，言官迎合張居正而彈劾孫丕揚。詔命起用爲官時，調他到南京任用。巡按陝西的御史知道馮保等怨恨不止，就暗示西安知府假造他的贓證。知府派遣屬吏報告御史，屬吏被老虎吃掉。等到再報告，張居正已經死了，事情纔完結。起用爲應天府尹。召拜爲大理卿，升爲户部右侍郎。

萬曆十五年，河北大饑荒。孫丕揚的家鄉和鄰縣蒲城、同官甚至采石塊作爲食物。孫丕揚爲這事悲痛，進呈石塊幾升給皇帝，因而進言："如今國内爲加派所困苦，貧窮的不衹是吃石塊的老百姓。應當減少賦税節省費用，停止額外徵派以及各種不急迫的事，減損上面增益下面，以培育老百姓的命脉。"皇帝被他的話所感動，減少和停止了很多。

不久由左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因病回去。召拜爲刑部尚書。孫丕揚認爲牢獄中積久的囚犯很多，是由於公文往來的牽制。建議刑部、大理寺各自設置登記簿册，凡案件呈送刑部，第二天就將審判的罪案送報大理寺，大理寺審核同意，次日就送還刑部，從這以後囚犯没有拖延關押的。不久上奏："五年纔派遣恤刑的官員，恐怕冤獄没有地方申訴。請命令天下的巡撫巡按，當春季氣候和暖，派遣監司巡察州縣，大規模省察甄别關押着的囚犯，按察使省察甄别省城裏的囚犯。死罪可憐可疑以及流徒以下可以赦免的，巡撫巡按將案件呈送到朝廷，期限不要超過夏季。輕的立即打發掉，重的仍舊聽候部裏裁決，每年作爲常規。"皇帝批覆依從他。不久，上條陳減少刑和罰各三十二項意見。皇帝稱贊，下了嘉獎的詔書加以表揚和表示采納。從這以後刑罰案件大爲減少。有個宦官殺了人，逃入宫禁中隱匿起來。孫丕揚上奏拘捕，最後被判充軍。孫丕揚調任左都御史。陳述臺規三項意見，建議專一掌印、重視出巡四方、經常巡察城防和治安，寫

貪，共勵官箴。”帝咸優詔報許。

成命令。隨後，又進言：“里巷百姓的疾苦非郡縣没有人能濟助，郡縣的行政治理非撫按監司没有人能清理。撫按監司的教育感化，非部院没有人能整頓。建議訂立規章制度頒布天下，獎勵廉潔而制止貪污，共同以做官的箴言來勉勵。”皇帝都以嘉獎的詔書答覆同意。

二十二年拜吏部尚書。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干者，獨患中貴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其人自掣，請寄無所容。一時選人盛稱無私，然銓政自是一大變矣。

萬曆二十二年任吏部尚書。孫丕揚堅勁而不怕受挫折，官僚們没有人敢拿私事來請托，衹是擔心當權的宦官來求情。於是創設抽簽法，大選急選，完全聽憑那些人自己抽簽，請托就没有地方下手。當時選拔人才廣泛地稱贊没有營私，選任官員制度由此發生一大變化了。

二十三年大計外吏。九江知府沈鐵嘗爲衡州同知，發巡撫秦燿罪，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嘗爲刑部主事，定御史祝大舟贓賄，遂爲庇者所惡。考功郎蔣時馨黜之，丕揚不能察。及時馨爲趙文炳所劾，丕揚力與辨雪。謂釁由丁此吕，此吕坐逮。丕揚又力詆沈思孝，於是思孝及員外郎岳元聲連章訐丕揚。丕揚請去甚力。其冬，帝以軍政故，貶兩京言官三十餘人。丕揚猶在告，偕九卿力諫，弗納。已而帝惡大學士陳于陛論救，謫諸言官邊方。丕揚等復抗疏諫，帝益怒，盡除其名。

萬曆二十三年考核地方官吏。九江知府沈鐵曾經任衡州同知，揭發巡撫秦燿的罪行，江西提學僉事馬猶龍曾經任刑部主事，判定御史祝大舟貪贓受賄，於是被庇護他們的人誣陷。考功郎蔣時馨貶斥他們，孫丕揚不能察覺。到了蔣時馨被趙文炳彈劾，孫丕揚盡力替他辯白。認爲事端起自丁此吕，丁此吕因此被逮捕。孫丕揚又竭力譴責沈思孝，於是沈思孝和員外郎岳元聲聯合上奏章攻訐孫丕揚。孫丕揚十分堅决地請求辭職。這年冬天，皇帝由於軍政方面的緣故，貶謫兩京言官三十多人。孫丕揚還在假期中，和九卿一起竭力諫諍，没有被接受。接着皇帝憎恨大學士陳于陛上書營救，就將這些言官貶謫到邊遠地方。孫丕揚等又直言上疏諫諍，皇帝更加發怒，將這些人全部除名。

初，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逾半歲。疏十三上，多不報。至四月，温諭勉留，乃復起視事。主事趙學仕者，大學士志皋族弟也，坐事議調，文選郎唐伯元輒注饒州通判。俄學仕復以前事被訐，給事中劉道亨因劾吏部附勢，語侵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論，亦頗侵之。丕揚疑道亨受同官周孔教指，獻臣又孔教宗人，益疑之，復三疏乞休。最後

當初，皇帝雖然由於向來的聲望而用了孫丕揚，然而不太信賴他。凡有推舉，大都任用其次的。多次建議起用罷職的人才，總是批覆作罷。孫丕揚由於志向不能實行，已經抱着離職的心意，到這時就半年多不出門。奏章上了十三次，多不批覆。到了四月間，温諭勉勵挽留，於是再開始處理政事。主事趙學仕，是大學士趙志皋的族弟，因事被議處調動職務，文選郎唐伯元自作主張擅自登記他爲饒州通判。不久趙學仕又因過去的事受到攻擊，給事中劉道亨乘此彈劾吏部依附權勢，話語侵犯到孫丕揚。博士周獻臣有所陳述和論列，也有很多侵犯到他。孫丕揚懷疑劉道

貽書大學士張位，懇其擬旨允放。位如其言。丕揚聞，則大恚，謂位逐己，上疏詆位及道亨、孔教、獻臣、思孝甚力。帝得疏，不直丕揚。位亦疏辯求退，帝復詔慰留，而位同官陳于陛、沈一貫亦爲位解。丕揚再被責讓，許馳傳去。

亨受同僚周孔教指使，而周獻臣又是周孔教的族人，更加懷疑這一點，於是又三次上疏乞求退休。最後寫信給大學士張位，懇請他草擬諭旨允許放行。張位如他說的做了。孫丕揚聽到了，却很怨恨，認爲張位驅逐自己，上疏竭力譴責張位和劉道亨、周孔教、周獻臣、沈思孝。皇帝接到奏疏，認爲孫丕揚沒有道理。張位也上疏申辯請求退休，皇帝回覆詔諭挽留，而張位的同僚陳于陛、沈一貫也替張位解釋。孫丕揚再次被指責批評，准許他坐驛車回鄉。

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辭不就。及吏部尚書李戴免，帝難其代，以侍郎楊時喬攝之。時喬數請簡用尚書。帝終念丕揚廉直，三十六年九月召起故官。屢辭，不允。明年四月始入都，年七十有八矣。三十八年大計外吏，黜陟咸當。又奏舉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餘人，詔不次擢用。

很久以後，起用爲南京吏部尚書，他推辭不肯上任。到了吏部尚書李戴免職，皇帝難找到接替的人，就由侍郎楊時喬代理。楊時喬多次建議選用尚書。皇帝始終想到孫丕揚廉潔正直，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召他做原來的官。多次推辭不被准許。第二年四月纔進入京城，年齡已七十八歲了。萬曆三十八年考核各地方官吏，升降都得當。又上奏推舉廉潔官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張偲等二十多人，下詔不依據資格擢升任用。

先是，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排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至是，繼芳巡按浙江，有僞爲其書抵紹徽、國縉者，中云“欲去福清，先去富平；欲去富平，先去耀州兄弟”。又言“秦脉斬斷，吾輩可以得志”。福清謂葉向高，耀州謂王國、王圖，富平即丕揚也。國時巡撫保定，圖以吏部侍郎掌翰林院，與丕揚皆秦人，故曰“秦脉”。蓋小人設爲挑激語，以害繼芳輩，而其書乃達之丕揚所。丕揚不爲意，會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京察

在這以前，南北言官會合起來攻擊李三才、王元翰，牽連到居住在鄉里的顧憲成，稱他們是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黨徒，干預當時的政治，稱他們是宣黨、崑黨；因爲湯賓尹是宣城人，顧天埈是崑山人。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紹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這些人，就竭力排斥東林，跟湯賓尹、顧天埈聲勢上相互依靠，大臣們多畏懼而避開他們。到這時候，鄭繼芳任浙江巡按，有人假造他的書信送達王紹徽、劉國縉，其中說“想去掉福清，先去掉富平；想去掉富平，先去掉耀州兄弟”。又說“秦脉斬斷，我們這些人就可以得志”。福清指葉向高，耀州指王國、王圖，富平就是指孫丕揚。王國當時任保定巡撫，王圖以吏部侍郎掌管翰林院，和孫丕揚都是秦地人，所以說是“秦脉”。原來是小人製造的挑撥話，來陷害鄭繼芳這些人，而這封信却送到了孫丕揚處所。孫丕揚不放在心上，正巧御史金明時任官不稱職，擔心考核京官時被斥逐，先上奏疏竭力攻

見斥，先上疏力攻圖并詆御史史記事、徐縉芳，謂爲圖心腹。及圖、縉芳疏辯，明時再劾之，因及繼芳僞書事。國縉疑書出縉芳及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手，因目爲“五鬼”；五人皆選授御史候命未下者也。當是時，諸人日事攻擊，議論紛呶，帝一無所問，則益植黨求勝，朝端哄然。

及明年三月大計京官。丕揚與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領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協理御史喬允升佐之。故御史康丕揚、徐大化，故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及賓尹、天埈、國縉咸被察，又以年例出紹徽、應甲於外。群情翕服，而諸不得志者深銜之。當計典之初舉也，兆京謂明時將出疏要挾，以激丕揚。丕揚果怒，先期止明時過部考察，特疏劾之。旨下議罪，而明時辨疏復犯御諱。帝怒，褫其職。其黨大嘩。謂明時未嘗要挾兆京，祇以劾圖一疏實之，爲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力攻丕揚，爲賓尹、大化、國縉、紹徽、應甲、嘉言辨。時部院察疏猶未下，丕揚奏趣之，因發聚奎前知績溪、吴江時貪虐狀。帝方向丕揚，亦褫聚奎職。由是黨人益憤，謂丕揚果以僞書故斥紹徽、國縉，且二人與應甲嘗攻三才、元翰，故代爲修隙，議論洶洶。弘綱聞而畏之。累請發察疏，亦若以丕揚爲過當者。黨人藉其言，益思撼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甫入朝，慮察疏終寢，抗章責弘綱，因盡發崑、宣黨構謀狀。於是一桂、繼芳、永春、兆魁、宗文争擊元薦，爲明時等訟冤。賴向高調獲，至五月察

擊王圖，并且譴責御史史記事、徐縉芳，説他們是王圖的心腹。到了王圖、徐縉芳上疏申辯，金明時再次彈劾他們，於是涉及鄭繼芳假書信的事。劉國縉懷疑書信出自徐縉芳和李邦華、李炳恭、徐良彥、周起元等人之手，因而稱他們爲“五鬼”；這五人都選拜爲御史等候命令而命令尚未發下。到這時候，這些人每天從事攻擊，議論紛紛，皇帝却一點也不追問，於是就進一步樹植黨羽求取勝利，朝廷裏鬧哄哄的。

到了第二年三月大規模考核京官。孫丕揚和侍郎蕭雲舉、副都御史許弘綱主持這件事，考功郎中王宗賢、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湯兆京、協理御史喬允升協助他們。原任御史康丕揚、徐大化，原任給事中鍾兆斗、陳治則、宋一韓、姚文蔚，主事鄭振先、張嘉言以及湯賓尹、顧天埈、劉國縉都受到考核，又用年例將王紹徽、喬應甲調出到地方上。衆人翕然心服，而那些不得志的人却深恨他們。當考核官吏的大典開始實行時，湯兆京説金明時將拿出奏疏要挾，用這來激怒孫丕揚。而孫丕揚果然發怒，預先阻止金明時經過部的考察，特地上疏彈劾他。皇帝下令議罪，而金明時申辯的奏章又觸犯了御諱。皇帝發怒，革去他的官職。他的同黨吵鬧起來。説金明時并没有要挾湯兆京，事實上祇因爲彈劾王圖的一封奏疏上呈，被王圖報復。於是刑部主事秦聚奎盡力攻擊孫丕揚，替湯賓尹、孫大化、劉國縉、王紹徽、喬應甲、張嘉言申辯。當時部院考察的奏章尚没有發下來，孫丕揚上奏催促，乘機揭發秦聚奎以前任績溪、吴江知縣時貪污暴虐的情形。皇帝正傾向孫丕揚，也就革去秦聚奎的官職。由於這而同黨的人更加憤恨，認爲孫丕揚果然因假書信的緣故斥逐王紹徽、劉國縉，而且這二人和喬應甲曾經攻擊李三才、王元翰，所以代他們報復舊怨，議論洶洶。許弘綱聽到後害怕了。多次請求發下考察的奏疏，也好像認爲孫丕揚是過頭了。那些黨人藉助他的話，更想摇撼孫丕揚。禮部主事丁元薦剛進入朝廷，擔心考察奏疏被中止，就直言上奏章指責許弘綱，乘機全力揭發崑、宣黨勾心鬥角的狀况。於是朱一桂、

疏乃下。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猶攻訐不已。丕揚以人言紛至，亦屢疏求去，優詔勉留。先是，楊時喬掌察，斥科道錢夢皋等十人，特旨留任。至是丕揚亦奏黜之，群情益快。

鄭繼芳、周永春、徐兆魁、姚宗文争相攻擊丁元薦，替金明時等訴冤。依靠葉向高調解，到了五月間考察奏疏終於發下來。給事中彭惟成、南京給事中高節，御史王萬祚、曾成易仍舊没停止攻訐。孫丕揚因人們議論紛紛傳來，也就多次上奏章請求離職，皇帝發下優詔挽留。在這以前，楊時喬主持考核，斥逐科道錢夢皋等十人，特旨留任。到這時候孫丕揚也上奏罷黜他們，人們心裏更加痛快。

丕揚以白首趨朝，非薦賢無以報國。先後推轂林居耆碩，若沈鯉、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淶、歐陽東鳳輩。帝雅意不用舊人，悉寢不報。丕揚又請起故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故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亦報罷。丕揚齒雖邁，帝重其老成清德，眷遇益隆。而丕揚乞去不已，疏復二十餘上。既不得請，則於明年二月拜疏徑歸。向高聞之，急言於上。詔令乘傳，且敕所司存問。既而丕揚疏謝，因陳時政四事，帝復優詔報之。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太保。天啓初，追謚恭介。

孫丕揚認爲老年上朝，不推薦賢才没有什麽可以報答國家。先後推薦居住鄉里年高博學人士，如沈鯉、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龐時雍、姜士昌、范淶、歐陽東鳳等人。皇帝心裏很不想用舊人，全部擱起來不批覆。孫丕揚又建議起用原來的御史錢一本等十三人，原來的給事中鍾羽正等十五人，也批覆作罷。孫丕揚年齡雖然老了，皇帝看重他老成和品德好，賜給他的待遇更加隆重。而孫丕揚乞求去職不停，奏章又上了二十多次。得不到請求以後，就在第二年二月間呈上奏章徑自回去了。葉向高聽説後，急忙向皇帝進言。皇帝命令讓乘官家驛車回家，而且命令有關部門去慰問。不久孫丕揚上疏謝恩，乘便陳述時政四項，皇帝又優詔答覆他。在家閑居二年死去，年齡八十三歲。贈銜太保。天啓初年，追贈謚號恭介。

蔡國珍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鄉人嚴嵩當國，欲羅致門下。國珍不應，乞就南，爲刑部主事。盗七十餘人久繫，讞得其情，減釋過半。就改吏部，進郎中。出爲福建提學副使，以侍養歸。遭母喪。服除，遂不出。家居垂二十年。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同鄉人嚴嵩掌權，想把他收羅到門下。蔡國珍不答應，請求到南京就職，任刑部主事。盗賊七十多人長久囚禁着，審理案件得知實際情形，就減刑和釋放了大半數。隨即調任吏部，升爲郎中。外放爲福建提學副使，因侍養父母回鄉。遇上母喪。守孝期滿，就不再做官。家居將近二十年。

張居正既卒，朝議大起廢籍。萬曆十一年仍以故官莅福建。遷湖廣右參政，分守辰沅。洞蠻亂，將吏議剿，國珍檄諭之，遂定。歷浙江左布

張居正死了以後，朝廷意見大量起用廢置閑居的人才。萬曆十一年蔡國珍仍舊以原來的官職到福建任職。調任湖廣右參政，分配兼管辰沅。洞蠻作亂，將吏主張清剿，蔡國珍發文書開導他

政使，以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召爲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與尚書孫鑨、陳有年綜核銓政。擢南京吏部尚書。

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去國，帝久不除代。部事盡弛，其年十二月竟廢大選。閣臣及言官數爲言，明年二月始命國珍爲吏部尚書。三殿災，率諸臣請修省。旋有詔起廢。國珍列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者，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有足録、過無可棄者，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人詿誤、釁非己作者，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并請録用。竟報寢。明年三月倡廷臣詣文華門請舉皇長子册立、冠婚，言必得請方退。帝遣中官諭曰："此大典，稍需時耳，何相挾若是。"乃頓首出。給事中戴士衡劾文選郎白所知賦私，國珍爲辨，且求罷。帝不聽，除所知名。御史况上進因論國珍八罪。帝察其誣，不問。國珍遂稱疾，累疏乞休。先是，丕揚坐忤張位去官，位欲援同己者爲助，以國珍鄉人，汲引甚力。及秉銓，一守成憲，不爲位用。位惡之，國珍乃懷去志。至是，帝忽怒吏部，貶黜諸郎二十二人。國珍求去益力，許乘傳歸。

們，就平定了。歷任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任提督操江。召調爲左副都御史，歷任吏部左、右侍郎，和尚書孫鑨、陳有年綜合考核人才選用。升任南京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四年閏八月，孫丕揚離開朝廷，皇帝很久不任官接替。部裏的事完全廢弛了，這年十二月竟停止大選。閣臣和言官多次進言，第二年二月纔命蔡國珍爲吏部尚書。三殿火災，率領各臣請求修身反省。不久有詔命起用廢置人員。蔡國珍列出三等，人品正大、心術光明的，文選郎王教等二十四人，才能足可以録用、雖有過失，但不至於棄而不用其人的，給事中喬允等三十三人，因牽連而受處分、事端并非由自己造成的，給事中耿隨龍等三十六人，全部建議録用。最後却批覆中止。第二年三月帶領朝廷裏的臣子到文華門請求舉行皇長子册立、冠婚，聲言一定要得到同意纔退去。皇帝派宦官告諭："這是大典禮，稍微需要時間罷了，爲什麼這樣相要挾。"於是磕頭出來。給事中戴士衡彈劾文選郎白所知貪贓營私，蔡國珍替他辯白，并且請求免去官職。皇帝不聽，革去白所知的官爵爲庶民。御史况上進乘機論列蔡國珍八條罪。皇帝看出來那是捏造的，不追問。蔡國珍就托病多次上奏章乞求退休。在這以前，孫丕揚由於冒犯張位而辭官，張位想拉攏贊同自己的人作援助，因蔡國珍是同鄉，就十分用力提拔他。到蔡國珍掌管選任官員之權，一直遵守本來規定的制度，不肯被張位利用。張位恨他，蔡國珍就懷着離去的想法。到這時候，皇帝忽然對吏部發怒，貶黜各種郎官二十二人。蔡國珍請求離去更加堅決，皇帝就准許他乘驛車回鄉。

初，楊巍爲吏部，與内閣相比，得居位八年。自宋纁、陸光祖力與閣抗，權雖歸部，身不見容，故自纁至國珍卒未浹歲去，惟丕揚閱二年。時咸議閣臣忮，而惜纁等用未竟也。國珍素以學行稱，風力不及孫鑨、陳有年，而清操似之，均爲時望所屬。家居十三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

起初，楊巍任吏部，和内閣相親近，得以在位八年。自從宋纁、陸光祖盡力和内閣對抗，權力雖然回歸到部，自身不被相容，所以從宋纁到蔡國珍終於不到一年就離去，衹有孫丕揚經歷二年。當時人們都議論閣臣剛愎自用，而惋惜宋纁等人未能最終發揮作用。蔡國珍一向以學問品行受稱贊，影響力比不上孫鑨、陳有年，然而廉潔的操守跟他們相似，都是當時的聲望所歸附的。

保，諡恭靖。

他在家閑居十三年死去，年齡八十四。贈銜太子太保，謚號恭靖。

楊時喬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工部主事。榷稅杭州，令商人自署所入，輸之有司，無所預。隆慶元年冬，上時政要務，言："幾之當慎者三：以日勤朝講爲修德之幾，親裁章奏爲出令之幾，聽言能斷爲圖事之幾。弊之最重者九：曰治體怠弛，曰法令數易，曰賞罰無章，曰用度太繁，曰鬻官太濫，曰莊田擾民，曰習俗侈靡，曰士氣卑弱，曰議論虚浮。勢之偏重者三：宦寺難制也，宗祿難繼也，邊備難振也。"疏入，帝褒納，中外傳誦焉。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任官工部主事。在杭州徵稅，讓商人自己登記收入，繳納給官府，一點兒也不干預。隆慶元年冬天，上奏當時政策措施的重要事情，説："政事的關鍵應當謹慎對待的有三種：每天勤奮地朝講是進修德行的關鍵，親自裁决章奏是發布命令的關鍵，聽取意見能够判斷是籌劃事情的關鍵。弊端最嚴重的有九處：爲治的根本鬆懈，法令頻繁變更，賞罰没有章則，費用開支太多，出賣官職太濫，莊田擾亂了老百姓，風俗習慣奢侈，士氣卑下懦弱，議論空洞浮誇。權勢偏重了的有三項：宦官難控制，宗室俸禄難繼續發放，邊防難振興。"奏章送進去，皇帝稱贊和采納了，朝廷内外都傳誦這奏章。

擢禮部員外郎，遷南京尚寶丞。萬曆初，以養親去。服除，起南京太僕丞，復遷尚寶。移疾歸。時喬雅無意榮進，再起再告。閱十七年始薦起尚寶卿，四遷南京太常卿。疏請議建文帝謚，祠祀死節諸臣。就遷通政使。秩滿，連章乞休，不允。

升爲禮部員外郎，調任南京尚寶丞。萬曆初年，由於奉養親人而去職。守孝期滿，起用爲南京太僕丞，又調爲尚寶丞。托病回去。楊時喬很無意於做官，兩次起用而兩次請假。經歷十七年纔被推薦起用爲尚寶卿，四次提升後爲南京太常卿。上疏建議討論建文帝的謚號，建祠祭祀死節的各臣子。隨着升爲通政使。任期滿了，接連上奏章乞求退休，不允許。

三十一年冬，召拜吏部左侍郎。時李戴已致仕，時喬至即署部事。絶請謁，謝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門。及大計京朝官，首輔沈一貫欲庇其所私，憚時喬方正，將令兵部尚書蕭大亨主之，次輔沈鯉不可而止。時喬乃與都御史温純力鋤政府私人。若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渠、于永清輩，咸在察中，又以年例出給事中鍾兆斗於外。一貫大愠，密言於帝，留察疏不下。夢皋亦假楚王事再攻郭正域，謂主察者爲正域驅除。帝意果動，特留夢皋；已，盡留科道之被察者，而嚴旨責時喬等報復。時喬等惶

萬曆三十一年冬天，召拜爲吏部左侍郎。這時李戴已經退休，楊時喬到任立即掌管所屬的事務。斷絶請托，謝絶交游，住宿在官署裏，賄賂不能進門。到了考核京都朝廷官吏，首輔沈一貫想庇護他的心腹，害怕楊時喬正直，打算讓兵部尚書蕭大亨主持這件事，次輔沈鯉不同意而未辦成。楊時喬於是和都御史温純盡力斥除執政者私自安插的人。如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渠、于永清這些人，都在審查之内，又按年例將給事中鍾兆斗外放出去。沈一貫十分怨恨，暗中向皇帝進言，將審查奏章留住不下發。錢夢皋也藉楚王的事再次攻擊郭正域，説主持審查的人是替郭正域趕走人。皇帝心裏果然變動了，特别留下錢夢皋；接着，全部留下科道中被審查的人，而下了

恐奏辨，請罷斥，帝不問。夢皋既留，遂合兆斗累疏攻純，并侵時喬。時喬求去。已而員外郎賀燦然請斥被察科道，亦詆純挾權鬥捷，顧獨稱時喬。又言“陛下睿斷躬操，非閣臣所能竊弄”，意蓋爲一貫解。時喬以與純共事，復疏請貶黜，不報。及純去，夢皋、兆斗亦引歸。帝復降旨譙讓，謂“祖宗朝亦常留被察科道，何今日揣疑君父，誣詆輔臣”。因責諸臣朋比，令時喬策勵供職，而盡斥燦然及劉元珍、龐時雍輩。時喬嘆曰：“主察者逐，争察者亦竄矣，尚可靦顔居此乎?”九疏引疾，竟不得請。時中外缺官多不補，而群臣省親養病給假，及建言詿誤被譴者，充滿林下，率不獲召。時喬乃備列三百餘人，三疏請録用。三十四年，皇長孫生，有詔起廢，時喬復列上遷謫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削籍范儁等一百十人。帝卒不省。

嚴旨斥責楊時喬等人搞報復。楊時喬等人惶恐地上奏疏申辯，請求罷免自己的官職，皇帝不加追問。錢夢皋已經留下，就聯合鍾兆斗多次上疏攻擊温純，同時涉及楊時喬。楊時喬請求離去。不久員外郎賀燦然建議斥逐被審查的科道中的官吏，也譴責温純利用權力争勝，但是惟獨稱贊楊時喬。又説“陛下明智地親自裁斷掌握，不是閣臣能够暗中弄權的”，意思是替沈一貫解釋。楊時喬因和温純共事，就又上疏請求貶黜，没有批覆。到了温純離去，錢夢皋、鍾兆斗也辭職回鄉。皇帝又發下命令指責，認爲“祖宗朝也時常留下被審查的科道中官吏，爲什麽如今猜測懷疑起君父，誣陷攻擊輔臣”。於是指責許多臣子拉幫結夥，命令楊時喬勤勉供職，而全部斥逐了賀燦然以及劉元珍、龐時雍這批人。楊時喬慨嘆説：“主持考核的被斥逐，諫諍考察的也被放逐，還能厚着臉皮在這裏嗎?”很多次上疏托病辭職，却得不到批准。當時内外官職缺員的多没有補，而許多臣子探親養病准了長假，以及提出建議而受到錯誤處理被貶謫的，許許多多閑居在鄉間，大都没有得到召用。楊時喬就詳細地開列了三百多人，三次上疏建議録用。萬曆三十四年，皇長孫出生，有詔命起用廢置的人員，楊時喬又列上被貶謫的鄒元標等九十六人，被革職的范儁等一百一十人。皇帝始終没有省閲。

明年大計外吏。時喬已偕副都御史詹沂受事，居數日，帝忽命户部尚書趙世卿代時喬，遂中輟；蓋去冬所批察疏，至是誤發之也。輔臣朱賡謂非體，立言於帝。帝亦覺其誤，即日收還。時喬堅辭不肯任，吏科陳治則劾其怨懟無人臣禮。有旨詰責，時喬乃再受事。永年伯王棟卒，其子明輔請襲。時喬以外戚不當傳世，固争之，弗聽。時一貫已罷，言路争擊其黨。而李廷機者，一貫教習門生也，閣臣闕，衆多推之；惟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持不可。時喬卒從衆議。未幾，又推黄汝良、全

第二年考核地方官吏。楊時喬已經和副都御史詹沂一起接手工作，過了幾天，皇帝忽然命令户部尚書趙世卿代替楊時喬，於是就中止了；原來是去年冬天所批的考核奏章，到這時誤發出來。輔臣朱賡認爲不符合體制，立即向皇帝進言。皇帝也感覺到錯誤，當天收回。楊時喬堅決辭職不肯上任，吏科陳治則彈劾他内心怨恨，没有人臣之禮。有諭旨詰問指責，楊時喬於是第二次接手職事。永年伯王棟去世，他的兒子王明輔請求承襲爵位。楊時喬認爲外戚不應當把爵位留傳給後代，堅決諫諍，不聽。這時沈一貫已經罷職，言官們争相攻擊他的黨羽。而李廷機這個人，是沈一貫擔任教習的門生，閣臣缺時，朝臣多推舉他；衹有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

天叙爲侍郎，諸攻一貫者，益不悦。給事中王元翰、胡忻遂交劾時喬。時喬疏辨，力求罷。

宗契主張不可以。楊時喬最後依從了多數人的意見。没有多久，又推薦黄汝良、全天叙爲侍郎，那些攻擊沈一貫的，愈加不高興。給事中王元翰、胡忻就一齊彈劾楊時喬。楊時喬上疏申辯，竭力請求辭職。

當是時，帝委時喬銓柄，又不置右侍郎，一人獨理部事，銓叙平允。然堂陛捍格，曠官廢事，日甚一日，而中朝議論方囂，動見掣肘。時喬官位未崇，又自温純去，久不置都御史，益無以鎮壓百僚。由是上下相凌，紀綱日紊，言路得收其柄。時喬亦多委蛇，議者諒其苦心，不甚咎也。秉銓凡五年。最後起故尚書孫丕揚。未至，而時喬已卒。篋餘一敝裘，同列賻襚以殮。詔贈吏部尚書，謚端潔。

在這個時候，皇帝委任楊時喬掌握選拔官吏的大權，又不設置右侍郎，一人單獨處理所屬的事務，審核和任用官吏公平適當。然而朝廷内各種主張相抵觸，空缺着官員荒廢了事情，一天比一天嚴重，而朝中各種議論氣勢囂張，動不動被牽制。楊時喬官位不高，又從温純離去後，很久不設置都御史，更加没辦法鎮住百官。由此上下相互欺凌，紀綱一天天紊亂，言官們得以收集口實。楊時喬也多方面應付，議論的人體諒他的苦心，不十分責罰。掌管官吏考核任用總共五年。最後起用原來的尚書孫丕揚。没有到任，而楊時喬已經死了。箱子裏剩下一件舊皮衣，同僚們贈送錢財和衣被辦了喪事。詔贈吏部尚書官銜，謚號端潔。

時喬受業永豐吕懷，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官通政時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溷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爲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爲。於是以傳注爲支離，以經書爲糟粕，以躬行實踐爲迂腐，以綱紀法度爲桎梏。逾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爲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楊時喬跟從永豐吕懷學習，最不喜歡王守仁的學問，駁斥得十分用力，尤其憎恨羅汝芳。任官通政時備了奏章駁斥他説："佛家的學問，起初不混雜入儒家。羅汝芳却假藉聖賢仁義心性的言論，提倡爲見性成佛的教義，説我學直捷，不須藉助修養。於是認爲傳注是支離，經書是糟粕，親身實踐是迂腐，綱紀法度是桎梏。不守禮法，反道亂德，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望命令有關部門明文禁止，因而顯出教化的作用。"詔旨依從了他的話。

贊曰：古者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即宰相之任也。後代政柄始分，至明中葉，旁撓者衆矣。嚴清諸人，清公素履，秉正無虧，彼豈以進退得失動其心哉。孫丕揚創掣籤法，雖不能辨材任官，要之無任心營私之弊，苟非其人，毋寧任法之爲愈乎！蓋與時宜之，未可援古義以相難也。

贊曰：古代冢宰統率百官，管理四海，就是宰相的責任。後代權力開始分散，到了明朝中葉，側旁阻撓的多了。嚴清這些人，清廉公正而恪守本分，秉持正道而没有欠缺，他們難道因進退得失而動摇心願了。孫丕揚創立了掣籤法，雖然不能辨别人才來委任官職，總之没有任意營私的弊病，如果不是適當的人，不如依靠法更加好麽！這是和時勢相適宜的，就不可以援引古代的道理來駁難啊。

明史卷二百二十五

列傳第一百十三

張瀚　王國光　梁夢龍　楊巍　李戴　趙煥　鄭繼之

張瀚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改大名。俺答圍京師，詔遣兵部郎中徵畿輔民兵入衛。瀚立閱户籍，三十丁簡一人，而以二十九人供其餉，得八百人。馳至真定，請使者閱兵，使者稱其才。累遷陝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甫半歲，入爲大理卿。進刑部右侍郎，俄改兵部，總督漕運。

張瀚，字子文，仁和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任南京工部主事。歷任廬州知府，調任大名。俺答圍攻京城，詔命派遣兵部郎中徵集京城附近民兵入城保衛。張瀚立即檢閱户籍，三十個男人中挑選一人，而讓二十九人供應他的糧餉，得到八百人。趕到真定，請使者檢閱士兵，使者稱贊他的才能。積功升任陝西左布政使，擢升爲右副都御史，任這地方的巡撫。纔半年，調入朝廷爲大理卿。升爲刑部右侍郎，不久調兵部，總督内河糧食運輸。

隆慶元年改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各設巡撫官，事不關督府。瀚請如三邊例，乃悉聽節制。大盗曾一本寇掠廣州，詔切責瀚，停總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軍迎擊大破之，賚銀幣。已，復犯廣東，陷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雷瓊參將耿宗元，與賊合。廷議鐫瀚一秩調用。已而成大破賊，獲雲翔。詔還瀚秩，即家俟召。再撫陝西。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工部尚書。

隆慶元年調任總督兩廣軍務。當時兩廣各設置巡撫官，職務和總督衙門無關。張瀚建議依照三邊的先例，纔全部聽從節制。大盜曾一本侵掠廣州，詔令嚴厲地責備張瀚，停止總兵官俞大猷、郭成的俸禄。不久，曾一本飄海侵犯福建，官軍迎擊而大敗他們，賞賜銀兩禮品。不久，又侵犯廣東，陷落碣石衛，叛將周雲翔等殺死雷瓊的參將耿宗元，和盜賊聚合。朝廷議定降張瀚一級調用。不久郭成大敗盜賊，俘獲了周雲翔。詔令恢復張瀚的級别，就在家裏等待召用。第二次任陝西巡撫。升爲南京右都御史，隨着調爲工部尚書。

萬曆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召瀚代之。秩滿，加太子少保。時廷推吏部尚書，首左都御史葛守禮，次工部尚書朱衡，次瀚。居正惡守禮戇，厭衡驕，故特拔瀚。瀚資望淺，忽見

萬曆元年，吏部尚書楊博罷職，召調張瀚代替他。任職期滿，加銜太子少保。當時朝廷官員推舉吏部尚書，首先是左都御史葛守禮，其次是工部尚書朱衡，再次是張瀚。張居正憎恨葛守禮迂愚而剛直，厭惡朱衡驕傲，所以特地提拔張

擢，舉朝益趨事居正，而瀚進退大臣率奉居正指。即出己意，輿論多不協。以是爲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劾。居正顧之厚，不納也。御史劉臺劾居正，因論瀚撫陝狼籍又唯諾居正狀。

瀚。張瀚的資歷淺，忽然被提拔，朝廷官員更加奉承逢迎張居正，而張瀚升降大臣大都迎合張居正的意思。如果出於自己的意見，輿論大多不支持。因此被御史鄭準、王希元所彈劾。張居正優厚地關照張瀚，不收受他們的奏章。御史劉臺彈劾張居正，乘便論列張瀚任陝西巡撫聲名狼藉而對張居正又唯唯諾諾的狀況。

比居正遭喪，謀奪情，瀚心非之。中旨令瀚諭留居正，居正又自爲牘，風瀚屬吏，以覆旨請。瀚佯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關吏部"。居正復令客説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人臣禮。廷臣惴恐，交章留居正，瀚獨不與，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怒。嗾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摭他事劾之，勒致仕歸。居正歿，帝頗念瀚。詔有司給月廩，年及八十，特賜存問。卒，贈太子少保，謚恭懿。

到了張居正逢上喪事，圖謀不守喪而任官，張瀚心裏反對他。宮中傳旨命張瀚勸留張居正，張居正又自己寫了信札，暗示張瀚部下吏員，要張瀚回覆皇上旨意。張瀚假裝不明白，說："執政大臣奔喪，應該給以特殊恩典，是禮部的事，跟吏部有什麽關係。"張居正又讓門客去勸説他，不被動摇，於是傳出諭旨責備張瀚長時間不接受皇帝命令，没有人臣應具的禮節。朝廷臣子憂懼害怕，一個接一個上奏章挽留張居正，張瀚獨不參與，捫胸長嘆道："三綱淪亡了！"張居正發怒。唆使給事中王道成、御史謝思啓收集一些其他的事彈劾他，命令退休回鄉。張居正死，皇帝很思念張瀚。命令有關部門每月供給糧食，年紀到了八十，特别賞賜派人慰問。死，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恭懿。

王國光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吴江知縣。鄰邑有疑獄來質，訊輒得情。調儀封，擢兵部主事。改吏部，歷文選郎中。屢遷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謝病去。

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任命爲吴江知縣。鄰縣有疑案來詢問，經審問後就得出實情。調任儀封知縣，升爲兵部主事。調吏部，歷任文選郎中。積功升任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托病辭職而去。

隆慶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書。未上，改户部，再督倉場。神宗即位，還理部事。時簿牒繁冗，自州縣達部，有繕書、輸解、交納諸費，公私苦之。國光疏請裁并，去繁文十三四，時稱簡便。户部十三司，自弘治來，以公署隘，惟郎中一人治事，員外郎、主事止除官日一赴而已。郎中力不給，則委之吏胥，弊益滋。國光盡令入署，職務得修舉。邊餉告匱，而諸邊歲出及屯田、鹽課

隆慶四年起用爲刑部左侍郎，拜爲南京刑部尚書。尚未上任，調户部，第二次總督倉場。神宗即位，回去掌管部裏的工作。當時簿册公文繁雜，從州縣到部，有抄寫、輸送、交納各種花費，官家和私人都難忍受。王國光上奏章建議裁減合并，去掉煩瑣環節十分之三四，當時稱贊簡單方便。户部十三司，從弘治以來，由於官署狹小，衹有郎中一個人辦事，員外郎、主事衹是任命官職那天去一趟罷了。郎中人力不够，就交托給吏胥，弊病更加滋生。王國光全部令他們進入官署，工作得到處理和施行。邊餉匱乏，而各邊

無可稽。國光請敕邊臣核實，且畫經久策以聞。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條上其數，耗蠹爲損。

地每年的支出以及屯田、鹽税却没法查核。王國光建議命令邊臣核實，并且訂出長久的計劃報告朝廷。甘肅巡撫廖逢節等各分條報上他們的數目，耗費損害就減少了。

萬曆元年奏言："國初，天下州縣存留夏税秋糧可一千二百萬石。其時議主寬大，歲用外，計羸銀百萬有餘。使有司歲徵無缺，則州縣積貯自豐，水旱盗賊不能爲災患。今一遘兵荒，輒留京儲，發内帑。由有司視存留甚緩，苟事催科則謂擾民，弊遂至此。請行天下撫按官，督所司具報出入、存留、逋負之數，臣部得通融會計，以其餘濟邊。有司催徵不力者，悉以新令從事。"制可。京軍支糧通州者，候伺甚艱。國光請遣部郎一人司之，名坐糧廳。投牒驗發，無過三日，諸軍便之。天下錢穀散隸諸司，國光請歸并責成：畿輔府州縣歸福建司，南畿歸四川司，鹽課歸山東司，關税歸貴州司，淮、徐、臨、德諸倉歸雲南司，御馬、象房及二十四馬房芻料歸廣西司。遂爲定制。

萬曆元年上奏説："建國初年，國内各州縣存留的夏税秋糧大約一千二百萬石。當時意見主張寬大，每年開支外，計剩餘銀子一百萬多。如果官吏每年徵收没有缺額，那麽州縣積貯自然豐裕，水旱盗賊不能成爲災害。如今一遇上兵荒，就留住京城的儲糧，發放内庫的資財。由於官吏察看存留十分緩慢，如果着手催索賦税就認爲擾亂百姓，弊病竟到了這地步。建議傳令國内撫按官，督促主管的官吏都報告出入、存留、逃欠的數額，臣部可以變通財務合計，將那盈餘的濟助邊地。官吏催徵賦税不盡力的，全部按新命令處置。"皇帝同意。京城軍隊由通州支援糧食的，等候十分艱難。王國光建議派部郎一人主管這件事，稱爲坐糧廳。送進公文檢驗後就發放，没有超過三天的，各軍感到方便。國内錢財糧食分散隸屬各官署，王國光建議歸并負責辦理：京城附近府州縣歸福建官署，南畿歸四川官署，鹽課歸山東官署，關税歸貴州官署，淮、徐、臨、德各倉歸雲南官署，御馬、象房以及二十四馬房草料歸廣西官署。於是就成爲固定的制度。

三年，京察拾遺。國光爲南京給事、御史所劾。再疏乞罷，帝特留之。明年復固以請，乃詔乘傳歸。瀕行，以所輯條例名《萬曆會計録》上之。帝嘉其留心國計，令户部訂正。及書成，詔褒諭焉。

萬曆三年，考察京官和拾遺。王國光被南京給事、御史彈劾。他兩次上疏乞求免職，皇帝特意挽留他。第二年又堅持請求，於是詔令利用驛車回鄉。臨行，將所輯的條例名爲《萬曆會計録》呈上去。皇帝稱贊他留心國家大事，命令户部訂正。到書完成時，皇帝命發給他褒獎的諭旨。

五年冬，吏部尚書張瀚罷，起國光代。陳采實政、别繁簡、責守令、恤卑官、罷加納數事，皆允行。尋以考績，加太子太保。八年當考察外吏，請毋限日期。詔許之，且命詿誤者聽從公辯雪。明年大計京朝官，徇張居正意，置吴中行等五人於察籍。

萬曆五年冬天，吏部尚書張瀚罷職，起用王國光代替張瀚。他陳述采取實政、分别繁簡、加强守令的責任、體恤低級官吏、停止增加納賦幾項意見，都允許施行。不久根據考核成績，加銜太子太保。萬曆八年正值考察地方官吏，建議不要限定日期。詔令許可他，同時命令因案件牽連而受處罰的聽憑公正辯雪。第二年考核京城朝廷中的官吏，依從了張居正的意思，將吴中行等五

人列入考察不合格的名册。

國光有才智。初掌邦計，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於初。給事中商尚忠論國光銓選私所親，而給事中張世則出爲河南僉事，憾國光，劾其鬻官黷貨。國光再奏辯，帝再慰留，責世則挾私，貶儀真丞。及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帝遂怒，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王國光有才智。最初掌握國家財政開支，在許多事上都提出建議。到這時候受到閣臣的牽制，聲名比當初減低。給事中商尚忠論列王國光選拔人才對親近的人講私情，而給事中張世則外放爲河南僉事，恨王國光，彈劾他賣官貪財。王國光兩次上奏申辯，皇帝兩次安慰挽留，責罰張世則懷着私怨，貶謫爲儀真丞。到張居正死去，御史楊寅秋彈劾王國光六條罪。皇帝於是發怒，削去他的官職閑住。不久，想到他的功勞，命令恢復官職退休。

梁夢龍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首劾吏部尚書李默。帝方顧默厚，不問。出核陝西軍儲。劾故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廢斥有差。

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調爲庶吉士。授官兵科給事中，首先彈劾吏部尚書李默。皇帝正深愛惜李默，不追究。出京查核陝西的軍隊儲積。彈劾前延綏巡撫王輪、督糧郎中陳燦等，分别被削職貶謫。

歷吏科都給事中。帝怒禮部尚書吴山，夢龍惡獨劾山得罪清議，乃并吏部尚書吴鵬劾罷之。嘗上疏，言："相臣賢否，關治道污隆。請毋拘資格，敕在廷公舉名德宿望之臣，以光聖治。"帝疑諸臣私有所推引，責令陳狀。夢龍惶恐謝罪，乃奪俸。擢順天府丞。坐京察拾遺，出爲河南副使。河决沛縣，尚書朱衡議開徐、邳新河，夢龍董其役。三遷河南右布政使。

歷任吏科都給事中。皇帝譴責禮部尚書吴山，梁夢龍顧忌衹是彈劾吴山會得罪社會輿論，於是就同時彈劾吏部尚書吴鵬而罷去他的官。曾經上奏章，進言："宰相大臣賢或不賢，關係到國家治理的興盛衰落。建議不要拘泥於資格，命令在朝廷上公推一向德高望重的臣子，光大聖上治政的業績。"皇帝懷疑各臣子因私情有所推舉引薦的，責令陳述被舉薦人的任官情況和業績。夢龍惶恐地認罪，於是被削去了俸禄。升爲順天府丞。因考核京官糾正過失，外放爲河南副使。黄河在沛縣决口，尚書朱衡主張開鑿徐、邳新河，梁夢龍主持這項工程。多次升遷任河南右布政使。

隆慶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秋，河决宿遷，覆漕糧八百艘。朝議通海運，以屬夢龍。夢龍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艇往來其間。自膠州至海倉，島人及商賈亦時出入。臣等因遣人自淮安轉粟二千石，自膠州轉麥千五百石，入海達天津，以試海

隆慶四年升爲右僉都御史，任山東巡撫。這年秋天，黄河在宿遷决口，翻了運糧船八百艘。朝廷議論主張溝通海上運輸，將這事托付梁夢龍。梁夢龍進言："海路南面從淮安到膠州，北面從天津到海倉，各有商船在那中間往來。從膠州到海倉，海島上的人以及做生意的人也時常出入。臣等因此派人從淮安轉運穀子二千石，從膠州轉運麥子一千五百石，入海到達天津，試驗海

道，無不利者。由淮安至天津，大要兩旬可達。歲五月以前，風勢柔順，揚帆尤便。況舟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苟船非朽敝，按占候以行，自可無虞。較元人殷明略故道，安便尤甚。丘濬所稱‘傍海通運’，即此是也。請以河爲正運，海爲備運。萬一河未易通，則海運可濟，而河亦得悉心疏浚，以圖經久。又海防綦重，沿海衛所玩愒歲久，不加繕飭，識者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國計，兼於軍事有補。”章下户部。部議海運久廢，猝難盡復，請令漕司量撥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以達天津。工部給銀，爲海艘經費。報可。已而海運卒不行，事具《王宗沐傳》。明年冬，遷右副都御史，移撫河南。

路，没有不便利的。由淮安到天津，大約二十天可以到達。每年五月以前，風勢柔和順暢，高張船帆更是方便。況且船經過近洋，洋中島嶼彼此相接，遇上大風可以依靠。如果船不是破舊的，按照天象變化選擇的好日子行駛，自然可以没有什麽憂慮。跟元人殷明略原來的海路比較，更是安全便利得多。丘濬所講的‘傍海通運’，就是這呀。建議將河運作爲正運，海運作爲備運。萬一河運不容易通暢，那麽海運就可以救助，而河道也得到盡心疏浚，做久遠打算。又海防十分重要，沿海的衛所荒廢年久，不加以整修，有見識的人預有憂慮。如今實行海運而同時治理河防，不衹實足有益於國家的經濟，而且對於軍事也有補助。”奏章下到户部。户部意見認爲海運久已荒廢，一時難以完全恢復，建議讓漕運部門根據情況撥糧十二萬石，從淮入海到達天津。工部撥給銀子，作爲海船的經費。批覆同意。不久海運終於不能實行，事情都記述在《王宗沐傳》裏。第二年冬天，升爲右副都御史，調任河南巡撫。

神宗初，張居正當國。夢龍其門下士，特愛之，召爲户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出賚遼東有功將士。五年以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李成梁大破土蠻於長定堡，帝爲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官夢龍一子。已，給事中光懋言：“此乃保塞内屬之部，游擊陶承譽假犒賚掩襲之，請坐以殺降罪。”兵部尚書方逢時曲爲解，夢龍等亦辭免恩蔭。及土蠻三萬騎入東昌堡，成梁擊敗之。寧前復警，夢龍親率勁卒三千出山海關爲成梁聲援，分遣兩參將遮擊，復移繼光駐一片石邀之，敵引去。前後奏永奠堡、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諸捷，累賜敕獎勵，就加兵部尚書。以修築黄花鎮、古北口邊墻，加太子少保，再蔭子至錦衣世千户。召入掌部務，疏陳軍政

神宗初年，張居正掌握國家大權。梁夢龍是他的門生，張居正特别眷愛他，召他爲户部右侍郎。不久調兵部，出京賞賜遼東有功將士。萬曆五年由兵部左侍郎升爲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的軍務。李成梁在長定堡大敗土蠻，皇帝祭告宗廟宣揚勝利，大範圍施行賞賜，給梁夢龍一個兒子官職。事後，給事中光懋進言：“這是邊境上來投降的部分，游擊陶承譽藉犒賞偷襲他們，建議以殺降罪處罰。”兵部尚書方逢時偏心替他解釋，梁夢龍等也辭免了恩蔭。到了土蠻三萬騎進入東昌堡，李成梁打敗了他們。寧前又發生警報，梁夢龍親自率領精兵三千出山海關作爲李成梁的聲援，分派兩參將阻擊，又調戚繼光駐扎一片石攔截，敵人退去。前後上奏永奠堡、丁字泊、馬蘭峪、養善木、紅土城、寬奠、廣寧右屯、錦、義、大寧堡各次勝利，多次賜下命令獎勵，隨着升任兵部尚書。由於修築黄花鎮、古北口邊境的城墻，加銜太子少保，第二次蔭子到錦衣世千户。召入掌管部務，上疏陳述軍政四項意見。不久登録防守邊境的功勞，加銜太子太保。

四事。尋録防邊功，加太子太保。

十年六月，居正歿，吏部尚書王國光劾罷，夢龍代其位。逾月，御史江東之劾夢龍浼徐爵賄保得吏部，以孫女聘保弟爲子婦，御史鄧鍊、趙楷復劾之，遂令致仕。家居十九年卒。天啓中，趙南星訟其邊功，贈少保。崇禎末，追謚貞敏。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死，吏部尚書王國光被彈劾罷職，梁夢龍接替他的位置。過了一個月，御史江東之彈劾梁夢龍請托徐爵賄賂馮保得到吏部，將孫女嫁給馮保的弟弟做媳婦，御史鄧鍊、趙楷又彈劾他，於是就被命令退休。在家閑居十九年死去。天啓年間，趙南星申辯他邊防的功勞，贈銜少保。崇禎末年，追贈謚號貞敏。

楊巍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武進知縣。擢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遷大理卿，巍言："東南倭患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夤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怒，停選司俸，還褒善故官。

楊巍，字伯謙，海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官武進知縣。升任兵科給事中。操江僉都御史史褒善已升任大理卿，楊巍進言："東南倭寇的禍害正嚴重，參贊、巡撫都問了罪，衹有史褒善僥幸免罪，又靠巴結而美美地升遷，建議連吏部一起懲治。"皇帝發怒，停止選官的俸禄，恢復史褒善做原來的官。

巍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已，遷參議，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將馬芳擊斬其部長，賚銀幣。尋爲陽和兵備副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録搗巢功，進秩二級。逾年，以養母歸。歸二年，召起巡撫陝西。增補屯戍軍伍，清還屯地之奪於藩府者。隆慶初，進右副都御史，移撫山西。所部驛遞銀歲徵五十四萬，巍請減四之一。修築沿邊城堡，檄散大盗李九經黨。復乞養母去。

楊巍觸犯了吏部以後，就被外放爲山西僉事。隨後，調任參議，分守宣府。賊寇入侵，和副將馬芳一起迎擊而斬殺了他們部的首領，賞賜給銀兩和禮品。不久任陽和兵備副使。升爲右僉都御史，任宣府巡撫。登録攻擊巢穴的功績，升官階二級。過了一年，因奉養母親而辭職回去。回去二年，召調起用爲陝西巡撫。增補屯戍的軍隊，清理歸還被藩府奪取去的屯地。隆慶初年，升爲右副都御史，調任山西巡撫。所管轄的驛站傳遞銀兩每年徵收五十四萬，楊巍建議減去四分之一。修築沿邊境的城堡，發文書瓦解了大盜李九經的黨羽。又乞求奉養母親而回去。

神宗立，起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改吏部，進左，又以終養歸。母年逾百歲卒。十年起南京户部尚書，旋召爲工部尚書。有詔營建行宫，近功德寺。巍争之，乃止。明年改户部，遷吏部尚書。明制，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閣不得侵。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内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至是，申時行當國。巍素厲清操，有時望，然年耄骩骳，多聽其指揮。御史丁此

神宗即位，起用爲兵部右侍郎。萬曆二年調吏部，升爲左侍郎，又用歸養母親的理由辭官回去。母親年過一百歲去世。萬曆十年起用爲南京户部尚書，接着召爲工部尚書。皇帝有命令營建行宫，接近功德寺。楊巍諫諍這件事，纔停止了。第二年調户部，升爲吏部尚書。明代制度，六部分管天下的事，内閣不得侵權。到了嚴嵩，開始暗中削弱部的權力。到了張居正時候，部的權力完全歸到内閣，畏畏縮縮地請示事情就像下屬官吏一樣，祖宗的制度由此改變。到這時候，申時行掌握國家大權。楊巍一向以清白的志行自

呂論科場事，時行及余有丁、許國輩皆惡之。巍論謫此呂，爲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所攻，與時行俱乞罷。帝從諸大臣請，慰留巍等而戒諭言者，巍乃起復視事。

勉，有一時的聲望，然而年老糊塗，多聽從申時行的指揮。御史丁此呂論列科場的事，申時行和余有丁、許國這些人都恨他。楊巍論列貶謫丁此呂，被御史江東之、李植等攻擊，於是就和申時行都乞求罷職。皇帝依從了各大臣的請求，挽留楊巍等而勸誡進言的人，楊巍於是重新上班處理政務。

當居正初敗，言路張甚，帝亦心疑諸大臣朋比，欲言官摘發之以杜壅蔽。諸大臣懼見攻，政府與銓部陰相倚以制言路。先是，九年京察，張居正令吏部盡除異己者。十五年復當大計。都御史辛自修欲大有所澄汰，巍徇政府指持之。出身進士者，貶黜僅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無一焉。賢否混淆，群情失望。十七年夏，帝久不視朝，中外疑帝以張鯨不用故托疾。巍率同列請以秋日御殿。至十月，巍等復請。帝不悦，責以沽名。

張居正剛剛敗落，言官們十分囂張，皇帝也心裏懷疑各大臣結成幫派，希望言官揭發他們以杜絶壅塞蒙蔽。各大臣害怕被抨擊，内閣和吏部暗中相互配合來控制言官們。在這以前，萬曆九年考核京官，張居正讓吏部全部斥逐了不贊同自己的人。萬曆十五年又逢上考核京官。都御史辛自修打算大規模淘汰京官，楊巍依從内閣的指使而支持他。出身進士的，被貶黜的近三十三人，而翰林、吏部、給事、御史却没有一個。好壞混淆，人們的心情失望。萬曆十七年夏天，皇帝長久不上朝，宫廷内外疑心皇帝由於張鯨没有被用的缘故而托病。楊巍率領同僚請求皇帝在秋天上朝。到了十月，楊巍等又請求。皇帝不高興，指責他們沽名釣譽。

巍初揚歷中外，甚有聲。及秉銓，素望大損。然有清操，性長厚，不爲刻核行。明年以年幾八十，屢疏乞歸。詔乘傳、給廪隸如故事。歸十五年，年九十二而卒。贈少保。

楊巍剛在中央和地方做官，很有名聲。到了掌管吏部，原有的聲望大大減損。然而他有清白的志行，性格寬厚，不做苛刻的舉動。第二年因年齡將近八十，多次上疏請求辭官回去。詔令乘坐驛車回家、供應米糧僕役如舊例。回家十五年，年齡九十二而去世。贈銜少保。

李戴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除興化知縣，有惠政。擢户科給事中。廣東以軍興故，增民間税。至萬曆初亂定，戴奏正之。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陝西右參政，進按察使。張居正尚名法，四方大吏承風刻核，戴獨行之以寬。由山西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歲凶，累請蠲振。入爲刑部侍郎。累進南京户部尚書，召拜工部尚書。以繼母憂去。

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隆慶二年進士。任興化知縣，有仁政。升爲户科給事中。廣東因發生戰事的缘故，增加民間賦税。到萬曆初年戰亂平定了，李戴上奏而糾正它。積功升遷爲禮科都給事中。外放爲陝西右參政，升爲按察使。張居正崇尚名法，各地大官承受這種作風施政苛刻，李戴獨施政寬厚。由山西左布政使升爲右副都御史，任山東巡撫。荒年，多次請求蠲免賦税，賑濟百姓。調入朝廷任刑部侍郎。積功升爲南京户部尚書，召拜爲工部尚書。因繼母的喪事而去職。

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廷推代者七人，戴居末，帝特擢用之。當是時，趙志皋、沈一貫輔政，雖不敢撓部權，然大僚缺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咸得自舉聽上裁，而吏部諸曹郎亦由九卿推舉，尚書不得自擇其屬，在外府佐及州縣正、佐官則盡用掣簽法，部權日輕。戴視事，謹守新令，幸無罪而已。

萬曆二十六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罷官。朝廷大臣推舉接替的七人，李戴居末名，皇帝特別擢用他。當這個時候，趙志皋、沈一貫輔政，雖然不敢削弱部的權力，然而大官缺人，九卿和科道掌印的都可自己推舉由皇上裁定，而吏部各曹郎也由九卿推舉，尚書不能自己選擇他的屬官，在外的府的輔佐官以及州縣的正官、輔佐官完全用掣簽法，部的權力一天天減輕。李戴上任，謹慎地遵守新的法令，希望無罪罷了。

明年，京察。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嘗以言事忤當路，咸置察中，時議頗不直戴。而是時國本未定，皇長子冠婚久稽，戴每倡廷臣直諫。及礦稅害劇，戴率九卿言："陳增開礦山東，知縣吴宗堯逮。李道抽分湖口，知府吴寶秀等又逮。天下爲增、道者何限，有司安所措手足。且今水旱頻仍，田里蕭耗，重以東征增兵益餉，而西事又見告矣。民不聊生，奸宄方竊發，奈何反爲發其機，速其變哉！"不報。

第二年，考察京官。編修劉綱、中書舍人丁元薦、南京評事龍起雷曾經因上疏言事而觸犯了執政者，都被列入考察不合格的對象，當時的輿論很看不起李戴。而這時候太子没有確定，皇長子的冠婚禮長久地拖延下來，李戴常常發起朝廷上的臣子直言諫諍。到了礦稅的禍害嚴重，李戴率領九卿進言："陳增在山東開礦，知縣吴宗堯逮捕。李道在湖口收取厘金，知府吴寶秀等又逮捕。國内像陳增、李道這樣的人没法計算，做官的不知怎麽辦纔好。况且如今水旱災接連，農村蕭條零落，加上東征增補兵丁和糧餉，而西面邊防又告警了。老百姓没法生活下去，壞人正在暗中發事，爲什麽反而替他們開動機關，加速他們變亂呢！"没有答覆。

山西稅使張忠奏調夏縣知縣韓薰簡僻。戴以内官不當擅舉刺，疏争之。湖廣陳奉屢奏逮有司，戴等又極論，且言："奉及遼東高淮擅募勁卒横民間，尤不可不問。"帝亦弗聽。已，復偕同列言："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殣相望，巡撫汪應蛟所奏饑民十八萬人。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采榷之害又生。不論礦稅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幾，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稅'，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説，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

山西稅使張忠上奏調夏縣知縣韓薰去人少僻遠之地任職。李戴認爲宦官不應當自作主張提拔或黜責官吏，上疏諫諍。湖廣陳奉多次上奏逮捕有關官吏，李戴等又透徹地論述陳奉的事，并且進言："陳奉和遼東高淮擅自招募勁卒横行民間，更加不可不追究。"皇帝也不聽。不久，又和同僚一起進言："自從去年夏天六月不下雨到現在，路上餓死的人到處可見，巡撫汪應蛟上奏飢民有十八萬人。加上由於多次遇上敵寇侵犯的危急情况，屢次發動征討的軍隊，按丁口增調，依據田畝加租，賦税的數額跟二十年前相比不祇一倍了。創傷没有恢復，而徵收專利的害處又發生。不論礦税有没有，一概從老百姓那兒硬性收取，這是什麽道理啊。天下有錢人家没有多少，奸人任意幹壞事没有止境。指着那房屋而恐嚇他們説'那裏有礦'，那麽這人家立即破産了；'他

亂也。湖廣激變已數告，而近日武昌尤甚。此輩寧不愛性命哉？變亦死，不變亦死，與其吞聲獨死，毋寧與仇家俱糜。故一發不可遏耳。陛下可視爲細故耶？”亦不報。

們漏税’，那麽這些人的口袋立即一絲不剩了。拿着没有法子追究的主張，使用没有什麽顧忌的人員，老實無知的小百姓，怎麽能不窘迫而變亂呢。湖廣激起百姓變亂的情况已經多次報告了，而近日武昌格外嚴重。這些人難道不愛惜性命嗎？變亂也死，不變亂也死，與其忍氣吞聲獨自去死，不如和仇人一起碎爛。所以一發就不能阻止。陛下能將這看成小事故嗎？”也没有批覆。

三十年二月，帝有疾，詔罷礦税、釋繫囚、録建言譴謫諸臣。越日，帝稍愈，命礦税采榷如故。戴率同官力諫。時釋罪、起廢二事，猶令閣臣議行，戴即欲疏名上請，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謂釋罪必當奏聞。方具疏上，太僕卿南企仲以二事久稽，劾戴等不能將順。帝怒，并停前詔。戴引罪求罷，帝不許。自是請起廢者再，率九卿乞停礦税者四，皆不省。稽勛郎中趙邦清素剛介，爲給事中張鳳翔所劾，疑出文選郎中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意，辨疏侵之。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交章劾邦清。邦清憤，盡發光祚、執躬私事。光祚亦騰疏力攻，部中大哄，戴無所裁抑。御史左宗郢、李培遂劾戴表率無狀，戴引疾乞去。帝諭留，爲貶邦清三秩，允光祚、執躬歸，群囂乃息。

萬曆三十年二月，皇帝有病，下命令停止礦税、釋放關着的囚犯、録用提建議而被貶謫的朝臣。過了一天，皇帝略微病好一些，命令像原來那樣徵收礦税。李戴率領同僚盡力諫諍。當時釋放罪犯、起用廢置官吏兩件事，尚讓閣臣商議實行，李戴立即想上疏列名單請求，而刑部尚書蕭大亨認爲釋放罪犯一定要上奏報告。正準備奏章呈上去，太僕卿南企仲因這兩件事長久延擱，彈劾李戴等不能順勢促成。皇帝發怒，同時停止了以前的詔令。李戴認罪請求罷官，皇帝不准許。從此請求起用廢置官吏兩次，率領九卿乞求停止礦税四次，都不省察。稽勛郎中趙邦清一向剛正耿直，被給事中張鳳翔所彈劾，懷疑出自文選郎中鄧光祚、驗封郎中侯執躬的意思，申辯的奏章裏冒犯了他們。御史沈正隆、給事中田大益一起上奏章彈劾趙邦清。趙邦清憤慨，全部揭發了鄧光祚、侯執躬的私事。鄧光祚也飛快上疏竭力抨擊，部裏大鬧起來，李戴没有辦法遏制。御史左宗郢、李培就彈劾李戴没有做好表率，李戴托病乞求辭職。皇帝下命令挽留，爲他貶低趙邦清三級，允許鄧光祚、侯執躬辭官回去，許多人的吵吵鬧鬧纔平息。

明年冬，妖書事起。錦衣官王之禎等與同官周嘉慶有隙，言妖書嘉慶所爲，下詔獄窮治。嘉慶，戴甥也。比會鞫，戴引避。帝聞而惡之。會王士騏通書事發，下部議。士騏奏辨。帝謂士騏不宜辨，責戴不能鉗屬官。戴引罪，而疏紙誤用印，復被譙讓，罪其司屬。戴疏謝，用印如故。帝怒，令致仕，奪郎中以下俸。

第二年冬天，妖書的事發生。錦衣官王之楨等和同僚周嘉慶有仇怨，説妖書是周嘉慶幹的，下到詔獄徹底辦罪。周嘉慶，是李戴的外甥。到了會審，李戴迴避。皇帝聽到後憎恨這件事。遇上王士騏通書的事暴露，下到刑部議罪。王士騏上奏申辯。皇帝認爲王士騏不應當申辯，指責李戴不能管束下屬官吏。李戴認罪，而奏章上却錯用了印，又被指責，辦了他下屬官吏的罪。李戴上疏謝恩，像原來一樣又用錯了印。皇帝發怒，

命令退休，削去郎中以下的俸禄。

戴秉銓六年，温然長者，然聲望出陸光祖諸人下。趙志皋、沈一貫柄政，戴不敢爲異，以是久於其位，而銓政益頹廢矣。卒贈少保。

李戴主持吏部六年，是個温和的長者，然而聲望在陸光祖等人之下。趙志皋、沈一貫掌握大權，李戴不敢有任何異議，因此長久在那位置上，而吏部的選拔官員的事就更加衰敗了。死後贈銜少保。

趙煥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烏程知縣。入爲工部主事，改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遣其黨榷真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擢順天府丞，累遷左僉都御史。

趙煥，字文光，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官烏程知縣。召入爲工部主事，調任御史。萬曆三年，中官張宏請求派遣他的同黨專賣真定木材，趙煥和給事中侯于趙上奏，不依從。張居正遇上父喪，言官一起上奏章請求留任，惟獨趙煥不簽名。升爲順天府丞，積功升任左僉都御史。

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聖度，納忠言，謹嚬笑，信政令，時召大臣商榷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内府者一切報罷，而飭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焉。尋遷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乞假去。起南京右都御史，以親老辭。時煥兄遼東巡撫僉都御史燿亦乞歸養。吏部言二人情同，燿爲長子，且任封疆久，可聽其歸。乃趣煥就職。尋召爲刑部尚書。議日本貢事，力言非策。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并及其黨陳仲登枷赤日中，期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争。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再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皆不赴。家居十六年。召拜刑部尚書，尋兼署兵部。

萬曆十四年三月，因大風天氣陰暗而徵求進言。趙煥建議擴大帝王的法度，采納忠誠的意見，謹慎情感的流露，信守所頒發的政令，時常召集大臣商議治理的法則，挨次舉辦實政，停止在内府的一切弊病，而告誡督撫官員一定要訪求民間疾苦。皇帝贊許而采納了。不久升爲工部右侍郎。調吏部，升爲左侍郎。請假回去。起用爲南京右都御史，用親老作理由辭職。這時趙煥兄遼東巡撫僉都御史趙燿也乞求辭職回去奉養。吏部進言二人的情形相同，趙燿是長子，而且擔任地方上的官吏時間長久，可以聽任他辭職回去。於是催促趙煥就職。不久召爲刑部尚書。商議日本進貢的事，竭力進言收貢品不是好的計策。男子諸龍光揭發報告李如松通倭審問治罪，同時連帶他的同黨陳仲登戴枷在太陽下暴曬，期滿後流放到環境惡劣地區。趙煥認爲盛暑必死，然而二人的罪不應當死，兩次上疏盡力諫諍。觸犯了皇帝，受到指責。又因討論浙江巡按彭應參案件不合皇帝的旨意，就托病辭職回去。再起用爲南京右都御史，隨着調任吏部尚書，都不去赴任。在家閑居十六年。召封爲刑部尚書，不久兼代兵部。

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内閣惟葉向高，杜門者已三月。六卿止

萬曆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職，改代吏部。當時神宗懶於政事，曹署大多空着。内閣衹有葉向高，不上班已經三個月。六卿衹有趙煥一人在

一焕在，又兼署吏部，吏部無復堂上官。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户、禮、工三部各止一侍郎而已。都察院自温純罷去，八年無正官。故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十人，至是皆不過十人。焕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其年八月，遂用焕爲吏部尚書，諸部亦除侍郎四人。既而考選命下，補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路稱盛。

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焕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爲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已，兵部主事卜履吉爲署部事都御史孫瑋所論。焕以履吉罪輕，擬奪俸三月。給事中趙興邦劾焕徇私。焕疏辨，再乞罷。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野者既賜環無期，在朝者復晨星無幾，乃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臣願自今已後共捐成心，憂國事，議論聽之言官，主張聽之當事。使大臣得展布而毋苦言官之掣肘，言官得發舒而毋患當事之摧殘，天下事尚可爲也。"因請諭焕起視事，焕乃出。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時熙、魏雲中於外。三人嘗力攻湯賓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詆焕。焕屢疏訐辯，杜門不出，詔慰起之。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户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焕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爲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焕。焕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

職，又兼任吏部，吏部再沒有主要的官了。兵部尚書李化龍死去，召調王象乾未來，也不任命侍郎。户、禮、工三部各衹有一個侍郎而已。都察院自從温純罷官而去，八年沒有正官。舊例，給事中五十人，御史一百一十人，到這時候都不過十人。趙焕多次上奏章乞求補任，皇帝都不批覆。那年八月，就用趙焕爲吏部尚書，各部也任命了侍郎四人。不久考選的命令下來，補了給事中十七人，御史五十人，言官們稱贊是一次盛舉。

然而這時候幫派已經形成，朝廷内意見對立。趙焕向來有清正的聲望，一下子從民間起用，在朝廷的臣子中本來没有偏向什麽人，却跟東林黨十分不友好。那些攻擊東林黨的人乘空鑽入。所提出的措施，往往和名士的言論不協調，先後被御史李若星、給事中孫振基所彈劾。皇帝都發下褒獎的詔書慰留他。不久，兵部主事卜履吉被代理部事的都御史孫瑋所論列。趙焕認爲卜履吉的罪輕，打算削去他俸禄三個月。給事中趙興邦彈劾趙焕非法照顧私情。趙焕上疏申辯，兩次乞求免職。葉向高進言："如今國家的事情艱難，人才一天比一天少。在野的既没有機會赦還，在朝的又好像早晨的星星没有幾顆，而大小臣子每天仍舊像水火一樣，很不是國家的福分呀。臣希望從今以後一起丢掉成見，擔憂國事，評論聽取言官的，主張聽從執政的。使大臣能够陳述意見而不苦於言官的牽制，言官可以發泄而不必擔心執政的摧殘，天下的事還可以有作爲。"因而建議命令趙焕出來管事，趙焕於是出來。

第二年春天，依照年例外放孫振基和御史王時熙、魏雲中到地方任職。這三人曾經竭力攻擊湯賓尹、熊廷弼，又没有送文書到都察院，於是御史湯兆京遵循舊例諫諍，而且詆毁趙焕。趙焕多次上疏申辯，呆在家中不去衙門，詔書勸慰他出來管事。湯兆京因諫諍没有成功，送上自劾的奏章徑自回去了。他的同僚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以及户部郎中賀烺一起上奏章彈劾趙焕專權，建議將孫振基等調回朝廷當言官。皇帝爲此削奪了這些臣子的俸禄，貶謫賀烺的官職來安慰

待命，帝猶遣諭留。給事中李成名復劾煥伐異黨同，煥遂稱疾篤，堅不起。逾月，乃許乘傳歸。

趙煥。趙煥請求辭職回鄉更加堅决。九月就在宫闕前叩拜，出城等待命令，而皇帝還是派人送諭旨挽留。給事中李成名又彈劾趙煥攻擊異己而偏袒同夥，趙煥就假托病重，堅持不去衙門。過了一個月，於是准許乘坐驛車回鄉。

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去國。時黨人勢成，清流斥逐已盡。齊黨亓詩教勢尤張。以煥爲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不敢異同，由是素望益損。帝終以煥清操委信之。及明年七月，遼東告警，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始遣中官諭之退，而諸軍機要務廢閣如故。煥等復具疏趣之，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宫，稱疾謝却之乎?"帝由是嗛焉。考滿當增秩，寢不報。煥尋卒，恤典不及。光宗立，始賜如制。熹宗初，贈太子太保。

萬曆四十六年，吏部尚書鄭繼之離開朝廷。當時黨人的勢力形成，名士已經全部被斥逐。齊黨亓詩教的勢力格外張大。認爲趙煥是鄉下人而且年老容易控制，竭力舉薦趙煥接替鄭繼之，而趙煥已經七十七歲了。等到上任，一切聽從亓詩教指揮，不敢有不同見解，因此原來的聲望逐漸減損。皇帝始終因趙煥清正的操守而信任他。到了第二年七月，遼東報告情况緊急，趙煥率領朝廷中的臣子到文華門堅持請皇帝臨朝商議政事。到了傍晚，皇帝纔派宦官告訴他們退去，而各種軍機要事却像原來那樣被擱置起來。趙煥等又準備了奏章催促，而且寫上驚人的話說："將來薊門被踐踏，敵人來敲門，陛下能高枕在深宫裏，自稱生病來謝退他們嗎?"皇帝從此恨他。考核期滿應當提升級别，却停下來不批覆。趙煥不久死去，撫恤的規格没有達到。光宗即位，纔按制度賞賜。熹宗初年，贈銜太子太保。

鄭繼之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餘干知縣。遷户部主事，歷郎中。遷寧國知府，進四川副使，以養親歸。服除，久之不出。

鄭繼之，字伯孝，襄陽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任餘干知縣。升爲户部主事，歷任郎中。調爲寧國知府，升任四川副使，因奉養親長辭職回去。守孝期滿，很久不出來任職。

萬曆十九年用給事中陳尚象薦，起官江西，進右參政。召爲太僕少卿，累遷大理卿。東征師罷，吏部尚書李戴議留戍兵萬五千，令朝鮮供億。繼之曰："既留兵，自當轉餉，奈何疲敝屬國。"議者韙之。爲大理九年，擢南京户部尚書，就改吏部。

萬曆十九年由於給事中陳尚象推薦，出任江西的官，升爲右參政。召爲太僕少卿，積功升任大理卿。東征的軍隊回去，吏部尚書李戴主張留下戍兵一萬五千，要朝鮮供應缺乏的給養。鄭繼之説："既然留下戍兵，自當將糧餉轉運過來，爲什麽讓屬國疲敝。"商議的人認爲他的話正確。他任大理卿九年，升爲南京户部尚書，隨着調任吏部。

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罷。時帝雖倦勤，特謹銓部選，久不除代。以繼之有清望，明年二月乃召之代煥。繼之久處散地，無黨援。然是時

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尚書趙煥罷職。當時皇帝雖然厭倦料理政事，但是謹慎對待吏部的人選，長久不任命接替的人。由於鄭繼之有清正的聲望，第二年二月就召他接替趙煥。鄭繼之長期

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横，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産，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耄而憒，遂一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秋以年例出御史宋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於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時定制，科道外遷必會都察院吏科，繼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爲言。大智怒，構於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争，且爲光房等五人稱枉，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亦以失職抗疏劾大智。御史唐世濟則右吏部，詆居相等。居相、瑾怒，交章劾世濟。給事中、御史復助世濟排擊居相。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繼之亦覺其非，不爲辯。

處在閑散的地位，没有黨羽支持。然而這時候言官們掌握權力，齊、楚、浙三派更是横行，大官員的進退也衹能按照他們的喜怒。鄭繼之原是楚地人，習慣楚地人的意見，況且年齡八十多，老而糊塗，就一切聽從幫派裏的人的意思。文選郎中王大智，是鄭繼之所依靠信賴的人。這年秋天按年例外放御史宋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南京給事中張篤敬到地方上，都是些曾經攻擊湯賓尹、熊廷弼的人。當時規定的制度，科道裏的官外調一定要照會都察院、吏科，鄭繼之不讓他們知道。到了考選六科給事中和各道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應當參加考選，而提出的意見却十分推崇于玉立、李三才，於是就被壓抑，調任各部司官。和王大智同任郎中的趙國琦根據這些情形進言。王大智發怒，向鄭繼之誣告而將他斥逐出去。因此御史孫居相、張五典、周起元等援引年例舊事諫諍，而且替張光房等五人喊冤，吏科都給事中李瑾也上疏直言彈劾王大智失職。御史唐世濟却幫助吏部，譴責孫居相等人。孫居相、李瑾發怒，一起上奏章彈劾唐世濟。給事中、御史又幫助唐世濟抨擊孫居相。孫居相再上疏盡力攻擊王大智，王大智於是托病辭職而去。鄭繼之也發覺他不對，不替他辯護。

至明年二月，胡來朝爲文選，出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彦於外，復不咨都察院、吏科。國儒已陪推京卿，法不當出外；孟禎、良彦則素忤黨人，故來朝抑之。繼之不能禁。時居相等已去國，獨瑾再争，詆繼之、來朝甚力。來朝等不能難，其黨思以衆力勝之，於是諸御史群起攻瑾。瑾争之强，疏三上。來朝等亦三疏詆訐，詞頗窮。來朝乃言："年例協贊之旨，實秉國者調停兩袒，非可爲制，乞改前令從事。"帝一無所處分。瑾方奉使，自引去。其秋，給事中梅之焕，御史李若星、張五典年例外轉，所司復不預聞。吏

到了第二年二月，胡來朝任文選郎中，把兵科都給事中張國儒、御史馬孟禎、徐良彦調出京城任官，又不發公文給都察院、吏科。張國儒已經陪推爲京官，按規定不應當外放；馬孟禎、徐良彦一向觸犯了幫派裏的人，所以胡來朝壓抑他們。鄭繼之不能禁止。當時孫居相等已離開朝廷，衹有李瑾再次諫諍，譴責鄭繼之、胡來朝很是用力。胡來朝等不能駁斥，他的黨羽想用大家的力量取勝，於是各御史一齊起來攻擊李瑾。李瑾堅强地和他們争論，奏章上了三次。胡來朝等也三次上奏章譴責攻擊，言詞十分貧乏。胡來朝於是進言："年例、協贊之類的話，實是掌權的調停兩個方面的説法，不可以作爲制度，請求改變以前的命令來辦事。"皇帝一點没有處分。李瑾正奉命出使，自己離開了。這年秋天，給事中

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稍言之，然勢孤竟不能爭也。

梅之煥，御史李若星、張五典按照年例外調，有關部門又不讓知道。吏科韓光裕、御史徐養量不久進言，然而勢力孤單終究不能相爭了。

時縉雲李鋕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亦浙黨所推轂。四十五年大計京官，繼之與鋕司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佐之。所去留悉出紹吉等意，繼之受成而已。一時與黨人異趣者，貶黜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空。

當時縉雲李鋕以刑部尚書兼代都察院，也是浙派所推薦的。萬曆四十五年考核京官，鄭繼之和李鋕主持這件事，考功郎中趙士諤、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協助他們。官吏的去或留全部出於紹吉等人的意思，鄭繼之接受已定的方案罷了。一時跟幫派裏的人不同志趣的，幾乎全部被貶黜了，大官就利用考察中查出過失來中傷他們，好人被一掃而空了。

繼之以篤老累疏乞休，帝輒慰留不允。明年春，稽首闕下，出郊待命。帝聞，命乘傳歸。又數年卒，年九十二。贈少保。

鄭繼之因甚是衰老而多次上疏乞求退休，皇帝總是挽留而不允許。第二年春天，在宫闕下跪拜，出到城郊等待命令。皇帝知道了，命令乘坐驛車回鄉。又過幾年死去，年齡九十二歲。贈銜少保。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皆以才辦稱，楊巍、趙焕、鄭繼之亦負清望，及秉銓政蒙詬議焉。於時政府參懷，言路脅制，固積重難返，然以公滅私之節，諸人蓋不能無愧云。

贊曰：張瀚、王國光、梁夢龍都因有辦事才能聞名，楊巍、趙焕、鄭繼之也享有清正的聲望，到了掌管吏部事務就受到指責批評了。當時執政者共同商議，言官們以威勢强迫，固然是積習很深而難以改變，然而用因公而滅私的氣節來衡量，這些人大約不能内心無愧吧。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十四

海瑞 何以尚　丘橓　吕坤　郭正域

海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宫，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脱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尚書韜子，亦抗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户部主事。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考中鄉試。進入京城，就拜伏在宫闕下呈上《平黎策》，希望開闢道和設置縣，用這辦法平定地方。有識之士贊許他志氣豪壯。代理南平教諭。御史到學宫，下屬官吏都跪在地上謁見，海瑞衹是深深地作一個揖，説："晋見長官應當用下屬的禮節，這廳堂，是師長教育士子的地方，不應當屈身。"升任淳安知縣。穿布袍子和吃糙米飯，讓老僕人種蔬菜自給。總督胡宗憲曾經告訴人説："昨天聽説海知縣替母親祝壽，買了二斤肉了。"胡宗憲的兒子經過淳安，對驛站的官吏發脾氣，將驛站的官吏倒懸挂起來。海瑞説："過去胡公巡察下屬州縣，命令所經過的地方不要有排場。現在他的行裝豐盛，必定不是胡公的兒子。"抄出行李中的錢財數千兩，繳入了府庫，快馬報告胡宗憲，胡宗憲没有理由歸罪他。都御史鄢懋卿巡視部屬經過，供應的東西十分微薄，海瑞直言説地方小不足够容納車馬。鄢懋卿十分憤怒。然而平時聽到過海瑞的名氣，因而收斂了威風離去，但是囑咐巡鹽御史袁淳論列海瑞和慈谿知縣霍與瑕。霍與瑕，是尚書霍韜的兒子，也是耿直不肯巴結鄢懋卿的人。當時海瑞已升任嘉興通判，因此被貶謫爲興國州判官。很久以後，陸光祖任文選郎中，提升海瑞爲户部主事。

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争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

當時世宗在位時間已久，不臨朝，深居在西苑，專心一意地齋戒做法事。督撫大官争着呈送迷信的吉祥之物，禮官就上表祝賀。朝廷中的臣

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

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盗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

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宫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

子自從楊最、楊爵得罪以後，没有敢進言時政的人了。萬曆四十五年二月，海瑞獨上疏説：

臣聽説君主，是天下臣民萬物的主子，他的責任極重大。要想能和他的責任相稱，也衹有將責任寄托臣子，讓他們盡力進言罷了。請准許臣披肝瀝膽，向陛下陳述這些情况。

從前漢文帝是賢明的君主，賈誼尚且痛哭流涕而進言。不是苛刻要求，是由於文帝個性仁恕而近似柔弱，雖然有顧及百姓的美德，却不免鬆懈而失效，這是賈誼最大憂慮的所在。陛下天資英明果斷，超過漢文很遠。然而文帝能够充分發揮他的仁恕的個性，節省費用和愛護百姓，使國内錢多得連串繩都朽壞、糧多得都在倉中陳腐了，幾乎使得刑罰也用不着了。陛下下决心没有多久，就被虚妄的念頭牽引過去，顛倒剛强明智的天性而誤用了。至於認爲升天可以如願，一意修煉成仙；竭盡老百姓的脂膏，濫興土木；二十多年不臨朝，法規紀律鬆懈了。幾年來擴大範圍的一些事例，使得爵位和級别待遇泛濫了。裕、景二王見不到皇上，人們以爲父子的感情淡薄。因猜疑誹謗而誅殺和羞辱臣子，人們以爲君臣關係短淺。樂意西苑而不返回，人們以爲夫婦之間的情愛淺淡。官吏貪贜枉法，胡作非爲，老百姓無法生活，水旱災害時常發生，盗賊四起而且越來越厲害。陛下試想想當今的天下，是什麽樣子啊？

近來嚴嵩罷去相位，世蕃處了死刑，一時略微使人滿意。然而嚴嵩罷去以後就像嚴嵩未做宰相以前而已，世上不是十分清明，與漢文帝相比差遠了。原來天底下的人不滿陛下已經長久了。古代人君有過失，依靠臣子輔佐。如今却修齋設壇做法事，一個接一個進香，還説有什麽仙桃天藥，一樣的口吻上表祝賀。建築宫殿廳堂，掌管土木建築的官署就竭力去籌劃；購買香料和珠寶，掌管財政開支的部門就到處派出差役去訪求。陛

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

下錯誤地提倡，而各臣子錯誤地服從，没有一個人肯向陛下進糾正的話，奉承逢迎到極點了。然而愧心喪氣，退朝下來有背後議論的話，欺君的罪是什麽樣啊！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

天下，是陛下的家。没有人不顧惜自己的家，内外臣子都是爲了奠定陛下的家使像磐石一樣。一意修仙，是陛下的心迷亂了。過於苛刻地决罪，是陛下的感情不公正了。而認爲陛下不顧惜自己的家，是符合人情的嗎？衆臣照顧私情而荒廢了公務，得到一個官職多因欺騙而失敗，多因無所事事而失敗，實在有不足符合陛下的心意的。那些不是這樣的，君心臣心偶然不相一致，就認爲陛下厭惡和輕視臣子，所以拒絶諫諍。拿着一二件不妥當的事，懷疑千百件事都是這樣，使陛下陷於錯誤之中，而心安不覺得奇怪，衆臣的罪大了。《記》説"君上有人懷疑那麽老百姓就迷惑，臣民難明白那麽君主就勞苦"，講的就是這種情形。

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説。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采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

况且陛下的錯誤多啦，其中大的方面在於齋戒做法事。齋戒做法事是爲了謀求長生。自古聖賢留下的教導，修養身心講"恭順地接受正道"，没有聽到有所謂長生的説法。堯、舜、禹、湯、文、武是聖人的頂峰，没有能够永久在世，在他們以下也没見到有方外人士從漢、唐、宋到現在還活着的。陛下從陶仲文那裏接受法術，稱他爲師。陶仲文却已經死了，他不能够長生，陛下爲什麽偏偏去求他。至於仙桃天藥，更是荒謬得很。從前宋真宗在乾祐山得到天書，孫奭説"天怎麽説呢？哪裏有什麽書呀"。桃必定采取後得到，藥必定配製後成功。現今没有原因而取得這兩件物品，這兩件物品有脚能够走的嗎？説"上天賜給的"，有手拿着交給的嗎？這是身邊壞人，僞造荒誕的事來欺騙陛下，而陛下誤信他們，以爲真的這樣，錯了。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

陛下又或許認爲張挂着刑罰獎賞的律令來督責臣子，就有人去分頭治理，天下没有

治，而修真爲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既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户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

不能够太平的，而修仙是没有害處的嗎？太甲説："有主張跟你的想法相反，一定要用正道來評判；有主張順從了你的心願，一定要思索會不會不合正道。"用人而必定要他衹講不跟自己相反的話，這是陛下的想法不正確了。觀察不久前的嚴嵩，有一點不順從陛下的地方麽？從前是同心，現今被殺頭了。梁材既遵循正道而又忠於職守，是陛下認爲違背了自己的人，而他歷任各職都有聲望，在户部做官的至今首先稱贊他。然而衆臣寧可像嚴嵩那樣順從，不像梁材那樣違背聖意，莫非有藉此窺探陛下的意圖，暗中采取迎合或躲避的態度麽？陛下從中能得到什麽好處。

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陛下如果明白齋戒做法事没有益處，一朝幡然悔悟過來，每天臨早朝，和宰相、侍從、言官探討有關天下利害的事，冲洗掉幾十年積累下來的錯誤，將自己安置到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使衆臣子也能够自己清洗掉幾十年來奉承逢迎君主的羞耻，將他們自己安置到皋、夔、伊、傅的行列，天下擔心什麽不能治理，萬事擔心什麽不能整頓。這在於陛下振作一下罷了。放棄這些不做，而迫切地追求得道升天和長生不老，傷精勞神，向捕風捉影、茫茫然不可知的領域裏去探求，臣認爲勞苦了終身，而最終没有什麽成果。現今大臣拿着俸禄而愛好奉承逢迎，小臣害怕得罪而僵着舌頭不説話，臣不勝憤恨。所以冒着死罪，希望盡一點忠心，恭請陛下能够聽取。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黄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痴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

皇帝得到了奏章，很是生氣，扔到地上，回頭對左右的人説："快抓住他，不要讓他逃掉。"宦官黄錦在旁邊説："這個人一向有痴的名號。聽説他上奏章時，自己知道觸犯聖上應當死，買了一口棺材，訣别妻子兒女，在朝廷上待罪，僮僕也已經奔散而没有留下的，這樣子是不會逃跑的。"皇帝沉默不言語。過一會兒又拿起來讀，一天讀了好幾遍，被感動得嘆息，奏章留在司禮監幾個月。曾經説："這人可以和比干比擬，但

徐階議内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户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并獲釋。

是朕不是紂呢。"適逢皇帝有病，煩悶不高興，召集閣臣徐階商議讓位給太子，隨着說："海瑞講的完全對。可是朕如今病了很久，哪裏能處理政事。"又說："朕没有小心愛惜自己，致使被這疾病所困。如果朕能够出去到便殿處理政事，哪裏會受這人辱罵呢?"於是逮捕海瑞下到欽犯監獄，追究主使的人。不久把案件移交刑部，判死刑。案卷送上去，仍舊留置在宫中。户部司務何以尚，揣測皇帝没有殺海瑞的意思，就上疏請求釋放他。皇帝發怒，命令錦衣衛杖打他一百記，拘留入欽犯監獄，日夜拷打審問。過了兩個月，皇帝死，穆宗即位，兩人一起得到釋放。

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宫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絶於地，終夜哭不絶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

皇帝剛死，外面朝廷上許多人尚不知道。提牢主事聽到這情形，認爲海瑞將要被任用，就擺了酒菜款待他。海瑞自己猜測必定被送赴西市受刑，毫無顧忌地大吃大喝，没有眷念。主事趁便貼着他耳朵説："皇帝剛剛逝世，先生現今就可出去受重用了。"海瑞説："真的這樣嗎?"隨即大爲悲慟，將吃喝下去的東西全嘔出來，昏倒在地，整夜哭聲不停。釋放以後，恢復原來的官職。不久調兵部。升任尚寶丞，調任大理寺丞。

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韙其言。

隆慶元年，徐階被御史齊康彈劾，海瑞進言："徐階侍奉先帝，不能够勸止迷信神仙、大興土木的錯誤，害怕帝威而求保住地位，的確也有這樣的事。然而自從掌政以來，爲國事擔憂出力，心地善良而寬容，有值得稱贊之處。齊康却是甘心做别人的鷹犬，撕咬善良的人，他的罪又超過高拱。"人們認爲他的話有道理。

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鋭意興革，請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飆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

歷任兩京左、右通政使。隆慶三年夏天，由右僉都御史任應天十府巡撫。屬下的官吏畏懼他的聲威，貪污的大多辭職而去。有的豪門大族將門漆成朱紅色，聽説海瑞來，改漆成黑色。掌管織造事務的宦官，減去了車馬隨從。海瑞下决心興利除弊，建議疏通吴淞、白茆，將水流通入海，老百姓依靠它而得到了利益。一向痛恨大户人家兼并土地，竭力打擊土豪惡霸，安撫窮苦弱小。貧苦百姓的田地被并入到有錢人家的，一概强力取回給百姓。徐階罷去宰相在鄉裏居住，查問他的家而没有一點寬免。所下命令像暴風一樣

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吴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户部，瑞遂謝病歸。

凌厲，下屬小心翼翼地依照着執行，有權勢的豪强甚至逃到别的州郡去躲避。而壞人也有許多乘機告狀攻擊别人的，世代做官和大户人家時常有被誣陷而受冤屈的。又裁減了驛站系統多餘的經費。士大夫經過他的境内一概不許設宴款待，因此怨言很多。都給事中舒化論列海瑞迂腐固執而不識大體，應當在南京安排他清閑無實權的職位，而皇帝却仍然優詔獎勵海瑞。不久給事中戴鳳翔彈劾海瑞庇護壞人，欺凌官宦人家，沽名而擾亂了政策，於是就調去監督南京糧儲。海瑞任吴地巡撫纔半年。老百姓聽説他將要離去，滿路號哭流淚，家家畫着像祭祀他。將要去任新職，正遇上高拱掌管吏部，一向恨海瑞，就將他的職務歸并到南京户部，海瑞於是就托病辭職回家。

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鷄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説，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鵾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鵾祚俸。

萬曆初年，張居正掌握國家大權，也不高興海瑞，命令巡按御史查察他。御史到山中察看，海瑞擺出鷄和黄米飯相對着吃，住房簡陋，御史嘆息着離去。張居正畏懼海瑞嚴峻剛直，儘管朝廷内外交相推薦，最終不召用。萬曆十二年冬天，張居正已經死了，吏部打算任用海瑞爲左通政使。皇帝很看重海瑞的名氣，給他以前的職務。第二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路上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這時海瑞的年齡已經七十二歲了。上疏進言自己衰老將死，願意比照古人以死進諫的意思，大致説："陛下勵精圖治，而治理和教化没有達到理想，是由於懲治貪官污吏的刑罰太輕了。衆臣子没有人能講出其中的緣由，反而藉口待士有禮的説法，一致掩飾貪官的罪過。如説待士有禮，可是老百姓有什麽罪呢?"於是舉太祖剥下人皮塞進乾草的辦法以及洪武三十年規定的受賄八十貫處絞刑的律令，説現今應當用這些來懲治貪污。其他勸誡時政，話語極爲切中事理。衹有勸皇帝使用酷刑，當時的輿論認爲錯了。御史梅鵾祚彈劾他。皇帝雖然認爲海瑞的話過分了，然而體察他的忠誠，爲此削減了梅鵾祚的俸禄。

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偷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

皇帝多次想召用海瑞，執政者暗中阻礙，於是就任他爲南京右都御史。各司官員一向馬虎懶散，海瑞以身作則來糾正這種作風。有一位御史

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恿，寰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

偶爾招戲班子唱戲，海瑞打算遵照太祖的法令給他杖刑。所屬官員憂懼恐慌，都爲此擔心害怕。提學御史房寰害怕被彈劾而想先發制人，給事中鍾宇淳又加以慫恿，房寰就兩次上疏惡毒地詆毀海瑞。海瑞也多次上奏章乞求退休，皇帝挽留而不允許。十五年，死在官任上。

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篋，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海瑞没有兒子。死時，僉都御史王用汲進入探視，葛布的帳子和破舊的箱子，這狀況是有些窮苦的士子所忍受不了的。因而落淚，湊集了錢替他收殮。老百姓停止做生意。靈柩抬出到江上，白衣白帽送喪的人站滿兩岸，哭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斷。贈銜太子太保，謚號忠介。

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

海瑞生平所治理的學問，以剛强爲主，因此自號剛峰，人們稱他剛峰先生。曾經進言："想天下治理安定，一定要實行井田。不得已而實行限田，又不得已而實行均稅，還能够保存古人傳下來的意思。"所以從做知縣以至巡撫，所到的地方堅决實行清丈土地，公布一條鞭法。他的用意主要在於對老百姓有利，而做起事來不能説没有偏頗的地方。

何以尚

始救瑞者何以尚，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禄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當初救援海瑞的何以尚，是廣西興業人，在家鄉中舉起用。出了監獄，升爲光禄丞。又因彈劾高拱而被貶謫。高拱罷官，出任雷州推官，最終的官職是南京鴻臚卿。

丘橓

丘橓，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

丘橓，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升爲刑科給事中。

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閲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橓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

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迷失道路流竄搶劫，從太平直逼近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着城門不敢出來，經過兩天退去。給事御史彈劾張時徹和守備官員的罪，張時徹也上奏事情經過，言詞裏有許多隱瞞掩蓋。丘橓彈劾他欺騙蒙蔽，張時徹和侍郎陳洙都罷了官。

帝久不視朝，嚴嵩專國柄。橓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敗，橓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

皇帝長久不臨朝，嚴嵩獨自掌握國家大權。丘橓進言掌握大權的臣子不應當一個人擔任，朝廷的綱紀不應當長久地鬆弛，嚴嵩深深地恨他。不久，彈劾嚴嵩的同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污失職，謝淮因此免了官。這一年，嚴嵩

紳等五人，帝爲黜其三。

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

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橓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橓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橓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

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

萬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入朝，陳吏治積弊八事，言：

> 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污，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
>
> 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竿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
>
> 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

倒臺，丘橓彈劾由嚴嵩擢拔的順天巡撫徐紳等五個人，皇帝因而罷黜了其中的三人。

升任兵科都給事中。彈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都由賄賂升官，魏大經交付司法官吏審訊，陳王謨革了職。不久，又彈劾罷去了浙江總兵官盧鏜。

賊寇進犯通州，總督楊選因而被逮捕。到了賊寇退去，丘橓和他的同僚一起陳述善後事宜，指責邊防上的弊病。皇帝認爲丘橓没有早彈劾楊選，罰杖刑六十，革職爲民，其餘的貶謫邊遠地方擔任雜職。丘橓回鄉，破舊衣服一箱，圖書一捆罷了。

隆慶初年，起用在禮科任職，不到任。不久提升爲南京太常少卿，升任大理少卿。因病免職。神宗即位，言官一齊推薦。張居正恨他，不召用。

萬曆十一年秋天起用爲右通政使。未上任，升爲左副都御史，坐着一輛簡陋的車子上路。入朝以後，上奏官吏治事多年來的弊病八方面，説：

> 臣離開朝廷十多年，讀書人的風氣逐漸敗壞，官吏治事轉向貪贜，到處蕭條，一天比一天嚴重。這不是國家的氣運必然如此，而是由於風教綱紀不振興的緣故。例如京官按規定年限進行考核，河南道照例給他們寫上稱職。地方官送上履歷資料，撫按官一概給他們保留。拿朝廷甄别的制度，作爲臣子們交易的資本。敢營私而不敢盡心執行法紀，壞人没有人去懲罰，好人又哪裏有人鼓勵。這是考核政績多年下來的弊病，是第一方面。
>
> 御史巡察地方，尚没有離開京城，而暗中囑托的姓名，已經充滿了私下的信札。纔到了管轄地區，而請托事情的信件，又充滿了衙門和住所。以執法官的威嚴，却束手低眉，聽憑人家頤指氣使。這是請托多年下來的弊病，是第二方面。
>
> 撫按審定監察官的評語，必定委托給

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

官吏。官吏却不顧是非，多加了好的評語，監察官一邊感恩一邊害怕。彼此交結，上下的名分一點也没有了。他們考核知府縣令，也是這樣。這是察訪多年下來的弊病，是第三方面。

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

貪污受賄成了風氣，老百姓生活在極端困苦的境況，而所彈劾被罷了官的大都是力量單薄軟弱的一些人。如果是百隻脚的蟲，增添了羽翼的老虎，即使貪贓的臭名已經十分糟糕，還是會列上被薦舉的公函。對小吏嚴而對大官寬，對離任的詳審而對現任的粗略。這是檢舉彈劾多年下來的弊病，是第四方面。

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厘。此提問之積弊，五也。

懲治貪污的方法在於傳訊審問。然而豺狼被遺漏，狐狸被審問，白白地有那名目。有的暗中釋放他們讓他們離去，有的多次逮捕却不判决施行，有的批駁因而延擱，有的模糊因而幸免。即使有的終於結束了那案件，也必定博取長者寬厚的名氣，而將完全依法辦理作爲自己應避的嫌疑。受賄賂有的達到好幾萬銀兩，而貪贓却衹判他很輕微的處罰。草菅人命有的涉及到幾十條性命，然而刑罰却傷不到他一丁點兒。這是傳訊審問多年下來的弊病，是第五方面。

薦舉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晋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

薦舉和彈劾，是用來鼓勵和儆戒官吏的。現今推薦就先進士而後舉監，不是有靠山的就没有份兒。彈劾就先舉監而後進士，即使有被人説壞話的也很少牽涉到。交接差遣，專門計較出身的途徑。於是同一官職的，不敢連着位置坐，并排地走。各人自己分出了高低，官吏和老百姓觀看起來立即不一樣了。助長了驕傲放縱的作風，大大地喪失了賢士豪傑的氣質。這是資格多年下來的弊病，是第六方面。

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

州縣官的副手雖然職位低，也是管理老百姓的官，一定要有禮貌地對待，然後可以用法制來要求他們。現今申斥着差遣他們，跟下等人没有什麼不同。衹是聽任

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

他們貪污失職禍害百姓，不着意去禁止整頓。禮和法，兩方面都丢失了。學校的職責，關係到賢才的培養。現今不問份內的事，一切聽任他們去做。到了考核政績，就說"這是窮困的官"，一概定爲上等。這些人知道上官不重視自己，就因而自暴自棄；知道上官必定憐惜自己，又從此一天比一天馬虎。這是副手職位和教官之職多年積下的弊病，是第七方面。

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饋遺之積弊，八也。

科場録取士子，因而有門生、座主的稱呼。像巡按，薦舉和彈劾是他的職責。彈劾時却不擔當别人的怨恨，薦舉時惟獨冒充對别人有恩德。尊崇他是舉主，用門生來看待自己，贈送禮品問候，終身不廢止。假藉公開舉薦的制度，打開了賄賂的大門，難怪清清白白的官吏在天底下已經不常見到了。現在國家和老百姓都貧困，祇有官吏富裕。既因當官而得到富裕，又因富裕而買到官位。這是贈送禮品多年積下的弊病，是第八方面。

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總結這八方面，敗壞的根源不在朝廷之外，因而改變這種狀况也不在於下級官吏。古代齊威王烹了一個阿大夫，封了一個即墨大夫，而齊國就大治了。陛下如果大力發揮君主的威嚴，徹底地懲治官吏中的弊病，那麽就像風吹草伏，天下可以立即治理得太平了。

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

疏文上奏，皇帝稱好。命令有關部門發到撫按照着執行，不遵照命令的，治罪。

頃之，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傾，宜賜甄録。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夤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

不久，進言："原來的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復聘因冒犯高拱被罷黜，文選郎胡汝桂因冒犯尚書被排擠，應當給予甄别録用。御史于應昌設計陷害劉臺，跟王宗載同罪，王宗載遣戍而于應昌祇是罷官。勞堪任福建巡撫，殺害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鯤監督應天鄉試，王篆的兒子王之鼎靠巴結上面考中了。錢岱監督湖廣鄉試，事先請張居正的小兒子回去就試，正巧張居正死了而没有成爲事實，於是就私下取中了王篆的兒子王之衡。曹一夔身居執行風

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世選、櫃、復聘、汝桂還，削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

紀的官位，到處聲稱馮保是顧命大臣。朱璉結拜馮保做父，游七做兄。這幾個人，得罪了名教，却也衹是罷去官職。這就是綱紀之所以不振，人心之所以不服的原因。臣剛剛進入御史臺，立誓掃除多年下來的弊病。現今待罪三個月，而大官任意放肆，小吏貪污殘暴，小百姓怨恨嗟嘆，到處仍像原來那樣賄賂送禮，臣不稱職由此可見。請革職以儆戒做官的人。”當時已經升任刑部右侍郎。皇帝發下褒獎的詔書給他。召調魏時亮、周世選、張櫃、李復聘、胡汝桂回來，削去于應昌、勞堪、張一鯤、曹一夔、朱璉的官職，降了錢岱三級。没有多久，和宦官張誠一起去抄張居正的家。回來，調任左侍郎，增加俸禄一級。不久任南京吏部尚書，死在官任上。贈銜太子太保，謚號簡肅。

橓强直好搏擊，其清節爲時所稱云。

丘橓堅强耿直而喜歡攻擊，他清正的節操被當時所稱贊。

吕坤

吕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户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

吕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任襄垣知縣，有突出的政績。調任大同知縣，召任户部主事，歷任郎中。調任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升爲右僉都御史，任山西巡撫。任職三年，召任左僉都御史。歷任刑部左、右侍郎。

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

> 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黄，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温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上疏陳述有關天下安危的見解。大略説：

> 私下見到元旦以來，天色昏黄，日光黯淡，占卜的人認爲這是亂的徵兆。現今天下的形勢，亂象已經形成，然而亂勢還没有發動。天下的人，亂心已經萌生，然而作亂的人還没有帶頭作亂。現今的政治，都是散播作亂的機會促使他們發動，幫助作亂的人促使他們起來帶頭作亂。臣冒昧地將挽救時勢的重要事情，向陛下陳述。從古以來希望作亂的百姓有四種。第一種是没有依靠的百姓。他們没有辦法滿足温飽，自身和家庭都困苦，於是懷着肆意作亂的心，希望延緩立刻死去的命運。第二

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説之民。白蓮結社，遍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仇。

種是没有操行的百姓。他們性格暴躁强悍，忽視法令輕視生命，平時喜愛財物婦女而得不到，到了有什麽變故就專門圖謀奸淫擄掠。第三種是相信邪説的百姓。白蓮結合成社，遍及各地，教主和傳頭，到處成了聚合的地方。如果有個首領來招呼，這些都是歸附他的人。第四種是不遵守法紀的百姓。他們乘着事故利用機會，妄想獨霸一時。衹希望眼前發生事變，而不喜歡天下太平。陛下約束自己而愛護百姓，減損上面用度，爲下面百姓增益，那麽這四種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否則全部會成爲仇敵。

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宫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黄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采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涌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疏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横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鬥怨民，誰與合戰。

現今天下百姓的貧困狀況可以知道吧。自從萬曆十年以來，没有哪一年不遭受災荒，却仍像原來那樣催徵賦税。臣長期做地方上的官，見到陛下的百姓凍着身子没有較厚的衣服，餓着肚子没有再可吃的東西，墻屋没有遮蔽，蓋身的稻草也不完好；流亡遷徙的一天天增多，放棄耕地的很多很多；留下的人要繳納離去的人的糧食，活着的人要承擔死了的人的徭役。國君的大門遠在萬里，誰能够去上訴。現今國家的財政消耗精光可以知道了。幾年以來陵墓的費用近百萬，織造的費用近百萬，寧夏的事變花費近百萬，黄河的潰决花費近百萬，現在的建築工、采取木材的費，又各近百萬了。土地没有擴大，老百姓没有增多，没有降下糧食涌出金銀，怎麽樣能够做出計劃。現今國家的防禦疏忽可以知道了。三大營的兵衛護京城，却是馬有一半瘦弱，人有一半衰老。九邊的兵是抵禦外寇的，然而都勇於向上司要挾，怯於臨陣作戰。外衛的兵是備着徵調和依靠他們守禦的，然而隊伍由於勞役占用而缺員，家家由於需求而增加了負擔，衹存着皮和骨了，依靠什麽來制敵取勝。如果有上千人馬起來胡作非爲，兵就不够用，必定選用壯丁。用怨恨的百姓鬥怨恨的百姓，算

是和什麼人交戰。

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户困趨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

民心，是國家的命脉。現在的民心，衹希望陛下收攬罷了。關隴天氣寒冷土地不肥沃，老百姓的生活實在艱難。自從製造花絨，每家被催逼困擾。提花染色，日夜不停，一千雙手經過一年，不能完成一匹。其他像山西的綢，蘇、松的錦綺，每年定額已滿，不停地增加製造。至於饒州的磁器，西域的回青顔料，不是急切的需要，白白地讓小百姓遭受痛苦。陛下如果停止這一切，江南、陝西的民心就收攬了。

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絶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采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减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

拿采取木材來説。一丈八的身圍，不是一百年能長成的東西。深山荒谷，毒蛇猛虎雜居一起，毒霧常常很多，人烟極是稀少，由於寒冷酷熱飢渴各種傳染病而死去的就不必説了。而一根木材剛剛砍倒，一千個人難以搬動，如果遇上阻難，必定造成傷亡。蜀地老百姓有句話叫做“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悲哀的狀况可以知道了。至於像那極大的木材，官價雖然一根一千兩，等到運輸來京城，需要的費用何止一萬兩。臣遇見楚、蜀的人，説起采伐木材，没有一個不是泣不成聲。如果減少數額，增加價錢，放寬期限，縮小尺寸，川、貴、湖廣的民心就收攬了。

以采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户，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

拿采礦來説。南陽各府，連年饑荒。生氣剛剛復蘇，飢民的臉色還没有改變。自從要求呈報殷實人家，却已有半數驚慌逃走。自從供應礦夫的工錢、官兵的口糧，大多到了勞累而死的地步。自從都御史李盛春奉了嚴旨切責，撫按就害怕得罪而不敢説。現在礦沙没有盈利，要求老百姓繳納銀兩，而壞人仲春又設下偷取侵吞的計策。朝廷得到一兩銀子，郡縣就要開支一千倍。如果下命令告誡使者，不要用礦砂求銀兩，有人侵奪小百姓像仲春一樣的，殺而决不赦罪，四方的民心就收攬了。

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

官店租金的徵收和解送，自從趙承勛

造四千之説，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内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

製造四千的説法，皇家的店開張了。自從朝廷派遣了内官，職權就重了。市場這地方，是貧苦百姓求得升合絲毫的利益養活自己和全家的，陛下享受萬方的財富，有什麽依賴於它？况且馮保八家店，造的房屋有多少，每年却能有捐税四千兩。捐税既有四千兩，徵收哪裏衹有幾倍。不侵吞做生意的百姓，從哪兒取得？現在有權勢的人家派遣奴僕開店，居民尚且受到他們的殃害，何况特地派遣宦官，賜給他們皇家文書，用石塊壓卵的威勢，實行竭澤而漁的計策，老百姓的困苦還用問麽。陛下撤回宦官，要求官吏繳納賦税，京城近郊的民心就可以收攬了。

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産。中間僞造綵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

全國的宗族，都是皇家的子孫。王守仁、王錦襲是當代特出的巧於作奸的壞人。籍貫相隔幾千里，却冒認是王弼的子孫；事情相隔三百年，却妄稱承受托付的財産。中間假造詔書，假傳詔旨，明裏欺騙聖主，暗中陷害親王，像楚王含恨自殺，陛下用什麽話語向高皇帝神靈認錯呢？這兩個賊人，罪應該殺，却衹讓他們回原籍，臣擔心全國百姓驚疑。如果急斬兩賊向楚王道歉，全國宗室藩王的心就可以收攬了。

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禄，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勛戚之人心收矣。

崇信伯費甲金的貧困，十廂珠寶的誣陷，都是全國所知道的。開初的誤會是由於科道風聞上奏，嚴加追究還不算過錯。現在的確知道他冤枉，又加以監禁，實在是害了無辜。建議歸還費甲金被革去的俸禄，恢復五城廠衛降職革職的官吏，功勛外戚的人心可以收攬了。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

法，是用來平定天下人的感情的。它的輕和重，太祖定爲規章以後，歷代祖先又增補了作爲法則。如果輕重可以隨着喜怒感情而變動，那麽法則就不能成爲一定的法則了。臣待罪刑部三年了，常常看到詔獄案卷下來，保持公平的大多違背了聖上的旨意，采取重罰的都符合了聖上的心

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

願。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案件，臣等欺天罔人，自己已經丢棄了法，陛下還認爲輕，都給以死刑。這樣以後規章法則又有什麽用呢！如果聽從刑部官員公平判案，盡力按照祖宗的法規，監獄中的人心就可以收攬了。

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顔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吴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

自古以來聖明的君主，難道高興聽誹謗的話。但是盡力徵求意見和獎賞諫諍，是懂得國家的存亡，拴在言路暢通還是堵塞的問題上。近來貶謫斥逐的已經很多，選拔和增補却都停止。宫門深遠而秘密，法座崇高而威嚴，如果不擴大賢良之士的作用，依靠什麽來光照萬里。現在陛下所聽到的，都是大家所敢説的，他們不敢説的，陛下不能聽到了。一人孤立在全國之上，整個朝廷裏没有冒犯威嚴説刺耳話的人，快活在眼前，憂患却留給了將來。陛下如果釋放監押着的曹學程，恢復吴文梓等人的官職，凡是提建議而得罪的，全部分别召用，士大夫的心就可以收攬了。

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緑，晋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説，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决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

朝鮮緊靠東面邊境，跟我們很近很近，平壤西面鄰接鴨緑，晋州直對着登、萊。如果倭夷奪取而占有了它，徵用許多人當兵，由當地供應食糧，進就截斷了我們的漕運，退就窺伺着我們的遼東。不到一年，京城因此被困，這是國家的大憂患。然而他們請求出兵却有幾種説法，允許出兵却延緩日期；力窮勢虧，不轉入成爲倭夷不會停止。陛下如果早日决定大計，合力東征，那麽屬國的人心就可以收攬了。

四方輸解之物，晉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内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

各地運輸解送的物品，籌劃辦理已經辛苦，轉運更是艱難。到了進入内庫，大多甚至腐朽霉爛，老百姓的血汗，化成了塵土。如果每年查核一次，粗糙低劣的就嚴厲地判監收官的刑，腐朽霉爛了的就加重主管人的罪。祇要整頓一下，一年就可準備三年的用品，每年節省不少於一百萬，而運輸解送的人心就可收攬了。

自抄没法重，株連數多。

自從抄家没收的法令加重，株連大大

坐以轉寄，則并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鷄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内，擾遍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没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

增多。因爲曾經轉寄財物，就一起抄没家私。誣陷有很多贜物，就相互牽連到親戚以及相識的人。住宅一被封掉就鷄猪大半餓死，人一被驅逐就親戚不敢藏留。加上官吏執法嚴酷，士兵輪番徹底地搜索，少年婦女，也命令解開衣服。臣曾經看到過，不禁掩上眼睛鼻子發酸。這些難道全部是正犯的家、重罪的人麽。一個字牽累到，百張嘴難辯解。壞人又乘機恐嚇，要挾着索取錢財，不滿足就不停止。半年之内，騷擾了整個京城，陛下知道不知道？希望慎重抄没的舉動，放鬆對無辜者的牽連，京城裏的人心就可以收攬了。

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宫妾，然死於棰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宫禁之内，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户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

歷代皇帝在位的時候，難道少宦官宫妾，然而死在棍棒下的，没有多聽説起。陛下幾年以來，猜疑深而怒氣盛。大庭之中，血肉模糊不清，宫禁之内，悲慘啼哭號叫。凶猛的魂氣和含冤的魂靈，竟聚集在福祥的地方。現在環守着門户的許多人，都是傷心而不願正眼看那施刑場面的人。外表忠心而勤快，内中包藏着的却是嘴甜而心毒。既然早晚不能保住自己，如果十分之九必定死而爲什麽吝惜自己一條命。陛下睡榻的旁邊，同心的有幾個人，傍晚深夜時候，防備禍患的有幾個人，臣私下擔心這些事。希望稍稍停止您的威怒，謹慎地使用鞭杖刑罰，身邊的人心就可以收攬了。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衹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宫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强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

從祖宗以來，有時一天三次臨朝，有時一天一次臨朝。陛下不臨朝很久了，人心涣散已經到了極點，壞人暗中尋找機會已經很久，守衛的官兵衹是應付着例行公事。現在修建乾清，距離陛下居處很近。士兵工匠往來，誰認識他們的面貌。萬一發生意外的事，憑什麽來對付他們。臣希望在天亮以後纔開啓宫中的鑰匙，中午以後就將士兵工匠放出。除非國家緊急事務，切不要黑夜召人入宫。奏章不答覆，前朝没有過。到了今日，大半留在宫中不批覆。

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

如果有國家大事，那密封的公文奏摺却被半途截下，而對外揚言説“留在宫中了”，别人知道麽？希望從今以後奏章來不及批答的，每天在陛下居處發一紙公文，下到會極門，轉交各官查核察看，使得君臣雖然没有面談，而上下之間還没有被欺騙蒙蔽。

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仇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内，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悦，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

臣觀察陛下舊時勵精圖治，現今正當盛年，却没有早晚爲國勤勞的意思，衹是不住地拿擔心自己貧困來作爲事業。不瞭解天下的財富，衹有這個數，君主想富百姓就會貧，百姓貧了而君主哪能一個人富。現今老百姓的生活困苦極了，采辦却一天天增加，勒索却更加廣泛，集中天下百姓的怨恨到一句話，凝聚天那般高的仇恨到四海，臣私下痛心。如果宇宙間成爲一家，一千年像原來那樣，即使宫中空虚什麽也没有，誰忍心讓陛下一個人貧苦。現在宫城以内，不高興有君主。天下的百姓，不高興活下去。怨恨誹謗憂愁嘆息，難忍去聽。陛下聽到了，必定會吃不下飯，睡不安穩覺了。臣年老而體衰，恐怕不能再見到太平日子，呼天叩地，齋戒七天，敬獻爲危亡而憂愁的誠意。希望陛下周到地施行臣的意見，好像出自聖上心裏警悟過來的樣子，那麽人心自然高興，上天的心意自然回轉過來。如果不這樣，陛下將來即使懊悔，恐怕來不及了。

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

奏章呈上去，不批答。吕坤就托病請求退休，宫中傳出旨意准許了他。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彈劾吕坤巧詐深沉而心志險惡，認爲石星大誤了東邊的事，孫鑛濫殺了無辜的人，吕坤却不進言，而隱秘地替他們將無關的事拉扯在一起，没有大臣的氣節。給事中劉道亨進言過去孫丕揚彈劾張位，張位懷疑奏章出自吕坤的手，所以唆使戴士衡彈劾吕坤。張位上奏申辯。皇帝認爲吕坤已經罷官，全部擱置起來不加追問。

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説》，内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

當初，吕坤任山西按察使時，曾經撰寫《閨範圖説》，宦官購買進宫中。鄭貴妃增加十二個

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宫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説》跋，名曰《憂危竑議》，略言："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宫，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絶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

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争，得減半。卒，天啓初，贈刑部尚書。

郭正域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

出爲南京祭酒。諸生納貲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録李維極執而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

人，而且替書寫了序，囑咐她的伯父鄭承恩重新刊印。戴士衡就彈劾吕坤依靠鄭承恩進書，結納宫禁，包藏着禍心。吕坤拿着奏疏竭力申辯。没有多久，有個無知妄作的人替《閨範圖説》寫了跋，題名叫做《憂危竑議》，大略説："吕坤撰寫《閨範》，特地選進了漢明德后，后由貴人升爲皇后，吕坤用這來討好鄭貴妃。吕坤上奏章陳述天下憂危，没有什麽事不説，惟獨没有説到確立太子，用意從這裏可以看出。"這些話絶頂狂妄荒誕，打算用來陷害吕坤。皇帝歸罪於戴士衡這些人，這事就停止下來。

吕坤剛强耿直而嚴峻，留心正統學問。在家閑居的日子裏，和後進講解學習。所寫的著作，大多提出了新的見解。起初，在朝廷裏和吏部尚書孫丕揚友好。後來孫丕揚又任吏部尚書，多次推薦吕坤任左都御史而没有得到任命，進言："臣以八十歲老臣保舉吕坤，希望臣能親眼見到任用吕坤的功效。没有功效，甘願承受因保舉失誤所定的罪，死也没有遺憾。"不久，又推薦天下三大賢臣，沈鯉、郭正域，另外一個就是吕坤。孫丕揚前後推薦，上奏疏達到二十多次，皇帝始終不采納。福王封國在河南，賜給莊田四萬頃。吕坤在家鄉，上言："建國初年分封親藩二十四位，賜給莊田没有達到一萬頃的。河南已經封了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位王，如果都取滿四萬頃，就占了兩河郡縣將近一半，希望聖明的陛下裁減。"又發信給掌大政的官説這些意見。正巧朝廷上的臣子也竭力諫諍，得以減去一半。死，天啓初年，贈銜刑部尚書。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爲庶吉士，任編修，和修撰唐文獻同時是皇長子的講官。都是三次升遷到庶子，而没有離開講官的位置。每次講解完畢，各内侍出來作揖相送，而二人不和他們交談一句話。

出任南京祭酒。各生員捐納財物准許充任貢士，郭正域上奏停止了。李成梁的孫子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人馬經過文廟門口，學録李維極捉住他們鞭打。李氏的家人幾十個人踢官員

蹋邸門，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録非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

住所的大門，徐弘基也來了。郭正域說："現今天子尚且戴上皮弁來拜見古聖人，臣子却可以在文廟門外騎馬嗎？況且公侯子弟入學學習禮節，也是國子監的生員，學録鞭打的并不是都督。"讓他們交相認錯而罷休。

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爲東宫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托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

萬曆三十年召調任詹事，又做東宫的講官。不久升任禮部右侍郎，掌管翰林院。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死去，郭正域回部代理尚書。夏天，祭廟，遇上日食，郭正域說："依據《禮》，應當祭日食，牲尚未殺的，就停止。初一早晨應當專門救日，第二天早晨祭廟。"同意他的意見。到地壇陪祭的人大多辭托生病。郭正域認爲對祭祀的事不虔誠，是由於皇上没有親自祭祀所造成的。建議下詔書告誡勉勵，冬至大祭時，皇上一定要親自執行。皇帝同意了他，然而不能照着做。

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爲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爲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燮盛危明，顧不若瞽史邪？"一貫聞之怒。兩淮税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争。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爲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黄光昇、許論、吕本謚，一貫與朱賡皆本同鄉也，曰："我輩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黄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吕本當謚，是鄢懋卿、趙

當初，郭正域入翰林院，沈一貫是教習老師。後來守孝期滿任了編修，不再行學生的禮節，沈一貫不能没有怨望。到這時，沈一貫是首輔，沈鯉次於他。郭正域跟沈鯉友好，心裏輕視沈一貫。正遇到御史送上日食的占辭，說："日從上面蝕，占得君主瞭解被佞人利用，以滅亡他的國家。"沈一貫發怒而斥駡他，郭正域說："宰相在居安思危這方面，反而比不上瞽史嗎？"沈一貫聽見後發怒。兩淮税監魯保請求發給關防，兼着監督江南、浙江織造，沈鯉主張不可以，沈一貫打算發給他，郭正域也竭力諫諍。秦王因嫡子長久没有出生，請求封他的庶長子爲世子，多次下詔書催促議定。前尚書馮琦主張不向上呈送，郭正域也主張不准許。王又請求封他的其他兒子爲郡王，又不同意，沈一貫支使大宦官用皇上的命令脅迫他。郭正域在門上貼着榜文說："秦王憑中尉進封，庶子應當仍舊是中尉，不能够封爲郡王。妃子年齡尚未五十，庶子也不能够封爲世子。"沈一貫没有辦法駁難。到了建議準備削去黄光昇、許論、吕本的謚號，沈一貫和朱賡都是吕本的同鄉，說："我們這些人存在，誰敢削奪！"郭正域拿起筆來寫判語說："黄光昇應當加謚，那麽海瑞應當被殺。許論應當加謚，那

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韙之，而卒不行。

麽沈鍊應當被殺。吕本應當加謚，那麽鄢懋卿、趙文華都是名臣，不應當被削奪。”意見呈上去，全部朝臣認爲正確，而最終没有實行。

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正域復與一貫異議，由此幾得危禍。先是，楚恭王得廢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宫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内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華奎，妃族人如綍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强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召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

郭正域既多年抵觸沈一貫，沈一貫深深恨他。遇上楚王朱華奎和同宗族的人朱華越等互相攻擊，郭正域又和沈一貫意見不同，因此幾乎得了危險禍殃。在這以前，楚恭王得了殘廢的病，隆慶五年死，宫人胡氏生了孿生遺腹子朱華奎、朱華壁。也有人説宦官郭綸認爲王妃兄王如言的妾尤金梅的兒子是朱華奎，王妃的族人如綍的奴才王玉的兒子是朱華壁。儀賓汪若泉曾經上奏章揭發，事情下交到撫按。王妃堅持得十分堅决，得到了平息。萬曆八年，朱華奎繼承了王位，朱華壁也封了宣化王。同宗族的朱華越，向來强暴有勢力而抵觸王。朱華越的妻子，是王如言的女兒。這年派遣人揭發朱華奎是異姓人的兒子，不應當立爲王。沈一貫囑咐通政使沈子木，壓住他的奏章不要呈上去。過了一個多月楚王彈劾朱華越的奏章到了，纔呈上去。皇帝命令下到部裹商議。没有多久，朱華越進京城申訴通政司阻攔密封奏章以及朱華奎行賄的狀况，楚王宗族裹具名的，總共二十九個人。沈子木恐懼，召朱華越讓更改了月份和日期呈上去。皇帝命令一起下到部裹。郭正域建議命令撫按公開審問，依從他的意見。

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録諸人議，廷機以辭

起初，沈一貫囑咐郭正域不要講通政司隱匿奏章的事。到了朱華越奏章呈上去，郭正域主張進行審問。沈一貫進言親王不應當審問，衹應當體察訪問。郭正域説：“事情關係到宗室，臺諫應當也進言。”沈一貫微笑説：“臺諫絶對不會進言。”到了皇帝依從了審問的意見，楚王恐懼，進獻一百金替郭正域祝壽，而且囑咐不要窮究楚王的事，一定酬謝一萬金，郭正域嚴肅地拒絶了他。不久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的審查報告上來，説仔細地審查過了而没有佐證，而王氏主張得堅决，各郡主縣主却説“不知真假”，乞求特别派遣官吏再次審問。詔命公卿在西闕門一起發表意見，天晚了纔停止。參加討論的有三十七人，各寫了一張紙，進言各各不同。李廷機以

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閼群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饋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趆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趆。

左侍郎代替郭正域兼管部裏的工作，郭正域想全部抄録各人的意見，李廷機認爲言語太繁瑣，先摘録要點呈上去。沈一貫就唆使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彈劾禮部堵塞大家的意見，不拿真實的情況讓皇帝知道。郭正域上疏申辯，而且揭發沈子木隱匿奏章、沈一貫阻止審問以及楚王贈送財物的事。沈一貫更加發怒，認爲郭正域派遣家人誘導朱華趆上疏，建議讓楚王避位聽從審問，私下庇護朱華趆。

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黄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皋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

當這個時候，郭正域幫助宗族的人，大學上沈鯉幫助郭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黄汝良却幫助楚王。給事中錢夢皋於是迎合沈一貫的意思論列郭正域，話語裏涉及次輔沈鯉。楊應文又進言郭正域的父親郭懋曾經受到楚恭王鞭打的耻辱，所以郭正域藉事陷害。郭正域上奏章申辯，却被留中不批覆。沈一貫、沈鯉由於楚王的事都請求離去，李廷機又建議再審問。皇帝認爲王繼位二十多年了，爲什麽到今天纔揭發，而且夫檢舉而妻作證，不足作爲憑據，就停止楚的事不稽查。郭正域四次上奏章乞求退休離去。楚王得到了安穩以後，就上奏彈劾郭正域，大略如楊應文所進言的；而且攻擊他不遵法令的幾件事，建議革去郭正域的官。皇帝命令下到部院集體商議。李廷機委婉地指責郭正域，説他已經離去而可以不苛求他。給事中張問達却認爲藩王想進退大臣，不可以成爲準則，於是不責罪郭正域而命令巡按御史將調查王所揭發的事實報告上來。

俄而妖書事起。一貫以鯉與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兩人必得重禍，乃爲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爲之。蓋微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爲之。東廠又捕獲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爲生光訟冤，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以爲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

不久妖書的事發生。沈一貫認爲沈鯉的地位跟自己相切近，而郭正域剛罷官，趁此陷害他，那麽兩人必得大禍，於是向皇帝進言這是臣子中有想排斥他的人幹的。他想稍微引出開端，來挑動皇帝的心意。没有多久，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因妖書有名字，指出是他們的同任都督的周嘉慶幹的。東廠又捕獲了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替皦生光訴冤，進言妖書、楚的事出於同一個根柢，建議稍微寬緩他們辦的案件，就能將賊兄弟的頭顱獻到宫闕下。意思是指郭正域和他的兄長國子監丞郭正位。皇帝發怒，認爲他庇護反賊，革掉他的名籍。沈一貫竭力挽救纔免罪。

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廠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搒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皋婿。夢皋大恚，上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群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勒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

康丕揚於是先後逮捕了和尚達觀、醫生沈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却告發妖書出自教官阮明卿之手。不久，廠衛又逮捕一個叫做毛尚文的可疑的人。幾天内鐵索繁忙，京城裏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危險。周嘉慶等都被下到了詔獄。周嘉慶不久因審問而没有證據，讓革去官職回原籍。沈令譽過去曾經往來郭正域的家，達觀也時常進出官宦人家，曾經被郭正域用棍子趕出，而毛尚文却是郭正域的僕人。沈一貫、康丕揚等想從這幾個人的口中牽引出郭正域，而胡化所揭發的阮明卿，却是錢夢皋的女婿。錢夢皋大怒，上疏明顯地攻擊郭正域，進言："妖書刊刻傳播，不先不後，正好在楚王奏章呈入的時候。原來郭正域是沈鯉的門徒，而沈令譽這個人，是郭正域的食客，胡化又是他的同鄉同年，許多壞人結成了死黨。乞求徹底整頓根本，判定郭正域亂楚的首惡的罪，勒令沈鯉退休。"皇帝讓郭正域回原籍聽候審查，緊急嚴厲審問各被逮捕了的人。達觀被拷打死，沈令譽也幾乎死，都不承認。法司逼迫胡化牽引郭正域和歸德。歸德，是沈鯉居住的縣。胡化大叫道："阮明卿，是我的仇人，所以揭發他。郭正域考中進士二十年不相聯係，由什麽來一起造作妖書？我也不知哪一位是歸德。"皇帝明白胡化冤枉，釋放了他。

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媪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爲徵。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邪？"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邪？"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針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皋、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

都督陳汝忠拷問毛尚文，派兵在楊村包圍了郭正域的船，全部逮捕了老媪婢女以及傭工書僮共十五人，和皦生光雜在一起審問，最後什麽也没得到。陳汝忠拿錦衣衛的任命狀引誘毛尚文說："能揭發賊人，立刻可以得到它。"讓牽引出郭令譽，還拿奶媽龔氏十歲的女兒作證。到了會審，東廠太監陳矩問這幼女說："你看見妖書的雕版有多少？"說："滿屋子。"陳矩發笑說："妖書衹有二三張紙，雕版却會滿屋子麽？"問毛尚文道："沈令譽哪一天告訴你刻印妖書？"毛尚文說："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說："妖書在初十那天就繳獲了，而十六日又刻印，難道有兩本妖書麽？"拷問皦生光的妻妾和十歲的小兒，拿針刺入手指甲，一定要他們牽引出郭正域，都没有答應。皦生光仰視着錢夢皋、康丕

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温純等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能具獄。

揚，大駡説：“死就死罷了，爲什麽叫我迎合相公的意思，亂牽引郭侍郎呢？”都御史温純等竭力堅持，事情漸漸緩解，然而仍舊不能結案。

光宗在東宫，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争之，李廷機亦力爲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槀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既而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勘上楚王所訐事，無狀。給事顧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

光宗在東宫，幾次對身旁侍候的人説：“爲什麽想殺掉我的好講官？”許多人知道了都恐懼。詹事唐文獻和他的同僚楊道賓等到沈一貫那裏争論，李廷機也竭力這麽做，案情愈加緩解。刑部尚書蕭大亨準備了判決書，還想判郭正域的罪。郎中王述古將判決書稿子扔在地上，蕭大亨纔停止。於是判皦生光死刑，釋放各被牽連的人，而郭正域得到避免。當審案緊急時，巡邏的士卒包圍了沈鯉的房子和郭正域的船，鈴聲和柝聲一直響到天亮。還宣布説郭正域將要被逮捕，逼迫他自殺。郭正域説：“大臣有罪，尸體應當在都市倒下，怎麽可以將自己棄置在野外。”接着幸而没有事，於是纔回去。回去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審查上奏楚王所揭發的事情，没有事實根據。給事中顧士琦於是建議召回郭正域，不批答。

正域博通載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扼於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光宗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

郭正域廣博地精通典籍，勇敢地承擔任務，有經世濟民的遠大謀略，而自己的操守又堅定不移，因此衆望所歸。由於被權相所壓抑，就不能再被起用，在家閑居十年死去。四年後，贈銜禮部尚書。光宗遺下詔書，加恩給從前隨着學習過的人，贈銜太子少保，謚號文毅，任命他的兒子爲中書舍人。

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丘橓、吕坤，雖非瑞匹，而指陳時政，炳炳鑿鑿，鯁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執政異趣，險難忽發，僅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相首尾，故并著焉。

贊曰：海瑞秉有剛强的性格，戇直而能作決斷，能够仰慕漢朝汲黯、宋朝包拯的風尚。勉勵自己永守不渝地堅持節操，的確是人們所難能做到的。丘橓、吕坤，雖然不能跟海瑞相比，然而評述當時的政治，顯明而確實，正直誠實而有足可稱贊的。郭正域主管楚案，跟執政者有不同的志趣，危險的災難忽然發生，勇敢地對待而後得到避免，危險啊。因妖書的事和吕坤一起從開頭到結尾受牽連，所以放在一起寫傳了。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五

龐尚鵬　宋儀望　張岳　李材　陸樹德　蕭廩
賈三近　李頤　朱鴻謨　蕭彦（弟）雍　查鐸　孫維城
謝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吴達可

龐尚鵬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核南京、浙江軍餉，請罪參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汝楠欲會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吕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職爲江西樂平知縣。升爲御史。與給事中羅嘉賓一起出京查核南京、浙江軍餉，請求處罰參將戚繼光、張四維，而徹底揭露胡宗憲喪失法紀、貪得無度和軍隊出動督撫侵吞軍用物資的情況。返回朝中。出京任河南巡按。巡撫蔡汝楠想聯名上疏進獻白鹿，龐尚鵬不同意。改任浙江巡按。當地百姓苦於徭役，爲他們推行一條鞭法。審理掌管鄉里事務的官員吕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的子弟和奴僕，請求削除吕希周等人官職。詔令將他們全都削官爲民。

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强，吏民震慴。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

龐尚鵬爲人耿直無所偏倚。所到之處打擊地方權勢，官吏和百姓爲之震懾。隨後，督察京都附近地區學校的行政。隆慶元年，請求皇帝經常上休息閑宴的殿室，引見大臣，體恤因進獻意見而獲罪的馬從謙等人。不久，又申辯解救給事中胡應嘉，評議大學士郭朴没有相臣的體統。升大理寺右寺丞。

明年春，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禄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劾内侍張恩擅殺人，兩淮巡鹽孫以仁贓罪，皆獲譴。其秋，應龍等召還，命

第二年春季，朝廷討論興辦北方九處要鎮的屯田、鹽政。升龐尚鵬爲右僉都御史，和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禄分掌事務。龐尚鵬管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整治京都附近地區、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田事務。到了昌平，揭發内侍張恩擅自殺人，兩淮巡鹽孫以仁貪污受賄罪狀，兩人都受到貶謫。這年秋季，龐應龍等人

尚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薊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可。

被召回，任命龐尚鵬兼統屬九處要鎮的屯田事務。龐尚鵬上書條陳鹽政二十件事，鹽利大興。於是龐尚鵬從江北親自巡訪九處要鎮，先後陳述實行屯田措施的好處，關於江北的有四條，薊鎮的九條，遼東、宣、大各十一條，寧夏的有四條，甘肅的七條。每有奏請總是告覆准許。

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巡鹽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帝怒，譙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浙時驗進宮幣不中程，斥爲民。

龐尚鵬權力既已加重，自恃治國濟民的才能，激昂辦事。各位督察鹽政的御史因辦事的權力被侵削，要責難龐尚鵬而將他排擠出去。河東巡鹽郜永春揭發龐尚鵬做事違誤，吏部尚書楊博主張留用尚鵬。適逢宦官憎恨楊博，激起皇帝發怒，皇帝責備楊博，罷免楊博而降削龐尚鵬的官職，剔除屯鹽都御史官。當時爲隆慶三年十二月。第二年又因任浙江巡按時查驗入宮財物不合乎規格，削官爲民。

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白其無罪。萬曆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條鞭法。劾罷總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譴言者。尚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尚鵬，立祠祀。天啓中，賜謚惠敏。

神宗登位，御史計坤亨等人都薦舉龐尚鵬，保定巡撫宋纁也申辯他無罪。萬曆四年冬季，纔以原官巡行福建。奏請減免當地拖欠的軍餉，推行一條鞭法。舉劾罷免總兵官胡守仁，下屬官員均奉守職責。張居正遭父喪却仍在朝中任職不回家治喪，而嚴厲處罰對這件事進行争議的人。龐尚鵬遞送文書相救，張居正對此深深地懷恨在心。適逢授官左副都御史，張居正授意吏科陳三謨以尚鵬升任所需履歷的年月記載有誤彈劾他，於是尚鵬罷官回家。家居四年去世。浙江、福建和他的家鄉廣東都因徭役減輕的緣故感恩龐尚鵬，建造祠廟祭祀他。天啓中期，賜給謚號惠敏。

宋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

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官吳縣知縣。百姓輸運白糧給京都，至於破家。儀望指令各區分别出公田，根據勞役給予田地以供養輸運白糧者。禁止火葬，創建子游祠廟，設立書院，寬仁的政績非常昭著。

召用爲御史。揭發大將軍仇鸞倚仗寇盜自重，奏章被擱留在宮禁而不予批議。隨後，進言關於當世要事十二條計策。任巡鹽御史在河東巡察鹽政，請求拓開桑乾河疏通宣、大運送軍糧通道，認爲："河水發源於金龍池，下經甕城驛的

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逾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溯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劄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尚書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

古定橋，匯合各方水流，向東流經一千多里，注入盧溝橋。河水流經地段當中衹有大同的卜村一帶有雜亂的石塊，宣府的黑龍灣山石懸崖稍許險惡，但不超過五十里，水淺的地方還有二三尺，拓開非常容易。以往大同巡撫侯鉞曾經乘坐小船前往懷來，經過卜村、黑龍灣，安然行路没有憂慮。又從懷來逆流而上，裝載糧米三十石抵達古定河，則可作爲河道足以有利於水路運糧的證明。”當時正施行差派平民爲官府運糧餉的空運法，通常三十石米衹能運達一石。儀望奏章一到，下達朝中討論。兵部尚書聶豹説：“開河成功便於水道運糧，又能扼制敵方騎兵。”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説：“河道遠長勞役繁重。”於是批覆作罷。

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悦。及受命督三殿門工，嵩子世蕃私賈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不可。工竣，叙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爲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謝，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户逋税。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

儀望不久回家探望母親。回到朝中，揭發胡宗憲、阮鶚奸惡貪殘的情狀，阮鶚被逮捕。兩個人都是嚴嵩的親信，嚴嵩因爲這事而不高興。等到儀望受命督察三殿門工程，嚴嵩之子嚴世蕃暗中接受商人金錢，托付歐陽必進使商人參預工程，儀望堅持不同意。工程完畢，按等級次第獎勵功勞，升儀望爲大理寺右寺丞。世蕃以此當作自己幫助儀望的恩惠，儀望請假回家，無所感謝，世蕃更加惱怒。適逢發生災害和反常的自然現象而考察在京師任職的官員，必進徙官吏部，於是以輕率急躁之罪加給宋儀望，降職爲夷陵判官。嚴嵩倒臺後，升霸州兵備僉事。請求在涿州築城，免除養馬民户拖欠的税收。升大名兵備副使，改任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聯合兵力攻敗倭人，因而條陳周密安排海防以消除後患的事宜。詔令依從他的請求。

隆慶二年，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

隆慶二年，吏部尚書楊博想要貶斥儀望，考功郎劉一儒與他相持不下。於是削減儀望二級品位，充補四川僉事。經四次升遷而任大理少卿。

萬曆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海警稍定，將吏諱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

萬曆二年，張居正主持國事，他向來瞭解儀望的才幹，升他爲右僉都御史，巡視應天各府。奏請減免附屬受災郡邑的租税。海上告急的情況稍許安定，將帥官吏不談戰事，儀望和副使王叔果則整治戰備。倭人果真到來，儀望等在黑水洋抵抗他們，斬殺俘獲很多，升右副都御史。先前

創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葬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爲封其墓，載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皆不爲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逾年改北，被劾罷歸。

有詔令爲建文時衆位大臣昭雪，儀望在南京興造表忠祠祭祀他們。宋代忠臣楊邦乂，爲儀望的同鄉人，葬在江寧，年歲一久墳墓逐漸湮没，儀望爲他的墓堆土築修，把對他的祭祀載入當地祀典中。原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都不被居正所喜歡，儀望將他們推薦給朝廷，因而逐漸不稱居正的心願。萬曆四年，稍稍徙官南京大理卿。過了一年，改在京城任大理卿，遭人舉劾而罷官回鄉。

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游。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儀望少時師從聶豹，崇仰王守仁，又與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交往。守仁得以祔祭，儀望對此出過力。家居幾年後去世。

張岳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内府庫藏，奏行厘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虚論寂，靡然成風。又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黄印、韓承慶等，非庸即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參議。再遷河南參政。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官行人。升禮科給事中。巡察皇室倉庫所藏物品，進言實施整治弊端八件事。隨後，又陳述當世的政治措施，極力聲稱講學的人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議談虚空，蔚然成風。又當今官吏任事廉潔，衹有兵部不振興，所薦舉任用的總兵黄印、韓承慶等人，不是平庸就是奸猾。官署的制度混亂而没有章法，小吏結黨作惡，侵凌軍官，這樣的過錯一定可以歸結出原因。當時徐階主持國事，舉辦講學會，而楊博任職兵部，張岳這番話指的就是這兩個人。楊博進言申辯乞求罷職，皇帝撫慰而挽留了他。楊博從此憎恨張岳。等到他掌管吏部，張岳已徙官工科給事中，於是讓張岳出任雲南參議。又徙官河南參政。

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僉都御史吕藿、給事中吴綰知居正憾未釋，摭劾岳落職閒住。

萬曆初年，張居正因平素瞭解張岳，就任用爲太僕少卿。又徙官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纔上任，適逢居正因父親去世營求奪情，留職朝中而不返家治喪，南京尚書潘晟和衆給事、御史，都進上奏章請求挽留居正。張岳惟獨疾速上書請使居正以驛站快馬兼程奔喪，居正大爲惱怒。恰逢考察京都官員，給事中傅作舟等人迎合張居正的心意舉劾張岳，降張岳一級遷調外地，張岳於是回鄉。過了許久，操江僉都御史吕藿、給事中吴綰知道居正怨恨未消，搜羅罪名舉劾張岳而使他削職閑居。

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

纔兩個月，居正去世，南京御史方萬山推薦

山薦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參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入爲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并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議廷臣賢否，爲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

張岳，揭發作舟。作舟以罪被斥逐，起任張岳爲四川參議。不久升任右僉都御史，巡察南、贛。入京任左僉都御史，進言關於當世政治措施的四條建議。其中一條主張分封的藩王應當按照世系次序順序削減封地，親屬關係終結就停止分封，使他們熟悉士農工商的事務。其中一條説明治河的計策，認爲夏鎮誠然應當開通，而沽頭也不可放棄。都回覆擱置。升左副都御史，進上奏章評議朝廷大臣是否具有才德，被給事中袁國臣等人論罪。當時張岳已徙官刑部右侍郎，以此罷官回鄉。

李材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是尚書李遂的兒子。中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向來隨聽鄒守益講學。自以爲學業未成，乞求准假回鄉，造訪唐樞、王畿、錢德洪，和他們一起詰問辯論。

隆慶中還朝。由兵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游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賊五百級，毁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黄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録功，進副使。

隆慶中期回到朝中。由兵部郎中逐漸升遷爲廣東僉事。羅旁寇賊肆意横行，李材在周高山發起襲擊并將他們打敗，設立駐軍用以防守。寇賊在新會境内有三個巢穴。李材調遣副總兵梁守愚從恩平，游擊王瑞從德慶進入，自己親自從肇慶中路出發，半夜砍殺寇賊五百人，燒毁房屋一千多間，將其地空出，招人耕種。没有多久，倭五千人攻破了電白，大肆掠奪而去。李材追擊而在石城將他們打敗。在出海口埋下伏兵，探察到他們逃跑而將其消滅，奪回婦女三千多人。恰逢奸細引導倭人從黄山偏僻小路向東潰逃。李材聲稱大批軍隊各路而來用以迷惑寇賊，而自己返回原路迎面攻打，把寇賊全都殺光。又追擊雷州倭人到了英利，倭人都逃跑而去，在陽江招降了賊首許恩。記功，升爲副使。

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悦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

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國事，不喜歡李材，於是李材托病辭官而去。居正去世，出任山東。因有才幹遷調遼東開原。不久徙官雲南洱海參政，升按察使，到金騰部署軍隊。金騰地區鄰近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個土司處於它們中間，叛亂順從變化無常。緬甸部族首領叫大曩長、散奪的，率領幾千人占據這地區。李材認爲不收服兩

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頃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緬侵奪，舉族内徙，有司居之户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仇，兩土司告急。材遣游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擒綉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土司就没有辦法控制緬甸，他派人引勸兩土司歸順，而乘間征伐不服指令的夷民阿坡。過了不久，緬甸派兵爭奪蠻莫，李材聯合兩土司軍隊擊敗緬甸軍衆，殺死大曩長，將散奪趕走。緬甸統帥莽應裏增兵到孟養，李材又率軍擊沉緬軍的乘船，殺死緬軍將領一人，緬軍這纔退却。猛密這一地區，地處緬甸邊境，屢次遭到緬甸侵掠，全族向内地遷移，官吏將他們安頓在户碗。到了這時，緬甸勢力略微退縮，李材給他們錢財而將其送回原來地區。没有多久，緬人鞭策大象組成的作戰隊列大舉報復，兩土司告急求救。李材派遣游擊劉天俸帶領把總寇崇德等人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軍隊在遮浪會合而迎面攻擊緬軍。寇賊大敗，活捉穿綉衣的寇賊將領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勝報告，皇帝下詔書命令進行審察。還未將審察結果上報，而李材升右僉都御史，安撫治理鄖陽。

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宫。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噪，馳入城，縱囚毁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

李材喜歡講學，派部下士兵供生徒役使，士兵多有怨氣。又曲從入學生員的請求，改參將的官署爲學舍。參將米萬春暗示守門士兵梅林等人大肆喧鬧，他們急馳趕入城中，釋放囚犯毁壞入學生員的房舍，直奔軍營大門，要挾獲取賞銀四千，氣焰囂張而不可消解。過了兩天，萬春脅迫李材更改軍中不適宜處十二件事，使上書歸罪於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鈇等人，李材默默容忍而順從了他。惟寧責備萬春，萬春想殺惟寧，惟寧逃脱而免難。李材於是又舉劾惟寧激起事變的罪狀。詔令將沈鈇等人交法官審訊，將惟寧降官三級，李材返回原籍等候審查。當時爲萬曆十五年十一月。

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酇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虚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并罪。帝怒，削世曾籍，奪昌祚禄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獄。刑

御史楊紹程調查出萬春倡謀作亂，理應處罰。大學士申時行包庇萬春，將事情擱置一邊不審訊，不久遷調萬春去天津好地方任職。而李材又因爲雲南事件遭人揭發，於是受到嚴厲的處罰。當初，有詔令調查討伐緬甸的功績，巡按御史蘇酇説斬殺敵首級不到一千，攻下城邑擴充地盤都没有驗證，猛密這地方仍被緬甸所占據，李材、天俸等人誇飾功勞，副使陳嚴之同他們互相附和，理應一同處罰。皇帝發怒，削除世曾官

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吴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倖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説謊例，坐材、天倖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虚，坐以死，假令盡虚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倖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爲材申理，皆不省。

籍，扣罰昌祚薪俸一年，李材、嚴之、天倖一同被捕而關押進詔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吴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人，判處李材、天倖徒刑，嚴之降級。皇帝不高興，扣罰郎中、御史、寺正等大臣的薪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人也被解除了官職。於是改判爲放逐邊地戍守。皇帝特別旨令引用紅牌説謊條例，判處李材、天倖斬首，嚴之除去官籍。大學士申時行等多次進行解救，給事中唐堯欽等人也説："李材用夷民攻打夷民，功勞不可掩没。上書報告偶有浮誇，就以死罪判處，如果全屬浮誇而没有一點實情，掩蓋罪責以爲功勞，那麽以什麽來處罰他呢？假如不幸失守城邑，全軍覆没，又以什麽處罰他呢？"皇帝都不聽從。囚禁了五年，申議解救的有五十多封奏疏。以後，天倖因擅長運用火器，釋放出獄，讓他立功。時行等人又替李材鳴冤，皇帝都不加省察。

亡何，孟養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

没有多久，孟養使者來進獻貢品，述説緬人侵犯，朝廷救助破敵的情形，聽説掌管軍隊的人囚禁在監獄，大家都流淚，而楚雄士子閻世祥等人也相隨到宫殿爲李材辯冤。皇帝的怒氣這纔稍許消退，下令再加核查。核查出來，李材的罪責不能掩蓋功勞。大學士王錫爵等人又上書進言，皇帝故意拖延對這件事的處理，到了二十一年四月，這纔命令李材去戍守鎮海衛。

材所至，輒聚徒講學，學者稱見羅先生。繫獄時，就問者不絶。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李材每到一個地方，就聚集門徒講學，求學的人稱呼他爲見羅先生。關在監獄的時候，來請教學業的人不斷。到了戍守的地方，求學的門徒更多。許孚遠正巡行福建，每天和李材互相來往，李材因此忘却身在他鄉寄居。過了很久，減罪放歸。去世時七十九歲。

陸樹德

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嘉靖末進士。除嚴州推官。行取當授給事、御史，會樹聲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

陸樹德，字與成，爲尚書陸樹聲的弟弟。嘉靖末中進士。授職嚴州推官。因有政績經地方長官推薦被吏部下文調到京城而應當授官給事、御史，恰逢樹聲授官侍郎，於是任命樹德爲刑部主事。

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不發一語。樹德言："上下交

隆慶四年，改任禮科給事中。穆宗參預早晨講學，不發一言。樹德説："上下交流而平安，

爲泰，今暌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宫講讀，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爲時甚遥，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爲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悦，疏皆留中。内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

現在分隔成這個樣子，以什麽磨礪君主的德行，理順紛繁的政務?”皇帝不予答覆。積功升遷爲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令停止太子講習誦讀。樹德説：“從四月至八月，時間非常長遠，請求在不是盛熱季節，依舊參加講席。”皇帝不聽從。穆宗對政事非常懶倦，樹德説：“日月互相虧食，旱災發生，應該及時修身反省。”等到皇帝生病，又請求慎重用藥，好好保養，盛夏是陽氣强盛的月份，應更加當心日常生活。皇帝不高興，奏章都擱留宫禁不予批議。宫廷中的臣僚請求到戒壇求福，隨即得到旨令。樹德説：“戒壇點化僧人，男女混雜，傳導淫逸，有傷風化。陛下想護養聖體，應該效法大禹討厭美酒，成湯不近聲色的做法，何必信奉佛教。”

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冲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

不久，穆宗崩，神宗繼承皇位，太監馮保排擠司禮孟冲而取代他的官位。樹德説：“先帝剛剛去世，忽然傳布馮保掌管司禮監，果真是先帝的心願，爲什麽不在幾天前傳告，而在先帝去世之後。果真是陛下的心願，那麽悲痛正深切，日常紛繁的政務還未處理，哪有空閑牽挂太監?”奏章進上，馮保大爲怨恨。等到商議遷去神主藏於祧廟事務，樹德請求不要遷去宣宗神主，依然在廟堂祭祀睿宗，意見没有被采納。隨後，極力述説百姓輸運白糧的弊端，請求以負責漕運的官員加以統領，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會樹聲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絶聲伎。山東民壯改民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爲免增輸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爲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中官謀復之。樹德争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樹德擔任言官的職位三年，進獻奏章幾十次，大多耿直。適逢樹聲掌管禮部，於是酌情徙官尚寶卿。擔任過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平素廉潔嚴峻，規約共事官吏，棄絶歌姬舞女。山東服役的壯丁改爲民兵，戍守薊門，隆慶末年，指令每年繳納銀兩二萬四千，免去他們戍守的勞役。不久命令增繳銀兩三萬，樹德請求按照河南的成例免去銀兩繳納。皇帝不同意，但爲其免除增繳銀兩的數額。德府的白雲湖原是百姓的田地，被王所侵奪，後來已歸還給百姓，而王又勾結朝中官員營求重新將它奪回到手。樹德争論没有成功，乞求罷官回鄉。過了很久，離開人世。

蕭廩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終雲南副使。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核陝西四鎮兵食。斥將吏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海剌都之地，密邇松山，爲楚府牧地。廩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課二萬。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父乾元以御史的身份揭發劉瑾，被在宫廷上杖打，押進監獄，官做到雲南副使。蕭廩中嘉靖末進士，授官行人。隆慶三年，提拔爲御史。因發生地震，請求以厚禮對待皇后。隨後，出京查核陝西四鎮的軍糧，查出將領暗中占有的士兵幾萬人全部歸還軍中。固原州海剌都的地方，靠近松山，是楚府畜牧的場所，蕭廩認爲楚府分封在武昌，而畜牧場所在邊塞，同敵寇相接，王所收取的有四五百金，但這是爲非作歹者藏居的地方，弊病很大，應告知楚府使它將牧地進獻給朝廷。詔令表示同意。隨後，改爲巡察茶葉馬匹貿易。七苑畜牧場所，養馬八千七百多匹，而占地五萬五千三百多頃。蕭廩衹給地一萬二千二百多頃，而每年增加賦税二萬。

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九年，由光禄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方核天下隱田，大吏争希張居正指增賦，廩令如額而止。境内回回部常群行拾麥穗，間或草竊，耀州以變告。廩撫諭之，戮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器，儕偶不得至十人。

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求祭祀建文朝的忠臣十二人，將王守仁祔祭在孔子的祠廟。不久提拔爲太僕少卿，又徙官南京太僕卿。萬曆九年，由光禄卿改任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當時正調查全國隱瞞不報的田地，大官争相迎合張居正的旨意而增加田地税，蕭廩指令税收到定額爲止。陝西境内回回部族經常結群出動拾取麥穗，有時乘機掠奪，耀州以發生事變報知。蕭廩對回回進行安撫，殺死幾個人，事變於是平定下來。命令回回拾麥不准携帶武器，結群不能滿十人。

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廩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請減上供織造，不許。遷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尚書。

升任右副都御史，遷任浙江巡撫。起先因爲賞賜進獻貢品的使者，每年增造綵幣二千。蕭廩請求均攤給福建和徽、寧各府，皇帝順從了他的請求。隨即，請求減免上交朝廷供用的織造用品，没有同意。遷任工部右侍郎，又召改任刑部。升任兵部左侍郎，在官任上去世。贈官尚書。

廩初從歐陽德、鄒守益游。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蕭廩起先與歐陽德、鄒守益交往。制法立行純厚謹慎，因此所到之處都有所建樹。

賈三近

賈三近，字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

賈三近，字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入選爲庶吉士，授官吏科給事中。隆慶四年六月，上書陳述："善於管理國家的人遵循法令而稱合百姓的心意，去除太過分的做法罷了。現在

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厘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

朝廷的命令不被郡縣所相信，郡縣的命令不被平民所相信。減免租税而催租却更加急迫，進行賑濟而催逼拖欠却如原樣，慎重用刑而含冤死去不斷。如數的納税，上交朝廷供享的給用，邊疆的費用，儘管想減除絲毫却做不到。形勢限制，無可奈何。而且監司驗查官吏的政績，大多看重奮發成事的人，而輕視寬厚平易的人。郡縣地方官雖有才德，而安定民心的心思逐漸轉向繁瑣苛刻，安撫體恤的想法日日被徵收租税所消除，百姓怎麽能不困苦。乞求告誡官吏一定要遵循法度，而監司考核政績不要衹是看重短時間的功績，忽視淳厚寬大的體統。”隨後，又上書説：“巡撫巡按衆臣對待州縣長官，一概看重進士而輕視舉人。同樣是寬厚，説到進士就認爲是安撫體恤，説到舉人就認爲是無原則的寬容。同樣是嚴厲，説到進士就認爲是精細明察，説到舉人就認爲是苛刻凶暴。所以作爲舉人的，不到白頭缺齒不求授官。有的人止步不前毁去官服，打消做官的念頭。而舉人中難道缺少才能優異的？應該使他們努力進取仕途，根據所作所爲給予鼓勵。”詔令都同意。又徙官左給事中。到貴州審核事情，中途被停止派遣，於是請假回鄉。

神宗嗣位，起户科給事中。萬曆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夤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黄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熿，隆慶間用賄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争，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爲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温泰請盡輸關税、鹽課於内庫，三近言課税本餉邊，今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内帑，必誤邊計。議乃寢。頃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禄卿，請假歸。

神宗繼位，起任户科給事中。萬曆元年，平江伯陳王謨因是太后姻親，期望鎮守湖廣。三近彈劾其行爲醜陋，於是没有遣任。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彈劾譚綸被貶謫，三近率領同僚進行援救，詔令增加供用庫黄蠟每年二萬五千，三近等又加以諫阻，都不被聽從。當時剛實行海運，船多沉没，因三近上言罷除其役。肅王縉熿，隆慶年間施行賄賂而得以輔國將軍承襲封號，到此時又請求恢復莊田，三近兩次上疏争諫，於是没有給他。起初，有令徵賦以八分爲率，達不到的加以議罰。三近請求土地凋敝者減少一分，詔令依從。中官温泰請求把關税、鹽課全部輸入内庫，三近上奏説課税本是用來作爲邊地守軍的軍餉，如今屯田一半荒蕪，開中法敗壞，塞下資用衹依靠這來供給，如果歸入内庫，一定會耽誤邊防大計。此議於是止息。不久，提升爲太常少卿。再升爲南京光禄卿，請假回家。

十二年召掌光禄，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萬曆十二年，被召回掌管光禄，這年秋天授官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京都附近地區發生嚴重饑荒，三近救濟得法。被召回授官大理卿，尚未上任，因父母年老而回家奉養。起官兵部右侍郎，又因父母年老提出辭官，没有得到同意。不久去世。

李頤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典故，負才名。萬曆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祇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爲湖州知府。遷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頤爲白其冤，而密殲首亂者。以母喪歸。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官中書舍人。他廣博地學習典章和掌故，享有才名。萬曆初年，升任御史。同任御史的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先後遭到處罰，李頤上書直言進行申辯解救，皇帝不聽從。在湖廣、廣西清理軍隊，請求免除本地百姓去遠方守防，僅僅充當鄰近衛所的軍士，詔令表示同意。觸犯張居正，出京擔任湖州知府。遷任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發生兵變，知府沈鈇將要獲罪，李頤爲他申辯冤屈，而秘密除掉爲首作亂的人。因母親去世而辭官回家。

起故官，莅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頤與總兵王保擒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讋。已，别部伯牙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都御史。

服喪期滿出任原官，到陝西。升河南右布政使。提拔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升右副都御史。因平定叛亂的軍隊，升兵部右侍郎。長昂凶暴傲慢，李頤和總兵王保捉獲他的親信小郎兒等七人，寇賊於是畏懼。隨後，另一支部屬伯牙入侵，李頤督察將領和士兵在羅文峪將其打敗。升左侍郎。過了很久，升右都御史。

時礦税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曄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遼東税使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内監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税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内，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

當時礦税使者出使各處。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曄駐通州。李頤進上奏章説："燕京是象徵帝王氣運的瑞氣所彙集的地方，離帝王墓地近，開礦必定會損害帝王靈氣。"又説："京師附近地區土地荒蕪年成歉收，而皇帝使者徵索不留纖毫，恐怕臨清激起事變的慘痛，在京都重現。"隨即，遼東税使高淮誣告山海同知羅大器，李頤又説："宦官和外任官吏，當初并無統領關係，而且負責遼陽礦税爲何要干涉薊門事務？如果都效法高淮所作所爲，官吏將不能存留下來。陛下奉受天命的權力，統治天下，現在權力完全落到宦官小人的手中，早進言晚答覆，好像回聲的應和。即使所彈劾的應該加以治罪，尚且説不上什麼名義，何况無罪，而凶

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决口，下疏故道，爲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尚書。

狠地進行打擊。"皇帝都不予答覆。李頤居官鎮守十年，威望大爲顯著。朝廷派出的宦官使者懼怕李頤清廉正直，京都附近地區的百姓稍許安定。萬曆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替代劉東星管理河道。建議在上修築河堤决口，在下疏通原來水道，作長久打算。纔兩個月，因勞累去世。贈官兵部尚書。

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爲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謙早卒，以己蔭畀其子。

李頤任官三十多年，乘破車騎弱馬，穿布衣吃蔬食。當初任職御史時，帶頭請求將胡居仁列入孔子祠廟進行祭祀，意見没有被采納。看到居仁裔孫希祖年幼又貧困，李頤將女兒許嫁給他，把他撫養在自己家中。弟李謙早年過世，李頤將自己封蔭官爵給了弟弟的兒子。

朱鴻謨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吴中行等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爲民。

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災賦，請减饒州磁器，不報。又疏薦建言削籍者，忤旨，奪俸。擢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州十府。引二祖節儉之德，請裁上供織造，報聞。吴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爲準，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爲立籍，定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爲非，遠近訛言謂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於尚書石星，令覆勘，乃解。鴻謨尋入爲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醵金以辦。贈刑部尚書，謚恭介。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職爲吉安推官。在生員中結識了鄒元標，以隆厚之禮對待鄒元標。升南京御史。元標和吴中行等人獲罪，鴻謨上疏解救，措辭冒犯了居正，被削官爲民。

鴻謨解職回鄉後，閉門講學，不進入城市。居正去世，朱鴻謨出任原官，出京巡按江西。進言因發生水災減免租税。請求削减饒州瓷器燒造。皇帝不予答覆。又上書薦舉陳述意見而被削去官籍的人，觸犯了皇帝的旨意，被罰扣薪俸。提升爲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升任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任應天、蘇州十府巡撫。引稱二祖節儉之德，請求裁减上供絲織品數量，回報説已聞知了。吴中徭役不均，朱鴻謨命令一概以田地數量爲準，不到百畝的不出徭役，縣裏訂立名籍，確定等差。有貴族子弟在鄉里任意横行，無賴之人與其共同爲非作歹，遠近的人們謡傳他們將圖謀不軌，鴻謨將他們全部逮捕，上疏報告事變。朝廷議論將要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急忙對尚書石星陳説，讓再加以審查事實，纔停止。鴻謨不久進入朝中任刑部右侍郎。在官任上去世。無錢殯葬，下屬官吏集資而辦理喪事。贈官刑部尚書，給予謚號恭介。

蕭彥　蕭雍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授

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倖賞。彥言："議招逆黨，爲中國逋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夫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旦，降人不可處内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閲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并允行。

職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提拔爲兵科給事中。自從邊塞多有告急情况以來，守邊官吏總是藉招降非分地求取功賞。蕭彥説："商議招降叛黨，祇是爲中原地區逃亡者所作的籌劃罷了，而竟然想用這樣的辦法招降漠北的敵人。而李俊、滿四等人整休養息百年，作亂一時，招降的人不能留居内地，是明擺着的道理。應該全都告知作罷。"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以工科左給事中身份視察陝西四鎮邊防事務。回到朝中，進言關於訓練軍隊、積蓄軍餉十件事，皇帝都同意照辦。

尋進户科都給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税，祖制也。况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内庫。彥言不當虚外府以實内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爲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爲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爲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并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胤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争，乃詔如新令。詔取黄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户部言減其半，不從。

不久，升户科都給事中。當初，施行測量土地面積的辦法，延、寧二鎮增田一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求三年之後收取田地税。蕭彥説："西北地區開墾荒地，永久免除租税，這是祖先立下的規定。何况二鎮多有沙石，怎麽能規定永久的税額，使剛剛聚集起來的流亡在外受人傭作的人産生離開的想法。"於是撤銷先前的命令。詔令高價購求金珠。隨即，停止交易，而命令將金珠款項納送皇宫的庫房。蕭彥認爲不應該空虚外庫以充實皇宫庫藏，皇帝没有聽從。不久進言："考察官吏的辦法，不應該看徵收租税多少定政績的好壞。以往隆慶五年，詔令徵收田地税不到八成的，停發官吏的薪俸。到了萬曆四年，就又以徵收九成爲符合規定，還命令一并徵收以往拖欠租税二成，這樣百姓每年納税在十成以上。官吏懼怕考核政績，必定嚴厲地加以敲打鞭笞，逼迫交納，百姓的財力承受不住，那麽流亡跟着産生。臣以爲徵收九成和一并徵收積欠租税這兩種意見，不應一同施行。所謂少收一成，百姓就受到一成的賜予。"主管衙署商議同意照辦。没有多久，浙江巡撫張佳胤重新將原先施行的辦法提請，主管衙署又聽從了他的主張。蕭彥上書相争，於是詔令依照新近的命令辦事。詔令取用黄金三千二百兩，蕭彥請求接受户部意見削減其中一半，皇帝没有同意。

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匀答千巖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彥檄副使楊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國亨詭言獻大木，被賚。及徵木

提拔爲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身份巡撫貴州。都匀答千巖苗人叛亂，當地土官蒙詔不能制止，蕭彥下文書告知副使楊寅秋將其打敗捉拿。宣慰安國亨假稱進獻大木，受到賞賜。等到

無有，爲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訐彥於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

取木却没有，被蕭彥彈劾。國亨畏懼，誣告商人奪走了他的木頭，在朝中攻擊蕭彥。皇帝發怒，想處罰蕭彥。大學士申時行等人説國亨反咬一口，蔑視朝廷，皇帝這纔作罷。

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噪，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脅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

改任雲南巡撫。當時用兵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於統領軍隊，士兵大肆喧鬧，守備姜忻將他們安撫平静。而這些士兵向來傲慢，給予軍餉稍許遲緩，於是發起叛亂。他們進軍到永昌，直奔大理，到達瀾滄，經過省城。蕭彥調遣土兵、漢族士兵夾攻他們，斬殺八十人，被迫跟隨的都予以安撫驅散。事情報告朝廷，賞賜銀兩幣帛。自從緬甸叛亂以來，孟養、車里兩個宣慰使長久没有進貢物品，到了這時恢復進貢，蕭彥安撫并接納了他們。

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日本躪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請勤王，尚書石星因令發兵搗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召拜户部右侍郎，尋卒。

不久以副都御史巡撫鄖陽。晋升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日本侵犯朝鮮。適逢暹羅來進貢物品，它的使者請求出兵救助王朝，尚書石星於是叫暹羅派兵攻打日本。蕭彥認爲暹羅地處邊遠的西面，離日本有一萬里路，怎麽能够越過大海，請求取消出兵建議，石星堅持不同意。後來暹羅的士兵最終没有出動。召回拜官户部右侍郎，不久去世。

彥從同縣查鐸學，有志行。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謚定肅。

蕭彥跟隨同縣人查鐸學習，有志向操行。任官通曉天下事，所到之處爲人稱道。後來贈官右都御史，給予謚號定肅。

弟雍，廣東按察使。宦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

弟蕭雍，任廣東按察使。做官的政績比蕭彥遜色，而學問超過他。當時人稱他們爲“二蕭”。

查鐸

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時，爲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爲山西參議。萬曆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年間，任官刑科左給事中。觸犯了大學士高拱，出京任山西參議。萬曆初年，任廣西副使，上書稱病辭職回鄉。修治水西書院，宣講王畿、錢德洪的學説，後輩大多歸從他。

孫維城

孫維城，字宗甫，丘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濬、太康、任丘三縣。萬曆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諸生吴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

孫維城，字宗甫，丘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任濬、太康、任丘三縣知縣。萬曆十年，提升爲南京御史。當初，張居正不去奔喪，寧國生員吴仕期想上書規勸。事情還没有辦，太平同知龍宗武將這事告知提督操江胡檟而讓他説給居正

胡檟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置獄，搒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冤，維城疏言狀。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參議，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

聽。恰逢有僞造海瑞彈劾居正的奏章，這事在朝廷官報中傳揚出去。宗武猜想是仕期所爲，於是把他關進監獄，拷打七天而死去。居正去世後，仕期的妻子替丈夫申冤，維城上書陳述事情的經過。胡檟已經提升爲刑部侍郎，宗武任湖廣參議，這時都被削職發送戍守邊疆，全國的人爲這件事感到高興。太監田玉提督太和山請求兼管分守事宜，皇上同意他的請求，維城援引祖先定下的制度，極力表示反對。

俄以救言官范儁，奪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國，出爲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兔挾五千騎邀賞，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使。

不久因援救言官范儁，被扣罰薪俸一年。因觸犯自己中進士時的主考官大學士許國，出京任永平知府。提升爲赤城兵備副使。修沿邊塞的堡壘二百六十所，招募史、車二部一千多人。因功經多次提升任按察使，兵備副使之職不變。部落首領安兔倚仗五千騎兵請求功賞，維城向督、撫請示，撤除他謀收功賞的請求并對他進行了責斥，安兔行爲收斂不敢放肆。不久維城以右布政使徙守宣府，改任廣東左布政使。

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至是，吉囊、卜莊等乞款。聞巡撫王見賓當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著宰，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黄嘉善代，二人并申約束。維城又條善後六事，款事復堅。

萬曆二十九年，拜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居住在河套的韃靼部族經常謀反作亂，停止進貢貿易十多年。以後回到松山，修築邊界的城墻，各部落的首領感到畏懼，河套的韃靼部落愈發發起侵犯。到了這時，吉囊、卜莊等人乞求議和。他們聽説巡撫王見賓將要離職而去，請求更加迫切。在寧夏叫著宰的，也向巡撫楊時寧請求議和。兩鎮都作了上報，給事中桂有根請求任憑邊疆地區的官員自作主張。維城剛替代見賓，時寧也升職離去，以黄嘉善替代，兩個人一同重申規約。維城又陳述關於妥善處理事後遺留問題的六件事。議和一事重新得以牢固確立。

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紿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沙可盡乎？"卒遂噪。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治嘩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橐，僅俸

當初，維城在宣府的時候，和總兵官麻承恩互相不親善。適逢承恩也轉來鎮守延綏。一天，維城看到城外積沙高及城墻，命令軍中編外的餘丁將沙清除。承恩哄騙大家説："吃飯都不能常飽，况且邊塞的沙石可以清除完嗎？"士兵於是喧鬧起來。維城對他們解釋説："清除城旁沙石，用來防備敵寇而已，不是説要清除邊塞的沙石。"士兵明白過來離散而去。維城於是自我彈劾，皇上安慰并挽留維城，懲辦鬧事的人。但維城竟然

數金，賻而歸其喪。

因這事患上疾病，没有幾個月之後去世。將領們進來翻看他裝物的袋子，衹有薪俸數金，他們出資將他的遺骨運送回鄉。

謝杰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初進士。除行人。册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褻。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進南京刑部右侍郎。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初年進士，任行人。奉皇上命令册封琉球，回絶了他們贈送的禮品。琉球的使者入京表示感謝，仍然以金相贈，謝杰最終向朝廷説明而退回了贈金。歷官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每年祭祀懿文太子，以掌管祭祀事務的官員替代，謝杰説："祭祀用的文書上署着皇上的名義，而派遣低賤的人去辦理事情，對於禮儀是一種褻瀆。請求遵照哀冲、莊敬兩位太子先例，派遣列侯代祭。"皇上贊成他的建議，於是派用南京五府僉書。經多次提升任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下屬官員中受到薦舉的人拿財物表示感謝，謝杰説："先受賄而後推薦，屬於明火執仗的盜寇。先推薦而後受賄，屬於虚有外表的盜寇。"人們把它看作是名言。晋升南京刑部右侍郎。

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宫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并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虚。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缺齋居；宸宫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采礦榷税。前此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恤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盛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虚，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

萬曆二十五年春季，謝杰因皇上政事荒廢，上書陳述十條規勸的意見。認爲："以前侍奉太上皇和太后始終如一，現在則早晚問安長時間荒廢，慶賀也少露面。孝安太后出殯，又不親自相送。以前祖廟的四時祭祀都親自前往，現在則派人代理。以前參與經史的講席，勤奮學習聖人的學説，現在則講習的官員空設，講席長時間空着。以前早起臨朝聽政，現在則安坐深居，長年不出。以前發生旱災則來到郊外祭祀天地神壇祈福，現在則神壇大祭，長期不作齋戒。皇宫有災，也忘了修身反思。以前四方發生旱澇災害，大多散發國庫所藏的錢財，現在則采礦徵税。以前享用財物有所節制，現在則年進月運，而江右的瓷器，江南的紵絲，西蜀的扇子，關中的絨布，徵收一概超過定額。以前樂意聽取正直的言論，現在則密封的奏章剛進上，嚴厲的詔令隨之而下，官吏衹要遭到罷免放逐，就永遠不予赦免召回。以前安撫體恤皇族，加重恩惠情義，現在則楚王被人誣告，宦官來回往返，以市井犯法作亂的人去離間皇室骨肉至親。以前官吏充足任意

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爲刑部左侍郎，擢户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

派使，在下没有空缺的職位，現在則大官職位多空缺，衆官職位不予填補。這是陛下孝敬父母、尊敬祖宗、愛好學習、勤力政務、敬重天意、愛護百姓、節用財物、聽取意見、熱愛親屬、重用賢能，都不能與當初一樣了。”皇上不予答覆。召回任刑部左侍郎，提升爲户部尚書，督倉場。當時四方遇到災害，都請求以折價徵銀代替徵收糧米，謝杰請求每年交運糧米必須三百萬以上纔允許考慮折價徵銀，依從了他的建議。萬曆三十二年在官任上去世。

初，杰父教諭廷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量。

起初謝杰的父親教諭廷衮居家年老，同族的人假藉他的名義拖欠賦税。縣令劉禹龍告訴御史將謝廷衮逮捕。謝杰代替他父親受審訊，幾乎喪命。後來謝杰巡撫贛地，禹龍家居，未曾施行報復，當時的人佩服他的氣量。

郭惟賢

郭惟賢，字哲卿，晋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南京御史。張居正既死，吴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録。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馮保惡其言，謫江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主事董基諫内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遷户部主事，歷順天府丞。

郭惟賢，字哲卿，晋江人。萬曆二年進士，由清江知縣拜官南京御史。張居正去世後，吴中行、趙用賢等人尚未被任用。適逢皇上長子出生，皇上下令大赦全國，惟賢於是請求召回衆位大臣。馮保憎恨惟賢的意見，惟賢被貶官江山丞。馮保倒臺後，復任原官。彈劾左都御史陳炌迎合權貴的旨意，建議罷免御史趙燿、趙應元，説他們不能掌領法紀。陳炌被罷免官職。又薦舉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這些人都被召回任職。主事董基直言規勸宫内操練士兵一事而遭到貶謫，惟賢解救他，觸犯了皇上的旨意，調任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人都進上奏章進行解救。皇上發怒，對他們不同程度地扣罰薪俸。惟賢不久提升爲户部主事，歷官順天府丞。

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絶賦額猶存。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爲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急奏報。惟賢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爲王履畝，增賦二萬五千，非復如

萬曆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分封德安，同各王府相比較田地數額加倍，而封國削除後所徵收的税額還保留着。等到皇上的弟弟潞王來到封地衛輝，全部把景王府的税收給了潞王。潞王進言税收不到定額，皇上爲此扣罰監司以下官員的薪俸，責成撫按趕快上報。惟賢説：“景府的税額都是奸民投送，虚誇了它的數

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徵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勛戚官莊，遇災蠲減視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亡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迭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興邸舊賦，請罪潛江知縣及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中官問，而臣等爲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以太和山香税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啓聖。詔皆從焉。

額。臣替潞王測量土地，增加税收二萬五千，不再如以前虛報的數額，王反而説税收不足，這是爲什麽呢？而且潞府離楚地遥遠，不如由官吏徵收，再轉送給潞府。《會典》記載，皇室莊田和有功績的皇族親戚的莊田，碰上災害減免税收同民田一樣對待。現在襄、漢水泛濫外流，潞王的佃農流亡超過半數，請求按照條例減免税收。”又説：“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隊駐守武岡，而永州、寧遠各衛軍隊遠去駐守廣西，士兵感染瘧疾而死亡的人無數。請求輪流駐守武岡，撤除派軍隊駐守廣西一事。”皇上全部答覆同意。承天守備太監因徵收興邸原先的賦税，請求處罰潛江知縣和衆佃農，皇上命令撫按捉拿。惟賢説：“臣巡撫楚地，凡是事情無不應當干預。現在太監過問，而臣等去進行捉拿，臣實在做不到。”皇上感到他説話耿直而停止了原來的做法。不久請求以太和山供神拜佛所徵取的税收充抵王府拖欠的俸禄，免除向百姓額外索取租税。又請求以周敦頤的父親輔成祔祭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皇上下令都聽從他的這些建議。

入爲左僉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臺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效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户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謚恭定。

調入爲左僉都御史。主張州縣官員由地方長官推舉又由吏部調動到京都任職的做法不應長久停止，負責勸諫議事的官員不應長久關押，尚書或御史的官位不應長久空缺。隨後，又説天下多有變故，但從大官到監司的職位，大都有空缺而不予填補，政務日益廢棄鬆懈，而且陳述意見而遭到處罰的不少於一百多人，效忠的人都長久棄置不用。皇上没有采納。不久升左副都御史。請求早日立皇太子，慎重選擇内閣大臣，趕快施行考核推選，推薦人才的奏章儘快批覆下發，都没有給予答覆。過了很久，因母親去世辭職回鄉。起用爲户部左侍郎，還没有上任就去世了。追贈右都御史。天啓初年，贈予謚號恭定。

萬象春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户部、光禄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

屢遷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盛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工科給事中。皇上的女兒出生，皇上下令户部、光禄寺各進送銀子十萬兩。象春極力直言規諫，皇上没有聽從。

經多次提升任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深受寵

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諫，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禄不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㰂意，群毆睦㰂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禄。象春復以次詣秦、晋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真人張國祥乞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勋戚不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肩輿。定國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於内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遣緹騎逮問，宫禁邃密不當宿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叙遷，内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爲時所稱。

愛，而皇上沉溺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發生火災上書直言規諫，皇上答覆所報事情已經知道。當時皇族繁衍，每年的俸禄供給不上，象春建議作一番變通。適逢河南巡撫褚鈇也進言這件事，皇上就命令象春遍至河南、山西、陝西各王府，進行規劃而報知。象春到達河南正收集意見，而周府各同族的人懷疑褚鈇的奏章出自宗正睦㰂的旨意，群起將睦㰂打得幾乎喪命。象春以所發生的情狀報知，皇上爲此扣罰衆人一年俸禄。象春又先後到過秦、晋各王的封地，進言於事便利的十五件事情，大多被立爲政令。道士張國祥乞求三年一次朝見，象春認爲旁門邪道没有傾注對民衆和國家的關懷，不應當歸入向皇上陳述職守的行列。當時皇上下令准許皇后的父親永年伯王偉乘坐轎子，象春説："有功勋的皇親國戚不能乘坐轎子，這是祖先的規定。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是太后的父親，年老體衰髮白時受封，纔賜給轎子。定國公徐文璧是領頭於班列而身居重要職位的大臣，繼承爵位時間長久，所以也享受特殊的恩典。現在王偉不能與三人相比，乞求撤除先前的命令。"皇上都不同意。初秋的季節將要祭祀祠廟，皇上在皇宮中住宿齋戒，象春説齋戒應當在休息宴游的便殿進行，而不應在内室。皇上發怒，扣罰他薪俸三個月。隨後，因發生災害和奇特的自然現象，象春説："地方官吏貪殘不應當派遣禁衛緹騎去逮捕審訊，皇宮幽深不應當駐扎太多的士兵，朝廷官員陳述意見而遭罷免應當予以分别提升，宫内臣僚犯罪應當交給宮外官吏審理。"皇上答覆所報事情已經知道。象春擔任諫官的時間長，先後進呈七十多封奏章，大多是有關軍務和國政的大事。而請求恢復建文年號，追加景帝的廟號，尤其被當時所稱道。

出爲山東參政。妖賊郭大通爲亂，計擒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躪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象春拊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税至，象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

出京任爲山東參政。妖賊郭大通作亂，用計擒獲了他。歷官山西左布政使。萬曆二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侵犯朝鮮，沿海郡邑全部戒嚴。象春安撫軍民，供輸物品，適應時機即時辦理。宦官使者陳增因負責礦税而到來，象春上書陳述這種做法的害處。福山知縣韋國賢冒

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遂引疾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犯陳增而遭到欺凌，象春極力保護他，陳增於是舉劾國賢從中阻撓，象春結黨庇護。皇上下令逮捕國賢，扣罰象春薪俸，於是象春托病辭職回鄉。起用爲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任而去世。贈官右都御史。

鍾化民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最。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官惠安知縣，多有傑出的政績。御史安九域將他推薦給朝廷，因爲任職未到規定的時間，改任樂平知縣，治政又列爲上等。

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爲業。今慮其闌出爲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所資。請聽逾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曩寧夏乏餉，歲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没，濫征之民。請以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旱請蠲振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爲尚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司正。

徵召并授職爲御史。與同僚何卓、王慎德一起上書請求立皇太子，没有給予答覆。出京視察陝西茶葉馬匹貿易情況，說："邊遠地區田地凍寒，僅僅以養馬作爲生業。當下擔心馬匹未經准許私自出境而制定嚴格禁令，結果民衆生息和境内貿易全都衰敗，官方和私人發生危急事情也不能得以資助。請求任憑出境販賣，衹是不能進入到外族中去。又以往寧夏缺少軍餉，每年發放一萬金換取糧米二萬七千石，以後主管部門私自侵吞，無節制地向百姓徵收錢財。請求用開墾田地所得糧食補充軍糧，永遠停止額外徵收的做法。"都答覆予以同意。任爲山東巡按御史。年内乾旱，請求免除賦税進行救濟，先發放後報知。因在寧夏時取官方銀錢往來應酬，被尚寶丞周弘禴所彈劾，調任行人司正。

累遷儀制郎中。潘王理堯由支庶嗣，請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潘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帝命并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禄丞。

經多次提升任儀制郎中。潘王理堯由宗族旁出支派繼承王位，請求封他的妾所生兒子爲郡王，化民堅持表示反對。皇上下達旨令說："衹給予形式上的名稱，不過使他藉此完成婚娶罷了。"化民進言說："潘王妾生兒子與嫡長子相比誰親？王妾生兒子不受封，擔心會妨礙婚娶，嫡長子不就王位，不擔心會妨礙參與受教嗎？"皇上發怒，因化民言辭公正無法加以爲難。皇上命令一同分封三王，化民和顧允成等人在朝房當面詰問王錫爵。不久晋升光禄丞。

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悦。既竣，繪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

萬曆二十二年，河南發生嚴重饑荒，有人吃人的現象，命令化民兼任河南道御史前去賑濟。救荒的法令制度全都得以實施，民衆十分高興。事情既已完成，畫成圖樣進上。皇上贊賞他，下

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

旨令予以稱贊達兩次。提升爲太常少卿。萬曆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伐并平定南陽礦采盗賊。夾河賊招集幾千人，化民又督兵打敗了他們。當時正進行開采礦石，化民上書極力直言加以規諫。

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遍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惠。

化民身材矮小精明强悍，足智多謀。任官勤勉而嚴厲，所到地方建立聲譽。遍經八府，引見父老詢問疾苦。因勞累在官任上去世，士子和平民相隨稱頌於朝廷。皇上下令贈官右副都御史，賜予祠廟，祠號爲忠惠。

吴達可

吴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曆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并有聲。

吴達可，字安節，宜興人，是尚書吴儼的侄孫。萬曆五年進士。歷官會稽、上高、豐城的知縣，都有聲譽。

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皋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皋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册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税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繪上饑民十四圖，力請振貸。税使馬堂、張日華議加鹽税，奸商妄稱嘉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於鹽課補給，户部許之。達可皆抗争，事得已。

入選授官御史。上書請求皇上參與經史講席，努力學習，經常與大臣、御史臺的諫官當面商議行政事務。皇上答覆所報事情已經知道。大學士趙志皋長期患病乞求辭職，没有准許。達可竭力聲稱志皋老邁無能，應該罷免，意見未被采納。萬曆二十八年正月，請求因始和布令，舉行皇長子册立爲皇太子、加冠婚娶的禮儀，選取内閣大臣，補充負責諫議的官員，撤除掌管礦税的宦官使者，没有給予答覆。到長蘆視察鹽政。年成歉收，繪成并進上關於飢民的十四幅圖，竭力請求賑濟。税使馬堂、張日華主張增加鹽税，奸商胡説嘉靖中期大同用兵借其錢財三萬六千金，請求從鹽税中補給，户部同意了請求。達可都直言相争，事情得以停辦。

改按江西。税使潘相毆折輔國將軍謀圮肢，并繫宗人宗達，誣以劫課，劾上饒知縣李鴻主使。帝切責謀圮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同官湯兆京亦極論相罪，且言遼東高淮、陝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爲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聽。鴻，吴人，大學士申時行之婿。萬曆

改任江西巡按御史。税使潘相打斷輔國將軍朱謀圮的肢體，并且拘禁宗人宗達，誣衊他們搶劫税金，彈劾上饒知縣李鴻暗中主使。皇上嚴厲責備謀圮等人，免除李鴻的官職。達可説："宗人無故遭受刑罰，又再加以責問，將使得宗室人人自身感到恐懼。李鴻無罪，不應該削職。希望趕快懲辦潘相的罪行，恢復李鴻的官職。"同爲御史的湯兆京也極力陳述潘相的罪行，而且説遼東高淮、陝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都是首惡，是殘害民衆的人，不可一日存留。皇上都不聽從。李鴻，吴地人，大學士申

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爲吏部郎中高桂所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强直稱。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采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争之，乃寢。

時行的女婿。萬曆十六年考中順天鄉試，被吏部郎中高桂所指責。過了七年成爲進士。到了這時，同潘相相對抗，以倔强耿直著稱。潘相又請求開發廣信銅塘山，采取大木，開挖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又極力規勸不能這樣做，内閣學士也對這事有争執，事情這纔作罷。

還掌河南道事。佐温純大計京官。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禄，進通政使。鎮撫史晋以罪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晋尋得罪。奏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數事，帝嘉納焉。尋上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回京掌管河南道事務。協助温純考察京都的官員。不久陳言更新政事的要義，懇切規勸内閣首席大學士沈一貫。奏章被擱留在宫中。提升爲太僕少卿，又升任南京太僕卿。召回改任光禄卿，晋升通政使。鎮撫史晋因罪罷免，胡亂地進上密封的奏章毁謗朝廷的權貴。達可禁封他的奏章而彈劾他，史晋不久獲罪。進言請求糾正奏章的樣式、摒斥邪惡的人、重視糾正錯誤、懲罰犯法作亂的人幾件事，皇上贊許并采納了意見。不久進上奏章乞求辭職回鄉。去世後，贈官右副都御史。

贊曰：龐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諝幹局，咸有可稱。賈三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却屬吏饋，亦無愧楊震云。

贊曰：龐尚鵬等人歷官朝廷内外，才智能力，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賈三近陳述當世政務，多含寬厚長者的見解，他關於任官資格的言論，深切地擊中積弊。謝杰拒絶下屬官吏的饋贈，也無愧於楊震這樣的人。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六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楨　李化龍 江鐸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楨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户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爲商人請支芻糧銀巨萬，學曾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禄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厘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任户部主事，提升爲郎中。宦官替商人請求給付糧草的銀兩數目極大，學曾堅持表示反對，事情這纔作罷。不久提升爲光禄少卿，晋升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年，土蠻大舉進入永平。學曾進駐山海，發送文書命令將領王治道等人追擊到義院口，大勝。晋升右副都御史。學曾於是更换將官，招納投降歸附者，整頓屯田二千多頃，多次打敗敵人，受到賞賜。因病辭官離去。起用爲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隨即改任吏部，轉任左侍郎。

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詣居正邸争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給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居正殁逾年，起南京户部右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尋以南京户部尚書致仕。

穆宗去世，大學士高拱想除去馮保，囑托言官進行彈劾。學曾送書信給大學士張居正，説："别人都説您與馮保進行策劃，皇上臨終留下的詔書也出自您的手。面對眼下發生的事情，不應該再庇護這個閹人。"居正發怒。等到高拱被罷免，整個朝廷感到驚恐，惟獨學曾大聲宣稱："皇上即位不久，就斥逐顧命大臣，而且詔書出自什麽人之手，不可不向百官明白交代。"約衆大臣到居正的住所去争執這件事，衆大臣大多不去，居正也托病推辭。從此更加觸犯了居正。外任爲南京右都御史。未上任，給事中宗弘暹迎合居正的旨意彈劾他。皇上下令以原官聽候調遷，學曾於是回鄉。居正去世後一年，起用爲南京户部右侍郎。召回任右都御史，督理糧倉事務。不久以南京户部尚書退休。

萬曆十八年，順義王撦力克西

萬曆十八年，順義王撦力克向西奔赴青海，

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先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略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總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曾。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曾至，與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曾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詆洛玩寇。會撦力克東歸，火落赤諸部亦徙去，學曾奏撦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其說本采諸道路，朝士乃争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曾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土昧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曾令總兵官杜桐、神木，參將張剛、孤山，游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

火落赤、真相侵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先後被殺。朝廷任命尚書鄭洛爲七鎮經略兼領總督，鄭洛堅持辭去總督職位。第二年春季，内閣大臣王錫爵推薦學曾。起用爲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的軍務。當時鄭洛一心主張議和。學曾到來，與他商議意見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支持學曾。起先，封順義王，夢熊因直言勸阻而獲罪，學曾也對高拱説封王不妥當。到了這時，撦力克幫助叛亂，學曾、夢熊想因此而討伐他，譴責鄭洛玩忽了敵寇。適逢撦力克向東返回，火落赤各部也遷移離去，學曾進言："撦力克雖然返回，却暗地在嘉峪留下精鋭兵力二萬人，想幫助火落赤、真相。"這種説法原是來自道聽途説，朝中官員於是對此争相附和。錫爵心中懊悔，進上奏章陳言情況，又發送文書責備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因順義王已經向東返回，宣、大情况危急，召回鄭洛確定安撫的意見，將學曾的奏章擱在一邊不加理睬。没有多久，河套部落首領土昧明安進來交易完畢，請求增加賞賜。學曾命令總兵官杜桐、神木，參將張剛、孤山，游擊李紹祖，出其不意襲擊并殺死明安，俘獲和斬殺敵人四百八十多人，繳獲了數量相當的馬匹牲畜和器具。學曾因功加官太子少保。而明安兒子擺言太揚言要復仇，召喚各部。

明年，哱拜反，遂煽諸部爲亂。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脱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夢妖物入妻施脅而生；狼形梟啼，性狠戾。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拜義子哱雲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經略鄭洛，願與子承恩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棰之二十，雲、文秀

第二年，哱拜發起叛亂，於是煽動各部作亂。哱拜，爲西部人。嘉靖中期觸犯他的部族首領，父兄都被殺，哱拜逃脱而前來投降，勇敢凶猛，多次立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華先後進言加授他副總兵官職，於是他多收留逃亡在外的人。子承恩，哱拜夢見妖物進入妻子施氏的胸脅而出世；形態像狼，聲音如梟，生性凶暴乖張。哱拜年老，承恩繼承父親的爵位。萬曆十九年，洮、河告急，御史周弘禴推薦承恩和指揮土文秀、哱拜乾兒子哱雲等人。巡撫黨馨下文書通告文秀向西增援，哱拜進見經略鄭洛，希望和兒子承恩一起隨從出兵。黨馨討厭他自我薦舉，對他加以壓抑，哱拜由此懷怨恨。到了金城，看到各鎮軍隊都比他士兵差勁。等到賊退却，從邊境之外取道而回，敵寇的騎兵碰上他都驚慌而退，

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二十年三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雲、文秀殺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東暘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承恩、朝爲左、右副總兵，雲、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武，河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既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虜、花馬池。全陝皆震動。

於是哱拜産生輕視裏裏外外的想法。黨馨多次制約哱拜，并且審理承恩的罪行，將他杖打二十。哱雲、文秀也因其他緣故怨恨黨馨。恰逢駐守士卒請求衣糧而長久没有供給，哱拜於是慫恿軍隊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萬曆二十年三月殺死黨馨和副使石繼芳，逼迫總兵官張維忠上吊而死。哱雲、文秀殺死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東暘自稱總兵，擁戴哱拜爲謀主，承恩、許朝爲左、右副總兵，哱雲、文秀爲左、右參將。承恩於是攻克了玉泉營、中衛、廣武，河西一帶望風而頽敗。祇有文秀攻奪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而不能攻克。賊既已攻占河西四十七處城堡，將渡越黄河，又引誘河套著力兔、宰僧侵犯平虜、花馬池。整個陝地都受震動。

學曾檄副總兵李昫率游擊吴顯趨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鎮城尚爲賊據。著力兔等中外相呼應，拜、文秀攻趙武於玉泉。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如薰設伏射殺雲。昫救武，圍亦解。四月，昫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爲總兵，李蕡副之，已，復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游擊俞尚德戰死。翼日，朝、文秀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

學曾下文書告知副總兵李昫帶領游擊吴顯奔赴靈州，另外派遣游擊趙武奔赴鳴沙州，在沿黄河一帶扼制叛賊南渡，而自己則駐守花馬池，抵禦叛賊的前進要衝。李昫等人渡越黄河，賊將領大多逃離，四十七處城堡都被收復，祇有寧夏鎮城還被叛賊所占據。著力兔等人内外相互呼應，哱拜、文秀在玉泉攻打趙武。哱雲引導著力兔攻打平虜，如薰埋下伏兵射殺了哱雲。李昫救助趙武，圍困也得到解除。四月，李昫帶領士兵和原總兵牛秉忠一起到達鎮城之下。皇上已經提升董一奎爲總兵，李蕡爲副總兵。隨後，又提升如薰替代一奎，而以麻貴替代李蕡。他們還未到來，李昫等人就攻城。叛賊在東西二門分别出動精壯的騎兵三千人進行戰鬥，步兵排列火攻的戰車作爲營壘。官方軍隊向他們發起進攻，奪取敵方的戰車一百輛，追擊逃跑的敵人而將他們逼進了湖水中，叛賊溺水而死的無法計數。副總兵王通作戰尤其奮勇。家丁高益等乘勝進入北門，因後面的士兵跟不上而被殺害，王通也受了傷，榆林游擊俞尚德作戰陣亡。第二天，許朝、文秀逼迫慶王登上東城，乞求暫時休戰，假稱願意交出帶頭作惡的人。恰逢官方軍隊糧食吃完，於是撤退，在附近的城堡休整。

學曾日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

學曾日夜催促糧草，遣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軍隊。道路紆曲遥遠，所置辦的船隻也

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薫，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内虛，勾黄台吉妻，令其子撦達大、從子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貴等數攻城不能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宫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尚書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

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爲户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貶郃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黄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撦力克，與經略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撦力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夢熊有膽决，敢任事。會拜反，上疏自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曾合。

國楨，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詣國楨請收責於民，國楨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毁券。擢御史，會拜反，學曾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議欲遣爲大將，未敢决，國楨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爲提

没有準備好，於是駐扎在花馬池，等軍隊一到就轉移到靈州。没有多久，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薫，甘州原總兵張傑和麻貴的軍隊都來到，重新抵達鎮城并發動進攻。賊估計延綏、榆林因軍隊出動内部空虛，就串通黄台吉的妻子，叫他的兒子撦達大、侄子火落赤、土昧鐵雷侵掠原先的安邊、磚井堡用以牽制我方的兵力。承恩又乘機聯合敵寇軍隊，埋伏在延漢渠，掠奪糧車二百輛。學曾從花馬池回到靈州，遭到圍困，救兵趕到得以解圍。麻貴等人多次攻城不能攻下，賊殺死慶王的妃子，全部掠走慶王的宫女和黄金絹帛。牛秉忠在作戰中右腿受傷，於是又撤退軍隊。皇上采納尚書石星的意見，賜給學曾尚方劍督戰。恰逢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衆位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來到軍中，在六月重新攻城，連續作戰而不能攻克。

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調入爲户部主事，負責向寧夏轉運軍糧。改任御史，因直言規諫接受把漢那吉投降，降爲郃陽丞。經多次提升任贛州知府，平定黄鄉的寇賊。提升爲浙江副使，改任永平。萬曆十七年冬季，由山東布政使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不久改任陝西，晋升右副都御史。因請求討伐撦力克，和經略鄭洛的意見不相合。朝中的意見正偏袒鄭洛，排斥夢熊的建議而不予采納。適逢撦力克向東返回，鄭洛也回到宣、大，於是將夢熊轉徙到甘肅，和學曾一起共事。夢熊勇敢果斷，敢於承擔事務。恰逢哱拜叛亂，他進上奏章請求征討寇賊，皇上同意了他的請求。在六月到了靈州，和學曾會合。

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少年時高大雄壯自負，善於騎馬射箭。考取萬曆十一年進士。任固安知縣。宦官前往國楨那裏請他向百姓收取債務，國楨假裝叫百姓賣妻還債。百姓夫婦感到悲傷哀痛，宦官由此毁除債據。提升爲御史。適逢哱拜叛亂，學曾的軍隊久無戰功。當時寧遠伯李成梁正被判罪，朝廷商議想派遣他爲大將，但不敢决定，國楨獨自上書爲他擔保。於是派遣成

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楨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

梁的兒子如松爲提督，統領遼東、宣、大、山西各鎮軍隊前往。而國楨擔任軍隊的監軍，於是和如松一起到了寧夏。

初，學曾欲招東暘、朝，令殺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獄。巡撫朱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拜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舁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縶不遣。而學曾以賊求撫爲之請，帝切責。及是，城中百户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内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出，來奔。當是時，賊外以求撫緩兵，而陰結寇爲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曾與夢熊、國楨定計，决黄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鐵雷爲前鋒，而别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游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絶。學曾益决大壩水。八月，河决堤壞，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著力兔、宰僧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决，會學曾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

起初，學曾想招降東暘、許朝，叫他們殺死哱拜父子贖罪，就派遣士兵葉得新前去聯係。東暘、許朝等四人正約定共存亡，他們打斷得新的小腿，將他關進了監獄。巡撫朱正色因賊假裝請求投降，而張傑曾經任寧夏總兵，原先和哱拜相友好，就派遣張傑進城招降他們。許朝於是抬出得新見張傑，得新大駡賊，被殺害，張傑也被扣押不放。而學曾因賊請求安撫而爲他們請示一事，遭到皇上嚴厲的指責。到了這時，城中百户姚欽、武學生員張遐齡將書信射出城外，約定在内部接應，半夜點火。外頭的軍隊没有趕到，賊殺死姚欽、張遐齡的同黨五十人，姚欽繫在繩子上從城墻上爬下逃出，前來投奔。在這時候，賊對外請求安撫以延緩攻戰，而私下勾結敵寇作爲幫助，但糧食用完，局勢將趨於窘迫。七月，學曾與夢熊、國楨一起確定計策，决開黄河大壩河水灌注賊軍，河水流到了城下。當時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兵侵犯定邊、小鹽池，任用土昧鐵雷爲前鋒，而另派宰僧帶領一萬騎兵從花馬池西面的沙湃口進入，對哱拜接應支援。麻貴在石溝攻打了他們，敵寇稍許失利，分兵奔向下馬關和鳴沙洲。學曾命令游擊龔子敬把守沙湃口，而下文書徵召延綏總兵官董一元去搗毁土昧鐵雷藏身的地方，殺敵一百三十多人，寇大爲驚慌，退却離去。碰上子敬，將他重重包圍。子敬身亡，寇也離去，叛賊的援兵於是斷絶。學曾愈發决開大壩放水。八月，黄河决口，堤壩被冲壞，重新對它進行了修治。城外水的深度有八九尺，東西城倒塌一百多丈。著力兔、宰僧重新進入李剛堡。如松、麻貴等人襲擊并打敗了他們，追擊逃亡的敵人到了賀蘭山。賊更加畏懼，乞求議和，事情還没有决定，適逢學曾因獲罪被罷職。朝廷命令以夢熊代替學曾職位，夢熊終於獲得戰事的成功。

初，學曾之遣人招東暘、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

當初學曾派人招降東暘、許朝，留在固原十多天以等待受降，皇上指責他輕視敵寇。李昫渡

李昫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爲飭國楨如其言，國楨頗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爲學曾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國楨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曾至京。然學曾逮未逾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

越黃河又稍許遲緩，松山、河套敵寇搶先進入，官方軍隊因此而再度失利。學曾曾經上疏建議讓監軍不要參與作戰事務，皇上爲此依照學曾的建議告誡國楨，國楨對此非常怨恨。來到軍中之後，舉劾各將領猶豫不定，觀望不前，而頗以玩忽寇盜定爲學曾的罪狀。給事中許子偉也告發學曾受招降安撫的困惑，延誤國事。國楨又說僉事隨府從城墻上跳下，賊命令四人在下面擒拿，我方軍隊近在咫尺而不敢朝前；又北面敵寇幾萬人截斷我方運糧的道路，殺人多到無法計數，却隱瞞不報告。皇上於是大爲惱怒，將學曾逮捕送到京都。但學曾逮捕還不到一個月，城墻毀壞而大軍攻入，賊最終被消滅。

夢熊既代學曾，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楨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楨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楨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楨使間給東暘、朝、承恩互相殺，以降貰其罪。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如松率兵圍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寧夏平。夢熊、正色、國楨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帝御門受賀，詔磔承恩於市，夢熊、正色、國楨各蔭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曾初奪職爲民，敘功，以原官致仕。

夢熊既已代替學曾職位，也被賜給尚方劍。其時在靈州指揮調遣，惟獨國楨在寧夏監軍。賊被圍困很久，食物吃完無從獲得援助，而城墻遭受水的浸泡，更加嚴重倒塌。國楨帶領衆將領奔赴南面的關口。秉忠率先登上，國楨大聲呼唤，衆將領全部登上。賊退却而占據大城，國楨他們攻打了幾天都無法攻克。國楨使人伺隙哄騙東暘、許朝、承恩互相鬥殺，用以減免他們的罪行。三人內部發生猜疑，東暘、許朝於是先引誘并殺死承恩的同夥文秀。承恩也和他的同夥周國柱一起引誘東暘、許朝并將他們殺死，把東暘、許朝、文秀的頭顱全部懸挂在城上，打開城門投降。如松帶領士兵包圍哱拜的家。哱拜慌忙上吊，全家自焚而死。夢熊從靈州趕到，下令將哱拜的同夥和投降者二千人全部殺死，慰問皇族和士人平民。寧夏得以平定。夢熊、正色、國楨各自上報獲勝的消息，而俘獲承恩將他進獻到京都。皇上在宫門接受祝賀，下令在鬧市將承恩分尸，夢熊、正色、國楨分別獲得子孫承蔭的世襲官職，如松的功勞排在首位，如薰、麻貴、秉忠等人依照等級給予恩惠。學曾當初削職爲民，這時排列功勞，以原官退休。

學曾任事勞勣。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志皋、張位，志皋、位力爲學曾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曾無罪。國楨亦上

學曾擔負事務勤勉辛勞。灌城招降的計策，原是他所謀劃的。等到宣布獲勝，皇上召見大學士趙志皋、張位，志皋、張位盡力替學曾開脱，尚書石星和下屬官員大多申辯學曾無罪。國楨也

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居家數年卒。夢熊以功進右都御史。

進上奏章説："學曾應變稍許遲緩，臣請求處罰衆將領爲了振作士氣，而逮捕學曾的命令，出自臣的奏章，私下獨自悔恨。學曾不早點昭雪，臣將要受到後世萬代的指責。"如松也説："學曾遭到逮捕的時候，軍中的人淚下如雨。"夢熊也推崇學曾的功勞。皇上起先不聽從，隨後恢復了學曾的官職。在家生活幾年後去世。夢熊因功晉升右都御史。

初，卜失兔爲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諸部。經略鄭洛專事羈縻。學曾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爲逆，襲殺明安。會拜反，著力兔、宰僧遂聲言與拜爲一家，而卜失兔、莊禿賴亦引兵助之。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兔、宰僧、莊禿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學曾，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兔等求款益堅，夢熊乃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决，卜失兔遂率諸部大入定邊。總兵官麻貴等擊却之，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切盡台吉從子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入爲南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變後，寇頗輕中國。招撫議既絶，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歲用兵云。夢熊雖功多，其品望遠出學曾下。卒官。

當初，卜失兔任都督時，他的部落首領切盡台吉當權。切盡台吉過世，卜失兔不能控制各部。經略鄭洛一心主張懷柔。學曾因洮河的事變憎恨各部發起叛亂，就襲擊并殺死了明安。適逢哱拜發動叛亂，著力兔、宰僧於是揚言與哱拜合爲一夥，而卜失兔、莊禿賴也帶領軍隊幫助他。等到哱拜被除掉，切盡台吉的比吉率領著力兔、宰僧、莊禿賴等來到花馬池邊界叩頭而拜，反悔罪行乞求議和。夢熊爲之上報請示。皇上因夢熊當初贊同學曾意見，指責他前後的建議不一致，命令讓各部平息叛亂贖罪。著力兔等求和的態度更加堅决，夢熊於是和巡撫田樂一起進言關於四鎮和戰的事宜，等待朝廷商議。朝廷内外互相爭執不敢决定。卜失兔於是率領各部大舉進入定邊，總兵官麻貴等襲擊并打退了他們。夢熊因功加官太子少保。没有多久，切盡台吉侄子青把都兒侵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對他們進行了抵抗，殺敵六百多人。夢熊又加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不久調入爲南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汶代替他原先的職位。自從洮河事變之後，賊寇十分輕視中原内地。招降安撫的建議既已不用，各部多次入侵，四鎮地區於是連年用兵。夢熊雖然立功不少，但他的人品聲望遠在學曾之下。死在官任上。

國楨既招降承恩，以夢熊貪功殺降劾其罪。夢熊奏辨，言："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緩一二日東暘、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以絶禍本。"帝爲下詔和解之。論功，擢國楨太僕少卿。逾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

國楨既已招降承恩，因夢熊貪求功賞殺死投降者而彈劾他的罪狀。夢熊進言申辯，説："哱拜所蓄養的手下人都是敢死之徒，緩過一二天等到東暘、許朝同夥重新會集，他們必定會再度發起叛亂。臣寧可擔當殺害投降者的罪名，以消除禍根。"皇上爲這事頒布詔令讓二人和解。評議功績，提升國楨爲太僕少卿。過了一年，升右僉

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治。遷南京工部主事，歷右通政使。

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兔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爲患。其年四月，把兔兒圍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把兔兒與伯言兒等寇鎮武，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兒先至吴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定計先擊把兔、伯言兒，伯言兒中流矢死，把兔被傷。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把兔、小歹青、卜言台周益相結，謀復前耻。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元又出塞，擣巢有功，而把兔傷重竟死，邊塞讋服。詳具《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

明年，小歹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朵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却之。歹青言既信，化龍遂許其請。上疏曰：

> 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

都御史，巡撫大同。過了很久，升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居官鎮守的三年之中，節省賞銀十五萬兩以上。因父親去世回鄉，没有等到起用而去世。贈官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任嵩縣知縣。年纔二十，小吏看不起他。化龍暗地調查出他們邪惡不正的行爲，全部把他們召來以法紀處置，縣中大治。升南京工部主事，歷官右通政使。

萬曆二十二年夏季，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當初，總兵官李成梁打敗并殺死泰寧速把亥，速把亥的兒子把兔兒和弟弟炒花占據原先遼陽以北地區，處於兩河當中，愈發勾結土蠻製造禍害。這年四月，把兔兒包圍了遼陽，朵顏小歹青、福餘伯言兒分别侵犯錦、義，掠奪清細河，巡撫韓取善以罪罷免。化龍掌管事務纔兩個月，把兔兒和伯言兒等就侵掠鎮武，又與土蠻的兒子卜言台周結約入侵右屯。把兔兒先到了吴家墳。化龍和總兵官董一元一起確定先襲擊把兔、伯言兒的計策，伯言兒中流箭身亡，把兔負傷。卜言台周趕到，進攻右屯不得利，也退兵離去。在這時把兔、小歹青、卜言台周愈發互相勾結，圖謀報復先前遭受的耻辱。化龍和一元對此嚴加防範。一元又越出邊界，擣毁敵方巢穴有功，而把兔因傷重終於身亡，邊界一帶畏懼威勢而屈服。詳細情況記叙在《董一元傳》中。化龍升兵部右侍郎。

第二年，小歹青悔恨犯下的禍害而願意通好，請求在義州開放木市，并且報告朵顏長昂將要侵犯邊境。過後，長昂果然侵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將他們擊退。歹青的話既已可以相信，化龍就同意了他的請求。進上奏章説：

> 圍繞遼地都是敵人，往北延伸土蠻的族類多到無法計數。靠近邊境的，面臨寧前則爲長昂，面臨錦、義則爲小歹青，面臨廣寧、遼、瀋則爲把兔、炒花、花大，面臨開、鐵則爲伯言、煖兔，他們在東面邊境海西的則有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都和

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并墻圍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剿，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歹青與長昂耳。

遼地前後相望。在邊界兩邊同時圍獵，擊打刁斗的聲音互相聽得見，這成爲密切相近的憂患。自從那卜被消滅後，幾年來東面的邊疆平安無事。過去的一年中把兔、伯言作戰身亡，炒花、花大一敗塗地。現在伯言的兒子宰賽受到懲罰，來廣寧進行貿易，遼、瀋、開、鐵地區之間的警報逐漸減少。所没有順服的，衹有小歹青和長昂而已。

小歹青素凶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没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歿，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

小歹青向來凶暴狡詐，稱霸各部。在西面幫助長昂，東面幫助炒花。大規模行動一出動就是幾萬人，小規模的盜取就以靈快的騎兵在錦、義地區時出時隱。自從周之望、柏朝翠戰死後，不敢對小歹青他們施放一箭。凌河上下方圓幾百里，野外多有暴露的尸骨，民衆没有安定的居處。作長遠考慮的人總是憂慮河西不能保住。現在小歹青竟然入關請求互爲貿易，臣到處詢問將領和居住在那個地區的民衆，都説木市開放有五點好處。

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

河西没有木材，木材都在邊界之外，自從叛亂以來，依靠河東供給，因邊界告急又不能及時運到，所以河西的木材比玉還貴，開通互市那麼木材就用不完了。這是第一點好處。對小歹青的疑慮不過是他不守信罷了。他重視貿易而作爲謀生好途徑，在互市的時候必定不會進行搶掠。倘若今年貿易而明年搶掠的話，而我方已經獲取今年不發生搶掠的利益，這是第二點好處。遼東的馬市，爲成祖所開放，没有其他的賞賜，原來就任憑商人和對方進行交易。開放木市和馬市一樣，有利於民衆，對官方又没有耗損。這是第三點好處。大規模侵掠的危害殘酷但次數少，小規模盜取的危害輕但次數多。小歹青不搶掠錦、義，小規模盜取就少了。又在西面不幫助長昂，東面不幫助炒花，那麼敵方的勢力就逐漸分化。就連寧前、廣寧的禍患也逐漸減少。而且大規模侵掠事先告知，又能提前加以防範。這是第四點好處。小規模盜取既已減少，在邊境生活的人就更

能整治防備。這是第五點好處。

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决，小歹青遂復爲寇云。

奏章進上，同意了他的意見。化龍不久因病辭官離去，木市也停止開放。後來總兵官馬林重新提出開放互市，同巡撫李植的意見不合，議論很久而没有結果，小歹青於是重新進行侵掠活動。

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龍。應龍之先曰楊鏗。明初内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譖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詔不聽，逮繫重慶獄。應龍詭將兵征倭自效，得脱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諉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司七姓地，并湖廣四十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殺綦江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投尸蔽江下。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爲質，而應龍遷延，聲言爭地界，冀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用爲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伐播州反叛官吏楊應龍。應龍的祖先叫楊鏗，明朝初年歸附，授官宣慰使。應龍生性凶暴多疑，喜愛殺戮。多次聽從徵召調遣，依仗功勞傲慢驕横。瞭解到四川兵力脆弱，暗中有占據蜀地的意圖，有時外出搶掠州縣。寵愛妾室田雌鳳，因讒言殺死妻子張氏，并殘殺張氏一家。靠以殺戮懲罰樹立威望，所統轄的五司七姓不能忍受他的殘暴，逃往貴州報告發生了事變。巡撫葉夢熊上書請求大舉征討。皇上不聽從，將應龍逮捕拘押在重慶監獄。應龍謊稱願親自帶兵征討倭人立功贖罪，獲釋放歸。又要逮捕，他隱藏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出兵征討，在白石覆没，應龍將罪責推托給苗人。朝廷任命邢玠爲總督。適逢東西兩面用兵，限於局勢對應龍不能加以徹底的懲處，於是對他進行招降安撫。應龍愈發勾結生苗，搶奪五司七姓的地盤，和湖廣四十八屯給予苗人，每年外出侵掠。這年二月在飛練堡挫敗官軍，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都身亡。隨後，又攻破并殺死綦江參將房嘉寵、游擊張良賢，將他們的尸體投入到江底下。僞軍師孫時泰請求直接拿下重慶，攻打成都，劫持蜀王作爲人質，而應龍拖延不進，揚言爭奪地界，希望能與過去一樣獲得特别赦免。化龍到了成都，因徵用的兵力還没有趕到，也假裝用好言巧語牽制他。

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坡、爛橋，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爲事官。諸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

皇上聽説綦江被攻破，大爲惱怒，追加革除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官職，而賜給化龍尚方劍，給他斟酌時勢、自行決斷的權力征討寇賊。賊焚燒東坡、爛橋，阻塞湖、貴的道路，又焚燒龍泉，逼逃都司楊惟忠。化龍舉劾衆大將中不服從命令的人，沈尚文遭逮捕被治罪，童元鎮、劉綎都被削除職務充當掌管一般事務的

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移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以楚地遼闊，又擢江鐸爲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

官吏。各路軍隊大舉聚集，化龍首先下文書徵召水西軍隊三萬人守衛貴州，切斷招引苗人的道路，於是轉徙重慶，大力告誡文武將士。第二年二月，分八路進軍。川地軍隊分爲四路：總兵官劉綎從綦江進軍，總兵官馬孔英從南川進軍，總兵官吳廣從合江進軍，副將曹希彬受吳廣指揮，從永寧進軍。黔地軍隊分爲三路：總兵官童元鎮從烏江進軍，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的指揮，統宣慰使安疆臣從沙溪進軍，總兵官李應祥從興隆進軍。楚地軍隊爲一路，分成兩支：總兵官陳璘從偏橋進軍，副總兵陳良玭受陳璘的指揮，從龍泉進軍。每路軍隊三萬人，官兵占其中的三成，土司的士兵占其中的七成。貴州巡撫郭子章駐守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轉徙沅州，化龍親自統領中軍協同作戰。皇上因爲楚地遼闊，又提升江鐸爲僉都御史，巡撫偏、沅。在湖廣設置偏沅巡撫，是從江鐸開始的。

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綎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嘆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絶。烏江兵敗績，逮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綎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囤，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以綎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綎械其人以自明。八路兵皆會囤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綎破土、月二城，應龍窘，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尸并子朝棟於市。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絶，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推官高折枝首先率領南川軍前進，占領桑木鎮，劉綎又從綦江進入。應龍將精鋭兵力二萬人托付給他的兒子朝棟，說："你攻破綦江，趕赴南川，全部燒毁他們積存的物品，他們就無法行動了。"等到一對抗，朝棟各路軍隊都嚴重挫敗。應龍頓脚嘆息説："我没有采用時泰的計策，眼下死路一條！"有人説水西幫助寇賊，化龍向疆臣查問這件事，斬殺賊的使者，兩族的交往於是斷絶。烏江軍隊作戰失利，將元鎮逮捕并交法官審辦，衆將領愈發振作。劉綎首先進入婁山關，直接到達海龍囤，陳璘、疆臣的軍隊也趕到。賊所處的局勢危急，上囤拼命防守，派遣使者假稱投降。化龍下文書通知各將領斬殺使者，燒毁對方遞交的文書。因劉綎同應龍曾有交情，化龍告誡他不要與賊通好，劉綎拘押應龍方面的人用以表明態度。八路軍隊都會集在囤下，形成長長的包圍圈將應龍軍隊圍困起來，輪流發起進攻。六月，劉綎攻破土、月二城，應龍陷入困境，和兩位妾室一起上吊身亡。第二天清晨，官軍開進城中，應龍的七個兒子都被擒獲。皇上下令在鬧市肢解應龍的尸體和他的兒子朝棟。從出兵到消滅寇賊，總共經過了一百一十四天。播州從唐代

乾符中期開始歸入楊氏，經歷了二十九代，八百多年，到應龍而斷絕。在那個地方設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別歸屬川、貴。

化龍初聞父喪，以金革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叙前平播功，晋兵部尚書，加少保，蔭一子世錦衣指揮使。

化龍當初碰上父親去世，因戰争而起用復職，到這時乞求回鄉守滿三年喪期。萬曆三十一年四月，起用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和淮、揚巡撫李三才一起進言開通泥沙積塞的河道，從直河進入泇口直至夏鎮共二百六十里，避開黄河吕梁的艱險。又因母親去世離去，無人代理職位。按次第獎勵先前平定播州的功績，晋升兵部尚書，加官少保，一子承襲錦衣指揮使官職。

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争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税監高淮肆虐，遼人切齒。化龍請停税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

萬曆三十五年夏季，起用爲戎政尚書。化龍因京營的重要大事，陳言十一條濫用無度、十二條困苦、十九條該做的事，又進言關於屯田事務的十二件事，都被擱在一邊不加理睬。兵部自從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左、右侍郎的職位都空缺着。没有多久，尚書蕭大亨也退休，化龍掌管兵部的事務。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京都誤傳寇來，民衆争相躲藏，邊疆地區的民衆逃入京都的也有幾萬人，皇宫九門白天都關閉着。内閣大臣説兵部尚書衹有一人，用什麽去對付突然發生的變故，皇上也不予答覆。遼地士兵二萬多人都衰老孱弱，而税監高淮肆意暴虐，遼地的人恨得咬牙切齒。化龍請求停收賦税，并且增兵一萬人，又陳述關於軍隊食品、和戰的計策，皇上都不予答覆。任一品官期滿，加官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在官任上去世，終年七十歲。死後給予謚號襄毅，贈官少師，追加贈官太師。

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綎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綎爲盡力。開河之功，爲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

化龍具備文武才能。播州之戰，因劉綎驕横傲慢，化龍先是摧折壓制他，而後推舉他的才能，所以劉綎爲他做事竭盡全力。開河的功勞，成爲開通水道運送長久的便利，詳細情况見《河渠志》。

江鐸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玭，景泰時爲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怙寵罔上，有直聲。官至山東參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昭。祖曉，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江玭，景泰年間任禮科給事中。曾彈劾石亨憑藉寵信不把皇上放在眼裏，欺蒙皇上的罪行，獲有耿直的聲譽。官做到山東參政。曾祖江瀾，正德年間任南京禮部尚書。去世後給予謚號文昭。祖父江曉，嘉靖

萬曆初廣西提學僉事。父母疾，嘗藥舐糞。居喪寢苫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夫廬亦然。卒，門人私謚爲孝端先生。自玭至鐸五世皆進士。而曉弟暉，正德中爲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受杖。世宗時，由編修出爲河南僉事。

中期任工部侍郎。父親江圻，萬曆初年任廣西提學僉事。父母親患病，他嘗藥舔糞。守喪期間三年在草席上卧睡，經過卧室必定低下他的頭，妻子經過丈夫在父母墓旁搭建的小屋也同樣如此。去世後，門生爲他私立謚號爲孝端先生。從江玭到江鐸五代都考取了進士。而江曉的弟弟江暉，正德年間爲庶吉士，和舒芬等人因勸阻皇上南下巡行而在朝廷上受到杖責。世宗時，由編修外任爲河南僉事。

鐸登第在萬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龍有功，與郭子章皆蔭一子世錦衣指揮。丁母艱去。奪情，命留討皮林諸洞蠻，平之。詳具《陳璘傳》。以勞疾歸。卒，贈兵部右侍郎。

江鐸考取進士在萬曆二年。授官刑部主事。經多次升遷任山西按察使，提升爲偏、沅巡撫。因夾攻楊應龍立功，和郭子章一起都封一子承襲錦衣指揮官職。碰上母親去世離職而去，被召回帶喪任職，命令留下征討皮林各洞蠻，將他們平定。詳細情況記叙在《陳璘傳》中。因辛勞患病回鄉。去世，追贈兵部右侍郎。

贊曰：哱拜一降人耳，雖假以爵秩而憑藉未厚。倉猝發難，據鎮城，聯外寇，邊鄙爲之騷然，武備之弛有由來矣。楊應龍惡稔貫盈，自速殄滅。然盤踞積久，地形險惡，非師武臣力，奏績豈易言哉。李化龍之功可與韓雍、項忠相埒，較寧夏之役，難易懸殊矣。

贊曰：哱拜不過是一位投降者罷了，儘管以官職作爲憑藉，但所能依賴的并不豐厚。匆忙發起叛亂，占據鎮城，聯合境外寇盗，邊遠地區因此出現騷亂，戰備的鬆弛由來已久。楊應龍惡貫滿盈，自己加速滅亡。但盤踞時間長久，地形險惡，不是軍隊勇武，將帥盡力，獲勝而進報戰功哪會容易呢。李化龍的功績可以同韓雍、項忠相媲美。這次戰事與寧夏之戰相比較，難易程度相差懸殊。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七

劉臺 馮景隆 孫繼先 傅應禎 王用汲
吴中行 (子)亮 元 (從子)宗達 趙用賢 (孫)士春
艾穆 喬璧星 葉春及 沈思孝 丁此吕

劉臺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譙責。四年正月，臺上疏劾輔臣張居正曰：

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内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托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萬曆初年，改任御史。巡按遼東，因誤報獲勝消息，受到皇上詔令的指責。萬曆四年正月，劉臺進上奏章彈劾内閣大臣張居正説：

臣聽説進獻意見的人都以堯、舜的形象來寄望陛下，而没有聽説以皋、夔的形象來要求内閣大臣。爲什麼呢？這是因爲陛下具有聽取諫言的明智，而内閣大臣没有容納意見的涵量。高皇帝吸取前朝的教訓，不設置丞相，政事歸屬部院掌管，權力不互相牽制，而便於稱職。文皇帝開始設置内閣，參預重要事務。當時官位還不尊貴，没有專權放縱的苗頭。二百年以來，即使有肆意作威作福的人，尚且驚恐地迴避宰相的名位而不敢自居，因祖宗的法制俱在。而大學士張居正却安然以丞相自居，自從高拱被排擠之後，肆意作威作福已三四年了。諫官因事談論到，他必定説："我遵循祖宗的法制。"臣請求就以祖宗的法制來駁止他。

祖宗以禮來升遷貶降大臣。先帝臨崩，居正托病而排擠高拱，隨後又舞弄文法羅織罪名辦王大臣案。等到公正的言論紛紛起來，就送書信給高拱，叫他不要恐慌受驚而死。既將高拱强行排擠出朝以顯示其威勢，

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

又送信以施加恩惠換取別人的好感，這衹能使朝廷喪失以禮對待原先任職官員的做法。祖宗的法則是像這樣的嗎?

祖宗朝，非開國元勛，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之朝，不是開國建有傑出功績的，活着不封公爵，死後不授王位。成國公朱希忠，活着的時候沒有什麽奇特的功績，居正違背祖宗的法制，以王爵贈封。給事中陳吾德因一句話而調任外職，郎中陳有年有所爭辯就被罷斥離去。臣擔心公侯的家族，施以重重的賄賂，引用成例提出請求，將會無休無止。祖宗的法制是像這樣的嗎?

祖宗朝，用内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托乎?瀚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穢狼籍。及驟躐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之朝，任命内閣大臣、吏部尚書，必須由朝廷推舉。現在居正私自薦舉并任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院的時候，多次被人議論。他當初離職，是不能勝任庶吉士的教習職位。四維的爲人，居正對此瞭解透徹。瞭解他而任用他，也是因爲四維善於權謀機巧，多有依靠，而自己考慮雙親年老，朝夕不測，在二三年之間謀求起用復職，而任用四維，是他身後的托付嗎?張瀚生平沒有好的作爲。任陝西巡撫時，貪臟受賄，行爲敗壞。等到一下子掌管吏部，像掌管册籍官吏那樣恭敬奉命，遇到官位空缺必定向居正請命。居正所指授的人，不是楚地親戚或是熟人，就是親戚所引薦的人；不是在楚地做官而受過他們恩惠私情的故舊，就是受其恩惠的故舊的同夥。張瀚衹是日日選取四方地位低下的官吏，掂量他們的賄賂，而其他方面則徒有虛名。聽説居正寫給南京都御史趙錦的書信，説御史不要議論到吏部尚書的頭上，那麽居正對朝廷諫議官的脅迫，就可想而知了。祖宗的法制是像這樣的嗎?

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

祖宗之朝，詔令有不妥當的地方，部臣還指責内閣草擬詔書不慎重。如今接到皇上一道嚴厲的旨令，居正總是説“我極力調劑，所以僅僅如此”；接到一道温和的旨令，居正又説“我極力請求而後纔得到它”。這樣，懼怕居正比懼怕陛下要厲害，感激居正比感激陛下要深。居正任意作威作福，目無

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内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爲是説，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啖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齕，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仇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鼇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宫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黄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

朝廷。祖宗的法制是像這樣的嗎？

祖宗之朝，一切政事，臺省進報，部院核查，撫按執行，没有聽説内閣大臣參與彈劾。居正定下政令，撫按考察政績的章奏，每本分别準備二册，一册送交内閣，一册送交六科。撫按拖延，則部臣對此進行督察。六部隱瞞，則科臣對此進行督察。六科隱瞞，則内閣進行督察。而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對奏章進行封還駁正，列舉過失予以彈劾，是他們的職責。内閣大臣領職翰林，不過是備以顧問，從容謀劃國事罷了。居正創建這種意見，想脅迫科臣恭敬地聽從旨令。祖宗的法制是像這樣的嗎？

至於巡按調回加以考核，假如品行没有嚴重惡劣的，多不舉行，這是爲了不想對他們重重加以壓制打擊。近來，御史俞一貫因不聽指派，調到南京。這樣他們巡行視察感到喪氣，不敢述説，所懼怕的衹是科臣。居正對於科臣既以迅速的升遷引誘他們，又以延緩考核政績的手段威嚇他們，這樣誰願意放棄這便利，甘心遭那中傷，而盡心竭力地進諫啊。往年，趙參魯因進諫而改任，還説是外任；余懋學因進諫而罷免，還説是限制不准做官；如今傅應禎則流放去戍守邊遠地區，又因爲應禎的緣故而牽涉徐貞明、喬巖、李禎。摧折諫議官，仇視正義士人。祖宗的法制是像這樣的嗎？

至於出於保持寵幸的考慮，就進獻白蓮白燕，招致皇上詔令的指責，而被四方傳爲笑談。想從土地房舍中謀利，則以重大罪名誣告遼王，而奪取他的府宅封地。如今武岡王又獲罪。爲子弟謀求考取鄉試，就答應以京堂官授予御史舒鼇，以巡撫授予布政使施堯臣。在江陵興建豪宅，費用高達十萬，形制樣式類似宫廷，派錦衣官校督察建造，鄉郡的財富因此而罄盡。憎恨黄州儒生議論他的子弟僥幸考取科舉，就通過縣令假藉其他事情予以徹底追究。編修李維楨偶然談到他豪富，不多時就受到排擠而被調外任職。大

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

約居正的貪心，不在文官而在武官，不在內地而在邊疆。否則，輔助政務沒有多久，就成爲整個楚地首屈一指的豪富，以什麽辦法成爲這樣的呢？而宮室車馬姬妾的奉享，與王相同，又是以什麽辦法成爲這樣的呢？

在朝臣工，莫不憤嘆，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刦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

在朝廷的群臣百官，無不憤怒感慨，而不敢對陛下直說，是由於受居正積久威勢的脅迫。臣考中進士，居正爲主考官。臣擔任部内司官，居正推薦改任御史。臣接受居正的恩惠也豐厚，而如今敢於公開指責居正，是因爲君臣情誼重，則個人恩惠所不能顧及。希望陛下審察臣愚昧的一片誠意，抑制削弱宰相的權力，不要使其敗事誤國，臣即使死了也會不朽。

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傅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刼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諾，猶不出視事，帝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而居正恨不已。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户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核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未幾，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

奏章一進上，居正非常惱怒，在朝廷上對此進行爭辯，說："有規定，巡按不能奏報軍功。去年遼東作戰大勝，劉臺違反規定妄自奏報，按照法令應該降級。臣祇是請求下達旨令加以勸誡，而劉臺已憤恨不已。後來傅應禎下獄，追問同黨。當初不知道劉臺和應禎同邑而非常友善，而實在有所主使。劉臺於是妄自驚疑，不再顧惜，對臣發泄憤恨。而且劉臺是臣所取中的士子，二百年來没有弟子彈劾師長的做法，想想祇有辭職而謝罪。"於是提出辭職，拜伏在地上抽泣而不肯起身。皇上爲此從皇座上下來，用手將他扶起，一再安慰挽留。居正勉强答應，但還是不出來處理政事。皇上派司禮太監孫隆帶着皇上親自書寫的詔書前來宣達勸諭，居正這纔出來參與政務。於是逮捕劉臺將他押送到京都，關進詔獄，命令在朝廷上杖責一百，發往邊遠地區戍守。居正假裝進上奏章解救，於是將劉臺削官爲民，而居正仍然惱恨不已。劉臺任遼東巡按御史的時候，同巡撫張學顏意見不合，到了這時學顏在户部任職，誣告劉臺私吞贖罪的銀錢，居正吩咐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核查這件事，而命令王宗載巡撫江西，查訪劉臺在鄉里的事情。應昌、宗載等迎合居正的旨意，將那些當作真實的事情加以彙報，於是發配劉臺戍守廣西。劉臺父親震龍、弟弟劉國都因此而獲罪。劉臺到了潯州没有

多久，在當地戍主住所飲酒，回來後突然去世。同一天居正也去世。

明年，御史江東之訟臺冤，劾宗載、應昌。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遼東巡撫周詠與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尚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御史孫繼先亦發學顔陷臺罪。帝方嚮學顔。以景隆疏中并劾李成梁，學顔爲成梁訟。繼先又并劾學顔、成梁。乃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置學顔不問。已而江西巡撫曹大埜、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宗載、應昌等朋比傾陷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贈臺光禄少卿，廕一子。天啓初，追謚毅思。

次年，御史江東之申辯劉臺的冤情，彈劾宗載、應昌。詔令恢復劉臺的官職，罷免宗載、應昌，交給主管部門查究。南京給事中馮景隆於是認爲遼東巡撫周詠和應昌一起陷害劉臺，應昌已罷免，周詠還擔任薊遼總督，也應當罷免。南京御史孫繼先也揭發學顔陷害劉臺的罪狀。而皇上正偏向學顔。因景隆奏章中一同彈劾李成梁，學顔替成梁申辯。繼先又一并彈劾學顔、成梁。於是將景隆降爲薊州判官，繼先爲臨清州判官，放過學顔不予追究。後來江西巡撫曹大埜、遼東巡撫李松，核查而報告宗載、應昌等互相勾結進行陷害，都有罪狀。刑部因此把他們定爲故意陷人以罪的罪名，進言將宗載等分别處以發派戍守、削除名籍、貶降官職等處罰。贈劉臺光禄少卿，封廕一子。天啓初年，追謚爲毅思。

馮景隆　孫繼先

馮景隆，浙江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嘗訟趙世卿冤，且請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陽推官。

孫繼先，字胤甫，盂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既敗，繼先請召吴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并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魏學曾、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温純、曹科、陳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諸人。既坐謫，終南京吏部主事。

馮景隆，浙江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曾經申辯趙世卿的冤情，并且請求召用張位、習孔教，申辯解救御史魏允貞，到了這時被貶降官職。後來獲赦令酌情調遷而任南陽推官。

孫繼先，字胤甫，盂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倒臺之後，繼先請求召回吴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以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舉魏學曾、宋纁、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温純、曹科、陳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人。不久因罪貶官，終官南京吏部主事。

傅應禎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

萬曆三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任零陵知縣。殲滅洞庭勢力强大的賊寇，判罪并斬殺祁陽大惡霸，民衆得以安寧。調任溧水知縣。

萬曆三年，受徵召授官御史。張居正當時主持國事，應禎是他的弟子，有所感慨憤懣，上書陳説重視君主德行、蘇息民衆困頓、開通言路三

件事，説：

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

近來雷電震動端門的獸環，京都和四方地震接連奏報，還没有聽説下詔書修身反省，難道真以爲天變不足怕嗎？宫中派宦官作使者到真定抽取商税，原本并非出於原有制度的規定，正統年間曾短時間施行，先帝聽取李芳的意見，已經下詔取消派遣，而陛下却想跟着做喪失德行的事情，難道真以爲祖宗不足效法嗎？給事中朱東光進言提出進行治理而使之安定，本來就不能同那些强直進諫者相比，而竟將奏疏留在宫中不予批發，難道真以爲人言不足體恤嗎？這三不足，王安石正因此而貽誤宋朝，不可以不深以爲戒。

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嘆，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没，并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

陛下登位初年，自隆慶改换年號以前拖欠的租税，全部賜予免除，隆慶四年以前拖欠的租税免除三分徵取七分，恩惠極其優厚。但上體恤已經到了極點，而下拖延忽視還是原來樣子，還没有人擔負起這件事，爲什麼呢？百姓一年的收入，衹够供給一年生活，没有餘力用來償還拖欠的租税。近來規定繳納租税不到定額的，巡按巡撫聽任督責，郡縣官員聽任調遣。衆官吏害怕受罰，督促税收倍加嚴厲，致使百姓轉徙離散不斷，怨聲愁嘆，上響徹於天。這難道是太平的景象、陛下所樂意聽説的嗎？請求頒下修明的詔書，如果不是官吏從中侵吞，一概寬宏大量地將它免除。民衆困頓蘇息之後，那麼陰陽不和而發生的災禍自然會消除。

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已，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焕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

陛下登位初年，召用耿直的臣子石星、李已，群臣百官無不慶幸。近來則趙參魯糾彈宦官而貶爲典史，余懋學陳説時下政務而終身限制不讓他做官，其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焕等密封的奏章多次進上，一概對它們置而不問，同當初政治比較起來怎麼説呢？臣請求提升參魯擔任京官，恢復懋學原來的官職，作爲臣下進獻意見者的勸勉。

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

奏章進上，居正因其中提到的王安石這些話

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嶐以聞，三人亦坐謫。

侵害了他自己，大爲惱怒，假傳聖旨予以嚴厲的指責；因奏章提到懋學，將應禎逮捕關進詔獄，竭力查辦同黨。應禎到了快死的地步也無所招認，於是被流放去戍守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進上奏章進行解救，意見没有被采納。在應禎被關進監獄的時候，給事中徐貞明偕同御史李禎、喬巖進去看望他，錦衣衛長官余嶐報告了這件事，三人也因此受到貶謫。

十一年，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閲壽宫，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内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鄉人并祠祀之。

萬曆十一年，采納御史孫繼先的意見，召回應禎復任官職。皇上將駕臨昌平察看壽宫，而薊鎮告急，應禎勸阻皇上不要前往，并非常詳盡地陳説邊疆防備的事情，皇上以優厚的詔書答覆他。不久提升爲南京大理寺丞。將前去上任，進言推薦海内知名人士三十七人。不久上書稱病而返回家鄉，過了三年後去世。贈官大理寺右少卿。應禎和同邑的劉臺一起考取進士，任官御史，一起觸犯居正得禍，鄉里人將他們放在一座祠中一同祭祀。

王用汲

王用汲，字明受，晋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横市中。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之禍乃不關諸生耶?"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爲户部員外郎。

王用汲，字明受，晋江人。爲生員的時候，本郡受到倭人侵犯，外籍軍人在市中横行不法。適逢御史查巡到來，用汲述説了情况。知府説："這關生員什麽事?"用汲説："范希文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何况是家鄉的禍患，怎麽不關生員的事呢?"考取隆慶二年進士，授官淮安推官。逐漸升常德同知，調入爲户部員外郎。

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居正嗛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即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

萬曆六年，首席大學士張居正回鄉殯葬他的父親，湖廣各署官員全都聚集。巡按御史趙應元惟獨不去，居正對他懷恨在心。等到應元事情完成後要人繼任，就稱病請求辭官。僉都御史王篆，是居正的門客，向來憎恨應元，并且迎合居正的旨意，囑咐都御史陳炌彈劾應元有意躲避，於是除去應元的名籍。用汲不勝憤恨，於是上書進言：

> 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炌所論，坐托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

> 御史應元因不去參加殯葬，得罪輔佐大臣，於是被都御史陳炌所舉劾，以托病欺騙罪而削除名籍，臣對此私下憤恨。而疾病人時常會有，如今在朝廷的大小衆臣，曾經以

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炌何不并劾之。即炌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炌。己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炌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

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皋，又以吴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

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争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采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禄，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焰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

疾病請求辭官的人有什麽限定？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賓都因周行巡察的事情完畢而托病辭官，同應元做法没有兩樣，陳炌爲什麽不將他們一同彈劾。即使是陳炌在世宗朝代的時候，也養病十多年。後來攀附權貴，迅速官居要職。以退爲進，應當説没有人比得上陳炌。自己則這樣去做，而反過來指責別人，拿什麽使得天下人信服？陛下衹看到陳炌彈劾應元，以爲應元隨意躲避，根據罪責應當予以罷斥。至於這意思的緣來，陛下從哪裏得知呢？

如去年星象變化而考察京城中官員，是將用以消除災禍，但所受到摧挫壓制的，半數是不攀附重臣的人。如翰林習孔教，則是因爲鄒元標的緣故；禮部張程，則是因爲劉臺的緣故；刑部浮躁比別的部多，則拿艾穆、沈思孝開刀；考察官吏獲劣等而貶官的趙志皋，就又是因爲吴中行、趙用賢之事而遷怒於他。能够博得輔佐大臣歡心的，那麽雖然像多次被彈劾的潘晟，尚且能不依常規蒙受恩惠；假如不稱輔佐大臣的心意，那麽即使像向來負有才名的張岳，難免以不合格爲理由予以調任。臣没有想到陛下消除災禍杜絶過錯的做法，僅僅成爲輔臣報答恩惠報復怨恨的營私手段。而且凡是攀附輔臣的人，也各自藉以報答重臣的私情，能不爲此感嘆嗎？

孟子説"迎合君主的錯誤其罪行重大"，臣則認爲迎合宰相的錯誤其罪行更重大。陛下具有上天所賦予的聖明，聽從勸諫不違逆。衆臣子充分瞭解這樣的情况，争相要頭破血流冒犯皇上而來自己表述意見。陛下想織造錦綺，那麽巡撫、巡按進行勸説；陛下想采集珍貴奇異的物品，那麽部内官員、給事中進行勸説；想取京城儲備倉糧用於酒食膳肴，那麽御史、給事中又進行勸説，陛下都予以贊許并采納，或者就停止不搞，或者下不爲例。至於如輔臣意向所指，不論對錯，都不敢説一句話以糾正其錯誤，而且事

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炌特其較著者爾。

先有意和其交好，觀察風頭而張揚其氣勢的，這是臣所説的迎合。如今大臣没有不迎合宰相的錯誤的，陳炌衹不過是其中比較突出的罷了。

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訴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内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閲習既久，智慮益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

以臣看來，天下没有事情不存有私情，没有人不謀私，衹有陛下一個人秉公。陛下又不親自聽到意見而作出決定，將政務交付給大家所巴結奉承的大臣。大臣更加能成全自己的私意而無所顧忌，地位低下的臣吏更加被行私所困苦而没有地方訴説，這是促使天下人而讓他們奔走於行私的門路。陛下爲何不每天取來各種政務而努力瞭解它們，内外奏章親自鑒察，先對此決定行還是不行，然後通知并交付給輔佐大臣，使他們進行商量。觀察瞭解既已長久，思慮更加開闊，細微不明顯的地方自然也逃不出皇上的明鑒。而賞罰，陛下所應當親自決定；朝廷大權，陛下所應當獨自攬取。將這些托交給别人，不是權力旁落，就是權力倒置。政權一轉移，積重難返，這又是臣所日夜深爲擔心的，不衹是爲了應元一件事而已。

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吕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

奏章進上，居正大爲惱怒，想將他關進監獄并在朝廷上予以杖責。適逢次輔吕調陽休假，張四維打算削除用汲的官籍，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居正因定罪太輕，將怒氣發泄到四維身上，好多天以嚴厲的顔色對待他。

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召爲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檟、龍宗武殺吴仕期獄，傅以謫戍。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産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檟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閣臣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獄遂定。尋遷順天府尹。歷

用汲回鄉後，隱居在城外，以平民身份進行講授，足迹不入城市。居正死後，起用而補官刑部。未上任，提升爲廣東僉事。不久召回任尚寶卿，晋升爲大理少卿。適逢掌管司法刑獄部門商議胡檟、龍宗武殺死吴仕期的案件，給予他們流放戍守的處罰。用汲進言反駁説："按照刑律，刑部和大小官吏，不依據法律、聽從上司指使、不準確量定他人的罪行的人，同犯罪者一樣論罪。而按照上文的説法，判罪定以斬殺、妻兒没爲奴、財産歸入官方的刑律。仕期的死，胡檟不是指使者嗎？宗武不是聽從上司指使者嗎？如今僅僅將他們流放戍守，不知道所遵照的是什麽刑律。"皇上想采納用汲的意見，内閣大臣申時行

南京刑部尚書，致仕。

用汲爲人剛正，遇事敢爲。自尹京後，累遷皆在南，以强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質。

等認爲仕期是自己死，胡檟、龍宗武的處罰應當減輕一等，案件於是就了結。不久用汲升順天府尹。歷官南京刑部尚書，退休。

用汲爲人剛正，遇到事情敢作敢爲。自從任官順天府尹之後，多次提升都在南京任職，是因爲倔强剛直的緣故。去世後，贈官太子太保，死後給予謚號恭質。

吴中行　吴亮　吴元　吴宗達

吴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尚寶丞。可行，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誡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大學士張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逾此者。"

吴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親吴性，兄可行，都是進士。吴性爲尚寶丞。可行爲檢討。中行年纔二十歲，考取了舉人，吴性告誡他不要急於求進，於是不去參加會考。隆慶五年成爲進士，選爲庶吉士，授官編修。

大學士張居正是中行考進士時的主試官。萬曆五年，居正遭逢父喪，不回家守喪，奪情留任京城治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帶頭上書要求將居正留住，全朝廷的人都附和這種意見，中行獨自憂憤。恰逢彗星出現在西南，長度貫穿整個天空。詔令百官修身反省。中行於是帶頭進上奏章説："居正父子兩地分離，聲音容貌没有聽到看到有十九年了。居正父親一旦在幾千里以外去世，陛下不使居正竭力連夜趕路，倚棺悲慟，一定要他在朝廷上違背心願，抑制感情，忍受哀痛，而以制定大計遠謀、調和陰陽、發揚功業來要求他，難道是常情嗎？居正每每自言謹慎地奉守聖賢經義名理、祖宗法度。宰我想縮短喪期，孔子説：'宰予從他父母那裏得到三年懷抱的愛護嗎？'王子請求守幾個月的喪期，孟子説：'縱使多守喪一天也比不守喪好。'聖賢的訓導居正奉守得怎麽樣啊？按照法律，即使是普通平民、地位低下的小官吏，也禁止隱瞞喪事；衹有從武的人可以穿戴着喪服處理事務，這種做法不是針對宰相的。即使説'起復'也有先例，也没有一天不出都城大門辦理喪事，而立即出來處理政務的。祖宗的法度居正奉守得怎麽樣啊？事情關係到千年萬代的三綱五常，四方人的視聽，衹有目前没有過失的做法，然後後世纔没有對失誤的批評，消除天象變更的方法没有哪種能超過這一點。"

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皋、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并稱吴、趙。南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舁以板扉，即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絶，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輿疾南歸，刲去腐肉數十臠，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

奏疏進上後，拿奏章的副本通知居正。居正吃驚地説："奏章進上了嗎?"中行説："没有進上不敢通知。"次日，趙用賢的奏章進上。又次日，艾穆、沈思孝的奏章進上。居正發怒，同馮保商議，想在朝廷上杖責中行他們。翰林院侍講趙志皋、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儁、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一起寫好奏章進行解救，被阻格而没有進上。學士王錫爵於是會同文學侍從臣子幾十人，向居正乞求解救，居正没有接受。於是杖責中行等四人。次日，進士鄒元標上書争議，也在朝廷上遭到杖責。這五個人，耿直的聲譽震驚天下。中行、用賢并稱爲吴、趙。南京御史朱鴻謨上書解救五人，也遭到罷斥。中行等遭受杖責完畢之後，校尉用布拖出長安門，用門板抬起，當日趕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經斷絶，中書舍人秦柱帶着醫生趕來，用藥一勺，這纔蘇醒過來。抱病登車南歸，割除潰爛的皮肉幾十塊，大的如手掌，厚達一寸，一肢之肉於是就缺損。

九年大計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叙。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吴、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僉事徐常吉嘗訟中行，事已解，給事中王嘉謨復摭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

萬曆九年，考察京都官吏，將五人列入審察不合格的名籍，予以禁錮而不再授以官職。居正死後，士楚將要任蘇、松巡按御史，他悵悵地説："我有什麽面目見吴、趙二公!"於是稱病辭職而去。三謨已提升爲太常少卿，不久和士楚都被彈劾削除官職。朝廷官員共同推薦中行，中行被召回復任原官，晋升爲右中允，輪值爲皇上講解經史。大學士許國指責李植、江東之，譴責中行、用賢爲他們的同黨。中行進言争辯，於是乞求罷職，没有得到同意。又升爲右諭德。御史蔡系周彈劾李植，又冒犯中行，中行乞求辭職而去，四次進上奏章。詔令賜給白銀、文綺，坐驛站車馬返歸。言官多次推薦，執政者加以壓制而不召用。過了很久，起用爲侍講學士，掌管南京翰林院。同里人僉事徐常吉曾經控告中行，事情已經解决，給事中王嘉謨重新提起過去的事情彈劾中行，命令中行在家等候召用。不久去世。後來贈官禮部右侍郎。

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元，江

其子吴亮、吴元，侄子吴宗達。吴亮任官御史，因受牽累被降職，終官大理少卿。吴元任江

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尚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録》，詆毁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西布政使。宗達爲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吴亮崇尚志向氣節，同顧憲成諸人友善。而吴元深深地痛恨東林黨，在所輯録的《吾微録》中，對東林黨進行詆毁不遺餘力。兄弟就是這樣具有不同的志趣。

趙用賢 趙士春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親承謙，爲廣東參議。用賢考取隆慶五年進士，選爲庶吉士。

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勛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絶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用賢體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吴之彦子鎮。之彦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指，遂反幣告絶。之彦大喜。

萬曆初年，授官檢討。張居正遭逢父喪，朝廷要他奪情留任，用賢上書直言説："臣私下驚疑居正能以君臣的道義效忠數年，而不能稍許盡一天父子的情義。臣又私下驚疑居正的功勞威望以數年時間積累而成，而陛下忽然一旦將它毁去。不如按照先朝楊溥、李賢舊例，讓他暫時回家守喪，限定期限趕到朝廷，這樣也許十九年父子音容的分離阻隔，可以在對着墓穴倚扶棺木的悲慟中稍稍傾吐他的哀痛。國家設置御史用來掌管法紀、負責糾正違法行爲，而如今争辯不休地爲宰相請求留任，違背公衆輿論而曲從私情，輕視孝親至性而提出異端論調。臣私下擔心士氣日益腐敗，國家大計日益混亂。"奏章進上，和中行一起遭到杖責，削除名籍。用賢身體向來肥胖，皮肉潰爛脱落如手掌大，他的妻子將脱落的皮肉曬乾而藏起來。用賢有女兒許配給御史吴之彦的兒子吴鎮。之彦害怕牽連，深深巴結居正，當上了福建巡撫。經過鄉里之門，不對用賢以禮相待，并且將吴鎮排座在他弟弟下面，説是"婢子"，用以激怒用賢。用賢發怒，後來發覺他受居正同黨王篆的指使，於是退回禮品表示斷絶婚約。之彦大爲高興。

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輩争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申時行、許國等忌之。會植、東之攻時行，國遂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

居正死後第二年，用賢復任原官，晋升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等人争相思慕他，衆望都歸向他。而用賢性情剛正，恃仗意氣，自高自大，多次批評大臣的得失。申時行、許國等人嫉妒他。適逢李植、東之指責時行，許國於是竭力譴責李植、東之，而暗中斥責用賢、中行，説："以往的專斷獨行在權貴，如今竟在職位低微的官吏；以往顛倒是非在小人，如今竟在君子。意

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抗辨求去，極言朋黨之説，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其去。黨論之興遂自此始。

尋充經筵講官。再遷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薦舉人王之士、鄧元錫、劉元卿，清修積學。又請建儲，宥言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趙南星薦，改北部。尋以本官兼教習庶吉士。

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内閣。初，用賢徙南，中行、思孝、植、東之已前貶，或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用賢復以争三王并封語侵錫爵，爲所銜。會改吏部左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群情益附，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絶婚吴之彦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用賢論財逐婿，蔑法棄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尚書羅萬化以之彦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上議曰：“用賢輕絶，之彦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吴男未婚，無容反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彦。”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户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禎疏直用賢，斥兩人讒諂，遂爲所攻。高攀龍、吴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創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訖於明亡云。

氣激發，偶然弄成一二件事，於是就自負非凡的節操，號召淺浮輕薄而喜歡多事的人，偏袒同黨，攻擊異己，欺上行私，這種風氣不可滋長。”於是用賢直言争辯乞求辭職而去，極力聲稱朋黨的説法，是小人利用這來罷斥君子，使國家空無人才，措詞非常激憤。皇上不同意他辭職而去。朋黨説於是從這時開始興起。

不久充任經筵講官。又晋升爲右庶子，改任南京祭酒。推薦舉人王之士、鄧元錫、劉元卿操行潔美具有才學。又請求封立皇太子，寬恕諫議官李沂的罪責。過了三年，提升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因吏部郎中趙南星推薦，改任北部。不久以本官兼教習庶吉士。

萬曆二十一年，王錫爵重新進入内閣。當初，用賢徙官南京，中行、思孝、李植、東之已先前被降級，或者被罷免，所以當政者對此感到安心。等到這時，用賢又因争議三王并封，話語侵害了錫爵，爲錫爵所憎恨。適逢改任吏部左侍郎，和文選郎顧憲成一起辯論人才，群情愈加歸附，錫爵感到不利。用賢原先所斷絶姻親關係的吴之彦，是錫爵同里人，當時以僉事被罷免，指使他兒子吴鎮攻擊用賢看重財物逐走女婿，蔑視法紀棄絶人倫。用賢上書争辯，乞求辭職。詔令禮官評議。尚書羅萬化因之彦是他的門生，推托避嫌極力推辭。錫爵於是進上意見説：“用賢輕率斷絶關係，之彦延期揭露，都有過錯。如今趙家女兒已經嫁人，難以追究當初姻盟；吴家兒子還没有成親，不能因告發而加以治罪。想將這件事情折衷處理，應當聽任用賢稱病辭職，而寬恕之彦。”詔令同意他的意見。用賢於是辭職回鄉。户部郎中楊應宿、鄭材又竭力譴責用賢，請求依據律令施行法紀。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禎上奏疏認爲趙用賢有理，斥責兩人諂媚巴結并説别人壞話，於是遭到指責。高攀龍、吴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等人都因解救而革除官職。從此朋黨説更加熾烈。中行、用賢、李植、東之在先前倡起，元標、南星、憲成、攀龍承繼他們之後。談論政事或進諫的人愈加裁斷量度執政者，執政者愈同他們抵觸，如水火不相容，一直

到明朝滅亡。

用賢長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大略。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黄商榷數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以爲吴人不當言吴事，調旨切責，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啓初，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毅。

用賢身軀高大肩膀高聳，措詞談論峻厲豪邁，具有經世濟民的雄才大略。蘇、松、嘉、湖各府，財貨賦税相當於全國的一半，民衆生計因此而困苦。用賢任官庶子的時候，與進士袁黄一起商量了幾十個晝夜，條列了十四件辦事建議而將它們呈上。時行、錫爵認爲吴地的人不應當議論吴地的事情，假藉聖旨予以嚴厲的指責，十四條建議被罷斥而不予施行。在家生活四年後去世。天啓初年，贈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死後給予謚號文毅。

孫士春、士錦，崇禎十年同舉進士。士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黄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疏曰："嗣昌墨縗視事，既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辭新命。乃閲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間，絶無哀痛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敗肉示子孫。臣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祖孫并以攻執政奪情斥，士論重之。後復故官，終左中允。

孫子士春、士錦，崇禎十年一起考取進士。士春，字景之。排列第三人及第，授官編修。次年，兵部尚書楊嗣昌被命奪情留任治事，没有多久進入内閣。少詹事黄道周彈劾他，被關進了監獄。士春進上奏章説："嗣昌穿着喪服治政，已經無效。陛下選拔他進内閣，自應盡力辭去新近任命。但看他的奏疏，衹是考慮歲月的長短，絶無哀痛悲傷的思緒，怎麽邪惡悖逆到了這種地步。陛下破格讓他奪情留任，説是人才不足的緣故。不知人才之所以不振作，正是由於熱衷於功名、輕視忠孝而造成的。而且無事不講積蓄人才，有事輕率主張破格任用，不是用人而没有弊病的辦法。臣祖父用賢，帶頭批評已故宰相奪情留任的不合理，幾乎在杖責之下喪命，將潰爛脱落的皮肉製成乾肉給子孫看。臣如何敢違背家學，辜負英明的君主，坐視三綱五常被破壞無遺呢?"皇上發怒，將他貶爲廣東布政司照磨。祖孫一起因指責執政者奪情留任遭到罷斥，士人的輿論稱許他們。後來復任原先的官職，終官左中允。

艾穆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皐城教諭，鄰郡諸生趙南星、喬璧星皆就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誥敕房中書舍人，不應。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由舉人充任皐城教諭，鄰郡生員趙南星、喬璧星都在他那裏就學。調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得知艾穆的名聲，想任用他爲誥敕房中書舍人，他没有答應。

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録囚陜西。時居正法嚴，决囚不

萬曆初年，提升爲刑部主事。晉升爲員外郎，在陜西省察囚徒。當時居正執法嚴厲，處决

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决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

因徒不滿數額的予以治罪。艾穆同御史商議，祇處决二人。御史害怕這樣做不適合，艾穆說："我終究不能拿人命去换取官銜。"回到朝中，居正氣焰驕横地加以指責。艾穆說："皇上年幼，小臣實行愛護生靈的德行，幫助你進行公正妥當的治理，有罪也心甘情願。"拱手爲禮而退下。

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嘆息，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腼顔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耻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

等到居正遭逢父喪，奪情留任，艾穆獨自在家裏私下嘆息，於是同主事沈思孝一起上書直言進諫說："自從居正奪情留任以來，妖星突然出現，光亮直逼天空。諫議官曾士楚、陳三謨甘心冒犯公正的輿論，率先請求將居正留任，人心頓時枯寂失意，全國如同發狂。如今星象變化還没有消除，火災又跟着發生。臣如何敢自惜生命，不灑血而爲陛下說這事？陛下留用居正，動不動就說是因爲國家的緣故。而國家所要重視的，都比不上三綱五常。而宰相大臣是三綱五常的表率。將三綱五常置之不理，國家怎麽能够安定？而且事情偶然所做的，是成例；而萬世不變的，是先王的法度。如今放棄先王的法度，而順從距時不遠的近代的成例，這樣怎麽可以？居正如今按照成例留任，厚顔進身治政的行列。以後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做宰相的，想迴避則妨害君臣的情義，想參與則毁傷父子的情感。臣不知道陛下如何對待居正，居正自己又是如何安排。徐庶因母親緣故而向昭烈帝劉備辭官說：'臣心中紊亂。'居正難道不是人子而心中不亂嗎？在臣子中地位至高，反而不休養普通人的節操，以什麽對待天下後世？臣聽說過古代賢明的帝王以孝順來勸勉别人，没有聽說曲從而將它削奪。爲臣子的，將孝順父母的心用來侍奉君主，没有聽說被遭到削奪。以禮義廉耻來教化天下還怕不足，何况反而將它們削奪，使得天下爲人子的都忘記從他們父親那裏得到三年懷抱的愛護，倫常綱紀由此喪失。以後即使想用法度對此進行整頓，如何能成呢！陛下果真眷戀居正的話，應當以德行來愛護他，使他回去奔喪守滿喪期，以保全大節。這樣的話那麽綱常就樹立起來而朝廷風氣端正，朝廷風氣端正那麽百官萬民無不全部歸於端正，這樣自然災害和反常的自然現象没有不可以

消除的。”

時吳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拲，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舁出城，穆遣戍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既而復蘇，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置穆、思孝察籍。

當時吳中行、趙用賢請求讓居正奔喪，殮葬完再返回朝中，而艾穆、思孝居然請求讓居正守滿喪期，所以居正尤爲惱怒。中行、用賢被杖責六十，艾穆、思孝皆被杖責八十，雙手又被銬上，被關進詔獄。過了三天，用門扇把他們抬出城。艾穆發送駐守涼州。受傷嚴重，不省人事，後來蘇醒過來，於是到了駐守的地方。艾穆是居正的同鄉。居正對別人說：“以前嚴分宜當權的時候，没有同鄉人進行攻擊的，我不能同分宜相比。”萬曆九年，對地方官員進行考察，又將艾穆、思孝列入審察不合格的名籍。

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户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强，未易輕舉，穆亦不欲加兵，與夢熊異。朝命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

等到居正死後，諫議官交相推薦，起用爲户部員外郎。升四川僉事，經多次提升任太僕少卿。萬曆十九年秋季，提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原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品行道義超人，艾穆推薦他們用來代替自己的職位，没有給予答覆。既已上任，有人告發播州宣慰使楊應龍發起叛亂，貴州巡撫葉夢熊請求征討他。蜀地的人大多說應龍勢力强大，不便輕率行動，艾穆也不想用兵，和夢熊意見分歧。朝廷命令兩位巡撫一同核查，應龍不願意趕赴貴州，於是被逮捕送到重慶，接受審訊而被判以斬首，因表示贖罪，將他放回。艾穆因病回鄉，没有多久去世。後來應龍重新發起叛亂，議論者追究艾穆的過錯，削奪他的官職。

喬璧星　葉春及

喬璧星，臨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

喬璧星，臨城人。任官右僉都御史，也巡撫四川。

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纚纚三萬言。終户部郎中。

葉春及，歸善人。由舉人授官福清教諭。上書陳說當下的政務，洋洋三萬字。終官户部郎中。

沈思孝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高拱署吏部，欲留爲屬曹，思孝辭焉，乃授番禺知縣。殷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其税，思孝持不可。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考取隆慶二年進士。過了三年，去吏部等候選派。高拱任職吏部，想留用他爲部下，思孝推辭了這件事，於是授官番禺知縣。殷正茂總制兩廣，想聽任民衆同番人進行貿易，并且開放海口各山徵取其税收，思孝堅持不同意。

萬曆初，舉卓異，又爲刑部主事。張居正父喪奪情，與艾穆合疏諫。廷杖，戍神電衛。居正死，召復官，進光禄少卿。政府惡李植、江東之及思孝輩。思孝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指詆之，思孝遂求去，不許。尋遷順天府尹，坐寬縱冒籍舉人，貶三秩視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未幾，謝病歸。

萬曆初年，推舉卓異，又任刑部主事。張居正遭逢父喪奪情留任，思孝和艾穆一起上書進諫。在朝廷上遭到杖責，謫戍神電衛。居正死後，召回恢復官職，晉升爲光禄少卿。宰相大臣憎恨李植、江東之和思孝這批人。思孝升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迎合别人旨意對他進行譴責，思孝於是請求辭職而去，没有得到同意。不久升順天府尹，因寬容假冒籍貫的舉人，降三級治事。思孝同原先一樣穿着三品官服，遭到彈劾，調任南京太僕卿，依然降三級。没有多久，稱病辭職回鄉。

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爲南京光禄卿。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寧夏哱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魏學曾聲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内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功。詔思孝近地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曾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思孝舍門户而守堂奥，設邏卒以衛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辭不赴。

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用他爲南京光禄卿。不久晉升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寧夏哱拜叛亂，詔令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魏學曾進行聲援。思孝因士兵缺少，請求招募浙江和宣、大騎兵各五千，發放國庫金帛供給軍隊，并且乞求寬恕原都御史李材的罪狀，讓他立功。詔令思孝在附近地區招募，但罷斥李材不予選派。思孝和學曾商議軍中事務意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彈劾思孝捨棄門户而守衛内室，設置巡邏的士兵用來保護妻子兒女，不能勝任邊疆的事務。改任河南巡撫，辭官不去上任。

頃之，召爲大理卿。中官郝金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孝駁誅之。帝悦，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羊絨爲民患，以思孝奏，減十之四。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推李禎爲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奥援，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彦相繼疏劾。帝以廷彦受東明指，謫東明，奪廷彦俸。

不久，召入爲大理卿。宦官郝金因假傳皇后的懿旨被關進監獄，刑部想減輕他的罪狀，思孝進行辯駁使得他被處死。皇上高興，晉升思孝爲工部左侍郎。陝西織造羊絨成爲民衆的災難，因思孝進言，織造減去了十分之四。晉升爲右都御史，協助處理軍政。當初朝廷推舉，李禎排在首位，思孝排在次位，皇上特地任用思孝。有人懷疑他有得力的援助，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彦先後上書彈劾。皇上因廷彦受東明指使，貶謫東明，扣罰廷彦的俸禄。

二十三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掌外察，黜參政丁此吕。思孝與東之素善此吕。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蔣時馨受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吕，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己，遂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惡時馨，罷其官。思孝

萬曆二十三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掌管在外官員的考察，罷斥參政丁此吕。思孝和東之平時同此吕友善。適逢御史趙文炳彈劾文選郎蔣時馨受賄，時馨懷疑是思孝唆使他，於是攻擊思孝先是庇護此吕，以後向吏部求情不成，因這二件事而憎恨自己，於是勾結江東之、劉應秋等人，讓李三才聯係文炳。皇上討厭時馨，罷免他的官職。

等疏辨，且求去。丕揚言時馨無罪，此吕受贓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吕訪單，乞歸。訪單者，吏部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率核實，然間有因以中所惡者。帝降詔慰留丕揚，逮此吕，詰讓思孝。御史俞价、强思、馮從吾，給事中黄運泰、祝世禄，皆爲時馨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摇丕揚也。思孝屢乞罷，因詆丕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宜兩罷，似并論丕揚、思孝，而其指特攻時馨以及丕揚。疏方上，文炳忽變其説，謂："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吕、劾時馨，非己意也。"帝皆置不問。

思孝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尚氣好勝，動輒多忤，以此吕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吕皆非端人，丕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詆思孝、東之；且言："丕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安我。此人不去，爲朝端害。"帝顧思孝厚，謫培官。乾清宫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禮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皋、石星誤國。其秋，丕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朝端議論始息。久之，丕揚復起爲吏部，御史史記事復詆思孝與顧天埈合謀欲構陷丕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誣，而思孝卒矣。天啓中，贈太子少保。

思孝等人上書申辯，并且請求辭職而去。丕揚認爲時馨無罪，此吕却有接受賄賂的罪狀，思孝不應該加以庇護。於是呈上此吕察訪單子，乞求辭職回鄉。察訪單子是吏部在考察官員時，詢問公衆輿論以定官員是否賢明，朝廷官員於是記録所聽到的而交給掌管考察者的材料。事情一概從實核查，但有時也有人利用這而中傷所討厭的人。皇上下詔書安慰并挽留丕揚，逮捕此吕，責備思孝。御史俞价、强思、馮從吾，給事中黄運泰、祝世禄，都替時馨申辯冤情，措詞中冒犯了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卿又各自上書彈劾思孝，大略説文炳的奏章出自於思孝的指使，藉以動摇丕揚的地位。思孝多次乞求免職，於是譴責丕揚辜負了國家。員外郎岳元聲認爲大臣互相攻擊，應當雙方都被罷免，似乎是一同批評丕揚、思孝，而其旨意尤其是指責時馨以及丕揚的。奏章剛剛進上，文炳忽然改變他的説法，説："元聲、東之申述思孝的旨意，自己受他們迫使而申救此吕、彈劾時馨，并不是自己的本意。"皇上都置之不問。

思孝向來以正直的節操在天下獲得高名，但崇尚意氣喜歡争勝，動輒多有觸犯，因此吕的緣故，很受别人的議論。而時馨、此吕都不是正派的人，丕揚、思孝也各自有所偏袒。次年，御史林培請求分辨忠直和奸邪，又竭力譴責思孝、東之。并且説："丕揚閉門不出半年，辭官的奏章十次進上，意思是一定要經得同意而方纔罷休。思孝則閉門不出没有多久，近來看到從吾、運泰等人被罷免，説朝廷不以罷免五六位言官爲難事，目的是讓我安心。這個人不予罷免，會成爲朝廷的禍害。"皇上看重思孝，貶降林培的官職。乾清宫發生火災，思孝請求舉行皇長子成年加冠禮儀用來回轉天意。又因日本封授進貢的事受嚴重破壞，請求趕緊整修戰事加以守備，一并批評趙志皋、石星誤國。這年秋季，丕揚免職，思孝也稱病辭官，詔令乘坐驛站車馬回鄉，朝廷議論方纔平息。過了很久，丕揚重新起任吏部，御史史記事又譴責思孝和顧天埈合謀想陷害丕揚。顧憲成、高攀龍竭力申辯，指出他誣告，但思孝已

經去世。天啓年間，贈官太子少保。

丁此吕

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徵授御史。慈寧宫災，請撤鰲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尋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題示禪授意，謫潞安推官。語詳《李植傳》。尋遷太僕丞，歷浙江右參政。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皋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吕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丕揚亦言此吕無逮問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逮下鎮撫，謫戍邊。

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官受徵召授官御史。慈寧宫發生火災，請求撤除鰲山彩燈，停止織造、燒造，召回因陳述意見而遭到貶官謫戍的衆臣，除去張居正餘黨，立即處死徐爵、游七。答覆所報告的事情已經知道。不久彈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名試題透露示意，而貶官潞安推官。記述詳見於《李植傳》。不久升太僕丞，歷官浙江右參政。在官吏考察中受到罷斥，又派遣官吏將他逮捕。大學士趙志皋等人一再上書乞求寬恕，并且説此吕具有氣節，未必果真是枉法獲取私利。丕揚也説此吕够不上逮捕訊問的律條，乞求免除送他進詔獄。皇上都不聽從，將他逮捕交付給鎮撫司，被流放去戍守邊疆。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論之，居正爲相，於國事不爲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聞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務快己意。虧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於戲難哉！

贊曰：劉臺等人都因批評張居正獲罪。受罰最嚴重的人，名氣也最響。用汲免於受罰，是幸運的。平心來議論這事，居正擔任宰相，對於國事不能説没有功勞，衆位人士批評他不是没有過激的地方。但居正聽到指責而不知道畏懼，忿怒乖戾，極端怨恨，一定要滿足自己的心意。虧盈容易反復循環，死後釀成禍患。傳説“衹有好人能接受無所保留的話”。嗚呼，難啊！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十八

蔡時鼎　萬國欽 王教　饒伸 (兄)位 劉元震 元霖　湯顯祖 李琯
逯中立 盧明諏　楊恂 冀體 朱爵　姜士昌 宋燾　馬孟禎　汪若霖

蔡時鼎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桐鄉、元城，爲治清嚴。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時鼎言不可，并及玉不法狀。御史丁此吕以劾高啓愚被謫，時鼎論救，語侵楊巍、申時行。報聞。已，巡鹽兩淮。悉捐其羨爲開河費，置屬邑學田。

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鈳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桂、鈳官。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鈳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譲。卒枷二人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詗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二年進士，曾任桐鄉、元城知縣，爲官清廉嚴明。徵召授官爲御史。太和山提督太監田玉兼理分守事宜，時鼎認爲不可以，并談到田玉不法事情。御史丁此吕因彈劾高啓愚而被貶官，時鼎進行論辯援救，言詞侵害了楊巍、申時行。天子批覆。隨後，到兩淮巡察鹽政。全部捐出多餘錢財作爲開河的費用。爲所屬郡邑購置辦學的田産。

回到朝中，適逢外戚子弟有求取科舉而没有成功的，誣告順天考試官張一桂偏袒他的門客馮詩、章維寧和編修史鈳的兒子史記純，又濫取冒充籍貫的五人。皇上發怒，命令將馮詩、維寧上枷，解除張一桂、史鈳的官職。申時行等人爲這件事進行辯解。皇上愈加惱怒，削奪史鈳的官職，將馮詩、章維寧交付給法官審訊。掌司法刑獄部門廷審没有得到證據，觸犯聖旨而受到責備。最終將二人上枷一個月，而把張一桂調任南京。蔡時鼎認爲事情當初的揭發不是通過外臣，而是直接由太監揭發的，極力説明小人流言蜚語直接流傳到皇上跟前，這種端倪不可助長。并且完全懷疑大臣和諫議官存有私情，這樣皇上左右得力和耳目臣子的行爲全不能相信，所能相信的人是誰呢？皇上發怒，手書旨令告知内閣大臣對他治罪。適逢申時行和王錫爵休假，許國、王家屏衹是打算停發他的俸禄，并且請求稍許減少馮詩、章維寧上枷的期限，用來保全他們的性命。

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奸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既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鼎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請如石星、海瑞、鄒元標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

皇上没有同意，指責蔡時鼎懷疑毀謗君主，將他降調邊遠地區擔任非正規的官職。又派人探知到處置冒充籍貫的人大多寬容，責成府尹沈思孝訴述情況。許國、王家屏又進言：“君主應崇尚賢明不尚詳察。假如相信自己一個人看到和聽到的，猜忌防範，要求苛刻繁細，即使聽取意見和作出决定做到精確，對於治理好國家有什麽補益呢？况且使邪惡的人得以乘機中傷好人，其害處如何説得清楚。希望停止苛察以重視關乎全局的道理，寬恕諫議官以彰明聖上的氣度。”皇上不高興，手書詔書予以責備。這一天，皇上思念申時行，派遣太監到他的住所進行慰問。而許國等人既已受到指責，呈上奏章謝罪，同起初一樣進行争議。適逢皇上怒氣稍稍消釋，就加以批覆。蔡時鼎竟被貶官馬邑典史，辭官回鄉。過了二年，吏部打算將他按次第升遷，没有得到同意。御史王世揚請求依照石星、海瑞、鄒元標的先例，在被削除的官籍中將他起用，没有給予答覆。隨後，起用爲太平推官，晋升爲南京刑部主事，改任吏部。

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略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宫闕，臣民呼籲莫聞。然群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即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諛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内托之乎雅量，外托之乎清明，此聖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即爲首輔。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忮刻。私僞萌生，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

萬曆十八年冬季，又進上奏章彈劾申時行，大略是説：“近來連年天生災害民生困苦，法制紊亂廢弛，官吏的作風和治績情况混雜。陛下深居皇宫，聽不到臣民請求的呼聲。然而群臣百官進上意見，還受到寬容。而宰相大臣申時行則樹立朋黨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忌恨意見更加厲害。不要説明指他的過失，即使意向稍有不合，也總是遭受到中傷。或者在當時就公開加以罷斥，或者在以後慢慢給予免職。致使天下奉承諂媚成風，正氣消退。尚且内托之於雅量，外托之於清明，這是聖賢用來重視似是而非的防範，整肅破壞德行的防備。假如營私的意念濃重，那麽奉公的志向必定衰退；虛僞奸詐的機巧嫻熟，那麽忠誠的操行必定消退。自從張居正去世，張四維遭逢父喪退職而去，申時行就成爲内閣首席大學士。懲戒以前的專斷獨行，用謙遜退讓加以矯正；吸取以往嚴厲苛刻的教訓，用寬容平和加以矯正。不是不想表示出寬宏的氣量，保育寬鬆和順的福分，無奈患得患失的心思占據上風，而不

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尚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不具含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可就此停止的道義消退。外表表示退讓而內心貪圖爭勝，表面忍讓寬容而內心忌恨狠毒。個人的虛僞萌發，欲蓋彌彰。張居正的禍患在於因私廢公，但是他根據法度辦理事情的做法，對國家還是有補益的。如今除去了好的一面，而繼承利己做法；完全消除那種維係天下的意向，而愈加玩弄那種欺騙天下的手段。衹是考慮爲自己取得福分，不顧及國家的禍患，像這樣的人，還可以讓他來輔弼天下嗎?”於是依次列出他十條過失，勸他反省改正。奏章被留在宫中。不久晋升南京禮部郎中。在任上去世。因貧窮無法殮葬，士大夫捐出財物而辦理他的喪事。

萬國欽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尚書楊巍，被詰讓。里居尚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座主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諂事嚴嵩，又娶尚書吳鵬已字之女，居鄉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官婺源知縣。受徵召而拜官御史。談論事情意氣激昂，不迴避權貴。萬曆十八年，彈劾吏部尚書楊巍，受到指責。居住在鄉里的尚書董份，是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的主試官，托付浙江巡按御史向皇上請示，允許慰問。萬國欽説董份巴結嚴嵩，又娶了尚書吳鵬已許嫁給别人的女兒，居住鄉里没有好的品行，不應該加以隆盛的儀禮。事情就這樣擱置下來。

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疏斥政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爲助。刑部主事吴正志上疏，言春開、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平民，國欽再疏劾之。

當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户部主事姜士昌上書斥責執政者偏袒人。給事中李春開以越出本分的罪名揭發趙南星、姜士昌，而他的同黨陳與郊相助。刑部主事吴正志上奏疏，説李春開、陳與郊討好執政者，干涉公正的輿論，并且議論御史林祖述庇護大臣的過錯。於是御史赫瀛在官員治事處招集衆位御史，商議一同上疏揭發吴正志，以御史的身份提出上疏。萬國欽和周孔教惟獨没有署名。赫瀛大爲惱怒，態度驕横地指責萬國欽。萬國欽説：“戴着執法官的帽子，穿着執法官的衣服，而日日以庇護大臣、排擠好人爲能事，我不能苟同。”赫瀛盛氣喪失，奏疏没有能進上，而吴正志最終貶官爲宜君典史。太監袁進等人毆打并殺害平民，萬國欽又上書彈劾他們。

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鞏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略，言邊備廢弛，督撫

萬曆十八年夏季，火落赤各部屢次侵犯臨洮、鞏昌。七月，皇上在皇極門召見申時行等人，商量對策，認爲邊境防備廢棄懈怠，督撫缺

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爲經略尚書行邊，實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僨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絶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饋金錢，漫無成畫。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何又圍我臨、鞏？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污大臣，謫劍州判官。

乏指揮調遣，想大大地加以整頓。申時行説火落赤歸附進貢可信。皇上説："歸附進貢之説不完全能依靠。假如一味地討好敵方，致使敵方意氣傲慢自大，哪裏有滿足的時候。"申時行等接受旨意而退下。没有多久，告急的消息不斷傳來，於是推舉鄭洛任經略尚書巡行邊地，實際上是利用他來負責議和。萬國欽上書直言彈劾申時行，説："陛下因西面事務非常危急，特地召宰相商量進攻和防備，宰相在召見應答的時候却托詞掩飾進行欺騙。陛下爲盜賊的侵擾而感到憤怒，申時行則以爲盜賊是攻掠番人。臨洮、鞏昌果真是番地嗎？陛下責備督撫失去時機，申時行則以爲責任在於武臣。邊疆敗事，督撫果真没有責任嗎？陛下認爲歸附進貢難以依靠，申時行却説開通貢奉二十年，救活百姓百萬人。西寧的失敗，肅州遭到掠奪，難道不是百姓受害嗎？這樣陛下本意在於開戰，申時行一定不想開戰；陛下用意在於拒絶議和，申時行一定要和敵方議和。這都是因爲北方九處要鎮的將帥，每年向敵方贈送金錢，隨意放縱而没有計略。賊寇已經破壞城堡，殺害官吏百姓，還説是計謀取得成功。三邊總督梅友松一心討好敵人。以前奏報順義王感謝恩惠向西歸去，爲什麼又圍困我臨洮、鞏昌？後來上書拼命誇説戰績，爲什麼景古城全軍覆没？甘肅巡撫李廷儀引導敵寇入關，不向陛下報告，反而代他們請求贖罪。算計下來所進獻的馬牛布帛不到三十金，而他們殺戮搶掠到的東西何止一萬金？想依然開通貿易，臣不知道怎樣對待國法。這三個人都是申時行私黨，所以敢如此勾結誤國。"於是列出并上報申時行接受賄賂的多件事情。皇上説他擾亂國事，誣告大臣，貶官劍州判官。

初，國欽疏上，座主許國責之曰："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爲名節，惟爲國事耳。即言未當，死生利害聽之。"國無以難。

當初，萬國欽將奏疏進上，他的主試官許國責備他説："你這番舉動，是爲名譽節操呢，還是爲國家呢？"萬國欽説："如何敢爲名譽節操，衹是爲國事罷了。即使説得不妥當，死生利害隨它去了。"許國無法和他争論。

二十年，吏部尚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

萬曆二十年，吏部尚書陸光祖打算酌量將萬國欽轉徙爲建寧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皇上認

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大學士趙志皋疏救，亦被譙責。國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

爲二人都遭到特殊的貶官，不應該提升，嚴厲指責光祖。而全數罷免文選郎中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等人。大學士趙志皋上書解救，亦受到指責。萬國欽以後歷官南京刑部郎中，去世。

王教

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爲民。

王教，淄川人。幫助陸光祖肅清吏治的混亂局面。給事中胡汝寧迎合權貴的旨意彈劾他，事情隨即得到澄清。最終因推薦萬國欽、饒伸，被削職爲民。

饒伸　饒位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黄洪憲典順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婿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謫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并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吴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争，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録其婿，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争，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憸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官工部主事。萬曆十六年，庶子黄洪憲主持順天鄉試，大學士王錫爵的兒子王衡考取舉人第一名，申時行女婿李鴻也被録取。禮部主事于孔兼懷疑舉人屠大壯和李鴻都有舞弊行爲。尚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想平息這件事。禮部郎中高桂於是出自憤恨譴責值得懷疑的八個人，一并提到了王衡，請求加以復試。王錫爵上書申辯，同申時行一起請求辭職。皇上都安慰并挽留了他們，而聽從高桂的請求，命令加以復試。禮部侍郎于慎行因屠大壯文章特别不好，打算將其列入乙等。都御史吴時來和苗朝陽不同意。高桂挺身向前極力相争。於是按照于慎行的意見，將兩人文章分列甲乙而呈上。申時行、王錫爵矯發旨令將交上去的試卷全都留下來，并且罰扣高桂俸禄二個月。王衡實際上有才名，王錫爵大爲氣憤，又上奏疏極力譴責高桂。饒伸於是上書直言説："張居正三個兒子接連身據高等科第，因而宰相的子弟高中科第就成爲慣例。洪憲更是説取中一個舉人還不够分量，居然將其列在考生第一名。兒子不參加考試的，就録取他的女婿。其他的舞弊也時有所聞。復試的那天，有不少不能做文章的人。吴時來不分優劣，不辨情況厚顔無耻地與高桂争執，於是不明不白地提出請求。至於王錫爵攻擊高桂的一封奏摺，尖刻可畏，違背對待君主的準則。王錫爵掌權三年，排擠具有德才的士人，引薦奸邪的人。如今又巧妙地遮掩自己的非法行爲，欺騙主上，勢必將成爲張居正的後

繼者。吴時來攀附權貴蔑視法紀，不配當都御史。請求將他們一同賜予罷職。”

疏既入，錫爵、時行并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於是詔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

奏疏既已進入，王錫爵、申時行一起閉門請求辭官。而許國因主持舉人會考進入試場，内閣之中於是空無一人。太監送奏章到申時行私人住所，申時行依然密封交還。皇上吃驚地説：“内閣中竟然没有人嗎？”於是安慰并挽留申時行等人，而將饒伸關進牢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人又彈劾饒伸和高桂，用以討好當權者。御史毛在又攻擊孔兼，説高桂上書是他所指使的。孔兼進言申辯并乞求辭職。於是詔令各部門嚴格遵守所擔負的職責，不要越出本位求取虚名，而削除饒伸的官籍，將高桂貶官三級，調任邊遠地區，孔兼獲免。

伸既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叙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即位，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

饒伸既已被罷斥，朝中人士大多歸罪於王錫爵。王錫爵自己不能安心，多次請求對饒伸按次序任用。起用饒伸爲南京工部主事，改任南京吏部。稱病回鄉，於是不再出來做官。熹宗登基，起用爲南京光禄寺少卿。天啓四年積功升官至刑部左侍郎。魏忠賢敗壞朝政，饒伸請求告假回鄉。所編纂的《學海》六百多卷，當時稱它内容廣博。

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

兄饒位。積功升官至工部右侍郎。母親年已百歲，與饒伸先後爲了奉養而回鄉。

劉元震　劉元霖

先是，任丘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相類。一時皆以爲榮。元震，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萬曆中歷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

在此以前，任丘劉元震、劉元霖兄弟一起擔任九卿的職位，因母親年近百歲，先後乞求奉養母親而回鄉，和饒伸兄弟相似。當時人都引以爲榮。劉元震，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先任庶吉士，萬曆年間歷官吏部侍郎。天啓年間，贈官禮部尚書，死後謚號文莊。劉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福王在洛陽建造住所，有所營建，劉元霖堅持進言，而停止了營建。去世後，贈官太子太保。

湯顯祖　李琯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内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年時長於作文，在當時有名氣。張居正想讓自己的兒子在科舉考試中中第，網羅海内名士用以擴大其兒子的名聲。聽説湯顯祖和沈懋學的名氣，叫幾個兒子

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

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潜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吕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耻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禄，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巨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風靡，罔識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誡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争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

去延請。湯顯祖推辭不去，沈懋學於是同張居正兒子嗣修一起考取了進士。湯顯祖到了萬曆十一年纔成爲進士。授官南京太常博士，隨即晋升禮部主事。

萬曆十八年，皇上因星象發生變化而嚴厲指責諫議官欺騙蒙蔽，并且對他們停發俸禄一年。湯顯祖進上奏疏説："諫議官難道都是德才不好嗎？陛下施行賞罰的權力暗中被宰相所竊取，所以諫議官支持和反對的意向，也被悄悄地改變。御史丁此吕帶頭揭露科場中的欺騙蒙蔽，申時行指使楊巍彈劾罷斥他。御史萬國欽極力批評總督、巡撫官員等封疆大吏搞欺騙蒙蔽，申時行暗示同任宰相的許國將他貶官遠方。稍有話語相指責，没有一個不被貶官到外地去的。這樣不知廉耻之徒，祇知道自己對當權者進行巴結。所得爵位和俸禄，祇認爲是當權者給他的。即使日後不能保住名譽地位，而眼前誠然已得到富貴。給事中楊文舉接受詔令安排救濟災荒的措施，徵取賄賂數目很大。到了杭州，天天在西湖開宴，在辦理訟案推薦人才中受賄以謀取厚利。宰相於是等到他回來覆命，將他提升爲諫議官署的長官。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是權貴門下的鷹犬，因他是親信，錯誤地被任用。正當陛下指責諫議官搞欺騙蒙蔽，而宰相却同原來一樣進行欺騙蒙蔽。失去時機不加以整治，臣認爲陛下值得可惜的有四點。朝廷以爵位和俸禄扶植好人，如今祇成爲替權貴之門培育下人，這是爵位和俸禄值得可惜。衆臣形成風氣，不顧廉耻，這是人才值得可惜。宰相不破例給人富貴，不顯示出恩惠，這是原定的法制值得可惜。陛下統治天下二十年。前十年的政治，張居正强硬而多欲，群結親信，輕狂地敗壞政治。後十年的政治，申時行温和而多欲，群結親信，瘋狂地敗壞政治。這是聖明政治值得可惜。乞求立即罷斥楊文舉、胡汝寧，告誡宰相，反省悔過。"皇上發怒，將他貶官徐聞典史。逐漸晋升遂昌知縣。萬曆二十六年，到京師報告治政情況，遞交引罪自責的辭呈而回鄉。又次年考察官吏，主管的人商量將他罷職。李維禎任官監司，竭力相争而没有成功，最終湯顯祖

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楨。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蹭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往。

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并斥以謝天下。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既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

顯祖子開遠，自有傳。

逯中立　盧明諏

逯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踣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臣之調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妒賢；即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疏入，忤旨，停俸一歲。

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并侵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

被削奪官職。在家生活二十年後去世。

湯顯祖爲人意氣激昂，同李化龍、李三才、梅國楨友善。以後這些人都官位顯貴而有建樹，而湯顯祖潦倒終生。李三才在淮上督察水道運糧，去信迎接他，湯顯祖推辭不去。

湯顯祖陳述意見的次年，福建僉事李琯帶着表章來到京都進呈，列出申時行十條罪狀，言詞中指責了王錫爵。說衹有王錫爵敢於放縱，所以申時行更加貪婪乖戾，請求將他們一同罷斥以向天下人謝罪。皇上發怒，削除了他的官職。纔過了兩個月，申時行也被罷職。李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曾經任官御史。既已罷斥回鄉，在家生活三十年後去世。

湯顯祖的兒子湯開遠，自己有傳。

逯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提升爲吏科給事中。碰到事情敢於發表意見。行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都因爭辯趙用賢的免職一事遭到罷斥，逯中立上書直言說："衆臣子大都是操行純正的人，讓他們退居家鄉，真是可惜。陛下憎惡發表意見的人，就說'這出於我自己的决斷'，宰相王錫爵也說'皇上親自决定'。臣認爲所罷斥的不是正直的人，那麼由皇上作出决斷，誠然是陛下去除奸邪的賢明；即使是出於宰相的考慮，也體現大臣替國家着想的正直。假如所罷斥的果真是正直的人士，出於宰相假傳旨令，有意罷斥排擠，則是忌妒賢能；即使出於皇上親自的裁定，而不能匡正挽救，則是竊取權位。大臣以人才侍奉君主的道理，應當像這樣嗎？陛下想安定宰相，就罷斥發表意見的人，而不知道發表意見的人遭罷斥，宰相更自覺不安。"奏疏進上，冒犯了聖上旨意，停發俸祿一年。

不久晋升兵科右給事中。下詔命令編撰國史，王錫爵推薦原詹事劉虞夔爲總裁。劉虞夔是王錫爵的門生，因糾正皇上過失遭彈劾罷免。衆御史說不應該召用他。而逯中立譴責劉虞夔尤其盡力，都冒犯了王錫爵，於是撤銷召用劉虞夔的命令。没有多久，文選郎顧憲成等人因聚衆推舉

明諏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尚書孫鑨去矣，陳有年杜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閼，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并行已久。廷推必諧於僉議，特簡或由於私援。今輔臣趙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聖怒，即揭救數語，譬之强笑，而神不偕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埸交聳，公私耗敝，群情思亂，識者懷憂。乃朝議紛紜若爾，豈得不長嘆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諏爲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時，贈光禄少卿。

內閣大臣的事遭到罷斥，給事中盧明諏解救他們，也被降級。逯中立進上意見説："兩年以來，吏部官員先後被罷斥。尚書孫鑨被免職，陳有年閉門不治事請求免職，文選清吏司一部門官吏一再被罷斥，而顧憲成又步他們後塵。臣擔心從今以後，不是像王國光、楊巍這樣的人，則不能一天做吏部尚書；不是像徐一檟、謝廷寀、劉希孟這樣的人，則不能一天當文選郎。好壞混淆，行動顛倒，讓進退人才的重要制度托付給權貴，任用捨棄罷斥處罰，取决於一時喜怒，公衆輿論積塞不通，憂憤的議論滋生起來。這是人才盛衰的關鍵，理政之道廢興的開端，不可不深加考慮。而且聚衆推舉內閣大臣，并不是從萬曆十九年開始的。皇祖嘉靖二十八年朝廷大臣推舉六人，而張治、李本二臣任用；就連現今宰相王錫爵進入內閣，也是聚衆推舉的。特旨任命和朝廷大臣推舉的辦法，祖宗一起并行已經很久。朝廷大臣推舉必定要和大家的意見一致，特旨任命有時出於私下的援引。如今宰相趙志皋等人不查考原有的制度，胡亂激起聖上的怒氣，即使説幾句救援的話，好像是勉强作笑，而神情不帶，想以此打動人是困難的。眼下邊界地區不斷發生驚擾，公私耗敝，群情思亂，有識之士充滿憂慮。而朝廷意見竟然這樣紛紜複雜，怎麼能不深深嘆息呢？"皇上發怒，以嚴厲的旨意加以責備，把盧明諏削職爲民，而將逯中立貶官爲陝西按察司知事。稱病辭職回鄉，在家生活二十年後去世。熹宗時，贈官光禄少卿。

盧明諏，黄巖人。萬曆十四年進士。

盧明諏，黄巖人。萬曆十四年進士。

楊恂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錦衣冗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户科都給事中。朝鮮用兵，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敕邊臣，而劾武庫郎劉黄裳侵耗罪。黄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格不行。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官行人，提升爲刑科給事中。錦衣衛閑散官員多到二千人，請求大加削減，意見没有被采納。積功升官至户科都給事中。對朝鮮用兵，貪污破費國庫錢財多到不能計數。楊恂請求嚴厲告誡邊防官員，而彈劾武庫郎劉黄裳侵吞耗費錢財的罪行。劉黄裳終於被免職。不久楊恂進上節省財力的四條建議，受到阻格而未被采用。

王錫爵謝政，趙志皋代爲首輔。御史柳佐、章守誠劾之。志皋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論志皋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爲民。恂復論志皋，并及張位。其略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橓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黄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升者，吏部職也。邇來創專擅之説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内托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墻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説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托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仇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志皋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皋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

王錫爵辭官退休，趙志皋代任内閣首席大學士。御史柳佐、章守誠彈劾他，趙志皋乞求罷官，没有獲得准許。御史冀體竭力論説趙志皋不可以不能免。皇上發怒，責令冀體當面陳述情狀。冀體直言不屈，被貶官三級，發落到外地任職，因申救他的人很多，竟然被削職爲民。楊恂重新議論趙志皋，同時涉及張位。内容大概是説："如今議論執政的人，都説他們起草聖旨不妥當，貪婪卑劣而没有作爲。這固然值得擔心，但所值得憂慮的有比這更大的。許茂橓從錦衣衛閑散官員中罷免下來，將珍寶厚送給人謀取不法利益，被人捕獲。假如大臣清廉的節操素來得人心，他怎麽膽敢如此輕率！於是捕獲的人遭到處罰，而行賄的人不加追究。想使天下治平，這樣能做得到嗎？這是值得擔心之一。楊應龍依仗地勢險固不屈服，執政貪圖他豐厚的利誘，和他交往。例如近日綦江捕獲奸細，得到所送給兵部尚書和提督巡捕的私人書信。其餘四封書信和五百兩黄金、一千兩白銀、幾十張虎豹皮，不説送交給誰。臣仔細詢問播州人，這纔吞吞吐吐地説'這樣做是求取票擬'。票擬，是内閣大臣代皇帝草擬批簽臣僚奏章的文字，這是内閣大臣的事情，而能讓小醜用利來誘惑嗎？這是值得擔心之二。推舉人才，是吏部的職責。近來興起吏部專斷獨行的説法用來蠱惑聖上的明察，陛下受納那種説法而對吏部推舉人才的做法産生懷疑。於是其在内仗恃皇上的旨意，在外仗恃大臣聚衆推舉，或正面或側面，隨心所欲。假如兩種做法都無着落，就駁回命令重新推舉。稍許不稱心意的，就給予貶官謫戍。假如説選拔人才要合乎皇上心意，不受宰相的過問，爲什麽所任用的人不是同鄉姻親，就是師門好友呢？像這樣却還説吏部專斷獨行嗎？這是值得擔心之三。諫議官，是皇上的耳目，糾正過失，進獻意見以供采納，是他們的職責。近來提出諫議官互相結黨的説法用來激起聖上的怒氣，陛下接受那些讒言而憎惡諫議官。於是依仗皇上的威嚴，恣意妄爲。不是對諫議官在他們陳述意見的時候加以公開的罷斥，就是在他們升遷授官的時候暗中進行中傷。假如

說這種做法出自於皇上的意願，没有辦法挽救，爲什麽所罷斥的人不是個人所怨恨的，就是近來深惡痛絶的呢？像這樣還說諫議官結黨嗎？這是值得擔心之四。内閣首席大學士趙志皋大勢已去，誠然談不上責問。張位向來負有衆望，但所作的行爲却是這樣；而且他的心機特别深，結交奸邪的人日益增多，將來的禍患，更有難以講述的。請求罷免趙志皋而提防張位，嚴厲告誡陳于陛、沈一貫，不要仿效二人的所作所爲。”

疏入，忤旨。命鐫一級，出之外。志皋、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貫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及恂，未召卒。

奏章呈進，觸犯了聖意，命令降職一級，叫他到外地任職。趙志皋、張位上書申辯，并且乞求寬恕楊恂，陳于陛、沈一貫也進言解救。於是以原來官品調任陝西按察經歷。稱病辭官回鄉。過了很久，吏部尚書蔡國珍接到詔令起用被免職的官員，輪到楊恂，没有被召回就去世了。

冀體　朱爵

冀體，武安人。被廢，累薦不起，卒於家。

冀體，武安人。被罷官，多次推薦而没有被起用，在家居時去世。

其時以論志皋獲譴者又有朱爵，開州人。由茌平知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疏志皋、位寢閣壅蔽罪，不報。尋切諫三王并封，且論救朱維京、王如堅等，復劾志皋、位私同年羅萬化爲吏部。坐謫山西按察知事，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當時因議論趙志皋受到處罰的又有朱爵，朱爵是開州人。由茌平知縣召回任吏科給事中。曾經議論當時政務的遺漏過失，於是上書批評趙志皋、張位身居内閣進行蒙蔽的罪狀，皇上没有給予答覆。不久直言進諫三王一同分封的事，并且進言解救朱維京、王如堅等人，又彈劾趙志皋、張位以私情讓同科考中進士的羅萬化任官吏部。因罪被貶官山西按察知事，在家居時去世。天啓年間，贈官太僕少卿。

姜士昌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

姜士昌，字仲父，丹陽人。父名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授官編修。因没有依附嚴嵩，外任四川提學僉事。又轉任福建提學副使，經多次提升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請求廢除富家子弟捐納財貨以入國子監學習的成例，恢復國子監考核學生學習成績的積分法，又請求讓公侯伯子弟和舉人都進入國子監學習，詔令都同意他的意見。積功升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曾經分割田地千畝用以贍養同族的人。

士昌五歲受書，至“惟善爲寶”，以父名輟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

姜士昌五歲從師學習，讀到“惟善爲寶”時，因有父親的名而停止誦讀拱手而立。老師對

八年進士，除户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留中，録遺直，舉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

此大爲驚奇。萬曆八年考取進士，任户部主事，晋升爲員外郎。請求皇上杜絶將臣子奏章留在宫中不予批議的做法，采納直道而行的古人風氣，倡興召集臣子應答提問，崇尚節儉。不久晋升郎中。因探望父母離職回鄉。

還朝，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黄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吕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讜，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疏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已，因風霾，請早建國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與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

回到朝中，進言吏部侍郎徐顯卿誣陷張位，少詹事黄洪憲極力排擠趙用賢，應當將他們能免用以告誡官吏中的奸邪之人；主事鄒元標、參政吕坤、副使李三才向來以正直著名，應當提拔他們用以激勵士人的節操。又請求恢復一人犯罪其餘的人牽連受罰的辦法，慎重對待巡撫官的選拔，表彰刻苦守志的士子，加重懲罰貪贓受賄的官吏。奏章進入，給事中李春開彈劾他越出了本職。於是下詔禁止各官署部門不許超越本職刺探揭發他人的過錯。隨即，因發生大風夾雜塵土而起的自然現象，姜士昌請求及早立皇太子以確定皇位繼承人。貴妃的父親鄭承憲乞求重新建造父親的墓地，詔令給予五千金。姜士昌説："太后的哥哥陳昌言建造墓地僅僅給予五百金，而貴妃家反而是他的十倍，拿什麽來告知天下？"意見没有被采納。逐漸升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

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齎表入都，上疏言：

萬曆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沈鯉先後罷免。次年秋季，姜士昌帶着奏表來到京都，上書説：

> 皇上聽一貫、鯉并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彦，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置力而得志；

> 皇上讓沈一貫、沈鯉一同免職，公衆輿論無不對沈一貫免職感到高興，而對沈鯉免職感到惋惜。沈一貫攬取權力謀求利益，嚴重敗壞士人風氣和官吏治政。擔心天下隱居而意志堅貞的士人和自己有矛盾，一概加以壓制，用以杜絶將來發生矛盾。即使是得罪張居正衆臣，皇上平時知道他們忠義、重視提拔的，都擯斥不再任用，嚴重的則藉助其他事情來處置他們。那些正直而被降級的衆人、多次徙官而休假的，沈一貫也擯斥不再任用。在朝廷守正不阿、才能卓絶見多識廣的賢士，稍許有意見不合的，也使用巧妙的計策把他們罷免。而且空出部院中的職位以便於擇取所想任用的人，空出諫議官職位以便於隨意妄爲，空出天下各分科辦事官署和

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

部院、諫議官的職位，使人不起疑心。至於自己所想任用所想做的，又没有不努力而滿足心願；所不想做的，總是流着眼淚對别人説：“我憑自己的力量不能得到皇上的信任。”好處歸功於自己，過錯推給君主。人人知道他不忠。

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效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誤。臣以爲輔臣若一貫憸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别白者，臣竊痛之。

而沈鯉不富足自家，不挑選利便，衹將衆多有德才的人效力於君主，比起沈一貫，兩者忠誠和奸邪相差很遠。沈一貫既已免職回鄉，財貨如山，珍寶堆積；而沈鯉家徒四壁，貧困而没有多餘的錢財，比起沈一貫，兩者貪財和清廉相差很遠。沈一貫懼怕和沈鯉在一起奸邪和正直相比較，藉妖書的事情進行傾軋陷害，不是皇上無所不知的英明，幾乎導致嚴重錯誤。臣認爲輔佐大臣像沈一貫這樣奸邪非同一般，簡直與古今奸臣盧杞、章惇合而爲三。但是竟然没有一個人將沈鯉、沈一貫的賢能與奸邪對皇上進行正直的辯説，臣私下對此感到痛心。

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仇。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録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

而且沈一貫受到任用，是由王錫爵所推薦的。如今沈一貫免職，以王錫爵代爲宰相，這樣沈一貫好像未曾免職離去。王錫爵向來具有尊貴的名聲，不是沈一貫所能相比的。但是器量狹小，忌妒好人如同對待仇人一樣。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人，一經罷官不再任用。前不久聽説王錫爵有奏章請求録用被遺棄的人。臣以爲應當依照他所請求的，召回衆臣，然後敦促上任。不這樣的話，恐怕王錫爵不再有讓他們出任的道理。至於彈劾沈一貫的衆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也應當趕快召回復任，作爲竭盡忠貞揭露奸邪者的勸勉。至於其他臣子，因觸犯而遭到中傷，意見不合而導致罷官的，請求都按次序提拔任用他們。

説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

談論者説皇上對於各位臣子，雖然三次下達英明的詔令，意度好像傾向任用，實際上并不想任用，我單單以爲不是這樣。皇上

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黄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戍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决不用諸臣之策也。説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黄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

當初曾經罷免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人，以後又曾經貶謫魏允貞、李三才、黄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實、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棟等人，不久都提拔任用。近年改調吏部各司的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人至南京，也都逐漸回到清貴的職位。而鄒元標從謫戍的地方起用，多次受到提拔，以後没有一句話冒犯君主，而説皇上忽然又對他發怒，將他調往南方，而加以禁錮不再任用，難道不是嚴重誣衊皇上嗎？皇上本來没有不任用諸臣的意度，而宰相實質上决定了不任用諸臣的計謀。談論者説庸俗的人使世道敗壞，應當任用清廉的臣子做這方面的表率。然而古今清廉的宰相惟獨推許楊綰、杜黄裳，因他們能推舉有德才的人。王安石也有清廉的名聲，但用他的學説來逐退諸位有德才的人，最終因此給宋朝帶來禍患。做宰相的能不在這方面吸取教訓嗎？

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悦，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鐫三秩爲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謫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興安典史。

他的本意是用來譏刺李廷機。李廷機大爲惱怒，上書申辯説："關於人才起用，臣等人不僅不敢干預皇上的權力，也哪裏敢侵奪吏部的職責。"姜士昌見到奏章，又寫信規勸他，李廷機更加不高興，但皇上還没有意思要將姜士昌治罪。適逢朱賡按照李廷機的旨意也上書争辯，皇上這纔下發姜士昌的奏章，命令將他治罪。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求從輕處罰，皇上没有同意。詔令降職三級任廣西僉事。御史宋燾申議解救，又指責沈一貫，譏諷李廷機。皇上更加惱怒，降宋燾爲平定判官，又降姜士昌爲興安典史。

士昌好學，勵名檢。居恒憤時疾俗，欲以身挽之。故雖居散僚，數有

姜士昌好學，砥礪名節。平常憤世俗，想以自己的行爲來進行挽救。所以雖然任閑散的官

論建，竟齟齬以終。姜士昌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賡等大罪十二，亦鐫三秩，調邊方用。

職，但是多次提出建議，終於以意見不合而告終。姜士昌遭貶官的次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彈劾朱賡等人大的罪狀十二條，也被降職三級，調往邊遠地區任職。

宋燾

宋燾，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氣好搏擊。出按應天諸府，疏斥首輔朱賡。廷臣繼有請，皆責備輔臣，其端自燾發也。及坐謫，旋請假歸。卒於家。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燾光禄少卿。

宋燾，泰安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官御史。喜歡憑個人好惡與別人進行争鬥。外任應天各府巡按御史，上書斥責首席大學士朱賡。朝廷官員接着提出請求，都指責輔佐大臣，這起端是從宋燾倡發的。等到因罪降職，隨即請假回鄉。在家居時去世。天啓初年，贈姜士昌太常少卿，宋燾光禄少卿。

馬孟禎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縣。將内召，以征賦不及四分，爲户部尚書趙世卿所劾，詔鐫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鄒元標、萬國欽輩亟稱之。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官分宜知縣。將被召入京城，因徵收租税不到四成，被户部尚書趙世卿所彈劾，詔令降職二級。纔過了三天，而民衆拖欠的租税全部交完。鄒元標、萬國欽等人屢屢稱揚這件事。

續授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幾八十未謝政，孟禎并疏論之。大學士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妄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燾、鄭振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辭召，密疏痛詆言者。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并上疏極論。尋陳僉商之害，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鈁贓貨罪。又陳通壅蔽、録直臣、决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

跟着授官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因攀附宰相而提升爲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紀將近八十歲而没有離官退休。馬孟禎一同上書評議這些事。大學士李廷機受到彈劾後進言申辯，説自從任官以來，本來就没有重大的錯誤。馬孟禎反駁他説："李廷機任職禮部的時候，與奸邪狂妄的屬官彭遵古關係親密，而聶雲翰陳述意見觸犯時政，就將他壓制迫害至死。主持政務没有多久，姜士昌、宋燾、鄭振先都獲罪。對姚文蔚等人濫授京堂官，對陳用賓等人多次草擬寬容的旨令予以寬縱。還説不是錯誤嗎?"王錫爵推辭徵召，進上秘密的奏疏極力譴責陳述意見的人。馬孟禎和南京給事中段然一起上疏極力申議。不久陳述奸商的危害，揭發工部郎陳民志、范鈁貪污受賄的罪狀。又陳述開通蒙蔽、録用正直的臣子、决定使用和去捨、體恤民衆的困苦、急速供輸邊防的糧餉五件事。請求召回任用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免去李廷機職位，讓他回鄉。皇上都不予答覆。

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災。孟禎

萬曆三十九年夏季，怡神殿發生火災。馬孟

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别户，入主出奴，愛憎由心，雌黄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盗合群，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

禎說："二十年以來，祭祀天地與祖先、早晨講讀經史、召見臣下應答、當面與臣下商議，都已經廢除，僅僅靠奏章瞭解下面的情況和意見。而奏章遞送聖旨頒發都由宦官負責，是否能將奏章完全供皇上審察和聖旨是否果真出於皇上的意圖，無法知道。這是朝政值得擔心的地方。臣子分立派别，自持門户之見，喜歡和討厭隨自己的心意，信口雌黄，流言蜚語，傳進宫廷之中。這是士子風氣值得擔心的地方。京都周圍地區、山東、山西、河南，連年發生旱災饑荒。百姓賣兒鬻女，甚至吃妻子兒子。鋌而走險，急迫之中有什麽路可供選擇？一人號召四方呼應，則小盗合夥，將成爲仗勢横行者的基礎。這是民情值得擔心的地方。"皇上也不省察。

吏部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有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論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參將李獲陽忤税監，下獄死，孟禎爲訟冤，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死者已多，今被錮高墻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是時三黨勢張，忌孟禎讜直，出爲廣東副使。移疾不赴。

吏部侍郎蕭雲舉協助進行在京官吏的考核，有所偏袒，馬孟禎帶頭進上奏疏彈劾他。議論的人日益衆多，蕭雲舉請求離職。山海參將李獲陽觸犯税務太監，被關進監獄而死，馬孟禎爲他申辯冤情，於是請求寬容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關押在監獄中的人，并且說："楚宗室一案，死的人已經很多，如今被關入監獄的人，誰不是高皇帝的子孫，而把他們弄到這種地步。"這一切皇帝都不聽從。四十二年冬季，考選給事中和御史，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因發表意見觸犯時政，被壓制而不能考選。馬孟禎感到不平，寫奏疏議論這件事。當時三黨勢力猖狂，忌恨馬孟禎耿直，調他外任廣東副使。上書稱病辭職而不去上任。

天啓初，起南京光禄少卿，召改太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爲御史王業浩所論，遂削籍。崇禎初，復官。

天啓初年，馬孟禎被起用爲南京光禄少卿，召回改任太僕。因守喪辭官回鄉。魏忠賢得勢的時候，被御史王業浩所彈劾，於是削除官籍。崇禎初年，恢復官職。

孟禎少貧。既通顯，家無嬴資。惟銜趙世卿抑己，既入臺即疏劾世卿，人以爲隘。

馬孟禎少時貧困。官位顯達後，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衹是對趙世卿壓制自己懷恨在心，既而擔任御史就上疏彈劾趙世卿，别人認爲他氣量狹小。

汪若霖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名治，曾任保

治，保定知府。若霖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

三十三年擢户科給事中。言“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邊吏竭脂膏，外媚敵，内媚要津，而京軍十萬半虚冒，非計”。兵部尚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議留，若霖力詆部議。雲南民變，殺税使楊榮，詔從巡撫陳用賓言，命四川丘乘雲兼領。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今不直請罷税，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甚。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皆不報。

定知府。汪若霖考取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官行人。

三十三年提升爲户科給事中。説“官吏部門貪婪凶殘，一概從輕論罪，不合於律法；邊地的官員，榨盡民衆的財富，對外討好敵人，對内巴結權貴，而在京都的軍隊十萬人中一半是虚報的，不合於國家大計”。兵部尚書蕭大亨遭到彈劾而請求辭職，吏部商議要他留任，汪若霖竭力反對吏部的意見。雲南發生民衆造反，殺死税使楊榮，詔令聽從巡撫陳用賓的意見，命令四川丘乘雲兼任税使。汪若霖説：“陳用賓縱容楊榮作惡，眼下不是坦直地請求停止徵税，而倡議由四川丘乘雲兼任税使，這種做法極其對不起國家。乞求趕快罷免陳用賓，追回撤銷先前的命令。”皇上都不予答覆。

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宫講習宜開，此下累言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税務歸有司，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詔，啓事猶沉閣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久不决、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時南京户、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若霖言，所推悉報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賡婿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枉法拷殺指揮鄭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報。

晋升爲禮科右給事中。從正月到四月，天不下雨，汪若霖進上奏疏説：“臣查考《洪範傳》，説‘善言不聽從，這就叫做不能治理天下，其所受的懲罰常常是陽氣過盛’。眼下祭祀天地和祖先應當親自進行，臣下進見君主應當舉行，太子講習應當開設。這些下面臣子多次提起過，而皇上没有聽從。又有皇上提起過的事情而中途發生變更，這就是税務本該歸屬主管部門，宦官還要加以侵奪；振興廢棄的事物有明確的詔令，而陳述意見的奏疏還留在内閣不予批發。有皇上多次提起這些事情而長久没有作出决定、下面多次提出這些事情而皇上没有作出决斷的，這就是如朝廷内外大臣的推舉補職，遭彈劾的衆臣的提拔罷免。凡是這些都是不聽從善言之類的事情。積鬱釀成災禍，這是天和人的常理。陛下怎麽能漠不關心呢?”當時南京户、工二部缺尚書，禮部缺侍郎，朝廷大臣集衆推薦原來的尚書徐元泰、貴州巡撫郭子章、原來的詹事范醇敬。汪若霖説：“這三個人任職不够格，而且推薦的人不能説没有私心。請求從今以後朝廷大臣集衆推舉不要讓一個人主持，大家都聽從照辦。應當登記推薦者的姓名，恢復先祖一人出事有關聯的人一起連坐受罰的做法。”詔令按照汪若霖的意見進行申誡，所推薦上來的人全數通知不用。兵部主事張汝

霖，是大學士朱賡的女婿。在山東主持考試，所録取的士人中有文章没有做的。汪若霖進上奏疏彈劾他，停發了張汝霖的俸禄。宦官楊致中違背法令拷打并殺害了指揮鄭光擢，汪若霖帶領同僚陳述他十條罪狀。皇上没有給予答覆。

朱賡獨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晝接無聞，補牘莫應，此最大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壅，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方廢，宦豎横，盗賊繁，士大夫幾忘廉耻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宇内。輔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當宁。如徒謙讓未遑，或以人言，輕懷去就，則陛下何賴焉?”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

朱賡獨自任宰相，國家的政事愈加懈怠。汪若霖説：“陛下獨自任命朱賡一個人當宰輔，而又白天不召見臣子，不聽取情況，有補益的公文進上不予理睬，這是最嚴重的禍患。時下法制敗壞，政事阻塞，人才減損，衆多職位空缺，民衆人力財力用盡，邊地事務荒廢，宦官横行，盗賊衆多，士大夫幾乎忘却廉耻禮義，而平民百姓愁苦冤痛的呼聲響徹四境之内。宰相應當激憤地擔負起天下重任，收拾人心，讓其效力於皇上。假如衹是不斷謙讓，或者因爲别人的議論，輕率地懷有退職的想法，那麽陛下有什麽能依靠的呢?”朱賡也按照汪若霖的意圖，竭力請求皇上趕快施行新政。皇上也不審察。

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權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逋至百餘萬。疏請集議長策，亦留中。

五月初一，下了大冰雹。汪若霖認爲這是用人不廣、大臣獨攬大權的徵兆，寫好奏疏對此懇切地作了陳述。隨後京都長時間下雨，毁壞田地房舍。汪若霖又説大臣密切勾結互相利用，小臣急速趨從，那壞的風氣更加嚴重。這意圖是攻擊朱賡和新任宰輔李廷機等人的。萬曆三十六年汪若霖巡視國庫儲藏，發現老庫祇有銀八萬，而外庫錢財空空如也，各邊疆的軍餉欠銀一百多萬。汪若霖上奏疏請求集衆商議長遠的打算，奏疏也被留在宫中不予批發。

先是，吏部列上考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黄汝亨、南昌黄一騰與焉。賡黨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囂競，吏部因改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構。帝以言官紛争，留部疏。廷臣屢請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并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爲潁州判官，卒。

在這以前，吏部依次報上經過考選應當授官御史、給事中的人，新建知縣汪元功、進賢知縣黄汝亨、南昌知縣黄一騰在其中。朱賡的同黨給事中陳治則推薦汪元功、黄汝亨。汪若霖彈劾二人奔走鑽營以求取功名利禄，吏部於是準備將他們改任部内司官。陳治則惱怒地彈劾黄一騰互相陷害。皇上因諫議官争議，擱留部内奏疏，朝廷大臣多次請求，這纔將奏疏批發下來，而指責汪若霖帶頭提出氣憤而不滿的意見，將汪元功、黄汝亨、黄一騰一同各降職一級，調他們外任。朝廷大臣申議解救，皇上都不予審察。汪若霖於是

外任爲潁州判官，以後去世。

贊曰：明至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雖然，所言之是非，閣臣之賢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謂人言之不足恤也。

贊曰：明朝到了中期以後，陳述意見的人分派結黨，一概看內閣大臣的臉色作出進退的決定。曲意逢迎求取寵愛的就和他親近，不這樣的話就進行爭執。親密結黨的人不能被公正的輿論所容忍，而爭執的人則名氣很大。所以當時宰輔所處的內閣，成爲進行爭議彈劾者聚集的地方，而國事混亂。雖是這樣，所陳言的是非，內閣大臣是否有德才，黑白分明，本來就不是出於個人怨憤憎恨所能添加上去的，也不是能完全將這些説成是獵取耿直的名聲喜歡多事的做法，而認爲别人的議論就不值得考慮。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九

顧憲成 歐陽東鳳 吴炯　顧允成 張納陛 賈巖 諸壽賢 彭遵古
錢一本 (子)春　于孔兼 陳泰來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吴弘濟 譚一召 孫繼有　劉元珍 龐時雍　葉茂才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群爲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三年，補驗封主事。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考取舉人第一名。萬曆八年成進士，授官户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患病，朝中官員群起替他向神祝告求福，憲成没有答應。同僚代他署上名字，憲成親手將它劃除。居正去世後，改任吏部主事。請假回鄉，三年後，補任驗封主事。

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并論起鳴、自修，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并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

十五年考核在京的官員，都御史辛自修掌管考核。工部尚書何起鳴被列入要予以補正過失的行列，自修因此而不合執政者的心意。給事中陳與郊迎合執政者的旨意，一并彈劾何起鳴、辛自修，實際上是以攻擊辛自修的做法來偏袒何起鳴。這樣二人一同被罷免，又指責彈劾何起鳴的四位御史。顧憲成感到不平，進上奏疏而措詞侵犯了執政者，受到聖旨嚴厲的指責，降爲桂陽州判官。逐漸升處州推官。遭逢母喪，守喪期滿，補任泉州推官。被推舉爲治政公正清廉第一。

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并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

提升爲吏部考功主事，歷官員外郎。適逢有詔令將三個皇子一同封王。顧憲成與同僚一起進上奏疏説：

> 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并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

> 皇上根據《祖訓》立嫡長子的條例，想暫時讓三個皇子一同封王，用以等待有嫡長子則立嫡長子，無嫡長子就立長子。臣等考慮了這件事，“等待”一説，有大爲不合適的地方。太子是天下的根基。事先定下太子，用來鞏固根基。所以有嫡長子立嫡長

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

子，没有嫡長子立長子的説法，就目前來説是對的，等到將來就不對了。我朝立太子的家法，太子不必等有嫡長子纔能立，長子不一同封授王爵。朝廷大臣所説的非常詳盡，皇上一概不加審察，難道皇上獨到的見解有超過前朝聖皇見解而在其之上的地方嗎？擁有天下者稱爲天子，天子的長子稱爲太子。天子同天聯屬在一起，君主和天爲一體；太子同父親聯屬在一起，父和子爲一體。太子承奉祖廟的祭祀，就是在這方面的體現。如今想要一同封授三王，長子的封授同什麽聯屬起來呢？没有什麽可以聯屬，那麽難於確立其名義；有可以聯屬的，那麽難於確立其實在。

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宫也。無乃啓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

皇上將它當作是變通的辦法。而變通的辦法，是在没有辦法的情况下施行的措施。長子爲太子，衆位皇子爲王，就道理來説順暢，就名分來説相稱，就情義來説安心，有什麽不得已而這樣呢？尊貴的地位同等，年齡又同等，那將會危逼他們的生母。皇上以《祖訓》作爲法則，子孫以皇上作爲法則；皇上對創興以前所没有的做法不感到困難，後世難道對因襲所具有的做法會感到困難嗎？從此以後，幸運而都有嫡長子是没有問題的，不然的話，這樣就没有太子了。又幸運個個皇帝都像皇上這樣的英明那麽是没有問題的，不然的話，凡是皇子都成爲太子了。豈不是開啓萬世後代嚴重的禍患嗎？皇后和皇上共同承奉宗廟祭祀，期望在宗廟祭祀方面有人罷了。皇上的長子和衆位皇子，就是皇后的長子和衆位皇子。恭妃、皇貴妃不能據爲己有，是統屬於尊上的。哪裏一定要按照輔佐大臣王錫爵請求的那樣，必須拜皇后爲母親，然後稱呼爲兒子呢？

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

何况開始的時候接到聖旨，説衹不過稍許等待二三年，不久改在二十年，又改在二十一年，但還可以進行歲月的期待。如今説是“等嫡長子”，這樣就不能期待歲月。命令剛頒下而忽然變故，意圖多次更改而愈發

并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乃排群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

遲疑。自從將皇子一同封王的命令下來之後，向皇上進上奏疏的不計其數，至於里巷百姓也會集一起私下議論，是什麽使得他們這樣呢？是人心的公正。而皇上還責成輔佐大臣來負責事情。錫爵連夜趕赴召命，於是排斥衆人意見而順從皇上旨意，哪裏是所謂負責事情；一定要積聚誠意進行感化，將皇上歸入到正確的地方上來，這纔是真正負責起事情。不是這樣的話，皇上尚且没有辦法對待天下，而何況王錫爵呢！

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

皇上無所不知是上天賦予的，不能同寵幸狎昵的親臣看作一類。而那些不體諒的人，看到影子而懷疑是形體，聽到回聲而懷疑是聲音，就是臣等也無法替皇上解釋。皇上盛美的德行和宏大的事業，與三皇五帝一樣隆盛。而却招來這雜亂的料想不到的事情，不也遺憾嗎？乞求讓皇長子早日立爲太子，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位。父親像父親的樣子，兒子像兒子的樣子，君主像君主的樣子，臣子像臣子的樣子，兄長像兄長的樣子，弟弟像弟弟的樣子。朝廷的福分，國家的幸福，全都在這上邊了。

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并封議遂寢。

憲成又寫信給錫爵，反復争議。這以後皇子一同封王的意見於是作罷。

二十一年京察。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抵牾。先是，吏部缺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等皆恚，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

萬曆二十一年考核京都的官員。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全數罷黜執政者的親舊，顧憲成實際上操縱了這件事。等到趙南星遭到排斥，顧憲成進上奏疏請求將自己一齊罷免，没有給予答覆。不久升任文選郎中。所推薦的一概和執政者的意圖相抵觸。在這以前，吏部缺尚書，王錫爵想任用羅萬化，顧憲成不同意，於是就任用陳有年。後來朝廷大臣集衆推舉内閣大臣，羅萬化又不在其中。王錫爵等人都發怒，羅萬化這纔被推薦上來，適逢皇上答覆作罷而没有任用。等到這個時候，王錫爵將要辭職退休，朝廷大臣集衆推薦代理他的人。顧憲成推薦原大學士王家屏，違背了皇上的意願，被削除官籍而回鄉。事情詳細記録在《陳有年傳》。

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

顧憲成既已被罷免，名氣愈發響亮，朝廷内

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禄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啓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

外進行推薦的不下百十封奏疏，皇上都没有答覆。到了萬曆三十六年，這纔起用爲南京光禄少卿，他竭力推辭而不去上任。萬曆四十年在家中去世。天啓初年，贈官太常卿。魏忠賢敗壞朝政，他的同黨石三畏追加彈劾顧憲成，於是削奪贈給顧憲成的官職。崇禎初年，贈官吏部右侍郎，給予謚號爲端文。

憲成姿性絶人，幼即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説。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顧憲成資質超人，年幼的時候就有志於聖人學説。等到被削除官籍退居家鄉，愈發深入鑽研，竭力闡闢王守仁"無善念無惡念是心的本體"的學説。鄉邑原有東林書院，是宋朝楊時講學的地方，顧憲成和弟弟顧允成帶頭提議對它進行了修建，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爲他們營建了東林書院。營建成之後，顧憲成和志同道合者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一起在書院中講學，求學的人稱他爲涇陽先生。在這時候，士大夫持守志向而觸犯時政的，都紛紛退隱，聽到風聲而來歸附，學舍到了不能容得下人的地步。顧憲成曾經説："在天子手下任職，用心不在君主；官任封疆大臣，用心不在民生；生活在退隱的地方，用心不在當世的事情，君子認爲不足取也。"所以他在講習之餘，時常諷勸朝政，評議人物。朝廷官員欽慕他風致的，大多遥相呼應。從此東林名聲大振，而忌妒的人也多了。

既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吴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嘩。而其時于玉立、黄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税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饋；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黄正賓賄。其言絶無左驗。光禄丞吴炯上言爲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

不久鳳陽巡撫李三才遭到彈劾，顧憲成寫信給葉向高、孫丕揚而爲李三才播揚名譽。御史吴亮將書信刻入朝廷官報中，攻擊李三才的人大爲嘩然。而這時候于玉立、黄正賓等人依附在其中，大有輕浮而喜歡多事的名聲。徐兆魁之徒於是拿東林當話柄。徐兆魁上奏疏攻擊顧憲成，恣意誣告詆毁。説滸墅有小河，東林獨吞其税收作爲書院的費用；關口的使者到來，東林總是用書信招引他們，即使他們不前往，東林也必定送給豐盛的禮品。講學所到的地方，隨從的人非常多，縣令供給吃住，費用不到二百金不舉辦講學。會集講學時必定議論時下政事，郡邑辦事官員偶然同他們意圖不合，必定讓改變計劃。又接受黄正賓的賄賂。這些話絶對没有根據。光禄丞

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絶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絶，比憲成殁，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争移宫、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虚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吴炯進言爲此一一進行分辯，於是説：“顧憲成寫信解救李三才，實在是超出了本分，臣曾經怪罪他，顧憲成也自我後悔。眼下顧憲成被人誣告，天下人將拿講學引以爲戒，閉口不談孔、孟的學説，國家正氣從此而耗減，這可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奏疏進入，不予答覆。這以後進行攻擊的不斷，到了顧憲成去世，攻擊還没有停息。凡是伸救李三才的，争議辛亥年考察京都官員事的，衛護立國根本的，揭發韓敬在科舉考試中作弊的，請求查核熊廷弼的，直言張差梃擊的，最後争議移宫案、紅丸案的，觸犯魏忠賢的，一概指稱爲東林黨，没有間斷地進行抨擊。藉助魏忠賢殘酷的威勢，一舉而將他們全數清除。又是殺戮又是禁錮，好人爲之一空。崇禎登位，纔逐漸録用這些人。但排斥異己的宗派集團的情勢已經形成，小人終於大爲得勢，給國家帶來了禍患，一直到明朝滅亡纔停止。

歐陽東鳳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毁骨立。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萬曆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振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屢遷南京刑部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瑶，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瑶漸知禮讓。税使横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擒奸人劇盗且盡。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并辭不就。卒於家。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十四歲的時候失去了父親，因悲哀而非常削瘦，就像是僅用骨頭支撑着身體。母親生病吐血，他跪着給母親喂食。考取舉人，縣令對他的窮困表示同情，將二百畝田給了他，他推辭而没有接受。萬曆十七年成爲進士，任興化知縣。大水冲壞了堤壩，向上司請求救濟，上司没有理睬，於是他就自己向朝廷進上奏疏。因超越本位進上奏疏而獲罪，被停發俸禄，但是却依照他所請求的去做了。經多次提升任南京刑部郎中，提升爲平樂知府。對瑶人加以安撫曉諭，都如同子弟一樣互相親善。於是他告知督學監司，選擇瑶人中優異者進學，瑶人逐漸懂得禮義謙讓。税使恣意而行，歐陽東鳳竭力對他們進行了抵制。因有才幹而調任常州。使用布製的帳幕和瓦製的器具，小吏無法牟取一錢，差不多快要全數抓獲邪惡的人和勢力强大的盗賊。顧憲成等人講學，歐陽東鳳爲他們建造東林書院。過了四年，辭職回鄉。起用爲山西副使，提升爲南京太僕少卿，一并推辭而不去上任。在家中去世。

吴炯

吴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入爲兵部主事，乞假歸。恬静端介，不騖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進光禄丞。天啓中，累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炯黨庇憲成，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炯家世素封。無子，置義田以贍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者，多所資給。嘗輸萬金助邊，被詔旌奬。

吴炯，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成爲進士，授官杭州推官。調入爲兵部主事，乞求給假而回鄉。爲人淡泊寡欲、正直清高，不追求名位利禄。在家生活了十二年，纔起任原官。過了很久，晋升爲光禄丞。天啓年間，經多次提升任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的親舊石三畏追加彈劾吴炯包庇顧憲成，吴炯被罷職而閑居。崇禎初年，恢復官職。吴炯祖上不做官而富有資財。他没有孩子，置辦義田救濟族人。郡中貧困的士人和生員去參加考舉人的，吴炯多有所資助。曾經捐獻萬金援助邊疆，受到詔令的嘉奬。

顧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册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宫，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内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末第。

顧允成，字季時，顧憲成的弟弟。性格耿直清高，砥礪名譽與節操。考取萬曆十一年的會試，十四年纔去參加殿試。在有政事、經義設問的應考試卷上他寫道："陛下因爲鄭妃在奉侍方面勤力，就把她册封爲貴妃，朝廷大臣私下非常擔心這種錯誤的打算。請求立太子，進封王恭妃，這些人不是答覆不同意就是受到嚴厲的貶謫放逐。假如不幸而貴妃操縱賞罰大權，她的親屬和身邊的人竊取權力而猖獗起來，朝廷内外的危害如何能説得完。前一時期張居正欺騙皇上搞營私活動，陛下認爲不足以信任，而將事情交付給二三個行爲不正的人。恐怕居正的專斷，還和陛下分成兩樣。而這些人的專斷，就和陛下合而爲一。分成兩樣容易離間，合而爲一就難以圖謀。"執政者感到吃驚和憤恨，將他列入進士甲第中最後一等。

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妒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耻事。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污，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

適逢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一連進上奏疏譴責都御史海瑞，顧允成非常氣憤。和同科考中進士的彭遵古、諸壽賢上書直言彈劾房寰，大致説："房寰忌妒賢能憎恨正派的人，不再懂得人世上羞耻的事情。臣等從年幼讀書時候起，就瞭解并欽慕海瑞，將他當作時下了不起的人。房寰大肆進行貪污，聽説海瑞的作風，他應當感到慚愧而無臉做人，而現在却反過來膽敢造謡誣告，臣等爲此而感到痛心。"於是彈劾他進行欺騙的七條罪狀。當初房寰奏疏一出來，朝廷和民間人

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禄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并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絶狂誕。自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并謫，遂不復振。

士大多感到憤怒。但執政者偏袒他，祇是起草了聖旨加以指責。等接到顧允成等人的奏疏，説房寰已經受到嚴厲的指責，顧允成他們不應該越出本位胡亂地進言。削奪了顧允成等三人的官職，返回家鄉反省過失，并且叫九卿約束處理事務的進士，讓他們不要胡亂地議論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進言：“二三年以來，今天因陳述意見防備人，明天因越出本職加人罪名，并且下達公文到各官吏部門對此加以約束禁止，而進士從政的，又叫政府中高級官員對他們進行約束。禁止他們爲非作歹違反法紀是可以的，但如今反過來禁止他們坦直地陳述意見坦直地勸諫；教導他們激勵品行樹立節操是可以的，而如今反過來拿沉默不言討好别人一套來教導他們。這種風氣一開，導致的壞處如何數得清。諫議官躲避禍害企求得寵而閉口。不發表意見，衆多的官員又不該陳述意見；大臣結交權貴以保持禄位而不發表意見，小臣又不准他們陳述意見。萬一有權勢的奸臣當朝，傾覆國家，陛下從哪裏聽取情況呢？臣一一查考前朝先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都是以讀書人的身份陳述意見，没有聽説將他們問罪，惟獨怎麽要限制禁錮顧允成等人呢？”奏疏一送入，獨犯了皇上旨意而遭到指責，顧允成等三人於是就被罷職。房寰又譴責海瑞和沈思孝，他的説法極其狂妄荒謬。由此他得罪了公正的輿論，外任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彈劾他奸詐貪婪，房寰也攻擊張鼎思和通關節的事。衆給事中感到不平，一連上奏章指責房寰，房寰和張鼎思一同遭到貶謫，於是不再舉用。

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録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并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册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兹既屆期，群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

過了很久，南京御史陳邦科請求録用顧允成等人，没有得到同意。巡按御史又説到這件事，詔令同意以教授的官職任用顧允成。顧允武歷任南康、保定等縣教授。調入任國子監博士，晋升爲禮部主事。皇上關於三王一同封授的旨令頒下後，顧允成和同任禮部主事的張納陛、工部主事岳元聲聯合上奏疏勸諫説：“册立大典多年來無人敢再煩瀆，是因爲奉有大典在二十一年舉行的明確詔令。如今既已到了規定的期限，衆臣無不伸着脖子企盼着。而内閣首席大學士王錫爵星夜

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并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皋、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

駕車趕到朝中，一見到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就告誡他們不要説，慷慨地獨自擔負起事情，臣等實在感到高興和欣慰。没有想到陛下發出宫中秘密的文書，竟然把它交到王錫爵私人的家中，而三王一同封授的意見於是就確定下來，就連次輔趙志皋、張位也没有。天下的事情不是由一家個人的意見决定的。皇長子封王，祖先以來没有這樣的禮儀，王錫爵哪能專擅這樣的事，陛下哪能倡導這樣的事。”在這時，光禄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的奏疏先前已送入。皇上感到震驚和惱怒，將他們流放去駐守極邊遠地區。與朱維京同任光禄丞的涂杰、王學曾接着上奏疏，被削職爲民。等到這時勸諫的人越來越多，皇上知道不能全數將他們罷斥，就衹是答覆“按照旨令去辦”。隨後封王的事終於作罷。

未幾，吏部尚書孫鑨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陛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陛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

没有多久，吏部尚書孫鑨等人因爲考察中查出過失的事而遭到指責，顧允成認爲内閣大臣張位實際上操縱了這件事，上奏疏竭力譴責張位，於是就牽涉到了王錫爵。張納陛也上奏疏竭力而坦直地陳述意見，而且指責了攀附執政者的人。皇上發怒，將顧允成降爲光州判官，張納陛降爲鄧州判官。二人都請假回鄉，不再出來任官。

張納陛 賈巖

納陛，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尚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有司而後已。東林書院之會，納陛與焉。又與同邑史孟麟、吴正志爲麗澤大會，東南人士争赴之。

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争三王并封，又争拾遺事者，户部主事滁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啓中，贈允成、納陛光禄少卿，巖尚寶丞。

張納陛，字以登，宜興人。十六歲時，師從王畿講學。考取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任禮部主事。生平崇尚氣度和節操。鄉邑一有利害，總是向主管部門提出請求方纔罷休。東林書院的聚會，張納陛加入其中。又和同邑人史孟麟、吴正志一起舉行朋友之間講習切磋的盛大聚會，東南地區的人士争相趕去參加聚會。

當時張納陛和顧允成等人一起以部内司官的身份争議三王一并封授的事，又爲考察官員時查出過失的事進行争議。户部主事滁地人賈巖也被降爲曹州判官。呈遞彈劾自己的狀文而辭官回鄉，後來去世。天啓年間，贈顧允成、張納陛光禄少卿，贈賈巖尚寶丞。

諸壽賢 彭遵古

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既釋褐，上疏願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

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做官之後，上奏疏希望辭職回鄉，努力學習十年，然後來任職。

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爲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遘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卒。

奏疏下發到主管部門，將這事擱置而不予呈奏。被罷免回鄉後，過了很久，起用爲南陽教授。調入京任國子助教，提升爲禮部主事。外戚和得勢的宦官進行求請，總是拒絕他們。患了疾病，請求告假回鄉，以教授弟子維持生活。過了很久纔去世。

彭遵古，麻城人，終光禄少卿。

彭遵古，麻城人，官做到光禄少卿。

錢一本　錢春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即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任廬陵知縣，受徵召而授官御史。一上任就揭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污的罪狀，祝大舟最終被流放去戍守邊遠地區。隨後議請在孔子廟中祔祭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出京任廣西巡按御史。

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册立東宫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

皇上因張有德的請求而預備舉行盛大儀禮的禮物，重新更改册立皇太子的日期。而申時行主持國事，不能補救這件事。錢一本進呈關於議論宰相、册立太子的兩封奏疏。論列宰相的奏疏說：

> 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内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

> 往日皇上旨令下達給輔佐大臣，讓輔佐大臣統領政務。朝廷的政務，輔佐大臣哪能統領它們。内閣代皇上起草旨令，原本是用以咨詢一時遺漏的東西，碰到有奏章，内閣大臣應當各自起草一道旨令。如今一概出自於申時行的專擅獨斷。皇上所決定的爲十分之一，申時行所決定的爲十分之九。皇上的決定稱之爲聖旨，申時行的決定也稱之爲聖旨。衹要是自己所怨恨的，就以出自皇上的決定作爲藉口，這罪名哪裏能懲罰得盡。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一條。

> 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

> 評事雒于仁進上四條關於勸誡的忠告，陛下想將這些告誡付於實行，輔佐大臣竭力勸説把奏疏留在宫中而不予批發。凡有提到輔佐大臣的奏章，也全數留在宫中而不予批發下達。想引導皇上因順從錯誤掩飾過失成這樣，又怎麽能希望輔佐大臣竭盡忠誠糾正過失呢？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二條。

科場弊竇，污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

科舉考試所發生的弊病漏洞，玷污别人的口舌，而却膽敢起草稱説原本没有營私舞弊做法的旨令，用來欺騙我皇。臣請求執政者的子弟有在科舉考試中録取而被他人挑出弊病的，削除名籍而改爲封廕。又已給予官職的，讓他們暫時回家生活，等到他們父親退休，再商議去留問題。不要讓忠誠執效君主的心，勝不過其爲子孫操勞的打算。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三條。

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内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饋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

大臣以身殉國，哪裏再考慮自己的家。而將遠方臣子當作左右親近臣子的錢庫，又將遠方和親近臣子合在一起當作内閣的錢庫。開門接受賄賂是從執政者開始的，這樣年年重申關於送禮的禁令有什麽用呢？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四條。

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啓之爲，非有公聽并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自己。所當論者五。

由皇上親筆書寫旨令，而不經外廷直接下達，這種方式是前朝所憂慮的；進上秘密的奏章陳述意見，這種方式先前的臣子不做。如今内閣大臣或有救助的舉動，或有機密的計策，都寫好直接送交皇上的機密文書而進上。雖然有可引爲準則的話語、公正的議論，有坦直的意見、忠誠的計謀，但已同下達秘密的旨令進上機密的奏章這種做法相似，没有讓公衆進行過問審視的公正。何況所議論的是公事，應當將事情對天下人公開説；所議論的是私情，忠臣不存有私心。怎麽援引中書的先例，開啓將臣下奏章留在宫中不予批發的弊端，昭明恩怨的由來，顯示自己掌管賞罰的威勢。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五條。

我國家仿古爲治，部院即分職之六卿，内閣即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俯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

我們國家仿照古代的辦法進行管理，部院就有掌管不同職責的六卿，内閣就有謀慮治理國家措施的三公。没有聽説三公可以完全攬取六卿的權力，歸一個人掌握，而六卿又不敢抬頭不敢喘氣，謙卑地聽從三公的指使，必定先進行請示而後行事。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六條。

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

三公的職責在於謀慮治國的措施。師，是對政令措施進行教育訓導的人。如今常

師也？傅，傅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静攝，尚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册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

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躐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内引，璫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内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駑，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

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己，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

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己亦居之曰總

年不參與講習，這是什麽樣的師呢？傅，是進行道德義理教導的人。如今外庫錢財缺乏，私有的財貨充足，不能一概加以匡正，這是什麽樣的傅呢？保，保護皇上的身體。如今皇上身體常年清静加以保養，尚且以多病作爲推辭，這是什麽樣的保呢？他們兼任官銜必定稱太子的師、傅、保，而册立皇太子的儀禮，到了眼下又重新改期推遲，臣不知道他們所兼任的是什麽樣的職位。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七條。

翰林這一官途，别人稱它是備用宰相。積累資歷逐級提升，依照資歷次序占據執政大臣的職位，以圖勢必成功。於是使得國家任命宰相的重大職責，衹是成爲内閣大臣引薦的私有權力。平庸的學會柔和而不觸犯世俗和進行結交的態度，狡猾的放縱地進行逼迫侵奪的謀劃。外推内引，宦官和閣臣内外活動。開始進來就不正當，怎麽能希望他們有結果。所以從來内閣大臣，一占據職位，長則二十年，短則十年，不倒臺不休止。嚴嵩倒臺的教訓還在眼前，而張居正走了嚴嵩的老路；張居正倒臺的教訓還在眼前，而申時行又走上張居正的老路。緊跟他們之後上臺的，庸庸碌碌懦弱無能，或比申時行更加厲害；器量狹小性格固執，又重新成爲原來張居正的樣子。假如不大力破除常規，將進行選舉而使天下人感到公正，關於宰相之道終究無法陳説。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八條。

古時的賢人徵求割草打柴者的意見，賢明的君主設立供民衆書寫意見的誹謗之木。如今大臣害怕别人攻擊自己，而想箝制天下人的口，不將天下人看作是奸詐、是邪惡、是輕浮，就一定將他們駡成是説别人壞話、是進行誹謗、是小人。眼前聽到的看到的可以塗抹，死後的是非難以蒙騙。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九條。

君臣的區分，同天與地的區分一樣。如今皇上叫他們統領政務，他們自己也自

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爛於乞墦登壟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爍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

居統領政務的職位。因他們自身居在受寵幸利禄的極點，忍受彈劾的屈辱，一定老死在任上方纔罷休。古時所謂元老大臣，而像他們這樣不知道進退存亡的嗎？大臣既然没有慎於進取，勇於退讓的節操，天下哪裏能有使貪得無厭的人能够清廉、懦弱的人能够自立的風氣呢？將一世的人心風尚，糜爛在墓間乞求施捨、登上高地牟取暴利的道路上，連續不斷而没有人去制止它。所以陛下的治政，前幾年非常急躁苛刻，而威勢逼人；後幾年非常姑息不振，而賢明與無能的人混在一起。以前的政務由張居正統領，如今的政務由申時行統領，而都是不由朝廷統領的緣故。這是所應當論列的第十條。

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内之心志决不清明，外之身體决不强固。矧以艷處之褒姒，而爲善譖之驪姬，狐媚既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

然而談論君道無不首先來議論宰相，而取用人才也在於君主本身。希望陛下不要將立國的根本當作兒戲。以前孔子將儒家九項治國平天下的準則告知給君主，而以修養身心、鼓勵賢能爲首。大概進讒言的人、宫中得寵弄權多所請托的婦女和貨利之交，一旦迷惑沉溺進去，那麼内在的心志决不會清明，外在的身體决不會强硬。何况以舉動嬌媚的褒姒，而换成善於進讒言的驪姬，狐狸般的媚態既用以蠱惑陛下内心，像殷紂王增加賦税來建造鹿臺那種刮取財貨的做法又會重新改變陛下心意。陛下的心志，臣知道其很多地方不能自己克制，這樣以什麼來提倡德行尊重士人，而修養身心選取人才呢！

其論國本曰：

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

他議論關於册立皇太子的事説：

陛下所以一再推遲立皇太子的日期，説想效法皇祖世宗的做法。但是皇祖在中年的時候曾將莊敬立爲太子，將皇考封爲裕王，不是最終不立太子。何况現在的情况又迥然不同。皇貴妃比皇后更受寵幸。她處心積慮，没有一天而不滋發以庶子取代嫡子地位的企圖，没有一天而不考慮援引而立她兒子的打算。這種情况是世宗時

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别，名分不正。弟既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蠱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

所没有的。凡是兒子必定依靠於母親，皇長子和母親被壓制在皇貴妃地位的下面。陛下説“依照年齡大小定次第”，皇貴妃説“地位尊貴的和低下的一樣對待”。倘或有一天實現了她以庶子取代嫡子地位的企圖，不知道陛下拿什麽來處理這種事情。這種情況在世宗的時候是没有的。景王接受分封，衹有皇考一個人在京都。如今則禮服不分等級，名分不正當。弟弟已依仗母親的受寵而一天到晚受到寵信，母親又期望兒子册立而日夜樹建功勞。這種情況在世宗的時候是没有的。傳説陛下先前對皇貴妃失言過，皇貴妃拿這作爲憑證。到如今再不決斷，受迷惑越來越深，果敢的決斷日益喪失，事情越來越艱難。這種情況在世宗的時候是没有的。

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阱，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届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摇，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

先前下達旨令不准各部門進行打擾，這樣愈加使事情拖延，這不是陛下事先設下圈套，用來抵擋天下陳述意見的人嗎！如果到了時候事情没有一個人提到，就假裝不知道，以希望事情拖延下去。有人提到，就抵擋他説“這是來打擾我”，改變主意而拖延一年。次年又有人提到，就又説“這又來打擾我了”，又改變主意拖延二三年。必定使得天下没有一個人敢説而方纔罷休，期望遲疑遷就的做法，用來保全床第親昵的私情，而不曾考慮到立國的根本會從這裏開始發生動摇，天下從這裏開始發生危機和混亂。臣以爲陛下抵擋别人的辦法極其巧妙，但作出打算則非常笨拙。這樣的計謀連欺騙尋常的個人都無法做到，而反而想拿這來欺騙天下萬代嗎！

疏入，留中。

奏疏進上，被留在宫中。

時廷臣相繼争國本，惟一本言最戇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托一本，造言誣君，摇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既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

當時朝廷大臣先後争議立太子的事，衹有錢一本的意見最爲剛直，皇上對他懷恨在心。没有多久，杖責給事中孟養浩。皇上的詔諭説因孟養浩肆意所説的意見源出於錢一本，製造謡言誣陷君主，動摇并搞亂立太子的盛大儀禮，於是將錢一本削職爲民。多次受到推舉，最終没有被任

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啓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剋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啓初，贈太僕寺少卿。

用。錢一本罷職回鄉之後，專心研究《六經》，宋代周敦頤和程顥、程頤的各種著作，尤其對《易》學有精深的研究。和顧憲成等人一起分别主持東林書院的講席，求學的人稱他爲啓新先生。在家生活了二十五年，事先算定去世的日子，賦詩對這作了記説，到了算定的日子而去世。天啓初年，贈官太僕寺少卿。

子春，字若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詆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險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禄少卿顧憲成恤典。楚宗人以訐僞王事，錮高墻者甚衆，春爲訟冤，尋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寧知縣滿朝薦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備中官杜茂，且備陳采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爲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爲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旨切責。

其子錢春，字若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任高陽、獻二縣的知縣，受徵召而授官御史。太僕少卿徐兆魁攻擊李三才，順勢極力譴責顧憲成。錢春三次進上奏疏帶頭揭發他奸詐邪惡的行爲。外任湖廣巡按御史，請求給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和光禄少卿顧憲成體恤的禮儀。楚王府宗人因指責現任楚王不是正宗後裔的事，被禁閉在監獄中的非常多，錢春替他們伸冤，不久又請求放回已去世宗人的家屬，措詞非常懇切。咸寧知縣滿朝薦長時間被關押，錢春進言請求釋放他，順勢請求一同釋放王邦才、卞孔時。又再度上奏疏彈劾守備中官杜茂，并且充分陳説獲取專賣税的危害，説："臣不忍心皇上聽從小人的計策，名聲及不上漢桓帝、唐德宗，成爲我明朝開啓禍患的君主。"皇上將湖廣的土地作爲福王的莊田。錢春三次進上奏疏竭力爭議，皇上下達旨令予以嚴厲的斥責。

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爲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虚野實，貨財則野虚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嘆皇上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媢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内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皋、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右參議。尋丁父艱。

葉向高致仕離去，方從哲成爲内閣首席大學士。錢春上奏疏直言説："如今天下人才則朝廷空虚而民間充實，貨財則民間空虚而朝廷充實。方從哲不能糾正這種情況，而衹是對於福王則每件事曲從遷就。臣曾經嘆息皇上具有成爲堯、舜的資質，而輔佐没有人。僅僅有了王家屏、沈鯉，又都不能信任使用。其餘大都是平庸低劣、邪惡忌妒之徒，没有想到到了方從哲而風氣更加低下。臣聽説方從哲每當對别人講起，就説是宫中太監的意思，這是甘心成爲萬安、焦芳之類的人，而連趙志皋、沈一貫都不如。"方從哲上奏疏申辯并乞求辭職。皇上安慰并挽留了他，而指責錢春胡言亂語，調他外任爲福建右參議。不久遭逢父喪。

天啓初，起故官。召爲尚寶少

天啓初年，起用爲原官。召回任尚寶少卿，

卿，歷遷光禄卿。五年，魏忠賢黨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述，削籍歸。

崇禎九年召拜通政使。遷户部右侍郎，歷尚書。總督倉場，條行厘弊十事。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户部尚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議敕行。十一年，黄道周、劉同升等諫楊嗣昌奪情，被貶謫。范景文等疏救，春名與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問。春爲御史，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罷歸。是年卒。

歷經升遷而任光禄卿。天啓五年，魏忠賢同黨門克新彈劾錢春倚仗東林，父親做事兒子跟着傳述，被削除官籍而回鄉。

崇禎九年被召回而拜官通政使。升户部右侍郎，歷任尚書。總督倉場，分條施行糾正弊病的十件事。因勞累而告病休假。過了不久，起用爲南京户部尚書。上奏疏請求皇太子離開朝廷回到自己的封國，皇上同意了他的請求。多次上奏疏稱病辭職，没有獲得准許。九年分條呈上作戰守備的計策，并談論盜賊有三方面可予以打擊的情况。皇上按照他的意見下令施行。崇禎十一年，黄道周、劉同升等人進諫楊嗣昌奪情留任之事，遭到貶謫。范景文等人上奏疏申救，錢春也署了名。次年正月削除范景文的官籍，放過錢春而不加追究。錢春任御史，極有聲譽。等到擔任高級官員，奉守職責而没有發生過失。適逢上奏疏請求以銀兩或其他物品替代運輸京都的米糧，觸犯了聖旨，罷職回鄉。在這一年去世。

于孔兼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吴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謚忠恪，因請謚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謚，而謚爵忠介。

大學士王家屏以争册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内嬖之情，而摇主鬯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遥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官九江推官。調入爲禮部主事，又升爲儀制郎中。上奏疏提出都御史吴時來没有保持晚節，不應當給予謚號忠恪，順勢請求給予楊爵、陳瓚、孟秋謚號。於是削奪吴時來謚號，而給予楊爵謚號忠介。

大學士王家屏因争議册立太子的事而請求辭職離去。于孔兼進言説："陛下曲從所寵愛的人的私情，而動摇立太子的做法。不采納輔佐大臣的意見，反而加重對諫議官的處罰。并且將怒氣發泄到吏部，把三個人削除了官籍。而萬國欽得罪的是申時行，饒伸得罪的是王錫爵，他們并没有得罪陛下。輔佐大臣身在數千里之外，而能這樣遥控朝廷大權，恐怕是陛下以此來表示恩惠，想要輔佐大臣重新主政共同成全其他的圖謀吧。自從陛下有近日來的行動，而好人感到寒心，邪惡的臣子拍手稱快。以後迎合君主必定會虚浮不實，預備立教没有確定的日子，申生、楊廣這樣的人會在如今重現。這種對國家不利的情況，不是耿直的臣子等所能擔心顧及得到的。"皇上接

到奏疏，非常惱火。隨後，終於將奏疏留在宮中不予批發。

明年正月，有詔并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并舉，宗社幸甚。"未報。

次年正月，下詔令一同分封三個皇子的王爵。于孔兼和員外郎陳泰來聯合上奏疏爭議說："立嫡子的法制，從古時候起就有。但依次查考先祖以來，没有空缺太子的位置用來等待嫡子的做法。以往陛下立爲太子，年紀纔六歲，仁聖皇太后正處在壯年，先皇帝竟没有作出稍許的等待，陛下難道不記得了嗎？地位迫近那麽仇怨就會産生，禮法有區别那麽名分就能確定下來。希望收回剛下達的諭令，册立太子、分封王爵一同進行，這樣國家就非常值得慶幸。"皇上没有給予答覆。

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説，既疑群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并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啓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諭并擬，其負國誤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决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争，争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

于孔兼又説："陛下堅持等待嫡子而再立太子的説法，既懷疑衆位臣子進行誹謗譏諷，又認爲朝廷的法度顛倒，於是想要對進諫者判定對待君主無禮的罪名。認爲皇長子應當立爲太子不容拖延的，是君子。這是對待君主有禮的做法，王如堅諸位人士就是這樣的人。認爲一同封王的做法可行而迎合君上的意圖的，是小人。這是對待君主無禮的做法，許夢熊就是這樣的人。如今想要將對待君主無禮的罪名，加到對待他們君主有禮的人身上，這樣拿什麽來使人心信服，國法顯明？臣又思想漢時因巫蠱引起的誹謗是從鈎弋夫人生下兒子開啓的，李承乾做了皇太子却被誅，就是因爲偏愛。從古以來作亂的臣子，没有一個不窺視到君主的縫隙而進行迎合以成全他們邪惡的企圖的。當初王錫爵兩道諭令一同起草，這嚴重辜負了國家妨害了君主。既然不能在當初改變君主意願而作出决定，於是以閉門不治事而乞求辭職離去作爲打算。開始的時候没有失策，辭職離去可以成全名譽。失策之後去争議，争議而没有成功，即使辭職離去不足以盡到職責。别人説王錫爵表達意見没有保留的，衹是苦於陛下聽取意見作出决定之後不施行。臣則認爲陛下悔恨的心思已經萌發，衹是擔心王錫爵的誠心還没有形成。如果姑且説慢慢來，袖手旁觀地看着君父過失的舉動，王錫爵即使不爲國家考慮，難道不爲自己的名聲考慮嗎？"適逢朝廷大臣多有進諫的

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

人，封王這件事終於作罷。

沒有多久，考功郎中趙南星因在京官考核中獲罪而被削除官籍。于孔兼、泰來各自上奏疏解救。皇上累積先前的怨恨，將于孔兼降職爲安吉判官，泰來降職爲饒平典史。于孔兼交上辭職文書而回鄉。在家生活了二十年，閉門讀書，規矩嚴肅，鄉里的人稱贊他而沒有不滿的話。

陳泰來

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

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吴定，而盛稱吴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爲點定奏章。帝以應圖既貶不問。泰來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逾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啓中，孔兼、泰來俱贈光禄少卿。

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十九歲的時候，考取萬曆五年的進士，授官順天教授，晋升爲國子博士。看到執政者同進諫的人發生矛盾，上書進行規勸，因此而五年之中沒有調遷官職。

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和泰來是同邑人，而又是同年考中進士，萬曆十三年進上奏疏譏刺責備執政者，又竭力指責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吴定，竭力稱説吴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位人士。觸犯了皇上的旨意，降職爲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人迎合當權者的意圖，又一連上奏章彈劾馬應圖，并且説泰來爲他改定奏章。皇上因馬應圖已被降職而不予追究。泰來稱病辭職回鄉。過了很久，起用爲禮部主事，晋升爲員外郎。上奏疏請求立皇太子，沒有給予答覆。過了一年就去世了，終年三十六歲。天啓年間，于孔兼、泰來都贈官光禄少卿。

于氏爲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户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户部侍郎，有清望。

于氏是金壇有聲望的世家大族。于孔兼的祖父于湛，擔任過户部侍郎。兄于文熙，擔任過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于仕廉，擔任過南京户部侍郎，有美好的名望。

史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黄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吴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説。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任庶吉士，改任吏科給事中。上奏疏彈劾少詹事黄洪憲主持考試進行作弊，左都御史吴時來阻遏抑制言官。執政者庇護他們，壓制史孟麟的意見而不予實施。員外郎趙南星、主事姜士昌先後彈劾黄洪憲、吴時來兩人，一并提到了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者更加不高興。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向來依附執政者，托付同僚李春開三次上奏疏指責趙南星、姜士昌胡説八道。皇上衹是批

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

發了李春開的奏疏，而將趙南星、姜士昌的奏疏擱置起來不予批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感到不平，又上奏章直言論劾吴時來等人，措詞非常激烈。史孟麟也上奏疏竭力攻擊李春開，言辭一并侵犯了執政者，執政者於是乞求罷職，没有得到同意。史孟麟最終自己引退。李春開也稱病辭職而去，以後在官吏考核中被罷免。史孟麟不久之後被召回任兵科右給事中。

二十年，大學士趙志皋、張位言“凡會議會推，并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争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脱有私意奸其間，内托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脱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争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

萬曆二十年，大學士趙志皋、張位進言：“凡是集衆評議和集衆推舉，一并讓朝廷官員分類奏報，由皇上作出裁决，用來杜絶獨攬權力的現象。”史孟麟上奏疏争議説：“自從臣做官以來，私下看到内閣大臣侵奪部院的權力，諫議官迎合内閣大臣的旨意，官員喪失其職守，言論喪失其責任已經很久了。陛下交替任命輔佐大臣，給予天下除舊布新；政事交給六部負責，公衆言論事務交給諫議官負責，天下正喜悦地盼望國家治理得更好，怎麽忽然有這樣的命令？以往太祖撤除中書省，分别設立六部，是擔心中書省獨攬權力。而官各有職守，不互相侵奪越職，則又惟恐他們不專擅權力。大概將一方面的事交給一個官員負責，則專擅權力并没有壞處；即使將事情辦壞，也是罪責有地方歸咎。這是先祖設立官員的意圖。如今叫諸位臣子各自寫下所見，分類奏報而聽任皇上的裁定，那麽就開始將一部的事務，分派給各部門。將各部門的權力，合并統歸到宫禁。事情雖然由皇上裁定，但旨令由内閣起草。假如有私下的意圖從中作奸，内推托是皇上的旨意，外推托是朝廷的意見，誰來承擔其責任？又假如有馮保、張居正這樣的人，相互勾結而進行不法行爲，向外廷傳授意圖，小人趨炎附勢，隨勢附和欺騙皇上，朝廷無法察覺出他們的不是，在任官員不能争説他們的正確，又有誰來承擔其責任？臣私下認爲將處理政事的權力分派給六部，不能認爲是專權。衹是六部如果不專權，那麽必定有專權的人。趙志皋、張位的説法，是收攬威權的開端，千萬不能聽從。”這番建議觸犯了皇上的旨意，不予采納。

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并封議

兩次升遷後任吏科都給事中。三個皇子一起

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

封授王爵的意見提出之後，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趕到王錫爵的住所對這件事進行了爭議。又進上《或問》一篇，辯說尤其有力。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管癸巳年對在京官員的考察，史孟麟實際上協助他們辦事。趙南星因遭到讒言的攻擊而被貶斥，史孟麟也稱病辭職回鄉。召回并拜官太僕少卿，又因病辭職離去。

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睹梃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群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卿，卒。

史孟麟向來砥礪自己的名譽和節操，又參與東林書院的聚衆講習，當時的聲望更加盛重。在家生活十五年，召回而起任原官，督視四夷館。適逢目睹了梃擊之事，上奏疏請求冊立皇太孫，斷絕小人有非分要求的企望。并且解救御史劉光復。皇上發怒，將他降職爲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登位，逐漸升任南京禮部主事。經多次提升任太僕卿，以後去世。

薛敷教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事中王曄所劾，囑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曄。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父薛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經多次升遷任南京考功郎中，主持在京官員的考察。大學士嚴嵩曾經被給事中王曄所彈劾，托付尚寶丞諸傑寫書信給薛應旂，叫他罷免王曄。薛應旂反而罷免了諸傑，嚴嵩大爲惱怒。薛應旂又罷免了常州知府符驗，嚴嵩叫御史桂榮彈劾應旂懷着私人的意圖罷免知府，薛應旂被降職爲建昌通判。歷經升遷而任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一向擅長科場文字，和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他批閱文章所評議的，百無一失。因在三年一次的官吏考核中獲罪而罷職回鄉。顧憲成兄弟正當年少的時候，跟從薛應旂學習，薛敷教於是和顧憲成兄弟相友善，以氣節互相勉勵。等到考取萬曆十七年進士，薛敷教和高攀龍一同出自於趙南星的門下，更加以維持名教作爲自己的職責。

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采，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

適逢南京御史王藩臣上奏疏彈劾巡撫周繼，沒有向都察院備文告知，被他的長官耿定向所彈劾。左都御史吳時來於是請求整肅法規，王藩臣因此被停發俸祿。薛敷教進上意見說："吳時來阻遏言官陳述意見，替別人像狼一樣凶狠地進行咬噬。而二三輔佐大臣，歪曲事實，用心邪僻，又故意約束衆位官員，用以推重九卿，阻塞皇上

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

的視聽。應當整肅結黨作惡的禁束，更換京都和南京都察院的長官，用以清理都察院。”奏疏送入，大學士申時行等上奏疏說：“有先例，御史陳述意見，北京的當天投送文書告知長官，南京的則在三天之内投送。王藩臣没有遵照先例，予以輕微的處罰并不過當。一定要按照薛敷教的意見，將完全壓制大臣而方纔罷休嗎?”副都御史詹仰庇彈劾薛敷教煽動并蠱惑人心，擾亂國家大計。皇上下詔書讓薛敷教辭職回鄉，反省過錯三年，以教官的職位任用。大學士許國因薛敷教是他的弟子，而在所上奏疏措詞中侵犯自己，感到尤其氣憤，自行請求罷職。他於是提出：“近來陳述意見成爲一股風氣，這種做法能求取名聲，能逾越品位，又能掩飾錯誤，所以人們争相去做而將它當作捷徑。這種風氣一旦形成，没有辦法能加以糾正阻止。眼下京都傳言東南地區發生旱災，臣之所以并不擔心，而惟獨擔心這樁小事。是因爲那衹是一時的災害，而這却是關係到社會風氣。”吴時來也乞求辭職，竭力譴責薛敷教和主事饒伸。皇上安慰并挽留了許國、吴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又上奏疏極力譴責陳述意見的衆臣，皇上也不加追究。

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并封，又上書王錫爵。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

萬曆二十年夏季，起用敷教爲鳳翔教授，隨即升任國子助教。次年他極力争議三個皇子一同封授王爵的事，又上書給王錫爵。不久因解救趙南星，降職爲光州學正。因探望母親而回鄉，於是不再出來任職。

敷教禔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薛敷教修身非常嚴苛，穿的是髒爛衣服吃的是粗米，一生未曾接受過别人所饋贈的東西。在家生活二十年，努力執持公正的意見，大官有舉動，大多因薛敷教的意見而作罷。後來和顧憲成兄弟及高攀龍等人一起講學。去世之後，贈官尚寶司丞。

安希范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官行人。升禮部主事，乞求利於就近奉養母親的官職，改任南京吏部主事。

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

萬曆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因趙用賢被罷免，上奏疏對這件事進行争議，和鄭材、楊應宿

訐。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吴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概震天下，止以吴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并朝廷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媢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又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衮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吴弘濟辨别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媢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

相互指責。高攀龍被降職爲揭陽典史。御史吴弘濟又進行争議，也被貶斥。安希范上奏疏説：“近年以來，正直的臣子不能在官位上任職。趙南星、孟化鯉任選郎，秉公持正，而先後遭到排擠貶斥。趙用賢的節操氣概震動天下，衹是因吴鎮這小子的一道奏疏而被罷免回鄉，使得楊應宿、鄭材能窺探到旨意，共同上奏章進行攻擊。至於像孫鑨這樣的操行潔美秉公持正，李世達的精熟通達剛毅明智，李禎的清高耿直廉潔方正，均屬朝廷的表率。孫鑨、李世達先後免職，李禎也堅決地抱有辭職而去的心思，天下人都爲這些大臣没有得到任用感到惋惜，而懷疑内閣大臣妒忌這些大臣不讓他們充分發揮才能。高攀龍一道奏疏，所説公正平和，這是陛下的忠臣，也是輔佐大臣能直言規勸的朋友。至於像楊應宿進行分辯的奏疏，不要臉皮喪失人心，不再具有做人的道理。皇上英明的旨令下達到部科而讓大家核查評議，未嘗不是認爲高攀龍是對的而楊應宿是錯的。等到奉受處罰的詔令，則楊應宿衹是受到輕微的貶謫，高攀龍反而被放逐到南方邊遠的地區。輔佐大臣誤國不忠，没有比這更嚴重的。而動輒爲自己掩飾錯誤，把事情推説是皇上裁定的結果。袖手旁觀地看着君父過失的舉動，稱得上什麽規諫糾正君主的過失！假如等到那些正直的人士被降職貶斥之後，表面上裝着伸救用以蒙蔽天下人的耳目，而天下人早已知道他們内心的意圖。吴弘濟分辨君子與小人的做法，如青白色那樣顯明，却和高攀龍一起先後獲罪。臣所感到惋惜的，不是爲這二位臣子，正是擔心君子都退出職位，小人都得到升遷，誰是遭受禍患的人呢？乞求陛下立即貶斥楊應宿、鄭材，作爲小人巴結權貴的鑒戒；恢復高攀龍、吴弘濟的官職，用來獎勵忠直善良的人士；并且嚴厲告誡内閣大臣王錫爵，不要懷有私情培植同黨，仇視正直的人士。那麽宰相的事業會輝煌而聖上的德行也會輝煌。”當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正因彈劾王錫爵遭到貶謫。安希范的奏疏一送入，皇上發怒，把他削職爲平民。

希范恬静簡易，與東林講學之

安希范爲人安逸淡泊、坦直和易，參與東林

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禄少卿。

書院講學的聚會。熹宗繼位，將要起任官職，先前而去世。贈官光禄少卿。

吴弘濟

吴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擢御史。連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不納。三王并封詔下，偕同官抗疏争。既而以論應宿、攀龍事，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救，給事、御史、執政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爲民。未幾卒。熹宗時，贈官如希范。

吴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和安希范同時考取進士。由蒲圻知縣而提升爲御史。一連彈劾了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吴定、戎政侍郎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意見没有被采納。三個皇子一同封授王爵的詔令下達之後，和同任御史的同僚上奏疏直言相争。既而因議論楊應宿、高攀龍的事情，貶降二級，調往外地任職。王錫爵等人上奏疏伸救。給事、御史、執政者的奏疏一送入，便加重對他的處罰，最終被削除官職而成爲平民。没有多久後去世。熹宗在位的時候，贈官和安希范一樣。

譚一召　孫繼有

譚一召，大庾人。孫繼有，餘姚人。一召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虚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挂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鑨又相繼罷去矣。怒心横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吴弘濟救攀龍則黜，黄紀賢、吴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爲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内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誤國家大計哉！"與一召疏并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

譚一召，大庾人。孫繼有，餘姚人。譚一召在所上的奏疏中説："輔佐大臣王錫爵再度輔佐政務以來，不間斷地貶斥排擠陳述意見的人。高攀龍、吴弘濟被貶斥，多麽過分啊。自從趙南星秉公考核官吏，王錫爵含怒積憤。所以趙南星一受到彈劾他的奏章的攻擊就遭到貶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人因伸救而被貶斥，孟化鯉等因推舉張棟而被貶斥，李世達、孫鑨又先後罷職而去。憤恨的意圖横逸而出，一碰到什麽事情就發作，又哪裏知道是非公論呢！"孫繼有在奏疏中説："吴弘濟伸救高攀龍就遭到貶斥，黄紀賢、吴文梓伸救吴弘濟就被處罰，鄭材陷害好人，却不對他加以貶斥的處罰，是何等的錯誤。如今所被指爲是高攀龍罪名的，是因爲高攀龍説陛下不親自過問政務一事，批議答覆都出自於輔佐大臣。但奏疏中本來没有這話，以什麽使高攀龍心服呢？但這還祇是小事。而掌管軍隊、籌劃治理，是安危相關的事情，而叫奸人石星、宋應昌來擔任，難道不是耽誤國家大計嗎！"他和譚一召的奏疏一同送入。皇上惱怒地説："近來將高攀龍論罪，是出於我一個人的决定。小臣無禮，詆毁誣陷内閣大臣，同奸惡的人結黨，不能不加以懲罰。削除譚一召的名籍，將孫繼有貶謫到邊遠地區擔任雜職。"給事中葉繼美上奏疏解救他

於家。繼有終知府。

們二人和安希范。皇上更加惱怒，一并削除孫繼有的名籍，派官員逮捕安希范、譚一召，削奪葉繼美俸禄一年。王錫爵極力解救，皇上下詔令不對安希范、譚一召加以逮捕。衆人於是被削職而閑居在家。孫繼有最終任官知府。

劉元珍　龐時雍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

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皋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詔給事、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憸人，叢集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皋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説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群疑。夢皋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敕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争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起先授官南京禮部主事，晋升爲郎中，父母親年老而回家奉養。起用爲南京職方，淘汰老弱軍士，每年節省銀二萬多兩。

萬曆三十三年考察在京的官員。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全數貶斥政府的親舊錢夢皋等人。大學士沈一貫秘密地進行活動，詔令給事、御史被貶斥的都留任，并且不下發考察的奏疏。劉元珍這時正守滿喪期而等待依次補缺，他上書直言説："沈一貫自從主持政務以來，勾結奸人，夥同邪惡不正者，假藉皇上至高的權力用來進行營私活動，竊取朝廷的恩惠用來收買人心，欺騙皇上而不忠誠，有什麽能比這更嚴重的！近來看到錢夢皋上有奏疏，總是將結黨的罪名加在别人身上。自古以來小人没有不以結立同黨互相勾結的説法來排擠走好人的。這是關係到治亂安危的關鍵，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奏疏送入，被留在宫中。沈一貫趕忙自己申辯，乞求表明皇上獨自裁定的意願，用以解除大家的疑心。錢夢皋也詆毁劉元珍是溫純的幫凶。皇上對所進上的奏疏都不予答覆。過了不久，皇上下令告知朝廷大臣因留用諫議官的緣故，將劉元珍降官一級，調往邊遠地區任職。沈一貫假裝伸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人也對這件事提出争議，皇上不聽從。當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先後議論官吏考察事情。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接攻擊沈一貫欺騙蒙蔽的十條罪，妨害國家的十條罪。并且説："沈一貫日益富貴，陛下的國家日益敗壞。近來南郊發生雷震，正當沈一貫奏請頒行皇上旨令的時候。想來是蒼天討厭他的奸惡，以雷震讓陛下警覺，使早日清除邪惡的人吧。"皇上接到奏疏發怒，命令將他和劉元珍、賀燦然一起降官三級，調往邊遠地區任職。隨

後，侯慶遠和御史李枏等人進行伸救。皇上更加惱怒，扣罰他們的俸禄，將劉元珍等人貶謫到邊遠地區擔任雜職。不久御史周家棟談論時下的政事，措詞過激。皇上將怒氣發泄到劉元珍等人身上，把他們都削除名籍。然而考察的奏疏也發下來，衆位被留用的人都自己辭職離去。

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禄少卿。時遼、瀋既没，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營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遼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内地。萬一敵中間諜闌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

光宗登位，起用劉元珍爲光禄少卿。當時遼、瀋已淪没，原贊畫主事劉國縉進入南四衛，以勸説歸順并慰撫軍民爲名，送交文書給督視軍餉的侍郎，讓發船向南救助。商討的人想推舉他爲東路巡撫，劉元珍進上奏疏説："劉國縉是李成梁的義子，李成梁放棄邊界，劉國縉爲他設法解脱罪責，於是種下了禍根。楊鎬、李如柏指揮軍隊作戰失敗，劉國縉這時剛任贊畫主事，就進言保住二人，想以違反規定的罪名問罪杜松。帶頭提出任用遼人，冒用國庫錢財二十萬金用來招募本地的士兵三萬人，竟連一個士兵都派不上用場。他遭到彈劾後被解除官職，而忽然聚集幾萬人，想經過登、萊，竄到内地。萬一敵中間諜混在其中，拿什麽辦法來防備他呢?"奏疏下交兵部巡撫商議，於是這件事就作罷。

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表節義，恤鰥寡，行義重於時。

没有多久，劉元珍在任上去世。當初，劉元珍罷職回鄉，以講學作爲所從事的事業。表彰具有節操和義行的行爲，撫恤年老孤弱的人，操行和道義在當時被人看重。

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户、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任丹徒縣知縣，歷任户、兵二部主事。除去名籍之後，還未等到起用就去世。

葉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税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既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任刑部主事，爲了便於奉養他的父母親而改任南京工部主事。在蕪湖徵取税收，税一收上，總是聽任民間船隻離去。既而税收有多餘，請求用來作爲邊疆士兵的軍餉，不拿一錢。就地改任吏部主事，晋升爲郎中，經三次升遷任南京大理丞。又稱病辭職離去。

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争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

萬曆四十年起用爲南京太僕少卿。當時朝廷官員正培植同黨争奪權力。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既已倒臺，他們的同黨還在竭力包庇他們。御

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年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既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啓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使者將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

史湯世濟是韓敬同邑人。他上奏疏陳言時下政事，暗中譴責揭發韓敬作惡舞弊的人。葉茂才快速送上奏疏駁斥他。湯世濟的同黨給事中官應震等人於是聯名上奏疏竭力争議。葉茂才重新備具文書揭發其隱秘，順勢稱病而乞求辭職。湯世濟更加憤恨，和同時考取進士的金汝諧、牟志夔一起不斷地攻擊葉茂才。葉茂才再度上奏疏反駁他們的意見，最終自己引退而去。在這時候，謀求營私而結黨的人全數占據言官之職，凡是其他部門表達意見，這些人必定合力排擠他們。葉茂才辭職回鄉之後，黨人更加專斷，不再有跟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了。天啓初年，召回任太僕少卿，改任太常，都不去上任。四年，提升爲南京工部右侍郎。次年去上任。上任纔三個月，因時下的政務日益頹敗，稱病辭職回鄉。友人高攀龍遭到逮捕，投水身亡，緝捕的使者將要逮捕高攀龍的兒子，葉茂才竭力解救而使他免難。不久之後去世。

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强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并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衹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棼，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葉茂才性情淡泊而少嗜好。做官四十年以來，大半時間不在官位而在家自謀生計。當初同邑人顧憲成、顧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和高攀龍一同陳述意見而被罷職，正直的聲譽震動一時，而葉茂才衹是以厚重的德行揚名。等到任職太僕，正直而不願同流合污的人士全被排斥，不正當的意見更加紛亂，於是他挺身和不正當的現象相抗争，人們由此而佩服他的勇氣。當時稱爲“東林八君子”的，是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和葉茂才。

贊曰：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横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争，不烈於是矣。憲

贊曰：成化、弘治以前，學術純厚而士風正派，那時講學還没有盛行。正德、嘉靖時，王守仁在軍隊之中聚集門徒講習，徐階在擔任宰相的時候進行講學，隨着這股風氣的流行所受到影響的，傾動了朝廷和民間。於是做官的士大夫，棄置未被任用的遺老，聯絡講學的聚會，建立書院，在遠近地區紛紛出現。而名氣響招致誹謗，氣勢盛招致怨恨，衆人的非議横逸而出，因黨争引起的禍難隨之而起，於是發展到衆人射擊的靶

成諸人，清節姱修，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附麗游揚，熏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爲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子，都指向東林。漢時甘陵南北部朋黨的樹立，宋時洛黨、蜀黨的争論，還没有比這更厲害的。顧憲成等人，高潔美善，是衆文士的典範。雖然未曾激勵稱揚，列爲“君宗”、“顧”、“俊”的名目，而負有衆望的人引以爲重，獵取當時聲譽的人以此登升光耀，附着傳揚，好惡混雜，難道講學的初衷實際就是這樣的嗎？俗話説“行善不要有求取名譽的想法”，有志操和學問的人也可以此懂得如何處身了。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

魏允貞 (弟)允中 劉廷蘭　王國　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　魏允中　劉廷蘭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群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且抶其奴。

治行最，徵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受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尚書吴兑，兑引去。

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俺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既剋其半以充市賞，復剋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官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回鄉殮葬他父親，衆官吏趕赴喪禮惟恐落後，魏允貞獨自不去參加喪禮，并且鞭打張居正的奴僕。

他作官的政績被列爲優等，受徵召授官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職，魏允貞說："吏部所擔負的職責重大。以往集衆推舉職位人選之前，主管部門一般都接受執政者或司禮太監的旨意，所以任用的不是合適的人。"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特地任用了嚴清，朝廷内外一致没有意見。不久彈劾兵部尚書吴兑，吴兑辭職而去。

隨後，陳述時下弊病四件事，說："自從張居正竊取大權以來，吏、兵二部官員的升遷授任一定要事先通告，因而所任用的都是張居正的親舊。陛下應當和輔佐大臣一起用心地考察吏、兵二部的長官，而將二部擔負的職事交付給他們。使得輔佐大臣不侵奪尚書官的權力而進行他們的不法活動，尚書官也不鑽輔佐大臣的空子而進行他們的不法活動，這樣職官部門自行會整肅起來。自從張居正三個兒子一連考取進士以後，相沿下來的弊病到現在還没有去除。請求從今以後輔佐大臣子弟科舉考試被録取，等到輔佐大臣退職之後纔允許對考取科舉的子弟參加由皇上策問的考試，希望權貴小人僥幸進身的門路少許得到杜絶。自從張居正不喜歡聽到坦直的意見以來，每碰到六科給事中和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的職位空缺，一般都擇取才性靈巧、精熟諂媚、善於逢

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

迎的人任職，使得坦直的意見聽不到，逢迎拍馬的臣子得志。從今之後遇到考核選取官員時，陛下應當嚴格告誡主管部門，不要遵照原先的樣子去辦。自從與俺答互通貿易以來，邊疆的防備措施怠懈鬆弛，軍隊每月的軍餉，已剋扣其一半用來換取朝廷的獎賞，又剋扣其一半用以敬奉給有權有勢的顯要人物，士兵們不能經常吃飽，怎麽能够抵抗賊寇。至於遼左戰功，尤其能讓人感到驚異。軍隊聲譽則比以前日益響亮，三軍的人數則比原來日益減少。奏報失實，升遷授官違反規定，獎賞處罰没有章法，這樣怎麽能治理好國家呢！”奏疏送入，下交都察院。

先是，居正既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愠，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并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户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并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

起先，張居正以不合法的手段讓他的兒子考取科舉之後，其他輔佐大臣呂調陽的兒子呂興周，張四維的兒子張泰徵、張甲徵，申時行的兒子申用懋，都先後考取科舉。張甲徵、申用懋將要參加由皇帝策問的考試，而魏允貞的奏疏剛巧進上。張四維大怒，説：“臣力不勝任地在内閣任職，没有什麽事不應當聽取。如今因爲前人行私，而想要臣不過問吏、兵二部的事情，不合乎規定。”順勢替他的兒子分辯，并且乞求辭職離去。申時行也上奏疏辯解。皇上一并安慰并挽留了他們，而指責魏允貞言詞過當。户部員外郎李三才進言魏允貞的意見正確，二人一同被降職調往外地任職。魏允貞任許州判官。給事中和御史周邦傑、趙卿等人申議解救，皇上没有采納他們的意見。魏允貞雖然遭到貶謫，但從此輔佐大臣在職時期，他們的兒子没有再考取進士的。過了很久，魏允貞經多次升遷任右通政。

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絶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幕府歲供及州縣冗費，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逋屯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岢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爲府。自款市

萬曆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魏允貞一向剛毅果敢，具有高潔的節操而不同凡俗。因所管轄地區土地貧瘠民衆窮苦，極力裁減地方軍政大吏每年的供給和州縣多餘的費用，以多下來的銀數萬修建堡壘，築建烽火臺，配置器具買賣馬匹、糧食。又進言免除平陽每年站銀八萬，用省下來的驛站郵遞多餘的銀兩補貼之。雁門、平定的軍士因拖欠屯墾的田税而逃亡，魏允貞奏請免除他們的賦税，招集起來而讓他們恢復舊業。岢嵐進行邊地互市，節省撫慰賞給的銀兩

成，邊政廢。允貞視要害，築邊墻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采礦山西，允貞抗疏極諫，不報。已，西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并報允。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兼領，亦不納。

六萬。汾州有兩郡王，王府的宗人和軍民混雜在一起相處，知州官位低下而無法控制，魏允貞奏請改汾州爲府。自從議和互市成功以來，邊疆防衛的事務被棄置一邊。魏允貞巡視要害之處，建築起邊墻一萬多丈。治政的聲譽極爲卓著。皇上也多次贊許他的才能。適逢詔令宦官張忠到山西負責開采礦山，魏允貞上奏疏極力直言加以勸諫，皇上不予答覆。隨即，西河王朱知燧請求開掘解州、安邑、絳縣的礦山，以王的女婿督察開礦。指揮王守信請求開掘平定、稷山各礦山。皇上一并答覆同意。魏允貞擔心民衆會更加受擾，請求讓張忠兼職負責這些地區的開礦，皇上也不予采納。

三殿災，詔求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皋、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逾月兩宫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

三個殿堂發生火災，詔令徵求坦直的意見。魏允貞説責任在輔佐大臣身上，依次列舉趙志皋、張位的罪狀。并且説："前二臣在二月加恩，過了一個月兩宫發生火災。今年又給他們加恩，而三個殿堂又發生火災。蒼天的意願顯得明朗。"張位等人竭力申辯，請求辭職。皇上安慰并挽留了他們，指責魏允貞主管邊地的臣子不應當議論朝中的事，由於多次推舉而没被任用，於是毫無顧忌地口出狂言，削奪他俸禄五個月。不久，魏允貞上奏疏推薦遭到棄置而有才德的人，請求召回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和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人，奏疏被留在宫中而没有批發。因任職時間久，晋升爲右副都御史。

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横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吴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

萬曆二十八年春季，上奏疏陳述時下政務的缺陷，説："在地方上有政績由地方長官推薦而被吏部調往京都，經過考選的各位臣子，多次受到推薦，陛下還不輕易授予一個官位。那魯坤、馬堂、高淮、孫朝這類人，有什麽事對他們考核過？有什麽人推舉過他們？却反而讓他們奉命横行，對人的生死賞罰，放肆地隨口説了算。朝廷官員所陳奏的都是有關國家重大計策，却對這些意見一概棄置一邊，甚至對陳述意見者的嚴厲處罰隨之而來。那些報知徵税情况之徒，都是些無賴而邪惡不正的人，鄉里對他們極端鄙視，而他們却反而早進言晚報知，如同聲響發出回音。臣

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

不理解。官府衙役進入鄉里，民衆尚且被打擾，何况逮捕犯人的吏役到處出動，如虎如狼，民衆的家室頃刻破亡。像吳寶秀、華鈺等人，受到的禍難極其悲慘，而陛下竟然毫不念及。錢幣米糧支出收入，上上下下互相驗核，還多有作奸舞弊的行爲。而皇上的使者手中掌握着財政大權，動不動就超過幾萬。官吏部門不敢過問，撫按不敢聽聞，難道其中就没有吮吸膏血而個人獲取私利的？而陛下竟然根本不加以考察。金取自於滇，數量不充足不罷休。珠取自於海，不取盡不罷休。精美華麗的錦綺取自於吳越，不到窮極新奇精緻的地步不罷休。而年輩資望高的元老重臣聽任他們置身於閑散，正直的臣子幾乎給予限制而永久不讓作官。這樣陛下愛有才德的士人，竟不如愛珠玉和精美華麗的錦綺。”奏疏送入，皇上也不加審察。

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孫朝復至榷税，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温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并留中。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訴冤，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

起先，張忠因負責開礦而到來，後來孫朝又來徵取税收，到處需索，魏允貞總對他們的做法加以節制和阻止。適逢張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孫朝差使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魏允貞上奏疏揭露他們的罪狀。孫朝發怒，彈劾魏允貞違抗命令進行阻撓。皇上將魏允貞奏疏擱留不發，而把孫朝的奏疏下發給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温純等人極力稱許魏允貞有才能德行，請求下發魏允貞的奏疏進行評議。皇上一并將其奏疏留在宫中不予批發。山西軍民數千人擔心魏允貞離去，一起來到皇上的殿庭申訴魏允貞的冤情，北京、南京兩地的諫議官也一連上奏章申救。皇上却將兩邊的意見棄置一邊而不過問。次年，張忠因爲夏縣知縣袁應春以平等之禮相待，彈劾并貶斥了他。魏允貞請求留用袁應春，没有給予答覆。

允貞父已九十餘，允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敕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爲立祠。已，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即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初，追謚介肅。

魏允貞的父親年已九十多歲，魏允貞年年乞求辭職侍養父親，奏章上了二十道。朝廷意見認爲因皇上派出的使者危害民衆，非魏允貞不能控制，堅持留用他。這一年五月魏允貞提出辭職的請求更加堅决，朝廷這纔聽任他辭職回鄉。士子和平民爲魏允貞修建祠堂。隨後，進行考察調查的人進言魏允貞掌管邊地的功勞，於是就在魏允

貞家居的時候晉升他爲兵部右侍郎。過了不久去世。天啓初年，追加謚號介肅。

弟允中、允孚。允中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并爲舉首，負俊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張居正專政，災異見，而中外方競頌功德。允中、廷蘭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勛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官刑部郎中，亦有名。

弟魏允中、魏允孚。魏允中爲生員的時候，副使王世貞對他大爲器重。舉行鄉試的那年，王世貞告誡守門的官吏説：“如果不是魏允中考取第一名，不要敲鼓傳報。”後來魏允中果然考取舉人第一名。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都是舉人頭名，才智過人，當時的人稱他們爲“三解元”。不久，魏允中和劉廷蘭考取萬曆八年進士。張居正獨攬政權，發生了災害和奇怪的自然現象，而朝廷内外正争相頌揚他的功德。魏允中、劉廷蘭各自上書給自己的主試官申時行，勸他對政務的失誤進行補救。申時行没有采用他們的建議。魏允中不久授官太常博士，提升爲吏部稽勛主事，調任考功。過了不久去世。魏允孚任官刑部郎中，也有聲譽。

廷蘭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劉廷蘭和兄劉廷蕙、劉廷芥也都考取了進士，有聲譽。他們就是世人所稱的“南樂三魏”、“漳浦三劉”。

王國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爲庶吉士，改任御史。

出視畿輔屯田，清成國公朱允禎等所侵地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潘晟入内閣，帝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煒、牛惟炳、張鼎思抗言不可，寢其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九、珠簾五、黄金三萬、白金十萬。居正子簡修躬齎至保邸，而保揚言陛下取之，誣污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顔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

外出視察京都附近地區的屯田，清查成國公朱允禎等人所侵占的土地九千六百多頃。張居正病危的時候，上奏疏推薦他的主試官潘晟進入内閣，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王國和同任御史的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煒、牛惟炳、張鼎思直言表示不贊成，皇上撤銷了命令。隨後，極力論劾宦官馮保的罪狀。并且説：“張居正一死，馮保叫徐爵索取張居正家中的名琴七張、夜光珠九顆、珠簾五張、黄金三萬、白銀十萬。張居正的兒子張簡修親自將東西送到馮保的寓所，而馮保揚言是陛下索取這些東西，這是對聖德的誣衊。”於是揭發了曾省吾、王篆内外勾結的罪狀。王國的奏疏從外送入，和李植的奏疏先後進上。皇上已采納李植的意見而將馮保論罪，李植於是受到知遇，而王國也因此而揚名。回到朝中之後，薦舉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向、海瑞、胡直、顔鯨、魏允貞。不久外出

督視南畿學政，因患病辭職回鄉。

起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欲置所不悦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尚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并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賴國以免。

起用而掌管河南道。內閣首席大學士申時行想將自己所不喜歡的十九人列入考察不合格名册，吏部尚書楊巍等猶豫不決，王國堅决表示不同意。申時行因御史馬允登資歷比王國老，於是起用馬允登掌管考察事宜，而王國協助他辦事。衆御史都聚集在一起，馬允登寫上十九人的姓名，説："這些人可説是公衆輿論所不能容忍的。"王國細細看了之後，大聲呵斥道："這些人衹是獨犯了執政罷了。蒼天烈日在上，爲什麽要説這種話。"馬允登態度没有轉變。王國發怒，奮起朝前要打馬允登。馬允登奔逃，王國繞着柱子追趕他，同僚來解救和勸阻。事情一傳布出去，兩人一同被調往外地任職，王國任四川副使，稱病辭職回鄉。而十九人靠王國而免除了禍難。

久之，起故官，莅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爲太僕少卿。復出爲山西副使，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寬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衆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故。

過了很久，起用爲原官，到山西上任。改爲督視河南學政，升山東參政。所到之處以公正廉明而著稱。被召回任太僕少卿。又外任爲山西副使，經多次升遷任南京通政使。萬曆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當年收成不好，多次進上有關鬆緩體恤的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衆稱王，搶掠遠近地區，王國督察軍隊討伐并消滅了他們。晋升爲右都御史，如同原先一樣任巡撫官。

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并負時望，爲黨人所忌。乞休歸，卒。

王國爲人剛直孤傲。和弟弟吏部侍郎王圖一并在當時具有聲望，被謀求營私而結爲同黨的人所妒忌。乞求辭職而回鄉，後來去世。

余懋衡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税使四出，驕横。懋衡上疏言："與其騷擾里巷，榷及鷄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爲竭澤之計，其害十倍於加賦。"忤旨，停俸一年。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任永新知縣。受徵召而授官御史。當時因修建宫殿的工程，礦税使者各處出動，行爲驕横。余懋衡上奏疏説："與其騷擾里巷，徵税徵到禽畜身上，不如明確告知天下，稍許增加租税，共同相助完成修建宫殿的工程。如今避開增加租税的名義，而采取竭澤求魚的手段，其危害比增加租税多十倍。"這番建議觸犯了皇上的旨意，被停發俸禄一年。

巡按陝西。税監梁永輦私物於畿

任陝西巡按御史。税監梁永將自己個人的財

輔，役人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争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爲難，召亡命擐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爲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永益急。永黨王九功輩多私裝，恐爲有司所迹，托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隸追及之華陰，相格鬥，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永窘甚，爪牙盡亡，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關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

物載運到京都附近地區，役使人馬非常多。余懋衡將這件事作了奏報。梁永大爲憤恨，指使他的同黨樂綱賄賂做飯的人毒死余懋衡。余懋衡兩次中毒，不死。拷問做飯的人，獲取所給予的賄賂和剩下來的毒蠱。懋衡於是上奏疏極力彈劾梁永的罪狀，諫議官也争相彈劾梁永，皇上都不予審察。梁永擔心軍民對他爲難，就召集出亡命之徒穿上甲衣保護自己。御史王基洪聲稱梁永必定要謀反，詳盡陳述梁永衝殺關口和殺害搶掠官吏百姓的情狀。巡撫顧其志很爲梁永隱瞞遮蔽，梁永於是藉口進行申辯。皇上懷疑御史所説的不符合事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與梁永等的對抗更爲急迫。梁永的同黨王九功等人多有個人要載運的東西，擔心被官吏部門所查獲，推説是梁永發送的，乘馬結成陣隊而急速地離去。縣裏的衙役在華陰追上了他們，雙方發生了格鬥，隨即王九功等人都被拘禁起來，余懋衡於是將他們以謀反的罪名進行上報。梁永非常困窘，手下的人都逃散，惟獨樂綱在，他於是叫梁永誣告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捕。梁永不久也被撤回，關中這纔安定下來。余懋衡不久遭逢喪事而辭職回鄉。起用并掌管河南道的事務。提升爲大理右寺丞，稱病辭職而去。

天啓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歸。

天啓元年被起用，經升遷任大理左少卿，晋升爲右僉都御史，和尚書張世經一同整治京營戎政。晋升爲右副都御史，改任兵部右侍郎，都管理戎政。天啓三年八月朝廷推舉南京吏部尚書，以李三才爲第一人選，余懋衡爲第二人選；推舉吏部左侍郎，以馮從吾爲第一人選，曹于汴爲第二人選。皇上都任用第二人選。大學士葉向高等極力表示不能這樣做，皇上没有聽從。余懋衡、曹于汴也因爲資歷比李三才等人淺，竭力辭去新近的任命，稱病辭職回鄉。

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卧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爲首，遂削奪。崇禎初，復其官。

次年十月再度授任以前的職位。余懋衡因爲宦官勢力正囂張，堅持稱病不接受任命。隨後奸黨張訥污衊詆毁講學的諸臣，因余懋衡、馮從吾和孫慎行是爲首人物，於是余懋衡就被削除了官職。崇禎初年，恢復了他的職位。

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化龍及鄒元標并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設方略，悉擒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爲大理少卿。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官户部主事，經升遷任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世濟民來互相期望、互相稱許。等到魏允貞陳述意見而觸犯執政，李三才上奏疏直言魏允貞的意見是公正的，因此而被貶謫爲東昌推官。又升南京禮部郎中。適逢魏允貞、李化龍和鄒元標一同在南京部内任職，李三才愈發和他們一起探求經世的事務，名聲很響。升山東僉事。所掌管的地方有很多大的奸猾和聚蓄下來的盜賊。李三才多方面地設想好計策，全數捕獲并消滅了他們。升河南參議，晋升爲副使。兩度督視山東、山西學政，提升爲南京通政參議。召回任大理少卿。

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税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税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禄，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棋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僞鍥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奪。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

萬曆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各府。當時礦税使者各處出動。三才所掌管的地方，徵收礦税的則有在徐州的陳增、在儀真的暨禄，徵收鹽税的則有在揚州的魯保，徵收蘆税的則有在沿長江一帶的邢隆，這些税使像棋子一樣分布在一千里地之間。招致邪惡之徒，僞刻印章和憑證，所到之處如同捕捉謀反逃跑者那樣，公然進行侵奪。而陳增尤其厲害，多次羞辱職位尊貴的官員。惟獨李三才以氣勢壓倒陳增，壓制陳增手下肆意作惡的人，并且秘密地叫死囚攀引他們爲黨徒，於是就逮捕并殺死他們，陳增爲此而喪失了氣焰。

然奸民以礦税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并起。謀泄，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

但是奸民因徵收礦税的緣故，多有起而爲盜的。浙人趙一平用怪異的邪術帶頭作亂。事情被察覺，逃到徐州，改號古元，冒稱自己是宋朝皇帝的後代。和他的同黨孟化鯨、馬登儒等人一起聚集逃亡在外的人，設置不合法的官職，約定在次年二月各方一起行動。陰謀泄露，都被逮捕。趙一平逃到寶坻，被抓獲。

三才再疏陳礦税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温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

李三才又上奏疏陳述徵收礦税的危害，説："陛下愛珠玉，民衆也想望温飽；陛下愛子孫，民衆也眷戀妻子兒女。爲什麽陛下要積聚財物，而不讓百姓享用微薄的需要；想延長福分萬年，而不讓百姓享受片刻的快樂。從古以來没有朝廷的政令、天下的情形到了這種地步，而可以幸免

斯，而可幸無亂者。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税。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逾月未報，三才又上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風馳塵鶩，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亦不報。

於動亂的。眼下過失的政務衆多，而陛下的病根則在於過分地嗜好貨財。臣請求皇上頒發體恤民衆的詔令，免除天下的礦税。欲望的念頭已除去，然後政事可得到整治。”奏疏送上超過一個月皇上還没有給予答覆，李三才又進上意見説：“臣替民衆請命，過了一個多月還没有得到對請求的答覆。聽説近來所送上的奏章，凡是涉及礦税的，都棄置一邊不加審察。這關係到國家的存亡，一旦衆人背叛國土分裂，百姓都建立起與朝廷相對抗的國家，就像大風吹颳塵土飛揚，作亂的民衆會紛紛起來，陛下孤獨地單個相處，即使黄金滿箱，明珠滿屋，誰替陛下守護它們呢?”皇上也不予答覆。

三十年，帝有疾，詔罷礦税，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

萬曆三十年，皇上患病，下詔令免除礦税，過了不久又停止了這種做法。李三才極力陳述國家形勢將要傾危，請求趕快下達以前免除礦税的詔令，皇上不聽從。

清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浚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争，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托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税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

清口河水乾涸妨礙漕運。李三才建議加深水渠建造水閘，費用二十萬，請求留下漕運的糧米作貼補。督儲侍郎趙世卿竭力争議，李三才於是稱病乞求辭職而去。皇上討厭他退避，同意了他辭職的請求。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皋一起上奏章乞求留用李三才，而史學遷説：“陛下因陳增的緣故，想罷免李三才，以某種藉口而解除他的官職。這些年以來朝廷的使者各處出動，海内如同沸騰的水那樣亂成一片。李盛春被罷免是因爲王虎的緣故，魏允貞被罷免是因爲孫朝的緣故，先前負責漕運的大臣李誌被罷免也是因爲礦税的事。其他按察使和知府知縣被罷免的，無法計數，如今李三才又跟着被罷免。淮上軍民因爲李三才被罷職，要找陳增算賬而後稱快，陳增躲避起來不敢出門。由此可知李三才不應當免職。”皇上對這一奏疏依然不予答覆。李三才於是離開淮地到了徐州。一連上奏疏請求派人代理自己的職位，没有得到命令。適逢侍郎謝杰代替趙世卿督察儲備事務，又請求留用李三才。皇上於是命令李三才繼續負責事務等待代理他的人，而皇上最終也没有派遣代理李三才職位的人。

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磔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内府匱乏'。夫使内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小民饔飧不飽，重以征求，棰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既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内晏然。

次年九月李三才又上奏疏説："往日迅雷轟擊山陵，大風拔起樹木，洪水滔天，蒼天發生變異到了極點。趙古元剛剛在徐地被分尸，李大榮隨即在亳地被斬首示衆，而有人報告睢州出現大盜，人心背離到了極點。陛下每有求取，必定説是'皇室倉庫的東西缺乏'。假如皇室倉庫的東西果真缺乏，這正是國家的福分，所謂皇室倉庫表面上缺乏而天下却能豐盛。但實際情况不是這樣。陛下所説的皇室倉庫東西的缺乏，衹不過黄金没有多到遍地，珠玉没有多到連天罷了。百姓連早晚餐都吃不飽，還加重向他們索取，對他們隨時施用杖刑，被戴上刑具的囚犯充滿道路，官吏衹是乞求罷職，民衆衹是請求死去，陛下難道還不憂懼地警覺過來嗎！陛下不要認爲臣所説的禍亂未必會發生；如果真的發生的話，還不知道將要把陛下置於什麽處境呢！"皇上也不予答覆。之後睢州盜賊被擒獲，李三才於是奏請施行幾項措施，所掌管的地區安定下來。

歙人程守訓以貲官中書，爲陳增參隨。縱横自恣，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

歙人程守訓以捐納錢財而任職中書，成爲陳增的隨員。他恣肆横行，所到之處用樂隊吹打，隆重地設置儀仗和衛士，允許别人告密，連婦女孩子也用刑拷打。他懼怕李三才，不敢到淮上來。李三才彈劾并將他治罪，獲得贓物幾十萬。陳增害怕他給自己帶來麻煩，一并搜獲他的奇異珍寶和越出本分冒用的有龍形花紋的衣服和用具。程守訓及其同黨都被交付法官而處死，遠近地區的人大爲稱快。

三十四年，皇孫生。詔并礦税，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力。繼又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己。既忌其有所執争，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行賄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俸五月。其明年，暨禄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税使，帝不從，命魯保兼

萬曆三十四年，皇孫出世。皇上下詔令免除礦税，釋放被逮捕拘禁的人，起用被廢棄不用的人，補充諫議官，後來没有全部加以施行。李三才懷疑内閣首席大學士沈一貫對此進行阻礙，上奏疏暗中極力譴責沈一貫。接着又説："皇上降恩的詔書已經頒下，隨即又被中途阻格，大家傳説前不久新政令的頒布衹是出於一時的高興，所以一會兒頒布實施一會兒中斷不行。"又説："沈一貫擔心沈鯉、朱賡逼迫自己。既忌恨他們有所争議，使得相比之下顯出自己的不是，又爲事情不是出於自己的決定而感到羞耻，想毁壞它的成功。行賄左右的人，多方面進行蠱惑，使得新的

之。

政令受到阻格。”皇上接到奏疏，感到震驚和惱怒。下達强硬的旨令對李三才予以嚴勵的斥責，扣罰他五個月的薪俸。次年，暨禄去世。李三才於是請求全部撤除天下税使，皇上不同意，叫魯保兼任暨禄的職位。

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科道，録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爲憲成諸人發。已，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阽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

此時顧憲成辭官居於鄉里，在東林書院講學，喜歡評論别人。李三才和他感情深厚地互相結交，顧憲成也充分信任李三才。李三才曾經向皇上請求補充大官，考選給事中、御史，録用棄置不用的人。於是説：“諸臣祇是因爲表述意見一下子觸犯了執政，於是就永久遭到棄置不予録用，總的説來這些意見對於陛下并没有觸犯。如今却假藉天子威勢而不讓諸臣作官，又假藉觸犯主上的名義而掩飾自己的錯誤。背叛國家背叛君主，罪行没有比這更嚴重的。”這些話的意圖是替顧憲成等人而説的。隨後又極力陳説朝政懈怠敗壞，請求皇上奮然有所作爲，對天下進行除舊布新。并且極力講述遼左危險，必定難以保住的情狀。皇上都棄置一邊不加審察。

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税監得民心。及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淮人深德之。屢加至户部尚書。

李三才辦事迅速乾脆而具有大略。在淮時間長，因打擊税監而得民心。等到淮、徐發生荒年，又請求予以救濟體恤，減免馬價。淮地的人對他深深感德。經多次升遷，官做到户部尚書。

會内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内召。由是忌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僞險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

適逢内閣缺人，提出建議的人認爲不應當專門任用翰林出身的文學侍從，應該和外官交錯在一起加以任用，意圖在於推舉李三才。等到都御史職位空缺，以按照資歷依次填補空缺的職位而受召入内。從此妒忌的人日益衆多，誹謗的話到處傳開。工部郎中邵輔忠於是彈劾李三才貌似忠誠其實十分邪惡，貌似耿直其實十分奸詐，羅列了李三才貪婪、虚僞、狠毒、蠻横四大罪狀。御史徐兆魁緊跟着也彈劾李三才。李三才四次上奏疏極力申辯，并且乞求辭職。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先後替李三才申辯。大學士葉向高説李三才已經閉門不治事等候處分，應當趕快作出對李三才留用還是免職的決定，爲漕運事務作打算。皇上都不予答覆。過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

南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吴亮素善三才，即以兩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訐，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

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又一連上奏章彈劾李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一起上奏章申議解救李三才。朝廷中衆説紛紜，過了幾個月還没有罷休。顧憲成於是寫信給葉向高，極力稱許李三才廉潔正直，又寫信給孫丕揚，極力對李三才的事進行申辯。御史吴亮一向和李三才友善，就拿顧憲成的兩封信傳抄附入朝廷的官報中，由此談論的人更加喧嘩。喬應甲又上兩道奏疏極力攻擊李三才，以至於列舉李三才十條貪婪五條奸惡的罪狀。皇上都不加以審察。李三才也極力請求罷職，上奏疏多到十五次。長時間得不到皇上的旨令，於是自行辭職離去，皇上也不對他治罪。

三才既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遥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爲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顔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吴亮嗣往。

李三才既已辭職在家裏生活，妒忌他的人擔心他重新被任用。萬曆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彈劾他盜用皇家木材建造私宅達銀兩二十二萬多。并且説李三才和于玉立遥掌宰相的權力，想任用什麽人，吏部總是替他們推薦。李三才上奏疏申辯，請求派遣朝内的官員進行審察調查。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幫助劉光復竭力攻擊李三才。李徵儀、聶心湯是李三才曾經推薦的官吏。李三才非常氣憤，自行請求登記他家中的財産。工部侍郎林如楚認爲應當派遣使者進行查核。劉光復又上奏疏，并且説李三才侵奪官廠作爲自己的園地。御史劉廷元於是帶領同僚緊跟着彈劾李三才，而潘汝禎又特地上奏疏彈劾李三才。之後巡按御史顔思忠也依照劉光復的旨意上奏疏進行彈劾。李三才更加氣憤，請求衆臣一同查核，又請求皇上親自查問。皇上於是下詔書命令李徵儀和給事中吴亮嗣一起前往查核。

其明年，光復坐事下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僇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仇，士昌、光復尤

次年，劉光復因獲罪而被關進監獄。李三才表面上請求將他釋放，而又極力替東林人士分辯，説："自從沈一貫僞撰邪書，擅自懲罰楚王府宗人，全朝廷正直的人士指責他而使得他免職之後，接着湯賓尹、韓敬在科舉考試中弄虚作假，罪由自取，對於别人有什麽可歸咎的。而今

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敬報怨。騰説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焕、孫振基、段然、吴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吴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仇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游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并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阱。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爲民。

互相結爲朋黨的人，動與正直的人士相對立，王士昌、劉光復尤其是挑起争端的人。主動充當爲首的人，極力替沈一貫、韓敬報怨。紛亂的説法不少，攻擊的意見很多。拿大臣中有德才的人來説，則葉向高被攻擊而辭職，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被攻擊而辭職，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人被攻擊而辭職，近來又攻擊陳薦、汪應蛟而使他們被免職。拿小臣中有德才的人來説，梅之焕、孫振基、段然、吴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人被攻擊而失職，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吴正志、劉宗周等人被攻擊而辭職。與自己意見相合的就留用，不相合的就排擠。陛下衹知道諸臣辭職離去，却哪裏知道是黨人驅逐他們的呢？眼下黨人憎恨正直人士的説法，一指東林人士，一指淮地巡撫官。所謂東林，是顧憲成讀書講學的地方。跟隨他交游的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均約束自身、砥礪名聲和行止，有什麽對不起國家的地方呢？偶然説到東林人士，便陷入陷阱。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人被冠以東林之名，就極力阻止他們晋升。所謂早晋升晚免降，也衹有史繼偕等人。人才邪惡和正直，實在關係到國家的命運，希望陛下對此加以審察。”奏疏送入，衆人更加憎恨他。吴亮嗣等人前往查核後，很長時間查不出結果，衹是依照劉光復所説的回來上報，於是將李三才削職爲民。

天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參議吴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爲盗臣。御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决。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并主之。已，德完迫衆議，忽變前説。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决，事遂寢。

天啓元年，遼陽失守。御史房可壯一連上奏疏請求任用李三才。皇上下詔書叫朝廷官員集衆商議。通政參議吴殿邦極力認爲不能任用李三才，甚至將李三才看成是盗臣。御史劉廷宣又推薦李三才，説：“國家既然愛惜他的才能，就任用他吧，還商量什麽。但廣寧已經有了王化貞，不如把李三才派用到山海。”皇上贊成他的看法，就要任用李三才，而朝廷的意見相持不决。詹事公鼐極力認爲應該任用李三才，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均持同樣的看法。隨後，王德完迫於衆人的意見，忽然改變以前的看法。等到簽署意見的時候，元標也不敢持任用李三才的

三年起南京户部尚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

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毁。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

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盛則附之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己同也。名高則毁之者亦衆。毁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己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毁者争勝而不已，則黨日衆，而爲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閎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則好同惡異之心勝也。《易》曰“涣其群，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看法。商議最終没有結果，因而此事作罷。

天啓三年起用爲南京户部尚書，還没有上任就去世了。後來魏忠賢敗壞朝政，他的同黨御史石三畏追劾李三才。詔令削除李三才的官籍，奪回封爵授官的詔令。崇禎初年恢復官職。

李三才富有才能而喜歡運用謀劃策略，善於籠絡朝廷官員。任鳳陽巡撫十三年，結交的人遍於天下。本性不能保持清廉，所以被衆人所詆毁。以後攻擊李三才的，如邵輔忠、徐兆魁等人，都因爲攀附魏忠賢，名字登上了叛逆案中。而推薦李三才的，如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都非常卓異地成爲一代名臣。所以世人認爲李三才有德才。

贊曰：朋黨的形成，開始於顧惜名聲，而形成於憎恨異己。名聲大則依附他的人就多。依附的人多，則不一定招致的人都有德才，喜歡他們和自己的做法相合拍而已。名聲響則詆毁他的人也多。詆毁者不一定没有德才而都憤恨地排斥他們，憎恨他們和自己的做法不合拍而已。和自己相一致和不合拍的看法在當中發生分歧，而依附的人和詆毁的人争勝而不休止，則朋黨日益衆多，而形成的禍患愈益熾烈。魏允貞、王國、余懋衡都以出衆宏大的氣度，成爲衆望所歸。李三才才智過人氣派俊逸，傾動士大夫，都享有盛大的名聲。當今黨派之争的盛行，這幾位人實際上是爲首者，那是因爲喜歡求同反對異己的想法占據了上風。《周易》説“能爲衆人驅散險害，大吉”。懂得這道理的，恐怕祇有聖人吧。

明史卷二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姜應麟（從子）思睿　陳登雲　羅大紘 黃正賓　李獻可 舒弘緒
陳尚象 丁懋遜 吳之佳 葉初春 楊其休 董嗣成 賈名儒 張棟
孟養浩　朱維京　王如堅　王學曾 涂杰　張貞觀
樊玉衡（子）鼎遇 維城 孫自一　謝廷讚（兄）廷諒
楊天民　何選 馮生虞 任彥蘖

姜應麟　姜思睿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國華，嘉靖中進士。歷陝西參議，有廉名。

應麟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貴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育皇長子已五歲，無所益封。中外籍籍，疑帝欲立愛。十四年二月，應麟首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宫，恭妃誕育元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非所以重儲貳，定衆志也。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其或情不容已，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後及於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然臣所議者末，未及其本也。陛下誠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册立元嗣爲東宫，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帝震怒，抵之地，遍召大璫諭曰："册封貴妃，初非爲東宫起見，科臣奈何訕朕！"

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父親姜國華，嘉靖年間考中進士。歷任陝西參議，享有廉潔名聲。

姜應麟萬曆十一年考中進士，改爲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貴妃鄭氏受到特别的寵幸，生了兒子朱常洵，皇帝下詔進封爲皇貴妃。而王恭妃養育皇長子已經五年了，没有什麽加封。朝廷内外議論紛紛，懷疑皇帝想立所愛之子爲太子。十四年二月，姜應麟首先上疏直言："禮儀貴在區别嫌疑，事情應當慎於開始。貴妃所生陛下的第三個兒子在中宫尚且處於次位，恭妃生育了長子反而讓她居於下位。從情理上揣度則不合理，用人心來衡量則使人不安，傳到天下萬世就不公正，這不是重視太子、安定人心的作法。懇請俯察民情，收回成命。如果事情不能改變，請先封恭妃爲皇貴妃，然後再封鄭妃，那就既不違背禮儀，也不廢棄已形成的事情。然而臣所議論的祇是末節，還没有涉及到事情的根本。陛下真想辨正名稱，確定名分，區别嫌疑，明察秋毫，不如聽從閣臣的請求，册立長子爲太子，來確定天下的根本，那麽臣民的願望能得到慰藉，國家的幸福能够長存了。"奏疏呈入，皇帝震怒，把奏疏摔到地上，召集所有的宦官説："册封貴妃，并

手擊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得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并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蜂起，咸執"立儲自有長幼"之旨，以責信於帝。帝雖厭苦之，終不能奪也。

不是爲太子着想，科道大臣爲什麽毁謗我！"用手多次拍擊几案。衆宦官跪成一圈叩頭，皇帝的怒氣纔稍微消解，於是降旨説："貴妃恭敬侍奉勤苦辛勞，特别加以特殊封賞。立太子自有長幼。姜應麟懷疑國君炫耀正直以獲取名聲，應降爲極遠邊境的雜職。"姜應麟於是任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而進言，一同獲罪。兩京官吏爲他們申訴救助的奏疏上了幾十封，皇帝都不看。此後進言的人紛紛而起，都拿"立太子自有長幼"的宗旨，來要求皇帝講求信用。皇帝雖然爲此厭煩苦惱，但最終没有改變。

應麟居廣昌四年，量移餘干知縣。以父憂歸。服闋，至京，會吏部數以推舉建言諸臣得重譴，應麟遂不復補。家居二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給事中薛鳳翔劾應麟老病失儀，遂引疾去。崇禎三年卒，贈太常卿。

姜應麟在廣昌住了四年，遇赦調任餘干知縣。因父親去世回家。服喪期滿，來到京城，正遇上吏部多次因推舉進言的諸位大臣受到重責，姜應麟於是就没有再獲得補任。在家住了二十年。光宗即位，起用爲太僕少卿。給事中薛鳳翔彈劾姜應麟年老多病有失禮儀，於是稱病辭官而去。崇禎三年去世，追贈太常卿。

從子思睿，字顓愚。少孤，事母孝。舉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明年春，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頹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以家人周文郁爲副將，弟素儒爲錦衣，叔父人瑞爲中書，受賕行私，請罷斥。已，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王績燦。

侄子姜思睿，字顓愚。年少時父親去世，他服侍母親很孝順。考中天啓二年進士，拜授行人。崇禎三年，提升爲御史。第二年春天，陳述天下五大弊端：加派賦税，使百姓疾苦；郵遞傳輸，過於削減；搜刮越細，頭緒越亂；懲罰越重，壞人越多；督責越緊，隱瞞越深。冒犯了聖意，受到了嚴厲斥責。這年冬天，皇帝派遣宦官監督邊防事務，姜思睿直言上疏極力進諫。之後，又彈劾首輔周延儒任用家人周文郁任副將，弟弟周素儒任錦衣，叔父周人瑞任中書，受賄營私，請求罷免。事後，又上疏救助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王績燦。

巡按雲南，陛辭，歷指諸弊政，而言："舉朝拯焚救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僅付二三閹寺。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責。

巡視雲南，辭别皇帝，逐一指出各項弊政，并且説："整個朝廷把救民於水火的精力，專門用於吹毛求疵，而把考察官吏整治軍事懲罰裁决的大權交付給兩三個宦官。將火放在柴草之下，還自以爲安全，不知道改變原來的打算，天下哪能企望太平！"冒犯了聖意，受到嚴厲斥責。

還朝，值帝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内臣。思睿請并撤監視京營關、寧

回到朝中，正碰上皇帝撤回二部總管各鎮監督的宦官。姜思睿請求一并撤掉監督京營關、寧

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順之罪，意指温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伉數請囑提學僉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思睿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揭不出元寬手，思睿等群謀排陷。元寬上疏證明，思睿再劾體仁以"群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帝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于汴講學書院，思睿爲置田構學舍，公餘親莅講授。代還，乞假歸里。未幾卒。

的宦官。趁勢指責向執政的大臣阿諛奉承附和遷就的罪行，意思指向温體仁。温體仁的兩個兒子温儼、温伉多次囑托提學僉事黎元寬。恰逢黎元寬因爲文體險怪被罷免，於是發現了温體仁兩個兒子的私人書信。姜思睿彈劾温體仁縱容兒子做壞事，以黎元寬的揭帖爲依據。温體仁説揭帖不是出自黎元寬之手，是姜思睿等群謀排擠陷害。黎元寬上疏證明，姜思睿又彈劾温體仁用"群謀"二字構成陷害人的陷阱，衹知有兒子，不知有國君。皇帝大怒，剥奪了他五個月的俸禄。姜思睿出京視察河東鹽政。安邑有原都御史曹于汴講學的書院，姜思睿爲書院購買田地，建造學舍，公事之餘親臨講授。被接替回到朝中，請求辭官回歸故里。不久去世。

陳登雲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鄢陵知縣。政最，徵授御史。出按遼東，疏陳安攘十策，又請速首功之賞。改巡山西。

陳登雲，字從龍，唐山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鄢陵知縣。政績很好，召入朝中授御史。出外巡視遼東，上疏陳述排除禍害、安定天下的十條策略，又請求加速給首功以賞賜。改派巡視山西。

還朝，會廷臣方争建儲。登雲謂議不早决，由貴妃家陰沮之。十六年六月，遂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言："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貂璫往來，綢繆杯酌，且廣結山人、術士、緇黄之流。曩陛下重懲科場冒籍，承憲妻每揚言事由己發，用以恐喝勛貴，簧鼓朝紳。不但惠安遭其虐焰，即中宫與太后家亦謹避其鋒矣。陛下享國久長，自由敬德所致，而承憲每對人言，以爲不立東宫之效。干撓盛典，蓄隱邪謀，他日何所不至。苟不震奮乾剛，斷以大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弭也。"疏入，貴妃、承憲皆怒，同列亦爲登雲危，帝竟留中不下。

回到朝中，正碰上朝中大臣争論立太子。陳登雲説决議不能儘快作出，是因爲貴妃家暗地阻撓這件事。十六年六月，因爲災異上疏直言，彈劾鄭妃的父親鄭承憲，説："鄭承憲懷有禍心，包藏奸計，窺視企望太子之位。每天與宦官往來，通過宴飲密謀策劃，并且廣泛結交隱士、術士、僧道之流。以前陛下嚴厲懲罰科場假冒籍貫，鄭承憲妻子每每揚言這事是由自己發動的，用此來恐嚇功臣權貴，迷惑朝廷大臣。不但惠安遭受他的囂張氣焰，就是宦官和太后家也謹慎躲避他的鋒芒。陛下享國久長，自是因崇尚德行所致，但鄭承憲每每對人説，認爲是不立太子的功效。干預阻撓立儲盛典，蘊蓄隱藏奸邪陰謀，將來還有什麽不會做。如果不振奮帝王的綱紀决斷，依照大義予以决定，即使每天避離宫殿、撤去舞樂、身穿便服、停止刑罰，恐怕上天之心也不容易感動，上天變化也不能够阻止。"奏疏呈入，貴妃、鄭承憲都很憤怒，同僚大臣也替陳登雲害怕。皇帝最終把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達。

久之，疏論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貶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罷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又論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右皆憚之。時方考選科道，登雲因疏言："近歲言官，壬午以前怵於威，則摧剛爲柔；壬午以後昵於情，則化直爲佞。其間豈無剛直之人，而弗勝齟齬，多不能安其身。二十年來，以剛直擢京卿者百止一二耳。背公植黨，逐嗜乞憐，如所謂'七豺'、'八狗'者，言路顧居其半。夫臺諫爲天下持是非，而使人賤辱至此，安望其抗顏直繩，爲國家鋤大奸、殲巨蠹哉！與其誤用而斥之，不若慎於始進。"因條數事以獻。

很久以後，陳登雲上疏彈劾吏部尚書陸光祖，又論告貶斥四川提學副使馮時可，論告罷免應天巡撫李淶、順天巡撫王致祥，又彈劾禮部侍郎韓世能、尚書羅萬化、南京太僕卿徐用檢。朝中大臣都害怕他。當時正考選科道官，陳登雲因此上疏說："近年的諫官，壬午以前畏於威勢，就摧剛强爲柔順；壬午以後狎昵於感情，就變正直爲奸佞。其中哪裏是没有剛强正直的人，祗是難以承受相互不和，往往不能使自身安定。二十年來，因爲剛强正直提升爲朝中大臣的，一百人中衹有一兩個而已。背棄國家利益樹立黨羽，追逐權貴嗜好乞求憐憫，像所説的'七豺'、'八狗'之類，言官反而占了一半。諫官是爲天下主持是非的，却讓人輕視侮辱到這種地步，哪裏能企望他態度嚴正公平執法，爲國家鏟除大奸、殲滅大害啊！與其錯誤任用而斥免他，不如在開始薦舉時慎重。"於是條列幾件事呈獻。

出按河南。歲大饑，人相食。副使崔應麟見民啖澤中雁矢，囊示登雲，登雲即進之於朝。帝立遣寺丞鍾化民齎帑金振之。登雲巡方者三，風裁峻厲。以久次當擢京卿，累寢不下，遂移疾歸。尋卒。

出外巡察河南。發生大饑荒，人吃人。副使崔應麟看見人民吃沼澤中的雁屎，盛在袋子裏給陳登雲看，陳登雲立即把它送到朝中。皇帝立刻遣派寺丞鍾化民携帶錢財賑救他們。陳登雲三次巡察外地，剛正不阿峻直嚴厲。憑資歷應當提升爲朝廷大臣，多次擱置不下達，於是稱病辭官回家。不久去世。

羅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十九年八月，遷禮科給事中。甫拜命，即上《定制書》數千言。已，復言視朝宜勤，語皆切直。

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拜授行人。十九年八月，升任禮科給事中。剛剛拜授官職，就上《定制書》數千字。之後，又進言臨朝聽政應當勤勉，言詞都懇切率直。

先有詔以二十年春册立東宫，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儀物請。帝怒，命奪俸三月，更緩册立事。尚書曾同亨請如前詔，忤旨，切讓。大紘復以爲言，詔奪俸如有德。大學士許國、王家屏連署閣臣名，乞收新命，納諸臣請，帝益怒。首輔申時行方在告，聞帝怒，乃密揭言："臣雖列名公疏，實不與知。"帝喜，手詔褒答，

先前有詔令在二十年春天册立太子，到此時工部主事張有德以預備禮儀用具提出請求。皇帝發怒，命令剥奪他三個月的俸禄，更改推遲册立的事情。尚書曾同亨請求遵從先前的詔令，冒犯了聖意，受到了嚴厲指責。羅大紘又因此事進言，下詔像張有德一樣剥奪俸禄。大學士許國、王家屏聯合閣臣署名，乞求收回新頒布的詔令，采納衆臣的請求，皇帝更加憤怒。首輔申時行正在休假，聽説皇帝大怒，就秘密上揭帖説："臣

而揭與詔俱發禮科。故事，閣臣密揭無發科者。時行慚懼，亟謀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遣使取揭。時獨大紘守科，使者紿取之。及往索，時行留不發。大紘乃抗疏曰："臣奉職無狀，謹席稿以待。獨念時行受國厚恩，乃内外二心，藏奸蓄禍，誤國賣友，罪何可勝言。夫時行身雖在告，凡翰林遷改之奏皆儼然首列其名，何獨於建儲一事深避如此。縱陛下赫然震怒，加國等以不測之威，時行亦當與分過。况陛下未嘗怒，而乃沮塞睿聰，摇動國本，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國等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亦辭之乎？蓋其私心妄意陛下有所牽繫，故陽附廷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爲自交宫掖之謀。使請之而得，則明居羽翼之功；不得，則别爲集菀之計。其操此術以愚一世久矣，不圖今日乃發露之也。"疏入，帝震怒，命貶邊方雜職。俄以六科鍾羽正等論救，斥爲民，羽正等奪俸。中書舍人黄正賓復抗疏力詆時行。帝怒，下獄拷訊，斥爲民。時行亦不安，無何，竟引去。

的名字雖然署在奏疏上，實際未參與不知情。"皇帝大喜，親手寫詔書褒獎回答，而揭帖和詔書都發送到禮科。按舊例，内閣大臣的秘密揭帖没有下發到科道的。申時行羞愧恐懼，迅速聯係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派遣使者取回揭帖。當時衹有羅大紘主管禮科，使者騙取了揭帖。等到前去索要時，申時行留下不交付。羅大紘於是上疏直言説："臣奉行職務罪大不可言狀，謹以稿薦爲座席等候處理。衹是顧念申時行承受國家大恩，竟内外二心，隱藏奸計蓄積禍心，貽誤國家出賣朋友，罪行哪裏説得完。申時行自己雖然在休假，凡翰林院升遷改任的奏章都嚴肅莊重地首先署上他的名字，爲什麽獨獨對於建儲一事深深迴避到這種地步。即使陛下勃然大怒，施加給許國等人以不測的威壓，申時行也應當與他們分擔過失。况且陛下還没有發怒，却阻塞聖聽，動摇建儲之事，隨便獻上乞求憐憫的手段，而阻止主上悔悟的萌動，這是臣所痛恨的。如果許國等人請命成功，要舉行慶典而被施加恩惠，申時行也推辭嗎？大概他的利己之心狂妄之意陛下有所牽連，所以表面附和朝臣請求册立的建議，而暗地裏推遲這件事，以此作爲結交皇宫的計謀。如果請求册立之事成功，那就明顯地居有輔佐的功績；不成功，就另作趨炎附勢的計謀。他玩弄這種權術來愚弄世人很久了，没想到今天竟暴露了。"奏疏呈入，皇帝震怒，下令貶謫邊疆任雜職。不久因爲六科鍾羽正等人上疏救助，貶斥爲民，鍾羽正等剥奪俸禄。中書舍人黄正賓又直言上疏極力指責申時行，皇帝發怒，投進監獄拷打審問，貶斥爲民。申時行也不能安寧，不久，竟自退休離去。

大紘志行高卓。鄉人以配里先達羅倫、羅洪先，號爲"三羅"。天啓中，贈光禄少卿。

羅大紘志向操行高超卓越。家鄉人把他與同鄉有德行學問的前輩羅倫、羅洪先相媲美，稱爲"三羅"。天啓年間，贈光禄少卿。

黄正賓

正賓，歙人。以貲爲舍人，直武英殿。耻由貲入官，思樹奇節，至是遂見推清議。後李三才、顧憲成咸與游，益有聲士大夫間。熹宗立，起故

黄正賓，歙人。以出錢捐官任舍人，值勤武英殿。羞愧因出錢做官，想樹立奇特的節操，到這時就被社會輿論推舉。後來李三才、顧憲成都與他交游，在士大夫間更加有聲望。熹宗即位，

官。再遷尚寶少卿，引病歸。魏忠賢下汪文言獄，詞連正賓。坐贓千金，遣戍大同。莊烈帝嗣位，復官，致仕。崇禎元年六月，魏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寺，正賓在都，抗疏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而疏有“潛通宦寺”語，帝令指名。正賓以趙倫、于化龍對。帝以其妄，斥回籍。

起用原來的官員。又升遷尚寶少卿，稱病辭官回家。魏忠賢將汪文言下獄，供詞牽連到黄正賓。判定貪污一千兩黄金之罪，放逐大同戍守。莊烈帝即位，恢復他的官職，辭去職務。崇禎元年六月，魏忠賢黨羽徐大化、楊維垣已經罷官，還潛居京城，勾結宦官，黄正賓在京城，上疏直言揭發他們的罪惡。勒令兩人回歸故鄉，京都的人拍手稱快。而奏疏有“暗通宦官”的言語，皇帝命令他指出姓名。黄正賓用趙倫、于化龍來回答。皇帝認爲他妄言，斥令回家。

李獻可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武昌推官。課最，徵授户科給事中。屢遷禮科都給事中。

二十年正月，偕六科諸臣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内庭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内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餘奪俸半歲。大學士王家屏封還御批，帝益不悦。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言：“獻可之疏，臣實贊成之，請與同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亦言“言官可罪，豫教必不可不行”。帝益怒，出弘緒南京，而羽正及獻可并以雜職徙邊方。大學士趙志皋論救，被旨譙讓。吏科右給事中陳尚象復争之，坐斥爲民。户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吴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各上疏救。帝益怒，廷杖養浩百，除其名。德泳、懋遜等六人并貶一秩，出之外。獻可、羽正、弘緒亦除名。

當是時，帝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然諫者卒未已。

李獻可，字堯俞，同安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拜授武昌推官。政績最好，徵召入京授户科給事中。多次遷升至禮科都給事中。

二十年正月，偕同六科衆臣上疏請求對皇長子進行預備教育，説：“皇長子十一歲了，預備教育的典禮當在正月舉行。如果説宫廷之内可以誦讀，親近侍從也能够輔導，那麽宫廷的幽静閑適，哪裏比得上外朝的清正嚴明；宦官的忠誠恭敬，哪裏比得上師保的莊重肅穆。”奏疏呈入，皇帝大怒，摘取奏疏中錯誤書寫的弘治年號，斥責他違抗聖旨、侮辱國君，降官一級調往京外，其餘的人剥奪半年的俸禄。大學士王家屏緘封退還皇帝的批示，皇帝更加不高興。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説：“李獻可的奏疏，臣非常贊成，請允許我與他一同貶謫。”吏科給事中舒弘緒也説“言官可以降罪，預備教育一定不能不施行”。皇帝更加憤怒，驅逐舒弘緒到南京，鍾羽正和李獻可一同以雜職貶謫到邊疆。大學士趙志皋上疏論辯救助，受到聖旨譴責。吏科右給事中陳尚象又諍諫，定罪貶斥爲民。户科左給事中孟養浩，御史鄒德泳，户兵刑工四科都給事中丁懋遜、張棟、吴之佳、楊其休，禮科左給事中葉初春，分别上疏救助。皇帝更加憤怒，於朝廷上杖打孟養浩一百下，除去他的名籍。鄒德泳、丁懋遜等六人一同降官一級，貶謫京外。李獻可、鍾羽正、舒弘緒也除名。

當時，皇帝一發怒就貶斥諫官十一人，朝廷之士没有不驚駭嘆息的，然而進諫的最終也没有

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疏争之，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亦偕其僚論諫。帝怒加甚，奪嗣成職，名儒謫邊方，德泳、懋遜等咸削籍，禹謨等停俸有差。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亦疏諫，帝復詰讓。獻可等遂廢於家。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收叙，咸報寢。

停止。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特意上疏諍諫，御史陳禹謨、吏科左給事中李周策也偕同他們的同僚進諫。皇帝憤怒更加厲害，剥奪董嗣成官職，賈名儒貶謫邊疆，鄒德泳、丁懋遜等人都革除官籍，陳禹謨等人停發俸禄數量不等。禮部尚書李長春等也上疏進諫，皇帝再次詰問斥責。李獻可等人於是黜免回家。很久以後，吏部尚書蔡國珍、侍郎楊時喬先後請求收回録用，都被擱置。

天啓初，録先朝言事諸臣。獻可已前卒，詔贈光禄卿。

天啓初年，録用先朝進諫的衆臣。李獻可已經在此之前去世，下詔追贈光禄卿。

舒弘緒

弘緒、名儒皆獻可同年進士。尚象、懋遜、之佳、初春、其休、嗣成皆萬曆八年進士。

舒弘緒、賈名儒都是李獻可同年的進士。陳尚象、丁懋遜、吴之佳、葉初春、楊其休、董嗣成都是萬曆八年進士。

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給事中。天啓中，贈光禄少卿。

舒弘緒，通山人。由庶吉士改任給事中。天啓年間贈授光禄少卿。

陳尚象

尚象，都匀人。以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嘗劾罷尚書沈鯉，爲士論所非。至是以直言去，國人始稱焉。天啓中，贈官如弘緒。

陳尚象，都匀人。由中書舍人改任給事中。曾經彈劾尚書沈鯉，被輿論非議。到這時因直言被免除，國人纔開始稱頌他。天啓年間，贈授官職和舒弘緒一樣。

丁懋遜

懋遜，霑化人。爲餘姚知縣，有治績，入爲吏科給事中。既削籍，里居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累遷工部左侍郎。卒，贈尚書。

丁懋遜，霑化人。任餘姚知縣，有政績，調入任吏科給事中。革職後，在鄉居住了三十年。光宗即位，起用爲太僕少卿，多次遷升至工部左侍郎。去世後，追贈尚書。

吴之佳　葉初春

之佳，長洲人。初爲襄陽知縣。初春，吴縣人。初爲順德知縣。并以治行徵。至是與張棟并斥，稱“吴中三諫”。天啓初，贈之佳太僕少卿，初春光禄少卿。之佳孫适，亦兵科給事中。敢言。

吴之佳，長洲人。最初任襄陽知縣。葉初春，吴縣人。最初任順德知縣。都因施政有功績被徵召。到這時與張棟一同被貶斥，稱爲“吴中三諫”。天啓初年，贈授吴之佳太僕少卿，葉初春光禄少卿。吴之佳孫子吴适，也是兵科給事中。敢於進言。

楊其休

其休，青城人。由蘇州推官擢吏科給事中。内官張德毆殺人，帝令司禮按問，蔽罪其下。其休乞并付德法司，竟報許。帝數不視朝。十七年正

楊其休，青城人。由蘇州推官提升爲吏科給事中。宦官張德打死了人，皇帝命令司禮查究審問，在下面隱瞞了他的罪行。楊其休請求一同交付張德到法司，最後皇帝批覆同意。皇帝多次不

月，其休以萬邦入覲，請臨御以風勵諸臣。他論奏甚衆。罷歸，卒，贈太常少卿。

董嗣成　賈名儒

嗣成，烏程人。祖份，禮部尚書。父道醇，南京給事中。仍世貴顯。嗣成以氣節著，士論多之。

名儒，真定人。贈官如初春。

張棟

棟，字伯任，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除新建知縣。徵授工科給事中。請盡蠲天下逋租，格不行。時蠲租例，相沿但蠲存留，不及起運。棟請無拘故事，從之。再遷刑科左給事中。吴中白糧爲累，民承役輒破家，棟請令出貲助漕舟附載。申時行、王錫爵絀其議，棟遂移疾歸。起兵科都給事中。劾去南京户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拾遺，劾恭順侯吴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總兵官李迎恩。繼爵留，餘并罷。已，言邊臣叙功不宜及内閣、部、科，帝亦從焉。遣視固原邊備。時經略鄭洛方議和，棟言撦力克負固不歸，卜失兔傑黠如故，火落赤、真相雄據海上，不可使洛委責以去。因論兵部尚書王一鶚。會一鶚已卒，洛亦報撦力克東歸，遂寢其奏。棟又言："洮、河失事，陛下赫然震怒。命洛視師，豈止欲其虚詞媚敵，博一順義東歸畢事耶？今火、真依海爲窟，出没自如，不宜叙將吏功。"報聞。母卒，棟年已六十，毁瘠廬墓，竟卒於墓所。天啓中，贈太常少卿。

德泳，祭酒守益孫。養浩、羽正自有傳。

臨朝聽政。十七年正月，楊其休以萬邦入朝覲見皇帝，請求皇帝臨朝來鼓勵衆臣。其他的建議奏疏很多。罷官回家，去世後，追贈太常少卿。

董嗣成，烏程人。祖父董份，禮部尚書。父親董道醇，南京給事中。歷代高貴顯赫。董嗣成以氣節著稱，輿論多贊揚他。

賈名儒，真定人。贈授官職和葉初春一樣。

張棟，字伯任，崑山人。萬曆五年進士。拜授新建知縣。徵入授工科給事中。請求免除天下所有拖欠的賦税，被阻止未施行。當時免除租税的慣例，沿襲衹免除地方提留部分，不涉及運走部分的辦法。張棟奏請不要拘泥於舊例，聽從了他。又遷升任刑科左給事中。吴中交納熟米自行漕運成爲禍患，人民承受漕運就傾家蕩産，張棟請求下令出錢幫助漕船搭載。申時行、王錫爵廢除了他的建議，張棟於是稱病求退。起用爲兵科都給事中。彈劾除去南京户部尚書張西銘、刑部侍郎詹仰庇。軍政方面補正過失，彈劾恭順侯吴繼爵、宣城伯衛國本、忻城伯趙泰修、宣府總兵官李迎恩。吴繼爵留任，其餘一同罷免。之後，進言邊疆大臣評議功勞不宜連及内閣、部、科，皇帝也聽從了。又被派遣巡視固原邊防守備。當時經略鄭洛正在進行和談，張棟説撦力克依恃險阻不返回，卜失兔凶猛狡詐和過去一樣，火落赤、真相雄據海上，不可以讓鄭洛推卸責任而離去。因而彈劾兵部尚書王一鶚。正巧王一鶚已經死去，鄭洛也上報撦力克東歸，於是就廢置了他的奏疏。張棟又説："洮、河戰事失敗，陛下勃然大怒。命令鄭洛督率軍隊，哪裏衹希望他用空話逢迎取悦敵人，博得一個順義王撦力克東歸就完事了嗎？現在火落赤、真相憑藉海上作爲巢穴，出没自如，不應評議將吏的功勞。"皇帝作了批答。母親去世，張棟已經六十歲了，服喪期間住在墓旁小屋，因過度哀傷而極度瘦弱，最後死在墓地。天啓年間，追贈太常少卿。

鄒德泳，祭酒鄒守益的孫子。孟養浩、鍾羽正各自有傳。

孟養浩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户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帝嚴譴李獻可，養浩疏諫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陛下豈真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躋禮垣，驟議巨典，一字之誤，本屬無心，乃遽蒙顯斥。臣愚以爲有五不可。元子天下本，豫教之請，實爲宗社計。陛下不惟不聽，且從而罰之，是坐忍元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不可者一。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既曉然諒陛下之無他矣。然豫教、册立，本非兩事。今日既遲回於豫教，安知來歲不游移於册立，是重啓天下之疑。不可者二。父子之恩，根於天性，豫教之請，有益元子明甚。而陛下罪之，非所以示慈愛。不可者三。古者引裾折檻之事，中主能容之。陛下量侔天地，奈何言及宗社大計，反震怒而摧折之，天下萬世謂陛下何如主。不可者四。獻可等所論，非二三言官之私言，實天下臣民之公言也。今加罪獻可，是所罪者一人，而實失天下人之心。不可者五。祈陛下收還成命，亟行豫教。"帝大怒，言册立已諭於明年舉行，養浩疑君惑衆，殊可痛惡。令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爲民，永不叙用。中外交薦，悉報寢。

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拜授行人。提升户科給事中，升遷左給事中。皇帝嚴厲譴責李獻可，孟養浩上疏進諫説："臣子即使到了狂妄悖亂，也没有敢侮辱國君的，陛下難道真的因爲他侮辱而怪罪於他嗎？李獻可剛剛任職禮科，很快參加議論朝廷大法，一字之誤，本屬無意，却立即遭受嚴厲斥責。臣以爲有五點不應該。皇長子是天下的根本，預備教育的請求，實際是爲國家考慮。陛下不但不聽，而且還因此懲罰他，這是聽任皇長子失去學習機會，而輕視國家。這是不應該的第一點。長幼有固定的順序，聖旨嚴明，天下臣民已經明白相信陛下没有别的想法了。然而預備教育和册立本來不是兩回事。現在既然遲疑於預備教育，哪能知道明年不游移於册立，這就重新引起天下的懷疑。這是不應該的第二點。父子之間的恩情，來源於天性，預備教育的請示，有益於皇長子非常明顯。而陛下怪罪於他，不是表示慈愛的辦法。這是不應該的第三點。古人據理直諫的事，中等才能的君主都能包容他們，陛下氣量和天地一樣大，爲什麽談及國家大事，反而震怒并打擊他，天下萬世會説陛下是什麽樣的君主。這是不應該的第四點。李獻可等人所進諫的，不是兩三個言官的私人主張，實際上是天下臣民的共同主張。現在加罪於李獻可，這樣所降罪的是一個人，却喪失了天下人的心。這是不應該的第五點。乞求陛下收回成命，趕快實行預備教育。"皇帝大怒，説册立已經詔諭在明年舉行，孟養浩懷疑君主迷惑民衆，極其令人厭惡。命令錦衣衛杖打他一百下，削職爲民，永遠不再録用。朝廷内外共同舉薦，全部批覆擱置。

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半歲中遷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之官，卒。

光宗即位，起用爲太常少卿。半年之間升任到南京刑部右侍郎。没有上任，去世。

朱維京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爲屯田主事，再遷光禄

朱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朱衡的兒子。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晋升右寺副。九年考核京城官員，貶謫汝州同知，改任崇德知縣。調入京城爲屯田主事，又遷任光禄丞。火落赤違背

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曾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

二十一年，三王并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諭，許二十一年册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爲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謂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長，欲少遲册立，以待中宫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宫正位，嫡嗣皆虚，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册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爲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并舉。冠服宫室混而無别，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僚庶采淆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且令中宫苟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爲戲也。夫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并封之意，猶不遽行，必以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爲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踪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噤無一語，若胥吏之承行，惟恐或後。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耳。"

帝震怒，命謫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爲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盟約，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朱維京奏請召令鄭洛回京，專門委任魏學曾等管理。到魏學曾因寧夏事件被拘捕時，又直言上疏救助他。

二十一年，三個皇子同時封王的詔令發布，朱維京最先上疏説："先前奉皇帝的聖旨，准許二十一年册立太子，朝廷大臣没有不迫切企望的。現在忽然改爲分封爲王，這樣原先皇帝號令的頒布，衹是戲言，怎麽昭示天下？聖旨説確立嫡子爲皇位繼承人，確實是這樣。但皇長子已經不小，打算稍晚點册立，來等待中宫嫡子的誕生，那麽祖宗以來實在没有這種制度。考察英宗的册立，在宣德三年；憲宗的册立，在正統十四年；孝宗的册立，在成化十一年。年紀小的衹有一二歲，大的也不過五六歲而已。當時中宫正位，嫡子皆無，而祖宗一點也不稍微等待。即使是陛下的册立，也在先帝二年的春天。最近的事情并不久遠，爲什麽不拿來作證。况且聖人治理國家，一定先確定名分。現在分封的典禮，三個王子同時舉行。冠服宫室相混而没有區别，車馬儀仗雜亂而没有章法，王府僚屬混淆没有差别。名分既然不正，弊端就會增多。并且皇后如果生了兒子，皇長子就會退到藩國，按嫡子庶子名分確定，還有什麽嫌疑。現在預計將來，聽任廢除既成的命令，是要愚弄天下，而實際上拿天下作兒戲。臣子用正道事奉君主，不應當做的就勸止。陛下雖然有一同册封的意思，却不會立即施行，一定會拿親手寫的詔書咨詢大學士王錫爵，王錫爵縱然不能像李沆那樣舉燭自焚，也應當像李泌那樣促膝陳述，改變聖心而後已。如果不這樣，王家屏隱居自在，陛下優待禮遇輔弼之臣，一定没有韓瑗、來濟的侮辱。爲何閉口没有一句言語，像小官吏那樣順從執行，惟恐落在後面。那楊素、李勣是千古罪人，他們的本意哪裏是不知道有公衆的定論，衹是患得患失的心占了上風，以至於不能自我堅持罷了。"

皇帝震怒，下令貶斥到極遠的邊疆戍守。王錫爵極力營救，得以革職爲民。在家居住了剛兩年，就去世了。天啓年間，追贈太常少卿。

王如堅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懷慶推官。入爲刑科給事中，抗疏争三王并封，其略曰：

謹按十四年正月聖諭"元子幼小，册立事俟二三年舉行"，是明言長子之爲元子也。又十八年正月詔旨"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是明示倫次之不可易也。已而十九年八月，奉旨"册立之事，改於二十一年舉行"，此則陛下雖怒群臣激聒，輒更定期，未嘗遽寢册立之事。乃今已届期，忽傳并封爲王，以待嫡嗣。臣始而疑，既而駭。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曩者謂二三年舉行，已遲至二十年矣，二十年舉行又改至二十一年矣，今二十一年倏改爲并封，是陛下前此灼然之命，尚不自堅，今日群臣將何所取信。

夫立嫡之條，《祖訓》爲廢嫡者戒也。今日有嫡可廢乎？且陛下欲待正嫡，意非真待也。古王者後宫無偏愛，故適后多後嗣。後世愛有所專，則天地之交不常泰，欲後嗣之繁難矣。我祖宗以來，中宫誕生者有幾？國本早定，惟元子是屬。或二三齡而立，或五六齡而立。即陛下春宫受册時，止六齡耳，寧有待嫡之議與潞王并封之詔哉？今皇長子且十二齡矣，聞皇后撫育無間己出。元子早定一日，即早慰中宫一日之心。后素賢明，何有舍當前之冢嗣，而覬幸不可知之數耶？宫闈之内，衽席之間，左右近習之輩，見形生疑，未必不以

王如堅，字介石，安福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拜授懷慶推官。調入京城爲刑科給事中，直言上疏争辯三個王子一起册封，其奏疏内容大致如下：

謹按十四年正月聖旨"長子幼小，册立的事情等二三年舉行"，這是明説長子是皇長子。又十八年正月聖旨"朕没有嫡子，長幼自有固定的順序"，是明白表示長幼次序不可改易。不久十九年八月，接到皇帝旨令"册立的事情，改在二十一年舉行"，這就説明陛下雖然憤怒群臣的瑣言，就更改既定的時間，也没有匆忙廢除册立的事情。現在已到了預定的時間，忽然傳令同時册封爲王，以此來等待嫡子。臣開始是懷疑，接着是驚駭。陛下的言語尚響在耳邊，難道忘記了嗎？以前説二三年舉行，已經推遲到二十年了，二十年舉行又改到二十一年，現在到二十一年突然改爲一起册封，這樣陛下以前明明白白的命令，尚且不能自己堅持，現在將拿什麽取信於群臣。

册立嫡子的條文，《祖訓》是爲防止廢除嫡子而設立的。現在有嫡子可廢除嗎？況且陛下想等待嫡子，本意并不是真的等待。古代做帝王的對後宫没有偏愛，所以正妻子嗣很多。後世寵愛有所專注，那麽天地之間的交配就不長久通泰，想要子嗣衆多就很難了。我朝祖宗以來，皇后生育的有幾個？儘早確定國家的根本，衹有依靠長子。有的二三歲册立，有的五六歲册立。就是陛下在太子宫受册封時，也纔六歲，難道有等待嫡子的議論和與潞王一起册封的詔令嗎？現在皇長子將近十二歲了，聽説皇后撫養教育如同自己生養的一樣。皇長子早確定一天，就早安皇后一天的心。皇后素來賢惠開明，哪裏會捨棄當前的皇長子，而僥幸於不可預知的命數？宫廷之内，寢席之間，左右親近之人，見到情狀産生疑心，不一定不用别的想

他意窺陛下。即如昨歲册立之旨，方待舉行，而宗室中已有并封之疏，安知非機事外泄，彼得量朝廷之淺深。

夫别名號，辨嫌疑，禮之善經也。元子與衆子，其間冠服之制，鹵簿之節，恩寵之數，接見之儀，迥然不齊矣。一日并封而同號，則有并大之嫌，逼長之患。執狐疑而來讒賊，幾微之際，不可不慎。苟謂涣命新頒，難於遽改，則數年已定之明旨，尚可移易，今綸言初發，何不可中止也。

帝怒甚，命與朱維京皆戍極邊。王錫爵疏救，免戍爲民。尋卒。天啓中，贈光禄少卿。

王學曾　涂杰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授醴陵知縣，調崇陽。

擢南京御史。時吏民有罪，輒遣官校逮捕。學曾疏請止之，不納。十三年，慈寧宫成，諸督工内侍俱蔭錦衣。學曾論其太濫，且劾工部尚書楊兆諛諂中官。兆惶恐，引罪。已，言龍江關密邇蕪湖，蕪湖已徵税，龍江不宜復徵，格不行。光山牛産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帝命禮部徵之，尚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學曾抗言："麟生牛腹，次日即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毋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飧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内臣

法來窺測陛下。就如去年册立的聖旨，事情正待舉行，而皇族已經有了共同册封的奏疏，怎麽知道不是機密事宜泄露於外，使那些人得以測量朝廷的深淺。

區别名號，分辨嫌疑，是禮儀的好法則。皇長子和其他皇子，他們之間的服飾的制度，隨從儀仗的規則，享受恩寵的多少，接見的禮儀，迥然不同。一旦共同册封而且統一名號，就有一起爲大的嫌疑，逼迫長子的隱患。持有猜疑而引來讒害，隱微之際，不能不慎重。如果説詔令剛剛頒布，難以立即更改，那多年已經定下的聖旨，尚且可以改易，現在詔令剛剛發出，爲什麽不能中止呢。

皇帝非常憤怒，下令與朱維京一起防守極遠的邊疆。王錫爵上疏營救，免除戍邊革職爲民。不久去世。天啓年間，追贈光禄少卿。

王學曾，字唯吾，南海人。萬曆五年進士。拜授醴陵知縣，調任崇陽。

提升南京御史。當時官吏百姓有罪，就派遣官吏逮捕。王學曾上疏請求停止這樣做，不采納。十三年，慈寧宫建成，各監管工程的宫内侍從都封錦衣衛官。王學曾上疏説這樣太没有節制，并且彈劾工部尚書楊兆奉承諂媚宦官。楊兆恐慌，承認罪過。之後，進言龍江關接近蕪湖，蕪湖已經徵税，龍江不宜再徵收，擱置不施行。光山有一頭牛産下一頭牛犢如同麒麟，有關官員打算把這件事報告給皇帝，巡撫臧惟一不同意。皇帝命令禮部把牛犢調來，尚書沈鯉勸諫，臧惟一也上疏争辯，不聽從。王學曾直言上疏説："麒麟從牛肚子生下來，第二天就死了，即使吉祥之物也已經不吉祥了。不吉祥的東西，官吏没有上報，陛下從哪兒聽説的？不過是左右的小人用奇異怪物來迷惑聖心罷了。現在天下旱災，老人孩子流離失所，因飢餓寒冷而啼哭號叫的聲音，陛下没有聽到；北方敵人猖狂恣肆，士兵艱難困苦，呻吟嗟嘆的情狀，陛下没有聽説；皇族貧窮，食物供給不上，憂愁困苦痛哭流涕的樣

語涉邪妄者，即嚴斥之。”帝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判官。時御史蔡時鼎亦以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交章救兩人。帝怒，奪俸一級。

子，陛下没有聽説；却單單聽説已經死了的麒麟。那些在陛下左右之人，難道真的忠於陛下嗎？希望收回成命，宦官言語涉及荒謬虚妄之事的，立即嚴厲斥責他們。”皇帝斥責他故作正直，以獲取名譽，降爲興國判官。當時御史蔡時鼎也因進言獲罪。南京御史王藩臣、給事中王嗣美等交互上書營救兩人。皇帝發怒，剥奪俸禄一級。

學曾累遷南京刑部主事，召爲光禄丞。與少卿涂杰合疏争三王并封，忤旨，皆削籍。後數年，吏部尚書蔡國珍疏請起用，不納。卒於家。

王學曾多次遷升至南京刑部主事，徵召爲光禄丞。與少卿涂杰聯合上疏争諫三個王子共同册封一事，冒犯了聖意，都被革職。幾年之後，吏部尚書蔡國珍上疏請求重新任用，不采納。在家中去世。

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入爲御史。擢官光禄。

涂杰，新建人。隆慶五年進士。由龍游知縣調入京城爲御史。升任光禄。

熹宗時，贈學曾太僕少卿，杰太常少卿。

熹宗時，追贈學曾太僕少卿，涂杰太常少卿。

張貞觀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益都知縣，擢兵科給事中。出閲山西邊務。五臺奸人張守清招亡命三千餘人，擅開銀礦，又締姻潞城、新寧二王。帝納巡按御史言，敕守清解散徒黨，諭二王絶姻。守清乞輸課於官，開礦如故。貞觀力争，乃已。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皆貪。子木夤緣爲兵部侍郎，貞觀并追劾之。子木坐貶，采菲奪職。還，進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溢，幾嚙祖陵。貞觀往視，定分黄道淮之策。

張貞觀，字惟誠，沛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拜任益都知縣，提升兵科給事中。出京檢閲山西邊防事務。五臺奸邪之人張守清招流亡的三千多人，擅自開采銀礦，又與潞城、新寧二王聯姻。皇帝采納了巡按御史的建議，敕令張守清解散黨羽，詔令二王斷絶姻親。張守清乞求向官府交納賦税，開礦和過去一樣。張貞觀極力進諫，纔停止這事。前巡撫沈子木、李采菲都貪污。沈子木拉關係升爲兵部侍郎，張貞觀一并追究彈劾他們。沈子木定罪貶謫，李采菲被削職。回到京城，進升工科右給事中。泗州淮水大泛濫，差點吞噬祖陵。張貞觀前往視察，制定了分流黄河引導淮河的策略。

再遷禮科都給事中。三王并封制下，貞觀率同列力争。瀋王珵堯由郡王進封，其諸弟止應爲將軍，珵堯爲營得郡王。貞觀及禮部尚書羅萬化守故事極諫。不納。時郊廟祭享率遣官代行，貞觀力請帝親祀。俄秋享，復將遣官。貞觀再諫，不報。明年正月，有詔皇長子出閣講讀。而兵部請護衛，工部奏儀仗，禮部進儀注，皆

又遷升禮科都給事中。三個王子共同册封的詔令下達，張貞觀率領同僚極力諍諫。瀋王朱珵堯由郡王進封國王，他的幾位弟弟止應爲將軍，朱珵堯爲他們鑽營得封郡王。張貞觀及禮部尚書羅萬化嚴守舊例極力進諫。不采納。當時祭祀天地祖先都派遣官員代替舉行，張貞觀極力奏請皇帝親自祭祀。不久要舉行秋祭，又打算派遣官員。張貞觀再次進諫，不批覆。第二年正月，有詔令皇長子出宫讀書。因而兵部奏請護衛人

留中。又止令預告奉先殿，朝謁兩宮，他禮皆廢。於是貞觀等上言："禮官議，御門受賀、皇長子見群臣之禮，載在舊儀；即諸王加冠，亦以成禮而賀，賀畢謁見。元子初出，乃不當諸王一冠乎？且謁謝止兩宮，而缺然於陛下及中宮母妃之前，非所以教孝；賀靳於二皇子，而漠然於兄弟長幼之間，非所以序別。"疏入，忤旨，奪俸一年。

員，工部奏請儀仗，禮部奏請儀節，都留置宮中。又衹命令預先告祭奉先殿，覲見兩宮，其他的禮節都廢除。於是張貞觀等進言說："禮官議論，在宮門接受祝賀、皇長子接見群臣的禮儀，記載在古禮上面，即使衆王行加冠禮，也按規定的禮儀接受祝賀，接受祝賀之後進見。皇長子初次出宮，竟然不抵衆王的一次加冠禮嗎？并且晋見道謝的衹有兩宮，而缺少陛下及皇后、母妃，這不是教以孝道的辦法；賀禮比兩位皇子吝嗇，而漠視兄弟長幼的差別，這不是表達區別的辦法。"奏疏呈入，冒犯了聖意，剥奪俸禄一年。

工科給事中黎道照上言："元子初就外傅，陛下宜示之身教。乃采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非作法於初之意。且貞觀等秉禮直諫，職也，不宜罰治。"給事中趙完璧等亦言之。帝怒，奪諸臣俸，謫貞觀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切救，乃貶三秩。頃之，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連章申論，帝竟除貞觀名，言官亦停俸。中外交薦，卒不起。天啓中卒，贈太常少卿。

工科給事中黎道照進言說："長子初次出宮就學於師，陛下宜以自身的行爲教導他。至於采購珠玉珍寶，費用達三十六萬有餘，又取出太僕寺銀十萬充當賞銀，不符合當初制定法制的本意。况且張貞觀等秉持禮法直言進諫，是他們的職責，不宜處罰治罪。"給事中趙完璧等也爲此進言。皇帝發怒，剥奪衆臣的俸禄，貶謫張貞觀任雜職。大學士王錫爵等盡力解救，纔貶三級。不久，都給事中許弘綱、御史陳惟芝等聯名上奏章申辯，皇帝最後除去了張貞觀的名籍，言官也停發俸禄。朝廷内外共同舉薦，最終没有起用。天啓年間去世，追贈太常少卿。

樊玉衡 樊鼎遇 樊維城 孫自一

樊玉衡，字以齊，黄岡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徵授御史。京察，謫無爲判官。稍遷全椒知縣。

樊玉衡，字以齊，黄岡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由廣信推官徵召授任御史。考察京官，貶謫爲無爲判官。不久遷任全椒知縣。

二十六年四月，玉衡以册立久稽，上言："陛下愛貴妃，當圖所以善處之。今天下無不以册立之稽歸過貴妃者，而陛下又故依違，以成其過。陛下將何以托貴妃於天下哉！由元子而觀則不慈，由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願早定大計，册立、冠婚諸典次第舉行，使天下以元子之安爲貴妃功，豈不并受其福，享令名無窮哉！"疏奏，帝及貴妃怒甚。旨一日三四擬，禍且不測。大學士趙志皋等力救，言自帝即位未嘗殺諫臣。

二十六年四月，樊玉衡因爲册立之事長久耽擱，進言說："陛下寵愛貴妃，應當考慮妥善安置她的辦法。現在天下没有不把册立耽擱的過失歸咎於貴妃的，而陛下又故意遲疑，來促成她的過錯。陛下將拿什麽來將貴妃托付於天下啊！從皇長子的角度看就是不慈愛，從貴妃的角度看就是不明智，没有一處適宜。希望儘早决定大計，册立、加冠、成婚各種典禮依次舉行，使天下把皇長子的安定當作貴妃的功勞，難道不是一同享受此舉的福氣，永遠享有美名嗎！"上疏奏請，皇帝及貴妃非常憤怒。聖旨一天之内擬改了三四次，將有不測之禍。大學士趙志皋等極力營救，

帝乃焚其疏，忍而不發。再逾月，以《憂危竑議》連及，遂永戍雷州。長子鼎遇伏闕請代者再，不許。

說自皇帝即位没有過殺直言規勸的臣子的。皇帝纔焚燒了他的奏疏，忍怒没有發作。又過了一個月，因《憂危竑議》受牽連，於是被貶永久戍守雷州。長子樊鼎遇拜伏於宫闕下多次請求代替，不答應。

光宗立，起南京刑部主事，以老辭。疏陳親賢、遠奸十事，優詔答之。尋命以太常少卿致仕，卒於家。

光宗即位，起用爲南京刑部主事，以年紀大推辭。上疏陳述親近賢臣、疏遠奸人的十件事，皇帝以褒美嘉獎的詔書答覆他。不久命他以太常少卿身份退休，在家中去世。

子維城，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除海鹽知縣，遷禮部主事。天啓七年坐事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即位，魏忠賢未誅，抗疏言："高皇帝定律，人臣非有大功，朦朧奏請封爵者，所司及封受之人俱斬。今魏良卿、良棟、鵬翼，白丁乳臭兒，并叨封爵，皆當按律誅。忠賢所積財，半盜内帑，籍還太府，可裕九邊數歲之餉。"因請褒恤楊漣、萬璟等一十四人，召還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亟正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罪。其月，又言："崔呈秀雖死，宜剖棺戮尸。'五虎'、'五彪'之徒，乃或賜馳驛，或僅令還鄉，何以服人心，昭國典。"末斥吏科陳爾翼請緝東林遺孽之非，乞釋御史方震孺罪。帝并采納之。

兒子樊維城，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海鹽知縣，遷任禮部主事。天啓七年因事獲罪貶謫上林苑典簿。莊烈帝即位，魏忠賢未被誅殺，樊維城直言上書説："高皇帝定下法律，臣子没有大功，含含糊糊奏請封賜爵位的，主管官吏和封受的人都斬首。現在魏良卿、魏良棟、魏鵬翼，乳臭未乾的一介平民，都非分受封爵位，都應當按法律誅殺。魏忠賢所聚斂的財物，一半是盜竊國庫來的，登記没收歸還國庫，可以使北方九個邊防重鎮幾年的軍餉充裕。"於是請求褒獎撫恤楊漣、萬璟等十四人，召回賀逢聖、文震孟、孫必顯等三十二人，立即懲治張體乾、許顯純、楊寰等人的罪行。這一月，又進言："崔呈秀雖然死了，應開棺戮尸。'五虎'、'五彪'之徒，有的賜令乘驛馬疾行，有的衹令還鄉，怎麽能平服人心，昭示國家的典章。"末了斥責吏科陳爾翼奏請求緝拿東林殘餘人員的過失，請求免去御史方震孺的罪名。皇帝都采納了。

崇禎元年，遷户部主事，進員外郎。歷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以大計罷歸。十六年，黄州城南門哭五日夜。衆知禍必至，傾城走，婦女多不及行。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破黄岡，知縣孫自一、縣丞吴文燮死之。賊欲屈維城，抗聲大駡，刃洞胸而死。賊遂驅婦女墮城，稍緩，輒斷其腕，血淋漓土石間。三日而城平，復殺之以實塹焉。自一，光山人。

崇禎元年，遷任户部主事，進升員外郎。歷任泉州知府、福建副使。八年，因爲三年一次的考績罷免歸家。十六年，黄州城南門哭了五日五夜。衆人知道禍亂必然要來，全城逃跑，婦女多來不及逃走。三月二十四日，張獻忠攻下黄岡城，知縣孫自一、縣丞吴文燮因此而死。寇賊想使樊維城屈服，樊維城高聲大駡，遭利刃穿胸而死。寇賊於是驅趕婦女往城下跳，稍慢的，就砍斷她們的臂腕，鮮血淋漓灑在土石間。三天城纔被平定，又殺她們來填充壕塹。孫自一，光山人。

謝廷讚 謝廷諒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爲東安知縣。初，歲饑，吏僞增户口冒振，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爲請，得減户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尸，獄三年不决。相禱於神，得尸所在，獄遂成。

謝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親謝相，由鄉試中舉任東安知縣。起初，年成歉收，官吏虚假增添人口冒領救濟款物，後來就按户籍徵收賦税，人民非常困苦。謝相爲民請命，得以减掉一千三百户。奸人殺了四個人，丢棄他們的尸體，案子三年没有判决。謝相向神祈禱，知道了尸體所在的地方，案子因此斷明。

廷讚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未授官，即極論礦税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先是，詔二十八年春舉行册立、冠婚之禮。將届期，都御史温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不報。廷讚上疏言閣員當補，臺省當選，礦税當撤，冠婚、册立當速，詔令當信。持疏跪文華門，候命逾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數日，命大學士趙志皋、沈一貫擬敕諭，令禮部具儀。比擬諭進，竟不發。志皋、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静俟。遂褫廷讚職爲民，并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册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啓中，贈尚寶卿。

謝廷讚考中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還没授予官職，就極力論述礦税的危害。不久拜授刑部主事。在這之前，詔令二十八年春天舉行册立、加冠、成婚的典禮，快到規定的時間了，都御史温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進言，不答覆。謝廷讚上疏説内閣成員應當補充，臺省官員應當選拔，礦税應當撤銷，加冠成婚、册立應當儘快，詔令應當守信用。携帶奏疏跪在文華門，等候命令很長時間。皇帝震怒，派遣宦官田義責問。過了幾天，命令大學士趙志皋、沈一貫擬定詔書，命令禮部準備禮儀。等到擬好的詔書進呈，最終没有發布。趙志皋、沈一貫催促皇帝，皇帝就説因爲謝廷讚越位邀功，以致稍微推遲，命令告示各司静心等候。於是免去謝廷讚的官職貶爲平民，并且剥奪了尚書蕭大亨，侍郎邵杰、董裕俸禄一年，貶謫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燿，主事鍾鳴陛、曹文偉三級官秩，調往極遠邊疆。這一年册立的典禮没有舉行，謝廷讚罷官回家。僑居維揚，教授學徒供養自己。很久以後，去世。天啓年間，追贈尚寶卿。

兄廷諒，字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帝命李廷機入閣，又召王錫爵。廷諒言“廷機才弱而暗，錫爵氣高而揚，均不宜用”。又曰：“儲君之立爲王也，自錫爵始；舉人之有考察也，自廷機始；巡按之久任也，自趙世卿始；章疏之留中也，自申時行始；年例之不舉，考察之不下也，自沈一貫始。此皆亂人國者也。”疏入，留中。終順慶知府。

兄謝廷諒，字友可。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拜授南京刑部主事。皇帝命令李廷機進入内閣，又召入王錫爵。謝廷諒説：“李廷機能力低下而且愚昧，王錫爵傲氣張揚，都不宜任用。”又説：“太子册立爲王，從王錫爵開始；舉人有考核，從李廷機開始；巡按長久任職，從趙世卿開始；章奏留置宫中不交辦，從申時行開始；歷年如此的常例不舉行，考核不下達，從沈一貫開始。這些都是擾亂國家的人。”奏疏呈入，留置宫中。死在順慶知府任上。

楊天民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朝城知縣。調繁諸城，有異政，擢禮科給事中。時方纂修國史，與御史牛應元請復建文年號，從之。二十七年，狄道山崩，下成池，山南涌大小山五。天民言："平地成山，惟唐垂拱間有之，而唐遂易爲周。今虎狼之使吞噬無窮，狗鼠之徒攘奪難厭。不市而征税，無礦而輸銀。甚且毁廬壞冢，籍人貲産，非法行刑。自大吏至守令，每被譴逐。郡邑不肖者，反助虐交歡，藉潤私橐。嗷嗷之衆，益無所歸命，懷樂禍心，有土崩之勢。天心仁愛，亟示譴告，陛下尚不覺悟，翻然與天下更始哉！"不報。文選郎中梅守峻貪黷，將擢太常少卿，天民劾罷之。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潛師襲寇，以大捷聞，督撫李汶、王見賓等咸進秩予廕。寇乃大入，殺軍民萬計，汶等又妄奏捷。天民再疏論之，奪見賓職，夢麟戍邊，汶亦被譴。

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任朝城知縣。調任政務繁劇的諸城，有優異的政績，提升禮科給事中。當時正編輯修撰國史，與御史牛應元奏請恢復建文年號，皇帝聽從了他。二十七年，狄道山崩，山下形成池塘，山的南面涌出大小山五座。楊天民説："平地變成山，祇有唐垂拱年間有這樣的事，而唐就變成了周。現在虎狼一般的使臣吞食没有窮盡，狗鼠一樣的徒役掠奪難以滿足。不進行買賣而徵税，没有礦藏而上交白銀。甚至毁壞人家的房屋墳墓，没收人家的財産，非法執行刑罰。從大臣到守令，每每被貶謫放逐。郡邑不正派的，反而助紂爲虐與之結交討取歡心，藉以中飽私囊。哀號的民衆，更加没有地方寄托自己的命運，懷有幸災樂禍的念頭，有土崩瓦解的趨勢。上天之心寬仁慈愛，及時發出警告，陛下還不覺悟，很快就會和天下重新開始啊！"不回。文選郎中梅守峻貪污，將要提升爲太常少卿，楊天民彈劾罷免了他。延綏總兵官趙夢麟暗地派遣軍隊襲擊敵寇，以取得重大勝利上報，督撫李汶、王見賓等都進升官級蔭封子弟。敵寇又大肆侵入，屠殺軍民數以萬計，李汶等又虚假上報勝利。楊天民兩次上疏彈劾他們，剥奪王見賓的官職，趙夢麟戍守邊疆，李汶也被貶斥。

天民尋進右給事中。册立久稽，再疏請，不報。無何，貴妃弟鄭國泰疏請皇長子先冠婚後册立，天民斥其非。國泰懼，委罪都指揮李承恩，奪其俸。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二氏語，天民請罪考官楊道賓、顧天埈等，疏留中。

楊天民不久進升右給事中。册立之事長久擱置，又上疏奏請，不批覆。不久，貴妃的弟弟鄭國泰上疏奏請皇長子先加冠成婚後册立，楊天民斥責他的錯誤。鄭國泰恐懼，把罪責推諉給都指揮李承恩，剥奪了他的俸禄。順天、湖廣鄉試文多用佛道的言語，楊天民奏請追究考官楊道賓、顧天埈等的罪責，奏疏留置宫中。

二十九年五月，天民復偕同官上言，請早定國本。帝大怒，謫天民及王士昌雜職，餘奪俸一年，以士昌亦給事禮科也。時御史周盤等公疏請，亦奪俸。天民得貴州永從典史。至十月，帝迫廷議，始立東宫，而天民等卒不召。天民幽憤卒。天啓中，贈

二十九年五月，楊天民又偕同同僚進言，請儘早册封太子。皇帝大怒，貶謫楊天民及王士昌任雜職，其餘人員剥奪俸禄一年，因爲王士昌也任禮科給事中。當時御史周盤等集體上疏奏請，也被剥奪俸禄。楊天民任貴州永從典史。到了十月，皇帝迫於朝廷議論，纔册立太子，而楊天民等最終没有召還。楊天民幽怨憤疾去世。天啓

光禄少卿。

初，天民去諸城，民爲立祠。其後長吏不職，父老率聚哭祠下。

年間，追贈光禄少卿。

當初，楊天民離開諸城，民衆給他設立了祠堂。在這之後的官員不稱職，老人都聚集起來痛哭於祠堂之下。

何選 馮生虞 任彦蘖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南昌知縣，徵授御史。廷臣爭國本多獲譴，選語鄭貴妃弟國泰，令以朝野公論、鄭氏禍福懇言於貴妃，俾妃自請。國泰猶豫，選厲色責之曰："若不及今爲身家計，吾儕群擊之，悔無及矣。"國泰懼，乃入告於妃，且疏請早定，以釋危疑。帝意不懌。已，知出選指，深銜之。

何選，字靖卿，宛平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南昌知縣，徵召授予御史。朝廷大臣諍諫册封太子多被貶斥，何選告訴鄭貴妃的弟弟鄭國泰，要他把朝廷民間的公論、鄭氏的禍福誠懇地告訴貴妃，促使貴妃自己請命。鄭國泰猶豫，何選嚴厲斥責他說："如果不趁現在爲自己和家人打算，我們群起攻擊她，後悔也來不及了。"鄭國泰懼怕，就進宫告訴貴妃，并且上疏請儘早决定，來解除懷疑。皇帝心裏不高興。之後，知道出自何選的指使，很是痛恨他。

未幾，吏部擬調驗封員外郎鄒元標於文選，疏六日不下，選以爲言。帝憶前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稍遷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擬用選。帝憾未釋，謂特降官不當推舉，切讓尚書孫丕揚等，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極邊，而斥選爲民。以閣臣言，稍寬生虞、養志等罰。南京給事中任彦蘖抗章論救，語侵閣臣。帝復怒，謫彦蘖於外，生虞仍以雜職調邊方。旋以言官論救，并斥彦蘖爲民。於是御史許聞造上言："陛下頃歲以來，謂公忠爲比周，謂論諫爲激擾；詘銓衡之所賢，撓刑官之所執。光禄太僕之帑，括取幾空；中外大小之官，縣缺不補。敲扑遍於宫闈，桁楊接於道路。論救忠良，則愈甚其罪；諫止貢獻，則愈增其額。奏牘沉閣而莫稽，奄寺縱横而無忌。今欲摘陳一事，則慮陛下益甚其事；欲摘救一人，則慮陛下益罪其人。陛下執此以拒建言之臣，諸臣因此而塞進言之路。邇年以來，諸臣謇諤之風，視昔大沮矣。"不報。

不久，吏部打算調遣驗封員外郎鄒元標到文選司，奏疏六天没有下達，何選因此進言。皇帝想起以前的事，貶謫他爲湖廣布政司照磨。不久遷任南京通政司經歷。刑部缺員外郎，吏部打算任用何選。皇帝的恨意尚未消除，説特別貶降的官員不應當推舉，嚴厲責備尚書孫丕揚等，貶謫文選郎中馮生虞、員外郎馮養志等到極遠邊疆，而貶斥何選爲民。因爲大學士進言，稍微放寬了對馮生虞、馮養志等的處罰。南京給事中任彦蘖直言上疏論辯救助，言詞冒犯了内閣大臣。皇帝又發怒，貶謫任彦蘖到外地，馮生虞仍以雜職調往邊疆。隨即因爲言官爭論營救，一同罷免任彦蘖爲民。於是御史許聞造進言："陛下近年以來，以盡忠爲公爲結黨營私，以議論進諫爲偏激攪擾；貶退考評官認爲是賢良的人，阻撓執刑官所拘捕的人。光禄寺太僕寺的錢財，搜括索取幾乎一空；朝廷内外大小官員，職位空缺不作補充。敲打鞭笞遍及後宫，各種刑具擺滿道路。論辯救助忠良，就更加重他的罪名，進諫制止進貢，就更增加它的份額。奏章積壓在内閣没有人審察，宦官肆意横行無所顧忌。現在想選取陳述一件事，就擔心陛下更加加重這件事；想選取救助一個人，就擔心陛下更加怪罪這個人。陛下用此作法拒絶進言的大臣，衆臣也因此而阻塞了進言的

道路。近年以來，衆臣正直敢言的風氣，比過去大爲減弱了。”不批覆。

生虞，大足人。彥蘖，任城人。天啓中，贈選光禄少卿，生虞太常少卿。

馮生虞，大足人。任彥蘖，任城人。天啓年間，贈予何選光禄少卿，馮生虞太常少卿。

贊曰：野史載神宗金合之誓。都人子之説，雖未知信否，然恭妃之位久居鄭氏下，固有以滋天下之疑矣。姜應麟等交章力争，不可謂無羽翼功。究之鄭氏非褒、驪之煽處，國泰亦無駟鈞之惡戾，積疑召謗，被以惡聲。詩曰“時靡有争，王心載寧”。諸臣何其好争也。

贊曰：野史記載神宗和鄭妃有裝在金盒的誓言。京城人的傳説，雖然不知道真實與否，然而恭妃的地位長久居於鄭氏之下，本來就有引起天下懷疑的原因。姜應麟等交互上章極力諍諫，不能説没有輔佐的功績。推究起來鄭氏没有褒姒、驪姬那樣炙手可熱，鄭國泰也没有駟鈞那樣凶惡乖戾，多年的疑惑招致指責，蒙受惡的名聲。詩説“時局平定無征戰，周王安寧心舒暢”。衆臣爲什麽喜好争辯呢。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盧洪春 范儁 董基 王就學(等) 李懋檜 李沂 周弘禴 潘士藻
雒于仁 馬經綸 林熙春 林培 劉綱 戴士衡
曹學程 (子)正儒 郭實 翁憲祥 徐大相

盧洪春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

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更深。若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盧仲佃，任廣西布政使。盧洪春萬曆五年考中進士，授任旌德知縣，提升禮部祠祭主事。

十四年十月，皇帝長久不臨朝聽政，盧洪春上疏説："陛下從九月望日後連日免去朝見，前天又下詔説頭昏體虛，暫時停止早晨講經。太廟四時的祭祀，派遣官員恭行代祭，并且説'不敢貪圖安逸，恐怕不能行禮完畢'。臣恭敬拜讀，震驚惶恐幾乎哭泣。禮儀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而疾病没有比體虛更嚴重的。陛下正當青年，各種病症都不是所應有的。不應有的却有了，上傷皇太后的心，下驚駭臣民的聽聞，而又因此廢棄祖宗盛大的典禮，臣不知道陛下怎麽能自己心安理得。然而臣所聽到的更有奇異的。先是二十六日傳旨免去朝見，當即聽到人們議論紛紛，説陛下試馬傷了額頭，所以稱病自我隱諱。果真像人們所説的，那麽就以一時馳騁的快樂，而忽視全身的防範，這樣造成的禍害還輕。倘若像聖諭説的，則因爲眼前床笫的快樂，而忘記了保護身體的辦法，這樣造成的禍害更爲嚴重。至於説成爲皇帝品德的缺點，那就一樣了。而且陛下不要説身居宫禁，朝臣没有人知道。天子起居，哪裏有寂然無聲不被人知道的。然而不敢直言來勸導陛下，是附和遷就的心意多，而忠愛尊敬的意識薄啊。陛下平日遇到頌揚奉承一定多是喜悦，遇到

之禍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毋務矯托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飭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瞽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

直言規勸一定多是憤怒，一旦涉及後宮，嚴厲的譴責立刻隨之而來，哪個肯觸犯忌諱，來身陷不可估測的災禍啊。群臣像這樣，不是主上的福分。願陛下以國家爲重，不要推出假的托辭來滋生嫌疑。盡力克制這種想法，謹慎加以防範檢束。不要因爲深宮安閑而有所放縱，不要因爲左右親近而有所寬容，整飭自身親自實行，明白地向天下表示來彰明法度，那麽天下萬世將傾慕仁義没有窮盡。比那些玩弄權術，文過飾非，希望欺騙天下人的耳目的人，相差有多遠啊。”

疏入，帝震怒。傳諭内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遣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論救。帝不從，廷杖六十，斥爲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

奏疏呈入，皇帝大怒。下給内閣一百多字的諭旨，極力闡明慎重對待疾病派遣官員的原因。以盧洪春悖亂狂妄，命令草擬聖旨治罪。内閣大臣草擬奪去官職，仍然論辯救助他。皇帝不聽從，在朝廷杖責六十大板，貶斥爲民。衆給事中替他申辯予以救助，違背了聖意，遭到嚴厲指責。衆御史繼續上疏，皇帝發怒，剥奪衆人俸禄數目不等。盧洪春於是被罷免回家，很久之後去世。光宗繼位，追贈太僕少卿。

御史范儁嘗陳時政。帝方疾，見儁疏中“防人欲”語，斥之。主事董基以諫内操謫官。其後員外郎王就學因諫帝托疾不送梓宫，尋罷去。皆與洪春疏相類。

御史范儁曾經陳述現時政治。皇帝正在生病，見范儁奏疏中的“謹防人欲”的語句，斥責了他。主事董基因爲進諫宫内操練被貶官。這之後員外郎王就學因爲進諫皇帝假托疾病不送皇太后靈柩，不久被免職。都與盧洪春奏疏相近似。

范儁

范儁，字國士，高安人。萬曆五年進士。爲義烏知縣，徵授御史。十二年正月，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麯糵爲戒”。先是，慈寧宫災，給事中鄒元標疏陳六事，忤帝意。及帝遘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帝恚曰：“嚮未罪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鐫秩。帝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帝怒少霽，時行等亦力救，乃斥爲民。明年，給事中張維新請推用譴謫諸臣，詔許量移，惟儁不叙。給事中孫世禎、御史方萬山等言儁不

范儁，字國士，高安人。萬曆五年中進士。任義烏知縣，徵召授任御史。十二年正月，陳述現時政治十件事，言語都貼切盡理，其中説“人的欲望應當防止，盡力以奢侈淫靡嗜酒爲戒”。在此之前，慈寧宫發生火災，給事中鄒元標上疏陳述了六件事，違背了皇帝的心意。到了皇帝患了小病，大臣正在問安，而范儁的奏疏剛好呈入。皇帝生氣地説：“先前没有降罪鄒元標，致使范儁再次這樣，應當加重懲罰他。”申時行等草擬聖旨處以降級。皇帝還在發怒，打算各自給予杖打。這天晚上降下大雷雨，第二天朝門外水深三尺多。皇帝的怒氣稍微消解，申時行等也極力救助，纔貶斥爲民。第二年，給事中張維新奏請進用被貶降的各位大臣，下詔准許就近任用，

宜獨遺，坐奪俸。自是屢薦不起，里居數十年卒。天啓初，復官，贈光禄少卿。

祇有范儁不予録用。給事中孫世禎、御史方萬山等進言説范儁不應該單獨遺留，獲罪剥奪俸禄。從此之後多次推薦都不被起用，住在鄉里數十年去世。天啓初年，恢復官職，追贈光禄少卿。

董基

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内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内廷。尚書張學顔諫，不納。基抗疏曰："内廷清嚴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陛下以爲行幸山陵，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鋭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頃者竟日演練，中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之人於肘腋，危無逾此者。且自内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邊方。九卿、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

董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中進士。授予刑部主事。十二年，皇帝招集宦官三千人，給他們武器，在内廷操練。尚書張學顔進諫，不采納。董基直言上疏説："内廷是清正莊嚴的地方，無緣無故聚集三千人，輕率地試用凶器，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險。陛下以爲行幸先帝陵園，有這三千人就能没有恐懼了嗎？不知道這些人都是没有實際用途的。假設遇上强健的士卒騎兵，立即潰敗，皇上不可以依靠他們輕易出行。這三千人居住安逸，食物精美，體力柔弱萎靡，一旦讓他們手執武器身披鎧甲，遭受寒冷，冒着酷暑，臣聽説近來全天演練，中暑快死的有好幾人，這些人没有不怨恨的。聚集三千個蓄藏怨恨的人在身邊，危險没有超過這個的。并且自從在内廷操練以來，賞賜的錢財已有兩萬兩。長期這樣不停止，哪有窮盡。有用的錢財，浪費在無用的地方，實在可惜啊。"奏疏呈入，違背了聖意，下令貶降二級，調往邊疆。九卿、給事、御史交互上奏章陳述救助，并且請求采納董基的進言，不聽從。最終貶謫董基任萬全都司都事。

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群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語司禮監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擐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剥膚患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謫降官皆量移，基亦遷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第二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説："祖宗定下的法規，不是警衛的兵士不得持有任何兵器。現在發給一群有怨恨的人鋭利兵器，出入宫門，災禍不小。"大學士申時行也對司禮監説："此事關係宫廷，衆人携帶兵器天没亮就進宫。假設惡人藏匿其中，一旦危急，朝廷外得不到消息，警衛來不及防備，這是你們將會受到剥皮的災禍啊。"宦官吃驚而又恐懼，利用機會極力進言。皇帝纔留下王致祥的奏疏，當天就停止了操練。恰逢謫降的官員都遇赦近調，董基也遷任南京禮部主事，死於南京大理卿任上。王致祥，忻州人。隆慶五年中進士。歷任右僉都御史，順天巡撫。

王就學　孫繼皋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中進

十四年進士。授户部主事。三王并封議起，朝論大嘩。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規之，爲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并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員外郎，尋調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宫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言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今乃靳一攀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册，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逾二年，詔甄别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卒於家。

士。授予户部主事。三王一同册封的議論興起，朝廷議論一片嘩然。王就學，王錫爵的弟子，與同榜考中的錢允元前往規勸王錫爵，爲之流淚哭泣。恰逢庶吉士李騰芳致信給王錫爵，與王就學所説的相似。王錫爵覺悟，一同册封的詔令纔得以廢止。王就學改任職於禮部，進升員外郎，不久調往吏部。二十四年，孝安陳太后靈柩出殯啓程，陳太后是皇帝的嫡母，皇帝應當送到宫門之外，皇帝以有病爲由，派遣官員代替送行。吏部侍郎孫繼臯進言議論這件事。皇帝發怒，把他的奏疏摔到地上。王就學直言上書説："人的子女對於雙親衹有送終是大事。現在却吝惜一次攀住車馬送别，致使皇帝的孝心不能終結。難道僅僅是有悖於古禮，就是聖上的心難道能安寧。對這件事不用感情，對什麽用感情呢？對這件事可以容忍，對什麽不可以容忍呢？恐怕難以在詔諭明確説出，在史籍中清楚記載，留傳明示天下萬世呀。"疏奏入，不省悟。過了兩年，詔令審核吏部各郎官，貶斥王就學爲民。不久在家中去世。

繼臯抗疏未幾，給事中劉道亨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紊銓政，并及繼臯。乞罷，不報。及三殿災，大臣自陳，皆慰留，獨繼臯致仕去。卒，贈禮部尚書。繼臯，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

孫繼臯直言上疏不久，給事中劉道亨彈劾文選員外郎蔡夢麟紊亂吏政，牽涉到孫繼臯。請求罷免，没有回覆。到了三座宫殿發生火災，大臣自己陳述過錯，都安慰挽留，衹有孫繼臯退休離去。去世，追贈禮部尚書。孫繼臯，字以德，無錫人。萬曆二年進士第一名。

李懋檜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郎。

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中進士。授予六安知州，入京任刑部員外郎。

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旱，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檜及部郎劉復初等争言皇貴妃及恭妃册封事，章一日并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請帝詔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且不得專達，以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霽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檜疏又有保聖躬、節内供、御近習、開言路、議蠲振、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

十四年三月，皇帝正爲旱災擔憂，命令有關部門備文陳述有利於國家、合乎時宜之事。李懋檜及刑部郎官劉復初等争辯皇貴妃及恭妃册封一事，奏章同日一起呈上。皇帝發怒，打算給以嚴厲譴責，進言的還没有停止。内閣大臣請皇帝詔令各曹官建議衹涉及所主管之事，并且不能直送皇帝，來安慰勸解皇帝的心意。過了幾天，皇帝也收斂了威怒，幾份奏疏都留在宫中。而李懋檜奏疏又有保重聖體、節約内宫供應、控制親近寵

事，亦寢不行。

幸之人、廣開進言之路、商議免除租税救濟災民、慎重刑罰、重視檢舉揭發、限定農田制度七件事，也擱置不施行。

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懋檜上言："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概絶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仳離，僵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邇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爲海内盡無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諛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并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脱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睹《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卧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况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群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視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第二年，給事中邵庶因爲彈劾誠意伯劉世延，指責牽連到進言的衆臣。李懋檜進言説："邵庶因爲劉世延條陳上疏，牽連到進言的人，打算一概杜絶進言。'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邵庶難道没有聽説過這句話嗎？現在天下民窮財盡，到處都發生饑荒，山西、陝西、河南，妻子兒女分離，僵仆的死人擺滿道路，痛苦危急的情况，大概有鄭俠所不能够解决的，陛下没有聽到見到的。近來雷電擊中日壇，星星墜落像斗一般大，上有天象變異顯示儆戒；京城之内，兒子弑殺父親，僕人弑殺主人，下有人情背離。邵庶認爲全國之内完全没有可以進言的了嗎？在朝中的大臣，任言官的十個僅有二三個。言官不一定都聰明，不作言官的不一定都愚昧。不要説以前的事，就像近年馮保、張居正勾結起來敗壞朝政，那些接連上奏章保舉挽留他們，稱頌功績誇大德行，像陳三謨、曾士楚等人，都出自言官，而請誅奸佞、忠直敢諫遭受杖刑貶謫罷去的，不是一般官員就是剛剛任官的讀書人。果真像邵庶説的，那麽天下有幸没有事還可以，萬一有意料不到的變故，陛下從哪裏得知實情。邵庶又把官署長官禁止部屬進言當作很好的計策，我看《大明律》，百工藝人，如果有可進言的事情，直接到皇帝面前報告，衹要有阻攔的就斬首。《大明會典》及皇祖《卧碑》也多次説這事。百工藝人，有要進奏的話尚且不敢阻攔，何况各部門官員呢？邵庶的言論一出，有志之士人心離散，有益的話日漸堵塞，皇上不能聽到自己的過失，群臣無法進獻他們的忠心，爲害天下一定從邵庶開始。陛下如一定要嚴格百官越權的禁令，不如加重言官失職的處罰。應當進言而不進言，定爲辜負君主貽誤國家的罪。輕則記過，重則罷官。科道升遷時，完全看他章奏的多寡得失判定高下，那麽言官没有不直言的，百官没有事情可進言，越位的禁令没有用處，天下太平的功效自然達到了。"

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啓初，終太僕少卿。

皇帝斥責他沽名釣譽，下令貶降一級。科道官聯名救助，不答應。邵庶與同僚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又交互上疏彈劾李懋檜，於是又降一級，爲湖廣按察司經歷。歷任禮部主事，因喪事辭官回家，多次舉薦没被起用。在家居住二十年，纔起用任原職。進升南京兵部郎中。天啓初年，在太僕少卿任上去世。

李沂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冬，授吏科給事中。中官張鯨掌東廠，横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帝下象乾詔獄。大學士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

李沂，字景魯，嘉魚人。萬曆十四年中進士。改爲庶吉士。十六年冬，授予吏科給事中。宦官張鯨執掌東廠，專横放肆肆無忌憚。御史何出光彈劾張鯨死罪八條，并涉及他的同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邢尚智判處死罪，劉守有除名，張鯨遭到嚴厲責備，而任職和以前一樣。御史馬象乾又彈劾張鯨，攻擊執政大臣非常激烈，皇帝將馬象乾投入欽犯牢獄。大學士申時行等極力救助，并且緘封退還皇帝的批示，皇帝不答覆。許國、王錫爵又各自申論援救，纔廢置以前的命令，而張鯨最終没有定罪。朝外人議論説張鯨用金寶進獻皇帝得到赦免。

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户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决。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供事，外議藉藉，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鮮！且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

李沂授官剛一個月，上疏説："陛下往年降罪馮保、近日驅逐宋坤，張鯨罪惡百倍於馮保，萬倍於宋坤，爲什麽獨獨遲緩忍耐不除去？如果説他侍奉多年，那麽破壞法紀也已多年；説他痛加反省改正錯誤，仍然可以供奉職事，那麽没有聽説過可以馴服虎狼讓它們把守門户的。傳言張鯨大量進獻金寶，想方設法乞求，陛下猶豫不忍裁决。朝廷内外臣子百姓開始不肯相信，以爲陛下富有四海，難道會貪圖金寶；威嚴如雷霆，難道會順從乞求。等到看見聖旨稱許張鯨督促勉勵他供奉職事，外界議論紛紛，就認爲是真的。損壞聖上的美德，難道還輕淺嗎！况且張鯨奸邪的計謀已經成功，而國家的災禍將要從此開始，這是臣大爲恐懼的。"

是日，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帝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馮保、張居正報仇，立下詔獄嚴鞫。時行等乞宥，不從。讞上，詔廷杖六十，斥爲民。御批至閣，時行等欲留御批，

當天，給事中唐堯欽也上疏進諫。皇帝惟獨手拿李沂的奏疏，十分憤怒，説李沂想替馮保、張居正報仇，立即投入欽犯牢獄嚴厲審問。申時行等乞求寬恕，不聽從。案情上報，詔令在朝廷杖責六十板，貶斥爲民。御批下達到内閣，申時

中使不可，持去。帝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詣會極門候進止。帝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誣君父，罪不可宥。"竟杖之。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於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之言官。"帝優詔慰留錫爵，卒不聽其言。

行等打算留置御批，宦官不答應，携帶離去。皇帝特地派遣司禮張誠出宫監督杖打。申時行等上疏，都到會極門等候聖旨。皇帝説："李沂捨棄貪官不進言，而單單説朕貪，誹謗誣衊天子，罪不可恕。"最終杖打了他。太常卿李尚智、給事中薛三才等直言上奏論述救助，都不回覆。許國、王錫爵因進言不被采用，承擔罪過請求辭官回家。王錫爵説："在朝廷杖責不是正當的刑罰，祖宗雖然間或實行它，也没有關進欽犯牢獄、在朝廷杖責同時施加在一個人身上的。按舊例，衹有盜賊和大逆不道的罪犯纔有杖打審問的聖旨，現在怎麽能施加於言官。"皇帝以褒美嘉獎的詔書安慰挽留王錫爵，最後没有聽從他的進言。

初，馮保獲罪，實鯨爲之，故帝云然。或謂鯨罪不至如保。張誠掌司禮，素德保，授意言者發之，事秘莫能明也。其時，周弘禴、潘士藻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爲烈。家居十八年，未召而卒。光宗嗣位，贈光禄少卿。

當初，馮保獲罪，確實是張鯨幹的，所以皇帝那樣説。有人説張鯨的罪過没有達到像馮保那樣。張誠執掌司禮監，向來感激馮保，授意言官揭發張鯨，事情秘密不能弄清楚。當時，周弘禴、潘士藻都因冒犯張鯨獲罪，而李沂遭禍是最厲害的。在家居住了十八年，没有召還而去世。光宗繼位，追贈光禄少卿。

周弘禴

弘禴，字元孚，麻城人。倜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降無爲州同知，遷順天通判。

周弘禴，字元孚，麻城人。豪爽灑脱負有奇才，喜歡打獵。考中萬曆二年進士，授予户部主事。降爲無爲州同知，遷任順天通判。

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顔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顔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顔結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論學顔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爲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爲小妻，猖狂干紀，則恃宏爲内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群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

十三年春，上疏指責朝廷中權貴，説："兵部尚書張學顔被彈劾多次了。陛下因爲張學顔的緣故，驅逐了一個給事中、三個御史，這是人們内心所一致憤慨的。張學顔結交張鯨爲兄弟，言官指責張學顔而不敢觸及張鯨，畏懼他的權勢罷了。像李植彈劾馮保，似乎是忠誠正直了，實際上張宏門客樂新聲是主要謀劃人物。他巡按順天時，納娼妓爲小妾，猖狂冒犯綱紀，則是依恃張宏爲内援。張鯨、張宏已經竊取陛下的權力，而李植又竊取司禮監的權勢，這是公衆輿論所不能容許的。《祖訓》規定，大小官員准許到皇帝跟前進言國事。如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却奏請禁止各部曹官陳述國事。先前張居正竊取大權，言官群起頌揚他的功德，而最先揭發他的罪惡的，

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爲其附權奸而棄直言，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常，邦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恃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哉！乞放學顏、植歸里，出燿、邦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敕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毋干政事，天下幸甚。”帝怒，謫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

却是艾穆、沈思孝，各部曹官進言國事究竟有什麼辜負了國家呢？張居正厭惡員外郎管志道陳述國事，御史龔懋賢因此胡說他年老有病；厭惡主事趙世卿分條上奏，尚書王國光就把趙世卿貶爲王府官以禁錮他。議論的人咬牙切齒，因爲他們依附弄權作勢的奸臣而放棄了正直的言詞，助長了阻塞言路遮蔽聖聽的禍患。現在張學顏、李植交相依附張鯨、張宏，張鯨敢於竊取大權，齊世臣難道没聽説嗎？自己不敢進言，爲何反要别人不進言呢？在此之前在吏科任長官的周邦傑、秦燿，在張居正當權時，秦燿則甘心做他的獵犬，周邦傑則噤若寒蟬。如今秦燿官至太常，周邦傑官至太僕了，任諫官之職對國家没有補益，輕易升爲京城九卿，還能説言官足以依靠嗎？然而竟然禁止衆臣進言國事。排斥一個人的進言，他的罪行小；禁止衆臣進言，他的罪行大。先前，嚴嵩及張居正尚且不敢公開立下這一禁令，爲何齊世臣肆無忌憚竟到了這種地步呢！請求放逐張學顏、李植回歸故里，驅逐秦燿、周邦傑到外地，屏棄張鯨讓他閑居，而剥奪齊世臣諫官職務，嚴厲告誡司禮監張誠等衹執掌内府禮儀，不要干預朝廷政務，天下就非常幸運了。”皇帝發怒，貶爲代州判官，又遷任南京兵部主事。

十七年，帝始倦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尋召爲尚寶丞。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巡撫僉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交際，弘禴疏發之。詔褫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秦、漢二壩，弘禴請以石爲之，浚渠北達鴛鴦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薦哱承恩、土文秀、哱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投劾歸，卒於家。天啓初，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

十七年，皇帝開始厭倦處理政事，奏章多留置宫中不下達。周弘禴上疏進諫，并且請求儘早確立太子，不回覆。不久召入爲尚寶丞。第二年冬天，命令監察御史檢查寧夏邊防事務。巡撫僉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盗取國庫錢財往來應酬，周弘禴上疏揭發了他們。詔令罷免梁問孟的官職，調遣鍾化民到外地。河東有秦、漢兩個堤壩，周弘禴奏請用石頭築造，疏通渠道向北通到鴛鴦湖等湖泊，大興水利。回到朝中，以將才推薦哱承恩、土文秀、哱雲。第二年，哱承恩等造反，定罪貶謫澄海典史。呈遞彈劾自己的狀文辭官回家，在家中去世。天啓初年，因曾經奏請確立太子，追贈太僕少卿。

潘士藻

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溫州推官。擢御史，

潘士藻，字去華，婺源人。萬曆十一年中進士。授予溫州推官。提升御史，巡視北城。慈寧

巡視北城。慈寧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出禁城，狎婦女。邏者執之，爲所毆，訴於士藻。私牒司禮監治之。帝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庭發。"杖兩閹，斃其一。鯨方掌東廠，怒。會火災修省，士藻言："今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時平臺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對賢人君子之時多，自能以敬易肆，以義奪欲。修省之實，無過於此。"鯨乃激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交章論救，不聽。尋擢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尚寶卿，卒官。

宮近侍侯進忠、牛承忠私自出宮城，玩弄婦女。巡邏的人拘捕他們，被他們毆打，訴訟到潘士藻處。潘士藻私下發文通知司禮監懲治他們。皇帝憤怒地說："關東廠什麼事？就在外庭發落。"杖打兩個宦官，打死了其中的一個。張鯨正執掌東廠，發怒。碰上火災修身反省，潘士藻進言說："如今天下的憂患，沒有比君臣想法不能溝通更大的。應該仿效祖宗之制，以及近期在平臺暖閣召見群臣詢問對答的先例，當面議論應當施行罷除的事情。撤銷大的工程來等待豐年，免除織造、燒造來昭示節儉的美德，免去額外徵收的米穀折價銀兩來補充軍糧。并且按時召見講讀經史的各位大臣，詢問經史。面對賢人君子的時間多，自然能用恭敬代替放肆，用仁義代替欲望。修身反省的實質，没有超過這個的。"張鯨於是刺激皇帝發怒，貶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科道官交互上疏論事救人，不聽從。不久提升南京吏部主事。又遷任尚寶卿，死在任上。

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初即位，馮保竊權。帝御殿，保輒侍側。遵言："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遵乃大學士高拱門生。保疑遵受拱指，遂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因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頃之，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爲遵罪，因傳旨詰嵩、必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惶懼不敢承。俱貶三秩，調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禄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罷歸，卒。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親雒遵，任吏科都給事中。神宗剛即位時，馮保竊取大權。皇帝臨朝，馮保就陪侍左右。雒遵進言："馮保一個侍從的奴僕，竟然敢站立在天子寶座旁，文武群臣朝拜天子呢，還是朝拜宦官啊？欺侮陛下幼小，無禮到這種程度！"雒遵是大學士高拱的門生。馮保懷疑雒遵受高拱的指使，就圖謀驅逐高拱。雒遵的奏疏留置宮中不交辦。不久彈劾兵部尚書譚綸，趁勢推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頌譚綸有才幹，譴責海瑞迂腐，奏疏於是被擱置。不久以後，譚綸陪同祭祀日壇，咳嗽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彈劾譚綸衰弱多病。張居正向來和譚綸友好，而馮保想藉這件事治雒遵的罪，因此傳旨詰問景嵩、韓必顯打算任用哪個人來代替譚綸，命令會同雒遵推舉，雒遵等惶恐畏懼不敢承擔。都貶降三級，調往外地。雒遵任浙江布政司照磨。馮保失勢，雒遵多次升任至光禄卿。改任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辭職回歸故里，去世。

于仁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

雒于仁考中萬曆十一年進士。歷任肥鄉、清豐兩縣知縣，有好的政績。十七年，入京任大理

爲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諫。其略曰：

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啓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賕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搒宮女，明日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

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禄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鋸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

寺評事。上疏進獻四方面的規勸進諫。大致説：

臣居官一年多了，僅僅朝見陛下三次。此外祇聽説聖體失於調理，一切召見免去。郊廟祭祀派遣官員代行，政事不親自處理，御前講席長久停止。臣知道陛下的病，所以致病是有原因的。臣聽説嗜好喝酒就腐爛腸子，貪戀美色就危害身心，貪圖錢財就喪失心志，意氣用事就傷害生命。陛下享用珍饈美味，溺於杯酌美酒，白天享樂不够，繼以漫漫長夜。這是病在嗜酒。寵幸“十俊”來開啓奸邪小人進身的門户，溺愛鄭妃，無話不聽。忠誠的謀劃被排斥，太子之位長期空缺。這是病在貪戀美色。索取錢幣，搜刮財物。甚至向宦官勒索，有進獻則已，没有就怒斥。李沂的創傷還没平復，而張鯨的財物又進獻進來。這是病在貪財。今天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狀没有查明，立刻死在杖下。又懷恨直言諫諍的大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等，一旦貶斥，都不再昭雪，赦免召還没有日期。這是病在意氣用事。四種病，擾亂身心，哪裏是藥物所能治愈的呢？如今陛下正值青年，尚且長年不上朝，從此往後，又該怎麽辦呢？

孟軻有取用有法度的大臣、能輔佐的士人的説法，現在鄒元標就是這樣的人。陛下拋棄而閑置他，臣能够知道其中的原因。鄒元標入朝，一定最先談論皇帝的身體，其次談論左右之人。因此明知道他有賢德，有所顧忌而不任用他。單單不考慮直言諫諍的大臣不利於陛下，不利於左右侍臣，但大大有利於國家啊。陛下沉溺於這四件事情，不要説掌握着生殺的權力，人們畏懼而不敢進言，就説居住在幽深的宫内，人們没有人知道也不能進言。不知道在宫中鼓鐘，在外面能聽到聲音，住幽深的宫中，是人們指點注視所集中的地方。并且保全俸禄性命的人，可以用威勢權力嚇唬他，如是懷有忠心信守

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

正義的人，即使是湯鼎刀鋸又怎麼會躲避呢。臣現在斗膽進獻四首箴言。如果陛下肯采用臣的進言，就是立即誅殺臣，臣也雖死猶生。希望陛下明察。

酒箴曰：耽彼麯糵，昕夕不輟，心志内懵，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釀醑勿崇。

酒箴說：沉湎於美酒，終日不斷絶，内心志糊塗，外表威儀缺。大禹疏遠儀狄，夏國得興隆。獻藥給陛下，美酒宜少用。

色箴曰：艷彼妖姬，寢興在側，啓寵納侮，争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内嬖勿厚。

色箴說：妖艷的美女，日夜在旁側，寵幸招侮辱，争美深誤國。湯不近女色，安享長壽樂。獻藥給陛下，寵女不可多。

財箴曰：競彼鏐鐐，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罄。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剥利，天命難諶。進藥陛下，貨賄勿侵。

財箴說：追求金和銀，錙銖必搜盡，皇庫滿且盈，百姓窮且困。武王散殷財，八百諸侯齊歸順，隋煬奪民利，上天難信任。獻藥給陛下，財物不要侵。

氣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鮮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

氣箴曰：發泄那怒氣，放縱任性情，執法尚嚴酷，政治不公平。虞舜温且恭，平和致吉祥，秦始皇殘暴，民怨大又强。獻藥給陛下，舊怨不要藏。

疏入，帝震怒。會歲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

奏疏呈入，皇帝震怒。恰逢歲末，留置他的奏疏十天。所説的“十俊”，大概是十個小宦官。

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宫，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曲賜優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頷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啓初，贈光禄少卿。

第二年正月初一在毓德宫召見大學士申時行等，拿雒于仁的奏疏給他們。皇帝自己全都一條條辯白，打算將雒于仁處以重刑。申時行等委婉反復安慰勸解，見皇帝的心意不能改變，就説：“這封奏疏不能下發宫外，恐怕外人信以爲真。希望陛下賜予寬容，臣等立即傳諭給大理寺卿，命令雒于仁卸職就行了。”皇帝纔點頭同意。過了幾天，雒于仁稱病辭官，於是貶斥爲民。很久以後去世。天啓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馬經綸　林熙春　林培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爲御史。

馬經綸，字主一，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授任肥城知縣，調入京城任御史。

二十三年冬，兵部考選軍政。帝謂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責部臣徇私，兵科不糾發。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吴文梓雜職。鐫員外

二十三年冬天，兵部考察選用武官。皇帝説武官中有副千户的，不宜擅自任命四品官職。責備兵部大臣徇私，兵科給事中不糾彈揭發。貶降武選郎韓范、都給事中吴文梓任雜職。貶降員外

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三秩，調極邊。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强思，給事中張同德言事常忤旨，亦鐫三秩。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籍中官客用家，不稱旨，并謫邊遠典史。又以客用貲財匿崇信伯費甲金家，刑部拷訊無實，謫郎中徐維濂於外。一時嚴旨頻下，且不得千户主名，舉朝震駭。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帝意。誠家奴錦衣副千户霍文炳當遷指揮僉事，部臣先已奏請，而帝欲尋端罪言官，遂用是爲罪。旋移怒兩京科道，以爲緘默，命掌印者盡鐫三秩。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彦、黎道昭、孫羽侯、黄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吴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俱調外，留者并停俸一年。又令吏部列上職名，再罷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皋、陳于陛、沈一貫及九卿各疏争，尚書石星請罷職以寬諸臣，皆不納。于陛又特疏申救。帝怒，命降諸人雜職，悉調邊方。尚書孫丕揚等以詔旨轉嚴，再疏乞宥。帝益怒，盡奪職爲民。經綸憤甚，抗疏曰：

> 頃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幸蒙恩，罰俸供職，今日乃臣諫諍之日矣。陛下數年以來，深居静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明目張膽爲國家裁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

郎曾偉芳，主事江中信、程僖、陳楚產，給事中劉仕瞻官階三級，調往極遠的邊疆。以御史區大倫、俞价、强思，給事中張同德進言國事常常違背聖意，也降三級。而五城御史夏之臣、朱鳳翔、涂喬遷、時偕行、楊述中抄了宦官客用的家，不符合上意，一同貶謫到邊遠地方任典史。又以客用的錢財藏在崇信伯費甲金家中，刑部用刑罰審訊無法查實，貶謫郎中徐維濂到外地。一時間嚴厲的聖旨頻繁下達，并且又不知道千户的姓名，整個朝廷都震驚畏懼。當時東廠太監張誠失去皇帝寵信。張誠家奴錦衣副千户霍文炳當升指揮僉事，兵部大臣在此之前已經奏請，而皇帝想尋找事端治言官的罪，於是用這個當作罪名。很快遷怒到兩京科道官，認爲他們緘默不語，下令掌印的都降三級。於是給事中耿隨龍、鄒廷彦、黎道昭、孫羽侯、黄運泰、毛一公，御史李宗延、顧際明、袁可立、綦才、吴禮嘉、王有功、李固本，南京給事中伍文煥、費必興、盧大中，御史柳佐、聶應科、李文熙等十九人都調往外地，留下來的都停發俸禄一年。又下令吏部列出以上職官姓名，又罷免御史馮從吾、薛繼茂、王慎德、姚三讓四人。大學士趙志皋、陳于陛、沈一貫及九卿各自上疏争辯，尚書石星請求解除職務來寬恕衆臣，都不采納。陳于陛又特地上疏申論救助。皇帝發怒，下令貶降這幾人任雜職，都調往邊疆。尚書孫丕揚等以聖旨偏嚴，又上疏乞求寬宥。皇帝更加憤怒，全都削職爲民。馬經綸非常氣憤，直言上疏説：

> 近來多次承接嚴厲的聖旨，驅逐南北言官。臣有幸承受皇恩，扣發俸禄任職，今天就是臣直言規勸的時候了。陛下幾年以來，深居宫中不臨朝視事，君臣溝通之道被堵塞，朝廷内外都心懷隱憂。所能依靠的是言官衆臣，態度鮮明地爲國家辨别邪惡正直，指摘斥責大奸臣。雖然朝廷處理國事，不一定都符合輿論，而士大夫的共同議論，頗能維持世風，這一點高廟神靈確實明察保佑它。所能依靠的言官的耳目作用大啊，陛下

旦自塗其耳目邪？

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蔓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留者不明署其姑恕之由。雖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説，嘖有煩言。陛下年來厭苦言官，動輒罪以瀆擾，今忽變而以箝口罪之。

夫以無言罪言官，言官何辭。臣竊觀陛下所爲罪言官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闥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開至誠牽裾以諍，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輟朝不御，停講不舉，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復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决，任賢不篤，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怨蓄變，言官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陛下甘棄初政，而弗獲克終。罪五。言官負此大罪，陛下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之，豈不當哉！奈何責之箝口不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

爲什麼一下子自己堵塞耳目呢？

因爲兵部考察的緣故，降罪兵科就罷了。却因此連及到別的給事中，又牽連到衆多御史。被貶去的不明白注明他應得的罪名，留任的不明白注明他被姑息寬宥的緣由。雖然陛下的心意深沉精微，不容易窺探測度，而道路上的傳言，有氣憤不滿的話。陛下近年來厭煩言官，動不動就以擾亂降罪，現在忽然改變而以閉口不言降罪。

以不進言降罪言官，言官有什麼可推卸的。臣私下觀察陛下降罪言官的原因，還衹是降罪言官的表面原因。而言官今天閉口不言，其中有五大罪過。陛下不郊祭天有多年了，竟不能引用舊日典章推門來直言規勸，這是陷陛下於不敬上天的境地。這是罪的第一條。陛下不祭祖先有多年了，竟不能開啓他們最大的忠誠拉着陛下的衣服直言相諫，這是陷陛下於不敬祖先的境地。這是罪的第二條。陛下停止朝會不臨朝，停止經筵不舉行講經，言官爲此進諫而不能最終恢復它，這是陷陛下於不能像祖宗那樣勤於政事的境地。這是罪的第三條。陛下摒棄邪惡不堅决，任用賢人不誠篤，言官進言之後不能堅持執行，這是陷陛下於不能像祖宗那樣用人的境地。這是罪的第四條。陛下貪愛財物成爲癖好，對待下人少有恩惠，近在身邊，怨恨叢集，蘊藏變故，言官都想到了，而最終不能犯上直言，進諫勸止，這是陷陛下於甘心放棄最初的政令，而不能獲得善終。這是罪的第五條。言官負有這些大罪，陛下肯奮發振作用這五條罪來懲治他們，難道不是很恰當嗎！怎麽詰責他們閉口不言不用這個罪名而用那個罪名呢。

日者廷臣交章論救，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本出草莽，今還初服，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遂，大臣之忠懇不可拂。陛下不聽閣疏之救，改降級而爲雜職，則輔臣

近日朝廷大臣交互上疏論事救人，不但不肯恢復官職，而且還削職爲民。衆臣本來來自民間，如今恢復到原來的服裝，又有什麽遺憾。衹是顧念朝廷的錯誤舉措不能延續，大臣的忠心誠意不能違背。陛下不聽内閣大臣上疏救助，改處以降級爲擔任雜職，

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不聽部疏之救，改雜職而爲編氓，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賴股肱腹心耳目之用。今乃自塞其耳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陛下將誰與共理天下事乎！

那麼輔弼之臣有什麼臉面？是自己背離自己的心腹呀。不聽各部奏疏救助，改處以擔任雜職爲貶爲平民，那麼九卿有什麼臉面？是自己戕害自己的左右手脚。君臣像一具身體，頭腦雖然賢明，也要依賴手脚心腹耳目的作用。如今却自己堵塞自己的耳目，自己背離自己的心腹，自己戕害自己的手脚，陛下將與誰一起處理天下的事情呢！

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明甚，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計乎？

國君受命於上天，與臣子受命於國君一樣。言官本來没有大罪，一旦震怒，以失職降罪，没有一個敢抗拒君命的。既然大失人心，必定上違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不祭祀上天不祭祀祖先、不臨朝聽政不聽講經書、不愛惜賢才、不輕視財貨，怪罪失掉國君的職責，而盛怒降下不同尋常的災禍，不知道陛下那時能違抗上天的命令不？臣下不能違抗國君，國君不能違抗上天，這個道理非常明白，陛下難道不考慮自己爲社稷打算嗎？

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

皇帝大怒，也貶降三級，貶斥他到外地。

經綸既獲譴，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曰："陛下怒言官緘默，斥逐三十餘人，臣等不勝悚懼。今御史經綸慷慨陳言，竊意必温旨褒嘉，顧亦從貶斥。是以建言罪邪，抑以不言罪邪？臣等不能解也。前所罪者，既以不言之故，今所罪者，又以敢言之故，令臣等安所適從哉。陛下誠以不言爲溺職，則臣等不難進憂危之苦詞；誠以直言爲忤旨，則臣等不難效喑默之成習。但恐廟堂之上，率諂佞取容，非君上之福也。臣等富貴榮辱之念豈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沐二百餘年養士之恩，不負君父，且不負此生耳。陛下奈何深怒痛疾，而折辱至是哉！"帝益怒，謫熙春茶鹽判官，加貶經綸爲典史。熙春遂引疾去。是日，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亦上疏，請與諸臣同罪，貶澤州判

馬經綸遭到貶謫以後，工科都給事中海陽林熙春等上疏說："陛下爲言官緘默而憤怒，驅逐三十多人，臣等非常恐懼。現在御史馬經綸慷慨陳述言辭，私下裏以爲皇上一定用温和懇切的詔諭褒獎，反而也隨前人之後降官斥逐。是因爲進言得罪呢，還是因爲不進言得罪呢？臣等不能明白。前面所降罪的，既然是因爲不進言的緣故，如今所降罪的，又是因爲敢於進言的緣故，使臣等依從哪一面呢。陛下如果以不進言爲不盡職，那麼臣等不難進獻憂患危難的逆耳之言；如果以直言敢諫爲違背聖意，那麼臣等不難仿效沉默不言的舊習氣。祇是害怕朝廷之上，都是諂媚奸佞求取寵幸的人，那不是皇上的福氣啊。臣等富貴榮辱的想法難道與别人不同，然而寧願這樣作而不那樣作，不也是因爲承受了二百多年供養賢才的恩惠，希望不辜負君主，而且不辜負此生而已。陛下爲什麼深恶痛絶，而侮辱大臣到這種地步啊！"皇帝更加憤怒，貶謫林熙春爲茶鹽判官，進一步貶馬經綸爲典史。林熙春於是稱病辭

官。二疏列名凡數十人，悉奪俸。

官離去。這一天，御史定興鹿久徵等也上疏，請求與各大臣同罪，貶爲澤州判官。二封奏疏列名共幾十人，都剥奪俸禄。

頃之，南京御史東莞林培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既歸，杜門却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謚聞道先生。

不久，南京御史東莞林培上疏陳述時政。皇帝追究降怒馬經綸，最後貶斥爲民。馬經綸歸家後，閉門謝客共十年。去世，弟子贈予謚號聞道先生。

培由鄉舉爲新化知縣。縣僻陋，廣置社學教之。民有死於盜者，不得。禱於神，隨蝴蝶所至獲盜，時驚爲神。徵授南京御史，劾罪誠意伯劉世延，置其爪牙於法。已，上書言徐維濂不當謫；陝西織花絨、購回青擾民，宜罷；湖廣以魚鮓、江南以織造并奪撫按官俸，蘇州通判至以織造故褫官，皆不可訓；并論及沈思孝等。帝怒，謫福建鹽運知事。告歸，卒。

林培由鄉試中舉任新化知縣。此縣偏僻閉塞，廣泛設置地方學校教習他們。民衆有死於盜賊的，抓不到盜賊。林培向神禱告，隨着蝴蝶到的地方抓獲了盜賊，當時人驚奇以爲他是神。徵召授官南京御史，彈劾降罪誠意伯劉世延，把他的爪牙予以法辦。之後，上書進言徐維濂不應當貶謫；陝西紡織花絨、高價購來顔料回青騷擾民衆，應當廢止；湖廣因魚鮓、江南因織造一同剥奪撫按的俸禄，蘇州通判甚至因織造的緣故罷官，都不足爲訓；并牽涉到沈思孝等。皇帝發怒，貶爲福建鹽運知事。告老回鄉，去世。

天啓初，復經綸官，贈太僕少卿。培贈光禄少卿，熙春亦還故職。屢遷大理卿，年老乞罷。時李宗延、柳佐輩咸官於朝，頌其先朝建言事。詔加户部右侍郎，致仕。

天啓初年，恢復馬經綸的官職，贈太僕少卿。林培贈光禄少卿，林熙春也恢復舊有官職。多次升遷至大理卿，年老請求辭官。當時李宗延、柳佐等都在朝中任職，稱頌他在前朝進言的事情。下詔加户部右侍郎，退休。

劉綱

劉綱，邛州人。祖，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試不仕，亦以孝義聞。綱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曰：

去歲兩宫災，詔示天下，略無禹、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大工肇興，伐木榷税，采石運甓，遠者萬里，近者亦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絶筋骨不足任勞，鬻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所在如仇。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道，厥災燒宫。"陛下試自省，

劉綱，邛州人。祖父劉文恂，是個孝子。父親劉應辰，鄉試中舉没有做官，也以行孝重義聞名。劉綱考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改爲庶吉士。二十五年七月，上疏説：

去年兩宫發生火災，以詔書告示天下，大體上没有大禹、商湯責備自己的誠意，文帝、景帝免除租税的仁惠，臣已經知道上天之心不滿意了。等到浩大的工程開始興建，采伐木材，徵收賦税，開采石料，運輸磚塊，遠的有萬里之遥，近的也有幾百里。百姓竭盡膏血不能够繳納費用，斷絶筋骨不能够勝任勞作，賣掉妻子兒女不能够償還借款。加上旱魔成災，田野中連青草都没有，人心共同怨恨，到處如對仇人。而上天不撤去所加的災禍，三座宫殿又遭火災。《五行

晝之爲、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

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愼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閡耳目，斷地脉，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遥。陛下深居静攝，所爲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廷有不知，上天寧不見邪？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爲？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爲？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閣爲？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

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册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僚以職事請，强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概不録叙，是曰積才。閫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虚詞罔上，恬不爲怪，是曰積玩。諸所爲積，陛下不能以明斷决，元輔趙志皋不能以去就争，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爲晚也。若必專任志皋，處堂相安，小之隳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闖白諸酋聞也。

志》説：“君子不思求正道，就降災燒毁宫室。”陛下嘗試自我反省，白天做事、晚上休息，想想合乎正道嗎，不合乎正道嗎？

凡是恭敬上天效法祖先，親近賢臣疏遠奸人，節制欲望保養身體，輕視財貨愼於德行，都可稱作正道，與此相反的就不是正道。陛下近年以來，怠慢祭祀上天祖先，罷除早晨講讀經典，摒棄左右輔佐之臣，閉塞耳目，挖斷地脉，忽視天象，君臣有幾年的隔絶，宫禁好像有萬里之遥。而陛下深居宫中不臨朝視事，所做的祈求上天給予長命的事情是什麽狀况，即使宫外不知道，上天難道看不見嗎？今天的火災，是對相應事情的報應，上天好像説：皇帝没有準則，百姓歸向誰？要宫門做什麽？朝見儀式長久廢置，百姓敬仰誰？要宫殿做什麽？宰輔白吃不做事，污染政壇，要官署做什麽？上天用來顯示警戒，勸勉革新的方式，極爲深刻懇切了。還可以繼續因循下去，荒廢時日，再次激怒上帝嗎！

臣聽説五行的性質，忌諱沉聚歡喜通暢。沉聚的是災禍的隱伏，請准許冒死罪進言沉積的情况。皇長子加冠成婚、册立之禮長久没有舉行，這叫沉積典禮。大小臣僚因職務奏請，多半不批覆，這叫沉積奏書。朝廷官署有官職無官員，這叫沉積空缺。降罪貶斥衆臣，一概不許録用，這叫沉積賢才。國外有乘船侵犯的醜類，中原有揭竿而起的民衆，這叫沉積寇賊。防守邊疆治理江河，衆臣用假話欺騙皇上，心安理得，不覺奇怪，這叫沉積玩忽職守。各種事情沉積，陛下不能以明察來决斷，宰輔趙志皋不能用辭官來抗争，上天的報應隨之而來，一點也没有差錯。陛下爲何不召見九卿、言官當面議論得失，看見兔子召唤獵犬，也不爲晚啊。如果一定衹信任趙志皋，居安忘危，從小的方面看毁壞政事而羞辱士大夫，從大的方面看積聚民衆的怨恨而增加上天的憤怒。天下重大的事情怎麽用這個行爲不端的人擔當！

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遘殿災，留中不報。

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志皋短，故嗛之不置，假察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并四川人。

這些不可以下令通告衆長官知道。

皇帝收到奏疏，非常憤恨，打算治他的罪。因正碰上宫殿火災，奏疏留在宫中沒有批覆。

之後授予編修。過了二年，考察京官，以浮躁定罪，調往外地任職，於是辭官歸家。第二年去世。按慣例，翰林與朝廷意氣相投。劉綱直接攻擊趙志皋的短處，所以對他懷恨不已，藉考察京官的制度打擊他。明代以庶吉士身份專門上疏議論國事的，前面衹有鄒智，後面則是劉之綸與劉綱，都是四川人。

戴士衡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新建知縣，擢吏科給事中。

戴士衡，字章尹，莆田人。萬曆十七年中進士。授予新建知縣，提升吏科給事中。

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士衡極論其罪。已，請亟補言官，劾石星誤國大罪五。山東稅使陳增請假便宜得舉刺將吏，淮、揚魯保亦請節制有司，士衡力爭。仁聖太后梓宫發引，帝不親送，士衡言："母子至情，送死大事，奈何於内庭數武地，靳一舉足勞。今山陵竣事，願陛下扶杖出迎神主，庶少慰聖母之靈，答臣民之望。"錦衣千户鄭一麟奏開昌平銀礦。士衡以地逼天壽山，抗疏争。皆不報。

薊州總兵官王保濫殺南兵，戴士衡極力論列他的罪行。之後，奏請儘快補充言官，彈劾石星貽誤國家的大罪五條。山東稅使宦官陳增上奏請求根據情況可以自行提拔與貶黜文武官員，淮、揚宦官稅使魯保也奏請管轄有關官員，戴士衡極力争辯。仁聖太后靈柩出殯，皇帝不親自送行，戴士衡進言説："母子情最深，送終是大事，怎麽在宫内幾步的地方，吝嗇抬脚一次的煩勞。如今皇后墳墓竣工，希望陛下拄杖出去迎接太后的牌位，但願能稍微安慰太后的魂靈，報答臣民的期望。"錦衣千户鄭一麟奏請開采昌平銀礦。戴士衡以地方逼近天壽山，直言上疏争辯。都未批覆。

二十五年正月，極陳天下大計，言："方今事勢不可知者三：天意也，人心也，氣運也。大可慮者五：紀綱廢弛也，戎狄侵陵也，根本動摇也，武備疏略也，府藏殫竭也。其切要而當亟正者一，則君心也。陛下高拱九重，目不睹師保之容，耳不聞丞弼之議，美麗當前，燕惰自佚，即欲殫聰明以計安社稷，其道無由。誠宜時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講求化理，則心清欲寡，政事自修。"亦不報。

二十五年正月，極力陳述天下重大謀略，説："現在事情的趨勢不能知道的有三件：天意，人心，氣數命運。大可憂慮的有五件：法度廢棄懈怠，外族侵犯欺凌，國家根本動摇，武備粗疏簡略，府庫貯藏竭盡。緊要而應當儘快匡正的有一件，就是國君之心。陛下高居皇宫，眼睛看不見師保的面容，耳朵聽不見宰輔的議論，美人在面前，安閑懶惰自處放佚之中，即使想竭盡聰明才智來謀劃安定國家，也無路可以進呈。實在應該時時莅臨便殿，召見執政大臣講解探求教化倫理，則心裏清静欲望減少，政事自然完善。"也未批覆。

日本封事敗，再劾星及沈惟敬、楊方亨，且列上防倭八事。多議行。俄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侍郎吕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時鑛已罷，宜春自引歸，坤亦以直諫去。給事中劉道亨右坤，力詆士衡，謂其受大學士張位指。士衡亦劾道亨與星同鄉，爲星報復。帝以言官互爭，皆報寢。尋劾罷文選郎中白所知。

帝惡吏部郎，貶黜者二十二人，因詰責吏科朋比。都給事中劉爲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士衡俱引罪。詔貶爲楫一秩，與廷蘭等并調外。士衡得蘄州判官。無何，詔改遠方，乃授陜西鹽課副提舉。未赴，會《憂危竑議》起，竟坐遣戍。

先是，士衡再劾坤，謂潛進《閨範圖説》，結納宫闈，因請舉册立、冠婚諸禮。帝不悦。至是有跋《閨範》後者，名曰《憂危竑議》，誣坤與貴妃從父鄭承恩、户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光祚及道亨、所知等同盟結納，羽翼貴妃子。承恩大懼。以坤、道亨、所知故與士衡有隙，而全椒知縣樊玉衡方上疏言國本，指斥貴妃，遂妄指士衡實爲之，玉衡與其謀。帝震怒，貴妃復泣訴不已，夜半傳旨逮下詔獄拷訊。比明，命永戍士衡廉州、玉衡雷州。御史趙之翰復言："是書非出一人，主謀者張位，奉行者士衡，同謀者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祭酒劉應秋、故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也。諸臣皆位心腹爪牙，宜并斥。"帝入其言，下之部院。時位已落職閒住，署事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力爲作等解，不聽。奪楚

封貢日本一事失敗，再次彈劾石星及沈惟敬、楊方亨，并且條列上呈防備倭寇的八件事。多被商議施行。不久彈劾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刑部侍郎吕坤、薊遼總督孫鑛及通政參議李宜春。當時孫鑛已被罷免，李宜春自己要求回鄉，吕坤也因直言進諫貶去。給事中劉道亨幫助吕坤，極力譴責戴士衡，説他受大學士張位的指使。戴士衡也彈劾劉道亨與石星爲同鄉，替石星報復。皇帝以言官相互争論，都批覆把事情擱下。不久彈劾罷免文選郎中白所知。

皇帝厭惡吏部郎官，貶黜的有二十二人，因而詰責吏科結成私黨。都給事中劉爲楫、楊廷蘭、張正學、林應元及戴士衡都承認罪過。詔令貶劉爲楫一級，與楊廷蘭等一同調往外地。戴士衡得任蘄州判官。不久，詔令改調遠方，於是授任陜西鹽課副提舉。還未赴任，趕上《憂危竑議》一事發生，最後定罪遣往戍邊。

在此之前，戴士衡兩次彈劾吕坤，説他秘密進獻《閨範圖説》，結交後宫，因此請求舉行册立太子、加冠成婚等典禮。皇帝不高興。在這時有人在《閨範》一書之後寫跋，名爲《憂危竑議》，誣衊吕坤與鄭貴妃叔父鄭承恩、户部侍郎張養蒙、山西巡撫魏允貞、吏科給事中程紹、吏部員外郎鄧光祚及劉道亨、白所知等一起結成同盟，輔佐貴妃的兒子。鄭承恩非常恐懼。因吕坤、劉道亨、白所知過去與戴士衡有矛盾，而全椒知縣樊玉衡正好上疏進言確立太子，指責貴妃，於是胡亂指認説跋實際是戴士衡寫的，樊玉衡參與了謀劃。皇帝震怒，貴妃又哭泣訴説不已，半夜傳旨把戴士衡逮入欽犯監獄拷問審訊。等到天亮，下令戴士衡永遠戍守廉州、樊玉衡永遠戍守雷州。御史趙之翰又進言説："這本書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主謀的是張位，執行的是戴士衡，共同謀劃的是右都御史徐作、禮部侍郎劉楚先、國子監祭酒劉應秋、原任給事中楊廷蘭、禮部主事萬建崑。這些臣子都是張位的心腹爪牙，應該一同貶斥。"皇帝采用了他的進言，下達到六部和都察院。當時張位已經革職閑居，代理的侍郎裴應章、副都御史郭惟賢極力替徐作等辯

先、作官，出應秋於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應章等復論救。帝不悦，斥位爲民。

士衡等再更赦，皆不原。四十五年，士衡卒於戍所。巡按御史田生金請脱其戍籍，釋玉衡生還，帝不許。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解，不聽從。罷免劉楚先、徐作的官職，放逐劉應秋到外地，楊廷蘭、萬建崑貶謫邊疆，裴應章等再次論列救助。皇帝不高興，貶斥張位爲民。

戴士衡等經過兩次赦免，都没有得到寬恕。四十五年，戴士衡在戍守的地方去世。巡按御史田生金奏請解除他戍邊卒吏的户籍，釋放樊玉衡生還，皇帝不答應。天啓年間，追贈太僕少卿。

曹學程　曹正儒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石首、海寧。治行最，擢御史。

帝命將援朝鮮。已而兵部尚書石星聽沈惟敬言，力請封貢。乃以李宗城、楊方亨爲正副使，往行册封禮。未至日本，而惟敬言漸不售，宗城先逃歸。帝復惑星言，欲遣給事中一人充使，因察視情實。學程抗疏言："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亨表裏應和，不足倚信。爲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石星很很自用，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

初，朝鮮甫陷，御史郭實論經略宋應昌不足任，并陳七不可。帝以實沮撓，謫懷仁典史。後已遷刑部主事。會封貢議既罷，而朝鮮復懇請之。帝乃追怒前主議者，以實倡首，斥爲民。并敕石星盡録異議者名，將大譴責。志皋等力解乃已。及遣使不得要領，因欲別遣，已而罷之，即以方亨爲正使矣。而學程方督畿輔屯田，不知也。疏入，帝大怒，謂有暗囑關節，逮下錦衣衛嚴訊。搒掠無所得，移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刑科給事中侯廷佩等訟其冤。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自是救者不絶，多言其母年九十餘，哭子待

曹學程，字希明，全州人。萬曆十一年中進士。歷任石首、海寧知縣。政績很好，提升御史。

皇帝任命將領援助朝鮮。後來兵部尚書石星聽從沈惟敬的話，極力奏請册封賞賜。於是以李宗城、楊方亨爲正副使，前往舉行册封的典禮。没到日本，而沈惟敬的主張逐漸不能實現，李宗城提前逃回來。皇帝又被石星的言語迷惑，打算派遣給事中一人充當使者，趁機考察實情。曹學程直言上疏説："近來册封的事情大爲失敗，而楊方亨的揭帖説册封的事有頭緒。石星、楊方亨裏外應和，不足以倚重信任。作爲當今的計策，派遣科臣前去勘察是可以的，前去册封則不可以。石星剛愎自用，趙志皋附和依順，東方戰事崩潰，首輔、宰輔重臣都不能推卸他們的責任。"

當初，朝鮮剛剛陷落，御史郭實彈劾經略宋應昌不能勝任，并陳述了七件不可做的事情。皇帝認爲郭實阻撓，貶任懷仁典史。事情過後遷任刑部主事。碰上册封賞賜的提議已被取消，而朝鮮再次懇請援助。於是皇帝發怒追究先前主張册封的人，因郭實領先提倡，貶斥爲民。并敕令石星登録全部提出不同意見的人的姓名，打算大加譴責。趙志皋等極力解勸纔算了事。等到派遣的使者不得要領，因而打算另行派遣，之後作罷，就以楊方亨爲正使了。而曹學程正監督京城附近的屯田，不知道這件事。奏疏呈入，皇帝大怒，説有暗地裏囑托的機謀，逮入錦衣衛嚴加審訊。拷問没有結果，移交刑部定罪。尚書蕭大亨請求寬宥，皇帝不答應，下令定叛逆之臣喪失節操罪斬首。刑部給事中侯廷佩等替他伸冤。趙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辭尤爲懇切，都不采納。從此

斃。帝卒弗聽，數遇赦亦不原。

以後救助的人不斷，多説他的母親九十多歲了，爲兒子痛哭而等待斃命。皇帝最終也没聽，多次遇到赦免也没被寬恕。

其子正儒，朝夕不離犴狴。見父憔悴骨立，嘔血仆地，久之乃蘇，因刺血書奏乞代父死，終不省。三十四年九月，始用朱賡言，謫戍湖廣寧遠衛。久之，放歸，卒。天啓初，贈太僕少卿。崇禎時，旌正儒爲孝子。

曹學程的兒子曹正儒，朝夕不離監獄。見父親憔悴得骨頭突出，曹正儒吐血倒地，很久纔蘇醒，因而刺血書寫奏疏乞求代替父親受死，皇帝始終不理會。三十四年九月，纔采用朱賡的進言，謫戍湖廣寧遠衛。很久以後，釋放歸家，去世。天啓初年，追贈太僕少卿。崇禎時，表彰曹正儒爲孝子。

郭實

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朝邑知縣，選授御史。御史王麟趾劾湖廣巡撫秦燿結政府狀，謫徐溝丞。實復劾燿，燿乃罷。比去任，侵贓贖銀巨萬，爲衡州同知沈鈇所發，下吏戍邊。故事，撫按贓贖率貯州縣爲公費，自燿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咸以自潤敗。自是率預滅其籍，無可稽矣。實以論朝鮮事黜。久之，封貢不成，星下吏。給事中侯廷佩請還實官，不許。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主事，終大理右寺丞。

郭實，字伯華，高邑人。萬曆十一年中進士。授予朝邑知縣，經過選拔授予御史。御史王麟趾彈劾湖廣巡撫秦燿勾結朝廷大臣的情狀，被謫爲徐溝丞。郭實再次彈劾秦燿，秦燿纔被罷免。等到他離任，侵吞退贓贖罪上繳的白銀數量巨大，被衡州同知沈鈇揭發，交付法司判處戍守邊疆。按慣例，巡撫巡按收到的退贓贖罪上繳的錢財全部貯存在州縣作爲公家費用，自秦燿及都御史李采菲，御史沈汝梁、祝大舟全都因自己賺取好處敗落。從此以後全都提前銷毁簿籍，無法稽察了。郭實因爲論説朝鮮的事情被黜免。很久以後，册封日本的事没有辦成，石星交付法司。給事中侯廷佩奏請恢復郭實的官職，不允許。在家居住十五年，起用爲南京刑部主事，在大理右寺丞任上去世。

翁憲祥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鄞縣知縣。課最，入爲禮科給事中。以憂去。

翁憲祥，字兆隆，常熟人。萬曆二十年中進士。任鄞縣知縣。考核政績上等，調入爲禮科給事中。因喪事離任。

補吏科，疏陳銓政五事。其一論掣籤法，言："使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苟爲不然，則地本預擬，何必於大廷中爲掩飾之術。請亟停罷。"時不能從。故事，正郎不奉使，撫按必俟代，至是多反之。而江西巡撫許弘綱以父憂徑歸，廣西巡撫楊芳亦以憂乞免代，憲祥極言非制。弘綱貶官，芳亦被責。言者詆朱

補任吏科給事中，上疏陳述吏部選任官吏政務的五件事。其中之一論述用抽籤决定授官的方法，説："假如把選任官吏全部都交給隨意的抽籤，那麽吏部的職位一個官員就能够代理。如果不是這樣，那麽各種職位本來可事先擬定，何必在大庭廣衆中玩弄掩飾的把戲。請儘快停止。"當時不能聽從。按慣例，正郎不能奉命出使，撫按一定要等待繼任者替代纔離職，到這時多與舊例相違。而江西巡撫許弘綱因父親去世直接回去

賡、李廷機輒被譴，憲祥疏論。已，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并不報。

了，廣西巡撫楊芳也因喪事請求免職派人替代，翁憲祥極力進言這不合法制。許弘綱被貶官，楊芳也被斥責。言官指責朱賡、李廷機反而被譴責，翁憲祥上疏論辯。之後，彈劾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燿，都未批覆。

是時大僚多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旬日間相繼物故，吏、禮二部長貳遂無一人。兵部止一尚書，養疴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無見官。憲祥言九卿俱曠，甚傷國體。因陳補缺官、起遺佚數事，報聞。

當時高級官職多空缺。而侍郎楊時喬、楊道賓在十天内相繼去世，吏、禮二部正副長官於是没有一個人。兵部衹有一個尚書，養病不出。户、刑、工三部和都察院的長官，都是根據别人的進言登録在册。通政司大理寺也没有現任官員。翁憲祥進言説九卿都空缺，很損害朝廷的體面。因而陳述補任空缺的職位、起用隱佚人才幾件事，皇帝批覆説知道。

屢遷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以考察爲言路所攻，求去。憲祥言："一時賢者，直道難容，相率引避。國是如此，可爲寒心。"既而軍政拾遺，疏爲錦衣都督王之楨所撓，久不下。罪人陳用賓等已論死，疏亦留中。憲祥皆抗章論駁。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以忤税使繫獄，力請釋之。會冬至停决囚，復請推緩刑德意，宥累臣、矜楚獄。帝皆不報。

積功遷升任刑科都給事中。吏部尚書孫丕揚、副都御史許弘綱因考察被言官所攻擊，請求辭職。翁憲祥説："一代賢臣，正道難容，相繼引退。國事如此，令人寒心。"之後對武官進行考核後繼續糾彈官員的不法言行，奏疏被錦衣都督王之楨所阻撓，長久不下達。罪犯陳用賓等已被判處死刑，奏疏也留置宫中不交辦。翁憲祥都直言上疏辯論駁正。知縣滿朝薦、李嗣善，同知王邦才，因爲觸犯税使被關進監獄，翁憲祥極力請求釋放他們。恰逢冬至停止處决囚犯，再次請求推廣緩刑的恩德，寬宥被囚禁的大臣、慎重處理楚府一案。皇帝都不批覆。

尋調吏科。四十一年，命輔臣葉向高典會試，給事中曾六德以論救被察官坐貶，旨皆從内出。憲祥力諫。中官黄勳、趙禄、李朝用、胡濱等不法，亦連疏彈劾。久之，擢太常少卿。居數年卒。

不久調往吏科。四十一年，命令輔臣葉向高主持會試，給事中曾六德因論事救人被監察御史定罪貶職，聖旨都從内宫直接發出。翁憲祥極力進諫。宦官黄勳、趙禄、李朝用、胡濱等違法，也接連上疏彈劾。很久以後，提升太常少卿。過了幾年去世。

徐大相

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東昌推官。改武學教授，稍遷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朔，百僚將早朝，司禮中官盧受傳免。衆趨出，受從後姍侮。大相憤，歸草二疏。一論遼左事，一論受奸邪。時接疏者即受也。見遼事疏

徐大相，字覺斯，江西安義人。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授予東昌推官。改任武學教授，逐漸升至國子博士。四十七年九月初一，百官將要早朝，司禮宦官盧受傳詔免朝。衆人小步疾行退出，盧受在後面訕笑侮辱。徐大相憤怒，回去起草了二封奏疏。一封論述遼左事務，一封彈劾盧受的奸詐邪惡。當時收接奏疏的就是盧受。看到

曰：“此小臣，亦敢言事。”及帝閲第二疏，顧受曰：“此即論汝罪者。”受錯愕，叩頭流血請罪，曰：“奴當死。”疏乃留中。是日，南京國子學録喬拱璧亦疏劾受，不報。明年，遷兵部主事。

天啓二年，調吏部稽勛主事，移考功。明年，進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爲其祖蕙請謚，大相與尚書張問達議如其請。熹宗方惡恤典冗濫，鐫大相三秩，出之外。問達等引罪，不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連疏救，乃改鐫二秩。大相方候命，群奄黨受者數十輩，持梃噪於門。比搜大相橐，止俸金七十兩，乃哄然散。家居，杜門讀書，里人罕見其面。

崇禎元年起故官。俄改考功，遷驗封郎中。歷考功、文選。奏陳遵明旨、疏淹滯、破請托、肅官評、正選規、重掌篆、崇禮讓、勵氣節、抑僥倖、核吏弊十事，帝即命飭行。故尚書孫丕揚等二十六人爲魏忠賢削奪，大相請復其官，帝不許。旋以起廢忤旨，貶秩視事。給事中杜三策言大相端廉，起廢協輿論，不當譴，不聽。父憂歸，卒於家。

論述遼左事務的奏疏説：“這個小臣，也敢進言國事。”等到皇帝披閲第二封奏疏時，回頭對盧受説：“這就是彈劾你罪行的。”盧受倉促驚愕，磕頭至流血請罪，説：“奴才當死。”奏疏最後留置宫中不交辦。當天，南京國子學録喬拱璧也上疏彈劾盧受，未批覆。第二年，遷任兵部主事。

天啓二年，調任吏部稽勛主事，改任考功。第二年，進升驗封員外郎。進士薛邦瑞替他祖父薛蕙請求謚號，徐大相與尚書張問達商議同意他的請求。熹宗正厭惡撫恤禮儀的冗雜泛濫，貶徐大相三級，驅逐他去外地。張問達等自認有罪，没有過問。大學士葉向高、都御史趙南星等接連上疏救助，於是改爲降二級。徐大相正在等候命令，一群同盧受結成朋黨的宦官數十人，拿着棍子在門前叫嚷。等到搜查徐大相的行囊，衹有薪金七十兩，纔哄鬧着散去。在家閑居，閉門讀書，鄉鄰很少看見他。

崇禎元年，起用任原官。不久改任考功員外郎，遷任驗封郎中。歷任考功郎中、文選郎中。上奏陳述遵守聖旨、疏散遲滯、破除請托、嚴肅官評、端正選規、重視官長、崇尚禮讓、砥礪氣節、抑制貪求、考核吏弊十件事，皇帝立即命令施行。原任尚書孫丕揚等二十六人被魏忠賢降級革職，徐大相奏請恢復他們的官職，皇帝不許可。不久因提出起用被貶黜的官員違背了聖意，貶級執掌原來的職事。給事中杜三策進言徐大相公正廉潔，起用已被貶黜的官員符合輿論，不應當貶官，不聽。因父親去世回家守喪，在家中去世。

贊曰：神宗中年，德荒政圮。懷忠發憤之士，宜其激昂抗詞以匡君失。然納諫有方，務將以誠意。絞訐摩上，君子弗爲。謂其忠厚之意薄，而衒沽之情勝也。雒于仁、馬經綸詆譏譙讓，幾爲儕偶所不能堪矣。聖人取諷諫，意者殆不如是乎？

贊曰：神宗中期，德行荒廢政治衰敗。怪不得心懷忠誠發憤振作之士，激昂直言進諫來匡正國君的過失。但進諫有一定的方法，必須帶着誠意。急切指責損害皇上，君子不做這樣的事。認爲這是忠厚的心意淡薄，而自我誇耀以求任用的心情强烈。雒于仁、馬經綸詆毁譏諷譴責，幾乎爲同僚所不能忍受。聖人從委婉勸諫中受益，恐怕不像這個樣子吧？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王汝訓　余懋學　張養蒙　孟一脈　何士晋 陸大受
張庭 李倴　王德完　蔣允儀　鄒維璉 吴羽文

王汝訓

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隆慶五年進士。除元城知縣。萬曆初，入爲刑部主事。改兵部，累遷光禄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者，大學士王錫爵門生，又附申時行，恣甚。汝訓抗疏數其罪，言："與郊今日薦巡撫，明日薦監司。每疏一出，受賄狼籍。部曹吴正志一發其奸，身投荒徼。吏部尚書楊巍亦嘗語侍郎趙煥，謂爲小人。乞速罷譴。且科道以言爲職，乃默默者顯，諤諤者絀。直犯乘輿，屢荷優容。稍涉當塗，旋遭擯斥。言官不難於批鱗，而難於借劍，此何爲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論是非，被言者不論邪正，模棱兩可，曲事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懲議論之紛紜，而反致政體之決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後遷轉科道，毋惡異喜同，毋好諛醜正。"是時，巍以政府故，方厚與郊。聞汝訓言引己且刺之，大恚，言："臣未嘗詆與郊。汝訓以寺臣攻言路，正決裂政體之大者。"乃調汝訓南京。頃之，御史王明復劾與郊并及巍，詔奪明俸，擢與郊太常少卿。都人爲之語曰："欲京堂，須彈章。"與郊尋以憂

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隆慶五年中進士。拜授元城知縣。萬曆初年，入京任刑部主事。改任兵部，多次升遷至光禄少卿。吏科都給事中海寧陳與郊，是大學士王錫爵的弟子，又依附申時行，放縱得很。王汝訓直言上疏列舉他的罪行，説："陳與郊今天薦舉巡撫，明天薦舉監司。每件奏疏一出來，受賄衆多。部曹吴正志一揭露他的惡行，自己就被貶斥到荒僻的邊域。吏部尚書楊巍也曾經告訴侍郎趙煥，稱他爲小人。請求儘早罷免斥責。并且科道官以進言爲職責，却是沉默不語的顯赫，直言進諫的貶退。徑直冒犯皇帝，多次承受恩德寬容。稍微涉及當權的人，立即遭到排擠。言官不難於直言犯上，而難於請誅奸臣，這是爲什麽？天下衹有公正纔足以服人。如今進言的人不論是非，被評論的人不論邪正，都模棱兩可，曲意調和，却説是務必保存大體。這是苦於議論的紛紜，却反而導致了政務的分裂。請求特别敕令吏部，自今以後提拔科道官，不要厭惡有不同意見的而喜好有相同意見的，不要美化阿諛媚上的醜化剛强正直的。"這時，楊巍因在官場的緣故，正與陳與郊交情深厚。聽到王汝訓進言稱引自己的話并且攻擊陳與郊，非常憤恨，進言："臣没有指責過陳與郊。王汝訓以光禄寺官員的身份攻擊言官，正是最大的分裂政務的人。"於是調王汝訓到南京。不久，御史王明又彈劾陳與郊并連及到楊巍，皇帝下詔

去。後御史張應揚追劾其交通文選郎劉希孟，考選納賄，并免官。未幾，其子殺人論死，與郊悒悒卒。

剥奪王明的俸禄，提升陳與郊爲太常少卿。京城的人因爲這件事説："想要做京堂，須有被彈劾的奏章。"陳與郊不久因喪事離職。後來御史張應揚追究彈劾他勾結文選郎劉希孟，考查選用人員時收取賄賂，二人一同被免去官職。没多久，他的兒子殺人被判處死罪，陳與郊憂鬱死去。

汝訓入爲太常少卿。孟秋饗廟，帝不親行。汝訓極諫。帝愠甚，以其言直，不罪也。尋進太僕卿，調光禄。汝訓先爲少卿，寺中歲費二十萬，至是濫增四萬有奇。汝訓據《會典》，請盡裁内府冗食，不許。

王汝訓調入京爲太常少卿。孟秋祭祖廟，皇帝不親自前往。王汝訓極力進諫。皇帝非常氣惱，因他的言語正直，没有治他的罪。不久進升太僕卿，調往光禄寺。王汝訓先前任少卿時，光禄寺一年的費用二十萬，到現在濫增了四萬多。王汝訓依據《會典》，奏請完全裁減内府坐吃官禄的人，皇帝不許可。

二十二年，改左僉都御史。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汝訓性清介，方嚴疾惡。巡按御史南昌彭應參亦雅以强直名，相與力鋤豪右。烏程故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里居不法，汝訓將繩之。適應參行部至，應期怨家千人遮道陳牒。應參持之急，檄烏程知縣張應望按之。應期自縊死，其妻吴氏詣闕訴冤。帝命逮應參、應望詔獄，革汝訓職，詰吏部都察院任用非人。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引罪，且論救。帝意未釋，謫救應參者給事中喬胤等於外。言官訟汝訓、應參亦及胤，帝愈怒。疏入，輒重胤譴，至除名，而謫應望戍烟瘴，應參爲民。

二十二年，改任左僉都御史。很快進升右副都御史，巡視撫察浙江。王汝訓性情清正耿直，方正嚴肅痛恨邪惡。巡按御史南昌彭應參也素以剛强正直聞名，共同極力鏟鋤豪强。烏程原尚書董份、原祭酒范應期回鄉居住違法，王汝訓打算將他們繩之以法。恰逢彭應參巡行轄區到來，范應期的仇人一千人攔路進呈狀子。彭應參處理此事急切，行文讓烏程知縣張應望查辦他。范應期自縊而死，他的妻子吴氏到京城訴説冤情。皇帝下令逮捕彭應參、張應望關入欽犯監獄，革除王汝訓的官職，責問吏部都察院用人不當。尚書孫丕揚、都御史衷貞吉等承擔罪過，并且論辯救助。皇帝恨意還未消除，貶斥救助彭應參的給事中喬胤等到外地。言官替王汝訓、彭應參及喬胤伸冤，皇帝更加憤怒。奏疏呈入，馬上加重對喬胤的譴責，直至除名，而貶斥張應望戍守西南邊疆，彭應參爲平民。

汝訓家居十五年，起南京刑部右侍郎。召改工部，署部事。初，礦税興，以助大工爲名。後悉輸内帑，不以供營繕。而四方采木之需多至千萬，費益不訾。汝訓屢請發帑佐工，皆不報。在部歲餘，力清夙弊。中官請乞，輒執奏不予，節冗費數萬。卒，贈工部尚書，謚恭介。

王汝訓在家住了十五年，起用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召入京改任工部，代理工部事務。當初，礦税興起，以資助大工程爲名。後來全部輸入國庫，不用來供給營建。而到四方采伐木材的花費多達千萬，費用更加不足。王汝訓多次請求發放國庫錢財資助工程，皇帝都不批覆。在工部一年多，盡力清除過去的弊端。宦官請求撥款，就堅持上奏不給，節約不必要的開支幾萬。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謚號恭介。

余懋學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授撫州推官，擢南京户科給事中。萬曆初，張居正當國，進《白燕白蓮頌》。懋學以帝方憂旱，下詔罪己，與百官圖修禳，而居正顧獻瑞，非大臣誼，抗疏論之。已，論南京守備太監申信不法，帝爲罷信。久之，陳崇惇大、親謇諤、慎名器、戒紛更、防佞諛五事。時居正方務綜核，而懋學疏與之忤，斥爲民，永不叙録。居正死，起懋學故官。奏奪成國公朱希忠王爵，請召還光禄少卿岳相、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帝俱報可。尋擢南京尚寶卿。

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以言事忤執政。同官蔡系周、孫愈賢希執政指，紛然攻訐，懋學上言：

> 諸臣之不能容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常保留居正，而忌吴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妒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蠹爲陛下言之。
>
> 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誣上。其蠹一。
>
> 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冢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蠹二。
>
> 陛下天縱聖明，猶虚懷納

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中進士。拜授撫州推官，提升爲南京户科給事中。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國事，呈獻《白燕白蓮頌》。余懋學認爲皇帝正在爲旱災憂慮，下詔怪罪自己，與百官謀劃祈禱消災，而張居正却呈獻祥瑞，不是大臣應做的事，上疏直言彈劾他。之後，彈劾南京守備太監申信違法，皇帝爲此罷免了申信。很久之後，陳述崇尚敦厚寬大、親近正直敢言的人、慎重名號與車服儀制、警惕紛亂變更、提防奉承討好五件事。當時張居正正主持聚總考核，而余懋學的奏疏與他相違背，余懋學被貶斥爲民，永不録用。張居正死後，起用余懋學任原職。余懋學上奏剥奪成國公朱希忠的王爵，請求召還光禄少卿岳相、給事中魏時亮等十八人。皇帝都批覆同意。不久提升爲南京尚寶卿。

十三年，御史李植、江東之等因進言論事觸犯執政的人。同僚蔡系周、孫愈賢迎合執政大臣的意旨，紛紛攻擊揭發，余懋學進言説：

> 衆臣不能容忍李植等，一則因爲科舉考試不可能没有私情，而厭惡李植等人的揭發；一則因爲先前長久保舉留任張居正，而忌恨吴中行、沈思孝等被徵召起用。兩種猜疑交織在心中，所以百般嫉妒表現在言行上。威嚴福禄來自皇上，那麽國君的權勢就尊嚴。李植等三位大臣，是陛下親手提拔的，而舉朝群臣百官却千方百計排擠他們；假如政府想任用一個人，衆臣敢極力阻攔他嗎？臣謹把群臣百官禍國害民的十害向陛下進言。
>
> 如今執政大臣一項政績好就誇耀幫助指導的功勞，一項政事失敗就推脱挽回的困難，這是欺騙皇上。這是第一害。
>
> 選拔任用一個人，執政大臣就説是我所關注的，吏部尚書就説是我所薦舉的，文選郎中就説是我所選用的。在朝廷接受官爵，向私人拜謝恩賜，這是招攬權勢。這是第二害。
>
> 陛下天生聖明，還虚懷納諫。但幾個大

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奮袂而起，惡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蠹三。

臣，稍微有規勸矯正，立即揮袖而起，惡語相對，這是諱疾忌醫。這是第三害。

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置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蠹四。

朝廷内外群臣百官都窺探政府的意向，而不體恤公衆的議論。議論人就根據當權者的愛憎給予讚揚或詆毁，施行政事就按照當權者的喜怒决定實行或廢置，這是曲意奉迎。這是第四害。

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群相附和，敢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蠹五。

君子處世爲人，和衷相濟而又不苟同於人。如今當權者意見有所决定，百官就群起附和，敢於違抗天子，而難以違背大臣，這是隨聲附和。這是第五害。

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蠹六。

我國進諫不限於專門的官員，如今其他部門對國事稍有進言，不説是越職，就説是沽名，抑制忠直之心，助長阻塞蒙蔽的産生，這是阻止抑制。這是第六害。

自張居正蒙蔽主聽，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如潘季馴之斥，大快人心，而猶累牘連章爲之申雪，是爲欺罔。其蠹七。

自從張居正蒙蔽君主聽聞，衆人不敢説話，如今流傳下來的風習還没有消除，欺騙蒙蔽日漸滋長。如潘季馴被貶斥，大快人心，却還有人連章累牘替他伸冤，這是欺騙蒙蔽。這是第七害。

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争，忿争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競勝。其蠹八。

近來朝廷内外群臣百官或大臣互相攻擊，或言官相互揭發，以自行其事的私心開始，以争强好勝的惡習結束。好勝不止，必然導致忿怒相争，忿怒相争不止，必然導致拉幫結黨。唐代的牛黨、李黨，宋代的洛派、蜀派，他們當初難道不是由於一句話失和嗎？這是較量勝負。這是第八害。

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伊、傅；言及邊帥，則擬以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吕、張復出；言及外吏，則頌卓、魯重生。非藉結歡，即因邀賂，是爲佞諛。其蠹九。

獻媚討好成風，日漸加劇。談到大臣，就把他們和伊尹、傅説等同；談到邊防統帥，就把他們比作方叔、召叔；談到宦官，就誇耀他們是吕强、張承業復出；談到地方官吏，就稱頌他們是卓茂、魯恭重生。不是藉此與人結交，就是趁此索取賄賂，這是獻媚討好。這是第九害。

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瞻之體，是爲乖戾。其蠹十也。

國家設置官員，各有一定的職務。近來兩京大臣竭力進言建議以抬高名聲，侵犯别人職權而聽取民衆頌揚。助長告發攻擊的風氣，喪失了宰輔重臣的體統，這是違背常

懋學夙以直節著稱，其摘季馴不無過當。然所言好勝之弊，必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累遷南京户部右侍郎，總理漕儲。疏白程任卿、江時之冤，二人遂得釋。二十一年，以拾遺論罷。卒，贈工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恭穆。

張養蒙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居言職，慷慨好建白。以南北多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愛富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營僉書，兵部尚書王遴格不行，失歡權要而去，秀竟賫緣得之。養蒙疏發其狀，事具《遴傳》。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謫，養蒙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

尋遷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决，隨議塞，當其淤，隨議浚，事竣輒論功。夫淤决則委之天災而不任其咎，浚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懼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者復告患矣。其故皆由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己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仿邊臣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帝深然之。

有詔潞安進紬二千四百匹。未幾，復命增五千。養蒙率同官力争，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題者内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

理。這是第十害。

余懋學向來以剛直的節操著稱，他指摘潘季馴有些過分。但他所説的好勝的弊端，必定導致拉幫結黨，後來果真像他説的那樣。多次遷升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總管漕運儲蓄。上疏辯白程任卿、江時的冤屈，兩個人於是得以釋放。二十一年，因指正缺點過失遭到彈劾罷免。去世後，追贈工部尚書。天啓初年，追加謚號恭穆。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歷任吏科左給事中。年少時享有才名，明瞭熟習天下大事。擔任言官的職務，情緒激昂喜好提出建議。因爲南方北方多水澇旱災，條列向皇帝陳述懲治奸邪之民、體恤流亡之民、愛護富裕之民的三件事。皇帝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錦衣都指揮羅秀鑽營求取僉書的職務，兵部尚書王遴阻止而未能成功，失去權貴的歡心而離職，羅秀最後攀附權貴得到了僉書職務。張養蒙上疏揭發他的罪狀，事情詳見《王遴傳》。御史高維崧等因議論政事被貶謫，張養蒙和同僚論辯救助，又特地上疏爲他們伸冤。違背了聖意，被剥奪俸禄。

不久遷任工科都給事中。都御史潘季馴上奏呈報黄河工程，張養蒙進言説："二十年來，黄河幾次報告水患。當它决口時，隨即議論堵塞，當它淤積時，隨即議論疏浚，工程完成了就評議功勞的大小。淤積决口就把它推給天災而不承擔過失，疏通堵塞了就把它歸功於人事而共同承受賞賜。等到上報成功不久，恐怕又有後患，急忙要求卸任，而繼任的人又報告水患了。這其中的緣故都由於没有長久任職。官員不長久任職，它的弊端有三條：前任後任時間不同，别人自己意見不同，功勞罪過難以確定。請仿效駐守邊疆官員的常例，提高等級長久任職，這樣職責固定而可以求得成功。"皇帝很贊成他。

詔令潞安進獻絲綢二千四百匹。不久，又下令增加五千匹。張養蒙率領同僚極力諫諍，并且説："從來傳命進奉絲織品，題本上奏的是宦官，擬定聖旨的是大學士，抄寫發放的是科道官。如

部，非祖制。”不從。出爲河南右參政。尋召爲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

二十四年，極諫時政闕失，言：

邇來殿廷希御，上下不交。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致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以播威權。惟利是聞，禍將胡底。謹以三輕二重之弊爲陛下陳之。

一、部院之體漸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亞卿專署，已爲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户曹三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疏而九不行，遇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

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程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闋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憚人言。徒使唯諾風成，謇諤意絶，國是將何定乎？

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户而妄劾李盛春。夫閽人、武弁得以制巡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何有於監司？

今徑直下達到部，不是祖宗的制度。”皇帝不聽從。出京任河南右參政。不久徵召爲太僕少卿，四次遷升至左副都御史。

二十四年，極力進諫當時政治的失誤，說：

近來皇帝很少御臨朝廷，君臣上下不交流。或者懷疑朝廷大臣不可完全信任，或者懷疑朝廷政事不可完全聽從。君臣相互猜忌，政事累積廢弛。致使市井奸詐之徒得以窺測皇上的意旨，左右之人得以操縱威勢權力。唯利是圖，禍害將達到什麼地步。謹將三輕二重的弊端爲陛下陳述。

一、部院的分量逐漸變輕。或者職位空缺而不補任，或者使用其人而不給予任命。像工部這一官署，少卿獨自代理，已經是奇怪的事情了，而吏部尚書是什麼樣的官職，幾個月空着職位。司法官吏論定劉世延的罪行，奏疏竟然留置宮中不交辦，主事劉冠南的奏疏呈入立即下達。爲何聽從小臣而不聽從大臣，個人上疏下達而官署上疏不下達呢！以至於户曹三次上疏進諫開礦，臣院九次上疏催促選拔地方官進京任職，都留置不批覆。議論大事則十次上疏有九次不施行，碰上朝臣集體推薦則十個人有九個人不任用。大臣是百官的表率，怎麼輕微到這種地步。

二、科道官的職位逐漸變輕。五科都給事中長久空缺而不補任，御史曹學程一旦被拘禁不再釋放，考查選拔言官，屢次奏請屢次擱置，以致守喪期滿補任官職，也都擱置不實施。這是不想言官充實。政治没有失誤，哪裏害怕有人進言。衹會使唯唯諾諾成風，正直敢言的想法斷絶，國家大事將怎樣決定啊？

三、撫按的責任逐漸減輕。像開礦一事，撫按有進言，都遭到嚴詞斥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户的身份而狂妄地彈劾李盛春。那些看門人、武官能够制約巡撫的權力，法度不是倒置了嗎？一個宦官得志，衆多宦官效法，撫按束手無爲，負有監察之責的撫按有

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

什麽用呢？從此陛下的百姓將没有人安撫了。

一、進獻之途漸重。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爲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户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構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媚子宵人投袂競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僨軍武帥，憑藉錢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

四、進獻的途徑逐漸加重。下級官吏捐獻俸禄，讀書人進獻錢財，名義上是資助工程，實際上懷有希圖僥幸之心。嚴重的如百户王守仁因謀求恢復世襲的爵位，虚妄地誣陷楚王，而使陛下對至親恩情淡薄；主簿張以述爲求得恢復舊職，愚妄地進獻白鹿，而使陛下德行因賞弄玩物受到損害。各部大臣糾正不聽，言官糾正不聽，已經明白顯示皇上的好惡，大開接受進獻之門。將會看到獻媚小人競相奮起，今天進獻靈異吉祥的物品，明天貢獻奇珍異寶，最終使喪失節操的文官、打敗仗的將帥，憑藉錢神，求取原來失去的東西，不到像嘉靖末年的那種混亂情况不會停止。

一、内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温。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構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必賴家奴，於是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急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舶，繼而復鎮守，内可以謀坐營，外可以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

五、宫内差役的權勢逐漸加重。宦官紛紛四處出行，乞請的奏章没有一天不上奏，批答的聖旨没有一句不温和。皇帝左右的人憑藉武官來謀取差事，武官依靠皇帝左右的人來獲取利益，共同編造謊言，欺騙迷惑聖上的聽聞。陛下正厭惡朝廷大臣阻撓，説要辦理家事，必須依賴家奴，於是有話没有不立即聽從的。難道武官都急國君之所急，而朝廷大臣都貽誤國家嗎？如今奸詐不法確實大有人在。采礦不停止，一定會發展爲采珠；爲皇上搜羅財貨的皇店不停止，漸漸發展爲强占民田的皇莊。接着謀求市舶使，接着恢復鎮守之職，在京城可以謀得坐營官位，在地方可以謀得監軍職務。正德年間敗壞的風氣，它的鑒戒不遠。

凡此三輕二重，勢每相因，德與財不并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不報。

所有這三輕二重，勢必一一相互關聯，德行與錢財不能并立，宦官與朝廷不能同占優勝，希望陛下及早明察而儘快圖謀。皇帝没有答覆。

又明年六月，兩宫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虚文相謾，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

又第二年六月，兩宫三殿相繼發生火災。張養蒙又上疏説："近日的火災，以前未曾有過。除非君臣互相儆戒，徹底革除敗壞的風氣，恐怕以虚妄的文字互相欺騙，大禍必將來臨。臣請求

以謝嚴譴；立御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墻隱禍。然此皆應天實事，猶非應天實心也。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章奏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僚采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敗，奸以疑容。古帝王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嚴以震群工，喜諂諛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順從。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古帝王四海爲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

陛下親自拜祭天地祖先，以感謝上天的嚴厲譴責；立即御臨便殿，來瞭解世情；儘早確立太子，來維繫人心；停止銀礦、皇店的事務，杜絶全國各地的禍端；減輕對宦官宮女的刑罰，消除宮内的隱患。然而這些都是回應上天的實事，還不是回應上天的誠心。怪罪自己不如匡正自己，格除事端不如匡正思想。陛下平日已形成的思想有四種。一是貪圖安逸。祭祀宗廟懶得親自前往，呈報的奏章懶得審閲。古代帝王剛健不停止，好像不是這樣。一是好疑。懷疑到近從侍衛，那麽左右的人就没有人能保證他們的生命；懷疑到朝廷，那麽官員就不能安心於他們的職位。謀劃因爲懷疑而失敗，奸詐因爲懷疑而存在。古代帝王以最大的誠心駕馭萬物，好像不是這樣。一是好勝。大發威嚴以震懾文武百官，喜好諂諛而厭惡剛直，厭惡廷臣封還駁正詔令而喜好順從。古代帝王的我有過失你應匡正，好像不是這樣。一是貪愛財物。把搜刮錢財當作奉行公事，把進獻財物當作盡忠守節。古代帝王以四海爲家，好像不是這樣。希望陛下戒除這四種思想，儘快圖謀改革，或許天意可以回轉，國運可以保全。”皇帝也不理會。

尋遷户部右侍郎。時再用師朝鮮，命養蒙督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尚書陳蕖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告，固辭。給事中夏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啓初，賜謚毅敏。

不久遷任户部右侍郎。當時再次出兵朝鮮，命令張養蒙監督糧餉。事情平息，賜予一個兒子官職。三十年，尚書陳蕖稱病乞求辭職。詔令張養蒙代理職事。正巧張養蒙也有病正在休假，堅决推辭。給事中夏子陽彈劾他假托有病，於是免官回歸故里。在家中去世。天啓初年，賜予謚號毅敏。

孟一脈

孟一脈，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進士。爲平遥知縣。以廉能擢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上言：“近上兩宫徽號，覃恩内外，獨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投荒萬里，遠絶親闈，非所以廣錫類溥仁施也。”疏入，忤張居正，黜爲民。

孟一脈，字淑孔，東阿人。隆慶五年中進士。爲平遥知縣。因廉潔能幹提升爲南京御史。萬曆六年五月，進言説：“近來敬增兩宫徽號，廣施恩澤於内外，祇有御史傅應禎，進士鄒元標，部郎艾穆、沈思孝，流放到萬里荒野，與父母遥遠地隔絶，這不是廣泛賜福衆人普遍施行仁政。”奏疏呈入，冒犯了張居正，被貶斥爲民。

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

張居正死後，起用任原職，上疏陳述五件

言：

近再選宮女至九十七人，急徵一時，輦下甚擾。一也。

中外章奏，宜下部臣議覆，閣臣擬旨，脫有不當，臺諫得糾駁之。今乃不任臣工，顓取宸斷，明旨一出，臣下莫敢犯顏。二也。

士習邪正，繫世道污隆。今廉耻日喪，營求苟且。亟宜更化救弊，先實行而後才華。三也。

東南財賦之區，靡於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之乎？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遇聖節則有壽服，元宵則有燈服，端陽則有五毒吉服，年例則有歲進龍服。以至覃恩錫賚，小大畢沾；謁陵犒賜，耗費巨萬。錙銖取之，泥沙用之。於是民間習爲麗侈，窮耳目之好，竭工藝之能，不知紀極。夫中人得十金，即足供終歲之用。今一物而常兼中人數家之産。或刻沉檀，鏤犀象，以珠寶金玉飾之。周鼎、商彝、秦鉈、漢鑒，皆搜求於海内。窮歲月之力，專一器之工；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殊不知財賄易盡，嗜欲無窮。陛下誠能恭儉節約以先天下，禁彼浮淫，還之貞樸，則財用自裕，而風俗亦淳。四也。

邊疆之臣，日弛戎備，上下蒙蔽，莫以實聞。由邊臣相繼爲

事，說：

近來又選宮女達九十七人，一時間緊急徵召，京城受到嚴重騷擾。第一件事。

朝廷内外呈報的奏章，應該下發各部大臣議論答覆，大學士擬定聖旨，假如有什麽不當，言官可以糾正駁回它。如今却不使用群臣百官，完全取决於皇上的决斷，聖旨一發出，臣下没有人敢冒犯君王的威嚴。第二件事。

士大夫風氣的邪與正，關係到社會道德的興衰。如今廉耻之心日益淪喪，追名逐利，不循禮法。應儘早改革糾正弊端，先看品行而後看才華。第三件事。

東南富裕的區域，錢財浪費在精巧的玩物上，民力已枯竭了，這不是陛下有意提倡的嗎？多年以來，皇帝用品供不應求。今天從光禄寺提取，明天從太僕寺提取，浮梁的瓷器，南海的珠寶，玩物的奇特，器具的精巧，日新月異。遇上皇帝生日則有壽服，元宵節則有燈服，端陽節則有五毒吉服，年終則有歲進龍服。以至於廣施恩澤賞賜，大大小小的官員都沾光受益；拜謁陵墓犒勞賞賜，耗費大量錢財。一點一滴地取來，像泥沙一般地使用。於是民間習俗變得華麗奢侈，窮盡視聽的喜好，竭盡技藝的能事，不知道限度。中等人家得到十金，就足以供給一年的費用。現在一個器物常常是幾家中等人家財産的數倍。或者雕刻沈香木檀木，雕刻犀角象牙，用珠寶金玉裝飾它們。周代的鼎、商代的彝器、秦代的秤錘、漢代的銅鏡，都在全國各地搜求。窮盡成年累月的氣力，致力於一個器物的精工；耗盡生平的資財，求取看一眼的舒適。殊不知財貨容易用完，而欲望没有窮盡。陛下如真能恭謹儉樸節制來引導天下，禁止那些輕薄淫佚，使社會回復到清簡樸素，那麽財物自然充裕，而風俗也會淳厚。第四件事。

邊疆大臣，日漸鬆弛戰備，上下欺騙蒙蔽，没有人報告實情。這些人從邊疆大臣相

本兵，題覆處分，盡在其口。言出而中傷隨之，誰肯爲無益之談，自取禍敗哉？漁夫舍餌以得魚，未聞以餌養魚者也。今以中國之文帛綺綉爲番戎常服，雖曰貢市，實則媚之。邊臣假貢市以賂戎，戎人肆剽竊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誑君父。幸其不來，來則莫禦。所謂以餌養魚者也。請明詔樞臣，洗心易慮。戰守之備，一一講求，付之邊臣。使將識敵情，兵識將意，庶乎臂指如意，國可無虞。五也。

繼升爲兵部尚書，上奏回覆的處理，全在他們口中。正直的話一出口而中傷之辭就隨之而來，誰還肯説對自己有害無益的話，自取災禍失敗啊？漁夫花費魚餌來釣魚，没有聽説用魚餌來養魚的。如今讓中原華美的布帛綺麗的絹綉變成番戎各族的日常服裝，雖説是以進貢貿易取得，實際上却是討好他們。邊疆大臣藉進貢貿易來賄賂番戎，番戎肆意掠奪而要挾我。彼此相互欺騙，來蒙蔽陛下。幸虧他們没來進攻，來了就没有人能抵禦。這就是人們所説的用魚餌來喂養魚啊。請求明確詔示宰輔重臣，改變思想。作戰守的準備，要一一修習研究，把它們交付給邊疆大臣。使將帥瞭解敵情，士兵瞭解將帥的意圖，纔有希望運用自如，國家能够没有憂患。第五件事。

疏入，忤旨，謫建昌推官。屢遷南京右通政。移疾歸。

奏疏呈入，違背了聖意，貶爲建昌推官。多次升遷後任南京右通政。稱病回家。

四十一年，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居三年，廷推左副都御史。未得命，給事中官應震論其縱子驕恣。疏雖留中，一脈竟引疾去。年八十一卒。

四十一年，起用任右僉都御史，巡視撫察南安、贛州。過了三年，朝廷大臣推薦他任左副都御史。還没有得到任命，給事中官應震彈劾他放縱兒子驕横妄爲。奏疏雖然留置宫中没有交辦，孟一脈最終稱病離去。八十一歲時去世。

一脈初以直諫著聲。晚膺節鉞，年力已衰，不克有所表樹云。

孟一脈最初以直言敢諫著稱。晚年擔當重任，精力已經衰退，不能有所建樹了。

何士晋

何士晋，字武莪，宜興人。父其孝，得士晋晚。族子利其資，結黨致之死。繼母吴氏匿士晋外家。讀書稍懈，母輒示以父血衣。士晋感厲，與人言，未嘗有笑容。

何士晋，字武莪，宜興人。父親何其孝，生育何士晋很晚。同族子侄貪圖他家的資産，勾結成黨將何其孝害死。繼母吴氏把何士晋藏到娘家。讀書稍有懈怠，繼母就把他父親的血衣給他看。何士晋感憤激烈，與人説話，從來没有笑容。

萬曆二十六年，舉進士。持血衣訴之官，罪人皆抵法。初授寧波推官，擢工科給事中。首疏請通章奏、緩聚斂。俄言：“衮職有闕，廷臣言雖逆耳，每荷優容。獨論及輔臣，必欲借主威以泄憤。是陛下負拒諫之名，輔臣收固寵之實，天下所以積憤

萬曆二十六年，考中進士。拿着血衣告到官府，罪人都伏法抵罪。起初拜授寧波推官，提升爲工科給事中。最先上疏請求疏通上奏的文書、減輕聚斂財物。不久又進言：“帝王有失誤，朝臣進言雖然逆耳，每每受到寬容。衹是論告到宰輔重臣，一定要藉助君主的威嚴來發泄憤恨。這樣陛下承擔了拒絶規勸的名聲，宰輔重臣得到了

輔臣而不能平也。如孫鑛、郭子章、戴燿、沈子木，宜舍不舍，公論乖違，輔臣賡安得不任其咎？”無何，劾左都督王之楨久掌錦衣，爲内閣爪牙，中樞心腹。又劾大學士王錫爵逢君賊善，召命宜停；户部尚書趙世卿誤國，無大臣體。已，復言：“朝端大政，宜及今早行者，在放輔臣以清政地，罷大臣被論者以伸公議，斥王之楨以絶禍源，釋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蘇冤獄。”

初，皇長孫生，有詔起廢，列上二百餘人。閲三年，止用顧憲成等四人。士晉請大起廢籍。瑞王將婚，詔典禮視福王，費當十九萬。初，帝弟潞王婚費不及其半，士晉請視潞王。帝將崇奉太后，詔建靈應宫，士晉以非禮力争，且曰：“聖母所注念者東宫出講，諸王早婚，與遺賢之登進也，乃諸臣屢請不應。而不時内降者，非中貴之營求，即鬼神之香火，何也？”帝皆不省。

未幾，有張差梃擊之事。王之寀鉤得差供，帝遷延不决，士晉三上疏趣之。當是時，變起非常，中外咸疑謀出鄭國泰，然無敢直犯其鋒者。郎中陸大受稍及之，國泰大懼，急出揭自明，人言益籍籍。士晉乃抗疏曰：

陛下與東宫，情親父子，勢共安危，豈有禍逼蕭墻，不少動念者。候命逾期，旁疑轉棘。竊詳大受之疏，未嘗實指國泰主謀，何張皇自疑乃爾？因其自疑，人益不能無疑，然人之疑國泰，不自今日始也。陛下試問國泰，三王之議何由起？《閨範》

鞏固受寵地位的實惠，天下所以累積憤怒於宰輔重臣而不能平息。像孫鑛、郭子章、戴燿、沈子木，應當捨棄而不捨棄，與公衆輿論背離，宰輔重臣朱賡哪能不承擔此事的罪過？”不久，彈劾左都督王之楨長時間執掌錦衣衛，成爲内閣的爪牙，兵部的心腹。又彈劾大學士王錫爵奉迎君主殘害好人，應當停止召見；户部尚書趙世卿貽誤國家，没有大臣的風範。之後，又進言：“朝廷大政，應該在現在儘早實行的，在於將宰輔重臣外調以清理朝廷，罷免被彈劾的大臣以伸張公衆輿論，貶斥王之楨以斷絶禍源，釋放卞孔時、王邦才等以解救冤獄。”

起初，皇長孫降生，有詔令起用被貶斥的官員，羅列上報了二百多人。過了三年，衹起用了顧憲成等四人。何士晉奏請廣泛起用被貶斥的人員。瑞王即將成婚，詔令典禮比照福王，費用達十九萬。當初，皇帝弟弟潞王成婚費用不到他的一半，何士晉請求比照潞王。皇帝打算尊崇奉祭太后，詔令修建靈應宫，何士晉以不合禮儀極力諫諍，并且説：“太后所思慮的是太子外出就學，衆王及早成婚，和棄置賢才的進用，然而衆大臣多次請求都不答應。而不時從宫中下發的聖旨，不是朝中高官的營求，就是祭鬼神的香火，這是爲什麽呢？”皇帝都不理會。

不久，發生張差梃擊案一事。王之寀智審得到張差的供詞，皇帝拖延不裁決，何士晉三次上疏催促。當時，變故發生非同尋常，朝廷内外都懷疑陰謀出自鄭國泰，但没有敢正面觸犯他的鋒芒的。郎中陸大受稍微涉及到他，鄭國泰非常害怕，急忙呈交揭帖自我表白，人們更加議論紛紛。何士晉於是上疏直言説：

陛下與太子，情感是親父子，形勢必共安危，哪裏有災害都逼近宫内了，還毫不動心的。等候詔命已超過了期限，旁人疑惑反而急迫。我私下裏推敲陸大受的奏疏，没有明白指證鄭國泰是主謀，爲什麽驚慌自己疑心成這樣？因爲他自己疑心，别人就更不能没有懷疑，然而别人懷疑鄭國泰，不是從今天開始的。陛下試問鄭國泰，三王同時册封

之序何由進？妖書之毒何由構？此基禍之疑也。孟養浩等何由杖？戴士衡等何由戍？王德完等何由錮？此挑激之疑也。南宗順，刑餘也，而陰募死士千人，謂何？順義王，外寇也，而各宮門守以重兵，謂何？王曰乾，逆徒也，而疏中先有龐保、劉成名姓，謂何？此不軌之疑也。三者積疑至今日，忽有張差一事，正與往者舉措相符，安得令人不疑！且今日之疑國泰，又非張差一事已也。恐騎虎難下，駭鹿走險，一擊不效，別有陰謀。陛下不急護東宮，則東宮爲孤注。萬一東宮失護，而陛下又轉爲孤注矣。

國泰欲釋人疑，惟明告貴妃，力求陛下速執保、成下吏。如果國泰主謀，是乾坤之大逆，九廟之罪人，非但貴妃不能庇，即陛下亦不能庇也。借劍尚方，請自臣始。或別有主謀，無與國泰事，請令國泰自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悉屬國泰保護，稍有疏虞，罪即坐之，則臣與在廷諸臣亦願陛下保全國泰身，無替恩禮。若國泰畏有連引，預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俾之遠逃，或陰斃張差，以冀滅口，則罪愈不容誅矣。惟聖明裁察。

疏入，帝大怒，欲罪之。念事已有迹，恐益致人言，而吏部先以士晉爲東林黨，擬出爲浙江僉事，候命三年未下。至是，帝急簡部疏，命如前擬。吏部言闕官已補，請改命。帝不許，命調前補者。吏部又以士晉積資已深，秩當參議。帝怒，切責尚書，

的建議從何而起？《閨範》的序文從哪裏進獻的？妖書的毒害從哪裏造成的？這是肇禍的嫌疑。孟養浩等因什麽被杖打？戴士衡等因什麽去戍邊？王德完等因什麽被禁錮？這是挑撥煽動的嫌疑。南宗順，是受過刑罰的人，却秘密招募敢死壯士一千人，爲什麽？順義王，國外的敵寇，而各宫門以重兵把守，爲什麽？王曰乾，叛逆之徒，而奏疏中先有龐保、劉成的姓名，爲什麽？這是圖謀不軌的嫌疑。三方面的疑惑積累到今天，忽然發生張差梃擊一案，正與先前的舉動相符，怎能讓人不懷疑！况且今天懷疑鄭國泰，又不是張差一件事而已。恐怕騎虎難下，受驚之鹿鋌而走險，一次行動不奏效，會另有陰謀。陛下不緊急保護太子，那麽太子就會成爲孤注。萬一太子失去保護，而陛下又轉而成爲孤注了。

鄭國泰要想解除别人的懷疑，衹有明白告訴貴妃，盡力請求陛下儘快逮捕龐保、劉成入獄審問。如果鄭國泰是主謀，是國家的大叛逆，祖宗的罪人，不但貴妃不能包庇，即使是陛下也不能庇護。犯顔直諫，誅殺奸邪，請從臣開始。或者另有主謀，不關鄭國泰的事，請令鄭國泰自己承擔重任，凡皇太子、皇長孫起居都由鄭國泰保護，稍有疏忽，隨即判他的罪，那麽臣與在朝諸臣也願意陛下保全鄭國泰的生命，不廢棄皇帝對他的禮遇。倘若鄭國泰畏懼有所牽連，想迷惑陛下的明察，長久耽擱在朝廷上審訊，或者暗中遣散黨羽，讓他們遠遠逃走，或者秘密害死張差，希望以此滅口，那就更加罪大惡極了。希望皇帝英明審察裁斷。

奏疏呈入，皇帝大怒，想治他的罪。想到事件已有踪迹，恐怕更加引起人們議論，而吏部先前把何士晋當作東林黨，擬定調出京城任浙江僉事，等候命令三年没有下達。到這時，皇帝急忙找出吏部奏疏，下令照先前所擬定的辦理。吏部説空缺的官員已經補任，請求另行任命。皇帝不許可，命令調走先前補任的官員。吏部又認爲何

奪郎中以下俸。士晉之官四年，移廣西參議。光宗立，擢尚寶少卿，遷太僕。

士晉資歷已經很深，級别應當任參議。皇帝發怒，嚴厲斥責尚書，剥奪郎中以下官員的俸禄。何士晉赴任四年，改任廣西參議。光宗即位，提升爲尚寶少卿，升任太僕。

天啓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安南入犯，督將吏屢擊却之。四年，擢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明年四月，魏忠賢大熾，争梃擊者率獲罪。御史田景新希旨，誣叛臣安邦彦賄士晉十萬金，阻援兵。遂除士晉名，徵賄助餉。士晉憤鬱而卒。有司徵贓急，家人但輸數百金，産已罄。會莊烈帝立，獲免，復官賜恤。

天啓二年，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視撫察廣西。安南進犯，率領將士多次擊退他們。四年，提升兵部右侍郎，總管兩廣軍事，兼巡視撫察廣東。第二年四月，魏忠賢勢力大爲囂張，諫諍梃擊案的官員都獲罪。御史田景新迎合魏忠賢的旨意，誣陷叛亂之臣安邦彦賄賂何士晉十萬金，阻止援兵。於是革除何士晉的官籍，徵收賄賂的錢財補充軍餉。何士晉憤恨抑鬱去世。有關官員徵收賄賂的錢財很急，家人纔交付幾百，家産就已罄盡了。恰逢莊烈帝即位，得以免罪，恢復官職，賜予撫恤。

陸大受　張庭　李倖

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屢遷户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大受請大减田額，因劾鄭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王之寀發張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宫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内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寧者，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竟而速斷耶？"户部主事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内，狙擊青宫，陛下宜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册立、選婚及近時東宫出講、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强而後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皆不報。

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中進士。授與行人，多次遷升至户部郎中。福王將要前往封國，下詔賜與莊田四萬頃。陸大受請求大量削减田地的數量，順勢彈劾鄭國泰驕傲放縱違犯法紀的罪狀，奏疏留置宫中没有交辦。王之寀揭發張差梃擊事件，陸大受上疏直言説："東宫是什麽地方，張差是什麽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棍棒直犯太子宫殿，此天下是什麽樣的世道啊！已經招認了一個宦官，怎麽會不知道他的名字？已經招認了一個大的府第，怎麽會不知道它的所在？那三老、三太互爲表裏，霸州武舉人高順寧，如今都藏在什麽地方？爲什麽不嚴加追究迅速决斷呢？"户部主事蒲州張庭，與陸大受是同年的進士，也進言説："奸邪之人突然進入皇宫，襲擊太子，陛下該有何等震怒，應立即徹底追查主謀，但朝廷大臣交互上奏，完全不作批答，這是爲什麽呢？國君身邊藏有奸邪之人，上下蒙蔽，都由於陛下注意力偏向某一方面，皇太子召見很少，而在此之前的太子册立、選婚及近期的太子出宫學習、郭妃擇地安葬等事，陛下都極其遲疑，勉强而後同意。那些宦官哪能不妄生猜測，暗中蓄謀作亂，於萬一之中求僥幸得逞啊！"都不批覆。

大受尋出爲撫州知府，以清潔著聞。居二年，徐紹吉、韓浚以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被齮齕。引退，抑鬱以死。

又有聞喜李俸者，爲刑部郎中。當諸司會鞫時，張差語涉逆謀，郎中胡士相等相顧不敢録。俸力爭，乃得入獄詞，遂爲鄭氏黨所惡。及遷鳳翔知府，諸黨人以言懾之，竟不敢之任。後復中以京察，卒於家。

天啓初，御史張慎言、方震孺、魏光緒、楊新期交章訟三人冤。乃贈庭、俸光禄寺少卿，大受起補韶州。已，都御史高攀龍請加庭、俸蔭謚，不果。大受未幾卒。

王德完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西陲失事，德完言：“諸邊歲糜餉數百萬，而士氣日衰，戎備日廢者，以三蠹未除，二策未審也。何爲三蠹？一曰欺，邊吏罔上也。二曰徇，市賞增額也。三曰虚，邊防鮮實也。何謂二策？有目前之策，有經久之策。謹守誓盟，苟免搏噬，此計在目前。大修戰具，令賊不敢窺邊，則百年可保無事，此計在經久。今經略鄭洛主款，巡撫葉夢熊又言戰，邊臣不協，安望成功。”帝爲飭二臣。石星爲本兵，德完上十議以規時，帝納之。已，請裁李成梁父子權，劾褫黔國公沐昌祚冠服，罷巡撫朱孟震、賈待問、郭四維，少卿楊四知、趙卿。又發廣東總督劉繼文、總兵官李棟等冒功罪。半歲章數十上，率軍國大計。

累遷户科都給事中。上籌畫邊餉議，言：“諸邊歲例，弘、正間止四十三萬，至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而

陸大受不久調出任撫州知府，以廉潔著稱。過了兩年，徐紹吉、韓浚假藉考察京官免去他的官職。張庭又升任郎中，遭到陷害。辭去官職，抑鬱而死。

又有聞喜李俸，任刑部郎中。當各司會審時，張差言語涉及到叛逆的陰謀，郎中胡士相等面面相覷不敢記録。李俸極力争取，纔得以寫入供詞，於是被鄭氏黨羽憎惡。到遷任鳳翔知府時，衆黨羽用言語威脅他，最終没敢赴任。後來又因考察京官遭到中傷，在家中去世。

天啓初年，御史張慎言、方震孺、魏光緒、楊新期交互上奏章申訴三人冤情。於是追贈張庭、李俸光禄寺少卿，陸大受被起用補任韶州。之後，都御史高攀龍請求追加張庭、李俸蔭襲子弟和謚號，没有批准。陸大受不久去世。

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萬曆十四年中進士。選爲庶吉士，改任兵科給事中。西方邊境戰事失利，王德完進言説：“各邊鎮每年耗費軍餉數百萬，而士氣日益衰落，戰備日益荒廢的原因，是因爲三種禍害没有清除，兩種策略没弄明白。什麽是三種禍害？一是欺騙，邊疆官員欺瞞上級。二是徇私，邊貿酬報增加數額。三是虚假，邊防少有實事。什麽是兩種策略？有目前的策略，有長久的策略。謹慎遵守誓言盟約，權且免於侵略吞并，這是目前計劃。大修武器，使賊寇不敢窺伺邊境，那麽一百年可保無事，這是長遠計劃。如今經略鄭洛主和，巡撫葉夢熊又主戰，邊疆大臣不協調，哪能企望成功。”皇帝爲此告誡了兩位大臣。石星任兵部尚書時，王德完上奏十條建議來規勸，皇帝采納了這些建議。之後，請求削減李成梁父子的權力，彈劾免去黔國公沐昌祚的官職，罷免巡撫朱孟震、賈待問、郭四維，少卿楊四知、趙卿。又揭發廣東總督劉繼文、總兵官李棟等假冒戰功的罪行。半年時間上奏章幾十封，都是統軍治國的重大策略。

多次遷升至户科都給事中。上呈籌劃邊防軍餉的建議，説：“各邊鎮每年的軍餉，弘治、正德年間衹有四十三萬，到了嘉靖時期就有二百七

今則三百八十餘萬。惟力行節儉，足以補救。蓋耗蠹之弊，外易剔而内難除。宜嚴劾内府諸庫，汰其不急。又加意屯田、鹽法，外開其源，而内節其流，庶幾國用可足。”時弗能用。倭寇久躪朝鮮，再議封貢。德完言：“封則必貢，貢則必市，是沈惟敬誤經略，經略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朝廷也。”後封果不成。德完尋以疾歸。

十多萬，如今則有三百八十多萬。衹有努力實行節儉，纔足以補救。大概耗費損害的弊端，外邊容易剔除而裏面難以清除。應該嚴厲查處内府各庫，淘汰那些不急需的。又要特别注意屯田、鹽務，在外開拓來源，在内節制流失，也許國家費用可以充足。”當時没能采用。倭寇長時間蹂躪朝鮮，朝廷再次議論對倭賜封准其進貢。王德完進言説：“賜封就必定進貢，進賜就必定貿易，這是沈惟敬誤導經略，經略誤導總督，總督誤導兵部尚書，兵部尚書誤導朝廷。”後來賜封果然没有成功。王德完不久因病回家。

二十八年，起任工科。極陳四川采木、榷税及播州用兵之患。又言三殿未營，不宜復興玄殿、龍舟之役。皆不報。已，劾湖廣税使陳奉四大罪。再疏極論，謂奉必激變。奉果爲楚人所攻，僅以身免。尋因禱雨言：“今出虎兕以噬群黎，縱盗賊而吞赤子，幽憤沉結，叩訴無從，故雨澤緣天怒而屯，螟螣因人妖而出。願盡撤礦税之使，釋逮繫之臣，省愆贖過，用弭災變。”不報。四川妖人韓應龍奏請榷鹽、采木。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以忤税使被逮。德完皆力争。復劾山東税使陳增、畿輔税使王虎罪。不報。

二十八年，起用任職於工科。極力陳述四川采木、徵税及播州用兵的禍害。又説三座宫殿没有營造，不宜再興起玄殿、龍舟的工程。都没有批覆。之後，彈劾湖廣税使陳奉四大罪狀。再次上疏極力論告，説陳奉必定激起變亂。陳奉果真被楚人所攻擊，僅僅隻身免於災難。不久趁求雨進言説：“如今放出虎兕去撕咬百姓，放縱盗賊去吞食萬民，幽憤鬱結，申訴無門，所以雨水因上天發怒而阻塞，螟螣因人事反常而出現。希望全部撤除礦税使臣，釋放拘捕的大臣，反省過錯彌補闕失，用來消除災害。”没有批覆。四川一個有妖術的人韓應龍奏請徵收鹽税、采伐樹木。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因冒犯税使被逮捕。王德完都極力諫諍。又彈劾山東税使陳增、京城附近地方税使王虎的罪行。没有批覆。

已，極陳國計匱乏，言：“近歲寧夏用兵，費百八十餘萬；朝鮮之役，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二百餘萬。今皇長子及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萬，而袍服之費復二百七十餘萬，冗費如此，國何以支?”因請減織造，止營建，亟完殿工，停買珠寶，慎重采辦，大發内帑，語極切至。帝亦不省。

後來，又極力陳述國家財政匱乏，説：“近年寧夏用兵，費用一百八十多萬；朝鮮之戰，七百八十多萬；播州之戰，二百多萬。如今皇長子及衆王子册封、加冠成婚達到九百三十四萬，而衣物的費用又要二百七十多萬，不必要的開支像這樣多，國家拿什麽支付?”因而請求削減紡織，停止營建，儘快結束宫殿工程，停止購買珠寶，慎重采辦，大量發放内庫錢財，言語極爲懇切。皇帝也不理會。

時帝寵鄭貴妃，疏皇后及皇長子。皇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而皇后亦多疾。左右多竊意后崩，貴妃即正中宫位，其子爲太子。中允黄輝，皇

當時皇帝寵愛鄭貴妃，疏遠皇后及皇長子。皇長子生母王恭妃危殆，而皇后也多病。皇帝左右很多人私下認爲皇后去世後，貴妃即扶正爲中宫，她的兒子爲太子。中允黄輝，是皇長子的侍

長子講官也，從内侍徼探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册，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十月，上疏言："道路喧傳，謂中宫役使僅數人，伊鬱致疾，阽危弗自保，臣不勝驚疑。宫禁嚴秘，虚實未審。臣即愚昧，决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果中宫不得於陛下以致疾歟？則子於父母之怒，當號泣幾諫。果陛下眷遇中宫有加無替歟？則子於父母之謗，當昭雪辨明。衡是兩端，皆難緘默。敢效漢朝袁盎却坐之議，陳其愚誠。"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旨，切責，御史奪俸有差。大學士沈一貫力疾草奏爲德完解，帝亦不釋。旋廷杖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爲皇長子耶，抑爲德完耶？如爲皇長子，慎無擾瀆。必欲爲德完，則再遲册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然帝自是懼外廷議論，眷禮中宫，始終無間矣。

講官員，從内宫侍從那兒暗中探聽到其中的情况，對王德完説："這是國家大事，旦夕有不測之禍，將來書寫在史册上會説朝廷没有賢臣。"王德完於是囑咐黄輝起草。十月，上疏説："世人盛傳，説中宫役使人員衹有幾人，憂憤鬱結引起疾病，危險不能自保，臣非常驚訝疑惑。宫禁森嚴秘密，真假不能明察。臣即使愚昧，一定知道不是這樣的。衹是言官可根據傳聞進諫。果真是中宫不討皇帝喜歡而引起疾病的嗎？那麽兒子對於父母的憤怒，應當號啕大哭婉言勸諫。真是陛下對中宫優待有加不會廢棄嗎？那麽兒子對於陛下受到的誹謗，應當昭雪辯明。衡量這兩方面，都難以緘默。膽敢仿效漢朝袁盎往後設置慎夫人座位的諫議，陳述臣愚昧的誠意。"奏疏呈入，皇帝震怒，立即將王德完投入欽犯監獄拷問審訊。尚書李戴、御史周盤等聯名上疏論辯救助。冒犯了聖意，遭到嚴詞斥責，御史被剥奪俸禄各有差别。大學士沈一貫迅速草擬奏章爲王德完辯解，皇帝的怒氣也不消解。不久在朝廷上杖責一百下，革除他的官籍。又傳諭給朝廷大臣："衆臣是爲皇長子呢，還是爲王德完呢？如果是爲皇長子，要謹慎不要擾亂。如果一定要爲王德完，那麽就再推遲册立太子一年。"朝廷大臣於是不再進言。然而皇帝從此懼怕朝廷大臣議論，眷愛禮遇中宫，始終没有隔閡了。

光宗立，召爲太常少卿。俄擢左僉都御史。天啓元年，京師獲間諜，詞連司禮中官盧受。德完請出受南京。

光宗即位，徵召爲太常少卿。不久提升爲左僉都御史。天啓元年，京城抓獲間諜，供詞牽連到司禮中官盧受。王德完請求調出盧受到南京。

初，德完直聲震天下。及居大僚，持論每與鄒元標等異。楊鎬、李如楨喪師論死，廷臣急欲誅之。德完乃上疏請酌公論，或遣戍立功，或即時正辟，蓋設兩途以俟帝寬之。且因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吴殿邦，以兩人嘗力攻李三才也。疏出，果寬鎬等。於是給事中魏大中再疏論之，德完亦力辨。帝爲詰責大中，事乃已。

當初，王德完正直的名聲震動天下。等到當了大官，所持的主張每每與鄒元標等相異。楊鎬、李如楨戰敗損失軍隊判處死刑，朝臣急於想誅殺他們。王德完却上疏請求斟酌公衆議論，或者放逐戍守立功，或者立即正法，擺出兩種辦法以待皇帝寬恕他們。并且順勢推薦順天府丞邵輔忠、通政參議吴殿邦，因爲兩人曾極力攻擊李三才。奏疏下發，果然寬恕了楊鎬等。於是給事中魏大中再次上疏彈劾他們，王德完也極力爭辯。皇帝因此責問魏大中，事情纔了結。

德完尋進户部右侍郎。給事中朱欽相、倪思輝言事獲罪，疏救之。明年，遷左。亡何卒官。其後，輔忠、殿邦以黨逆敗，僉爲德完惜之。

王德完不久進升户部右侍郎。給事中朱欽相、倪思輝進諫獲罪，上疏救助他們。第二年，升爲左侍郎。不久死在任上。這之後，邵輔忠、吴殿邦因結黨爲叛逆敗落，人們都替王德完惋惜。

蔣允儀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桐鄉知縣，移嘉興。

蔣允儀，字聞韶，宜興人。萬曆四十四年中進士。授任桐鄉知縣，調任嘉興。

天啓二年，擢御史。時廣寧已失，熊廷弼、王化貞俱論死，而兵部尚書張鶴鳴如故，糾之者反獲譴。允儀不平，疏詆其同罪佚罰。因言："近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諭。使諸臣不遵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爲也；使諸臣果遵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禄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恒暘不雨，二麥無秋，皇上於宫中祈禱，反得冰雹之災。變不虚生，各以類應。夫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於妖孽，以鬚眉之丈夫而交關於婦寺，以籍叢煬竈之奸而托之奉公潔己，是皆陰脅陽之徵也。"報聞。鶴鳴既屢被劾，因詆劾者爲群奸朋謀，而反與前尚書黄嘉善、崔景榮并以邊功晋宫保。允儀益憤，言："鶴鳴既以斬級微功邀三次之賞，即當以失地大罪伏不赦之辜。且以七百里之榆關，兼旬而後至，畏縮無丈夫氣，偃蹇無人臣禮。猶且靦顔哆口評經、撫功罪，若身在功罪外者。陛下試問鶴鳴，爲本兵，功罪殺於邊臣，今日經、撫俱論辟，鶴鳴應得何罪。又問鶴鳴，舊日經、撫俱論辟，嘉善、景榮應得何罪，赫然震怒，論究如法，庶封疆不致破壞。"帝不用。

天啓二年，提升爲御史。當時廣寧已經失守，熊廷弼、王化貞都被判處死刑，而兵部尚書張鶴鳴任職如故，彈劾他的反而遭到譴責。蔣允儀憤慨不平，上疏指責他有同樣的罪過而逃脱了處罰。趁此機會進言説："近來言官稍微進諫忠言，就遭遇不順，降職流放不止，又告誡訓諭。如果衆大臣不遵奉聖旨，而像古人那樣牽住皇帝衣襟拉斷宫殿門檻據理直諫從而甘願被貶斥驅逐，天下的事還可以治理好；如果衆大臣果真遵奉聖旨，而閉嘴不敢發表言論從而保全俸禄官位，天下的事還能談論嗎！近來，長時間天晴不下雨，大麥小麥没有收成，皇上在宫中祈禱，反而得到冰雹災害。災異不會無故産生，各自按一定的類别報應。以大地這樣的厚重而被妖孽震撼，以鬚眉男子這樣的大丈夫而去結交宦官，以憑藉瑣事蒙蔽國君這樣的奸邪而被假托爲奉行公事潔身自好，這都是陰氣威逼陽氣的徵兆。"皇帝批覆。張鶴鳴已經多次被彈劾，因爲詆毁彈劾的人是群相爲奸朋比密謀，因而反與前任尚書黄嘉善、崔景榮一起因守邊的功勞晋升宫保。蔣允儀更加憤怒，進言説："張鶴鳴既然因斬殺敵人的小功求取了三次封賞，就應當以喪失土地的大罪承擔不可饒恕的罪過。而且僅七百里之遥的榆關，二十天後纔到，畏畏縮縮没有大丈夫的氣概，傲慢没有臣子的禮儀。還厚顔張口評論經略、巡撫的功過，好像自身在功過之外。陛下試問張鶴鳴，身爲兵部尚書，功過小於邊疆大臣，今天經略、巡撫都被判處死刑，張鶴鳴應判什麽罪。又問張鶴鳴，過去經略、巡撫都判處死刑，嘉善、景榮應判什麽罪，勃然大怒，按照法律定

罪深究，也許疆界不致於破壞。”皇帝没有采用。

會議紅丸事，力詆方從哲，請盡奪官階、禄廕。其黨惡之。徐州舊設參將，山東盗熾，以允儀請，改設總兵。尋疏論四川監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功，請優叙。而劾總督張我續退縮，請罷斥。不從。

趕上議論紅丸案，極力指責方從哲，請求完全剥奪他的官級、俸禄和蔭襲。方從哲的黨羽憎惡他。徐州原來設有參將，山東盗賊猖獗，因蔣允儀奏請，改設總兵。不久上疏論説四川監司周著、林宰、徐如珂等的功績，請求提升録用。彈劾總督張我續退縮，請求罷免斥退。没有聽從。

逾月，請杜傳宣、慎爵賞、免立枷、除苛政。且言："向者丁巳之察，凡抗論國本繫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羅織。陰邪盛而陽氣傷，致有今日之禍。今計期已迫，願當事者早伐邪謀，亟培善類。"疏入，魏忠賢、劉朝輩皆不悦。以丁巳主察之人不指名直奏，責令置對。允儀言："丁巳主察者鄭繼之、李鋕也，考功科道則趙士諤、徐紹吉、韓浚也。當日八法之處分，臺省之例轉，大僚之拾遺，黑白顛倒，私意横行。凡抗論建藩，催請之國，保護先帝，有功國本者，靡不痛加催抑；必欲敗其名，錮其身，盡其倫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居政府，亓詩教、趙興邦等分部要津。凡疆圉重臣，皆賄賂請托而得，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柏、如楨，何一不出其保舉。迨封疆破壞，囹圄充塞，而此輩宴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遼事，追恨前此當軸之人也。"中旨將重譴允儀，以大學士葉向高言，停俸半歲。

過了一個月，請求杜絶傳令宣召、慎重封爵賞賜、免除刑具立枷、廢除苛刻的法令。并且説："先前丁巳年的考察，凡是大聲争論確立皇太子的編入名籍的官員，没有不被無中生有多方構陷的。陰險邪惡盛行而陽剛正直之氣受到損傷，致使有今日的災禍。如今考核官吏的時期已經臨近，希望當事者儘早鏟除邪惡的陰謀，儘快培養善良的人。"奏疏呈入，魏忠賢、劉朝等人都不高興。因爲丁巳年主持考察的人没有指出姓名直接上奏，皇帝責令答辯。蔣允儀説："丁巳年主持考察的是鄭繼之、李鋕，考核科道官的則是趙士諤、徐紹吉、韓浚。當時八種情况的處理，臺省的循例遷移，大官的補正缺點過失，黑白顛倒，私意横行。凡是大聲争論建立藩國，催促請求藩王到封國去，保護先帝，有功於太子的，没有不痛加挫抑壓制的；一定要敗壞他們的名聲，禁錮他們的身體，除盡他們的同類而後快。於是方從哲獨霸朝廷，亓詩教、趙興邦等分據重要職位。凡是邊防的重臣，都是賄賂走門路而得官的，如李維翰、楊鎬、熊廷弼、李如柏、李如楨，哪一個不出自他的保舉。等到邊疆遭到破壞，監獄充滿塞足，而這些人安然無恙。臣所以痛心遼東的戰事，追恨此前當政的人。"皇帝的諭旨打算嚴厲譴責蔣允儀，因爲大學士葉向高的進言，停發俸禄半年。

已，復因災祲上言："内降當停，内操當罷。陵工束手，非所以展孝思；直臣久廢，非所以光聖德。東南杼柚已空，重以屢次之加派；金吾冒濫已極，加以非分之襲封。聖心一轉移，天下無不順應。區區修禳虚文，安能格上穹哉！"帝不能用。

之後，又因災異進言説："宫内賞賜應當停止，宫内操練應當廢除。陵墓工程束手無策，不是表現孝敬情感的辦法；直言諫諍的大臣長期廢置，不是光大皇帝德行的辦法。東南生産廢弛，貧無所有，又多次加派苛捐雜税；侍衛濫用僞劣之人已經達到極點，還加上非分的襲蔭封賞。聖上之心一旦改變，天下没有人不順從響應的。區

區祭禱消災的虛無文字，哪裏能感動上天啊！”皇帝没有采用。

巡按陝西，條上籌邊八事。太常少卿王紹徽家居，與里人馮從吾不協。允儀重從吾，薄紹徽。魏忠賢擢紹徽佐都察院用事。五年，允儀還朝，即出爲湖廣副使。其冬，又使給事中蘇兆先劾其爲門户渠魁，遂削籍。

巡察撫視陝西，條列上呈籌劃邊疆事務的八件事。太常少卿王紹徽在家閑居，與同里的人馮從吾不和睦。蔣允儀器重馮從吾，輕視王紹徽。魏忠賢提拔王紹徽輔佐都察院事務。五年，蔣允儀回到朝中，立即派出任湖廣副使。這一年冬天，又指使給事中蘇兆先彈劾他是朋黨的首領，於是被革除官籍。

崇禎元年，薦起御史，言：“奸黨王紹徽創《點將録》，獻之逆奄。其後效之者有《同志》、《天監》、《盜柄》諸録，清流遂芟刈無遺。乞加削奪，爲傾陷忠良之戒。”從之。其冬，掌河南道事，陳計吏八則。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計京官，貶黜者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仕路爲清。尋擢太僕少卿。

崇禎元年，被推薦起用爲御史，說：“奸黨王紹徽創製《點將録》，把它進獻給弄權作勢的宦官。這以後模仿的有《同志》、《天監》、《盜柄》等録，德行高潔有名望的人於是被殺戮無遺。請求予以削官奪權，作爲陷害忠良的鑒戒。”皇帝聽從了他。這年冬天，掌管河南道事務，陳述考核官吏的八條原則。第二年，輔佐都御史曹于汴考察京官，貶降黜免二百多人，因爲官不嚴謹定罪的一百人，官場爲此變得清廉。不久提升爲太僕少卿。

四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標兵止五百，餉六千，不及一大郡監司。且承平久，人不知兵，而屬城率庳薄，無守具。六年，流賊將窺湖廣。兵部令移鎮襄陽，鄖陽益虚。其冬，賊大至，陷鄖西上津。明年，陷房縣、保康。允儀兵少，不能禦，上章乞援，且請罪。會賊入川，鄖得少緩。中官陳大金與左良玉來援，副使徐景麟見其多携婦女，疑爲賊，用炮擊之，士馬多死。大金怒，訴諸朝，命逮景麟，責允儀陳狀。已而并逮允儀下獄，戍邊，而以盧象昇代。十五年，御史楊爾銘、給事中倪仁禎相繼論薦，未及用而卒。

四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安撫治理鄖陽。各府的士兵衹有五百，軍餉六千，不及一個大郡的監司。而且太平長久，人們不通曉軍事，而下屬的城邑都低矮單薄，没有守衛用的兵器用具。六年，流賊將要窺伺湖廣。兵部命令轉移鎮守襄陽，鄖陽更加空虚。這年冬天，賊寇大量到來，攻陷鄖陽西面的上津。第二年，攻陷房縣、保康。蔣允儀兵少，不能抵禦，上奏請求援助，而且請求治罪。趕上賊寇進入四川，鄖陽稍微得到緩解。中官陳大金與左良玉前來援助，副使徐景麟見他們多携帶婦女，懷疑是賊寇，用炮攻擊他們，兵士馬匹多有死傷。陳大金發怒，控告到朝廷，下令逮捕徐景麟，責成蔣允儀陳述當時情狀。之後一并逮捕蔣允儀下獄，戍守邊疆，而讓盧象昇代替。十五年，御史楊爾銘、給事中倪仁禎相繼論辯推薦，没有等到起用就去世了。

鄒維璉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延平推官。耿介有大節。巡撫袁一驥以私憾摭布政

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昌人。萬曆三十五年中進士。授予延平推官。正直不阿，有高遠的節操。巡撫袁一驥以個人怨恨挑剔布政竇子偁

寶子俱罪，維璉以去就爭。監司欲爲一驥建生祠，維璉抗詞力阻。行取，授南京兵部主事，進員外郎。遼左用兵，疏陳數事。尋以憂去。

天啓三年，起官職方，進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神兵復遼左地，魏忠賢陰主之。維璉極言其妖妄。忠賢怒，矯旨譙責。海內方用師，將帥悉賄進，職方尤冗穢。維璉素清嚴，請寄皆絶。因極論債帥之弊，譏切中官、大臣。

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爲稽勳郎中。時言路横恣，凡用吏部郎，必咨其同鄉居言路者。給事中傅櫆、陳良訓、章允儒以南星不先咨己，大怒，共詬誶維璉。及維璉調考功，櫆等益怒，交章力攻。又以江西有吴羽文，例不當用，兩人迫羽文去，以窘辱維璉。維璉憤，拜疏求罷，即日出城。疏中以章惇攻蘇軾，蔡京逐司馬光爲言，櫆等愈怒。櫆遂顯攻魏大中、左光斗以及維璉。自是朝端水火，諸賢益不安其位矣。維璉欲去不得，詔留視事。乃嚴核官評，無少假借。

楊漣劾魏忠賢，被旨切責。維璉抗疏曰："忠賢大奸大惡，罄竹難書。陛下憐其小信小忠，不忍割棄。豈知罪惡既盈，即不忍不可得。漢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稱之；唐田令孜，僖宗亦以阿父稱之；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亦嘗寵之群臣之上。有一人老死牖下，獲保富貴哉？今陛下以太阿授忠賢，非所以爲宗社計，亦非所以爲忠賢計也。若夫黄扉元老，九列巨卿，安可自處於商輅、劉健、韓文下？"疏入，責其瀆奏。崔呈秀坐

的罪過，鄒維璉以辭職相抗争。監司想爲袁一驥建造生祠，鄒維璉直言陳説極力阻止。經保舉後調任京職，授予南京兵部主事，進升員外郎。遼左發生戰争，上疏陳述幾件事。不久因服喪離任。

天啓三年，被起用授官職方，進升郎中。刑部主事譚謙益推薦有妖術的人宋明時能役使神兵收復遼左失地，魏忠賢暗中主使這件事。鄒維璉極力陳説這種妖術的虚妄。魏忠賢發怒，假托聖旨譴責他。全國正在用兵，將帥都行賄以求進升，職方尤其冗雜污穢。鄒維璉素來清廉嚴正，請托都拒絶。因而極力論述藉行重賄而取得將帥職位的弊端，勸諫中官、大臣。

吏部尚書趙南星瞭解他的賢能，調他爲稽勳郎中。當時言官專横放肆，凡任用吏部郎官，必須要咨詢他們任言官的同鄉。給事中傅櫆、陳良訓、章允儒因趙南星不事先咨詢他們，大怒，共同辱駡鄒維璉。等到鄒維璉調任考功，傅櫆等更加憤怒，交互上奏章極力攻擊。又以江西有吴羽文，按例不當任用，兩人迫使吴羽文離任，來凌辱鄒維璉。鄒維璉憤慨，上奏章請求罷官，當天離開京城。奏疏中以章惇攻擊蘇軾，蔡京驅逐司馬光爲論據，傅櫆等更加憤怒。傅櫆於是公開攻擊魏大中、左光斗以及鄒維璉。自此朝廷水火不容，衆賢臣更加不能安居其位。鄒維璉想離開又不行，詔令留下治事。於是嚴格審核對官吏的評價，一點也不寬容。

楊漣彈劾魏忠賢，遭到聖旨嚴厲的斥責。鄒維璉直言上疏説："魏忠賢極其奸邪極其險惡，罄竹難書。陛下愛憐他的小信小忠，不忍心捨棄。哪知道罪惡滿盈後，即使不忍心也不行了。漢張讓、趙忠，靈帝以父母來稱呼他們；唐田令孜，僖宗也以阿父來稱呼他；我朝王振、曹吉祥、劉瑾，也曾經被寵幸到群臣之上。他們有一人能終其天年、保有富貴嗎？如今陛下把大權交給魏忠賢，這不是替國家考慮的做法，也不是替魏忠賢考慮的做法。至於那些朝廷元老，九位臣卿，哪能處在商輅、劉健、韓文之下呢？"奏疏呈入，皇帝斥責他褻瀆奏疏。崔呈秀犯貪污罪被

贓被劾，維璉論戍邊。諸媚璫者力別其是非，請托，拒不聽，諸逆黨交憾。及趙南星去國，維璉願與俱去，忠賢即放歸。無何，張訥劾南星，追論維璉調部非法，詔削籍。復構入汪文言獄，下吏，戍貴州。

彈劾，鄒維璉判他戍守邊疆。各個巴結宦官的人極力分辯他的對錯，向鄒維璉托人情，鄒維璉拒不聽從，衆逆黨都懷恨在心。等到趙南星離開京城時，鄒維璉希望與他一同離去，魏忠賢隨即放他回去。不久，張訥彈劾趙南星，追究鄒維璉調吏部違反法紀，詔令革除官籍。又被誣陷捲入汪文言一案，交付司法官吏審訊，戍守貴州。

崇禎初，起南京通政參議，就遷太僕少卿，疏陳卜相、久任、納言、議謚、籌兵五事。五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代熊文燦巡撫福建。海寇劉香亂，遣游擊鄭芝龍擊破之。海外紅夷據彭湖，挾互市，後徙臺灣，漸泊廈門。維璉屢檄芝龍防遏之，不聽。明年夏，芝龍剿賊福寧，紅夷乘間襲陷廈門城，大掠。維璉急發兵水陸進，芝龍亦馳援，焚其三舟，官軍傷亦衆。寇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荆嶼、石潯。諸將禦之銅山，連戰數日，始敗去。維璉在事二年，勞績甚著。會當國者溫體仁輩雅忌維璉，而閩人宦京師者騰謗於朝，竟坐是罷官。八年春，敘却賊功，詔許起用。旋召拜兵部右侍郎，遘疾不赴，卒於家。

崇禎初年，起用任南京通政參議，很快遷任太僕少卿，上疏陳述選擇相才、長期任職、采納諫言、議定謚號、籌劃軍事五件事。五年二月，提升右僉都御史，代替熊文燦巡察撫視福建。海盜劉香作亂，派遣游擊鄭芝龍打敗了他。海外紅夷占據彭湖，挾制相互貿易，後來移駐臺灣，逐漸接近廈門。鄒維璉多次發檄文要鄭芝龍防備遏止他們，不聽。第二年夏天，鄭芝龍圍剿賊寇於福寧，紅夷趁機襲擊攻陷了廈門城，大肆掠奪。鄒維璉急忙發兵水陸并進，鄭芝龍也快速救援，燒掉了他們的三艘船，官軍傷亡也很多。賊寇於是泛舟於大洋上，轉而掠奪青港、荆嶼、石潯。衆將在銅山抵禦他們，連戰數天，紅夷纔潰敗離去。鄒維璉居官任事二年，功績非常顯著。趕上主持國事的溫體仁等向來忌恨鄒維璉，而閩人在京城做官的在朝中極力誹謗，最終因此被定罪罷官。八年春，評定打退賊寇的功績，下詔准許起用。很快徵召拜授兵部右侍郎，遭逢疾病没有赴任，在家中去世。

吴羽文

吴羽文既謝病歸，至崇禎六年始復出。歷考功文選郎中。帝以積疑吏部有私，選郎十一人譴黜大半，遷者三人而已。羽文痛絶諸弊，數與溫體仁抵牾。賊毁皇陵，有詔肆赦。體仁令刑部尚書馮英以逆案入詔内。羽文執止之，而議起錢龍錫、李邦華等。偵事者誣羽文納二人賕，下獄。羽文用高鳳翔爲大名知府。鳳翔故嘗坐小罰，言者復謂其徇私，坐謫戍。侍郎吴甡等交薦，復官，未赴卒。羽文，字長卿，南昌人。萬曆四十一年進

吴羽文托病引退後，到崇禎六年纔復出。歷任考功文選郎中。皇帝因爲長期懷疑吏部有私弊，選郎十一人謫降貶黜大半，升職的僅三人而已。吴羽文極其痛恨各種弊端，多次與溫體仁發生抵觸。賊人毁壞皇陵，詔令赦免。溫體仁命令刑部尚書馮英以叛逆案寫入詔書内。吴羽文堅持制止他們，而議論起自錢龍錫、李邦華等。偵探情况的人誣陷吴羽文接受了二人的賄賂，逮捕入獄。吴羽文任用高鳳翔爲大名知府。高鳳翔過去曾經有罪受過輕微處罰，談論的人又説他徇私，獲罪被貶戍邊。侍郎吴甡等交相舉薦，恢復官職，没有赴任就去世了。吴羽文，字長卿，南昌

士。

贊曰：王汝訓諸人建言，挺謇諤之節，洊歷卿貳，不隕厥問。余懋學之言十蠹，有以哉。鄒維璉抗魏奄，拒逆黨，僅坐謫戍，幸矣。

人。萬曆四十一年中進士。

贊曰：王汝訓等人對國事有所建議，伸張正直敢言的氣節，任至高官，也不失去對他們的考察問訊。余懋學進言禍國害民的十件事，有道理啊。鄒維璉抵抗宦官魏忠賢，抗拒逆黨，衹獲罪戍邊，萬幸了。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李植 羊可立　江東之　湯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孫振基 (子)必顯　丁元薦 于玉立　李朴　夏嘉遇

李植　羊可立

李植，字汝培。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十年冬，張居正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爲閱章奏，擬詔旨如故。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爵勢益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御史江東之首暴爵奸，并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歡，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植、東之由是受知於帝。

李植，字汝培。父親李承式，自大同遷居江都，任福建布政使。李植中萬曆五年進士，被選爲庶吉士，拜授御史。十年冬天，張居正去世，馮保還在當權。他的黨羽錦衣指揮同知徐爵住在宮内，代爲批閱奏章，擬定聖旨，像過去一樣。張居正的黨羽都倚仗徐爵去主動攀附馮保，徐爵的勢力更加强大。而皇帝素來懷恨張居正、馮保，没有發作的機會。御史江東之首先揭發徐爵的邪惡，并且説兵部尚書梁夢龍與徐爵結交討取他的歡心，來取悦吏部，應當罷免。皇帝逮捕徐爵入獄，判處死刑，梁夢龍被罷免。李植於是揭發馮保十二條大罪。皇帝震怒，降罪於馮保。李植、江東之因此得到皇帝的賞識。

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寬居正所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卜壽宮於大峪山。植扈行閲視，謂其地未善。欲偕東之疏争，不果。明年，植還朝。時御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吴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執政方忌中行、用賢，且心害植三人寵。會争御史丁此吕事及論學謨卜壽宫之非，與申時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第二年，李植巡察撫視京城附近地區，請求放寬張居正所制定的百官乘坐驛站車馬的禁令，皇帝聽從了他。皇帝聽取了禮部尚書徐學謨的進言，打算在大峪山選擇墓地。李植隨從皇帝出行檢閲視察，説這個地方不好。打算偕同江東之上疏力争，没有成功。第二年，李植回到朝中。當時御史羊可立也因追究張居正得到皇帝的賞識。三人更加相互結交，也頗以吴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執政的人正妒忌吴中行、趙用賢，而且心裏害怕李植等三人得寵。恰逢争論御史丁此吕之事及彈劾徐學謨選擇陵墓的過失，與申時行等相抵觸，最後被排斥而離職。

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

當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

學副使陸檄、河南參政戴光啓爲鄉會試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敗，此吕發其事。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啓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爲題，顯爲勸進。"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爲罪，請敕吏部核官評，以定去留。尚書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科、檄，留啓愚、光啓，而言此吕不顧經旨，陷啓愚大逆。此吕坐謫。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吕言科場事。巍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并求去。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吕，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吕，無以安時行、巍心。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爲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語尤峻。國避位不出。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温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彦、蔡時鼎、黄師顔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邇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群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耻也。祖宗二百餘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爲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指。其後，啓愚卒爲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劾去，時行亦不能救也。

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

檄、河南參政戴光啓任鄉會試考官，偏袒張居正的兒子張嗣修、張懋修、張敬修。張居正敗落，丁此吕揭發他們的事情。并且説："禮部侍郎何雒文代替張嗣修、張懋修撰寫殿試卷，而侍郎高啓愚主持南京考試，甚至以'舜亦以命禹'爲題，顯然要勸登帝位。"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都是張嗣修等的主考官，説考官衹根據撰述寫作方面的學問，哪裏知道姓名，不應當以此爲罪，請求敕令吏部核察他們做官的聲望，來决定去留。尚書楊巍建議貶黜何雒文，嵇應科、陸檄調任他職，留任高啓愚、戴光啓，説丁此吕不顧經義的宗旨，陷高啓愚於大罪。丁此吕獲罪被貶。李植、江東之及同僚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互上章彈劾楊巍，言語冒犯了申時行。江東之上疏説："申時行因二子都被録取，不願意丁此吕談論科場的事。楊巍雖然包庇張居正，實是獻媚於申時行。"申時行、楊巍一同請求離任。皇帝打算安慰留任申時行，召回丁此吕，以使雙方和解。余有丁、許國説不貶謫丁此吕，不能安撫申時行、楊巍的心。許國反復指責諫官製造事端，指責吴中行、趙用賢結黨。吴中行、趙用賢上疏辯解請求離任，言語都冒犯了許國，趙用賢的言語尤爲嚴厲。許國辭職不出仕。於是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温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御史劉懷恕等，極力論説申時行、許國、楊巍不應當離任。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御史李廷彦、蔡時鼎、黄師顔等又極力攻擊請求留任三臣的人的過失。吴中行也上疏説："法律禁止進言説大臣的仁德政績。近來因襲請求挽留張居正的遺風，輔臣辭去職位，群起上奏請求留任，稱頌功德，連篇累牘。這是諂諛的極至，非常可耻。祖宗二百多年以來，没有諫官議論國事被吏部彈劾罷官的，這是壅塞的開端，不能助長。"皇帝最後留下三個大臣，像趙錦等指責那樣責備諫官。這以後，高啓愚最終被南京給事中劉一相彈劾離任，申時行也不能救助。

皇帝追恨仇視張居正非常厲害。因爲大臣私

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風示廷臣。一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匿居正家資。帝乃諭内閣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學、趙世卿及植、東之凡五人。時行等力爲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心猶欲用植等。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卿，東之光禄少卿，可立尚寶少卿，并添注。廷臣益忌植等。

十三年四月旱，御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植數爲人言，'至尊呼我爲兒，每觀没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絶狂誕。所稱尚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御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爲之黨，樂從之游。今指植與交歡爲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不允。可立亦抗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章下内閣，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主名。帝仍欲兩爲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吴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争？"乃

下相庇護，祇有李植、江東之、羊可立能揭發他的邪惡，皇帝想使他們突然顯貴，以顯示給朝臣看。劉一相又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隱藏張居正的家財。皇帝於是傳諭内閣罷黜劉守有，越級提升張居正所抑制的丘橓、余懋學、趙世卿及李植、江東之共五人。申時行等極力替劉守有辯解，説丘橓等不宜突然提升。皇帝難以違背大臣的意見，建議雖然廢止了，内心還想重用李植等。很快，李植彈劾刑部尚書潘季馴結黨爲奸，欺騙國君，潘季馴坐罪革職。皇帝於是親手寫詔書給吏部提升李植爲太僕少卿，江東之爲光禄少卿，羊可立爲尚寶少卿，都添入備用委任名録。朝臣更加妒忌李植等。

十三年四月乾旱，御史蔡系周進言説："古代，朝中有掌握大權而專横的大臣，監獄中有冤屈的囚犯，就乾旱。李植多次對人説'皇帝稱我爲兒，每次看到没收來的珍寶玩物就喜歡我'。他肆無忌憚到這樣的地步。陛下想洗雪冤枉，而刑部尚書的冤枉，首先没有得到昭雪。現在的乾旱，實際上就是由李植引起的。"又説："李植急切地想讓吴中行執掌國政，以此來爲他的後人謀利；吴中行急切地想讓李植執掌吏政，而肆行他的私欲。倘若他們的計謀得以實現，勢必完全毒害有德之士，今天的旱災還是小的危害。"其他言語極爲狂妄怪誕。所稱説的尚書，是潘季馴。奏疏呈上，没有批覆，御史龔懋賢、孫愈賢接着上疏。江東之激於義憤上疏説："沈思孝、吴中行、趙用賢及張岳、鄒元標幾位大臣，忠義天生具備，至死不改，臣確實安心做他們的黨羽，樂意跟從他們交游。如今指責李植與他們結交爲黨，但李植尚且不如臣與他們親密，希望先罷臣的官。"不應允。羊可立也直言上疏説："奸黨懷念馮保、張居正的私人恩惠，捏造没有根據的言論，來傾軋建議國事的諸位大臣，其架勢不完全除去臣等不停止。"請求罷官。奏章下達到内閣，申時行等請求詰問羊可立所説的奸黨的主謀姓名。皇帝仍然想用兩全之計來解決，廢置了大臣的奏摺，敕令都察院："從今以後諫官議論政事，應當顧全國家大體，切勿以私害公，違犯者必須

已。七月，御史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爲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

是時，竟用學謨言，作壽宫於大峪山。八月，役既興矣，大學士王錫爵，植館師，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錫爵故以面折張居正，爲時所重。三人念時行去，錫爵必爲首輔，而壽宫地有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宫者，與曩所立表，其地不一。朦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閲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方疏辭，錫爵忽奏言耻爲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於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舍建言别無人品；建言之中，舍采摭張、馮舊事，别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大臣如國、巍、化輩，曩嘗舉爲正人。一言相左，日謀剚刃，皆不平之大者。"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因迭攻植等，帝下敬民疏，貶植户部員外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張岳以諸臣紛争，具疏評其賢否，頗爲植、東之、可立地，請令

定罪。"李植、江東之請求離任，不允許。給事御史齊世臣、吴定等交互進章彈劾羊可立不應當爲李植辯解。批覆説："朕正擔憂旱災，各大臣争執什麽呢?"纔算了結。七月，御史龔仲慶又彈劾李植、吴中行、沈思孝爲奸邪之臣，皇帝厭惡他們排擠，把他調往外地。齊世臣及御史顧鈐等連名上章論事救助，不聽。

當時，最終采用了徐學謨的進言，在大峪山建築陵墓。八月，勞役已經開始，大學士王錫爵，是李植學館的教師，江東之、羊可立又曾經特别向朝廷推薦過他，王錫爵過去因爲當面指責張居正，被當時的人敬重。三人認爲申時行離任，王錫爵必定爲首席大學士，而陵墓所在地有石頭，申時行因徐學謨的原因同意這件事，可以用這件事加給他罪名，於是聯合上疏進言："地方果真吉利就不應當有石頭，有石頭就應當上奏請求改變圖紙。但徐學謨因私心主張這一建議，申時行因與他親近的原因贊成這一主張。現在開鑿石頭來建築陵墓，與先前所立定的標志，它們的地方不相同。蒙朧改换，就像下棋那樣，不是大臣爲國家利益謀劃的忠誠。"申時行上奏辯解，説："皇帝當初視察時，李植、江東之在值宿之處見到臣，極力説形龍山不如大峪。如今已過了二年，忽然生出這種議論。他們藉事傾軋臣非常明顯。"皇帝斥責三人不應用葬師的技術來指責輔臣，剥奪俸禄半年。三人以明瞭熟習葬法推薦侍郎張岳、太常何源。兩人正上疏推辭，王錫爵突然上奏説因被李植三人所牽連感到可耻，根據道義决不可留任，順勢上奏了不公平的八件事。大體是説："張居正、馮保的案件，皇上意志在先已定，諫官剛好抓住機會，而動輒自己攀附趙用賢等犯顔直諫之黨。而且説除了進言的人其餘的人没有人品；進言的人之中，除了選取張居正、馮保舊事的，其餘的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以中等人的才資，藉助一次進言的機會，超過了朝廷大臣，每天製造衝突。大臣像許國、楊巍、舒化等，過去曾經被推舉爲正直的人。一句話不一致，就每天謀劃打擊傷害，都是不公平中突出的。"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王敬民等趁

各宣力一方，以全終始。於時行、國、錫爵、巍、化、光祖、世臣、定、愈賢皆褒中寓刺，而力詆季馴、懋賢、系周、仲慶，惟中行、用賢、思孝無所譏貶。帝責岳頌美大臣，且支蔓，不足定國是，岳坐免。帝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數十丈，如屏風，其下皆石，恐寶座將置於石上。閏月，復躬往視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於外。御史柯梃因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政。而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逵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論哂之。

機交替攻擊李植等，皇帝下達王敬民的奏疏，貶李植爲户部員外郎，江東之爲兵部員外郎，羊可立爲大理評事。張岳因衆臣紛争，上疏評述他們賢與不賢，很符合李植、江東之、羊可立的心意，請求下令各自效力一方，來使首尾圓滿。對申時行、許國、王錫爵、楊巍、舒化、陸光祖、齊世臣、吴定、孫愈賢都褒獎中寄寓指責，而極力指責潘季馴、龔懋賢、蔡系周、龔仲慶，衹有對吴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没有貶責。皇帝斥責張岳頌揚贊美大臣，而且蕪蔓囉嗦不得要領，不足以確定國家大事，張岳坐罪免職。皇帝還因李植説陵墓有數十丈的岩石，像屏風，它的下面都是石頭，惟恐寶座將建在石頭上。閏月，又親自前去視察，最後認爲大峪吉利，於是把三人調往外地。御史柯梃因自己稱説熟習葬法，極力稱贊大峪的美好，得以督察南畿學政。而李植同榜考中的給事中盧逵也迎合皇帝的意圖請求治三人的罪，遭到士大夫輿論的譏諷。

植、東之、可立自以言事見知，未及三歲而貶。植得綏德知州，旋引疾歸。居十年，起沅州知州。屢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時二十六年也。植墾土積粟，得田四萬畝，歲獲糧萬石。户部推其法九邊。以倭寇退，請因師旋，選主、客鋭卒，驅除宿寇，恢復舊遼陽。詔下總督諸臣詳議，不果行。奏税監高淮貪暴，請召還，不報。後淮激變，委阻撓罪於植。植疏辨乞休，帝慰留之。明年，錦、義失事，巡按御史王業弘劾植及諸將失律。植以却敵聞，且詆業弘。業弘再疏劾植欺蔽，詔解官聽勘。勘已，命家居聽用，竟不召。卒，贈兵部右侍郎。

李植、江東之、羊可立自從因議論政事得到皇帝的賞識，不到三年就被貶斥。李植得任綏德知州，不久稱病辭官。過了十年，起用任沅州知州。多次升官至右僉都御史，巡察撫視遼東。當時是二十六年。李植開墾土地積存米粟，得到田地四萬畝，每年收穫糧食一萬石。户部把他的做法推廣到北方的九個邊防重鎮。因爲倭寇撤退，請求藉軍隊回師之機，選取主軍、客軍的精鋭部隊，驅除慣匪，恢復原來的遼陽。詔令下交總督衆臣詳細議論，没能實行。上奏税監高淮貪婪暴虐，請求召回，没有批覆。後高淮激起變亂，把阻撓的罪名推諉到李植頭上。李植上疏辯解乞求退休，皇帝安慰挽留他。第二年，錦州、義州戰事失敗，巡按御史王業弘彈劾李植及衆將違背紀律。李植上報擊退敵兵，而且指責王業弘。王業弘再次上疏彈劾李植欺騙蒙蔽，詔令解除官職聽候勘問。勘問完之後，命令在家中聽候任用，最終没有徵召。去世，追贈兵部右侍郎。

可立，汝陽人。由安邑知縣爲御史，與植等并擢。已，由評事調大名推官。終山東僉事。

羊可立，汝陽人。由安邑知縣升爲御史，與李植等共同提升。之後由評事調任大名推官。終任山東僉事。

江東之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首發馮保、徐爵奸，受知於帝。僉都御史王宗載嘗承張居正指，與于應昌共陷劉臺，東之疏劾之。故事，御史上封事，必以副封白長官。東之持入署，宗載迎謂曰："江御史何言？"曰："爲死御史鳴冤。"問爲誰，曰："劉臺也。"宗載失氣反走，遂與應昌俱得罪。

江東之，字長信，歙人。萬曆五年進士。由行人提升爲御史。最先揭發馮保、徐爵的邪惡，得到皇帝的賞識。僉都御史王宗載曾經受張居正的指使，與于應昌共同誣陷劉臺，江東之上疏彈劾他們。慣例，御史進上密封的奏章，必須要以副本禀告上司。江東之拿着副本進入官署，王宗載迎上去對他説："江御史有何進言？"江東之回答説："爲死去的御史伸冤。"問爲誰，江東之回答説："劉臺。"王宗載喪氣而走，於是與于應昌一起獲罪。

東之出視畿輔屯政，奏駙馬都尉侯拱宸從父豪奪民田，置於理。先是，皇子生，免天下田租三之一，獨不及皇莊及勛戚莊田。東之爲言，減免如制。還朝，擢光禄少卿，改太僕。坐爭壽宫事，與李植、羊可立皆貶。東之得霍州知州，以病免。久之，起鄧州，進湖廣僉事。三遷大理寺右少卿。

江東之外出視察京城附近的屯田措施，上奏駙馬都尉侯拱宸堂叔父大量掠奪民田，交付掌管刑獄的官署。在此之前，皇子誕生，免去天下三分之一的田租，衹是不涉及皇室和有功勛的皇親國戚的莊田。江東之爲此進言，依照制度一同減免。回到朝中，提升爲光禄少卿，改任太僕。因爭論陵墓之事獲罪；與李植、羊可立一同被貶。江東之得任霍州知州，因病免職。很久以後，起任鄧州，晋升湖廣僉事。三次升遷至大理寺右少卿。

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擊高寨叛苗，斬首百餘級。京察，被劾免官。復以遣指揮楊國柱討楊應龍敗績事，黜爲民。憤恨抵家卒。

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的身份巡察撫視貴州。打擊高寨叛變的苗人，斬首一百多人。考察京官，被彈劾免去官職。又因派遣指揮楊國柱討伐楊應龍潰敗之事，貶黜爲民。憤怒痛恨到家就去世了。

東之官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闔門病疫死，遺孤一歲，人莫敢過其門。東之經紀其喪，提其孤歸，乳之。舒氏卒有後。

江東之任行人時，刑部郎舒邦儒全家因瘟疫死去，留下一個孤兒纔一歲，人們没有敢從他家門前走過的。江東之經辦他家的喪事，帶着他的遺孤回家，喂養他。舒氏最終有了後人。

湯兆京

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豐城知縣。治最，徵授御史。連劾禮部侍郎朱國祚、薊遼總督萬世德，帝不問。巡視西城，貴妃宫閹豎塗辱禮部侍郎敖文禎，兆京彈劾，杖配南京。時礦税繁興，奸人競言利。有謂開海外機易山，歲可獲金四十萬者，有請徵徽、寧諸府契

湯兆京，字伯閎，宜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職豐城知縣。政績最好，徵召拜授御史。連續彈劾禮部侍郎朱國祚、薊遼總督萬世德，皇帝不過問。巡視西城，貴妃宫中宦官侮辱禮部侍郎敖文禎，湯兆京彈劾，杖刑發配到南京。當時礦税頻繁興起，奸邪之人競相進言説開礦的利益。有説開采海外機易山，每年可以獲取黄金四十萬的，有請求徵收徽、寧各府税收，賣掉高淳

稅，鬻高淳諸縣草場者，帝意俱嚮之。兆京偕同官金忠士、史學遷、溫如璋交章力諫，不報。出按宣府、大同，請罷稅使張曄，礦使王虎、王忠，亦不納。

各縣草場的，皇帝的心意都向着他們。湯兆京偕同同僚金忠士、史學遷、溫如璋交互上章極力諫諍，不批覆。出京巡視宣府、大同，請求罷免稅使張曄，礦使王虎、王忠，也未被采納。

掌河南道。佐孫丕揚典京察，所譴黜皆當，而被黜者之黨爭相攻擊。兆京亦十餘疏應之。其詞直，卒無以奪也。詳具《丕揚傳》中。尋出按順天諸府。守陵中官李浚誣軍民盜陵木，逮繫無虛日。兆京按宣府時奏之，浚亦誣訐兆京。帝遣使按驗，事已白，而諸被繫者猶未釋，兆京悉縱遣之。東廠太監盧受縱其下橫都市，兆京論如法。

執掌河南道。輔佐孫丕揚主持考察京官，所謫降貶黜的都很恰當，而被貶黜官員的同黨爭相攻擊。湯兆京也有十餘封奏疏回應他們。他言語正直，最終没有理由打倒他。詳情記載在《孫丕揚傳》中。不久外出巡視順天等府。守護陵墓的宦官李浚誣陷軍民盜竊陵墓的樹木，不間斷地逮捕拘禁。湯兆京巡視宣府時把這件事上奏給皇帝，李浚也捏造罪名攻擊湯兆京。皇帝派遣使者查驗，事情已真相大白，而各被逮捕拘禁的人還没有被釋放，湯兆京都釋放遣返了他們。東廠太監盧受放縱他的下屬横行於都市，湯兆京依照法律治他們的罪。

還復掌河南道。福王久不之國，兆京倡給事御史伏闕固請，卒不得命。南京缺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巡按呂圖南補之，尋以年例出三御史於外，皆不咨都察院。兆京引故事爭。圖南之調，爲給事中周永春所劾，棄官歸。兆京及御史王時熙、汪有功爲圖南申雪，語侵永春并及煥，二人連章辨，兆京亦争之强。帝欲安煥，爲稍奪兆京俸。兆京以不得其職，拜疏徑歸。御史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遂助兆京攻煥。帝亦奪其俸，然煥亦引去。

回去重新執掌河南道。福王很久不到封國去，湯兆京倡導給事御史跪伏在宫前向皇帝堅决請求，最終没有獲取同意。南京缺少提學御史，吏部尚書趙煥調浙江巡按呂圖南補任，不久因歷年的常例調三位御史於外地，都没有咨詢都察院。湯兆京引舊例諫争。呂圖南調任，被給事中周永春所彈劾，棄官歸家。湯兆京及御史王時熙、汪有功替呂圖南申雪，言語冒犯了周永春并且連及趙煥，兩人聯名上疏辯解，湯兆京也極力争論。皇帝想安撫趙煥，爲此稍微剥奪了湯兆京的俸禄。湯兆京認爲不能盡到職責，上奏章徑直辭官回家。御史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於是幫助湯兆京攻擊趙煥。皇帝也剥奪了他們的俸禄，而趙煥也引退了。

兆京居官廉正，遇事慷慨。其時黨勢已成，正人多見齮齕。兆京力維持其間，清議倚以爲重。屢遭排擊，卒無能一言污之者。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湯兆京做官廉潔正直，碰到事情情緒激昂。那時黨派之勢已經形成，正直之人多被陷害。湯兆京盡力在中間維持調節，社會輿論倚重他。多次遭到排斥抨擊，最終没有什麽議論可以玷辱他。天啓年間，追贈太僕少卿。

金士衡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父應徵，雲南參政，以廉能稱。士衡舉萬

金士衡，字秉中，長洲人。父親金應徵，雲南參政，以廉潔能幹著稱。金士衡考中萬曆二十

曆二十年進士，授永豐知縣，擢南京工科給事中。疏陳礦稅之害，言："曩者采於山，榷於市，今則不山而采，不市而榷矣。刑餘小醜，市井無藉，安知遠謀，假以利柄，貪饕無厭。楊榮啓釁於麗江，高淮肆毒於遼左，孫朝造患於石嶺，其尤著者也。今天下水旱盜賊，所在而有。蕭、碭、豐、沛間河流決堤，居人爲魚鱉，乃復橫征巧取以蹙之。獸窮則攫，鳥窮則啄，禍將有不可言者。"

甘肅地震，復上疏曰："往者湖廣冰雹，順天晝晦，豐潤地陷，四川星變，遼東天鼓震，山東、山西則牛妖、人妖，今甘肅天鳴地裂，山崩川竭矣。陛下明知亂徵，而泄泄從事，是以天下戲也。"因極言邊餉告匱，宜急出內帑濟餉，罷撤稅使，毋事掊克，引鹿臺、西園爲戒。帝皆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南巡撫陳用賓拾遺被劾，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以渠等考察被黜，爲沈一貫所庇，帝皆留之。士衡疏爭。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當預推內閣。士衡以不協人望，抗章論。姜士昌、宋燾言事得罪，并申救之。給事中王元翰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傳，詔并禁章奏未下者。由是中朝政事，四方寂然不得聞。士衡力陳其非便。疏多不行。帝召王錫爵爲首輔，以被劾奏辨，語過憤激，士衡馳疏劾之。

年進士，拜授永豐知縣，提升南京工科給事中。上疏陳述礦稅的危害，說："先前在山中開礦，在市場徵稅，如今却不進山而開采，不上市場交易而徵稅了。宦官小醜，市井無賴，哪裏知道長遠打算，利用謀利的權力，貪得無厭。楊榮在麗江挑起爭端，高淮在遼左肆意毒害，孫朝在石嶺製造禍患，是尤爲突出的。如今天災水澇旱災盜賊到處都有。蕭、碭、豐、沛之間的河流決堤，居民成爲魚鱉，却仍舊濫徵捐稅巧取豪奪來逼迫他們。野獸到了困境就要搏鬥，鳥到了困境就要啄擊，禍害將是不可預測的。"

甘肅地震，又上疏說："以前湖廣冰雹，順天白天昏暗，豐潤大地下陷，四川星象異常變化，遼東天空發出如擊鼓的響聲，山東、山西則出現牛妖、人妖，如今甘肅又大震響地裂開，山崩塌河枯竭了。陛下明知道是禍亂的徵兆，却懈怠行事，是拿天下當兒戲呀。"順勢極力稱說邊糧匱乏，應當儘快拿出國庫錢財接濟軍餉，罷免撤除稅使，不要從事聚斂，引鹿臺、西園作爲戒鑒。皇帝都不聽。南京督儲尚書王基、雲南巡撫陳用賓指正過失被彈劾，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以渠等考察被貶黜，被沈一貫所庇護，皇帝都留任了他們。金士衡上疏諫爭。侍郎周應賓、黃汝良、李廷機成爲推選入內閣的預備人選。金士衡以不孚衆望，直言上章爭議。姜士昌、宋燾議論國事獲罪，金士衡都替他們伸冤救助。給事中王元翰進言軍國機密不宜抄寫傳發，詔令封閉全部沒有下達的章奏。從此以後朝中政事，天下寂然不能聽到。金士衡極力陳述它的不利。奏疏多不被采用。皇帝徵召王錫爵爲首席大學士，因爲他被彈劾而上奏辯解，言語過於憤怒激動，金士衡急速上疏彈劾他。

尋擢南京通政參議。時元翰及李三才先後爲言者所攻，士衡并爲申雪。三十九年，大計京官。掌南察者，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齊、楚、浙人之黨也，與孫丕揚北察相反，凡助三才、元翰者悉斥之。士衡亦謫兩浙鹽運副使，不赴。天啓初，起兵部

不久提升爲南京通政參議。當時王元翰及李三才先後被言官所攻擊，金士衡都替他們申訴洗雪。三十九年，考核京官。執掌南方考察的人，是南京吏部侍郎史繼偕，他是齊、楚、浙人的同黨，與孫丕揚北方考察相反，凡是幫助李三才、王元翰的官員都被罷斥。金士衡也被貶爲兩浙鹽運副使，沒有赴任。天啓初年，起用爲兵部員外

員外郎。累遷太僕少卿。引疾去，卒於家。

先是，楊應龍伏誅，貴州宣慰使安疆臣邀據故所侵地。總督王象乾不許。士衡遂劾象乾起釁。後象乾弟象恒巡撫蘇、松，以兄故頗銜士衡。廉知其清介狀，稱說不置云。

郎。多次遷升至太僕少卿。稱病辭官，在家中去世。

在此以前，楊應龍被處死，貴州宣慰使安疆臣企圖占據他過去所侵奪的土地。總督王象乾不同意。金士衡於是彈劾王象乾挑起事端。後來王象乾的弟弟王象恒巡察撫視蘇、松，因兄長的原因頗爲懷恨金士衡。很少知道他清正耿直的情狀，稱說他没有德能等等。

王元翰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三十四年，改吏科給事中。意氣陵厲，以諫諍自任。時廷臣習偷惰，法度盡弛。會推之柄散在九列科道，率推京卿，每署數倍舊額。而建言諸臣，一斥不復。大臣被彈，率連章詆訐。元翰悉疏論其非。

尋進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陳惜薪司官多之害。其秋上疏，極言時事敗壞，請帝昧爽視朝，廷見大臣，言官得隨其後，日陳四方利病。尋復陳時事，言："輔臣，心膂也。朱賡輔政三載，猶未一覯天顏，可痛哭者一。九卿强半虛懸，甚者闔署無一人。監司、郡守亦曠年無官，或一人綰數符。事不切身，政自苟且，可痛哭者二。兩都臺省寥寥幾人。行取入都者，累年不被命。庶常散館亦越常期。御史巡方事竣，遣代無人。威令不行，上下胥玩，可痛哭者三。被廢諸臣久淪山谷。近雖奉詔敘録，未見連茹彙征。苟更閲數年，日漸銷鑠。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痛哭者四。九邊歲餉缺至八十餘萬，平居凍餒，脱巾可虞；有事怨憤，死綏無望。塞北之患未可知也。京師十餘萬兵，歲糜餉二百餘萬，大都市井負販游手而已。一旦有急，能驅使赴敵哉？可痛哭者五。天子高拱深居，所

王元翰，字伯舉，雲南寧州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被選爲庶吉士。三十四年，改任吏科給事中。意氣風發，把直言進諫當作自己的職責。當時朝臣習慣了苟且怠惰，法度完全廢弛。會同推薦選任的權力分散在九列科道，都推薦京卿，每個官署的人數是過去的幾倍。而進言的衆臣，一旦斥免就不再任用。大臣被彈劾，都交互上疏攻擊。王元翰都上奏論述它的過失。

不久晋升工科右給事中，巡視廠庫，極力陳述惜薪司官多的害處。這一年秋天上疏，極力進言時事敗壞，請求皇帝拂曉視朝，在朝廷接見大臣，言官要跟隨在後面，每天陳述全國各地的利弊。不久又陳述時事，說："輔臣，是主要的輔佐人員。朱賡輔佐治理政事三年了，尚未見過天子的容顏，這是應當痛哭的第一件事。九卿多半虛設，更嚴重的是整個官署没有一個人。監司、郡守也長年没有官員，或者一個人兼任多個職務。事情不與自己密切相關，行政自然就敷衍了事，這是應當痛哭的第二件事。兩都臺省祇有寥寥幾人。經推薦擔任京職的地方官，多年不被任命。庶吉士散館也超出了固有的期限。御史巡察四方之事結束，無人可供派遣。政令不能執行，上下互相輕慢，這是應當痛哭的第三件事。被廢棄的衆大臣長期淪落於山谷。近來雖然奉詔録用，没有看到擢用一人而連帶起用其他賢人的現象。如果再過數年，這些人就會逐漸消失。賢人没有，國家困苦，這是應當痛哭的第四件事。北方九個邊防重鎮每年軍餉缺少達八十餘萬，平日飢寒交迫，作官後處境令人憂慮；有事就怨憤，不能指望他們效死沙場。塞北的隱患不可預料。

恃以通下情者，祇章疏耳，今一切高閣。慷慨建白者莫不曰‘吾知無濟，第存此議論耳’。言路惟空存議論，世道何如哉！可痛哭者六。榷稅使者滿天下，致小民怨聲徹天，降災召異。方且指殿工以爲名，借停止以愚衆。是天以回祿警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剥萬民也。衆心離叛，而猶不知變，可痛哭者七。郊廟不親，則天地祖宗不相屬；朝講不御，則伏機隱禍不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且青宫輟講，亦已經年，親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獨奈何不爲宗社計也！可痛哭者八。”帝皆不省。

京城十多萬士兵，每年耗費軍餉二百多萬，大多是市井小販無業游民而已。一旦有緊急情況，能驅使他們投身抗敵嗎？這是應當痛哭的第五件事。天子安坐深宫，所依靠的瞭解下面情况的，祇有奏章奏疏，如今全部高高地擱置起來。慷慨直言建議國事的人無人不説‘我知道没有用，祇能空有這一議論罷了’。諫官祇空存議論，世道又怎樣啊！這是應當痛哭的第六件事。徵税的使者遍布天下，致使小民怨聲衝天，降下災禍導致災異。還要以宫殿工程爲名，藉停止營建來愚弄民衆。是天用火災警告陛下，陛下反而用火災剥削萬民。民衆之心背離，而仍不知變革，這是應當痛哭的第七件事。不親自祭祀天地祖先，則天地祖宗不親近；不駕臨聽早晨講讀經書，則潛在的先兆隱藏的災禍不能向上傳達。古今没有這樣而天下太平無事的。而且太子停止講讀，也已經很多年了，親近宦官宫妾，而疏遠正直端正之士，爲何獨獨不爲國家考慮！這是應當痛哭的第八件事。”皇帝都不理會。

武定賊阿克作亂。元翰上言：“克本小醜，亂易平也。至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二事。民不堪命，至殺稅使，而徵榷如故。貢金請減，反增益之。衆心憤怒，使亂賊假以爲名。賊首縱撲滅，虐政不除，滇之爲滇，猶未可保也。”俄言：“礦稅之設，本爲大工。若捐内帑數百萬金，工可立竣，毋徒苦四方萬姓。”疏皆不報。尋兩疏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凡四人，言：“子章曲庇安疆臣，堅意割地，貽西南大憂。且嘗著《婦寺論》，言人主當隔絶廷臣，專與宦官宫妾處，乃相安無患。子章罪當斬。”不納。

武定賊人阿克作亂。王元翰進言：“阿克本是微賤之輩，暴亂容易平定。至於雲南的大的禍害，没有比貢奉錢財、徵税這兩件事更嚴重的了。民衆承受不了悲苦的命運，直至殺死税使，而徵税還和過去一樣。貢奉的錢財請求減少，反而增加。民衆憤怒，使亂賊以此作爲藉口。賊寇的頭目即使撲滅，暴政不廢除，雲南作爲雲南，仍不能保全。”不久又進言：“礦税的設立，本來是爲了大的工程。如果拿出國庫的幾百萬兩黄金，工程能够立即竣工，就不要白白害苦全國的百姓。”奏疏都没有批覆。不久兩次上疏彈劾貴州巡撫郭子章等共四人，説：“郭子章袒護安疆臣，執意割地，貽留給西南大的憂患。而且曾經著述《婦寺論》，説國君應當隔絶朝臣，專與宦官宫妾相處，纔會相安無事。郭子章罪當斬首。”不采納。

先是，廷推閣臣。元翰言李廷機非宰相器。已而黄汝良推吏部侍郎，全天敘推南京禮部侍郎。汝良，廷機邑人；天敘，朱賡同鄉也。元翰極論

在此之前，朝廷共同推薦内閣大臣。王元翰説李廷機不具備宰相的才幹。之後黄汝良被推薦爲吏部侍郎，全天敘被推薦爲南京禮部侍郎。黄汝良是李廷機的同鄉，全天敘是朱賡的同鄉。王

會推之弊，譏切政府，二人遂不用。至是，將推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元翰亦疏論二人，并言職方郎申用懋爲大亨謀主，太常少卿唐鶴徵爲鑛謀主，亦當斥。尋因災異，乞亟罷賡、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且言："近更有二大變。大小臣工志期得官，不顧嗤笑，此一變也。陛下不恤人言，甚至天地譴告，亦悍然弗顧，此又一變也。有君心之變，然後臣工之變因之。在今日，挽天地洪水寇賊之變易，挽君心與臣工之變難。"又言："陛下三十年培養之人才，半掃除於申時行、王錫爵，半禁錮於沈一貫、朱賡。"因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餘人。無何，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敗群叢穢，皆不報。掌廠内官王道不法，疏暴其罪，亦弗聽。

元翰居諫垣四年，力持清議。摩主闕，拄貴近，世服其敢言。然鋭意搏擊，毛舉鷹鷙，舉朝咸畏其口。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元翰不相能。御史鄭繼芳，其門人也，遂劾元翰盗庫金，剋商人貲，奸贓數十萬。元翰憤甚，辨疏詆繼芳北鄙小賊，語過激。於是繼芳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十餘疏并攻之，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吴亮、金士衡、高節、劉蘭輩則連章論救。帝悉不省。元翰乃盡出其筐篋，舁置國門，縱吏士簡括，慟哭辭朝而去。吏部坐擅離職守，謫刑部檢校。後孫丕揚主京察，斥治則、國縉等，亦以浮躁坐元翰，再貶湖廣按察知事。

方繼芳之發疏也，即潛遣人圍守元翰家。及元翰去，所劾贓無有，則謂寄之記事家。兩黨分争久不息。而

元翰極力陳述會同推薦的弊端，勸諫切合官府情况，兩人於是没有被任用。這時，將要推薦兩京兵部尚書蕭大亨、孫鑛爲吏部尚書。王元翰也上疏彈劾這兩個人，并且説職方郎申用懋是蕭大亨的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太常少卿唐鶴徵是孫鑛的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也應當貶斥。不久因災異，乞求立即罷免朱賡、蕭大亨及副都御史詹沂。并且説："近來又有兩大變異。大小官員一心期望得高官，不顧被人嗤笑，這是一個變異。陛下不顧及人言，甚至天地的譴告，也悍然不理會，這又是一個變異。先有國君心意的變異，然後臣子的變異隨之而來。在今天，扭轉天地洪水寇賊的變異容易，扭轉國君與臣子的變異困難。"又説："陛下三十年培養的人才，一半被申時行、王錫爵清除，一半被沈一貫、朱賡禁錮。"順勢推薦鄒元標、顧憲成等十多人。不久，又彈劾給事中喻安性、御史管橘危害群臣藏污納穢，都不批覆。掌廠宦官王道犯法，上疏揭露他的罪行，也不聽。

王元翰任諫官四年，盡力對時政進行評論。規勸君主的闕失，反駁顯貴的近臣，世人佩服他敢於進言。但是鋭意搏擊，瑣細列舉，凶狠抨擊，整個朝廷畏懼他的一張嘴。吏科都給事中陳治則與王元翰不和睦。御史鄭繼芳，是陳治則的弟子，於是彈劾王元翰盗竊庫藏金帛，剋扣商人的資財，貪贓幾十萬。王元翰非常氣憤，上疏辯解斥責鄭繼芳是北方邊遠地方的小賊，言語過激。於是鄭繼芳的同黨劉文炳、王紹徽、劉國縉等上疏十多封一起攻擊他，而史記事、胡忻、史學遷、張國儒、馬孟禎、陳于廷、吴亮、金士衡、高節、劉蘭等則聯名上疏救助。皇帝都不理會。王元翰於是全部拿出他的箱子，扛着放置於國都的城門前，聽憑官兵檢查，慟哭離朝而去。吏部判他擅離職守，貶謫刑部檢校。後來孫丕揚主持考察京官，罷斥陳治則、劉國縉等，也因浮躁判王元翰有罪，又貶爲湖廣按察知事。

在鄭繼芳上疏時，就暗中派人包圍監守王元翰家。等到王元翰離去，所彈劾的贓款没有找到，就説寄存到史記事家。兩黨紛争長久不息。

是時劾李三才者亦指其貪，諸左右元翰者又往往左右三才，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

天啓初，累遷刑部主事。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劾之，削籍。莊烈帝即位，復官。將召用，爲尚書王永光所尼。元翰乃流寓南都，十年不歸。卒，遂葬焉。

而這時彈劾李三才的人也指責他貪污，幫助王元翰的人又往往幫助李三才，因此群臣百官更加水火不容，而朋黨的勢力形成了。

天啓初年，多次遷升至刑部主事。魏忠賢敗壞政治，他的黨羽石三畏彈劾王元翰，被革職。莊烈帝即位，恢復官職。打算徵召任用，被尚書王永光所阻攔。王元翰於是流落南都，十年没有回去。去世後，就埋葬在那裏。

孫振基 孫必顯

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除莘縣知縣，調繁安丘。三十六年四月，以治行徵，與李成名等十七人當授給事中，先除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命始下，振基得户科。時吏部推舉大僚，每患乏才，振基力請起廢。

韓敬者，歸安人也，受業宣城湯賓尹。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爲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强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録爲第一。榜發，士論大嘩。知貢舉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雲舉、圖資深，嫌擠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爲敬賷緣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褫官，敬亦稱病去，事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童學賢有私，於是御史孫居相并賓尹事發之。下禮官，會吏部都察院議，顧不及賓尹事。振基乃抗疏請并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謫之麟，亦不及賓尹等。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帝乃下廷臣更議。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亦疏論其事，而南京給事中張篤敬證尤力。方賓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賓尹雖廢，中朝多其黨，欲藉是寬敬。正春乃會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三人議坐敬不謹，落職閒住。御史劉廷元、

孫振基，字肖岡，潼關衛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官莘縣知縣，調任政務繁劇的安丘。三十六年四月，因爲政有成績被徵召，與李成名等十七人應當拜授給事中，先授官禮部主事。四十年十月任命纔下達，孫振基得任户科。當時吏部推舉大官，每每憂慮缺乏人才，孫振基極力請求重新起用被貶黜的官員。

韓敬，歸安人，受業於宣城湯賓尹。湯賓尹任會試校閱試卷的考官，韓敬的試卷被其他考官所擯棄。湯賓尹找到了它，强迫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録取韓敬爲第一。發榜後，文士議論强烈。知貢舉侍郎吴道南想上奏這件事，因蕭雲舉、王圖資歷深，涉嫌排擠前輩，隱忍没有揭發。等到廷試，湯賓尹替韓敬拉攏關係獲得第一名。後來湯賓尹因考察罷官，韓敬也稱病離去，事情過去三年了。恰逢進士鄒之麟任校閲順天鄉試的考官，録取童學賢有偏私，於是御史孫居相以此事連同湯賓尹的事一起揭發。交付禮官，會同吏部都察院商議，祇是没有涉及湯賓尹的事。孫振基於是上疏直言請一并議處，没有得到同意。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論罷黜童學賢，貶謫鄒之麟，也没論及湯賓尹等。孫振基説商議的人庇護他們，再次上疏彈劾。皇帝纔交付朝臣重新商議。御史王時熙、劉策、馬孟禎也上疏彈劾這件事，而南京給事中張篤敬的證據尤其有力。當湯賓尹任校閲試卷的房官時，超越自己分管的閲卷房録取了五人，其他考官效仿他，競相搜求録取，共十七人。當時湯賓尹雖然罷官，朝中多有他的同黨，打算藉此寬恕韓敬。翁正春於是會合九卿趙煥及都給事中翁憲祥、御史余懋衡等六十

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敬關節果真，罪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爲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中商周祚亦敬同鄉，議并罪道南。孟禎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敕部更核。廷元黨亓詩教遂劾正春首鼠兩端，正春尋引去。

三人議論定韓敬做事不合爲官體統之罪，免去官職回家閑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是韓敬的同鄉，説韓敬行賄串通證據確鑿，罪行不止所做之事不合爲官體統，堅持不署名，意思想拖延爲韓敬留下餘地。翁正春等不同意，堅持以最初的意見上報。劉廷元於是上疏彈劾他，公衆議論更加憤慨。孫振基、孫居相、張篤敬及御史魏雲中等接連上疏彈劾。給事中商周祚也是韓敬的同鄉，議論并認爲吴道南有罪。馬孟禎認爲吴道南揭發邪惡，不當定罪，再次上疏糾舉駁正。皇帝最後聽取了劉廷元等的進言，敕令吏部查驗核實。劉廷元同黨亓詩教於是彈劾翁正春首鼠兩端，翁正春不久引退。

會熊廷弼之議亦起。初，賓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德妻爲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輩訟於官，爲建祠，賓尹耻之。後永縉又發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狀。督學御史熊廷弼素交歡賓尹，判牒言此施、湯故智，欲藉雪賓尹前耻。又以所司報永縉及應祥行劣，杖殺永縉。巡按御史荆養喬遂劾廷弼殺人媚人，疏上，徑自引歸。廷弼亦疏辨。都御史孫瑋議鐫養喬秩，令廷弼解職候勘。時南北臺諫議論方囂，各有所左右。振基、孟禎、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之祥、翟鳳翀、徐良彦等持勘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吴亮嗣、梅之焕、亓詩教、趙興邦，御史黄彦士，南京御史周遠等駁之，疏凡數十上。振基及諸給事御史復極言廷弼當勘，斥應震等黨庇，自是黨廷弼者頗屈。帝竟納瑋言，令廷弼解職。其黨大恨。吏部尚書趙焕者，惟詩教言是聽，乃以年例出振基及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瑋亦引去。

適逢對熊廷弼的議論也掀起。當初，湯賓尹在家居住時，曾經奪秀才施天德的妻子爲妾，施天德的妻子不屈從，自縊而死。諸生馮應祥、芮永縉等控告到官府，給施天德的妻子建祠堂，湯賓尹以此爲耻。後來芮永縉又揭發諸生梅振祚、宣祚群聚淫亂的罪狀。督學御史熊廷弼素來和湯賓尹交好，判決的文書説這是施天德對湯賓尹的老辦法，打算藉此洗雪湯賓尹以前的耻辱。又因有司舉報芮永縉及馮應祥行爲惡劣，用木杖打死了芮永縉。巡按御史荆養喬於是彈劾熊廷弼用殺人來取媚於人，奏疏呈入，徑直引退。熊廷弼也上疏辯解。都御史孫瑋建議降荆養喬的品級，讓熊廷弼解除職務等候審問。當時南北臺諫争論正喧囂，各有所袒護。孫振基、馬孟禎、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進、李若星、潘之祥、翟鳳翀、徐良彦等主張審問很是用力。而張篤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吴亮嗣、梅之焕、亓詩教、趙興邦，御史黄彦士，南京御史周遠等反對這樣，奏疏共幾十封上呈。孫振基及衆給事御史又極力進言熊廷弼應當審問，斥責官應震等結黨庇護，從此與熊廷弼結黨的人大爲理屈。皇帝最後采納了孫瑋的進言，下令熊廷弼解除職務。他的同黨非常怨恨。吏部尚書趙焕，祇聽亓詩教的話，於是藉助常規將孫振基及魏雲中、王時熙調到外地。孫振基得任山東僉事，孫瑋也引退。

振基勁直敢言。居諫垣僅半歲，數有建白。既去，科場議猶未定，策復上疏極論。而賓尹黨必欲十七人并罪，以寬敬。孫慎行代正春，復集廷臣議。仍坐敬關節，而爲十七人昭雪。疏竟留中。賓尹、敬有奥援，外廷又多助之，故議久不决。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黨人。諸黨人旋出之外，并逐慎行。既而居相、策引去，之祥外遷。孟禎不平，疏言："廷弼聽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祥。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齗齗於篤敬，毋乃已甚乎。"孟禎遂亦調外。凡與敬爲難者，朝無一人。敬由是得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振基到官，尋以憂去，卒於家。

孫振基剛强正直敢於進言。任諫官僅半年，多次有進諫。離開後，科場的争議還没平息，劉策又上疏竭力論述。而湯賓尹的同黨一定要將十七人都治罪，來寬慰韓敬。孫慎行代替翁正春，再次召集朝臣商議。仍舊判定韓敬暗中行賄勾通官吏有罪，而爲十七人昭雪。奏疏最後留置宫中没有交辦。湯賓尹、韓敬有内援，朝廷又多幫助他們，所以議論長久不能决定。張篤敬再次上疏彈劾韓敬，暗中指責衆多同黨。衆同黨很快被調到外地，并放逐了孫慎行。接着孫居相、劉策引退，潘之祥轉任外地。馬孟禎不平，上疏説："熊廷弼受審訊一事，已經逐去一個都察院左都御史，外調兩個言官了，衹保留了潘之祥。韓敬科場一案，也逐去兩個侍郎、兩個言官了，又忿嫉張篤敬，難道不太過分了嗎?"馬孟禎於是也被調往外地。凡與韓敬作對的，朝中没有一人。韓敬因此得到寬大處理，衹貶謫爲行人司副。大概七年事情纔了結。孫振基到任，不久因病離職，在家中去世。

子必顯，字克孝。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文選員外郎，爲尚書趙南星所重。天啓五年冬，魏忠賢羅織清流，御史陳睿謨劾其世投門户，遂削籍。崇禎二年，起驗封郎中，移考功。明年移文選。尚書王永光雅不喜東林，給事中常自裕因劾其推舉不當數事，且詆以貪污。御史吴履中又劾其紊亂選法。必顯兩疏辨，帝不聽，謫山西按察司經歷，量移南京禮部主事。道出柘城、歸德，適流賊來犯，皆爲設守，完其城。一時推知兵。歷尚寶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都城被兵，兵部兩侍郎皆缺，尚書楊嗣昌請不拘常格，博推才望者遷補，遂擢必顯右侍郎。甫一月，無疾而卒。

兒子孫必顯，字克孝。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任文選員外郎，被尚書趙南星所器重。天啓五年冬天，魏忠賢網羅有名望的士大夫，御史陳睿謨彈劾他世代投合朋黨，於是被革職。崇禎二年，起用爲驗封郎中，調任爲考功郎中。第二年調任爲文選郎中。尚書王永光很不喜歡東林，給事中常自裕於是彈劾他推舉不當等幾件事，并且指責他貪污。御史吴履中又彈劾他紊亂選拔官吏的法規。孫必顯兩次上疏辯解，皇帝不聽，貶謫他爲山西按察司經歷，遇赦内調南京禮部主事。出巡取道柘城、歸德，碰到流賊前來侵犯，都爲它們設防，保全了這兩座城。一時被推崇爲通曉軍事。歷任尚寶司丞、大理左寺丞。十一年冬天，都城遭受戰禍，兵部兩侍郎都空缺，尚書楊嗣昌請求不要拘泥於慣例，廣泛推舉有才能聲望的人升官補缺，於是提升孫必顯爲右侍郎。剛一個月，無疾而終。

丁元薦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親丁應詔，江西僉事。丁元薦考中萬曆十四年進士。請求告假

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嘆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妒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

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閲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群小横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群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杌陧，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却，并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虚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説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

天啓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冤，起刑部檢校，歷尚寶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籍。

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游。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潅召入閣，邀一見，謝不

回家。在家呆了八年，纔赴吏部應選爲中書舍人。剛上任一個月，上呈密封的奏章一萬言，極力陳述當時的弊端。説今天形勢可讓人寒心的有三件事：飢民想作亂，軍備長期鬆懈，對日本册封賞賜。可嘆息的有七件事：收取賦税苛刻而急切，賞罰不明，忠士賢才革除官職終身不再録用，輔佐之臣相互妒忌，議論滋生蔓延，士大夫風氣敗壞，褒獎功勞撫恤忠臣措施不完備。衹能袖手旁觀而不可救藥的有兩件事，就是法度、人心。他所説的輔佐大臣，專門指斥首席大學士王錫爵，是丁元薦的主考官。

二十七年，考察京官。丁元薦在家居住，定浮躁有罪判處外調。過了十二年，起用爲廣東按察司經歷，調任禮部主事。剛剛到職，恰逢考察京官之事結束，尚書孫丕揚極力肅清邪僻朋黨，反而被邪僻之黨所攻擊。副都御史許弘綱過去一同主持考察，見衆小人非常蠻横，畏懼他們，多次上疏請求結束考核官吏的工作，言語表現出和孫丕揚頗爲不同。衆小人藉此攻擊孫丕揚。考察的奏疏還未下達，人情浮動，擔心事情中途發生變化，然而没有敢説話的。丁元薦於是進言許弘綱所持觀點不應該退却，并且徹底揭發衆人隱蔽的情況。朋黨之人憎惡他，交互上章彈劾不間斷。丁元薦又上疏分辯，最後不能保全自身而離去。這之後邪僻朋黨更加猖獗，正直的人幾乎全部被排斥，以至於有把“《六經》亂天下”的語句列入鄉試策問的。丁元薦在家居住不勝憤怒，又上疏到京城，極力指責混亂的政治叛離高皇，邪惡的學説叛離孔子。奏疏雖然没有被批覆，朋黨之人更加憎惡他。四十五年考察京官，就又以不合爲官體統革職。

天啓初年，大量起用隱士佚才。惟獨丁元薦被條例阻格，没被召用。到了四年，朝廷官員交互訴訟他的冤情，起用爲刑部檢校，擔任尚寶少卿。第二年，朝中之事劇變，又革了他的職。

丁元薦最初從師於許孚遠，之後跟隨顧憲成游學。他慷慨自負，遇事奮勇向前，多次遭受挫折不喪失志氣。入官籍四十年，前後爲官不滿一年。同郡的沈潅被召入内閣，邀請見他一面，推

往。嘗過高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辭不前往。曾經拜訪高攀龍，高攀龍請求與他結交，他推辭說："我老了，不能涉嫌顯要的職位。"立即告辭而去。當東林、浙黨紛爭時，浙黨所指摘的東林朋黨人員，李三才之外就是丁元薦與于玉立。

于玉立

玉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群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憸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一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修，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僉緣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輩未嘗忤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群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疏入，不報。

于玉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官刑部主事，晉升員外郎。二十七年七月，上疏陳述當時政治的闕漏失誤，說："陛下寵幸貴妃，逸樂沒有節制。任意發威風泄氣，鞭打群臣，宮女宦官無辜而死的有一千人。人懷有必死的心意，而讓他們處在身旁房內，倘若藉助有利的條件，甘心逞凶，能不讓人心寒。田義本是一個奸邪宦官，陛下寵愛信任不懷疑。近來奏牘或者下達或者留置，推舉之人或者任用或者不用，人們議論紛紛，都說田義在中間播弄是非。大概田義把陛下當作靠山，而外廷的邪惡之徒又把田義當作靠山。朋黨聯合圖謀算計，其禍害難以估量。而且陛下完全被寵愛的人所迷惑，多年以來，每日問安每食在側的禮法，祭祀天地祖先早晨聽講讀經籍，一切都不施行。至於邊境戰事四起，禍亂的局面已經形成，還不足以引發憂慮危局的感情，除去享受安樂的成習。國君自身的不修明，沒有超過今天的了。宮廷震驚，而陛下好像沒有聽到，怎能解除兩宮的憂慮？安居宮內，開啓了攀附之風，導致邪惡之人奪取職權，而陛下不能察覺他們的奸邪，怎能杜絕大權旁落的發生？萬國欽等未曾違背主上，而終被禁錮，怎能勉勵剛直之臣？上下隔絕，對國事的議論、軍事機宜沒有辦法參與決斷，而陛下擬旨下令，始終不超出宮禁之間，怎能全部使出大臣的謀略？忠誠善良的人多被擯斥，奸邪小人獲得美名，怎能振作群臣的士氣？遠近的百姓，都懷疑陛下每日貪求玩樂，不顧百姓的困苦，怎能使天下的人歸心？"趁機極力進言李如松、麻貴不可擔任大將，鄭洛不應當再被起用，石星不能勝任兵部尚書。奏疏呈入，沒有批覆。

尋進郎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輩欲以妖書陷郭正域，玉

不久晉升郎中，稱病回鄉。很久之後，起用任原職。康丕揚等想用妖書陷害郭正域，祇有于

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爲妖書者，搜其篋，得玉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褫其官。

玉立倜儻好事。海内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爲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遥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玉立居家久之，數被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禄丞，辭不赴。言者猶齮齕不已，御史馬孟禎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禄少卿召，終不出。天啓初，録先朝罪譴諸臣，玉立已前卒，贈尚寶卿。

李朴

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爲户部主事。

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破奸黨，録遺賢，因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而薦吕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帝不聽。明年，再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盛，稍持議論者，群噪逐之。主事沈正宗、賀烺皆與相拄，坐貶官。朴性戇，積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

> 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褻衣小車，遨游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

玉立幫助郭正域。正逢有人説醫生沈令譽實際上是做妖書的人，搜查他的箱子，搜得于玉立給吏部郎中王士騏的書信，信中談到他被重新起用的事。皇帝正要交付吏部查檢審問，而于玉立立即上疏辯解。皇帝發怒，罷免了他的官。

于玉立豪爽灑脱樂於助人。全國各處建言革除官職終身不再録用的衆臣，都以東林爲依歸。于玉立與東林旨趣相投，東林的名氣更加盛大。而攻擊東林的人，都説于玉立遥控朝政大權，用這個來誣陷東林。于玉立在家中住了很長時間，多次被推薦。三十七年纔起用爲光禄丞，推辭不赴任。諫官還陷害不停，御史馬孟禎上疏爲他申雪，皇帝都不理會。又過了三年，以光禄少卿的官職徵召他，最終没有出仕。天啓初年，録用先朝因犯罪而被遣的衆臣，于玉立在此之前已經去世，追贈尚寶卿。

李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調入爲户部主事。

四十年夏天，李朴因爲朝廷多朋黨，高潔有名望的士大夫被革除官職終身不再録用，上疏請求破除奸黨，任用棄置未用的賢才，於是爲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申辯駁斥别人的誹謗，又推薦吕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皇帝不聽。第二年，又遷任郎中。齊、楚、浙三個黨派勢力强大，稍微有意見的，就群起喧嚷驅逐他。主事沈正宗、賀烺都與他們相抵觸，被定罪貶官。李朴性格樸實剛直，鬱積憤怒感到不平。這一年十二月，上疏説：

> 朝廷設立言官，賜與他們權力，本來就是責成他們糾正諸司，檢舉揭發非法活動，不是想讓他們結成朋黨耍威風，挾制百官，排斥正直的人。如今言官却密切結交外戚親近侍從，用威力壓服大臣；每天從事於走門路通關節，大量接受賄賂饋贈；穿便服乘輕車，遨游於街市，親近娼優；或者到商賈之家飲酒，在仙家道士室中流連忘返。自己是暗中傷人的小人，反而誣陷他人。這是明目

弱無爲，故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

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争職掌，則群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爲？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吴亮嗣、黄彦士輩，山東則亓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爲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興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爲有黨耶？

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竪子，而乃以欺陛下哉！

至若黄克纘贓私巨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趨時鬻爵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

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

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力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贓私。

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發亮嗣、應震、彦士、一甲贓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興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爲群凶盟主，實社稷巨蠹，

張膽地欺負陛下不批閱呈報的文書，大臣柔弱没有作爲，所以猖狂放肆，到了這樣的極點。臣認爲這幫人都應該斬殺。

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自争奪職權，就群起攻擊他們。如今有的被除去有的受處罰，衹留下一個孫居相，還説他結黨。孫居相一人，能幹什麽？浙江則有姚宗文、劉廷元等，湖廣則有官應震、吴亮嗣、黄彦士等，山東則有亓詩教、周永春等，四川則有田一甲等，百人合爲一心，來排擠有德之士，而趙興邦等依附他們。陛下試想孫居相一人抵抗姚宗文等一百人，哪一個是有朋黨呢？

至於攻擊東林的人，今天説他擾亂政治，明天又看作專權，不知東林擔任什麽官職？掌握什麽權力？在朝中官居言官的，反説没有權力，而在田野山林閑居閉門不出樂於正道的，反説有權力，這些不可以欺騙三尺小孩的話，而竟用來欺騙陛下啊！

至於黄克纘貪污營私數目巨大，已經敗露還被留任；顧憲成高潔的品質百代流傳，已經去世還被彈劾；而封疆大吏坐罪被處死的如陳用賓，科場作弊的如韓敬，抓緊時機出賣官職的如趙煥，殺人媚人的如熊廷弼，還爲他們庇護，爲他們訴説冤屈。國家的法律制度在哪裏呢！

希望垂察臣的進言，立即賜予決斷，先斬臣來謝罪於衆奸人，然後斬衆奸人來謝罪於天下，則是國家的大幸。

奏疏上呈，臺諫都非常怨恨。姚宗文等及其朋黨極力詆毁，并牽涉到孫居相，而田一甲還構陷他貪污營私。

皇帝向來不喜歡言官，得到李朴的奏疏，心裏高興。恰逢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也説李朴的言論不當，於是下達部院議定罪名給以處罰。而李朴再次上疏揭發吴亮嗣、官應震、黄彦士、田一甲貪污營私，及姚宗文、劉廷元包庇韓敬、趙興邦獻媚於趙煥的罪狀，并且説："亓詩教是群

陛下尤不可不察。”帝爲下詔切責言官，略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虚日。侍郎李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

凶的盟主，實在是國家的大禍害，陛下尤其不可不察。”皇帝爲此下詔嚴勵斥責言官，大體如李朴所指責的。朋黨之人更加憤怒，排擠不間斷。侍郎李汝華也以下屬官吏越位妄言彈劾李朴。部院議定降李朴三級，調往京外任職，皇帝拿着奏疏不下達。

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嘩，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及毛一鷺甚力，以兩人皆浙産也。頃之，又再疏劾宗文、一鷺及其黨董定策等。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謫朴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職。

到第二年四月，吏部奉詔起用已被黜斥的官員，李朴的名字在其中。於是朋黨之人更加喧嘩不已，再次起來攻擊李朴，并連及文選郎郭存謙。郭存謙承擔罪名，攻擊的人還不罷休。李朴更加憤怒，再次陳述浙黨之人使國家没有賢臣的緣由，追究沈一貫，指責姚宗文及毛一鷺極爲嚴厲，因兩人都是浙地人。很快，又再次上疏彈劾姚宗文、毛一鷺及其同黨董定策等。皇帝都棄置不過問。這一年六月，開始采用大學士的言論，把奏疏下達到部院，貶謫李朴爲州同知。自此以後黨派之人更加執政當權，最後藉考察京官革了他的職。

天啓初，起用，歷官參議。卒，贈太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論，詔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天啓初年，起用，擔任參議。去世後，追封太僕少卿。魏忠賢竊取權力，御史安伸追究，下詔剥奪了他的贈官。崇禎初年，恢復了追封。

夏嘉遇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

夏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拜授保定推官。

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擢諫職，先注禮部主事。帝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中官應震、吴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

四十五年，因治政有功績被徵召。應當提升諫官職務，先登記授與禮部主事。皇帝長期厭倦於政事的辛勞，方從哲獨攬大權。碌碌無爲徒居其位，中外上呈的奏章都留置宫禁不交辦。衹要言官一攻擊，則那人自動離去，不等聖旨。臺諫的勢力積習深久不易改變，有齊、楚、浙三方鼎足并峙的名聲。齊就是給事中亓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就是給事中官應震、吴亮嗣。浙就是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等暗中作他們的主謀。他的黨羽給事中趙興邦、張延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駸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等，與他們相呼應，以攻擊東林排除異己爲大事。當時考察選舉長期延誤，多次催促不下達，言官没有幾人，盤踞更

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入爲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爲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攖其鋒。

加穩固。後來晋升應當入朝作言官的，一定引致門下，作爲自己的黨羽，當權的大臣没有人敢觸碰他們的鋒芒。

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尚書趙焕鄉人也。焕耄昏，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爲諸黨人魁。武進鄒之麟者，浙人黨也。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爲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焕爲黜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

亓詩教，是方從哲的弟子，吏部尚書趙焕的同鄉。趙焕年老昏憒，兩人完全聽從亓詩教。亓詩教把持朝廷局勢，是衆黨人的頭領。武進鄒之麟，是浙人黨羽。以前因事獲罪貶謫上林典簿，如今爲工部主事，依附亓詩教、韓浚。求吏部官職没成功，非常怨恨，反攻他們，并且指責方從哲。亓詩教發怒，趙焕爲此黜免了鄒之麟。當時夏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都以有才著名，應當位列言官之職。亓詩教等以他們與鄒之麟友好，抑制他們，使他們不得參與考察選拔。因爲這個緣故夏嘉遇不能没有怨憤。

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勘。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參貂白鏹，賂遺繹絡，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興邦及亮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爲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遏絶主聽。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内治盡壞，縱日議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爲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

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戰敗之事上書奏聞，夏嘉遇於是上疏直言説："遼左三路戰敗損失軍隊，雖因楊鎬失策，推究其中的原因，則是因爲放縱寬恕李維翰的緣故。李維翰戰敗損失軍隊使國家遭受侮辱，死有餘辜，却衹令回歸故里等候審問。誰代皇帝擬定的批文，就是大學士方從哲；誰掌管糾察駁正，就是兵科趙興邦。人參貂皮白銀，賄賂饋贈不斷，國家的典章邊防事務，因此大受破壞。希望陛下立即决斷。"奏疏呈入，没有批覆。方從哲極力争辯，夏嘉遇再次上疏彈劾他，并連及亓詩教。於是亓詩教、趙興邦及吴亮嗣、張延登、房壯麗等交互進章極力攻擊。亓詩教説夏嘉遇不能參與考察選拔，因此心懷私念狂妄驕逞。夏嘉遇説："亓詩教對於方從哲，一心擁戴，狼狽爲奸。凡是選大臣爲大學士、考察選拔等重大政務，百般阻撓，一心致力於阻塞，阻止主上聽聞。於是導致法度不能施行，戰亂急速出現，臣私下痛恨這樣的事。如今國内的政治完全敗壞，即使每天議論軍餉、談論攻守，到底對戰事有什麽好處呢？所以臣爲國攻擊奸邪之人，希望清除禍根，即使死也不逃避，還斤斤計較升降得失嗎！"

時興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俟遼東底寧，從優叙録。至是以

當時趙興邦以右給事中的職位掌管兵科。先前有旨，等到遼東安定，從優授與官職録用。到

嘉遇連劾，吏部遂立擢爲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賞。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而超陟之。是臣彈章適爲薦剡，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詩教、興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操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事寧優敘，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國疏論詩教，爲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爲，而詩教爲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托，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

現在因爲夏嘉遇連續彈劾，於是吏部立即提升趙興邦爲太常少卿。夏嘉遇更加氣憤，上疏說："四路上奏戰功，趙興邦必定要分享其中的封賞。那麽今日戰事潰敗，趙興邦哪能逃脱應受的處罰？况且不處罰也就罷了，反而因此破格提升他。這樣臣彈劾的奏章正好成爲推薦的文書，國家有這樣的法紀嗎！"奏疏上呈，衆御史又聯名上書攻擊夏嘉遇。夏嘉遇又上疏説："古人説，看見對國君無禮的人就驅逐他，像老鷹驅逐鳥雀一樣。亓詩教、趙興邦説臣不能得到臺諫之職而發怒。爵位官階，由天子掌握，臣下怎麽敢干求？如果一定像他們所説的那樣，那麽考察選拔賜予剥奪的權力實際上由二臣專有。這是對國君無禮的第一個方面。戰事平定優先授與官職，不是聖旨嗎？却竟然蔑視而捨棄它。這是對國君無禮的第二個方面。魏光國上疏彈劾亓詩教，被收發機構阻撓。凡攔截密封奏摺的斬。從來奸臣不敢這樣做，而亓詩教做了。這是對國君無禮的第三個方面。二個奸臣每件事都走門路，一天以七件事囑托職方郎楊成喬。楊成喬不聽，於是驅逐他離職。亓詩教因過去的怨恨打算趕走他家鄉的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同意，也逼他離職。吏、兵二部，是天子用來駕馭天下的工具，而二個奸臣敢侵犯凌越它們。這是對國君無禮的第四個方面。有臣子這樣做，臣按忠義能與他們共同生存嗎！"

先是，三黨諸魁交甚密，後齊與浙漸相貳。布衣汪文言者，素游黄正賓、于玉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爲，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間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鬥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爲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自是亓、

在此之前，三個黨派頭目交往非常密切，後來齊黨與浙黨逐漸相背離。平民汪文言，平素交游於黄正賓、于玉立門下，熟知朋黨的原委。後來于玉立派遣他進入京城，更加瞭解各朋黨的所作所爲，揣度他們説："浙人，是本地的軍隊，齊、楚則是請來的軍隊。成功之後，主人想要驅逐客人了，然而權力向來掌握在客人手中，不容易驅逐，這足以離間。"於是多方面施展奇計離間他們，衆人果然互相猜疑。而鄒之麟被齊黨嫌惡後，也在中間播弄是非。揚言齊人張鳳翔爲文選，一定會藉助每年的常例罷斥姚宗文、劉廷元。於是齊、浙兩黨深爲背離。等到這時夏嘉遇五次上疏極力攻擊，亓詩教等也處境窘迫。而浙

趙之勢頓衰，興邦竟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焉。

人唐世濟、董元儒於是幫助夏嘉遇排擠攻擊。從此亓詩教、趙興邦的勢力頓時衰落，趙興邦最後没有升職，自己引退。大快人心。

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啓中，趙南星秉銓，召爲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嘉遇公廉，亦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應祥，語連嘉遇，鐫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鍛煉光斗、大中獄，誣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常少卿。

光宗即位，夏嘉遇乞求改任南部，隨即遷任吏部員外郎。天啓年間，趙南星主持銓選，召爲考功員外郎，改任文選署選事。當時左光斗、魏大中因夏嘉遇與鄒之麟、韓敬同榜登科相互友善，頗爲懷疑他。之後，見夏嘉遇公正廉潔，也都與他親近友善。等到陳九疇彈劾謝應祥，言辭牽連到夏嘉遇，降三級，調往外地，言語詳細記載在《趙南星傳》。不久黨人張訥誣陷彈劾趙南星，一并牽連到夏嘉遇，於是被除名。不久羅織左光斗、魏大中一案，誣陷夏嘉遇曾經行賄。逮捕審訊判處徒刑，憤怒怨恨發病去世。崇禎初年，追封太常少卿。

贊曰：李植、江東之諸人，風節自許，矯首抗俗，意氣横厲，抵排群枉，迹不違乎正。而質之矜而不争，群而不黨之義，不能無疚心焉。"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聖人所爲致慨於末世之益衰也。

贊曰：李植、江東之等人，以有風骨節操自我誇許，昂然違抗世俗，氣勢威盛，抵制排斥不正直的人，行動不違背於正義。而用矜持而不争功，合衆而不結黨來評判，又不能無愧於心了。"古代的矜持遜讓，如今的矜持蠻横"，這就是聖人極其感慨在一個朝代的滅亡時期越來越衰敗的原因。

明史卷二百三十七

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傅好禮　姜志禮　包見捷　田大益　馮應京
何棟如　王之翰　卞孔時　吴宗堯　吴寶秀　華鈺　王正志

傅好禮

傅好禮，字伯恭，固安人。萬曆二年進士。知涇縣，治最，入爲御史。嘗陳時政，請節游宴，停内操，罷外戚世封，止山陵行幸，又上崇實、杜漸諸疏。語皆剴直。

巡按浙江。歲大侵，條上荒政。行部湖州，用便宜發漕折銀萬兩，易粟振饑民。改按山東。泰安州同知張壽朋當貶秩，文選郎謝廷寀用爲永平推官，謂州同知六品，而推官七品也。好禮馳疏劾其非制，廷寀坐停俸，壽朋改調。好禮尋謝病歸。召進光禄少卿，改太常。時税使四出，海内騷然。

二十六年冬，奸民張禮等僞爲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税民間雜物，弗予，捶至死。好禮極論其害，因言："自朝鮮用兵，畿民富者貧，貧者死，思亂已久，奈何又虐征。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括細民續命之脂膏；况奸徒所得千萬，輸朝廷者什一耳，陛下何利爲之。"奏入，四日未報，復具疏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卿吴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大同廣昌典史，定鐫三級，調邊方。言官復交

傅好禮，字伯恭，固安人。萬曆二年進士。任涇縣知縣，政績最佳，入朝擔任御史。曾陳説時政，請求節制游樂宴飲，停止太監操練，免除外戚世襲的特權，停止巡幸山陵。又呈上崇尚實務、防微杜漸等疏。言語都懇切直率。

巡行按察浙江。年成歉收很多，上書條陳荒年的對策。巡視湖州，自行決斷動用漕糧折銀款一萬兩，購買糧食賑濟飢民。改巡視山東。泰安州同知張壽朋罪當貶官，文選郎謝廷寀任用他爲永平推官，説州同知是六品，而推官是七品。傅好禮急速上疏彈劾這種作法不合法制，謝廷寀因罪停止俸禄，張壽朋改調他處。傅好禮不久因病辭官歸家。又被召升爲光禄少卿，改任太常。當時税吏四處出動，海内騷動。

二十六年冬天，奸民張禮等僞裝成官吏，歹徒百十人分據在京城周圍的要地，徵收百姓的雜物，不給，就捶打至死。傅好禮極力論説他們的危害，因此説："自從對朝鮮用兵，京城周圍的百姓富的變窮，窮的至死，想動亂已很久了，怎麽又殘暴地徵税！國家縱然貧困，也不應當按人頭徵税，用畚箕斂取，來搜刮百姓維係生計的血汗，况且奸徒所得數以千萬，交給朝廷的僅十分之一而已，陛下有何利可圖。"奏章呈上，四天没有回覆，又上疏請求。皇帝大怒，傳旨降官三級，貶放到外地。大理卿吴定上疏營救。皇帝更加憤怒，貶斥傅好禮爲大同廣昌典史，吴定降

章論救，斥定爲民。既而帝思好禮言，下其疏，命廠衛嚴緝，逮禮等二十八人詔獄，其害乃除。

官三級，調往邊疆。言官又交相上奏相救，皇帝貶斥吴定爲庶民。後來，皇帝思考傅好禮的話，下發了他的奏疏，令廠衛嚴加緝拿，逮捕張禮等二十八人下到欽犯監獄，這一禍害纔消除了。

好禮之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啓中，贈太常卿。

傅好禮上任，不久，請求速歸。在家住了十五年去世。天啓年間，追贈爲太常卿。

姜志禮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况海内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税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税，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并有聲。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曾任建昌、衢州推官，入朝擔任大理評事。三十三年，因囚犯很多病死在牢中，上疏説："監牢之内，一天死去十五人。累日而計，怎麽記載得完？又何况各地的百姓，遭受災禍而輾轉死在溝壑中，以及被礦税所盤剥、宦官所吞噬、含冤而死的，又怎麽數得清！懇請立即實行寬宥，不要長久拘押，并且完全免除礦税，不要讓小人玩弄大權，殘害百姓。"没有答覆。歷任刑部員外郎，出任泉州知府，升任廣東副使，都有好聲譽。

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既之國，遣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兹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萬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况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内土田，不足共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

進升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州、萊州。福王被分封藩國到河南，皇上下詔賜給田地二百萬畝，横跨山東、湖廣兩境。到達封國以後，派近臣徐進督收山東的賦税，氣勢非常囂張。姜志禮直言上疏説："臣所管轄的兩郡，民不聊生，而且與倭相鄰，不宜設置藩府莊田以擾亂地方，十分明白。而且從高皇帝至今累計十餘世，册封爲王的子弟很多了，有賜田兩萬頃，綿延數十郡的嗎？繼此而要封的，還有瑞、惠、桂三王呢。如果按照此例求封，是給他們呢，還是不給呢？况且國家福運綿長，經久不衰。承嗣這皇家的子孫，各引現在的舊例而請封，臣恐怕國家的土地，不够供各藩王分割了。"皇帝大怒，貶官三級爲廣西僉事。很久以後，升江西參議。

天啓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尚寶少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

天啓三年，由浙江副使入朝任尚寶少卿，不久進升爲尚寶卿。河南進獻玉璽，魏忠賢想讓姜志禮上疏獻上。姜志禮不同意。魏忠賢大怒，命私黨彈劾他衰老，於是姜志禮請求退休。皇上詔令加封太常少卿退休，不久又被削奪。崇禎初年，恢復了官位。

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姜志禮性情淳樸，任職多有政績，也因品行端直著稱於鄉里。

包見捷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給事中，屢遷都給事中。

包見捷，雲南臨安衛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爲庶吉士，授予户科給事中，多次遷升至都給事中。

奸人李本立請采珠廣東，帝命中官李敬偕往。見捷極言其害，不聽。時小人蜂起言利。千户李仁請税湖口商舟，命中官李道往。主簿田應璧請賣兩淮没官餘鹽，令税使魯保兼理。見捷等并力争。頃之，令道、保節制有司。見捷又陳不便者數事。皆不報。益都知縣吴宗堯劾税使陳增不法，見捷因請盡罷礦税。無已，先撤增還。未幾，天津税使王朝死，見捷請勿遣代。忤旨，切責。以馬堂代朝。見捷又劾堂、保及浙江劉忠。帝不納，益遣高寀、暨禄、李鳳榷税於京口、儀真、廣東，并專敕行事。又以奸人閻大經言，命高淮徵税遼東。見捷等累請停罷，至是言："遼左神京肩臂，視他鎮尤重。奸徒敢爲禍首，陛下不懲以三尺，急罷開采，則遼事必不可爲，而國步且隨之矣。"遼東撫按及山海主事吴鍾英相繼争。皆不納。

奸人李本立請求到廣東采集珍珠，皇帝派宦官李敬一同前往。包見捷極力陳述此事的危害，皇帝不聽。當時小人蜂擁而起陳説好處。千户李仁請求徵收湖口商船的税，皇帝派宦官李道前往。主簿田應璧請求出賣兩淮没收到官府的剩餘的鹽，皇帝派税使魯保兼管辦理。包見捷等人一起極力勸諫。不久，命李道、魯保節制有關官員。包見捷又陳説許多不方便的地方，皇帝都没答覆。益都知縣吴宗堯彈劾税使陳增不守法紀，包見捷趁此請求全部免除礦税。不得已，先撤回了陳增。不久，天津税使王朝死，包見捷請求不要派人代替他。冒犯了聖意，被嚴厲責備。讓馬堂代替王朝。包見捷又彈劾馬堂、魯保及浙江的劉忠。皇帝没采納他的建議，更增派高寀、暨禄、李鳳到京口、儀真、廣東收税，都奉敕專斷行事。又因奸人閻大經進言，命令高淮到遼東徵税。包見捷等人多次請求停止，到這時進言説："遼東是京城的肩臂，比其他邊鎮更重要。奸徒竟敢充當禍首，陛下不以法律制裁，立刻停止開采礦産，那麽遼東戰事一定無法挽回，而國運將隨它而去了。"遼東撫按和山海主事吴鍾英相繼勸諫。皇帝都不采納。

時中外争礦税者無慮百十疏，見捷言尤數，帝心銜之。居數日，又率司官極論，乃謫見捷貴州布政司都事，餘停俸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論救，完璧等亦坐停俸。見捷尋引疾去。

當時朝廷内外勸諫礦税的大約有一百幾十封奏疏，包見捷説的最多，皇帝心裏記恨。過了幾天，又率領各部屬官强烈論争，於是貶包見捷爲貴州布政司都事，其餘的人停止俸禄一年。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趙完璧等先後上疏營救，趙完璧等人也被定罪停止俸禄。包見捷不久托病辭去。

三十四年，起興業知縣。累遷太僕少卿。久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光宗即位，召拜吏部右侍郎。明年卒官。

三十四年，起用爲興業知縣。多次升遷至太僕少卿。很久以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光宗繼位，召回拜授吏部右侍郎。第二年死於任上。

田大益

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鍾祥知縣。擢兵科給事中，疏論日本封貢可虞。又言："東征之役，在將士，則當據今日之斬馘以論功；在主帥，則當視後日之成敗以定議。"時韙其言。母喪除，起補户科。

二十八年十月，疏言："陛下受命日久，驕泰乘之，布列豺狼，殄滅善類，民無所措，靡不蓄怨含憤，覬一旦有事。願陛下惕然警覺，敬天地，嚴祖宗，毋輕臣工，毋戕民命，毋任閹人，毋縱群小，毋務暴刻，毋甘怠荒，急改敗轍，遵治規，用保祖宗無疆之業。"未幾，極陳礦稅六害，言：

內臣務爲劫奪，以應上求。礦不必穴，而稅不必商；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私騷然，脂膏殫竭。向所謂軍國正供，反致缺損。即令有司威以刀鋸，祇足驅民而速之亂耳。此所謂斂巧必蹶也。

陛下嘗以礦稅之役爲裕國愛民。然內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齒，而冀以計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謂名僞必敗也。

財積而不用，祟將隨之。脱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爲奸雄睥睨之資。此時雖家給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此所謂賄聚必散也。

夫衆心不可傷也。今天下上自簪纓，下至耕夫販婦，茹苦含

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遠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予鍾祥知縣。提升爲兵科給事中，上疏議論日本受封進貢令人擔憂。又説："東征之戰，對於將士，就應當根據現今斬敵首級的多少來評定功勞；對於主帥，就應當根據日後的成敗來評定功勞。"當時人們稱贊他的説法。服母喪完畢，被起用補充户科。

二十八年十月，上疏説："陛下繼位時間長了，驕恣放縱占了上風，任用壞人，消滅賢臣，人民不知該怎麽辦，没有人不蓄含怨憤，盼着有一天會發生變亂。希望陛下小心警惕，敬奉天地，尊祀祖宗，不要輕慢百官，不要殘害百姓，不要任用太監，不要縱容小人，不要殘暴苛刻，不要甘願懈怠，馬上更改失敗的老路，遵從治國的法度，以此來保全祖宗無窮的大業。"不久，又極力陳説礦稅的六種危害，説：

太監致力於掠奪，以此來應合皇上的要求。徵礦稅不一定要有礦井，被徵礦稅的人不一定是采礦的商人；民間田野，都被看成是礦，官吏、農民、工匠，都成爲納礦稅的人。公家私人騷動，血汗枯竭。以前所説的軍隊國家的正常供應，反而導致缺乏。即使命令有關官吏用武力相威逼，也祇能够驅使百姓加速叛亂而已。這就是所説的巧立名目進行聚斂必定會失敗。

陛下曾經認爲礦稅的作法是爲了富國愛民。然而皇家府庫每天進增不停，不曾稍微幫助軍隊國家的需要。國内人民，正切齒痛恨，皇上却希望用計謀甜言，來掩蔽天下的耳目，能行得通嗎？這就是所説的名目虛假必將失敗。

財産積累起來却不使用，災禍就會隨之而來。入仕不成，以至於叛亂，恰可成爲奸雄窺伺政權的資本。這時即使家家富裕，人人富足，也將馬上傾覆而來不及補救了。這就是所説的財産聚多了必將散去。

民衆的心是不能傷害的。現在天下上至士官大夫，下至農夫販婦，飽含辛苦，扼腕

辛、扼擊側目而無所控訴者，蓋已久矣。一旦土崩勢成，家爲仇，人爲敵，衆心齊倡，而海内因以大潰。此所謂怨極必亂也。

怒視而没有地方控訴的情形，已經很久了。一旦土崩瓦解的形勢形成，家家是仇人，人人是敵手，衆人一同倡導，那麽國家就會因此崩潰。這就是所說的怨恨到達極點便會造成變亂。

國家全盛二百三十餘年，已屬陽九，而東征西討以求快意。上之蕩主心，下之耗國脉。二豎固而良醫走，死氣索而大命傾。此所謂禍遲必大也。

國家强盛二百三十多年了，已到了厄運關頭，却東征西討以求痛快。在上動摇皇上意志，在下消耗國家命脉。病魔頑固良醫便會離開，死氣消索人命就要完了。這就是所說的災禍來得遲一定是大災。

陛下矜奮自賢，沈迷不返。以豪璫奸弁爲腹心，以金錢珠玉爲命脉。藥石之言，褎如充耳。即令逢、干剖心，皋、夔進諫，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謂意迷難救也。

陛下自誇勤勉自覺賢明，却迷途不返。把宦官奸人作爲心腹，把金錢珠玉看作命脉。像良藥一樣的話，充耳不聞。即使讓龍逢、比干挖出心來，皋陶、夔進行勸諫，又怎麽能解除陛下的迷惑呢！這就是所說的意志迷失難以挽救。

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則負陛下，陛下拒諫不納，則危宗社。願深察而力反之。

這六種情况，是現今的大害。我若怕死不說，就辜負了陛下，陛下若拒絶勸諫不采納，就危及國家。希望深切體察而盡力改正這些過失。

皆不報。

皇帝都不回覆。

明年，疏論湖廣稅監陳奉，救僉事馮應京。忤旨，切責。時武昌民以應京被逮，群聚鼓噪，欲殺奉，奉逃匿楚府以免。大益因上言："陛下驅率狼虎，飛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膚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災地坼，山崩川竭。釁自上開，憤由怨積，奈何欲塗民耳目，以自解釋，謾曰權宜哉！今楚人以奉故，沈使者不返矣，且欲甘心巡撫大臣矣。中朝使臣不敢入境偵緩急，逾兩月矣。四方觀聽，惟在楚人。臣意陛下必且曠然易慮，立罷礦稅，以靖四方，奈何猶戀戀不能自割也！夫天下至貴，而金玉珠寶至賤也。積金玉珠寶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寶爲哉！今四方萬姓，見陛下遇楚事而無變志，知禍必不解，必

第二年，上疏揭發湖廣稅監陳奉，營救僉事馮應京。冒犯聖意，遭到嚴厲責備。當時武昌百姓因馮應京被逮捕，群起喧嘩，想殺死陳奉，陳奉逃走藏在楚王府纔得以逃脱。田大益因此上疏說："陛下驅使率領像虎狼一樣的臣子，飛着吃人，使天下的人，被剥去皮膚而吮吸骨髓，害怕得叠足不前、屏住呼吸，以致天災地裂，山崩河乾。禍患是從上面開始的，憤怒是由怨恨積累起來的，怎麽想掩蔽百姓耳目，而自己解釋，欺騙說是權宜之計呢！現在楚地百姓因陳奉的緣故，隱藏使者不讓他返回，并且想讓巡撫大臣殺了他而感到快意。朝中使臣不敢進入那個地方偵察事態，超過兩個月了。國内的關注，都集中在楚人。臣想陛下一定會曠達地改變想法，立即廢除礦稅，以安撫四方，爲何還留戀不願捨棄呢！天下最寶貴，而金玉珠寶最低賤。積聚金玉珠寶像泰山一樣，不可以買天下尺寸的土地，而失掉天下，金玉珠寶又有什麽用呢！現在四方百姓，見

且群起爲變。此時即盡戮諸璫以謝天下，寧有濟耶？”帝怒，留中。

陛下遇到楚國的事而没有改變的意向，知道禍患一定不會消除，必然將群起叛亂。這時即使全部殺掉太監來向天下人謝罪，難道還有補救麽？”皇帝大怒，將奏摺留在宫中。

又明年，遷兵科都給事中。時兩京缺尚書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天下缺巡撫三、布按監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大益力請簡補，亦不聽。

又過了一年，升爲兵科都給事中。當時南京缺尚書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地方缺巡撫三人、布按監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田大益極力請求選拔補充，皇帝也不聽。

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相請勘合符牒勿經郵傳。巡按御史吴達可駁之，不聽。大益復守故事力争，竟如相請。内使王朝嘗言，近京采煤歲可獲銀五千，乃率京營兵劫掠西山諸處。煤户洶洶，朝以沮撓聞。有旨逮治，皆入都城訴失業狀。沈一貫等急請罷朝，且擬敕諭撫按，未得命。大益言：“國家大柄莫重於兵。朝擅役禁軍，請急誅，爲無將之戒。”御史沈正隆，給事中楊應文、白瑜亦疏諫。帝俱不納。俄用中官陳永壽奏，乃召朝還。遼東稅監高淮擁精騎數百至都城。大益言：“祖制，人臣不得弄兵。淮本掃除之役，敢盗兵權，包禍心，罪當誅。”帝亦不問。

三十一年，江西稅監潘相請求勘察核對符牒不需經過驛丞。巡按御史吴達可駁斥這件事，皇帝不聽。田大益又依據舊制極力勸諫，皇帝最終答應了潘相的請求。内使王朝曾經説，在京城附近采煤每年可獲銀兩五千，於是率領京營兵劫掠西山各處。煤户極爲不平，王朝以阻撓開采上報朝廷。皇帝下令逮捕懲治，煤户都進京陳訴失業的情形。沈一貫等人急忙請求罷免王朝，并且擬詔令安撫，未被批准。田大益説：“國家大權没有重過兵權的。王朝擅自役使禁軍，請求立即殺了他，作爲心存逆謀者的鑒戒。”御史沈正隆，給事中楊應文、白瑜也上疏勸諫。皇帝都不采納。不久采用宦官陳永壽的奏議，於是召王朝回朝。遼東稅監高淮帶領幾百名精鋭騎兵到達京城。田大益説：“祖宗的制度，臣子不得輕率動兵。高淮本是低賤的僕役，敢盗用兵權，包藏禍心，罪當誅殺。”皇帝也不過問。

明年八月，極陳君德缺失，言：“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絶不措意。中外群工因而泄泄。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罔不畢集。乃至皇陵爲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爲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爲奠鼎之祖而亦災。天欲蹶我國家，章章明矣。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今聖諭補缺官矣，釋繫囚矣，然礦稅不撤，而群小猶恣横，閭閻猶朘削，則百工之展布實難，而罪罟之羅織必衆。缺官雖補，繫囚雖釋，曾何益哉！陛下中歲以來，所以

第二年八月，極力陳説皇帝德行的缺點過失，説：“陛下一心追逐錢財，除了自己的積蓄外，其他一律都不放在心上。朝廷内外群臣因此懈怠。君臣上下，竟没有一人考慮到百姓的。用空話互相蒙騙，人民怨恨，上天震怒，妖情怪異，無不會集，以致皇陵是發祥之祖的宗廟而出現災禍，孝陵是創業之祖的宗廟而出現災禍，長陵是奠立國家之君的宗廟而出現災禍。上天想傾覆我們國家，已十分明顯了。臣觀察十多年來，亂政多次發生，不能枚舉，而病源就在貨利這一私念上。現在聖上下詔補上了缺官，釋放了關押的囚犯，然而礦稅不廢除，而衆小人仍舊恣意驕横，百姓仍舊受到剥削，那麽各種行業的發展實在困難，而觸犯法網被捕的人一定很多。缺額的

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爲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如夏桀隕於瑶臺，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啓戎於榮夷，桓、靈絶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覆轍相仍，昭然可鑒。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托身於天下哉!”居月餘，復以星變乞固根本，設防禦，罷礦税。帝皆不省。又明年，以久次添注太常少卿，卒官。

官員即使補上，關押的囚犯即使釋放，又有什麽用處呢！陛下中年以來，所以掩蓋聰明的本質，而甘心實行貪婪、愚昧、暴亂行徑的原因，衹是替私家打算而已。不知道私家充盈了，國家必會喪亡。如夏桀死於瑶臺，商紂燒死在寶玉堆中，周幽王、周厲王因任用榮夷而引發了戰亂，漢桓帝、漢靈帝因私自賣官而失去了統治，唐德宗因瓊林庫私藏無數招來災難，宋徽宗的災禍開始於花石綱。國家覆亡的道路沿襲不變，顯然可以借鑒。陛下近來的腐敗政治，不亞於上列六朝的末年。一旦變亂發生，陛下用什麽來寄身於天下呢！”過了一個多月，又因星象異常請求鞏固國家的根本，設立防禦，廢除礦税，皇帝都不省悟。又過了一年，因資歷長久列名候任太常少卿，死在任上。

大益性骨鯁，守官無他營。數進危言，卒獲免禍。蓋時帝倦勤，上章者雖千萬言，大率屏置勿閲故也。

田大益秉性耿直，爲官没有别的追求。多次進呈激烈的言論，最終却得以免禍。大概因爲當時皇帝處理朝政懈怠，上奏者雖然説了千萬言，皇帝也大概都棄在一邊没有閲覽的緣故。

馮應京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爲户部主事。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改兵部，進員外郎。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任户部主事。督管薊鎮軍用物資，以廉潔精幹聞名。不久改任兵部，升爲員外郎。

二十八年，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黄州三府。繩貪墨，摧奸豪，風采大著。税監陳奉恣横，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應京獨以法裁之。奉掊克萬端，至伐冢毁屋，刳孕婦，溺嬰兒。其年十二月，有諸生妻被辱，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蜂涌入奉廨，諸司馳救乃免。應京捕治其爪牙，奉怒，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復暴之，益慚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民居。民群擁奉門。奉遣人擊之，多死，碎其尸，擲諸途。可大噤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十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陵敕使。帝怒，命貶雜職，調邊方。給事

二十八年，升爲湖廣僉事，分管巡視武昌、漢陽、黄州三府。將貪官繩之以法，打擊奸人豪强，名聲大震。税監陳奉恣肆驕横，巡撫支可大以下唯唯諾諾小心翼翼，惟獨馮應京依法制裁了他。陳奉作惡多端，以至於挖掘墳墓，毁壞民房，剖開孕婦的肚子，溺死嬰兒。那年十二月，有位生員的妻子被他凌辱，起訴到官府。跟隨的市民有上萬人，哭聲動地，蜂擁奔入陳奉的官署，各衙門急忙營救纔得以脱免。馮應京逮捕懲治他的爪牙，陳奉惱怒，假裝送給他食物却把金子放在裏面。馮應京又揭露了他，他更加羞愧記恨。第二年正月，設宴邀請各衙門，用甲士一千人保衛自己，於是發射火箭焚燒民居。百姓群起涌向陳奉家門。陳奉派人攻擊民衆，很多人被打死，砍碎民衆的尸體，抛在路上。支可大閉口不敢出聲，惟獨馮應京直言上疏列舉陳奉的十大罪

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應京名。是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縣知縣王之翰亦忤奉被劾。詔宅、之翰爲民，棟如遣逮。俄以都給事中楊應文論救，遂并逮應京、宅、之翰三人。頃之，奉又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拒，孔時亦被逮。

狀。陳奉也誣陷馮應京阻撓皇命，欺凌皇帝的使臣。皇帝大怒，命令貶馮應京任雜職，調往邊疆。給事中田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互上書彈劾陳奉，請求寬恕馮應京。皇帝更加憤怒，除去馮應京的官籍。這時，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縣知縣王之翰也因觸犯陳奉被彈劾。皇帝下詔把邸宅、王之翰貶爲平民，派人逮捕何棟如。不久因都給事中楊應文上疏營救，於是一起逮捕了馮應京、邸宅、王之翰三人。不久，陳奉又誣陷彈劾武昌同知卞孔時抗命，卞孔時也被逮捕。

緹騎抵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相率痛哭。奉乃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執其爪牙六人，投之江，并傷緹騎；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門，可大不敢出。奉潛遣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猶紛拏。應京囚服坐檻車，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匿楚府，逾月不敢出，亟請還京。大學士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言官亦争以爲請。帝未許。俄江西税監李道亦奏奉侵匿狀，乃召還，隸其事於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東廠奏緹騎有死者。帝愠甚，手詔内閣，欲究主謀。一貫言民心宜静，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拊循，因以侍郎趙可懷薦。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車相銜，數里不絶。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逸還去。

逮捕犯人的禁衛役吏到達武昌，百姓得知馮應京遭到重責，一起痛哭。陳奉於是大寫馮應京的名字，列舉他的罪狀，張榜在大路口。士民更加憤怒，聚集起幾萬人圍住陳奉官署，陳奉窘迫，逃出來藏在楚王府，於是捉住他的爪牙六人，投到長江中，并且打傷了禁衛役吏；責駡支可大助紂爲虐，焚燒了他官府的大門，支可大不敢出來。陳奉暗中派隨從三百人，帶兵追逐，射死幾人，射傷的人不計其數。天已是晡時，還在搏鬥。馮應京穿着囚服坐在囚車中，用大義開導大家，人們纔漸漸解散。陳奉藏在楚王府，一個多月不敢出來，迫切請求回京。大學士沈一貫於是極力陳訴陳奉的罪狀，請求立刻派人代替他讓他回來。言官也争着請求，皇帝没有答應。不久江西税監李道也上奏陳奉欺凌躲藏的情形，纔召他回京，命令承天守備杜茂管理他原來的事情。不久東廠上奏禁衛役吏有死去的。皇帝非常憤怒，親筆下詔給内閣，要追查主謀。沈一貫説民心應當平撫，請馬上派重臣代替支可大安撫，并趁勢推薦侍郎趙可懷。皇帝於是革除支可大的官職，派趙可懷速速前去。還没有到達，支可大已經派兵護送陳奉上路了。車船相連，綿延數里。趙可懷到了那裏，也派使者保護他。陳奉纔得以緩緩離去。

應京之就逮也，士民擁檻車號哭，車不得行。既去，則家爲位祀之。三郡父老相率詣闕訴冤，帝不省。吏科都給事中郭如星、刑科給事

馮應京被捕的時候，士民抱着囚車放聲大哭，囚車不能行駛。離去以後，士民在家裏設立牌位祭祀他。三郡的父老鄉親陸續到京城訴冤，皇帝不覺悟。吏科都給事中郭如星、刑科給事中

中陳維春更連章劾奉。帝怒，謫兩人邊方雜職，繫應京等詔獄，拷訊久之不釋。應京乃於獄中著書，昕夕無倦。三十二年九月，星變修省。廷臣多請釋繫囚，於是應京及宅、棟如獲釋。之翰先瘐死，而孔時繫獄如故。

陳維春又相繼上奏彈劾陳奉。皇帝大怒，貶兩人到邊疆任雜職，把馮應京等人投入欽犯監獄，拷問了很久不釋放。馮應京於是在獄中著書，朝夕不知疲倦。三十二年九月，星象出現怪異現象，皇帝修身自省。朝中大臣許多請求釋放關押的囚犯，於是馮應京和邸宅、何棟如獲得釋放。王之翰先前已經病死在獄中，而卞孔時仍舊被關押着。

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爲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天啓初，贈太常少卿，謚恭節。

馮應京志向節操卓絶出衆，爲學追求有所作爲，不説空話，是淮西士人中最出名的。出獄三年後去世。天啓初年，追贈爲太常少卿，謚號恭節。

何棟如

何棟如，無錫人。居官守正。既爲奉所陷，襄陽人赴闕訴冤，不聽。及出獄，削籍歸，家居十七年。天啓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會遼陽陷。時議募兵，棟如自請行。遂齎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廣寧復陷，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棟如志鋭而才疏。初在浙，不能無浮費。所募兵畏出關，多逃亡。及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罪，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遂交章劾之。棟如疏辨，因請非時考察京官，用清朋黨。朝貴大恨，遂下詔獄，榜掠備至。五年秋，坐贓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卒。

何棟如，無錫人。爲官守法廉正。被陳奉陷害後，襄陽人到京城訴冤，皇帝不聽從。等到出獄後，削去官籍回鄉，在家居住了十七年。天啓初年，開始被起用爲南京兵部主事。恰逢遼陽淪陷，當時商議招募士兵，何棟如主動請求參與。於是帶着銀兩前往浙江，召集了六千七百人。剛到，廣寧又淪陷了，又自己請求出關視察形勢。於是升爲太僕少卿，充任軍前輔佐策劃。何棟如抱負大但才能不高。最初在浙江時，不能免除多餘的開支。所招募的士兵害怕出關，很多逃走了。待到兩次上疏論述熊廷弼、王化貞的功勞罪過，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因此交互上疏彈劾他。何棟如上疏辯解，因請求不定時考察京官，從而清除朋黨。朝中權貴非常痛恨，於是投入欽犯監獄，用各種刑罰拷問。五年秋天，定貪贓罪戍守滁陽。崇禎初年，恢復官職。退休去世。

王之翰　卞孔時

王之翰，絳州人。官棗陽。力阻開礦，遂被逮拷死。天啓初，贈光禄少卿。

王之翰，絳州人。在棗陽做官。極力阻撓開礦，於是被捕拷打致死。天啓初年，追贈光禄少卿。

孔時既長繫，廷臣救者數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萬壽節，葉向高復以爲言，乃削籍放還。熹宗立，起南京刑部員外郎。

卞孔時被長期關押後，朝廷衆臣營救他上奏幾十封。皇帝都不省悟。四十一年，皇帝生日那天，葉向高又替他求情，纔削去官籍放回家中。熹宗繼位，起用爲南京刑部員外郎。

吴宗堯

吴宗堯，字仁叔，歙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益都知縣。

吴宗堯，字仁叔，歙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予益都知縣。

性强項。中官陳增以開礦至，誣奏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被逮削籍。守令多屈節如屬吏，宗堯獨具賓主禮。增黨程守訓，宗堯邑子也。宗堯惡其奸，不與通。驛丞金子登説增開孟坵山礦，宗堯叱其欺罔。子登懼，構於增。日徵千人鑿山，多捶死；又誣富民盗礦，三日捕繫五百人。

吴宗堯秉性剛正不阿。宦官陳增因開礦到來，誣奏福山知縣韋國賢阻撓開礦，韋國賢被捕削去官籍。守令大多卑躬屈膝如同下屬官吏，惟獨吴宗堯以賓主之禮相待。陳增的黨羽程守訓，是吴宗堯同縣人的兒子。吴宗堯厭惡他爲人奸詐，不跟他交往。驛丞金子登游説陳增在孟坵山開礦，吴宗堯斥責他欺騙虚妄。金子登恐懼了，與陳增勾結。每天徵發上千人開山。許多人被捶打致死；又誣陷富民偷盗礦石，三天逮捕五百人。

二十六年九月，宗堯盡發增不法事。帝得疏意動，持不下。會給事中包見捷極論增罪，請撤還。帝責增，令檢下。見捷同官郝敬復請治增罪，帝乃不悦，責宗堯狂逞要名。已而山東巡撫尹應元劾增背旨虐民二十罪。帝遂發怒，切責應元，削宗堯籍。敬復抗疏諫，帝益怒，奪俸一年，并奪應元俸。增遂劾宗堯阻撓礦務，且令守訓誣訐之。帝既遣逮治，御史劉景辰、給事中侯慶遠争之，不聽。使者至，民大嘩，欲殺增。宗堯行，民哭聲震地。既至，下詔獄拷訊，繫經年。禮部郎鮑應鰲等言於沈一貫曰："南康守吴寶秀已得安居牖下，宗堯何獨不然?"一貫揭入，即釋爲民，未幾卒。天啓時，贈光禄少卿，賜祭，録一子。

二十六年九月，吴宗堯全部告發了陳增違法的事情。皇帝得到奏疏心有所觸動，拿着奏疏没有下發。恰逢給事中包見捷極力陳訴陳增的罪狀，請求撤他回來。皇帝責備陳增，命令檢查。包見捷同僚郝敬又請求懲治陳增罪行，皇帝於是不高興，責備吴宗堯逞狂邀名。不久山東巡撫尹應元彈劾陳增違背聖旨殘害百姓二十條罪狀。皇帝於是發怒了，嚴厲斥責尹應元，削去吴宗堯的官籍。郝敬又直言上疏勸諫，皇帝更加憤怒，削去他一年的俸禄，并削奪尹應元的俸禄。陳增於是彈劾吴宗堯阻撓礦務，并讓程守訓誣陷他。皇帝已經派人逮捕他治罪了，御史劉景辰、給事中侯慶遠爲此諫争，皇帝不聽。使者到達，百姓大嘩，想殺死陳增。吴宗堯離開時，百姓哭聲震地。到了京城，投入欽犯監獄拷打審訊，關押了一年。禮部郎鮑應鰲等對沈一貫説："南康太守吴寶秀已經安居家中，爲何惟獨吴宗堯不能這樣?"沈一貫奏上揭帖，就把吴宗堯釋放爲民，不久去世。天啓年間，追贈爲光禄少卿，賜予祭祀，録用他的一個兒子。

吴寶秀

吴寶秀，字汝珍，平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寺正，出爲南康知府。湖口税監李道横甚，寶秀不與通。漕舟南還，乘風揚帆入湖口。道欲榷其貨，遣卒急追之，舟

吴寶秀，字汝珍，平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予大理寺評事。歷任寺正，出調爲南康知府。湖口税監李道非常驕横，吴寶秀不與他交往。漕船南返，乘風揚帆進入湖口。李道想收船上貨物的税，派兵急速追趕，船翻了有人淹死。

覆有死者。道遣吏捕漕卒，寶秀拒不發。道怒，劾寶秀及星子知縣吴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税務，詔俱逮治。給事中楊應文等請下撫按公勘。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國子祭酒方從哲等交章爲言，俱不報。寶秀妻陳氏慟哭，請偕行，寶秀不可。乃括餘貲及簪珥付其妾曰："夫子行，以爲路費。"夜自經死。

李道派吏卒捉拿漕運的士卒，吴寶秀拒不放人。李道憤怒，彈劾吴寶秀及星子知縣吴一元、青山巡檢程資阻撓税務，皇帝下詔一起逮捕治罪。給事中楊應文等請求發到撫按公開審察。大學士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國子祭酒方從哲等交互上書替他求情，皇帝都没有回覆。吴寶秀的妻子陳氏失聲慟哭，請求一同前往，吴寶秀不答應。陳氏於是搜檢餘財和首飾交給他的侍妾說："夫子上路時，用作路費。"夜裏上吊而死。

寶秀至京，下詔獄。大學士趙志皋上言："頃臣卧病，聞中外人情洶洶，皆爲礦税一事。南康守吴寶秀逮繫時，其妻至投繯自盡，闔郡號呼，幾成變亂。事關民生向背，宗社安危，臣不敢以將去之身，隱默而不言。"星子民陳英者，方廬墓，約儒士熊應鳳等走京師，伏闕訟冤，乞以身代。於是撫按及南北諸臣論救者疏十餘上，帝皆不省。一日，司禮田義彙諸疏進御前，帝怒擲地。義從容拾起，復進之，叩首曰："閣臣跪候朝門外，不奉處分不敢退。"帝怒稍平，取閲閣臣疏，命移獄刑部。皇太后亦聞陳氏之死，從容爲帝言。至九月，與一元等并釋爲民。歸家，逾年卒。

吴寶秀到達京城，投入欽犯監獄。大學士趙志皋上奏說："前不久臣卧病在床，聽說朝廷内外人情激憤，都是爲礦税這件事。南康知府吴寶秀被逮捕的時候，他的妻子竟至於上吊自殺，全郡的人都放聲痛哭，幾乎造成變亂。事情關係到人心的向背，國家的安危，臣不敢因不久於人世，隱藏沉默而不說。"星子百姓陳英，正在服喪守墓，邀約儒士熊應鳳等進京，伏在大殿外訴冤，請求用自己代替吴寶秀。於是撫按和南北衆臣議論營救的人上疏十餘封，皇帝都不省悟。一天，司禮田義彙集衆多奏疏進呈給皇帝，皇帝憤怒地擲在地上。田義不慌不忙地拾起，又呈上，磕頭說："内閣大臣跪着等候在朝門外，得不到處理不敢退去。"皇帝怒氣稍微平息，拿過内閣大臣的奏章批閲，下令把案件移交刑部。皇太后也聽説陳氏吊死的事，平和地向皇帝説起。到了九月，吴寶秀與吴一元等人一起釋放爲平民。回家後，過了一年去世。

初，南康士民建祠，特祀陳氏，後合寶秀祀之。天啓中，贈太僕少卿，賜祭，録其一子。

當初，南康士民建立祠堂，特別祭祀陳氏，後來同吴寶秀一起祭祀。天啓年間，追贈爲太僕少卿，賜予祭祀，録用他的一個兒子。

華鈺

華鈺，字德夫，丹徒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荆州推官。税監陳奉僕直馳府署中，鈺笞之。奉佯謝，銜之刺骨。奉所受敕止江税，乃故移之市，又倍蓰征之。稍與辨，輒毆擊破面。商賈怖匿，負擔者不敢出其途。鈺白御史嚴戢，奉益恨。奉欲榷沙市税，沙市人群起逐之，奉疑鈺所使。

華鈺，字德夫，丹徒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予荆州推官。税監陳奉的僕人騎馬徑直闖入他的府署中，華鈺鞭打了他。陳奉表面上道歉，實則恨之入骨。陳奉接受皇帝命令衹限於徵收江上的税，却故意轉移到市場，又加數倍徵收。稍微與他争辯，都被打得頭破血流。商人嚇得都藏起來，挑東西的人不敢在他管轄的路上行走。華鈺上報御史嚴厲禁止，陳奉更加怨恨他。

已，欲榷黄州團風鎮稅，復爲鎮民所逐，奉又疑經歷車任重教之。遂上疏極論鈺、任重阻撓罪，并及巡按御史曹楷、襄陽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則巽等數十人。帝切責楷，貶商耕等三人官，鈺、任重皆被逮。時二十七年八月也。

陳奉想到沙市收稅，沙市人群起驅逐他，陳奉懷疑是華鈺指使的。後來，又想到黄州團風鎮收稅，又被鎮上的百姓驅逐。陳奉又懷疑是經歷車任重教唆的。於是上疏極力論述華鈺、車任重阻撓稅務的罪過，一并牽連到巡按御史曹楷、襄陽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趙文煥、荆門知州高則巽等幾十人。皇帝嚴厲斥責曹楷，貶降李商耕等三人的官職，華鈺、車任重都被逮捕。當時是二十七年八月。

既至，下鎮撫獄訊治，俾引御史楷。鈺堅不承，繫獄中。初，吴宗堯、吴寶秀皆不久即釋。帝欲痛折辱以懼之，於是鈺與馮應京、王正志等先後十餘人悉長繫。廷臣論救章數上，皆不報。獄中有鳥，形類鶴而小，怪鳴，則逮者至。一夕，鳥鳴甚哀。鈺起坐俟之，則應京至。居久之，語鈺以主静窮理之學，日相與研究。三十二年六月，長陵災，肆赦，鈺與任重并釋爲民。家居四年卒。天啓中，贈尚寶少卿，賜祭，録一子。

華鈺到了京城後，關到鎮撫獄中審訊治罪，讓他供認御史曹楷。華鈺堅决不承認，被關在獄中。起初，吴宗堯、吴寶秀都不久就被釋放了。皇帝想狠狠折服凌辱使他們害怕，於是華鈺與馮應京、王正志等先後十幾人都被長期囚禁。朝中大臣議論營救的奏疏多次上呈，皇帝都没有回覆。獄中有一種鳥，形狀像鶴而略爲小些，如果叫聲古怪，就有被捕的人到來。一天晚上，鳥鳴非常哀婉。華鈺起來坐着等候，於是馮應京來了。過了很久，馮應京向華鈺講解静思息慮、窮盡物性的學問，天天相互研究。三十二年六月，長陵發生火災，大赦天下囚犯，華鈺與車任重都被釋放爲民。在家住了四年去世。天啓年間，追贈爲尚寶少卿，賜予祭祀，録用他的一個兒子。

王正志

王正志，祥符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除富平知縣。二十八年，稅使梁永、趙欽肆虐，正志捕其黨李英杖殺之，因極論二人不法罪。欽亦以李英事訐奏，帝怒，命逮之。給事中陳惟春言正志劾欽罪多，宜提訊；欽所劾正志事宜下撫按核實，免其逮繫。御史李時華亦言近日所逮吴應鴻、勞養魁、蔡如川、甘學書及正志等，俱宜敕下撫按勘虚實，不得以一人單詞枉害良善。皆不報。未幾，梁永亦訐正志。帝命諸抗違欺隱者悉指名劾奏，重治之。宦官益張，長吏皆喪氣。正志繫詔獄四年，三十一年夏，瘐死。天啓時，贈祭，蔭子，皆視

王正志，祥符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予富平知縣。二十八年，稅使梁永、趙欽恣肆暴虐，王正志逮捕他們的黨羽李英并用棍棒打死了他，趁此極力論述二人的不法罪行。趙欽也以李英的事上奏揭發，皇帝發怒，命令捉拿王正志。給事中陳惟春説王正志彈劾趙欽的罪多，應當提審；趙欽彈劾王正志的事應下交給撫按核查實情，免去逮捕拘囚。御史李時華也説近日所捕的吴應鴻、勞養魁、蔡如川、甘學書及王正志等，都應下詔發到撫按勘察虚實，不能憑一面之詞而冤枉好人。皇帝都没回覆。不久，梁永也誣告王正志。皇帝命令各個違抗欺騙隱瞞的人都點名彈劾上奏，嚴加懲治。太監更加囂張，地方大員都很喪氣。王正志被關在欽犯監獄四年，三十一年的夏天，病死在獄中。天啓年間，賜予祭祀，給

鉦。

自礦稅興，中使四出，跆藉有司。謗書一聞，駕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江西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及正志；二十九年，則湖廣按察僉事馮應京、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錝；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宋時際；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六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皆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獲陽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有差。至士民幽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也。

他的兒子封了官，都比照華鉦的封賜。

自從礦稅興起以來，宮中使者四處出動，踐踏百官。毀謗的奏章一旦呈上，皇帝的詔書立刻發出。二十四年，就有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就有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就有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就有江西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二十八年，就有廣東新會在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及王正志；二十九年，就有湖廣按察僉事馮應京、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就有鳳陽臨淮知縣林錝；三十四年，就有陝西咸陽知縣宋時際；三十五年，就有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六年，就有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他們都被囚禁在欽犯監獄，時間長的達十多年。王煬、吳應鴻、李獲陽死在獄中，其他被削去官籍的、降職的，各有差別。至於士民囚禁死亡的，更是不計其數。

贊曰：神宗二十四年，軍府千户仲春請開礦助大工，遂命户部錦衣官各一人同仲春開采。給事中程紹言嘉靖中采礦，費帑金三萬餘，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得不償失，因罷其役。給事中楊應文繼言之。皆不納。由是卑秩冗僚，下至市井黠桀，奮起言利。而璫使四出，毒流海内，民不聊生，至三十三年乃罷。嗣是軍興徵發，加派再三。府庫未充，膏脂已竭，明室之亡於是决矣。

贊曰：神宗二十四年，軍府千户仲春請求開礦輔助大的工程，於是命令户部錦衣官各一人與仲春一同開采。給事中程紹進言説嘉靖年間采礦，浪費銀子三萬餘兩，收到礦銀二萬八千五百兩，得不償失，於是停止開采。給事中楊應文也跟着進言。皇帝都不采納。於是卑微的官員，閑雜的僚屬，以至於市井奸猾豪强之徒，都紛紛起來陳説其中的利益。而宦官四處出動，流毒全國，民不聊生，到三十三年纔停止。從這以後軍需徵發，再三加派。國家府庫不充實，人民血汗已枯竭，明朝的滅亡從此决定了。

明史卷二百三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李成梁 (子)如松 如柏 如楨 如樟 如梅 麻貴 (兄)錦

李成梁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鮮内附，授世鐵嶺衛指揮僉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驍健，有大將才。家貧，不能襲職，年四十猶爲諸生。巡按御史器之，資入京，乃得襲。積功爲遼東險山參將。

隆慶元年，土蠻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進副總兵，仍守險山。尋協守遼陽。三年四月，張擺失等屯塞下，成梁迎擊斬之，殲其卒百六十有奇。餘衆遠徙，遂空其地。録功，進秩一等。

四年九月，辛愛大入遼東。總兵官王治道戰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當是時，俺答雖款塞，而插漢部長土蠻與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從子黄台吉勢方强。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朵顔部長董狐狸、長昂佐之。東則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楊吉砮之屬，亦時窺塞下。十年之間，殷尚質、楊照、王治道三大將皆戰死。成梁乃大修戎備，甄拔將校，收召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爲選鋒。軍聲始振。

明年五月，敵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走之。無何，土蠻大入。成梁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父李英從朝鮮歸附朝廷，授予世襲鐵嶺衛指揮僉事，於是在那裏安家。李成梁英勇剛毅驍猛矯健，有大將才幹。家裏貧困，不能承襲官職，四十歲了還是一名生員。巡按御史器重他，資助他進京，纔得以繼承官職。累積功勞擔任遼東險山參將。

隆慶元年，土蠻大舉入侵永平。李成梁前去救援有功，進升爲副總兵，仍舊鎮守險山。不久協助鎮守遼陽。三年四月，張擺失等屯兵塞下，李成梁迎擊殺了他，殲滅他的士兵一百六十多人。剩下的部衆遠遠遷走了，於是空出了他們的屯地。記録功勞，官升一級。

四年九月，辛愛大舉入侵遼東。總兵官王治道戰死，提拔李成梁暫任都督僉事代替他。當時，俺答雖然攻擊關塞，但插漢部首領土蠻與他伯父黑石炭，弟弟委正、大委正，堂弟煖兔、拱兔，兒子卜言台周，侄子黄台吉勢力正强大。泰寧部首領速把亥、炒花，朵顔部首領董狐狸、長昂輔佐他。東面則有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楊吉砮這些人，也不時窺視塞下。十年之間，殷尚質、楊照、王治道三員大將都戰死了。李成梁於是大修武器裝備，選拔將領校尉，招募各地的勇士，給以豐厚的軍餉，把他們用作突擊隊。軍隊名聲開始振作。

第二年五月，敵軍侵犯盤山驛，指揮蘇成勛擊退了敵軍。不久，土蠻大舉入侵。李成梁在卓

遇於卓山，麾副將趙完等夾擊，斷其首尾。乘勝抵巢，馘部長二人，斬首五百八十餘級。進署都督同知，世蔭千户。又明年十月，土蠻六百騎營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餘里，俟衆集大舉，成梁擊走之。萬曆元年，又擊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鐵嶺鎮西諸堡。增秩二等。朵顔兀魯思罕以四千騎毁墻入，成梁禦却之。

山和敵軍相遇，指揮副將趙完等人夾擊，切斷敵軍首尾。乘勝抵達敵軍巢穴，斬殺首領二人，殺敵五百八十多人。升爲署都督同知，子孫世襲千户。第三年十月，土蠻六百多騎兵扎營在舊遼陽的北河，離邊境二百多里，等待部隊會合後大舉入侵，李成梁擊退了敵軍。萬曆元年，又在前屯擊退他們。事後，又在鐵嶺鎮西各堡擊退他們。官階提升了二級。朵顔兀魯思罕帶領四千騎兵毁壞邊墻侵入，李成梁抵禦擊退了他們。

建州都指揮王杲故與撫順通馬市。及是，誘殺備禦裴承祖，成梁謀討之。明年十月，杲復大舉入。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參將曹簠挑戰。諸軍四面起，敵大奔，盡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數栅，矢石雨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杲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一百餘級，毁其營壘而還。進左都督，世蔭都指揮同知。杲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寨。曹簠勒精騎往，杲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

建州都指揮王杲原來與撫順有馬匹交易。到這時，誘殺了備禦裴承祖，李成梁計劃討伐他。第二年十月，王杲又大舉入侵。李成梁傳文命副將楊騰、游擊王惟屏分别屯守在要害地方，而命令參將曹簠去挑戰。各軍四面進擊，敵軍落荒而逃，都聚集在王杲寨中。寨子地勢高，王杲挖掘深溝加固營壘以鞏固自己。李成梁用火器攻打敵寨，燒毁幾道栅欄，流箭飛石像雨一樣落下。把總于志文、秦得倚率先登上，衆將隨後跟上。王杲逃到高臺上，射死了于志文。恰逢起了大風，放火焚燒敵軍。先後殺敵一百多人，搗毁敵營而回。李成梁升爲左都督，世襲都指揮同知。王杲受了重傷，不能帶兵，逃走藏匿在阿哈納營寨中。曹簠帶精鋭騎兵前去，王杲逃到南關。都督王台捉拿後獻出，李成梁殺了他。

三年春，土蠻犯長勇堡，擊敗之。其冬，炒花大會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堵刺兒等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副將曹簠馳擊，遂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據西北高墩。成梁邀戰，發火器。敵大潰，棄輜重走。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加太子太保，世蔭錦衣千户。

三年春天，土蠻侵犯長勇堡，李成梁擊敗了他。這年冬天，炒花大舉會合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兒鄧、煖兔、拱兔、堵刺兒等兩萬多騎兵，從平虜堡向南劫掠。副將曹簠飛速出擊，敵軍又轉而劫掠瀋陽。看到城外布列着軍營，於是占據西北的高地。李成梁截擊敵軍，發射火器。敵軍大敗，丢掉輜重逃跑了。追趕到河溝，乘勝渡河，殺死敵軍數以千計。加封爲太子太保，世襲錦衣千户。

明年，黑石炭、大委正營大清堡邊外，謀錦、義。成梁率選鋒馳二百里，逼其營，攻破之。殺部長四人，獲級六十有奇。

第二年，黑石炭、大委正在大清堡邊境外扎營，圖謀侵犯錦州、義州。李成梁率領突擊隊急馳二百里，逼近敵營，攻破了它，殺了首領四人，砍下敵人首級六十多個。

五年五月，土蠻復入，聯營河東，而遣零騎西掠。成梁掩其巢，得

五年五月，土蠻又入侵，在河東接連扎營，而派零星騎兵向西劫掠。李成梁突襲敵人營寨，

利而還。明年正月，速把亥糾土蠻大入，營劈山。成梁馳至丁字泊，敵方分騎繞墻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搗破劈山營，獲級四百三十，馘其長五人。加太保，世蔭本衛指揮使。

三月，游擊陶承嚳擊敵長定堡，獻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已告謝郊廟，大行賞賚，蔭成梁世指揮僉事。有言所殺乃土蠻部曲，因盜牛羊事覺，懼罪來歸，承嚳掩殺之。給事中光懋因請治承嚳殺降罪，御史勘如懋言。兵部尚書方逢時，督撫梁夢龍、周詠先與承嚳同敘功，力爲解。卒如御史奏，盡奪諸臣恩命。

六月，敵犯鎮静堡，復擊退之。十二月，速把亥、炒花、煖兔、拱兔會土蠻黄台吉，大、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以遏之，而親提鋭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搗圜山，斬首八百四十，及其長九人，獲馬千二百匹。敵聞之，皆倉皇走出塞。論功，封寧遠伯，歲禄八百石。

是時，土蠻數求貢市，關吏不許，大恨。七年十月，復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入。成梁命諸將堅壁，自督參將楊粟等遏其衝。會戚繼光亦來援，敵遂退。俄又與速把亥合壁紅土城，聲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錦、義。成梁逾塞二百餘里，直抵紅土城，擊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遼東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寬奠，後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强抑市價，兀堂乃與趙鎖羅骨數遣零騎侵邊。明年三月，以六百騎犯靉陽及黄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以千餘騎從永奠入，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敵以騎

得勝而回。第二年正月，速把亥糾集土蠻大舉入侵，在劈山安營扎寨。李成梁急速到達丁字泊，敵軍正分路繞過邊墻侵入。李成梁夜間出塞二百里，搗毁劈山營寨，殺敵四百三十人，殺敵首領五人。加封爲太保，世襲本衛指揮使。

三月，游擊陶承嚳攻打敵軍長定堡，獻上敵人首級四百七十多。皇帝祭祀天地後，大加賞賜，賜李成梁世襲指揮僉事。有人告發説所殺的是土蠻部屬，因爲偷盜牛羊的事被發覺，怕被處罰前來歸附，陶承嚳乘其不備殺了他們。給事中光懋因此請求懲治陶承嚳殺降敵的罪行，御史勘查確實如光懋所説的那樣。兵部尚書方逢時，督撫梁夢龍、周詠先與陶承嚳同時評定功勞，極力替他解脱。皇帝最終答應了御史的奏議，把衆臣所受的賞賜全部收回。

六月，敵軍侵犯鎮静堡，又擊退了敵軍。十二月，速把亥、炒花、煖兔、拱兔會聚土蠻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卜兒亥、慌忽太等三萬多騎兵在遼河扎營攻打東昌堡，深入到耀州。李成梁派衆將分别駐扎在要害地方以遏制敵軍，而親自帶領精兵，出塞二百多里，直搗圜山，殺敵八百四十人，以及他們首領九人，俘獲戰馬一千二百匹。敵軍聽説了，都倉皇逃出塞外。評定功勞，封爲寧遠伯，每年俸禄八百石。

這時，土蠻多次請求貿易，守關官員不答應，土蠻非常怨恨。七年十月，又帶領四萬騎兵從前屯錦川營深入境内。李成梁命令衆將堅守壁壘，自己率領參將楊粟等阻攔他們的主力。恰逢戚繼光也前來救援，敵軍於是撤退。不久又與速把亥聯合駐扎在紅土城，揚言要入侵海州，却分兵侵入錦州、義州。李成梁出塞二百多里，直達紅土城，打敗敵軍，殺敵四百七十多人。

遼東都督王兀堂原來與寬奠通商，後來參將徐國輔的弟弟徐國臣强制壓低市價，王兀堂於是與趙鎖羅骨多次派零散騎兵侵犯邊境。第二年三月，以六百騎兵侵犯靉陽和黄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又以一千多騎兵從永奠入侵，李成梁擊退了他們，追出塞外二百里。敵人派騎兵阻擋，而

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敗之，斬首七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并録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其秋，兀堂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擊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土蠻數侵邊不得志，忿甚，益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而成梁及薊鎮兵亦集，乃引去。無何，復以二萬餘騎從大鎮堡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周之望、王應榮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戰死。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馳援，始出境。

九年正月，土蠻復與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黄台吉，以兒鄧，煖兔，拱兔，炒户兒聚兵塞下，謀入廣寧。成梁帥輕騎從大寧堡出。去塞四百餘里，至襖郎兔大戰。自辰迄未，敵不支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戰且行。先後斬首三百四十，及其長八人。録功，增歲禄百石，世蔭一等。

四月，黑石炭、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兔入遼陽。副將曹簠追至長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簠等下吏，成梁不問。十月，土蠻復連速把亥等十餘萬騎攻圍廣寧，不克，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及十三山驛，攻義州。成梁禦却之。

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義州。成梁禦之鎮夷堡，設伏待之。速把亥入，參將李平胡射中其脅，墜馬，蒼頭李有名前斬之。寇大奔，追馘百餘級。炒花等慟哭去。速把亥爲遼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詔賜甲第京師，世蔭錦

步兵登山吶喊。李成梁大敗敵軍，殺敵七百五十人，把他們的營壘全部摧毁。捷報傳到朝廷，與紅土城之戰一起記功，賜給李成梁世襲。這年秋天，王兀堂又侵犯寬奠，副將姚大節擊敗敵軍。王兀堂從此没有振作起來。

土蠻多次侵犯邊境没有得逞，非常忿恨，增調各部軍隊分兵侵犯錦州、義州和右屯、大凌河。因爲城堡堅固，不能攻破，而李成梁和薊鎮的軍隊也會集起來，土蠻纔撤退離開。不久，又帶領二萬多騎兵從大鎮堡入境攻打錦州。參將熊朝臣頑强守衛，而派部將周之望、王應榮出城應戰，殺敵很多。箭射完了，都戰死了。敵軍於是分路劫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李成梁急馳救援，敵軍纔退出邊境。

九年正月，土蠻又與黑石炭、大委正、小委正、卜言台周、腦毛大、黄台吉、以兒鄧、煖兔、拱兔、炒户兒在塞下會集軍隊，圖謀入侵廣寧。李成梁率領輕騎兵從大寧堡出塞。離開邊塞四百多里，到達襖郎兔與敵軍大戰。從早上七八點一直戰到下午一兩點鍾，敵軍支持不住戰敗逃走。官軍將要返回，敵軍前來追趕。李成梁迎擊敵人，邊戰邊走。先後殺敵三百四十人，以及敵軍首領八人。記録功勞，每年增加俸禄一百石，世襲官級增加一等。

四月，黑石炭、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兔入侵遼陽。副將曹簠追到長安堡，遇上伏兵，損失千總陳鵬以下三百一十七人，戰馬死掉四百六十匹，於是土蠻大肆掠奪人口牲畜離去。曹簠等被交付司法官吏審訊，没有查問李成梁。十月，土蠻又聯合速把亥等的十多萬騎兵圍攻廣寧，没有攻下，轉而劫掠團山堡、盤山驛和十三山驛，攻打義州。李成梁抵禦擊退了他們。

十年三月，速把亥率領弟弟炒花、兒子卜言兔入侵義州。李成梁在鎮夷堡抵擋他們，設下伏兵等待敵軍。速把亥進入埋伏圈，參將李平胡射中他的脅骨，從馬上掉下來，家丁李有名上前殺了他。敵軍大敗而逃，官軍追殺一百多人。炒花等慟哭着離去。速把亥成爲遼左禍患二十年，到這時死去。皇帝非常高興，下詔在京城賜給李成

衣指揮使。

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以王台獻其父，嘗欲報之。王台死，虎兒罕勢衰，阿台遂附北關合攻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於曹子谷，斬首一千有奇，獲馬五百。阿台復糾阿海連兵入，抵瀋陽城南渾河，大掠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連破阿海寨，擊殺之，獻馘二千三百。杲部遂滅。録功，增歲禄百石，世廕指揮僉事。

北關清佳砮、楊吉砮素仇南關。王台没，屢侵台季子猛骨孛羅，且藉土蠻、煖兔、慌忽太兵侵邊境。其年十二月，巡撫李松使備禦霍九臯許之貢市。清佳砮、楊吉砮率二千餘騎詣鎮北關謁。松、九臯見其兵盛，譙讓之，則以三百騎入。松先伏甲於旁，約二人不受撫則炮舉甲起。頃之，二人抵關，據鞍不遜，松叱之，九臯麾使下，其徒遽拔刀擊九臯，并殺侍卒十餘人。於是軍中炮鳴，伏盡起，擊斬二人并其從騎，與清佳砮子兀孫孛羅、楊吉砮子哈兒哈麻盡殲焉。成梁聞炮，急出塞，擊其留騎，斬首千五百有奇。餘衆刑白馬，攢刀，誓永受約束，乃旋師。録功，增歲禄二百石，改前廕指揮僉事爲錦衣衛指揮使。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數萬騎入蒲河及大寧堡。將士防禦六日，始出塞。

十三年二月，把兔兒欲報父速把亥之怨，偕從父炒花、姑婿花大糾西部以兒鄧等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潛爲浮橋濟師，逾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

梁上等住宅，世襲錦衣指揮使。

當初，王杲死了，他的兒子阿台跑去依附王台的大兒子虎兒罕。因王台出賣他的父親，曾經想報復。王台死去，虎兒罕勢力衰落，阿台於是依附北關合力攻打虎兒罕。又多次侵犯孤山、汛河。李成梁出塞，在曹子谷遇上敵軍，殺敵一千多，俘獲戰馬五百匹。阿台又糾合阿海聯合出兵入侵，抵達瀋陽城南的渾河，大肆劫掠而去。李成梁從撫順出塞一百多里，用火攻打古勒寨，射死阿台。接着又攻破阿海的營寨，殺死了他，殺敵二千三百人。王杲部衆於是消滅。記下功勞，每年增加俸禄一百石，世襲指揮僉事。

北關的清佳砮、楊吉砮向來仇視南關。王台死後，多次侵犯王台的小兒子猛骨孛羅，并且藉土蠻、煖兔、慌忽太的軍隊侵犯邊境。這年十二月，巡撫李松派備禦霍九臯答應和他們貿易。清佳砮、楊吉砮率領二千多騎兵到鎮北關拜見。李松、霍九臯見他們帶來的兵力很多，就責備他們，於是他們衹帶三百騎兵進來。李松事先在旁邊設下了甲兵，約定二人如果不接受安撫就放炮殺出甲兵。一會兒，二人抵達關前，坐在馬上態度傲慢，李松叱責他們，霍九臯叫他們下馬，他們的黨徒突然拔刀襲擊霍九臯，并殺死了跟隨的士兵十多人。於是軍中炮聲響起，伏兵全都一躍而起，斬殺了二人和跟隨他們的騎兵，把清佳砮的兒子兀孫孛羅、楊吉砮的兒子哈兒哈麻全部殲滅了。李成梁聽到炮聲，馬上出塞，斬殺他們剩下的騎兵，殺敵一千五百多人。剩下的敵人殺死白馬，握着刀，發誓永遠接受約束，李成梁纔收兵。記録功勞，每年增加俸禄二百石，改以前世襲指揮僉事爲世襲錦衣衛指揮使。當李成梁出塞的時候，炒花等帶幾萬騎兵侵入蒲河及大寧堡。將士防禦了六天，敵人纔轉出塞外。

十三年二月，把兔兒想報父速把亥之仇怨，同叔父炒花、姑丈花大糾集西部以兒鄧等有幾萬騎兵搶掠瀋陽。已退兵，駐扎放牧遼河，聲稱要侵犯開原、鐵嶺。李成梁與巡撫李松暗中造浮橋渡過軍隊，越過邊塞一百五十里，迅速地衝殺到其營帳。賊寇已預先發覺，整衆迎戰。李成梁布

逆戰。成梁爲叠陣，親督前陣擊，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捷聞，增歲禄百石，改蔭錦衣指揮使爲都指揮使。

其年五月，敵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游擊韓元功追襲之，敗死。閏九月，諸部長復犯蒲河，殺裨將數人，大剽掠，而西部銀燈亦窺遼、瀋。成梁令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銀燈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十四年二月，土蠻部長一克灰正糾把兔兒、炒花、花大等三萬騎，約土蠻諸子共馳遼陽挾賞。成梁偵得之，率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孫守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至可可毋林。大風雷，敵不覺。既至，風日晴朗，敵大驚，發矢如雨。將士冒死陷陣，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其年十月，敵七八萬騎犯鎮夷諸堡，閱五日始去。

十五年春，東西部連營入犯。其秋八月，復以七八萬騎犯鎮夷堡。十月，把漢大成糾土蠻十萬騎由鎮夷、大清二堡入，數日始出。

北關既被創，後清佳砮子卜寨與楊吉砮子那林孛羅漸强盛，數與南關虎兒罕子歹商構兵。成梁以南關勢弱，謀討北關以輔翊之。明年五月，率師直搗其巢。卜寨走，與那林孛羅合，憑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炮擊之，碎其外郛，遂拔二城，斬馘五百餘級。卜寨等請降，設誓不復叛，乃班師。

十七年三月，敵犯義州，復入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一軍盡没。九月，腦毛大合白洪大、長昂三萬騎復犯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總馮文昇皆戰死，成梁選鋒没者數百人。敵大

成叠陣，親自督導前陣攻擊，而李松率領後陣繼續攻擊，斬首八百多。朝廷聽到捷報，給他每年增加俸禄一百石，改蔭封錦衣指揮使爲都指揮使。

這年五月，敵軍侵犯瀋陽，在塞下埋伏精鋭騎兵，引誘官軍。游擊韓元功追擊敵軍，戰敗而死。閏九月，敵各部首領又侵犯蒲河，殺死副將數人，大肆劫掠，而西部銀燈也窺視遼陽、瀋陽。李成梁命令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毁銀燈軍營，殺敵一百八十人。各部首領聽説，纔帶兵撤退。

十四年二月，土蠻首領一克灰正糾集把兔兒、炒花、花大等三萬騎兵，聯合土蠻衆子一起奔往遼陽要挾討賞。李成梁偵察得知，率領副將楊燮、參將李寧、李興、孫守廉帶領輕騎兵出了鎮邊堡。白天睡覺夜裏行軍二百多里，到達可可毋林。風雷大作，敵軍没有發覺。到達以後，風和日麗，敵人大驚，射的箭像雨一樣。將士冒着生命危險闖入敵陣，殺敵九百，斬敵首領二十四人。這年十月，敵軍七八萬騎兵侵犯鎮夷各堡，過了五天纔離去。

十五年春天，敵東西兩部聯合入侵。這年秋天八月，又帶領七八萬騎兵侵犯鎮夷堡。十月，把漢大成糾集土蠻十萬騎兵從鎮夷、大清二堡入侵，好幾天纔離去。

北關既已受到挫折，後來清佳砮的兒子卜寨與楊吉砮的兒子那林孛羅漸漸强盛，多次與南關虎兒罕的兒子歹商交兵。李成梁認爲南關勢力弱，計劃討伐北關來輔助南關。第二年五月，率領官軍直搗敵巢。卜寨逃走，與那林孛羅會合，據城防守。城有四層，攻打不下。用大炮轟擊，攻破外城，於是攻下了兩城，殺敵五百多。卜寨等請求投降，發誓永不再叛變，於是李成梁收兵。

十七年三月，敵軍侵犯義州，又入侵太平堡，把總朱永壽等全軍覆没。九月，腦毛大糾合白洪大、長昂三萬騎兵又侵犯平虜堡，備禦李有年、把總馮文昇都戰死了，李成梁的突擊隊戰死幾百人。敵軍大肆掠奪瀋陽的蒲河、榆林，八天

掠瀋陽蒲河、榆林，八日始去。明年二月，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小委正結西部叉漢塔塔兒五萬餘騎復深入遼、瀋、海、蓋。成梁潛遣兵出塞襲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報首功二百八十，得增禄蔭。土蠻族弟土墨台猪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長昂、滚兔十萬騎深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十九年閏三月，成梁乘給事侯先春閲視，謀邀搗巢功，使副將李寧等出鎮夷堡潛襲板升，殺二百八十人。師還遇敵，死者數千人。成梁及總督蹇達不以聞。巡按御史胡克儉盡發其先後欺罔狀，語多侵政府。疏雖不行，成梁由是不安於位。及先春還朝，詆尤力，帝意頗動。成梁再疏辭疾，言者亦踵至。其年十一月，帝竟從御史張鶴鳴言，解成梁任，以寧遠伯奉朝請。明年，哱拜反寧夏，御史梅國楨請用成梁，給事中王德完持不可，乃寢。

纔離去。第二年二月，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委正、小委正糾集西部叉漢塔塔兒五萬多騎兵又深入遼陽、瀋陽、海州、蓋州。李成梁暗中派兵出塞襲擊，遇上埋伏，戰死一千人。李成梁却上報殺敵二百八十人，得到增加俸禄，提升官級的賞賜。土蠻同族弟弟土墨台猪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長昂、滚兔十萬騎兵深入海州。李成梁不敢還擊，敵軍大肆掠奪數日纔離去。十九年閏三月，李成梁趁着給事侯先春檢閲巡視的時機，計劃求取搗毁敵巢的功勞，派副將李寧等出鎮夷堡偷襲敵方村落，殺敵二百八十人。撤軍時遇上敵兵，戰死幾千人。李成梁和總督蹇達不將此事上報。巡按御史胡克儉全部告發李成梁先後欺騙的事情，言詞多有冒犯朝廷。奏疏雖然没有通過，但李成梁從此便不能安坐職位了。等到侯先春回朝，詆毁他更加厲害，皇帝很有些動心。李成梁兩次上疏托病辭職，詆毁他的人也接踵而來。這年十一月，皇帝終於聽從御史張鶴鳴的進言，解除李成梁的職務，以寧遠伯的身份回京上朝。第二年，哱拜在寧夏反叛，御史梅國楨請求起用李成梁，給事中王德完堅持不可以，於是就擱置起來。

成梁鎮遼二十二年，先後奏大捷者十，帝輒祭告郊廟，受廷臣賀，蟒衣金繒歲賜稠叠。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其始鋭意封拜，師出必捷，威振絶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盡列崇階，僕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没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爲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閣部，外自督撫而下，大者進官蔭子，小亦增俸賚金。恩施優渥，震耀當世。而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爲緣飾。若敵入内地，則以堅壁清野爲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爲功，殺良民冒級。閣部共爲蒙蔽，督撫、監司稍忤意，輒排去之，不得

李成梁鎮守遼東二十二年，先後上奏大捷十次，皇帝都祭告天地宗廟，接受朝廷大臣的祝賀，蟒衣金繒每年賞賜給他很多。邊疆統帥武功的盛況，二百年來不曾有過。李成梁開始一心謀求封官拜將，出師必勝，威震遠方。後來地位聲望更高，子弟都位居高官，奴僕没有不榮耀顯貴的。富貴至極就驕縱起來，奢侈得没有限度。軍費、馬市貿易收費、鹽税、商税，每年侵吞的錢財無法計算，把整個遼東商人百姓的盈利都網羅到自己的口袋中。用這些錢賄賂權貴，結交大臣，朝廷内外要員没有人不飽受他的重金賄賂，爲他提供幫助庇護。每一次奏上捷報，内自内閣，外從督撫以下，大的升官封賞子孫，小的也增加俸禄賞錢。恩寵豐厚，震動顯耀於當時。而他的戰功都在塞外，容易誇大掩飾。如果敵人侵入内地，就以堅壁清野爲藉口，擁兵觀望；甚至掩蓋失敗假報戰功，殺死良民冒充敵人首級。内

舉其法。先後巡按陳登雲、許守恩廉得其殺降冒功狀，擬論奏之，爲巡撫李松、顧養謙所沮止。既而物議沸騰，御史朱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章抨擊。事頗有迹，卒賴奥援，反詰責言者。及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謝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

成梁諸戰功率藉健兒。其後健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又轉相掊克，士馬蕭耗。迨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

二十九年八月，馬林獲罪。大學士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有六矣。是時，土蠻、長昂及把兔兒已死，寇鈔漸稀。而開原、廣寧之前復開馬、木二市。諸部耽市賞利，争就款。以故成梁復鎮八年，遼左少事。以閲視叙勞，加至太傅。

當萬曆初元時，兵部侍郎汪道昆閲邊，成梁獻議移建孤山堡於張其哈剌佃，險山堡於寬佃，沿江新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於朝，報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户。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内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復逃人功，增秩受賞。兵科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勘奏如一韓言，一韓復連章極論。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

弟成材，參將。子如松、如柏、

閣和他一起蒙騙上下，督撫、監司稍微冒犯他的心意，就被排斥走，不能執行法紀。前任、現任巡按陳登雲、許守恩查到他殺死降敵冒充軍功的情況，打算上奏此事，被巡撫李松、顧養謙所阻止。不久衆人議論紛紛，御史朱應轂、給事中任應徵、僉事李琯交互上疏抨擊他。事情頗有敗露，最終依靠朝廷内部的援助，反而責問上疏的人。等到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相繼退職，李成梁失去了朝廷内的靠山，纔丢掉了官職。

李成梁每次戰功都依靠猛士。後來猛士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等都富貴了，成爲州郡長官。暮氣沉沉，難以振作，又轉而互相攻擊，士兵馬匹減損。等到李成梁離開遼東，十年之間更换八個統帥，邊防守備日益鬆弛。

二十九年八月，馬林犯罪。大學士沈一貫説李成梁雖然年老了，還可以帶兵。於是派他再次鎮守遼東，年齡已經七十六歲了。這時，土蠻、長昂和把兔兒已經死了，敵寇掠奪漸漸稀少。而開原、廣寧在此之前又恢復開放馬市、木市。各部落看重買賣的利益，争着來通好。因此李成梁又鎮守了八年，遼東很少發生戰事。因京城官員檢閲察視評定功勞，加官至太傅。

在萬曆初年，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視邊關，李成梁獻計把孤山堡遷建到張其哈剌佃，把險山堡遷建到寬佃，沿江新安四堡遷建到長佃、長嶺等處，仍派孤山、險山兩位參將鎮守，可以拓展土地七八百里，增加農牧業收入。汪道昆上奏到朝廷，皇帝回覆可以。從此人口日益增多，達到六萬四千多户。到了三十四年，李成梁認爲此地孤立遥遠難以把守，與都督、巡撫蹇達、趙楫建議拋棄它，把居民都遷到内地。居民依戀家室，就用大軍驅趕强迫他們離開，死去的人到處都是。李成梁反而以招回逃跑的人的功勞，加官受賞。兵科給事中宋一韓極力陳説放棄土地不是辦法。巡按御史熊廷弼勘察後上奏跟宋一韓説的相同，宋一韓又接連上奏極力争辯。皇帝一向信任李成梁，都扣下奏書不發。很久以後李成梁去世，享年九十歲。

李成梁的弟弟李成材，是參將。兒子李如

如楨、如樟、如梅皆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參將。

松、李如柏、李如楨、李如樟、李如梅都是總兵官；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也都官至參將。

李如松

如松，字子茂，成梁長子。以父廕爲都指揮同知，充寧遠伯勳衛。驍果敢戰，少從父諳兵機。再遷署都督僉事，爲神機營右副將。

李如松，字子茂，是李成梁的長子。因父親的功勞擔任都指揮同知，充任寧遠伯的侍衛官。驍勇果決作戰勇敢，從小跟隨父親熟悉兵法。兩次升遷後任代理都督僉事，擔任神機營右副將。

萬曆十一年，出爲山西總兵官。給事中黃道瞻等數言如松父子不當并居重鎮，大學士申時行請保全之，乃召僉書右府。尋提督京城巡捕。給事中邵庶嘗劾如松及其弟副總兵如柏不法，且請稍抑，以全終始，不納。十五年，復以總兵官鎮宣府。巡撫許守謙閲操，如松引坐與并。參政王學書却之，語不相下，幾攘臂。巡按御史王之棟因劾如松驕橫，并詆學書，帝爲兩奪其俸。已復被論，給事中葉初春請改調之，乃命與山西李迎恩更鎮。其後，軍政拾遺，給事中閲視，數遭論劾。帝終眷之不爲動，召僉書中府。

萬曆十一年，出任山西總兵官。給事中黃道瞻等多次進言李如松父子不應同時據守重鎮，大學士申時行請求保全他，於是徵召他任僉書右府。不久管轄京城的巡捕。給事中邵庶曾經彈劾李如松和他的弟弟副總兵李如柏違法，并且請求逐步抑制，以保證他們善始善終，皇帝不采納。十五年，又以總兵官的身份鎮守宣府。巡撫許守謙檢閲軍隊訓練，李如松把座位搬去與他并列。參政王學書讓他下去，説話互不相讓，幾乎要動起手來。巡按御史王之棟因此彈劾李如松驕傲專横，并且詆毁王學書，皇帝因此奪去兩人的俸禄。不久又被彈劾，給事中葉初春請求將他調换，於是命令與山西李迎恩交换鎮守。從那以後，武官考核指出過失，給事中檢閲視察，多次遭到論告彈劾。皇帝始終顧念他而不爲别人的話所動，徵召任僉書中府。

二十年，哱拜反寧夏，御史梅國楨薦如松大將才，其弟如梅、如樟并年少英傑，宜令討賊。乃命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即以國楨監之。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盡統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道援軍。六月抵寧夏。如松以權任既重，不欲受總督制，事輒專行。兵科許弘綱等以爲非制，尚書石星亦言如松敕書受督臣節度，不得自專，帝乃下詔申飭。先是，諸將董一奎、麻貴等數攻城不下。如松至，攻益力。用布囊三萬，實以土，踐之登，爲炮石所却。如樟夜攀雲梯上，不克。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將登，

二十年，哱拜在寧夏反叛，御史梅國楨推薦李如松有大將的才幹，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樟都是年少的英傑，可以派他們討伐叛賊。於是任命李如松擔任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并讓梅國楨作他的監軍。武官中有提督，是從李如松開始的。不久又命令他全部統領遼東、宣府、大同、山西各路援軍。六月抵達寧夏。李如松因爲權勢已經很大了，不想接受總督的節制，辦事總是獨斷專行。兵科許弘綱等認爲不合制度，尚書石星也進言説李如松按皇帝敕書應接受督臣的節制，不能獨斷專行，皇帝於是下詔斥責他。在這以前，董一奎、麻貴等衆將多次攻城没有攻下。李如松到達後，攻勢更加猛烈。用布袋三萬條，裝上土，踩着登城，被炮石擊退。李如樟夜間登雲梯而上，没有成功。游擊龔子敬率領苗兵進攻

亦不克，乃决策水攻。拜窘，遣養子克力蓋往勾套寇，如松令部將李寧追斬之。已，套寇以萬餘騎至張亮堡。如松力戰，手斬士卒畏縮者，寇竟敗去。水侵北關，城崩。如松及蕭如薰等佯擊北關誘賊，而潛以鋭師襲南關，攀雲梯而上。拜及子承恩自斬叛黨劉東暘、許朝乞貸死。於是如松先登，如薰及麻貴、劉承嗣等繼之，盡滅拜族。録功，進都督，世廕錦衣指揮同知。

南關，李如松乘勢帶兵攻城，也没攻下，於是決定用水攻。哱拜窘迫，派養子克力蓋前去勾結河套的敵人，李如松派部將李寧追上殺了他。事後，河套的敵人一萬多騎兵到達張亮堡。李如松奮力應戰，親手斬殺畏縮不前的士卒，敵寇最終大敗而逃。水淹北關，城墻倒塌。李如松和蕭如薰等佯裝攻打北關誘惑敵人，而暗中派精兵襲擊南關，登雲梯而上。哱拜及他的兒子承恩自己殺死叛黨劉東暘、許朝，請求免去死罪。於是李如松搶先登城，蕭如薰和麻貴、劉承嗣等跟着登上，全部斬殺了哱拜和族人。記録功勞，升爲都督，世襲錦衣指揮同知。

會朝鮮倭患棘，詔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諸軍，剋期東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師援剿。如松新立功，氣益驕，與經略宋應昌不相下。故事，大帥初見督師，甲冑庭謁，出易冠帶，始加禮貌。如松用監司謁督撫儀，素服側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軍，沈惟敬自倭歸，言倭酋行長願封，請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如松叱惟敬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爲然，乃置惟敬於營，誓師渡江。

恰逢朝鮮倭寇爲害嚴重，皇帝詔令李如松統領薊州、遼東、保定、山東各軍，限期東征。他弟弟李如柏、李如梅一起率軍協助清剿。李如松剛立了功，氣焰更加驕横，與經略宋應昌不相讓。按舊例，大帥第一次見到督師，穿着戰衣在大庭拜見，出來更换帽子和衣帶，纔更加禮貌。李如松用監司拜見督撫的禮儀，穿着平常的衣服坐在一邊而已。十二月，李如松到達軍中，沈惟敬從倭寇那邊回來，説倭寇酋長行長願意接受封賞，請求退出平壤以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如松叱責沈惟敬奸邪，想殺了他。參謀李應試説："藉助沈惟敬欺騙倭寇説給他們封賞，而暗中偷襲他們，這是條妙計呀。"李如松認爲他説的對，於是扣留沈惟敬在營中，誓師渡江。

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師次肅寧館。行長以爲封使將至，遣牙將二十人來迎，如松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鬥，僅獲三人，餘走還。行長大駭，復遣所親信小西飛來謁，如松慰遣之。六日，次平壤。行長猶以爲封使也，佇風月樓以待，群倭花衣夾道迎。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是夜，襲如柏營，擊却之。明旦，如松下令諸軍無割首級，攻圍缺東面。以倭素易朝鮮軍，令副將祖承訓詭爲其裝，潛伏西南。令游擊吴惟

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大軍駐扎在肅寧館。行長以爲封賞的使臣將要來了，派牙將二十人前來迎接，李如松下令讓游擊李寧活捉他們。倭寇倉促起來格鬥，衹抓住了三人，剩下的逃回去了。行長大驚，又派親信小西飛前來拜見，李如松撫慰打發他回去了。第六天，駐軍平壤。行長還以爲是封賞的使者，站立在風月樓等待，衆倭寇穿着花衣服夾道相迎。李如松部署各軍，抵達平壤城，衆將徘徊没有入城，行迹完全暴露，倭寇全部登上城墻據守。這天夜裏，偷襲李如柏的軍營，李如柏打退了他們。第二天早晨，李如松下令各軍不要割敵人首級，圍攻時放開東面。因倭寇一向輕視朝鮮軍隊，命令副將祖承訓假裝穿上

忠攻迤北牡丹峰。而如松親提大軍直抵城下，攻其東南。倭炮矢如雨，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朝鮮軍，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將楊元等軍自小西門先登，如柏等亦從大西門入。火器并發，烟焰蔽空。惟忠中炮傷胸，猶奮呼督戰。如松馬斃於炮，易馬馳，墮塹，躍而上，麾兵益進。將士無不一當百，遂克之。獲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渡大同江，遁還龍山。寧及參將查大受率精卒三千潛伏東江間道，復斬級三百六十。乘勝逐北，十九日，如柏遂復開城。所失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復。酋清正據咸鏡，亦遁還王京。

朝鮮兵的服裝，潛伏在西南邊。命令游擊吴惟忠攻打北面的牡丹峰。而李如松親自帶領大軍直抵城下，攻打城東南。倭寇炮像箭雨一樣，官軍稍有退却。李如松殺了先退的士兵以示衆。募選敢死的士兵，攀鉤梯直上。倭寇正輕視南面的朝鮮軍，祖承訓等於是脱下外面的服裝露出明軍的盔甲。倭寇大驚，急忙分兵抵抗，李如松已經命令副將楊元等的部隊從小西門搶先登城，李如柏也從大西門攻入。火器一起發射，烟火遮住了天空。吴惟忠中炮胸部受傷，仍然奮勇吶喊着督戰。李如松的戰馬中炮而死，换了馬疾馳，落在壕溝中，一躍而上，指揮士兵加强進攻。將士們無不以一當百，於是攻下平壤城。殺敵人一千二百多。倭寇撤退守衛風月樓。半夜，行長渡過大同江，逃回龍山。李寧及參將查大受率領精兵三千人潛伏在東江小路上，又殺敵三百六十人。乘勝追擊敗兵，十九日，李如柏就收復了開城。失守的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一起收復。敵首領清正據守咸鏡，也逃回王京。

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再進師。朝鮮人以賊棄王京告。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圍數重。如松督部下鏖戰。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揮李有聲殊死救，被殺。如柏、寧等奮前夾擊，如梅射金甲倭墜馬，楊元兵亦至，斫重圍入，倭乃退，官軍喪失甚多。會天久雨，騎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漢水聯營，城中廣樹飛樓，箭炮不絶，官軍乃退駐開城。二月既望，諜報倭以二十萬衆入寇。如松令元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大受軍臨津；留寧、承訓軍開城；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數十萬，密令大受率死士從間焚之。倭遂乏食。

官軍接連獲勝以後，産生輕敵情緒。二十七日第二次進軍。朝鮮人告訴寇賊丢棄王京的事。李如松信以爲真，帶領輕騎兵奔向碧蹄館。離王京三十里，突然遇上倭寇，被圍了好幾層。李如松帶領部下激戰。一名穿鐵甲的倭兵搏擊李如松十分危急，指揮李有聲拼死相救，被殺死了。李如柏、李寧等奮力向前夾攻，李如梅把穿鐵甲的倭兵從馬上射下來，楊元的軍隊也到了，殺進重圍，倭寇纔退去，官軍喪失很多人。恰逢天下了很久的雨，馬陷入稻田中不能行進。倭寇背靠岳山、面向漢水接連扎營，在城中大建飛樓，箭炮發射不斷，官軍於是撤退駐扎到開城。二月十六日，間諜報告倭寇派二十萬人入侵。李如松派楊元駐軍平壤，扼守大同江，接應軍餉通路；李如柏等駐軍寶山各處作爲聲援；查大受駐軍臨津；留下李寧、祖承訓駐守開城；而自己從東西兩面調度。聽説倭將平秀嘉據守龍山倉庫，積貯粟米幾十萬石，秘密派查大受率領敢死隊從小路燒毁了糧倉。倭寇於是斷了軍糧。

初，官軍捷平壤，鋒鋭甚，不復

當初，官軍平壤大捷，士氣十分旺盛，不再

問封貢事。及碧蹄敗衄，如松氣大索，應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芻糧并絶，且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於是惟敬款議復行。四月十八日，倭棄王京遁，如松與應昌入城，遣兵渡漢江尾倭後，將擊其惰歸。倭步步爲營，分番迭休，官軍不敢擊。倭乃結營釜山，爲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封貢，議撤兵，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師。論功，加太子太保，增歲禄百石。言者詆其和親辱國，屢攻擊之。帝不問。

二十五年冬，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言路復交章力争，帝置不報。如松感帝知，氣益奮。明年四月，土蠻寇犯遼東。如松率輕騎遠出搗巢，中伏力戰死。帝痛悼，令具衣冠歸葬，贈少保、寧遠伯，立祠，謚忠烈。以其弟如梅代爲總兵官，授長子世忠錦衣衛指揮使，掌南鎮撫司，仍充寧遠伯勛衛，復蔭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恤典優渥，皆出特恩云。

世忠未久卒，無子。弟顯忠由蔭歷遼東副總兵，當嗣爵，朝臣方惡李氏，無爲言者。至崇禎中，如松妻武氏訴於朝。章下部議，竟寢。後莊烈帝念成梁功，顯忠子尊祖得嗣寧遠伯。闖賊陷京師，遇難。

提起封賞納貢的事。等到在碧蹄戰敗，李如松氣勢十分低落，宋應昌、李如松急着想休養生息，而倭寇也因糧草都斷絶了，并且苦於平壤失敗，有撤軍的意思，於是沈惟敬建議的議和又開始進行。四月十八日，倭寇抛棄王京逃走了，李如松與宋應昌進城，派兵渡過漢江跟在倭寇後面，將要趁他們撤退懈怠時攻擊。倭寇步步爲營，輪番休息，官軍不敢攻擊。倭寇於是在釜山安營，作長久住下的打算。當時兵部尚書石星極力主張封賞納貢，提議撤兵，衹留下劉綎防禦守備。李如松於是在十二月收兵回朝。評定功勞，升爲太子太保，增加年俸一百石。進言的人詆毁他和親辱没國家，多次攻擊他。皇帝不過問。

二十五年冬天，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官，朝廷推薦三人，皇帝聖旨特别任用李如松。言官又交互上奏極力争辯，皇帝置之不理。李如松感戴皇帝知遇之恩，意氣更加振奮。第二年四月，土蠻侵犯遼東。李如松率領輕騎兵遠出直搗敵巢，中了埋伏奮戰而死。皇帝沉痛哀悼，命令備置衣冠禮儀運回安葬，追贈少保、寧遠伯，建立祠堂，謚號忠烈。以他的弟弟李如梅代任總兵官，授予他的長子李世忠錦衣衛指揮使，掌管南鎮撫司，仍舊充任寧遠伯侍衛官，又封他的一個兒子爲本衛指揮使，世襲。撫恤恩典優厚，都是出於破格恩典。

李世忠不久去世，没有兒子。他弟弟李顯忠因此承襲遼東副總兵，應當繼承爵位，朝中大臣正厭惡李氏，没有人爲他説話。到崇禎年間，李如松的妻子武氏上訴到朝廷。奏章發到禮部商議，最終擱置起來。後來莊烈帝念及李成梁的功勞，李顯忠的兒子李尊祖得以繼承寧遠伯爵位。李自成賊寇攻陷京城，李尊祖遇難而死。

李如柏

如柏，字子貞，成梁第二子。由父蔭爲錦衣千户。嘗與客會飲，炮聲徹大内，下吏免官。再以蔭爲指揮僉事。數從父出塞有功，歷密雲游擊、黄花嶺參將、薊鎮副總兵。萬曆十六年，御史任養心言："李氏兵權太盛。

李如柏，字子貞，李成梁的二兒子。因父親的功勞封爲錦衣千户。曾經與賓客聚會飲酒，炮聲傳到皇宫，被交到法司治罪免去官職。又因父親的功勞封爲指揮僉事。多次跟隨父親出塞立下戰功，歷任密雲游擊、黄花嶺參將、薊鎮副總兵。萬曆十六年，御史任養心説："李氏兵權太

姻親廝養分操兵柄，環神京數千里，縱橫蟠據，不可動搖。如柏貪淫，跋扈尤甚。不早爲計，恐生他變。”帝乃解如伯任。於是成梁上書乞罷，并請盡罷子弟官，帝慰留不許。久之，起故官，署宣府參將。引疾歸。

重。親戚奴僕分掌兵權，圍繞京城幾千里，縱橫盤據，不可動搖。李如柏貪婪荒淫，十分跋扈。不早提防，恐怕發生變亂。”皇帝於是解除李如柏的官職。於是李成梁上書請求退休，并且請求把他的子弟們都罷免，皇帝安慰挽留不答應。很久以後，起用任舊職，代理宣府參將。因病退休。

如松之禦倭朝鮮也，詔如柏署都督僉事，先率師赴援。既拔平壤，如柏疾趨開城，攻克之，斬首百六十有奇。師旋，進都督同知，爲五軍營副將。尋出爲貴州總兵官。二十三年，改鎮寧夏。著力兔犯平虜、横城，如柏邀之，大獲，斬首二百七十有奇。進右都督。再以疾歸，家居二十餘年。會遼東總兵官張承廕戰歿，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惟賢等合疏薦如柏，詔以故官鎮遼東。蒙古炒花入犯，督諸將擊却之。

李如松抵禦朝鮮倭寇時，詔令李如柏代理都督僉事，先率領軍隊前去增援。攻下平壤以後，李如柏趕往開城，攻下了城池，殺敵一百六十多人。收兵回朝，升爲都督同知，擔任五軍營副將。不久出任貴州總兵官。二十三年，改爲鎮守寧夏。著力兔侵犯平虜、横城，李如柏半路攔擊，大獲全勝，殺敵二百七十多人。升爲右都督。又因病退職，在家住了二十多年。恰逢遼東總兵官張承廕戰死，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惟賢等聯合上疏推薦李如柏，下詔以原來官職鎮守遼東。蒙古炒花入侵，帶領衆將打退了他。

始成梁、如松爲將，厚畜健兒，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無復存，而如柏暨諸弟放情酒色，亦無復少年英鋭。特以李氏世將，起自廢籍中。顧如柏中情怯，惟左次避敵而已。我大清師臨河，如柏故引軍防懿路。及楊鎬四路出師，令如柏以一軍出鴉鶻關。甫抵虎攔路，鎬聞杜松、馬林兩軍已覆，急檄如柏還。大清哨兵二十人見之，登山鳴螺，作大軍追擊狀，如柏軍大驚，奔走相蹴死者千餘人。御史給事中交章論劾，給事中李奇珍連疏争尤力。帝終念李氏，詔還候勘。既入都，言者不已。如柏懼，遂自裁。

當初，李成梁、李如松任將領時，大量畜養勇士，因此每戰必勝。到這時，父兄原來的部下都不在了，而李如柏和他的弟弟們沉湎於酒色，也没有年輕時的英豪鋭氣了。衹因是李氏世將，從廢棄的官吏中被起用。衹是李如柏性情怯懦，衹知道駐扎在高險之地躲避敵人而已。我大清軍隊抵達遼河，李如柏本來帶軍防守懿路。等到楊鎬分四路出兵，命令李如柏全軍出兵鴉鶻關。剛抵達虎攔路，楊鎬聽説杜松、馬林兩軍已經覆没，急忙傳文書讓李如柏返回。大清哨兵二十人發現他們，登山吹響螺號，裝出大軍追擊的樣子，李如柏的軍隊大爲驚恐，逃跑時互相踐踏而死的有一千多人。御史給事中交互上奏彈劾，給事中李奇珍接連上書論争尤爲激烈。皇帝始終顧念李氏，詔回等候審查。進京後，上奏的人不停止。李如柏非常恐懼，於是自殺了。

李如楨

如楨，成梁第三子。由父廕爲指揮使。屢加至右都督，并在錦衣。嘗掌南、北鎮撫司，提督西司房，列環

李如楨，李成梁的三兒子。因父親的功勞封爲指揮使。多次加封至右都督，并且在錦衣衛任職。曾經掌管南、北鎮撫司，管轄西司房，在錦

衛者四十年。最後，軍政拾遺，部議罷職，章久留不下。如楨雖將家子，然未歷行陣，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遼人謂李氏世鎮遼東，邊人憚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撫周永春以爲言。而是時如柏兄弟獨如楨在，兵部尚書黃嘉善遂徇其請，以如楨名上，帝即可之。時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也。

如楨藉父兄勢，又自以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關，即遣使與總督汪可受講鈞禮，朝議嘩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楨始怏怏去。既抵遼，經略楊鎬使守鐵嶺。鐵嶺故李氏宗族墳墓所在。當如柏還京，其族黨部曲高貲者悉隨之而西，城中爲空。後鎬以孤城難守，令如楨還屯瀋陽，僅以參將丁碧等防守，力益弱。大清兵臨城，如楨擁兵不救，城遂失。言官交章論列，經略熊廷弼亦論如楨十不堪，乃罷任。天啓初，言者復力攻，下獄論死。崇禎四年，帝念成梁勛，特免死充軍。

衣衛任職四十年。最後，武官定期考核指出過失，兵部議定免去官職，奏章留在宮中不下發。李如楨雖然是將門子弟，然而没有在軍隊中打過仗，不懂軍事。等到他哥哥李如柏被革職，遼東人説李氏世代鎮守遼東，邊疆的人懼怕、服從，非再次起用李氏不可，巡撫周永春把此事上奏。而這時李如柏兄弟衹有李如楨還在世，兵部尚書黃嘉善於是順從他的請求，薦上李如楨的名字，皇帝就答應了。當時是萬曆四十七年四月。

李如楨憑藉父兄的權勢，又自以爲是錦衣衛近臣，不肯屈居别人之下。還没有出關，就派使者向總督汪可受提出以平等禮儀相待，朝廷議論紛紛，黃嘉善也特别上疏奏明此事，李如楨纔不高興地離去。到了遼東後，經略楊鎬派他鎮守鐵嶺。鐵嶺原來是李氏宗族的墳墓所在地。當年李如柏回京時，他的宗族部下資財雄厚的都隨他西遷，鐵嶺成爲空城。後來楊鎬因孤城難以把守，命令李如楨來鎮守瀋陽，鐵嶺僅派參將丁碧等人防守，兵力更加弱小。大清兵臨城下，李如楨按兵不去營救，鐵嶺於是失陷了。言官交互上奏論罪，經略熊廷弼也論列李如楨十條不能勝任的理由，於是把他免職。天啓初年，言官又極力攻擊他，把他關到獄中判處死罪。崇禎四年，皇帝念及李成梁的功勞，特别免除死罪發配充軍。

李如樟

如樟，亦由父蔭，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寧夏，先登有功，累進都督僉事。歷廣西、延綏總兵官。

李如樟，也因父親功勞受封，歷任都指揮僉事。跟隨哥哥李如松征討寧夏，率先登城有功，累積功勞升爲都督僉事。歷任廣西、延綏總兵官。

李如梅

如梅，字子清。亦由父蔭，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日本，却敵先登。屢遷遼東副總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將入犯，如梅謀先襲之。督部將方時新等出塞三百里，直擣其廬帳，斬首百餘級而還。明年，如梅與參政楊鎬謀復從鎮西堡出塞，潛襲敵營，失利，損部將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戰重創，免罪。

李如梅，字子清。也因父親的功勞受封，歷任都指揮僉事。跟隨哥哥征討倭寇，打退敵人搶先登城。多次升遷至遼東副總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將要入侵，李如梅計劃先襲擊敵軍。帶領部將方時新等人出塞三百里，直搗敵軍廬帳，殺敵一百多人而回。第二年，李如梅與參政楊鎬計劃又從鎮西堡出塞，偷襲敵營，没有成功，損失部將十人，士兵一百六十人。李如梅因血戰受了重傷，免受處罰。

日本封事敗，其年八月，進署都督僉事，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援剿。時麻貴三路進師，令如梅將左軍，與右軍共攻蔚山。如梅偕參將楊登山騎兵先進，設伏海濱，而令游擊擺賽以輕騎誘賊，斬首四百有奇，餘賊遁歸島山。副將陳寅冒矢石奮呼上，破栅兩重。至第三栅，垂拔，楊鎬爲總理，宿與如梅暱，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鳴金收軍。翊日，如梅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賊援至，如梅軍先奔，諸軍亦相繼潰。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并劾如梅當斬者二，當罪者十，帝不納。旋用爲禦倭總兵官。會其兄如松戰歿，即命如梅馳代之。逾年，坐擁兵畏敵，劾罷。久之，起僉書左府。四十年，鎬巡撫遼東，力薦如梅爲帥。不得，至以死争。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力持不可，乃止。

和日本和談封賜一事失敗，這年八月，升爲代理都督僉事，充任禦倭副總兵，趕往朝鮮援助剿敵。當時麻貴三路進軍，命令李如梅帶領左軍，與右軍共同進攻蔚山。李如梅偕同參將楊登山以騎兵先行，在海濱設下埋伏，而命令游擊擺賽用輕騎兵引誘敵軍，殺敵四百多人，剩下的敵人逃回島山。副將陳寅冒着箭石奮勇呼叫向前，衝破兩重栅欄。到達第三層栅欄，將要攻破時，楊鎬擔任總理，向來與李如梅親近，不想讓陳寅功勞超過李如梅，突然敲鑼收兵。第二天，李如梅到達，攻打敵營，不能攻克。不久敵軍援兵到達，李如梅軍搶先逃奔，其他各軍也相繼潰敗。贊畫主事丁應泰彈劾楊鎬，并彈劾李如梅應當被斬首的罪狀兩條，應當定罪的罪狀十條，皇帝不采納。不久起用他爲禦倭總兵官。恰逢他哥哥李如松戰死，立即派李如梅急馳去代替。過了一年，因帶兵畏敵獲罪，被彈劾罷免。很久以後，起用爲僉書左府。四十年，楊鎬巡撫遼東，大力推薦李如梅爲元帥。未被批准，甚至以死相争。給事中麻僖、御史楊州鶴極力堅持不可以，纔停止。

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獨楊鎬深信。後復倚任其兄如柏，卒以致敗。

李成梁的幾個兒子，李如松最果敢，有他父親的風範，其次要推李如梅。然而他浮躁不安，不是大將之才，衹有楊鎬非常信任他。後來又倚重任用他的哥哥李如柏，最終導致失敗。

麻貴　麻錦

麻貴，大同右衛人。父禄，嘉靖中爲大同參將，從鎮帥劉漢襲板升，大獲。俺答圍右衛，禄與副將尚表固守，乘間擊斬其部長，寇乃引退。辛愛犯京東，禄以宣府副總兵入衛，與子遊擊錦并有却敵功。

麻貴，大同右衛人。父親麻禄，嘉靖年間擔任大同參將，跟隨鎮守的元帥劉漢襲擊村舍，大獲全勝。俺答圍困右衛，麻禄與副將尚表頑强據守，利用時機斬殺了敵軍首領，敵寇就退兵了。辛愛侵犯京城東面，麻禄以宣府副總兵的身份前去護衛，與兒子游擊麻錦都有打退敵人的功勞。

貴由舍人從軍，積功至都指揮僉事，充宣府游擊將軍。隆慶中，遷大同新平堡參將。寇大入，掠山陰、懷仁、應州。將吏并獲罪，獨貴與兄副將錦拒戰有功，受賞。

麻貴以舍人身份參軍，累積軍功至都指揮僉事，充任宣府游擊將軍。隆慶年間，升爲大同新平堡參將。敵寇大舉入侵，劫掠山陰、懷仁、應州。將軍官吏都被定罪，衹有麻貴與哥哥副將麻錦抗敵有功，受到賞賜。

萬曆初，再遷大同副總兵。十年冬，以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無

萬曆初年，又升爲大同副總兵。十年冬天，以都督僉事身份充任寧夏總兵官。不久，調去鎮

何，徙鎮大同。時諸部納款久，撦力克襲封順義王，奉中國益虔。貴頻以安邊勞蒙賜賚。

十九年爲閱視少卿曾乾亨所劾，謫戍邊。明年，寧夏哱拜反。廷議貴健將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爲副將，總兵討賊。屢攻城不克。其五月，哱拜以套寇五百騎圍平虜堡，貴選精卒三百間道馳却之。俄以總督魏學曾命撫著力兔、銀定、宰僧於横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攻城。寧夏總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總兵李昫攻其西，故總兵劉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東，貴以游兵主策應。哱拜自北門出戰，將往勾套部，貴逐之入城，别遣將馬孔英、麻承詔等擊套寇援兵，俘斬百二十人。拜初與套部深相結，諸部長稱之爲王。日坐著力兔帳中，主籌畫，至是不敢復出。俄朝命蕭如薰代董一奎，盡將諸道援兵，以貴爲副。而李如松軍亦至，攻益急。賊奉黄金、綉蟒于卜失兔等，請急徇靈州，先據下馬關，沮餉道。卜失兔與莊禿賴果合兵犯定邊，而宰僧從花馬池西沙湃入。貴迎擊，挫宰僧於石溝。會董一元擣土昧巢，諸部長俱解去。賊復乞援於著力兔，擁衆大入。如松率勁騎迎戰張亮堡，自卯迄巳，敵鋭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擊之，寇乃却。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恟懼。無何城破，賊盡平。貴以功增秩，予廕。尋擢總兵官，鎮守延綏。

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糾諸部深入定邊，營張春井。貴乘虛擣其帳於套中，斬首二百五十有奇。還自寧塞，復邀其零騎。會寇留内地久，轉

守大同。當時各部議和很久了，撦力克被封爲順義王，尊奉中原更加虔誠了。麻貴多次因安定邊疆的功勞受到賞賜。

十九年被巡視少卿曾乾亨彈劾，降職戍守邊關。第二年，寧夏哱拜造反。朝廷議論麻貴英勇善戰通曉兵法，并且畜養了很多家丁，於是從戍吏中起用爲副將，率兵討伐賊寇。多次攻城不能攻克。這年五月，哱拜以河套寇賊五百騎兵圍困平虜堡，麻貴挑選精兵三百人從小路飛馳打退了敵軍。不久因爲總督魏學曾命令在横城安撫著力兔、銀定、宰僧，以重利相誘，都不答應，麻貴於是回來攻城。寧夏總兵董一奎攻打城南，固原總兵李昫攻打城西，原任總兵劉承嗣攻打城北，牛秉忠攻打城東，麻貴以機動兵力進行策應。哱拜從北門出來迎戰，將要前去勾結河套部族，麻貴把他們趕進城去，另派將領馬孔英、麻承詔等人攻打河套寇賊的援兵，俘虜殺死一百二十人。哱拜當初與河套寇賊緊密勾結，各部首領稱他爲王。每天坐在著力兔軍帳中，主持謀劃，到這時不敢再出來。不久朝廷命令蕭如薰代替董一奎，統領各路全部援軍，以麻貴爲副將。而李如松的軍隊也到了，攻城更加激烈。敵寇獻上黄金、綉蟒給卜失兔等人，請求立刻攻打靈州，先占據下馬關，截斷明軍軍餉通路。卜失兔與莊禿賴果真聯合兵力侵犯定邊，而宰僧從花馬池西面的沙湃入侵。麻貴迎擊敵軍，在石溝挫敗宰僧。恰逢董一元直擣土昧老巢，各部首領都撤離而去。敵人又向著力兔求援，著力兔率軍大舉入侵。李如松率領精鋭騎兵在張亮堡迎戰，從卯時打到巳時，敵軍非常頑强。恰好麻貴和李如樟的援兵趕到，兩軍夾擊，賊寇纔撤退。追趕逃敵到賀蘭山，砍下敵人首級一百二十多。拿着向賊軍示衆，賊寇更加恐懼。不久城被攻下，賊寇全部平定。麻貴因戰功提升官階，賜予世襲。不久升爲總兵官，鎮守延綏。

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糾合各部深入定邊，在張春井扎營。麻貴乘他後方空虚在河套擣毁他們的營帳，殺敵人二百五十多人。從寧塞回師，又攔截敵人零散騎兵。恰逢敵寇駐留内地很久

掠至下馬關，寧夏總兵蕭如薰不能禦，總督葉夢熊急檄貴赴援。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曬馬臺、薛家窪，斬首二百三十有奇，獲畜産萬五千。帝爲告廟宣捷，進署都督同知，予世蔭。明年，卜失兔復入塞，掠八日而還。順義王撦力克約之納款，不從，復擬大入。貴勒兵萬五千人，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爲右軍，而自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逾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潰。俘斬四百有奇，獲馬駝牛羊千五百。再進秩，予蔭。尋以病歸。

二十五年，日本封事敗，起貴備倭總兵官，赴朝鮮。已，加提督，盡統南北諸軍。貴馳至王京，倭已入慶州，據閑山島，圍南原。守將楊元遁，全州守將陳愚衷亦遁，倭乘勢逼王京。貴別遣副將解生守稷山，朝鮮亦令都體察使李元翼出忠清道遮賊鋒。生頗有斬獲功，參將彭友德亦破賊青山。倭將行長退屯井邑，清正還慶州。經略邢玠、經理楊鎬先後至，分兵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貴與鎬督左右協兵專攻清正。策駐宜寧，東援兩協，西扼行長。諸軍至慶州，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誘敗之。清正退保島山，築三寨自固。游擊茅國器率死士拔其寨，斬馘六百五十，諸軍遂進圍其城。城新築以石，堅甚，將士仰攻多死。圍十日，倭襲敗生兵。明年正月二日，行長來援，九將兵俱潰。賊張旗幟江上，鎬大懼，倉皇撤師，以捷奏。既而敗狀聞，帝罷鎬，責貴以功贖。與劉綎、陳璘、董一元分四路。貴居東，當清正，數戰有功。會平秀吉

了，輾轉劫掠下馬關，寧夏總兵蕭如薰不能抵擋，總督葉夢熊急令麻貴前去救援。麻貴率領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曬馬臺、薛家窪，殺敵二百三十多人，俘獲牲畜一萬五千頭。皇帝爲此祭祀祖廟宣布捷報，提升麻貴爲代理都督同知，賜予世襲。第二年，卜失兔又侵入塞内，劫掠八天離去。順義王撦力克約他納貢議和，他不答應，又圖謀大舉入侵。麻貴率領軍隊一萬五千人，游擊閻逢時等出紅山作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作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作爲右軍，而麻貴自己帶領大軍獨擋一面。口中含着防止出聲的枚，飛速前進，越出關塞六十里。敵寇没有提防，大敗。俘虜殺死敵軍四百多，繳獲馬匹駱駝、牛、羊一千五百頭。再次提升官階，賜予世襲。不久因病退休。

二十五年，和日本和談封賜一事失敗，朝廷起用麻貴爲備倭總兵官，奔往朝鮮。之後，加升爲提督，統領南北所有的軍隊。麻貴飛速到達王京，倭寇已經進入慶州，占據了閑山島，圍困南原。守將楊元逃走，全州守將陳愚衷也逃走了，倭寇乘勢逼近王京。麻貴另派副將解生把守稷山，朝鮮也派都體察使李元翼出忠清道攔截敵軍前鋒。解生殺死俘獲敵人很多，參將彭友德也在青山打敗敵軍。倭寇將領行長撤退屯兵在井邑，清正回到慶州。經略邢玠、經理楊鎬先後到達，兵分三路配合，左路李如梅，右路李芳春、解生，中路高策。麻貴與楊鎬帶領左右兩路軍專門攻打清正。高策駐守宜寧，向東援助左右路軍，向西遏制行長。各路軍到達慶州，倭寇全都撤退屯守在蔚山，李如梅引誘敵人并打敗了他們。清正撤退守衛島山，築起三重營寨固守。游擊茅國器率領敢死隊攻破敵軍營寨，殺敵六百五十人，各軍於是前進包圍敵城。城剛用石頭築起來，非常堅固，將士們向上攻打大多都戰死了。圍城十天，倭軍襲擊打敗了解生的軍隊。第二年正月二日，行長前來救援，九路兵將都潰敗了。賊寇在江上懸挂旗幟，楊鎬非常恐懼，倉皇撤軍，却以勝利上報。不久戰敗的消息傳到朝中，皇帝解除楊鎬的官職，責令麻貴將功贖罪。麻貴與劉綎、

死，官軍益力攻。十一月，清正先遁，貴遂入島山、西浦，諸路共俘斬二千二百有奇。明年三月，旋師。進右都督，予世蔭。

陳璘、董一元兵分四路。麻貴在東路，抵擋清正，多次交戰都有功勞。恰逢平秀吉死去，官軍進攻更加猛烈。十一月，清正先逃走了，麻貴於是進入島山、西浦，各路共俘獲殺死敵軍二千二百多人。第二年三月，收兵回朝。升爲右都督，賜予世襲。

三十八年，命貴鎮遼東。泰寧炒花素桀驁，九子各將兵，他部宰賽、煖兔又助之。邊將畏戰，但以增歲賞爲事，寇益無所忌。明年，臨邊要賞，將士出不意擊之，拔營遁，徙額力素居焉。其地忽天鳴地震，炒花驚懼，再徙渡老河，去邊幾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哂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貴伏兵敗之，追北至白雲山，斬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憤，謀復仇。糾宰賽、以兒鄧，皆不應。乃東糾卜言顧、伯要兒，西糾哈剌漢乃蠻，合犯清河，皆潰。以兒鄧等懼，代炒花求款，邊境乃寧。明年，插漢虎墩兔以三萬騎入掠穆家堡。禦之敗去。其夏，貴引病乞罷，詔乘傳歸。

三十八年，命令麻貴鎮守遼東。泰寧炒花一向桀驁不馴，九個兒子各自統領有軍隊，其他部落如宰賽、煖兔又幫助他。邊關將領害怕打仗，衹求增加每年的封賞，敵寇更加無所顧忌。第二年，賊寇來到邊境索求封賞，將士出其不意攻擊他們，賊寇撤去營寨逃跑了，遷到額力素住下。那地方忽然天響地震，炒花又驚又怕，又遷移渡過老河，離邊境將近四百里，他的三兒子色特笑他，向南遷移到可可毋林，伺機入侵。麻貴設伏兵打敗了他，追擊敗軍到達白雲山，殺敵三百四十多人。色特憤怒，圖謀復仇。糾合宰賽、以兒鄧，兩部都不響應。於是向東糾合卜言顧、伯要兒，向西糾合哈剌漢乃蠻，合力侵犯清河，都失敗了。以兒鄧等害怕了，代炒花請求議和，邊境於是安定下來。第二年，插漢虎墩兔帶領三萬騎兵入侵劫掠穆家堡。麻貴抵擋使他們敗退。這年夏天，麻貴托病請求退休，皇帝下詔讓他乘驛車回家。

貴果毅驍捷，善用兵，東西并著功伐。先後承特賜者七，錫世蔭者六。及歿，予祭葬。稱一時良將焉。

麻貴果敢堅毅而驍勇敏捷，擅長用兵，東西兩面都戰功卓著。先後七次受到特別賞賜，賜予六次世襲。等到去世，賜予祭祀葬禮。被稱爲一代良將。

兄錦，少從父行陣，有戰功。累官千總，協守大同右衛。千户魏昂者，坐罪亡入沙漠，引寇至城下，挾取妻子，錦伏甲擒之。俺答圍城，數突圍，城卒完。尋以殺人，并父奪官下吏。當事以塞上方用兵，而錦父子兄弟并敢戰，曲法貸之。屢遷宣府游擊將軍。以勤王功，進秩一等，遷大同參將。隆慶初，進本鎮副總兵，從趙岢出塞敗寇兵，與弟貴并有保境功。俺答納款，錦招塞外叛人歸者甚

哥哥麻錦，從小跟隨父親打仗，有戰功。升官至千總，配合守衛大同右衛。千户魏昂，犯罪逃到沙漠中，帶領敵寇到達城下，要挾要取回自己的妻子兒女，麻錦設下伏兵擒住了他。俺答圍城，多次突圍，城池最終得以保全。不久因爲殺了人，與父親一起被剥奪官職交由司法部門審訊。當權的人因爲塞上正在打仗，而麻錦父子兄弟都勇敢善戰，特别赦免了他們。多次升遷至宣府游擊將軍。因保衛皇上有功，提升官階一級，升爲大同參將。隆慶初年，升爲本鎮副總兵，跟從趙岢出塞打敗寇兵，與弟弟麻貴都有保衛邊境

衆。萬曆五年，擢山西總兵官。尋改鎮宣府，卒。

的功勞。俺答納貢議和，麻錦招撫塞外很多叛變的人歸來。萬曆五年，提升爲山西總兵官。不久改爲鎮守宣府，去世。

錦子承勛，遼東副總兵，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書。從子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綏、大同總兵官。更歷諸鎮，以勇力聞。後起援遼東，屢退避，下獄當死。詔納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詔，寧夏參將。從平哱拜有功。後爲蒼頭所弑。承訓，薊鎮副總兵。承宣，洮、岷副總兵。承宗，遼東副總兵。天啓初，戰死沙嶺。

麻錦的兒子麻承勛，遼東副總兵，都督僉事，南京後府僉書。他的侄子麻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綏、大同總兵官。輪番據守各鎮，以勇猛聞名。後來起用他援救遼東，多次後退逃避，關到獄中判處死罪。皇帝下詔交納八百匹馬免去死罪，他的家道從此衰落。麻承詔，寧夏參將。跟隨平定哱拜有功。後被奴僕所殺。麻承訓，薊鎮副總兵。麻承宣，洮、岷的副總兵。麻承宗，遼東副總兵。天啓初年，戰死在沙嶺。

麻氏多將才。人以方鐵嶺李氏，曰“東李西麻”。

麻氏多出將才。人們把他們與鐵嶺李氏相提并論，稱“東李西麻”。

贊曰：自俺答款宣、大，薊門設守固，而遼獨被兵。成梁遂擅戰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時，倘亦有天幸歟。麻貴宣力東西，勛閥可稱。兩家子弟多歷要鎮，是以時論以李、麻并列。然列戟擁麾，世傳將種，而恇怯退避，隳其家聲。語曰“將門有將”，諸人得無愧乎！

贊曰：自從俺答在宣府、大同議和以來，薊門防守堅固，而惟獨遼東遭受侵犯。李成梁於是獨自取得戰功，以至接受符節受封伯爵，名聲顯耀一時，也許也有上天的恩賜吧。麻貴東征西討，功勛卓著。兩家子弟據守多處要鎮，因此當時人把李、麻并列。然而帶兵打仗，世代相傳的將門子弟，却怯懦退避，玷污他們家的名聲。有句話説“將門有將”，這些人難道不羞愧嗎！

明史卷二百三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張臣 (子)承廕 (孫)應昌 全昌 德昌 董一元 王保
杜桐 (弟)松 (子)文煥 (孫)弘域 蕭如薰 達雲 尤繼先
官秉忠 柴國柱 李懷信

張臣 張承廕

張臣，榆林衛人。起行伍，爲隊長。蹻捷精悍，搏戰好陷堅。從千總劉朋守黄甫川。朋遇寇喪馬被圍，臣單騎馳救，射中其魁，奪馬載朋歸，由此知名。旋代朋職，屢戰跨馬梁、李家溝、高家堡、田家梁、西紅山，并有功，遷宣府膳房堡守備。寇嘗大入，環攻堡，欲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爲酒，歡呼歌飲，寇莫測所爲，不敢登。臣夜决圍出，取他道以歸。上官壯之，擢延綏入衛游擊將軍。

張臣，榆林衛人。出身於行伍之中，擔任隊長。矯健敏捷而精明强悍，戰鬥時喜好攻打堅固陣地。跟隨千總劉朋守衛黄甫川。劉朋遇上敵寇喪失戰馬被圍困，張臣單人獨馬飛奔去營救，射中敵寇首領，奪得馬匹馱着劉朋回來，因這事而出名。不久代替劉朋的職位，屢次出戰跨馬梁、李家溝、高家堡、田家梁、西紅山，都有功勞，升爲宣府膳房堡守備。敵寇曾經大舉入侵，圍攻膳房堡，想活捉張臣。張臣召集部下以水當酒，歡呼唱歌而飲，敵寇揣測不透他們在做什麽，不敢登城。張臣夜間突出重圍，從别的路回去。上司認爲他豪壯，擢升他爲延綏入衛游擊將軍。

隆慶元年九月，土蠻大入昌黎、撫寧、樂亭、盧龍，游騎至灤河。諸將莫敢戰，臣獨勒兵赴之。遼帥王治道曰："敵衆我寡，往必無利。"臣不顧，率所部千人擐甲直馳，呼聲震山谷，寇以數騎嘗，奮前斬之。追至棒槌崖，斬首百十餘級，墜崖死傷者無算。事寧，薊鎮諸將悉獲罪，臣以功增秩二級。無何，寇潛入場子嶺，參將吴昂被殺，命臣代之。尋進副總兵，領總督標下事，改守薊鎮西協。

隆慶元年九月，土蠻大舉入侵昌黎、撫寧、樂亭、盧龍，游動騎兵到達灤河。衆將軍没有敢出戰的，張臣獨自帶兵前往。遼東統帥王治道説："敵衆我寡，去了一定不利。"張臣不考慮這些，率領他的部下一千人穿上甲胄徑直前往，喊聲震動山谷，敵寇用幾名騎兵試探，張臣奮力向前斬殺了他們。追到棒槌崖，殺敵一百一十多人，墜落懸崖死傷的無法計算。戰事平息，薊鎮衆將都受到處罰，張臣因軍功提升官階二級。不久，敵寇潛入場子嶺，參將吴昂被殺害，派張臣代替他。不久升爲副總兵，管理總督部下的事務，改調鎮守薊鎮西路。

萬曆初，録秋防功，進署都督僉

萬曆初年，記録秋防功勞，升爲代理都督僉

事。炒蠻潛入古北口，參將范宗儒追至十八盤山，戰歿，餘衆被圍。臣急偕游擊高廷禮等馳救，寇始去，坐鐫一秩。五年春，以總兵官鎮守寧夏。順義王俺答報怨瓦剌，欲取道賀蘭，臣不可，俺答恚，語不遜。臣夜决漢、唐二渠水，道不通，復陳兵赤水口，俺答乃從山後去。三歲互市，毋敢嘩者。閱邊給事中以苛禮責望，劾罷之。

十一年，小阿卜户犯黑峪關，守將陳文治以下俱逮繫。詔起臣副總兵，駐守馬蘭峪。會朵顔長昂屢擾邊，薊鎮總兵官楊四畏不能禦，乃調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長昂雅憚臣，使其從母土阿、妻東桂款關乞降，乃撫賞如初。猛可真者，俺答弟老把都棄妾也，坐與小阿卜户犯黑峪關，罷歲賞。既納款，復猖獗，以謾詞報邊臣，而令大嬖只代爲謝罪。大嬖只者，順義王乞慶哈棄妾也。臣等測其詐，令將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繫之獄，令還我被掠人。猛可真以所愛者五人在俘中，許獻還所掠，親叩關索故賞。臣等并召大嬖只入演武場，譙責甚厲。兩婦叩頭請死，乃貸之。先後獻還八十餘人，中有被拘數十年者。臣以功紀録優叙。尋進署都督同知，召僉書左府事。出爲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

十八年春，移鎮甘肅。火落赤犯洮、河，卜失兔將往助之，其母泣沮，不從，遂携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墻入。臣逆戰水泉三道溝，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卜失兔及其黨炒胡兒并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慟曰：

事。炒蠻潛入古北口，參將范宗儒追到十八盤山，戰死了，剩下的部衆被圍困。張臣急忙偕同游擊高廷禮等火速前去營救，敵寇纔離去，定罪降官一級。五年春天，以總兵官的身份鎮守寧夏。順義王俺答向瓦剌復仇，想借路從賀蘭山經過，張臣不答應，俺答怨恨，出言不遜。張臣夜裏打開漢、唐兩渠的水，道路不通了，又布兵在赤水口，俺答於是從山後離去。邊境通商三年，没有敢喧嘩的，檢閱邊防的給事中以苛刻的禮節責備，彈劾罷免了張臣。

十一年，小阿卜户侵犯黑峪關，守將陳文治以下因罪都被逮捕關押。皇帝下詔起用張臣爲副總兵，駐守馬蘭峪。恰逢朵顔長昂多次騷擾邊境，薊鎮總兵官楊四畏不能抵禦，於是調楊四畏到保定，而調張臣代替他。朵顔長昂向來畏懼張臣，派他的姨母土阿、妻子東桂入關請求投降，於是安撫賞賜跟原來一樣。猛可真，是俺答的弟弟老把都拋棄的侍妾，與小阿卜户侵犯黑峪關犯罪，被停了每年的賞賜。歸順之後，又猖獗起來，用傲慢的話回覆邊關守臣，而派大嬖只代爲謝罪。大嬖只，是順義王乞慶哈拋棄的侍妾。張臣等揣測到她們的欺詐，派將士出塞抓獲二十三人，關到獄中，讓對方歸還被掠去的漢人。猛可真因她寵愛的五個人也在被俘的人當中，答應歸還掠去的漢人，親自到關哨索求原來的賞賜。張臣等把她與大嬖只一起召進演武場，責問十分嚴厲。兩個婦人叩頭謝罪，於是寬恕了她們。先後放回八十多人，其中有被關押幾十年的。張臣因功勞從優記功，進升官職。不久升爲代理都督同知，召回任僉書左府事。出任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

十八年春天，調遷鎮守甘肅。火落赤侵犯洮河、黄河一帶，卜失兔將要前去援助火落赤，他母親哭泣着勸阻，他不聽從，於是携帶妻子女兒出發，從永昌宋家莊挖穿城墻進入。張臣在水泉三道溝迎戰，親手殺死了幾個人，奪去卜失兔的帥旗。卜失兔和他的同黨炒胡兒都中了流箭逃走，張臣也受了重傷。將士殺敵一百多人，活捉了卜失兔的愛女及牛馬羊一萬零八百多頭。卜

"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已，屬宰僧謝罪，其母及順義王亦代爲言，乃還其女，而使歸套。臣以功進秩爲真。

失兔仰天大哭說："可痛啊我的女兒，後悔不聽從母親的話，纔到了這種地步。"從此不敢回到他的老巢，與宰僧躲藏在西海。事後，托宰僧請罪，他的母親和順義王也替他求情，於是放回他的女兒，而讓他歸還河套。張臣因功進升爲都督同知。

時諸部長桀驁甚，經略鄭洛專主款。臣以爲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大略云：邊薄兵寡，餉絀寇驕，諸部順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勾卒，足糧餉，分敵勢，明賞罰。且以創重乞歸，帝不許。後二年，謝病去。臣更歷四鎮，名著塞垣，爲一時良將。

這時各部落首領非常桀驁不馴，經略鄭洛一心主張議和。張臣認爲不可靠，上書陳述八條困難、五條重要措施。大致是說：邊防薄弱而兵力缺乏，軍餉不足而敵寇驕縱，各部落是順從還是叛逆難以判明，應該恢復軍隊員額，嚴格徵兵，備足糧草，分化敵軍勢力，明確賞罰。并且以傷勢嚴重請求退休，皇帝不答應。後來過了兩年，因病辭職。張臣鎮守過四處邊鎮，名震邊關，是一代良將。

子承廕，由父蔭積功至延綏副總兵。勇而有謀，尤精騎射，數鏖戰未嘗挫衄。萬曆三十七年，代王威爲延綏總兵官。沙計及猛克什力數犯邊。是年冬，復犯波羅、神木。承廕邀卻之，追斬八十餘人。沙計欲修貢，守臣惡其反覆，拒之，益徙近邊，以數千騎犯雙山堡。承廕擊走之，俘斬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計復入塞。承廕遮擊之嚮水，斬首百七十餘級。積前功，進署都督同知，世蔭本衛副千户。是歲，遼東總兵官麻貴罷，敕承廕馳代之。蟒金諸部近寧前，守將祖天壽間出獵，被圍曹莊，將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餘人，天壽以數騎免。事聞，論死。承廕初抵任，獲免。敖克等犯中後所，拒斬其二長，餘走出塞。時虎墩兔、炒花、煖兔、宰賽逼處遼境，無歲不犯邊。承廕未至時，虎墩兔以三萬騎犯穆家堡，參將郎名忠等遏斬其四十餘騎。及再舉，守將梁汝貴襲破其營。已而乃蠻諸部連犯中後所、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力戰，殪其魁，徐引去。

張臣的兒子張承廕，因父親的功勞和自己的軍功官至延綏副總兵。英勇而有謀略，最擅長騎馬射箭，多次激戰不曾失敗。萬曆三十七年，接替王威任延綏總兵官。沙計及猛克什力多次侵犯邊境。這年冬天，又侵犯波羅、神木。張承廕攔截并打退他們，追擊斬殺八十多人。沙計想獻納貢品，守將厭惡他反覆無常，拒絶了，沙計更移近邊境，帶幾千騎兵侵犯雙山堡。張承廕擊退了他們，俘虜殺敵一百二十多人。四十年，沙計又侵入邊塞。張承廕在嚮水攔擊敵軍，殺敵一百七十多人。累計先前的功勞，進升爲署都督同知，世襲本衛副千户。這年，遼東總兵官麻貴罷官，皇帝下詔令張承廕迅速前去代替他。蟒金各部靠近寧前，守將祖天壽抽空外出打獵，被圍在曹莊，將士戰死二百三十人，被俘六百多人，祖天壽帶領數名騎兵逃出。事情傳到朝廷，判處死罪。張承廕剛剛上任，得以免罪。敖克等侵犯中後所，抵禦斬殺他們兩名首領，剩下的逃出塞外。當時虎墩兔、炒花、煖兔、宰賽逼近遼東邊境，沒有一年不侵犯邊境。張承廕沒有到時，虎墩兔帶三萬騎兵侵犯穆家堡，參將郎名忠等攔擊斬殺敵四十多名騎兵。等到第二次入侵，守將梁汝貴攻破敵營。不久乃蠻各部接連侵犯中後所、連山驛，副總兵李繼功等奮力應戰，射死他們的

自是虎墩兔所屬貴英哈等三十餘部悉奉約束，遼西得少安。承廕旋以病去。甫歲餘，起守薊鎮。未至，復改鎮遼東。

四十六年四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拔撫順，巡撫李維翰趣承廕赴援。承廕急率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等諸營并發，次撫順。承廕據山險，分軍三，立營浚濠，布列火器。甫交鋒，大清兵蹴之，大潰。承廕、世芳皆戰死。廷相、汝貴已潰圍出，見失主將，亦陷陣死。將士死者萬人，生還者十無一二，舉朝震駭。既而撫安、三岔兒、白家衝三堡連失，詔逮維翰，贈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世廕指揮僉事。廷相以下，贈廕有差。

張應昌 張全昌 張德昌

承廕子應昌、全昌、德昌。應昌嗣祖臣職，當爲指揮僉事，以父陣亡，增三秩爲都司僉書，經略楊鎬用爲左翼游擊。四路出師，使從李如柏。天啓元年，遷大同井坪參將，調延綏。二年秋，河套入犯，不能禦，免歸。督師孫承宗召置麾下，命駐錦州。承宗去，高第盡撤松、錦守具，應昌亦歸。

崇禎二年，總督楊鶴檄應昌署定邊鎮將事。河套入寇，擊斬百二十餘級，擢昌平副總兵，鶴遂薦應昌以副將鎮定邊。四年春，神一元陷保安，應昌偕左光先破斬一元。其弟一魁代領其衆，圍慶陽。應昌及杜文煥趨戰，圍始解。不沾泥圍米脂，應昌偕王承恩擊走之。楊鶴撫一魁，處之寧塞，而殺其黨茹成名。賊黨張孟金、黄友才懼，挾一魁以叛。延綏巡撫張福臻令應昌及馬科擊之，斬首千七百餘級。友才走，一魁守不下。其冬，

頭領，敵軍慢慢退去。從此虎墩兔所屬的貴英哈等三十多部都奉守約束，遼西稍稍得到安寧。張承廕不久因病離去。剛過了一年多，起用鎮守薊鎮。没有到任，又改爲鎮守遼東。

四十六年四月，清太祖高皇帝發兵，攻克撫順，巡撫李維翰敦促張承廕前去救援。張承廕急忙率領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游擊梁汝貴等各營一起發兵，駐扎在撫順。張承廕占據山中險要地方，分兵三路，扎下營寨，疏通濠溝，布置火器。剛交戰，大清兵攻入戰陣，明軍大敗。張承廕、蒲世芳都戰死。頗廷相、梁汝貴已突出重圍，見失了主帥，也衝入敵陣戰死。將士死去一萬多人，幸存而回的十人中没有一兩人，整個朝廷震驚恐懼。不久撫安、三岔兒、白家衝三堡接連失守，皇帝下詔逮捕李維翰，追贈張承廕爲少保，左都督，建立祠堂稱作精忠祠，世襲指揮僉事。頗廷相以下，追贈蔭襲各有差别。

張承廕的兒子張應昌、張全昌、張德昌。張應昌繼任祖父張臣的官職，應當任指揮僉事，因父親戰死沙場，進升三級任都司僉書，經略楊鎬任他爲左翼游擊。分四路出兵，派他跟從李如柏。天啓元年，升爲大同井坪參將，調往延綏。二年秋天，河套入侵，不能抵擋，免職回家。督師孫承宗徵召張應昌安置在自己軍中，派他駐守錦州。孫承宗離去，高第完全撤除了松山堡、錦州的守備，張應昌也返回家。

崇禎二年，總督楊鶴徵調張應昌代理定邊守將事務。河套入侵，殺敵一百二十多人，被提升爲昌平副總兵。楊鶴於是推薦張應昌以副將身份鎮守定邊。四年春天，神一元攻破保安，張應昌偕同左光先打敗并斬殺神一元。他的弟弟神一魁代替統領他的部下，圍攻慶陽。張應昌和杜文煥趕緊去應戰，包圍纔解除。不沾泥圍困米脂，張應昌與王承恩打退圍軍。楊鶴安撫神一魁，把他安置在寧塞，而殺死他的黨羽茹成名。賊黨張孟金、黄友才恐懼，挾持神一魁反叛。延綏巡撫張福臻命張應昌及馬科攻打他們，殺敵一千七百多人。黄友才逃走，神一魁拒守，攻打不下。這年

洪承疇代鶴，命參政戴君恩、總兵曹文詔同應昌討之。數敗賊，賊棄城走。文詔偕應昌擊敗之駙馬溝。明年春，應昌擒友才。混天猴陷宜君、鄜州，襲靖邊，應昌追敗之，射傷賊將白廣恩。八月，山西總兵官馬士麟病免，擢應昌都督僉事代之。言者謂寧武卒善逃，宜令應昌率所部三千人以從，報可。王之臣陷臨縣。其地倚黄雲山，榆林河水出焉，入於黄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巡撫許鼎臣、總督張宗衡督兵攻。賊與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拔。會王自用陷遼州，逼會城。鼎臣還，專以恢復責應昌。六年春，賊約福劫官軍，撫標中軍陳國威因僞稱之臣往逆，斬福頭懸城下，急擊，賊始降。

冬天，洪承疇代替楊鶴，命參將戴君恩、總兵曹文詔與張應昌征討敵軍，多次打敗敵軍，賊寇棄城逃走。曹文詔與張應昌在駙馬溝打敗敵軍。第二年春天，張應昌擒獲黄友才。混天猴攻陷宜君、鄜州，偷襲靖邊，張應昌追擊打敗了他，射傷了賊將白廣恩。八月，山西總兵官馬士麟因病免職，提升張應昌爲都督僉事代替他。言官説寧武士卒善於逃跑，應讓張應昌率領所屬的三千人跟從，皇帝回覆可以。王之臣攻陷臨縣。那地方靠着黄雲山，榆林河水從那裏流出，注入黄河。城三面是峭壁，西面被水阻隔。巡撫許鼎臣、總督張宗衡帶兵進攻。王之臣與當地寇賊田福、田科等相互倚靠，很久攻打不下。恰逢王自用攻陷遼州，逼近省會。許鼎臣返回，把收復失地的任務專門交給了張應昌。六年春天，賊寇聯合田福劫掠官軍。撫標中軍陳國威因此謊稱王之臣前去迎接，砍下田福的頭懸在城下，急速進攻，賊寇纔投降。

應昌在關中，威名甚著。及是選懦逗撓，務與賊相避。總督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諸朝，限應昌與文詔三月平賊。應昌避賊不擊，殺良民冒功，爲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所劾。帝乃遣近侍爲應昌内中軍。七月，部卒潰鳴謙驛。監視中官劉允中劾其避賊，帝猶貸之，令會剿畿南賊。久之，擊賊平山，僞報首功，連爲允中及巡按御史馮明玠、真定巡撫周堪賡所劾，帝令圖功自贖。七年春，追賊靈寶，稍有功。已，擊賊均州五嶺山，敗績。身中一矢，退還河南。其弟全昌爲宣府總兵官。宣府有警，令應昌援，又無功，命解職候勘。

張應昌在關中，威名十分卓著。到這時怯懦畏敵、刻意躲避敵人。總督張宗衡五次徵召他不去，上奏到朝廷，限令張應昌與曹文詔三個月平定賊寇。張應昌迴避賊寇不攻擊，殺死良民冒充軍功，被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彈劾。皇帝於是派親近侍從擔任張應昌内中軍。七月，張應昌部在鳴謙驛潰敗。監視中官劉允中彈劾他躲避賊寇，皇帝還是寬恕了他，派他會剿畿南賊寇。很久以後，在平山攻打賊寇，謊報斬敵首級的功勞，接連被劉允中和巡按御史馮明玠、真定巡撫周堪賡彈劾，皇帝讓他立功贖罪。七年春天，追擊敵寇到靈寶，稍微有功勞。事後，在均州五嶺山打擊賊軍，戰敗。身上中了一箭，退回河南。他的弟弟張全昌擔任宣府總兵官，宣府有急情，派張應昌援救，又没有功勞，命令解除他的官職等候調查。

八年，洪承疇出師河南，令率私家士馬以從。三月抵信陽。會賊大入秦，承疇命應昌及鄧玘、尤翟文防漢江南北。玘死，承疇以賊必由鳳縣棧道直入略陽，改命應昌、翟文自鄖陽

八年，洪承疇進軍河南，命令張應昌率領私人兵馬跟從。三月抵達信陽。恰逢賊寇大舉入秦，洪承疇派張應昌和鄧玘、尤翟文防守漢江南北。鄧玘戰死，洪承疇認爲賊寇必定從鳳縣經棧道直接進入略陽，改而命令張應昌、尤翟文從鄖

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先、趙光遠諸軍。至六月，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戰歿，賊盡趨西安，承疇急檄應昌及光先還救。八月，李自成陷咸陽。越二日，應昌、光先兵至，擊斬四百四十餘級，獲軍師一人。及全昌兵敗陷賊，其潰卒歸關中，掠沿河州縣。山西巡撫吳甡請令應昌收置麾下，應昌已得疾，不能軍。無何卒。

全昌由蔭敘，歷官靈州參將。崇禎四年，與同官趙大胤擊點燈子於中部，已，連戰郃陽、韓城，首功多。巡撫練國事請加二將副將銜。大胤駐耀州、富平間，扼賊西路；全昌駐韓城、郃陽間，扼賊東路。五年七月，代應昌爲定邊副總兵。曹文詔追賊隴州、平、鳳界，全昌及馬科率千人應之，殄滅殆盡。

明年五月，擢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應昌方鎮山西，兄弟接壤爲大帥。明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漢，旋師入其境。攻圍龍門、新城、赤城，克保安州，薄鎮城，全昌嬰城固守。已而大清兵西行，全昌進兵應州。帝以其孤軍，敕吳襄、尤世威赴援，不應。全昌至渾源，以捷聞，還軍葛峪、羊房口。襄等復不援。八月，大清兵再入其境。閏八月四日，克萬全右衛，他城堡多失守。既解嚴，兄應昌以罪解職，命全昌并將其軍。兵科常自裕言，文臣張宗衡等重論，而武臣輕貸，非法。於是全昌與文詔并戍邊。用山西巡撫吳甡請，命全昌、文詔爲援剿總兵官，與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計。

八年春，會洪承疇於汝寧，擊敗汝州賊。俄西入關，與祖大弼敗賊涇陽。未幾，敗賊醴泉。五月與賀人龍

陽轉往興安、漢中，從而會合左光先、趙光遠各軍。到六月，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戰死，賊寇都奔往西安，洪承疇急忙傳文書命張應昌和左光先回來營救。八月，李自成攻陷咸陽。過了兩天，張應昌、左光先軍隊到達，斬殺敵人四百四十多，俘虜軍師一人。等到張全昌兵敗落入賊寇手中，他的敗軍逃回到關中，劫掠沿黃河的州縣。山西巡撫吳甡請求讓張應昌招收到他軍中，張應昌已經患病，不能帶兵。不久去世。

張全昌因祖上功勞授予官職，曾任靈州參將。崇禎四年，與同僚趙大胤在中部攻打點燈子，事後，接連戰於郃陽、韓城，斬殺敵人首級的功勞很多。巡撫練國事請求給兩將領加上副將銜。趙大胤駐扎在耀州、富平之間，扼住賊軍西進的通路；張全昌駐扎在韓城、郃陽之間，扼住賊軍東進的道路。五年七月，替換張應昌任定邊副總兵。曹文詔追逐敵軍到隴州、平涼、鳳翔的交界處，張全昌和馬科率領一千人接應，幾乎將敵軍全部消滅。

第二年五月，升爲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鎮守宣府。張應昌正鎮守山西，兄弟相鄰，都擔任大帥。第二年七月，大清軍西征插漢，不久進入張全昌轄區。圍攻龍門、新城、赤城，攻克保安州，逼近宣府，張全昌環城堅守。不久大清兵向西行進，張全昌進軍應州。皇帝認爲他孤軍深入，敕令吳襄、尤世威前去援助，兩軍不聽。張全昌到達渾源，以勝利上報朝廷，撤軍回到葛峪、羊房口。吳襄等又不去援助。八月，大清兵再次進入他的轄區。閏八月四日，攻克萬全右衛，別的城堡大多失守。解除戒備後，哥哥張應昌因罪解除官職，命令張全昌一并統領他的軍隊。兵科常自裕說，文臣張宗衡等受重罰，而武官的處罰輕，不合法制。於是張全昌與曹文詔一起被貶斥戍守邊境。後采用山西巡撫吳甡的請求，任命張全昌、曹文詔爲援剿總兵官，與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計。

八年春天，在汝寧與洪承疇會合，擊敗汝州賊寇。不久向西進入潼關，與祖大弼在涇陽打敗賊軍。不久，在醴泉打敗賊軍。五月與賀人龍在

敗老回回於秦王嶺。尋解鳳翔圍，走賊秦州，敗之張家川。已而都司田應龍、張應龍戰死，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歿，官軍益衰，賊盡趨西安。承疇急檄全昌及曹變蛟先赴渭、華格其前，親督軍尾其後，却賊紅鄉溝，賊乃南入商、雒。承疇又命全昌及趙光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部卒大嘩，闌入滎澤，劫庫殺人。河南巡撫玄默請急援盧氏，不聽。光遠擅歸關中，全昌迤邐至潁州。九月中，追蝎子塊於沈丘瓦店，戰敗被執，賊挾之攻蘄、黄。全昌因代賊求撫，總理盧象昇不許，責全昌喪師辱國，曰"賊果欲降，可滅其黨示信"。賊不聽命。久之，全昌脱歸，謁象昇陽和。象昇令募兵山、陜。尋薦之朝，令赴軍前立功，帝不許。十年四月，以楊嗣昌言逮付法司，謫戍邊衛。

秦王嶺打敗老回回。不久解除了鳳翔的包圍，趕跑秦州的賊寇，在張家川打敗了他們。不久都司田應龍、張應龍戰死，艾萬年、曹文詔相繼戰死，官軍更加衰弱，賊寇都奔往西安。洪承疇急忙命令張全昌及曹變蛟先趕往渭南、華州阻擋敵軍前鋒，自己親自監領軍隊緊隨其後，在紅鄉溝打退賊寇，賊寇於是向南進入商州、雒南。洪承疇又派張全昌及趙光遠帶兵三千人阻截潼關大峪口，兵士嚴重嘩亂，擅自闖入滎澤，搶劫府庫并且殺人。河南巡撫玄默請求緊急援救盧氏，不聽。趙光遠擅自回到關中，張全昌緩緩到達潁州。九月中旬，追擊蝎子塊至沈丘瓦店，戰敗後被俘虜，寇賊挾持着他攻打蘄、黄。張全昌因此代賊寇請求歸順，總理盧象昇不答應，斥責張全昌喪師辱國，説："寇賊真的想投降，可以殺死他的屬下以示誠意。"賊寇不聽此命。很久以後，張全昌逃脱回來，在陽和拜見盧象昇。盧象昇讓他在山、陜招募士兵。不久推薦到朝中，請求派他到前綫立功，皇帝不答應。十年四月，因楊嗣昌的進言被逮捕交付法司，貶斥戍守邊境。

德昌，崇禎初爲清水營守備。三年夏，剿王嘉胤被傷，坐奪官。久之，起歷保定參將，連破土寇仁義王。十四年春，總督楊文岳命從虎大威以五千人援開封，不敢進。其冬，擢保定副總兵，仍從文岳，數有功。十六年卒。贈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

張德昌，崇禎初年任清水營守備。三年夏天，清剿王嘉胤時受傷，定罪削去官職。很久以後，起用任保定參將，接連打敗土匪仁義王。十四年春天，總督楊文岳派他跟從虎大威帶五千人援助開封，不敢前進。這年冬天，升爲保定副總兵，仍舊跟從楊文岳，多次立下戰功。十六年去世。追贈特進榮禄大夫，左都督。

董一元

董一元，宣府前衛人。父暘，嘉靖中爲宣府游擊將軍。俺答犯滴水崖，力戰死。贈官錫蔭，春秋世祀。兄一奎，都督僉事。歷鎮山西、延綏、寧夏三邊，以勇敢著。

一元勇如兄，而智略過之。嘉靖時，歷薊鎮游擊將軍。土蠻、黑石炭等以萬餘騎犯一片石，總兵官胡鎮禦之，一元功最，超俸三級，遷石門寨參將。隆慶初，破敵棒槌崖，功復

董一元，宣府前衛人。父親董暘，嘉靖年間任宣府游擊將軍。俺答侵犯滴水崖，奮力作戰而死。贈官并賜予世襲，每年春秋世代祭祀。哥哥董一奎，任都督僉事。先後鎮守山西、延綏、寧夏三邊鎮，以勇敢著稱。

董一元像他哥哥一樣勇敢，而智慧謀略勝過董一奎。嘉靖年間，任薊鎮游擊將軍。土蠻、黑石炭等以一萬多騎兵侵犯一片石，總兵官胡鎮抵擋敵軍，董一元功勞最大，增加俸禄三等，升爲石門寨參將。隆慶初年，在棒槌崖打敗敵軍，功

最。再進二級，遷副總兵，駐防古北口。移守宣府。

萬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爲昌平總兵官，尋徙宣府。十五年，徙薊州。久之，劾罷。鄭洛經略洮、河，命一元練兵西寧。火落赤入犯，一元擊之西川，多所斬獲。尋以副總兵協守寧夏，擢延綏總兵官。哱拜之亂，套中諸部長悉助之。一元乘其西掠，輕騎搗土昧巢，獲首功百三十，驅其畜産而還，寇内顧引去。進署都督同知，入爲中府僉事。

遼東自李成梁後，代以楊紹勳，一歲三失事。尤繼先繼之，半歲病去。廷議擇帥，乃以命一元。泰寧速把亥爲官軍所殺，其次子把兔兒常欲復仇。從父炒花及姑婿花大助之，勢益强。西部卜言台周，故插漢土蠻子也，部衆十餘萬，與把兔兒東西相倚，數侵邊。至是卜言合一克灰正、腦毛大諸部，聲犯廣寧。而把兔兒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兒之衆營舊遼陽，將入掠鎮武、錦、義。一元與巡撫李化龍策曰："卜言雖衆，然去邊遠，我特患把兔兒及炒花耳。今其衆不過萬騎，破之則西部將不戰走。"乃遣副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親將大軍匿鎮武外，爲空營待之。寇騎馳入營，大笑，以爲怯，乃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呼陷陣，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餘里，至白沙堝。俘斬五百四十有奇，獲馬駝二千計。伯言兒中矢死，把兔兒亦傷，餘衆終夜馳，天明駐馬環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乃引去。時二十二年十月也。捷聞，帝大喜，祭告郊廟，宣捷行賞，進一元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蔭本衛世指揮使。兵部尚書石星以下

勢又最大。再次進升兩級，升爲副總兵，駐守古北口。調防鎮守宣府。

萬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的身份任昌平總兵官，不久調往宣府。十五年，調到薊州。很久以後，被彈劾罷官。鄭洛經營治理洮、河，命令董一元在西寧練兵。火落赤入侵，董一元在西川攻打敵軍，斬殺俘虜很多。不久以副總兵身份協助守衛寧夏，升爲延綏總兵官。哱拜叛亂時，河套各部都援助他。董一元趁他向西劫掠的時機，率領輕騎兵直搗土昧的老巢，殺敵一百三十人，驅趕着敵人牲畜而回，賊寇顧慮後方而撤退。升爲署都督同知，入朝任中府僉事。

遼東在李成梁之後，以楊紹勳代替鎮守，一年三次戰敗。尤繼先接替他，半年因病離職。朝廷討論選拔統帥，於是任命董一元。泰寧速把亥被官軍殺死，他的二兒子把兔兒常想着復仇。伯父炒花和姑父花大協助他，勢力更加强大。海西部卜言台周，是原來插漢土蠻的兒子，部下有十多萬人，與把兔兒東西相互呼應，多次侵犯邊境。到這時卜言台周糾合一克灰正、腦毛大各部，揚言要侵犯廣寧。而把兔兒以炒花、花大、煖兔、伯言兒的軍隊駐扎在舊遼陽，將要入侵劫掠鎮武、錦州、義州。董一元與巡撫李化龍策劃道："卜言台周兵力雖多，但離邊境遠，我軍衹憂慮把兔兒和炒花而已。現在他們的軍隊不過一萬騎兵，攻破他們，那麽海西部將不戰而逃。"於是派副將孫守廉火速前往右屯抵擋海西部，而自己親自率領大軍藏在鎮武城外，留下空營以待敵軍。賊寇的騎兵闖入官軍營中，大笑，認爲官軍膽怯，於是全軍深入。官軍忽然從營中躍起，奮力吶喊衝入敵陣，自正午戰到太陽快落山，賊寇拼命逃跑，追逐逃敵七十多里，到達白沙堝。俘虜斬殺敵人五百四十多，繳獲馬匹駱駝達二千匹。伯言兒中箭而死，把兔兒也受了傷，剩下的部衆整夜奔逃，天亮停馬圍成一圈痛哭。第三天，卜言台周侵入右屯，攻打了五天五夜。孫守廉等頑强守衛，於是撤退。當時是二十二年十月。捷報傳到朝廷，皇帝非常高興，祭告於天地祖廟，宣布捷報進行賞賜，提升董一元爲左都

亦進秩有差。

督，加太子太保，世襲本衛世指揮使。兵部尚書石星以下各有不同等次的進升。

伯言兒最慓悍，諸部倚以爲强。嘗誘殺慶雲守備王鳳翔，坐革歲賞。至是被殲，諸部爲奪氣，其部下遂納款。把兔兒、炒花及卜言台周、瓜兔兒、歹青復臨邊駐牧，期以明年正月略遼、瀋東西。一元慮歲晏不備，爲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鋒。化龍亦留弱卒廣寧，數西發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監軍楊鎬與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將士氣益奮。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巢。斬首百二十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把兔兒以鎮武創重，嘆曰："我竟不獲報父仇乎?"未幾死，其衆散亂，諸部悉遠遁。一元以功進世蔭二秩。久之，以病歸，命王保代。

伯言兒最爲敏捷勇猛，各部依靠他而增强勢力。曾經誘殺慶雲守備王鳳翔，定罪革除每年的賞賜。到這時被殲滅了，各部因此而喪氣，他的部下就歸順了。把兔兒、炒花和卜言台周、瓜兔兒、歹青又來到邊境駐扎下來放牧。預定第二年正月攻略遼東、瀋陽東西兩面。董一元擔心年歲太平没有防備，讓賊寇有機可乘，於是先向西行進以遏制敵軍的前鋒。李化龍也把弱兵留在廣寧，多次向西進發以迷惑敵人。董一元率領精鋭士卒，踩着冰渡過遼河，監軍楊鎬與他一起去。越過墨山，天正下着大雪，將士們士氣更加振奮。行軍四百里，第三天夜裏就抵達敵人巢穴。殺敵一百二十人，俘獲牛馬兵器不計其數，軍隊完整地歸來。把兔兒因鎮武受挫很重，感嘆説："我竟然没有機會報父仇了嗎?"不久死去，他的部衆散亂，各部都遠遠逃走了。董一元因軍功進升世襲官級二等。很久以後，因病退職，皇帝派王保代替他。

朝鮮再用師，詔一元隸總督邢玠麾下，參贊軍事。尋代李如梅爲禦倭總兵官。時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禦石曼子於泗州，先拔晉州，下望晋，乘勝濟江，連毁永春、昆陽二寨。賊退保泗州老營，攻下之，游擊盧得功陣歿。前逼新寨。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一元分馬步夾攻。步兵游擊彭信古用大棓擊寨，碎其數處。衆軍進逼賊濠，毁其栅。忽營中炮裂，烟焰漲天。賊乘勢衝擊，固城援賊亦至。騎兵諸將先奔，一元亦還晋州。事聞，詔斬游擊馬呈文、郝三聘，落信古等職，充爲事官；一元亦奪宫保，貶秩三等。會關白死，倭遁走。石曼子爲陳璘所殲，一元得還故秩，賚銀幣。久之卒。一元歷鎮衝邊，并著勞績。與麻

朝鮮第二次發生戰争，皇帝下詔徵董一元隸屬總督邢玠的部下，參贊軍事。不久代替李如梅任禦倭總兵官。當時兵分四路。董一元從中路，在泗州抵擋石曼子，先攻克晋州，攻下望晋，乘勝渡江，接連摧毁永春、昆陽兩寨。賊寇撤退守衛泗州老營，董一元攻下此營，游擊盧得功陣亡。前進逼近新寨。新寨三面靠江，一面與陸上相通，引海水形成壕溝，海船上千艘停在寨下，修築了金海、固城作爲左右翼。董一元分騎兵步兵進行夾攻。步兵游擊彭信古用大棒擊打敵寨，打破數處。衆軍逼近賊寇寨壕，拆毁敵寨的栅欄。忽然營中炮管炸裂，烟火蔽天。賊寇乘勢衝擊，固城救援的賊軍也趕到了。騎兵衆將率先逃跑，董一元等也回到晋州。此事傳到朝廷，皇帝下詔殺了游擊馬呈文、郝三聘，降彭信古等人的官職，充任事官；董一元也被削去宫保，官降三級。恰逢日本關白死了，倭寇逃跑。石曼子被陳璘殲滅，董一元得以官復原職，賞賜給他銀兩錦帛。很久以後去世。董一元多次鎮守邊關險要地

貴、張臣、杜桐、達雲爲邊將選云。

方都立下功勞。與麻貴、張臣、杜桐、達雲都是邊將中的出色人物。

王保　王學書

王保，榆林衛人。驍勇絶倫，起行伍，積功爲延綏參將。萬曆十六年遷延綏、定邊副總兵。十九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昌平總兵官，尋改山西。薊鎮總兵官張邦奇被劾，命保與易任。自嘉靖庚戌後，薊鎮重於他鎮。穆宗有詔，獲大小部長者破格酬，他鎮不得比。迨俺答款塞，宣、大、山西三鎮烽烟寂然。陝西四鎮以火落赤敗盟，始復用兵，然寇弱易禦。獨泰寧、插漢諸部時時犯遼東。而薊門密邇王畿，與遼帥俱愼選。以保有威望，用之。朵顔長昂當張臣鎮薊時納款。居五六年，復連寇石門路、木馬峪、花場谷，遂罷其市賞。後偕銀燈寇山海關。已，又馳喜峰口要賞。邦奇佯許增市，誘殺其通事二十五人。長昂益怒，犯大青山。頃之，遣其黨小郎兒等潛伏喜峰口，射殺偵卒。會保已至，遂擒之。長昂每資小郎兒籌策，懼而謝罪，獻還被掠人畜，保乃釋還小郎兒。長昂補五貢，邊吏始補二賞，互市如初。御史陳遇文援穆宗詔以請，進保署都督同知，副將張守愚以下皆進秩。

王保，榆林衛人。驍勇出衆，從軍隊中被提拔，積累戰功任延綏參將。萬曆十六年升爲延綏、定邊副總兵。十九年冬天，升爲署都督僉事，充任昌平總兵官，不久調往山西。薊鎮總兵官張邦奇被彈劾，派王保與他交換任職。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薊鎮比別的軍鎮更被看重。穆宗有詔令，俘獲敵人大小頭目者破格賞賜，別的鎮不能相比。等到俺答議和，宣化、大同、山西三鎮戰事平息。陝西四鎮因火落赤破壞盟約，又開始用兵，然而敵寇弱小容易抵禦。祇有泰寧、插漢各部經常侵犯遼東。而薊門緊靠京城，與遼東統帥都慎重選拔。因王保有威望，任用了他。朵顔長昂在張臣鎮守薊鎮時歸順。過了五六年，又接連入侵石門路、木馬峪、花場谷，於是停了給他的通商賞賜。後來朵顔長昂偕同銀燈侵犯山海關。事後，又奔往喜峰口求取賞賜。張邦奇假裝答應增加賞賜，誘殺了他們的翻譯二十五人。朵顔長昂更加憤怒，侵犯大青山。不久，派他的部下小郎兒等潛伏在喜峰口，射死偵察的士兵。恰好王保已經到達，就擒住了他。朵顔長昂經常依靠小郎兒出謀劃策，懼怕而謝罪，恭敬地歸還被掠去的人和牲畜，王保於是釋放了小郎兒。朵顔長昂補獻了五年的貢品，邊境官吏也就補發了兩年的賞賜，相互貿易恢復到原來那樣。御史陳遇文援引穆宗的詔書請求，提升王保爲署都督同知，副將張守愚以下都提升了官階。

薊三協南營兵，戚繼光所募也，調攻朝鮮，撤還，道石門，鼓噪，挾增月餉。保誘令赴演武場，擊之，殺數百人，以反聞。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言南兵未嘗反，保縱意擊殺，請遣官按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書石星附會之，遂以定變功進保秩爲眞，廕子。督撫孫鑛、李頤等亦進官受賜，時論尤之。

薊鎮的三協南營兵，是戚繼光所招募的，調去攻打朝鮮，撤回時經過石門，吶喊喧嚣，要挾增加每月的軍餉。王保誘騙他們來到演武場，攻擊他們，殺了幾百人，以反叛上報朝廷。給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時說南營兵不曾反叛，王保肆意擊殺，請求派官員調查審問。巡關御史馬文卿庇護王保說南營兵大罪有十條，尚書石星附和馬文卿，於是以平定叛變的功勞進升王保爲正式都督同知，蔭及他的兒子。督撫孫鑛、李頤等也升官受賞，當時的輿論指責他們。

二十三年冬，順義王撦力克弟趕兔率三軍犯白馬關及東西臺，爲守備徐光啓，副將李芳春、戴延春所却。明年秋，復偕部長倒布犯黑谷頂，敗而去。保度其再至，分營开連口及横河兒。寇果馳横河。官軍夜半疾抵石塘嶺，襲其營。寇大驚潰，乘勢追出塞。其冬，復犯羅文峪，敗去。詔代一元鎮遼東。朝鮮再用師，敕保防海，卒於海州。贈左都督。

子學書，宣府總兵官。學詩、學禮并副總兵。學書既里居，守榆林城，拒李自成，不屈死。

杜桐　杜松

杜桐，字來儀，崑山人，徙延安衛。萬曆初，由世廕累官清水營守備，以謀勇著。遷延綏入衛游擊將軍，改古北口參將。用總督梁夢龍薦，擢延綏副總兵。十四年，就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爲套中主，威令不行，其下各雄長，志常叵測。朔漠素無痘症，自嘉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輒死。打兒漢者，卜失兔祖吉能部落也，數將命奉貢，累官指揮同知。一日，互市還，與其儕禿退台吉等俱染痘死。禿退子阿計疑邊吏鴆其父，思亂。及卜失兔西助火落赤共擾河西，諸部遂蠢動。十九年冬，打兒漢子土昧與他部明安互市訖，復臨邊要賞，聲犯內地。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先出兵襲之。乃令參將張剛自神木，游擊李紹祖自孤山，桐率輕騎自榆林，三道并出。遇寇力戰，大破之，斬首四百七十餘級，馘明安而還。延綏自吉能納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此兵端復開。明安子擺言太日思報復，寇鈔無已時矣。桐先被劾

二十三年冬天，順義王撦力克的弟弟趕兔率領三軍侵犯白馬關和東西臺，被守備徐光啓，副將李芳春、戴延春擊退。第二年秋天，又聯合部族首領倒布侵犯黑谷頂，兵敗離去。王保揣度他們會再來，分別扎營在开連口和横河兒。賊寇果然騎馬奔向横河。官兵半夜急行軍抵達石塘嶺，偷襲敵營。賊寇十分驚恐而潰敗，官軍乘勢追出邊塞外。這年冬天，賊寇又侵犯羅文峪，失敗而去。王保受詔代替董一元鎮守遼東。朝鮮再次發生戰爭，皇帝下詔令王保守衛海防，死在海州。追贈爲左都督。

王保的兒子王學書，任宣府總兵官。王學詩、王學禮都任副總兵。王學書告老還鄉後，守衛榆林城，抗拒李自成，因不屈服而死。

杜桐，字來儀，崑山人，遷徙住在延安衛。萬曆初年，因先人功勞多次加官任清水營守備，以善謀勇敢著稱。升爲延綏入衛游擊將軍，改任古北口參將。因總督梁夢龍推薦，升爲延綏副總兵。十四年，就任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

當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身份作河套的盟主，朝廷命令不執行，他部下的各部首領常懷叵測之心。塞外大漠向來沒有天花病，自嘉靖二十九年卜失兔的軍隊深入石州，染上了這種病，染上的人都死了。打兒漢屬於卜失兔祖先吉能的部落，屢次奉命納貢，多次升官任指揮同知。有一天，他貿易回來，與他的同夥禿退台吉等都染天花而死。禿退台吉的兒子阿計懷疑是邊境官員毒死了他的父親，想反叛。等卜失兔向西協助火落赤一起騷擾河西時，各部就蠢蠢欲動。十九年冬天，打兒漢的兒子土昧與另外部落的明安貿易完畢，又來到邊境索求賞賜，聲稱要入侵內地。杜桐與巡撫賈仁元計劃先派兵襲擊敵軍。於是命令參將張剛從神木，游擊李紹祖從孤山，杜桐率領輕騎兵從榆林，三路一起出擊。杜桐遇上敵軍奮力戰鬥，大敗敵軍，砍下敵人首級四百七十多，俘獲明安而回。延綏自從與吉能通好，塞上休養生息二十年，從此戰事又開始了。明安的兒子擺言太

罷，以是役功，超授右都督，僉書後府。

二十一年，以總兵官鎮保定。二十四年，徙延綏。明年再徙鎮寧夏。著力兔、宰僧入犯，逆戰水塘溝，俘斬百二十。寇益糾諸部連犯平虜、興武，桐督諸將馬孔英、鄧鳳、蕭如蕙等連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而延綏將士亦數搗巢，諸部長懼，乞款，詞甚哀。三十年，二鎮撫臣孫維城、黄嘉善協謀撫之，乃復貢市。論功，文臣自内閣以下悉進官。桐以先去職，但賚銀幣，許復用而已。久之，卒於家。桐自偏裨至大帥，積首功一千八百，時服其勇。

弟松，字來清，有膽智，勇健絶倫。由舍人從軍，累功爲寧夏守備。萬曆二十二年，卜失兔掠張春井，大入下馬關。松偕游擊史見、李經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小勝，誤入伏中，見戰死，松、經皆重傷，士卒死過半。麻貴援軍至，松復裹創力戰，寇始敗走。時松已進游擊將軍，論功遷延綏參將。貴大舉搗巢，松以右軍出清平塞，多所斬獲，進副總兵。尋以本官改寧夏東路。松爲將廉，尚氣不能容物。嘗因小忿剃髮爲僧，部議聽其歸。尋起孤山副總兵。三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代李如樟鎮延綏。明年，套寇犯安邊、懷遠，松大破之，改鎮薊州。

三十六年夏，代李成梁鎮遼東。十二月敗敵連山驛。賴暈歹者，朵顔長昂子也，狡黠爲邊患。與從父蟒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掠去。復結黄台吉謀犯喜峰口。松受總督王象乾指，潛搗黄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寧遠中左所夜馳至哈流兔，掩殺拱兔

天天想着報復，賊寇搶掠没有停止的時候。杜桐原來被彈劾罷官，因這次戰役立功，被越級授予右都督、後府僉書。

二十一年，杜桐以總兵官身份鎮守保定。二十四年，調往延綏。第二年又調去鎮守寧夏。著力兔、宰僧入侵，迎戰於水塘溝，俘獲殺敵一百二十人。賊寇又糾合各部接連侵犯平虜、興武，杜桐帶領衆將馬孔英、鄧鳳、蕭如蕙等接連打敗他們，殺敵二百多人。而延綏將士也多次攻打敵巢，各部首領恐懼，乞求議和，言詞非常可憐。三十年，兩鎮撫臣孫維成、黄嘉善共同商量安撫他們，於是又恢復進貢互市。評定功勞，文臣從内閣以下都升了官職。杜桐因先前免職，祇賞賜銀兩，准許復官任用而已。很久以後，在家中去世。杜桐從副將升爲大帥，積累斬下敵首級的功勞一千八百個，當時人們十分佩服他的英勇。

杜桐的弟弟杜松，字來清，有膽略智謀，英勇超群。由門客參軍，積功升官任寧夏守備。萬曆二十二年，卜失兔劫掠張春井，大舉入侵下馬關。杜松偕同游擊史見、李經帶領二千多騎兵在馬蓮井攔擊敵軍，取得小勝，誤入埋伏，史見戰死，杜松、李經都受了重傷，將士戰死一半多。麻貴援軍到達，杜松又包扎傷口奮力應戰，賊寇纔敗逃。此時杜松已經升爲游擊將軍，評定功勞升爲延綏參將。麻貴大舉攻打敵巢，杜松帶右路軍出清平塞，多有斬殺俘獲，升爲副總兵。不久以原來官職改調寧夏東路。杜松擔任將領廉潔，崇尚意氣不能容忍别人。曾經因一點怨恨削髮爲僧，兵部議定准許他歸鄉。不久起用爲孤山副總兵。三十三年，升爲署都督僉事，代替李如樟鎮守延綏。第二年，河套寇賊侵犯安邊、懷遠，杜松大破敵軍，改調鎮守薊州。

三十六年夏天，代替李成梁鎮守遼東。十二月在連山驛打敗敵人。賴暈歹，是朵顔長昂的兒子，爲人詭詐，成爲邊境的禍害。與他伯父蟒金潛入薊鎮河流口，大肆掠奪而去。又勾結黄台吉圖謀侵犯喜峰口。杜松接受總督王象乾的指示，偷襲黄台吉的營帳，以牽制薊鎮的賊寇。於是從寧遠中左所連夜急馳到哈流兔，斬殺拱兔部

部落百四十餘級。以大捷聞，邀重賞。副使馬拯謂拱兔内屬，不當剿，彼且復仇，與松相訐。松忿，邀賞愈急，詔予之。拱兔果以無罪見剿怒，小歹青又數激之，乃以五千騎攻陷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游擊于守志遇於山口，大敗，死千餘人，守志亦重創。松駐大凌河，不敢救。遼人多咎松，朝議謂松前僅抵錦州邊十里，未嘗出塞，所殺乃保塞部落，悉縛殺之，非陣斬。松愈忿，言撫按諸臣附會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將搗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級，士馬多陷大凌河。松益慚憤，數欲自經，盡焚其鎧冑器仗，置一切疆事弗問。兵部以聞，乃勒松歸里，而以王威代之。

落一百四十多人，以大獲全勝報到朝廷，請求重賞。副使馬拯説拱兔已經歸順，不應當剿滅，他們將要復仇，與杜松相互揭短。杜松憤怒，請求賞賜更加急切，皇帝下詔賜給了他。拱兔果真因無罪被清剿而發怒，小歹青又多次激怒他，於是帶領五千騎兵攻陷大勝堡，俘虜守將耿尚仁并肢解了他。深入小凌河，大肆焚燒劫掠。游擊于守志在山口和他遭遇，大敗，死了一千多人，于守志也受了重傷。杜松駐軍大凌河，不敢救援。遼東百姓很多責怪杜松，朝臣議論説杜松先前衹到了錦州邊上十里，不曾出塞，所殺的是保塞内的部落，都是捆綁以後殺的，不是在戰場上殺的。杜松更加怨恨，説撫按衆臣附和馬拯，忌妒他的奇功。親自帶兵出塞，將要搗毁敵人巢穴以洗清以前的耻辱，而斬殺衹有五人，兵馬許多陷入大凌河。杜松更加慚愧怨恨，多次想自殺，把他的鎧甲兵器都燒毁了，把守衛邊境的事都置之不顧。兵部把此事上報，於是勒令杜松回歸故里，而派王威代替他。

松既廢，時多惜其勇，然惡其僨事，無推轂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輕騎搗火落赤營。獲首功二百有奇，復叙用。逾二年，薊、遼多事，特設總兵官鎮山海關，以松任之。四十六年，張承廕戰歿，詔松馳援遼陽。明年二月，楊鎬議四路出師。以撫順最衝，令松以六萬兵當之，故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爲佐。期三月二日抵二道關，會李如柏等并進。松勇而無謀，剛愎使氣。二十九日夜，出撫順關，日馳百餘里，抵渾河。半渡，河流急，不能盡渡。松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鋒進，連克二小寨，松喜。三月朔乘勢趨撒爾湖谷口。時大清方築城界凡山上，役夫萬五千，以精騎四百護之。聞松軍至，精騎則盡伏谷口以待。松軍過將半，伏兵尾擊之，追至界凡渡口，與築城夫合據山旁吉林

杜松被罷官以後，當時的人大多惋惜他的英勇，然而却厭惡他敗事，没有薦舉他的。到四十三年，河套賊寇大舉入侵，命令杜松帶輕騎兵攻打火落赤營。殺敵二百多人，又被任用。過了二年，薊、遼多有戰事，特地設立總兵官鎮守山海關，讓杜松擔任。四十六年，張承廕戰死，皇帝下詔徵杜松火速援救遼陽。第二年二月，楊鎬主張四路出兵。因撫順最當要衝，派杜松帶六萬兵防守，原任總兵趙夢麟、保定總兵王宣作爲輔佐。約定三月二日抵達二道關，會合李如柏等一同進軍。杜松英勇但没有謀略，剛愎自用而恣逞意氣。二十九日夜裏，出撫順關，日行一百多里，抵達渾河。渡過一半，河流湍急，不能全部渡過。杜松喝醉了酒催促渡河，將士很多溺死在河中。杜松於是帶領先頭部隊進軍，接連攻克二座小寨子，杜松高興了。三月初一，乘勢奔往撒爾湖谷口。此時大清兵正在界凡山築城，有民夫一萬五千人，用精鋭騎兵四百名護衛着。聽説杜松軍隊到達，精鋭騎兵都埋伏在谷口等待。杜松軍隊通過將近一半，伏兵從後面攻擊，追到界凡

崖。明日，松引大軍圍崖，别遣將營撒爾湖山上。松軍攻崖，方戰，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續遣二旗兵趨界凡以爲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别將於撒爾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戰，破撒爾湖山軍，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馳下擊松軍，二旗兵亦直前夾擊，松兵大敗，松與夢麟、宣皆歿於陣。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還。時車營五百尚阻渾河，而松已敗。頃之，馬林、劉綎兩軍亦敗，獨李如柏一軍遁還。事聞，朝議多咎松輕進。天啓初，贈少保左都督，世廕千户，立祠賜祭。宣亦贈官，立祠，世廕指揮僉事。宣，榆林人。夢麟，見父《岢傳》。

渡口，與築城的民夫共同據守山旁的吉林崖。第二天，杜松帶領大軍圍住山崖，另派將領在撒爾湖山上扎營。杜松軍隊攻打山崖，正在交戰，大清增派一千人助戰，接着又續派兩旗的兵力前往界凡作爲增援，而另派六旗的兵力到撒爾湖山攻打杜松的副將。第二天，六旗的士兵英勇奮戰，打敗撒爾湖山的軍隊，尸横遍野。所派援助吉林崖的軍隊，從山上衝下攻打杜松的軍隊，二旗的士兵也徑直向前夾攻，杜松軍隊大敗，杜松與趙夢麟、王宣都戰死沙場。横尸遍山野，鮮血流成渠。大清兵追逐敗兵二十里，到達勺琴山纔返回。當時，五百戰車營還被阻隔在渾河邊，而杜松已經失敗。不久，馬林、劉綎兩軍也失敗了，衹有李如柏一軍逃回。此事傳到朝中，朝臣議論多歸罪於杜松冒然進軍。天啓初年，追贈杜松少保左都督，封其後人爲千户，修建祠廟賜予祭祀。王宣也追贈官職，建立祠廟，封其後人爲指揮僉事。王宣，榆林人。趙夢麟，參見他父親趙岢的傳。

杜文煥 杜弘域

桐子文煥，字弢武。由廕敘，歷延綏游擊將軍，累進參將、副總兵。四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寧夏總兵官。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明年遂代官秉忠鎮延綏。屢敗寇安邊、保寧、長樂，斬首三百有奇。西路火落赤、卜言太懼，相率降。沙計數盜邊，爲文煥所敗，遂納款。既而復與吉能、明愛合，駐高家、柏林邊，要封王、補賞十事。文煥襲其營，斬首百五十。火落赤諸部落攢刀立誓，獻罰九九。九九者，部落中罰駝馬牛羊數也。已，沙計又伏兵沙溝，誘殺都指揮王國安，糾猛克什力犯雙山堡，復犯波羅。文煥擊破之，追奔二十餘里。當是時，套寇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騎，屢不得志。沙計乃與吉能、明愛、猛克什力相繼納款，

杜桐的兒子杜文煥，字弢武。承襲先人的功勞而封官，歷任延綏游擊將軍，多次遷升至參將、副總兵。四十三年，升爲署都督僉事、寧夏總兵官。延綏遭到侵犯，杜文煥前去救援，大敗敵軍。第二年就代替官秉忠鎮守延綏。在安邊、保寧、長樂多次打敗賊寇，殺敵三百多人。西路火落赤、卜言太害怕了，一起投降。沙計多次騷擾邊境，被杜文煥打敗，於是歸順。不久又與吉能、明愛糾合，駐扎在高家、柏林邊境，要求封王、補發賞賜十件事。杜文煥襲擊他們的軍營，殺敵一百五十人。火落赤各部落握刀發誓，獻上被罰物品九十九。九十九，是部落中罰取駱駝、馬、牛、羊的數目。事後，沙計又埋伏在沙溝，誘殺了都指揮王國安，糾集猛克什力侵犯雙山堡，又侵犯波羅。杜文煥打敗他們，追逐敗軍二十多里。當時，河套寇賊號稱十萬。然而他們的部衆分成四十二支，每支多的二三千人，少的不到一千騎兵，多次入侵都沒能得逞。沙計就與吉能、明愛、猛克什力相繼歸順，延綏於是少有戰

延綏遂少事。文焕尋以疾歸。

天啓元年，再鎮延綏。詔文焕援遼，文焕乃遣兵出河套，搗巢以致寇。諸部大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延安，揚言必縛文焕，掠十餘日始去。命解職候勘。奢崇明圍成都，總督張我續請令文焕赴救。至則圍已解，偕諸軍復重慶。崇明遁永寧，文焕頓不進。尋擢總理，盡統川、貴、湖廣軍。度不能制賊，謝病去。坐延綏失事罪，戍邊。七年起鎮寧夏。寧、錦告警，詔文焕馳援，俄令分鎮寧遠。進右都督，調守關門。尋引疾去。

事。杜文焕不久因病返回。

天啓元年，杜文焕再次鎮守延綏。皇帝詔令杜文焕援助遼東，杜文焕於是派兵出了河套，攻打敵巢以引誘敵寇。各部落非常憤恨，深入固原、慶陽，圍困延安，揚言一定要擒獲杜文焕，劫掠十多天纔離去。皇帝命令解去杜文焕官職等候審查。奢崇明圍困成都，總督張我續請求派杜文焕前去營救。杜文焕到達時敵圍已經解除，與衆軍一起收復重慶。奢崇明逃到永寧，杜文焕停頓不前進了。不久升爲總理，完全統領四川、貴州、湖廣的軍隊。思量不能制服賊寇，托病退職。因延綏戰事失敗定罪，戍守邊境。七年起用鎮守寧夏。寧遠、錦州告急，皇帝下詔杜文焕速去援救，不久命令他去鎮守寧遠。升爲右都督，調去守護關門。不久因病去職。

崇禎元年，録重慶功，蔭指揮僉事。三年，陝西群盜起，五鎮總兵并以勤王行。總督楊鶴請令文焕署延鎮事，兼督固原軍。數敗賊，賊亦日益多。會山西總兵王國樑擊王嘉胤於河曲，大敗，賊入據其城。部議設一大將，兼統山、陝軍協討。乃令文焕爲提督，偕曹文詔馳至河曲，絶餉道以困之。神一元陷寧塞，文焕家破。遂留文詔，令文焕西還。四年，御史吴甡劾其殺延川難民冒功，給事中張承詔復劾之，下獄褫職。十五年，用總督楊文岳薦，以故官討賊。無功，復謝病歸。

子弘域，天啓初歷延綏副總兵。七年夏，文焕援遼，即擢總兵官，代鎮寧夏。積資至右都督。崇禎中，提督池河、浦口二營練兵，遏賊南渡，頗有功。十三年，移鎮浙江。尋謝病去。國變後，文焕父子歸原籍崑山，卒。

崇禎元年，記録重慶戰功，蔭襲指揮僉事。三年，陝西群盜興起，五個軍鎮的總兵一起盡力於王事。總督楊鶴請求派杜文焕代理延鎮事務，兼統領固原軍隊。多次打敗賊寇，賊寇也日益增多。恰逢山西總兵王國樑在河曲攻打王嘉胤，大敗，賊寇攻入并占據了河曲城。兵部議定設立一員大將，一并統領山西、陝西軍隊協同討伐。於是派杜文焕任提督，與曹文詔迅速趕到河曲，截斷糧餉通路圍困敵軍。神一元攻陷寧塞，杜文焕的家遭到劫難。於是留下曹文詔，命令杜文焕西歸。四年，御史吴甡彈劾他殺死延川難民冒充軍功，給事中張承詔也彈劾他，杜文焕被投到監獄革去官職。十五年，因總督楊文岳推薦，以原來的官職討伐賊寇。没有戰功，再次托病回家。

杜文焕的兒子杜弘域，天啓初年任延綏副總兵。七年夏天，杜文焕援救遼東，杜弘域就升爲總兵官，代替鎮守寧夏。累積資歷至右都督。崇禎年間，統領池河、浦口二營練兵，阻止賊寇向南渡江，功勞不小。十三年，調去鎮守浙江。不久托病去職。改朝换代以後，杜文焕父子回到故鄉崑山，在那裏去世。

蕭如薰

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萬曆中，由世蔭百户。歷官寧夏參將，

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萬曆年間，因先人功績任百户。歷任寧夏參將，鎮守平虜城。

守平虜城。

二十年春，哱拜、劉東暘據寧夏鎮城反，遣其黨四出略地。拜子承恩徇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爲其下所執。賊已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奔，列城皆風靡。賊黨土文秀徇平虜，獨如薰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故尚書兆女也，賢而有智，贊夫死守，日具牛酒犒士。拜養子雲最驍勇，引河套著力兔急攻。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敗去。又襲著力兔營，獲人畜甚多。著力兔憤，復來攻，爲麻貴所却，城獲全。初，帝聞如薰孤城抗賊，大喜，厚賚銀幣，擢官副總兵。六月，遂以都督僉事爲寧夏總兵官，盡統延綏、甘肅、固原諸援軍。其秋竟與李如松等共平賊，再進署都督同知，廕錦衣世指揮僉事；妻楊氏亦被旌。

二十年春天，哱拜、劉東暘依靠寧夏鎮城反叛，派他的黨羽四處出擊搶占地盤。哱拜的兒子哱承恩奪取玉泉營，游擊傅桓抵禦堅守，被承恩的部下活捉。賊寇已經攻下中衛和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逃跑，各城都聞風投降。賊寇的同黨土文秀進攻平虜，衹有蕭如薰堅守城池攻打不下。蕭如薰的妻子楊氏，是原任尚書楊兆的女兒，賢惠而有智謀，協助丈夫拼死守城，每天準備酒肉犒勞將士。哱拜的養子哱雲最驍勇，帶領河套著力兔猛烈進攻。蕭如薰在南關設下埋伏，佯裝戰敗，引誘賊軍進入埋伏圈，射死了哱雲，剩下的敵寇敗逃了。又偷襲著力兔軍營，俘獲人和牲畜非常之多。著力兔憤怒，又來攻城，被麻貴打退，城保全下來。起初，皇帝聽說蕭如薰以孤城抗擊賊寇，非常高興，大量賞賜銀兩彩帛，提升他爲副總兵。六月，蕭如薰就以都督僉事的身份任寧夏總兵官，全部統領延綏、甘肅、固原各路援軍。這年秋天，最終與李如松等共同平定叛賊，又升爲署都督同知，廕襲錦衣世指揮僉事；他的妻子楊氏也受到表彰。

二十二年八月，卜失兔西犯定邊，闌入固原塞，副將姜直不能禦，遂由沙梁隤墻入，直抵下馬關，縱横内地幾一月。如薰免官，直下吏。尋復以總兵官鎮守固原。套寇入犯，擊却之。青海寇糾番族犯洮、岷，如薰及臨洮總兵孫仁禦之，擒斬三百四十有奇，撫叛番五千人，獲駝馬甲仗無算。再鎮寧夏。銀定、歹成數入犯，輒挫衄去。徙鎮薊州。久之，罷歸。再起故官，鎮延綏。

二十二年八月，卜失兔向西侵犯定邊，擅自闖入固原塞，副將姜直不能抵擋，賊寇於是從沙梁倒塌的城墻進入，直接抵達下馬關，在内地横衝直闖近一個月。蕭如薰被罷官，姜直被交司法官吏審理。不久蕭如薰又以總兵官身份鎮守固原。河套寇賊入侵，打退了他們。青海寇賊糾合番族侵犯洮、岷，蕭如薰和臨洮總兵孫仁抵擋敵軍，俘獲斬殺敵人三百四十多，安撫反叛的番族五千人，俘獲駱駝馬匹武器不計其數。再次鎮守寧夏。銀定、歹成多次入侵，都失敗而去。蕭如薰被調往鎮守薊州。很久以後，罷官而歸。又起用爲原來的官職，鎮守延綏。

天啓初，廷議京軍不足用，召邊將分營訓練。如薰典神機營。陛見，帝賜食加獎勞焉。明年出鎮徐州。俄召還京，復以總兵官鎮守保定。五年夏，魏忠賢黨劾其與李三才聯姻，遂奪職。崇禎初卒，賜恤如制。

天啓初年，朝廷議論京城軍隊不够使用，召回邊境將領分營訓練。蕭如薰主管神機營。謁見皇帝，皇帝賞賜食物獎勵犒勞。第二年調出鎮守徐州。不久召回到京城，又以總兵官身份鎮守保定。五年夏天，魏忠賢的黨羽彈劾他與李三才結親，於是削去官職。崇禎初年去世，按照制度進

行封賞撫恤。

如薰爲將持重。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爲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文士，傾貲結納，取足軍府。如薰亦能詩，士趨之若鶩，賓座常滿。妻楊氏、繼妻南氏皆貴家女，至脱簪珥供客猶不給。軍中患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爲耗，識者嘆焉。

蕭如薰爲將穩重。經歷了七處軍鎮，所到的地方都被稱頌。自隆慶以後，和好通商已經形成，烽燧少有警報，京城的人把軍鎮看作京外的倉庫。三教九流的人，求得朝廷人士信函前往的，没有私欲得不到滿足的。薊鎮戚繼光有擅長賦詩的名聲，尤其喜歡延攬文士，傾財結交，都取自軍隊的府庫。蕭如薰也能賦詩，士人趨之若鶩，賓客常常滿堂。他的妻子楊氏、繼妻南氏都是富貴家女兒，以至於賣掉她們的首飾供養賓客都還不够。軍中深受其苦，蕭如薰不能推却。當時成爲風尚，各邊防物力因此而被消耗，有識之士都爲此嘆息。

如薰祖漢，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父文奎，京營副將、都督同知。兄如蘭，陜西副總兵、都督僉事，前府僉書；如蕙，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京教場、都督僉事。

蕭如薰的祖父蕭漢，任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父親蕭文奎，任京營副將、都督同知。哥哥蕭如蘭，任陜西副總兵、都督僉事，前府僉書；蕭如蕙，任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蕭如芷，任南京教場提督、都督僉事。

達雲

達雲，涼州衛人。勇悍饒智略。萬曆中，嗣世職指揮僉事。擢守備，進肅州游擊將軍。炒胡兒入犯，偕參將楊濬擊敗之，遷西寧參將。

永邵卜者，順義王俺答從子也，部衆强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府，守臣遇己厚，不可逞，乃隨俺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與瓦剌他卜囊歲爲西寧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益有輕中國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雲設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朵爾硤口外，潛扼其背，而己提精卒二千與戰。方合，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顧，番人夾擊，大敗之。雲手馘其帥一人，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

達雲，涼州衛人。英勇强悍而富有智謀。萬曆年間，承襲祖上官職任指揮僉事。提升爲守備，升任肅州游擊將軍。炒胡兒入侵，與參將楊濬打敗了他，升爲西寧參將。

永邵卜是順義王俺答的侄子，部下兵衆强盛。原先曾經授予都督同知，又進升爲龍虎將軍。自認爲在宣府進貢互市，守關大臣對待自己優厚，不好逞意胡爲，於是跟隨俺答向西迎接活佛，留下據守在青海，與瓦剌他卜囊年年成爲西寧的禍害。曾經誘殺副將李魁，邊境守臣不能報仇，永邵卜更有輕視中國的想法。二十三年九月九日，估計將士們必定會宴飲，帶領强兵徑直入侵南川。歸附明的番人偵察到并報告了，達雲在要害處設下伏兵，命令番人繞出朵爾硤口以外，暗中扼住敵軍後背，而自己帶精兵二千人參戰。剛剛交戰，伏兵突然涌起，賊軍首尾不能相顧，番人夾擊，大敗賊寇。達雲親手殺死敵帥一名，殺敵六百八十多人。那些逃到峽外的，又被番人殲滅。俘獲駱駝馬匹兵器不計其數。成爲西

哈，即前殺李魁者，其地即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先是，副將李聯芳爲寇所殺，總兵尤繼先生獲其仇。邊人以此二事爲快。

部邊陲戰功最卓著的。所斬殺的把都爾哈，就是先前殺死李魁的人，那個地方就是李魁陣亡的地方，時間又都是九月。在這以前，副將李聯芳被寇賊殺死，總兵尤繼先活捉他的仇人。邊境人民爲這兩件事感到高興。

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逾月，寇果連真相、火落赤諸部，先圍番剌卜爾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西川。雲督諸軍營康纒溝，寇悉衆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槍鉤杆專犯西寧軍。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捷聞，帝大喜，遣官告郊廟，宣捷。大學士趙志皋以下悉進官。雲擢都督同知，廕本衛世指揮使。寇歲掠諸番，番不敵則折而入寇。及寇敗遠徙，雲急招番，復業者七千餘户。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并擊走之。初，南川奏捷，雲已進副總兵，至是命以總兵官鎮守延綏。未幾，鎮甘肅。二十六年，永邵卜復犯西寧，參將趙希雲等陣歿，雲坐停俸。

達雲獲勝以後，估計敵寇必定再來，大量聚集兵力等待。過了一個月，賊寇果然聯合真相、火落赤各部，先包圍番人的剌卜爾寨以引誘官軍。番人不能支持，投靠了賊寇，賊寇於是逼近西川。達雲率領各軍扎營在康纒溝，賊寇全部人馬來圍困他，流箭飛石像雨一樣。達雲左右衝擊，從早晨辰時直到黄昏申時，戰了幾十個回合。賊寇死傷不計其數，就用長槍鉤杆專門攻擊西寧軍。西寧軍堅不可破，賊寇於是逃跑了，官軍追逐逃寇幾十里而回。捷報傳到朝廷，皇帝非常高興，派官員祭祀郊廟，宣布捷報。大學士趙志皋以下都升了官。達雲升爲都督同知，廕襲本衛世指揮使。賊寇每年劫掠番人各部，番人抵擋不住就轉而加入賊寇。等到賊寇戰敗遷到遠方，達雲立即招撫番人各部，恢復産業的有七千多户。永邵卜接連入侵明沙、上谷，達雲都打退了他們。當初，南川上奏捷報，達雲已升爲副總兵後，到這時以總兵官的身份鎮守延綏。不久，鎮守甘肅。二十六年，永邵卜又侵犯西寧，參將趙希雲等陣亡，達雲被定罪停了官俸。

甘、寧間有松山，賓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屢爲兩鎮患。巡撫田樂决策恢復。雲偕副將甘州馬應龍、凉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分道襲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攘地五百里。雲以功進右都督，廕世指揮僉事。無何，青海寇糾衆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備，獻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復，爲築邊垣，分屯置戍。録功，進左都督。寇戀其故巢，乘官軍撤防時潜兵入犯，雲據險邀擊之。寇大敗，斬首百六十。加雲太子少保。寇益糾其黨犯鎮番，雲及諸將萬賴等大破之，斬首三百七十餘級。

甘肅、寧夏之間有松山，賓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住在那裏，多次成爲兩鎮的禍患。巡撫田樂决定收復此地。達雲與副將甘州馬應龍、凉州姜河、永昌王鐵塊等分路襲擊賊寇。賊寇遠遠逃竄，完全攻下了敵人的巢穴，奪得土地五百里。達雲因有功升爲右都督，廕襲世指揮僉事。不久，青海寇賊糾合部衆分道侵犯河西，五路官軍都有防備，獻上斬敵一百七十多人的功勞。松山收復以後，修築邊境城墻，分兵屯田戍守。記録功勞，達雲升爲左都督。賊寇思念原來的住處，乘官軍撤防時暗地派兵入侵，達雲依據險要地勢攔擊賊寇。大敗敵軍，殺敵一百六十人。朝廷加達雲爲太子少保。賊寇又糾合同夥入侵鎮番，達雲和衆將萬賴等大破敵寇，殺敵三百

帝爲告廟，行賞，進雲世蔭二秩。寇復入犯，雲破走之。

七十多人。皇帝爲此事祭告宗廟，頒行賞賜，提升達雲世襲官階二級。賊寇又入侵，達雲打退了他們。

是時，寇先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銀定、歹成尤桀驁。三十三年連營犯鎮番。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將士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賴，餘敗奔。三十五年叙功，雲增勛蔭。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復連兵犯涼州，雲逆戰紅崖，大獲，斬首百三十有奇。

當時，賊寇先掉松山，逃走占據賀蘭山。後來聯合青海各部掠奪不止，銀定、歹成最爲强横不馴。三十三年，賊寇連營侵犯鎮番。達雲派副將柴國柱攻打敵軍，寇賊大敗而逃。不久，青海賊寇又大舉入侵，將士分路攔擊，活捉他們的首領沙賴，剩下的大敗而逃。三十五年評定功勞，達雲增加蔭襲的官職。這年，松山、青海兩地的賊寇又糾合兵力入侵涼州，達雲迎戰於紅崖，大勝，殺敵一百三十多人。

雲爲將，先登陷陣，所至未嘗挫衄，名震西陲，爲一時邊將之冠。以秋防卒於軍。贈太子太保。子奇勛，萬曆末爲昌平總兵官。

達雲擔任將領，衝鋒陷陣，所到之處不曾失敗，名震西部邊疆，成爲當時邊疆將領之冠。因秋防死於軍中。追贈爲太子太保。他的兒子達奇勛，萬曆末年任昌平總兵官。

尤繼先

尤繼先，榆林衛人。萬曆中，積功爲大同副總兵。十八年，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總兵李聯芳等戰死。詔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劉承嗣鎮守固原。寇據莽剌、捏工二川，日蠶食番族，且擾西寧。聞官軍大集，卜失兔又敗於水泉，乃乘冰堅渡黄河北走，留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牧莽剌川南山。南山即石門大山口，走烏思藏門户也。屬番來告，繼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導，與故總兵承嗣，游擊原進學、吴顯等疾馳七百里，直抵南山。奮擊，大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獲十二人。而拜巴爾的者，可卜列從子，前殺聯芳，至是被擒。師旋，寇尾至撒川。見有備，乃夜走。他寇犯鎮羌、西寧、石羊亦俱敗。火落赤遂徙帳西海。録功，進秩爲真，增世蔭一秩。尋以病歸。起僉中軍府事。

尤繼先，榆林衛人。萬曆年間，積累戰功任大同副總兵。十八年，火落赤、真相侵犯洮河、黄河，副總兵李聯芳等戰死。皇帝下詔提升尤繼先任署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代替劉承嗣鎮守固原。賊寇占據莽剌、捏工二川，漸漸蠶食番族，而且騷擾西寧。聽説官軍大舉會集，卜失兔又在水泉戰敗，於是趁着河中冰堅固渡過黄河向北逃跑了，留下他的黨羽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多人放牧於莽剌川南山。南山就是石門大山口，是到烏思藏的門户。屬下的番人前來報告，尤繼先就命令番人以八百人作爲前導，與前任總兵劉承嗣、游擊原進學、吴顯等急行軍七百里，徑直抵達南山。奮力攻打，大敗敵軍，殺敵一百五十多人，活捉十二人。而拜巴爾的，即可卜列的侄子，先前殺死了李聯芳，到這時被擒住。官軍撤回，賊寇尾隨到撒川。見有防備，就在夜裏離去。别的賊寇入侵鎮羌、西寧、石羊也都失敗了。火落赤於是遷營帳到西海。朝廷記録功勞，進升尤繼先爲正式都督僉事，提升蔭襲官階一級。不久因病回家。後起用爲中軍府僉事。

二十一年冬，爲遼東總兵官。炒花二千騎入韓家路，繼先督諸軍奮

二十一年冬天，尤繼先任遼東總兵官。炒花以二千騎兵入侵韓家路，尤繼先率領各軍奮力攻

擊，寇乃去。再引疾歸。二十四年，起鎮薊州。自戚繼光鎮守十年，諸部雖叛服不常，然邊警頗稀。寇嘗一入青山口，輒敗去。最後，長昂導班、白二部長入犯，道石門，闞山海關，京東民盡逃入通州。繼先出關，寇已縱掠寧前去。總督蹇達怒繼先不追擊，而繼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爲用。達乃疏言番情難馭，恐遺後憂，請調繼先別鎮，俾降丁隨往。部議以延綏杜松與易任，巡撫劉四科爭之。達復疏言："守邊在自强，繼先獨言惟藉降丁。去歲出關，何竟不得降丁力？羽書狎至，邊隘虛實久爲所窺。呼吸變生，安所措手？"兵科宋一韓等力主達議，且劾繼先他事。繼先遂罷，卒於家。

打，賊寇於是離去。又因病去職。二十四年，起用鎮守薊州。自戚繼光鎮守十年，各部雖然反叛臣服不定，但邊關戰事很少。賊寇曾經一次入侵青山口，就失敗而去。最後，朵顏長昂帶領班、白二部首領入侵，取道石門，窺視山海關，京城以東的百姓都逃入通州。尤繼先出關，賊寇已經大肆掠奪寧前而去。總督蹇達怨恨尤繼先没有追擊，而尤繼先正召收投降兵丁八百人，想倚靠他們爲己所用。蹇達於是上疏説番人的心難以駕馭，恐怕留下後患，請求把尤繼先調往別的軍鎮，讓降兵跟隨前往。兵部議定讓他與延綏杜松交換任職，巡撫劉四科反對此事。蹇達又上疏説："守衛邊境在於增强自己實力，尤繼先衹説依靠降兵。去年出關，爲何最終没能藉助於降兵的力量？書信往來，邊關的虛實早就被番人窺視了。倉促之間變亂發生，怎麼辦呢？"兵科宋一韓等極力贊同蹇達的觀點，并且彈劾尤繼先其他事情。尤繼先於是罷官，在家中去世。

繼先眇一目，習兵敢戰，時稱"獨目將軍"。

尤繼先一隻眼失明，通曉兵法英勇善戰，時人稱他"獨目將軍"。

官秉忠

官秉忠，榆林衛人。萬曆中起世廕，歷官固原參將，擢寧夏、甘肅副總兵。嘗與主將達雲大破寇於紅崖，銀定、歹成屢被挫去。移守薊鎮東協，積功加署都督同知。

四十年五月，擢總兵官，代張承廕鎮延綏。套寇犯保寧，秉忠督參將杜文焕等敗之白土澗。一日再捷，俘斬二百五十，馘其長十二人。無何，旗牌撒勒犯長樂，秉忠將輕騎追襲之，大獲。猛克什力犯保寧，秉忠又破之。已而猛克挾賞不獲，再寇保寧及懷遠，秉忠隨所向以勁騎遮擊，先後斬首二百二十有奇。猛克及旗牌復以千餘騎犯波羅，遥見保寧軍，遂遁出塞。

吉能者，卜失兔子，爲套中之主，士馬雄諸部。見卜失兔襲順義

官秉忠，榆林衛人。萬曆年間因先人功勞被任用，歷任固原參將，提升爲寧夏、甘肅副總兵。曾經與主將達雲在紅崖大破賊寇，銀定、歹成多次受挫逃走。調任鎮守薊鎮東翼，積累戰功升至署都督同知。

四十年五月，升爲總兵官，代替張承廕鎮守延綏。河套寇侵犯保寧，官秉忠帶領參將杜文焕等在白土澗打敗他們。一日之内兩次獲勝，俘虜斬殺敵寇二百五十人，斬殺敵寇首領十二人。不久，旗牌撒勒侵犯長樂，官秉忠帶領輕騎兵追擊敵軍，大勝。猛克什力侵犯保寧，官秉忠又打敗了他。不久猛克什力要挾賞賜不成，又侵犯保寧和懷遠，官秉忠迎着敵軍來向用精鋭騎兵攔擊，先後殺敵二百二十多人。猛克什力及旗牌撒勒又以一千多騎兵侵犯波羅，遠遠看見保寧軍隊，就逃出塞外。

吉能是卜失兔的兒子，是河套中的盟主，兵馬在各部中最强大。見卜失兔襲封順義王，補給

王，補其五年市賞，遂挾求封王，且還八年市賞。邊臣不許，則大怨。會他部鐵雷以痘瘡死，妄言邊吏毒殺之。而沙計盜邊，又被衄去。吉能遂合套中諸部，大舉入寇。東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羅，西道磚井、寧塞諸城堡盡被蹂躪。副將孫洪謨禦之大柏油，中伏被圍。游擊萬化孚等不救，士卒死傷過半，洪謨遂降。秉忠聞寇入，急遣游擊張榜潛劫其營，又敗，死四百餘人。會故帥杜松、寧夏帥杜文煥援軍至，并破敵，而秉忠所部亦有斬獲，寇始退。然猶駐塞下，時鈔掠。秉忠亦屢出襲擊，多獲首功，竟以前負被劾去官。方候代，沙計謀從雙山、建安入犯，秉忠設伏待之。遂大敗去，斬其首二百有奇。

他五年的貿易賞賜，於是要挾封王，并且要求補賜八年的貿易賞賜。邊關守臣不答應，於是非常怨恨。恰逢另一部落鐵雷因天花病死，謊稱邊關守臣毒死了他。而沙計劫掠邊境，又被打敗離去。吉能於是糾合河套中各部落，大舉入侵。東路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路波羅，西路磚井、寧塞各城堡都被蹂躪。副將孫洪謨在大柏油抵擋敵軍，中了埋伏被圍困。游擊萬化孚等不去營救，士卒死傷過半，孫洪謨於是投降。官秉忠聽說賊寇入侵，急忙派游擊張榜偷襲敵營，又戰敗了，死去四百多人。恰好原任統帥杜松、寧夏統帥杜文煥的援軍到達，一起打敗敵軍，而官秉忠的軍隊也有斬殺俘獲，賊寇纔離去。然而仍駐扎在塞下，經常劫掠。官秉忠也多次出塞襲擊，斬殺不少敵人，終究因先前失敗被彈劾罷官。正等候來人替代，沙計圖謀從雙山、建安入侵，官秉忠設下伏兵以待敵軍。於是敵軍大敗而逃，殺敵二百多人。

四十六年，與劉綎、柴國柱等同被召，令僉書前府，尋赴援遼東。楊鎬之四路出師也，令秉忠防守鎮城。無何，辭疾歸。久之卒。子撫民，亦爲寧夏總兵官。

四十六年，與劉綎、柴國柱等同被徵召，命令任前府僉書，不久前去救援遼東。楊鎬四路出兵時，派官秉忠防守鎮城。不久，因病去職。很久以後去世。兒子官撫民，也任寧夏總兵官。

柴國柱

柴國柱，西寧衛人。萬曆中，由世蔭歷西寧守備。驍猛善射。從參將達雲擊寇南川，勇冠軍。録功，進都指揮僉事。寇盜邊，輒爲國柱所挫。屢進涼州副總兵。

柴國柱，西寧衛人。萬曆年間，因先人功勞歷任西寧守備。驍勇且擅長射箭。跟隨參將達雲在南川攻擊敵寇，英勇超過所有官兵。記録功勞，升爲都指揮僉事。賊寇劫掠邊境，都被柴國柱打敗。多次進升至涼州副總兵。

松山既復，方建堡置堠，寇數來擾，國柱頻擊却之。銀定、歹成連兵寇鎮番，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青海寇大掠鎮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國柱急率游擊王允中等擊走之。銀定、歹成復犯河西，國柱邀擊，獲首功百二十。擢署都督僉事，陝西總兵官。

松山收復以後，正建立堡壘設置哨所，賊寇多次前來騷擾，柴國柱頻繁出擊打退他們。銀定、歹成糾合兵力入侵鎮番，柴國柱趕去營救，殺敵二百多人，俘獲馬匹駱駝兵器不計其數。青海賊寇大肆劫掠鎮羌、黑古城各堡，守備楊國珍抵擋不住，柴國柱急速率領游擊王允中等打退了敵軍。銀定、歹成又侵犯河西，柴國柱攔擊，殺敵一百二十人。升爲署都督僉事，陝西總兵官。

三十六年春，改鎮甘肅。銀定、歹成屢不得志，益寇鈔永昌。國柱馳

三十六年春天，改調鎮守甘肅。銀定、歹成多次入侵沒能得逞，又劫掠永昌。柴國柱急速前

與大戰，敗之，追至麻山湖，斬首百六十有奇。其部落復入寇，守備鄭崇雅等戰歿，國柱坐奪俸一年。河套、松山諸部長合兵入寇，國柱檄諸將分道擊，復斬首百六十。屢加右都督，世廕指揮僉事。久之，罷官。

四十六年夏，召僉書都督府事。無何，代杜松鎮山海關。松敗歿，虎墩兔乘機犯邊，國柱等力遏之。尋移鎮瀋陽。謝病歸。天啓初，追録邊功，加左都督。卒，賜恤如制。

去與他們大戰，打敗敵軍，追到麻山湖，殺敵一百六十多人。他們的部落又入侵，守備鄭崇雅等戰死，柴國柱被定罪削去官俸一年。河套、松山各部首領糾合兵力入侵，柴國柱命令衆將分兵攻打，又殺敵一百六十人。多次進升至右都督，蔭襲指揮僉事。很久以後，削去官職。

四十六年夏天，召任僉書都督府事。不久，代替杜松鎮守山海關。杜松兵敗戰死，虎墩兔乘機侵犯邊境，柴國柱等竭力阻擋。不久調去鎮守瀋陽。因病去職。天啓初年，追記守邊的功勞，升爲左都督。去世後，按照制度賞賜撫恤。

李懷信

李懷信，大同人。由世廕歷都指揮僉事，掌山西都司。廉勤，數被推薦。萬曆中，遷延綏中路參將，進定邊副總兵。卜失兔、火落赤、鐵雷、擺言太等歲擾邊。定邊居延綏西，被患尤棘。懷信勇敢有謀，寇入輒敗。其先後鎮帥杜松、王威、張承廕、官秉忠又皆一時選，故邊患雖劇，而士氣不衰。

四十三年，擢甘肅總兵官，延人爲立生祠。松山寇入掠蘆溝墩諸處，懷信邀擊，大敗之。斬首三百有奇，獲駝馬甲仗無算。已，復分三道犯鎮番諸堡，懷信亦分遏之。寇引還，將士尾其後，獲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後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陝西止設四鎮，自西寧多警，增設臨洮總兵官，遂爲五鎮。然惟甘、延最當敵衝，故擇帥常慎。而甘肅北有松山，南臨青海，諸部落環居其外，尤難禦。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

四十七年，遼東急，詔充援剿總兵官，馳赴遼東。時熊廷弼爲經略，令懷信偕柴國柱、賀世賢以四萬人守瀋陽。煖兔、炒花謀入犯，廷弼急移懷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泛懿有

李懷信，大同人。因先人功勞任都指揮僉事，主管山西都司。廉潔勤勉，多次被推薦。萬曆年間，調爲延綏中路參將，升爲定邊副總兵。卜失兔、火落赤、鐵雷、擺言太等年年騷擾邊境。定邊在延綏的西部，遭受禍患最嚴重。李懷信勇敢而有謀略，賊寇一入侵就失敗。延綏先後鎮守的元帥杜松、王威、張承廕、官秉忠又都是當時傑出的將領，所以邊境戰禍雖然嚴重，但士氣并不低落。

四十三年，升爲甘肅總兵官，延綏人給他建立生祠。松山賊寇入侵劫掠蘆溝墩各處，李懷信攔擊，大敗賊寇。殺敵三百多人，俘獲駱駝馬匹兵器不計其數。事後，賊寇又分兵三路入侵鎮番各堡，李懷信也分兵阻擋賊寇。賊寇撤退，將士尾隨他們後面，殺敵一百九十多人。從這以後，賊寇入侵多半失利而去，李懷信威名顯揚於河西。在此以前，陝西衹設了四個軍鎮，自從西寧多有戰事以來，增設臨洮總兵官，於是變爲五鎮。然而惟獨甘肅、延綏處於敵人要衝，所以選擇將帥常常十分慎重。而甘肅北有松山，南臨青海，各部落圍繞住在外面，最難防禦。李懷信鎮守時，邊境的人依仗他纔不害怕。

四十七年，遼東告急，皇帝下詔令他充任援剿總兵官，急速奔赴遼東。此時熊廷弼擔任經略，命李懷信偕同柴國柱、賀世賢帶領四萬人防守瀋陽。煖兔、炒花圖謀入侵，熊廷弼急忙調李懷信戍守首山，賊寇不敢入侵。不久泛懿有警

警，檄懷信禦却之。遼事益急，諸老將多引避。廷弼復負氣凌諸將，懷信不能堪，亦堅卧引疾去。天啓二年，起鎮大同。明年罷。已，追録邊功，進左都督。久之，卒於家。

報，傳令李懷信打敗賊寇。遼東戰事更加危急，衆老將都迴避。熊廷弼又盛氣欺凌衆將，李懷信不能忍受，也堅不出仕長期托病去職。天啓二年，起用鎮守大同。第二年罷官。事後，追記守邊的功勞，升爲左都督。很久以後，在家中去世。

贊曰：張臣諸人，勇略自奮，著效邊陲，均一時良將選也。董一元白沙堝、墨山之捷，奇偉不下王越。至承廕與松，以將門子捐軀報國，視世所稱“東李西麻”者，相去何等也！

贊曰：張臣等人，有勇有謀挺身奮發，建功業於邊疆，都是一時傑出的良將。董一元白沙堝、墨山大捷，功業奇偉不亞於王越。至於張承廕與杜松，以將門子弟的身份捐軀報國，比世人所稱道的“東李西麻”，又相差多少呢！

明史卷二百四十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葉向高　劉一燝（兄）一焜 一煜　韓爌　朱國祚 朱國禎
何宗彥　孫如游（孫）嘉績

葉向高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厠中。數瀕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

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親葉朝榮，任養利知州。葉向高還懷在母親腹中時，母親逃難躲避倭寇，出生在路旁殘破的厠所中。多次臨近死亡，都有神靈相助。考中萬曆十一年進士，授予庶吉士，升爲編修。調任南京國子監司業，改任左中允，仍舊擔任司業事務。

二十六年，召爲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税横行，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爲鑒，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陳礦税之害，又請罷遼東税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興，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悦，以故滯南京九年。

二十六年，召任左庶子，充任皇長子侍班官。當時横徵礦税，葉向高上疏，引用東漢西邸聚斂錢財的事作爲鑒戒，没有回覆。不久升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很久以後，改調吏部。再次陳説礦税的危害，又請求罷免遼東税監高淮，言辭都十分中肯。妖書案件興起，致書沈一貫極力勸諫，沈一貫不高興，因此葉向高滯留南京九年。

後一貫罷，沈鯉亦去，朱賡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并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明年，首輔賡亦卒，次輔廷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

後來沈一貫罷官，沈鯉也離去，朱賡獨自主持國事。皇帝命令增加内閣大臣。三十五年五月，提升葉向高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一起任命。十一月，葉向高入朝，于慎行已先去世，王錫爵堅决推辭不出任。第二年，首輔朱賡也去世，次輔李廷機因别人議論，很久閉門不出。葉向高於是獨自主持政事。

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官榷税、開礦，大爲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

當時，皇帝在位時間久了，倦於勤政，朝中的事很多荒廢，重要官位有的空缺，士大夫推薦選拔升遷轉調的命令往往不下發，上下非常隔膜。朝中大臣結黨的趨勢漸漸形成，而中官徵税、開礦，成爲百姓大害。皇帝又寵愛鄭貴妃，

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争效忠藎。帝心重向高，體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東宫輟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爲言，乃發喪。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旨上。帝不發，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宫輟講八年，且不奉天顔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

福王不肯前往封國。葉向高因素負重望位居相位，憂慮國事，敬奉公務，事事都堅持己見竭盡忠誠。皇帝心裏向着葉向高，敬重而優待他，但他的話大都擱置不用，所匡正不過十分之二三而已。太子的講學停了五年了，朝中大臣多次請求没有恩准。三十七年二月，葉向高挑選吉日請求，也没有答覆。從這之後年年春秋一定懇切請求，皇帝都不采納。貴妃王氏，是太子的生母，去世四天不發喪。葉向高把此事報告皇上，纔發喪。而禮官呈上治喪的禮儀，拖延了五天没有舉行。葉向高又爲此事争論，奏疏纔下發。福王府第落成，工部上書請福王前往封國，葉向高草擬聖旨呈上。皇帝不下發，改爲第二年春天。等到日期迫近，葉向高請求先整治儀衛車船，皇帝不采納。四十一年春天，朝廷大臣紛紛上書請求，又下詔改爲第二年春天。事後，忽然傳旨，莊田不到四萬頃不去，朝中大臣非常驚駭。葉向高於是進言説："莊田四萬頃，一定不能備足，到封國之日將遥遥無期，英明的聖旨又不能取信於天下了。并且福王上疏引用祖上制度，而祖上制度没有此事。以往衹有世宗時景王有此例。景王很久不到封國，先皇在裕邸，疑懼不安。這怎麽可以效法呢?"皇帝回覆説："莊田自然有現成制度，况且現在名分已經確定，有什麽可猜疑的?"葉向高因此上疏請罪説："先皇時，名分雖然没有確定，然而講讀没有停止，情意相通。現在太子停止講讀八年了，而且很久不能拜見皇上了，而福王一天見皇上兩次，所以不能没有猜疑。衹要堅持遵守明年春天的期限，而不以莊田爲藉口，天下的猜疑自會消除。"皇上回答，福王没有一天兩見的事。

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户王曰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内侍姜嚴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繞殿行半日，曰："此

葉向高做事有决斷，善於處理大事。錦衣百户王曰乾是京城中的奸詐之人，與孔學、趙宗舜、趙思聖等相互揭發。刑官審判還没有結束，王曰乾就進皇城放炮上疏。刑官十分吃驚，準備定王曰乾死罪。王曰乾於是揭發鄭貴妃内侍姜嚴山與孔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皇帝震怒，繞着大殿走了半天，説："這種重大事情，宰相爲什麽不説?"

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宫，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群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内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駭，將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且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帝不得已從之，福王乃之國。

内侍立即跪下呈上葉向高的奏文。奏文說：“此事與往年妖書的事相似，然而妖書隱匿姓名難以追問，現在當事雙方都在，一審便知情了。陛下應當冷靜處置，稍有慌張，朝廷内外便會大受驚擾。至於其中言詞牽涉到貴妃、福王，尤其可恨。臣與九卿的看法都相同，冒昧稟告。”皇帝讀完長長嘆息說：“我父子兄弟保全了。”第二天，葉向高又說：“王曰乾的奏疏不應發出。發了則在上驚嚇聖母，在下驚動太子，貴妃、福王都不得安寧。應留在宫中，而另下詔給法司治衆奸人的罪，并且立刻確定明年春天赴封國的日期，以平息衆人的議論，那麽天下就安然無事。”皇帝完全采納了他的意見，太子、福王得以相安無事。貴妃始終不想讓福王去封國，説明年冬天太后七十大壽，福王應該留下慶賀。皇帝讓内閣宣布聖旨。葉向高留下聖旨不宣布，請求今年冬天提前舉行慶壽之禮，按期去封國。皇帝派宫中使臣到葉向高家中，一定要他下發先前的聖旨。葉向高說：“朝外盛傳陛下想藉賀壽的名義留下福王，約定一千人準備跪在宫前請願。現在如果真有這封聖諭，人心更加疑慮，將要相信王曰乾的妖言，朝事一定不平静。聖母聽説了，也一定不高興。況且潞王是聖母的愛子，也住在京外藩國，爲什麽依戀福王呢?”因而緘封退還皇帝手諭。皇帝不得已聽從了他，福王於是去了封國。

向高嘗上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盗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争，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堂之上也。”其言絶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

葉向高曾經上疏說：“現在天下必定大亂危亡的原因，大概有幾點，而災害、寇盗、怪物、人妖不在其中。朝廷空虛，是原因之一。上下隔閡，是原因之二。士大夫争强好勝，是原因之三。貯藏積累多了，一定會有悖亂發生的徵兆，是原因之四。世風日下，無人可以挽回，是原因之五。除非陛下發奮振作，簡選老成持重的大臣，安排在朝中各部，把多年荒廢的政事一舉更新，恐怕國家的憂患，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於朝廷内部。”他的話非常沉痛懇切，皇帝知道他忠誠愛國，但不能實行。

初，向高入閣。未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税。見帝不能從，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

當初，葉向高進入内閣。不久，陳述用人理財的政策，極力請求補任缺官，罷免礦税。見皇上不能聽從，就陳述上下背離的弊病。兩次上疏

罷，帝不允。向高自獨相，即請增閣臣，帝不聽。及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請留，亦不報，遂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帝亦不省。

請求罷官，皇帝不答應。葉向高自從獨自主持内閣，就請求增補内閣大臣，皇帝不聽從。等到吏部尚書孫丕揚因推薦賢才不被采用請求離去，葉向高特意上疏請求挽留，皇帝也没有回覆，於是托病引退。皇帝多次下諭，纔出來主持政事。不久，又説："臣多次請求辭職，都承蒙恩寵下詔挽留。衹是臣不在於自己一人的去留，而在於國家的安危。現在天下到處發生災禍死亡，京都附近、中州、齊、魯流亡的人充塞道路，加上朝内外空虚，人才都走完了。罪過不在於他人，臣怎麽能不離去呢？况且陛下任用臣，就應當實行臣的建議。現在奏疏不下發，大臣不補充，起用貶斥不能實行，臣微薄的誠意不能上達，留下來又有何用。如果真的采用臣的建議，不要説把臣拘禁入獄，臣就是忽然早死，也很榮幸了。"皇帝不省悟。京城發生大水災，四方許多地方上奏水災旱情。葉向高又説："從閣臣到九卿臺省，官署都有空缺，南京九卿也衹剩下二人，國内主管一方的大官，從去年秋天到現在，不曾任用一人。陛下什麽事都不處理，認爲天下會長久如此，臣恐怕禍患一旦發生，就不可收拾了。"皇帝也不省悟。

四十年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僚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絶，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

四十年春天，葉向高以歷代帝王在位四十年以上的，從三代到現在衹有十個國君，勸皇帝奮力實行新政。因此又以任用人才實行新政請求，皇帝都没有回覆。葉向高意見没被采用，没有一個月不請求辭職，皇帝都用嘉勉的詔命挽留。葉向高又説："臣去留進退可以置之不理，而百官一定不能都空缺，諫官一定不能全部廢弛，各地的巡按一定不要不替换。朝内外人心不齊，皇上周圍，怨恨之聲充盈，隱患難以預料。而陛下故意與臣下隔絶，使武官不能竭盡忠心，六部不能奉守職責，全天下没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而陛下自以爲是明智如神的妙計，臣恐怕自古聖明的帝王没有用這種方法的。"

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即家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

在這之前，葉向高生病，内閣無人，有一個月奏章到他家起草聖旨。到這時，葉向高卧床更久了。在他家起草聖旨跟從前一樣，議論的人認爲不合禮法。葉向高自己也説不對，堅决請求退

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闈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肅？"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吴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允。

休，皇帝終究不任用别人爲首輔，派鴻臚官勸慰挽留。到皇帝壽辰時，開始起來主持事務。這以後，葉向高主持癸丑年會試，奏章都送往考場，更是奇事。皇帝考核選拔科道官七十多人，命令長時間不下發，葉向高上疏幾十封懇求，過了兩年纔下發。言官多了以後，攻擊紛紛而起。皇帝心裹厭惡，奏章都扣在宫中。葉向高請求都交付主管部門，决定他們的去留。於是説："大臣是小臣的統領，現在六卿衹有趙煥一個人，而都御史十年没有增補，没有人彈壓，人心用什麽來凝聚呢？"皇帝衹責備言官胡説，而重要官職最終没有人補上。葉向高請求增設内閣大臣，奏章上了上百次，皇帝纔任用了方從哲、吴道南。葉向高上疏謝罪，趁此要求退休，皇帝下詔嘉勉不應允。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數，章十餘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叙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前往封國。葉向高請求退休更頻繁，奏章上了十多次。到了八月，皇帝答應他離去。葉向高以三年考核的政績，升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評定延綏戰功，加升少保兼太子太保，改任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一品三年期滿，加升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到這時，命令加升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銀一百兩，彩帛四匹，表裏大紅坐蟒袍一件，派行人護送回家。

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群情，輯和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部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憲成貽書向高暨尚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過挂察典，喬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嘩。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之爭遂不可解。及

葉向高作首輔時，專心調和民意，團結不同意見，然而那時朋黨争論已經紛紛興起，御史鄭繼芳極力攻擊給事中王元翰，分别支持兩人的人相互争鬥。葉向高請求全部下發所有奏疏，下令部院評論是非，把顛倒論議的一兩個人判罪，從而警示其餘的人。皇帝不回覆。衆臣既然看不到得失，更加樹立朋黨相互攻擊。不久，又争論李三才的事，朋黨相争的形勢於是形成。無錫顧憲成住在家中，在東林書院講學，朝中人士争相仰慕與他結交。李三才被攻擊，顧憲成寫信給葉向高和尚書孫丕揚，申述李三才的道德才能。恰逢辛亥年考核京官，攻擊李三才的劉國縉因别的罪過在考核典册中被記下名字，喬應甲也按每年常例調出京外，他的朋黨議論紛紛，葉向高從大

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浸尋至天啓時，王紹徽等撰所謂《東林點將録》，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爲黨魁云。

局出發主持此事，考核典册没有被擾亂，而朋黨雙方的争鬥於是不能化解。此後，齊、楚、浙朋黨攻擊東林黨的没有了。漸漸到了天啓年間，王紹徽等寫了所謂的《東林點將録》，讓魏忠賢按照姓名驅逐朝中士人。因葉向高曾經贊助東林黨，指責他是東林黨的魁首。

向高歸六年，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敕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啓元年十月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優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西用兵之需。

葉向高退休六年，光宗繼位，特意下詔召他回朝。不久，熹宗繼位，又下詔催促他。葉向高多次推辭，没被允許。天啓元年十月回朝，又任首輔。説："臣侍奉皇上祖父八年，奏章必定發給臣草擬聖旨，即使皇上想實行的事，也派中使傳達旨意，事情有不妥當的，臣盡力争辯，皇上祖父常常委曲己意而聽從，不想自己擬定一道聖旨。陛下虛懷若谷，恭謹律己，信任輔臣，然而間或有因上傳下達産生的疑難問題，應慎重下詔，凡事讓臣等擬定呈上。"皇帝下詔嘉勉答覆。不久采納葉向高的請求，發下庫銀二百萬，作爲向東西用兵的費用。

熹宗初政，群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構殺太監王安，以次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奥突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書王紀削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去。向高争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向高。

熹宗開始執政時，賢臣布滿朝廷，天下人高興地盼望着太平。然而皇帝年幼，不能識别忠奸。魏忠賢、客氏漸漸竊取朝中大權，捏造罪名殺害太監王安，依次驅逐吏部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也極力請求離去。葉向高説："客氏出宫後又回來了，而劉一燝作爲受先王托付的重臣還比不上保姆，以致讓人陷於揣摩宫廷奥秘而不可知的境地，應當防止它的逐漸發展。"魏忠賢見葉向高上疏指責自己，非常怨恨。不久，刑部尚書王紀被削去官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擊退休而去。葉向高力争不成，因而請求與鄒元標一起罷官，皇帝不聽從，而魏忠賢更加怨恨葉向高。

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宫禁，奄人請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給事中傅櫆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僅奪俸。紀

葉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涵養氣度，喜歡扶植賢良人才。再次任首輔，事奉幼主，不能像在神宗時那樣正直，然而仍舊多次有所匡正。給事中章允儒請求減少向皇帝提供的袍服，太監激起皇上憤怒，命令當廷杖打。葉向高兩次上疏營救，纔削去一年俸禄。御史帥衆指責宫廷禁令，太監請求皇帝把他調往京外，因葉向高營救得以脱免。給事中傅櫆營救王紀，將被貶斥，也因葉

既罷去，御史吳甡、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疏譏權奄，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庫藏盡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應之?”帝皆不納。

向高進言祇削去俸禄。王紀罷官離去後，御史吳甡、王祚昌推薦他，吏部商議以原來的官職召回他。魏忠賢惱怒，將要重重責問文選郎，葉向高也營救使他脱免。給事中陳良訓上疏指責當權的太監，魏忠賢摘録他奏疏中“國運將終”這句話，命令投入欽犯監獄，徹底查處主使人。葉向高以辭職相争，纔削奪陳良訓俸禄了事。熊廷弼、王化貞被判處死罪，言官勸説皇帝迅速處決。葉向高請求等法司覆查上奏，皇帝聽從了他。有人請求把國内布政司、府、州、縣府庫財物全都運往京城，葉向高説：“郡邑的儲藏已經枯竭，封國府庫稍稍有餘，如果都搜括完了，突然發生像山東白蓮教那樣的叛亂，用什麽應付呢?”皇帝都不采納。

忠賢既默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率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内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縉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櫆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

魏忠賢既已暗中怨恨葉向高，而那時朝中大臣與魏忠賢對抗的都倚附葉向高。魏忠賢於是不時列舉瑣事，指責葉向高而使他窘迫，葉向高多次請求去職。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櫆彈劾左光斗、魏大中勾結汪文言，把持權柄，接受賄賂。詔命把汪文言投入欽犯監獄。葉向高説：“汪文言在内閣辦事，實際是臣簽署的。左光斗與汪文言交往的事曖昧不清，臣任用汪文言是顯而易見的。請求陛下祇是怪罪臣，而稍微寬恕其他的人，以消除大臣的禍患。”因此極力請求馬上罷官。當時，魏忠賢想獨攬朝權，害怕衆位忠正大臣布列朝廷，正尋找時機行動。得到傅櫆的奏疏非常高興，想藉此陷害東林黨。最終害怕葉向高等舊臣，左光斗等都没有定罪，祇判了汪文言的罪。然而東林黨的災禍從此興起。

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爲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悦，矯帝旨叙己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

到了六月，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葉向高説這樣做將和魏忠賢决裂，認爲十分不對。朝廷大臣相繼直言上疏幾十次，有的勸葉向高宣布魏忠賢他們的事，一定會取得勝利。葉向高思量魏忠賢不容易鏟除，内閣大臣從中調解，還可望没有大的禍患。於是上奏稱魏忠賢勞苦，朝廷寵信，待遇豐厚，驕傲自滿難以長久居其位，應解除他的權力，讓他回到家中，保全性命善始善終。魏忠賢不高興，假造聖旨叙述自己的功勞辛苦，累計一百多字。葉向高大驚説：

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意遂决。於是工部郎中萬燝以劾忠賢廷杖，向高力救，不從，死杖下。無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懼，投遵化巡撫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圍其邸大噪。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彝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夫八。

“這不是宦官能辦得到的，一定有人替他草擬。”追查此事，是徐大化所爲。魏忠賢雖然憤恨，還是因朝中大臣勢力强大，不敢加害。他的黨徒有人慫恿他製造大的案件，魏忠賢於是下了决心。於是工部郎中萬燝因彈劾魏忠賢而在朝廷上被杖打，葉向高大力營救，皇帝不聽從，萬燝死在杖下。不久，御史林汝翥也因冒犯宦官，命令在朝廷上杖打。林汝翥害怕了，投靠到遵化巡撫那裏。有人説林汝翥是葉向高的外甥，衆太監包圍他的官邸大肆喧囂。葉向高因形勢不能挽回，請求退休已上疏二十多次了，到這時請求更加堅决。於是命令加升爲太傅，派行人護送回家。所賞賜的比照常典有所增加。不久聽任他辭去太傅，有關部門每月供給米五石，轎夫八名。

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爲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首誣殺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己者，善類爲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葉向高罷官去職以後，韓爌、朱國禎相繼擔任首輔，不久都罷官。在朝廷的都是些小人，德行高潔的人没有依靠。魏忠賢首先誣陷殺害了楊漣，左光斗等人依次被殺被辱，貶斥削去朝中不與他同流合污的人，忠良大臣爲之一掃而空。熹宗崩，葉向高也在這月去世，享年六十九歲。崇禎初年，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劉一燝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進士，陝西左布政使。萬曆十六年，一燝與兄一焜、一煜并舉於鄉。越七年，又與一煜并舉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劉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親劉曰材，嘉靖年間進士，任陝西左布政使。萬曆十六年，劉一燝與哥哥劉一焜、劉一煜一同在鄉試時中舉。過了七年，又與劉一煜一起考中進士。改爲庶吉士，授予檢討。

一焜爲考功郎，掌京察。大學士沈一貫欲庇其私人錢夢皋、鍾兆斗等，屬一燝爲請。一燝謝不可，夢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貫意。尋歷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黨人用事，謀逐孫承宗、繆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無滿歲不遷者，一燝居四年始遷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偕何宗彥、韓爌并命。時内閣止方從哲一人。

劉一焜任考功郎，主管考核京官。大學士沈一貫想庇護他的私交錢夢皋、鍾兆斗等，囑托劉一燝爲他請求。劉一燝推辭不答應，錢夢皋等最終以皇上的旨意留下，從此觸犯了沈一貫。不久擔任祭酒，詹事，主管翰林院事務。四十五年春天，考核京官，朋黨當權，謀劃驅逐孫承宗、繆昌期等人，劉一燝盡力保護纔得以脱免。按舊例，主管翰林院没有滿一年仍不升遷的，劉一燝任了四年纔升任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光宗繼位，升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要事務，與何宗彥、韓爌一起被任命。那時内閣祇有方從哲一人。

萬曆末年，神宗欲用史繼偕、沈㴶。兩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復命宗彥、一燝、爌。明日復命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而宗彥、國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諸臣召見乾清宮。明日九月朔，帝崩。諸臣入臨畢，一燝詰群奄："皇長子當柩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東西走不對。東宮伴讀王安前曰："爲李選侍所匿耳。"一燝大聲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趨入白選侍。選侍頷之，復中悔，挽皇長子裾。安直前擁抱疾趨出。一燝見之，急趨前呼萬歲，捧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掖升輦。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使使追躡者三輩。一燝傍輦疾行，翼升文華殿，先即東宮位，群臣叩頭呼萬歲。

事稍定，選侍猶趨還乾清。時選侍居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暫居慈慶。"皇長子心憚選侍，然之。一燝語安曰："主上冲年，無母后。外庭有事，吾受過；宮中起居，公等不得辭責。"明日，周嘉謨及左光斗疏請移宮。時首輔從哲徘徊其間，已，又欲緩移宮。一燝曰："本朝故事，仁聖，嫡母也，移慈慶；慈聖，生母也，移慈寧。今何日，可姑緩耶?"初五日偕同官請即日降旨，佇立宮門以俟。選侍不得已，移噦鸞宮，天子復還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踐阼，從哲被劾在告，一燝遂當國，與爌相得甚歡。念內廷惟王安力衛新天子，乃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嚮之。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遺逸，舊德宿齒布滿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萬曆末年，神宗想任用史繼偕、沈㴶。兩人正住在原籍，皇帝命令召回他們。没等到達，皇帝又任命何宗彥、劉一燝、韓爌。第二天又任命朱國祚和原來的輔臣葉向高。而何宗彥、朱國祚、葉向高都住在原籍，祇有劉一燝、韓爌入宮供職。接受任命不久，皇帝已得了病，劉一燝與衆臣在乾清宮被召見。第二天九月初一，皇帝崩。衆臣入朝吊唁完畢，劉一燝詰問衆太監："皇長子應當在靈柩前即位，現在不在，爲什麽?"衆太監東藏西躲不能應對。皇長子的伴讀王安上前説："被李選侍藏起來了。"劉一燝大聲説："誰敢隱藏新天子?"王安説："且慢，你們切莫離去。"於是快步進去告訴李選侍。李選侍點頭答應，轉而心中後悔，挽着皇長子的前襟。王安徑直上前抱着皇長子快步走出來。劉一燝見了皇長子，急忙上前高呼萬歲，捧起皇長子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起右手，扶持他登上輦車。到了門口，宮中厲聲呼叫："哥兒回來!"派了三批人跟踪追隨。劉一燝依着輦車快走，輔助登上文華殿，先登上太子位，衆臣磕頭口呼萬歲。

事情稍微安定下來，李選侍仍舊返回乾清宮。那時李選侍住在乾清宮。劉一燝説："乾清宮不能住了，殿下應暫住慈慶宮。"皇長子心裏懼怕李選侍，認爲劉一燝説得對。劉一燝對王安説："主上年幼，没有母后。朝中有事，我擔當責任；宮中日常生活，你們不能推辭責任。"第二天，周嘉謨和左光斗上疏請求轉移住的宮殿。此時首輔方從哲徘徊於雙方之間，接着，又想推遲轉移的日期。劉一燝説："本朝舊制，仁聖，是正母，移居慈慶宮；慈聖，是生母，移居慈寧宮。現在是什麽時候了，還能暫且延緩麽?"初五日與同僚一起請求當天降旨，站在宮門外等候。李選侍不得已，轉移到噦鸞宮，天子又回到乾清宮，事情纔基本確定下來。皇帝登基以後，方從哲被彈劾而休假，劉一燝於是主持國事，與韓爌相處融洽。考慮到宮内祇有王安盡力保護新皇上，於是召引他共同辦事。王安也全身心向着他。他所上奏請求的，没有不聽從的。散發國庫財物，抑制皇帝寵幸的人，搜尋隱士遺民，德高

望重的老臣遍布朝廷，朝廷内外都欣喜盼望天下太平。

明年，天啓改元，瀋陽失。廷臣多請復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遼一載，殘疆宴然，不知何故罷除。及下廷議，又皆畏懼，不敢異同。嗣後軍國大事，陛下當毅然主持，敕諸臣洗心滌慮，悉破雷同附和，共憂國奉公。"帝優旨褒答。尋有詔盡謫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嘗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張，則六官無實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繩其愆，言官陳事，政府得裁其是，則天下治。"於是一切條奏悉下部議，有不經者，詔格之。

第二年，天啓元年，瀋陽失陷。朝廷大臣許多人請求再次起用熊廷弼。劉一燝也説："熊廷弼鎮守遼東一年，殘存的邊疆平安無事，不知什麽原因除去了他。等下發到朝廷議論，又都畏懼，不敢發表不同意見。以後軍國大事，陛下應當毅然主持，下詔讓衆臣摒除私心雜念，完全破除雷同附和的現象，共同奉行公事爲國分憂。"皇上特別下詔作了贊揚的答覆。不久下詔把先前排斥熊廷弼的姚宗文等人降職。言官中許多人怨恨劉一燝。劉一燝曾經説："擔當天下大事的，衹有六部尚書。言官强大，那麽六部尚書没有實權。善於治理天下的人，使六部尚書任職理事，言官能够糾正他們的過失，言官陳奏政事，政府能够裁奪其中是非，那麽天下就能治理好。"於是一切奏章都下到六部决定，有不按常規做的，下詔阻止。

初，選侍將移宫，其内竪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盗内府秘藏，過乾清門仆，金寶墮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群奄懼，構蜚語，言帝薄先朝妃嬪，致選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揺惑外廷。御史賈繼春遂上安選侍書。刑部尚書黄克纘、給事中李春曄、御史王業浩輩張大其辭，欲脱盗奄罪。帝惡繼春妄言，且疑其有黨，將嚴譴之。一燝謂天子新即位，輒疑臣下朋黨，異時奸人乘間，士大夫必受其禍。乃具疏開帝意，爲繼春解，而反覆言朋黨無實。繼春得削籍去。御史張慎言、高弘圖疏救繼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帝憾選侍甚，必欲誅盗奄。王安爲司禮，亦惡之。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漸忘前事，安亦爲魏忠賢排死，諸奄乃厚賄忠賢爲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朝、詔死，下其疏法司。一燝執奏，詔等議誅久，無可雪，疏直下

當初，李選侍將要轉移宫殿，他的太監李進忠、劉朝、田詔等盗竊内府秘藏的寶物，經過乾清門時跌倒，金銀珠寶散在地上。皇帝大怒，都投到法司，查辦十分急切。衆太監恐懼，散布流言蜚語，説皇帝慢待前朝的妃嬪，以致李選侍轉移宫殿那天，赤着脚跳到井中，從而迷惑朝廷。御史賈繼春於是呈上安撫李選侍的奏書。刑部尚書黄克纘、給事中李春曄、御史王業浩等誇大其辭，想開脱行竊太監的罪行。皇帝厭惡賈繼春胡言亂語，而且懷疑他有朋黨，將要嚴加責備。劉一燝説天子新登極，就懷疑臣下有朋黨，以後奸人乘間隙，士大夫一定遭受禍害。於是上疏開導皇帝，替賈繼春辯解，并且反復説没有朋黨這回事。賈繼春被削去官籍離去。御史張慎言、高弘圖上疏營救賈繼春，皇帝想把他們一并定罪，也因劉一燝的話停止了。皇帝非常痛恨李選侍，一定要誅殺行竊的太監。王安任司禮，也厭惡他。衆太監千方百計營救，都没成功。時間長了，皇帝漸漸淡忘了以前的事，王安也被魏忠賢打死了，衆太監於是重金賄賂魏忠賢讓他疏通求情，從而上疏申辯冤屈。皇帝果然免去了劉朝、田詔

部，前無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於閣。一燝復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內不由會極門，例不當擬旨，謹封還原疏。"由是忠賢輩大恨，朝等亦竟免死，益任用。

的死罪，把奏書發到法司。劉一燝堅持上奏說，田詔等人定爲死罪很久了，不能昭雪，奏疏直接發到刑部，以前没有這種制度。皇帝不得已，把奏疏下到内閣。劉一燝又說："這份奏疏在外没有經過通政司，在内没有經過會極門，按慣例不應當擬聖旨，謹封緘退回原疏。"因此事魏忠賢等人非常仇恨，劉朝等最終也免去死罪，漸漸又被任用。

定陵工成，忠賢欲以爲功。一燝援故事，內臣非司禮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濫蔭，止擬加恩三等。諸言官論客氏被謫者，一燝皆疏救，又請出客氏於外。及言官交章論沈㴶，㴶疑一燝主之，與忠賢、客氏等比，而齮一燝。一燝持大體，不徇言路意。言路頗怨。又密窺魏、客等漸用事，一燝勢孤，是年四月，候補御史劉重慶遂力詆一燝不可用。帝怒謫重慶。一燝再論救，不聽。而職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交章劾一燝。帝不問。既而維華外轉，其同官孫杰疑一燝屬嘉謨爲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罷。帝已慰留，給事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復劾之，并刺其結納王安。於是一燝四疏乞歸，忠賢從中主之，傳旨允其去。

定陵工程完成，魏忠賢想以此作爲自己的功勞。劉一燝引用舊例，太監不是司禮掌印和監管陵寢工程，不能濫加封賞，衹擬旨爲他加恩三等。衆言官因議論客氏被降職的，劉一燝都上疏營救，又請求把客氏驅逐到宫外。等到言官交互上奏彈劾沈㴶時，沈㴶懷疑是劉一燝主使的，與魏忠賢、客氏等勾結，攻擊劉一燝。劉一燝維護大局，不順從言官的意願。言官十分怨恨。又暗中窺探魏忠賢、客氏等漸漸掌權，劉一燝勢力孤單，這年四月，候補御史劉重慶於是極力詆毁劉一燝不可任用。皇帝發怒把劉重慶降職。劉一燝兩次上疏營救，皇帝不聽。而職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給事中韋蕃、霍維華交互上奏彈劾劉一燝。皇帝不追究。不久，霍維華外調，他的同僚孫杰懷疑是劉一燝指使周嘉謨幹的，上疏强烈攻擊劉一燝。劉一燝上疏申辯請求罷官。皇帝已經安慰挽留，給事中侯震暘、御史陳九疇又彈劾他，并且指責他結交王安。於是劉一燝四次上疏請求退休，魏忠賢從中主使，傳旨允許他去職。

先是，從哲去，帝數稱一燝爲首輔，一燝不敢當，虚位俟葉向高。及向高至，入讒言，謂一燝尼己。至是，知其無他，力稱一燝有翼衛功，不可去。帝復慰留，一燝堅卧不起。二年三月，疏十二上，乃令乘傳歸。既歸，兵部尚書張鶴鳴輿奸細杜茂、劉一巘獄，欲指一巘爲一燝族，株連之。刑部尚書王紀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鶴鳴，一燝向所推轂者也。已而忠賢大熾，矯旨責一燝誤用廷弼，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

在這以前，方從哲去職，皇帝多次讓劉一燝任首輔，劉一燝不敢擔任，空下職位等待葉向高。等葉向高到了，進上讒言，說劉一燝阻攔自己。到這時，知道他没有私心，大力稱贊劉一燝有輔佐護衛功勞，不該去職。皇帝又安慰挽留，劉一燝堅持卧床不起。二年三月，上疏十二次，於是讓他乘驛站車馬回家。回家以後，兵部尚書張鶴鳴挑起奸細杜茂、劉一巘案件，想指控劉一巘是劉一燝的同族，株連他。刑部尚書王紀不同意，於是就被貶職，而劉一燝獲得清白。張鶴鳴是劉一燝以前所推薦的人。不久魏忠賢得勢，假托聖旨指責劉一燝誤用熊廷弼，削去官職，追回

崇禎改元，詔復官，遣官存問。一燝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誥命封號，勒令他養馬。崇禎元年，皇帝下詔給他恢復官職，派官員慰問。劉一燝任職期間，歷任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八年去世，追贈少師。在福王時，追封謚號文端。

劉一焜　劉一煜

一焜，字元丙。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歷考功郎中，佐侍郎楊時喬典京察，盡斥執政私人。已，改文選，遷太常少卿，以憂去。久之，由故官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鎮海寺於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華爭不可，不聽。織造中官劉成卒，一焜屢疏請勿遣代。已得請，會命中官呂貴護成遺裝，奸人遂請留貴督織造，疏直達禁中。一焜與邦華極論其罪，帝卒命貴代之。一焜復疏爭，不報。貴既任，條行十事，多侵擾。一焜疏駁，且禁治其爪牙，貴為斂威。一焜以暇築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浚復餘杭南湖，民賴其利。御史沈珣誣訐其贓私，一焜自引去。卒，贈工部右侍郎。

劉一焜，字元丙。萬曆二十年進士。授予行人。歷任考功郎中，輔佐侍郎楊時喬主管考核京官，把靠私人關係掌權的人全都貶退了。事後，改任文選，升爲太常少卿，因父母喪事去職。很久以後，由原官升任右僉都御史，巡視浙江。皇帝派中官曹奉在普陀山修建鎮海寺。劉一焜與巡按李邦華勸諫不可以，皇帝不聽。織造中官劉成去世，劉一焜多次上疏請求不要派人替代。已被答應下來，恰逢派中官呂貴去護送劉成遺留的資財，奸人於是請求留下呂貴監督織造，奏疏直接送到皇宮內。劉一焜與李邦華極力議論他的罪過，皇帝最終還是讓呂貴代替了劉成。劉一焜又上疏勸諫，皇帝没有回覆。呂貴赴任以後，上奏的十件事情，大多侵擾百姓。劉一焜上疏駁斥，并且限制懲治他的爪牙，呂貴因此收斂了他的威風。劉一焜利用閑暇修築龕山海塘一千二百丈，疏通餘杭南湖，百姓受到很大益處。御史沈珣誣陷揭發他貪污營私，劉一焜自己引退。去世，追贈工部右侍郎。

一煜，兵部郎中。

劉一煜，任兵部郎中。

韓爌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進編修，歷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四十五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久之，命教習庶吉士。

韓爌，字象雲，蒲州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選爲庶吉士。升爲編修，歷任少詹事，充任東宮講官。四十五年，升爲禮部右侍郎，協助辦理詹事府。很久以後，派他教習庶吉士。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光宗疾大漸，與方從哲、劉一燝同受顧命。時宮府危疑，爌竭誠翼衛，中外倚以為重。大帥李如柏、如楨兄弟有罪，當逮治，中旨寬之。爌與一燝執奏，逮如律。以登極恩，加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繼位，拜授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要事務。不久，光宗病情加重，與方從哲、劉一燝一同接受皇帝遺命。此時宮府危急疑慮，韓爌竭盡忠心輔佐護衛，皇宮内外都倚重他。大帥李如柏、李如楨兄弟有罪，應當逮捕治罪，皇帝下旨寬恕了他們。韓爌與劉一燝堅持上奏，把他們依法逮捕。因熹宗即位的

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從哲去，一燝當國，爌協心佐理。

天啓元年正月，兩人以帝爲皇孫時，未嘗出閣讀書，請於十二日即開經筵，自後日講不輟，從之。遼陽失，都城震驚。爌、一燝以人情偷玩，擬御札戒勵百官，共圖實效，帝納之。廷臣以兵餉大絀，合詞請發帑，爌、一燝亦以爲言，詔發百萬兩。大婚禮成，加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蔭一子尚寶司丞。未幾，以貴州平苗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帝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大婚成，當出外，仍留之宮中。御史畢佐周切諫，六科、十三道復連署爭，皆不納。爌、一燝引祖制爲言，乃命俟梓宮發引，擇日出宮。

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愼行劾方從哲用李可灼紅丸藥，罪同弑逆，廷議紛然。一燝已去位，爌特疏白其事，曰：

> 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阼。臣及一燝以二十四日入閣。適鴻臚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宜愼”語。臣等深以爲然，即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兩内臣，言帝疾已大漸，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即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

恩典，加升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去職，劉一燝主持國事，韓爌一心輔佐他治理。

天啓元年正月，兩人因皇帝還是皇孫時，不曾出閣讀書，請求在十二日立即開設御前講學，從那之後講學不再停止，皇帝聽從了。遼陽失守，京城震驚。韓爌、劉一燝因百官懈怠，草擬聖旨告誡勉勵百官，共同謀求實效，皇帝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朝中大臣因軍餉十分匱乏，聯合提議請求發放庫銀，韓爌、劉一燝也奏請此事。下詔發放庫銀一百萬兩。皇帝大婚禮結束，升爲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并授予他的一個兒子尚寶司丞。不久，因在貴州平定苗人的功勞，加升太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皇帝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大婚禮結束，應當讓她遷出宮，却仍留在宮中。御史畢佐周懇切勸諫，六科、十三道又聯名上疏勸諫，都不采納。韓爌、劉一燝引用祖宗制度進行勸諫，於是命令等先帝棺材發送後，挑選吉日出宮。

二年四月，禮部尚書孫愼行彈劾方從哲使用李可灼的紅丸藥，罪過如同弑君殺父。朝中議論紛紛。劉一燝已退職，韓爌特地上疏陳述這件事，説：

> 先帝在去年八月初一登極。臣及劉一燝在二十四日進入内閣。恰好鴻臚寺官李可灼説有仙丹想進呈。方從哲驚奇，拿出李可灼的問安揭帖，裏面有“服藥應十分謹慎”的話。臣等認爲非常正確，就告訴他離去。二十七日皇帝召見群臣，先帝自己説不服藥已經二十多天了。到二十九日遇上兩名太監，説皇帝病已經很嚴重了，有位鴻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獻藥。方從哲和臣等人都説他聲稱是仙藥，就不敢相信。這天皇帝仍舊召見群臣。衆臣問安完畢，先帝就看着皇上，讓臣等人輔佐使皇上成爲堯、舜。又談到陵寢，臣等用已建好的先帝陵寢回話，先帝就説：“這是朕的陵墓。”於是問起鴻臚寺官獻藥的事。方從哲上奏説：“李可灼自稱仙丹，臣等没敢相信。”先帝立即下令傳他進來。

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進。臣等復出，令與諸醫商榷。一爆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參半。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臾，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問再服復何狀，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

臣等出來，過了一會兒，李可灼來了，同他一起進去看望診斷，他說的病因和藥的治療方法非常吻合。皇帝高興，命令趕快進呈。臣等又出來，讓和衆御醫商量。劉一燝告訴臣，他的故鄉有兩人服用過這種藥，得失兼半。衆臣面面相覷，實在不敢明說是否恰當。一會兒，先帝催促和藥，臣等又一同進去。李可灼調好了藥呈上，先帝高興地說：“忠臣，忠臣。”臣等出來，一會兒，宦官傳達先帝服藥後身體暖潤舒暢，想喝水吃飯，衆臣歡騰着退下。等到申末時辰，李可灼出來說：“聖上恐怕藥力不能延續，想再服一丸。”衆御醫說不應當太急。於是傳旨催促得更加急切，於是又呈上一丸。臣等問服了第二丸又是什麽情形，回答說平和安好跟開初一樣。這是當天的情形。第二天，臣等趕往朝廷，先帝已經在卯時去世了，實在令人悲痛啊！

方先帝召見群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皇上焦顔侍側，臣等環跪徬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際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抑且不以萌諸心。念先帝臨御雖止旬月，恩膏實被九垓。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邇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此。若不據實詳剖，直舉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乞涣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摹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先帝在召見群臣時，披着禮服，靠着几案，莊重地傳授遺詔。皇上形容憔悴地侍立在一邊，臣等環跪着惶恐不安，捧着藥上前，呼唤蒼天祈禱。作臣子的在此時，恨不能自己代替皇上去死。凡是現在所説的應當謹慎，應當禁止的，哪裏是心裏没想到，其實衹是没説出口，或許不讓它從心中産生。想先帝在位雖然衹有一月，恩澤其實遍及天下。作臣子的應當考慮怎樣頌揚，怎樣記述。於是禮部大臣忠誠憤激的話語，與遠近震驚疑惑的議論，他們不知道當時是怎樣的情形，而獻藥的過程實際上衹是如此。如果不按照實情詳細剖析，直接把死於非命的不吉利的説法，加到享盡天年的聖明先帝身上，恐怕先帝在天之靈不會没有悲哀怨恨，皇上如何來寄托終身思念之情呢。請求頒發詔書，布告朝廷内外，使討論法令的人不要把小疑問造成大疑問，修史的人不要把信史寫成不實的歷史。

文震孟建言獲譴，論救甚力。三年，以山東平妖賊功，加少

文震孟進言受到責備，上疏營救非常盡力。三年，因在山東平定叛亂的功勞，加升少

師、太子太師。時葉向高當國，爌次之。及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頗懼，求援於爌。爌不應，忠賢深銜之。既向高罷，爌爲首輔，每事持正，爲善類所倚。然向高有智術，籠絡群奄，爌惟廉直自持，勢不能敵。而同官魏廣微又深結忠賢，遍引邪黨。其冬，忠賢假會推事逐趙南星、高攀龍，爌急率朱國禎等上言："陛下一日去兩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徑宣，不復到閣，而攀龍一疏，經臣等擬上者，又復更易，大駭聽聞，有傷國體。"忠賢益不悦，傳旨切責。未幾，又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政大變，忠賢勢益張。

故事，閣中秉筆止首輔一人。廣微欲分其柄，囑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次輔毋伴食。爌惶懼，即抗疏乞休。略言："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紓宵旰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搒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爲封還之戇。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爲佐理溺職之戒。"得旨："卿親承顧命，當竭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可馳驛還籍。"諸輔臣請如故事，加以體貌，不報。爌疏謝，有"左右前後務近端良，重綸綍以重仕途，肅紀綱以肅朝宁"語。忠賢及其黨益恨。爌去，朱國禎爲首輔。李蕃攻去之，顧秉謙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賢私人矣。

師、太子太師。當時葉向高主持國事，韓爌位居其次。等到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魏忠賢非常恐懼，向韓爌求援。韓爌不答應，魏忠賢非常懷恨。葉向高罷官以後，韓爌擔任首輔，事事秉持公正，爲賢良人士所倚重。然而，葉向高有智謀權術，籠絡衆太監，韓爌祇以廉潔正直自持，勢力比不上葉向高。而同僚魏廣微又密切勾結魏忠賢，廣泛地招引邪惡之徒。這年冬天，魏忠賢藉聯名推薦的事驅逐趙南星、高攀龍，韓爌急忙率領朱國禎等上奏説："陛下一天之内除去兩名大臣，臣民失望。而且聖旨徑直宣布，不再傳到内閣，而關於高攀龍的奏疏，是經過臣等草擬呈上的，又被更改，使衆人大爲吃驚，有損朝廷體面。"魏忠賢更加不高興，傳旨嚴厲斥責。不久，又驅逐楊漣、左光斗、陳于廷，朝廷政局大變，魏忠賢氣勢更加囂張。

舊例，内閣中執筆的祇有首輔一個人。魏廣微想分割他的權力，囑咐魏忠賢傳旨，告諭韓爌要和同僚勤謹合作，又責備次輔不要陪着吃閑飯。韓爌惶恐懼怕，就直言上疏乞求退休。大致説："臣在内閣任職，過失天天積累。如果整治軍事，應先從軍營護衛開始，而在宫中顯示兵力，不能解除皇上的憂愁。忠誠正直的人尚且被審察召回，并且在朝廷上拷打，不能平息皇上的憤怒。衆臣先後罷官貶斥，聖旨直接從宫中發出産生的變亂更易，不能在預先深思熟慮，有調解的辦法，又不能臨事加以控制，作出封緘退還的傻事。這些都是臣罪過中最大的。皇上放下這些不追究，責成臣與同僚勤謹合作，責成同僚協助輔佐。同僚按詔書辦事，臣想補救過失也没有門路了。請立刻革去臣的官職，作爲輔佐失職的警戒。"聖旨回覆説："您親自接受遺詔，應當竭忠盡職，却把過失推到皇上身上，退朝在背後議論。現在又怨恨地請求離去，可以乘驛車返回原籍。"衆輔臣請求按舊制加以禮遇，皇帝不回覆。韓爌上疏謝罪，有"左右前後一定要親近品行端正的人，重視詔令從而重視仕途，整頓法制從而整頓朝廷"之類的話。魏忠賢和他的朋黨更加懷恨。韓爌去職，朱國禎任首輔，李蕃攻擊使他去

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贓二千，斃其家人於獄。爌鬻田宅，貸親故以償，乃栖止先墓上。

莊烈帝登極，復故官。崇禎元年，言者爭請召用，爲逆黨楊維垣等所扼，但賜敕存問，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還朝，復爲首輔。帝御文華後殿閱章奏，召爌等，諭以擬旨務消異同，開誠和衷，期於至當。爌等頓首謝，退言："上所諭甚善，而密勿政機，諸臣參互擬議，不必顯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勢不能報謝賓客。商政事者，宜相見於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際。"帝即諭百僚遵行。

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以張慶臻敕書事被重譴，爌疏救，不聽。溫體仁訐錢謙益，御史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召見廷臣，體仁力詆贊化及御史毛羽健爲謙益死黨。帝怒，切責贊化。爌請寬贊化以安體仁。帝因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自名東林，於朝事何補？"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於朝堂，畛域横分於官府，非國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贊化，不納。皇長子生，請盡蠲天下積逋，報可。

時大治忠賢黨，爌與李標、錢龍錫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欽定逆案"，頒行天下。言者爭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將罪之。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

職，顧秉謙代替他的職位。公卿百官都是魏忠賢的私黨了。

五年七月，逆黨李魯生彈劾韓爌，削除了他的官籍。又藉其他事，判定他貪污贓款兩千，把他的家人打死在獄中。韓爌賣了田地住宅，又向親戚故舊借貸償還，就居住在先人墓地。

莊烈帝登極，韓爌恢復原來的官職。崇禎元年，言官争論請求召用他，被逆黨楊維垣等所阻攔，皇帝衹賜詔慰問，給他的一個兒子封了官。到了五月，纔派行人去徵召他。十二月回朝，又任首輔。皇帝到文華後殿批閱奏章，召見韓爌等人，告諭他們草擬聖旨一定要消除異議，開誠布公，和衷共濟，希望達到最恰當。韓爌等人磕頭謝恩，退朝後上疏説："皇上所説十分正確，而機要大事，衆臣相互討論，不必明説分合。至於臣等早晚上朝供職，勢必不能招待賓客。商議政事的大臣，應當在朝房相見，而一律禁止在私人家中交往。"皇帝就下旨令百官遵照執行。

二年正月，大學士劉鴻訓因張慶臻敕書的事被重重譴責，韓爌上疏營救，皇帝不聽。温體仁揭發錢謙益，御史任贊化也上疏揭發温體仁。皇帝召見朝臣，温體仁極力詆毁任贊化和御史毛羽健是錢謙益的死黨。皇帝動怒了，痛斥任贊化，韓爌請求寬恕任贊化從而安撫温體仁。皇帝因此説："進言的人不爲國分憂却樹立朋黨，自己取名東林，對朝中事情有什麽益處？"韓爌退朝，呈上揭帖説："作臣子的不能用結黨來輔佐君主，君主也不能用結黨來猜疑臣子。衹應當根據臣下才幹人品好壞，政績的優劣，從而罷免提拔他們。如果在朝廷上妄自争鬥，在宫廷内劃分宗派，不是國家的福分。"又率領同僚盡力營救任贊化，皇帝不采納。皇長子出生，請求免除天下拖欠的賦税，皇帝回覆可以。

當時嚴懲魏忠賢朋黨，韓爌與李標、錢龍錫主持此事。排列上呈二百六十二人，罪行分成六等，定名爲"欽定逆案"，頒布於天下。言官争相攻擊吏部尚書王永光，南京禮部主事王永吉陳説最爲激烈。皇帝動怒，將要定他的罪。韓爌等人説不寬恕王永吉，王永光一定不會安心，於是

乃止奪俸一年。工部尚書張鳳翔奏廠、庫積弊。帝怒，召對廷臣詰責。巡視科道王都、高賫明二人力辨，帝命錦衣官執之，爌、標、龍錫并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請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請究言官。帝不納，然羽健卒獲免。

祇削去一年俸禄。工部尚書張鳳翔上奏廠衛、府庫積累的弊病。皇帝動怒，召見朝中衆臣責問。巡視科道王都、高賫明二人極力分辯，皇帝命令錦衣官逮捕他們。韓爌、李標、高龍錫一起營救。而這天王永光因毛羽健上疏彈劾，請求皇帝追究主使的人。韓爌退朝後，營救王都等人，趁機説王永光不應請求追究言官。皇帝不采納，然而毛羽健最終被免罪。

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尸不得歸葬。至是，其子詣闕疏請。爌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殺楊漣、魏大中，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十七萬，刑及妻孥，冤之甚者。"帝乃許收葬。

當初，熊廷弼被處死後，首級傳送邊鎮示衆，尸體不能運回故鄉安葬。到這時，他的兒子到朝中上疏請求。韓爌等人因此説："熊廷弼的死，是因爲叛逆的太監想殺楊漣、魏大中，用行賄罪誣陷他，於是把楊漣等人全部殺了，又憑空加罪熊廷弼受賄銀兩十七萬，牽連到妻子兒女，十分冤枉。"皇帝纔允許收葬。

時遼事急，朝議汰各鎮兵。又以兵科給事中劉懋疏，議裁驛卒。帝以問爌，爌言："汰兵止當清占冒及增設冗兵爾。衝地額兵不可汰也。驛傳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仍還之民。"帝然之。御史高捷、史𡎺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爭。爌言，故事當聽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從。九月以將行慶典，請停秋决，亦不從。

當時遼東戰事緊急，朝廷議論精簡各鎮的軍隊。又采用兵科給事中劉懋的奏疏，議論裁減驛站士卒。皇帝將此事詢問韓爌，韓爌説："精簡士卒祇應是清理占空額冒充的及增設的閑雜士卒。要衝地方的兵員不能精簡。驛站傳送疲憊勞累，應當責成巡按大臣核查削减，以緩解人民的困苦，其中所節省出來的仍舊歸還給百姓。"皇帝認爲對。御史高捷、史𡎺因罪免職，王永光極力引薦他們。都御史曹于汴堅持不可以，王永光又上疏争辯。韓爌説："按舊例應當聽從督察院商議任用。"皇帝正寵信王永光，不聽從。九月因將要舉行慶典，請求停止秋季的處决，皇帝也不聽。

時逆案雖定，永光及袁弘勛、捷、𡎺輩日爲翻案計。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嚴。初，袁崇焕入朝，嘗與錢龍錫語邊事。龍錫，東林黨魁也，永光等謀因崇焕興大獄，可盡傾東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殺毛文龍所致。捷遂首攻龍錫，逐之。明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亦劾爌主款誤國，招寇欺君，郡邑殘破，宗社阽危，不能設一策，拔一人，坐視成敗，以人

當時逆案雖然判定，王永光和袁弘勛、高捷、史𡎺等人天天爲翻案謀劃。到了十月，大清軍隊進入京城地區，京城戒嚴。當初，袁崇焕入朝，曾與錢龍錫説起邊關戰事。錢龍錫是東林黨的首領，王永光等圖謀藉袁崇焕興起大案，可以全部除掉東林黨人。散布謠言説大清兵入侵，是因爲袁崇焕殺了毛文龍所導致的。高捷於是首先攻擊錢龍錫，驅逐了他。第二年正月，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原來因行賄進升，也彈劾韓爌主張議和而誤國，招引敵寇，欺騙皇上，郡縣殘破，國家危亡，不能提出一條策略，選拔一個能

國僥倖，宜與龍錫并斥。其言主款者，以爌，崇煥座主也。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左庶子丁進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繼上。爌即三疏引疾。詔賜白金彩幣，馳驛遣行人護歸，悉如彝典。進、逢申并爌會試所舉士也。

人，坐視成敗，用國家來獲取僥幸成功，應當與錢龍錫一同貶斥。他之所以要説主張議和，是因爲韓爌是袁崇煥當年的主考官。皇帝又撤掉韓爌，降了原抱奇的官級。不久，左庶子丁進因升調延期怨恨韓爌，也彈劾他，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彈劾的奏疏也接着呈上。韓爌於是三次上疏托病辭職。詔賜白銀彩帛，乘驛馬派行人護送回家，都跟常典一樣。丁進、李逢申都是韓爌會試所選拔的進士。

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獨嘗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爌出見，不從。賊執其孫以脅。爌止一孫，乃出見，賊釋其孫。爌歸，憤鬱而卒，年八十矣。

韓爌先後擔任相職，老成慎重。引用正直人才，抑制邪惡黨徒，天下人稱頌他的賢德，衹是曾經庇護過王永光。十七年春天，李自成攻陷蒲州，逼迫韓爌出來拜見，不聽從。賊寇捉住他的孫子來要挾，韓爌衹有一個孫子，於是出來拜見，賊寇釋放了他的孫子。韓爌回去後，憤懣憂鬱而死，享年八十歲。

朱國祚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進洗馬，爲皇長子侍班官，尋進諭德。日本陷朝鮮，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貢。國祚面詰星："此我鄉曲無賴，因緣爲奸利耳，公獨不計辱國乎？"星不能用。

朱國祚，字兆隆，秀水人。萬曆十一年考中進士第一名。授予修撰。升爲洗馬，任皇長子侍班官，不久升爲諭德。日本攻陷朝鮮，石星被沈惟敬的言論迷惑，極力主張封賞納貢。朱國祚當面責問石星説："此人是我家鄉的無賴，藉機謀取奸利而已。您難道不考慮辱没國家麽？"石星没有采用。

二十六年超擢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橫甚。國祚貽書巡按御史曹楷，令發其狀。帝怒，幾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書余繼登卒，國祚攝部事。

二十六年破格升爲禮部右侍郎。湖廣稅監陳奉十分驕橫。朱國祚寫信給巡按御史曹楷，讓他揭發他的罪狀，皇帝發怒，差點兒逮捕曹楷，陳奉也因此撤職。尚書余繼登去世，朱國祚代管禮部事務。

時皇長子儲位未定，冠婚逾期，國祚屢疏諫。戚臣鄭國泰請先冠婚，後册立。國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與政事。册立大典，非國泰所宜言。況先册立，後冠婚，其儀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辭，升降、坐立之位，朝賀拜舞之節，因名制分，因分制禮，甚嚴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違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綸，犯天下清議，皆此言也。"又言："册

當時皇長子太子地位尚未確定，冠禮婚禮超過期限，朱國祚多次上疏勸諫。外戚大臣鄭國泰請求先舉行冠禮婚禮，然後册立。朱國祚直言上疏説："本朝規矩，外戚不能參與政事，册立大典不是鄭國泰所應説的。況且先册立，後舉行冠禮婚禮，它的儀仗、冠服的制度，祝醮、告誡的言辭，升降、坐立的位置，朝拜、舞蹈的禮節，按名稱確定名分，按名分制定禮節，十分嚴格分明。一旦失去秩序，名分完全錯亂。違反歷朝祖宗制度，違背皇上詔令，招致天下人議論的，都

立之事，理不可緩。初謂小臣激聒，故遲之。後群臣勿言，則曰待嫡。及中宫久無所出，則曰皇長子體弱，須其强。今又待兩宫落成矣。自三殿災，朝廷大政令率御文華殿。三禮之行，在殿不在宫。頃歲趣辦珠寶，户部所進視陛下大婚數倍之。遠近疑陛下借珠寶之未備，以遲典禮。且詔旨采辦珠寶，額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税之額乃止四百萬。即不充國用，不給邊需，猶當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後舉大禮，幾無時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儲貳。宣宗、英宗册爲皇太子時，止二歲，憲宗、孝宗止六歲，陛下亦以六歲。未聞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國祚攝尚書近二年，争國本至數十疏，儲位卒定。

是這些話。”又説：“册立的事，按理不能延緩。當初説小臣絮叨，所以拖延了。後來群臣没有説話，反説等嫡子出世。等到正宫很久没有生兒子，就説皇長子體弱，應等他健壯起來。現在又要等到兩宫建成了。自從三座大殿發生災禍，朝廷重大政令都在文華殿處理。舉行祭祀天地宗廟的三種典禮，在殿中而不在宫中。近年催促置辦珠寶，户部所進獻的是陛下大婚時的幾倍。遠近的人懷疑陛下想藉口珠寶没有備齊，來拖延典禮。况且下詔采辦珠寶，總額是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税總額纔祇有四百萬。即使不支付國家費用，不供給邊防需要，仍需要六年纔能凑足。一定要等采辦够了纔舉行大禮，幾乎没有時限了。”事後，又説：“太祖、成祖、仁宗即位之初，就册立太子。宣宗、英宗册立爲太子時，祇有二歲，憲宗、孝宗祇有六歲，陛下也祇有六歲。没聽説十九歲還没有被册立的。”朱國祚代理尚書將近二年，勸諫册立太子上了幾十道奏疏，太子之位終於確定。

陝西狄道山崩，其南涌小山五，國祚請修省。社稷壇枯樹生烟，復陳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濫獄四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土物，國祚劾之。尋轉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湯兆京劾其縱酒逾檢，帝不問，國祚遂引疾歸。

陝西狄道山崩，在它南面涌出五座小山，朱國祚請求皇帝修身反省。社稷壇枯樹冒烟，又陳述要安定人心、收攏衆望、瞭解民情、清查冤案四件事。雲南巡撫陳用賓進獻土産，朱國祚彈劾他。不久轉任左侍郎，改在吏部任職。御史湯兆京彈劾他縱酒越禮，皇帝不過問，朱國祚於是托病退休。

光宗即位，以國祚嘗侍潛邸，特旨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參機務。天啓元年六月還朝。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國祚素行清慎，事持大體，稱長者。明年會試，故事，總裁止用内閣一人，是科用何宗彦及國祚，有譏其中旨特用者。國祚既竣事，即求罷，優詔不允。都御史鄒元標侍經筵而躓，帝遣中使問狀。國祚進曰：“元標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猶艱。”帝爲之改容。刑部尚書王紀爲魏忠賢所逐。國祚合疏救，復具私揭争之。紀爲禮部侍郎時，嘗以事

光宗即位，因朱國祚曾經在即位前侍奉過，特别下旨授予他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内閣參與機要政務。天啓元年六月回到朝廷。不久加升太子太保，進入文淵閣。朱國祚向來品行清廉謹慎，做事維持大局，被稱爲長者。第二年會試，按舊例，總裁祇任用内閣一個人，這一届用了何宗彦和朱國祚，有人譏諷他們是直接由内廷下旨任用的。朱國祚在完事以後，就請求罷官，皇帝下詔慰勉不允許。都御史鄒元標在侍奉御前講經時跌倒了，皇帝派中使詢問情况。朱國祚進言説：“鄒元標在先朝因直言上奏遭受杖刑，所以行動不便。”皇帝因此而感動。刑部尚書王紀被魏忠賢驅逐。朱國祚與人聯合上疏營救，又呈

忤國祚者也。

三年，進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詔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傳歸。明年卒。贈太傅，謚文恪。從子大啓，文選郎中，終刑部左侍郎。

朱國禎

同時，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累官祭酒，謝病歸，久不出。天啓元年，擢禮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并命。閣中已有葉向高、韓爌、何宗彦、朱國祚、史繼偕，又驟增四人，直房幾不容坐。六月，國禎還朝，秉謙、延禧以列名在後，謙居其次。改文淵閣大學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國柄，國禎佐向高，多所調護。四年夏，楊漣劾忠賢，廷臣多勸向高出疏，至有詬者。向高愠甚，國禎請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賢，决計去，謂國禎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敵，公亦當早歸。"蒲州謂爌也。向高罷，爌爲首輔，爌罷，國禎爲首輔。廣微與忠賢表裏爲奸，視國禎蔑如。其冬爲逆黨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賢謂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賜銀幣，蔭子中書舍人，遣行人送歸，月廪、輿夫皆如制。崇禎五年卒。贈太傅，謚文肅。

何宗彦

何宗彦，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隨州，遂家焉。宗彦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遷禮部右侍郎，署部事。

福王之國河南，請求無已。宗彦

上私人揭帖争論。王紀任禮部侍郎時，曾經因事冒犯過朱國祚。

三年，升爲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改調武英殿。十三次上疏請求退休，下詔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乘坐驛車回鄉。第二年去世。追贈太傅，謚號文恪。侄子朱大啓，任文選郎中，最終任刑部左侍郎。

同時人朱國禎，字文寧，烏程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多次升官至祭酒，因病退休，很久没有出來。天啓元年，升爲禮部右侍郎，没有上任。三年正月，授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一起被任命。内閣中已經有了葉向高、韓爌、何宗彦、朱國祚、史繼偕，又突然增加了四人，辦事的房間幾乎坐不下了。六月，朱國禎回朝，顧秉謙、朱延禧因爲排名在後，謙居次要位置。改任文淵閣大學士，多次升官任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賢竊取國家大權，朱國禎輔佐葉向高，多次調解維護。四年夏天，楊漣彈劾魏忠賢，朝中大臣大多勸説葉向高發出奏疏，以致有辱駡的人。葉向高非常憤怒，朱國禎請求寬恕他們。等到葉向高密奏觸犯了魏忠賢，决心去職，對朱國禎説："我走了，蒲州更不是他們的對手，你也應當早點退休。"蒲州説的是韓爌。葉向高罷官，韓爌任首輔，韓爌罷官，朱國禎任首輔。魏廣微與魏忠賢裏外作惡，覺得朱國禎不值得重視。這年冬天被逆黨李蕃所彈劾，三次上疏托病引退。魏忠賢對他的朋黨説："這老頭也是奸惡之人，但不作惡，可讓他好好離去。"於是加封少傅，賜予銀兩幣帛，封他的一個兒子爲中書舍人，派行人送他回家，每月俸禄、轎夫都按制度給予。崇禎五年去世。追贈太傅，謚號文肅。

何宗彦，字君美。他的父親從金谿客居隨州，於是在這裏安家。何宗彦考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多次升官至詹事。四十二年，升爲禮部右侍郎，代理禮部事務。

福王到封國河南，請求没完没了。何宗彦上

上疏，言可慮者有六，帝不聽。又屢疏請東宫講學，皇孫就傅，及瑞、惠、桂三王婚禮。太子生母王貴妃薨，不置守墳内官，又不置墳户贍地，宗彥力争之。梃擊事起，宗彥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久。太子處積輕之勢，致慈慶宫門止守以耄年二内侍，中門則寂無一人。乞亟下張差廷訊，凡青宫諸典禮，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報。尋轉左侍郎，署部如故。

疏，説值得擔憂的有六條，皇帝不聽。又多次上疏請求給太子講學，讓皇孫從師，以及舉辦瑞王、惠王、桂王三王的婚禮。太子的生母王貴妃薨，不設置守墓的内官，又不設置守墓民户的贍養田地，何宗彥極力爲此争辯。廷杖朝中大臣的事發生，何宗彥因此説："天下懷疑陛下虧待太子很久了。太子長期處於被忽視的境地，以致慈慶宫門口守衛的人衹有年老的兩名太監，中門就空寂無人。請求立即把張差交朝廷審訊，凡是太子東宫的各種典禮，都允許禮部施行，國家大幸。"皇帝没有回覆。不久轉調左侍郎，代理禮部事務跟原來一樣。

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災，宗彥請通下情，修廢政，補曠官。明年，皇長孫年十三，未就傅，宗彥再疏力言。自是頻歲懇請，帝終不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師地震。上修省三事。時帝不視朝已三十載，朝政積弛，庶官盡曠。明年秋，遼事益棘。宗彥率僚屬上言："自三路喪師，開原、鐵嶺相繼没，瀋陽孤危。請陛下臨朝，與臣等面籌兵食大計。"帝亦不報。

四十四年冬天，隆德殿發生火災，何宗彥請求瞭解民意，整治荒廢的政事，補上空缺的官員。第二年，皇長孫十三歲，没有從師，何宗彥兩次上疏大力陳説。從此年年懇切請求，皇帝始終不采納。四十六年六月，京城發生地震，何宗彥上奏修身反省三件事。當時皇帝不理朝政已經三十年了，朝政長期鬆懈，百官全部空缺。第二年秋天，遼東戰事更加危急。何宗彥率領官員上書説："自從三路兵敗，開原、鐵嶺相繼失守，瀋陽孤立危險。請求陛下上朝，與臣等當面籌劃軍國大事。"皇帝也不回覆。

宗彥清修有執。攝尚書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時望甚隆。其年十二月會推閣臣，廷臣多首宗彥，獨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遂不獲與。宗彥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亓詩教、薛鳳翔又屢疏糾駁。其時齊黨勢盛，非同類率排去之。宗彥無所附麗，故終不安其位。

何宗彥操行潔美而且有主張。代理尚書事務六年，遇事從容陳奏，在當時聲望很高。這年十二月集體推選内閣大臣，朝中大臣多推舉何宗彥爲首，衹有吏科給事中張延登不署名，於是没有被推選上。何宗彥不久請假離去。御史薛敷政、蕭毅中、左光斗、李徵儀、倪應春、彭際遇、張新詔等人交互上書挽留他，而張延登同僚亓詩教、薛鳳翔又多次上疏反駁。那時齊黨勢力强大，不是他們一夥的人都被排斥離去。何宗彥没有依附什麽派别，所以最終不能安坐他的職位。

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還朝。屢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卒官，贈太傅，謚文毅。

第二年，神宗崩，光宗繼位。到他家拜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天啓元年夏天回朝。多次加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年正月死在任上，追贈太傅，謚號文毅。

弟宗聖，由鄉舉歷官工部主事。

弟弟何宗聖，由鄉試中舉歷任工部主事。因

以附魏忠賢，驟加本部右侍郎。崇禎初，削籍，論配，名麗逆案。

依附魏忠賢很快加封爲工部右侍郎。崇禎初年，削去官籍，判罪發配，罪名是依附叛逆。

孫如游　孫嘉績

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都御史燧曾孫也。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累官禮部右侍郎。

孫如游，字景文，餘姚人，都御史孫燧的曾孫。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多次升官至禮部右侍郎。

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彦去位，署印無人，大學士方從哲屢以如游請。明年三月始得命。部事叢積，如游决遣無滯。時白蓮、無爲諸邪教横行，宗彦嘗疏請嚴禁，如游復申其説。帝從之。七月，帝疾大漸，偕諸大臣受顧命。

四十七年冬天，左侍郎何宗彦去職，没有人管理大印，大學士方從哲多次請求任用孫如游。第二年三月纔被恩准。禮部的事務積壓，孫如游决定處理没有遲滯。當時白蓮教、無爲教等邪教横行，何宗彦曾上疏請求嚴加禁止，孫如游又申明何宗彦的建議，皇帝聽從了。七月，皇帝病情大大加重，孫如游和衆大臣接受皇帝遺命。

帝崩，鄭貴妃懼禍，深結李選侍，爲請封后。選侍喜，亦爲請封太后以悦之。楊漣語如游曰："皇長子非選侍所愛。選侍后，嫡矣，他日將若何？亟白執政，用遺詔舉册立。登極三日，公即援詔以請。"如游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請建東宫，帝納之。俄遵遺旨諭閣臣，封貴妃爲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禮，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祖宗以來，豈無抱衾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此禮所不載也。先帝念貴妃勞，不在無名之位號；陛下體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義所不可，則遵命非孝，遵禮爲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報。

皇帝崩，鄭貴妃懼怕災禍，密切勾結李選侍，爲她請求册封爲皇后。李選侍高興，也爲她請求册封太后以討好她。楊漣告訴孫如游説："皇長子不是李選侍喜歡的人，李選侍爲皇后，正位確立，日後將怎麽辦？立即告訴當政的人，按照遺詔進行册立。登極三天後，您就拿着詔書請求。"孫如游認爲他説得對。八月初一，光宗即位。三天後，孫如游請求册立太子，皇帝采納了。不久遵從遺詔下詔給内閣大臣，封貴妃爲皇太后。孫如游上奏説："考察歷朝的典章禮制，以皇帝配偶而封爲皇后的，是取地位相等的標準；以妃子身份封爲皇后的，則是取夫死從子的名義。從祖宗以來，豈無寵愛的侍妾，但最終引起離開床笫的嫌隙，這是禮制没有記載的。先帝念及貴妃的辛勞，不在乎不正當的爵位封號；陛下體察先帝的意願，也不在乎不合名分的尊崇。如果道義上不可行，那麽遵從遺命不是孝道，遵循禮法纔是孝道。臣不敢曲從，自己招致不忠的罪名。"奏疏呈上，皇帝没有回音。

如游尋進本部尚書。帝既命建東宫，又言皇長子體質清弱，稍緩册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選侍爲皇貴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諭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謚，又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禮皆未竣，貴妃

孫如游不久升爲禮部尚書。皇帝已經命令册封太子，又説皇長子體質瘦弱，稍微推遲册立日期。孫如游極力堅持不可以。二十三日命令封李選侍爲皇貴妃。日期已經定下來，過了三天，皇帝又催促。孫如游上奏説："先前奉詔加封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的尊貴謚號，又封郭元妃、王才人爲皇后，典禮都未結束，貴妃的册封應放在

之封宜在後。既聖諭諄切，且有保護聖儲功，即如先所定期，亦無不可。”帝許之。選侍以貴妃爲未足，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選侍迫皇長子言之。如游曰：“上欲封選侍爲皇貴妃，當即具儀進。”帝漫應曰：“諾。”選侍聞，大不悦。明日，帝崩，朝事大變。如游請改册封期，報可。熹宗爲皇孫時，未就傅。即位七日，如游即請開講筵，亦報可。

後面。既然聖諭真誠懇切，并且有保護太子的功勞，就按先前定的日期，也未嘗不可。”皇帝答應了。李選侍認爲貴妃仍不能稱心如意，一定要封爲皇后。二十九日再次召集朝中衆臣，李選侍逼迫皇長子説此事。孫如游説：“皇上想封李選侍爲皇貴妃，應當立即準備儀禮進呈。”皇帝隨口應道：“好。”李選侍聽説後，十分不高興。第二天，皇帝崩，朝中的事情大變。孫如游請求改變册封日期，皇帝回覆可以。熹宗還是皇孫時，没有從師學習。即位七天，孫如游請求開設御前講席，皇帝也回覆可以。

十月命以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勉留。天啓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閣臣，多由特簡。遠者無論，在世廟，則有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在穆廟，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廟，則有許國、趙志皋、張位。即皇考之用朱國祚，亦特簡也。今陛下冲齡，臣才品又非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賜骸骨，還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遣官護送，蔭子給賜悉如彝典。家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恭。

十月命令以東閣大學士身份入閣參與機要政務，言官詆毁他没有經過朝廷推薦，交互上疏指責他。孫如游也多次請求去職，皇帝都挽留他。天啓元年二月，上疏説：“神宗任用内閣大臣，大多通過破格選拔。遠的不説，在世宗時，就有張璁、桂萼、方獻夫、夏言、徐階、袁煒、嚴訥、李春芳；在穆宗時，則有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在神宗時，則有許國、趙志皋、張位。就是先皇任用朱國祚，也是破格選拔的。現在陛下年幼，臣才幹人品又比不上衆臣，有辱皇上知人之明。請求儘快恩准退休，還歸鄉里。”皇帝仍舊挽留他。孫如游十四次上疏請求去職，於是加封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派官員護送回家，封他兒子官職以及賞賜財物全都按照常典。在家中住了四年去世。追贈爲少保，謚號文恭。

孫嘉績，字碩膚。崇禎十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兵部。大清兵薄都城，按營不動，衆莫測。嘉績曰：“此待後至者，即舉衆南下爾。”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即日南下。於是尚書楊嗣昌以嘉績知兵，調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督師中官高起潛譖之。會有發其納賄事，遂下獄。已，黄道周亦下獄。嘉績躬親飲食湯藥，力調護之，因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獄錦衣嚴訊。諸生與

孫子嘉績，字碩膚。崇禎十年進士。授予南京工部主事，召入京改在兵部任職。大清兵逼近京城，按營不動，衆人没有人知道清軍意圖。孫嘉績説：“這是等待隨後到達的軍隊，將要率領衆軍南下。”過了三天，蒙古兵幾萬人果然從青山口進入，當天南下。於是尚書楊嗣昌認爲孫嘉績通曉兵法，調任職方員外郎。升爲郎中。督師中官高起潛誣陷他。恰逢有人告發他受賄的事，於是被關到獄中。不久，黄道周也被關到獄中。孫嘉績親自侍奉他吃飯服藥，盡力調養護理他，因而跟隨他學《易經》。恰逢生員涂仲吉上疏營救黄道周，皇帝更加憤怒，移交錦衣衛嚴加審

道周往來者多詭詞自脱，獨嘉績無所隱。擬雜犯死罪，繼擬烟瘴充軍，皆不允。保定總督張福臻陛見，薦嘉績才，請用爲參謀，不聽。徐石麒爲刑部尚書，具爰書奏，乃釋之。福王時，起九江兵備僉事，未赴。魯王監國紹興，擢右僉都御史，累進東閣大學士。王航海，嘉績從至舟山。其年遘疾卒。

訊。生員中與黄道周交往的大都編造謊言爲自己解脱，衹有孫嘉績没有隱瞞。打算把他當作雜犯判處死罪，接着又打算判發配邊疆充軍，皇帝都不答應。保定總督張福臻朝見，推薦孫嘉績有才幹，請求任用他作參謀，皇帝不聽。徐石麒任刑部尚書，把罪犯的供詞上奏，纔釋放了他。福王時，起用他爲九江兵備僉事，他没有赴任。魯王在紹興代理國事，提升他爲右僉都御史，多次升官至東閣大學士。福王逃到海上，孫嘉績跟隨到達舟山。這年生病去世。

贊曰：熹宗初，葉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内正人倚以爲重，卒不能有所匡救。蓋政柄内移，非一日之積，勢固無如何也。劉一燝、韓爌諸人，雖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權璫掣肘，紛撓杌陧，幾不自全。朱國祚、何宗彦絀於黨人，孫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爲外廷所詬。於是而知明良相遭，誠千載之一遇也夫。

贊曰：熹宗初年，葉向高因昔日威望被徵召起用，海内正直的人都依靠推重他，最終不能有所匡救。大概是因爲國家大權轉移到宦官手中，不是一天形成的，形勢本來没法挽回了。劉一燝、韓爌等人，雖然位居相位，然而小人群立，太監牽制，混亂不安，他們幾乎不能保全自己。朱國祚、何宗彦因是黨人而有不足，孫如游又是因詔書破格録用，被朝廷大臣所辱駡。由此可知明君良相相遇，真是千年纔能遇上一次啊。

明史卷二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周嘉謨　張問達 陸夢龍 傅梅　汪應蛟　王紀 楊東明
孫瑋　鍾羽正　陳道亨 (子)弘緒

周嘉謨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户部主事，歷韶州知府。

周嘉謨，字明卿，漢川人。隆慶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曾任韶州知府。

萬曆十年，遷四川副使，分巡瀘州。窮治大猾楊騰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燔總兵官沈思學廨，單車諭定之。尋撫白草番。督兵邛州、灌縣，皆有方略。居五年，進按察使，移疾歸。久之，起故官。榷税中官丘乘雲播虐，逮繫相屬。嘉謨檄所司拒絶，而搒殺奸民助虐者，乘雲爲戢。

萬曆十年，升任四川副使，負責巡視瀘州。徹底懲治大惡人楊騰霄，將他處死。建武所的士兵焚燒總兵官沈思學的官署，周嘉謨獨自乘車前往，曉以利害，平定了騷亂。不久安撫了白草的番民。在邛州、灌縣帶兵時，均有謀略。過了五年，進升按察使，上書稱病引退回家。很久以後，被起用復任原職。徵税的宦官丘乘雲四處作惡，被他逮捕的人接連不斷。周嘉謨發文書給主管官吏予以抵制，并且格殺助紂爲虐的奸民，丘乘雲因而有所收斂。

就遷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隴川宣撫多安民叛，入緬，據蠻灣。嘉謨討擒之，立其弟安靖而還。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黔國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餘頃。嘉謨劾治之，復劾其孫啓元罪狀。久之，改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滿考，加右都御史。廣西土酋引交阯兵内犯，官軍拒退之。嘉謨爲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會、高明諸邑大水，壞圩岸，留贖鍰築之。

升任左布政使。提升爲右副都御史，巡察雲南。隴川宣撫多安民叛亂，進入緬甸，占據蠻灣。周嘉謨討伐擒獲了他，任命他的弟弟多安靖爲宣撫後撤回。升任兵部右侍郎，依舊巡察雲南。黔國公沐昌祚侵占民田八千多頃。周嘉謨彈劾懲治了他，又彈劾他的孫子沐啓元的罪狀。過了很久，改爲督察兩廣軍務兼巡察廣東。考核期滿，加封右都御史。廣西土著酋長帶領交阯軍隊進犯内地，官軍將其擊退。周嘉謨爲此增加兵力，設置衛所。南海、三水、高要、四會、高明等地發洪水，冲壞了堤岸，撥留徵收到的贖罪錢修築堤岸。

遷南京户部尚書，尋召拜工部尚

升任南京户部尚書，不久被召回任工部尚

書。孝定后喪，内廷宣索不貲。嘉謨言喪禮有中制，不當信左右言，妄耗國帑，不納。俄改吏部尚書。

書。孝定后去世，内廷宣旨索取資財不計財力。周嘉謨説喪禮宫中有定制，不應當盡信左右的話，白白浪費國家錢財，没有按旨交納。不久改任吏部尚書。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鄭貴妃據乾清宫，且邀封皇太后。嘉謨從言官楊漣、左光斗等言，以大義責貴妃從子養性，示以利害。貴妃乃移慈寧宫，封后事亦寢。外廷皆言貴妃進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謨因召見，以寡欲進規。帝注視久之，令皇長子諭外廷："傳聞不可信。"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漸。嘉謨偕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受顧命。其夕，帝崩。質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遺詔皇長子嗣位。而李選侍專制宫中，勢頗張。廷臣慮不測。既入臨，請見皇長子，呼萬歲，奉至文華殿受朝，送居慈慶宫。嘉謨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托，出入不宜輕脱。大小殮，朝暮臨，須臣等至乃發。"皇長子頷之。諸大臣定議，皇長子以九月六日即位。選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挾皇長子同居。嘉謨亟草疏率廷臣請移宫，光斗、漣繼之。五日，選侍始移噦鸞宫。時大故頻仍，國勢杌隉，首輔從哲首鼠兩端，一燝、爌又新秉政，嘉謨正色立朝，力持大議，中外倚以爲重。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初一，光宗即位。鄭貴妃占據乾清宫，并要求加封皇太后。周嘉謨根據言官楊漣、左光斗等的進言，以大義責備貴妃的侄子鄭養性，向他説明利害關係。貴妃纔移住慈寧宫，求封皇太后的事也就中止了。外廷都説貴妃進送了侍女八人，導致皇帝生病。二十六日，周嘉謨趁被召見之機，規勸節欲。皇帝注視了他很久，命令皇長子對外廷群臣宣諭："傳言不可信。"衆臣於是退下。二十九日，皇帝的病大大加重。周嘉謨偕同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接受遺詔。當天晚上，皇帝駕崩。天剛亮，九月乙亥初一，光宗遺詔令皇長子繼承皇位。但是李選侍控制着宫中，氣焰很囂張。朝中大臣擔心發生意外。入宫哭吊後，請求拜見皇長子，高呼萬歲，衆臣奉送皇長子到文華殿接受朝拜，又送到慈慶宫居住。周嘉謨上奏説："殿下身上，寄托着社稷，出入不宜輕率。大殮小殮，早晚哭吊，必須要衆臣到來再出發。"皇長子點頭答應。衆臣定下决議，皇長子在九月六日即位。李選侍依舊居住在乾清宫，而且企圖挾持皇長子同住。周嘉謨多次草擬奏疏率領朝廷大臣請求李選侍遷出乾清宫，左光斗、楊漣繼他之後又接連上疏。五日，李選侍纔移居噦鸞宫。當時重大事故頻頻發生，國家局勢動蕩不安，首席大學士方從哲處理政事猶豫不定，劉一燝、韓爌又剛主持大政，周嘉謨神色嚴正地立於朝中，全力主持大政，朝廷内外都倚重他。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惟才是任。光、熹相繼踐阼，嘉謨大起廢籍，耆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爲清。已，極陳吏治敝壞，請責成撫、按、監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儷語，多失實，嘉謨請以六事定官

神宗末年，齊、楚、浙三派把持政權。罷免提拔官吏，吏部不能作主。到了周嘉謨主持官吏的選拔，惟才是用。光宗、熹宗相繼即位，周嘉謨大量起用被貶斥的官吏，年高望重的大臣滿朝都是。從前稱作三派首領的人和互相勾結擾亂政局的人，也逐漸退出，朝中因而清明。後來，又極力陳述吏治的敗壞，請求責成撫、按、監司負責整頓。長官記載下屬考評結果，均采用四六駢

評：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實，毋飾虛詞。帝稱善，行之。

文，多與事實不符，周嘉謨請求從六個方面來確定對官員的評價：一是操守，二是才能，三是修養，四是政績，五是年資，六是相貌。每方面要據實記載，不許用虛浮的詞藻修飾。皇帝認爲好，照此實施。

天啓元年，御史賈繼春得罪。其同官張慎言、高弘圖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謨等力爲解，乃奪慎言、弘圖俸而止。朱欽相、倪思輝被謫，嘉謨亦申救。給事中霍維華希魏忠賢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謨惡之，出維華於外。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安報仇，且以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爲嘉謨罪。嘉謨求退，忠賢矯旨許之。大學士葉向高等請留嘉謨竣大計事，不聽。明年，廣寧陷。嘉謨憂憤，馳疏劾兵部尚書張鶴鳴主戰誤國罪。五年秋，忠賢黨周維持復劾嘉謨曲庇王安，遂削籍。

天啓元年，御史賈繼春獲罪。他的同僚張慎言、高弘圖上疏營救，皇帝想將他們一并問罪。周嘉謨等盡力爲他們辯解，於是僅剥奪了張慎言、高弘圖的俸禄，没有進一步問罪。朱欽相、倪思輝被流放，周嘉謨也申訴營救。給事中霍維華迎合魏忠賢指斥彈劾王安，把他處死。周嘉謨討厭他，將霍維華調到外地。魏忠賢大怒，嗾使給事中孫杰彈劾周嘉謨受劉一燝的囑托爲王安報仇，而且將任用袁應泰、佟卜年等當作周嘉謨的罪名。周嘉謨請求引退，魏忠賢假傳聖旨同意。大學士葉向高等請求挽留周嘉謨以完成大業，未被采納。第二年，廣寧失守。周嘉謨憂慮憤慨，迅速上疏請求追究兵部尚書張鶴鳴主張開戰貽誤國家的罪責。五年秋天，魏忠賢的黨羽周維持再次彈劾周嘉謨徇私庇護王安，於是周嘉謨被削除官籍。

崇禎元年，薦起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贈少保。

崇禎元年，被舉薦起用爲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第二年，死在任上，時年八十四歲。追贈少保。

張問達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高平、濰二縣，有惠政。徵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用兵，請盡蠲全陜逋賦，從之。父喪除，起故官，歷工科左給事中。帝方營建兩宫，中官利乾没，復興他役。問達力請停止，不納。俄陳礦税之害，言："閹尹一朝銜命，輒敢糾彈郡守，甚且糾撫按重臣。而孫朝所携程守訓、陳保輩，至棰殺命吏，毁室廬，掘墳墓。不一按問，若萬方怨恫何！"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歷任高平、濰兩縣的知縣，有好政績。徵召入京授刑科給事中。寧夏發生戰事，請求全部免除全陜拖欠的賦税，聽從。居父喪期滿後，起用任原職，歷任工科左給事中。皇帝正在營建兩座宫殿，宦官爲更多侵吞公家財産，又興建其他工程。張問達竭力請求停止，不被采納。不久進言陳述礦税的危害，説："宦官一旦受命，動輒敢指斥彈劾地方上的知府，甚至還彈劾審查巡撫按察大臣。而孫朝所帶領的程守訓、陳保之流，竟至於用鞭子打死朝廷任命的官吏，毁壞房屋，挖掘墳墓。如果一個都不審問，對各地人民的怨恨怎麽辦！"

典試山東，疏陳道中饑饉流離

主持山東科舉考試，上疏陳述一路上見到的

狀，請亟罷天下礦税，皆不報。已，巡視廠庫。故事，令商人辦内府器物，僉名以進，謂之僉商。而諸高貲者率賄近幸求免，帝輒許之。問達兩疏争執，又極論守訓罪，并寢不行。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晋江李贄邪説惑衆，逮死獄中。贄事具《耿定向傳》。

饑荒及人民流離失所的情况，請求馬上廢除全國的礦税，都没有答覆。後來，巡視工場庫房。按舊例，命令商人采辦宫廷器物，列出商人的名單進呈，稱他們爲僉商。而那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都賄賂皇帝寵幸的人以請求豁免，皇帝往往就答應了。張問達兩次上疏争辯，又極力論述程守訓的罪行，都没被采納。進升禮科都給事中。彈劾晋江李贄以邪説蠱惑民衆，李贄被逮捕死在監獄中。李贄的事情詳見《耿定向傳》。

三十年十月，星變，復請盡罷礦税。時比年日食皆在四月，問達以純陽之月其變尤大，先後疏請修省，語極危切，帝終不納。尋遷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所部水災，數請蠲貸。帝方營三殿，采木楚中，計費四百二十萬有奇。問達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

三十年十月，星象發生變化，又請求完全廢除礦税。這一時期連續幾年日食都在四月，張問達認爲在陽氣純正的月份太陽的災異變化尤其顯著，先後幾次上疏請求皇帝修身反省，言詞極其危重急切，皇帝最終没有采納。不久遷任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察湖廣。所管轄的地區遭受水災，多次請求免除賦税徭役。皇帝正在營建三座宫殿，在楚地采伐木材，總計花費四百二十多萬兩銀子。張問達想方設法地辛勞操持，百姓纔免去了重大的困難。很久以後，召入京任刑部右侍郎，代理本部事務兼代理都察院事務。

四十三年五月，讞問張差梃擊事。問達從員外郎陸夢龍言，令十三司會訊，詞連鄭貴妃宫監龐保、劉成。中外籍籍，疑貴妃弟國泰爲之。問達等奏上差獄。帝見保、成名，留疏不下。尋召方從哲、吴道南及問達等於慈寧宫，命并磔二人。甫還宫，帝意復變。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會訊保、成於文華門。保、成供原姓名曰鄭進、劉登雲，而不承罪。方鞫時，東宫傳諭曰："張差情實風癲，誤入宫門，擊傷内侍，罪不赦。後招保、成，係内官。欲謀害本宫，彼何益。當以仇誣，從輕擬罪。"問達等以鞫審未盡，上疏曰："奸人闖宫，事關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飾。文華門尊嚴之地，臣等不敢刑訊，何由得情？二囚偏詞，何足爲據？差雖死，所供詞故在，其同謀馬三道等亦

四十三年五月，審問張差梃擊案。張問達聽從員外郎陸夢龍的意見，下令十三司會審，供詞牽連到鄭貴妃宫的太監龐保、劉成。宫裏宫外議論紛紛，懷疑是貴妃的弟弟鄭國泰所指使。張問達等奏上張差的案卷。皇帝看見卷中有龐保、劉成的名字，便留下奏疏不下發。不久在慈寧宫召見方從哲、吴道南及張問達等人，命令將二人一并處以磔刑。剛剛回宫，皇帝的主意又改變了。就先殺了張差，下令九卿和三法司在文華門會審龐保、劉成。龐保、劉成衹招供本名叫鄭進、劉登雲，但不承認有罪。正在審問時，皇太子傳來諭旨説："張差確實有瘋癲病，錯進了宫門，擊傷了宫内的侍衛，罪行不容寬恕。他後來供出的龐保、劉成，是宦官。説企圖謀害本太子，他們這樣做有什麽好處呢。應當是因爲有仇而被誣陷，要從輕定罪。"張問達等以審訊没有完成，上疏説："奸人闖入宫中，事關宗廟與社稷的安危。如今張差已經死了，兩個囚犯容易狡辯。文華門是神聖的地方，臣等不敢在此用刑審問，如

皆有詞在案，孰得而滅之？况慈寧召對，面諭并决。煌煌天語，通國共聞。若不付之外庭，會官嚴鞫，安肯輸情？既不輸情，安從正法？祖宗二百年來，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輒令擬罪者。且二人係内臣。法行自近，陛下尤當嚴其銜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與天下共棄之也。”帝以二囚涉鄭氏，付外庭，議益滋，乃潜斃之於内，言皆以創重身死。而馬三道等五人，命予輕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遷户部尚書，督倉場。尋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漸，同受顧命。

何能得知實情？兩個囚犯的一面之辭，怎麽可以作爲依據？張差雖然死了，他的供詞仍在，他的同謀馬三道等也都有供詞記録在案，誰能將它們毁滅了？何况在慈寧宫召見問對時，當面下諭一并處决。皇上威嚴的話，全國都聽説了。如果不將他們交付朝廷，會集有關官員嚴厲審問，他們怎肯交待實情？既然不交待實情，憑什麽依法處决他們？祖宗二百多年來，没有罪犯不交付法司，就下令定罪的。而且這兩個人是内臣。法律的實行從親近的人開始，陛下尤其應當對他們從嚴執法，而判處他們重刑。怎麽能讓他們狡辯，不與天下人共同唾棄他們呢。”皇帝認爲兩個囚犯牽涉到鄭氏，交付朝廷，議論會更加激烈，就將他們在宫内秘密處决，而説他們都因傷勢過重而死。至於馬三道等五人，命令予以從輕處罰流放充軍。這件事情就此結束。這年解除都察院職務。很久後，升任户部尚書，總管收納穀米的倉場。不久兼職代管刑部，任左都御史。光宗病危，一同接受遺詔。

天啓元年冬，代周嘉謨爲吏部尚書。連掌内外大計，悉叶公論。當是時，萬曆中建言詿誤獲譴諸臣棄林下久，死者已過半。問達等定議：以廷杖、繫獄、遣戍者爲一等，贈官蔭子；貶竄、削籍者爲一等，但贈官。獲恤者七十五人。

天啓元年冬天，接替周嘉謨任吏部尚書。接連主持中央和地方官吏三年一次的考績，都與公衆的評論相一致。當時，萬曆年間進言不當而遭貶的衆臣被遺棄在民間已很久，去世的已超過一半。張問達等制定决議：以在朝廷上挨杖打的、關過監獄的、罰守邊防的爲一個等級，追贈官號，封其子弟爲官；以貶官流放的、被解除官籍的爲一個等級，衹追贈官號。獲得撫恤的有七十五人。

會孫慎行、鄒元標追論“紅丸”，力攻方從哲。詔廷臣集議，與議者百十餘人。問達既集衆議，乃會户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曰：

> 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進紅丸。可灼先見從哲，臣等初未知。及奉召進乾清宫，候於丹墀，從哲與臣等共言李可灼進藥，俱慎重未决。俄宣臣等至宫内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虚弱”。語及壽宫，并論輔陛下爲

恰逢孫慎行、鄒元標追究“紅丸”案，大力攻擊方從哲。詔令朝中大臣聚集討論，參與討論的有一百一十多人。張問達召集群臣討論之後，就會同户部尚書汪應蛟等上疏説：

> 依據孫慎行的奏書，應首先追究李可灼進獻紅丸的罪責。李可灼首先拜見方從哲，臣等起初一點不知情。到了奉召進入乾清宫，在石階上等待，方從哲與臣等共同討論李可灼進獻藥物的事，大家都很慎重，不敢下判斷。不久令臣等進入宫内跪拜在先帝跟前，先帝自己説“朕的身體很虚弱”。談到

堯、舜。因問"可灼安在"。可灼趨入，和藥以進，少頃又進。聖躬安舒就寢。此進藥始末，從哲及文武諸臣所共見者。是時群情倉惶，凄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諸臣固諒從哲無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諒。若可灼輕易進藥，非但從哲未能止，臣與衆人亦未能止，臣等均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論可灼，從哲自應重擬，乃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則失之太輕。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昇妄投凉藥，罪亦當誅。請并下法司，與可灼并按。從哲則應如其自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議也。

至選侍欲垂簾聽政，群臣初入臨，閹者阻不容入，群臣排闥而進。哭臨畢，奉聖躬至文華殿，行朝謁嵩呼禮，復奉駕還慈慶宫。因議新主登極，選侍不當復居乾清。九卿即公疏請移，言官繼之，從哲始具揭奏請，選侍遂即日移宫。然輿論猶憾從哲之奏，不毅然爲百僚倡。倘非諸臣共挾大義，連章急趨，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得假竊魁柄，將如陛下登極還宫何！

疏入，帝謂從哲心迹自明，不當輕議。止逮可灼下吏。文昇已安置南京，弗問。

問達歷更大任，"梃擊"、"紅丸"、"移宫"三大案并經其手。持議平允，不激不隨。先以秩滿，加太子

陵寢，一并告諭輔佐陛下成爲堯、舜一樣的明君。接着問"李可灼在哪兒"。李可灼快步走入，和藥進獻，過了一會兒又進獻。先帝平静舒服地入睡。這是獻藥的全過程，方從哲及文武衆臣共同目睹。這時大家的心情倉惶無措，悲傷焦急。弑逆兩個字，怎麽忍心説得出。衆臣固然相信方從哲没有這樣的居心，即使孫慎行疏中也已經體諒他。至於李可灼草率進獻藥物，不但方從哲没能制止，臣與其他人也没能制止，臣等都有罪。到了御史王安舜等上疏論李可灼的罪過，方從哲自然應當從重定罪，却先停發俸禄，後又命令離職休養，則處罰太輕。現在不判李可灼重罪，如何告慰先帝，并使朝廷内外人心信服。應交付法司，依法制裁。至於崔文昇亂用瀉藥，按罪行也應當處死。請一起交給法司，與李可灼一并審問。方從哲則應當按照他自己的請求，罷免官職，執行法律要承擔的責任，這也是大臣認罪應該有的樣子，而非臣等所敢議論的。

至於李選侍企圖垂簾聽政，衆臣最初入宫哭吊，守門的攔阻不許進去，衆臣推門而入。哭吊完畢，奉送皇上到文華殿，舉行朝拜高呼萬歲的禮儀，又奉送皇上回慈慶宫。接着討論新的君主即位，李選侍不應當再住在乾清宫。九卿即刻一起上疏請求移宫，言官接着也上疏，方從哲纔寫文書上奏請求，李選侍就在當天移出宫。但是輿論還是責備方從哲的奏請，不是果斷地作百官的倡導者。如果不是衆臣共同扶持大義，接連上書緊急催促，那麽乾清宫是何等地方，依然混亂居住，讓李選侍得以竊取大權，那陛下又怎麽登基還宫呢！"

奏疏呈入，皇帝説方從哲的心思自然明白，不應當輕率非議。衹逮捕李可灼交法司審問。崔文昇已安置到南京，不再追究。

張問達多次擔當大任，"梃擊"、"紅丸"、"移宫"三大案件都由他經手。提出的主張公正適當，既不偏激，也不人云亦云。從前因爲任職

太保，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詔加少保，乘傳歸。

期滿，加贈太子太保，到這時請求退休，上疏十三次。詔加少保，乘傳車回鄉。

五年，魏忠賢擅國。御史周維持劾問達力引王之寀植黨亂政，遂削奪。御史牟志夔復誣問達贓私，請下吏按問。命捐貲十萬助軍興。頃之，問達卒。以巡撫張維樞言，免其半。問達家遂破。崇禎初，贈太保，予一子官。維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五年，魏忠賢專權。御史周維持彈劾張問達竭力引薦王之寀培植黨羽擾亂政事，於是剥奪了官銜。御史牟志夔又誣陷張問達貪污，請求交給法官審問。皇帝命令捐資十萬兩資助軍用。不久，張問達去世。因爲巡撫張維樞進言，免去其中一半。張問達家於是破産。崇禎初年，追贈太保，賜予他一個兒子官職。周維持、牟志夔的名字都記録在奸逆名單上。

陸夢龍　傅梅

陸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

陸夢龍，字君啓，會稽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任刑部主事，進升員外郎。

張差獄起，引凡向宫殿射箭、放彈、投磚石等律當以斬。獄具，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詞甚悉，乞敕會問。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時夢龍以典試廣東杜門，主事邢臺傅梅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皇。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遇我厚，遽上疏，若張公何? 當力争之耳。"乃偕見問達。時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衆曰："提馬三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編氓，須天子詔耶? 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

張差案發生，依據凡向宫殿中射箭、放彈、投磚石等的法律條文判處斬首。判罪定案，提牢主事王之寀上奏張差口供很詳細，請求敕令會審。大理丞王士昌也上疏敦促此事。當時陸夢龍因爲主持廣東的科舉考試閉門不出，主事邢臺傅梅拜訪他説："人心想包庇奸賊，却又傾心於太子。我雖然衹是派到山右的恤刑官，也應當上疏盡力争論，您能够共同參與此事嗎?"陸夢龍説："張公待我不錯，冒然上疏，怎麽向張公交待? 應當爲此竭力争取。"於是一齊去見張問達。此時郎中胡士相等不想再次審問，催促張問達上疏請求聖旨，以爲奏疏獻入後必定留在宫中不下發，這件事可以就此爲止。陸夢龍得知實情，停止不再請求。衆臣説："要提審馬三爺、李外父等，非接到聖旨不可。"陸夢龍説："堂堂司法刑獄機構，竟不能逮捕一個普通百姓，還必須有天子的詔書嗎? 張差所供認的，必須審問明白。"張問達認爲對。

明日，會訊，士相、永嘉、會禎、夢龍、梅、之寀及鄒紹先凡七人，惟之寀、梅與夢龍合。將訊，衆咸囁嚅。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癲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

第二天，會審，胡士相、勞永嘉、趙會禎、陸夢龍、傅梅、王之寀及鄒紹先共七人，衹有王之寀、傅梅與陸夢龍同心。將要審問時，大家都不説話。陸夢龍呼叫刑具多次，無人答應。拍着桌子大叫，纔擺了上來。張差高大健壯，眼睛斜視語氣傲慢，没有瘋癲的樣子。陸夢龍叫人拿來紙筆，命令畫出入宫路綫。傅梅問："你怎麽認

言："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豢我三年矣，予我金銀壺各一。"夢龍曰："何爲?"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訊。夢龍必欲得内豎名。越數日，問達再令十三司會審，差供逆謀及龐保、劉成名，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郎中馬德灃趣之。永嘉復以爲難。夢龍咈然曰："陸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獄乃具。給事中何士晋遂疏詆鄭國泰。帝於是斃保、成於内，而棄差市。梅慮其潛易，躬請監刑。當是時，自夢龍、之寀、梅、德灃外，鮮不爲鄭氏地者。已而之寀、德灃悉被罪，梅以京察罷官。夢龍賴問達力獲免，由郎中歷副使。

天啓四年，貴州賊未靖，總督蔡復一薦夢龍知兵，改右參政，監軍討賊。安邦彦犯普定，夢龍偕總兵黄鉞以三千人禦之。曉行大霧中，直前薄賊，賊大敗。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夜遣中軍吴家相進搗賊巢，撾苗鼓，聲振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尋改湖廣監軍，遷廣東按察使。上官建忠賢祠，列夢龍名，亟遣使鏟去之。

崇禎元年大計，忠賢黨猶用事，鐫二級調任。三年，起副使，以故官分巡東兖道。盜起曹、濮間，討斬其魁，餘衆悉降。遷右參政，守固原。夢龍慷慨好談兵，以廓清群盜自負。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閏八月，賊陷隆德，殺知縣費彦芳，遂圍静寧州。夢龍率游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大至。夢龍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

得路?"張差説："我是薊州人，如没有引路的，怎能進入?"問："引路的是誰?"回答説："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而且説："養我三年了，給我金壺、銀壺各一個。"陸夢龍問："爲了什麼?"回答説："打小爺。"在此時胡士相立刻推開座位站起來説："這事不能問了。"於是中止審問。陸夢龍一定要得到宫内宦官的名字。過了幾天，張問達第二次令十三司會審，張差供出謀反陰謀及龐保、劉成的名字，一點都不隱瞞。胡士相執筆記録，猶豫不敢下筆，郎中馬德灃催促他。勞永嘉也覺得爲難。陸夢龍不高興地説："陸員外不肯包庇，誰敢包庇?"案子纔定下來。給事中何士晋於是上疏責備鄭國泰。皇帝於是在宫内處死了龐保、劉成，而將張差在鬧市處死示衆。傅梅擔心他們暗中换人，請求親自監督行刑。當時，除陸夢龍、王之寀、傅梅、馬德灃外，很少有人不爲鄭氏留餘地。後來王之寀、馬德灃都被問罪，傅梅因京官考核被罷官。陸夢龍靠着張問達的幫助纔免遭迫害，由郎中任副使。

天啓四年，貴州賊寇還没有平定，總督蔡復一推薦陸夢龍通曉軍事，改任右參政，監督軍隊討伐賊寇。安邦彦侵犯普定，陸夢龍與總兵黄鉞率三千人抵禦他。清晨在大霧中行走，徑直向前逼近賊寇，賊寇大敗。三山苗人叛亂，思州報告危急。陸夢龍夜晚派遣中軍吴家相進軍攻擊賊寇老巢，敲響苗鼓，聲音震動山谷。苗人大敗潰逃，焚燒了他們的巢穴，然後退軍。不久改任湖廣監軍，升任廣東按察使。上司修建魏忠賢祠，列上了陸夢龍的姓名，急忙派人將它鏟掉。

崇禎元年考核官吏，魏忠賢的黨羽仍在掌權，被降二級調離。三年，被起用任副使，以原職負責巡察東兖道。盜賊在曹、濮地區興起，討伐斬殺了他們的頭目，剩下的部衆全部投降。升任右參政，鎮守固原。陸夢龍爲人豪爽喜歡談論兵法，以掃清了許多盜賊而自負。七年夏天，賊寇前來侵犯，打退了他們。閏八月，賊寇攻陷隆德，殺死知縣費彦芳，進而包圍了静寧州。陸夢龍率領游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抵禦他們。到達老虎溝。賊寇最初不足一千人，不久大批到來。

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

陸夢龍所帶領的軍隊衹有三百多人，被重重包圍，賊寇的箭和石塊像雨一樣，突圍不得出去。兩個將領抱着陸夢龍哭泣。陸夢龍推開他們説："怎麽作出這種婦人小孩的樣子！"大聲呼喊奮力搏擊，親手殺死幾個賊寇，與兩個將領一齊戰死。事情上報後，追贈太僕卿。

而傅梅，崇禎中歷台州知府，解職歸。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難，贈太常少卿。

至於傅梅，崇禎年間做過台州知府，免職回家。十五年冬天，捐獻錢財幫助知府吉孔嘉守城。城被攻破後殉難，追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

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曾任南京禮部郎中。經考核入京，恰逢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互相攻擊。汪應蛟認爲陸光祖不對，直言上疏彈劾他，對政府有很多勸諫。

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略朝鮮，即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税。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税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争，然僅得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税，俄中止。應蛟復力争，不納。

經多次進升至山西按察使。在易州統兵，上書陳述礦使王虎貪婪横行的情形，皇帝没有答覆。朝鮮再次發生戰事，調汪應蛟到天津。到天津巡撫萬世德任朝鮮經略後，就提拔汪應蛟爲右僉都御史代替他任天津巡撫。多次上書陳述軍餉事宜，控制險要的地方駐扎軍隊，軍隊聲勢很振奮。税使王朝死了，皇帝將要派人代替。汪應蛟上疏請求停派，冒犯了皇帝旨意，被嚴厲譴責。朝鮮的事情平息後，調任保定巡撫。這年遭受旱災、蝗災，賑災很得力。過後，極力進言説明京城地區百姓困頓凋敝，請求完全廢除礦税。適逢奸人柳勝秋等胡説搜刮京城地區的税可得白銀十三萬兩，汪應蛟三次上疏盡力争辯，但僅得到減税一半的結果而已。三十年春天，皇帝命令停收礦税，很快又中止了這道命令。汪應蛟又竭力争辯，没被采納。

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爲污萊，詢之土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鹼，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爲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

汪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等處田地都是草莽叢生，詢問當地人，都説鹽碱地不能耕種。汪應蛟心想地無水就成鹽碱地，有水就會滋潤，如果改造成水田，肯定會有收益。於是招募百姓開墾田地五千畝，開成水田的有十分之四，畝産達到四五石，土地的效益大大地開發出來。調任保定後，就上疏説："天津駐兵四千，花費軍餉六萬，都從民間收取。留下軍隊則百姓叫苦，體

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爲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

恤百姓則軍餉不足，想來衹有屯田可以使軍糧充足。現在荒地無邊，野草無際，如果開通溝渠建立堤壩，分劃爲田，可得田七千頃，每頃收穫穀物三百石。鄰近軍鎮的年度費用，可以一并資助，不衹是天津的糧餉足以自取供給。”因而分條規劃開墾田地的農夫和稅收數額的多少以請示，得到聖旨允許實行。

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内諸川，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爲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没，竟不召。

後來，請求廣泛興建水利。大略説：“臣轄區内的各條河流，易水可以灌溉金臺，滹水可以灌溉恒山，溏水可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曾利用它。瀛海在衆河下游，與江南水鄉相比没有差别。其他山下的泉，地下的水，到處都有，都能引來灌田。請開渠築壩，酌情徵調士兵民伕，完全依照南方水田的辦法實行。所屬六府，可獲得農田數萬頃，每年增收穀物一千萬石，京城地區的百姓從此富足，没有旱澇的憂患；即使不幸運糧的河道有阻塞，也可以在南方將糧稅折合成錢，在北方來買取糧食。”工部尚書楊一魁一再稱贊他的提議，皇帝也答覆許可，後來最終没有能推行。召入京任工部右侍郎，還未上任，賜予告假離去。後來，進升兵部左侍郎，因爲奉養父母没有出任。父母死後，最終没有徵召。

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東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絶，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氓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爲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昇、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爲編氓。

光宗即位，起用任南京户部尚書。天啓元年改任北京户部尚書。東方、西方打仗，突然增加賦稅幾百萬。汪應蛟在路上，緊急上疏説：“漢高祖稱贊蕭何的功勞説：‘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軍糧不斷，我比不上蕭何。’供給軍糧要先安撫百姓，所以能使漢興盛把楚滅掉，如同在手掌上運轉一樣。現在國家災難多，經費不足，勢必不能放鬆催租；但如果不愛惜保養百姓的財力，而衹圖收盡他們的錢財，財盡民窮，變亂必然發生，怎能不預先爲此作好打算。”於是列出獻上愛護保養百姓的十八件事。皇帝贊許并采納了。熊廷弼提出在三個方向布防的策略，需要軍餉一千二百萬兩，汪應蛟竭力反對它。在朝廷上討論“紅丸”案，汪應蛟請求將崔文昇、李可灼繩之以法，而貶斥方從哲爲平民。

應蛟爲人，亮直有守，視國如

汪應蛟爲人，忠誠正直有節操，把國當作自

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陛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爲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絶塵事，常衣緼枲。

己的家。謹慎地收支，杜絶浪費，國家經濟依仗他。皇帝的保姆客氏對墓地的要求超過了制度，汪應蛟堅持不給，於是得罪了皇帝。恰逢有人説他年老不能幹事，他堅持請求退休。下詔加太子少保，用傳車送回鄉。辭别皇上，上疏陳述聖人的學説。引用宋代儒者的話，勸告戒備宦官、宮中婦女。很久以後，死在家中。汪應蛟爲學主張誠敬，他做官居家、推辭接受全以道義作爲標準。退居鄉里後，謝絶世俗事務，常穿着粗麻布衣。

王紀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入爲祠祭主事，歷儀制郎中。秉禮持正，時望蔚然。二十九年，帝將册立東宮，數遷延不决。紀抗疏極論。其冬，禮成，擢光禄少卿，引疾去。

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連歲水旱，紀設法救荒甚備。稅監張曄請征恩詔已蠲諸稅，紀兩疏力争，曄竟取中旨行之。紀劾曄抗違詔書，沮格成命，皆不報。居四年，部内大治，遷户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歲大凶，振救如畿輔。光宗立，召拜户部尚書，督倉場。

天啓二年，代黄克纘爲刑部尚書。時方會議"紅丸"事。紀偕侍郎楊東明署議，言："方從哲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進藥駕崩，反慰以恩諭，賫之銀幣，國典安在？不逮可灼，無以服天下；不逮崔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禄蔭，無以泄天地神人之憤。"議出，群情甚竦。

主事徐大化者，素無賴。日走魏忠賢門，構陷善類，又顯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紀憤甚，劾大化溺職

王紀，字惟理，芮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任池州推官。入京任祠祭主事，任過儀制郎中。遵守禮制堅持正道，當時聲望很高。二十九年，皇帝要册封太子，多次拖延不决。王紀直言上疏極力論辯。這年冬天，册封太子的禮儀完成，進升光禄少卿，稱病辭職。

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升任右僉都御史，巡察保定等府。連年水災、旱災，王紀設法補救災荒很周到。稅監張曄請求徵收皇帝詔書恩准已免去了的幾種稅，王紀兩次上疏竭力反對，張曄最終獲得宫中直接發出的聖旨實行了。王紀彈劾張曄違抗詔書，阻礙已發布的命令，皇帝都不答覆。過了四年，轄區内十分安定，升任户部右侍郎，總管漕運兼巡察鳳陽等府。這年大災荒，他像在京城地區時一樣賑災救助。光宗即位，召入京拜户部尚書，監管收藏糧食的倉場。

天啓二年，接替黄克纘任刑部尚書。此時正集會討論"紅丸"案。王紀與侍郎楊東明奏議，説："方從哲衹知道有貴妃，不知道有君父。李可灼獻藥而皇帝駕崩，反而以降恩的諭旨慰問他，賞賜他錢財，國家的法典在哪裏？不逮捕李可灼，無法使天下人心服；不逮捕崔文昇，無法使李可灼心服；不剥奪方從哲的官職俸禄蔭襲，無法發泄天地神人的憤怒。"議論一出，衆臣都肅然起敬。

主事徐大化，一貫没有操守。常跑到魏忠賢家，設計陷害好人，又公開彈劾給事中周朝瑞、惠世揚。王紀十分憤慨，彈劾徐大化失職的罪

狀。因言："大化誠爲朝廷擊賊，則大臣中有交結權璫，誅鋤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彈文，而與正人日尋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學士沈漼也。大化由此罷去，而漼及忠賢深憾之。御史楊維垣與大化有連，且素附漼，遂助漼詆紀，言紀所劾大臣無主名，請令指實。紀遂直攻漼，言："漼與京，生不同時，而事實相類。其結納魏忠賢，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款陳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同也。逐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與安置呂大防、蘇軾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貶謫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於賄交婦寺，竊弄威權，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國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聞之怒，爲漼泣訴帝前。帝謂紀煩言，加譙責焉。

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下吏，紀皆置之重辟。而與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貞爰書，微露兩人有可矜狀，而言不測特恩，非法官所敢輕議。有千總杜茂者，齎登萊巡撫陶朗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返薊州僧舍，爲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知南皮、河間，遷夔州同知，未行，經略廷弼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搒掠。茂言嘗客於卜年河間署中三月，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鎮撫既成獄，移刑部，紀疑之，以問諸曹郎。員外郎顧大章曰："茂既與二僕往來三千里，乃拷訊垂斃，終

狀。因此說："徐大化若真爲朝廷攻擊奸賊，那麼大臣中有交往勾結當權宦官，誅殺鏟除正義之士，如同宋代的蔡京，爲何沒有上彈劾文書，却與正直的人天天水火不容。"他說的大臣，指大學士沈漼。徐大化因此被罷官，而沈漼及魏忠賢非常恨他。御史楊維垣與徐大化有牽連，而且向來依附沈漼，於是幫助沈漼，詆毀王紀，說王紀所彈劾的大臣没有名字，請求命令他指確實。王紀於是直接攻擊沈漼，說："沈漼與蔡京，生活的時代不同，但事情確實相似。他勾結魏忠賢，與蔡京串通童貫相同。向董羽宸乞求憐憫，與蔡京向陳瓘懇求同情相同。和邵輔忠、孫杰結成死黨，與蔡京牢固交結吳居厚相同。趕走接受遺詔的大臣劉一燝、周嘉謨，與蔡京流放呂大防、蘇軾相同。驅逐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與蔡京貶斥安常民、任伯雨相同。至於賄賂勾結婦女、宦官，盜用皇權，頻頻傳出宮中的聖旨而皇帝不曉得，悄悄掌握着朝廷大權而下面的人不知道，這又和蔡京迷惑國人欺瞞皇上，在百代後相合。"客氏、魏忠賢聽說後大怒，爲沈漼在皇帝跟前哭訴。皇帝說王紀話多，加以責備。

起初，李維翰、熊廷弼、王化貞被交給法官審訊，王紀均判他們重刑。但是和都御史、大理卿呈上熊廷弼、王化貞的口供時，微微表露這兩人有可以憐憫的地方，但說意外的特別恩典，不是司法官員所敢輕易議論的。有個叫杜茂的千總，帶着登、萊巡撫陶朗先所給一千兩銀子，外出招兵。銀子花光了而兵却没招着，不敢回去，回到薊州和尚廟，被巡邏的抓住，供詞牽連到佟卜年。佟卜年，遼陽人，中進士，曾任南皮、河間知縣，升任夔州同知，没赴任，經略熊廷弼舉薦任登、萊監軍僉事。巡邏兵拷打。杜茂說曾在佟卜年河間官署中作客三個月，與他商量叛亂，因而帶着他的兩個僕人去勾結李永芳。行邊尚書張鶴鳴以此上報。張鶴鳴從前與熊廷弼有仇怨，企圖藉佟卜年的事加重他的罪過。朝廷衆臣都知道佟卜年冤枉，没人敢說。到鎮撫司已定案，轉交到刑部，王紀懷疑此事，以此詢問各部門郎官。員外郎顧大章說："杜茂既然和那兩個僕人

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卜年雖非間諜，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紀議從之。邏者又獲奸細劉一巘。忠賢疑劉一燝昆弟，欲立誅一巘與卜年，因一巘以株連一燝。紀皆執不可。漼遂劾紀護廷弼，緩卜年等獄，爲二大罪。帝責紀陳狀，遂斥爲民。以侍郎楊東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獄三上三却。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爲發憤，摭他事連劾東明。卜年獲長繫，瘐死，而東明遂引疾去。

往來同行三千里，而將他拷打得要死，始終不知道兩個僕人的姓名，他是無辜認罪有什麽疑問？佟卜年雖然不是奸細，但確實是佟養真同族兄弟的兒子，把他流放到三千里以外就可以了。”王紀的奏議采納了這個意見。巡邏兵又抓獲了一個叫劉一巘的奸細。魏忠賢懷疑是劉一燝的兄弟，企圖立即誅殺劉一巘和佟卜年，通過劉一巘株連劉一燝。王紀都堅持不同意。沈漼於是彈劾王紀袒護熊廷弼，拖延佟卜年等案子，是兩大罪狀。皇帝要求王紀交待情況，於是被貶爲平民。以侍郎楊東明代理刑部事務，判處佟卜年流放兩千里。判决書呈上三次，被退回三次。給事中成明樞、張鵬雲、沈惟炳，是與佟卜年同年考中的進士，爲他憤憤不平，收集其他事情一齊彈劾楊東明。佟卜年被長期囚禁，死在獄中，而楊東明於是稱病辭官。

紀既斥，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彦、史繼偕論救，皆不聽。後閹黨羅織善類，紀先卒，乃免。崇禎元年復官，贈少保，廕一子，謚莊毅。

王紀被貶後，大學士葉向高、何宗彦、史繼偕上書營救，都不被聽取。後來閹黨虚構罪名陷害好人，王紀早已去世，纔得以避免。崇禎元年恢復官職，追贈少保，蔭襲一個兒子爲官，謚號莊毅。

楊東明

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官給事中。請定國本，出閣豫教，早朝勤政，酌宋應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饑民圖，薦寺丞鍾化民往振。掌吏科，協孫丕揚主大計。後以劾沈思孝，思孝與相詆，貶三官爲陝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啓中，累遷刑部右侍郎。既歸，遂卒。崇禎初，贈刑部尚書。

楊東明，字啓修，虞城人。任給事中。請求確定太子，讓太子離開宫廷預爲教育感化，早晨朝見群臣盡力於政事。公正評價宋應昌、李如松的功勞過失。進獻描繪河南飢民的圖畫，推薦寺丞鍾化民前往賑災。執掌吏科，協助孫丕揚主持官吏考核。後來因爲彈劾沈思孝，沈思孝與他互相攻擊，被貶官三級任陝西布政司照磨。回鄉居住二十六年。光宗即位，起用爲太常少卿。天啓年間，多次提升至刑部右侍郎。辭官回家後，就去世了。崇禎初年，追贈刑部尚書。

孫瑋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下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

初，張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選輕遼王罪，銜之。後勞堪巡撫福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任行人，升任兵科給事中。彈劾宦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的罪行，鄭如金被定罪投入欽犯監獄。這兩人都是馮保的心腹。

起初，張居正因爲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選輕判遼王罪，銜恨他。後來勞堪任福建巡撫，迎合

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捃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獄，絶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尸腐獄中。堪尋召爲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訴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發其事，并及堪諸貪虐狀，堪免官。未幾，朝選妻訴冤，丘橓亦爲訟，競復援胡檟、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

張居正的心意，暗示同安知縣金枝收集洪朝選的事情，勞堪迅速上奏章把這些事報告皇帝。命令還未下來，就將洪朝選逮捕入獄，斷絶他的飯食三天，死了，不准收尸，尸體腐爛在獄中。勞堪不久召入京任左副都御史，没到京城張居正就死了。洪朝選的兒子都察院檢校洪競向皇帝訴冤，勞堪又迅速寄書信投靠馮保，削去洪競的官籍，在朝廷上杖打并遣送回籍。到此時，孫瑋告發此事，并涉及勞堪各種貪污殘暴的罪行，勞堪被罷官。不久，洪朝選的妻子訴冤，丘橓也爲她伸冤，洪競又援引胡檟、王宗載的事例，請求勞堪也同判死罪，於是發配勞堪戍守邊疆。

當是時，廠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久之，歷遷太常卿。

當時，廠衛繼承馮保殘存的威風，胡亂受理百姓的訴訟案件；審問查訪奸邪的人，常連累無辜；有關部門判決案件，往往定罪外加罰款；皇帝喜歡用立枷，重達三百多斤，受刑的罪犯馬上就死去。孫瑋都極力陳述這些事的危害。詔令立枷不變，其餘的聽從孫瑋的意見。因爲母親生病，不等到命令擅自回家，定罪貶任桃源主簿。很久後，升任太常卿。

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間。先任巡撫汪應蛟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遂免加派。歲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繼，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内帑佐之。所條荒政，率報允。畿輔礦使倍他省。礦已竭而搜鑿不已，至歲責民賠納。瑋累疏陳其害，且列天津税使馬堂六大罪，皆不省。

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任保定巡撫。朝鮮打仗，駐扎軍隊在天津，每月軍餉六萬，都向老百姓攤派。前任巡撫汪應蛟帶領軍隊大規模營建水田，以收成充當軍餉。孫瑋繼續推行，田地開墾得更多，於是免除攤派。連年歉收，旱災、蝗災、洪水一個接一個，孫瑋用了各種方法賑災，皇帝也不時調撥國庫的錢財幫助他。所條列呈報的救荒辦法，都答覆同意。京城地區礦使比其他省多一倍。礦已采完但搜刮礦税不停，以致每年要求百姓賠償交納。孫瑋多次上疏陳述其危害，而且羅列了天津税使馬堂的六大罪狀，都不被考慮。

就進兵部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進户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瑋言："陛下以累累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吕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

就任進升兵部侍郎，召入任右都御史，總管收納穀米的倉場。進升户部尚書，依舊總管倉場。大官員很多空缺，命令他代理軍政。不久，又兼代理兵部。孫瑋説："陛下把三枚官印全都交給臣，難道真是國中没有人了嗎？就臣所知道的，大官員則有吕坤、劉元震、汪應蛟，一般官員則有鄒元標、孟一脈、趙南星、姜士昌、劉九

劉九經，臺諫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苟更閱數年，陛下即欲用之，不可得矣。”弗聽。

經，御史言官則有王德完、馮從吾等，都品德高尚行爲端正，足供任命使用。如果再過幾年，陛下即使想任用他們，也不可能了。”不被聽取。

都御史自温純去後，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欲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勢成，言路大横。會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瑋議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吴亮嗣輩遂連章攻瑋。瑋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歸。

都御史自從温純離職後，八年不設置替代者。到四十年十二月，考核地方官吏的時間臨近，纔命令孫瑋以兵部尚書掌管左都御史事務。孫瑋向來很有聲望。正打算整頓法紀，但這個時候宗派已經形成，進言的途徑大受阻礙。恰逢南畿巡按御史荆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互相攻擊，孫瑋提議熊廷弼解除職務等候審查。熊廷弼一派的官應震、吴亮嗣等於是聯名上奏章攻擊孫瑋。孫瑋多次上疏請求退休，皇帝都安慰挽留。不久，吏部按照每年的慣例調兩個御史到外地，没有通告都察院。孫瑋認爲失職，請求辭職更加堅決，上疏十幾次。第二年七月，在文華門跪拜，出外城等候命令。到十月，纔准告假回鄉。

天啓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囚繫衆，獄舍至不能容。瑋請近畿者就州縣分繫。内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司。瑋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明年秋，疾篤，上疏曰：“今者天灾迭見，民不聊生。内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户未固。法紀凌遲，人心瓦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并老成蹇諤，跧伏草野，良可嘆惜。倘蒙簡擢，必能昭德塞違，爲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

天啓元年，起用爲南京吏部尚書，改調兵部，參與輔助機要事務。三年，召入京拜刑部尚書。囚犯關押過多，以致牢房容不下。孫瑋請求京城附近的分散到各州縣囚禁。内使王文進殺人，交給司禮監定罪，他的同黨交給法司。孫瑋說一件案子不能分在兩地，請求一并將王文進交給司法官審訊，不被聽取。這年冬天，以吏部尚書再次執掌左都御史事務，多次以老病辭職，不被允許。第二年秋季，病加重，上疏說：“現在天災接連出現，老百姓無法生活。内則君王的社稷令人憂慮，外則百姓的家庭不安定。法紀敗壞，人心瓦解。陛下想國家大治，没有什麽比得上牢牢收攏人心；想牢牢收攏人心，没有什麽比得上任用賢才。從前的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都老成正直，閑居在民間，實在令人嘆惜。若被選拔，必定能昭明聖德堵塞奸邪，爲陛下收攏民心。尤其希望節制欲望以保養聖體，勤奮學習以增進聖德，優厚寬容以廣開言路，英明决斷以總攬大權。臣患病危重，再没有機會報答皇上，斗膽地

忱，用當尸諫。”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瑋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冒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廕。崇禎初，復之。後謚莊毅。

完全表露微末的忠心，以此當作尸諫。”於是就去世了。追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當權，陝西巡撫喬應甲彈劾孫瑋一直勾結李三才、趙南星，不應當獲得恩典撫恤。下詔追回封贈的誥命，剝奪子弟廕襲。崇禎初年，恢復了這些。後來賜謚號莊毅。

鍾羽正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疏言朝講不宜輟，張鯨不宜赦，不報。

遷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哈剌慎、老把都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與參政王象乾讋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等，而悉置諸侵盜軍資者於理。

還爲吏科都給事中。劾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覲，請禁饋遺，言：“臣罪莫大于貪。然使内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内臣不援，則尚相顧畏莫敢肆。今内以外爲府藏，外以内爲窟穴，交通賂遺，比周爲奸，欲仕路清，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毋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學，副以吕興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疏入，忤旨，奪俸有差。

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任滑縣知縣。剛二十來歲，有很多出色政績，徵入京任禮科給事中。上疏説早晨爲皇帝講經不宜中斷，張鯨不應當赦免，不予答覆。

升任工科左給事中，出京視察宣府的邊防事務。哈剌慎、老把都等部要挾增加通商互市的賞銀二十七萬多兩。鍾羽正建議裁減它。與參政王象乾説明利害關係來制止，没有誰敢妄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前巡察宣府，以貪污著稱，鍾羽正彈劾趕走了他。又彈劾罷免了副總兵張充實等，而且將那些侵吞軍款的人全部交付法司。

回京任吏科都給事中。彈劾禮部侍郎韓世能，薊遼總督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稱職，楊四知、洪聲遠定罪貶官。當時正是地方官入京朝見皇帝的時候，請求禁止送禮，説：“臣子的罪過没有大過貪財的。但如果朝廷大臣貪財而地方官員不響應，地方官員貪財而朝廷大臣不援助，那麽還是互相顧忌不敢放肆。如今朝廷大臣以地方爲倉庫，地方官員以朝廷爲巢穴，你來我往相互送禮，相互勾結幹壞事，想官場清明，世道泰平，是不可能的。”皇帝覺得他説得好，下令主管部門禁止送禮。而且命令閣部大臣公事在朝房中討論，不准在家中接待賓客。吏部推薦孟一脈任應天府丞，蔡時鼎任江西提學，以吕興周、馬猶龍任副職。皇帝厭惡孟一脈、蔡時鼎曾提過意見，都任用了提名任副職的。鍾羽正率領同僚進言説：“陛下不任用孟一脈、蔡時鼎，朝廷内外會認爲陳述意見的大臣，不僅當時被指責，而且再没有進升的路子，打消了忠誠剛直的正氣，堵塞了直言進諫的口舌，不是國家的福分。”奏疏呈上，違背了皇帝的心意，被扣罰薪俸數量不等。

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豫教。帝怒，謫獻可官。羽正以己實主議，請與同謫，竟斥爲民。杜門讀書，士大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本寺卿。

二十年正月，與同僚李獻可等請求讓皇長子離開宫廷預爲教育感化。皇帝發怒，罷免了李獻可官職。鍾羽正認爲自己實際是主要提議人，請求與他一同免職，結果被貶爲平民。閉門讀書，士大夫往來經過他的家，一概推辭不會見。在民間居住近三十年。光宗即位，起用爲太僕少卿。没到京城，進升爲太僕寺卿。

天啓二年，吏部將用爲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吾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是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爲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進藥議謚，封后移宫，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爲法受過。沈潅結内援，招權賄，宜遄决其去。"群小多不悦。熊廷弼、王化貞之獄，衆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爲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劾乞休。頃之，代從吾爲左副都御史，俄改户部右侍郎，督倉場。

天啓二年，吏部打算任命他爲左副都御史，鍾羽正推辭説："馮從吾公在都察院任職已經很久，我後來，却先於他被提拔，這是在助長競争。西臺是什麽樣的地方，能够憑藉這種作風而有官位嗎?"於是授任爲僉都御史而讓馮從吾爲左副都御史。剛進入官署，就説："方從哲在李可灼進獻紅丸，討論光宗的謚號，鄭貴妃求封皇太后，要求李選侍遷出乾清宫等事件中，没有謀略少下决斷，既像巴結又像欺騙，應當罷免他的官位，使制定法規者受到法律的懲罰。沈潅勾結宦官，攬權受賄，應當馬上决定罷免他。"小人們大多不高興。熊廷弼、王化貞的案子，衆臣議論紛紛。鍾羽正説："從前開原、鐵嶺的罪責不明確，導致失陷遼陽；遼陽的罪責不明確，導致失陷廣寧。朝廷的疆土，經得起幾次敗壞。"因此這兩個人都被判處死刑。恰逢朱童蒙以講學事攻擊鄒元標和馮從吾，鍾羽正説設置書院，實在是鼓勵京城成爲首善之區，不應當商議禁止，因而自我彈劾請求退休。不久，接替馮從吾任左副都御史，不久改任户部右侍郎，總管收納穀米的倉場。

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六月，群奄千餘人請預給，蜂擁入署，碎公座，毆掾吏，肆駡而去。蓋忌羽正者嗾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謫群奄，而諭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虚，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工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内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

第二年春天，拜授工部尚書。按慣例，太監冬季衣物隔一年供給一次。這年夏天六月，一千多名太監要求預先供給，蜂擁闖入官署，砸碎官吏辦公的坐席，毆打辦事官員，謾駡着離去。大概是忌恨鍾羽正的人嗾使太監找麻煩。鍾羽正上疏報告，因而請求罷官。詔令司禮太監用木杖責打太監們，而命鍾羽正出來管理事務。鍾羽正請求辭官更加堅决，因此進言説："現在國庫空虚，邊疆的壯士日日夜夜持戈打仗，穿着鎧甲睡覺，還不能吃到一餐飽飯。慶陵的勞工負重登高，被暴風吹，被烈日曬，要工錢却得不到。而惟獨宦

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

官的要求，早晨送來，晚上就得同意。這些人聽説了，有誰不憤慨。臣執行職務不稱職，理當被罷免。”又三次上疏請求辭官回鄉。

逾年，逆黨霍維華追理三案，言羽正委身門户，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過了一年，奸黨霍維華追究審查“梃擊”、“紅丸”、“移宫”三案，説鍾羽正投靠朋黨，於是被剥奪官籍。崇禎初年，恢復官籍。很久後去世。追贈太子太保。

陳道亨　陳弘緒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鄧以讚、袁貞吉亦官南都，人號“江右三清”。遭母喪，家毁于火，僦屋以居。窮冬無幃，妻御葛裳，與子拾遺薪爇以禦寒。或有贈遺，拒弗受。由湖廣參政遷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福建爲左，所至不私一錢。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授刑部主事，曾任南京吏部郎中。同鄉鄧以讚、袁貞吉也在南京做官，人稱“江右三清”。遭逢母親去世，家被大火燒毁，租賃房屋居住。隆冬没有幃帳，妻子穿着葛布裙，和孩子撿人家掉了的木柴生火禦寒。有時有人送禮，拒絶不接受。由湖廣參政升任山東按察使、右布政使，轉任福建左布政使，所到之處不貪污一分錢。以右副都御史任提督操江。光宗即位，進升工部右侍郎，總管河道。

天啓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道亨守濟寧，扼諸要害，以衛漕舟。事平，增俸賜銀幣。尋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楊漣等群擊魏忠賢，被譙責。道亨憤，偕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内臣止供掃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授之，恣所欲爲，舉朝忠諫皆不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逾年卒。

天啓二年，妖人徐鴻儒作亂。陳道亨鎮守濟寧，控制各處要害，以保衛漕運船隻。事件平息後，增加薪俸賞賜錢財。不久拜授南京兵部尚書，參與輔助機要事務。楊漣等一齊攻擊魏忠賢，被責備。陳道亨憤慨，與九卿一起進言：“高皇帝制有法令，宦官衹用來打掃清潔，不能掌管兵權參與政務。陛下衹念着魏忠賢有小小的功勞，就將大權交給他，讓他爲所欲爲，全朝大臣忠誠的進諫都不采納。怎麽會重視太監輕視天下士大夫到如此地步。”奏疏呈入，不被采納。陳道亨於是接連上疏請求辭職。下詔允許乘傳車回鄉。一年後去世。

道亨貞亮有守。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累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

陳道亨忠貞誠信有節操。從參預政事到任尚書，不把家人帶在身邊，衹帶着一個燒飯的佚役而已。崇禎初年，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清襄。

子弘緒，字士業。爲晋州知州，以文名。

兒子陳弘緒，字士業。任晋州知州，因文才而聞名。

贊曰：光、熹之際，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頽廢之餘，政體怠弛，六曹罔修厥職。周嘉謨、張問達諸人，懇

贊曰：光宗、熹宗年間，朝廷多變故。又承襲神宗頽廢政治的餘緒，國家體制廢弛，朝廷各部門不履行職責。周嘉謨、張問達等人，勤勤懇

愬奉公，《詩》所稱“不懈于位”者，蓋庶幾焉。汪應蛟持國計，謹出納，水田之議，鑿鑿可見施行。孫瑋請登用善類，鍾羽正請禁饋遺，韙哉，救時之良規也。

愬，以公事爲重，《詩經》所稱贊的“在職位上不懈怠”的人，大概也就這樣吧。汪應蛟主持國家財政，謹出慎入，開墾水田的建議，確實可以實施。孫瑋請求任用賢才，鍾羽正請求禁止饋贈，對啊，都是拯救時弊的好辦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七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４９０
加密地址＝
页数＝４９０１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ｈｎ３．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２／！０００01．ｐｄｇ
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６３／０２／！０００01．
【作　者】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４９０１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９４１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５－４　／　Ｋ２０４．１／Ｚ２５１
【原书定价】　１４００．００（全十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明代　纪传体　明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章培恒　喻遂生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明史　第七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